叢書集成續編

八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六册目錄

文學類

故事			
茶餘客話十二卷	清 阮葵生纂	藝海	一
雲杜故事一卷	清 易本烺撰	湖北	二九
豪譜一卷	清 高承勳輯	擇知	三二
瑣談			
天祿閣外史八卷	漢 黃憲著	漢魏	三九
朝野僉載六卷附提要	唐 張鷟撰	寶顏	七二
昌黎雜說一卷	唐 韓愈著	龍威	九四
劉賓客嘉話錄一卷	唐 韋絢錄	顧氏	九五
因話錄六卷	唐 趙璘撰	稗海	一〇一
乾𦠆子一卷	唐 溫庭筠述	龍威	一一三
雲溪友議十二卷	唐 范攄纂	稗海	一一四
劇談錄二卷附提要、辨證、補正	唐 康駢述	學津	一三三
幽閒鼓吹一卷附提要	唐 張固撰	顧氏	一四七
杜陽雜編三卷附提要	唐 蘇鶚撰	學津	一五〇
桂苑叢談一卷	唐 馮翊著	寶顏	一五九
雲仙雜記十卷	唐 馮贄著	唐宋	一六二
獨異志三卷	唐 李冗撰	稗海	一八七
灌畦暇語一卷附提要	唐 撰人不詳	奇晉	二〇〇
玉泉子一卷附提要	唐 撰人不詳		
唐闕史二卷	五代 高彥休撰	知不足	二一八
金華子雜編二卷	五代 劉崇遠撰 周廣業校注	廬書	二二九
中朝故事一卷	五代 尉遲偓纂	歷代	二三七
北夢瑣言二十卷	五代 孫光憲纂集	雅雨	二四一
鑑誡錄十卷附提要	五代 何光遠撰	知不足	二八六
玉溪編事一卷	五代 撰人不詳	龍威	三〇八
洛陽搢紳舊聞記五卷	宋 張齊賢集	知不足	三〇九
清異錄四卷附提要、補正、辨證	宋 陶穀撰	寶顏	三二二
王氏談錄一卷附提要	宋 王洙撰	寶顏	三六二
南部新書十卷附提要	宋 錢易撰	學津	三七一
碧雲騢一卷	宋 梅堯臣著	顧氏	四〇二
賈氏譚錄一卷附提要	宋 張洎撰	守山	四〇四
醴泉筆錄二卷附提要、補正、韓補	宋 江休復著	學海	四〇六
廬陵雜說一卷	宋 歐陽修撰	龍威	四一八
談藪一卷附補、提要、辨證、補正	宋 龐元英撰	說海	四一九

[library seal]

東坡志林十二卷附提要	宋 蘇 軾撰	學津 稗海	四二六
仇池筆記一卷	宋 蘇 軾撰	龍威	四六六
漁樵閒話錄一卷	宋 蘇 軾撰	齋顏	四六九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一卷附提要	宋 李 廌撰	百川	四七二
青箱雜記十卷附提要、校勘記	宋 吳處厚撰	稗海	四七八
後山叢談四卷	宋 陳師道著	寶顏	四九八
高齋漫錄一卷附提要	宋 曾 慥撰	守山	五〇八
墨客揮犀十卷附提要、辨證、補正、校記	宋 彭 乘撰	守山	五一二
談淵一卷	宋 王 陶撰	歷代	五三二
楊公筆錄一卷附提要	宋 楊彥齡著	學海	五三三
蒙齋筆談二卷	宋 鄭景望撰	稗海	五三九
泊宅編十三卷附提要、補辨	宋 方 勺撰	讀畫	五四六
呂氏雜記二卷附提要	宋 呂希哲撰	指海	五七四
畫墁錄一卷附提要、校勘記	宋 張舜民撰	稗海	五八六
侯鯖錄八卷	宋 趙令畤撰	知不足	五九六
過庭錄一卷	宋 范公偁撰	稗海	六一八
明道雜志一卷	宋 張 耒著	藝氏	六二六
孔氏談苑五卷	宋 孔平仲纂	藝海	六三三
步里客談二卷附提要	宋 陳長方撰	守山	六四九
雲齋廣錄一卷附提要	宋 李獻民撰	龍威	六五二
昨夢錄一卷附提要	宋 康與之撰	說海	六五三
松窗百說一卷	宋 李季可撰	知不足	六五七
避暑漫抄一卷	宋 陸 游纂	說海	六六七
家世舊聞一卷	宋 陸 游撰	稗乘	六七〇
螢雪叢說二卷	宋 俞 成撰	畫學	六七二
可書一卷	宋 張知甫撰	十萬	六七九
摭青雜說一卷	宋 王明清撰	龍威	六八五
墨莊漫錄十卷	宋 張邦基撰	稗海	六八八
雞肋編三卷附校勘記、蘇校、提要	宋 莊季裕撰	琳琅	七一八
蓼花洲閒錄一卷	宋 高文虎錄	說海	七五一
陶朱新錄一卷附提要	宋 馬 純撰	珠叢	七五五

ED02/C2

茶餘客話

阮葵生著

茶餘客話卷一

清 阮葵生著 葵生字寶山，號吾山，江蘇山陽人，乾隆壬申恩科舉人，官刑部右侍郎

康熙辛丑元旦，早朝禮畢，同在內廷獻詩，大學士馬公齊以下十四人。時大學士王公頊齡年八十，松公柱、蕭公永藻、王公掞、張公鵬翮、田大司農從典皆七十以上。馬公及貝大宗伯和諾、孫大司馬柱、賴大司寇都、陳大司空元龍、党總憲阿賴年皆七十。蔡大宗伯升元、張大司寇廷樞年六十八。上有詩考之作，下多耆耋之臣，賡拜一堂，千古佳話。

內閣北牆下有楷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席坐其下，焚香嚥茗，召中翰分札味詩以爲常。復命鴻臚序班禹之鼎繪卷，曰楷蔭圖。公賦詩，中翰皆和之。

國初乙酉江南解元張洲號九徵，視學河南乞歸。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冢宰郝恭定惟訥薦之。貽友人詩云：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遣懷云：虛名容易羊公鶴，肥遯深慚梁伯鸞。京雒少年爭獻賦，伏生投老買生難。人以是知公不出山矣。子文貞公玉淳，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相與一盂，或山藥少許。官謙子爲明史纂修，湘曉貽書戒之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食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養非爲者將勞見，請歇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陳海昌之遴，薦吳梅村祭酒至京，且將疏左以待此官。海昌已敗，盡室遷謫塞外。梅村作拙政園山茶歌，感慨惋惜，蓋有不能明言之情。園在蘇州婁齊二門之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宏寺遺址營別墅，以自託潘岳拙者之爲政也。文待詔園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樗蒲一擲，償里中徐氏。國初海昌得之，復加修飾，珠簾甲帳，煊赫一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枝連理，巨麗鮮妍，詩中所謂豔如天孫織雲錦，赬如姹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蝃蝀凌朝霞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載未歸，閣給詠歌曰未將園中一樹一石，及窮老投荒，竟遂絕域，黃榆白草，父子蓬蒿，而此園已籍沒縣官，爲駐防將軍得矣。既爲吳逆壻王永寧所有，益復崇高雕鏤，備極華侈。滇黔作逆，永寧懼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爲蘇松道署，旋廢，散爲民居，其椅楠雕鏤，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維崧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妝閣，圍得驢鳴倚畫闌。盛衰之際，良足慨也。

隨僧傑精子平之學。一日史胄司夔過訪，僧告以南中生一孫，推其命頗窮，若遇一時則大貴。史即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日月時也。僧曰：此兒必入閣。即今文靖公貽直也。京師傳爲佳話。康熙辛酉，胄司攜眷入都，泊舟水驛生子，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亦生一子，問其時正相同，歸告胄司，心識之，字之曰鐵匠。後二十餘載，文靖已官清禁，胄司南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字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問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歸，竟夕不寐。既乃悟，語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大盛，惜少水制，彼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于鍛冶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

憲廟賜張文和廷玉春聯云：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張氏遂歲黏之。後京官家度歲易桃符，強半作此二語，近日比戶皆然。

王文簡士禎，酒次戲拈絕句：蓴鱸黃羊滿玉盤，菜羹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閒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又題東坡一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曾記陳文勤世倌煮粥詩云：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細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作羹湯。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淺語有味。己丑夏日，余中魏松濤作喫粥詩，予和之云：香于酪乳膩于茶，一味和融潤齒牙。惜米不妨撈及飯，佐餐少許抹鹽瓜。

張涇南司寇照，墜馬傷右臂幾折，時方進呈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作楷，凝厚逾精，無一筆呆滯，真造化手也。張南華學士鵬翀贈詩云：墜馬天街一瞬中，險將折臂兆三公。翻身學士疑成瓦，擊掌仙人不是銅。漫笑非生虛握右，早將杜老妙書空。斷碑半枝渾難補，大道重完賴國工。時得吳古良醫，百日全愈。

徐東海乾學爲司寇時，人贈以聯云：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謝病歸，御書光焰萬丈四字，以寵其行。

徐仲山倬試歸，徐都諫文駿贈聯云：北闕上書，識面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仲山夫人商氏，明冢宰等軒幼女，後年八十，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猶嗅花識香不衰。

殷查來寮麗、頌王文簡一聯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其游。閑發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

聯送王文簡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後送樞貴句云。分陝旌旗周太保。從天鐘鼓漢將軍。因之謫官。

康熙辛酉。高江邨士奇、入直禁中。乙卯冬。設儲事府。補錄事。賦紀恩有容對西風數二毛之句。是年三十三歲。上憐賜御書秋興賦。丁巳冬。擢內閣中書。庚申夏。擢翰林院侍講。華文敏方藹贈詩云。蘇表獻賦立彤墀。喜見龍顏一笑時。內府錦袍逢帝賜。天街官馬任君騎。侍臣盡識銀鉤體。宮女爭吟寶月詩。自是九遺稱特達。從來不帶魏無知。

三殿三門禁扁。勵文恪杜訥名六十外以恩貢給事史局。議敘四川州同。將之官。會殿門易額。史官翰林多皆不合式。人薦書扁稱旨。授編修。至七十二歲開坊。歷刑部侍郎。附尚書子廷。子文恭廷儀、並仕入詞館。十年不遷。治陟刑部尚書子證。孫宗萬、十七歲入翰林。亦官刑部侍郎。偶從都文毅渾、攜諸名士暑中遊善果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毛西河奇齡和。一人倡韻。一人給寫。隨唱隨詠。信口占叶。不許停刻。亦絕技也。同時如龔芝麓司寇。高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西河自言爲文每日可一萬字。爲詩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尚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耳。視宋仇萬頃未達時。揭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間錢十五。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庾子山自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原之手。斯兩美合矣。

康熙辛卯壬辰間。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浼溪中疏參翰林部郎不可出學差。一時遊爲小說。有小京卿害謀翻大局。死御史資本作生涯。老郎中顰眉蹙額望梅止渴。窮翰林閒白日畫餅充饑。四段見鄭寒邨梁詩注。

寒邨二絕云。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薦者。門第還須怨父兄。補牘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竟如林。總然博得虛名色。他曆聽持廿四金。此等語刻之詩集。殊爲不學。蓋一時延譽虛聲。及閥閱子弟之落者。亦不無觖望云。

田山薑雯、未入翰林。弟霡館選後。寄以詩云。此事亦尋常。於我何無分云。先是裁推官改知縣。山薑就試中書第五。人選館職。遭同年翰林某傾軋。解嘲云。北門草制。始自乾符。內翰宜屬。號稱供奉。笑彼紛紛乳臭。標勝氣乎居稜。亦且戲戲翻飛。游拼飛乎如否。又詩云。休言京兆除書近。指落于今已六年。及試博學鴻詞。首先交卷。復被黜。溫飛卿詩後云。一代才名乾臘子。八叉吟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篆。空讀南華第二篇。不十年官大鴻臚。巡撫江南。又題陸賈傳云。坑焚漫道笑強秦。劉氏功勞馬上臣。按史武夫兩行隊。中間征爲一詞人。此當有所指。陸作漢初。頗有文藻。新語外、作秋後語、偏中行記、或存引、典語、文心雕龍。載其日。是爲子虛上林之先聲也。

王漁洋司理揚州。遊紅橋詞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烟芳草舊迷樓。一時傳爲絕調。屬而和者遍江南北。以吾鄉邱季貞太史象隨爲最。荷淺雷塘水不流。幾聲殘笛蕪城秋。紅橋獨自倚揚州。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釵落曉風愁。多情煙樹

戀迷樓。

李高陽文勤霨案名順治丙戌進士。越十二年戊戌。由學士大拜。熊孝感文端賜履案名順治戊戌進士。越十七年乙卯。由學士大拜。高陽年三十四。孝感年四十一。此後惟蔣文恪溥、五十歲大拜。

王漁洋嘗言、李高陽之下曹頌嘉禾、梁正定之於汪蛟門懋麟、馮益都之下陳舍人庭明玉璂、魏柏鄉之于成秀才文友以寬、服膺讚歎。不啻若自其口出。講皆及門士、而文友與柏鄉未嘗識面。是之謂知己。

勵文恪以編修、賜第以敕門。張文端以論德。高江邨以侍講、朱竹垞以檢討、供西華門。江邨先以牌事主簿賜第。後賜孫、查聲山昇、賜第西華門內。

桐城張文端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受孳煩者相攘擾。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製爲一城。堅閉四門。不許凝孳營豫進退升沉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闖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刻。即忙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寵辱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受孳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帆舫。當直颿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杯已解飢渴。請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進一境。較之昔時急於求進。以致形神交困者差勝也。

尤西堂侗、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焚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築生壙官山、自爲之誌。構丙舍於兩旁。年八十時。偕老友二三人。往來觴詠於其中。風流近代所少。

高念東少宰珩、愛巖瀨山水。忽得句云。頗作杭嚴道。生平遇宴飲賦詩。必擇坐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如宿搆。執筆者幾蹶脫。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存。漁洋所謂噴薄珠玉而用如泥沙也。

初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萬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瞽。而胸中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尚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敏捷。晝則徵逐酒。夕則侍榻畔語。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錢就坑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據紙疾書。每不停綴。十行並下。略無遺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萬與錢實尸之。噫。萬以老諸生繫國絕續之寄。而非偶然。錢之才亦爲可少哉。

馬齊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龔讀而許賢者爲之平題。後此數亡。主於馬齊之前。遇龔于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始終。而功名復以始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居諸復始。少壯未開誅諧。而衰齡反同販賢云云。司寇讀竟嘆曰。李嶠眞才子也。歲暮贈炭金。薦馬民得白金八百兩。明年遂狀元及第。謝司寇。非同心者所能及也。

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恤、赴洪昉思觀長生殿劇。後黃給事六鴻劾罷。時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論。對簿時。賭騎和班侵人。漁洋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過絕。少年科第。風流可憐。一朝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後遊。科撤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蒼頭。惟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開黃給事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遍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銜之刺

骨。故有是勅。

宋牧仲嘗言文康公撫滇化日，苦旱，有司循例請禁屠沽，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于上。苟人不爲惡，卽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各乞痛加儆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人皆服文康之達。

王文貞公崇簡，嘗建言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又言宋臣諸葛亮、韓琦，宜躋祀。詔從之。公爲禮部尚書，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爲夏課，嘗作書館室記云：階前幽蘭方吐，餘夏秋日，偕父子兄弟六七人，凖坐其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德，旁及故舊家世之興衰，以爲勸戒。公家筵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時官九卿，享上壽，乞休於未息方裕之時，視其子爲宰相，而猶倚林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謹，無可指摘，可謂福人福之全者也。

吳梅村晚年精於星命之學，選擧十三女，而子暻始生，時王東江孫暘，爲名諸生，年已強壯，其夢可合，居上第，梅村戲云：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孫華後戊辰登第禮部，東江果同榜，成瞻。梅邨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明河中曲，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後官兵科給事中。

吳漢槎兆騫，戍寧古塔，行笥攜徐電發飲菊莊詞、成容若側帽詞、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三册。會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莊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煙波擬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崎題側帽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寫之，寄來中國，漁洋精華錄有新傳春雪咏，織微織弓衣指此。

徐立齋元文己亥狀元，授職後，嘗召至便殿門，問家世及父母年歲兄弟幾人，立齋具奏。上嘉歎曰：爾可以

當孟子三樂之一矣。一時以爲榮。迨庚戌健菴及第，立齋已任大司成，或贈詩云：祭酒先成文廟禮，探花初采上林芳。爾時稱褐，豈逐弟坐而兄拜耶。癸丑，果亭及第，人謂立齋以掌院詞教習，其疏明，免果亭教習，曠典也。後來查初白倫行人館，授職功敘，掌院授爲查受業弟子，亦奏明免查教習。

韓慕廬宗伯菼，以諸生薦屏，壬子順京兆試中式，癸丑會狀，虛心好學，至老不倦，嘗語人云：吾輩爲尚書，豈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數萬卷書耶。

孫愷似致彌，以布衣名動京師，賜二品服，充朝鮮采詩使，士論榮之。既歸，戊辰成進士，官翰林侍學士，然一生憂患，多在坎壈之中，湖定遺集，題其集云：露吐五采，雙雙玉鳳，樹發寶蓋，清談梵宮，絕好宋詩也。

葉訒菴司寇，晚年駝背，行步蹤欹側，時人謂如乃字，與京江身軀短小，而一足跛。

計改亭東云：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寇宦家，其年居西舍，予東舍，燈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每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遲。其年好爲儷體絕麗之文，予時作淡古質之作，兩人性不相易，然亦相契。

明末史忠正閣部殉節時，相傳尚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返，其後竟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皆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

下，有孕妾于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鄧公偏訪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謬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學宮，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恐文疵陋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新茶坡集有送史愚菴梅花嶺展墓詩。愚菴，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菴當卽直耶。

霞莊雅者，曲周人，任俠嗜酒，一擲百萬，卒後中落，盟不得已，人劉淮誚曰：門前賓客雁行立，床內酒人魚貫眠。吾鄉程嗣立風衣，好結納名流，視黃金如土，晚作詩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周白民振采，改刲字作信字，徐笠山廷槐，以爲一字師。

顧茂倫選元百家詩，賓至輒留，席上常滿，貧家無儋石，江左有孟嘗君之號。

朱竹垞在翰林，咏史云：漢皇將將屈群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因此爲人所嫉。

茶餘客話卷二

文淵閣無其地，偏質之先達博雅諸公，皆無以答。王白齋司馬、申笏山光祿，皆以爲在大內，亦是臆度之詞。予謂今之內閣大庫，彷彿近之。當時楊廷和在閣，升庵侍父勢，歷覽閣書，攘取甚多。又典籍劉偉、中書胡熙、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而繼先卽盜易宋刻精本。觀此情形，必非內廷深密邃密之地，而沈景倩謂制度庳陋，窗牖昏暗，白晝列炬，當時供閣之典籍云云，則與今日大庫形勢，宛然如繪。且紫禁殿閣，綺窗藻井，宋槧珍版，惟皇史宬爲明季藏本之地，則石室鐵扉，穴壁爲窗，蓋以本庫要區，防火爲宜。今大庫之穴壁爲窗，傳爲貯室，較史宬尤爲晦闇，則爲當日藏書之所，正與史宬制度相合。

桐城張文和公，雍正丁未十月授文華殿大學士，戊申五月改保和殿。後此多以初入之所爲定不更。卽如劉文正公（按名統勳）拜相十年，終東閣，而後人者，尹（按名繼善）、高（按名斌）俱文華，阿（按名桂）、温（按名福）俱武英，陳（按名大受）、劉（按名綸）俱文淵，其行走班次，不以殿閣爲敘。按本朝殿閣，首中和，次保和，次文華，次武英，次文淵，次東閣，體仁，近年楊應琚、楊廷璋，俱授體仁，不終其位。（按本朝大學士三殿三閣，去中和乃增體仁閣。）

內閣大庫，收藏歷代冊籍，並封貯存案之件，漢票籤之內外紀，則其載百餘年詔令陳奏事，在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見一字者。部雖止有本部通行，惟閣內則六曹咸備，故中書品秩雖卑，實可練習政體，博古而通今也不難。予于辛巳夏直票籤，九月卽派入武英殿繕寫地球圖說，未得久於其地，計百餘

日中粗繕外記。一遇夜直之期。檢閱尤便。每次攜長燭三枝。竟夕披覽不倦。當時十五六日方輪一夜班。每代友承直。他人亦樂以見委。聞近日中翰以夜班爲苦。互相推避。誠不可解。然予終以未得快觀大庫爲憾。緣典籍掌庫事。資深者方轉典籍。惟探開庫之期。隨前輩一觀。架上插架。次堆積上中。隨意抽閱。皆典故也。

內閣副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對。送貯皇史宬內。辛巳之冬。祝宣臣前輩維誥、應斯役。予偕往觀。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而毛西河所稱史宬規制仿古石室金匱者。皆得親見其盛。今之史宬。即明之南城舊址。惟所稱異種名色。則無有矣。

內閣翰詹科道吏禮二部。皆按科分敍前後輩。終其身不異。不以官職年齒爲低昂。初筵於吏部。禮部職之。後翰林人衆。後生居多。往往脫略。近則內閣不甚如舊。初入內閣。見陳星齋、曹冰持、錢稼軒諸先生。官皆九列。于前輩老中翰致敬盡禮。公讌之日。拂座奉卮。命坐皆長揖甚恭。今則有此調不彈之歎。

各道御史初授。先以侍生帖拜諸前輩。見必長揖。遜畧按資而坐。稍爽者前輩訶之。予與先生先後入六。猶見此風。今則罕有人談。兩進列坐者矣。咸隨附識。

翰林故事。初入館。於前輩投刺書侍生。而口稱學生。七科以前。則書晚生。未及七科而官至庶子以上。亦書晚生。洗馬以下則否。竊怪庶子與洗馬講讀同爲五品。不應分別等差若此。昔聞翰苑諸公。皆不能言其故。但云俗稱庶不見庶而已。心竊疑之。今年歸里。質之家大人。云。於故籍亦無可徵。但明有春坊學士之官。而以不常設。多以庶子兼之。蓋其始止於學士稱晚生。而其後亦用於兼官之庶子。沿襲至今。遂並用於不兼學士之庶子矣。

翰林前輩稱後輩曰館丈。必四科以前之前輩。或有師生之誼者則可。否則無是稱。近見翰林一經散館授職。與新庶常作札。輒曰館丈。謬甚。

乾隆壬戌以前。翰林稱前輩曰老先生。乙丑以後。則有稱前輩者。近者內閣部寺院吏禮二部。無不稱前輩。設仍舊稱。無不怪而叱之。昔王凝稱司空表聖爲先輩。東坡稱李方叔爲先輩。所謂先輩。實乃後輩也。

明陳循任翰林學士。保孔目馬升授爲檢討。仍兼辦文案事宜。此辦事翰林之濫觴也。商文毅極論之。以爲非體。雍正間。命掌院學士選近科編檢有吏才者充是選。掌院先往拜。後任事。滿任之日。還具再持刺掌院名帖。至門投謝。然後出。厥後乃有觚不觚之歎矣。

前明主會試三次者。王元美推爲盛事。我朝熊孝感泝主會試。范文端、李高陽、陳澤州、宋商邱、張文和、史文靖、皆三主會試。劉文正、介受社宗伯、凡四爲總裁。（[illegible]）

我朝科目。有歷代所未及者二。崑山徐氏三兄弟皆大魁一也。彭訪濂（[illegible]）與其孫芝庭（[illegible]）南宮廷試皆第一二也。惟百年以來尚無三元。其猶有待耶。康熙壬子。錢塘以南卷首第二。壬午。下場郵遞已定首解。改置第六。乾隆辛未。吳縣繆會試亦定元。復以寶薛改第二十。殆有數存其間。

康熙戊辰科。仁和凌紹雯。少習譯書。殿試對策。用譯滿合璧體書。從二甲末。雍正庚戌貢士朱長城對策。

有詩廢科目之議。從三甲末。停其選用。此元人所謂過猶不及者耶。

江南康熙癸卯鄉試。一榜出兩鼎甲。五尙書。三大學士。典試者爲編修王士禎。工科給事王曰高。近則己卯一科。得人最盛。十年中已出二殿元。秦大成、張書勳由南巡召試。授中書者三人。

己酉浙江鄉試。主考爲任香谷、王次山。得人最盛。然名重當時者二人。俱中副榜。胡稚威天游、齊次風召南也。

會試同考。房選亦有盛衰。給事中劉顯績。大興人。明季癸未。本房得成克鞏大學士。姚文然刑部尙書。魏天賞學士。順治丁亥。再爲同考。得王熙李之芳俱大學士。程芳朝一甲二名。太常卿蔣超一甲三名。宋琬川臬使。又陳澤州官庶常時。辛丑爲同考。馬世俊一甲一名。孫錄二甲一名。黃含二甲二名。康熙庚辰科。仁和翁嵩年。本房得張廷玉大學士。勵廷儀刑部尙書。乾隆乙丑科。錢相人琦、本房得蔣元益會元、錢維城一甲一名。戊辰科。李然山金臺、本房得梁國治一甲一名。莊廷與一甲三名。丁丑、饒雋南學曙、本房得館選分部。即用知縣。二年老者以教職即用。無一歸班者。是科盧紹弓文弨、王仲瀛治本房所中。俱歸班。無一授職者。（[illegible]）

東莞尹之逵。順治丁酉舉人。至康熙丁酉年八十。秋榜發。巡撫延赴鹿鳴宴。主試嚴思位贈詩云。六十年前攀桂客。天留碩果到今時。已從石室傳丹訣。復與瑤筵泛玉卮。金粟山如詩句健。珊瑚網醉去來辭。非濟非見窮經術。百歲猶爲後輩師。康熙乙卯鄉薦。亦與先後同年之會。有客贈以句云。濃揚杖履追前哲。爲廣科名接後賢。乾隆己未。趙秋谷與新貴遙認同年。沈歸愚詩云。檢先己未亦同年。辛未會試。黃崑圃先生。選新進士爲鄉寓。會同年。賦詩飲酒。後下稱盛事。至庚辰會試。溧陽史文靖年八十。亦循故事。壬午。閩中黃峩田任。亦重宴鹿鳴。自制軍以下。俱作詩贈之。辛巳。吾鄉許勤齋給諫所取士也。（[illegible]）

順治三年丙戌會試。中式四百名。內山東九十九人。狀元傅以漸。聊城人也。先是乙酉鄉試。及京兆試。山東共中式九十五人。而丙戌聯捷進士者四十九人。四年丁亥會試。中式三百名。內江南一百二十四人。殿試一甲三名。皆江南。是科會元李人龍。二甲傳臚盧明寶。皆不館選。後至大學士。凡五人。呂宮文信機、李文襄之芳、王文靖熙、馮文毅溥、丙戌中式。至丁亥始殿試。

歷科館選無定額。就一時之人才爲多寡。順治九年壬辰五十員。十八年辛丑十員。康熙三十年以前。以三十員爲率。其後以五十員內外爲率。惟六年丁未僅十二員。四十八年己丑至六十四員。五十一年壬辰至六十六員。雍正五年丁未三十七員。而他途用者甚多。十一年癸丑七十員爲最盛。

雍正癸卯館選五十六員。乙巳散館。授編檢三十三員。用六部主事四員。中行評博九員。州縣二員。教職二員。內有文有保二十一名。館選十九人。有文無保十九名。俱館選。有保無文三十九名。館選十六人。文保俱無一百六十七名。選四人。清書止派五人。傳臚張廷璐、特旨授檢討。與一甲三人同入南書房。館選

後又補豁師念祖一人，除庶常外另有記名十七人，皆問有精細在官學教習者，令其自陳，又單點記名三十人，以知縣即用。

雍正二年甲辰殿試後，在保和殿考四書文一篇，詩一首，命大將軍年羹堯閱卷，又命九卿保舉，後止選文優用，不由保舉。館選四十人，各部主事三十八人，知縣十七人，詩書張六人，進士用主事知縣自甲辰後始爲例。雍正五年丁未館選三十七人外，以吏部主事即用五人，以六部額外主事用二十二人，以知縣即用四人，以知縣試用二十六人，以教職用五人。

雍正八年庚戌一甲授職外，顧成天、胡宗緒二人，俱即授編修。點庶常外，用額外主事五十八人，其餘分頭等四十二員，中等六十二員，次等九十八員，願就教職者四十八員，不用者一員，宋長城。

雍正十一年癸丑一甲授職外，張若靄授編修，任啓運授檢討，先是張若靄已定一甲二名，拆卷後大學士張廷玉遜求降甲，撒以讓，乃改二甲一名，授編修。

乾隆元年丙辰庶常外，部用五十二員，即用知縣二十一員。丁巳庶常外，分部二員，即用知縣三十六員，助教一員。

向例額外主事三年期滿，甄別其勤能者，以主事選用，不及者改助教博士等官。乾隆乙丑科分部者五十餘人，及戊辰甄別，留者僅十之三，餘俱歸原班銓選，嗣是以後，則不留者少。

鄉會試之有副榜，考之前代，名曰激賞。順治戊子科，詔天下廩生由副榜者，貢至吏部謁選，其最者以推官用，次知縣，次州佐，其增附學中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年，送吏部歷事考用，如廩生例，後不爲例。計順治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舉行，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許立副榜名色，至壬子科，大司成某復請舉行，如甲午例，允行。按禮部志稿，明嘉靖五年，題准會試各房閱卷，凡文字合式，除正卷外，將備卷每房少或五七卷，多則十餘卷，批評次序，一併付禮部，查姓名，以次填入副榜，不拘額數。

徐文敬公潮，先世業漁，生公之日，江湖大上，一小舟爲風漂沒，徐翁急救之，得無恙，覆舟者爲赴省孝廉，入都赴試者，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湖之異，遂名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至某科以編修分校，孝廉得售，適出其門。

狀元宰相，古今皆稱，自順治丙戌至乾隆辛巳，百十餘年，凡得七人，順治丙戌傅聊城以漸，丁亥呂武進宮，己亥徐崑山元文，乾隆丁巳于金壇敏中，己未莊番禺有恭，戊辰梁會稽國治，辛巳王韓城杰。宋人西清詩話，歐陽修詩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謂呂蒙正、王曾、李迪、宋庠也。有明百八十年爲科六十，入閣者止胡文穆廣、曹文忠鼐、陳方洲循、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謝文正遷、費鵝湖宏、顧味齋鼎臣、八人耳，至季年之魏藻德，科掄四年，即擢登政府，竟之稽首賊營，拷掠貪賂，以至灼肉折脛，身死名喪，又不足稱矣。

康熙庚午江南鄉試，得人最盛，時同考廖騰煃得劉捷卷首薦，時元卷已定，主司欲從第二，廖不可，曰，留來科作元，遂擯落，而是科元卽捷兄顧祖也。後數年，廖以御史典江南試，以許鳳翔祖授捷，爲闈中物色

計，顧祖是夜馳歸，中途病阻，竟不得達，廖大恨，偏求捷卷不得，太息累日，及揭曉，捷已赫然舉首矣。嘻，針芥之合，夫豈偶然，向使顧祖不病授書，區區一解元，何足以關文字遇合之奇哉，此中余聞之周丈白民云。

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尚書處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尚書、左都總憲稱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於侍郎巡撫稱侍矣，旋於尚書總督稱晚矣，近者又有於三品京卿稱侍者矣。

康熙年間命翰林按官職所掌，撰擬告身文字，無須臨事猝辦，不必專切一人，積弊既清，無能行其私智，今毛大可集中數篇，卽當日分撰者。近日錫類滋廣，凡貤封伯叔兄嫂以及外祖父母舅氏者，悉蒙恩准，而當日並未撰擬此數項文字，近日誥敕房不敢另擬，卽以父母之文加于伯叔兄嫂外氏，殊有未安。康熙戊子直隸總督趙宏燮爲其外祖郭某請貤封，御史王鳧什劾其情非忠，忘本非孝，請議而剝，聖祖特允其請，並給誥命，並許凡外祖之撫者，皆得援例奏請，翰林某侍讀撰制詞，有云殺情作則，厥施用懋大義昆，溯本推恩，其義實通於將母，當時傳爲佳句，蓋內人以撰文事由特旨，不得爲例。

中書科所書告身，皆佐史之筆，若泥金五色者，潤筆尤豐，明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軸爲官所糾，唐制皆名手，顏公自書朱巨川一人，而徐公季海同爲之書，巨川賴此以傳，至宋時則當制之人兼書，字體不拘眞行，故當時以得歐蘇手筆者爲懷寶。

茶餘客話卷三

計改亭東作耆舊記，康熙十一年，海內耆舊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年九十二，北平孫少宰退谷年八十，王尚書敬哉年七十一，崑山顧隱君寧人六十，徵君之學從象山陽明入，而踐履篤實，大節不苟，侍郎之學以朱子爲宗，五經俱有纂述，注疏尚書，淵深經術，尤工文章，古近體詩，隱君專精訓詁之學，考訂詳慎，爲侍郎密友，改亭此就一時朝士往來者言。

國初有江左三鳳凰，後又稱王樓邨、唐實君、顧俠君爲三小鳳凰，阮亭稱南施愚山、北宋荔裳，徐健庵稱北李天生，南潘次耕，趙秋谷以宋玉叔稱，周櫟園謂國朝詩人，阮亭第一，查初白次之，又其次則汪蛟門。

有明墨闈，皆有程式，相傳凖爲元鑑，惟主司明眼拔尤，考官聲名由此而定，計改亭謂洪永會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順會元十三人，皆非雕飾之文，成宏十四人，氣偏山巒，吳鴻冠冕，稍見法度，然未離乎樸也，正嘉二十人，隆萬十八人，如唐應德順之、瞿昆湖景淳、鄧文節以讚、王文肅錫爵、馮具區夢禎、李九我廷機，其文之醇雅神明，若有相傳秘訣，可以剖合驗視，其時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貴，科目非元不重，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作者與讀者如針石之相投也，或謂吳無障默以偏鋒偶氣，湯霍林賓尹以柔媚敗度，文運至此而衰，然啓禎八元，若曹勳、若吳梅邨，又何減前人也。

乾隆辛未傳臚經學，命取生平著述其尤異者以聞，後以吳鼎、梁錫璵、顧棟高、陳祖范名上，俱授司業，集

議之初，浙江胡天游、江南蔡寅斗，亦在選中，而胡名尤重。舉主凡七人，宣城梅文穆殼成奏二人久居京師，聲氣廣播，恐非眞才，遂不用。胡終於副榜，蔡卒中綴於號舍。

庚申，錢江朱先生館濟邑，有乩仙降之，故道士化武岡州，樂居仁至，作詩云：京洛分攜後，相思積歲年。湖山迷楚望，風雨隔吳天。立馬三苗寨，騎龍七澤州。桐鄉遺愛在，碑版待君鐫。詩調致佳，余聞之楊編修樗園廷棟。

樗村園、朱表園、吉靜山之玉、吳翼堂華孫，皆癸卯選拔，在京爲扶鸞之戲，忽降乩者自稱葉沃若，葉亦明經，同年也。諸君訝之，方北健，未聞病死，安得至此。乩言今年秋某日卒於澤，諸君疑信不能決。乩言君寧勿疑，記某年歲除日，在寧國學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否，蓋傳聞學在學署閉門時事，他人所不及知者。於是駭信爲眞，因數日製文設祭，爲位以哭之。未幾聞扣門聲，則沃若披帷入矣，諸君駭問何相逼之甚。沃若自謂計偕來京，方下車，爲諸君致信物，因探懷出信，諸君乃相視大笑。其言所以沃若後中辛未會試，榜發已卒，亦奇。

顧復初棟高，以經學授司業，年逾七十，不復出山。丁丑春迎鑾，獻所著詩書兩義，蒙恩加祭酒銜。又數年而終。復初康熙辛丑進士，性倨傲不合時，官中書與堂上官齟齬，罷三載即歸田。生平以窮經著述爲事，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於五經皆有所發明，掌教淮陰，從之甚衆。夏日不見一客，晏閉重門，解衣脫襪，跌坐至寸絲不掛，瞻帷後手一卷不輟。辛未經學推祭酒無愧色耳。

忠勇傅公治園亭落成，上臨幸，賜額曰春和園。衆以爲春和景明之意。按宋趙立夫知臨安府，有治績，入對，理宗諭之曰：今京師細民，嘗一意撫循，令常在春風和氣中。立夫遂以帥西建春和樓，以推廣德意。乃知雅諷之中，意成勗勉，豈徒資其風致哉。

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相如稱馬卿，太史公稱馬遷，武侯稱葛亮，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阮生，嵇康稱嵇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郗鑒稱郗公，安石、康樂、元暉，皆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杲之稱庾郎，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甫稱杜公、杜子、老杜，李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韓子，韋應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傅，元稹稱元相，李紳稱李(?)，劉禹錫稱劉郎、老郎，溫岐稱溫岐，杜牧稱小杜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假令稱甫曰杜生，白曰李公，知復爲誰耶。不但此也，古今人姓名相同，而賢奸雅俗，一瀆一豬(?)，不可少混。如兩張敞，一京兆尹，一令史，階資武者。兩張泳，一乘崖，一爲孫皓所殺。兩李綱，一隋臣，一宋相。兩張儉，一漢黨人，一唐臣。兩李膺，一漢黨人，一梁武時人。兩廉頗，一趙將，一梁將，戰沒爲神。兩藺相如，一趙臣，一梁武時人，父報仇者。兩董仲舒，一江都相，一齊在開將軍。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成帝時。兩謝安，一漢下邳人，一晉臣。兩徐邈，一魏山，一東晉中書侍郎。兩江革，一漢孝子，一梁貞臣。兩王烈，一子年作拾遺記，一漢相。兩張栻，一孟陽，一南渠。兩薛仁貴，一武將，一文人，注易。兩劉宏，一漢司空，一晉都督。兩宋玹，一文公，一晉驍騎將軍。兩葉夢得，俱號石林，一蘇，一貴溪。三邵平，一陳勝將，一齊相，一東陵侯。三劉毅，一東漢平望侯，一西晉司隸校尉，一東晉南平郡公。又有

兩王儉，兩王猛，兩劉向，兩劉琨，兩陳遵，兩韓朗，殆未易更僕數矣。然皆君子人也。兩李定，一害蘇子美，一害蘇子瞻。兩胡廣，一漢，一明。兩蔡京，一唐，一宋。兩張昌宗，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兩朱買臣，一漢太守，一梁侫臣。兩趙普，一王莽將軍，一宋相，皆小人也，亦復不少。至若漢有埋輪之張綱，宋有奸臣之張綱，南燕有殺母之張綱；漢有研京之張衡，隋又有叛主之張衡；晉有陳情之李密，唐有作亂之李密；漢有飛將軍李廣，北魏有文士李廣，又有賊帥南岳太師李廣，明又有宦官李廣；有亡秦之趙高，光武時又有清河太守趙高；有降虜之李陵，又有太常李陵；臧洪爲葬太保，三國又有義士臧洪；吉頊爲唐酷吏，又大歷詩人吉頊，則美惡殊科，不第孔子似陽虎矣。更有不倫者，梁太常承唐，選漢臨武長虞翼，不更謬耶。

神農名大魁，虞舜字都君，舜妹名嫘，見說文。天皇名蹇，字子淵。地皇號居，字子元。人皇愷胡，字文生。后稷字庭堅，其稷字度父，文王字子禽，文翁名黨，微子名開，箕子名胥餘，子夏字子美，孫叔敖名饒，百里奚字井伯，孤竹君姓墨名胎，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知字公達，易牙姓雍名巫，接輿姓陸名通，黔婁姓辛名研，字文子，介子推姓王名光，華周名旋，杞梁名殖，朱亥字子丹，杜康字仲寧，鬼谷子姓王名栩，一作翊，申公名培，項伯名纏，叔孫通名河，東園公園秉字宣明，夏黃公崔廣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角里先生周術字元道，侯芭字鋪子，鄭公姓施名存，嚴君平姓莊名遵，莊周字子休，又名光字文徵，陳仲名已字子終，齊由字仲武，李斯字通古，曹操小字吉利，又小名阿瞞，佛印姓謝名端卿，陶侃小字溪狗，漢光武小字呼，庾信小字蘭成，崔猷小字桃，司馬相如名犬子，庾信兒名狗，范蠡宗小名磚頭，白香山姪名龜，又女名羅子，東坡孫名篪老，子由子遜小名梁，遜八名蹤，遜小名虎兒，王安石生時貓人產室，小名貛郎，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宋孝宗小名羊，辛稼軒有印曰六十一上人，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陶穀小字鐵牛，仲雍字孰哉，湯子姓賁名鳥。

謝非以風月山水爲名五子，鸚鵡猫猢爲也，宋子歲名五子，鑫森淼焱垚。

東坡得雙山泉公評，寄詩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敢作爾語乎？惜不令斯文獨開之也。

顏魯公僕名銀鹿，柳公權僕名海鷗，蕭穎士奴名杜亮，秦檜小奴名研童，婢興兒，辛稼軒侍者名鐵，方萬里二婢曰周勝仙、劉玉梅，蘇小小一名簡簡，秦檜妻王氏自號沖正先生，白香山婢曰春草，娶妾換馬之鮑生二妾曰步蘭、小倩。

方丈，僧居也。宴室，閨室、闥闕也。道士居也。禁中，大內也。幽室也。閫內，閫門也。閤閣也。檻、檻也，窟也。闌干，罘罳也。眼匡也。夜深也。尺宅，兩居也。面也。寸田，地少也。心也。秋水，劍也。眼也。芙蓉，劍也，面也。舌也。幌也。水花也。木花也。山峯也。太史，天官也。帷，姬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豬瑞，貴賤也。刑餘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金石，文字也。交情也。圖書，經史也。符印也。流黃，顏色也。櫛租也。琥珀，丹石也。酒也。珉瑂石也。龜甲也。蓮席也。琅玕，石也。篠也。六寸，簟也。算也。疏雜花也。鎖也。竹箭，馬鞭也。訓士官禁也。

蠡螺孫夫人祠廟，有沌陽明經柱游題其柱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夜夢夫人來謝。

李穆堂紱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不可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談辨雲湧，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徐棧農先學士揆、蘊容太息曰：分宜在當日尚可爲善，可恨楊繼盛無知小生，糾任妄行，激成五奸十罪之疏，傳誤後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輩修史，但將楊繼盛極力抹倒，誅其飾說誣賢，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且辨後來議恤議諡之非，則分宜之冤可申。穆堂聞之，悚眙，自是不復申前說。穆堂七十任光祿寺卿，履任之日，在閣冊辭，復至寶鈔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鐘簋器物制度無遺一漏，口輒能記，至老不改。

陳迦陵之中丞、家藏迦陵填詞圖卷，畫色剝落，名流題詠甚夥，吳蓮伯嶸、查跋尤多。洪昉思昇、題南曲一套，極風流綿緲。彭羨門孫遹、調寄浣溪紗云：一曲烏絲絕化工，碧簫聲裏見驚鴻，紅么小撥玉玲瓏。幾度來燕南浦步，半生消受桂堂東，教人妬殺畫圖中。卷尾裘文達曰修、題句云：少年什檢花間集，最愛迦陵絕妙詞。今日丹青初識面，瓣香直欲奉吾師。文如徐庾當時體，詩是蘇黃一代賢。卻被曉風殘月誤，頭銜廿四柳屯田。百年名選風流盡，疑也疎狂古史夫。附日侍香何女史，驚鴻一瞥世間無。卷中詩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忘惆悵處，不將餘澤貌雲郎。校笙圖成非扶輪，斷縫隨手逐風塵。中郎莫抱無兒恨，世守書香大有人。

張南華鵬翀、今之謫仙也。天才敏捷，詩其宿慧。興到成篇，脫口而出。公帖停勻，嘗試保和殿，未停午，衆方沈筆著想，閒有投卷者，衆曰：必南華也。與汪南司寇同奏事乾清宮門下，遇南膳一瓷製玉羊，南華曰：詠此可乎？即口吟四十字，語未畢，殿角已然聲竟，衆驚嘆，乃四絕昇一大冰，礙漸，冰頭地碎且進，南華曰：詠此可乎？即復吟四十字，衆驚嘆叫絕。一日午門送儀，館閣諸公各賜一副，隨意立就，頃刻成數十首，鳴韻詩古人所未有也。南郊觀燈，家叔同以諫官侍班，於齋宮鋪棧路候駕，因指棧字爲韻，南華銜口吟數十韻。頃兵風邸凝雲物，覺鑾國苑虹，山河扶棟宇，日月倚飛樓，天闕常依北，招搖漸指東。尤爲絕妙，如河漢潤翻，不能自休。羽林期門之士，環轡聽說，爲異人。何將至，始悚惕悅吟，喚技至此乎。南華少時作過文賦八首，自然詩號，亦前人所無也。

王懷東汝驤、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蔽破前人之法，雖關何義門焯、選行遠集，其指歸悉本閩詳詠，李安溪光地、前後選諸集，皆徐壎長用點，何義門所手定者，方靈皋苞、選四書文，其總批、旁批，皆由其曹鄭寄周白民振采改定，然後出示同館、蔡芳三質斗、選三十名家，白民汝易其大半。前輩於選事慎重如此，若俞西園首二十家，因文以存人，徐山趣選輯，自刻其家藏世不常見者，以多爲貴。近人同風鈔等皆襲隨，無關選法，又當別論也。

江左酒人，推顧俠君嗣立第一。居秀野園，結社。家有酒器三，大者容三十觔，其兩遞殺，凡入社者各先盡三器，然後入席。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人，與三雅詩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非相聞，酒徒望見，閽伏而去。亦有戰勇者，三雅之後，無能爲矣。在京師日，與一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敵手。一時方近要觀，莊詩田帖、繆湘芷沅、黎寧先致遠，皆萬人敵也。以予所見，蠟侍郎遊大宗萬、李臬使寧人治運、陳太僕句山兆崙、

涂侍郎石溪逢震、西京兆岱存汝旌，亦頗詣能飲，足稱後勁。近人則有尚書阿肉、翁侍郎琳，亦一時之雄。

沈端恪近思、字闇齋，幼依靈隱寺僧諦暉，旣已披剃，復延師課以舉業，遊庠，還俗無所歸，徘徊於西冷橋下。遇項某，識其非常，邀至介，妻以女，成進士，任選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爲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於位。闓卒之前一日，出端門，瞻日若有所見，同曰：此何地，閣等敢來？卽來何須多役。時戶曹郎姚均風培和、隨其後，問公與言者爲誰，曰：僭役，實無一人也。姚訝之，次日公薨。

沈南疑燕京春詠五十首，曉直歸來數八磚，但逢三五去朝天。東堂盡有承恩事，大例尚支月俸錢。騎新鋪小炕床，乳茶紅映玉甌光，日長院裏無官噶，繙得清書又幾行。春店宮泉開錦例，日斜宮樹散花窺。朝來灑點黃柑露，馬上新茶已入京。蓋詠庶常之在館者。

科名得失遲早高下，殊不有命。戊辰會試，鄂虛亭司馬容安、閱江南卷，已中定三十卷，又選其次者十卷儲藏枕下，以防意外更易。及進呈前十卷，內江南一卷後出犯諱，撤去。急命小背取床頭十卷來，十卷內亦自別高下，而小背抱卷急遽，遂隨手作倉卒甚，信手拾取，以進鄂公，卽取最上一卷置十名進呈，欽定第一，卽今儀部鄭前郎中忬。

京師目翰林爲黨駝，識其騙駝而殺步也。科道爲老鴉，發聲不祥也。又以富貴威武貧賤比六部，吏曰貴，戶曰富，禮曰貧，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賤也。又以喜怒哀樂分屬吏部四司，亦穢。

老學庵筆記一則云：吏戶刑三曹富饒，他曹寂寞，時人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啖齏吃[illegible]，兵職駕庫，齁[illegible]呼[illegible]，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餓鬼。

茶餘客話卷四

順治四年，諭范文程、剛林、奇龍格曰，文職衙門不可無頂飾，今爾衙門較前改大，爾三人可用珠頂玉帶。見本傳。

查補相閒，康熙初，三品以上乘輿呵殿，雙藤攔扇。丙戌罷引藤，丁亥並撤攔扇，惟許雙羅遮衡。壬辰多仍聽乘輿，藤扇如故。

北魏孝文帝葬於瀍西，陵寢已失，遂祭於富平西魏文帝陵。徐石溪通政（當按徐名遵實其事，在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祭告還，請仿古望祭之禮，祭孝文洛陽，而革富平之祀，部議不行。同時祭使金檜門宗伯，祭女媧陵，見陵殿塑女像，鄉婦祈嗣者羣作祀，甚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若發部議，鮮不駁者。後數年晤中州一友，女媧像雖議更，尚遲未行，蓋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惑衆，遠近婦女祈嗣膜拜，廟祝以為奇貨，即地方官吏亦有所裨，若更易男像，恐香火冷落，下沐撰云，當另立帝像，而以原像為帝后配，則香稅當益盛，可為解嘲。春秋世譜稱華胥生男為伏羲，女為女媧，世言女媧為伏羲之妹，故後世祀為女像。盧仝詩，女媧本是伏羲婦，蓋本乾鑿度兄妹為夫婦之說。唐李石云，女媧之功，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虬，席羅圖，黃雲絡，援絕瑞，前白螭，後奔蛇。

天啓間，宮中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祿駢臻，香

火百倍，大者否。熹宗遂以小像奉置正陽門右側小廟，而供大像於宮中，增其祭品，以辱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燬，小者今香火日盛，禱亦奇矣。明蒲州楊太宰博，每元旦入拜，先通名刺曰，鄉晚生。

徐文穆本少祈夢于墳，見忠肅命武士抉其一目，懸之柱石，遂瞽。後入相，方悟曰，配木乃相字也。

陳桂林文恭宏謀，黃閣雍容，執雌持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故人。文恭拱手曰，遜讓中堂，蓋習于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方戒途，而文端已先騎箕。文恭欲回京一慟，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山左柯韻諸，以舉人作教諭，將陞某府教授，中己未會元，殿試改庶常，散館歸班，選知縣，改教，還其初陞之缺，一片青氈，依然如舊，二十年如一夢云。

某司成素有積錢之癖，有餘錢，輒儲而貯之箱，歲久積箱十餘。會當移居，聞某處甚廉，遂賃之，月餘，有狐出入庭中，久之撒錢於地，日可數千，司成大悅，以為神助，作素懺，甚且頓改所習，鮮衣美食，飾車馬，宴賓客，人多訝之。一夕狐徙，不復得錢，而積箱既久，不能更儉，始取所積者用之，開篋已空，狐之愚人耶，抑人之自愚耶。

馬提督全，山西人，原名璞，壬申武探花，選補遊擊，與同官狎，廣東舊等，同官敗走，馬輕騎追及城濠，橋上相搏，同墮於水，從者解紛始散，制軍聞之，俱劾去，馬時年未三十，游京師，傅文忠公愛其材，留京督教，考己卯順天鄉中式，庚辰會試，復傳文忠從容奏之，及廷試，上召問良久，遂以第一人及第，不二年陞江西總鎮，旋進提督，領兵金川陣亡，特賜優恤，卹禮有加焉。

戊寅，舍弟紫坪客西泠，三月往遊鳳凰山，訪宋御教場故址，忽見一異鳥，大如鴿，頭赤尾青，兩目炯炯如金，碧光翻翔，叢薄下，宛轉鳴啾，是日始去，問之土人，皆所未見，即博物家莫之識也。賦詩云，翩翩翠羽映明霞，隨逐東風戀落花，漂泊一枝棲未穩，上林新宿幾華鴉。

杭州有金華將軍者，為青蛙二字之訛，其物極類蛙，但三足耳，其見多在夏秋之交，所降之家，以秫酒一盂置一方祀之，其物蹲踞其旁，初不飲啖，而其皮殼由青而黃而赤，祀者曰，將軍受享既醉矣，遂以盤送諸湧金門外金華太保廟中，轉瞬間頓失所往，其家數日內必有所獲。上虞趙金簡司鐸杭州，己卯秋，金華將軍降于庭樹，紫坪謂曰，先生當發恩加俸矣，已而無驗，十數日後，文廟丁祭，向例自製燭以進廳縣，與在籍諸鄉紳皆當歸胙，祭牲每不敷，廣文則市脯以益之，是歲所用獨廉，除豕首二，肉二十餘斤，紫坪笑曰，斯豈金華之應歟。

梁文莊公尊人學博公，少為名諸生，與同儕詣一術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售。遂更向上問曰，官翰林乎。答如前。又問，官京堂耶，卿貳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經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

天台齊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舉時遊于忠肅廟，憩息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邀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

8

耿耿此心，淪沒想數，有幾微子間，余同濟行哉，子他日第非檢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戌入翰林，修明史，稱曰英宗兩朝實任專過，先生因請開皇史宬，查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冤云。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忽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台，與司馬道士談元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奉出禁門，馬逸不止，顛焉，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焉。一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柱聯，遂口占二語以應，醒後錄存，既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為重。先生隨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為老佛云。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垣登山，見江船集，許大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中壺觴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詩最敏，能尋其限，云彷彿如綠繫於山，隨所尋搜之，得異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其先生名字，因裝印一冊，為賦天然圖壽歌以志之。

己卯，紫垣客杭，值龍泉述舉，年已九十矣，應秋試，精神不衰，其登堅行步，如五十許人，甚訝之，遂詢其故，謂某四十餘歲，游天姥山中，授徒六七人，米只三升，孤寄深山荒郊，今去人家甚遠，一日俳闥簾降，聞風聲肅然，一道士蓬髮麻鞋，曳杖而前，形容枯瘠，大類野殍，初見殊駭，不得已揖之坐，詢其姓，吳，字妙應，宋元豐中遁跡居此山，今七百餘歲，遇異人授以神仙之術，服食有驗，特不能飛昇耳，入山之後，下世事一無所聞，以子有宿緣，故來相會，幸勿懼也，問今為何代，去宋凡易幾姓，因言熙豐間敗政，有史籍所未備者，其言詞措吐，納風雅，蓋亦當世名士，嗣後或數日一來，或月餘再至，來去倏忽，莫可端倪。某嘗習易，以所業請正，吳隨問發議，懸解妙論，多昔人未道，出先天圖一紙以示，曰學易者不可不知此，遂失比得其相耳，後一年忽辭去，曰請從此別，不可復見矣，自此遂不復至，而某自謂見後，覺神氣異昔，體素弱，終年據床，咯咯不已，年未五十，面已作皺紋，至是病良已，容顏光澤，今四五十年，未嘗一日少不快也。噫，神仙之說，多荒唐不經，莫可考信，今述自述其見如此，而紫垣又親見述如此，則安能云必無哉。紫垣為賦天壇山行以紀其事。

京師宴席，最重鹿尾，與熊掌駝峯，不足為比，然自唐已貴之，陸子居鹿尾賦云，穿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獨傳，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雕俎之奇，備盛饌之寶，若六朝則以麈尾為談柄耳，未聞充餚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

己未宏詞科，施愚山以妍韻降等，錢塘王嗣槐以失韻黜落，而鈍翁檢討皆有錯處，明人多疎於韻學，雖名家亦多誤用，國初名流如梅耶西堂稱，皆不甚切究。福公曰，修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包眾字之形聲，莫過於韻，故讀書須識字，作詩須辨韻。

韓昌黎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陽武侯作詩一事當爲宮律，梅聖俞為詩，每得句，輒書小紙，內筐袋中，或半聯，或一句，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黃山谷答洪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前漢，其佳句善字，皆當用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自源源而來。唐眉山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

用，往聞王漁洋在京師，關小閣為詩室，斷箋零帳，鱗次壁上，或一二語，或數十字，皆昌谷古錦囊中物也。

張文端公為諭德時，詠梅云，嘉名他日傳調鼎，記取尋根在草茉。王漁洋見之，曰此宰相語也，當熟歸少詹。丙戌下第居京師，袖詩與漁洋相質，多和平情淡之音，無憤懣叫號之氣，漁洋曰，君必狀元及第，蓋知詩者性情之事，今神藻謂詩者持也，所以持人性情，使不失墜也。己未果中狀元。晉謁非茲嗣狀元例考作蘇詩經綸有待，此屬已非凡，宰大人讀而賞之，此狀元宰相器也，後果偕揆。

查夏重、兆西溟、唐東江、湯西崖、宮恕堂、史蕉飲，在輦下為文酒之會，嘗謂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惟彼此各繫姓氏於集中，百年以後，一人傳而皆傳矣，文人好名，結習難忘如是。

毛西河謂杜和早朝詩仙桃譜係，龍蛇燕雀，非早朝時所能見，五六爲言側望，少文氣，故當遜王岑。王作氣象嚴峻，而春字兒重，末又拗句，自推岑州獨步，施愚山附和其言，又謂早朝時無，容嘲亦不能見春色，遂改為宮鴉禁苑，朝鷄殘，馬嘶天街曙色寒，自謂確切，且免犯復，予聞之不覺失笑，龍蛇燕雀二語，非身到其地，不知其確切不可易也。龍蛇指旌旗輪轉者言，燕雀每於寅初時千萬成羣，向北回翔三匝而後散，遇陳設旌旗時，則其翔尤高，西河官翰林，朝會之期大半熟睡未醒，前史投時名貼，朗讀或一至，亦在燕雀既散之後，故難為京朝官而無異聲，豈能粗言，遂筆之下，為鴉亦附此是禁城六街曉景，若九天閶闔齊開，建章省闈年歲兩階，屏息萬籟無聲，閉忽然鷄雞一聲，太不倫耳，愚山改紫陌為紫禁，與西河同一伎父也。

康熙乙丑科會試，某號有題壁詩二首，末旗夜際九成臺，內火營樓曉角哀，分曉局前催鍛去，至公堂上送題來，魚鑰森森鎖棘籬，麻衣如雪淚如絲，不成萬里歸來日，還見三條燭盡時，當是場外被遺者。

高選人詠風鳶云，伊豐翻本無能，倘借吹噓便乃附，一朝憑藉風力微，墜落塵埃污泥淖，淺甚，張儼齊相國詩云，百果軒軒五色鮮，高危那敢不競兢，九霄日近增榮彩，四野風多使羽寒，本是無心舒卷翼，何須著力使盤旋，綱檢火滿即燒，應假天池六月鵬，實念在庭中，語應制，體須如是。

王漁洋居易錄，論當官時應除，直抄胡說，不嫌陵雜，蓋效文昌雜錄也，前輩為一書，其體例必有所本，未有漫然落筆者，未可非議。

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狹投，晚還家，賴名必盡，今人以小紅箋作名紙，遍投朝士，思澄殆鼻鴉也。

七修類稿云，少時見公卿刺紙，皆白綾紙，二寸，間有一二蒲箋，而書簡摺摺，亦不過一二寸，今之用紙，非表白綾羅紋，則大紅銷金，且長五尺，闊五寸，更用一綿紙封套，遞上下通行，否則不敬，噫，一拜帖而用三幅之費，可謂暴殄矣。當時紙價之賤可見，今日之全帖封袋，闊七八分，厚半至一分，若副啓手本一套，更不止一分矣。後漢書李雲傳，露布上書，移副三府，即今揭帖先是部科者也。

張忠定延登司空，以功名顯，劉理順、吳麟徵、夏允彝、周延儒，皆門下士，宗署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

保安危郭介公、

王文成少時題于忠肅祠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靑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弔英賢、詩法遒逸、杭人傳爲文成眞筆、文成父海日先生、晚年偶書堂聯云、看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

湯東谷允績題一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李石君日華贈言質一聯云、行藏半是街書鶴、生計甘爲食字魚、

中塲嘗自見蘇門先生後、大書於門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來、又題書室曰、學者之志未定、每日必擁書早起、千世之心已絶、無夕不飮酒高歌、觀此則飮酒亦非易易、

朱竹垞在京師、除夕署一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蕭伯徵士題范覲公中丞廟云、成文自古稱三十、作賦於今過十年、

孫滿徒合中太翁謝周、宰浙時、偕行杭州城外某鄉中、一望十家齋蒙、見榜稿即往索茶、一小婢舉竹椅出、令坐、捧苦茶一甌飮之、須臾去、呼之不出、見門上一聯云、兩目居山水之間、是武陵明大、武陵四面皆險、峰所聚人何處、落鬼何多、

茶餘客話卷五

汪鈍翁與友人論師道、謂當世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曰顧亭林炎武、李天生因篤、其內行淳備者、曰魏環極象樞、梁曰緝熙、顧亭林答之曰、若文有所未知者、未可以識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靑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兩先生可謂不薄今人矣、

家伯甌駿符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爲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有證、愼勿爲懸河之口所惑、因言西河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匪淺、（[illegible]）

予見名宦大夫、按日素食、云淮某齋公、言於衆、又爲民西婦、有戒食奢魚、不害牛犬、或家不殺生、而持殺於他人之門外、歸而熟以果腹者、或因戒一牛羊、而日殺雞魚無算、豈非貪殘之尤乎、裴晉公云、豬雞魚蒜、逢著便吃、昌黎云、豚魚雞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莛之餌、旣忘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柳州云、某氏愛鼠、不畜貓犬、後人撤瓦灌穴、殺鼠如邱、是唐人已有此惡風矣、余常

見某舉士不食某某等肉、其友規之曰、是先人之命、又一郎中不食四足之物、亦言父命、是不能幹蠱、而反彰前人之過矣、古者宗廟特牛以饗神、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以養父母、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庶人不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斯天下無妄殺矣、孟夏重不食羊肉、後食而知其美、有相遇恨晚之意、

周禮、王食一舉、王齊日三舉、凡殺牲盛饌謂之舉、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朔加食一等、故齊必變食、故加至三太牢、是齊日食肉、反有加矣、論語齊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上皆蒙齊文、孔子惟酒無量、則酒亦不禁矣、不飮酒不茹葷、出莊子、本不是齊、今齋戒皆在公署、乃本唐人湛之之說、時於唐人之宿寺廟也、五葷皆神戒之官也、不必因齋戒始忌食、按說經云、五葷熟食發淫、生啖增恚、故釋氏戒之、按釋氏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爲五葷、興渠即阿魏、道家以韭薤蒜芸薹胡荽爲五葷、

鄭畊老云、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世稱六經及論語孟子、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傳二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材爲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可畢、或天資稍鈍、減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久不忘矣、余在日積之功耳、故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右鄭畊老勸學、

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穀爲小經、宋合三傳會儀禮、以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小經、子謂儀禮公穀皆不可缺、當補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月可畢、即減半亦不過二年半、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呼、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出使以專對、作令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禮致太平、以儀禮定服制等威、方可謂之眞經術、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約有二千六七百人、

儲中子在文、謂門人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頲東封朝覲頌、獨孤至之夢遊賦、韓愈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王彥章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贊、戰國任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若與項羽本紀同讀、初學必須解得此意、方可作文字、

鈍翁答門諸銘、首行及署、宜書某府君、勿加贈元配字、此近來無識者所爲、唐宋大家及成宏以前名家皆無之、古之誌銘上之太史、立傳上之太常立諡、今雖不行、宜存遺意、女子無傳誌、奚爲行狀哉、其不同穴與僅列可稱、或先葬而夫存、夫沒且葬已久、皆不及附見夫誌者、别爲之誌可也、雖表之可也、予於女子行狀悉不作、而墓誌稍存古法、

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其說無所據，一說謂此三日即河圖中宮五數，爲君象，故庶民避之。宋桐鄉朱翊云，世俗以正五九月到官不視事，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當食，唐武德中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士多避之，緣方鎮到官大饗將校，禁屠宰，故不用此三月。今外任無饗士之禮，此三月又無屠宰之禁，又何疑焉。京官員除授，即日履任，亦未聞有避者，乃自宋以來有此謬說，未除耳。

朝廟衙署，庭設石表，以覘時刻，不識造自何時。按宋曾南中，通天文，宣和進士，授南昌尉，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籍傳者不一，止較景之短長，未與刻漏相應，乃爲晷景圖，以木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爲基以薦之，缺上而傾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針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以後，視北極之表，秋分以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二分之日，南北二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

安溪先生云、闢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表，韓子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合而觀之，釋氏無所逃罪。

唐以前文章之本儒學者推退之，宋以後文章之通釋典者推大蘇，故王漁洋詩云、慶曆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予謂長公不過藉爲文境波瀾耳，非溺於彼教者，今人讀子由行狀，遂以公爲釋學之宗，按公議學校貢舉書，極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又策云、天子有七廟，今人飾佛者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領之，歲費鉅萬，此何爲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沿其學者，大抵設械以闢敵，匿形以逃敗，窮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此數句說盡禪學自欺欺人之弊，公於釋理至熟，而其言如此，蓋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聊資以爲文，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坡公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云、放傚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饑民，觀此乃知公之放生戒殺，不過節口腹之欲，以安素位之當，非有惑於彼教，偶有引據，皆藉彼言以證吾說，世人讀忠孝之大文，而不信古人之爲聖賢，讀惝恍之謄語，輒斥君子之爲異端，此學者所當戒也。長公作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蓋得華嚴經禪性而談，無所不有，無所不盡，法界事理，開遮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世惡文字固已蕩無纖塵，何自而窺其淺深，識其工拙乎，蓋公之學深斥釋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華嚴之妙也。

咸陽魏孝廉藏梅，丁巳計偕至都，遊彰儀門古寺中，見女像甚妍麗，戲語同人曰，娶妻得此足矣，何必陰麗華哉。時魏年少未婚也，歸寓，夜半一女子靚粧人，如晝所見，魏爲所惑，每夜必至，兩閱月病不起。吾鄉城隍廟廊多塑皂隸像，數年前忽夜出作祟，鄰女有被迷至死者，愚民祭禱，日數百人，逾年不止，後有老成人糾合鄉人持杖擊碎皆像，焚驅投之運河，從此寂然，人心始安，魏爲家君丙辰鄉試所錄士。

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

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盛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闢之，在彼教已式微矣。且猶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頹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畜牧與詩材，大哉王言也，方今二氏之教，不足以惑世誣民，法苑珠林，聊供詞人藻繪耳。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真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爲棋酒，則公私皆辦，爲官宜味此語。宋宣和帖云、隨宜飲食當充腹，取次衣裳亦暖身，未得延年非擬薄，何妨長醉是閒人，者饑豈羨犧牲飽，蟠木寒梅桃李花，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閒人。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細味坡語，可知向晦不息與黎明不起者，雖活七十歲，只算三十五歲耳。陳眉公云、掃地焚香，清福已具，有福者佐以讀書，無福者便生他想，予向于京師寓齋，粘聯句云，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

太原春皆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處，立牌衛生堂藥餌五字，乃先生筆也，青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聞病人呻吟，僧即言羈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即爲治劑，無不應手而愈。

王濟蒯斯憤酒間云、士君子無手刃殺人事，然不操刃而甚於殺者有二焉，一曰授徒，士無恆產，略習句讀，抗顏爲師，名曰餬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一曰行醫，稍識藥性，略計湯頭，懸壺立賣，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託，而動手輒誤，立斃於死，不誅手刃之慘然，座中有以醫自命者，失色擲箸而去。

曾寐匪頼，札閱宏旅，爲歐公所呵，唐徐彥伯爲文，好變易字面，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狗爲厖犬，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陰魄，風牛爲脫犢，後進效之，謂之澀體，安東輝言近人作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云出自某書，以奇語易平語，云本自某人，論道理則初無一味，徒令讀者滯腳停聲，多少不自在，徐文長有譯字生之譏，正指此也，尤其須不在板片公堂例腳蹤，喪唯夫良賊，趨瞞容肚不止也。安溪曾言今人記年云，歲在某干支，本爲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某也，如今年是戊子，子與丑合，歲在元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雖朱子亦錯用，予生平絕不用此，直書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須從今名，不必以古者更易，以致後世反無所考，且文之古雅，全不係此，如北夢瑣言，謂湘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淵明爲五柳公，皆貽千古笑，彼傳唐荊州家居日，有當事送新修府志者，荊州方抹面側，覽其面標題，輒不閱，曰大明人修蘇州志，而標題曰姑蘇志，不通可知。又胡繼中修安陸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陵，而分注其下云，賊姓劉氏，見者或笑，此皆自謂古雅也。德州田山薑謂專撮拾字句，有何趣之，曰，當云奇字古人所當用，即古詩爲尤宜，馬策吠所以令人厭惡耳者，攻由詩出奇字，俱貼之，方今文尚古雅之士，獨不向于雲之亭覓此時之奇乎。予友李柳亭云，山農告歸，臥病床第，醫買方進，惡與俗名不飲，易以他名乃嘗，如謂枸杞爲天精

人參爲地精，木香爲東華童子。其癖好新奇，老而愈怪。如亭山蔬之女孫壻也。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是皆不知穩字之義者。呂黎涵說亦取穩當二字。

唐東江吏部一生不服藥，年九十七乃終。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燕玉媵老，當作如是觀。

酒灼眞陰，鹹耗眞液。北梨南蔗，可解酒化鹹。冬月宜蔗，食訖以溫水漱口，無齒疾。以紙撚刺鼻取嚏，則氣通明，撥自化。取天門冬伏苓爲末，或酒或水調，每日頓服，大寒不畏風雪。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明高尚書見提擾食指首，懸狀塊不可剖。彭觀芝侍郎英、脊說王碁斯鐸，飲量尤寬。乞書者治酒邀之，飲無算斛，或食雞卵數十枚，盛巨盌，傳爲佳數十枚其中，啖之立盡。又李殿撰播廷試日，啖三十六餘餅。好事者詩以詡之。徐健菴司寇歸吳，飲門下士寶生齋，庖人備極豐腆，巨鼎高豆，每食必盡。門人倫執搏更番爲壽，觴實生以玉缸斟，腹益然而起，高出案。每食一脟，令左右二僕先置玉盤於心胸凸起之處以盛，以自以巨叉撥而啖之，宛如風捲殘雲。飲畢則門生故吏爭爲佈淮，夜只織日而可寢，如未嘗飲食。殆所謂填巨壑龍驢廳者耶。張京江夜臥從不言衣，枕排色楓起，每食粥一甌，或冬春米飯數匙，炒米少許，山藥梅湯者五七片，日不過兩餐。李安溪每秋冬夜永，飽餐炳如，攤書斷生，龍鬚寸許者滿貯大盂，每精時深思時，輒停箸摶一二寸，盡盂乃就寢。

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鬥馬吊牌，吃河鲀魚，敬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近日縉紳又有三好：曰窮烹飪，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抵宰公卿，則矣。五通神自睢州焚燬後已絕。馬吊近來好者從衆。聞張文端故嚴禁之，謂一局曰馬吊，衆惡之門，打者非吾子孫。所藏書卷圖畫悉印之。惟河鲀魚食者倘少耳。昔樂勛庵因食河鲀致病，陳其年尤酷嗜，在天津食之中毒，面目悉腫，幾不可辨識。君家製失宜所致。津門多海鲀，毒更重。吳門所出江鲀大而味薄，皆不佳。惟黃河關往二百里中出，又名睢頂魚，不長大，豐盈柔膩，斑駁可觀，嘗以爲蒌白蒿，味致佳絕。腹腴如二卵，名西施乳，亦美。楊禹堂推增家烹尤得法，精膩更可致遠。今年春，黃生廷論來京師，攜致甚多。爭容詩云：泥滓朝嬉秃尾蟬，歸來旁碉掩蝸廬。故人忽向江頭至，攜得春溪戚用魚。重尋親子離玉船，高書皆自佐寶筵。桃花春水袁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遊心長日糊蔬茹，鄭味朝來潤客廚。燭醉菩教防毀思，與君數典話吳都。

茶餘客話卷六

唐宋詩人第行可入詩詠者，裴迪曰裴三，宋濟曰宋五，李白曰李十二，杜甫曰杜二，鄭虔曰鄭十八，嚴武曰嚴八，韋應物曰韋十九，鄭谷曰鄭十八，蘇溪曰蘇四，張建封曰張十三，唐詮曰唐十五，裴虬曰裴二，李郢曰李十二，王涯曰王二，李建曰李十一，李程曰李二十，崔立之曰崔二十六，李商隱、溫岐、段成式皆曰十六，傅賓曰傅十一，傅霖曰傅十八，李正封曰李二十八，馮宿曰馮十七，侯喜曰侯十一，韓愈曰韓十八，張晤曰張十一，張籍曰張十八，柳宗元曰柳八，元稹曰元九，白居易曰白二十二，陸贄曰陸九，李濟曰李十九，徐晦曰徐十八，李渤曰李四，李勉曰李七，劉天敦曰劉三十二，李大昨曰李二十，王質夫曰王十八，崔元亮曰崔十八，杜勝曰杜二十七，李諒曰李十七，崔涉曰崔十五，令狐綯曰令狐八，張旭曰張九，王無競曰王二，韋處乙曰韋五，趙嘏曰趙六，李當曰李三，王維曰王十三，鄭諶曰鄭三，張子容曰張八，韋陟曰韋十八，潘邠老曰潘十，蘇轍曰蘇二，秦少游曰秦七，陳無己曰陳三，歐陽修曰歐九，黃庭堅曰黃九。

鄂西林相公父名拜，其子孫寫名刺止用頭首，不寫拜字。莊滋圃侍郎撫江南，屬吏稟白，避不用恭惟字。此非有所嫌諱，亦曾諱之一端也。

秦能撰大士號劍泉，余告以此鄂想帥之字，乃改鑑泉。古帝王不聞有別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即別

號那、明武宗號錦堂、世宗號天池釣叟、相國各賦詩、興化李文定詩最當上意、扶梅泉星為玉師、繫容新刀作銀鈎、世宗進號甫哲子、又號堯齋、穆宗號舜齋、神宗號禹齋、尤僭矣。

中翰徐鄭嵐前輩、因司坊有徐觀光、願不減、惡之、更名曰徐良。

桃源擇見號上題詩云、走馬張弓四十年、身依無路且歸田、也應夜雨梧桐濕、往到孫吳第幾篇、後末題名字亦不凡之才。

沈歸愚金陵懷古、為集中指名之作、其第一首與曹能始作略同、而音節氣味、清遒過曹作、曹詩云、江東列郡尚丹陽、鼎足三分此一方、總為石頭成虎踞、不知巫峽下龍驤、雲深寢廟千秋冷、月照雕門幾夜長、年少風流龍頭曲、行人猶自說周郎、沈詩云、石頭如虎踞蒼龍、鼎足三分此一方、但得江流橫鐵鎖、不知名將下龍驤、紫髯空自爭荊楚、青蓋旋看入洛陽、太息雄圖消歇盡、奇才終古憶周郎。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其意甚隱、壬申至都下、晤裘曲江元度云、趙秋谷罷館職後、往謁阮翁、歷遊吳中、與吳修齡為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海日論詩、惟僕與年商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遞手阮翁、故答詩云爾、予謂此指漫堂醒阮翁以自命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所指議中也。

周櫟園詩、月明蕭寺憶花之、山東沂水縣有花之寺、櫟園又有句云、住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臨朐傅某作石者居於黃雲山中、見榕堂叢說、野客詞集亦名花之詞。

坊刻時文興於隆萬間、房書始於李貢、一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鈎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厥後坊刻乃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舉人平日之作、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亭林曰、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念一史廢、洪武三年開科只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事所言中天下異同大指、此即宋時之法、為第一場四書義、二場論一、三場另問時務策一、按此則為今之五策開法門、亦異於唐宋之策問矣。

閻潛邱若璩、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議論時文、潛邱將明二百年名家制義、指中錯解題誤用事者、歲標出為一帙、凡數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別字用錯事者、義門擊節歎賞、歸而抄撮制義為行遠集、悉本潛邱之旨、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之難。

潛邱嘗語義門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明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遂士縣士之屬、作周禮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士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為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為士師、奈何楊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鄧以讚、趙南星、李光縉、沈演、許獬、徐日久、顧錫疇、艾南英、黃淳耀、姚應章文、並稱士為士師耶、唐蘇頲作授李乂刑部尚書制云、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其由來舊矣。

任浚谷宗伯嘗言其鄉老宿芮先生者、專心制義、自總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優議得失、老不應

舉、乃舉生平評隲之文、分為八大箱、按其名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瞿薛湯楊以及隆萬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醇大疵、褒貶相半、艮兌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鄉科試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客、無一開卷者、數年後、徒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點檢竟日、乃獨假其艮兌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及見其人。

郭昆甫好談時文、酒酣耳熱、痛詆時文、雖貴者不能掩其口、時方議吏部北中卷、禮臣有議以湖南人中皿者、昆甫力爭之、乃列南皿、學人誦之、潛邱瓊山嘗閱、亦爭粵人入南卷、後人謂其受虛名而貽實禍、昆甫名於、爭子解元。

昔楊升菴慨古文之廢、論舉業之弊曰、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率句血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什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書坊刻布、士子珍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宋人自謂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題用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前者為四聖、與三家邨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薛方山謂以胡安定為朱子門人、錢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酬答、有明時文名士、率流淺陋至是、此與近日縣勘諸生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者何異、唐時有書生不知近代事、因談駱賓王、曰某見其孫李某、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嘗漢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格、而理真詞達、以有清氣為宗、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懸芳遺手中鬼號本、推待敗几、可惜也、八宗師者、遼東高訓師江西考卷、桐城張元臣江南試牘、韓城張廷樞江南試牘、遂寧張文端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寧汪椿園八閩采風錄、大興蔣中修湖廣試牘、海寧許時菴江南試卷。

股謝岐云、縣城雙奕繩齊讀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過、粘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即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投笥中、後再讀有所錄、即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梁有文采、善口曲、浙兩人士推游洽、其所言真困學要法。

徐健菴作貲有書傳云、江浙藏書家、有金陵焦氏、四明范氏、錢氏半野之藏甚富、遭厄於火、絳雲之餘、亦多散失、惟天一閣尚存、予亦有嗜書之癖、半生所得、度之一樓、曰傳是樓、較之諸家、多有目無書、殊足憾也、向謂某有名、惜未遇、今為之傳、不禁慨然、觀此則所云傳是樓者、目殆未實有是書耶。

梅郎汲古閣、歌贈海虞毛生、末云、客來詩酒話平生、家近湖山擁百城、不數當年詩秘閣、亂離蹤跡似雲林、予按毛生窮刻最多、得梅郎贈句相賞識、聲價益重、其實所刊精闕宿勘訂尚未精、予曾家藏舊本亦

夥。或云王駙馬以命儀詮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駙馬者，吳三桂壻也。江南藏書，毘陵、瑯琊，一代文獻。鄞人范司馬欽，字堯卿，號東明，喜購奇本，與鳳洲家藏書目相較，各抄所未見書，故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爲第一。又言江黃氏俞邰之先人海鶴先生，官南京監丞，居江寧千頃樓中，聚書七萬餘卷。他若山陰祁氏澹生堂、錢氏世學樓、禾中項氏、檇李曹氏，皆東南文苑淵藪也。竹垞撰述，借存亡者，亦得力於數家。明代藏書，周晉二府、胡元瑞、朱鬱儀、焦弱侯、錢滄賓諸家俱散逸，後來絳雲一炬，無復孑遺，好古者所爲太息也。予家傳書無秘本，先世族中分而爲七，然每檢舊抄書目，略一披覽，浩若煙海，汗青無日，翹首仰面自笑。

揮麈餘話，毋邱儉貧時，借人文選有難色，自言身貴當鏤板以行，後仕蜀相，果刊之。按十國春秋，蜀毋昭裔請後主鏤板印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行之。是毋昭裔爲毋邱儉耳。毋邱儉三國志魏人，所謂事雖不成，可謂忠臣是也。司空表聖一鳴集，爲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焚印本，漸虞散失，更欲雕鏤。又隋書文帝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則隋唐已有刻印。沈存中云，慶曆中有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合印之，又銅鑄字工費而不便久藏。

萬曆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大典，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貯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世宗兩番抄錄，已費不貲，鏤板通行，談何容易耶。

王阮亭謂本朝狀元工書，壬辰鄒忠倚、戊戌孫承恩，皆法歐陽詢；己未歸允肅、壬戌蔡升元、庚辰汪繹，皆法黃庭、樂毅論；戊辰工二王者，首推查昇。國初沈繹堂、蔣虎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

予自七八歲即不喜作楷書，自父師外，開卷無不狂草者，心知其非，竟不可改。柳誠懸云，心正則筆正；程子云，即此是學。又云，作字甚敬，前輩格言多矣，皆戒之不動心。一日閱宋子跋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荊公病。披閱未竟，如芒刺背，面赤汗流。惟能數日，竟是稍稍作楷，久之故態復萌。

蔣湘帆衡，寓揚州，寫十三經，馬秋玉代爲裝潢，高東軒相國進呈，恩賜國子學正銜，人以爲奇遇。今書俱在南書房，木匣裝飾，排列架端，予在內廷猶見之。（戲鴻按王子刻石經于國學即蔣所本）

沈歸愚爲黃尊古作誌銘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惲壽平格，太倉吳漁山歷、王麓臺原祁，常熟王石谷翬，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麓臺爲通士，官侍郎，成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設難，然壽平、漁山、石谷，得梅邨、阮亭先後推揚，實其名，流播遐近，而尊古當諸公徂謝，推挽無人，尤難之難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盡古人名畫，下筆俱有似處，得稱大家；尊古行盡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南人皆屬山人。

仁廟時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吉臣，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

往時見同人作三畫詩，蕪湖鐵畫、饒州磁畫、松江火筆畫也。又漳州絨畫，裂紙爲之，一經一緯，布置設色，無異絲繡。湖南有王秋山，能以指甲掐畫紙，點染作色，如古名畫，此畫亦可詠詩。近見宋繡大軸，精深華

妙，超諸品之上矣。

釋能書錦車出塞詞，乃漢宮人馮夫人嫽乘錦車和戎故事。楊升菴詩話：此亦佳話，而罕入詩，惟劉孝威「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書可歌，遠勝明妃、文姬。

王漁洋謂曾鯨、謝彬近日寫真擅名，吾見其晚年筆墨亦草草。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輦下，亦時有利鈍，名手尚爾，況其他乎。

拜前當用三刺。三國志、後漢人里門謁長史，懷三版，非敬畏耶，此三刺之濫觴乎。

辛未冬，山東道御史缺出，王檢討世仕名居首，夕夢其亡父曰：汝得御史矣，明年禍甚烈，恐身首不全，奈何。世仕夢中請曰：願不得此官。父曰：名籍已定，無能改，然有一綫可冀，姑爲爾謀之。既寤，見案上題議，諸有山東道察院五字，大懸之。三日後，忽翻翰林典試，及吏部以御史請，王名扣除，遂補侯時田。次年五月，王庭京大考改鹿邑令，及秋，竟以科場監試伏法，而王無恙。

丙戌會試前，上念舉班久淹，命二科以前，均行大挑，分一二等用，士林頌聖。今年大吏請分別等第補缺，時爲之語曰：九流三教。一等用知縣，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散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倉庫大使，爲九流；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爲三教也。

台州侯元經嘉㮨，才士也，詞賦敏贍，歷困場屋，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爲胥吏需索，不即予批迴。侯大窘，時梁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爽門也。顧司官謂某尚書撰祭文，諸君諉謝不作，盍以屬之。即傳至戶部後堂，援筆札，不移晷成騈體，極其麗。某司官復請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尚書一首，尋以相國侯居，恐謂侯復成四首騈文，此何足爲爽門才，而一時堂上下稱謝不已。彼胥吏者已抽批文，俟侯出而付之。明日束裝行矣，官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適爽門至署閱卷，一夕自往過入廁，久不出，家人往之，啓戶則已隕廁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也。

茶餘客話卷七

部院卿寺皆有司屬。惟通政無之。考明制原以六科隸通政。蓋出納封駁。此事相表裏也。後省垣積重。勢陵六卿。與通政無復關白。卽文移往還。亦不循舊規。無復知有舊制。雍正時令六科隸都察院以示鈐束。較明之初制爲善。

登聞院在西長安門外街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掌之。雍正二年統於通政司。

大小九卿。說者不一。六部、都、通、大爲大九卿。至今皆然。至小九卿先以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爲小九列。或云詹事春坊爲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尚寶、鴻臚、欽天監足之。或云鴻臚係司儐官。非同漢官大鴻臚。欽天儀象占候。亦非秦漢太史令。祇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自爲聯。後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尚寶爲小九卿。究不知始於何時。質之博學諸公。亦不能悉。

督撫加尚書侍郎。謏稱中丞閣讀。卽憲職亦無是稱。予毅由督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稱謂多從古稱。大司徒、大司馬、皆周官舊名。職任相稱是也。惟寺長無稱。乃稱曰大中丞則謏。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作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益無稽矣。雖名卿通儒。亦復隨俗相呼。心知其非

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稱六卿爲大農大馬大冠大空。删去司字。誰爲作俑。波瀾相從。不值一辨矣。

年老大臣六十五歲以上。應騎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具奏。准騎者由東華門入至箭亭下馬。由西華門入至內務府總管衙門前下馬。

馬渭賓爲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名流。有諸生戲作寄追贈馬春聯云。漁陽老將多同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此用唐人語也。大喜。贈之千金。在江南橫征虐暴。極爲吳梅邨賦茸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豪雄來千騎。俄後居歌按隊。陳姬賓客劍成叢。又千箱布帛連帆車。百貨魚鹽充郡闕。將軍一一數高貲。下令牢搜偏孀落。非爲仇家告并兼。卽稱賊盜通聲氣。未疑伏法。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禍生者。聞變。手挺刀大呼搪門。當之者立斃。力竭被執。又秦寧亦鼎者。自公被執日。卽陰左右之。公等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默遣使公屍於山野。許鼎殯往潛匿。心誌其處。晝夜行亂石中。取其燼骸於家。明年。負骸徒走萬里至京師。事聞。上諭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齎酒臨喪。十九年耿精忠伏誅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喪。此較王弇州兄弟竭得嚴世蕃一體。熟而薦父。對食噉蔬者。更快人心。

徐俟齋與宜興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兩湖制軍蔡毓榮。慕俟齋名。具帖投名刺。拒於下友謁於道左。俟齋堅不受。道遵謂生平爲辭謝。湯文正撫吳時。屏騶從。兩詣山中。卒不得見。歎息而回。毓榮漕督蔡士英之子。將軍蔡良之父。

王漁洋嘗論官稱。揭以齋、魏環極、御史稱李琳枝、錄官謂王伯勉、稱李鄰園。巡撫稱湯潛菴、張孝先。按以齋、環極、潛菴、孝先、及武定、時川、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僇人王紫稼、及三遇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稼卽龔芝麓、吳梅邨、陳其年所歌王郎者也。李森先於飲家有閩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illegible]）（[illegible]陝西道）

林茂之之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夏日又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旅邸由日。夏無帷。兩手寒無睡。有能守之。當爲作詩。臨七笑曰。吾守之只虎。客皆絕倒。後魏由自隆寄一紵帳。并絕句云。北風高臥豈知有。料理偏憐白髮人。紵帳親貽林處士。草堂長作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問知爲林處士物。卽謂之黑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納老健如五六十許人。

宋文恪公溥擇堪爲王漢儒授大學士。幽懿橫漢仁傑。嫩雨若用霖。西充令陳廣陵元龍大學士李丹壑學者稱怪。

汪堯峯詩文謹嚴。然性卞急。不容人過。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有得失。必面折之。與王阮亭以詩相戲。後遂成隙。與宋荔裳議論不合。慨自詫曰。吾乃與此人同名。

李天生爲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客有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爲關西夫子。與顧寧人講韻學不合。加以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怒。始而嘶喝。繼加拳頭。西河避之。邵海石、丁

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懷人詩所擢九仙詩人丁野鶴。又齊名當日邱幾物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飲慫溝園。論文不合。幾罵不已。邱拔壁上劍逐丁。丁急出上馬逸去。邱追不及乃返。東人傳爲佳話。

仁廟時山東多詩人。山西多名宦。陳午亭相國嘗作六公贊序。略曰、吾鄉多賢人君子。其以清德著者。若曲沃衛文清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充謙。蒲州魏敏果象樞。永寧于清端成龍。陽城故巡撫張瑃。高平故布政使畢振姬。六公生同時。在數百里之內。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辱從之遊。於是作六公贊云。

新虎臣晚年學佛。自京畿督學擢。入廬山。行腳至峨眉山伏虎菴。留一偈云。儻然禁鶴自相識。老衲無多彌勒龕。早向鑊湯來避俗。還愁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世世祝能仁。宜城郝楚畹萬馨。及第後飲月。夢之天上。觀競渡而歸。見車騎迎至東嶽廟。吏白啟此以待。公驚悟。賦絕句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隱隱龍舟聞鼓渡。香風天上五更迴。至五日逝。身後帷藉不周。杜寶埏宋長洲兩相國經紀其喪以歸。汪季角臨終亦口吟絕句。熙夢盧名久未聞。孤雲傳鳥乍過山。半生心學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閑。陳其年疾篤時。亦吟詩山鳥山花是故人之句。近任蕘思編修抱病時。里中扶驚者。自稱峨眉山老人。問何以來此。則書約任蟯書回山。未幾盡思龍終。索毫題詩云。嚴衛流水杳然去。門外桃花難度閑。放眼峨眉山下路。不知歸去是歸來。旋卒。

魏敏果擢繼憲。首疏申明憲綱。畢侍郎以下有清望者。皆虎、班迪、遠、哈塔、胡密、畢振姬、蕭惟豫、高珩、宋文運、張沐、陸隴其。皆擢用。

白仲調爲王東皋伯勉門人。官於京師。陽東皋訃音。既爲位以哭。後於慈仁寺受唁。一時稱之。

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勿言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悚然。曰、彼言是也。公喜菊。多蓄名種。杜醒園遺之。猝見白鵰絨。不覺身入花開。忘與主人交禮。公曰、君與故不減我。乃贈與之。公夏六月科跣據地手從菊叢。鄰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應。乃戲毆之。公曰、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公有古瓷。直不貲。一日李安溪索觀。命奴捧之。歷階而上。失足傾跌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服其雅量。

湯文正斌撫吳時。有司報湖蕩違失。公毅遣吏圍以例請。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違失或不蒙歲熟。一報部。即爲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陽奴訐告其主。父獨初時得鹽武偶罰。迫未遠逃。欲慈有未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劉嬌之。鷄奴杖下。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世惜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學宗孫夏峯先生。自言爲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寧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書數種。皆失本來面目。

張文端公英。于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並賜祭本籍。命撫臣徐文穆本行禮。相國文和公少宗伯藥齋廷瑞。皆乞假回里。舉行祀事。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沿途文武官護送。賜香篩五十二種。令戲遣用官

舟載歸其家。又舉冠書豫麥文鋳衰賴棠獨古玩絕佩之盃。先期一日。上賜玉如意。曰、願汝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擢賚酒肴果餌至寓。酌金杯以餞之。又賜文館祠聯云、風度獻存。與禮換千秋俎豆。歸模如在。忠忱垂奕葉箕裘。

嶽錄書曾祖溥爲儀城禮丞。嘗督運夜過峯石。舟漏觸礁。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其罅。人稱爲盛德之佑。溥于東擢居洳上。築堂名三魚。今稱書文集稱三魚堂。秦少司農壹歸邸里之日。舟中擢筍沾濕。見船底有巨隙。一大魚橫塞之。水不得進。二事絕相類。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禮王大臣議禮永壽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難九卿科道議舉頗臣。白其端。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踞地。吏科給事高層雲、抗章奏。天顏首肯大臣禮當致敬。擊簡端擢政。無不列坐。況永壽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嘗自重。諸王宜加以覆核。入交宗人府吏議二部。嗣後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高字二渠。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

獨次耕來、幼時與人賭記。取歷日試之。首尾過目。不遺一字。徐俟齋沒無尺寸之產。舉擢雖孤孫以托次耕。恤之終其身。

絕左羽瑱授徒於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皆于書熟。鄭不平。竹坨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觀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焉。委妾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尚書妓籍則千金。流輩下。直甚高。食單之書。嘗以魚鯛蒸肉餒犬于兄何損。

李湘北爲閣學時。舉李因篤、趙進美、魏禧、松齡。皆詞翰之雄。在吏部。舉陸隴其、邵嗣堯、彭鵬。皆有清介之操。一時物望歸之。

康熙癸未五月。賜少宗伯孫岳頒水晶眼鏡。廣山蔣文肅。時以庶吉士侍直內廷。奏臣母曾年老眼昏。上亦賜之。當時以爲殊榮。董其製法。遂未傳世也。文廬官庶常。館賜第雨華門諸池之西。御題扁曰擷翠堂。雍正戊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騎馬。己酉七月賜新篆於德勝門內東南。予文恪公賜舉人。丁未冬賜大臣福字。上以公母曹太夫人服未闋。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尤爲異數。壬子閏人參十二觔。七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四。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於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數得家婦侍養。堅請陳相國擇迎婦。素服異居。繼遠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娶婦在塗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奔喪之文。遂持三年服焉。

李安溪光地。字晉卿。官編修。省親歸。値耿逆據福州。鄭錦犯泉。傳乃密草平閩機宜。裹蠟爲丸。謀諸季父日燝。偕僕夏泽。伴爲江湖術者。紿出疾走京師。投閣學富鴻基入奏。聖祖手劄出疏。諭康親王軍中保勸其家。十六年同安蔡寅僞稱故明裔。白巾號白頭賊。衆萬餘圍安溪。乃簡鄉里健兒三四百人。賊乘高欲下。使弟光垤率百餘人扼於要險。卒不得逞。傳檄諸鄉。絕其餉。賊立時渡散。十七年鄭經犯泉州。旋邑皆不守。公遣人從間道走福州請師。以滿兵迎導。事海澄圍自漳州入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

人永春。同時而亚。賊敗走。事聞召入。叁鄭經死。子幼。人思內附狀。薦施琅可任。遂平臺灣。

方靈皐苞、初爲逆黨。隸旗籍十年。丟康熙癸巳在獄。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命爲蒙養齋校對官。雍正元年出旗復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講休致。先是戴名世獄。部議戴姓期服之親皆緣坐。方孝標族無論服未盡已盡。罪皆斬。獄詞具於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癸巳春。始下恩免死。隸於漢軍。靈皐作兩朝聖恩記以志殊恩。

高安朱文端公軾。字若瞻。生而宏偉頎頏。豐頰插鬢。大口長耳。步闊二尺。二十三歲入學。二十九中鄉試。主司宋大業一見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復見子。宋爲文恪子也。文端撫浙。下車以禮吏治正風俗二事爲急務。曰。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厚俗莫要於去奢崇儉。內廷賜第於地安門外。遺摺云。萬事根本在心。所重莫過於理財用人。近惟鹽課一事。經臣條奏。尚未議行。伏思國計民生。均應籌畫。臣查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日後有言利之臣。伏祈乾斷永絕。再言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間。最易混淆。惟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文端生於康熙四年。卒於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張詰士宏俊、鄉試第二人。傳其納卷時。日方過午。乙未成進士。執業於李文貞。官溧水廣文。時浙江聘入鄉試同考。本房得陳文簡元龍、爲世名臣。臨終不亂。口吟一詩而逝。

茶餘客話卷八

莊殿撰培因、偕某上舍。自淺文澹寄飲歸。同寓千佛寺。游江西一相士。上舍即與莊易帽同車行。是時叢有人恨知相士矣。及至廟。殿撰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還。相士遂言上舍爲狀元。將巡撫封疆。而祇本淳折殿不列於仕籍。即日聲名大損。

政府小吏効奔走之役。呼曰小么。按晉公談錄云。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黃門小底。蓋即小么耳。今奴隸自稱則曰小的。亦小底訛。所謂二品以下有自稱執衣者。皆中男爲之。

今衙門列木於衢。俗名擺衆。即古之陛楯也。唐詩郎君官貴施行馬。三餘贅筆稱爲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寨柵外向亦名鹿角。詩文曰戟醋。

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二牌。亦辟人之義。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劉忠宣大夏爲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嘗堂開拆。但夾單帖其名。另用副啓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填四字云。大夏頓首。是皆前人盛稱爲美談。然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客氣。非立異即沽名耳。非居位之義。

骨重羊出布哈拉。外藩回子地。自葉爾羌西行二十日約可至。羊極小。肉嫩。惟骨至重。回子初不甚重。自大兵定葉爾羌後。漸及內地。初以爲冠。值白金二三十兩。近不過十金。且以爲裘矣。近聞安集延西南一帶還山皆是。然黑者甚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價亦十倍之。予謂不消數年後。價與羣羊等。再久而陝甘

亦皆出產矣。市里小兒呼曰古董。或曰古銅。傳聞不實可知矣。按布哈拉回子風俗與中國回子相似。禮拜寺二百餘所。男女皆不飲酒。有私飲者。即擒至禮拜寺塔頂上擲殺之。

火浣布出四川越雋廳番地。五臂山石縫內生草。其根俗名不朽木。性純陰。番民取以搓絲織成布。己丑劉臬使鏊贈一幅。其質粗。置火中經刻不然。以核几案油膩甚利。入烈火瓦盤即有焰。焰息膩去。焰即潔也。布完整故名火浣。然燒一二次。布色如灰。三次以後。質漸鬆。彈之即裂。楊升菴云。火浣布出蜀建昌白如雪。出於石髓。元史所謂石絨也。皆又是一種。

雞素本於雞斯。如小荷包。雞斯用以約髮。雞素用以盛物作佩。素與斯勒音相近。如俄羅斯今皆稱新勒素。吾淮呼小荷包亦名雞素。或云雞嚎。像形也。

東坡以黃連湯調將粉擦紙。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煎湯。磨松煙染筆藏之。近日汪文端公以紅花黃連煎水。發筆擦墨皆用之。

明會稽陸繼翁、王古用。皆湖州人。作南京工製筆。又吉水鄭伯清。吳興張天錫。皆以製筆有名公卿間。宋江湖長翁集、有題筆工俞生詩說。謝肇淛西吳支乘記。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又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正。都城老者。善製筆。管用紫竹。毫用鼬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棋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游。倘方有所需。非進中筆不用。進中每自持筆入宮。必蒙賜酒食。太平清話。言宋時有雞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近日復有以貂毫製者。某味猩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明神宗文華殿用市中筆。貼筆匠松齋名紙。

趙松雪遇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異常巨細無不可。項子京嘗欲仿之。見李寶君棠桃杆雞距。近日劉石菴墉、自太原守歸。屬相國郎翁破新筆。自揀精毫。重加縛束。不付之工人也。揮灑和軟。有得心應手之妙。

朱竹垞王阮亭皆有銀鍾詩。初爲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玉叔與施愚山皆賡唱各賦長歌。玉叔殁流傳至京。高江邨復於市上得之。亦賦長歌紀事。所謂二十年中有聚散。宋孫喬木堪可悲是也。杯首有底詩篇四字。左朱華玉遺。右至正乙酉年。杯底題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遊明河隔上闕。時人浪說買銀潢。如何不覺天孫錦。此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玲山二字。此杯後歸陸丹叔貴緋于陸廉峯賞之。

明人皆尚金扇。即上方賜予亦皆金面。後然間尚金陵仰氏扇。伊氏素紙扇。繼又尚濟錫扇。武陵夾紗扇。曹扇。秋扇。漆雕歌扇。近日又尚豐潤畫扇。對蘇福州聚頭扇。吳製外。惟川扇至佳。其精雅宜士人。其華燦宜艷女。至於正龍倒龍百龍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尚。予近從陵耳山舍人處。見其先世文格公拜賜金扇。亦百龍之式。雖敗落已甚。而璀燦可觀。當是川製。聚頭一名聚骨。即摺疊扇。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明時製扇名手。有馬勛。馬福。劉永暉。沈少樓。柳玉台。蔣蘇台。一柄值數金。

成容若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不知爲宰相子也。書學褚河南。幼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屈蹄塞垣。騁

弓牙箭。雖列廚帳。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到。嘗讀道松生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仿其衣裝。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東海曰。斯何似王逸少。乃大笑。

京師火炕燒石炭。往往熏人中毒。多至死者。儀真陳殿撰定先。冬日偕其妾寢。至夜皆中煤氣。室內別無一人。家人成就寢。不知也。家畜一巨犬。忽咆哮萬狀。家人起。犬向主人戶外爬沙跳擲。窗紙盡碎。急請主人不應。毀門入。則與妾並死。急救乃蘇。北人秋後即寄臥炕。謝大木延齡。於九月十六日中煤毒死。亦異矣。

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海寧陳相國為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健餘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遂延講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令往還。冠蓋絡繹。常州守黃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後因囑託公事。不復往。鏡因於書院靜室中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祿位也。稍有識者皆非笑之。辛未當歲。先生督學至。廣文以為言。先生貽書令其來見。以觀其學。鏡不往。而令廣文通意。欲先生造廬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因知賢士不可召見。但恐吾往見後。則四公木主之外。又添一人。故不為耳。後數年。鏡為鄉人告訐。亡命不知所終。鏡居鄉去市數里。有小路。路滑而行。稍近數十步。鏡平生必由正路過橋。不過捷也。一日自市歸。途遇雨。行泥濘旁。四顧無人。一躍而過。有孩子匿橋下避雨。戲曰。是先生亦跳溝耶。鏡餌以一錢。囑勿言。孩子歸。其父詰錢所從來。爭傳是先生跳溝。聲名大損。

辛未翠華南巡。幸寄暢園。秦氏子姓迎駕。孝然年九十。實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七十。書然年六十。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蓉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共六百餘歲。皆近族也。

近日稱詩者。推沈宗伯步司空兩家。沈以老諸生白首遇主。七十成名。十年致身卿貳。步以韋杜之胄。具班馬之才。十八官翰林。二十三官國子師。二十四躋八座。三十一而終。其福命何相殊也。然兩家詩具在。一以人勝。一以天勝。人勝者可學而至。天勝者不可學而能也。

蘇州城有東禪寺。舊植紅豆樹。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朽矣。久之復萌新枝。惠元龍移一枝入塔前。自號紅豆主人。遂紅豆新居園。題而和者百有餘人。又虞山紅豆。昔為著書之處。今年頗有漸鎮稍紅豆山莊圖。同人題詠甚衆。黃東亭谿七古。尤為擅場。吳郡見而賞之。鑴玉章一方贈之。朱文曰紅豆詩人。

青陽江孝廉周暘。辛巳選河南杞水令。引見。調江西樂安。江貧苦不能出京。復調撫邑。意快快。此五月間事。及秋。中州大水。黃沁交漲。濱河州縣。盡付波臣。而所調樂令盡室被淹。江聞之而喜可知也。

浙西武康縣有凝響山。俗訛為銀子山。明季鑿礦稅之禍。今封閉已久。丙戌丁亥閒。有吳越遊手不逞之徒。句串胥吏。呈請開礦。且以軍利嘆主文者。事久不能決。熊撫軍學鵬。永撫軍德亦心疑其有因緻湖州守。簡明幹官一員入山勘實。以定行止。予弟紫坪令德清。將斯役。不入山。竟赴府言於太守曰。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可無勘而明。奸人行險僥幸。惟知不顧。為造作以實其語。設勘之果確。則竟開礦任採乎。不若據理辨駁。一紙申覆。內力陳其不便於民閉數事。太守布勒亭深然之。會布倉卒罷官。弟亦挂議去。事

仍未結。繼令李某入奸人之言。復揚其波。將入山徵實。紫坪倚滑會城。聞之謁上臺。力言理所必無。並陳北利害。上游採其言。事乃得已。

豐臺為養花之地。園圃相望。竹籬板屋。幡幢之聲不斷。芍藥尤盛。春時遊人車馬紛至。然圃翁貪利。花甚未放即剪摘。紅紫園中止綠葉而已。元廉希憲之萬柳堂。趙參謀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張傳事之遂初堂。皆在左右。而遺跡莫考。今惟存王氏園亭廢址。茂草中尚有花塢五架。詩廬一曲。游蹤未歇。京朝官年年修禊於此。花圃皆有窖。冬月春花全放。按癸辛雜識。馬塍花即今之窖花也。

京城古樹。如太學槐。慈仁寺松。吏部藤花。臥佛寺娑羅樹。萬壽寺及呂遵宮白松。封氏園松一作風氏。呂家藤、皆數百年物。城南廣濟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物。前代詩文集中不多見。徐健菴銳菊莊詞話。救白門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偕六、同飲龍爪槐下賦詞。此地多國初諸名流履齒所常到也。乾隆庚辰四月、予與張六雲門陳三竹泉茗飲槐陰。對弈竟日。竹泉、黃門從孫也。風氏園與龍泉寺相近。楊西江集、有丙戌夏日陪宋商邱過龍泉寺觀風氏園古松之作。封氏松見前輩題詠甚多。皆未明指何處。觀此則在龍泉寺不遠耳。今則四望瓦礫。不知孰為園址。

華亭張漣、字南垣、少寫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壘石為假山。悉仿營邱北苑大癡畫法為之。峭峰嶙瀨。曲洞遠峯。巧奪化工。其為園則李工部之橫雲。盧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吳吏部之竹亭。為最有名。漣既死。子然繼之遊京師。如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僕友石、有勺園在西海淀。與武清侯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煙里。今暢春苑即兩園舊址。王宛平怡園亦然所作。吳梅邨為南垣作傳。而世遂謂假山類自南垣、非也。唐人詩中味假山者甚多。晉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於府城內。武帝嫌其修飾太過。道子甚懼。晉武陵王貞有絕心名。其後堂曰首陽山。其由來久矣。不獨宋之花石綱也。梅邨傳中述謎語云、吾以此術遊江南數十年中。名園別墅。屢易其主。名花奇石。經吾架構。未幾而他人輦去。所為悵惋者亦多矣。昔人詩云、終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兒扶薄醉、謂南垣父子也。

禮部堂夙夜匪懈額。工部節慎庫揮日亭額。皆嚴分宜所書。已撤其名。嫩眼湖同水月禪林額。為王無咎書。城南崇效寺又名棗花寺。內部觀二字額。為王覺斯鐸書。禮部前劉必通水飛招牌。為董思翁書。寥恩寺為金源古剎。舊有雙楸。又古槐乃金時物。又馬櫻花一株。係宋商邱手植。崇效寺有無際別墅四字扁。為明楊忠烈公大書。又寺僧雪塢藏王覺斯草書一卷。今無存。雪塢亦能詩。與王樓邨劉大山倡和甚。近日寺中止藏智樸青松紅杏卷子。內如漁洋竹垞初白稼堂皆有詩。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元延祐中建。有趙子昂書張天師神道碑。虞道園集書仁聖宮碑。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光明殿在西華門內。有靈應扁。係分宜書。供昊天上帝像。旁立十二將。云有一像亦分宜也。

白塔山即永安寺。本瓊華島舊址。

崇國寺在府西北。有趙子昂所書寺碑。元時有東西二崇國寺。此乃西寺也。明宣德間改。大隆善護國寺

為脫脫丞相故宅。今佛座下有二遺像。

妙應寺有白塔，遼壽昌二年建。制如幢，色白如銀。元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改萬安寺。明天順二年改名妙應，今在阜城門內。

拈花寺在德勝門內西北，雍正十一年御製碑文，果親王書勒石。

明憲宗建慈仁寺，為母后祝釐，壁畫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大悲閣高三十六級，長廊四週，城市郊原，歷歷可睹。仰瞻宮闕，如傍雲霄；俯眺西山，儼入階砌。殿前雙松，當時已推數百年物，東一株高四丈餘，偃蓋三層，濤聲滿天；西一株僅二丈餘，低枝橫蔭數畝，鱗皴爪攫，以數紅架承之。阮亭作雙松歌。又言其下可蔭數十席。出總制門為海棠院，皆僧寮也。海棠數圍，亦元時物。閣後有宮變觀音，高尺許，寶冠綠帔，相極慈悲。寺前後凡七層，今毘盧閣改為平殿三間，雙松亦畢入木敗。海棠院今廢為染衣之所。惟宮變觀音尚存，仰荷容溢翅冰珠，寶座裝飾精嚴，遊人瞻玩，悵不能去。己丑秋，同人往遊，傑組橋、倩月、殷冬友皆有詩。予亦有句云：聯鑣出訪慈仁寺，一帶荒畦瓠野蔬。雙畟久經悲火化，金仙聞已罷攙房。珠龕白足瞻相慈，翠竹黃花禮佛虔。怪底蜂猶曳環佩，海棠月冷聽經魚。

黃閣嚴民部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顏其堂曰半房山。後有疑野亭、朝爽樓，前對西山，後繞清波，梅亭臺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旗亭歌榭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惟張文端公一首尤傳誦耳。

茶餘客話卷九

青陽吳宗伯七雲兄，少客於淮，與先祖厲再公、及劉公再新、三人為莫逆交。時吾家新城府宅有冬青樓，宗伯來住，如一家人。入都同讀書太學，同寓先伯祖樾軒公櫻桃斜街宅。庚戌癸丑，先大夫暨家叔相繼入翰林。宗伯贈詩云：斜街舊雨憶黃門，六十年來老弟昆。予從劉氏壁上見宗伯手書過淮訪再新二律，錄之。破帆乘月過淮陰，小泊城西訪素心。入郭人都知傳第，到門僮僕解鄉音。面因久別翼難認，語為愁多不敢深。我昔天南頻北望，何堪向北又分襟。天涯攜手立須臾，如許離情半語無。十六年來雙鬢短，三千里去一帆孤。家還有地非遊子，貧即依人不丈夫。笑謝韓侯乘釣客，無勞分客飯窮途。甲寅冬，公下直歸，坐而逝，相傳前身為九華山僧。

許謹齋給諫志進，有盛名。既幼讀書，鳴禮貢檐，聲蹤一時。能歸後，以文酒自娛。嘗詠菩薩，豈積序云：君此時之偽獨，漸將去以卒其，則當日之財猶，鬼歸於何處，人云恐懼大有都俞，我讀諫章，絕無怨詞。自辟閒亭，手栽花木，具有邱壑。築來鳳樓，居其妾珠璣，櫃棋甲於郡城。及卒無子，四十年間，物為茂草。妾玉岑夫人，為白門舊家女，工詩翰，隨宦中外，晚年零頓無依，余以貲學之，未往見，白髮蒼蒼，居然王謝。每見輒談六十年前日下故事，黃門為新城濟州高尼，言兩家事尤詳。迄今過來鳳樓故址，輒誦王季木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最隱璣之句以寄慨。沈歸愚宗伯作制府來樂府云：太陽照，冰山傾，黃紙敕制

府，片刻不暫停。陳滄洲詩：三春萍葉棲江濱，五夜丹心戀聖朝。贅臨似聞彈疏直，湖山自合老漁樵。皆指黃門劾噶制府事。黃門將騎射，精繙譯，於詩文尤古音，皆通曉。禾中高孝本侍贈詩云：十行一覽傚同館，餘技猶堪畢準佳。子建迎賓多計巧，東方索米善詼諧。六鈞弓挽禽逃中，重譯詳工字左排。脫卻朝衫騎劣馬，生來不信是江淮。

福州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為八閩巨手，寄四令以就硯劾歸。許謹齋壬午典試所得士，師弟誼篤，往來淮南十數年。興鄉先生曾相契，乾隆丙戌，紫坪遊閩中，莘田年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零，園林荒落，大息失聲，老淚盈把。因述生平知遇，及當日門庭賓客之盛，紫坪即席贈以詩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開。千秋盛業傳衣在，不負當年玉尺來。珠湖一曲水雲偏，四十年前泊畫船。燕子歸飛門巷改，與心莫問舊平泉。秋河寒原宿草繁，故家文獻幾人存。誰知叔姪千重外，白髮門生哭謹恩。莘田讀之淒咽，為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乘興南歸，貧無告語，附舟至淮，為同舟子所窘，時許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李，時與黃未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得即賦某詩黃莘田耶？念中書子久矣。顧之夫人，舉釵環盡付貿焉，得百金，為借舟中道，居久之，乃送歸閩。亦莘田為紫坪言者。

煙一名相思草，滿文曰淡巴菰，初出呂宋，明季始入中國，近日無人不用，雖青閨稚女，金管錦囊，與鏡奩牙尺並陳矣。韓慕廬出以輯聯，嘗陳廣陵詩，一時傳誦。家笠亭叔詩云：味濃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人推佳句。陸青來爟作煙草歌，形容盡致。

廣東陽江縣，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王西草仲威鐵冥衛隨說云：燕窩名金絲，海際沙洲生苔蘚，皆有兩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筋不化，並精液吐出，結為小窩，銜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息其中。少頃又銜以飛。海人依時拾之，色紫者為佳。獨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紅者難得，白者愈痰，紅者治小兒痘疹。今白者價倍往歲，惟烏者多耳。紅者從未一睹。近見閩廣貨船所載，大者長止六寸，鮮白無纖翳。據云取小者拆裂，人力合成，非天然也。許青巖蓀詞松信語子云：燕窩產海島中，窮巖邃谷，足力攀登之所不及。估舶飬小猴，解人意，至山島間，以小布囊繫猴背上，縱之往。水深巖盡，剝窠囊中而歸。猴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海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饑。揣者出即剝窠囊中，而傾囊不過數片，為果餌甚地也。其點者將果餌傾巖竇間，剝窠滿囊，盡燕窩矣，至而復去，尤為便捷，猴一旋數百金，價數倍于揣者云。吳梅郁詠燕窩詩：海燕無家苦，爭銜小白魚。卻供人采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齏美，巢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獻上林書。許謹齋黃門，每晨起食燕窩鹿脯一巨觥，以融軟為度，謂他人皆生食也，終日不饑。

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布纏煮熟，或糟尤佳。嘗見陳春顯邦彥故第，牆外磚砌煙筒，高四五尺，上口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當日製熊掌處，以掌入碗，封固茶口上，其下點蠟燭一枝，微火煮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久客長安，每逢令節，輒憶江鄉。壬午立春，作憶江南詞二十闋，分詠淮南歲寒食品，老饕故態，良足哂也。

王達心葭蘆而變之，為寫貨朝廣詞圖，倣衡山移居圖筆法，宛然江鄉新年情狀。張芥溪、陳東巖、程晴嵐、朱檢倜、皆有題詠。劉秋巖方湖選來都門，下榻予齋中，亦分詠四十絕句，葉東亭小楷錄書一册，每一展讀，食指欲動。

北地偏荷種殊美，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云、橘柚秋黃，楊梅夏紫。

大腹皮本草言比性最猛烈破氣，虛損者忌之，其子即檳榔，性從加屬。今人多好食之，亦無恙。檳榔樹高五七尺，皮似青銅，節如竹，其葉聚於杪，葉下數房，房結數百子，名嶺子檳榔，中有實如雞心，與海南子無異。粵人滇人熟而後食，臺灣人則生時即取食之，云可治瘴氣消飽脹，以蠣房灰用柑子葉染紅，合扶留藤食之，每會席賓客前各設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荳蔻貯荷包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齒搖轉，面目可憎。歲費數十千，近士大夫亦有嗜者。阮亭云，檳中坐坐吃檳榔，貴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吃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嶺南，其人好吃檳榔，合蠣灰扶留藤食之，輒昏巳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為吃蒜者熏，作詩云、南渡灰蠣巴蜀菜先灌辛脫歷醉，過遭胡蒜燻。邱濬附五羊太守詩云、堦下腹膜堆蚬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糾溪雜志、枚莞藤葉可以作蔞、即蒟醬也。

唐人詩云、丙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京城冬月窖花甚盛，春月獻瓜者絕少，甲戌春三月二日、葉東山宗伯、有食王瓜詩，近來椿芽、椒頭，皆二月入市，王瓜茄子入市，不為稀有。

俄羅斯、烏斯海、皆產貂。舊傳人赤體臥雪中，貂就溫，因撲而殺之，與狂狡轄鄭人事相似。為此說者，蓋深痛人之無良，有慨而言，實不然耳。塢坐大於貂，毛白毛長，光澤之值亦減，發綱纖大曰馬發，小曰羊發，則比貂暖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紫曰沙狐。俄羅斯產者五，通黑而掌白曰元狐，其次身黝而腹黑曰鋒刀，又其次身殷而腹青曰火狐，外此又有白狐、灰狐二種。又有妖狐，一曰靈狐，似貓而黑，年老能幻人形。又別一種云貂鼠，尋食松子，在松林內，一名松狗，有黃黑二種，紫黑色者最貴，而不耐尤為難得。其窟或土穴，或樹孔，捕者先設網穴口，後以煙熏之，貂畏煙出奔，即入網中，又有獵貂之犬，嗅其蹤跡所在，守而不去，伺其出齧之，亦有用弓設者。盛京志、貂鼠一名栗狗，好食松栗皮，故名。烏喇諸山多有之，其皮輕暖，為裘為帽。廣志、貂鼠出扶餘。

蚍蜉煙可殺蚊蟲，或槐樹生蟲，擱盤於下，則蟲落，以成東設岸石上，築之易碎。蘆席鋪蓆必有痕，珍珠不宜近礬器與柏木戶氣，故婦人帶入喪室，珠多爆碎。牛骨置池木不潤，竹插綠竹，灰實不入。鹽易側，惟二頭俱燃，一頭插之不倒。園爐炭熱，分開易滅，不分易燃。用毛紙一幅蓋於火頂，燒過灰存，則火不散，而四布。續博物志云、夜籠雞卵，顆顆分坼。

栗子只宜於用上一牀過，下火燒則不爆。橄欖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一二不同。雞頭生者一斗，以防風四兩浸水浸之，可以度冬。酒盤置皂莢半挺，則不沙。藏蟹用皂莢置內，則不滴。好香油浸鮮魚，殺鱉不壞。橄欖藏綠豆中，不壞。醃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入則酸氣去。熨雞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即肥。雞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卵不抱。染坊淋退灰，曬乾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

客安奇蘇歲、收物有相制之法。油污衣、滑石末隔紙熨之。血污衣、嚼薑擦之。墨污紙幅字畫、飯粒清水洗。犀角羚羊角先銼為片，置入懷中，出則易碎。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取指甲一二枚同擂，不粘易碎。兔絲子搗紙條數枚同擂易粉。香附先去皮毛，炒過投水浸透，曬乾再炒。艾葉入茯苓三五片同擂，即碎。製先備置烈日中，以灑許末撲縫內，不漏。墨污衣、用半夏鮮白果杏仁搗爛，少時即去。肥皂浴絨索、胡桃塗鐵索、皆易斷。網以篳齊水煑，可剔去。蛀蝕處以芝麻楷碎，順風散去，定止。木櫃漆，浸絲絡則不亂。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赤豆湯洗包衣垢，生薑擦鍋，鍋不生鏽。鹽入鍋，鍋可省油。香油入少桐油耐點。鹽置油燭亦耐點。搗桃杏仁或豆餅攪入渾水中，即澄清。冬鮮魚藏冰凍堅者，以冷水浸之，味不變，若加溫水則味大減。冰魚亦忌用溫水。

蟋蟀鳴秋，蟋蟀詩疏，南人畜之籠中，北人好以鬬，冬日懷之往。聞宮中有養至春者，厲南湖詞寫詩云、秋蟲避化日，長養遂天和，齊物齊蟋鬬，含聲入舜歌，春庭鳴瑞霧，錦樹浴瓊柯，粉本枯新樣，珍傳奕世多。時將文酬寫春林絡緯圖，近稱徵五鴻臚典，注詩以此為露斯羽之解，詳甚悟。

物知之相感也，多不可解。淮南畢萬之所述，往往為小人竊試以行詐，要不過五行相勝一定之理，非有異也。莊子云、人之宜醋去蠅，鷄羽去蟻，慈石取鐵，頸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弦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荑生於燕，橘枳死於荊。又畢萬術云、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舉，蟾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冢灰傳臍，啄木愈齲，螳螂之氣合之出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兔走，藏織丹帶而蛇去，蟾切玉。橘明珠，油價封，蟹解漆，蕎化牛，鐵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錫以茹，溫鼠以盧酒，油以蜜渫，鹽以魚新灰，枸鶴然梅熬觔，餅酥裂，華硫蓋毀，熱蜜碰兔，爆鐵絲不熟，翡翠屑金，神砂碎鐵，雨將至，七弦緩，大風至，痢疾發，瘋疾作，而飽魚動，霹耳絲而商弦絕，投膠醉士，望梅止渴，駝煙殺蚊，犀火照怪，慈石引針，琥珀拾芥，物各辨鎘，皂莢宜蠶，黍以堅散粟，因酒敗，麻得黍而涌，酒得麻而敗，蒲荷桐油，草木忌雄，阿膠止濁，服珠灘木，沸湯石灰正膠，戎鹽累卵，青鶴避鼬，腸角鑄劍，鶯膠續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解之。

未可悉數也。蓋物類不齊，並不可以常理測測。狐夜擊蚊納，並不辨山獐跋，難陀能無耳而聞，虯龍以掌，牛聽以角，蟻倒行，蠅仰栖，蜀犬吠雪，江魚入海則死，外夷生首子則烹食，以為宜男，見中國獨月相畏，副為不慈。死者棄尸野外，施齋為七日不盡則哭，見中國喪用黃腸，嗤為不仁，又安能一一求其故哉。

蜜者，密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津土膏，抽其精英，以為花，蠶而花中浮蘊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蜂采取之入窠穴，醞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塗成蜜團，何嘗如之，醫家製劑凡用蜜調，不密齊奇香者，以蜜養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鼎俎家藏玉面羅與烹黃雀，必先以蜜潰之，雖沸煤而其膏不走。固之道也。酥者，蘇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酥以攻堅，二者皆神物也。

後漢書、顯宗紀注，以餳作獲貌，號為餳貌。東坡過金山寺詩，送寒備閒贊云、浩江與中冷，共作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餳糖霜。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糖，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此中國用糖之始。其法始於佛氏，然吳志孫休巳有甘蔗餳矣。餳一名蔗飴，仙經呼蜜為乳餳，見譚楼

亭所刊傳箭譜、舉奇佔畧、宋玉大招已有腒𩿾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後郊祀歌、柘漿析朝酲、註、謂取蔗以爲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餳、而三禮非餳字、俱云煎米糵也、一名飴、則是煎蔗爲餳、見於漢時明矣。

驢也、蹇也、衛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與僧贊寧、議古人詩病、摘杜甫鶴今日偶題題似昔、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注稱衛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騾驢皆帶子呼、馬則不然。

茶餘客話卷十

御窯磁器、超越前代、規模款識、多出刑部主事劉伴阮監製、伴阮名源、又有郎窯、巡撫廷佐所造、仿古酢青、今之所謂成窯者、皆郎窯也、又擬窯亦不多讓、近則年窯唐窯、皆人賞鑒。

成窯酒杯、有名高燒銀燭照紅妝者、一美人持燈看海棠也、鋪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雞缸者、上畫牡丹、下畫子母雞也、鞦韆杯者、士女秋千也、龍舟杯者、鬭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茂叔愛蓮、一面畫淵明對酒也、娃娃杯者、五嬰相戲也、其餘滿架葡萄及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番蓮梵書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磁色瑩潔而堅、雞缸寶燒碗硃砂盤最貴、價在宋磁之上、宋竹坨稱芳草雞缸、當亦牡丹之類、余所藏酒器、皆雞冠花下子母雞、凡五、其式必多、當不止此數種也。

襲春壺式若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則時鵬、大彬父也、大彬徒甫張、其後有彭君寶、襲春、陳用卿、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絕、又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砂壺、復加饒州之鎏光、采射人、卻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推襲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間一藝皆通神、高江邨詩云、規製古朴復細膩、輕便堪入筠籠攜、山家雅供稱第一、清泉好瀹三春荑、昔杜茶邨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考二系、表淵源支派甚悉。

陸子剛治玉、鮑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銀、濮謙治竹、又嘉興王二漆竹、蘇州姜華雨㺯竹、趙良璧、黃元吉、

歸懋儀、鏞鏞、李昭一作荷葉李、馬勳治扇、周柱治鑲嵌、呂愛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蔣抱樓、王吉治銅、雷文、張鳴岐治爐、范昌白治三弦子、楊茂、張成治雕漆、江千里治嵌漆、胡四治銅鏤、汲氏、黃氏、翁氏、張氏、錦、洪氏漆、孫春陽燭、又文衡山非方雕不書、及近時吳興譚晉侯銅鏡、歙曹素功胡某、吳穆大晟刻字、漆青鎚、王幼君治硯、張五賢火筆竹器、皆名震朝野、錦今傳後無疑也、顧樂壬午生、與康同庚、曹勳詩云、滄海茫茫感劫塵、靈光無恙見遺民、少將楮葉供游戲、晚向蓮花結淨因、杖底青山爲老友、酒前明月似閒身、幾年甲子欣相並、何處名山詩上鄰。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酒時已有草履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歸背、爬背也、李鄴侯以松樛枝作靈背、偏提、酒器也、見脫邪、唐詩亦有用者、護朽、見菰蘭雜志、滑稽、吸酒曲器名、瓨丁、尋人招帖也、斲卯、古佩印名、𢪃復、捫搔也、可左可右、佛影、竹也、見清異錄、君遷、牛奶柿、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奶、非令當遠鬼、提典常同遠、見桂苑叢談、霸褁、婦人膝襪、始於楊妃、見致虛雜俎、瑪瑙、置箸也、見女紅餘志、響簫、今之桃頭、見宋書、騎馬、風馬、見唐書、梳、斫木札也、溯璩、吹將作聲、鴨卵、蒸饅、罌盧爲頭、截竹爲管、即筍管、湯餅即胡餅、並見靠塵、裝潢、見唐六典、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甕曰文黃、笠曰宋席、鼓曰逡君、鐘曰華山、磬曰洗東、皆仙樂、俱見致虛雜俎、籬梭、一名落塵、又名洛成、見奚囊橘柚、不落、爲酒杯、不律、爲筆、扶老、柳類、皆杖名、見表異錄、麥光、紙、栗尾、筆、見坡詩、酒器曰夜撒、見唐人集、遺嶠、承梁小柱也、蘇鶚詩、自知伯起難遷嶠、不及淳于善滑稽、飄收有遺錦、瀟爲之縣、匹瀟、即今之杳杯、俗名套杯、外大內小、古人不盡五六、古今詩話、杓樂無丹歸曰、詩行三匹無、又無今與爲之巡、交水而定、如交椅之稱、胡床即交椅。

六經無茶字、始見王褒僮約、爾雅檟苦茶、茶即茶也、然古人多稱飲茶、始於三國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又晉書列傳、后夢見帝履座、命歸茶左右奏云、向侍帝不識、不合酒此茶、然則西漢時已有之、又謝安詣陸納、但設茶果、至晏子春秋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非飲茶之謂、開元中、靈岩寺有降魔師、教人不寐、人多作茶飲、因以成俗、見胡博物志、物類相感志、芽茶得鹽、不苦而甜、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余在杭州有詩云、詩人偏好事、何苦著薑鹽、未免爲古人所嗤、然烹茶取甜、予所不解、安翁知古人爾闕之、今內廷皆用熟茶、猶有古意。

徽州羅酒、亦北酒之佳者、漁洋詩云、玉井蓮花作漆材、露珠登斛撥新醅、清冷歸著履王水、鳳腿還宜叔夜杯、山堂亦稱吾州酒色白清味潔、鮮東坡所謂蕃錦水也、慶入黛腩、官東師仿處之、徽州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賓湖、俗呼黑露、見査悔餘詩注、國之徽州人不知也、治州酒止吳氏張氏戴氏諸家、餘不淑佳、董濾至十年者、味始清洌、市中安可得耶、按羅侍佛飲鹽、崇禎丁丑進士官衛史、墨按河南、剛直有聲、嗜飲、傳釀法、色味雙絕、至今猶呼羅酒、滄州城外孤樓、背城面河、列廬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樓上起飲、不與值、次日復來醉、酒家不問也、三老復醉、漆行以錦無醰欄干外、河中水色變、以之釀漆、味芳冽、汲離

武地耳。過此南北水皆不佳。劉棠亭鳳翔、爲余言之甚確。予在京師。棠亭議致滄酒非市中物也。漁洋客湖方山詩、白家烏帽寬屏裏。初試紅泥小火鑪。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風雪壓居蘇。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勤謝傳題。一樹山香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此漁洋晚歲之筆。頗得酒中三昧。風致可想。

袁石公觴政人之祭云。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孔子曰酒聖。夫聖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彥國、畢茂世、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祠之門垣。以獎禮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二千二百餘年中。四配十哲十四人耳。而阮氏居其三。醉鄉閥閱。莫有盛於吾家者矣。

今人飲酒杯下襯以托子。未知所昉。瀰益都相國、宴諸鴻詞翰林于萬柳堂。酒酣。指此爲問。汪苕文以爲古無此製。是也。毛大可稱卽古之舟也。引周禮註疏爲證。益都命走馬取書。似有所本。然與杯不相屬。予見宋李濟翁資暇錄一則云。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旣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楪子中央。其杯遂定。卽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崔大奇之。爲製名而話於賓友。人人以爲便。于是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此爲茶器而設。資暇錄引此云。貞元初。靑鄆油繪爲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爲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卽昇平崔家。按此與今之盃托製甚合。前人有辨之者。周禮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鄭康成曰。舟尊下臺。似非今酒杯之製也。西河一時強論耳。

俗語云。酒令嚴于軍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爾招集。必以令爲歡。衆者命唯謹。類首聽命。恬不爲怪。陳幾亭云、飲宴苦勸人醉。苟非不仁。卽是客氣。不然、亦諸俗也。君子飲酒。率眞量情。文士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逞爲恭敬。以虐爲慷慨。以大醉爲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幾亭之言。可爲酒人下一針矣。偶見宋小說中酒戒云、少喫不濟事。多喫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語淺而意深。又幾亭小飲壺銘曰、名花忽開。小飲。好友略敍。小飲。凌寒出門。小飲。沖暑遠馳。甚熱不可餓食。小飲。珍醞不可多得。小飲。眞得此中三昧矣。若醋酒流連。俾晝作夜。尤非向晦宴息之道。亭林云、樽罍無卜夜之賓。衢道有胥行之禁。故見星而行。非罪人卽奔父母之喪。酒德衰而酣飲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所係豈淺鮮哉。法言云、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何非學問之道。

元人姚文奐詩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裏偶相逢。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詩料也。卽今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

甲戌春。同鄉宴萬壽寺。閱飲竟一晝夜。歌詠之餘。諧謔間作。吳山夫仿石公之說。評諸子曰。倚友如寒顏據鞍、不肯下人。北泉如香積廣酒。不甚淘湧。而涓涓不休。吾山如神魚縱壑。或出或入。出人意表。大冶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東岩如橫潦之水。一洩而盡。賓南如精衛塡海。每不自量。冰璜如李陵敗北。一以當千。南生如諸葛出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僕則如老僧持戒律。百魔不能破。又如嚴顏有斷頭將軍無降

將軍也。予曰。請以評諸公之詩可乎。山夫如光武、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倚友如齊東大鳥、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南生如凌波仙子。一步一止。令人目蕩魂與。冰璜如玉巵無當。價値千金。大冶如黃河之水。滾滾而來。東岩如秋鷹盤空。不肯輕擊。賓南如隱娘劍術。一擊不中。恥爲再擊。若僕則如春雨淋漓。不擇地而施。沐齋書因多而忽吝者亦不少也。賓南胡一鴻壬午舉人、癸未進士。

辛巳冬。罷消寒會。酒令集四書語作聯句。自一字至十餘字。凡數百聯。癸未冬。紫坪入都。復舉是令。因閱査浦輯聞。紀朱竹垞行酒令舉成語一句。合平上去入者。卽天子費弁鬨也。竹垞舉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二句。査浦思索竟夜不得。心火迸發。左耳遂聾。同人因復舉爲酒令。予與紫坪卽席引數十句。不知査浦何以窘迫至是。而竹垞亦僅思得二句。殊不可解。附錄於後。

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旣翕　天下大悅　能者在職　邦有道穀　遲以刑罰　宗祀大饗　生有聖德　老耳房實　神保是格　贖彼卑窟　王道正直　言以道接　沈湎冒色　常夏既淨　天九地十　威仰睽德　安父定律　天禍鄭國　天子建德　遺茲蔭第　天子令德　推彼四面　君子是識　天子建國　公子御殿　司馬仲達　前者贐遣　寒讀燒燭　毋有謗害　元酒在室　鍾鼓既設　天子下席　君子造德　天子祀學　天子用八

肆馬檀者。于桴內藏一劍。行路者佩以防賊。人多用之。按元阿鄰帖木兒文貞王、官戶部尚書。有獻檀者。製甚精。拔鞘去之。則一戒讀在內。王喜示夫人。夫人云、王平日曾以事害人。慮人害己。則言防製之者無此。心則不必用此。見元楊元誠山居新話。

姜文公作旋旗。見列異傳。黃帝作旗幟。又作冕旒。昭公作肆。見世本。燧人氏作碧。女媧氏作竹笄。赫胥氏作木梳。堯以銅爲笄。周文王作珠翠。又名步搖。笄。唐高祖作反綰髻。黃帝作几。見李尤銘。舜作五明扇。又作漆器。見古今注。少康子興作甲。桀造瓦。見世本。蚩尤作戈戟。見呂氏春秋。又作劍鎧。見管子。髮鬚作梯。見山海經。黃帝臣揮於作弓。夷牟作矢。見世說。傳聞云。倕作弓。浮游作矢。見山海經。少皞生般。是作弓矢。黃帝又作舞。鯀作城郭。禹作宮室。伯益作井。見世本及博物志。神農作杵臼。伶倫作權度。胡曹作衣裳。見呂氏春秋。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神農作耒耜。或云倕作。皇甫謐作權及杖。見魏略。夙沙氏作鹽。帝女儀狄造酒。見戰國策。鯀服牛。又作城。相土乘馬。胲作駕。三人皆堯臣。見世本。韓哀侯作御。蒙恬造筆。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堯作圍棋。烏曹作博。見世本。齊炎陵王睦作側欹棋局。見[illegible]續事始。老子作樗蒲。黃帝作蹴鞠。見博物志。劉向作彈棋。見西京雜志。曹植作長行局。卽雙陸也。見後魏李仲序。漢武帝作藏鈎。晉孝衞尉作四維戲紙局木棋。見李秀賦。周武帝作象戲。見後周書。紂作粉。見博物志。尹壽作鏡。見天中記。皷伯作鼓吹。見樂錄初志。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舞是陶唐氏作。神農作琴。伏羲作瑟。蒙恬作箏。師延作箜篌。帝嚳作鼓鼙。又云倕作。女媧氏作簧。見禮記。風俗通云、舜作簫。山海經云、炎帝伯陵作鐘。黃帝作清角。女媧氏造笙簧。隨作竽。女媧氏臣。見世本。商辛作塤。蘇成公作箎。見世本。漢時邱仲作笛。見風俗通。黃帝始作釜甑。見古史。神農作釜。見周書。孟莊子作鐃鑿。

見古史。夏少康爲箕箒、見古史。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塼、俱見古史。公輸般作石磑、隋作銚、見世本。蚩尤作冶、見尹子。黃帝臣雍文作舂、見世本。赤冀作杵、見呂氏春秋。伏羲作網、見古史。詹何作綸鈎及餌、舜作瓦棺、北機禹作伺風烏、即相竿、見古今注。黃帝作斧鉞、見輿服志。黃帝作刀、見洞冥記。赫連氏造梳、見炙轂子。明太祖見道人作網巾、頒其式於天下、又謝宗可有詠網巾詩、則不始太祖矣。黃帝臣作屏風、見世本。嫘妹嫘作畫、見說文。岐伯作鼓吹、見蔡邕禮樂志。陸機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黃帝命于軒皇。

京師人嘗以麻楷爲小片、塗硫黃于其末、呼之曰取燈。杭州人有以松木爲之者、曰發燭。按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又清異錄云、夜有疾、苦發燭之緩、批杉木染硫黃、遇火即焰、呼爲引兒。

放翁詩、天嬌竹如意、鱗皴松菴和。菴和即鼠背也。皮裘夫以五物附麗不破、有樹盧菴和、烏龍菴和。

虎子一曰轉窬、窬音豆。漢人以玉爲虎子。

江淮舟子使篙曰一張兩張、逆風張帆曰折捨。太白下迴縣陵陽溪詩云、漁人與舟人、撐折萬張篙。查唐時已有此方言。又庾闡揚都賦、藥子捨風、榜人逆浪。即折捨之謂。

茶餘客話卷十一

雜故

宋楊道孚克一、爲歷陽法曹、遺呂榮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邊水際欲寒天。冬筆抱病陪清賞、一樹呼歸亦可憐。道孚爲張宛邱甥、山谷有題道孚畫竹詩、所謂人物英俊、有外家風。即此詩可想見其標致。惜所著不傳耳。晁无咎亦有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詩。

龔聖予畫馬、世已無傳、聞大內藏名畫古圖、云係高江邨所獻、係進谷得其山水一幀、筆意似大小米、極其瀟灑。上題詩云、谷口長松翻底應、石橋山路晚烟烟。攜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小箋極高古。後有劉高田跋。

宋東楚湯垕字君載、畫鑒云、聖予身長八尺、頎大美髯、讀書爲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意、人物亦師曹韓、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維師古法、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逐天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膾炙人口、嘗作雲山圖溪五冊、傳于家、僕皆見之、乃生平所臨畫稿、亦奇物云云。先生在日、當世已稱得片紙如得連城璧、今日豈易多得。先生止一子、名彥、即凭此背畫馬者。

吳立夫稱龔嵒作文宋瑞、陸秀夫兩傳、類遷固。陳晉以下不及。又有題翠巖古棋經詩、邱季貞洗馬梓陸

傳。合徐仲車傳以行。古棋經未見傳本。

朱竹垞謂畫終南進士者、南唐周文矩、蜀石恪、汴京楊棐、皆設色爲之。至龔高士易以深黑、其法殼趙子里。丁香鬼也、離奇變化、自此許家卓聖世傳水滸三十六像、亦高士筆、而明吳承恩爲之贊。

宋僧權道衡、入市買漢印一方、酬價已定、歸而取値。適龔高士至、以十五緡買之。肆主人復告以故、高士歸以語女、女曰、大人亦奪人所好耶。高士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諸藏諸、高士謂在彼猶在此也。權亦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遂沉諸淵而別。高士之女誠不凡、紫垣謂何不還之肆主人、予謂主人亦不受、終當沉淵耳。

元楊元城潛山居、新舊、林蓀梧桐君實、挽張鄂州世傑詩云、竹湖海上城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張擁兵海上、一夕大風雨、張舟覆溺、尋獲屍、棺殮焚化、贓大如斗不能焚、諸軍嘆衝、忽雲中見金甲神云、今天亡我、關係匪輕、後身出、當恢復矣。公此詩今雖不傳、二語傳忠烈尤耿耿也。又載龔兩山偶丁氏故基、題一絕於太虛堂、疎雨斑斑濕葉舟、前山喚客作清遊。芳華消歇春歸後、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薦徐之蓄、謝賈相啓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今淮人尚有兩粥一飯語。

葉公政、字克明、元至正甲午、以浙西幕使轉餉鄂州、與丹陽束子章訂交、未幾子章赴丙、以資囑付克明。克明今于章手緘藏之、越兩月、子章友宋君讓來謁克明、曰、子章入建臺湖、遇盜死。昔寄囊中有某物在。克明曰、子章死、家無恙也、當質之其家。明以付汝、君讓竟去。明年克明歸、坐丹陽驛、要束氏子及君讓至、啓子章手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顆、衣帛有差、歸之束氏。另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珠一千顆、有朱題封歸之朱氏。兩家具謝、克明俱辭。王逢有葉公政還金辭序、稱葉爲淮陰人、國初官政院都事。李實之子、翰林直學士蜻心之從子也。又云、前國史編修官膠西張復初、嘉葉高義、爲著還金記、稱葉讀書、談榮利、嘗從平章克復池之諸縣、破幽溪巢、艇徐貞一、平靳水寇、司輜粮四年、無纖介。溧平章七薦而爵不報。

高志康安、寶應中由澧貢擢南宮令、由杭州守仕至浙江參藩、作上官、有詩云、眼中蜂蝶非吾侶、昔日飛龍憶共朝。初在南宮、有惠政、鄰邑飛蝗、獨不入境、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今之魯恭。朱竹垞明詩綜采焉。邑南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碑仆、一日祈雨至、見碑石巨、非千人不能起立、禱曰、神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次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竟夜至天明、則碑已卓立庭際。遂具其事上聞、新其祠、召工鑿石、獲錢六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工成。

宋濂嘗作王先生毅小傳云、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贊爲良、齊者衆、及鄉境寇作、子通率弟子起兵之、捷、吏惡其功、使人殺子通、其門生毛術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王先生絕類。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鞫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愕然、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欺人、命擊碎之。太祖聞之、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寶必獻朕求容悅、靖不然、可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

人藏珠，必有所投獻，以屬他人，是一珠起大獄，猶有陰懲於人，二害也。若一卒得珠，因而忿爭，由是遂風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枉小人僥倖，三害也。且人或貧易惑，雖令千金之珠，猝然當前，不爲動，豈賢碎之，有過人之識斷，燭之才，四善也。尙書才臣也，未竟其用，以冤死，明史云，尙書字仲容，臨雅之日，作絕命詞云，可惜鐵破了照世界的銀杆錢，可惜頓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鐙，可惜跌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身後繼嗣于新城東門之下，閣曰照恤院，後即其處，久之，燬不治。正德中，潘伯和中丞重爲修葺，尋其嗣不祀，後代已絕，潘氏子孫每清明上冢，必至尙書墓前奠焉，酒肉飯，迄中丞之殁三百餘年。

武宗幸清江浦，過淮，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迎，獻金牌花紅綵幔，命設服簪花，鼓吹入城，駐尙書金邇第，時金已故，以後樓居劉美人，復至山陽縣儒學，入視先賢像，至教諭書舍，取通鑑一部去，住三日，遊各寺廟，又偕內監等駕小艇，網魚積水池，舟小人衆，覆溺池中，隨從官及他方大吏州縣等拯入，始事旋得出，急治之，驚悸成疾，次日登舟渡黃北行，金尙書故第在府城後，人呼其後樓曰劉美人簪花樓，聞當時供頓，必進鮮花，朵各種悉具，日凡數進。

張總備、爲理漕御史，作自警銘詞，書於淮陰行臺，曰，嗚呼小子，汝慎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婪，天必禍爾，爾貴畏天，天昔培爾，爾忍欺天，天忍將爾，臨淫，天實由爾，栽培傾覆，天不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于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汝慎爾止。

沈坤倭對偶編紀，嘉靖三科狀元之讖，辛丑狀元沈坤，降海祭酒，罷居在，散家資募鄉兵，自教練之賊縱火延燒官兵鄂，祭酒率所部親當矢石，射中北賊，城上人望之呼曰狀元兵，未幾倭復以二十二船從淝而下，焚殺尤慘，祭酒大破之，巡撫李遂其才兼韜略，功收倭，薦起爲北祭酒，爲同鄉胡給事應嘉所擠陷，瘐死，淮守范檟遂合成之，人皆以爲冤，丙癸丑狀元陳謹，乙未狀元范應期，皆冤非命。

范檟字吾齋，文正之孫，嘉靖庚戌進士，由部郎出守淮郡，時汪王初出遷，挾貲甚衆，有大盜某密謀劫王，布黨千餘人，自天津至南昌，分徒五百人，往來偵邏，一日晚，范衙鼓初罷，門卒報有貴客至，已僦居潘氏園，以遣卒者，問有傳牌，曰無有，詞之，見從者甚衆而更出人，心疑蓋，遣健卒數十人，易衣如庄戲，曰，若往視其黨人市者，佯與飲中，挑與鬭，相執絷以來，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去，范命與諸客西門過持者觀新，旅，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吏不暇食，暇間汝鬭乎，叱令繫之，夜傳令吏飽食以待，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叱之，叱實如所料，擒賊黨，散，所留祭山東妓也，于是飛檄各省，擒其餘黨，而斃十七人于獄，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讀書，延接諸生，講學論文，淮郡循役，繫焉，自范在任，民隱悉上達，後緣沈祭酒之獄，聲名大損，告歸浙東，居一小樓，終歲不下，著書力闢王龍溪講學倡師，詩曰口頭禪不可謂禪，口頭儒又安可謂儒，蓋范爲陽明先生外曾孫，深疾其門徒誣師說也。

嘉靖中，浙東趙祖鵬，官翰林，女嫁陸炳，爲繼室，倚炳聲勢，富貴擅一時，其幼女甫笄，聞淮人丁士美舉狀元，要偶顧，欲妻以女，士美鄙其人，拒不許，時會元蔡茂春姿趙猶，遂委禽焉，一時清議皆重丁

而薄蕪，既而陸殁，趙亦下獄，蔡由部署外譴罷歸，始終皆坐貲趙一事，不振，蔡殁後，趙尙在，壘年以節聞。

王堯載與號龍懷，萬曆丙子舉人，官樂清令，與同里劉時雍沈郎交好，嘗曰，夜得子，飲諸君酒，告以夜來夢太乙星臨於室而生，遂名一臨，堯載聞之，驚詫不怡，衆詰之，徐乃曰，予嘗夢與劉一臨同榜，今此子裁降地，予已向衰，能久待乎，自是每過劉邸，必抱膝呼年兄爲謔，及丙子，一臨年十六，果與堯載同鄉舉，當時以爲異，後一臨卒於官，喪歸，堯載尙優游林下，往撫其棺哭之。

夏嶔山曰瑚，幼爲名諸生，一日夜歸，遇縣尹孫肇興于道，左右以夜行執之，不跪，對以會文歸遲，遂以章題孫于馬上讀之，不數行，大驚曰，即發矣，即發矣，子以此取功名拾芥耳，因叩其居，不遠，同就書几更爲指點，且曰，如此破法，不得元，宜筆爲易一破而去，是秋孫爲同考，得嶔山卷，欲元之，主者置第二，此天啓丁卯也，至辛未中探花，縣尹孫肇興淮中官丁侍。

淮民編蘆作屋，行家皆然，亦有精粗之別，園林中偶僦一區，儼入畫圖，許太守同安守淮，愛之，既歸，去仿爲之，名曰淮屋，客題詩曰，淮人作蘆屋，縛蘆爲椽桷，磚甃省塗塈，樓櫳無剝斕，結構樸而雅，庀治廉且便，許君守淮陰，但飲淮上泉，歸來結淮屋，亭午猶醉眠，人言盧爲屋，嘗恐火譟然，建章三月火，豈亦蘆使然，又云，不耐久，風雨易漏穿，此屋如傳舍，次公皆非賢，竹樓安在哉，其名至今傳。

王需臣瑩，晚年頗信佛，日讀金剛經不輟，五十生日，人贈詩云，靜夜香燈明寶炬，諸天梵樂聚鈞蓮花世界，非關汝背向昆明，笑白頭需臣功名之士，甲申後遁入空門。

楊維垣，戊淮十九年，善談制義，一日署其門曰，授小兒誦訣，山陽一秀才夜讀題其左，擬太僕官方楊見之，失色，急令洗去。

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太學士鴻訓子，少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書酒，論兵，結納死士，散財聚衆，于長白山，戕僞縣令，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府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歸，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屢侮之，澤清怒，令從兒二十人拉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閻修齡、靳茶坡友善，時有倡酬，死後修齡茶坡攜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節之有憶舉詩云，高梧修竹晚沉沉，待子金臺拂素琴，建書明光三十段，碧池涼爾一時深，想見五陵公子風致也，漁洋詩話載之。

劉雪舫文炤，新樂侯文炳之弟，甲申侯闔門殉難，雪舫年十五，逃回海州故里，變姓名，至淮居珠湖，吳嶽三物色之，贈詩云，王孫徒寂寞，芳草自萋萋，故苑遊麋鹿，滄江歇鼓鼙，人情隨世變，風氣逐年低，念子鬢神久，撒陽可共攜，閱史，孝純劉皇后生母，即雪舫之姑，吳梅邨詩，亡姑備宮掖，吾父天家婿，長兄適徹侯，次兄拜將軍，又云，我兄闔再拜，慟哭高皇靈，事同英國死，不作襄城生，我幼獨見存，貧賤合依人，云雪舫避人袁浦，與諸文士往還，有河口夜泊詩云，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掛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平生，雪連海氣天無色，沙鼓河流夜有聲，襆被春寒眠不穩，淒然雙淚落三更。

張虞山七夕舉歌序云，楊太常名正經，西陽宜慰司人，初官趙戎，時大祀郊廟，樂章失次，宗伯林欲楫、黃正經審音律，故中書樂成晉太常，賜漢琴唐琴各一，亂後流寓淮濱，自製二操，一曰西方思，一曰風木悲，

爲作長歌。按正經字懷玉。家世爲將。少有別解。通樂律。懷帝召至便殿。令彈琴稱善。抱琴逃止故士。主陳碧涵家。時李子變爲淮安推官。正經往見爲李上客。李爲買宅。又爲其子納婦于淮。年七十餘卒。葬城東黃士橋。與碧涵祖墓鄰近。陳氏每墓祭。必置酒澆太常墓側。淮人集中多聽太常彈琴詩。平湖李因仲天植詩云。淮海飄零値故知。南州高士今何之。謂碧涵也。

王阮亭至淮。招名士爲文酒之會。見張虞山、損甫麗曰。夙愛足下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之句。平生如此好詩。復有幾。虞山遏爵邱季貞曰。夙昔快意之作。不識阮亭一見便能道出。今古調堂集不載此篇。從感舊集錄之。寄日張水部招遊江南留別同社話別空支半壁燈。故人相約過延陵。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去就黃魚分野闊。行看紫蟹并山藤。他時尙憶羊求侶。花滿晴窗向日蒸。增韻漁洋詩話誤刊生字。此詩爲虞山損名之作。南齋選本删之何耶。

吳嵩三、孺明諸生。聊城令棐孫。涇陽令安邦季子。甲申除夕。召諸子曰。故壘知陶靖節乎。三子默會其意。會令使至不試。落諸生籍。出遊天下。遇名山大川。倘今弔古。一發之詩。可備史料。其後人祕之不出以示人。靜齋檢討爲嵩山從孫。每談當年軼事。具足動人忠孝之心。

張性符致中。爲邑中名諸生。博學工古文。復社初興。孫孟樸兩至淮。羅致之。與白森先受蕪、方焉若能瀾、同時入社。制藝一時傳誦。大會於吳中者二。家故貧而收藏鼎彝碑版之文極富。精小學。辨證音體。爲學者所宗。歿後里人私諡恭齋先生。所著有學志草、學山草、理學屛守錄、經濟源流、雖進閣檢抄、張氏宗彀眉尹文集、符山堂詩。子三人。昭、弨、穀。皆知名士。弨即力臣。其所著今無傳本。惜哉。

顧亭林音學五書序云。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五易稿而手書者三。已登版而刊改者數四。又得張力臣爲之考說文。采玉篇。仿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又與潘次耕書曰。著述之家。最不宜以未定之書傳之于人。即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又一二百處。觀此則音學五書。力臣之功鉅矣。後李安溪以五百金購之。攜回閩中。力臣符山堂藏書考訂最精。版多善本。身後散佚。後多歸何義門。

力臣博學精詣。嘗摹峴山石幢。刻昭陵六馬圖贊。辨瘞鶴銘。晚年窮困流離。攜子孫居京師。王漁洋題其小照云。瘞鶴銘邊攜屐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遍。不覺秋霜點鬢絲。金石遺文大放紛。摩挲手卷對爐熏。白頭更訪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徐健菴詩云。五岳曾探岣嶁書。年來雙鬢轉蕭疎。從誰辨得師春字。好爲遺經正魯魚。奇字揚雲未渺茫。茂元家學在巾箱。對君轉復思元歎。灑淚風前誦渭陽。指亭林也。力臣與程工部正父交善。自京回南過德水。偶詣正父。已病篤。力臣停舟旦夕視疾。經紀其喪。亭林哭正父詩云。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愧鄴君章。指力臣也。

茶餘客話卷十二

淮故

陳碧涵爲望社名士。專精三禮。淮士治禮經者多從之。與附六黃門台孫爲兄弟。名聲並齊。陳定生稱爲吾家二夫子。一日過友齊館中。携童子邱生之首云。此子偉器。他時當許於藍。寒于水。嗣每至館。輒摩其頂目爲戲。邱即南齋侍講也。越十餘年同中式爲同年友。邱旋入翰林。陳久困公車。及戊戌邱分校禮闈閱禮記。陳始出其門。執弟子禮甚恭。迄今邱氏敦年誼。而陳氏猶執世誼云。

周左台以師範著稱。毛西河作周母楊大君壽序云。予曾數淮上君子。孝醇友誠。吾不如二邱。瓌琦卓犖。吾不如楊爾林、嵇隆經濟。風流四雋。吾不如嵇子搢。而諸子皆出自左台之門。新太君爲茶坡女弟。當時茶坡、左台。有柳周二子之稱。

先徵君錫瓶先生手錄同社倡和詩。內邵澤帆七律最多傑作。澤帆名開奇、錢塘人。客居淮上。隱淪終身。與石虎、陳紫風、劉昭傳、及徵君爲忘形交。後客死天寧寺。揚州守傅澤洪葬之平山堂。爲文誌其墓。査二瞻、許丹、遺稿甚富。石氏僅有寫本。徵君每過揚。猶停舟攜酒奠之。

馬西樵、嵇子搢、樂六舞、倪天章、毛大可。同飲黃大宗閣中論詩。天章誦聚燕公濟湖山寺詩。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若使不將字嘗有誤。不然。語與意相反。殊費解。西樵曰。不然。君將前六句朗吟一

過，卽得之矣。天章未解，西樵曰、不云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乎。大宗浮曰，是不減匡鼎說詩。天章猶未解。大可曰、西樵善說詩，謂此山寺無復世中之情，不會雲外之地，不必蘿薜始易簪纓，一座稱善。西樵纂杜詩分韻一字，初覽之似無甚深意，後從唐人用韻與後人有迥不同者，亦古香之蛛絲馬跡也。乃知前人擇一字，皆具深意。

杜湘草江浙法詩詞家于西湖，嘯闢綰秀園，水石花木之勝。甲子一部，名士滿座，賞酒不容。有孔北海之目。至武林，宦守遊西湖，適王丹麓來索詩，援筆揮毫，忽方伯某移廚欲見，湘草不納其刺，命解纜移舟避之。方伯大慚，欲高游人北墅題詞，一時傳誦。

望社諸名士，遊江浙勝地，于戊九大會于郡，席賞緬閣，與西樵詩，今古東南地，論交海嶽通，兩英千里至，詞賦一時雄，勝會從官閣，禪蓮變艶風，諸公沉醉後，絲管韻高空。

淮之文風，至明末漸衰，科名亦不振，崇禎辛未艾東鄉公車過淮，士人多以所業請政，概不當意，惟吳太清敏卿，嗟賞不置，語吳曰、子加意精進，十年文名冠世矣。吳遂執業稱弟子，後吳鄉薦，造詣精純，所傳知名士。

嵇叔子精于子平，自謂官止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卽喪偶，媒妁盈門，叔子排算其八字，俱以爲不類。某宦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是十惡大敗命。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干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往議，叔子以手推之，曰、是誰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後十餘年，諸子將爲母稱七十觴，先期夢辦者人笑止云、某日非吾眞生辰也。因遍告故家人，皆驚歎。嵇氏父子爲所結者四十年矣。

嵇叔子爲李太虛作閩關影賦，數千言，編珠貫玉，鴻麗雅潤，刻成殆盡。李攜示趙洞門，閱心、李叔則明答、各吞攜不下，嵇築攢眉閉一寸，守杭州，謂介受士四壁蕭然，風雨不蔽，郡有好古之士，必折柬招致。

金道洲人敎、令關中長武，答姚玉樵詩云、才到鴉飛關關，一月，欣傳餅糉，欣欣生平，被傳雨之爛新，搖新詩之細，猶鴉宦瘦，旅付經十拽尾，雷蟲聲凡，胆不曾重逢，笑語清青山而欲濕，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爲盟。歲惟執準，學自昔甸方，殺子服猶緇，佯漠馬上之鞭，中多鎖鍵，私挾懷中之錄，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桑。總由旁寶瑜何生疝，都付荒唐，思忘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于時江邊蚱艋，傳桶征旗，嶺上烽烟，渾如春霧，艱虞萬里，既地老而天荒，作苦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擁來僮僕，半非於慣倒漫邊，旦去舉符行吟於阡陌，江畔好瀟侯之貽簡，問生涯原是之無，羅騁諸以戒，檢操丹鉛，何工四六，節鋪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逋亡，首劫猶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之高堂，無計唯癡，爰東帶而直臍三殿，又極議我卿國之說，下除浮而分列五方，偏處蕭琴開關之地，請興未逢，乞檄過征，劉郡國之一隅，皆邊陲之三面，歸驕而施于身命，漏儉而背於頃，仍地大如丸，封傳者此物，居閒唯穴，禁寫者何嫌。昔值髮生子殘燭，今則坐脫於備科，賞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瓶十二城，寂然居首，俯筵鳴鍋，三十長隣之在前，皆雜口之喋雜。鍛爪竟四崇果，至鴻乃半後之若旋至，大似戲壹鶴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請焉。

大可怪者，羅池樹發，柑趨燼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叢紫，豐女擎荷包飯，冰無追泮之時，尚客播簪囊蹤，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叫屈，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眞堪發人一噱，笑我長貧者矣。借兄入洛，老米三餐，及弟入秦，豆芽兩頓，庭前朱荔，偏開歲而方苞，江上秋風，甫隆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幽地，市無彙味，官廚以羈非爲壹國乞嘉蔬，土人以烹葵爲誕，將使公劉囊底，餘卽稱珍，兼令釜中，塵仍是寶，嗟乎嘰嘆，來日大難，居者不易，沉沉夜柝，如送鐵撥清淒，楯種顚毛，怕聽銅琵劈裂，譜無明遠，攆蒼涼之調，我則何人，來張燕公宮制誥之才，卿其猶四胡爲淹滯，尚爾栖遲，荷長懷仰叨高館，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鑄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上，望吾兄于桃梧臺柏之間，局蹐難容，嘗念我於塞柳關榆之下，道洲題堂柱曰、家臨溧毋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詿誤去，計其待止七閏月耳。

李公凱鍇宰鐵嶺，丁憂歸，己未以鴻博徵，授翰林，官閑學，經筵講書，理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一生清節，不名一錢，門無雜賓，嘗語門人云、孟子爲卿于齊，終不受祿，君祿且然，況交際乎。守身若此其嚴，而彭更猶以傳食爲泰，萬章至比于禦人之貨，孟氏守身之嚴可知，今人取與不謹，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禮之說，以自便其私，豈不謬哉。

靈城宋滋菴恭貽，有詩才，繪高孝子望親廬圖，徧徵詩以褒之。孝子父高特聘，宿遷諸生，甲申棄家去，其兄求之數年不得，久之聞海上賣卜，奇中，兄往卜之，云會卽相見，察其情狀，卽特聘也，强之歸，生一子，尙友，一日短衣持雨蓋出，不知所之。尙友長成數十年無消息，遂築望親樓于鍾吾山中，每遇過客輒詢訪，聲淚並下。宋經其地，異之，紀其事而繪圖焉。

金章、字玉立，善花鳥，附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設色最鮮麗，今淮上亦未見其傳本。萬仙湜續輯圖繪寶鑑采之，又杭州人金章、亦善墨竹，今人多誤稱。

湯調鼎、濟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王阮亭稱其議論多發人神智。癸酉秋金寓清兩月，偶覓無有知是書者。

靳璧星、號茶坡樵子，著渡河集，閻再彭、號飲牛叟，著春西堂集，張養重、號虞山逸民，晚自廣南歸，藏一挪子冠，又號冠挪道人，先是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與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處天游。

李吉癸時謙、初爲潞安推官，歷樂陵潞城二縣，有淸白名，擢御史，端方廉毅，前後疏凡數十上。陳浮州、王阮亭、皆以師禮尊之，引疾歸，起陝西觀察，會錢出監賑，孤介不名一錢，未幾卒，將軍皆撫以下往弔，蓬蒿滿庭，咸揮淚買棺而歸其喪于淮，聞公之初歸也，以言事忤輔臣，頗有扼之者，返里後不見一客，守令屢候侮之，公概不置問，及當路者誅，特召起用，當事敦迫就道，邑令某懼甚，日三至門，侮罪之狀至卑屈，公相待如初，若無前隙者。

劉六皆官刑曹時，與騎氏衡爾錫既齊、同巷交密，衡撫黔，以苗觀得罪，戍黑龍江，六皆爲經畫行李，歲時

音問不絕。爲年召還後。復派修高家堰。六皆亦返里矣。白首如新。交見彌篤。及傷病作。孤苦無依倚。一日顧張石虹編修云。吾殆不起。當請六皆作身後計。即由袁浦升遷資用。尙能飲酒盡歡。次日遂殁。六皆經紀附身之具甚厚。劈則棠爲殯堂。哀禮交至。令人增友誼之重。

閻潛邱遺詩。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于吳。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于揚州。其尚書古文疏證、孔廟從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考。則里人刻之。孫學林刻潛邱劄記。如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毛朱詩說、釋朱子古文疑、朱劉歆、李謙、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劄記乃未定書。零篇碎紙。校人一簡揖。前後家人與許簿混入箱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狎語遊戲之詞。悉條舉而刻之。欸玉龍陳大夫潛邱面目。予嘗删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徐健庵嘗手輯潛邱緒論一卷。曰閻氏碎金。皆潛邱辨論之事。今無傳。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曾見抄本。予求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一臠也。附錄於此。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作送李愿歸盤谷序。觀序言。蓋不推朝籍者。安得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乎。一也。退之有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和歌云、昔尋李愿向盤谷。嘗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尙在。愿安得隱此。二也。又和歌云、開緘忽睹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則知序作于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故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豈得如傳所稱勳伐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此序盤谷石上。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此當日盤其事者僞稱之曰賢。無一語論張其人地。四也。李愿傳、愬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考愬傳、憑藉初擊覓、項有功。卽所謂有功時也。下距貞元己巳。歷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耶。五也。退之辛巳冬尙在京參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官階。安得與歷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耶。五也。愿傳、遛聲色而政疏。又云、結納權近。官貲隨賂輒盡。其人如是。安得吐高論。俾退之聞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當爲長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哉。八也。此見于居易錄所載。愿非西平子。前人亦曾論及。而未有如是之核。按漁洋北征日紀云、頃讀李川父嵩渚集、遊盤山記。稱愿行實無考。愿即西平長子。唐書有傳。川父號博雅。何疎于考證如此云云。蓋彼時阮亭尙未讀潛邱箚錄。故輕信川父。晚年一見。急箚志之也。又箚記云、唐裴度作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云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贈司徒。五刻雄鎭。三爲上公。則益無隱淪之理。

嶽瞻夫晟、關在瞻晟、楊禹江開沅、同受業于黃梨洲門。以古學相勵。所當文定、古文授讀。皆西溟兄弟所梓行。梨洲初選明文案、搜羅家藏家集千餘種。嗣從徐崑山、假傳是樓藏書。又三百餘家。于是益文案爲文海。文海中摘加硃圈。以授于百家讀。是爲明文授讀。板藏鄭氏。在晦少時。嘗隨傳習學錄。頗訪陸王。及自甬上歸。語門人云。吾向日一知半解。心粗膽大。妄議先儒。今從黃先生遊。乃知半生全在夢中過。索所抄傳習錄焚之。與禹江討論經史。法求實學。戒空談。後生翕然從之。

丙子游興化、見卞氏園中枯枝牡丹。高出牆。花開數百朵。卞進士榮云。相傳是宋時物。六百餘年不能詳所自。予按淮水燕談。載海陵西溪鹽場。呂文靖公嘗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又嘗臨蒞。題一絕句。人以二公詩筆貴重。護以屏闌。歲久茂盛。每歲花開可百朵。爲海濱奇觀。宋時鹽場。皆在今之下河。鹽邑范公堤。皆文正公所築。卞氏之花。云是宋物。或即二公所植。未可知也。海陵即今之泰州。東西數百里。皆是。卞元亨元從張士誠。歷諫不聽。歸隱海濱。明太祖平吳後。懷徵不出。作詩有恐使田橫客笑人之句。明祖怒。謫戍遼陽。將行。以酒酬牡丹。曰、待我南還花再開。自是花果不復開。妻楼息園中。朝夕對花祝云。主人有還信。當再著花。如是十年。花忽大放。元亨果遇赦還。復作詩云、牡丹什是手親栽。十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人來。蓋予其妻之守貞也。後有一醜使發之去。移之揚州署中。花亦萎。棄之。卞氏宛轉取其枯枝。植之園中。久之復生。遂以枯枝名。每歲花開紅紫各色。或秋冬著花有紀有自。以此卜休咎。揭醉雜志一則、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爲瓊花。宜和間忽花不綱。因取人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遺還其地。花開如故。此與卞氏牡丹事絕相類。而近在三百里內。顛殞猶生。人物不異。古今一致。

淮安守朱定元。謙衍有守。大吏惡之。將欲告劾。會大吏入覲。上問江南知府才守。倉猝不記一人。遂以朱名入奏。不久擢至閩學。

謝梧、字待翁、京士也。以廉歷官至潞安守。謝事後。值山右虧空案起。收令人人不自保。待翁首倡捐貲。即日遣其子歸。棄田宅得十萬金。裝三十騾馱至太原。待質各官、及囹圄中追比之員。皆獲更生。當時讀聲振河北矣。盛西疇贈詩、蒼子臍嗚許。治行歷宦案。誠帝蓬萊宮。賜衣光翠彩。

齊夏重樂、附僧元立詩、序云。元立上人。淮陰張氏子。幼隨父客京師。父歿。偶居天津。且死屬其子。曰。必反吾骨故鄉。時元立甫九歲。不能自存。去而爲僧。得法于平陽登公。今五十年矣。辛卯秋徒跣北來。求父葬處。天津瀕海沙衍。不可辨。有里老張姓。依稀指其處。發視磚在焉。桐棺無恙。將以歸葬。相見京師。乞一言紀事。爰贈以詩。

丁卯周鬯圃檢討寄、偶爲扶鸞之戲。紫姑年十四。時供果中有西瓜子。紫姑漫擬而問之。乩筆曰、三八之數。開掌數之。則二十四枚也。復擬問、曰、仍前數。數之則三十八枚。復擬少許問之。曰、仍前數。數之則十一枚。漫取不數。而亦能奇中。豈邵子之說。不盡然耶。

唐肅宗本紀、載楚州獻寶玉十三。改元寶應。今白田縣名本此。一曰黃天符。其製上圓下方。近則有孔。蓋戊辰有得以入貢者。御製詩云、方水生瑤琨。雲英靜似腴。彼肪安可喻。烝栗得曾無。猶見先王制。如逢昔予儒。何須檢唐史。附會謂天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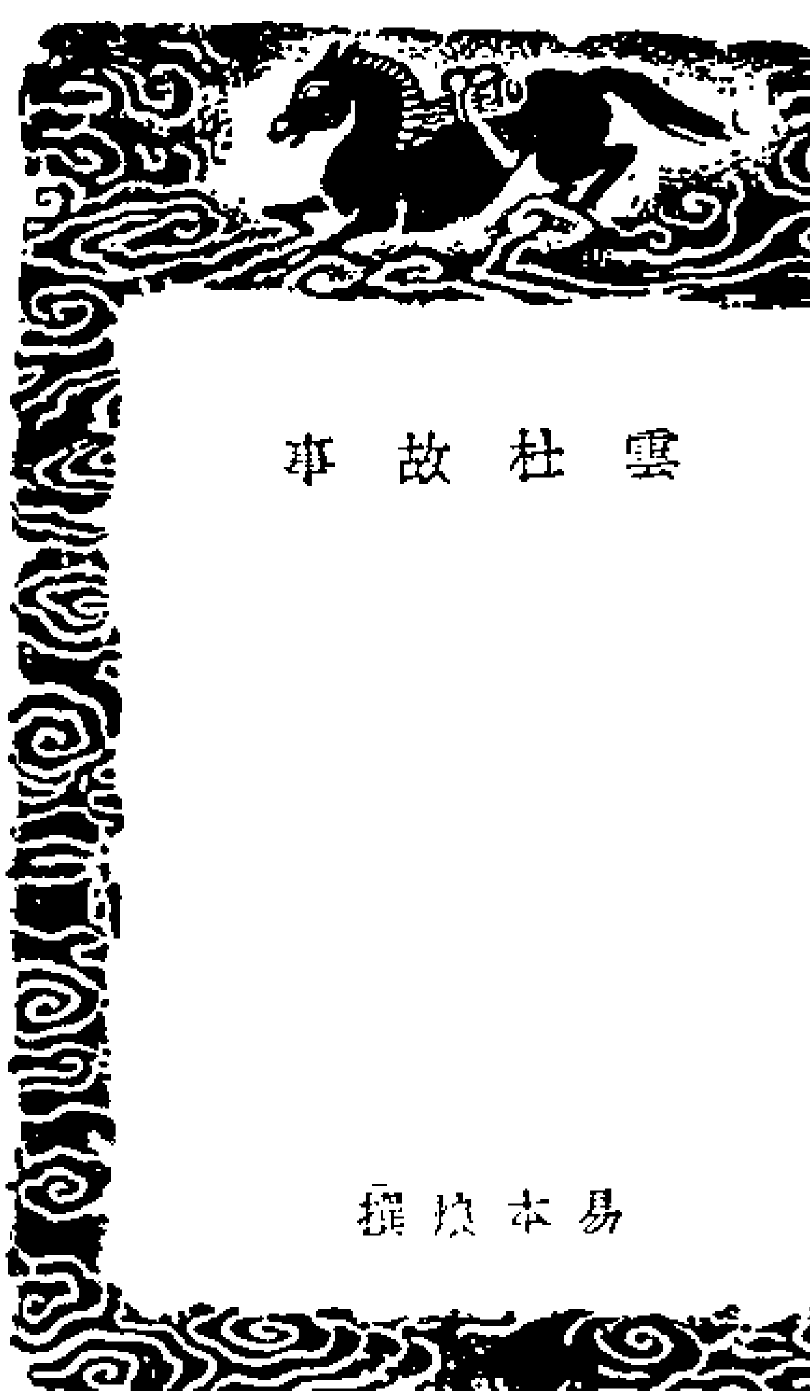
吳山夫學有本原。館秦樹峯司寇家。五經通考皆其手訂者。樹峯得子得三異人。山夫其一也。丙子丁丑授八旗教習。作十憶詩。一時傳誦。內有億手鈔山陽耆舊詩二首。其小序云。吾淮詩人。漢枚都尉始。其詩卽古詩十九首中之十首也。十九首以古詩爲祖。而半出都尉手。宜淮詩之傳世多矣。乃漢魏唐宋尙有

傳人。自元後無可指名者。明代流傳亦少。予求之數十年。于宋元得三家。於明得數十家。手自抄寫。積爲五大册。仿元氏中州集意。人各詳其姓字官階時代先後。間論次其逸事。名曰山陽耆舊詩。將上附枚乘、陳琳、趙嘏、張耒諸集。合而梓之。以存吾鄉文獻。又得本朝詩集十餘種。鈔錄未竟。以出游趾之。至今爲胸中一未了事。雖余力薄。未必卽能有成。然蒐輯之功。有力者任之以趨。不難也。特恐兒子輩不知愛惜。使予心力付之飄風劫火。功未就而事已瓦解。卽得好事者再爲搜輯。徒口歲而日難矣。山夫著書甚富。已刻者僅別雅一種。乃其少作。晚年自言其書不足觀。以予所見。尚有六書引經考。六經述部序。辨金石仿、正字通正、山陽志叢辨、四朝黃河圖說、刪定譜耶劄記。皆可傳者。其所藏金石碑版文尤富。其山陽耆舊詩五册。予於壬寅歲假歸。適先生次子與紫坪子錤同人學。因得索其遺書。止存二大册耳。予贖得之。以待好事者補輯之。

盲女琵琶。元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少年游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青樓。吾鄉楊幼堯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饑餓不能出門戶。後娶盲日造其門。資其飲饌。爲醞釀樓歸梅學腴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廣文以歌曲擅長。乃取其關目見之事。演爲彈詞。新聲綺調。宦女以先得者爲價。頓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爲元麗存齋過汴梁詩、所頌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又陸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盲女蓋男由來舊矣。

國初郡城園亭。見于詩文者甚多。今遺址無考。以予所知者識于此。斫壁星茶坡草堂。在新坡河北。閱牛變叠西堂。在新城東門。張鴻寵廣山古調堂。劉勃安昭樵縣爲草堂。在驛馬巷。陳階六鶴笑齋。在南市橋。劉敘非胡蘆思園。賁園中有賁山。在米橋茶巷。閻修齡再彭脊西堂。金石虔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蘆彭開鵝巢洞墩。在平湖橋。又西爲欲中草堂。張鞠存吏部毅文檢討花廳。在北門內。依綠園在蕭湖。中有實起閣山江樓。黃肅及鴻臚潁若觀察紡閣。止園梅花嶺。在蕭湖。徐山珠侍郎家。南門大街。其舉平園有容園嶺翠閣。在郭家墩。邱璐玳侍講南齋季貞沈馬西軒玉蕊亭。皆爲桐園之一。在西長街。倪天章一草亭張洲水瀆園杜首昌湘草綰秀園。在湖嘴。有插廣亭如如室天心水面亭。黃翁綺梅花屋滿塘萬年少溪東郵居。在河下。又漁西草堂。在北門西岸。馬孝廉西樵清爽軒不離草堂。在隆興寺塔南。徐勤偏樵秋閣高臥堂自貴堂。張力臣符山堂。在清江浦。樂六舞蠖屬圃。本生兒園。邱且菴東里山莊。張赤岸竹堂許念中黃門來鳳軒南樓。在八字橋。程微君水南盈衍曲。在伏龍洞。程爽林孝廉謹莊小人堂。在城東。莊外藏晦夫綠硯齋。在西長街。楊兌征南郵草堂。在府學東。楊廣文棣莊大椿樓。博士孝廉其西畔茂山房老樹軒。皆在南門大街。沈夙稼移雲堂雀鴿臚存水樓。在湖嘴。陳仲餘明經恐莊滿塘亭。在驛馬巷。吳子通模山天堂齋海棠屏。陳謂敬洪園。徐日馭北山草堂。劉萬貲萬吹兄弟竹素園頌酒草堂。邊壽民葦間書屋遂葉仙舟。在梁皮橋。陸觀察瀨菴月湖孫竹民紫閣。皆在北門內。周徵君自民詩來室止止齋。在雙刀劉巷。高明經恩亭。亦愛廬勾闌。在丁、光橋。先徵君鶴機先生宅。在新城。宅內有水閣。南有山園。曰冬青樓。雙桑軒。稼堂。修竹齋。自吟亭。古香樓。松石齋十餘處。又夏環草堂。在東郵。盧邱草堂。在南莊。先大夫于壬申

歲移居城西北隅家塾。東曰味柔齋。西曰七録齋。爲恐兄弟讀書處。勾湖草堂則水面數椽。講學論文之所。其春風亭蘚香背尾鉛唄亭。皆門弟子所增葺也。



雲杜故事

清　京山易本烺撰

儀徵阮文達公揅經室集，有所藏秦漢六朝唐卅八名印記，其公子常生釋注之，第十四印曰王匡，起兵綠林攻莽者，注引漢書王莽傳事，予惟京山金石志首載西漢三王城故碑，可謂古矣，然城碑久亡，僅存目錄，而王匡名印，歷數千年猶流人間，亦異事也，惜不能就印數本耳，予有歌記之，

張印，新市人，地皇三年，與王匡朱鮪等共起兵，號新市兵，自稱將軍，後同漢兵更始即位，以印爲衛尉大將軍，入長安，封淮陽王，與王匡等輔政，橫暴三輔，赤眉西入關，印與王匡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欲掠城中，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更始不從，印等謀劫更始，謀泄，遂勒兵掠東西市，戰于宮中，更始大敗，赤眉至高陵，匡印迎降之，更始降赤眉，印與謝祿謀，縊更始殺之，（文獻通考封建門）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冢，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屬，（夢溪筆談）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目錄，有漢朱鮪石室畫象，

劉宋元嘉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見宋書符瑞志，

新市之名，六朝人詩文每用之，如梁元帝賦名詩，長陵新市北，鄭衛好容儀，蕩婦賦，魂上相思之樹，文生新市之機，張正見詩，調鷹向新市，彈雀往睢陽，徐陵玉臺新詠序，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

名巧笑，而庾子山集引用尤多，如哀江南賦，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謝趙王賚絲布啓，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繒，平陵月夜，驚聞擣衣，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倪璠注，皆謂漢江夏郡之南新市，梁之郢州，子山故國也，予案開府流寓江陵，或亦寄居新市邪，

雲杜之名，引用者不多見，唯劉孝綽謝晉安餉米啓，氣逆新城，味芳雲杜，

元江陰王逢困學錄，（今刻入鮑氏叢書中）載米元章象贊及自序，並古詩一首，中有云，君不見顧長康，取婦桓溫闔九錫，我不愧孟浩然，綬筴京山過摩詰，按所載米元章象，乃揭傒之筆，詩中所謂君，蓋揭傒之也，今文甚多，不謝公詩，豈知孟公訪摩詰時，竹稅獨京山，故古事湮沒，賴諸載籍以傳，甚宜頻表而出之，

李肇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李德裕詩，冰塞郢水，蓋唐時京山，倒虎偵酒也，宋時京山，有鹽酒稅官，其酒坊，有辨頤北寫峪南竹坡小河溫泉三龍河韓家井子石底河趙陵橋蘇石田家寺東橋大門郭家林上平坂潟河七里坂長省山溪五泉北彭家塍家西新市五樂寶香長峪永隆李家穴堤湖斛陂漩潭下平坡東十里西十里歸德石激河曹武陳家太陽新市甲子南彭家楊家北竹坡倉灘北陣子家南十里獨木橋毛家瀆泉鵰鳴刀楷山水康南寒峪十八里小富易家杜家上五泉白土豐谷司馬陡港西流泉排港十五泉任家市，凡六十有八處，嶽頼中志所載如此，自原富水郡志之文，吳志刪去，錄之以見宋制，並可致證地名，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郢州京山縣酒稅，過信陽軍白雲驛，作絕句，而湮沒莫有知者，先在京新開尉志也，重書于碑，後亦亡，郢梁工部詩集，亦無之，曰，得罪前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關頭一解時，（王得臣麈史）

鄭在上饒三四年，日從寓士遊，遍歷溪山奇勝，廣明略、徐師川、呂居仁、鄭顧道、曾宏甫諸公，風流未遠，邦人類能道之，（廣信府志）

廣志，鄭士穎以榮陽貴族避難，寓於漢東，遂以文章爲京山開草昧，其登第之詳，凡主司姓諱，試題策問，及籍世名字，幾閱四百年，而傳於天下者，以文文山、謝疊山、陸君實三公忠孝在耳，故自有科舉以來，文籍皆不可見，獨宋錄傳，宋三百逾七錄不見，獨宋寶祐之戊辰科與是科傳，逾嘉靖壬午歲，汀州太守晉公文相，始得其本于澄江尹吳濟所，刻之以爲神物呵護，非偶然也，萬曆乙未，守浙西道胡公世瑞，再刻之湖州，並以是科同年錄附行，比重於商彝周鼎，以爲東南夜道得是書而考鏡之，追配前人，則忠義之心生，今其書往往藏於人間，觀士類名字者，若有餘香，其所繫非細也，（吳志）

江漢風過郢州京山縣，（陵此係乾道六年江同帆降頭樓領所幹平寶在郢如實可車）晚抵杵驛，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即出觀之，彌望可數里，巨鹿無數，四周皆圍，以角外向，凡數十里，兩鹿廝處中，吻跳時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踐，獵戶雜沓其旁，云不可近，近輒觸，則其始引去，獵人操弓矢戈不追隨之，伺巨者行前稍遠，乃敢捕射其稚弱者，亦各有所獲而返，（洪邁夷堅丙志）

元統間，革去翠王內司，併入藝文監，時揭曼碩爲藝文監丞，寓居大都雙橋北，程雪樓承旨故廨，到閣中，

相去十數里之遙。（居易新語山）

中丞容齋徐公、建臺揚州日、鏞齋荀公、守槐程公、倡和無虛日。（學庵知選林談者）

獻徵錄曰、建文時、姚善爲吳郡守、數造郡賢、訪求治道、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徒步造門、稱名致禮。賓後報謁、但望門再拜而返。

明正統間、勅民輸粟一千一十石、表門閭旌異、復其家二年者、有七寶都從善、易政、富水袁晏、高容、白楊梁汝賢、梁亨子、陵田思賢、呂府王鑑、至成化二年、知縣李清奉詔、勅出粟七百石、旌以冠帶、仍表其宅者。有子陵一里李重、皆好義樂施之士也。（志吳）

嚴解元誠、應正統甲子鄉試、江濱風謠云、白魚入船、嚴誠中解元。及誠赴試、有白魚躍入誠舟、舟人以獻諸告。誠向同舟買此魚投江、是年、誠果首選。邑山藥磯水東日記、猶錄此事。（志吳）

翁學士方綱、詠成化七年二銅爵歌、序曰、瘦銅（[illegible]）買得銅爵二、是內款云、成化七年四月吉日、知府黎永明造、予考之、是順德府學祭器也。黎永明、字光亭、湖廣京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其知順德、有中貴怠橫、撻之數十、郡治前樹風樓、爲永明建也。（知易齋說詩筆記二）

王僉事希旦、成化丁未會試、出祖於村民吳必顯家、是夕夢與必顯同捷、將而笑曰、鬼神侮我邪、及春榜放、有報者曰、君中三百五名。希旦往視之、三百五乃吳必顯也。不待終而去、道遇一人曰、君何往、告之故。其人曰、君何名、曰希旦、姓王氏。其人曰、君名在一百六十五。余卽吳必顯也。適亦有報余居君名者、是以知之。乃相携返驗、良信。（志吳）

三女橋有崔公祠、弘治中、有人自蜀中來、過姓崔人、寓書一函、曰、余有宗人住京山三女橋、幸爲達之。其人既至、取書藏懷中、就橋遊覽、忽昏眩假寐、步至一宅、甚深邃、老叟數人、迎客極恭、其人具以書呈、少頃、其人寤、探懷中書、無有矣。（志吳）

黎侍郎淳、爲舉人、久不第。辛未前一歲、與友人劉忠、同車北上、臥郢中。夢至一官寺、劉坐庭上、而己執弟子禮、立階前甚肅、覺而怪之。時翰林官僚、亦有與劉同姓名者、黎私計曰、若得此君在校文之列、吾必捷。既入京師、探入簾人、有劉姓者、黎大喜、果獲第。（[illegible]）

屈縣有亭、解元節梅花數、爲諸生時、以此字名、正德中、山東大盜劉六、劉七、齊彥名作亂、自北方來、已逮應山過近縣境、有就亭叩者、詢甚、倚風柱而立、亭曰、無殺、以人倚木休字也。後賊果敗去、他殆此、十可得七八。（志學）

夏舉人龍、居里日、於庭前築亭、覆以小亭、榜曰斗南書屋。題詩壁間、曰、小亭孤出一城中、八面窗開面面風、坐與青山對終夕、君其無事過時空、又於亭而書小詞、曰、過客騷人問是誰家、好箇詩幽、避卻諠譁、有蔭陌垂楊、吟風翠竹、笑日桃花、聲聲點點白鶴、雅開時一片紅霞、總是東君、風月襟懷、詩酒生涯、有監司見而悅之、直造亭上、與讌劇談終日。癸未會試、以高第自期、已而失意南歸、于舟中得降乩法。抵家、遂大作之。乩每至、輒以呂純陽諸仙人自居、作詩多好句。嘗書曰、書屋字不佳、尸至之像也、可改書室。最後以詩別謝曰、孤身直至三千里、一鶴飛來九萬重、寄與斗南書室主、相思盡在月明中。自是不復至。識者疑其語不詳。明年、龍卒。（志學）

王方伯袖、嘉靖丁未之春、虹飲于塘、王光被是科成進士、因號虹塘、後爲御史。（志吳）

高兵部際、嘉靖丙辰、赴會試、父爺於除夕、假得神乩問之、忽有蜂子直飛、行禮、是年、登捷第。（志學）

黎樵莊峻、過高鹿坡先生墓詩、注云、先生文集、皆兵部（時其弟）夫人攜行。

嘉靖戊午歲、中有人夢六雁自蘄州飛入學宮、覺曉所謂此秋省榜、縣得六人、始解其故、蓋前此乙卯、蘄之捷者六人、至是蘄減其一、而縣如數、是六雁之應也。（志學）

明詩紀事曰、李維楨、海內謁文者如市、洪良約製、搖筆揮灑、牘案凋壁殆百卷一百九十六所輯偶句、以鍊金如山（[illegible]）謁文成市、作對、大泌亦配古人作故實矣。

閔若璩移寓維興、附陳子壽先生詩、溫玉孤亭更在東、舍人留得楚人風。（[illegible]）百年片石菁花滿、可語還推大泌翁。（札記）

葉向高序書夢觀光集云、明興、京山、齊安、下雉、曾朝終者、終猶未足以折海內之心而伏其氣。至近日而雲杜、江夏、競二三君子、始提楚矣。按所稱京山、謂王太僕也。齊安、謂黃岡王廷陳也。下雉、謂興國吳國倫也。雲杜、謂李大泌也。江夏、謂郭正域也。當時之品評如此。

秀水縣項墨林家白玉觥、是漢代物、其形如舉、三足有蓋、蓋上並刻鬼面、旁有環、肉好停勻、滿身細鳳、篆紋、爲楚人夏得讓、以千金買之而去。（[illegible]）

閻若璩與劉超宗書、初開郝氏有九經也、自陶公始、既開于兔鴻其初、受知大泌山人事、頗妙、每欲作之書、未果也。其歷官最奇、始授給事中、卽降外、凡三四歲縣令、終南京中書舍人、此考履歷及五十六家序而後得者。（札記）

正城郎爲南京祭酒、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宏基家、騎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扶之、李氏昔頭數十人、闖順門、宏基亦至、正城曰、今天子尙皮弁拜先聖、人臣乃走馬廟門外乎、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學錄非挾都督也、合交相謝而罷。（[illegible]）

陳解元良心、中萬曆壬午第一、未放榜日、邑中有問乩者、乩書一詩曰、今年解元在耳東、正案科舉一場空、時人莫笑針目子、一點良心照月宮。榜放乃陳良心、以讀才第四中解元。（志學）

萬曆丁酉、胡機鄉試、其卷主司欲擲之、夢其弟云、哥哥中我、蓋主司之弟、以高才早卒、說者謂機其轉世云。（志吳）

田有穎、字肖儒、尊養辟穀、幾三十年、以靜中能悟、言事多奇、時萬曆戊午、有人問今年鄉試何人應捷、田答云、上科鄉試王康之乃讀才、今年自應正案、及榜發、捷者乃鄭友玄及孝成也。（志吳）

鄭友玄過荊門、坐蒙惠泉閣、三日乃去。（[illegible]）

孝感夏偉借山筆記云、西湖于忠肅公祠、在其墓前、祠有求夢所、頗奇驗。癸未春、予與京山楊客有文甫、

同客湖上，客有乞步于祠，公爲舉杜句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詰旦客有大喜，走告予，謂此讖矣，遂後四年，而客有起兵章貢，力屈死，予聞之，因題前步爲誦本詩結句，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泫然曰，公作鄭五告之矣。吳志

京山楊文驄西湖竹枝詞，殘夢驚心睡起遲，春晴作雨惱花枝，北樓無限傷心事，都在湖邊十二時。西子湖誦 案此詩[illegible]都已罷公山新入國時所作也公所著[illegible]久佚志按僅存者吳志載詩二首及此耳思義之古事愈少定可寶也

竹子岡和張伯常觀山亭晚起云，已卜畔桑臨富水，暫拋魚鳥去伊川，按張伯常隱居郢中，有漢上茅屋，不在京山，其言臨富水者，指郡名耳，富水在京山，不得言臨，然見于宋人詩者止此。

縣改京山始附，以境內京山得名，故山名同者先見于山海經，曰京山有元[illegible]是也，近時[illegible]縣[illegible]一程居詩稿中有京山新闢詩軒一題，則此京山未詳何處，又朝鮮人朴齊家貞蕤稿略，其書上闕[illegible]有九層洞同京山李文漢韻一題，是彼國州縣亦有名京山者，考朝鮮志，有江陵府、光州、忠州、黃州、羅州、江寧府、襄陽府，悉與內地名目，則京山亦或採中華佳名也。

海寧縣衙門，相傳有一女妖，豔冶動人，其去來出自古井，時[illegible]著嘉系爲介，女常遊戲左右，或夜半，披閱文卷，輒爲摩挲，亦不以爲患，一夕語令曰，公將陞任，不能久侍矣，未幾遷職去。鄭係[illegible]

世傳熊鍾陵四方之政，行爲制藝，乃王楧園太史之作，借刻熊名者，予檢太史文稿果然，第非全文耳，太史稿多典雅風華之篇。

京邑中邑有老儒郭子俊者，赴提學試，有一貧生，同寓郡旅之東廂，誦聲達旦，諸徒賦之生詩辭，郭還留之，叩其姓氏，則荊門胡公作梅也，郭見其器宇非凡，索近芻一點，畢，評其尾曰，文有臺閣氣象，惜後路少弱，官至侍郎而止，後胡公果官終少宗伯，郭先生之鑒，亦神矣哉。

康熙己丑五月，邑南五十里白雲庵前王姓家，鳥雛牧放，忽聞空際二三里外，閃閃有聲，仰視一大鳥，自南來，翅大如箕，長丈餘，驟集雛背，爪之，雛駭跳，聲[illegible]觸之，不去，然大毹傷鳥左翅，絹歸數日斃，余往視之，鵰也。[illegible]

虎爪山旁有石洑小穴，一龍潛于其中，一歲驟風雨，龍出，于山南四十里外，拔樹折木，攫移諸物，寘於山頂虎爪石上，黍粟麥豆成塊，塑壺升斗盎盞，亦能使飛走止集石上，又獲腹巨頸細壺，腰大項細，而壺中有升斗，壺底有盂盞，不知何以得入也。[illegible]

袁夫私，京山人，四年前登高除地，筋骨損傷，逐漸闔乞丐，見一人飄然來，目之曰，爾有風孽，願借此厄，幸與我遇，授藥一刀圭，服之，睡覺四肢通利，步履如常，衆歸其人，不得，咸謂仙，乾隆庚子五月事。[illegible]

京山富水村西石泉山窟中，相傳龍潛其下，常興雲霧，有周官者，求雨屢驗，人傳符於晉正法，能致雷發，有雷公之號，一日語其徒曰，洞有孽龍，將降之，可持吾令牌候洞口，俟予手出，即付勿誤，周入洞，聞捕鎗聲，逾時有手伸出，大如箕，毛茸茸然，徒駭極，棄牌地，俄有聲如千萬軍馬，水湧洶洶，自洞而出，雷已籠空起，翁不知所往矣，土人德而哀之，建廟設祭，額曰雷公廟，龍去後，洞口崇閉，人以老龍洞名之。[illegible]

九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恩科，有人卜乩，乩書三陽開泰四字，悉不解，是科先大父健厯，乃悟乩語之妙，先大父諱殿泰，蓋自壬申恩科，京山中彭公時泰，孫公名泰，次年癸酉，中楊公廷琇，丙子己卯，邑無登賢書者，至是先祖始中，楊公已捷春闈，三公名同一字，而又隱楊，其妙驗如此。

秀水鄭虎臣，在松關時，有題京山照觀察釋祖公餘行樂圖七首，曰曲江觀魚，曰梅嶺賞雪，曰書堂讀易，曰畫石彈琴，曰南軒習射，曰九成臨帖，曰愛蓮閣。

道光戊戌重修文廟，殿基中掘出大石一方，廣五尺許，上琢麒麟，如唐昭陵六駿之式，不知何代物，人咸以爲文明之祥，時新造校士館，遂移嵌于館堂之東軒影壁，名曰麒麟石。

壽志載邑中耆壽，如鄒傑九十餘，王格九十四，林仕榮九十八，許氏有程伯株九十六，許婦有方伯璇妻黃氏九十九，朱鵬妻王氏九十七，唯富水民易細佑妻包氏一百一歲，此爲僅見。

國朝耆壽，有錫東山觀察，年九十二，五世同堂，及見元孫，此爲邑中盛事，許民則有王明爛，於乾隆丙申年已百齡，後不知享年若何，近則有官橋劉元者，於道光丙午，實年百有一歲。

郡公克昌，雍正丁未進士，孤家灘人，其後徙居潛江，有庠生郡官者，其妻朱氏，節婦也，載通志，又載有郡官者，妻朱氏，亦節婦，是郡官兄弟俱有節婦，公之後光矣。

明崇禎十年，常熟令爲郡守，常貪暴吏也，到任四月，民即起而噪之，時闔邑士大夫，頗不直郡，相率詣郡城，以民情達撫軍，撫軍曰，令雖不善，但到任百餘日，而即噪之，百姓無乃已甚乎，時吾邑爲韓公謨從，次即陳公必謙，從聞撫軍言，語窘無以對，陳獨慨然進曰，休說百姓已厭，京山楊父母在任九載，百姓亦何嘗鼓噪來，撫軍善其言，遂若遷郡令去，京山楊父母者，謂前令楊公鼎熙也，蓋自崇禎元年到任，至九年始去云。[illegible]

吾邑黃公鍼，以給事中家居，靖難師起，蘇州府知府姚善方起兵勤王，不幸爲麾下所縛，遂致身死，公故與姚相善，聞善敗，即具朝服投琴川橋下死，邑志及先賢事略所載悉同，而明人竊逸殘記，則云永樂初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誤也。[illegible]

豪譜

清　渤海高承勳松三輯

義豪

桓公議移洛陽鐘虡。王恢叫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桓不能奪。

曹公以楊太尉與袁公路婚。將誅以同逆。孔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元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得與佞人刁協有情。逕出。

施全刺秦檜於望仙橋下。不中。檜斬之於市。觀者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漢。不斬何為。

誼豪

朱文季與張堪同邑。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

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乃爾。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楊憑得罪。朝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為奸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吾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獲全。

卓恕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恕言某日。至日恪為主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期。俄而恕至。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自暢。一日德操詣之。值德公渡沔。德操入其室。呼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侍制質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元稹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記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蔡興宗收殯範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才豪

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亂絲使儲理。儲拔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餞夏節忽榜門受餉。其得米二千八百石。悉以代貧輸租。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于門。紆聞便往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曰。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訊。具服。莫敢有欺者。

氣豪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嵇中散中夜彈琴。有一人入室。初時猶小。須臾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履。不復似人。嵇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恥與魑魅爭光。

吳郡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拔劍斫水。罵伍員。風濤得濟。

石崇每邀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盧志于衆坐問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如卿于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

談豪

宗元幹小時，叔父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趙子柔居恆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毛伯成負才氣，嘗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王融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過朱雀航，闌人爭路，乃推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飲血食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令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令人氣盡。

垣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犬羊乎。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恆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貉噉盡。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排豪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賢儁于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賢聖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歎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父何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定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議其罪當死，上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之。

崔正能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能，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

狂豪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宇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正值彥國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孟祖將排戶而入，守者不聽，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大叫，彥國驚曰，他人不能，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

孫楚雅敬王濟，濟卒，哭之甚哀，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王積薪每出遊，必攜圍棋短具，畫紙為局，與棋子并盛竹筒中，繫於車轅馬鬣間，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手，勝則徵其餅餌斗酒。

桑民懌謫邑博士，按察視學，行部抵邑，頗問長吏，悅今安在，答曰，悅自負不肯迎，乃使吏召之，悅曰，連宵且雨，泥，傳舍圮，守妻子無所，何候若，按察久不能待，吏兩促之，悅怒曰，若真無耳者，即按察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為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及則悅謁按察長揖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無賢於悅，奈何以皮面相恐，吾廢天下士哉。因脫帽徑出。

楊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妓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為怍。

奇豪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箸，命休源取常膳，止有赤倉米蒸鮑魚，雲食之，高談盡日，不眄主人之饌。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我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子猷過吳，見一士大夫家有竹，主人知子猷往，灑掃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詠良久，主人失望，猶冀還當通，王遂出，主人大不堪，便令閉門，王更以此賞主人，留坐盡歡而去。

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

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聞王名。卽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俠豪

阮思曠有劍。什有好車。借者無不給。有人葬母。欲借而不敢言。阮聞之。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崔郊有婢端麗。稱愛之。他日鬻婢于襄陽司空于頔。得錢四十萬。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於柳陰下。郊因作詩贈之。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詩示頔。頔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不早言。卽以婢遣之。

郭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卽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曖大稱善。撤席上金玉酒器。幷以鏡兒贈李。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負。債主敦求甚迫。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名藝。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否。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輒躍出。因毀璧而去。

韋偶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每南還。食遠口置酒。有客張儒才者。醉于船中失火。燒延七十艘。餘所燒金帛不可勝數。偶則命酒不輟。儒才懼自沈。偶追還。推食之加厚。

顧仲瑛遺訓。盡散家貲。乃削髮爲在家僧。自稱金粟道人。乃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能豪

孔融數稱禰衡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數輕操。自稱狂疾。不肯往。操怒。以其才名不殺。思欲辱之。乃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闋。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一小褌。鼓吏度者。皆當脫故衣著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蹀躞而前。躡馺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褌。畢。復擊鼓摻撾而去。顏色無怍。操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衡因言往。融復見操。說衡頗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衡乃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人。今送與劉表。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衡至。衆皆坐不

起。衡入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持矟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裴寬罷郡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若固有之。乃張徐州也。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唐元宗酷嗜羯鼓。而不好琴。一弄未畢。叱琴者出。謂侍者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儒豪

張子韶對策。乇睹來取。督促之。子韶曰。來也。方談及公等。

滕達道微時。爲文正館客。常私就狹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達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

盧次楩初因濟獄。浚令張有甫時時問勞。及出獄。往謝。張鎮踞倨措。愕然拘縛也。山人出治其事稱謝。張頗引入綢器中。從者以盧從坐側。盧謂張曰。以囚當仆堦前。以客當居上坐。遂據上坐。

文衡山素不到河干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余過蘇亦不答拜。東橋答云。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山乎。

文豪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明日可集宣陽里。與公等共聽之。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足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于都下。

嚴續位高寡學。常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萬緡。仍以一歌姬質冠一房者。爲潤筆之附。韓納其詩文既成。但敘譜系品秩。略不道德業。韓慨之。封還其改竄。熙載不許。以向所附及歌姬悉還之。姬登車。寫一闋於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以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歎謝曰。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仝子樓爲文。則入自課廠。一文必三改。十年後悟其後。還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

不實點。時人謂之腹稾。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辭采盤節。摛乃命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張洪陽見湯義仍玉茗堂四記。謂湯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講學。湯曰。此正是講學。公所講者是性。吾所講者是情。

書豪

李永和杜門卻掃。絕迹下帷。棲遲著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甯越、中牟人。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其家多書。衡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願借主人書讀之。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遐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梁廷珪云。余幼嗜書。自肄業郡庠。洎祿入仕。四十餘年。未嘗釋卷。食以佁口。寢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册。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

任永、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荊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筆豪

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助。不可復得也。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人謂草聖。

徽宗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研匣。玉鎮紙。水滴。召芾書之。上出簾觀。賜酒果。芾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

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召芾至。令書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硯。上指御案間端硯。令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沾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謂京曰。顛名不虛得也。

祝希哲每掛業書古法書名籍。僞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客。非無所出酒。窘甚。以所書易錢。得初僅什一二耳。當其窘時。酷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

蘇子美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與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繪豪

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及回。帝問之。道元曰。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即令於大同殿圖之。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元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

王孟端夜聞簫聲清亮。倚牀而聽。遂乘興寫竹石一幅。詰旦尋訪。乃大商也。因遺之。商人拜受。越數日。其賫謝。并乞配幅。孟端厲聲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索而碎之。

郭恕先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

唐伯虎晚年寡出。嘗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孽錢。

吟豪

王岐公爲學士。上嘗月夜召入禁中。對設一榻賜坐。王謝不敢。上曰。所以夜相命者。政欲略去苛禮。領略風月耳。既宴。水陸奇珍。仙韶霓羽。酒行無算。左右嬪御悉以領巾紈扇求詩。王一一爲之。咸以珠花一枝潤筆。衣袖皆滿。五夜乃令以金蓮歸院。翼日盛傳都下。天子詩客。

康伯可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光璫狎。適答思殿有徽宗御畫扇。繪特爲精絕。左璫捧玩流涕。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以示康。康給璫入取肴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大駭。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叩頭請死。上大怒。取視之。天威頓霽。

歌者袁綯嘗從子瞻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璧。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詩人因避席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可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爲優。俄而一伶拊節而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二人曰。以我觀之。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

之詞耳。陽春白雪之曲。俗物豈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吾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諸郎君何如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竟拜乞降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飲豪

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子。其妻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袁尹容步褐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為煩。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為僕射。文襄言其嗜酒。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何承裕為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與焉。二人交相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鴻臚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恆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謝幾卿性通脫。與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

隱豪

梁武帝與何子皙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召見。詔徵為侍中。子皙以手撫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

秦系、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章。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硯。注老子。彌年不出。

陸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閉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即慟哭而歸。人謂今時接輿。

梁棟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

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不就。

閨豪

梁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候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今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旨。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

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黃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

宋祖將北征。京師喧言欲立點檢為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訩訩。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廚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間恐怖婦女邪。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怒。欲為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且下愧先人矣。命左右褫其衣坐之。欲撻其背。將佐皆拜為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宰以私意論殺之。呂母怨宰。母家產數百萬。益以醲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賒與之。乏者輒假之衣服。未數年而財用盡。少年方相與謀。出財償母。母泣告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求利也。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故耳。諸少年感而壯之。遂相約聚數千百人。與呂母亡入海中。聚衆為寇盜。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請免。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趙娥父為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仇已報。請受戮。縣令縱之。不肯遁去。會赦得免。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曰。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為簡較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簡較皆官得其

人乃釋。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遂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閑正，辭甚淒惋。主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我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緣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纔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

毛惜惜，高郵軍妓也。理宗朝，榮全據高郵城叛，召惜惜佐酒。惜惜怒叱之曰：汝本超官家健兒，何敢反邪。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榮全以刃裂其口，立命斬之，罵至死不絕聲。

童豪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元英，未嘗慰省，何也？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訖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持小鐵槌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槌而至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延明遂坐，神志湛然。瑀以女妻之。

黃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市豪

楊忠愍公讀書容城寮國寺。寺門有居者，夢神語云：楊某故忠臣，宜竭力事。汝令供具，居者入寺門訪之，獨遇公，一見固已奇公矣。且晚供具不懈。公固止之，不聽。三年不怠。公既登第，居者不復見。至為諸城令，居者來謁，人已問治狀。長揖謂公曰：好好，建欲別去。公附之千金，非相一正，居者笑曰：某豈乃而居，幸有餘羅，豈為貴金來乎？公治諸城良苦，安所得民間金，而以與某也？辭不受，止持一縑去。後公被逮時，每秋歲，居者必候張夫人母子入京師，候伺甚謹。後公赴義時，張夫人母子不知也，獨居者在長安，公至西市，顧見居者曰：夫人來乎？曰：不在。已問郎君，曰：不在。公曰：只汝在此乎？曰：然。遂受命。居者經紀其葬事，設

覺痛哭而別。

俠豪

祖東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李涉嘗過江，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云：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使少年劫掠。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定交，作筆薦焉。仕至征西將軍。

周處少兇彊，為鄉里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有白額虎，人謂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殺虎擊蛟，或浮或沒，處與之俱，經三日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乃自吳尋二陸，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

色豪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有一人聲似之，便殺惡性者。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婢妾數十人出，各任所之。

謝希孟師狎娼，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朝夕與賤娼居，獨不愧名教乎？希孟敬謝。他日復為娼建鴛鴦樓。象山又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詢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于婦人。象山默然。

相如客臨邛，飲富人卓王孫家。王孫有女文君，好音新寡，竊于壁間見之。相如以琴心挑之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頡頏兮共翱翔。琴三疊，而文君夜亡奔相如。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節，有妓樂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

奇豪

張功甫宴客，謂牡丹會。眾賓既集，坐一堂中，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枝，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衣與花凡

十坊，所謂者皆稱花牡丹名洞，酒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遶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隱遊。

小宋好客，會賓客于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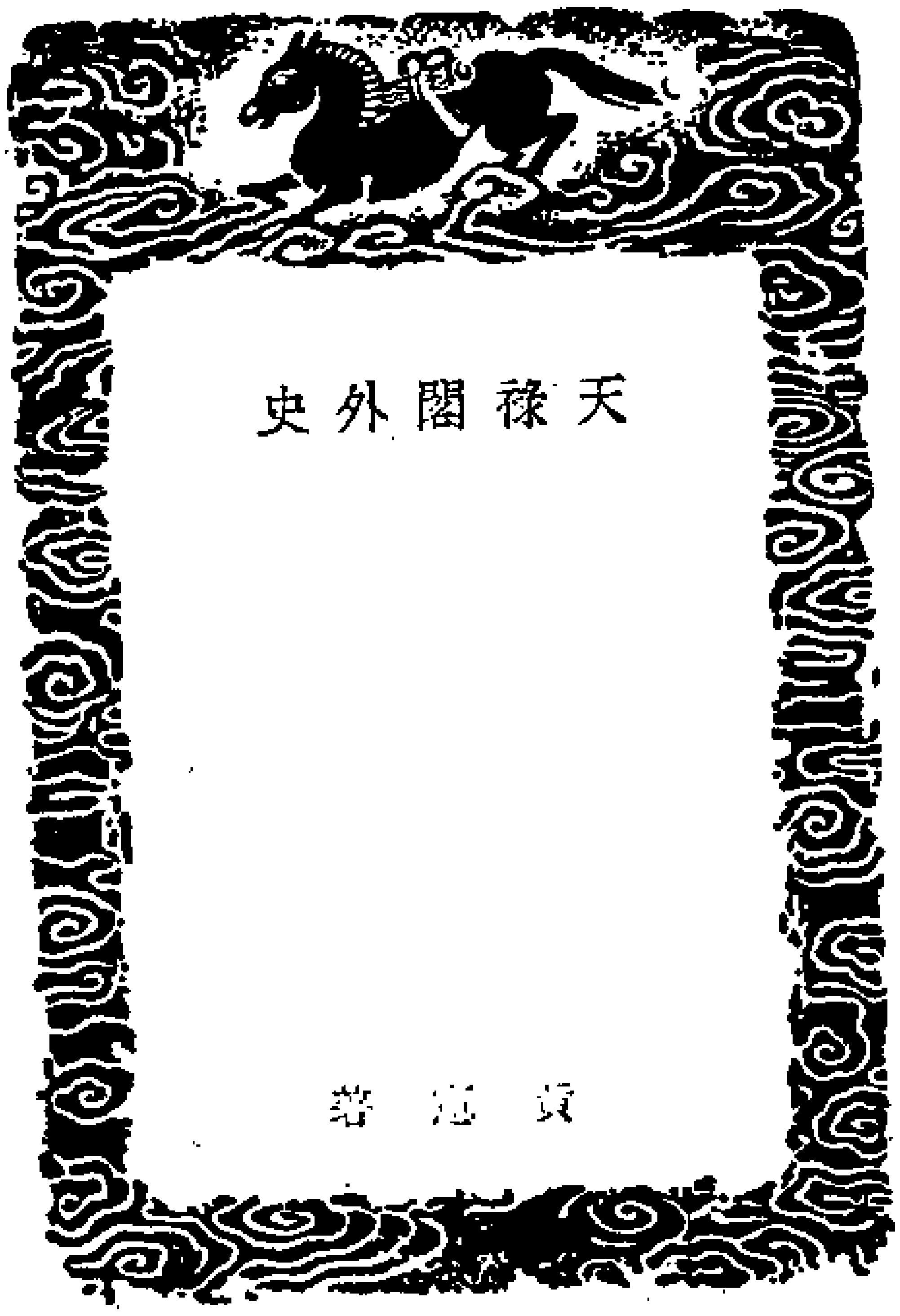
大宋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翌日諭所親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學內喫虀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某月某處喫虀煮飯，是爲甚底。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飽飫而歸，時人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廚。

陶峴好遊，自製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貯賓客，一舟置飲饌，與孟彥深孟雲卿焦遂游于湖湘江淮之間。峴有女樂一部，嘗奏清商曲，逢山水勝處，則與客留連彌日，當時號爲水仙。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嘗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

李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朱砂煎汁爲之，三煎即去其滓。



天祿閣外史序

黃叔度所著外史八卷。議論醇雅。氣象明裕。簡而盡美。婉而成章。得國語左氏之潤。而無其誕。擬子長孟堅之雄。而無其縱。皆孔氏之遺言逸論。而書史之所不載者也。試讀一過。覺有令人毛髮冷冷。凜然透骨。精神爽達。樂而忘倦者。春華明而秋雲散。江濤雄而蛟龍鳴。一造化自然之昭著。豈人之所能與其工哉。考之當時。與叔度並舉孝廉。如周子居、艾伯堅、鄧伯賓、封武興、謝孔叔、此五人者。皆產於汝南。而文章事業寥寥無聞。而叔度獨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教。植人紀。與漢世隱君子之出類者矣。宜其見推於林宗。受式於元禮。而一時諸君子咸高讓之也。然此書不恆有於世。僅出於晉。後藏於唐之田宏萬卷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治學士乃得之秘閣典籍中。加之以論贊。豈斯文之絕續。果有數乎。世又有疑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不免有一二之舛。況叔度之高潔。又非漢之諸侯王所能聘者。其文多自述之辭。雖或出於弟子之所記。而畢不復諸列國。但或類於左氏之繆。未可知也。晉謝安直疑此書而不辨其同異。何耶。意者晉時隱君子値晉室之末運。忠憤激發而不敢言。託爲此書。引類觸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與。初予承乏翰林。三山林公手授是編。曰。此某三世家藏也。吳中亦得見此不耶。後二十餘年。乞歸休去。日與仲山徐公論文林下。因檢出以示人。僉曰是不傳之秘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私寶之。余恐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之簡端。嘉靖二年乞恩致仕。姑蘇守溪王鏊撰。

右天祿閣外史八卷。舊本題汝南黃憲著。王守溪序。謂此書不恆有於世。僅出於晉。後藏於唐之田宏萬卷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治學士乃得之秘閣典籍中。後爲三山林氏家藏。卷首載有謝安山宏靜語。籍末附韓治論贊。謂以爲是皆作贗書者創爲之說。并序文亦非守溪作也。後漢書明以周燮黃憲徐稚姜肱申屠蟠風流高潔合爲一傳。其於論憲傳云。計論風旨。無所傳聞。而此序乃云范氏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什謂守溪倘一至此乎。此書究不明爲何人僞作。而王序作於嘉靖二年。則自嘉靖以前。此書必尚未傳於世。而其時何景明李夢陽諸公。方當製稿周秦。割裂漢魏。自以爲其古文。安知此書不即何李之徒摹擬而作。而好事者又託爲王序以重其書耶。古今僞書多矣。若漢張霸百兩篇。附劉炫逸山易。所張弧子夏易傳。王士元亢倉子。宋張商英古三墳。元吾邱衍晉史乘楚史檮杌。明豐坊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大抵僞書之人。多即作僞書之人。然其書或傳或不傳。或當時發摘其奸。或後人指摘其繆。皆得指目爲誰何。獨此書不知作者主名。始出於嘉靖時。至萬曆年間。屠緯眞遂采入漢魏叢書。毛氏津逮秘書因之。以此見前明中葉以後。風氣澆漓。雖以同時作僞之書。亦甘受其欺愚而不悟其非。吾是以爲傳此書者痛惜。而又不能不爲序此書者解嘲也。若通鑑綱目於安帝延光元年。書黃憲卒。本傳謂憲終年四十八。而外史猶及董卓之亂。且盛毁王允。此其繆妄。蓋不待攻而自破云。汝上王謨識。

天祿閣外史總評

晉謝安曰。桓帝初政。朝野咸望其中興。賢士濟濟于國。黃瓊爲安帝時名儒。隱居不仕。樂道于隱陽之野。帝幼時聞其名。及即位。屢聘不就。故天下號爲徵君。帝後荒於政。權移閹人。黨錮囚難。海內騷然。徵君寓遊息國。有感於異聞。乃歷聘諸侯。以興漢室爲己任。遇與子弟隱積之徒。著外史五萬餘言。厥志微矣。

唐田宏曰。東原黃叔度所著天祿閣外史一書。實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章奇古典雅。有先秦以上之體。非劉向揚雄輩可及。此史流于晉。桓溫惡其諷時譏世而焚之。故此史往往不傳。梁昭明太子蓋其文。以千金搆於天下。竟無所獲。迄於聖唐。此史稍出。予素嗜經史百家之書。嘗築樓以藏天下遺籍。及得此史。乃歎曰。天祿石渠。承明著作之庭。何先此史而刪乎。今讀其文。誠古之良史也。竊又疑之。當時諸侯封建之國。考之漢書所載。又有不盡合者。如東漢都於大梁。即魏國也。而此史有說魏王之文十餘篇。詎有天子降而爲王乎。況叔度本一含光潛秀之士。其卻安帝之聘而不就。孝廉之辟。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叔度有焉。豈辭君聘而附就諸侯之選。又必不然也。大抵此史之作。率多寓言。覽閱者非徒玩其文。惟取其志而已矣。

陸贄曰。外史一書。世所罕有。其議論皆經濟之學。王佐之才。或以爲晉初竹林諸賢所作。未可知也。

賀聖江氏曰。史稱申屠蟠超然免於評論而黨錮之禍。有至隱身爲傭。苟免誅戮者。見侈爲幾先。獨黃叔度

歷聘諸侯王。若建標而揭招焉。卒以無虞。此所以加人數等也。當時諸賢。固以顧子況之。而宋儒亦以是科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叔度無愧色矣。獨其文字稍有時餘。不類東京。至其忠國憂世。即非納親有子輿氏之風。昔人說而昧于事。必非所及。

天祿閣外史目錄

卷一 實樸文二十一篇
巡幸
聽書
交情
兵法
祝頌
去惡
機論
形勢
災異
開兵
報仇
智論

讒說
愛倩
論學
辯道
妖孽
世子
賢妃
摘麃
舞摘
卷二 實錄文十三篇
靜受
闢邪
時勢
樂論
士論
兵論
積賢
論易
嵋山
有賜
出處
天文
名器
卷三 實存文五篇
侍士
齊姬
將才
封禪
留賢
卷四 實錄文十一篇

入梁
閱爵
辭辟
繼立
携林
諫獵
受餽
卜諫
取勞
去就
去魏
卷五 實存文十四篇
過燕
侍樵
諫貨
盟會
尊論
擬居
儒論
薦鎖
見幾
上林
觀寧
汚吏
三軍
去秦
卷六 實存文十四篇
過晉
遊旅
傷時

謀國
防胡
一難
二難
三難
四難
五難
修德
議卓
嫡孽
除害
卷七 賓蜀劍十四篇
玉闕
招賢
問疾
會王
自強
平川
難陵
請令
辭聘
火災
避難
岷山
嶧山
去蜀
卷八 賓楚文十二篇
去就
時勢
田獵

馬球
論幽
色荒
晉使
龜丘
過漁
陽山
歸韓
感時

天祿閣外史卷一

漢 汝南黃憲著

賓韓文

巡幸

天皇幸于蒼梧。梧秉諫曰。臣聞聖辟不徼政而玩世。哲主不輕國而荒遊。非有頌功駿烈。銘諸人心。而可以觀諸侯也。昔禹治水平壤。臨蒞萬國。以鎮民神。故巡狩諸侯。百姓若挹太陽之餘光。瞻候雲之潤氣。故臨九河而頌禹烈。登會稽而懷禹功。夫先王之於巡狩。亦不得已。驅馳車轍。經越山川。祀之以歲月者。豈荒於遊觀哉。陛下龍飛初。劬勤于政。天下想太平之風。日食則赦。地震則省。此初政之勤。是矣。安順之朝。貴戚怙寵。以竊威福于天下。延及今日。海內愁困。相尋以兵。市無商賈。陛下則以為清淨之治。陸民號泣。陛下則以為雞犬之鳴。由此觀之。奸臣之罪也。亦衆矣。陛下不悟其奸。而高拱無為以階其亂。又為巡幸之舉。駐蹕蒼梧。輕玩萬乘。涉不測之地。損楚國之財。通奸臣之隙。而宮闈若丘。臣恐蒼梧之害。向陛下而增悲也。請搜鸞還宮。以慰邦畿臣民之望。天皇納其言。是歲京師三輔地震。

渭曰。危言微論。可為諫君之法。

燕賞

徵君遊古息國。寄慨而吟。有鴟息于枯榆。而言曰。息國無君。吾子奚為此遊也。徵君聞而憮之。乃叩曰。汝

羣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桓靈之魄也。是爲幽厲。炎炎之寵。其將頹乎。汝其輔諸侯。言畢而泣。遂飛於豫州之墟。徵君踣弟子曰。其怪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留曰。漢室不靖。奈蒼黔何。搆言息國。扮捨之何。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炎炎者何。汝其輔之。誰也。猖介。不敢以微。天道悠悠。物有信然。其怪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于莽。靈假于物。誠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以報所天。徵君旣作息而歸。見郭泰立于庭。郭泰問曰。子將適而至暮也。曰。甫釣于汝水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爲而有疑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不得魚爲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不得則縱。得之則烹。魚樂于縱而憂于烹。今吾之憂。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爲士者。皆得餌之魚乎。郭泰笑曰。子其縱矣。寡子之意。將王室以爲餌。諸侯以爲池。洋洋縱之而赴于釣。是子以王室爲憂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于斯也。其箕子麥秀之歌而比諸琴乎。遂合樂移日而去。

交情

李膺訪徵君於衡門。甲茂。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將見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消瀝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于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塞翳翳兮。有客綿袍。衆路濟而無燁兮。未落遠鼠。二子聞而悽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嘯而入。徵君及膺遇之。復見郭泰而喜。謂李膺曰。甫久不見元禮也。李膺再拜而進曰。膺以罪故。不能仰過清

綰是也。久處僻壤。甫聞命者。私自竊游。往來發使者。猶以咫尺之書。稱以不腆之儀。亦惟是步塞以相違也。子何辭吾以饋而報吾以害乎。徵君笞曰。惑也。聞之。貨者不恨人以辭。故辭于使。猶報也。夫饋甫以辭。分君祿也。以君之祿而饋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完祿而報害均無得焉。逝之卜廬于斯也。春秋之期。有性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饒。有疏食足以爲餐。晝則杜門。有琴簫足以爲娛。夜則寄臥。有備惜足以爲安。豈復餘乎。夫受而不報。恥也。不能報而受之。亦恥也。故君臣以全義。兄弟以全愛。夫婦以全禮。朋友以全恥。右之道也。李膺曰。膺也酹。不能測子之度。若識室精雜。雖當步之儔。皮劭驅馳之勞。貞旬之士。咸奮爲刀之力。而況子之儔乎。郭泰隱几而臥。徵君謂曰。林宗已卜耶。于參寨中。泰應之曰。聖帆皆徹。一行一寢。時識各努力也。是識梁冀作亂。

兵法

有巨盜攻某縣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逃竄而無所歸。賊有名司馬范者。力敵三軍。勇冠百萬。懸千鍾于百步之外。箭凡發而九破。以此擅寨。時巨盜將陷關。司馬范曰。吾聞郡有黃叔度。未可攻也。乃約寨於關外。有司聞之。俯首謝於徵君之廬。以詩與迎之。徵君辭曰。惑。汝爲郡人也。未嘗入濟濟之室。遊廟廊之庭。是以不諳國家大體。盜訪諸寨高乎。有司謝曰。徵君王佐才也。何足辭讓。賤介不識。不能靖安七屬。使男女愁歎。父老奔走。羣盜以殺掠爲名。屯於某關。聞徵君之賢。故未敢輕攻。而勢已彼矣。若不往。是絕百姓以乘遷也。徵君笑。安乎。遂行。徵君以綸巾元服。乘輿至關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范。其人勇而能射。所

向無不殲滅者。必誅之爲利。若以計卻之。猶開道而放龍。終爲人患。夫靖一郡而貽患于他。胡可忍也。且以勤王室。故以計死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福也。敢問計安所出。徵君曰。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設機于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徵君曰。試之。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匠撮之。論以兵持。開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更燃舉烽。關外烏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解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范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作閒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欲攻關門。賊衆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范曰。吾聞黃君多謀而默。以六經爲文。六韜爲武。今吾衆臨關。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某畔。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衆駭。亦舉火以視。延燒寨舍。火光燭空。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燧氣焰。壯士守關者皆寂然不語。威列而不敢動。司馬范曰。伏至而內不應。吾料伏兵遁矣。救必懼而不逼。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滿不相接。欲勒馬而歸。於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范橫戈躍前。向衆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衆亂。步卒與騎馳其後而圍之。司馬范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衆追及。見釋於血中。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儕何以生爲。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毀一廬。而措汝潁於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叔度之謂乎。

祝頌

天皇封徵君以潁陽之田。又以蒲輪束帛聘之。徵君上表辭曰。臣昧死言。臣者紆軟之夫。奚補于社稷哉。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非才。而爲左右之舉。賜臣以潁陽之田。寵臣以蒲輪。榮臣以束帛。竊以爲禮遇之過也。昔者許由抗志於唐堯。務光執節於殷湯。二子者。亦遭際聖世。而蒙殊禮殊錫之光。竟辭而不就。以窮困其身。天下不以堯湯爲棄賢也。且有命名。臣賢非許由。智非務光。而有堯湯之遇。極寵錫之榮。以寵非臣。故草木落乎待黃之秋。而衡門之旨備茂。庭蕪沸乎春風之候。而寒谷之冥不飛。亦以休風之宜暢而聖情之凝襟也。臣實處焉。是以荷日月之餘輝。而旋汗交襟。惕然而惟懷者。有以也。臣自揣不能從事於輔弼之列。而樹于呼吸之廷矣。臣願天皇聖明。慎用對射節儉禮儲臣。放佞人以疏世。鯁忠言之路。容臣于草莽。歌詠鼓琴以揚仁風。樂康以鳴聖澤。此臣之所以仰祝于天皇也。臣北面拜稽。濔增感激。待命草間。無所逃遁。謹上表以聞。天皇深允其奏。然卒不能用也。是歲命丞相以下。講老子於太清殿。何奴寇雍冀二州。南人叛。

去惡

梁冀之誅。徵君謂袁閎曰。甫聞去惡本者易。去惡根者難。袁閎曰。子何不效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徵君曰。聞者國家多故。典刑蕩然。得意而遂善。雖忠忠而必貳。失意而論怨。雖讒佞而必誅。油賞厥忠。故耳柰之。得誅厥佞。故以賞之。與賞而同誅。殊勞而同賞。是賢不肯治也。夫治不可以致士。治則賢者難爲猜。不

肯者雖爲濁。故賢者死于憂患。而不肖者死于安樂也。諸其臣卒以自清。清主在上。則潔士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樹。非無朽木。清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王之馭耳。是以舜誅四凶。賢積驩鴉。紂戮比干。佞臣用揚。此皆不清之主也。親賢而近不肖。其過也淵。猶可悔也。以賢不肖而淆之。其過也亂。不可理也。故秦以淆而亡。擴到曰。得馭者調其駁。失馭者逸其驥。其是之謂乎。

韓泊曰。梁氏既誅。單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等嗣亂其後。曹節王甫之徒。惡浮於梁冀。五邪流衍朝廷。而黨錮之難作。梁氏之誅。果何益于漢室哉。

機論

韓王見微君。微君方耕而歸。望韓王之軒。棄鋤而隱之。韓王再謁。他日又見。親以情講於庭。微君乃就載以歸。謀而王室之策。微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韓人有善弈者。以弈就微君曰。子知弈之道乎。微君曰。不知也。弈者曰。吾與子弈之可乎。曰。夫弈以機勝。以不機敗。吾不能機。何弈之爲。曰。子惡機而不弈。不知子之機過于弈乎。曰。何爲其然也。曰。弈之勝也。虛實是已。實而擊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機也。且而神。詭而變。故善弈者能出其機而不散。能藏其機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雖然。此特弈之道耳。若機之流于衆妙也。肆而淵乎。羲皇得之而畫其卦。神農得之而藝其穡。軒轅得之而與其兵。勳華得之而禪其器。夏禹得之而隔其澤。殷湯得之而陣其網。周武得之而奮其鉞。蒼頡得之而洩其文。女媧得之而煉其石。許由得之而洗其耳。儀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御其御。后羿得之而精其射。伊尹得之而負其鼎。公輸得之而寶其技。甯戚得之而扣其角。伯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擊其磬。昔有抱甕者。惡桔槔之機而不用。然爲知抱甕之爲機乎。由此觀之。天地萬物皆機也。機其運于應物之所。動于無形之源乎。今子之出也。將以仁義爲機而運諸侯于掌上。容爲民于帆物。縱之擒之。弛之張之。吹之噓之。若噓氣之離風。而解駭乎萬竅。其機也如是。弈何有哉。夫聖人以仁義爲機。賢者以禮信爲機。謀上以術數爲機。辯士以縱橫爲機。此機者。皆利于諸侯而顯名者也。吾子其擬聖人之機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舉矣。當今之時。得時者昌。得聖賢之機者。昌不可限。子惜而不假。亦何取于機也。盍斯而假之。唱仁義之氣。而解衆庶之惑哉。微君曰。吾將機乎。

形勢

微君說韓王曰。夫諸侯之國。有爲天下樞者莫如韓。韓因戰國也。宛樞襟其東。大乘峙其南。武關亘其西。成皋鎖其北。韓之形勢。是以扞四面之敵。通諸侯之嘂。而中臨天下。呼則諸侯應。招則諸侯來。若長江盤扞於中。而九派之流爲之爭趨而下注也。以韓之據地。視諸侯之國。孰爲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衆。孰勇焉。以諸侯之學望。視賢王之聲。孰美焉。是三者皆無出乎王之右矣。自大禹創業于夏。申伯受封於周。楚子設險于方城。秦人用武於南陽。故韓之國。賢英雄致王定霸之所也。漢興。凡南陽之勢。遠控乎西京。以爲羽翼。新室猾漢。二雄割據。光武倚舂陵而發跡。更始臨淯水而建號。皆韓之南陽也。賢王承九葉之運。當天下之樞。昭之以令德。佐之以文武。暢之以禮樂。可以會盟諸侯。而光濟王室。夫南陽、智士之所出也。

賢王能折節下士。而遲受役于南陽之衆。與之謀國而綏民。以順其從。無使有異宮之事于秦。而范蠡之謀于越也。賢王據此而不圖。臣恐天下之形勢矣。夫擁成皋之固以爲金湯。挾析邑之饒以爲劍戟。桀敖門之關以拒勁戎。渦淮水之流以飲疲馬。臣因知賢王之無功也。夫王室之盈虛係于韓。王室之強弱係于韓。王室之安危係于韓。王若不修德。則王室必虛必危必弱。王若修德。則王室必盈必強必安。自然之勢也。賢王欲輔王室而不修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此臣所以爲賢王計也。臣布衣之士。受賢王二顧之恩。遇臣以不次之禮。是以披素誠陳于賢王之前也。王其圖之。

韓泊曰。此篇乃微君說諸侯王第一策。忠義之氣。激揚慨切。溢於言外。其視戰國蘇秦張儀之辯。奚啻霄壤矣乎。

災異

桐柏山崩。淮水潰決。濱海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左右告於微君曰。桐柏。韓之巨鎮也。今崩。王室必有難。其若之何。微君不答。左右返見韓王曰。臣以君之命告于黃微君。微而不應。是無禮于君也。請逐之。韓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咎從矣。是寡人不能恭而使左右以寄命。能無傲乎。遂命駕而見微君。微君方鼓琴。韓王謁其廬而謂曰。叔度其寂哉。何不弔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微君對曰。臣聞之。國之鉦咎吉凶卜于龜。士之兆卜于琴瑟。今臣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悅以殺。繼而彈關雎。其聲婉以和。臣故得禮於賢王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德。不能舉職于山川。遺戚王室。寡人是懼。敝邑三歲無稔。邑將爲墟。今桐柏告崩。淮水潰決。以溺我人民。蕩我禾黍。旋我廬舍。寡人罹殃。不能補號於敝邑。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微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禍。何以示民。幾煩微君之明德以庇寡人。辛卯來也。微君曰。有是乎哉。遐也。未之信也。請與王觀焉。遂涉淮而登桐柏。水溢于境者方數百里。林不庇巢。城不見堞。男女之尸。蟠如巨魚。被髮而浮於波瀾之葬。王歎曰。自孔子觀呂梁以來。未有此水也。微君斂容而對曰。彼猶得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然何傷之多也。豈惟韓國之禍。王室其必有難乎。是歲何奴寇邊。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幽厲之氣彰矣。

問兵

韓王問兵于微君。微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軍旅對。韓王曰。寡人聞之。治世則用文。亂世則用武。用武之世。奚事禮樂哉。微君對曰。夫君子修文德于用武之世。爲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靖。修武德于用文之世。爲陰道也。故王室備而易隆。今以用武之世而不修文。則諸侯皆雄。郡國無覽。何以樹伯王之功哉。若以武踰強弱。殊效而百姓之殘均也。王何綏禮樂而急戎事乎。臣是以不敢對也。韓王曰。昔齊桓陳師於召陵以聲楚。而遂建九合之績。秦王出兵于函谷以迎敵。而是收六鼎之形。孰非用武之明效哉。春秋戰國以迄於今。談兵者雲集。角武者煙舉。上則折衝于帷幄。下則覆軍而殺將。當此之時。禮樂無有也。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強國者非威儀之容。故禮樂不可治乎用武之世也明矣。微君奚隱厥柄而不以誨寡人歟。是使寡人無奮也。微君對曰。禮、兵之紀也。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體。故禮以制其容。樂

以導其氣，列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飾之以旌旗，明之以弓劍，飭而後舉，利而後動，故能克敵而定戰。桓文之兵，昧禮樂而猶足以節制，是以尋其身而天下謂齊晉能諸侯，若實之禮樂而節制，奚翅乎尋，且賢王不聞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閑其干羽矣，而未聞以其兵也，豈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干羽者乃有虞之所以為兵也，至春秋戰國之君，以百姓為螻蟻，以刀鋸為金帛，苟有匹夫高枕而寢者，天下皆以為祥，其殘也如此，臣願賢王之勿效也。韓王曰，昔晉文之伯，不以兵車而為諸侯之盟主，又納天子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曹衛楚宋不勞而歸服，是晉文亦禮讓之主，而不專於武，特未能樂焉，由此觀之，豈惟節制之師哉。微君對曰，召襄王于河陽者，讓乎，臣而召君，非義也，違諸侯之盟，非信也，以此而號諸侯，非禮也，一舉而三非，春秋貴之，若桓公其庶乎，以韓之彊，以賢王之風，取之伯不足圖也，乘是時而脩禮樂，雖用力十年，臣固知王之止于伯而已矣，且以後于晉文，夫晉文之伯，猶飭制而嘗之以權也，今賢王之權在天具，于王何有，若淵默而修德，則賢王之權歸矣。韓王曰，善。

寵幸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于宮。二姬聞微君之賢也，求韓王聘之。微君見韓王于翼翼之樓，二姬隱于雕屏，窺而巧笑。微君謂韓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慕微君之令名，故隱屏而窺耳。微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即隱屏之姬也。微君作色而對曰，臣雖賤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為二姬笑，臣何以賓於王乎。韓王曰，微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妾，不以一笑而辱微君，夫笑妾婦之庸態也，微君以妾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微君默。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微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微君曰，夫以王之二姬，猶能辱遠，況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窮其意，乃向屏而泣。微君曰，二姬何弱，是笑也，不以臣弱，臣于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容，洗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於屏，五樂備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姬對曰，妾恐辱微君也，樂之音重于笑，微君之辱亦重於笑，是妾有笑罪，君不命妾之樂，而又重之妾以為微君無所報于韓矣。微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馭之，則韓國必強，不然乎，其危乎，何以能國。韓王曰，寡人命二妾奏樂，以微君無命，故懼而弗樂也，焉用智哉。微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嬖曰褒姒，美而不笑，終國之危也，幸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笑猶士也，今二姬之笑，有褒姒之所不為者，而反無周之危，故笑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命之樂而謂之以達，且何智之敢用也，於是玉壺鼓瑟，紫英彈箏，侯以觴奉微君，酒激于地。微君曰，臣不敢飲。韓王曰，何以不敢。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觴微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微君又疑耶。取觴而飲。寡人亦唯是解疑於微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得二姬賢美而貞淑，又飾之以許，寡人是寵，非以習樂也，而微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對寡人是微君之捐過矣。微君降席而對曰，嘻，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幽蘭，貌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揆之而頌音作，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溫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強懲暴，誅亂，使盜跖可化為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林

竹之木，夜不過枕席之安，虐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國，故珠玉為塵，錦繡為灰，綺紈饑床，棧于洋宴，寶瑟箏筱，寢于煙露，寵昔之樂，于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而寵冶容，臣竊以為賢王之羞也。韓王有慚色。微君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慚而讒之。

智論

微君聞二姬之讒，復說韓王曰，夫尺蠖蚨蜻，同出于陽，而不為尺蠖之鳴，黃雀青蜓，同翔于空，而不為黃雀之巢，鯢魚蝮蛇，同游于水，而不為鯢魚之化，若此者，豈限于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蜉蝣之安于默，蜻蜓之限于飛，蝮蛇之困于游者，彼亦為知尺蠖之鳴，黃雀之巢，而鯢魚之化也，唯不知，故以循分而不害，是萬物之淑懷，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使其有所知，則必慕，慕則必傾，焉推人靈于物，故無大愚，亦無大智，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傾，有傾而不殆，有殆而不窮，窮則必復，若帝王聖主之於凡庶，惟無所大知，是以賤而莫知其所以貴，貧而莫知其所以富，陋而莫知其所以愚，勞而莫知其所以逸，困而莫知其所以亨，變化若神，動靜若運，凡庶惟舉處窮窮，然以遁之耳矣，昔傲象之於重華也，無大智，故得以掃而不爽，魑魅之於仲尼也，無大智，故得以康而不附，項籍之於高祖也，無大智，故得以興而不復，雖德與智合，以光于天下，而銘係功，亦命使之然也，豈惟帝王聖主之異于凡庶哉，今有愚夫老於田野，與子孫守十金之產，而盜賊不攘其室者，亦盜賊無大智也，況於受命之主乎，今賢王居必伯之國，受世昌之封，齊魯之沃壤七百餘里，雖周之申伯鄭侯，未有若賢王之盛也，夫南陽雖封於先王，而實天之所賜，賢王欲弱而興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失可伯之時，是使齊桓晉文笑於前，秦孝公齊威王譏于後，無乃棄天之賜，而負先王之封乎，願王恭禮天下之士，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得其志，則天下士必奮然樂為之用，而賢王之名彰矣，此鄙臣所以嫋爽而長歎也，王其熟慮焉。韓王曰，善。

讒說

二姬以計去微君，讒于韓王曰，妾聞諸侯皆寡，則不可畜士以養暴，百姓皆聯，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家無東濟之弱，齊羅無犬吠之儆，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享大國，天皇之寵，賜日益于君身，雖河間東平之寵，不能加於君也。君之倉廩寓以百萬，宮室之瑰積以窮奇，玩好之器來自絕國，鐘鼓簫瑟之聲，歌舞陳於前，妾得侍于君之掌下以供娛樂，是諸侯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加于君者也，君享千歲之樂而為終身之樂，以昌後嗣，不亦善乎。今游說之士，不顧君之後嗣，而取權于口齒，非忠也，不足王室之亂，而勸王以圖伯，謀不測之功，非義也，而且不智，是以辯舌於諸侯以要功譽，釣容柴而為寶，適而若憫，誘而若發，得秦之情而泄于楚，得楚之計而通于秦，在路則御者爭之而不恥，在國則順者排之而不顧，吐譚縱橫，乍喜乍怒，假蘇秦張儀之說行也，以妾料之，不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餌于四方，豈能徒人之國家哉，君速布令于國中，以屏游士之跡，且無濟於鄙壤，是絕禍也，遂說而絕禍，則君與妾均是福也，幸無忽焉。韓王曰，予素不昵，故說士不遊于國，向者微君謁予而諷以汝二姬，故汝不忘，為昔之泣而加惡耶，夫微君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於天子，其才足以賓於諸侯，其志足以潤於百姓，其謀足以安于社稷，

不可忍也。予其惡於是。汝二姬毋倓。明年。韓王遊雲夢之山。與微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鶴之歌。歌曰。鍵豐遊兮紫庭。朝曦曦兮春陽。鳳舞兮雲夢。恨寂寞兮哀鳴。歌竟。遂縊于宮樹而死。

愛憎

韓王與微君遊雲夢之山。將遊鹿臺。韓王聞二姬死。謂微君曰。吝。乃命左右施劍。微君因問韓王曰。王之歸將二姬乎。不然。何返與而能鹿臺之遊也。王若歸則二姬生矣。臣不能從王以歸。而待王于鹿臺可乎。韓王流涕而泣曰。寡人不敢信所愛也。寡人處宮。二姬不離于側。寢則忘餌。臥則忘夢。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于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寡人是懟。遂哀歌而死。是寡人若行陰雲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微君對曰。王爲雲夢之遊也。何不含臣而攜二姬乎。臣以爲王之忍也。韓王曰。寡人昔等乎豐山。二姬進清冷之泉。寡人遊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泛于伊洛。二姬進魴鯉。寡人畋于狼臬。二姬進雉兔。是寡人與二姬。亦皆爲此樂也。今雲夢之遊。寡人以微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死。寡人雖有黛眉之姿五七。從聲之女二八。亦無以爲也。微君對曰。王以二姬之死。納覲而盛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爲飯牛之歌而不得君。死于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死。亦戚然而垂涕乎。韓王曰。然。微君曰。使王之遊既無從士。又無寵姬。王荒而弗返。士與姬怨。姬死于宮。士死于塗。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韓王曰。士與姬皆寡人之腹心也。其生也偕樂。其死也偕戚。寡人奚擇焉。微君曰。夫從事于王者。內則姬焉。外則士焉。士必權其謹。姬必憎其猬。由此觀之。王之左右。士與姬不能並也。王命觴而遊。姬在。爲士者憤而死之。苟違於王。王亦能以寵士之情恕于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死。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跡也。小哀則哦大哀則涕。不可偽也。王之于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以涕而知王之情。何王之寵士不如姬乎。臣今從遊于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含姬。姬亦以臣之故而怨王。是二姬爲臣而死也。不然。何王向臣而涕。有悔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豈以二姬之死。而遂謝天下士乎。微君其無疑寡人也。遂遊鹿臺而返。

論學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微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子乎。微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閔生。七歲而能讀書于無閔之所。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爲玉良也。寡人親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淳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閔生學於無閔。必其以孔子爲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於孔子乎。微君對曰。無閔生。即臣之弟子李牟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庭前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閔蔑之矣。何取乎博。韓王軒然仰笑而續冠曰。微君果以無閔生爲弟子耶。寡人觀聘之以論古學。微君曰。王雖得無閔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遽遇無閔生。無閔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爲其然也。無閔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寸。文如寶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博而貪生。智窮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乎實。騁而歸乎性。成章而潤乎質。則令名昭揭而可以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于今賴

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過低梁。風之乃石梁也。遂于湖。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斃。頃之湖漲。後有涉梁者。又待湖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湖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烏得爲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爲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鳴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拊髀歎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於子矣。無閔生曰。臣師微君。以二姬故而王疏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疏微君哉。二姬失亡。實戚寡人。子事微君。寡人亦不以子疏。又不能以子而疏微君。故寡人三陳懸而微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曰。易明式微。

雜迪

微君七日不見韓王。王謂左右曰。微君以二姬之故。七日不朝。何耶也。左右告微君。微君答曰。吾欲見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絕。故孔子去衛。其難合者必不易絕。故管晏由乎齊而後相。雖易在君。士因之而潔名以保身焉。附交雖然。夫賢士行一志也。亦視其所向而爲之舉發樂者。吾道之門也。故賢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不驟遂其志。不輕用其道則士益貴。不驟遂其志則士益忠。士益貴。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讒有所不能間也。而見王之疑於斯而哀於後。是耗氣徇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絕者。必乍明而乍昏。徇志而未損者。必乍強而乍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平。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爲之用哉。所以鼓琴七日而杜跡于王之庭也。夫君子虛以照物。宏以納機。個以出禍。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有梔焉。召而後見。時或聚二姬於必。況不召而往見。胡可得也。得無罪乎。左右以其言復于韓王。王以卑享之。侍而問政。踰月而韓國無冤民。有司廉。道不拾遺。楚人進纖氏之女。貸風于王。王竟爲姬而溺之。

妖嘆

微君遊崆峒之山。見一老者祭一石塚。祝曰。炎炎之室。其棟將頹。用爲戰場。奸雄嘶。微君聞而怪之。命從者訊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夕暝。二老號哭。遂化爲鵩。飛于歲木之巔。從者懼而告曰。此何異也。微君曰。吾聞國將亡。聽于神。今二老之語。非人之言也。又化而爲鵩。其怪也甚矣。夫九陽之窮也。夜鳥而爲鵩。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由是觀之。王室其將亂乎。今外戚擾而上柄移。元勳貴而易成伏。賦斂急而姻雛息。炎異盛而德音弛。雲擾之鼎。議于朝夕。可坐而待也。諸侯之賢者。及是時布德而施惠。招賢而下士。分祿帛于無告之衆。以固懷其心。與王室之動靜而陰鎮之。弱則單力而扶。危則倚名而救。朱盟受臣。翼減汗吏。懾外夷而控中原。盟諸侯而定紀綱。此誠一時之策也。今以韓國之勢乘而舉之。若游雲之遇風。奔流之赴壑。孰能禦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也。言未卒。二鵩長鳴而逝。微君顧從者曰。昔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而知漢賴以興。余聞語于崆峒之二老。而知漢因以亡。小子其識之乎。

世子

韓王世子卒。微君哀其賢而哭之。左右周岑曰。子哭世子也。爲其賢乎。微君曰。然。曰。子之賓於韓。世子未

有扈焉。又弱而好音色。日與左右鬪雞走犬。以為遊狎之樂。此薄德也。子奚寶之。曰。韓王弱而求凍餅。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蒸餅而凝之。既凍。乃進于王。韓王武。為之賦悅冰。美世子也。及世子卒。倚風去冰室而命樂鉞妝之蓋。甫是以悲爾。周岑曰。子何不諫曰。乎也其在乎。乎也其在乎。

賢妃

韓王夢二姬與之遊。王醒。倚風侍寢而撫曰。君寢弗寧何謂也。王曰。吾方與玉壺紫英。遊於香圃。臨翠華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嬉。吾是以驚。嗟乎。二姬死矣。猶與夢寐。何婉孌也。倚風出幃。秉燭而諫曰。妾以為君之夢商殿也。而君云云。是二姬既死。猶不受君。況其生乎。妾亦臣僕也。不敢以色溺君。生不顧為二姬侯。死不願為二姬遊。君之明德。胡可隳也。妾今得幸於君。苟不自善。則天下亦必以妾之故而笑君。猶二姬也。妾聞二姬有周寵之過。有毀善之愆。而又有怨君之尤。以怨而死。何德焉。今又穢君于夢寐。妾以為君之思必深也。以是心而思士。其高崇乎。妾昧死溺君。君其念之。王笑曰。吾有汝以佐內。徵君以佐外。夫奚憂乎。倚風曰。妾聞關雎之詩何義也。王舉之曰。汝聞始及此乎。吾聞徵君云。夫風始于關雎。基風化也。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思賢才而不傷乎善。以之風諸民而民化。以之和諸樂而樂隆。周之王業原始要終。罔非善也。是故關雎者。禮樂之原也。文王以懿脩之德。猶不自聖。惟后妃是求。以佐陽政。故正王宮而風天下。則文王之為也。吾聞關雎而思文王乎。非股之心不渝於夫婦。而化洽中國。此所以為文王也。夫是之謂關雎。倚風曰。君奚不哀窈窕而思賢才乎。王怒曰。汝烏知吾之不哀而思也。倚風頓足而言曰。二姬如一有爾君哀之。其死也負于君而君思之。妾是以君則未能也。王乃歎曰。吾不殺人賜以靜姬。是吾福也。遂設酒作樂。命左右歌關雎之章。嚏嚏當下。韓王與倚風應瑟和而之。王謂左右曰。寡人無何踐之恥而稱有志焉。乃醉酒于檻。左右皆賀之。謝曰。臣不敢盡命也。是歲韓國大饑。諸侯聞韓王冊懿姬。咸以千金構於四方。如韓之倚風者。于是國人憐于市。幾舉于野。布令累月。佩美女者乘載于路。韓王聞之笑謂左右曰。寡人得羅氏之女。方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二姬美而未仁。若倚風則仁美兼之。豈獨韓之宮哉。雖吳楚燕趙之產不能匹也。故諸侯咸以千金索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為美。是以國都之女有一日一刖之麗者。悉進于宮。雖然。如倚風者臣未之聞焉。夫倚風。天下之寶也。而君得之。諸侯旣聞。皆羨君之咏關雎也。君亦唯是儀則于宮闈。毋荒其色。毋眈其寶。毋濫其鄭聲。以勑樹公室。不亦賜乎。且徵君有顏回冉雍之賢。賓于茲國。諸侯者失重負。由此觀之。雌雄之形決矣。況諸侯之富。皆埒王室。求如倚風者易。而求如徵君者難。君勿忽焉。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文王拘羑之時。凡過紂之欲。以釋文王者。豈皆后妃之力耶。賢佐之謀不可誣也。君得倚風而委以宮。若國之大濩。必賢者佐于外。然後可。今君之得徵君也。不能磧臧以下之。委政以隆之。坐謀以詢之。使諸侯倚藩籬而觀笑。此謀等所以不忘君之賢而慢肝膽於前也。君有其國而無其土廣。不可謂完。有諸侯之辟而無其人民。不可謂貴。是勢不在君。君安得而守之。王室將有累卵之危。苟一日射于天下。又何所恃乎。周公之攝非篡也。成王弱也。桓文之與非逆也。周室替也。故聖人權時而變通。皆能與繩墨之士同哉。君不可不熟計也。王不聽。是歲燕人求聘于韓。欲

王聞于徵君。將以辭使。以慰齊有盟意也。徵君對韓王曰。諸侯相聘。禮也。禮不可失于諸侯。失則踰國之使不入于韓之疆矣。不入則韓必孤。奈諸侯何。韓王乃卒其使而慢之

嫡庶

韓王欲以倚風為夫人。莊白諫曰。不可。夫先生因名以定分。使尊卑貴賤無相瀆也。是故內有后妃嬪御。以佐內政。宣陰德也。外有公卿大夫郎官之屬。以贊外務。暢陽德也。故天子以諸侯為級。有級而後有序。有序而後有則。和斯交焉。故天子之于后。猶諸侯之于夫人也。聘以示禮。宴以示好。居正以示位。侍廟以承宗。親蠶以勸示。故能為天下母。諸侯亦然。禮有之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唯齊體於君。是以光佐於內而致孝於神祇也。由此觀之。嫡庶者禮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庶而無降。庶有隨而無降。寵之以色。則不可踰於恩。寵之以實。則不可濟於禮。夫時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兆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違禮則名消。名消則不倖。不倖則悖。悖則淫。淫則狎侮刑罰而為天下辱。此國家危亡之形色也。昔桓公葵丘之會曰。以妾為妻。則伐之。非私典也。所以尊王禁也。今倚風處君之宮。執與之凝。賢聞諸侯。君之明亦爭矣。倚風美而有嬪。君之寵亦爭矣。夫美而賢。嬪也。執庶。妾也。君欲一朝而隆之。無乃不可乎。執是名也。不足以為君重。而隨是名也。亦不足以為姬重。且以姑姬之名。累姬之美。而遂拳于諸侯。即臣見韓國之日卑也。君其慎之。王不聽。乃訪于徵君。對曰。臣何必言。韓王曰。何謂也。曰。臣聞莊子諫王是也。臣故不言。韓王曰。然則寡人為何如也。曰。以王之所為。子其肯文乎。王悟而悔之

倖嬪

徵君見韓王。坐而論政。乃設瓦喙以勸王。王淳而飲酒。倚風鼓琴于宮。奏關雎之章。徵君聞之。叱曰。是琴也。始作有仁鴻之聲。繼而有鴟鴞攫物之聲。讙其鼓之。讙其鼓之。韓王笑曰。此寡人之寵姬倚風也。徵君曰。然則何為而奏關雎之詩乎。曰此其所嗜也。徵君曰。不可。夫關雎之詩。詠后妃也。亦惟后妃得而奏之。若倚風雖賢。妾也。妾何得而逃關雎乎。下淩上。卑越尊。不可謂順。臣聞倚風之好為關雎久矣。王以為賢。臣竊以為憂也。夫瑟以發音。音以昭志。志伏于內。則瑟之音平以和。志馳乎外。則瑟之音激以亢。今姬也有媧志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淑而播聲於瑟。非韓之徵也。夫聲不可長。以寵而長驕。是玩百姓而濟諸侯。且以倍盟背王。何利焉。王若從其所好。則四鄰之諸侯。皆欲娶禮於王。而天下之謀七長矣。昔周之東遷也。猶依晉鄭以為固。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者諸侯也。以韓之盛。王將修政之不暇。而麼以一寵隳其紀綱。則千歲後。王室卒不能向韓而依矣。何韓之大國而不晉鄭也。臣不佞。寄食于諸侯。亦視王之此舉以為去就。弗敢阿也。倚風聞之數曰。非不立矣。徵君出。有嬖人讒于倚風曰。以夫人之賢而處卑位。雖有懿德婉行。不能絕乎國。竊為夫人惜之。今乘君之寵容而弗自圖。恐華落不再榮。而娥妒之怨遇矣。徵君俏陬士也。聞夫人之鼓琴而驟諫。彼將以二姬侍夫人。恥孰甚焉。夫人欲得志于宮。必去徵君而後可。倚風曰。君今聽其計。為之奈何。嬖人曰。夫人尙可為也。君嘗與夫人宴碧華之池。夫人是時宜窺君之

醉而泣于前曰：妾處幽僻，彼日月之末光，得侍帷帟之役，與宮闈門矣。妾何幸有此舉也。君亦不以妾之賤而褻其寵，欲舉妾有不次之恩，以爲君重。妾實菲薄，不敢仰手而承也。側聞微君短妾於前，而結君之左右，君信以爲誠，是妾罪也。然以君之明，不能照妾，而使爲士者謗于道路，以傷君之明，君何以一妾而自累也。願君賜妾以死，無使賢士嚬于市朝，以爲君病。昔二姬之死，愛君也，不可謂怨。妾欲與二姬遊于泉下，以觀多士之集韓國也。夫人以此說君，君必啓前之心而去之。此嬖寵陵愛之計也。倚風曰：然。計其中矣。明日，王果與倚風宴遊碧華池，倚風如嬖人之言以怨，倚風泣，王亦泣，遂膝立倚風爲夫人，是廢微君行。

天祿閣外史卷二

賓魯文

辭受

微君去韓，魯聘先諸侯而至，乃不入魏而之魯，留于濟陰，有盜者竊其笈。從者曰：子窮矣。微君曰：是何足以窮我哉。夫君子達于內而窮于外，樂于心而困于跡，此負道者之爲也。如是而往，而不窮。故游諸侯而不得志，是吾窮也。頃有韓使至，佩百金以爲贐，微君不受。從者曰：君子其矯者也。子欲以忠信爲笈，仁義爲贐，則弟子之從子也，安能食子之忠信，飲子之仁義，而免其饑餓耶。吾聞君子出而不行其素，則寄口于諸侯，以爲資身之策。故仲尼有絕糧之窮，孟子有受贐之義。窮則餓，餓則受，禮也。子奚獨介而自困其身乎。智者不爲也。微君曰：噫，是何言之陋也。汝不能食而以忠信，飲而以仁義，而欲寄口于諸侯以免死于道，是從遊者皆乞人之徒也。乞人一日不得食，則餓死溝壑，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汝必爲乞人之計，則簞食豆羹之間，殆有甚于乞者。汝亦畏死而取之耶。充以乞人之心，則盜跖之貪爲是，而伯夷之廉爲非。是盜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今有伯夷爲師而盜跖爲弟子，可乎。汝以仲尼之絕糧爲窮，孟軻之受贐爲義，而病也，不知仲尼獲麟出語曰：吾道窮矣。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軻曰：萬鍾于我何加焉。由是觀之，仲尼亦未嘗以絕糧爲窮，而孟軻未嘗以受贐爲義也。且孟軻之受贐于宋，蓋有故矣。當是時

宋之君，于孟軻未嘗也，作國無嬖人之讒，去國非請賢之故，是以受宋之贐而不辭也。不然，何翻齊之兼金，辭齊之萬鍾，而綽綽乎有餘裕哉。今韓之遇吾也，以好色之心好士，而無惻誠，內蔽于讒，外障于佞，若之何就之。吾是以去韓而賓魯，不幸遇盜，日中無餐，僕有饑色，吾不接輿笑簞而往，韓士遺佩而以金，此稱義之禍兆也。吾之不受，又何疑焉。夫失志于韓而受其饋，是猶魚之失水于淵，而又吞其餌也。受佩者傷于義，吞餌者傷于吞，其貪均也。汝欲吾受韓士之餽，而自同于吞餌之魚，死則免矣，其如義何。韓使爲之於邑，乃乘馬而返。魯人聞而饋粟，微君受之，曰：義也。

闢邪

天皇祀老子于宮中，自謂紫微玉真帝君，羣臣上表稱賀。李固諫曰：臣聞陛下以睿德自崇，而仰建皇極。此不可以爲號也。昔我孝武皇帝，誕求神仙，興土木，六經表章而未施，是以方遊之士，踵跡而進，以師事之。及其徂落，天下稱武而不稱真者，以天子無遠長以自崇也。陛下即位以來，國無寧歲，何如諸穢躬行而入寇，雨雹日食，地震，太白熒惑，水旱之變不及奏，宮廟陵闕之火不及撲，負比干之忠者或幽于獄室，毀如賈之巧者或臥于廟堂，臣竊思之，可爲寒心哉。陛下誠宜恢裕德化，振肅綱紀，以滌汙穢鬱濁之氣，朝夕敬惕，居之以恭敬無怠，然猶未能挽漢室之隆也。今又崇禮老子，表立帝號，猶萬乘之尊，易百姓之望，非所以熙光于祖宗，而垂聲于後世。臣以菲劣之才，忝列三朝，顧無尺寸直以報陛下，亦無諫媚之行，以爲陛下辱，然臣隱忍于質帝之秋，而欲效忠於陛下之朝者，亦有待也。臣今吐心裂腹，以覺悟陛下，陛下不以爲然，老子不能爲陛下忠，陛下反風膝而飾之，以資爲憸奸之竊笑，此微臣所以憤懣而流涕也。使老子有知，必以臣言爲是，而亦不享陛下之祠矣。夫陛下棄周孔之道而崇老氏之術，臣恐天下搢紳之士，翕然嚮風，皆舍儒而崇老，以凝朝廷，此非陛下之福也。書奏，帝不納。微君聞之，謂李子曰：嗟乎，漢日衰矣。

淯曰：李子此疏，存之漢書，皆無所據。若爲漢之遺史，則范蔚宗失之多矣。大抵外史所載，往往不可考，陸宣公獨謂此史疑晉人所記，而逸者不無見也。然李公此疏，較諸漢書諸文更雄雅。

時勢

微君見魯王，魯王築右史之臺以延賓客，賓客聞而來者，揭屐洗齒，各負嶺毛之策，恃長短之說，而求得志于魯。魯王大酺賓客，舉樂下席，賓客以屈爲魯王諱而言曰：今日之會，臣等何幸而廁于大王之末也。王以爲天下之勢，孰強孰弱，天下之國，孰大孰小，天下之士，孰智孰愚，天下之民，孰衆孰寡。魯王默然久之，乃答曰：寡人國蕞爾之國，不能擅天下之形勝。我先君封于魯，非周公之子孫，而守其茅土，然先王之化，至今賴之。寡人是以修邇於四方之士，借光於藩封之列，宣揚文武以夾衛王室，無使羣讒之譏，其後，爲天下笑。此寡人之願也。今者築臺以延士，而天下士歸焉，不以寡人是棄，寡人願以五鼎之宴而天下士樂焉，不以寡人是謀，以魯之民人寄於不穀之一人，亦惟朝夕憂惕而求四方之規寡人也。先王其若之何。客曰：大王知食棗之蟲乎。有數仞之木，其葉扶疏，油然而陰，人皆以爲偵塞而調得黃而落也。

方其五六月之間。蟲生其下。以枯葉摺褶而爲巢。附緣于枝上。吸飲朝露。以爲無傷其木也。不知旬日之內。其葉稀稀。其木凋謝。向也扶疎而成陰。今則頹然而無葉矣。其所傷者。卽其所棲而爲蔭者也。夫蟲依乎木而亦傷乎木。豈其心哉。所食在此。固不能舍木而求食也。然則一蟲之微。非能傷乎數仞之木。一木之傷。亦非一蟲之力也。木之質不竭。而所蔭之葉徒足以資饑蟲耳。故葉欲茂則蟲徒附。葉欲凋則蟲徒食。其勢然也。豈惟食葉之蟲乎。有三寸之魚。斋乎方渚。恐依乎茂藻之間。游謨乎回瀾之際。以爲是魚之所逝而息也。不知苑囿潛于莽雨。而方渚之波通於川瀆。而魚皆掉尾而去。遐逝乎江湖。旁泛乎鉅澤。而東躍乎滄海。若鯤之變化而飛翔焉。雲行雨施。周流八埏。而鼓動宇內之萬物。是其在渚也。安于渚而不知海。其在海也。又安于海而忘渚也。亦其勢然也。昔聖人觀魚蟲之所靜。而知其所動。故一弛一張。或柔或剛。伸縮無迹。動靜無方。亂世則爲魚蟲。治世則爲侯王。吸而爲秋陰。呼而爲春陽。其變化也。莫知其涯。故聖人之觀烈無窮焉。乎何不爲聖烈之迹。而忍魚蟲之舉也。夫天下之勢皆強而吾獨弱。則弱者持其勝。天下之國皆大而吾獨小。則小者固其患。天下之士皆智而吾獨愚。則愚者保其名。天下之民皆衆而吾獨寡。則寡者守其要。魯小國也。勢弱而民寡。有君子而無智士。不能起釁於大國。大國方以藩屏之職是效。而無事于攻伐。乘此而修德。何民不服。乘此而畜兵。何民不強。乘此而治旅。何兵不銳。不於此時圖昌後之策。陰修仁義。非乘時之雄也。大王其熟慮焉。魯王曰。昔齊桓有葵丘之會。晉文有踐土之盟。彼二君者。皆尊周而攘夷。遂爲霸王。寡人欲修桓文之絕業。不亦可乎。客曰。夫以大王之賢。附天子之光。據

魯國之地。有泰岱之饒。河濟之利。龜蒙之限以爲固。修德而舉。桓文不足爲也。其奈大王何。魯王不能對。徵君拂纓而前曰。何爲其然也。昔周室既卑。封建之國皆爲戰場。商鞅范雎儀秦之徒。相躡而入。并傳闔之吞以遊說諸侯。天下莫當焉。彼得行其說者。亦時也。今天下烏可比肩而語哉。子欲以儀秦之術。行於成康之世。猶羈隼之翼而爭於鸞鳳之林。其不然亦明矣。且慮也周之。識時者不先乎衆。成事者不謀于衆。此豪傑之用心也。以若所云。不足以重魯而適足以重費。又何利焉。魯王稽首再拜曰。都。寡人今日得聞先生之論。敢害厥志矣。

樂論

魯王享徵君於南宮。陳六佾之樂。魯王問曰。今日之宴。得無厭乎。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耳矣。徵君乃命樂工鼓於階。其儀蹌蹌。其羽揭揭。魯君曰。韶舞何加焉。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目矣。夫樂至于娛心而後和。和而後化。于羽格苗。鳳凰儀韶。淫魚聽瑟。孟嘗泣琴。豈耳目所能盡哉。今臣以耳目之樂爲心娛。臣恐以不敢隱也。魯王曰。敢問娛心之樂。徵君避席而對曰。駿哉王之問也。夫王人者。修政三年而作禮。積德十年而作樂。樂也者。禮之極也。形于舞蹈而合乎性。和乎上下而合乎治。雍容而合乎德。無言而合乎化。使歌者忘其聲。舞者忘其態。觀者忘其揖讓。和而不淫。怡而不縱。故禮極而樂隆。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神祇也。宗廟之樂所以和昭穆也。宴饗之樂所以和諸侯而洽賓旅也。和之以心。暢之以八音。如春陽之鼓萌蘖。時雨之沐萬物。此之謂娛心之樂。魯王曰善。

士論

魯王疑士。問於左櫃曰。士之遊於諸侯。利歟否歟。左櫃對曰。得其士則利。不得其士則害。故諸侯之不可失士。猶嬰兒之不可失乳也。失乳而生者有矣。未有失士而利者也。臣聞陳軫云。夫諸侯以士爲心。故動無異形。以士爲心。故謀無異慮。好士者如飲甘漿。擇士者如調亂絲。此言士之重于諸侯也。魯王曰。士不同與。曰。豈可以利諸侯者。亦不同焉。臣聞得賢士者興。得謀士者固。得辯士者達。得勇士者強。得藝士者揚。五者可以定利諸侯之士也。昔孔子以道遊諸侯。孟荀以仁遊諸侯。管仲子產端木賜孟軻荀卿以禮義遊諸侯。范文子趙衰晏嬰范蠡樂毅魯仲連以智遊諸侯。商鞅毛遂荊軻藺相如之徒。以信術遊諸侯。應館趙奢孫臏吳起司馬穰苴李牧發由孫武子之徒。以兵術遊諸侯。蘇秦張儀公孫衍犀首陳軫代屬之徒。以縱橫遊諸侯。以道遊諸侯者。諸侯師之。以縱橫遊諸侯者。諸侯役之。士役于諸侯。則馳辯無端策。發慮無患謀。故曰一激之怒炎乎火。三寸之舌芒於劍。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爲利于諸侯哉。魯王曰。寡人得徵君。果利于魯乎。曰。徵君師也。臣不敢對。曰。何爽何如。曰。爽臣之甥也。使之輔賢王。可以霸一而之齊。啓賊不敢棲豪山而窺魯。王其聘之。魯王歎曰。舉不辟親。忠也。不舉其師。敦也。子之器是以輔寡人矣。是歲魯王聘于曹。而獲貍以歸。

玉論

魯王愛玉。有楚人持玉鼎以進曰。此荊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魯王笑曰。寡人聞荊山之玉。卞和得之而

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爲荊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荊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荊山爲無玉乎。荊玉之鼎。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于魯。昔有倚頓得之以爲寶。怀其璦琨之璵。致諸地。是魯璵無倚頓之怀久矣。今有人持璵璵以進。君亦以爲魯無璵璧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玉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荊魯之玉爲然哉。若魯國賢士之數也。今君以爲地不再產。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林。子林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高堂生、孔安國、衆賢、疏廣、匡衡、韋賢之屬矣。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璵之沙也。遊于魯國者。皆荊山之石也。奚玉之爲。臣請完鼎而返楚。無使魯廷有刖足之刑。而荊山有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償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國何利焉。王不聽。

洎曰。此等文章。全是戰國策。其一篇主意。又絕類李斯上秦皇書。更出一機局。便覺文氣奇逸。但內有展禽之後一段文字頗類稽辯。學古者當自識之。

重賢

魯王得楚人之玉。謂張裳曰。昔卞和獻玉于楚王。楚王鄙。又刖其足以示衆。夫鄙玉不明也。刖士不仁也。今寡人好玉。楚人以荊山之玉進。寡人賞以千金。是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由此觀之。寡人其優乎。張裳

對曰，王不如也。魯王曰，何爲不如。曰，臣以爲楚王之明也，故不如。夫得玉不足以強國，士知之乎。知強國者不以玉，則楚王之卻，不可謂不明也。刖士而絕良人，不可謂不仁也。當是時，使和氏進一荊山之士，下楚王，則亦不待三獻而三卻也。況刖之乎。今魯國之士，抱器而進于王，非特楚人之玉也，而王不貲之獨何與。王自以爲過玉之禮過於楚王，待楚人之禮過於和氏，而不知王之賤于天下士也，有甚于刖足。士之抱器而牧，亦有甚于和氏者乎。何王之明于玉，而闇于士也。故曰，臣以爲王不如也。魯王勃然變色而首曰，子何以寡人詘也。寡人好士，張五丈之臺而延賓客，叔度不至，寡人聘之，叔度至，寡人禮之，何謂不遇哉。曰，王之遇叔度，特楚人之遇耳。遇楚人而猶寵其玉，今遇叔度而不能觀其道，可謂遇乎哉。臣竊謂賢王不取也。魯王曰，子不誣。寡人終沒沒矣。遂以楚玉賜之。

論易

徵君將見魯王，驟雨至，居而讀易。周岑左權朱儁孔紹祖侍坐。朱儁曰，儁聞之，古之豪傑不以窮何而媚時，故有志者往往得舒其策而樹功于天下，刊名於竹帛。此豪傑之所爲也。夫子賓于魯，魯王師之，出不爲當成之窮，進不爲西讓之乞，勤不爲千方之縱，語不爲韓非之激，溫裕足以寧其人民，忠恕足以達其政事，貞亮足以光其社稷，而能多難之朝，遭悖蝕之世，此誠豪傑得志之秋也。今夫子疎疎然憫而若拙，默而若愚，終日端居而讀周易，不亦鈍乎。徵君曰，汝惡知哉。昔者吳起以兵機見魏文侯，得顯其身而卒以自斃。商鞅以刑名說秦孝公，秦國治強，封商於之地，秦是以有窺周室之心。蘇秦以縱衡說六國諸侯，得和其身，然二子卒蹈車裂之禍，民無思焉。至于韓非李斯劉淮南之徒，皆明智而通達，博文而延學，然猶不免于顚覆。此由昧易之道也。故知易者，濟爲巧拙愚智之間，隨時而動，緣機而流，宜柔宜剛，宜弛宜張，宜行宜滅，宜圓宜方。此之謂知易。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朱儁出，周岑左權孔紹祖疑而問曰，子之論易，予小子不識所謂也。敢問今何時哉。曰，蠱。曰，今漢室雖亂，其子孫猶崇於有商，皆據必爭之國，守蓄腴之壤，相與而輔佐之，猶可濟也。何謂蠱哉。曰，是則然矣。汝獨不見蛛之結網于屋梁之隅，可坐而待食，自以爲安，及棟梁朽而樓題傾，蛛乎雖欲寄一絲以聊適，不可得矣。當今之世，何異斯夫。

洎曰，讀此可與論易理，且文思不竊。

峄山

峄山崩。魯王問徵君曰，天禍敝邑，峄山崩焉，此何象也。徵君對曰，昔者秦始皇東遊鄒峄，刻石頌功，意者天惡其侈乎。魯王曰，自秦以來幾數百載，何及于寡人之身，峄山始崩，寡人唯是請罪于天皇，以求附庸，除謫由之垣而毀也。徵君對曰，昔者伯禽之爲魯公也，有民關于寒，魯公不能興，周公聞之而憂，以審誡魯公曰，我先王之末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跋涉艱阻，及我文考，宜揚介德，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猶共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恢祖宗之烈，耿光被于民神，實汝文祖伯考之積也。鎬人曰，予輔之，自汝封于魯邑，予夙夜夔懼，汝亦無忘厥德，以奉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鄗，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毋貽叔父戚。洛邑既營，遂荒鎬豐，予又受汝伯考之命，至于今不復，以汝有懿志，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其

故舊人民，汝其念前昔。今予士之人不寧，舍其桑業，弛其禮讓，流言于國，觴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于一人，以致是咎。于日念哉，若附深淵，汝惟克勤毋怠，以鎮綏予士之人。予昔不再，魯公因是以修其禮讓，裕其桑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邇，薄刑而弛禁，信民而文俗，行之三年而魯國化，山不崩坼，水不潰溢。若此者，以國之政，魯公出之，國之民，魯公治之，國之官，魯公用之，以魯公之賢，當周室之盛，而委國之責不辭。魯焉得而不治哉。若今之諸侯，有祿而無壤，有壤而無民，政有司出也，民有司治也，臣天皇之命也，豈者王不得而權之，是諸侯寄於國也，非寄于諸侯者也。寄于國，則魯之安危，王無與焉。間者峄山之崩，三王之有民政于國而欲任其責，與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古者諸侯有罪，則削其壤地以益爲于郡國，民亦讙之。今王以漢室之必削，而求附庸之壤，苟與之以謫由，亦漢室之自削耳，何足爲賢王辱。無壤而求削，無民而恐辱，臣以爲賢王之計過矣。漢室擾亂，山崩川竭之災，無諸侯之國無之，豈惟一魯國之峄山乎。王若請罪而求削，不可以示諸侯。王其圖之。魯王曰，嘻乎，寡人小心，是以請耳。

洎曰，此篇有周公誡百篇書，與經之訓誥何異。然乃不見于尙書，豈秦火之失與，若失于秦火，則外史又何自而述也。竊爲後學擬之。

君賜

魯王以鹿羹餽徵君，徵君謂使者曰，憲有疾，不能陳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羹惠乎子，豈辭一謝乎。徵君曰，子知羹之爲重，而惡知有重于羹者哉。夫鹿羹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鼎，非士不饋，饋士而使士不及嘗，奔走猜疑而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曰，子之師羹不悅寡人也，寡人饋以鹿羹之鼎，受而不御，又辱其使，是以寡人之饋爲非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也有疾，適遇鼎饋之羹，要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鼎于賢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毋以爲簡也。魯王解容而進曰，叔度無深憂乎。對曰，賢王之羹，疾損其十之五，嘗王之羹，疾損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嘗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是以瘳疾與。對曰，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爲鼎，以仁義爲羹，其馨香足以薦之上帝，遺之祖考，爲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之有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王知之，何仁義之爲羹，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美，窒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若腹淵泉之滋補，而渴者不及飲，饑者不及饜也。豈王何不發其鼎而舉其士，令其厭味而陶仁義之羹乎。魯王歎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其子之謂矣。

出畋

魯王田于穀成，徵君謂大夫韓馥曰，魯王二田矣，而其歸乎。韓馥對曰，子之遊豈爲一魯王哉。昔以二田衆諸侯之望也。予其殆矣。徵君曰，今諸侯好田，其不爲魯王者亦殆矣。君子乎哉。吾有先人隱蹤，韓于勢族，將以我嬉乎。有桑田十畝，災沴不時，酺政不息，將以我傷乎。衡宇其幽，闞夔扶疎，蔭庭之蔭，維梓與槐，藹然而林，將以我伐乎。風雅典謨，左右陳之，以琴以瑟，左右張之，將以我毀乎。南望中山，實騁所心，盍歸

來乎。曰。噫。子何戚之孔也。且子何莫爲仲尼之遊乎。畏于匡。厄于蔡。微服于宋。饑于衛。接淅于齊。絕糧于陳。故在陳歎曰。歸與歸與。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于魯。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阨而動歸與之歎。非仲尼志也。子欲辭魯而行。請復遊于諸侯。可乎。苟漢室分崩。諸侯不輔。相尋以兵。肥磽之壤。皆爲戰場。老者赴溝壑。壯者流四方。當是時也。子將奚歸乎。此羇戍之所爲。而老爲之所以悅命而流涕者也。吾子勉矣。微君曰。不然。吾聞聖人遺權。賢者執經。子徒誨予之歸。勉予之遊。而不知所折者之譏其後乎。昔殷將滅而微子逝。周既衰而接輿狂。秦世虐而四皓棲。新室亂而薛方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歟。今王室有新之漸。而無方之舉。吾恐老爲亦掩嘶而竊笑矣。嗟乎。東京爲諸侯疑。韓昭明曰。子固矣。夫昔酈儒負勇而殷舉。蔣叟漁渭而周興。五羖投秦而穆霸。甯子干齊而桓興。孫卿遊遊于楚趙。子與騶齊于梁。騶范公顯趙而趙興。張郎佐漢而辟穀。此數子者。豈無隱遁之思。躬耕之樂哉。誠知立功爲不朽也。語曰。荷鋤饑而不如決諸。貴時不可緩也。微君顧其弟子曰。知權乎。知權乎。

天文

徐淵遊于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地。順風而交鳴。徐淵異之。歸而問諸微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鵙乎。鵙

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睨。此之謂氣化。其鳥栽于爾雅者也。子不聞艫竹之荒。有鳥曰鶂。翼生于股。葵感見則孕。是以禽而感于是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鶺鴒。臨溪而啄影則孕。吐于口而生。是感于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十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于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不名之禽。無窮之獸。蓋可窮哉。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曰然則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曰。日月附于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爲涯。故躔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大虛爲涯。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不測躔度之流。不察四時之成。是無日月也。無躔度也。無四時也。同歸乎虛。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曆。日月之內。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故曆者。循其迹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左耶右耶。曰。詩則不勤之謂。天勤也。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非也。規天而作曆。猶非也。騶衍迷路云爾已矣。曰。何謂分野。曰。上古之興。攢地無紀。不貢不賦。穴居而野處。後聖爲之經畫九州。以鎮其民人。奠其山川。制其貢賦。地于是乎有紀。由此觀之。聖人別九州而紀地。所以配天之文也。非緣星而紀也。夫星辰之芒昧。亦未嘗屑屑焉而爲之分。是故象緯者。天之文也。九州者。地之施也。天地異位而合化。故聖人之所照于天。岩分野之所謂。則六經之未述者。吾愛微。曰。淵也聞魯王好天文。謹星之士四方輻輳而進。子何隱厥藝哉。曰。獨人紀而貪天文。惡孰甚焉。吾未之學。不敢進也。

泊曰。此外史之天文志也。

名器

微君將如齊。魯王賜以黃金百斤。微君謝而不受。乃以所乘之輿賜之。微君出魯之鄙。對魯使而言曰。昔聞先王辯物以章軌光耀一世。故車服有等。爵賞有度。使諸侯士庶。無相僭也。今魯王之輿。諸侯之器也。

而賜布衣之士。僭也大矣。夫禮以防僭。僭則偪。偪則淫。淫則亂。亂則滅。春秋之譏。固不遠也。諸侯之欲親士。豈無祿器。而必以輿乎。爲可僭也。昔我漢祖剪強秦之緒。而光有天下。封建同姓。割土而諸侯之。魯得以微福于周公伯禽。以庇其子孫。保其宗廟。而復有其國。朝覲以儀之。冥章以視之。錫命以榮之。此天子所以寵綏諸侯者也。然諸侯不能有其民人。食其廣土。以述其職事。有封建之形。而無其權命。以弱國之弱。不于此時。躬修仁義以懷其民。神則百歲之後。魯其爲墟乎。而況濫其器以自同於徒行之旅。是失其所執。神弗祐也。夫爲士者。猶策騎以代勞。況于諸侯乎。今去魯而出僻。朝歷山川。夕犯霜露。士之勞也。若乘魯王之輿而見齊王。則齊王之輿猶魯也。齊王以爲魯不能禮而讀之以器。士不能貞而讀之以弱。是輕降國而恥士。又何遠焉。夫天子以輿載命。諸侯以輿載職。士以輿載道。今以載職者而載道。弗可於諸侯也。子爲我辭魯。使返其輿而告魯王。魯王歎曰。齊其待士乎。是歲。魯王俘其弟妻。以寵奚爲之。君子是以知魯之不能譁也。

天祿閣外史卷三

賓齊文

待士

齊王饗微君以牢。次及李元。爲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魯爲其魯爲齊之一壤也。左樽騎之。乃嬋樽而嘯。謂齊王曰。昔者楚趙何兵之際。有按劍絕攀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爲誰乎。齊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爲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冶。時盛則變。醜士不能忠。恩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于恩之所感耳。故曰戰國無默。默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謂乎。曰。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之在危國則默矣。爭稍怨戚之臣。使之在治世則優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寡王之席臣于未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視之。非齊魯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于三子宜矣。苟有士產于絕國。希聞王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淵張叟朱儁四臣者。皆食客之徒。無求于齊國。恐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觀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爲齊重也。齊王有慚色。自是宴饗。齊王獨加禮焉。

齊姬

齊有閽者通于齊王之姬。姬學其閽者于毛。乃使人代其閽職。以閽者能歌舞而美。故得昵于左右。在王

之宮。戚餘。間者陵謀而避于市。姬以婢容之。謀洩于宮。齊王方與姬飲酒。命姬鼓瑟。姬以目窺于庭。瑟音不和。齊王撫髭而咤曰。汝有瑟技而亂于前。今鼓瑟而音不和。汝何為者。姬跪而進曰。妾之幸于君王。猶魚之狎于江海也。江海不為一魚而深其流。君王不為一妾而深其恩。妾之寵寄於瑟。妾之戾亦以瑟。喻也。君以瑟之故而戾妾。妾自以為必誅而無悔。雖然。吾君負伯王之器。操英雄之柄。何明于鼓瑟而闇于謀國耶。今全齊之民。其不為瑟者亦寡矣。苟鼓瑟可以和民。是罪戾在妾也。不和于民而和于瑟。瑟何利於國哉。和瑟之音在妾。和民之性在君。君誠以妾之寵寵于衆。以瑟之和和于民。則妾雖就鼎鑊之戮。而諸侯皆以明歸君也。王曰。汝欲吾以和民。亦猶汝之和瑟與。吾雖為東藩主。民無貲娛。治攜全齊之民。皆天子有司也。吾是以朝則聽政。夜則甘寢。無憂于心。無勞于力。故飲酒而鼓瑟。無事于民。吾欲汝相諧而鼓于音樂。其亂敝以終吾天年。而況天下一統。海內一王。禮樂雖未興洽。而典刑尚存焉。故諸侯稱天息以行樂。雖空其國中。而外無敵國之釁。內無大臣之爭。此吾所以樂也。若齊民之弗和。固有司責也。今之諸侯。俯視則不得逃其饑。交讁則不得尋其盟。雖夷狄作難。而諸侯之兵不徵。亦以請諸侯也。吾何為哉。姬因泣于王曰。妾聞諸侯接壤。光輔王室。千秋之後。安知不為戰國乎。今亦季世也。禮降于下。國無綱紀。災異紛擾。昔網橫鶩。鄰國之諸侯。豈無勞心焦思而謀其國者哉。是以周室削而桓文伯。二世暴而高祖興。故智者不失時而守。默伯者不逆民而從欲。願君熟計而勿與俗羣也。微君聞之曰。吾聞智婦多淫。淫婦多讒。其齊姬之謂乎。

將才

有燕將亡于齊。能為雲梯之術。善舞劍以好鬬。殺一人于燕市。遂奔齊。齊人留之。因進于王。王曰寡人非用將之秋也。謝卻之。次日復進于王。願試其藝。王曰寡人非任將之才也。謝卻之。燕將恥不得見于齊王。乃訪微君于舍。再拜而告曰。僕燕之鄙人也。以薄技遊于齊。一見齊王而不能用。僕是以進不得揚于朝。退不得耕于野。年二十而無所成名。固薄技之累也。先生以仁義之策干諸侯。齊王禮事之以為上賓。光被鄰國而天下士趨風焉。僕以亡命之徒。不能自飾。竊欲謁附于門墻之末。苟得以片時假譽于王。僕之榮也。昔鮑叔薦管仲而霸桓公。蕭何進韓生而興高祖。今先生有鮑蕭之明。而僕無管韓之略。所以屢蹶而不悔也。僕聞大廈之朽棟。以之倒而為椽。則不知其為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補而為籠。則不知其為枯也。藪澤之賤士。以之拔而為臣。則不知其為賤也。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亦可以為良工之一用。願先生其拔之。苟有小裨于國家。無忘報也。微君對曰。先生之言善矣。如得用于齊。則何如哉。燕將曰。僕將以兵術說也。今漢祚不振。夷狄內侵。國無良輔。鄰無循吏。重賦斂。十室而九空。嚴刑罰。十夫而九怨。何異毀也。得一賢王而鬬之。起桓文之絕業。號令諸侯。以誅姦為名。而尊王室。安兆民。民則扶而翼之。危則柵而興之。此霸王之權也。今為諸侯也者無他。有國而無主。有位而無民。無主則不能鬬其國。無民則不能伴其位。諸侯愛然。以為百世不易姓而化也。故無事于富強其國。不知異姓之夫。提劍而步。剪諸侯如決蘖。當此之時。雖欲求一雛之頻以為安。亦不得已。而況舉桓文之業耶。此僕所以荷戟而悲心也。昔子產

閼鄭而猶不盡其氣。范蠡謀鴆而吳不知其窮。皆不忘恥。小不忘讎。故能保社稷而霸諸侯。今齊國地方千里。限之以恆嶽。經之以深河。南有濟兗之利。北有鹽鹵之饒。棠邑之戰場足以講武。三面而臨驅諸侯。又多智謀之士。皆擬于時乎。機變之儲。皆倖于晏嬰。若齊王樹德而懷仁。務農而講武。委僕以攻戰之任。陳先生以權衡之責。而國之權在齊王。誅一不軌。曰天且誅之。討一姦國。曰天且討之。應運而興。王霸不是為也。微君喟然歎曰。逝聞之。天下有道。則英雄假跡而高臥。天下無道。則英雄吐氣而齊舉。由今觀之。王室其將卑乎。燕將曰。昔我漢祖虎變於前。而創不拔之業。光武龍翔於後。而建中興之功。劉氏之天下。二祖豈能自為哉。謀臣猛將響合而燎舉。彼見失策神攜而鬼媢。故二祖一朝而成帝業。今齊王失士而求諸侯。是何異于失網而求魚乎。夫王室將卑漸之隆。諸侯無權謂之雄。僕竊所未喻也。何則。王室隆而諸侯謀擴者必危其身。王室卑而諸侯無權者必絕其祀。今齊王之權何在哉。僕是以知諸侯之不能扶漢也。微君曰。先生有良將之才。苟得志于齊。二年而修武。五年而稱霸。齊其霸乎。

封禪

齊王將遊泰山。問于微君曰。敝邑有封禪之山。非天子不能舉也。泰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與。微君對曰。謬也。聞之。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明堂。祀羣神于岱岳。觀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禪之舉也。不惑孰甚矣。天子一日有萬務。其勤傷也如是。豈能釋其萬務。率之以臣庶。曠之以時月。而侈心于封禪。勒功德于無知之石哉。自古迄于秦。好為封禪者七十有二。然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侈心之主也。炎漢重離。我二祖光燿前後。豐功令德。不能殫紀其盛。然亦未嘗蹈前王之所規而舉封禪。文景紹賢。休烈海內幾刑措之風。固修王業者也。至于封禪則恥之。及孝武即極。玩武佳兵。傾海內之命。泒府庫之積而肆伐匈奴。使有姓去家室之樂。而身蹈功烈之名。致符瑞。求神仙。茂舉封禪以建案號。是以漢祚中替。卒不能休除于前也。勝至于今。謂封禪之非者。猶昌而未熄。豈非古謀之遺與。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之賢而光濟王室。可以跨泰而登周也。誠能假泰山之碑。權梁父之碣。鐫少學之銘。昭明堂之典。以臨天皇而招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踰于桓文也。何必蹈狂秦之侈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生幸教不穀。美矣駿矣。雖奏乎矣。乃命左右紀之。

留賢

齊王儀色。不能非禮賢士。微君將行。擱束聞于王。王使五臣留行。姬侍于王之前。以執拂而諷曰。君命五臣留行者誰耶。豈非微君為乎。齊王曰然。姬乃卿踊而謁曰。君能愛士而不能與之謀。若以妾故。是妾得戾於齊之社稷矣。雖非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微君志士也。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請賜妾以死。無使為諸侯笑。齊王曰。汝且休矣。吾將禮而用之。明日謂左右曰。寡人將築臺以拜士可乎。左右曰。吾聞築臺以積民怨。何士之為。昔高祖拜韓信而興漢。未聞築臺也。君今傾心于愛士。而驟為築臺之役。吾恐天下之豪傑解襟而息也。若不得已。或醮之以醴酒而賓之。未為簡士也。君其慎焉。齊王喟曰。然則寡人其醮乎。左右曰。今齊民已聞築臺之命。而不聞醴酒。士聞此言。亦展心而疑君矣。昔楚威王有寵姬過于關人。

楚王不知也。而廷有鷙鳥將于王。此事雖鄙。可以喻理。故王言之出不可不審也。微君聞之。遺齊王曰。夫士爲天下貽紛排難而立功于國家者。豈徒受人之辟。謀人之祿。而利其子孫乎哉。忠不可隱。道不可沒。故去一邦之樂而羈於斯也。以士之初心。得天下之賢王而建明之。何功之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賢王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飾戒于世哉。士之委身于君。猶女之結髮于夫也。禮不具而求嫁。則女恥之。恥不嫁而求遇。則士恥之。孟子曰。君子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夫士。國之幹也。木無幹。則根抵朽壞而葉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政教湯然而民無所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苟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巖穴也。諷以詩書。陶以禮樂。被短褐而不厭。甘藜藿而不悔。故四皓有采芝之歌。楚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于遺世耶。亦其所處之然也。賢王知其然。隨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聲色不侵于其志。讒佞不奸于其心。則天下士亦傾肝膽以報于上。效牛馬之勞。雖死節而不辭也。臣雖不才。數奉謁于王之左右矣。今左右無椒蘭之識。而臣受不禮之辱。雖結髮于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棄婦畜臣也。畜臣以棄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漢室再季。王知之乎。權姦竊柄。王聞之乎。臣行之後。願王其留意焉。無以臣言忘也。臣將遊秦楚魏晉以告諸侯。陳王室之故。請諸侯戮力而輔王室。臣之願也。王其圖之。是歲微君入衛。

天祿閣外史卷四

賓魏文

入梁

微君入大梁說魏王曰。今天下之義士。皆高賢王之名。賢王何脩而致此哉。夫以王之賢而據大梁以爲固。大梁天下之衝也。地盤乎中原。勢臨乎四郊。虎牢以爲關。河洛以爲渠。嵩山爲鎭。二崤虎踞。名山巨川。高寨阨。不可勝數。四民之務悉會於此。誠哉帝王之業也。周以此昌。漢以此興。諸侯雖強。可以四面而制。故大梁之國。天下莫盛焉。今王之賢。過於信陵。大梁之士。優於廟孟。所武之場足以練衆。葵丘之地足以盟諸侯。乘此而興霸功必倍之。夫賢王因漢室之衰而王也。再傳之後。必歸賢王。坐享富貴之樂。以待其提。不亦淺與。臣聞王之宴也。楚姬舞於前。吳妹歌於後。趙女鼓瑟於左。秦娥吹簫於右。賢王之樂。樂於天子。而又有仁義之高名。此諸侯之所宗也。雖然。臣以爲當今之勢。不如中葉之盛亦明矣。夫得時者勿怠。得士者勿失。故智者料于必然。仁者謀于無形。願王先必然之計。決無形之謀。而後享富貴之樂。則漢室復隆于賢王也。王何默然而掛漢于諸侯哉。魏王變色而言曰。噫嘻。此寡人之所諱也。微君對曰。王何諱之爲也。今漢室有周赧之漸。齊民有倒懸之危。老氏講于宮禁。胡羯牧于王畿。貨借而刑濫。民渴而師疲。盜賊已相呼於州郡。而英雄未奮者。亦畏吾王之賢明也。王何諱焉。宜急脩守戰之具。復葵丘之盟以爭

雄天下。則上足以扶漢室。下足以立桓文之功。此諸侯之從節也。今秦晉楚三國之諸侯。其樹霸之心久矣。彼皆大梁之雄鄰也。此時一失。則王不能拖帷而臥。雖孟門太行之險。奚足恃乎。魏王曰。先生以佐皇之器臨于敝邑。辛誨寡人。寡人蒙鈍。怖慄而不審所謂也。及茲暇日。請交相而謀可乎。微君對曰。臣聞謀密者事無毀。名完者身不毀。臣願王密焉。魏王曰。寡人行此謀也。苟諸侯不從。奈何。微君對曰。今爲王計。亦不過尊王而已矣。以尊王之名而禦諸侯。何諸侯之不服。以尊王之名而誅匪臣。何匪臣之不靖。以尊王之名而剗夷狄。何夷狄之不賓。以尊王之名而統黔黎。何黔黎之不懷。此一動而名實歸也。王盍圖之。

圖霸

魏王觴微君于平臺。魏王問曰。寡人之位。與秦晉何如。微君對曰。臣方遊齊秦而未及晉。不敢以臆準王也。魏王曰。然則齊秦與寡人之邑何如。微君對曰。齊秦地方千里。猶大梁之國也。齊秦之山川。猶大梁之山川也。齊秦以吳楚幽燕爲鄰。猶大梁以韓秦三楚爲鄰也。周召之所封世有餘澤。亦猶大梁之所遺也。四者無非均焉。然則王奚不問臣曰。諸侯之析儀與寡人何如。而乃以國問也。且大梁之國。賢王得而封之。賢王不得而號也。大梁之衆。賢王得而安之。賢王不得而役也。何則以有國而無權也。無權則政令不出。賦稅不貢。是寄之以藩封。而實與祿食之臣一也。昔周之封諸侯。不過百里。皆得以有其民神。出其政令。貢其稅賦而述職焉。今諸侯無職之述。故封國之制過于周而實不及。否則天子之于伯子男。今皆去其壤地而何獨優裕于諸侯也。夫諸侯以祿。故國雖大而不能惡。諸侯無權。故民雖衆而不能威。此諸侯之所宜恐也。諸侯宜恐而不恐。宜憂而不憂。如是非王室之治安則不可。王室危而諸侯不憂何也。今之爲諸侯者。未有若王之賢而愈懈厥德。賢王之足以爲盟主。天下士皆已決之矣。賢王誠能踐施仁義。延天下智謀之士而充其廷。練兵於講武。屯衆于放山。而盟會諸侯以朝王室。揚親聲於海內。進不爲于無罪也。以王之賢豈能傍觀王室之傾乎。夫賢王爲宗國謀也。雖與之以權而不爲咋。臨之以勢而不爲僭。畏之以形而不爲逆。何則俟其治亂而爲之詘伸也。治而不順則諸侯之舉也。必奪天子之典刑。亂而不圖則王室之權也。必在異姓之豪傑。此時運與人謀同。而順士者昌。逆之者殃。不可忽也。臣今得侍賢王於平臺之宴。幸無以一觴之寵而忘天下計。遂叩頭陳謝。魏王避席。亦叩頭而謝。酒酣。歌鹿鳴之章。君子是以知魏之必霸。

辭爵

微君居大梁三月。國中甚歌而治。有司欲聞于天子而爵之。微君謂國人曰。予向也樂以孝廉。辭而不就。今遊哉國。豈復求仕耶。苟有仕進。予惡不以孝廉就也。今朝廷之賢佐。有陳寶張李之屬。巖穴之潔士。有郭徐袁周之徒。皆予齊也。吾欲進則必遂其志。退則必樂其身而享其名。是消遙無累於遠也。而又何眷眷乎。然所以躊躇而不就者。以朝廷之權寵盛而名節衰。憲紀弛而刑辱濫。不數年而王室之難將日至矣。吾將避跡避世而潔名於漢廷。以免龍逢比干之辱。不亦可乎。今遊也。遊說諸侯。諸侯折節而賓之。不可謂辱也。抱伊管之志非抑非闔。非從非衡。非堅非白。非刑非名。不可謂術也。勸諸侯以獎王室。不可謂

諸也。苟王室大壞而諸侯不扶。竊名者爲河陽之召。滅義者爲秦政之令。則予嘗結居于南山之墟。被褐鼓琴以詠先王之遺風。使諸侯鼓鞞之聲無相聞也。昔者周道末。仲尼勝說諸侯而不遇。伐木削迹。其困甚矣。今予智不及仲尼。而無伐木削迹之困。是以私自揣度。而得吾志之必有亮也。若軒轅之榮。何足以譬予哉。國人曰。自微君之入國也。農不怠耕。女不怠織。有司刑乎而不貪。微君之風一何淑也。今欲捐我而往。必有憤志。一國之衆。將投命于微君矣。其若之何。微君曰。予遠也。何以重于魏哉。國多溫民。故俗易化。上多靖吏。故刑易平。非寡之力也。言未終。國人爲之作康歌。是歲魏饑。首山崩。黃河無風而波。微君歎曰。民作康歌。奈山川何。鬪鬪大梁。其無以爲漢室乎。

繼立

微君入見魏王。長揖而言曰。魏國天下之中原也。人民以守之。山川以鎭之。自先王以來。國無大警而生民之業日饒。因鼎地也。今國凶于饑饉。民無所賴。山崩而河溢。民無所寧。其憂在王乎。魏王曰。寡人王室之叔父也。社稷之安危。寡人共之。今天旣敝國。寡人之戾也。寡人雖處中土。不能析傷料義。微禍于社稷之神明。以恐王室。然寡人亦惟是泣血之故。實無有懟于羣臣百姓。天不賜寡人以刑。乃饑饉我人民。崩溢我山川。憂患我社稷。蕩搖我王室。寡人之辜戾不可拯也。寡人有母。結髮于先君而生寡人。先君之側室生寡人伯兄。先君曰。側室之子。雖長非嫡也。寡人是命。先君之側室。亦舍長子伯兄而拾寡人。告我先君曰。君無以妾之子爲長而命以國。使妾有他釁。唯嫡子仲氏立。妾之福也。先君曰。立嫡之命出吾意也。而議未布于外內。以汝長子之故。今汝以一婦而能禮讓。且智。吾之內釁由汝熄矣。遂議立寡人。先君之侍臣謂寡人曰。公子可以避矣。如不避。必有內討。是難居也。公子其圖之。寡人對曰。此吾君之側室意也。何難之爲。侍臣曰。公子誤矣。側室之請。吾知其不以心測君也。君若謝國於宗廟。千歲之後。彼將挾其長子而與公子爭。則何如。是挾長以爲名。而爭公子以爲釁也。若讓而後受。雖有釁而附令卑辱。且公子不聞伯夷叔齊之事乎。孤竹君以愛易長。而命立叔齊。國人疑之。伯夷殺窟而逃遁。國人哀之。叔齊若可以律國者。乃遜而不與。天下稱仁焉。今公子先爲叔齊之舉。而後伯夷之心。奚不可乎。有嬖人曰。不然。伯夷叔齊。皆嫡庶也。故能相遜其國而有令名于後。今舍庶而立嫡。其能遜乎。夫公子有申生之賢。而君無獻公之惑。側室無驪姬之讒。公子宴然而居之。至順也。又奚慮哉。侍臣曰。不然。昔丹朱之于舜。商均之于禹。彼皆異姓也。而猶避焉。今公子雖以嫡庶同姓也。豈必皆嫡子而後爲夷齊之事乎。若驪姬以讒而禍晉國。則獻公之爲也。當是時。驪姬非特亂嫡也。以弟而殺其兄。而況驪姬之讒得濟者。獻公在也。使獻公死而申生立。雖百驪姬。豈能亂嫡庶之名。而致新城之難乎。今君之側室。其子雖庶兄也。公子雖嫡弟也。其名不完。故有後釁。公子以嫡則不可避。以弟而遜。人孰不然。是公子有遜兄之名。而不失得國之利。且無釁于後。名全于叔齊。而智高于申生也。寡人是以行。先君之側室聞之而疑。告先君曰。夫人之公子行矣。君何不聞。妾之子不可修也。遜者君以妾之故而遜。其前言乎。不然。何公子捐國而行也。若公子罪妾。妾將攜其子而假君子。所以賜妾與子也。妾與國孰重。妾與宗廟孰重。妾與公子孰重。妾在而公子行。妾

安能一日求活耶。願君亟反之。非爲妾也。爲公子也。爲國與宗廟人民也。不然。妾雖萬死而不足贖。君之心胡可明也。先君遂返寡人于國。寡人之昧。不能亮先君之心。又不能以寡人之返國而亮側室。告先君之心以爲中讒也。而側室死焉。先君有疾。寡人之兄亦不食而死。先君將殂。執寡人之手而命曰。汝毋怍戾。禍莫大焉。雖及黃泉。無相見也。吾子勉之。寡人是以朝夕泣血。一日玷明。困寡人之思也。今天之爲敝國禍。小心畏忌。無敢諱也。若王室討敝國之罪。奈何宗廟何。微君對曰。王之是心也。足以察庶物而和諸侯乎。雖然今之僭者。其王室之憂也。憂在王室。則饑饉崩溢。豈惟降于王之一國哉。臣爲王道之。夫今之諸侯朝而不貢。無壞也。故山川之崩溢不必懼焉。貴而不親。無民也。故百姓之饑饉不必弔焉。毛無是職。又何以爲宗廟妖。臣故曰王室之憂也。魏王曰。然則列國之壞地人民。苟有饑饉崩溢之禍。亦不足以爲諸侯憂乎。曰四方有難則王室憂。由此觀之。諸侯雖無職。亦安得而無憂也。唯賢王審厥志而已。詩有之曰。夙興於朝。女勤于宵。宵必顧朝。朝必察宵。苟得時安息也。王其圖之。

桃林

微君以桃林之事說王曰。臣遊牟父之山。賦桃林之野。所聞然歎息曰。武王商之諸侯也。一舉而移商命。非篡也。以有道而易無道也。及紂死。武王佼黃鉞而不誅。祭以天子之禮。諸侯稱仁焉。乃偃文修武。放牛于桃林之墟。歸馬於華山之谷。桃林者其在于茲乎。夫以武王之賢。當紂之焉。從而奮之。是猶木之赴絕谿。石之下崇岡。孰能禦哉。當是時。紂雖欲爲一旅而不可得。至于牛馬反畜而縱之。何紂以天子而不如牛馬也。魏王不答。微君曰。賢王以臣言爲過乎。魏王曰。非也。寡人之於王室。愧不能效牛馬之勞。是以不答。夫牛馬之賤。勞于人而必思愛畜之。紂以天子之貴。譬于兆民。而不如牛馬之畜乎。寡人而今而後知天子之勞與牛馬同。故能守其貴也。微君曰。王之一言可以能國矣。夫爲天子而有牛馬之勞。則天子益尊。爲諸侯而有牛馬之勞。則諸侯益強。爲大夫而有牛馬之勞。則大夫益賢。爲庶人而有牛馬之勞。則庶人益義。此臣所以有桃林之感也。昔虞舜殛鯀而誅有苗。伯禹隨墳而疏洪水。伊尹負鼎而干湯。周公吐哺而求士。寧戚飯牛而興齊。句踐臥薪而嘗膽。墨翟九拒而存宋。曹沫三敗而復魯。毛遂歃血而楚勤。藺生完璧而秦懾。夫以聖賢而有牛馬心。故勳德流于海內。聲香覆于民神。而民至於今不替。是皆效牛馬之勞者也。王其勞之。魏王曰。寡人何勞。曰賢王欲固諸侯而強公室。豈必獨逸其勞哉。得賢而撫衆。寬明而仁恕。不遺牛馬。使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君子小人投肝膽於中原。而慷慨談笑而不辭也。昔秦穆公舉百里奚牛口之下。勞不乘乘。暑不張蓋。是以樹聲于諸侯而伯其國。非牛馬之力乎哉。夫君視士如腹心。故能期其德。士自視如牛馬。故能盡其心。此百里奚所以勞王秦而逸于虞也。今之士豈無牛馬之心乎。顧其君之任與不任耳。賢王有強公室之志。而使士無牛馬之心何哉。爲賢王計。誠宜以腹心結天下英雄之士。不時舉之牛口而已也。如是則士孰不盡心。而奔走于殿下哉。魏王慚而謝曰。於此寡人之責也。

諫獄

魏王獵于圃田之澤。微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欲公室之强乎。魏王曰。寡人欲强公室。奈諸侯何。微君曰。是賢王畏諸侯之强難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强則已。苟得肆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王既不能强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蔽諸侯何也。遠聞之山林藪澤。士之與鳥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强。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藪澤之間。亦猶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為此遊。將欲獵士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于王之羅。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益于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文王獵于渭。國人皆以文王為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於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受餽

魏王使人餽微君以桑落之酒。微君受而不拜。使人曰。君以敬先生之故而餽之以醴酒。謂先生之令德。且欲先生之無忘君也。今受而不拜。豈君之有簡於先生。而欲其默耶。僕恐君之敬自茲弛矣。殆不可乎。夫先生四方之英賓也。不得於茲國。則之于他。然諸侯敬先生之心一也。先生事諸侯之心亦一也。苟諸侯之餽。先生亦受而不拜。是敬弛于諸侯。而先生卒無所遇矣。夫諸侯之餽士禮也。餽而不拜是忽君也。士而忽君不可以聞隣國。且以暴君之過于諸侯。諸侯亦以士之忽而笑吾君。其若之何。微君乃鼓琴歌簡兮之詩。使人不悅曰。先生以王人之佐。不擇吾君。館諸敝國。今傲君之餽而及使。先生其不能禮矣。何以行道于諸侯乎。微君笑曰。居吾語汝。夫古諸侯之待士也。宴之以太牢。崇之以師禮。故不以爵祿而責士。晝則同席。與之謀而議。夜則合榻。與之密而謀。必行其志。無疏之以讒。無嚬之以逆。故士能竭其肝膽以忠于公室。遠聞之天子之為乘。可以屈臣庶而不可以屈士。況于諸侯乎。周之興也。賢才輻輳于朝。諸侯畏拱于位。故周室强則諸侯逃驟而觀天子。周室弱。則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夫士之係於國家如是而可以犬豕畜哉。此遠之所以受而不敢拜也。且魏王之擧于隣國者。以得士之心也。今以犬豕畜士。諸侯孰擧焉。是長聲也。無擧則孤。長衆則亂。公室其危乎。夫長衆而危公室。士孰輔之。士不輔而求霸。猶病者不用醫而求愈也。以遠之猥劣。不能勉事賢王以至於簡。遠何敢焉。子以忽而罪遠。非所以為礎也。請以遠言達于王乎。是讒也。魏王復獵於圃田之澤。微君去魏如秦。

卜諫

微君去魏。魏王方田于圃田。命巫人卜之。巫人三卜其田而告曰。君之田也。小獲而大損。魏王曰。既獲而損何也。對曰。是卜也。得兆之三。其辭曰。田獲三狐。得黃矢。再卜。得漸之上。其辭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今臣之卜田也。有獲狐之功。而非羽儀之美。有漸鴻之逸。而喪得矢之名。夫黃矢。賢士之象也。鴻既舉矣。何以羽儀於國。狐雖獲矣。何以黃矢為功。由是言之。君之賢士失矣。將無田乎。左右曰。謂也君遊於圃田之澤。微君以田諫。今君復田于茲。微君不諫。是微君去矣。意者黃矢即黃遠乎。夫遠也以直聲動于諸侯。言必符則。行必蹈素。不臣天子而賓諸侯。不求榮爵而安貧布。不謀爵祿而甘微賤。懷廉裕之度。負

濟嶠之風。遇于時。則揭眉若飄雲。不遇于時。則拂衣若振葉。此許務之耿光。而顏蠋之淑節也。君棄而得之以為賓。國人私憂于市。三月而盜不敗。商旅不爭價。鄙無羣吏。野無噍民。此皆微君之隱積也。而君以田故諫而不從。臣慮其必行矣。君得禽于田。而失士于朝。其利孰重。若微君未行。君猶可圖也。魏王不聽。是歲。魏王觀甘露于澠。明年魏王薨。

取謗

初微君去魏。魏人怨王。流言道路。左右告王曰。國人有婦君者。請誅之可乎。魏王曰。何為婦寡人也。左右曰。婦君以逐士。毀而謗者千人。怨而譏者一國。國有謗聲。君何以結諸侯。魏王悔曰。婦寡人之故。其黃遠乎。寡人雖無介聲于國。亦諸侯蹲也。失一士而婦寡人。寡人其不勝婦矣。寡人有失士之過。有患寡人者。速諫而返之。寡人唯是嘉其能諫。貴其賢賢。且以楷擧于諸侯。今不諫而遂謗。以寡人是婦。無乃不可乎。寡人聞之。衆口鑠金。不勝一夫之毀。今毀寡人者偏于國中。而又使寡人誅之。絕遠士之謗。而先誅謗之刑。不亦悖哉。嗟乎。寡人老矣。王室告難而諸侯不輔。非寡人之慢也。君子曰。悔而逝其無終乎。

去就

微君過魏國之鄙。周舉邂逅於道而問曰。自吾子之入魏也。諸侯咸傾耳以納令聲。是于有殊遇于魏王。而海內之士。悉欲負笈而入魏。此誠展志之秋也。今吾子出魏歸而託于一旅。長之以敝褐。乘之以蹇驢。弟子七人。蒼僕二人。執鐸者三人。蕭然于國門之外。何淪落如此哉。意者魏王之器不足以輔衡與。今漢祚遭季。權犍角立。賢者屏迹於草莽。以搞王室而覲貊諸侯。皆除暴伐節於像章。吾子高步于汝南。周游守操于樂安。吾子握瑜於漢庭。今之賢士子其卓矣。而猶曰不遇。況繩墨中之散子。豈能舉郿鄠之步耶。嗟乎嗟乎。吾子行矣。何國之如。微君莞爾笑曰。甫之所知者。子之所去。子之所去者。亦甫之所知也。又何問乎。乃揭袂而別。周舉挽其袂悵而不言。從者曰。夫子將如秦。

去魏

微君既去魏。魏人告王曰。微君卻魏而奔秦。必有嫉禮于魏。討行間于秦王以疑其心可乎不可乎。魏王曰可。寡人欲執其所主而後問。彼貸於敝國。不告寡人而私縱之。不惟有納賂之案。且以遺禮于隣諸。而笑問列。刑在先王之明典。不可宥也。乃命左右執之。館人懼而赴秦。告微君曰。君以夫子去魏之故。不聞于君。君將戾僕。以僕為夫子賂也。又遺禮于隣以為諸侯笑。欲聲我以罪戾。加我以典刑。僕非君之何。夫子之令德英譽。日夜結于君心。君返駕于魏。陳以上。故豈惟宥僕。而君亦以獎賢是悔。且無遺于諸侯。夫子亦可以往來於其國。而秉馬之從。輓紛于奔魏之郊。夫奚不可乎。吾聞之。聖賢之出。將以仁諸侯而撫百姓。今以一館人而不能使其庇僕死之後。恐夫子無所主矣。夫賢者之于諸侯。先所主也。無所主而賓諸侯。人孰信之。微君答曰。魏王之宥也。秦無國士之遇。甫之館于魏也。亦無待人之婦。可以去而不就。是吾裕也。魏王何為難然。諸侯之懈德。未有甚于魏王也。色荒于宮。禽荒于田。吾數諫而不聽。是稱效宮奇之恐而不為百里奚之智也。幸而魏王無逐客之令。以數天下士。遠也得以翶翔而逝焉。吾子義不執矣。

子欲吾返駕而就．吾亦何辭以辭秦之聘哉．若不得已．唯是奉尺簡于魏王．陳吾所以去之故．明吾所以不返之故．宜吾所以假館無妨子．子之故．子必免矣．乃遺魏王書．館人歸魏．是歲魏人求賢于秦．

天籟閣外史卷五

客秦文

遇樵

微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於渭水之梁乎．微君對曰．由漢室之微君也．弔古於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跡於渭橋．不徒游觀以爲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隣國．秦號爲得士．子以漢室微君．下臨藩牖．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爲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微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遊也豈寧取之說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爲賤．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墟故跡．吾皆得而攜焉．子欲弔古于秦．以釋厥志．吾爲子肆言可乎．微君穆然而仰笑曰．出乎機．入乎機．同游于機．浩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負薪者曰．吾聞知人忘于機乎．機忘于人乎．人與機相忘乎．夫機發于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于物乎．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爲忘于機．而不知吾以子爲忘于人乎．微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秦之狀也．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子忘于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微君曰．吾始知忘于機者化于機．覺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爲機而得其名．子以斧斤爲機而得其薪．薪者得於斧斤而不得於子．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豈忘于機者．負薪

者曰．噫．嗟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綣焉蹙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靄闌．渭水東流．秦嶺蒼然．鳥息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爲樓．舉瓦觴．浚鬼竽．勝以娛子懷也．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其略．以辣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墟也．雖偏鎮于西隅．而國之形勢．實爲天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亙而秀于南者．則終南太乙焉．謂幾乎際于西極而東望流關者．則惟崤焉．東注乎咸陽．則涇水之所導也．北殿有關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浩浩西陵．南北相望．秦宮所葬．證其鬱焉．豈惟遡水之望陵哉．西北臨乎幽國而突突者．其梁山也．欄檻而脊脊．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縈迂紆曲而相屬者．秦之上林者．鬱然起上宗之東南者．有紫闕峯焉．其周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亙乎盛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所出．峣關之所鎮也．絕于西城．而嫦娥之所開者．其玉門之關乎．環于漢陽而徵浩者．其鳥鼠乎．限於北漠之陲．匈奴倚垣而寇者．此秦之長城塞也．扞嚴乎朔方．而胡虜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聲下龍門．發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緒自千里而瀑布之洴漾者．則太白島．荊山崻于河．則大禹鑄鼎之墟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遊細柳之原．驪山之溫泉．新豐之枌社．隨山之九坡．長安之宮室．又有博望西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羅列者．皆緜亘乎衆州．其遠而環帶者．皆隱嵯于隴中也．子之游秦．其知已乎．微君謝曰．幸教甫矣．今王室多事．而秦晏然．一日不能旅．蹀蹀漸四塞．吾恐胡人戰步而過．藍關之險．小于九衢．太華之限．狹于戰場．則秦人安得而峙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負薪者永齕而去．微君歎曰．國有隱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好賢也．

淸曰．此入秦第一篇．文勢錯綜變化．不可彷彿．中兼賦體．讀之令人手舞足蹈．太史公後．罕見此文．

待樵

微君復游于渭橋．待負薪者來．左植不悅曰．昔者夫子倚歌于渭上．遇負薪者與之論議．今又俟其至．何愛身下野人．而失期于諸侯哉．竊以爲夫子不取也．微君曰．汝未之達乎．吾如秦三日矣．而秦王不聞．是左右之佞者衆也．秦王招我以禮．蔽我以佞．則賢士之負薪者衆也．吾欲去秦．是攜佞于左右．而忽禮于秦王．讒者必曰無故而辭去．非孟氏三宿之意也．吾是以寄傲于斯乎．乃假爲漁者倚梁而釣于渭水之流．有漢使者過而訊曰．僕久不見叔度．何落魄如此耶．微君對曰．夫隱者．士之素也．用之則爲莘陽．不用則爲秋陰．達則萬鍾而不加溢．窮則一瓢而不加憂．故仲尼聖矣．不能爲夷吾之霸齊．孟軻賢矣．不能爲子產之興鄭．何則．遇與不遇耳．今漢室將蔽．賢士淪落．黨錮之禍方殷．權奸之謀已僭矣．有志者其無忠乎．秦以千乘之國．當世叔之事．桓文之功烈．可一舉而樹也．然而伞謀深識之士．不集于闕．謀猷策之雄．卷跡于路者．豈秦之利哉．不足以供天下之賢才乎．亦以左右之讒使之然也．夫秦王帝室之同姓．而宗盟之首系．不以此時富強其國．陰結諸侯．而扶漢室之危．吾恐夫之曆數．必授於異姓之手．以帝海內．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傳諸子孫耶．吾之游諸侯．爲漢室也．使秦王寞然而不顧其後．則士亦拂然而往矣．吾之不去．尚冀秦王之遇也．三日而無聞．吾豈容于秦王哉．憑也不仕天子而游諸侯．亦仲尼之衞之陳之宋之所爲也．終不獲志．則卜居乎山林．以諷先王之典謨而已矣．豈自同于羇旅之徒乎

複顧曰。夫秦恃百二之固。以輕賢士。其不能爲漢室賴也亦明矣。以子之才。上不臣于天子。下不變于諸侯而猶假仰當世。是洗巢由之耳。而食伊尹之唱也。今漢室之難。發于鉤黨。此亦諸君子之激也。制舉小而自制。不亦悲乎。夫陳仲舉竇游平李元禮郭林宗范孟博之屬。皆子友也。今天子方高子之名。盍亦就蒲輪之聘。請纓廷之路。而解諸君子之憂乎。奚必以意氣賓侯王。寄笑輕爵祿。而若是怨也。且吾聞之。鯤鯢游于百川。不如江海之深逝。朱鳥游于山澤。不如雲漢之高飛。賢俊游于諸侯。不如一王之殊遇。子其慎所游也。微君答曰。是則然矣。先生獨不聞江海之逝者。不能棲遲於芳藻。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于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謝仲子衡綱名爵之外乎。鉤黨之議。非諸君之憂也。王道壞而重臣危。不可以濟。先生其行矣乎。遂送別于茂陵道。復顧登車惘然。涕泗微君曰。時哉各努力也。子其勉矣。

誅賞

秦王聞微君入秦。三日不得謁。誅左右之蔽者五人。令國中絃歌以迎微君。秦王侍于宮門。軍武執戟。旛人執旄。車馬輻輳。觀者恐曰。今日得見微君也。微君至秦宮。秦王欲爵之。授以冠冕。微君辭曰。不可受也。夫先王之爵祿。自殺何而頒于侯國。太宰掌之。天子不得而私其臣。諸侯不得而私其士。故詔爵以德。詔祿以功。脩天子之明制也。至于衰世庸主。廢滅先王之法。爵祿無紀。執物不經。使播棄諂之家。庶王以爲淵丹青以爲谷。雕綺絲竹之樂。交陳於廟。夜以長夜。若此者豈皆君之賜乎。賞竊幸于士庶。借威福于人主。無德者爵。無功者祿。百姓怨困于下。而國病矣。人主疑而不能悟。惰也。悟而不能振。弱也。主弱則臣強。強則侵。侵則叛。臣叛于內。則諸侯叛于外。其始亂也。亦以爵祿而私士。遂至凌替而不可救。故勢合則戰。勢分則盟。力合則戰。力分則盟。謀合則戰。謀分則盟。此七雄之所以相持其勝也。而況當是時以爵祿役天下之士者。皆有國之諸侯。其權可得而爵。其地可得而役。其民可得而兵。其士可得而臣也。然帝秦而爲民。聘仲連辭吮之。是士非不欲臣于諸侯也。無道之國。安得而臣哉。今諸侯有位而無國。其勢又難矣。無國是無民也。而遽將其士。士必奪毀。況諸侯乎。夫漢室雖病。未有周赧之弱。宜以扶漢室爲名。而謀其國。則諸侯之業光矣。賢王以千乘之爵。而有萬乘之勢。士之日夜望秦而聘馳者。亦欲以漢室之故而陳于王也。若賢王有其國。而國之人民仁壤皆奉職于王。則士亦不必至矣。士至而爵之。亦不辭也。賢王惟無國。故不可爵一士而使之謀。秦何則漢室之臣。將奉漢于廷而覽天下之地圖。制諸侯之爵祿。建號號于海內。行賞罰于郡縣。而一統之形未判也。賢王欲謀秦而扶漢室。豈必爵一士乎。故曰。得民之心者不以威武。得士之心者不以爵祿。得諸侯之心者不以山川。亦自得其心而已矣。臣之入秦也。月始受餽。而臣之見王也。月已幾望。賢王以爲左右之蔽而誅之。求士誠急矣。奈漢室之典刑何也。誅一人已猶不可。況其餘者耶。夫蔽士不可以爲律也。蔽而誅之。使有讒於王者。則如之何。不逮於王而殺其士於秦國之境者。又如之何。賢王誅左右以蔽臣。使臣以爵祿。賞臣以冠冕。皆非典也。臣故不受。夫死五人而得一士。賢王何利焉。是以一誅賞而動漢室也。且以迫秦。後不可以爲盟主。王其圖之。秦王憮然曰。然則寡人爲之奈何。對曰。雖然猶可爲也。今秦之有司。天子之臣也。王宜以爲情告于天子之有司。舉以私進美女

之建。蓋其罪與蔽均也。令有司亦以其情達于天子。則王之虛心必釋。而親親之恩堅矣。雙人史稱曰何必然則君之計。宜以誅左右之威而收秦民。乘士之歸秦而遠伯功。倚秦國四塞之險而合諸侯。當漢室累卵之危而布文德。此一時之顯名盛舉也。五伯之功。皆成于遠而讚于機。故名顯而功集。今天下初啓難也。以誅賞之小瑕而遽掩曲飾以求媚于時。臣恐天下事謝矣。何以逮興替之機。昭鴻駿之業。竊爲君不取也。秦王笑曰。何言之易。何言之易。寡人方與微君游於彀中。惡及我也。是滅少微見於秦。

盟會

韓臣將尋盟。秦王問于微君曰。韓將與寡人盟。何謂也。微君對曰。夫諸侯覲睦以寧其社稷。以懷其人民。使軍旅之士不相加也。於是乎有盟之禮。夫盟信之輿也。諸侯盟會以示好。賓享以示睦。故諸賤役。大國盟而不役。小國役而不盟。盟非信則盟必潰。非盟則無以彰信也。盟以彰信。故潰盟者求盟而不直者。春秋恥之。夫求盟者。信非之機也。是故諸侯未盟而戰。將以養其戰也。既戰而盟。將以防其敗也。故息則乘之。疑則動之。復息而乘。是吾以盟息也。觀釁而動。是吾以盟釁也。以盟息者敗必乘之。以盟釁者敵必動之。故曰信非之機也。必欲盟。故樹之以信。必欲潰盟。故寓之以詐。詐盟而守信者。若葵丘之會是也。盟而守詐者。若河陽之會是已。夫天子與諸侯不言盟。而河陽之會。則晉文之守詐於諸侯以使周室。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之謂也。今王欲爲葵丘之會而樹信于天下。則韓之首盟不可辭也。受韓之盟。則諸侯皆嚮應而盟秦。齊桓之業復傳于今矣。不然。則諸侯背秦之心。猶韓之盟于秦之心也。韓之上壤。秦不能過。韓之山川。秦不能過。韓之謀士。秦不能過。韓之人民。秦不能過韓之精兵。秦不能過。韓之車馬器械。秦不能過。夫以不能過之韓而求盟于秦。固天以葵丘之烈賜賢王也。王其盟之。秦王悅。遂與韓人盟下邽谷。

琴論

微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幽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通于館人。館人覺。私告于從者曰。子之師也。鼓琴詠歌。其聲鏗鏗然。是歌也。果無心乎。從者對曰。夫心以生聲。聲以成歌。歌以揚志。若夫子之歌也。何謂無心。館人曰。然則所謂歌者何詩也。對曰幽風。曰。奚取幽風也。曰。幽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詠歌焉。察其聲矣。曰無刺乎。曰鼓琴而音婉以和。歌幽風而聲嘯以舒。又何刺焉。館人謂秦王之左右曰。先生無勞竊也。請復于君可乎。左右還。微君蹀琴從者而言曰。吾鼓琴者幽風之亂。琴不爲。必有疑者。或之其秦王乎。從者對曰。館人哉。微君曰。館人何爲而疑也。對曰。館人聞夫子鼓琴而歌。卒瞬問曰。選雞者歌其有心乎。弟子應之以心。又問曰。何國之風。弟子告之以豳。又問曰。有刺乎。弟子告之曰。無。是以知館人之疑也。微君曰。而有心而鼓琴。有無心而疑琴。琴亦應音以疑。滯音以從。何感而至此哉。嗟乎。夫人寄于幻化。有有心者。有無心者。有有心而無心者。有無心而有心者。無其所無而未嘗無。有其所有而未嘗有。無亦疑也。有亦疑也。疑則機也。機則感于機而應于感。機之流于物也。無一無萬。無巨無秒。無遠無近。無陰無陽。鼓舞化育。若知其存。若風之噓嘯而物發若鳴。日之照臨而物狀若明。不行而赴。不疾而馳。此之

謂機。故禹耄于石癸。契產于燕卵。項生悟于鳥跡。傳說報于步寐。乞人哀而威申喜。介子歌而晉文公弧己。鼓瑟而魚出。舞陽揮戈而日反。其有心乎。其無心乎。其感于機乎。其應于機乎。今吾鼓琴而館人疑。館人知也。吾弗知也。館人疑而琴寒。吾知也。館人弗知也。吾是以有感乎物機之變易。如館人之疑而觸者亦多矣。小子識之。從者出告于館人。館人異其所云。人曰。夫子鼓琴于堂而有琴聒。以為僕疑也。夫子殆得其疑其失其人乎。微君曰。此弟子之言也。館人曰。吾頃有秦王之左右二人。伺夫子于牖外。以犯夫子之琴。此左右之疑也。從者其褻矣夫。微君撫琴而嘆曰。左右之伺。王命也。則疑在秦王也。於左右何疑。夫疑鬼之門也。明神之疑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聞由明而奇疑也。故君子造禮樂以昭明其心。遠淫邪以昭明其性。躬政事以昭明其動。辯忠佞以昭明其志。讚賢閎無告之民以昭明其德。猶懼其未廣也。察誹謗以昭明其過。納諫諍以昭明其慮。修蒸嘗以昭明其敬。光庇國家以格于上下神祇。是以世享其業。子孫必興。此后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秦王以護竄之子孫。貴而無輔。富而無民。恃大而不修德。疑士而不謀政。後有興者。亦始皇二世之為也。惜乎吾不得見左右而諭于王。館人出。從者侍而問曰。夫子何辭與之論大道也。曰。吾聞君子無傲。以傲而陵人。人亦侮之。以傲而陵君。君亦賤之。以傲而陵長。長亦擊之。以傲而陵弟。弟亦殘之。以傲而陵友。友亦遠之。是以替名而折齊身必戮焉。吾知免於今矣。

燕居

微君燕居。與七子講業。七子問曰。孟軻孫況之後。由道者可得而聞乎。微君曰。道人之路也。愚夫愚婦皆由之。孔子盜跖皆由之。何謂無道。曰。是路也。非道也。以路而為道則可。以道而為路可乎。以道而為路。則亦指仁義而為塵埃乎。曰。汝何以道為道。以路為路乎。吾觀其由于人者云爾。夫路也者。緣仁義而名者也。非緣路而名仁義也。汝知仁義之非路。而孰知塵埃之為道乎。知塵埃之為塵埃。而孰知仁義之為塵埃乎。天地庶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安得不謂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為路。是亦仁義以為塵埃也。仁義以為塵埃。是亦塵埃以為道也。道變于春秋。亦隨于春秋。若孔子及顏淵曾參子貢蘧瑗季札子產是已。道熄于戰國。亦鳴于戰國。若孔伋孟軻墨翟列禦寇莊周荀卿是已。其餘啾然嘹其術于當時以立一家之言者。殆不可紀。若鄒衍虞卿慎到田駢尹喜庚桑之徒。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使孔子出。必取而成之以納于道。雖商鞅蘇秦張儀公孫衍申不害韓非之流。其學不出于縱。則入于橫。不入于刑。則出于名。馳其辭說以傾諸侯。而坑天下之民。然數子者。亦皆辯慧博聞之士。使其游於孔子之門。孔子必不拒。蓋辯慧者秀襲之資。博聞者達性之漸也。如是則儀秦無縱橫。而韓商無刑名矣。夫人之性不相遠也。其質婉以慧。而文之以詩書。閑之以禮義。則性成焉。故性猶璞也。不琢則不成。今夫野獸之人多鄙。市井之人多媚。非理也。其習使然也。性猶無間于野獸市井之人也。故循其習之謂情。變其情之謂性。困性而導之謂學。不因性而學。是助僞而飾巧也。何取于學。故博學而無禮。君子以為求性之延。禮者所以規成性也。學而禮則令名昭焉。名昭而辱遠矣。故居上而能謙。居下而能默。世有述墨氏者則以為陋。有慕莊生者則以為僻。有謂荀卿者則以為曲。嗟三子者無盜跖之行。遵仁而處。遵智而達。遵禮而動。孔子之所

必取也。至鄉之愿子。無罵於市井之人。孔子猶與其進。而況于三子哉。故曰世俗不可與論古。拘儒不可與論道。其是之謂乎。

僊論

秦王好僊。將築臺于宮以望終南。微君諫曰。不可。夫有國者。將以遠欲而親民也。故封建一國。則一國之民賴焉。不敢棄也。民亦不能棄其所牧。而求沽於隣。故天子遠欲以親兆民。諸侯遠欲以親百姓。百姓懷之。是以能有其國。昔者周公封于魯而魯民說。召公封于齊而齊民說。以齊魯之民。獲其所賴也。今賢王受先王之遺業。而為秦之諸侯。幾二百載。而百姓日蕃。田野日闢。死難效節而無離心者。豈民性之本然哉。亦為人牧者有以拊循其民也。臣始入秦之境。野無肥民。市無豐賈。乞者載道。倉廩不發。臣疑以為無諸侯也。及賢王得臣。百姓歡悅。咸望臣之吐忠而諫也。臣魏不能有益于秦。而賢王亦亮臣之不能忠於前也。故欲築臺以求僊。竊觀乎華嶽。觀望于終南。而為遠民之舉以彰其欲。何賢王之勤勞若此哉。臣竊以為過矣。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欲民力以築于金之臺。燕民猶病之。況築臺以求神僊乎。夫僊者非臣非民。潛于山澤之間。垢衣癯形。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身。窮閑居焉。黃綺曰。僊餘不及。而喬呼吸之術以自養者。世之所謂異人也。雖臥薪不足以喻其窮。啜膳不足以喻其苦。左無吹簫之妾。右無鼓瑟之姬。巖穴為廬。不得陳于廟。文武侍從不得列于後。播棄父母。割絕子孫。不友于卿。蔑宗族。此海島之鬼魅也。由此觀之。綺隱于商山。以僊為名。其論神僊則恥之。故當時避秦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樹廉恥。識君臣之分。審出處之節。如黃綺者。亦良可述也。彼豈論于神僊哉。今賢王擁千乘之衆。而為此以自悖其身。孰為利乎。夫為百姓而築其臺。雖勞而不怨。棄百姓而勞民。民孰勞之。是致怨也。社稷之神不福焉。昔我先王建國。伯子男皆無封壤。唯諸侯是親。今秦以如繩之國。自賢王而絕之。無乃不可乎。嗟乎。賢王時不為云爾。當得豐鎬。堂于天子。雖諸侯擁護四塞而誰何。賢子孫世守其業。雖值亂世而不與王室同危。且足以樹霸。若王運在。又可以興。其延年也如是。何希乎喬松。何慕乎韓眾。寂寞而枯槁哉。彼且悔之矣。賢王復希登而為之。是使喬松韓眾延頸于窮谷。而笑賢王之不智也。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為人民社稷計。王不聽。是歲秦饑。匈奴遠遁關。天王使中尉探金于秦。

叢綱

曹節亂王室。秦王問于微君曰。王室有叢綱之說。何為其然也。微君對曰。仁哉問乎。夫豪傑結黨。禍及于國家者。豈一朝之故。當其負天下之駿望。則人主倚之以社稷。孰不以為豪傑。而不知變亂之端。亦萌于茲矣。自昔陵之寵與。天下已知今日之禍。若陳蕃李膺竇武張儉郭泰范滂之屬。一時號為二君八俊。名奕奕焉。而竇武陳蕃以執政為朝廷重。議合如應響。忠謀若疾雷。然諸相許錯如太山。其自負也如此。而竟不就。故名顯而禍隨。君子之辜也。小人因其名而乘之。其難愈激而不可解。以至于危國家。可畏也。懲闇之豪傑之出。必有英毅明達之君以成其志。則謀裕而不激。功順而不挫。以輔定社稷。民人以寧。故舜不遇堯。則驩兜不能放。周公不遇成王。則飛廉不能戮。今數子者無舜與周公之遇。而為此

謀，不亦哀乎。夫治世則陽明開。而小人爲泥沙。亂世則陰濁溢。而君子爲魚肉。今王室無綱紀文章。使豪傑岸于華奸之手。海內塗炭者十有餘年。是威福移于下。而上愈不明也。故豪傑詗而爲黨。罪以危社稷之名。豈天道也哉。若數子不死。猶可以鎮王室。不然。諸侯不能高枕於藩籬之內矣。夫彼以小慾而構大難。鉤黨之變。臣甚寒心。天如悔漢。則賢者必求。讎民者必戮。正其典刑以舒直亮忠貞之士。則王室之隆若振翼也。何爲而使其幽憤哉。自李杜不得伸於前。故激義不得明于後。臣以消息之勢觀之。必不免矣。悲夫。以王之賢。傑當千乘之國。而失高枕之安。此臣所以爲賢王患也。王宜以求前等名。聚集諸侯。肅清王室。培植海姓蒼生。改尤以新天下。若王上不從。則周公伊尹之舉。在賢王也。臣竊念安帝之世。內戚用事于朝。諸羌馳騁于郡國。天下戎擾。然帝有好賢之明。常以禮解微天下怨懷之。上臣亦與焉。猶以爲未可仕也。故辭而不就。淹滯于今。王昧臣愚。國命大悉。尊植盛朝。而無尺寸之功。徒以清譽微揚。而聞達者蓋寡。雖擢禍難。臣實痛之。今黨錮紛紜之際。猶可援也。賢王爲王室計。盍然速舉以延漢祚。則臣雖不得仕漢。亦足以報矣。王北圖之。秦王慨然。淚數行下。左攜劍歌以挑秦王。歌曰。西京有劍北離。與之可以庶賢怨。秦王於邑而言曰。寡人窮矣。微君寡人誰師之。子寡人友之。將協謀以補王室。不敢避也。左攜對曰。微君入秦二年。以心奉於王久矣。而王方揖邪。今天下之諸侯。皆欲以首盟爲功。以犄禍爲勞。以得士爲彊。以收民望爲張。而王不聞何也。秦王謝曰。賢子之幸教寡人。其利普哉。左攜出語秦人曰。吾數風秦王而王不誅。雖得微君。亦不足乎。

見逸

陸績道師至秦。謁微君而言曰。績也得師矣。願修身受業焉。微君問曰。子見元禮乎。陸績答曰。嗟與元禮去國矣。曰。窮雅解乎。曰。夜子之力也。微君歎曰。雖然。閹寺執政。直臣必危。元禮之去。其能久乎。吾嘗與林宗論漢室之事。憂形于色。移時不懌。獨何心哉。是以堅不仕之意。遂山藪之罪。林宗與吾皆是心也。彼猶擇交而難訓。故及于黨。若憲也無舉無毀。漂僕厥素。躬耕以槖妻子。歲荒讀書以訓來學。有兄伯康。哭昆失明而亡。吾獨處塚三年。避漢不靖。佞臣竊權。阿奴靜命。惠政不著于民。欲術結網于國。吾是以堅志而避世。及讀孔氏春秋。嘗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律也。知周無命士。不可以輔。乃賦說諸侯以行其道。得志則攝相事而誅正卯。不得志則攜賤而作春秋。吾亦察仲尼之道。周漢之末皆季世也。故考風于列國。開政于諸侯。諸侯不以爲賤而賓之。豈蔣以臣亂凝滯于進退哉。吾始遊齊魯韓魏之諸侯也。四君皆愛士而不能謀。盟會而不能信。將知智而闇有勞。乃遁沙于秦。秦王明毅而好問。分祿而養賢。猜秦之衆盟諸侯而扶漢室。破黨錮而清王侯。誅讒佞而撫黎庶。御匈奴而報社稷。則從公季公之業。不足爲也。今門寺執政者二世矣。黨錮雖釋。而主疑未慰。何以熄亂。若數子不爲逢梅之舉。必爲後變。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數子其未從事於斯乎。是故奔國地避大禍也。

上林

有五色鳥集于上林。秦王喜而問曰。寡人享西土之祿。未有功德于敝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爲鳳

也。不然則太液之池。非無鳧鴈鵝鶴之鳥。上林之苑。非無鸞鷁翡翠之翁。奚五章之若斯也。寡人聞之。西方之鳳曰鸑鷟。意者其鸑乎。若以爲然。寡人將發私屋。致百匠以修上林。則何如。微君對曰。吾聞淮南有鳥。其名曰鵲。南越有鳥。其名曰鵩。皆五色也。昔者文王爲西伯。修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有鳥鳴于岐。名曰鳳。鳳。百姓陳路而歌。其臣埋庭而頌。文王曰。奚爲鳳乎。是閒臣庶飾其所聞以垂于邊。夫以文王之懿。而讓岐山之鳴。御臣庶之頌。慎懈德之蔽。是以光昭于西土。恩被乎諸侯。而爲受命之主。世裁厥休以茂有天下。則文王之爲也。今王之心。度不類然。臣恐指鳧爲鳥之臣。復覗而于秦庭矣。夫上林苑。秦之廣囿也。我漢祖滅秦入關中。三登上林之苑而不入。豈復與秦之餘威哉。亦項氏以爲曌也。至孝武皇帝。始塹昆明之池以習水戰。民不得休息。而天下大困矣。然猶賴文景之遺澤也。及世祖遷于東京以來。上林塗爲廢苑。今欲興之。非帝王之業不可。雖然斂四海之財。發百年之庫。竭百姓之力。以循亡國之規。仁者不爲也。且以供子孫盤遊之樂。爲二世稱笑。是秦之民又黔首也。不亦悲哉。願王察臣之言毋忽焉。秦王乃止上林之役。左右因是以嫉微君。

觀舞

秦王與微君飲。觀舞于庭。有姬跣蹈躍。賦白雪之歌。起而覓想不得。倚雕而詠之。[illegible]。秦王甚異之。乃鼓舞而和。命左右以觴進微君。微君曰。王亦止舞乎。秦王曰。何謂也。曰。夫物不可過盛。樂不可過揚。過盛則亢。過揚則淫。今王之舞淫矣。不可遊也。臣是以請止之。秦王曰。嗟乎。先生欲以寡人之姬喻。是寡人有淫姬也。乎何有焉。遂不悅而罷酒。左右附秦王之耳。告曰。王請烹之。秦王曰。烹一士而勸諸侯。不可謂武。微君佯醉而出。秦王解白狐裘賜之以禦寒。微君謂李辛曰。秦未可去也。

汙吏

宏農太守金垣虐。郡人怨之。愬于秦王曰。金垣之守宏農也。殘虐日甚。陽廉而陰貪。嬖者五人。賄于左右。借威行奸。貪富有訟。必以賂而後遂。有未遂者。則以聲劫于訟。牽而訟理。則曰是予力也。夫一室而樹私。門者百出。一年而得文墨者千人。故民有言。雖以爲安。則借其地而結訟。貲殖以爲賕。則隱其田而調役。皆盜貨。富盜富。遂積尸於囹圄。委命于溝壑。而不聞也。是以飲恨懷冤。赴君之門而愬左右以求直。如是者三矣。君之仁恕。藏之如慈父。君之明懿。仰之如日月。西土之民。咸賴焉。豈惟一郡哉。我皇天命有司撫攝西土。將以禪君之勞。詢民之欲以自靖也。今居下而習衆。赤祿而拔佞。寵嬖而行私。貪祿而苟舉。不受君之明仁而肆然爲民牧。是蔑君也。君能有西土而威不加于一郡。以尊虐除婬。竊恐讒讟同。國如客食。而君其孤矣。何以示強于鄰國耶。爲宏農之民而恕其父母。倒罪此。然隱忍而不言者亦多矣。君其先備良之察。而後誅謗之誅。無悔也。是以朝夕待死于殿下。賤臣唯命焉。秦王得其訟而得之。乃命左右按其郡。太守金垣。坐贓下獄。其妻素淫。乃詐爲孌女。以千金賂秦王之左右。左右通之者。是以得入宮闈。有寵於秦王。王欲釋之。不知其爲太守妻也。是時有漢使至秦。秦不禮。漢使以其事聞于朝。謂秦王之祿二千石。事竟不釋。太守及左右犯法者。皆徒于邊郡。無赦。是歲紫微山崩而移。君子曰。漢室不久。天下其

方伯乎。

三軍

秦初作三軍。微君上秦王書曰。臣聞王之作三軍。蓋以爲驟矣。夫諸侯擁千乘之國也。五年而修德。三年而勤政。二年而修武。故功施有漸而民不勞。今百姓未寧而遽作之。諸侯未盟而先動之。衆必興于秦。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修令德而創王業。況千乘之大國哉。夫文王之撫岐邑也。薄其賦稅。弛其刑罰。矜恤鰥寡。懷保孤獨。扶植孱弱。寬耕離散。必興之役。不及耆弱。無赦之罪。不及子孫。仕有賢嗣則祿之。山澤之利。有不貸則疏之。安則同其樂。患則同其憂。是以王業隆而頌聲作。獄室空而不閉。田野治而相開。市無喧老。道無闘民。和氣溉而四時寧。諸侯歸仁焉。今賢王治秦也。分祿于宗。解裘于士。輟食于左右。威暢于宏農。能藥蠶之役。納遠人之諫。慈惠而救恤□□甚矣。然仁澤未浹于四境。紀法未布于一國。能使宏農之民負堅荷銳于前。而不使衆桑之民抱饑寒之困而驅馳也。是三軍之作六三覆乎。昔晉文公納襄王于周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于被廬以示民禮。然後作三軍。伐曹衛。出穀戍。解宋圍。敗楚師于城濮。遂霸諸侯。今欲用其民而去禮信。何三軍之作也。賢王若修德而勤政以保乂王室。苟王室可輔。則委力以事之而不爲謀。王室之難成。則據秦以圖之而不爲寡。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假臂于遼人。使諸侯乘于擧林之上。蟬飲露食。向西枝而流啖也。當此之時。秦之三軍。徒足以爲諸侯貪耳。安能重于秦哉。臣之在秦無所匡益。夙夜憂懼。懸心如鐘。進不得盡言以規王。退不能豫謀而趨秦。臣竊恥之。雖然。賢王親草莽之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彈厥心以報賢王乎。夫秦之所欲盟者晉也。以晉之强而盟于秦。併力以樹之。則諸侯之權。固已在秦矣。秦不盟晉。是失諸侯之權也。臣聞之。諸侯同盟則親于士。諸侯同勞則聽于民。諸侯同德則聽于天。欲晉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晉簪方盛。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王勿以臣爲縱横之士也。王室凋弊。不能以德庇諸侯。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故縱說四君而及秦晉也。秦晉能相結以信。相樹以德。仿巆于文武成康。及我高文武宣之明烈。如是而作三軍。綏百姓。制諸侯。一海內其孰禦之。類王進治岐之政。紹居鎬之業。則讀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賢王其熟計焉。秦王感悟。遂罷三軍。

去秦

秦王送微君于渭橋。冠蓋盛所。秦王執而言曰。微君之交盟于秦晉之郊。若媒之導于婚姻乎。晉若不禮。微君亦無遇寡人也。微君曰。臣不能以報秦。而在晉則可以報秦。在晉而不報。臣亦不能以秦而報晉。是臣之復與不復。在此遊耳。臣有弟子八人。皆能輔諸侯而強國家。固霸佐之才也。王如惑臣。臣弟子有陸續者使之事王則何如。秦王默然久之。曰。寡人將聘之。對曰。續也今日在王之左右。而又聘之何也。秦王笑曰。寡人所欲者。誠在微君耳。微君不自用而進陸續。何重于晉而輕于秦耶。微君不悅曰。惡也乞食于秦二年。未嘗重秦也。今又進陸續于王。亦未嘗輕秦也。王必欲得臣以爲秦重。則王之左右賢于臣者寡秦而王以爲輕何也。臣始入秦。有負薪者假于渭之梁。臣與之議。如探九淵。其隱無有。夫以一負薪之士

王不能風而用之。而況臣不如負薪者。反欲重于秦。恐秦人之竊笑。非特負薪者而已。且王不聞陸續之賢乎。續也嘗以孝廉之名爲諸侯重。豈輕於一秦國哉。愛士而不能用。重土地而不能謀。是徒知士之重於國。而不知國與士之均重也。士懷珍而待價。修名而待聘。不亦貴乎。唯自重其器。而後可以重人之國。王必欲用臣。是不亮士之所重也。雖然。士不以士之所重者重。而士不以王之所重者輕。由此觀之。士不能輕重于秦也。亦唯是信與不信耳。故伊尹在夏則輕。在商則重。百里奚在虞則輕。在秦則重。今秦之輕重在王也。臣與陸續何有哉。微君遂行。

天籟閣外史卷六

賓晉文

遇晉

微君遇晉國之鄙。匹驢小車四乘。微君驅驢。左儀御之。七人以車。周岑陸續後。有寇在前。謂岑曰。前無廬不能及矣。遇寇。吾與子何。周岑曰。命也。既而寇至。欲擧車而取篋。陸續告曰。篋無贓。有夫子斂裘在也。曰。何謂夫子。曰。汝前杖度。曰。非貴微君與。曰。然。曰。則吾不忍掠也。反以黃金一斤爲贐。以隗之。受而陳謝。寇去。周岑問曰。受之義乎。受而謝之禮乎。曰。顓沛之間。不需辨禮義也。姑受之以謝。俟赴于關。微君待而問曰。來何遲。曰。阻寇。曰。無傷乎。曰。賴子不傷也。且有饋。寇饋不可謂贐。女受之乎。曰。非所殉而饋。受矣。不爲贐也。曰。然。是誠非殉也。朱儀曰。吾聞寇以隗人。未嘗以隗。若寇者隗人。是不隗也。雖然。充隗人之心。二子其不免乎。彼以是心而猶饋。豈以爲非殉也。且其所饋者以子饋乎。以名饋乎。抑饋以義乎。饋以義焉。往而不受。饋以名。則可受也。若以子隗而受之。子亦無報之云乎。受則必謝。子亦無損之云乎。不報則受之。心不如饋也。不報而謝之。是感子以信而應。若以僞也。殆不可與。陸續曰。於斯時也。彼以其隗至。亦惡測賓隗人之心乎。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焉保其往也。今寇也不隗而饋。是以隗潔矣。而不受。卻隗而受其潔。無乃自僞乎。受而報。禮也。受隗于寇而報之。非禮也。不可報而謝之。夫奚僞。微君曰。僞乎。言以

而矯，可以揚乎治世；穆乎，言婉而愬，可以免乎亂邦。吾其試矣。

逆旅

微君過河曲，晉人不識爲微君。有酒徒數十人，偶語于市，曰：烏虖九旅，一何寒也。左儺謂晉人曰：夫子假道於此，有司不聞，汝莫以告，偶語者何也。晉人曰：何夫子爲關吏猛而容人，是若之事也，豈復聞于有司乎。有司不能待塞旅也，讓我以偶語。酒徒之性，亦將肆矣。左儺叱曰：汝以百夫之衆，挾酒徒之名，而搖亂一市，何有司不汝戮也。晉人怒而捕，有解衣而求鬬者數人，呼于市曰：先捕獲上之子乎。左儺以身翼之，乃與左權鬬。左權舉商人之棟木二丈，橫行於晉人之鬬，晉人皆辟，遂分道而去。有司已聞微君至，出郭迎之。微君使左儺謝曰：夫子遠矣，不可淹也。以晉王有敎聘，故爲涉乎其壤，假道乎介邑，夫子欲下車而禮以從服，故是以不敢相違。且無費卿宰之膳惠也。有司曰：某之守是土也，無命譽于百姓，是以聚爲酒黨以娛吾愚也。微君其無讐乎。乃再拜謝罪，饋黃金百斤爲贐。左權辭曰：夫子有命，請復之，權不敢專也。遂不顧而行，以其情告于微君。微君喜曰：才大而不仕于亂，智也；從遊而忘勞，恭也；力舉棟木而不鬬，淑也。擢乎，可以使蠻貊矣。

僞時

微君見晉王。王曰：寡人播斂國以待夫子久矣，子卑而至，得無勞乎。微君對曰：臣聞賢王之求士也，內有側枕之思，則外有執贄之勤；內有岌岌之憂，則外有皋皋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豈惟士之勞乎。今賢王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賢王之思士甚于側枕也。臣之在秦，聞晉鄙有彊胡之難，而士不至，是賢王之憂甚于岌岌也。王若以晉驕傲悼而未暇用士，則臣之勞又甚于王矣。雖然，晉猶未得也。長城若相塔，烽燧若敝屣，雖以西塞爲櫓，而烽燧之警，每舉筵席之上，漢無暇日，民地瘠于蕪莽，而不知屯；兵弱于私役，而不知戰；馬疲于驛驅而不知畜；將委于執政而不知應；財困于空帑而不知信；武玩于餌虜而不知馭。是故以晉國之強隆之，以賢王之略鎮之，而不能安乎四境之外，亦以漢室有此六禍也。夫六禍在漢室，而獨爲晉憂者，亦胡虜爲之衡也，其次則秦成之。秦人是以日夜登垣而覘晉。由此觀之，秦晉固唇齒之國也。唇亡則齒寒，齒寒則唇敝。今秦方以晉爲唇也，而先有塞齒之心，故詩稱鴟鴞之士，招延于國，而謀習以備胡。秦王一夜而三起，沈如兒。漢臣嘗與秦王臥懸燭殿中，秦王以衣擁臣而起，失其一機，欲習其左右，及窯之二穢賢于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晉之所宜用心也，而秦先之。晉又嘩然而不備，臣恐秦將取其唇而護其齒，無乃爲王之慰而百世之辱乎。爲晉之計，亦唯以秦之心謀于晉，則晉可鼎足而定也，而又有扶漢室之名，則晉文之功烈由此舉矣。王其圖之。晉王曰：善。

謀國

匈奴寇鴈門，晉王憂，問策于微君曰：晉邑危矣，其何能扞，且不可守也，先生何以敎不穀。對曰：臣聞大國無備，雖聖人不能樹功；諸侯無權，雖謀士不能定難。今晉國之壤地，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晉國之人民，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晉國之守令，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此三者王皆無之，而又爲晉之諸侯何也。如是則賢

王雖欲強國而防胡患，不可得也。夫鴈門，晉國之戶闢也，而王不能閉，匈奴之患則其之三軍之衆戰于晉之郊也；而王不能制，匈奴之患則其之三軍之輸運于晉之邊也；而王不能頒，匈奴之患則其之，是名附而實離，滅晉之所獨發也。臣何算焉。或者其盟于秦乎。王若修政，亦何盟之爲。然盟亦諸侯之所賴也。王欲謀晉而覩秦者無他，條漢室而已矣。秦晉既盟，則以身荷其國而陳辭于天皇，以塞侯臣之路，求庇民之託，乞備邊之搆，而陳以必然之故，然後陰事可民，則民樂爲用也；崇禮於有司，則有司樂爲界也；向士而賢腑，則士樂爲謀也；臨軍而分士，則軍樂爲役也。彊其羸瘠而使之耕，黎其重傷而使之戰，收其牧苑而使之畜，柔其商賈而使之業，飾其兵甲而使之寢，熟其戰陳而使之所，舍其老弱而使之安，拔其驍卒而使之屬，修其謀士而使之忠，以漢室爲之倚而謀晉國，以秦爲之應而制匈奴，比策而治，則晉國岩王之存矣，又何憂乎。晉王再拜稽首曰：寡人聞命，情乎力不勝也。曰：王毋于是乎，王勿䜾也。臣觀天命，胡運必衰，悠悠漢室，將爲贏乎。麥秀之歌，臣又聞箕子矣。晉王憮然而泣曰：遠移晉柯，奈寡人何。是歲黃巾亂。

箭曰：黃叔度與晉王論經國大體，雖伊管之志不過是也。借其生于漢季紛紛之秋，雖皆以孝廉舉，而經濟之學，皆不少見於世，徒此諸姦討，當世諸侯王皆坐視漢室之亂，亦莫能展叔度之志，悲夫。

防胡

晉王與微君宴于平胡樓。晉王歎曰：莽莽胡壤，黃河其波，翔風飛雪，嘗關者何。寡人守此數邑，能不悲乎。微君避席而對曰：臣竊以爲王之徒悲耳。昔太王居豳，狄人寇之，事以皮幣犬馬，猶不得免。今賢王無以申敵，而欲免其患，臣見晉國之日蹙也。夫胡虜人寇寇王室也，而實有寇晉之名，賢主亦何辭焉。且王不見夫鵲之追雀乎，翔薄于澗際而下，視其雀，雀仰視其鵲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側，鵲乃乘翼而下之。有蛛網張乎岩垣，涉之而敗，是鵲欲捕其雀也，非爲其蛛網也，而困涉焉，是鵲也實有捕蛛之名，鵲又何辭乎。由此觀之，胡虜鵲也，王室雀也，晉國蛛網也。寇王室而及晉，不猶捕雀而及蛛乎。臣是以勸王之爲也。晉王不答。頃之，晉王掬曰：國人有黨類之難，何爲其然哉。對曰：臣聞明仁之主，國無綱忠，幽隱之士，國無綱佞。今上升於上，忠綱于下，外則爲祿之種，竊而入寇，內則黃巾之厲，叛而不寧，又甚于寶遠深憂之非矣。自西京以來，未有此難也。天下之俠士皆面面而待，敝于藩屏之內，臣痛心焉，願王審處而熟計可也。

晉王酒酣，擊劍而歌，命微君和之。對曰：臣不能和。臣有左權者善劍，有陸績者善歌，有周岑者善騎，有張裘者善策，有孔紹蒯者善謀，有朱儁者善守，有徐潤者善矢，有李平者善天文。王能用數子以謀國，其庶矣乎。晉王曰：寡人將謀諸叔兄伯叔父而從夫子之明，誨可乎。對曰：不可。謀出于臣，故臣亦與焉；若是謀不出于臣，則臣亦不可用也。今屏左右而與王謀者，豈不善于王乎。吾聞古之豪傑，議天下事也，機密而謀獨，故能奮其功。謀未定于心而先卜于是，召釁也。故曰：謀貴盡者設其險，機權遠者張其形。今日之宴，臣之謀不能盡于王也。王其審之。晉王曰：善。

一難

徵君設五難說脅王。一難曰。今有穀生于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穗如虹。蔭于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潤。而根蒂脩乎一壑。其許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伐。澗寄在陰。其孤闇與衆英。苦不得被乎陽和。有牧者頓足于北陵之坡而盼之。欲繁則無修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雜被偃蹇。垂榮而待乎幽。焦萌而隨于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脅王曰。是穀也必凋于歲寒。吾春夏何慮。若其伐之乎。牧者無斧柯。請謀于樵蘇。

泊曰。第一難喻漢室黨錮之禍。以牧者諷脅王也。

二難

今有宗族巨室。子孫侯之。西疇千畝。有農耕之。以衛門為闕。以堤堰為垣。以溝澮為池。既設千畝。深耕穫而望其稻。若無患也。一夕北風拂爆。驟雨衡界。從犯我側場。崩潰我隄堰。擠蕩我溝瀆。浸淫我溝澮。淫溺我苗稼。傾覆我瀛舍。此巨室之憂也。出守者可為寒心哉。當是之時。農夫荷鋤而流歎。結筐而增哀。如欲修其疆。扞其災。以鎮撫其巨室。皇豐其民財。培沃其土膏。疏導其溝畎。使西疇者。然允茂嘉禾。俾游于樂歲。惜乎倚于旋陵。傾巨室之邦者。得無策乎。脅王曰。風雨之虐。固災沴之屬也。觀則巨室安。玩則巨室危。鄰出守之者。而為巨室者。其亦不能無患哉。

泊曰。第二難言漢封脅王以為西北宗藩。每歲受胡虜之患。漢室重寄。何以副之。脅王又諦吾巨室。此亦漢誠失計。

三難

今有妖狐成羣。遊于大苑之中。憩于金穴之內。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氣足以陵雷霆之聲。貧如麗娥。嬌若嬪嬙。狀如拂拂。巧若猩猩。其笑如既。其翼如展。倏忽高飛。莫知厥機。足矯乎魍魅之域。跡遊乎魑魅之墟。飾之以治容。粲之以文彩。能毀北辰而非惑乎玲瓏。何以為識。其名曰狸。此皆獸苑之所不畜者也。今肆然而馳。驤以要路。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踐于囿。羣飛遐處以噬人肉。而入苑者不可勝數。肝腸狼藉。陵寢脂致潤鼓。誠欲彎弓而射狐。設網而陷狸。以駆蒔其苑囿。容畜其麟虞。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脅王曰。狐也狸也。鳴于苑。窺窟乎穴。何忍肆也。欲頓制之。子其問諸虞人。

泊曰。第三難語意極顯。

四難

今有求不死之藥者。五遊方嶽。十涉瀛洲。將合靈之蟲。攜虎豹之兵。被羽服而騎赤鳥。導真決而煉丹砂。魂呼吸而激精。或假仰而飡霞。自以為安期羨門之倫。松子王喬之屬。天子不能羈。諸侯不能臣。疑跡于草野。寄傲乎流俗。與浮圖並軌。老子同谷。還而非之者。若梁軒轅之逸躅。徵彭聃之遐齡也。其名孰美焉。然而始皇之縱馳。而犬戎叛。秦始遊而二世亡。此二主者。事無利于民。而憂身之不壽于義。其無利于孫。而敗亂之不延于陶唐。卒有劈發黃之夏。後陶唐之恥。意者力之不逮乎。或虛詞亂。無徵于世。無裨于身國乎。何嗜之而不疲也。脅王曰。夫周之繆。秦所觀也。而始皇不寤。秦之繆。漢所觀也。而武帝又令騖。[illegible]

海內從于方術而集力稱者三十餘年。然則乎奚益於國哉。

泊曰。第四難意顯而辭激。是時桓帝好浮屠老子之學。故此篇專諷漢室。而實欲啟悟脅王。

五難

今有酒徒十人羣居而飲。有客請曰。今日之宴。毋隱厥技以為樂可乎。其一人進曰。吾善于簫。有二人曰。吾善于歌。又有二人曰。吾善于舞。二人善于奕。二人善于鼓。客曰。若之技成矣。于酒。則簫者曰。吾忽焉舉觴而簫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如之簫者醉而不能罰矣。又謂歌者曰。吾忽焉舉觴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不節者罰。頃之歌者又醉而不能罰矣。至于舞者亦然。奕者鼓者亦然。客笑而言曰。吾一觴而困九人。其亦善罰矣乎。何取于技也。九人曰。何子之能恕于酒而不能恕于技也。無亦罰吾以酒。而罰子以名乎。夫酒可以罰。可以賞。是酒不為屬也。人猶容醉而辱之。今有司罰人以蘧穀。刑人以斧鉞。是猶簫既罰而斷其指。歌不賞而鉗其唇。不亦甚乎。若是而訟于諸侯。以昭漢室之典刑則何如。脅王歛容而長歎曰。噫乎。豈惟敝國為然。若不出敝邑之境。亦無待寡人治之。寡人欲告于天子。則畿內之有司亦是罰也。布於詞列。則鄰國之有司亦是罰也。寡人憂矣。先生其輔寡人之子以興漢室。無為社稷憂。是歲有蝮蛇數千自琴井而出。殪于路城。黃巾破南郡。殺方伯及令。

泊曰。第五難發論甚怪。

修德

徵君遊于呂梁。左櫟從之。徵君喟然曰。壯哉大禹之治也。治于唐。崩于春秋。壞禹之功。亦脅邑之尺也。今脅無大聲。諸侯不役。然而有脅之憂者。其漢室乎。夫諸侯之傳國也。山不崩。水不涸。是謂植德之國。山不再崩。水不再涸。是謂修德之國。水涸山崩而樹焉。是謂植屬之國。山始崩。水始涸。是謂脅德之國。此山川之徵也。脅王明惠而愛士。可以興業。然短于籌略。惰于宴毀。故天下之士。不能盡心于脅。吾又後矣。雖然。脅吾豈求辱於脅王乎。夫脅天下之強國也。以脅王之明。而國尚儉。無鄭之淵族。故士亦樂為之用也。苟脅王不于此時倡劍于露臺之上以謀脅。則雖有恒山大河之阻。井陘雁門之固。亦為是以強乎敝之脅哉。夫明而不能籌者。雖以料遠。思而不能毀者。雖以舉大。是吾所以憂脅王也。吾将五難脅王。脅王五對而無補以此。而籌則脅必為盟主。而王室亦有利焉。利王室而王置七國之諸侯。其脅文之業乎。是植德之國。由今而始。由脅而興。東制齊魯。西威秦蜀。南服三楚。中綏韓魏。諸侯其誰不盟。是吾之所以望脅王也。

左櫟問曰。黃巾之亂。孰能制之。曰。古之得天下而帝者。其謀于草莽之初者也。及其得一郡。拔一邑。俯一城。秋毫無所犯。美女無所淫。從諫而納策。順而勵石。疾如風旋。然後知其為帝王之器也。今黃巾之衆。蹂躪海內。殘虐生民。天下共逐之。此特犬彘之雄耳。況不能制哉。擁也有為獫田儉之勇。是三軍之隨也。有撫武穆莊之略。是三軍之帥也。必五倍之數而後與之。若黃巾者。敢富于子乎。曰。隆猪何如。曰。顧也使四乎孔氏之門。其閔子騫之儔乎。吾使之仕。則黃巾之亂吾知免矣。

蕭也

董卓攻陷。晉人告王曰。漢室將殘于董氏矣。爲之奈何。晉王聞之懼。謂徵君曰。董卓造亂。將傾我王室。賊其大臣。芥其百姓。據其天子。意者董氏之亂。其浮於黃巾乎。對曰。黨錮之去國。臣已知漢室之無臣矣。董氏之亂。不亦宜乎。曰。王允執政。安謂無臣。曰。允也名起于布衣。而業階于鐘鼎。是以執政而無權。苟容于朝。與羣小浮沉。其子寶爵于市。日聚于金。是允也竊毀于宗。釀禍于國。而民失望焉。故董氏乘而竊之。以篡漢室。允爲丞尽。其何能輔相耶。若黨錮而死。奈漢室何。晉王出涕曰。嗟乎。以亂臣一人。天皇不能討。大臣不能抑。寡人亦何有于敝邑。將赴王室而抱祭器。藏于原陵。是寡人之願也。天祐王室。則天皇討之。大假敝邑。則寡人討之。是討亂在天也。寡人敢不勤于王室。曰。漢祚將替。則諸侯不能驟復。諸侯若盟則一晉不能獨舉。王何疏諸侯而懈德業乎。及是時也。修德而備政。樹盟而固援。必掃賊雄。天以王之賢而爽諸侯之盟。其殆失時乎。晉王不答。徵君出。謂弟子曰。晉其殆哉。非天遺于晉王。唯王遺于百姓。非天爽于晉邑。唯晉爽于諸侯。晉其殆哉。

蟜臺

晉人築蟜臺以居徵君。周孝通曰。蟜臺非晉王之所築也。而子居之。何乃自循若是哉。徵君曰。是譽也。晉人得而築之。若諸侯者。豈能下交于士乎。諸侯而下交則失其勢。故諸侯以勢交者也。非交以德也。士無勢亦安得而交諸侯乎。曰。昔者朱鮪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守而無智。不可以保身。威而無仁。不可以臨民。陸賈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權乎。參可以勸百辟。智可以安諸侯。仁可以懷百姓。張賞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汝知醫乎。曰。何謂也。曰。世將無道。則天子有眩暈之疾。諸侯有怠荒之疾。百姓有饑饉之疾。大臣有貪蔽之疾。有司有貪綠侵漁之疾。受圍之臣有要君附權結黨之疾。夫國家如寄也。而有上下之險。疾侵而攻之。國焉不危。子欲臨民。醫是而已矣。曰。何以醫也。曰。子能以仁義爲藥。以政教爲湯。先攻乎其疾。而後擊乎諸侯臣庶。不亦濟乎。曰。此夫子之醫也。弟子何敢述。曰民黨吾將醫諸侯。若諸侯寢。國亦不危。諸侯不聽。豈惟諸羅之禍。亦國之災也。由此觀之。士之交乎諸侯猶醫者之交乎疾。不能離也。而夫子云云無欲以晉人之故而自絕與。曰。子何以爲士交于諸侯乎。昔鄭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戶。或告之曰。子之疾危矣。求良醫以瘳之可乎。曰。市無良醫。何以求爲。曰。有良醫者在于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遠千里而赴。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瘳其疾。是醫者未嘗求疾而治也。醫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則爲士者亦諸侯之求之也。豈求諸侯而交與。吾受晉王之聘。猶楚醫受鄭人之命也。鄭人得之而瘳疾。晉王得之而不聽。吾豈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今黨錮又告難于朝。王室之疾殆甚于晉。吾已矣哉。

貽書

陸續歸吳。貽徵君書曰。續也佩先生之訓。竊策一職。私效所心。欲試于當時。而效犬馬之勞也。不圖漢室隳敝。諸賢殲毀。董氏造亂。肆謀不軌。海內囂唱。有新室之風。此豪傑之所以怨憤而盤桓也。續顧先範。得奉諸賢之清塵。佈與元禮接論。稱先生以王佐之才。續實望焉。若內難不復。諸賢登朝。濟濟戮力。以樹中

興之功。挽衰世之威。則先生奚含韜而就衡泌。去王國而首濤瀨乎。猶將負笈從游。觀風壤以志之。昭山川以紀之。八駿孔轍。九游禹川。續之願也。及館于秦邑。將執酒脯。辱主上以孝廉之舉。先生命續曰。仕遂許身于漢室。亦唯先生是賴。嗟乎。漢室已矣。自竇憲梁冀之徒。制其命。侯覽單超。左悺。唐衡。王甫曹節趙忠張讓之屬。玩其權。南單于西羌北匈奴之輩。削其勢。黃巾張角之衆。殘其民。而又煽之以董氏。禍亂相仍。國家塗炭。內無比干之忠。外有箕子之歎。天地災沴。宗廟社稷宮闕之禍。慘于春秋。夫漢室之敝也若是。何能輔之。續是以遠棘避難。家于吳中。與鴟夷子游。羅縷五湖之濱。旋想長洲之野。漁釣而歌。以畢吾志。是亦先生之訓也。續去國以來。寒暑二謝。每念漢室多故。未嘗不慷慨而起之以泣也。先生在晉。介德日彰。垂聲于九夷八蠻。諸侯賓之。百姓慣之。此隱功于漢者也。其奈國家何哉。夫先生之出。爲漢室也而漢室不能自爲。殺戮豪傑。分立鉤黨。而國無社稷之臣。則先生亦卷道而施志可乎。以先生之明哲固已蔽矣。而又擁驟馳之迹。班必亡之緒。勤諸侯而持漢室。謀奸雄而安海內。屏左道而正朝廷。皆欲復諸侯而爲之。雖植釋復興。亦不獲已。然而先生之淹于此。遊者無亦以負鼎爲心。而從其利鈍耶。然則仲尼棲棲于宋衛。子輿遲遲于齊梁。信乎大賢之爲也。續也復欲從事於未竭菲薄之軀。而不敢以吳晉爲遠。朝夕講德。恭敬無怠。此續之所以事先生之心也。奈婚姻未畢。疾病久作。又無餘業以養老膝。時耕薄疇。聊以卒日。邇來東南。告饑而吏不加卹。稅役繁興。而民不加供。盜賊充路。關市唯譏。是吳之危甚于晉。續又安能舍父母之邦而遊也。往漢歸吳。假道于汝南。廬塚有守之。春秋有祠祀之義。陽之田耕而不賦。雖由之蒙藏擧而不毀。甯巢于衛。慎陽之人皆不乏。萬隱于溟。慎陽之人皆不憮。此耕桑之所推讓也。是以元禮竭忠。林宗潔身。公緒不渝節。許鄰不辱命。其仲舉遊乎子幹孟博公孝元節光有皆附德音而興者也。續不敢池撫毛焦之讓而忠于主。退無陳蕃之從而信于師。不自砥礪以遺令名。而厚爲天下笑所以中夜感激。長歎而不寐也。流里遼闊。朔風其寒。行者歌授衣。居者歌蟋蟀。時云暮矣。君子悠悠。悠悠無期。抗情于辭。不盡種種。徵君以書示李元曰。偉哉中原之書遂矣。是識徵君去晉。

洎曰。此篇文氣慷慨。情意懇惻。

天祿閣外史卷七

賓蜀文

爭關

徵君如蜀。踰棧道。至關。關吏譏而不納。從者慍。徵君曰。國有禁是也。乃館于國門之外。子高私謂之曰。徵君覺而佯臥。關吏請入。子高拜以告。徵君曰。國無禁。吾不入矣。子高曰。先生未至蜀之關。驅馳于道。將以赴也。既至將以入也。關吏譏則曰有禁。關吏請入。則曰無禁。奚也。惑焉。徵君笑曰。子惡知哉。夫先王之設關也以戒不虞。故負關擊柝。皆以其職而事于王。四民非關不由。非譏不入。此先王之明禁也。今吏曰不可入則止。吏曰請入則行。是由吏也。非由禁也。吾聞先王以禁為關。未聞以吏為關也。出入于吏之口。乞人猶惡之。況賢士乎。夫賢士國家之巨關也。扞不軌而遏侯人。聯嘯民而制强族。鎮百姓而寧諸侯。不倚爵而貴。不恃祿而富。其韓莊而顯厚也如是。汝徒見諸侯之關。而不見賢士之關乎。子高曰。夫賢士之顧于時也。必先由諸侯之關。而後使諸侯由其關。不然。雖屬敬義之禁。擊仁智之柝。諸侯不聞焉。不聞于諸侯。何關之為。昔仲尼以仁義為關。周流列國。然猶絕糧于陳。削迹于宋。而不能扼諸侯之關。故退而設關于六經。以防名教。老子以道德為關。猶騎青牛而過函谷。以避周亂。史之文曰。周太史耳。西出函谷關。遇關令尹喜曰。周將亡乎。蘇秦張儀以縱橫為關。而闔諸侯。諸侯役之如妾婦。商鞅申不害以刑名為關。

而制黔首。諸侯待之如豢豚。夫蘇張申商之徒。皆干謁于諸侯。而後能聘其術也。賢先王之道。而隨叔假而黜申商。諸侯慕之。若赴火之求濟于水。危疾之求醫于扁鵲也。使先生不由諸侯之關。而官左右以流譽。則雖欲效蘇張之搖唇而談笑于傾蓋之際。不可得也。今士庶之遠涉者皆擁于關。關吏扼之以待先生。恭亦甚矣。先生以為悍而不入。何非恕也。抑且以為固。弟子不遠千里而從游。為道計也。今過國不入。宿于關外。是輕身而賤道也。賤道則曲。輕身則戮。先生其若之何。徵君曰。是則然矣。使為士者懷道而見諸侯。諸侯拒而不見。士將去。諸侯又求之。子斯時也。士亦復見耶。吾之游于諸侯。非無交也。飛貂以干齊聘以千鎰。魏招以駿馬。韓招以方圭。秦聘以幣及旌。晉聘以白貂。其交也殷矣。故去巖穴之樂。而與諸侯游也。今蜀招我以寶劍。其文曰利用之器。吾入蜀之境。與羈旅輩。蜀使過而不禮。故不得返命蜀王。遂不出郊而逆。吾亦唯是好游而不相聞。恐擾其士地。走其耆老。是以濟至于蜀國之關。而關吏誘我以不納。齎我以無信。迹其所為。諸侯關之必罪焉。後有治關者。必以吾一人之故。而怠其譏。無乃亂禁乎。所以待而不入也。子高不能對。徵君曰。吾將就鶴棲于太白之岡。以觀蜀國之政。待漢室之清。不亦可乎。汝愛其師而不愛禮。吾其沒身已哉。館人以其情通于關吏。關吏匍匐叩頭而告曰。僕賤吏也。不能旌大賢之臨。實以不恭。久淹高駕。且獲戾于左右。賤吏唯命。蜀王若聞之。以為小人蔽抑賢者于外。罪無赦。賤吏亦唯命。若夫子宥賤吏則生。不宥則死。是賤吏之禍福在夫子也。徵君笑而不應。關吏知從者之私賂也。出謁子高曰。僕命寄旦夕。不敢苟子之惠以重罪戾。乃反之。時蜀王將田出關。過徵君之館。徵君鼓琴而歌。蜀王聞之曰。吾國有賢者至乎。遂獲徵君以歸。

招賢

徵君疾。使徐渭說蜀王曰。今天下之士蜀為盛矣。而士不至于國者。豈賢王有遺行與。蜀王憮然曰。蜀國有名山廣川。賢豪明智之士。悉處于義。奚待天下士乎。徐渭曰。賢王欲以蜀之士為士乎哉。此秦始皇逐客之意。而李斯所以強諫而難者也。夫蜀之士。其賢于渭者。或衆矣。然天下士。豈無有賢于蜀者乎。以渭之不才而棄天下士。何賢王之待蜀重。而待天下輕乎。此非所以安蜀境而匡漢室也。賢王為宗室之首。祿倍于三公。爵貳于天子。勢埒于諸王。誠蜀之雄。諸以為困。而不能當天下之一。而扶漢室之危弱。其故何與。袁氏以陶廁之夫。登廟堂之上。陵劫天子。號令臣庶。汙濁社稷。輕蔑王侯。漢室之形。譬如垂瓦。扶則暫安。不扶則速危。不告難于諸侯。傳檄于天下。遂使漢賊陰謀。以竊神器。是以農不暇耕。女不暇織。皆拱手以聽袁氏之命。若此時倚望而不舉。臣竊謂賢王無輔漢之日矣。夫漢室之于賢王。不可謂薄也。宜以此時傳檄天下。告難諸侯。發私庾之財。收英雄之士。先誅漢賊之黨。以靖東南。則西北之隴。不勞而定矣。然後洗甲于二川。流凱于三峽。倒戈于棧道。功孰踰焉。漢室之安可倚腦而待也。王其圖之。

問疾

蜀王得徵君而尊。聞有疾忽焉而憂。乃以單車造其門。徵君知蜀王至。掩帷而臥。命李平候于階。蜀王見李平而問曰。徵君不能出與。曰。不能。曰。寡人入以見可乎。曰。既臥矣。俟稍然後請入。曰。徵君得無瘨乎。曰。

眞不爲疾也。曰。然則何爲。曰。辛甲之言。天以薄蝕爲疾。地以崩陷爲疾。天子以幽厲爲疾。王侯以驕奢爲疾。士以貧窶爲疾。大夫以黜侯爲疾。庶人以饑寒爲疾。今微君之疾窶也。國不舉賢。使士有窶疾。餓于道路。軒冕者多豺狼之聚。賢能者多犬豕之聚。由此觀之。士安得而無疾也。夫疾以薄蝕崩陷。故天地以聖人爲瘖。疾以幽厲驕奢。故天子王侯以賢士爲瘖。疾以貧窶。故士以夢北爲瘖。疾以黜侯。故大夫以明主爲瘖。疾以饑寒。故庶人以循吏爲瘖。然則微君之疾。翳若有所不制。鬼神有所不虐。寒暑有所不侵。微乎色而不見其禍。動于聲而不見其戚。歌于鼓聲而不見其樂。歡于臨川而不見其憂。此微君之所以爲疾也。蜀王頓足而嗟曰。寡人處西陲之僻壤。奚敢當微君乎。得子足以安矣。曰。得臣蜀可以霸。得微君蜀可以王。漢室其隆乎。王若欲安蜀。則賢有司職也。奚必得臣哉。蜀王慚赧。顧左右曰。寡人得微君。若桓公得夷吾也。寡人得仲默。若桓公得寧戚也。周末而齊霸。非二子之功乎。

尊王

蜀王問興國之策。辛甲曰。昔我光武皇帝之中興也。以天下封諸侯。功臣皆固守藩鎭之地而事社稷。是故其功臣之先。戮力於莽之際。馳騁險阻。以立百戰之功而定大業。子孫嗣武。世守不替。進可以輔漢。退可以全國。何欲而不成。何功而不立哉。邇來國步多艱。內變陳而外釁作。欲將戮而謀臣刑。左道倡而王政熄。百姓離散。有思亂之心。此誠明侯效忠輸悃之秋也。今天下同姓之諸侯。皆欲抗憤以報漢室。修會盟之典。徵君是賓。此其志不末矣。明侯此時不以誕告諸侯。靖事國步。以爲功首。至于肝腦塗函谷。膏塵棧劍門。乘駟蒙沙而中原流下。左推然後圖之。是猶火既及薪而後覓井以救。不亦鈍乎。臣不敢以說術說明侯也。亦以漢室無必亡之勢。而明侯有可爲之資耳。昔者西京亂于王莽。當是時。非特諸侯弱也。雖異姓之功臣。亦莫有效忠而輸悃者。豈昔漢哉。由高帝以殺戮爲武。而不留功臣于子孫。故王莽之亂。不待變櫌而新室立矣。此皆養亂之禍也。使當時有藩封之臣。皆韓彭之後。必能感激功臣之心。以忠于社稷。則西京至于今而延也。我光武皇帝以寬仁易殺戮。故二十八將皆裂土而封。世守而不替者。亦懲西京之覆轍。懼新室之禍萌。是以全功臣之名與諸侯並翊皇漢而永業也。今漢室紛紛。權臣竊鼎。威炙者生。王癸而好戮。使諫臣結舌而不敢言。危亡之禍。固已形矣。而功臣之救不至。抑何與明侯自以爲宗室之疏。而土壤之僻。無效于漢室也。獨不念先皇之恩乎。今主上之遇明侯未疏也。宗室之諸侯王莫加焉。巴蜀之地。以秦楚爲羽翼。而棧道達于中原。未僻也。諸侯之土壤莫加焉。奚困富貴之樂而忘社稷計耶。蜀王曰。善。

消曰。蜀侯以興國之策問辛甲。而辛之對無一言及于所問者。其經綸天下之志。又隱然于事辭之外。故余篇要意。大抵述西京之故事。反覆論之。而引諷當時。以昔漢室夯諸侯爲要。又假功臣以激發當時之諸侯。此外史傳心之法也。所之藩鎮。其未識此義者乎。

自強

蜀王以太宰聘徵君。徵君問曰。巴蜀之國。接壤于關中者也。而民不知戰。巴蜀之民。齊風于中原者也。而

國不知禮。豈有司之過與。抑賢侯之不盡于斯也。蜀王避席而對曰。夫罪寡人受之。豈有司哉之。不敢帝也。微君曰。然。夫有司所以導禮而教戰也。今之爲有司者。飴飴不廉而急于名。故不能導民以禮。術苟簡而樂安佚。故不能教民以戰。夫今之成都。古之蠶叢也。賢侯以成都爲藩。山川之固。雄于秦晉。而守無民之辭。禮也。然有司不能靖其土壤。斷其民人。以弱西藩之勢。賢侯坐而不告。何爲其然也。蜀王不能對。微君曰。今王室弱矣。王室弱。則藩鎮亦弱。因其弱而強者。謂之勇毅之傑。因其強而弱者。謂之柔懦之臣。弱而不強。非毅也。強而不弱。非懦也。今王室既弱。諸侯又守之以懦。而待其斃。民何賴焉。臣聞之。牛牧于農而役于農。故效耕之勞。馬畜于人而乘于人。故敢戰之精。諸侯繕賦于國而不能扞于國。何賴。今天下諸侯之富者。莫如賢侯。積粟成林。蓄孫成淵。有數百萬之餘業。若養兵而待戰。賜民而待勞。可以供十年之費。則江南之賦不盡斂。百姓之脂不盡剝。山澤之利不盡出也。且以茂賢侯之功。而長享其爵祿。不亦善乎哉。易曰。利用爲大作。願賢侯作之無怠焉。蜀王曰。先生其社稷之士乎。寡人將傾心以聽而幸教之。蜀之民。唯先生所用。蜀之士。唯先生所舉。寡人遠臨以安賢士。無使爲諸侯笑。是先生與寡人百執事成有錫也。是歲天皇使郎中介探丹青于蜀。

平刑

蜀王問微君曰。今廷尉平乎。微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清而人悅。今之爲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爲權衡而折刑于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罰。故怨者多桎梏。不赦者多無刑。禁弛而姦者多縱逸。囹圄成市。強弱相欺。暇則羣酣淫戲以爲樂。饑則垢衣械而乞憐。累之以日月。論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之有司。皆效其刑罰。亦以貨爲權衡。是故刑之不平。以貪致也。貪則徇而曲。廉則剛而直。故貪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斷也。是故郡縣之失刑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晏嬰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萬民治。刑措之風。其庶幾乎。蜀王曰。善。

消曰。此外史刑法志也。

黜陟

蜀王問微君曰。今有司寡廉而多貪。將誅之乎。抑黜之乎。微君對曰。黜而不誅。則貪者希進而忘其恥。誅而不黜。則貪者希退而忘其忠。既黜而賞。非以勸廉也。既陟而誅。非以勸能也。宜黜者黜。宜陟者陟。宜賞者賞。宜誅者誅。然後貪鄙化而廉能勸。典刑明于上。政教暢于下。則黎民乂安而優于唯正之供。故農者樂爲農。工者樂爲工。商賈者樂爲商賈。無流徙之患。無竊貨之處。無怨讟之悖。而信讓行焉。夫君者大臣之表也。故明主有擊壤之歌。則大臣有輿人之誦。上有貴一之臣。則下有五袴之謠。此表樹而影必從者也。楚人有言曰。大臣無貂裘。則有司寒。大臣無甘饌。則有司飢。大臣無私門。則有司廉。今之大臣好貴一之讒。而惡聞楚人之言。惑也。其惑乎。蜀王曰。功臣與大臣異與。曰。內則大臣。外則功臣。大臣在內。藩在外

也。功臣在外。猶在內也。近君則榮。近民則忝。其勢均也。雖諸侯亦然。王請無忝可乎。蜀王有慚色。徵君出謂督猾曰。蜀王耄而宮弛而亢。民其玩安哉。

洎曰。此外史百官志也。

請命

蜀民赴幕請命。蜀王發五十萬錢。蜀民請倍。蜀王命左右告曰。勿以為貸。爾來其充物于利。過蜀之境。若博而狎以播吾財者。刑罰之。爾來毋憯哉。蜀民皆唯唯而去。左右問曰。憫也。發帑庫以賑蜀民。君皆倍之今何以無倍。蜀王笑曰。邑有賢者。吾方式之。不敢以爭于民。故賑而不倍。所以旌吾舉也。左右曰。君所謂賢者其徵君乎。夫徵君叔度一縣士耳。其寓蜀也。亦欲乞餽于幕與蜀民爭也。豈足為賢者與。蜀王曰。不然。吾聞士非孝廉不徵。非賢良不舉。非高蹈而不為臣者。夫是之謂徵君。今天下公侯者什伯。而徵君者希。不亦賢乎。懷王室而激諸侯。不亦賢乎。故賢者有撫將而將。無祿而祿。不恃封號而貴。不待鐘鼎而富。不以亂有而安。不以國亡而危。其徵君之謂乎。吾若無士一旅而歸諸侯師。惜乎吾衰矣。吾將讓爵于徵君以利巴蜀。王室亦賴焉。吾雖不武。亦世載厥緒。知吾之能佚而好賢也。徵君避爵而往。吾又有命名于時。今將季世也。王室若從時無爵祿。則諸侯猶不忍侵蜀。是吾一舉而安全蜀之民。不亦可乎。左右曰。臣蜀之鄙人。不識徵君之賢若是。雖然為諸侯師。其志必浮。君安得而淹之。宜厚為之禮。以謝徵君。天下高君之義者亦多矣。豈必讓爵乎。夫乘先皇之釋以替其業。不可謂仁。以爵而縻賢。不可謂義。悖明典以自媿。不可謂忠。徵君誠賢者。則君之所求備矣。滑賢以予名。臣竊惑焉。

辭爵

蜀王從蜀人迎徵君于幕。徵君遁諸城。左權曰。子以萬言說諸侯。孰若享益州之宮哉。今蜀之父老皆杖策而迎。民心歸矣。子固辭之。智者不為也。徵君曰。吾聞之。行一不義。君子所棄。況天皇之爵祿。所以寵諸侯者。而士受之。不義孰甚焉。昔介推辭祿。仲連避爵。是皆諸侯之賜。猶未至于讓國也。而二子御而不受。吾以不命之爵受之。是使介推、仲連、據臂而笑于地下。誠不能一朝居也。且有不次之變。夫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甘于八珍。敝裘麻履。逸于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含章而往。信乎從不為恥也。左權曰。奈蜀人之望何哉。曰。汝不聞莒人有殉人而忘身者乎。以千金遊于天下。必求其悅己者。有不悅者則分金而惡之。悅己者不啻于人而金盡。遂餓而死。今吾潔其躬而失蜀人之望。非同也。竊慮莒人之金不足以勝悅己之眾耳。故曰恩者不謀。眾聚若流。智者決策。朝不得食。由此觀之。蜀人之望易成而難易合也。何足眷眷哉。左權曰。權也訥。微子侍之非矣。

火災

李平觀象于軒轅之墟。有星數丈流于兗州。其光如虹。李平喟然曰。胡運其興乎。又有宮闈之災。內外樹懟。漢室其將為周之東乎。越明年。夷人寇玉崇之關。洛陽平其宮災。天皇與太乙真人方祠浮圖老子。火闌宮苑。煙燄蔽空。宮女悲泣。相枕而焚。天皇幾不得脫。太乙真人猶以符咒祓之。火迫亦奔而出。見百官

擁列于銅駝陌。惶懼掩面。京師為之諺曰。辛宮火。不得出。太乙真人焦頭爛額。又訛言董氏以兵權劫天皇。天皇疑懣。問于相國王允。允對曰。臣聞老子善用兵。雖有匪臣。老子必為陛下御之矣。陛下益宜躬修辛默。勿以為憂。又問曰。朕之敬神。可謂篤心矣。何以致災。允對曰。宮闈之火。實陛下輝光之德所致。況聖漢以火德王。此中興之象也。天皇大悅。王允少有雅望。善屬文。時望皆以允有國士之風。及為相。舉動猥陋。唯與時浮沉。外飾儒貌。而內懷妒嫉。又交通宦官以固寵祿。百官有司與士皆倚其門。有稱允為父令妻妾問疑。借貸一如家人。請以此樹宮。凡考績所去者。皆資緣而進。天下士大夫始薄廉恥而鬻封于聲利矣。故一時權貴者。若太乙真人。次及董氏。其次及相國王允。權勢黨類。分為三穴。播聞數奐。是以豪傑蠭解體而疏漢室。匈奴烏桓紛擾邊陲。以誅一邪二佞為名。東南盜賊。海內能敝。雖桓帝荒于遊畋。國步多艱。未有極于此者也。是歲太子驟殁。中外顛疑。天皇乃殺閹宦七人以塞其咎。

洎曰。此雖如史臣紀事之體。其所述漢廷時政。考之漢書。往往不合。至于所云太乙真人。又漢書所不載者。故外史疑作時文云。

避難

益州守徐嵩坐贓繫獄。有武陽令文龜齡亦坐贓于獄中。乃相國王允門人。以孝廉舉高第。時御史按獄以死論。益州守揭顧乞憐。常以千金賂之。乃免刑。遂潛戍獄中。武陽令以中倚之故。獨揚聲抗辯于前。其獄竟得。蜀人為之語曰。益州太守徐仲高。坐贓論死克嫖姚。武陽令尹文壽伯。坐贓譁笑挾相國。後龜齡遷為左馮翊。又與相國王允之子樵掠良家女婦百人。充于闕室。為鄭衛之聲以奉相國。京師醜之。繼紫黨皆呼為護中郎。以其汙濁士林。為搢紳所鄙。及董卓擅虜相國王允。亦俯仰其門。每與卓論國家機務。必以袖倍口。侍側供唯諾。無敢疑者。文龜齡亦恥相國。奴于董氏。私謂相國之子曰。董氏懷趙盾之謀久矣。若一舉而敗。必及令公。吾屬安所附乎。曰。何為其然也。曰。令公以相國之尊負海內之望。撥作天子。寄埒王公。此人臣之極者也。又奚枉迹于董氏之門乎。董氏弄柄。淫惡日彰。其禍可抱足而待。令公宜潔名于廟堂之上。效李杜之忠而術之以謀。鑒陳竇之亂而濟之以才。使國家無虞而同享封祿。不亦可乎。曰。吾翁必有見。汝勿復言。文龜齡遂歸家。謂妻子曰。吾受相國之恩。無及報矣。遂謝病免爵。斂金玉斗粟以歸。客于荊州。未氏果作亂。君子曰。傳云。至貪者明。至佞者毅。其文龜齡之謂乎。

洎曰。此亦記事之體也。其文絕類史記。

岷山

徵君登岷山。望汶江。思禹之績而歎曰。浩乎汶江。岷由鎮之。茫茫禹功。陰于梁岐。孔紹祖曰。吾聞王國有難。則諸侯告于山川。今漢室難矣。而諸侯不告。何以徼福。徵君曰。夫諸侯修德則告于山川社稷之靈以庶其民人。民人于是乎休恩而不敢侮。可以勤事而扞難。其山川社稷之靈亦庇焉。故旱澇之沴不侵。崩竭之災不虐。癘厲之戾不淫。嘉穀豐而民人洽。故君子入其國也。觀風于山川。而料民人之豐阜凋悴。以因革其政。觀氛于社稷。而知士類之聖鬱昭明。以節制其宜。是以民無爭心。俗無悖志。王道成焉。然後知

先王之報勳德于社稷之神也。故生則爵祿以榮之。車服以嚴之。賓饗以親之。貲費以勞之。死則褒之以嘉諡。祀之以五鼎。養之以世祿。紀之以文章。其耿光懿節。昭乎上下。配乎山川。以主其陰騭。而降休咎于民也。是以駿烈之懿。與江漢同流。詩云。荷天之貞。德音振振。乘厥丕顯。君子神明。此之謂也。

巉山

微君遊巉山。道遇猛虎。微君倚巖而坐。謂左權徐淵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峽之虎近于巖。左權以臂當之。虎懸尾叫嘯。左權執其尾而倒馳。從巉山之闕。徐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巖中羣虎負一撫者。徐淵臨穴而發矢。弦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趨伏于叢林。左權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微君安在。曰。鼓琴于巖。吾子搏一虎而羣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揭。為虎所噬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羣虎之猛也。左權莞爾而笑曰。制之何有。昔者與客涉羅塘之峽。即微君欲之故遊道也。舟覆得桅而渡。有猛虎羣飲于峽。一搏而獲虢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于峽下之流。得一櫂而俱免。又搏羣虎于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制則後涉者或免于峽。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慮哉。遂搜巉山之巉而搜之。羣虎皆斃。微君顧謂二子曰。汝其斃于巉山乎。夫猛虎憑威于山。猶猛臣恣威于國。不可逸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昔虞有猛臣曰驩兜。虞舜殛之。周有猛臣曰飛廉。周公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誅之。此皆制于仁者也。嗟乎。今國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仁者與。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于巖而悲歌也。小子其勉乎哉。左權曰。巉山之虎。苟無以制。夫子何能倚巖而鼓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敵不可以恃。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故不善勇者制于勇。善勇者制于仁。遇虎而倚巖鼓琴。汝徒見吾弱也。而不知仁者有無聲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唯。吾今而知義勇之術也。

去蜀

漢綱范滂李膺陳蕃竇武劉叔殺之。微君歎曰。漢室死難之士有五人焉。李希曰。昔者三仁戮而殷滅。今五仁網而漢存。納未若紂之當罪也。意者尚有待于繼乎。微君曰。何以測其然也。曰。執命之臣。虐而未播。畏主察也。殘民之臣。貪而未弛。希主祿也。畏察者謀必疑。希祿者志必弱。弱者懷榮。疑者懷刑戮。是以張角黃巾之衆。提劍于郡邑。而卒無全師。以懷刑戮者之未附也。故漢室之形。必繼統而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是之謂乎。吾聞過儀之朝。災沴不消。以發其過也。臨亡之國。災沴亦熄。以無庸于警也。故災沴之象。悔集于過儀將亡之際。由此觀之。漢室其隣于亡乎。微君曰。誠哉是言也。夫磁將消。則不可與網罟之夫謀。國將亡。則不可與章句之徒議。今漢室之形危矣。而章句之徒猶執偷以從事。掩隙而呻吟。弄文飛以求一朝之賞。而飾譽于流俗。機巧繁變。志意駭衆。自以為儒林之雅蹈也。距知測危隘形之士。已慷慨于巖穴。慎厲揭之非。當淵默之謀。而天下謂如也。李希劉曰。自黨錮既戮。漢室無主。張氏乘之。總百官而制朝廷。殊徭賦以荼毒天下。諫者輒誅而陳尸于市。朝盧子幹以八尺之軀而任社稷之重。夫豈守章句者哉。然而不能制黨氏之柄。是以抗議于漢廷而無所建白。何謂也。微君曰。子幹欲以抔土

而塞濁涇。以抵石而補崩山。其不殺也幸矣。使子幹有林宗之風。則翻然而去。誰不昇之。自桓帝不君。荒恣無度。政移中官。天下貢獻者先人私竄。而後以爽餘貢于廷。天子為旋旅。犀象麋鹿秣于乘輿。是以宗室不靖。江漢告變。咸以圖漢室為名。然而未亡者。以刑未及于諫臣。而忠憤者鱗次而出。猶不能赴救之禍以溺。舟于今。濟之以殺戮。困之以微驗。徇叔淵于難墜之境。而內外之勢成。故漢室虛弊。而天下無綱紀文章甚矣。所以豪傑勳庸之士。寧沒齒于巖穴而不忍盡言也。今以一子幹而欲挽漢室之危。不可得已。是以微君去蜀。

天祿閣外史卷八

弔楚文

去就

微君之楚。桂陽守逆于雲門。拜而進曰。僕守桂陽。士塡日瘠。三載匪績。竊聞微君之風。鄙心渙暢。沐拔拂之餘聲。遂爾弛籍冑。鞭殺。洗階庭以聽溪之波。潔陋室以留山之石。為微君淹也。仁烈戟軌。軌得無暫稅乎。僕從長者之後而行矣。微君曰。伊騎陽與衡衡與。時不可以止與。甫是以征也。將南謝楚王以歸來與。曰。微君何鬱伊而弗增也。竊聞聖人之規曲世。若火之規曲竹。治其節而削其枝。顧其幹而裁其根。然後為版而為利。工勤而為器。今漢室之形若曲竹。何不倚而規之。以匡輔其傾乎。坐而策之以宣揚其業乎。為之禮樂以順導其民乎。夫物曲則衆。人曲則弊。抑曲則舸。唯智者視形而知影。是以規其所曲而全其所在。逝乎自然之原。此仲尼之志度而孔孟之為也。微君方效乎孔孟而有損時之恐。既信于諸侯而流歸與之歎。是微君之猶恭弄而就采聘。意者欲揭空名而不顧其實耶。何落落而不羣也如此。曰。子徒知曲竹之可規。而烏知曲棟不可以使之直乎。知曲世之可規。而不知曲主不可使之庭乎。鳳凰為鳳。狐狸為鴇。蝮蛇為霸。蕪菁為闕。故賢士之處世。明主求焉。常主忽焉。是故放勳以之讓。后羿以之乘。高宗以之夢。帝辛以之刑。周公以之挹。穆公以之殉。句踐以之謀。祖龍以之坑。由此觀之。賢士之顯戮時也。故負

鼎而干湯，伊尹不知其爲醜，及投之以阿衡，而伐夏則醜矣。厯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爲戮，及絕糧而削迹，行不税冕則戮矣。若甫之所過，不可謂不戮也。惟楚聘就而未報，故爲此遊以待其戮，胡可掩也。憲也非敢傲子之命，實惟不惜苟處而掩吾醜戮也。亦何功之爲，遂不入桂陽郡，南鄒于長沙。

時勢

微君見楚王，楚王曰，今王室卑而諸侯弱，何策以待之。對曰，天下勢也，合策者順，合謀者成，合急者固，以縱橫之策合者，事成而名敗，以縱橫說辭之急合者，機固而業頹，是以齊桓之霸，策于信義而已矣。守信而文于禮，執義而通于智，守信以盟，執義以權，故能齊周室而朝諸侯，道路無怨，旅中原無虧度，當是時，桓公爲五伯首功，而號令可以一海內者也。然猶以服事周，得顯永厥業而不替，終桓公之身而齊無有干戈于境上者，故諸侯稱義焉。夫信義者王伯之門也，求策術而棄信義，不可以爲諸侯。楚王欣然而言曰，微君不殺之管仲也，唯幸教而輔相之。微君因難曰，楚之山河與楚之人民孰固。楚王曰，不穀備之，國以山河城郭爲固，寡以垣籬觀閣爲固，未聞以人民也。曰，山河之固孰與守之，曰，信義哉，曰守信義者王欲委諸山河乎，抑委諸人民乎。楚王無以對。曰，王何以山河爲固也，苟無人民之衆，則楚之山河其爲狐雁之棲乎。楚王問曰，昔者齊桓公陳師于召陵以伐楚，屈完諫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然則楚之所以爲固者，方城漢水也，是以能輕齊之衆，可爲固國之勢，非山河矣乎。微君對曰，夫齊之陳召陵之師也，豈不聞楚有方城漢水之險者，嘗觀兵之際，屈完以德動桓公，而又及諸侯會盟以示信，故全齊之衆遂卷師以旋，而不欲耀武于南海之陸，豈方城漢水足以卻齊而有楚乎。使屈完不盟，則齊楚之得失未可知也。楚王有慚色，微君曰，賢王以宗室之英，而楚國之民不懷，又靖安而無外患，宜賢王之以山河爲固也。王亦不熟慮乎，今天下舉貢者一室，猶連者一褁，皇綱之墜，尚負于畿甸，征討之命，尚係于天皇，故諸侯未爲戰國，而得以靖安無虞也。雖然諸侯將勞矣，誠宜布信而宣義，以協楚國之民，而告王室之難于諸侯，結之以盟誓，飫之以宴享，使內脩親睦，而同姓諧于婚姻，然後告諸天皇，代其誅削，驅逐戎騎，翦滅奸雄，玄衷貪虐，殲巖穴之士，與之謀國，毋無會稽之恥，而有嘗膽之心，無沼吳之衆，而有霸越之精，是謀策之徽猷，而文武之烈光也。王其圖之。

田獵

楚王問微君以田曰，古之諸侯好田何爲也。微君對曰，臣聞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爲荒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于春，宣陽氣也，苗于夏，抒熱沴也，獮于秋，順休命也，狩于冬，導陰滯也。四時之田獵，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既田則齊，明發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臨深而不敢荒縱其身。有從狐兎者，則命之曰制爾以節，有從虎豹者，則命之曰制爾以猛，有從鳥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適。使百官皆儆而各職不解，然後論其田功，庶人獻而多獲者賞之，獲而失其蹤者罰之，私從而不獻于廷者杖之。玩田而傷鞠相格而侮弱者刑之，又爲之鼓以勞其老，爲之指麾周旋之禮以平其志，爲之歌詠舞蹈之樂以蘇其氣，于是乎知先王講武之有紀也。至於春秋戰國之諸侯，淫荒侚于酒色，殺戮極于田民，以田之心有田之事，有田之政，政游而無旅，縱欲而不武，蒐狩而失時，出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焉取乎田哉。如是而爲諸侯者國必亡。夫先王以殺一不辜之心而田獵，故仁昭而業顯，後世之君以田獵之心[illegible]有好，故身戮而國亡。此無他，敬逸之辨故也。今王欲田，亦舉先王之心而已矣。

恥好

楚王問曰，賢士之處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微君對曰，昔者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避，男女不得，有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揭竿而行，從者援其竿曰，勿揭，仲尼乃負竿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季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孔丘攝相于魯，季人與其從者懼，從者將死，季孫開而怒，遂捕從者百人，梏梏以見孔子，當是時，季人皆相牽而往，以觀孔子之政，爲從者之有怨，季氏之執爲命也，既而從者死，孔子曰，吾聞盛之窮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梏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奚辱于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求，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臨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爲辱，禹不以誅鯀爲辱，文王不以拘羑爲辱，周公不以流言爲辱，仲尼不以釣竿爲辱，聖人之心繫于天，而奚逸之爲。楚王曰善。

漁隱

微君有以不得志于諸侯，羨居而歎，客有諷微君曰，以子之智，何不如楚磯之漁乎。微君曰，奚爲不若哉。客曰，夫楚磯之漁也，擊竿而歌，隱笠而臥，自謂無慟子，棲于洞庭之渚，磯于七澤之畔，呑雲吸霞，浩浩乎與太虛同流，渼魚而無心于釣，倚磯而無迹于物，臨洞庭而與瀟湘，窺九嶷而瞰七澤，旁睨乎武陵之源，和歌乎滄浪之水，終日坐而得魚，大釣無容網，小釣無容鉤，躡五溪三湘之魚，皆貪餌而投其釣，故能爲魚之司命。今漢之七國，猶楚之七澤也，七國之封建乎諸侯，猶七澤之棲息乎魚也，七澤倚洞庭而爲固，不猶七國倚漢室而爲藩離乎，子何不以洞庭之渚爲棲，以七澤之畔爲機，坐而得諸侯以顯其業，使國家又安，海內殷庶，九夷八蠻不毛之類者，皆慕義而賓乎，何必遠漢室而棲藩離，辭王命而就侯聘，離七國之路，而終爲匹夫之羣乎。微君撫琴而釋諷曰，吾聞聖人達權，賢者完節，故士欲奮而無君，則進夷狄而昔諸夏，時既悔而懷忠，則釋耒耜而負鼎俎，是以旁擇乎諸侯，歷聘乎四方，謂奚而策功烈，布章而歸故鄉，此士夙夜之願也。昔務光逃而伊尹干，伯夷隱而呂尚出，接輿狂而孔子遊，介推蹈而狐偃翊，莊周疏而孟軻數，四皓棲而毛焦激，此皆得志于諸侯者也。子徒見無懷子漁傲于楚磯，而爲知有心氏驟騎于衞國，是猶視山雞之乖翰于榮樹，而爲親鳳凰之翱翔于霄漢乎，何所規之不廣也。客曰，夫知興者疏其津，知亡者閉其名，知亡知興，與時偕行，知興知亡，與時偕藏，故聖人不能背時而違權，賢者不能失時而完節，今漢室頹穢，王運頹弛，賢士寥落，佞臣熙煎，國之頑民，勝我厯數，以歸所天，懷璞之儒，屠釣而棲巖，貞亮則哲之臣，佯狂而去國，是伊尹爲務光，而呂尚爲伯夷也。故太史出函谷以避周，魯連蹈東海以避秦，彼一聖一賢者，豈不能輔衰周之諸侯，理亡秦之亂政，而樹功業于無窮哉，亦時不可處也。且子不聞乎，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今之時又甚于周秦矣，子願希伊尹之干，而忽太史之出，不亦戮乎。

徵君曰。然是成一道也。子又不聞郢人之歌乎。其辭曰。故厦將傾兮。奈良工何。樸題嫂兮。斲而爲窩。昔周室傾而樸題嫂者。齊晉也。斲齊晉之樸題。而治公室者。則管仲鮑叔牙甯戚狐偃趙衰叔向。皆良工也。是以能伯諸侯而強公室。夫齊晉不以周衰而失其伯。管狐不以時危而失其材。故賢士之嫁也。非刑豐之國則就之。非義𣏌之朝則就之。若是而奚必內有讒嬖。外有諧臣。二綱張國。仁者潔身。不待慮而舉。不待逐而行。引之不淨。乘之不沈。君子時也。一經一緯。補前世之明職。馳乎同之令軌。故晉儒之名翁翁焉。子何況聖賢之爲進而病厥心乎。客默而謝。

色荒

楚王田于雲夢。得野女爲姬。徵君追而諫曰。臣聞國有六憤者興。有六荒者亡。今王日被其荒。國焉不亡。楚王曰。善。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瀉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獵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役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來賢而事鬼則荒。憤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兼乎。曰。彼夫王輕身遊于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而獮。九月不返國。荒于獵也。王之宮粲姬綠縣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寵之。荒于色也。脯以香芽之膾。炮以湘波之魚。文若珍饌。醑乎穰穰。日夜沉湎而不知彼。荒于味也。歌姬倚瑟。對妹踏羅。鐘鼓鍠鍠。管籥喤喤。長夜不輟。荒于音也。桀倒拔之窮而眺衛悟望視融。春高九嵕。納以爲窺而窮也。又製其土木。標其棟宇。涅其丹青。雕其錦石。懸十年之廩。一朝而虛之。荒于役也。崇臺之下。納以浮圖列仙。師巫遊方乞食之徒。探藥以煉之。巫覡以祀之。而無逸楚之俗。荒于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其何以存國。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窮亡。太康荒于酒而不返國。孔甲荒于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靡之樂而殷亡。幽王荒于褒姒而周亡。始皇荒于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況諸侯哉。有一其荒。亦不免于亂亡之禍。況兼哉。臣不敢諛王也。俘女于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爲色荒。而又見罷王之故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于田獵也。臣欲解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爲得志于楚。故至不命臣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爲諸侯笑。是亦臣之勞于楚也。王毋忽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祥之屍也。乃命左右刖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求于王而王寵之。不怨于王而王刖之。是以臣之諫而寄戮于色也。王欲刖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豈能盡刖乎。王不能刖。則雲夢之女刖之何爲。楚王乃遂雲夢之女而作田獵。

洎曰。楚王淫荒于田。因徵君之諫而作田獵。此亦諸侯之賢者也。惜其不克晉厥志以匡扶漢室。而田獵一作之後。竟無聞焉。且田獵不載其文。豈文不如其獵。抑外史失之與。

晉使

晉使如楚。聘徵君也。抱關者告楚王。楚王問曰。非聞乎。曰。非也。曰。徵君聞乎。曰。賤臣不察君意。未敢以撊也。楚王怒而勞之。乃密令左右醉晉使以酒。與之臥。竊晉王書進于楚王。其文曰。徵君麾下。不穀處北海之側。日麻令晉。昔者嘗以黼黻臨照敝邑。不穀無感于徵君。戮以亞賓之禮。凡我同列以爲不穀踰成播而弔之。徵君是以播棄。不穀益引伋志。至于今是咨。徵君其稅前之憩。以返我敝邑。俗我寡好。使不穀

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而新舉于諸侯。不亦善乎。自徵君之別。桑樹五霜。朝聘將繼。不敢每南望楚甸。悠悠我心。織以夢寐。彌不自□。敝邑之民。若荷未遂時。則有司賦懷徵而詠之。一何惆也。徵君其亮哉。昔聞徵君自蜀之楚。楚人懸嶽以平其道路。作錦繡之衣。蓋三十餘里。坐以雕乘。賓于陽春之宮。時嗣豐稱亂。徵君與李平左權之徒。所智陳力。有五殺大夫之勞。而功之舉。納薦。是徵君困楚盡也。夫楚以徵難其勞也。若是。敝邑猶楚也。何奴之蟹甚于嶋撤七壤之饒。不及荊楚。而又有遐狩之遺烈。徵君何重楚而輕敝邑哉。敝邑若楚。雖爲不穀辭。徵君無亦恕敝邑之民人而倫諸溝壑。且以盟盟于鄰國。仁者能無傲慢乎。今胡馬秋勁。寇我非陘。又寇我雁門。又寇我郎崤。郎崤戰卻。折我銳兒五千。又寇我鐵闕。餘輔皆起。遂寇我雲中。擄獲婦女數十餘萬。而淫我邊境。師怕奔潰而戰。又折我銳兒萬餘。俘獲黃甎二千。又寇我上黨。破馬陵之隘。烽火通九京。敝邑之危若卵石。其勢莫禁。是以藉徵君之怒而勦滅之。則名垂汾沁。功銘恆嶽。義勵于介山。風高于首陽。此不世之休烈也。願徵君就余駕。毋憚千里。不穀率敝邑之有司候于境上。命使以狩狗于鄰國之墟而達其關。使毋有閼者。發壯士三百。擁乘于道。使毋有妨者。若徵君與不穀均是心。度勉撫敝邑。爾揭仁風以化狷戾。廟社稷之馨香不殺。唯是割心而索報。及群臣庶無忘德也。徵君其深唯無□焉。楚王既得書。命左右曰。有汲之害。除晉使。籍檢□不獲。其旅十人與館人鬩。楚王聞而囚之。晉使譖徵君。告以晉難。徵君曰。奚爲不書。曰。館人盜哉。聞于王。王不罪館而戮其鄰僕。非以媸睦也。意者其王之計乎。徵君謂李平曰。楚與晉隙矣。盟日踢王。王料徵君以晉使之故而嫋也。請至日昃。徵君不及晉。故楚王疑之。問于徵君曰。先生知晉之聘乎。對曰。聘而不賓。晉雖必邀臣。將赴矣。若聘臣以惡。是飾難也。臣何就焉。是以發其無書也。楚王有慚色。問信乎晉之飾難也。聘以書。晉使失酒。醜殺于寡人。寡人踊之。有不利于王室。故囚其使。不敢以聞徵君。寡人臨宇。得無疑乎。對曰。晉果不利于王室。而有使于楚。難不犯王。亦楚之累也。豈惟臣之罪禍。王其釋晉之使而歸之。夫晉之謀寄于臣。臣不就聘。則晉之謀謝矣。又何囚乎。楚王乃釋晉使。徵君因難曰。王釋晉使而歸之。楚必有釁。楚王曰。何哉。曰。鄭國之使。不可戮也。阨戮而歸。晉人必報之。臣是以知其釁也。楚王曰。然則爲之奈何。曰。晉之聘般矣。王若侮戮于晉使。而辱不就。亦釁也。臣隋爲王聘。晉可以結晉使之讒。而臣亦無辱于晉。且以釋楚王。其虞之。楚王曰。戳使而齊士。釁在敝邑。如晉而淹。釁亦在晉。是鄰國交釁。胡可盟也。若不得已。則徐淵亦足以當晉。徵君其命之行。曰。王不可以輕鄰也。徐淵亦義。豈能就不聘之國哉。夫晉無釁于楚。則臣之行爲晉也。晉與楚釁。則臣之行爲楚。非爲晉也。志也。罔之。難而不拔。不可謂仁。拔難而解釁。又爽信于賢王。不可謂義。故臣拔晉之難。必以王爲歸矣。不然。釁其發乎。徵君遂行。與晉使出楚之關。左攜李平孔紹龍督狷從之。楚王使二壯士要境。執晉使以詢徵君。咈然曰。恚也。韓國之士。楚王若疑。是在韓人也。何以晉人是執。憝有徐淵周岑二子。佐王之側。是有二賢于楚。夫奚患乎。乃以書報楚王。楚人返命。徵君是以得諸侯之心。

瓠丘

初徵君宿于瓠丘。李平曰。有李兩旋祀將甚進。其在楚分乎。留將至矣。及晉人與蜀人盟。棘刺士以報

楚王假爲謁者以進。楚王據床而問曰。汝何國之陪臣也。謁者曰。吾聞鄰國之交。不可辱以陪臣。諸侯之交。不可疎以床下。今君處雕牙之床。而疎諸侯之交。鄰陪臣之禮。而辱諸侯之命。君何不疑臣爲刺客。而固如此也。楚王懼而避席。命左右搏之以驗其匕首。謁者疾馳而上。將短刀刺之。楚王傷其面。左右護王。遂搏謁者曳于殿下。知其爲胥人計也。于是楚王始疑胥人之辭楚。頃之微君書至。楚王怒曰。此必黃歇設刺客計也。不然。曷爲徵哉。遂殺其謁者及二壯士。又收徐淵周岑于獄。亦大招刺客以報胥。微君聞之。謂從者曰。嗟乎。予之言徵矣。將未及胥。而胥爲之詭謀。不足以復胥恥。而又導釁于楚。其無已乎。若漢室既替。則胥楚二國不能爲盟主矣。夫報楚王而仙胥釁。命之殆也甚。甫將逝雖以歸故邦。豈復就胥耶。魯狷曰。子之歸義矣。其如岑淵何。胥難識。其若返楚以調二國之釁。而又釋楚王之疑。如是而歸。至完也。子若畏于楚。則狷也能死之。而左生之武。又足以幟楚于掌上。夫何患焉。微君曰。汝不見出穴之蟻。上拘蠅而扛百足之蟲。有稚子臨穴而惜蟻。以泥覆其上。蟻欲返穴而安之。亦不得已。今楚之疑。非特稚子之惜也。疑覆于國。而雖後至之士。非特覆穴之泥也。而欲返楚以求鳴。是何丘蟻之弗若乎。汝又不見遊魚之逝千仞之藪。而無患者。以其能與水相信也。故浮沈得揭其意。出入得暢其情。是水益深則魚益逝。君益信則士益歸。而況士之于諸侯哉。使游魚遇無水之谿。則假延而困于泥。求咫尺之游。亦不可得已。今楚無水之谿也。欲以數浮之魚而游之。必槁矣。故魚不厭深。士不厭信。或止或行。其知幾乎。魯狷曰。楚不可返。以疑故也。無疑于胥矣。爲而不就哉。微君曰。胥國不待士而忿謀。又以培釁。雖士至其國。亦何所容也。夫疑志者難與決策。忿謀者難與定交。楚疑而胥忿。二難也。士焉得而就乎。昔趙殺鳴犢而孔子去楚。其似矣。而卑郭隗。長虹蔽之孺乎君。天其斯人與。

遇漁

徐淵獄中上書。罷楚王之過。楚王焚其書而殺之。周岑放浮于湘江。有漁者泛楓而問曰。子何方七國之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叔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遊濫是浮。以漱以漁。棹彼中流。懷我君子。湘水悠悠。漁者曰。子奚不追師而爲此游也。周岑喟然歎曰。師安所追乎。漢道其亡。王業其茫。奸雄撥擾。賢者無庇。流于四方。之智者浮河。之楚者浮湘。吾將逝洞庭而憩雲夢。瞰九疑而望衡陽。撫雄劍以嘯荊門。翠長纓以歌滄浪。吾進與子而偕釣。退與子而偕狂。幽吾于鳳鳧之渚。棲吾于蘭杜之鄉。光翳迫而竊予。遂聖賢之弛張。信不可乎。漁者曰。吾聞無巢之林。其下必鹿。無漁之藪。其上必磯。子乃洋洋然□歌慷慨。浮而不歸。斂衿垢體。爲時所疑。之楚游者。能不懷嘻。是子之智。不如魚之遠磯而盧其藪。鳥之畏鷹而廢其巢乎。何子之不能廣也。周岑曰。昔者箕子仁而蒙難。文王順而拘羑。展禽和而魯黜。子胥毅而吳殆。仲尼能而陳阨。屈原智而求困。史魚直而智辱。旭乎忠而楚流。古之聖哲賢達之士。豈不欲避憂患而潔身哉。心有所激則謗而不顧。心有所憤則矯而不羣。必有所慨則戰而不懾。心有所傷則鬱而不曠。其逸樂足以育其衆庶。其憂患足以寂其民人。避以鍾鼎之祿而不爲富。擁以瑤珠之寶而不爲貧。其羣也跡化。其獨也道榮。一毀一譽而天下緊如也。子徒見夫魚不潛綠磯之藪。以爲能逝也。而時遇漁人之罟。又逆鱗而入。

鳥不果覆巢之林。以爲能舉也。而時遇獵者之網。又解翅而投乎。漁者仰笠而歌曰。滄湘秋兮水沄沄。芙蓉熱兮雁南翔。則美人兮江渚。嵗若兮君橋梁。如是者三闋。周岑愬而聽之。曰。噫嘻乎。噫嘻乎。何楚聲之婉孌也。是歲楚王索微君于胥。微君弁素。秦人納之。

陽山

陽山崩。楚王問于左右曰。胥人有釁于楚國。夙夜發惴。況微君不復。徐淵因而死。周岑乞食于楚市。乘桴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海內賢士。皆棄楚而宗鄰國。無以南扞。寡人奈何。今陽山告崩。楚國無所歸。是寡人之禍彰矣。無亦詭于胥者。或不得求與。抑王室之故也。左右對曰。君以胥釁而日夜求微君。用心疑之。是君之勞過矣。夫微君游諸侯。諸侯皆信之。而楚獨疑。使楚國不能爲盟主。以光耀王室。陽山之崩。不其宜乎。楚王長息而悟曰。寡人將修好于胥而聘微君。則楚之禍庶乎。衛求爲寡人數之。左右對曰。鄰國之好。可以修也。若微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弟子而附其師。辭其詭計而飾其聘。不可爲也。楚王遂修好于胥。胥人殺楚使。縣其首于關門之木。楚王聞胥人無禮于楚。謀諸左右曰。鼎鄰不睦。賊我使臣。何以報之。左右稽頷而謝曰。發其分矣。又何報焉。願君毋忘疑于胥也。楚王怒。黜辦陽華諫曰。不可。奚聞之。寤口之言若藥。寤心之言若冰。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寤口者求譽而發禍。寤心者忍恥而奮功。是以明君樂聞寤心之言而去甘口之士。故功施昭明而令聞廣譽也。君若黜左右而拘其心。無乃嗜甘之疾乎。楚之使胥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獨不思胥之使猶楚也。不告于天王而私戮之。亦與胥均也。而君則欲胥之不怒。何君之遠恕耶。楚王慙而釋之。遂田于四望。明年楚王飲酒而卒。

歸韓

微君歸韓。張儉策杖而訪。微君飲之。張儉惆曰。子之變遠矣。而功不曰漢室諸侯。一何拙也。微君對曰。惡聞之。智失則求之巧。信失則求之拙。乃者亂。拙者亦。今諸侯雖護智而算信。亦足以國。若漢室不祚。諸侯其無戰乎。張儉曰。儉也聞楚有釁。子何以靖之。微君曰。胥之爲諸侯也詭。楚之爲諸侯也疑。其世子又淫。如是而釁不可靖也。由是以禍福而歸得與子飲。惜乎元禮林宗逝也。哲人不作。王室其因。吾道之寄微子離與。乃臨風鼓琴而弔之。張儉曰。夫道欲行寄于人。道欲廢寄于天。當三代之盛王。是道也寄于君臣而偕暢之。若舜之于禹稷。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周公箕子。君臣一德。其道流行。身履休烈。是以能永厥治。三代既沒。春秋紛紛。是猶也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孔仲尼歷于諸侯而不遇。乃述經于泗水之濱。身不履盛而世被其烈。故春秋亂而不治。是亦寄于天者也。及春秋毀。戰國搰亂。以縱衡爲賢。是道也亦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孟軻荀況謂王道濟之以辯游說于梁楚之間而無所合。故戰國亂而不治。其猶寄于天乎。夫周衰之後。寄于人者何彩。而寄于天者何替也。西京而來。若董子亦寄之矣。今天下左道亂厥內。夷狄亂厥外。大臣貪。小臣諂。民無庶。士無禮。名諸清議。溢之以綱紀。附之以文章。諸侯驕侈而無戮于王室。由此觀之。道何所寄哉。儉也從鳳神之末。不能輔導以至于鋼。爲國玷焉。天之戮民。又不能死而苟淹于草莽溝壑之中。若吾子者。名寄而志高。道完而形超。固天之所畀者耶。而子之道又若有寄于天

者然。悲夫北門之詩。昔人所哀。世道交蝕。夫其寥乎。是猶傾山崩。君子曰。其幽厲哉。

感時

初徵君將歸韓。出臨哭林宗于野。眷翔問曰。翔也聞之。聖人不私。故應物而能化。智者不累。故抑情而能達。子是之哭。其有私乎。其無私乎。徵君曰。甫之遊也。不覺舜矣。遊祀七闕。假返而旬。意人凋殞。雖與扶植。是以感而歎也。眷翔曰。漢室其終卑乎。曰。今逝者士人惟爾與甫猶略也。黃巾亂。朱儁死之。陸駿隱于長洲。李辛隱于華山。張裘隱于天台。荊岑隱于雲夢。左權蹈海。徐淵死于楚。孔紹綱俘于秦。翔乎。甫與爾歸矣。乃據地而歌殤露。眷翔和之。既而曰。吳越之聘子弗報乎。曰。昔者林宗與甫言曰。今諸侯王數惰而不知禮。大夫汙濁而不知義。有司貪殘而不知仁。士庶驕而不知恥。民巧詐而不知信。吳越之士民有司殆甚焉。又多猛疾。胡可蒞也。夫聖人不易素習之性。不化頑頑之俗。詩云。匪我則頑。匪爾則嬲。此之謂與。魯翔遂從徵君于韓而返魯。徵君曰。嗟乎。禮樂東矣。

6A

第八十六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朝野僉載六卷

舊本題唐張鷟撰。鷟有龍筋鳳髓判。已著錄。此書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僉載二十卷。又僉載補遺三卷。文獻通考則但有僉載補遺三卷。此本六卷。參考諸書。皆不合。晁公武讀書志又謂其分三十五門。而今本乃蓬條[illegible][illegible]。不分門目。亦與晁氏所紀不同。考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載鷟在開元中。姚崇經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誠死流嶺南。數年起爲長史而卒。計其時尚在天寶之前。而書中有寶歷元年資陽石走事。寶歷乃敬宗年號。又有孟宏微對宣宗事。時代皆不相及。案尤袤遂初堂書目。亦分朝野僉載及僉載補遺爲二書。疑僉載乃鷟所作。補遺則爲後人附益。凡闌入中唐後事者。皆應爲補遺之文。而陳振孫所謂書本三十卷。此其節略者。當卽此本。蓋書經宋人摘錄。合僉載補遺爲一。刪併門類。已非原書。又不知何時析三卷爲六卷也。其書皆紀唐代故事。而於諧噱荒怪。纖悉臚載。未免失於纖碎。故洪邁容齋隨筆譏其紀事瑣屑擿裂。且多媟語。然耳目所接。可據者多。故司馬光作通鑑。亦引用之。兼收博採。固未嘗無裨於見聞也。

朝野僉載卷之一

唐張鷟文成撰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靑紬襦。遂邀爲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犂耳。爲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犂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蓋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曰。夫人目長而慢視。准相書。豬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奸廢。宜愼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奸。沒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爲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爲鸞臺侍郎平章事。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廷諍其公淸正直。則天怒以爲面欺。左授溱州刺史。初任溱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終。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微遠卜。轉式訖。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祿盡。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懷禮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州以九宮推算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水行上。事卽散。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

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勅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知白。左丞張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諶。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瘋。惟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瘋。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又商州有人患大瘋。家人惡之。山中爲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入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廁。長參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并床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爲詩以悼之。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元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傭力。晝夢見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爲我修造。遣汝能醫一切病。悟而悅之。試療無不愈者。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無効。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己以其聚眾。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貫。後漸無驗。遂絕。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愈。一云問醫蘇澄云。

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群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爲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瘥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末束之。

嶺南風俗。多爲毒藥。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蕈生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或兩月。全遠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惟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以塗馬鞭頭控上。拂着手即毒。試着手即死。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貼以艾炷。當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囓。即當囓處灸之。引去毒氣即止。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處。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鴆鳥食水之處。即有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爲鴆食蛇之故。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豗薺苨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礜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虫物。猶知解毒。何況人乎。被蠶囓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馬咬者。以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囓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作鱠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

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虫蝕極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駝。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駝李焉。

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眾。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只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衛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屬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橫。贓污狼藉。流外行署。錢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脚營田當屯。無尺寸工夫。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爲吏部侍郎掌選。有銓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君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存。

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尚書宋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構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僞周革命之際。十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屠總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爲辱。昔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服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謠云。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一何郎類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守囚霫等紿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眾皆拜伏乞命。乃紿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逗遛。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麞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縛之。生擒節等。死者塡山谷。罕有一遺。

景龍四年。洛州凌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眞人巋然獨存。乃泥塑爲之。後改爲聖眞觀。

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村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熲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熲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株根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韋也。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國侯者鑄悟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之爲吏部侍郎。賞錦百疋。

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曆年中。差閻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爲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爲可汗。突厥鹽之應。

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屬突厥而止。後又欲封。土番入寇。遂停。至永淳年。又駕幸嵩岳。謠曰嵩山凡幾府。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岳下遘疾不愈。廻至宮而崩。

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駞。後徐敬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僞勑自授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業首。驛馬馱入洛陽柳。楊柳漫頭駞。此其應也。

周如意年中已來、始唱黃麞歌。其詞曰。黃麞黃麞草裏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翽。營府陷沒。差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被賊敗於黃麞谷。諸軍並沒。罔有孑遺。黃麞之歌。斯爲驗矣。

周垂拱已來。苾挐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苾挐。

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誅逆韋。並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爲悖逆庶人。

神龍以後。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鐮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强盛。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木刈穀之應也。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州而死。

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神武即位。勑令推倒天樞。收銅並入尚方。此其應兆。

景龍中、謠曰。黃柏犢子挽紖斷。兩脚踏地鞋鞴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欲作亂。鞋鞴斷者事不成。阿韋是黃犢之後也。

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

麟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號爲族鹽。後閻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疎親及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相爭奪以爲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也。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魏王爲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爲魏王踣。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爲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爲陸頌踣。未一年而陸頌殞。

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爲皇后。大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后强盛。武三思梁魏定鄭並開府。自餘郡王十餘人。幾遷鼎矣。

成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

魏僕射子名叔麟。識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誅。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識者言德靖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爲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郡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郡曰。飧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溫飯爲飧音孫。幽州以北。並爲燕地。故云。

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倒盞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神武皇帝七月即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停革。後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眚。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婿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羣衆悵望。才登舟。移就水中。舟覆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溲幾許麵。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燃作餠。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霑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乃授直去。凡市易必經手。識者鄙之。

廣州録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嘗瀝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蛆與食。令嚥出之。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鴷窠。鴷琢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稱薪而爨。炙少一臠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屍。殯訖、擎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耳。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綦連輝事，於新開推鞫，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若命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灘，堂兩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填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為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四考滿，一無所失。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入為郎中，位至中書舍人。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為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輿強至嶽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

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壻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楚，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充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糺捉，敕杖各決一百，俱至斃命。

青州刺史劉仁軌，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為民，遂遼東效力。遇病，臥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為流矢所中。

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為中書令，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禳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榮言信矣。

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繃子中嬰孩亦捏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死生命也。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陟驛，有敕所至處斬之。尋有敕矜放，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天非命乎。

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禕延生問曰：明公看禕何當遷。亮曰：禕郎坐不暖席，何慮不遷。俄而禕如廁，亮謂諸人曰：張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禕卒。

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猪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乃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犢白額，并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款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

舉吏令張文成，梟鳴于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

又一說，文成景雲二年為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被鼠齧，有神巫遞相經告京都，及鄂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所言既亡，其事亦驗矣。

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土番叛，匈奴反，徐敬業亂，白鐵余作逆，博豫騷動，忠萬強梁，契丹翻營府，突厥破趙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皆沒百萬衆，三十餘年，兵革不息。

調露之後，有鳥大如鴿，色如烏鵲，飛若風聲，千萬為隊，時人謂之鵽雀，亦名突厥雀。若來，突厥必至，後至無差。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為八方字。後孝和即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

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啜賊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并退盡。俗諺云：鼠子齧蟲孔，懸樓閣卻植人云：蟬鳴螞蚱喚，黍種餻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鵲巢下地。其年大水。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

幽州都督孫佺之入賊也，薛訥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凶也。佺曰：六月宣王北伐，訥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門。其夜大星落於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鵶鳥鷗鳶等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軍沒，烏鳶食其肉焉。

延和初七日，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遜帝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日，太白仍晝見，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廢誅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尋誅之。

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甕，或如盆大者，貫北斗，並西北小者隨之，無數，天星盡搖，至曉乃止。七月，襄王崩，謚殤帝。十月，土蕃入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熲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亙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飢，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麵如米顆，人可食之。後諺裴楷云：國中竹栢枯者，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暾暾，所詣即火起。東晉時，王弘為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撻部人，將為不慎，後坐廳事，見一物赤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變不由人，遭爽人家，遂免刺罰。

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澠池缺門，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惟行綱夜樗蒱不睡，據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興道坊一夜陷為池，沒五百家。初鄧

州三鴉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雲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兒及蛇不知所在。

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朝野僉載卷之二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爲樂。王曰致蠍最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一人脫衣而入。被蠍螫死。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餧賊。朱粲殲於此矣。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邀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即遣子弟兵尋復劫殺。盡取財物。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女。前後官人家過親禮。過厚者必隨後劫殺。無人得免。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客舍。遂飲之醉。殺而臠之。以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之。縣令詰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捉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還。由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爲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丈餘。甚銛利。以繩挂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

胲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臆矣。謂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訊囚作鐵籠頭䩭呼角反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爲鳳凰曬翅。獮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即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爲此也。

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璋告劉誠之破家。彥璋處侍御。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流。可謂積惡之家。殃有餘也。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豔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讀詩飲淚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周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祕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取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即迴。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攔驢於小室內。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脅取腸。良久乃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腳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諺云走馬報。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爲。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牓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靑。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白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靑者。將軍孟靑棒也。後坐私畜錦。朝堂決殺之。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下耳目在外。惟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於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貞反。其事

非臨。今貞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遘賢良。贓賄如山。冤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尙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緋。頊理綦連耀事以爲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爲溫州司馬卒。

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絹縛口。橫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仰。跨蛇而過。惶懼慘怍。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又取龜及鱉。令人脫衣。縱龜鱉齧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酸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爲玩樂。然後以竹刺龜鱉口。遂齧竹而放人。艾炙鱉背。炙痛而放口。人被試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朔方總管張仁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罵默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涅之以墨。炙之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虫鳥鳴。然後送與默啜。識字者宣訖揭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縋其髮。遣證與長安尉房恒姦。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郎如此。若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慚懼乃捨之。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嵩爲赤黧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狠戾不軌。鴆毒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髁。碎瓦搘膝。遣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兒拔橛。鳳皇晒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證是爲非。任意指麾。傳空爲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劫罪。訊劾乾遣。水必有期。推鞫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爲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牛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貓。終無脫日。妻子永別。友朋長辭。京中人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京兆人高麗家貧。於御史臺替勳官遞送文牒。其時令史作僞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令史逃走。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膝骨落地。兩腳俱攣。抑遣代令史承僞。准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腳攣何廢造僞。命乃舁上市斬之。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於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頭漆之。題謝祐字。以爲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周默啜賊之陷恆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沒。賊將至。趙州褒公段瓚同沒。喚莊共出走。莊懼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賞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內王懿宗鞫問。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莊走出被趕。斫射不死。走得脫來。願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津橋南。於衛士鋪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發皆不中。又段瑤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蝟毛。仍氣爍爍然微動。即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割取心擲地。仍趌趌跳數十迴。懿宗忍毒如此。

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開陝州三門鑿山燒

石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苟牽繩一斷。棧梁一絕。則撲殺數十人。取顧夫錢糴米充數。即注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兄弟妻子牽船。皆令繫二瓠於胸背。落棧者石百無一存。滿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

監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刹。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考柳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皆遣喚鶴作鳳。證蛇成龍也。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爚爚然。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有麩金。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爲判冥事。張鷟時爲御史。出爲處州司倉。替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爲此州。至後半年。除柳州司。後改德州平昌令。榮剋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姪也。貪狠無厭。著詞曰。迴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棖觸。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爲道遜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敕。楊廷玉改盩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衛漢柳氏曰。衛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衛州錄事。關重郎唱漢州錄事。時鑿嵩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暐。玄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史部令史官共鑿嵩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爲柳州平陽主簿。鑿嵩令史爲漢州錄事焉。

周司禮卿張希望移舊居改造。見鬼人馮毅見之曰。當新堂下有一伏屍。曾朝三品將軍極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已來。未曾知此事。父母多言。後月餘日毅入見鬼持弓矢隨希望後。還登階。鬼引弓射中膊胛間。望覺此自痛以手撫之。其日卒。

周左司郎中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佳。令巫者觀之。果有伏屍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値君。君自不好。非我之爲也。掘之三丈。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絕。

周地官郎中房穎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廚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喚云。王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卻臥。至曉房果病。起數日而卒。所司奏狀下。即除李迥秀爲侍郎。其日謝郎上。王老以其言問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幼落髮爲沙彌。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力騰趠爲戲。而禪師以劣弱見凌。紿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類輕侮。爲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無還志。約既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恆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神因操鉢舉匕以筋食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食畢。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於堂

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勁勁.殆非人也.方使疑.禪師曰.吾為汝試之.因入殿中.横塌壁行.自西白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勁.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十里.精廬殿堂.窮極壯大.諸僧從而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衆.因領驍騎數萬.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禪曰.陛下將殺貧僧.恐山中血汚伽藍.故此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効少力可乎.禪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為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臥在谷口.禪師呪之.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震.鬭觸摧折.繽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幷州營幢子.未成遘病.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為恨耳.死後願為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幷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修行處、頂禮悲敬.無所不為.處分幷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大力長者云.

眞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為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著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蟲鳥.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為棺.餘臨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為至孝.卽終身不復祀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

嶺南獠民好為蜜蝍.卽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筋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蝍.

梁有磕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磕頭師.帝亦與人棊.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卻.使遽出而斬之.帝棊罷.曰喚師.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卻.臣已殺訖.帝歎曰.師臨死之時有何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而劫為沙彌時.以鍫剗地.誤斷一曲蟮.帝時為蟮.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

建昌王武攸甯別置句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寃於天.吁嗟滿路.為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呪.攸寧尋患足腫.粗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棱法師處聽講.道逢一道人.著衲帽弊衣.掐數珠.自云賢者五戒講.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一練.至四更.卽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卽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衞子披持弓箭.乘馬趁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卽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

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廣州化蒙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産一蛇.兩目無精.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鐵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此是被烙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惟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撥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而無及焉.

梁仁裕為驍衞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瘡疽.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荆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其婢.厥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紿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誠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婢不肯放.月餘而卒.

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榜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而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為寃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太極元年八月卒.

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河北.趙具見老人.每年作邑齋.遂告二百人.授遊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夾頸.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便卽脫之.其男從軍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取首級.百姓震慄.後坐誣枉流雷州.將少姬花嚴.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偽作敕追.花嚴諫曰.事勢如此.何忍更為不軌乎.弘怒曰.此老嫗欲敗吾事.縛其手足.投之於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於江上.俄而偽敕發.御史胡元禮推之.錮身領迴.至花嚴死處.忽云花嚴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稱叩頭死罪.如受枷棒之聲.夜半而卒.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放歸.左右曰.宅舍亡壞不堪.時滄州人李談新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識妻子.具說其事.遂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陳由來.乃信之.

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中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在。

傅黃中爲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震，虎遂驚躍，便即落崖，腰胯不遂，爲人所得。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一本作鋼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爲料鬬鳧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知也，貞高揖曰：駟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即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爲除右臺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

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台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閻羅王。此時罷懽笑，無復向朝堂。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詞詔，十日判不竟。送案將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姜師度好奇詭，爲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搶車運粮，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鹵地抑種稻，一槩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爲陝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計以爲費，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直至於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大把推之，米皆損耗，多爲粉末，兼風激揚，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動即千萬數，遣典庾者償之，家產皆竭，復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

岐王府參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

御史中丞李謹度，宋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庸猥皆此類也。

王怡爲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爲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爲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爲京師三穢。

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得本檢尋，乃斲窗取得之。時人號爲斲窗舍人。

國子進士一作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鏡，得照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爲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一言競取，時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公之驗。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獅。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皆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冀州參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云：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滄州鹽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佐使曰：公大好判，鳥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朝野僉載卷之三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強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敗，黨附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引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龍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且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龍，殺舊縣令，掠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並花車卒至門者，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低，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頊遂平章事，賢妻達節，談者榮之。頊坐與河內王武懿宗爭競，出爲溫州司馬而卒。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剩。又問車腳幾錢，又曰：御史例不還腳錢。母怒，令還所剩米及腳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慚色。

文昌左丞盧獻女第二，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言辭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沖，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敢白思沖，擇日備禮，贄幣甚盛，執贄就宅。盧氏拒關抗聲詈曰：老奴我

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截髮。恩沖姿之敎。不奪其志。後爲尼。甚精進。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凡每日三上食。臨哭佈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絕。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里。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爲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裴徊。

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官賚金壺缾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妒不須飲。若妒即飲之。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而臥。然實非鴆也。至半夜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別宅安置。

隋開皇中。京兆韋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袞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牸。宰而獻之。因問袞乞姓。袞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袞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即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代深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

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爲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下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爲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猫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一月養蠶。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選東司。數日果送吏部。

饒陽李瞿雲勳官方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仙藥占曰。母猪豘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

張鷟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曰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者文章鳳也。靑者鸑也。黃者鵷鶵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爲鳳凰之佐。汝當爲帝輔也。遂以爲名字焉。鷟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功員外騫味道以爲天下第一。又初爲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怪。我綠衣當乘馬。何爲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

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爲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爲此夢。夢神爲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擊爲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

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荊州。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傍竟也。其竟於今日乎。尋有御史陸遺免齎敕。令湜自盡。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巫祈禱星月。呪咀不道。栲楚酸痛。奴婢妄證。二子自誣。並鞭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甚重符書。蘊匿崇蠱。構虛實士。用血誠伊戾之。故爲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

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并將昏鏡以照人。令其速亂。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後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皆逆韋之輩爲之也。

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鄷王。葬畢。宮人路見鬼師雍文智。詐宣鄷王教曰。常作宮人甚大艱苦。宜與賞緣者與緋。韋庶人悲慟。欲依鬼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受賂賄。驗。遂斬之。

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對百官總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檢校。去却巾帶。即去之。曰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叩頭。乃舞蹈拜謝而去。觀者駭之。

浮休子張鷟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師僧祈之。二十餘日無効。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塡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阿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崇仁方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塡門。浮休子張鷟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疋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旣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

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水瓮於梁上。以刃斫之。繩斷而瓮不落。又於空房內密閉門。置一瓮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瓮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極寒。石臼水凍。呪之拔出。

貿卜於街都市。日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糺告引。向市斷之。顏色自若。了無懼命。紙筆作詞。精神不撓。

陵空觀葉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腹上。桃柳斷而內不傷。後將雙刀斫一女子。應手兩斷。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噀水而呪。須臾平復如故。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為祆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祆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

涼州祆神祠。至祈禱日。祆主以鐵釘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即出門。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卻至舊祆所。乃拔釘。無所損。臥十餘日。平復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

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為地窨。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鼓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悅。

羅縣令劉靜妻患疾。正諫議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為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瓮水中。剔取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儼獨坐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竟無蹤緒。或以為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

則天朝。有鼎師者。瀛州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甕盛酒三斗。一舉而飲盡。又曰。臣能食醬。即令以銀缸盛醬一斗。鼎師以匙抄之。須臾即竭。則天欲與宮。鼎曰。情願出家。即與剃頭。後則天之復辟也。鼎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潛決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疾。時人莫測。

大足中。李慈德有祆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書厭。則天於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為江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為槍。纏被為甲。三更於內反。宮人擾亂。相殺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裏聲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闍豎數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為客。以厭而喪。

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合。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裂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入梁山數年。忽有異見。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遣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取得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急往櫪上檢看。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遠看年命。奴擎衣襆在門外不覺。須臾在遠公衣箱

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貍毛為心。覆以秋兔毫。松煙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效歐陽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

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故人為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為檢壽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多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重檢獲之。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為曹州參軍。轉鄧州司倉。即掩卻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是何事。尋有敕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乃悟曰。此州吾不見小字耳。滿授鄧州司倉。去任。又選唱曹州判司。未過而卒。

貞觀年中。頓丘縣有一賢者。於黃河渚上拾菜。得一樹栽子。大如指。持歸。蒔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狀如柰。又似林檎。多汁。異常酸美。送縣。縣上州。以其味奇。乃進之。賜綾一十疋。後樹長成。漸至三百顆。每年進之。號曰朱柰。至今存。德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豐足。人以為從西域來。礙渚而住矣。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為患。旌陽沒水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為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遂有萬仞師出焉。

上元年中。令九品已上佩刀礪等袋。彩帨為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強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復前結白魚為餅。

中宗令楊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專知官高郵縣令幼臨也。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

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蟁之氈。汾晉之龍鬚。河中之鳳翮。以為席。鳳閣侍郎李迥秀通逼之也同飲。以鴛鴦盞一雙。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常。頻喚不覺。出為衡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為衡州刺史。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及地。著吉莫靴者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贓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為鳳閣侍郎。景龍中為中書令。韋氏之敗。斬之。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隱居鈒鏤。窈窕便娟。真珠瑪瑙。瑠璃琥珀。玻瓈珊瑚。硨磲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府庫之物。盡於是矣。

隋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云。大行殿者。示不祥也。亦是王莽輕車之比。天心其關人事也歟。

安樂公主改爲悖逆庶人。奪百姓莊園。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涌出。窮天下之壯麗。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遊觀。車馬塡噎。奉敕輒到者官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

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搜山蕩谷。掃地無遺。至于網羅殺獲無數。開元中。禁寶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物。於是採捕乃止。

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衆。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相聚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傳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走。捕訪久之。擒獲斬之于市。并其黨十餘人。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群鳥大集。使驗有實。旌表門閭。後訪乃是孝子。每哭即散餅食於地。群鳥爭來食之。後如此鳥聞哭聲以爲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時産子。取猫兒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內。慣食其乳。遂以爲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連理木合歡瓜。麥分岐。禾同穗。觸類而長。實繁有徒。並是人作。不足怪也。

同泰於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白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并州汶水縣於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汶水爲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僞。不復採用乃止。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則天好祥瑞。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囚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圜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巨跡。即大赦天下。改爲大足元年。

白鐵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衆。先於深山中埋一金銅像於柏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每見佛光。大設齋。卜吉日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於非所。藏處斵不得。乃勸曰。諸公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由是男女爭布施者百餘萬。更於埋處斵之。得金銅像。鄉人以聖。遠近傳之。莫見能。乃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即愈。左側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緋紫紅黃綾爲袋數十重盛像。人聚觀者去一重。一迴布施。收千端。乃見像。如此矯僞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號光王。署置官職。殺長吏。數年爲患。命將軍程務挺斬之。

中郎李慶遠狡詐傾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令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常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須使令。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東宮後稍稍疏之。仍潛入伏內。食侍官飯。晚出外。腹痛。猶詐云。太子賜予食瓜太多。須臾瀉出衛士所食米飯。黃臭並盜柔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爲此狀也。

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副焉。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鞾而鼻嗅之。田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明日將殺。元珍諫。大國和親使。若殺之不祥。乃放之。後與知微爭于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刺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遑遽索入州。扣刺史鄧惲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惲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惲大怒。乃呼州官查以甲間構。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恐涉是夢中見說耳。時人是知其性理昏惑矣。

五原縣令閻玄一爲人多忘。嘗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玄一慙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玄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玄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回宅取杯酒。嫂瘵良久。典持酒至。玄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定州何名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店停商。專以襲胡爲業。貲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遠年老惑不從戎。即家貧破。及如故即復盛。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爲業。里中謂之雞肆。言若歸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陽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衣極鮮。屏風氈褥。烹宰無所不有。景陽問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爲不能罷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以爲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爲贓污。有終身爲累莫敢犯者。

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污。有一里正死。範令門內一人爲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有過。罪先須急救。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結錢二千百□五半寸。其貪皆類此。範惟一男。放鷹馬蹴。桑枝打破其腦。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兎之命。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三萬顆。謂里

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雞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要筍、且向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類此、

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有一驢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年不賣、市人報價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疋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功之直、

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令里正括客、云不得稱無、上戶每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脅之、人懼皆妄通、通訖、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內絹三十車、能任發至鹿城縣、有一車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即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計無所出、遂於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都、拜柳州刺史、

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女壻裴惟岳攝愛州刺史、貪暴、取金銀財物向萬貫、有首領取婦、裴郎要障車綾、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婦歸、戲之三日、乃放還、首領更不復納、裴即領物至揚州、安南及問至、擒之、物並納官、裴亦鎖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而免、

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為金牛刺史、

張昌儀為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風聲鼓動、有一人姓薛、賫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有姓薛者即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如此、

朝野僉載卷之四

隋辛亶為吏部侍郎、選人為之牓略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駁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為桀賞者不可不喜、被羞責者寧有不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賊、是何疾賊、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獄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辛亶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寬自修、舍宥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竊天官、侍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汚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隋牛弘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辨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著故弊之衣為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報云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腳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麤壯雖無伎倆堪馱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彌（音十浩反）尾燥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

唐高士廉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謔士廉時著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瞋高生兩箇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著綠逯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為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詈之為中霜穀束元一目為梟坐鷹架時同州魯孔丘為拾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為鷲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謂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為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駱務整從此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荊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迴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甲仗縱拋卻騎豬正南據上曰懿宗有馬因何騎豬對曰騎豬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叶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菶韻元一應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菶菶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慚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静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歌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拖綠草羅定知紗帽底形容似大歌則天大笑縣主極慚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為行轍方相亦號為衞靈公言防靈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為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體傴身黑而且瘦目為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為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為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為鄭屈獨馬目李昭德卒（子鍛反）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為端箭師郎中長孫子視望陽目為叫醋漢泥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為失孔老鼠

周張元一腹麤而腳短項縮而眼跌吉頊目為逆流蝦蟆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為三樵（七肖反）人歌曰奉敕追三樵隨侯傍道走回頭語李郎喚取爾朱九張鷟目隨侯為臘亂土梟

周李詳河內人氣俠剛勁初為梓州監示尉主書考曰刺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刺史曰不平者把筆考詳曰請考使君即下筆曰怯斷大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總濁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罷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

斗量把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麵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把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左臺對仗彈劾以為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即宜放御先知於是乎面無色

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轆麤鷟號為飽乳犢子

唐鄭愔曾嘲選人為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即是公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姓鄚改姓鄭時人號為鄚鄭

唐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討吐蕃至樹墩城聞劉尚書沒蕃著鞾不得狼狽而走時將軍王杲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卻麥飯及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姚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能鬭總由曹新婦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肥腯頑滯多疑臺中小史號之為媼媼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唐先天中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市無所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涸柴筏而下遂授司農卿於後水漲則奔突水縮則竭涸又前開黃河引水向棣州費億兆功百姓苦其淹漬又役夫塞河開元六年水泛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槩沒溺師度以為功官品益進又有傅孝忠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專行矯譎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傅孝忠兩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矯並斬之

唐姜晦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為姜侍郎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為趁蛇鸛鵲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為覷鼠貓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為飽椹母豬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目為醉部落精舍人齊處沖好眇目視目為暗燭底覓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少髮目為日本國使人又有舍人鄭勉為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為煙燻地朮目御史張孝嵩為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仲嗣為熱鏊上猢猻目補闕袁輝為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為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為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為飽水蝦蟆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

唐郝象賢侍郎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為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為汝設饌可命之也翼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愍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眾慚而退寵之者反語為痴種

也。

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迴。又上書云。聞嵩山唱萬歲聲。即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即酧五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即放歸丘園。憤恚而卒。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騎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爲驅驢宰相。

周有逸仁傑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尙書。改天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甚老三員。掌簿案。設鎖鑰。十羊九牧。人皆逃散。而宰相淺識。以爲萬代可行。授仁傑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寢。

周考功令史袁琰。國忌眾人聚會。充錄事勾當。遂判曰。曹司繁鬧。無時暫閑。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嗟之。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於朝堂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悰丁憂。自請起復。吏部主事高筠母喪。親戚爲舉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時臺中爲之語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張悰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張栖貞情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人面。不其然乎。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題判。無一相當。有一道頗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碾。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碾。乃是藍田。今問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太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椽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爲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宗愚鈍。無意之失。上乃釋之。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唇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餇之。臨以白刃。弼懼。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爲眞源令。秩滿還瀛州。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瀛。並具良弼爲鹿城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即是獼猴。難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獼。懷璧降何阿小。授懷璧五品將軍。阿小敗。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爲河內王武懿宗斬之。

周春官尙書閻知微庸瑣驕怯。使入蕃。受默啜封爲漢可汗。賊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後降者。剪□士無遺。令英不答。知微城下連手踏歌。稱萬歲樂。令英曰。尙書國家八座。受委非輕。翻爲賊踏歌。無慚也。知微仍唱曰。萬歲樂。

萬歲年。不自由。萬歲樂。時人鄙之。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滌弟力。父挹子歲。咸受賄求。贓污狼藉。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去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慚。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愔並爲吏部。京中謠曰。岑羲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州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螂。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糞集得野澤蜣蜋。諧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夜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榮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令作右金吾。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赤。地上麻皴皴。爲瀛州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眾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歎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并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示。皆不著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何名私忌。對曰。父母忌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

龍襄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匿。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途。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舍請居上坐。宜得自捧酒食。舊主流汗辭之。流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厥過分。臣舊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爲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談駭歎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唐婁師德滎陽人也。爲納言。客問浮休子曰。婁納言何如。答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栗。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煉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傑爲納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覽經史。薄閱文章。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客曰。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小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問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辯似智。巧諛似忠。傾覆邦家。誣陷良善。其江充之徒。蜂蠆害人。終爲人所害。無何爲太僕卿。戮于西京。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曰

三思憑藉國親，位超袞職，貌象恭敬，心極殘忍，外示公直，內結陰謀，弄天法以復仇，假朝權而害物，晚封為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以壽終，竟為節愍太子所殺。又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張食其之黨，若熊熊，諸事武士開之儔怯，同豺犬首鼠之士，進退兩端，懸斷之夫，曾無一志，亂朝敗政，莫非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長流恩州，憂恚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膽，剛而能斷，處陵夷之運，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蕩之朝，不遜辭以苟免，來俊臣羅織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鍛鍊者，有功寬之，蹈虎尾而不懼，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以遠害，若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於定國，豈同年而語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溫何如，答曰：履溫心不涉學，眼不識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謀大，趦趄狗盜，突忽豬貪，羊誘外，不顧其死，夜蛾投燭，不覺其斃，頭寄於項，其能久乎。後從韋氏為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為選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狐蹤貴介，雉伏權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鷄趨棲於葦苕，鮒鱍游於沸鼎，既無雅量，終是凡材，以此求榮，得死為幸。果謀反伏誅。

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以餵之。後鄰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也。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群僚。梁縣有人自云有白鵲，見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部人有鷂子七十籠，令以蠟塗爪，至林，見白鵲有群鵲隨之，見鷂迸散，惟白者存焉，鷂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笑曰：此鵲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

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嶷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歸。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令射殺，魅遂絕。

文明以後，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為雄者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

衛鎬為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催食欲前，適所親有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烏雞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鎬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雞也，遂市解放，是夜復夢，咸欣然而去。

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錄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鵝向市中者，鵝見錄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之，至僧寺，命放為長生鵝，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眾之中，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也。

漢時鄴縣南門兩扇忽開，忽一聲稱鶩，一聲稱鷿，晨夕開閉，聽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為鶩，相隨飛去，後改鄴縣為鶩城縣。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鳥，雄雌各一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者煩然不食，則天問曰：何無聊也？鳥為之言曰：其配為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並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

通川界內有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穴前，獺即不敢出去，卻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放令自喫，喫飽即鳴杖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

有人見豎子在洛水中洗馬，頃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繳豎子項三兩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之所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鼋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類也。

濟州有萬頃陂，魚鱉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去，于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緋鱗鏤甲，錦質寶章，特異常魚，齎赴州餉遺，至村而死，眾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然並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超度，自是陂中無水族，至今猶然。

杭州富陽縣韓珣莊，掘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十頭，土有微潤。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貞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卻內鞘中，貞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趁貞等，拔刀血狼藉，因禁拷訊，貞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以上集，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語者，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二日，並是此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朝野僉載卷之五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亡。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問奏。敕推詰極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勒項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璥引就房內推問。不允。璥先令一人於案褥下伏聽。令一人走報長史喚璥。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璥至開門。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云。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某與寡婦私。嘗苦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經縣陳牒。子雲令送敬府獄禁。教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

頭。立南牆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與敬。一縣服其精察。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煑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十餘事。錄奏。敕令長安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街。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正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臥西窗。日高向牕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疋。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嗌之曰。箇賊住。即下驢來。即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蹤至。皆如其言。

張鷟爲陽縣尉日。有稱架人呂元。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鷟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即注是。以字押。不是即注非。亦以字押。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決五下。括詐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連項赤。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并鞍失。三日訪不獲。經縣告。鷟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已來。鷟曰。此可知也。令將卻籠頭放之。驢向得餧處。鷟令搜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人伏其計。

張松壽爲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十日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蹤跡。見一老婆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爲推逐。即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其承。并贓並獲。時人以爲神明。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并州人毛俊誕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內。試字千字文。皆能暗書。賜衣裳放還。人皆以爲精魅所託。其後不知所終。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麤。呼驛長嗔之曰。飯何爲兩種者。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麤飯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爲屯官。犯贓。都督許

欽明欲決殺.令衆斷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俱坐.尚書曰.聞有一人犯國法.云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孃求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椺槌餠與之曰.噇却作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諸執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於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裏不識宰相.令大慚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南元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果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諮意家漿水亦索不得.全不祗承.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到不與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細碎事.徒涴却名聲.若你州縣道你.卽不存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婁目送之.謂判官曰.與公躓頓之矣.衆皆怪嘆.其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徽劉寬無以加也.

英公李勣爲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頻眉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尚書侍郎.我老翁不識字.無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負媿.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懼.遽問其姓名.令南院看牓.須臾引入注與吏部令史.英公時爲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爲設食.食客裂却餠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餠犂地兩遍熟.概下種鉏.埒收刈打.颺訖磑羅作麪.然後爲餠.少年裂却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却你頭.客大慚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羆有客裂餠緣者.羆曰.此餠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飢.且擘卻.客愕然.又臺使致羆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羆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

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爲畿赤.不曾打杖行罰.其事亦濟.及刑部尚書.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剝衣.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共謫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世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飡焉.宋明帝嗜蜜漬鱁鮧.每噉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足怪歟.夫亦其癖也.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絃撥倍粗.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隨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日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雀嗄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不復成曲.

周有婆羅門僧惠範.姦矯狐魅.挾邪作蠱.咨趄鼠黠.左道弄權.則天以爲聖僧.賞賚甚重.太平以爲梵王.接納孏慢.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孝和臨朝.常乘官馬往還宮掖.太上登極.從以給使出入禁門.每入卽賜綾羅金銀器物.氣岸甚高.風神傲誕.內府珍寶.積在僧家.矯說祆祥.妄陳禍福.神武斬之.京師稱快.

道士史崇玄.懷州河內縣縫鞾人也.後度爲道士.僑假人也.附太平爲太淸觀主.金仙玉眞出俗.立爲尊師.每入內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裙帔.握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中士女相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鵝等以祀之.將爲修福.若不差卽次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卽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卽是命.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鍾於堂.比至發訖.初死且走大叫而哭.

景雲中有長髮賀玄景.自稱五戒賢者.同爲妖者十餘人.於陸渾山中結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產事之.給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爲金簿袈裟.獨坐暗室.令愚者竊視.云佛放光.衆皆懾伏.緣於懸崖下燒火.遣數人於半崖間.披紅碧紗.爲仙衣隨風習颺.令衆觀之.誑曰此仙也.各令著仙衣以飛就之.卽得成道.剋日設齋.飲中置莨菪子.與衆餐之.女子好髮者.截取爲剃頭.出仙衣.臨崖下視.眼花恍忽.推崖底一時燒殺.沒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檢.灰中得焦拳屍.骸數百餘人.敕決殺玄景.縣官左降.

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內道場.逆韋死後.不知去處.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五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深五丈以亂綵爲宮殿臺閣.屈竹爲胎.張施爲幀蓋.又爲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涌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塡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抛之.更相蹋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焰沖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卽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欻起.裂血像爲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欻雷霹靂.風雨晦冥.寺浮圖佛殿一時蕩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

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云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誦經咒.其時禁屠宰.寶嚴用羊二十口.馬兩匹以祭.祈請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逐胡僧.其雨遂止.

周聖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法術.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爲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爲久視元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三年而則天崩.

則天時調猫兒與鸚鵡同食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猫兒飢。遂齧殺鸚鵡以餧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女妓駿馬。亦不語。乃對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火緋衣之事白。賓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眞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惟有靑鵝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靑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逆韋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見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爲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韋之敗也。虢王斬七姨頭送朝堂。則知辟邪之枕無効矣。

後魏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流爲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之。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甎甓。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著平上幘朱衣。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嘗刻石爲記。藏於嵩山。上元初。有洛州郜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顯眞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太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眞容者。實中宗之廟諱。眞爲睿聖之徵。讖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曆數久長也。後中宗御位。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煮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

寶曆元年乙巳歲。資州資陽縣淸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間屋大。從此山下。忽然吼踴下山。越澗郤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手把鋤。趁至所止。其石高二丈。

趙州石橋甚工。磨礲密緻如削焉。望之如初日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有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靑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麥隴。依然仍舊。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卽翻。塵土涴其餅。駝苦之。乃將钁劚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口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斛。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交厚。時人語曰。蕭佺

騎馬子。鄒昉騎駝兒。非關道德。只合爲錢相知。

先天年。洛下人牽一牛。奔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坊而乞。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騣曳地。號曰師子驄。上置之馬群。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驅來。謂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勅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於朝邑市麪家。挽磑。騣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矣。

德州刺史張納之。一白馬。其色如練。父雄爲荊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爲考功郎中。改睦州刺史。又乘此馬。敬之薨。弟訥之從給事中相府司馬。改德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出爲常州刺史。至今猶在。計八十餘年。極肥健。行驟腳不散。

廣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歸漢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將不舉。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馬。種絕已二十五年。今又復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復其先也。遂養之。故曰白馬活胡兒。此其謂也。

東海有蛇丘。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有人頭而蛇身。

嶺南有報冤蛇。人觸之。即三五里隨身即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

顚猪山賴石洞有綠蛇。長可三尺餘。大頭小指。好棲樹杪。視之若鞶帶纏於柯葉間。無數毒。見人則空中飛。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緣箭。螫人立死。中手卽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墳起。變爲沙虱。中人爲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

種黍來蛇。燒羖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

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之。忽有蛇無數從室中流出門外。其稠如箔上蠶。蓋地皆遍。時有行客。云解符鎭。取桃枝四枚書符。繞宅四面釘之。蛇漸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並盡。令煎湯一百斛灌之。經宿以鍬掘之。深尺。得古銅錢二十萬貫。因陳破鑄新錢。遂巨富。蛇乃是古銅之精。

開元四年六月。彬州馬嶺山側。有白蛇長六七尺。黑蛇長丈餘。須臾二蛇鬬。白者吞黑蛇到粗處。口兩嗌皆裂。血流滂沛。黑蛇頭入。嚙白蛇肋上作孔。頭出二尺餘。俄而兩蛇並死。後十餘日大雨。山水暴漲。漂破五百餘家。失三百餘人。

左補闕畢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營生藏。訖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磚二萬口。開藏欲修之。有蛇無數。時正月尚寒。盤未能動。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盡。其蛇金色。秦自

與奴開之。尋病而卒。月餘父母俱亡。此開之不得其所也。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取一鴿以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侮之。

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恆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反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槎。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𢩭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即託張易之。易之被戮。託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斬。

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至忠岑羲等。並外飾忠鯁。內藏諂媚。翕肩屏氣。舐痔折肢。附太平公主。並騰迁雲路。咸自以爲得志。保泰山之安。七月三日。破家身斬。何異鷰巢於葦苕。大風忽起。巢折卵破。後之君子。可不鑒哉。

趙履溫爲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迴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於事上。傲於接下。猛若飢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爲人所食。爲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爲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肉骨俱盡。

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幞。隨薛師。後於馬傍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大弊也。

天后時。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死。頊於天津橋南要內史魏王承嗣。拜伏稱死罪。承嗣問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然之。遂犢車載入。三日不語。承嗣怪問之。二人曰。兒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賴承嗣既幸。免其父極刑。遂進頊籠馬監。俄遷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昇。二妹請求承嗣故也。

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嫪毐之寵。遂爲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

天武梁王武三思爲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於緱氏山立廟。詞人才子佞者爲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爲最。周年。易之族。佞者並流於嶺南。

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氏誅。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與二女並進儲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或有人牓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

燕國公張說。倖佞人也。前爲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於天雄軍。大設酒饌。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

哭甚於己親。朝野聞之。不勝恥笑。

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野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於隧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損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朝野僉載卷之六

天寶中。萬年主簿韓朝宗。嘗追一人。來遲決五下。將過縣令。令又決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後於冥司下狀言。朝宗遂被追至入烏頭門極大。至中門前一雙桐樹。門邊一閣垂簾幕。窺見故御史洪子輿坐。子輿曰。韓大何爲得此來。朝宗云。被追來。不知何事。子輿令阜過大使入屏墻。見故刑部尚書李乂。朝宗參見。云何爲決殺人。朝宗訴云。不是朝宗打殺。縣令重決。由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過。又問縣令決汝何牽他主簿。朝宗無事。然亦縣丞悉見。例皆受行杖木決二十放迴。朝宗至晚始蘇。脊上青腫。疼痛不復可言。一月已後始可。於後巡檢坊曲。遂至京城南羅城。有一坊中一宅門向南開。宛然記得追來及乞杖處。其宅中無人居。問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處。信之。

神鼎師不肯剃頭。食醬一斗。每巡門乞物。得絺布破衣亦着。得紬錦羅綺亦着。於利貞師座前趨。問貞師曰。萬物定否。貞曰。定。鼎曰。闍梨言若定。何因高岸爲谷。深壑爲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爲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喚天爲地。喚地爲天。喚月爲星。喚星爲月。何得爲不定。貞無以應之。時張文成見之。謂曰。觀法師即是菩薩行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罵之不嗔。此乃菩薩行人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罵之即嗔。以此論之。去菩薩遠矣。

空如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基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勢乃止。後成丁徵庸課。遂以麻蠟裹臂。以火爇之。遂成廢疾。入陸渾山坐禪。若虎不爲暴。山中偶見野猪與虎鬬。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即弭耳分散。人皆敬之。無敢議者。

司刑司直陳希閔以才非才任官。庶事疑滯。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乘筆支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歲。故惱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餅誘得之。齧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驢於街中。有騎馬人靴鼻撥其膝。遂怒大罵。將毆之。馬走。遂無所及。忍惡不得。遂嚼路傍棘子流血。

貞觀中。冀州武強縣丞堯君卿失馬。既得賊。枷禁未決。君卿指賊面而罵曰。老賊喫虎膽來。敢偷我物。賊舉枷撲之。應時腦碎而死。

開元中。穎士方年十九。擢進士。至二十餘。該博三教。其賦性躁忿浮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僕杜亮。每一決責。皆由非義。平復。遣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敬宗時。高崔巍喜弄癡。大帝令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沈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爲來。帝大笑。賜物百段。

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好機警。常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弟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弟判。非但傷足。兼似內損。其人慚而去。又選士姓杜名若。任芳洲官。其人慚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贈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爲之改注。又一吳士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吳士曰。知暗槍已入。安期曰。爲君拔暗槍。答曰。可憐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選還君好官。對曰。怪來晚。安期笑而與官。

尹神童每說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乃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顱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趨爾。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笑乃止。

安南有象□□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卷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令。以帊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

愛之。猿畜能傳送書語。人不如也。

前御史王義方出萊州司戶參軍。去官。歸魏州以講授爲業。時鄉人郭無爲頗有法術。教義方使野狐。義方雖呼得之。不伏使鄰。被羣狐競來惱。每擲磚瓦以擊義方。或正誦讀。即裂其書碎。聞空中有聲云。有何神術而欲使我乎。義方竟不能禁止。無何而卒。

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妬女泉。有神廟。泉本沈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妬女者。介之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舉火。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之。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故安州都督贈太師杜鵬舉。時尉濟源縣爲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親賓具小殮。夫人尉遲氏。敬德之孫也。性通明強毅。曰公算術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豈長往耶。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溫。翌日徐蘇。數日方語。云初見兩人持符來召。遂相引出徽安門。門隙容寸。過之尙寬。直北上邙山。可十餘里。有大坑。視不見底。使人令入。鵬舉大懼。使者曰。可閉目。執手如飛。須臾足已履地。尋小徑東行。凡數十里。天氣昏慘。如冬凝陰。遂至一廨。墻宇宏壯。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趨拜頗恭。旣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按後命鵬舉前。傍有一狗。人語曰。僕姓□名周。非此官也。答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馬。半身兩足。跳梁而前曰。往爲鵬舉所殺。今請理冤。鵬舉亦醒然記之。訴云。曾知驛。使將馬令殺。非某所願。碧衣命吏取按審然之。馬遂退。傍見一吏。褰手動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脫證訖。舉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門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編戶少府。當爲安州都督。故先施敬。願自保持。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趨出。云姓韋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務本坊。自稱向來有力。所殺十萬。鵬舉辭不能致。鼎云。某雖生人。今於此用紙錢易致耳。遂許之。又囑云。焚時願以物藉之。幸不着地。兼呼韋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旣至此。豈不要見當家簿書。遂引入一院。題云。戶部。房廊四周。簿帳山積。當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幃帕。金字牓曰。皇籍。餘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蓋之。韋鼎云。宰相也。因引諸杜氏籍書。籤云。濮陽房有紫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俱。述求筆書其名於臂。意願踟躕。吏欲固覽。韋鼎云。旣不往。亦要早歸。遂引出。令一吏送還。吏云。某苦飢。不逢此便。無因得出。願許別去。冀求一食。但尋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鵬舉遂西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城皆甲士持兵。鵬舉問之。甲士云。相王於此上天。有四百天人來送。鵬舉曾爲相府王官。忻聞此說。墻有大隙。窺見分明。天人數百圍繞相王。滿地綵雲。並衣仙服。皆如畫者。相王前有女人執香爐引行。近窺帝衣裙帶狀似剪破。一如雁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徑可丈餘。相王後凡有十九日。纍纍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須臾有綵騎來迎。甲士令鵬舉走。遂至故道。不覺已及徽安門。門隙過之亦如去時。容易爲犂犬遮齧。行不可進。至家。見身在床上。躍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記。如朽木書字。尙分明。遂焚紙錢十萬。呼贈韋鼎。心知卜代之數。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手曰。豈敢忘德。尋求韋鼎。適卒矣。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云。思入風雅。處通鬼神。敕宮人妃子數十。同其妝服。令視執爐者。鵬舉遙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

公主云。方堪龍袞。忽爲火迸。驚忙之中。不覺爇帶。倉惶不及更服。公主歔欷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
也。鵬舉所見。先睿宗龍飛前三年。故鵬舉墓誌云。及睿宗踐祚。陰騭祥符。啓聖期於化元。定成拜於幽
數。後果爲安州都督。處士鄭時和作傳。一說鵬舉得釋後。入一院。問廡下者爲誰。曰魏元忠也。有頃
敬暉入下馬來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對推事。見武三思着枷。韋溫宗楚客趙履溫等着鏁。李嶠露頭散
腰立。即元忠等云。今年大計會。至六月誅逆韋宗楚客等。並斬。嶠解官歸第。皆如其言。
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趫迅捷。踴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
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韉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枕函。飛入
房內。以手撚上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着吉莫靴走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
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
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上椽孔間而下。露
拔刀謂曰。公動即死。遂於函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間出。
天后時。將軍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緝索。李盡忠之敗也。麻仁節張玄遇等並被緝。將麞鹿狐兔走馬遮
截。放索緝之。百無一漏。鞍馬上弄弓矢矛矟。如飛仙。天后惜其材不殺。用以爲將。稍貪財好色。出爲潭
州潞口鎮守將。悒恚而卒。
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圍以闌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
接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雙轂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
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有文學。次之遜。善書。次之
悌有勇力。之悌後左降朱鳶。會賊破驩州。以之悌爲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
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劉。大破之。
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堦上臨堦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
博通腳終不移。牛觸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卻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餘。皆縱橫破裂。曾遊瓜埠。
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
宕渠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有虎搏之。踣而臥。虎坐其上。奴走馬傍過。虎跳攫奴後鞍。宏起引
弓射之。中脣而死。宏及奴一無所傷。
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曾解鞍絆馬。脫衣而臥。令一人百步走馬持鎗而來。承嗣鞴馬解絆。着衣擐甲。上
馬盤鎗。逆拒刺馬。擒人而還。承嗣曾與將軍元帥獎馳騁。一手捉鞍橋。雙足直上捺蜻蜓。走馬二十里。
與中郎裴紹業於青海被吐蕃圍。謂紹業曰。相隨出。將軍共出。紹業懼不敢。承嗣曰。爲將軍試之。單馬
持槍所向皆靡。卻迎紹業出。承嗣馬被箭。乃跳下。奪賊壯馬乘之。一無損傷。後爲幽州都督。孫佺北
征。被奚賊圍之。登馬上立走。輪刀雷發。箭若星流。應刀而斷。賊不敢取。遂飛而去。
冀城中。恒州有彭闥高瓚二人鬬豪。時於大酺場上兩朋競勝。闥活捉一豚。從頭齧至項。放之地上仍走。

瓚取猫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鳴喚不止。闥於是乎帖然心伏。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
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
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
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
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
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
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爲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子則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上置定。跨盤獨立。見者不忍。女無懼色。
後竟爲撲殺。
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胯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即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莫不備悉。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又作木火通
鐵盞盛火。輾轉不翻。
韓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倚。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爲銅鳩毯上。捩之熱則鳴。如真鳩之聲。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
節。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
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矣。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沈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沈。魚取其餌。關
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矣。
孫賓遠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卻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見大帝於殿上坐。裴子儀侍立。子恭拜。問爲誰。曰。周子恭追到。帝曰。
我喚許子儒。何爲錯將子恭來。即放去。子恭蘇。問家中曰。許侍郎好在否。時子儒爲天官侍郎。已病。其
夜卒。則天聞之。馳驛向并州問裴子儀。時爲判官無恙也。
張易之將敗也。母韋氏阿臧在宅坐。家人報云。有車馬騎從甚多。至門而下。疑其內官也。臧出迎之。無所
見。又野狐數十。燓飯鐺頭而過。未旬日而禍及。垂拱之後。諸州多進雌雞化爲雄雞者。則天之應也。
神龍中。戶部尚書李承嘉不識字。不解書。爲御史大夫。兼洛州長史。名判司爲狗。罵御史爲驢。威振朝廷。
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見野狐無數直入宅。須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筆管手中直裂。別取筆。復

殺如初。數日出爲滕州員外司馬卒。

大定年中。太州赤水店有鄭家莊。有一鬼。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靑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問之。云欲到鄭縣。待三婢未來。躊躕伺候。此兒屈就莊宿。安置廳中。借給酒食。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窗中窺之。唯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於梁上暗處見一大鳥。沖門飛出。或云是羅剎魅也。

懷州刺史梁載言。晝坐廳事□□□。忽有物如蝙蝠。從南飛來。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絞痛。數日而卒。

壽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烏犬解人語。應口所作。與人無殊。

越州兵曹柳崇。忽瘍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召術士夜觀之。云有一婦女綠裙。問之不應。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訪窗下。止見一瓷妓女。極端正。綠瓷爲飾。遂於鐵臼搗碎而焚之。瘡遂愈。

永徽中。張鷟築馬槽廠宅。正北掘一坑丈餘。時陰陽書云。子地穿必有墮井死。鷟有奴名永進。淘井土崩壓而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無故枯死。尋而祖亡。歿後有明陰陽云。喬木先枯。衆子必孤。此其驗也。

徐敬業舉兵。有大星蓬蓬如僮䉤。經三宿而失。俄而敬業敗。

司刑卿杜景佺授幷州長史。馳驛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於庭前。至地而沒。佺至幷州祈縣界而卒。菜官迎祭並用上食爲祭盤

將軍黑齒常之鎭河源軍。城極嚴峻。有三口狼入營繞官舍。不知從何而至。軍士射殺。黑齒惡之。移之外。奏討三曲党項。奏敕許。遂差將軍李謹行充替。謹行到軍。旬日病卒。

天官侍郎顧琮。新得三品。有子壻來謁。時大門造成。琮乘馬至門。鼓鼻踣地不進。鞭之。跳躍而入。從騎亦如之。有頃。門無故自倒。琮不悅。遂病。郎中員外以下問疾。琮云。未合入三品。爲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中而薨。

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沈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崔玄暐初封博陵王。身爲益府長史。受封。令所司造輅。初成。有大風吹其蓋傾折。識者以爲不祥。無何。弟昪爲塁陽令。部人殺之。雍州衙內暐三從以上長流嶺南。斯亦咎徵之先見也。

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晝坐。忽然取鞋衫笏走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但聞語聲。威命酒饌樂飲。仍作詩曰。月落三株樹。日映九重天。良夜歡宴罷。暫別庚申年。後威果至庚申年卒。

開元三年。有熊晝日入廣府城內。經都督門前過。軍人逐十餘里。射殺之。後月餘。都督李處鑒死。自後長史朱思賢被告反。禁身半年。纔出卽卒。司馬宋草貶長史。竇崇嘉相繼而卒。

開元四年。倘書考功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死。旬日。致功員外郎邵某卒。尋而魏先沖爲郎中。判郎告

案。月餘。西邊樹又枯死。省中疑之。未幾而先沖又卒。

源乾曜爲宰相。移政事牀。時姚元崇歸休。及假滿來。見牀移。忿之。曜懼。下拜。玄宗聞之而停。曜宰相諸移。牀移則改動。曜停後。元崇亦能。此其驗也。

梁簡文王之生。誌公謂武帝曰。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雁門。亂梁誅蕭氏略盡。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

婁師德爲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爲尉。共見張冏藏。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卽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卽落。後馮爲浚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爲強。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爲清强監察。婁見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匱。馮位至尚書左丞。後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卒。

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旣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

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卽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冥官。問六月四日事。卽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卽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記。旁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

王無㝵好博戲善鷹鷂。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㝵蒲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㝵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鷂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㝵不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㝵也。遂召至。㝵懼請罪。帝笑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麻車三日。並與之。㝵三日閟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薄命。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

昌黎雜說

唐 韓愈 譔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而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邪。

劉賓客嘉話錄

韋絢錄

劉賓客嘉話錄

唐　江陵少尹韋絢錄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擎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文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即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豕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腥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嶢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即

今賣餳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餳字．緣明日是重陽．欲押一餻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餻字．不敢爲之．嘗謂杜員外巨頴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刑部侍郎從伯伯芻嘗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興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万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公因曰．官不前定．何名眞宰．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夔．時有四人．是盧東美．其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爲副．時德宗在梁．奏的合過．況曹王有功且親也．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的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事必合得過也．山人曰．卻得一刺史．不久勑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勑到．必先弔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某日即崔之忌日也．謂趙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撻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員外百千．只合得起一間竹屋．又問之．且我有宰相分無．曰．有．崔曰．遠近．曰．只隔一兩政．官不至三年矣．及某日私忌．非州諸僚皆知其說．

是日悉之江亭．將獄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問之．乃曰．州之腳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崔員外奏副使員外過否．曰．不過．卻得虔州刺史．勑牒在此．諸公驚笑．果先弔而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鐵百千．不受．崔爲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大遷一段職．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以源休與朱泚爲宰相．崔甚惆悵．追入．甚懼．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張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時宰相．薛嘿然不樂．既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始前進士．已正郎．勢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而崔在姜後．雖虔州後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恭不可忽後進也．

李承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郎．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悅．

德宗降三日．元宗立於高塔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抱德宗來呈．色不白皙．耳仆前．肅宗代宗

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至上元宗。一顧之曰。眞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努髯似我。旣而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甯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享國綿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時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詢問巡知萬春。乃言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璣州地名朐䏰。朐䏰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朐䏰。上音蠢下音閏。

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與子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陽也。嘗召賓幕閒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蠶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司徒公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計者即自污耳。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自王府長史三年爲新羅使。始得郎中朱紱。因見宰相。自言此事。時宰不知是誰。曰。大是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知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可過三日。過則舁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齎其櫬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使嘆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塡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汝耶。嘔啞如應曰是。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

菜之菠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陶。因張騫而至也。絢曰。豈非頗稜國將來。而語訛爲波稜耶。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眞。盧新州杞。陸丞相贄。張丞相弘靖。李丞相藩。皆云並爲宰相。旣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范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旣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應。亦且恕。至第三遍不應。卽任郎中員外下手插打。得插打。爲造箭者插羽打幹。言擅箭射我也。

公曰。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絢曰。莫不是取其纔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河東張嘉貞爲平姚。見河東碑。爲文甚佳。及過而奏天后。天后對之。河東尚去簾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對。然隔尺天顏。猶隔雲霧。伏乞陛下去簾。則天許之。事著史冊。

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旣出。身自白皎然。唯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絲絮爲之。有鳥同巢。一旦盡棄擲其雛而去。有馬生牛蹄者。蔡州旣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蔡。滌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宮。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高如擁。道士尋爲潘屛。其離日蕭灑麻屛兩片。下有穴。五寸已來有狸逆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滅。其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世與狄梁公碑對立。其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作而刊改制焉。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又嘗見人臍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僥人也。

元公鎭南海日。疽生於鬢。氣息惙然。忽有一年少道士。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痟。遣某將少藥來。可便傅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君。遂取藥疾貼之於瘡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昏黃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撿中門至衙門十餘重並無出入處。方知是其異也。盛藥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

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衲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斷。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誼譔謨爲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有與能書

皆寫徂骨方。右軍臨之。謂之徂骨帖。

昔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河東公出鎭并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曰勅張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也。

王平南廙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諸事不足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旣合節奏。又中章程。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同異。耕人忘其姓名。

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悅。嘗以擲筆書。恐帝所忌故也。

陸暢常謂韋皋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皋大喜。贈羅八百疋。皋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其上皆刻之篆二字。不相與者欲窮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之篆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古鐫字皆須妙於篆。繇故繇方得鐫刻。）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爲龍爪書。如科斗、玉筯、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則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掣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或謂之禳災。眞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琅邪王。）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傳法書帖乎。方慶遂進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紫芝殿也。謂之小延英。昔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遲。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傳小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遺二翮於山谷間。今有大翮山。小翮山。俗忘其處。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後死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度度見詩詩摠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公尚書寶惜有年矣。張賓護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嗟訝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何處。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韋仇兼瓊鎮蜀日。仇嘗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鵰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則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食。飲之漿。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傳記所傳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較具。至夜。車轄上金鳳皇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皇子。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皇俱飛去。曉則俱還。今日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皇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御之。至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正謂此也。

昔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遇一屍已臭爛。鳥來食之。輒見小兒長三尺驅鳥。鳥飛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簪。搯其價可數万錢。潛乃拔取。既去。衆鳥爭集。無復驅者。潛以此簪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綱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床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天當相報。江夫惡之。月餘乃亡。

石季倫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孟言誼稚不奇不慧。即非異器定矣。

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鷗鷺亦是胎生。抱朴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絢曰。但恐世只知鶴胎生。不知鷗鷺亦是胎生。鶴便謂胎生也。若綠鴟鵁食腥魚。雖胎生不得與鶴同。今見養鶴者說其鶴食腥穢更甚於鷗鷺。若以色黑於鶴。則白鶴千万年方變爲玄鶴。又何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其鷗鷺之謂乎。絢曰。鶴難見也。鷗鷺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若使鸑鷟如鶴之長見。即鶴亦如鷗鷺矣。以少爲貴。世不以見爲聖爲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鷗鷺之謂也。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之處。勢氣騰輝。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勅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眞窮相女子也。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何也。曰。出語不是。蓋恐其貴辭云亦有聲名耳。

元載將敗之時。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爲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亦賜死。

王涯之下獄也。問頭云。身爲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汚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公曰．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疑異人．乃邀以歸．且問元載相公如何．曰．新相將出．從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衙西住．皆慘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將用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吾舅意如何．湊曰．二人俱嘗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湊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並命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如季子之說．緋紫短長．衙之東西．無不驗也．

趙相璟之入蕃．劇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官．著慘服立．既而悉然．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夢此行．亦不怨他時相．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擔五色繩子．覓趙相．不經旬日．趙相薨．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塡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

裵諝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餞．謂人曰．某不敢喫．請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諱．良久低頭．然諾多不可具祇．

楊國中嘗謂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噱．已設席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者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盧新州爲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誑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能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郄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是南贍部州之聖人．

飲酒四字．著於史氏．出於則天時璧州刺史鄭弘慶者進之．人或知之．以三臺送酒．當未盡曉．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

阡．拜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堂弟居守．設敕骰子．糾者罰之．丞相曰．何罰之有．司徒日．汝向閤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酒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大和元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予與竇丈及王承升同在朗州．日共歡宴．後三人相代爲夔州．亦異矣．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餅．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因有汚處．玄不懌．自是命賓不設寒具．

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騐之者．因辭爲鹿門從事．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敍．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甕．每甕皆數萬．人來覓書幷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幷畫同爲一卷封進．元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攜往．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卻歸鋪於燭籠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遑懼莫計所出．來往棘闈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以許之．逡巡．齎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遂以錢送詣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張尚書牧弘農日．捕獲發塚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願以他事贖死．盧氏南川有堯女冢．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幷玉盌．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發驗．其冢果有開處．旋獲其黨．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索出其徒．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國貴人家矣．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冢．且堯女舜

妃者死於湘欲.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娟始謂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墓果何人哉.斐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奏佛.用銀三鋌添補.然猶不及舊者.

果州謝眞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鞍.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眞人於紫極宮致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舊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靑.

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貢之.判司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

虞公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事.號爲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傳於世.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令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便不復蘇.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遂作醉僧圖.僧以此嘲之.於是諸僧聚錢十萬.貸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爲搊琵琶是也.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之.

高陽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爲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家君報仇耳.何爲反怒.彥伯慚而止.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五百金.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褚恚曰.旣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

盧承慶尙書總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績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獨持國政.常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脈脈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淸亮.羣公望若神僊焉.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尙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制.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樂安公主請之.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別鑿一池.號曰定昆池.旣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卽位.謂之曰.定昆池詩.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尋遷侍中.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旣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類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時柳常侍沖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以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疾於時.故隱其名氏云.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南海祗洹寺維摩詰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五日鬭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爲他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無.

潞陽畫工解奢先爲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及見禍.乃妄云工直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王家產一騂犢.有白文於背曰.是解奢先.觀者日夕如市.時開元二十年也.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士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靑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在.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眞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是眞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或有効.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間人.皻鼻酗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爲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事者乃爲假面以寫其狀.呼爲踏搖娘.今謂之談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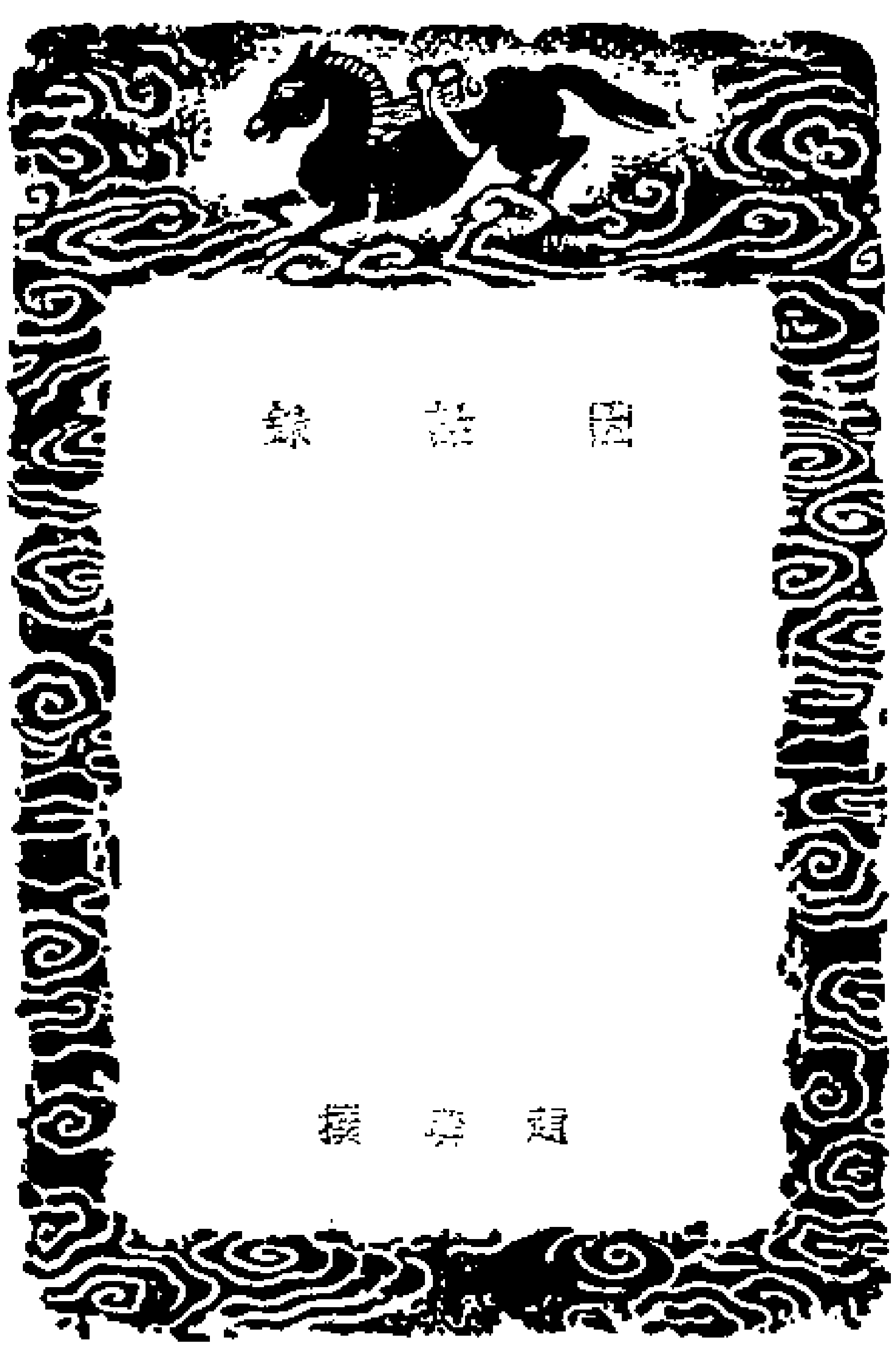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鳴賜馬。第一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為徒耗國用而無益於事。罷之。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為人所告。有功訴之在寬。或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公容私耶。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劉賓客嘉話錄卷終

右韋絢所錄劉賓客嘉話。新唐書採用多矣。而人罕見全錄。園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鋟板於昌化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旦。海陵卞圜謹書。



因話錄卷第一

唐 員外郎趙璘撰

宮部

玄宗柳婕妤．余母之叔曾祖姑也．生延王玢．婕妤有學問．玄宗甚重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柳氏乃尚書右丞範之女．睦州刺史齊物之妹也．柳氏姻眷．表黨貴盛．而人物甚高．方與公濟城公．皆北史有傳．睦州刺史齊物．尚平．右丞之子．有才識．國史有傳．少而倜儻．氣格清異．能爲江南折楊生．詠調詩詞．見稱於時．自河濟以後富於財．皆因喪亂．至京師．有名望隱淪者．莫不與之．爲士子所奔走．睦州君皆之．幾乎．家陳曰．親中有錢帛三十家產．但衣非絲身．或將以衍言戲之耳．翌日．旋如散除其衣以行．婦人大笑．凡貸其奇特．竟知約．入柳氏之家．執僕隸之禮．爲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常聞婕妤名．甚之．及召入宮．遂寵其姊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許其歸．因語曰．我得汝一家多賢子女．可以稱內職者．可言之．婕妤以睦州君女弟對．遂納之．文婕妤．生延王及一公主焉．睦州君闔門士行．爲官政績．皆於家傳．此備因婕妤事書之．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自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安祿山入覲．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玄宗無言．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密謂太子曰．吾非不疑．但此胡無尾．汝姑置之．

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樁．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爲樁者．上及侍宴者笑樂．

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即最之母．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柳芳．字伯存．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師以書急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中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敍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列於左．

維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造上都進奏院官傳誥．敢昭告于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睟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榮史策．式播謳謡．奄遂聖日．上仙靈界．遐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忝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方鎮．不獲陪侍行宮．瞻望靈轜．不勝摧絕．伏荷皇恩眷以國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尚饗．

代宗以郭尚父勳高．衆建姻帝室．常呼爲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作戚．尚父一愛姬．或云南陽夫人．及李夫人．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怨媚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錦錦．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遂引蒲盤擲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實詞引有所呼．不書父．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子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意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鴟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群鴟盛集．又睹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勅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德宗嘗暮秋獵於苑中．是日天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遲一月．何

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爲承旨。以聖人能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萬方。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爲學士。獨不署名。具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不協。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余伯父自監察裏行浙東觀察判官。時授高陵縣令。裴向替武。亦自鄠坊監察宰櫟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爲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伯父諱傪。貞元三年進士及第。當年制策登科。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憲宗知權文公甚眞。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贓污狼藉。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羣救之云。是德與族子。上曰。德輿必不合有子弟犯贓。若德輿在。自犯贓。朕且不赦。況其宗從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祗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撲了。卽與賞物令去。又嘗觀鬪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旣好。便賜汝。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文宗欲以韋宣州溫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用韋溫。璧色俱厲。戶部崔侍郎蠡進曰。韋溫禀其父遺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況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寵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爲神。上聞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武宗時。李崖州嘗薦處士王龜志業。堪爲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大僚。安得居山野。不自合有官。李無以對。又將賜杜悰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數目。其衫色未奉進旨。上久之言曰。我不可賜其白衫。年小未有官。又難假其服色。但賜青衣無衫可也。

宣宗朝兩省官對。上曰。卿等皆朕諍臣。切須各務公道。但無私黨。所論事。必與鄉行。若苟近私。雖直無益。時予任補闕在外。

大中十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璘時爲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疏曰。伏以新正大慶。盛國來朝。華夷觀禮。盛士庶同歡慥。但闕廷之內。積雪不消。自冬已來。雨雪極少。尚須祈禱。方冀豐熟。伏見去歲之前。陰雨不致。炎宜之朝。出內寒洪。恐所虧全。人心愁怛。伏乞且罷此儀。御含元。待來豐年。却候豐熟。所繫體便。

盛元會之朝。慎於一時。徐爲聖明之美。庶官奏事列。合陳管見。疏奏之明日。開上謂宰臣曰。有諫官疏。來年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須罷否。宰臣魏公謩奏曰。元年大慶。正殿稱賀。亦是常儀。況當無事之時。陛下肆覲百辟。朝廷盛禮。不可廢闕。上曰。近華州奏光化賊劫下邽縣。又聞轉久無雨雪。皆朕之憂。豈謂之無事。須與他罷。假如撫御宜政。亦何不可也。宰臣奉詔。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陽當虧。遂能之。其後宰相因奏對。以遺補多闕。請更除八人。上曰。諫官但要職業修舉。亦豈在多。只如張道符、牛業、趙璘輩三數人足矣。使朕聞所未聞。

因話錄卷第二

商部上　商爲臣。凡自王公已下。有秩已上。皆入此部。

郭汾陽在汾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勳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僚屬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鎭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鎭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於王。言虞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吁歎者數四。衆皆不曉。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嬭兒。非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柳君。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時。有高堂之慶。王每因軍中大讌。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既在。惟可先告。及趙夫人板輿至。柳外伯祖母趙氏。事具家傳。王降階與僚屬等立俟。到棚而退。嘗謂柳君曰。子儀早親戎事。不遑奉養。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寵殊分。雖爲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曰。若太夫人許降顧子儀之家。使南陽夫人已下執爨。子儀自捧饌。具供養足矣。而趙夫人以淸素自居。終不一往。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鎭。崇樹公家。陳設器用。無不精備。至於宴犒之事。未嘗刻薄。而居常奉身。過於儉素。

中外婚嫁，無日無之。凡是禮物，皆經神慮。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絪，俱仕抬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繼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其後門內多台席者多矣。）

韓僕射皐為京兆尹，韋相貫之以畿尉趨事。及韋公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伸故吏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誤呼先相公名。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之罪。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唐，與李庶人不協。後公在鄂州，夢萬歲樓上掛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皐來代我乎？」意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之手，歸則躬置于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舊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鎮南又奏為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韋遷。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為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又數年，昭公始還。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為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往。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異數壽考，為中朝之首焉。

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進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常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優奏者不知其數。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慰見，嘗水部員外時，求公為市宅。公不與，語所親曰：「樹慰規以儀容進身，始入省，便學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為善也。」及水部歿，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為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豐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錫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閣，又與錫身恭，同時為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門位自高，遇卑下之敬，其行己如此。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實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為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為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太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

李尚書鎡，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鎡，庶子為門戶李鎡，而尚書亦後門地焉。時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個坐頭，總是李鎡。」

大僚睦親敘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僕射馬柳卿公元，近日李相國武都公宗閔，士大夫間罕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語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為八座，自丞相樞卿至工部子秦章，四世入南北省，舉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illegible]）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譚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著月臨水，以荷為杯，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筋刺之，不盡則重飲。燕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段相文昌性介狹，燕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固言，性狷急，為士大夫多非。靖安少師，率其誠史。）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牓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跡門生。前世未有。

劉棲楚為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避府縣法令。以凌衣冠，每貧弱為事，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為尹，一皆窮治，至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旬朔內，坊市姦偷宿猾，偶氣屏跡。余嘗與友生入市，市內有一眾人，共辭說喫友生過旁諸少年噪曰：「癡男子，死日到，敢近衣冠耶？」人人似頭上各有一劉尹，慄慄惴懼，不敢為非，而與慶由言，未曾傷氣，不叱責一官人。嘗謂府僚曰：「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李司徒汧公鎮宣武，戎事之隙，以琴書為娛，自造琴，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之。故所蓄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笙兼箏響，惟二寵妓曰秀奴、七七，皆聰慧，善琴兼箏與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沖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譚，晨起草裹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與璘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處相接，慕先君家行及詩韻，契分最深。伯父高陵府君夫人韋氏，即兵部之姨妹也。余雖不及見，每聞長國說其風格容儀，其神仙也。又傅聞汧公徐夫人，雖生二子，中年於徐夫人，琴瑟小乖。及兵部在郎之後，情好加重，夫人情性益善於初，既得君於諸子之中，寶愛懸隔，天人降適，信不誣矣。在官所得俸錢，付與從子，一不問數，惟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姨，事事禮厚。元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弘農公既為傳，此不復書。君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捜譜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燕于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訝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涴鹿掊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嘗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約天性唯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嘗奉使行至陝州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輟。（巨源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致得。）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

沈吏部傳師，性不浼不忮，待物以和，歷察三方，皆居存之迹，去鎮無餘蓄，京城居止陋隘，不過一段，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公先君吏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體裁精簡，雖宋、韓、范、裴，亦不能過，自此之後，無有比者。公繼世為史官，及出鎮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人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嘗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酷，事亦類此，公名問已光，又在班列，往往賓客至門，值公方受杖責。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府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於街中杖殺之。及因對，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典法，不獨侮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合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因話錄卷第三

商部下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為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為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為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為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為得人，惜其命運遭厄，不得在揄揚之地。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為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最多者，蘇少常景胤、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標雅範，為後來所重。少卿登第，與堂兄特起時，亦士林之美。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謩三卷，韓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於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下第，大振屈聲。庾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李太師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左拾遺，竟因李公之累，謫厄而歿。其立身貞苦，能潛讀樂善，士多附之，惜其位

不至耳。與堂舅李信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書證，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余宗姪楷應進士時，著鄉籍一篇，大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綸誥，楷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弘宣、盧尚書簡辭、弘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楷著鄉籍敘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代有時之婿，與姪之婿，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說也。）

李相公石，是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國武都公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沖、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筍。

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於章草，為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已來，柳尚書公權，又以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尚書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以來，奕世以文學居清列。舍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記此時後二年，柳公方知舉。）

開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部員外郎紇于公，崔相國群門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為考官之前，假舍於相國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繼升朝序，鄙人蹇鈍，晚方通籍，勅頭孫河南穀，先於雁門公為丞。（公後自中書舍人，觀察江西，又登工部侍郎，節制南海，累贈雁門公。）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公臨薨，卻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卻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勳，為章武佐命，觀其辭賦氣概，豈得無異日之事乎。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閿鄉，暴風，有裨將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庭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違，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為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閿鄉，常侍豈宜問馬。

新野庾倬，貞元初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己饌以餉其

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飾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歎，悼生篤休。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濟陰，閒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洛，與其弟自昇肩舁長幼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每減中物，量涉之貲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移借息，爲惡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稍節之。有堂弟浪跡，好吹觱篥，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爲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爲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惜也。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梓之禮於令，令堅辭不敢當。玄佐歎惧久之。先是陳令吊數匱將道邑僚，以其愚儒而止。玄佐貴爲相，其母月織絹一疋，以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資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是時鄉里朝落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撓居將校之列，又難置於賤卒，盡署爲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獻啓訴於公者，其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作赤烘烘；羊羔兒作聲，盡是沒益。公覽之而笑，各改署他職。

太子陸文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多能，學贍辭逸，詼諧縱辯，蓋東方曼倩之儔。與余外祖戶曹府君（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戶曹，諱澹，字中庸，別有傳。）交契深至。外祖有疑事狀，陸君所撰。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余幼年尚記識一復州老僧，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又有追感陸僧詩至多。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筯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妝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裴澥爲陝府錄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使，充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而約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凡三召不至。公極怒，明晨召澥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禮分而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請吾子歸所止。澥既退，汧公遽命駕訪之，拜請從在賓席。澥之子充，爲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儕，以例皆止中考，訴於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

職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當出於人。本設考課，爲獎勸勞，則書豈繫於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爲優劣，則卿合書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喫杖矣。卿笑且慚，遂特書上考。（澥後累遷同州刺史，所至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崔相國羣爲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曠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崔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鎮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柳元公湥與尚書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則小僕射之小字也。）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耶？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拜謝元公。爲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微出其妓者，言之數四。元公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說姪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爲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吊崔氏之孤，訖，李使婢傳語曰：新婦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訝之，既見，乃遑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能選持金鬻于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爲崔孤置田宅，兼爲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於人，惟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爲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

有讀蕭氏集，問功曹是誰子孫，及有後否。余應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諱順之，齊書有傳。武帝受禪，追尊文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陽王，謚忠烈。恢生宜豐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威大將軍夙，夙生雅州都督齊義，齊義生左衛錄事參軍元恭，元恭生密縣主簿晏，晏生楊府功曹諱穎士，字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之風。時裴延齡爲戶部尚書，恃恩姦佞，與張滂不叶，金部惡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以山水自娛，識者甚高之。終于檢校倉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無後。惟次子東從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縣。功曹以其子妻門人柳君諱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韓文公少時，常受蕭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留百縑以拯之。或傳功曹爲李林甫所召，時在禮制中，謁見林甫，薄之，不復用，遂作伐櫻桃樹賦以刺此。蓋不與者所謗也。功曹孝愛著於士林，李吏部華稱其冒難葬親，豈有越禮之事，此非且下盧公就等者不爲。余嘗聞外族長老說林甫聞功曹名，欲見之，知在艱疚，後聞禫制已畢，令功曹所厚之人導意，請於廬君所居側僧舍一見，遂許之。林甫出中書至寺，自以宰輔之尊，意謂功曹便於下馬處迎見，功曹乃於門內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吊，由此怒其恃才，故與宰

相敬禮。竟不渝。後余見令狐相公綯說此同。崔公外祖母夫人。亦余族姑。即余北祖之外孫也。猶夫人聰明強記。目得於其外族。可為實錄。

余座主隴西公為臺丞。今孔尚書溫、亦相徐公商為監察。及孔為中丞。隴西公通籍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朝。而孔徐二公。並時為丞相。時議以為盛事。亦可太息於宦途也。

唐尚書扶。太和六年。以祠部為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相悰時為京兆尹。將託親知開等第。（時京兆十人為等第。）內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內近二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前後莫比。（時余偶在等第之選。）

權寔子範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求取者。事發笞臀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稟奉者。況憑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猶。且是知畏豪強。可以末減。後吏則挾臺之威。恐嚇百姓。杖背全命。猶為至輕。

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先到臺中三院多張之親友。為求賄賂。同列有或怒或嗤。而不著文字者。惟偶先署。謂衆曰。某向不與張君熟。且聞其在府褒馬。正當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緡何足為輕重。若使小生為所不知之人。皆不從衆署狀。

刑部郎中元沛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夫人既寡居。奉玄元之教。受道籙於吳筠先生。精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高臥廬山。察之長子潾。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尚虛玄矣。

因話錄卷第四

角部（角為人。凡不仕者皆入此部。）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虛無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恡盡去。呂侍郎渭、楊侍郎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禱不獲。或請邀致先生。楊公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弊衣。欣然就輦。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先生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而昇壇。天即開霽。嘗有村姥。持一碧絹襦來施。先生對衆便著之。在坐者竊笑。先生不以介意。楊公嘗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棧檐追及于衙門。先生即于門外坐。飄然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先生。先遺服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迴。先生曰。報汝阿本郎。不久即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逆。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牀撫其背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真樸如此。良逸母為喜王寺尼。尼衆皆呼先生為小師。嘗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晨起見一虎在田嫗門外。走以告嫗曰。此應是小師使送

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氣。雖不及田。而脩持趣尙亦相類。兄事於田。號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知之。後居九眞觀。嘗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於山口見一猛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此。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旣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兄事蔣君。於田君卽降于入室。歐陽嘗一夕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旣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君蛻去。蔣次之。歐陽亦逝。桐柏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沌。蔣之門人也。陳徐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科法清嚴。今爲南嶽首冠。

道士陶天活者。安南人。居灝海。海溢。家人悉驚走避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得。舉族悲念。洎水退而歸。其嬰兒在桑之交枝。無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活爲名。及長。聰慧簡率。異氣內充。自元和至大和。爲供奉道士。朝對歸鄉。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淸江、淸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淸。東陽二乾。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贄。韋公全不稱賞。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公吟諷。大加歎咏。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伏其鑒別之精。

元和以來。京城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號。偶因勢進。則得補署。遂以爲頭銜。各因所業談論。取本教所業。以符大德之目。此猶近于理。至有號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稱。豈爲緇徒設耶。訛亦甚矣。有似昔歲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此科亦豈可應耶。號欺聾俗。皆此類也。

昔北齊封陽休之爲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爲王。使林遠及陶隱居之徒。當必爲休之恥矣。

有文淑僧者。公爲聚衆譚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塡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爲和尙。教坊效其聲調。以爲歌曲。其甿庶易誘。釋徒苟知眞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繫功德使。不懼臺省府縣。以士流好窺其所爲。視衣冠過於仇讎。而淑僧最甚。前後杖背。流在邊地數矣。

元和中。僧鑒虛本爲不知肉味。作僧素無道行。及有罪伏誅。後人遂作鑒虛煑肉法。大行於世。不妨他僧爲之。置于鑒虛耳。亦猶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也。故其辭多鄙淺。

盧子發說。早年隨其懿親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卽陶貞白鍊丹所也。爐跡猶在。後爲佛舍。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彥範。姓劉。雖爲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精强。僧行不虧。性頗嗜酒。飲亦

未嘗及亂。學徒有攜壺至者。欣然而受之。每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園。自植茶爲鹿所損。人勸以短牆隔之。諸名士悉樂爲運石共成。穆兵部贄事之最謹。嘗料美醞。密以小瓷盎于懷中。累石之際。因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尙飲否。彥範笑而傾飲。滿假酬。則諧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經。遂與剖析微奧。至多不倦。鄭君更徵其道事。僧歎息久之曰。近日好儒重道。都無前輩之風。因出一紙。穆兵部與書頗褒暄之儀。極卑敬。其略曰。某偶忝名官。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勞。却思昔歲臨淸淵。蔭長松。接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夢想而已。和尙薄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但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雅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門人姓名。狀上和尙法座前。不言官位。當時嗜學事師。可謂至矣。又云有老宿僧總持。彥範之友也。爲人淸苦。一生未嘗干人。惟自墾山種田數畝給衣食。或遇豐歲多麥。物有滯穗。度知其主必不收者。拾之以歸。若可稽者。則求而積之。召主以付。不至則從于路口。其獨行如此。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將譚可則。因防邊爲吐蕃所掠。初到蕃中。蕃人未知憲宗棄天下。日夜懼王師復河湟。不安寢食。可則旣至。械繫之於地牢中。絕其飲食。考問累至。可則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尙未之信。其傍有知書者。可則因略記遺詔示之。乃信焉。蕃法刻木爲印。每有急事。則使人馳馬赴贊府牙帳。日行數百里。使者上馬如飛。號爲馬使。報得可則審遽臬問之狀。先是每得華人。其無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輒黥其面。粗有文藝者。則涅其臂。以候贊普之命。得華人補爲吏者。則呼爲舍人。可則以曉文字。將以爲知漢書舍人。可則不願。其儕舍人有姓崔者。本華人。可則嘗于靈武相識。其人大爲蕃帥所信。爲言之得免。可則前後數逃歸。輒爲候者所得。蕃帥雖不殺。以皮鞭榜之。凡數百。竟得脫。凡在蕃六年。及歸。詣闕自陳。敕付神策軍前馳使。未及進用。爲軍中沙汰。因配在浙東。止得散將而已。竟無官。開成四年。余于越州遇之。見其步履不快。云于蕃中走時凍損足。視其臂一字尙存。譯云天子家臣。可則亦細言河湟可復之狀。聽其語。猶微染戎音。

諧戲附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春宮，常危懼。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上又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止。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座歕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歕嚏。幡綽優人，假戲謔之言，警悟時主，解紛救難之事甚衆，蓋滑稽之雄。

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遊獵。路周一騎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愿應聲答曰。謂是小竇建德。李尙書遜。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賓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遇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僎觀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

責曰。郎君未官。家貧處業從宦。何至賣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慚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卻先拒其就諸之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與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一日後。洪之周邑民遙一子有三首。李公覽狀愍之。久不憐。愿曰。留待長大。令試嵯頭。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以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爲設酒饌。徐問八錢之義。負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爲破的。紓甚慚。(下人謂衣不正。故云短也。)

京兆庾尹及節度從事。嘗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科記誤本。倒書庾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都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庾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留款曲。兼命對舉七筯。久之。語及族人。都非庾氏之事。庾方訝之。因問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庾撫掌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庾。君何事。指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謁無時。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嚬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盧尚書弘宣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弱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辯之。皆大笑。

有人說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幞子與寰云。此是華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宋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啟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寰事相類耳。

衢州視事際。有婦人姓翁。陳牒論田產。稱阿公阿翁在日。(下阿翁兩字。謂其夫父也。)坐客笑之。因徵其類。余嘗目睹者。王屋有梓人女曰阿家。京中有阿軸。許州有阿姑。蜀中有阿母。洛中有阿伯。阿郎。皆因其姓。亦堪笑也。

因話錄卷第五

徵部 (徵爲事。凡不屬其人與物而泛說者。皆入此部。)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爲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諸郎。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爲沐去廳。言其清且冷也。

尚書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頗覺爲煩。楊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櫃加鎖以貯之。人以爲便。至今不改。櫃初成。周戎時爲吏部郎中。大書其上。戲作考詞狀。當有千有萬。忽倭不絓考上下。

祕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韋公武爲祕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即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書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廟被校書侵。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爲端公。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見臺長則曰。知雜侍御。雖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號不改。見宰相則曰。知雜某姓某官。臺院非知雜者。乃俗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呼爲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殿中。最新人知

右巡.已次知左巡.號兩巡使.所主繁劇.及遷向上.則又入推.益為勞屑.惟其中間.則入清閑.故臺中諺曰.免巡未推.只得自如.言其暢適也.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玄真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眾呼亦曰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監察.若三院同見臺長.則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紀其所行之事.每公堂會食.雜事不至.則無所檢轄.惟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端在南揖.主簿在北揖.兩院則分坐.雖舉七筯.皆絕談笑.食罷.則主簿持黃卷揖曰.請舉事.于是臺院白雜端曰.舉事.（[illegible]）則舉曰.某姓侍御.（其更有姓同者.則以第行別之.）則有某過.請准條.主簿書之.（[illegible]）若舉時差錯.則最小殿中舉院長.最小侍御史舉殿院長.（[illegible]）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凡見黃卷.罰直.逃赦.悉罰臺長.到諸院.凡官吏所罰.亦悉免.御史臺三院雖至矣.而月滿殿中.推鞫之分.權於轉兩院.以向下侍御史使領推也.多不願為.以此臺中.以殿中轉兩院.為戲謔之辭.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有時殿中入柱裏.則共咍之曰.落（[illegible]）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白事.謂之嫯嫋.有罰.殿中已免巡.過.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攝知.謂之攝巡.臺官有親愛除拜喜慶之事.則謂院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貲.凡此皆因[illegible]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院長每上堂了.各歸.諸御史皆立於南廊.便服靴鞋以候.院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門.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門.揖侍御史.凡入門至食.凡數揖.大抵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最合敬.以恐煩却揖.往往自臺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

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假息.則有臥揖.上門有騎揖.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決罰又必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話于都廳.亦曰.（[illegible]）（未過雜端上堂.[illegible]不罰.）其察院南院.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魘廳.寢于此多魘.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啓.故謂之茶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則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僚之冠也.謂之院長.臺中敬長.三院皆有長.察院風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長.辭疾不見.則不得及上矣.（[illegible]）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尚書休為諫議大夫.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知何得向上立.裴對曰.若怪即曳向下著.眾皆大笑.後除舍人.

或問東郭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後世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好生.則反害也.遂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篆文字.以市道賊誣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知後世有榷酤閉糴茶鹽求利之害.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關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街媒掇.而求富貴.孔子删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

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明尊顯.凡此類說.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邪.其由聖人啓之邪.其後世為治者.引而熾之耶.嗚呼.馬肝之說.余不忍言.所可歎者.伊周初以公忠.故主操政.以全國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以降行滔天之心.援此為法.尤可悲也.桀紂幽厲.身遭放弒.常與萬世之君.必為鑑戒.則伊周一時公忠.反誤後世亂臣賊子.桀紂幽厲.一時淫虐.而有益萬世明君矣.善為政者.有才必用.用必當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則不任.故使人無棄.無濫.天下無一人曠不遇.而懷過望之非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傳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臧僖伯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班固稱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者也.光武不許館陶公主子為郎.前代明哲之主.及繼業之君.國朝列聖.躬親庶政.用才使器.審在史籍者多矣.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視.猶于小官小吏.一賞一罰.重慎如此.況輔弼之臣.豈得容易苟且哉.符秦入寇.謝安石用其兄子玄為帥以拒之.郗超雖素與不善.聞而歎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人皆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府.見其使才.雖屐履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果立功於淮淝.破苻秦百萬之眾.郗嘉賓之言.亦可謂至公矣.今之人徒私于所親.無安石之明.徒惜所不善.無嘉賓之論.可悲矣.李林甫姦邪陰賊.妬嫉賢能.至于壽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構害.而守尋常仕進者.各獲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威之者乎.韓晉公節制三吳.多歷年所.取賓佐僚廚.隨其所長.無不得人.皆有故舊子弟.投之興語.吏無能辯.召之與議.而觀之舉措.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之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裴先德泊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給恤優厚.從容款洽.在其第.無所不為.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

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其執守如此.嗚呼.上不慎名器.是以斯徒侍賞也.下不慎名器.是以嬰孩奉君而倒弱朝廷也.遂致猥濫訛弊.流蕩可疑.不知誰之咎也.（已上二章.偶因話及.有相知者.因附於此.）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日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為話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正敕也.

有人撰集怪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書符.不見國史.不知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有道術者.乃法善也.談話之誤.差尚可.若著于文字.其誤甚矣.

又有人撿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真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

又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今人往往說舊云.舉皇太子教.不知皇太子合稱令.稱教.乃王公也.此皆不知根本之誤也.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先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之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所任在地.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為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

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云。明饗君非也。今之方鎮刺史入本部。於令長以下。禮絕賓主。猶近君臣至于藩鎮。經管內支郡。則俱是古。南面諸侯。但以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謁變。則異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阼階之儀。昧于禮經。遂同僭擬。是不講貫所致。又小人姑息。訛謬相承。亦可笑且歎也。（近見曾祖調·賞引爲禮饗飲酒儀·言東方仁·仁者主人之位·西方義·義者賓之位·此理亦至當矣。）

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所以世之書題有閤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呼執事。言閤下之執事人耳。劉子玄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呼執事。即其例也。其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斥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閤下。至于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閤下。亦謂上下無別矣。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于釋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盡曰閤下。雖出于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疏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駭怪。夫閤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乘僭。其可行耶。宗從叔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近見房州刺史李使君·所著賢良·亦與此說相符耳。）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違時。齎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　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眞觀有一石。俗呼爲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留之。寶曆中。余下第。還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舁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槎者。相襲謬誤矣。縱出雜書。亦不足據。

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南朝同也。）武后朝御史臺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曾有東西臺之稱。惟俗間呼在京爲西臺。東都爲東臺。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後人不名者。呼爲西臺。又不知出何故事。豈以其名上栖字。遂呼之耶。又呼杜門下黃裳（下有闕文。）爲當致敬。安得輒廢。若妖神淫祀。無名而設。苟有識者。固當遠之。雖嶽海鎮瀆名山大川帝王先賢。不當所立之處。不在典籍。則淫祀也。昔之爲人。生無功德可稱。死無節行可獎。則淫祀也。當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謁而祀之哉。神飯在禮宜拜受。其他則以巫覡之餘。可揖而去也。爲吏宜鑒之。

有士人退朝。詣其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衣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生應曰。衣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恥。反譏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蒿萊勝鼓吹。吾視衣褐。愈于今之朱紫遠矣。

下俚不通義理者。使之寫文字甚誤。悉同一本。若宦字（仕宦·合著臣姿之臣·）多作官。（著官·合著官也。）滎字（滎水在滎陽·合著水也。）多作榮。（榮枯·合著木。）或多誤著熒。（熒火·合著火。）鬚髭（合著須·多著賓。）鬢髮。（合著賓。）又偏旁只較一點一畫。而義全不通。若棹。（棹船從木·）掉。（掉尾從才）楊（楊柳從木·）揚。（揚州從才）棒（棒杖從木）捧。（捧字從才）傳（傳授無點）傅。（師傅及人姓有點·）沐（沐無點者·沐浴也·）沭。（有點者·音述·古沭陽縣·）氏

姓氏。（上音·古……）氏。（有點者·……）惟悵。悵。（上惟……·下從心·）帷帳。（巾……）賜惕。（……）又錫。（……）錫。（……）惕。（倚音……）易。（……）若此者衆矣。辨文字者。勿以爲小事而不留意也。

武宗皇帝廟諱炎。改兩火相重。其偏傍言談字已改爲譚。淡改爲澹。其啖字。俗多不定。俗或書餤。餤音譚。爾雅訓啖。本非飯食名。世重餅啖。庖人以意相傳。及下俚。凡關食物。偏傍盡從食。又啗字聲不同。案前史及諸家并佛經。多作口邊敢。其音與著兩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韻。啗字是正也。著兩火俗也。並徒敢反。正合作啖。不疑矣。啗馬即合用啗字。音徒濫反。以義言之。以物自食謂之啖。以物餧人謂之啗。又案漢書高帝紀云。使酈食其陸賈往說。將啗以利。顏監注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啗食。則改變爲徒濫反。今以利誘之。取實爲辭也。顏監講啗字。雖未分明。亦無口傍兩火之說。則明是字俗相傳。而後人爲姓。亦因俗耳。近日書餅啖字。至有食邊口邊作覃。及口邊作啖者。率意而爲。其誤甚矣。切韻是尋常文書。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

因話錄卷第六

羽部

南人長林中大樹。謂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則必神怒致禍。□□乃斧他人之樹。爲主所訴。官捕而鞫之。當以盜論。其家省田以賂獄吏。爲衣以備因緣。卒不免笞背。笞被撻而歸。此乃避禍而速禍也。又有里人爲鄰巫所惑。而當有災。宜謝神。乃殺家猪。釀酒擊鼓以祀。時官禁屠牛私釀法甚峻。又當國忌。不合動樂。併犯三罪。爲吏所擒。家長鄰保。皆抵重罪。連及數十人。此乃禳災適所以致災也。其愚如此。

洪州優胡曹贊者。長近八尺。知書而多慧。凡諸諧戲。曲盡其能。又善爲水嬉。百尺檣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鞾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繫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繫。至于回旋出沒。變易千狀。見者目駭神竦。莫能測之。恐有他術致之。不爾眞輕生也。

軍中有透劍門伎。大燕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爲榱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錚焉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獎軍則爲之。所獲賞止於三數疋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名入。至呈伎之際。極爲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於刃下。

有士竊產於外。得錢數百緡。懼川途之難賫也。祈所知納于公藏。而持牒以歸。世所謂使換者。貢之衣囊。

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輕此蟲,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其夜殺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開無獲,投牒于水。盜爲吏所捕,得其狀。樞機之發,豈容易哉。此所謂不密而致害也。

進士鄭蕘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有鄰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電,雨發洪,數家皆陷溺無遺,惟盧氏宅中一家無恙。

賈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受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下,寒爭附火。惟賈公寢于榻。夜深方思,叟撫公令起,曰:賈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力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入。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此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榮達。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目之甚久,命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錯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之,謂錯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爲恨,登朝亦得大美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廬子。(簡辭已下,三人親兄弟也,弘宣又簡辭之叔兄弟,皆至八座鎭節。)

張登爲汾陽王從事,家嘗有推命術者,問之,言以大禍將至,惟休退則免。登不之信。又方燕,賓席上見血,有巫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登怒杖之。其後登言語乖度,公頗銜之。又屢言同列闕事,每獨候見,多值公方燕寵姬所,不令白事,必抑門者令通。公謂其以武臣輕忽,益不平之。後因請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因之以間,竟斃于杖。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傳是陳子誤。)

李涼公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于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其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一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卽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都水使者崔綽,少年豪俠,不拘小節。天寶中,有方士過其家,崔傾財奉之,亦無所望。方士臨去,留藥一丸爲別。崔殊不之重,擲于牀下。燕薊之亂,家人避賊,崔在後未去,忽見牀下有菌甚肥鮮,因煑而食之,雜以常味。自此體腹輕健,至老更無疾病,月中視小字,夜食生蔬。元和初猶在,年九十餘卒。蘇州刺史韋公(余之祖舅)集中所贈崔都水詩者是也。向得靈藥,使能正術服之,當已輕舉矣。其次食所化靈芝,不離葷茹,又應反顏住世,壽不可量。蓋玄中但以有壽無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卽蘇州之堂妹壻也。

崔國相羣之鎭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祕書監也。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卽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尙書皐在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爲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從刑部尙書除觀察,明年冬,牛公實來,宰臣建節鎭夏口,自牛公始也。

博陵崔子年,出詩一通示余曰: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譖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卽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數百,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卽言大使無恙。弘素與某熟,遂至臥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時,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諫官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常爲予說。(巳上並本錄。柳公名諱。)

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廚中磨刀,將就坐割羊腳。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廚,倉卒相値,鋒正中妻兄心,卽死。所在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徑投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余按廣陵烈士傳曰:劉儁字幼節,遷宛朐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爲吏民所親。時縣有友人相過者,主人歡喜,爲其捕犬,因誤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辜。儁曰:聞許太子至孝,誤不嘗藥,史官書弑君,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無讐恨,但歡喜爲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雖殺不辜。主法者拘有常例,不聽。儁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綬去。蓋與此事相近,而徐州者,神爲之辯耳。

澧州開元寺有菩薩像,自頂及焰光坐趺,都是一段青石,潔膩可愛,雕琢極工,高數尺。會昌毀寺時,佛像多遭催折刓缺,惟此不傷絲毫。及再立寺,僧振古寶而徙放西廊。余與京大德知玄法師、西川從事楊仁贍同詣,楊深于釋氏,好古之士也,贍敬彌日,而玄心精識多聞,話其本末云:先是匠人得此石異之,虔心鐫刻,始忘飧寢,有美女常齎食給之。其人運思在像,都無邪思,久之,怠而妄心生,女乃不至。俄而既逾,兼瘡瘍匝體,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謝切至,女復來,其病立愈,而像卽成。亦嘗有記錄,因毀寺失其傳焉。寺今再立矣。

元和長慶中,兩京閭巷間相見,多云合是阿舅。及太和以來,文宗欲崇樹外戚,而詐稱國舅者數輩,竟不得其眞,合是之說果有驗矣。

余年小,在江淮,嘗與羣兒戲,以竹筵爲鎗,烏傚飾其上,裂紙爲旌旗,作戰鬭之像,相向云殺,俄爾立定,又云再殺。不數年,憲宗剪除羣寇,蔡齊二巨猾相次夷滅,再殺之應也。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爲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太和初。王潛爲荊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斃。僵臥塞途。是歲潛卒。此近馬禍也。

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擧日。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食。請存假息以候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而嘿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流輩多已騫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先期擧人。無周方之名者。殊悶悶。太和元年秋。移擧洛中時。韋景方居守。尚書族弟也。赴擧過陝。尚書時廉察陝郊。請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晉名一字。名之殊無義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極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歙觀察大夫鄭常說此事。大夫卽滂之再從弟也。子溥又自說應擧時。曾夢看及第榜。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鄕貢士紙之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爲子溥。鄭公之子。

大中九年。沈詢侍郎以中書舍人知擧。其登第門生李彬父邈爲萬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會。倉部李郎中蠙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蠙與賢座主同年。時右司李郎中從晦。又在座戲蠙曰。殊未耳。小生與賢座主同年如何。謂郴州柳侍郎也。衆皆以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書審則。又柳公座主楊相國之同年。擧坐嗟歎。侍讀諫議淳說。

河南孔尹溫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旣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鄭又自說早承相國武都公知獎。常時爲大理司直。常歎滯淹。會張著欲除大常博士。李公云。鄭司直久滯。必請擧自代。旋遇蕭儼服闋。正要與官。諸坐遂以蕭爲博士。前此有大雲寺僧寶銳者。知人休咎。因問之。銳曰。司直朝官總得。中間且合爲數郡。如何便得。旣而以侍御史。歷作河陽浙西淮南累至檢校郎中。方除比部員外郎。銳師說事。亦不當中。此又極驗者。以陰隲要知前定之事耳。

王璦者。與趙門下憬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璦自前靑州稍遷令丞。謁公。公見甚喜。給鄭甚厚。擢爲御史。時憲僚數至少。德宗甚難於除授。而趙公秉政。其言多行。璦坐待補衣之拜矣。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色者。忘其名。璦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千年。當得一邊上御史。璦大笑而歸。數日。宰臣對趙公乘間奏曰。御史府闕人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其闕員。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料卿祇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趙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卽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薦二人。其一卽璦也。上曰。且將狀來。公旣出。逡巡延齡。時以度支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公不之對。延齡揖覺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請得行否。旣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

憬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不爲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復至。陛下但詰其所自。卽知矣。他日上開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璦却歸故林。而趙公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

相國崔公愼由廉察浙西。左目皆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饌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中善醫眼。來爲白府主。請道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崔公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麤疏。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甚遠。遂致以來。旣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効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違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九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戶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使宅北樓。惟師象與一小竪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象與小竪扶公而至於庭。坐旣定。聞揄焉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絲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絲拭病處。兼傅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指。豎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瘥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金陵。嗟夫。向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鈞入輔。爲帝股肱。此數事是驗玄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大薄也。

乾𦠆子

說郛雜著十種之一

溫庭筠述

乾𦠆子

唐 溫庭筠述

武元衡

武黃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鮮于叔明

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卽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氣。盆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輿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群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酧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逆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坐驚異。

龐佖

貞元中。龐佖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忽患寒熱。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候門人他適。雲逵立於中門。佖首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寒熱。雲逵延坐。爲診其臂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佖覩然而去。

李丹

郎中李丹典滁州。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傭保。棹小舟。唯領一丱歲女僮。時方寒。衣復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卽芒屩而入。丹揖之坐。略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愕然乃起。告丹曰。某爲饑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入關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騃恐懼。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疎脫。唯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卽徒跣以爲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願旨趣。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寄。於是遣使於白田。餼遺復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爲相。

歐陽詢

長孫無忌嘲詢曰。聳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暖。褦襶提肚寒。只緣心溷溷。所以面團團。上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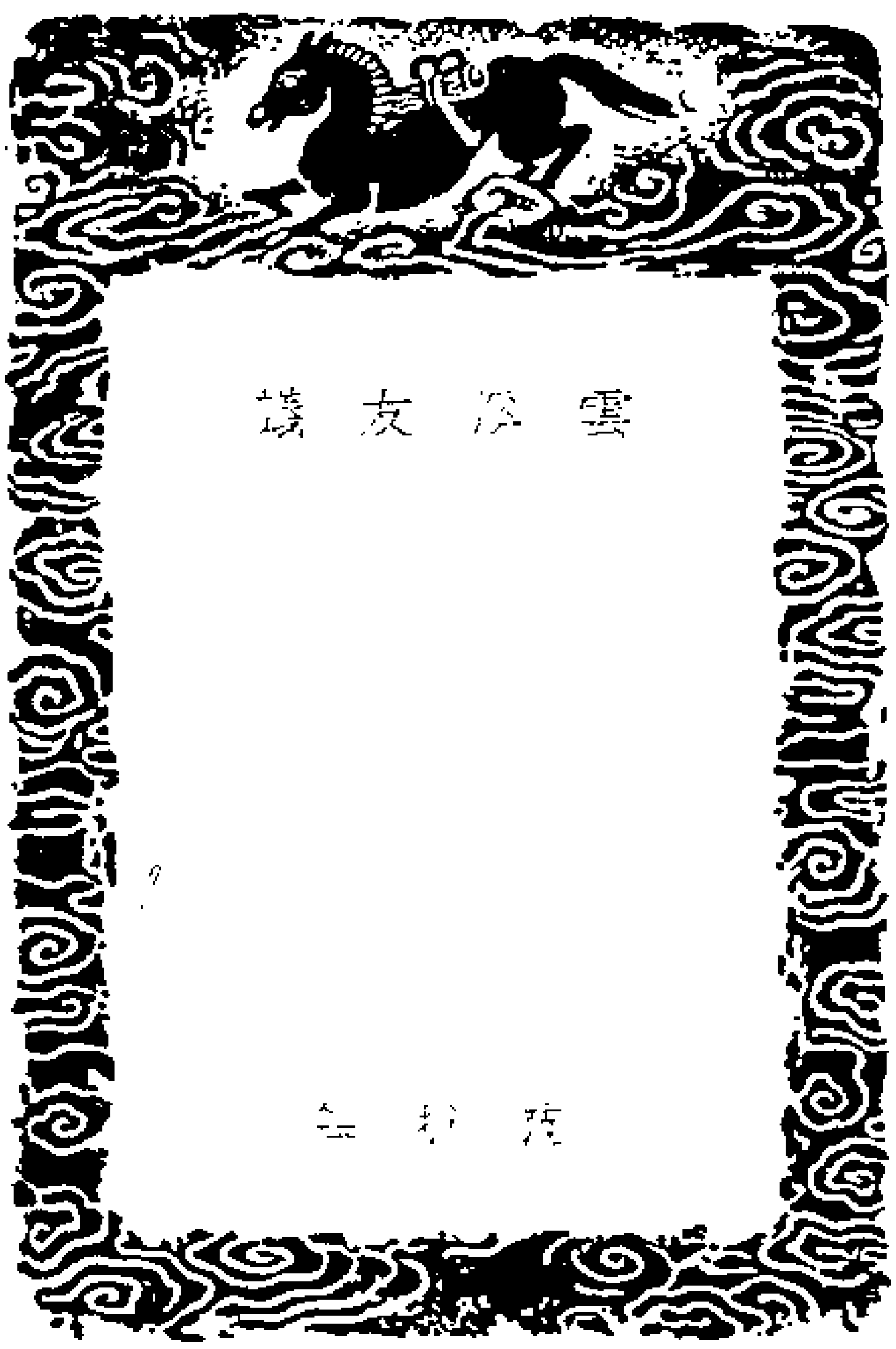
裴宏泰

裴鈞僕射大宴巡官。裴宏泰後至。鈞不悅。宏泰曰。請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隨飲以賜宏泰可乎。鈞許之。遂將座上小酌至觥船。凡飲皆竭。隨卽填於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捲抱索馬而去。鈞使人問宏泰。方箕踞而坐。所得銀器二百餘兩。不覺大笑。

蕭嵩

蕭嵩欲註文選。見馮光進釋蹲鴟云。今之芋子。是著毛蘿蔔。嵩大笑。

不儉不餓。非炮非炙。能悅諸心。庶乎乾𦠆之義。



雲溪友議序

唐　雲谿范　攄纂

近代何自然續笑林。劉夢得撰嘉話錄。或偶爲編次。論者稱美。余少遊秦、吳、楚、宋。有名山水者。無不弛駕躊躇。遂興長往之跡。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於遠思矣。諺云。街談巷議。倏有裨於王化。野老之言。聖人採擇。孔子聚萬國風謠。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卻細流。故能爲之大。攄昔藉衆多。因所聞記。雖未近於丘墳。豈可昭於雅量。或以篇翰嘲謔。率爾成文。亦非盡取華麗。因事錄焉。是曰雲谿友議。儻論交會友。庶希於一述乎。

雲溪友議卷第一

唐　雲溪范　攄纂

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皆以文德聿興望之也。武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刄一穷。莫能詳焉。特詢於御。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嘗偏覽商者二字。華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於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䨝角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騕褭。于今纔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其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爲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教之中。無不通曉。其我唐之孔、鄭乎。

李筌郎中爲荊南節度判官。集閫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嵩歐之制在箴經。年懵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所謂玄鳥……鷲服虎、飛兔騰黃、……皆得烏衣之旨。鑿鑿通其意也。）筌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者。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曰此胡雛必爲國禍。古亦有然。殺假恐生眞矣。則安祿山生於南陽。異人先知之也。（梁代誌公讖曰。兩角女子綠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滅亡。解曰。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衣。祿字也。太行。山也。一止。正字也。祿山果於正月死也。後李遐周讖曰。燕市人將盡。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敦

鹿奔之兆。極玄勳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勳。永稱太平。殺之不得耳。梁武帝視太白之變而下殺奔。後愧於夷狄之主。凡爲大盜者。必有異。筌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禮也。

王軒少爲詩。寓物皆因詠。頗聞淇澳之篇。遊西小江。泊舟苧羅山際。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題詩畢。俄見一女郎。振瓊璫。扶石笋。低回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既爲鴛鴦之會。仍爲恨別之詞。後有蕭山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適於浣溪。日夕長吟。屢題詩於其石上。寂爾無人。乃鬱快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朱詩曰。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已來。用爲嘉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山妻厭其饘藿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他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按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疋。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

濮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潁。歲久。潁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潁牧之眷深。忽不思義而輒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等。似無返舊之心也。或謂求道靑城。訪僧衡岳。不親名宦。惟務玄虛。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別倚絲蘿之託。對鏡自圖其形。幷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眞及詩。愧恧。遽有隽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離婦。若不還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眞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慎氏者。毗陵慶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遊彼。結媾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秋。無胤嗣。灌夫乃拾其過而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乃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詩畢。悽感。遂爲夫婦如初。其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雲溪子曰。曾叔妻敍東征之賦。劉伶室作諫酒之詞。以女子之所能。實其罕矣。爰書薛媛之事。以是附焉。

秭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書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公覩題悵然。邀知一至。曰。歷山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首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闇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荊王。電影江前落。

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虛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淸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爲。故太尉李德裕鎭渚宮。嘗謂賓侶曰。余偶欲遙賦巫山神女一詩。下句云。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晝夢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記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蘭久而不爭。卒葬江魚之腹。爲曠代之悲。宋玉則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禍及身。遂假高唐之夢。以惑襄王。非眞夢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女之會。惟慮成夢。亦恐非眞。李公退慚。其文不編集於卷也。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爲國道師。而錫紫服。泊死。自京兆歸葬是山。是謂尸解也。然悉爲丘壠。松栢相望。詞人經過。必當題詠。幾千首矣。忽有少年。偶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嬀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其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淸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閤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晦。搖動則山嶽頹。眞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艱。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幅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彼音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無雙即薛太保之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不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値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其詩於座。帥覩之。令召崔生。左右莫測。郊憂悔無處潛遁。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於帷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詩曰。寶鈿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繒帛贐行。以書遜謝於零陵之守焉。雲溪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悋者罕矣。時人用爲雅談。歷觀國相。挺特英雄。未有如于襄陽公者也。

雍陶員外。蜀川人也。上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累事篇章。譏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書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

至則折挫之。閽者亦意。投贄者稀得見焉。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閽者以報。及引進。閱詞曰。與公昧平生。何言相識。道明曰。誦員外之言。仰員外之德。詩集中日得相見。何乃昧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資到常推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閱吟欣狎。待道明如獲昔之交。君子謂雍君矜詩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文園豈尙邪。

李相公紳。督大梁日。聞鎭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蒼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橛角觝之戲。既召至。果然趫徑。翌日於毬場內犒勞。以犢車老牛筋皮爲炙。狀瘤魁之餅。（餅麪一斗二升・酒甕此・）（多以犢泥爲之。武鋼鑄也。）坐四旁於地茵。大柈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韌。莫敢就食。獨五千瞋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噬肉。丞相曰。眞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虜。又令試觝戲。蒼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於是獨進五千。蒼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大梁城北門。常扃鎖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霹子驚駭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平泰矣。李公既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者無宥。有殷、張之風。狡吏奸豪。爲之斂跡。然出於獨見。寮佐莫敢言之。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於元將之館。而叔呼焉。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昔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爭競。詰其所以。僕人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曾識君。到此何不相見邪。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慟哭。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子黎人。懼罹不測之禍。渡江過淮者日衆。主吏啟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蹤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縣車曰。尙書寄元相公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蓋辛太丘度。性迂嗜酒。李十二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廿丈詩。李公笑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是宦族。相快辛氏子之能侮誕。丞相受侮。剛腸爲之曲屈矣。又有一曹官到任。儀貌頗似府公。府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着青把笏。也請料錢。覩此形骸。足可駭嘆。左右皆竊笑焉。又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臭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檟楚。凡所書判。多是卒然。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公赴薦。嘗以古風求知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十二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公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鎭。游於寺。覩元公之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鏡湖。後有犯者。堅不恕焉。復爲二絕以示之。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尙世情。汲水添

池活白蓮。十千鬐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詣謁。願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云。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曰。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門。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內服其才俊。終於相位也。李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爲文稾。被主藏僧毆打。故終身憾焉。後之剡川天宮精舍。憑案晝寢。有老僧齋罷。見一黑蛇上剝前李樹。食其子焉。恐其遺毒而人誤食之。徐徐驅下。蛇乃望東序而去。入李公懷中。倏忽不見。公乃驚覺。老僧詢曰。秀才睡中有所覩否。公曰。夢中上李樹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及寤乃見上人。老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別赴舉。將行。贈以衣鉢之資。因謂之曰。郎君身必貴矣。然勿以僧之多尤。貽於禍難。及領會稽。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惟憶無錫之時也。遂更剡川爲龍宮寺額。嗟老僧已逝。爲其營塔立碑。平生之脩建。只於龍宮一寺耳。雲溪子曰。蕭相國立殊勳。方明昴宿。（前漢史稱酇侯。昴星之精耳。）杜元凱因醉吐。始見蛇形。則李公食李於龍宮。其不謬矣。

雲溪友議卷第二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遊嶺徼。詩序云。有進士韋滂者。自南海邀趙氏而來。十九歲爲余妾。余以鬓髮蒼黃。倦於遊從。將爲天水之別。尙有數秋之期。縱京洛風塵。亦其志也。趙屢對余潸然恨。恨者未得偕行。郎泛輕舟。暫爲南北之夢。歇陳所契。詩以寄情曰。鸞鳳分飛海樹秋。忍聽鐘鼓越王樓。只應霜月明君意。緩撫瑤琴送我愁。山遠莫教雙淚盡。雁來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臨邛市。畫舸朱軒萬里遊。（萬里。橋名。在蜀川。）房君至襄州。逢許渾侍御。赴弘農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相託。許具諾焉。纔到府邸。遣人訪之。擬持薪粟之給。曰。趙氏却從韋秀才矣。許與房、韋。俱有布衣之分。欲陳之。慮傷韋義。不述之。似負房言。素欵難名。爲詩代報。房君既聞。幾有歐陽四門詹太原之喪。（歐陽太原亡姬之事。前尙書已有序述之矣。孟）渾寄房秀才詩曰。春風白馬紫絲韁。正值蠶娘未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却認羅裙碧草長。爲報西遊減離恨。阮郎□□嫁劉郎。

劉長卿郎中。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乃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耶。每題詩。不言其姓。但言長卿而已。以海內合知之耳。然士林或見譏也。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處昌外給作擬僧之詩。僧淸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故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致。盧公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淸江上人詩曰。惟愁

更溺促．雎列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緑楊宜向雨中看．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戎曹．權過京尹．至今爲儌者．願得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娶裴寬之女．纔三夕．其妻夢一人佩服余紫．美鬚髯．曰．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旣延而產嚴武．其狀端偉．頗異常流．挺之薄其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挺之妾也．）未嘗慰省阿母．何至於斯乎．母曰．吾與汝母子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如離婦焉．言旣悽咽．武亦憤惋．候父旣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鐵鎚而致之．挺之呼武至曰．女何戲之甚邪．武曰．焉有天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眞嚴挺之之子．而每抑過．恐小其器耳．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考耶．房太尉琯．亦微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於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爲房、杜之危也．其略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此爲武之錄．）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靑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拾遺雪獄．（陳名子昂．）高適侍御與王江寧（昌齡）申冤．當時同爲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剳焉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一杖殺之．後爲彝外家報怨．嚴氏遂微焉．

余以曾子回車．不入勝母之閭．呂不韋有弱輪之嫌．是乃曾參立孝行之名．不韋抱猥邪之責．遐之進退者．豈以二子而議是非乎．渚宮有李令者曰李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強爲篇章而干謁．有歸評事．任江陵離院．常懷鄉士之心．李令旣識歸君．累求救貸．悉皆允諾．忽云．某欲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慨諾之．李旦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丐懷糧．主人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離院．情況款密．且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其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欲斷腸．爲報艷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歸君見之．怏悵而不能明．與李武陵巢江之務．以糊其口．舉士沈擬．旣遂名路．從知長沙．每述於同院乘賓．用茲戒愼焉．

文宗元年秋．詔禮部高侍郎鍇．復司貢籍．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便宜．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一詩最佳者．則李肱也．次則王收日斜見賦．則文選中雪月賦也．況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聖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詩任用韻．李肱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披文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安之

徵．可令著書．執馬孚之正．可以爲儔．秦嬴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評曰．李君文章權衡．行義昭詳．策名於睿哲之朝．得路於韋竇之室．然止於岳齊二牧．未登大任．其有余焉．

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崑山路．適桐廬．時遇西風．吹到新羅國．其國君聞行餘自中國至．接以賓禮．乃曰．吾雖夷狄之邦．歲有習儒者．擧於天闕．登第榮歸．吾必祿之且厚．乃知孔子之道．被於夷夏乎．因與行餘論及經籍．行餘避位曰．庸陋賈豎．長養雖在中華．但聞土地之所宜．不讀詩書之義．熟詩書明禮律者．其惟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遂乃言辭．揭觴背扶桑而去．新羅君訝曰．吾以中國之人．盡聞典教．不謂尚有無知之俗者．行餘還至鄉井．自慚以貪愧衣食．愚昧不知學道．爲夷狄所嗤．況於英哲乎．

李尙書訥．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雁門山上雁初飛．其聲激切．召至．曰．在籍之妓盛小叢也．曰．汝歌何善乎．曰．小叢是梨園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色將衰．歌當廢矣．時察院崔侍御元範．自府幕而拜．卽赴闕庭．李君連夕餞崔君於鏡湖光候亭．屢命小叢歌餞．在座各爲一絕句贈之．亞相爲首倡．崔下句云．獨向柏臺爲老吏．皆曰．侍御鳳閣中書．卽其程也．何以老於柏臺．衆請改之．崔讓曰．某但止於此任．寧望九棘乎．是年秋．崔君鞫獄於覲中．乃終於柏臺之任．楊、封、盧、高數篇．亦其次也．聽盛小叢歌送崔侍御浙東廉使李訥詩曰．繡衣奔命去情多．南國佳人斂翠蛾．曾向教坊聽國樂．爲君重唱蓋羅歌．奉和亞臺御史崔元範詩曰．楊公留宴峴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獨向柏臺爲老吏．可憐林木響餘聲．裴練判官楊知至詩曰．燕趙能歌有幾人．暮花迴雪似含嚬．聲隨御史西歸去．誰伴文翁怨九春．觀察判官封彥冲詩曰．達穆使爲綠水賓．（眞果之孫王曾府．與蔡曾泛綠水．故有此句．）忽乘駿馬入咸秦．爲君唱作西湖調．日暮偏傷去住人．觀察使盧鄴詩曰．何郎載酒別賢侯．更吐歌珠宴玉樓．莫道江南不同醉．卽陪舟楫上京遊．前進士高湘詩曰．謝安春渚餞袁宏．千里仁風一扇清．歌黛慘時方酩酊．不知公子重飛觥．處士盧溦詩曰．烏臺上客紫髯公．共捧天書靜鏡中．桃葉不須歌白苧．耶溪暮雨起樵風．

龔倪苦心爲詩．嘉聲早播．遣之吉州．謁宗人遷郎中．吉守曰．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詩曰．白髮不知容相國．也同閑客滿頭生．又題賞然陣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且曰．魏文酷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論宗從疏遠哉．倪旣秋試．摔寛告遊．及留詩一首爲別．滕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與此子再相見也．乃祖於太皋之閑．別異常情．倪至秋深．逝於商之館舍．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旌旗．故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返卻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霄無路接差池．

雲溪友議卷第三

盧著作延。爲華州紇于公泉防禦判官。遊仙掌諸峯。歇馬於巨靈府。忽寐。夢在數間空舍中。見一老嫗。於大釜中燃火。盧君詢其所由。曰。老人是華岳神姥也。又問釜中煮者何物。母曰。橡子也。用此何爲。母做然曰。食之也。盧曰。且兒爲五岳神主。厭於禋祠。母食橡子。豈無奉養之志乎。母曰。以鬼神之道。雖有君臣父子。爲禍本不相及矣。祈祭之所。不呼字名者。不得享焉。盧夢覺。召巫祝。令別置神母位。常饌出生一分。公宴則闕。在家忽遺忘之。曠惘而豁中不快也。雲溪子親聞范陽所述。故書之。

余以鬼神之道雖明也。祠之不見。祀之不聞。朝賢后於盟津。報受禪於晉壤。禱祀名山大川。則其兆應也。蜀前將軍關羽。守荊州。夢豬嚙足。自知不祥。語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吳。必不返爾。果爲吳將呂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荊州玉泉祠。天下謂四絕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卽關三郎也。允敬者則彷彿似覩之。緇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厨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非齋戒護淨。莫得居之。

李八座翺。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事。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韋亞之婿。正卿之姪。）曰。妾以昆弟夭喪。無以從人。委身樂部。恥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卿爲之吁嗟曰。吾當

與韋族。其嫡尙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桂襦。延與韓夫人相見。（夫人。實韶之子。）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腹。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李尙書初守廬江。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慮之時。啓鳴曰。某偶讀典章。卽從誅戮。然昔於尊小。尊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恨。乃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意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驚鶴同遊。嘗與孫、阮齊躅。去其械梏。蠲其罪戾。後鎭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劉亮不絕。問是何人之吹。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怨。夜使囚徒爲樂。罪戾必深。及至。發龍吟之韻。奏出塞之悲。闔思鄉情。莫不悽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農桑。可爲伶人耳。卒歲而憐憫之。遂令奔去。夫徐晃持刑。而行伍齊整。甚容貸法。而兵士傾心。寬猛相濟。故無不均。前聞于襄陽。鵬鶚高舉。後有李漢南。文學推名于李之雙。名並亞匹也。雖楊杜之齊勳。未比二侯之奇特者矣。

劉侍郎軻者。韶□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披僧服焉。（□名□納。）北之鶴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岳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此一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尋改遷於虎溪之上。求得一栢函。劉君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鷄子。勸軻立食之。食乾。當明爽。雖冥寞之道。某不妄言。軻嚼一卵而吞二者。猶豫未食。手撫之而覺。後乃精於儒學。而辯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韓退之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爲一文贊。後韓公左遷。其文竟不成也。劉君脩史時。宰輔得人。藩鎭有事。朝廷凡有瑕勳。悉欲書之。冀人惕勵。擬縱董狐之筆。尤謗必生。匿其功過。又非史職。常慕則沈湎而出。韓公曰。史館。國之樞機也。其如沈湎之醉何。雲溪子曰。劉公居史館而持兩端者。杜微之聾也。推蜀賢於葛亮。阮籍之醉也。託魏史於王沉。恐危難之逼。假聾醉而混時。遇物從機。卽其術也。昔文王葬枯骨。而德王岐周。鄒湛瘞甄舒。而名魁峴首。劉君因夢寐而解衣。遂通三學。可謂古人乎。南鄭廣文虔者。明皇時爲立館。故以廣文號焉。編集之外。惟日嗜酒。覩嬪妃之貴。必致家邦之禍。故杜工部遺之歌。略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乘馬歸。頻遭官長罵。又曰。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諸公往往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又云。才名三十年。座客寒無氈。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予以劉磁州之醉。與廣文所同。避嫌遠害。未爲非也。

西州韋相公臯。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輔相公之從兄也。）姜氏孺子曰荊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公。而恭事之禮。如父叔也。荊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侍於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累不行。韋乃易居頭陀寺。荊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君季父書云。姪臯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察啓緘。遣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瞑拭淚。乃裁書以別荊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

從往。韋以曠覲日久。不敢偕行。乃固辭之。遂爲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幷詩一首遺之。暨五年。旣不至。玉簫乃默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泊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指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公鎮蜀。到府三日。詢鞫獄情。滌其冤濫。輕重之繫。僅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家荊寶否。公曰。深憶之。姜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羈縲。答曰。自辭遂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靑城縣令。家人誤爇廨舍牌庫印等。韋公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便與雪冤。仍歸羅綬。乃奏授眉州牧。勑下未令赴任。遣人堅守。朱紱其榮。留連賓幙。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經宴奕數週。方問玉簫何在。姜牧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曰。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公聞之。益增悽嘆。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淸夜玉簫果至。謝曰。承僕射寫經供佛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訣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響附。瀘僰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眞姜氏之玉簫也。其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沒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論者以中書脫布衣不五秋而擁旌鉞。皇朝之盛。罕有其倫。然鎮蜀近二紀。雲南諸蕃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禮樂。易袵歸仁。彼我以鹽鐵貨賂。悉無怨焉。後司空林公弛其規準。別誘言往復。通其嚶運。而不贍金帛。遂令部落二猜悍邦君。盜劫爲群。侵逼城壘。俘掠士庶妻子。不啻萬人。雍陶先輩感亂後詩曰。錦城南面遙聞哭。盡是離家別國聲。于是歸韋帥之功。削成都之爵。夫淮陰叛國。名居定難之勳。寶融要君。迹踐諸侯之列。蓋錄其勳而不廢其名也。所失不合教戎濮詩書。致聞兵法。考其衍怨有以。而莫敢斥言。顧乃削爵黜功。是爲大謬矣。

雲溪友議卷第四

張延賞相公。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晉卿之女也。夫人有才鑒。甚別英銳。特選韋皐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惟夫人待之極厚。其於衆侍睹之悒怏。而不能制遏。韋妻垂泣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遂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淸河公喜其往也。贈以七驢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也。其所有者。妻所贈奩及布囊書冊而已。淸河公覩之。莫可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幸奉天。在西而之功。獨居其上。軍鸞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淸河公。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皐作翱。人莫敢言。至天回驛。去府城三十里。（天回驛。上皇幸蜀。因以名驛。）有人特報相公曰。替相公者。金吾韋皐將軍。非韓翱也。夫人曰。若是韋皐。必韋郎也。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人之言。不足云爾。（初有善相者。每述禍福。其言多中。乃云。相公擁旄之辭請誠。韋郎猶從之神日有。嘗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也。）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誚。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翌早入州。方知不誤。公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從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杖殺。投於蜀江。屬男子平生之志也。獨苗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賢哉。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侮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東

林者矣。所以郭泗濱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多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

江西韋大夫丹。與東林靈澈上人。隋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韓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味之。皆麗絕於文圃也。（即瀑布．石鏡．虎跑泉．焦明水．白鹿洞．瀑松．東王廟．爲七詠也．）此七篇者。俾予益起歸歟之興。且芳時勝侶。窮遊於三二道人。必嘗攀躋千仞之峯。觀九江之水。是時也。飄然而去。不求京口之顧。默爾而遊。不假東門之送。天地爲一朝。萬物任陶鎔。青山羽翼。松逕幽邃。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太古。偶爲思歸絕句一首。以寄上人。法友談玄。孰先達其深趣。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題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澈公奉酬詩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余謂韋亞台歸意未堅。果爲高僧所誚。歷覽前代。散髮海隅者。其幾人哉。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見於僧中。令京挈瓶缽。彭陽公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懾。惜其卑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青州尚書緒．相國綸也．丞）後以進士舉上第。乃彭陽令狐公之舉也。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爲御史。覆獄淮南。李相公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吳汝南詣闕申冤．李君先詣之曰．是主上憂軫之時．乃臣下御私之日．）謫居澧州。爲厲員外玄所辱。稍遷撫州刺史。常稱宇內無人。對僧徒則非大品之談。遇道流則言五千之義。接儒士則比端木之賢於仲尼。亦論周易。則評先聖之謬。來者縱得相許。有始而無卒焉。（謂丁丞秀才等．）郡有汝水。爲放生池。不與漁罟之事。忽一人乘小舟釣於此。蔡君隨遣吏捕之。釣者乃爲詩曰：拋卻長竿捲卻絲。手攜蓑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京覽詩乃召之。已去。竟不言其姓字。或有識者曰。野人張頂也。（漁字不識．本姓王．罷不實．）蔡牧益自驕矜。作詩以責商山四老曰：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交。道經湘口。零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迓。座有瓊枝者。鄭君之所愛。而席之最姝也。蔡強奪之而行。鄭莫之競。邕交所爲多類此。爲德義者見鄙。終不悛也。行泊中興頌所。（地名．在浯溪．）儼俛不前。題篇久之。似有悵悵之意。纔到邕南。制御失律。伏法湘川。權厝於此。二子延、近。號訴蒼天。未終喪而俱逝。論者以妄責四皓而欲買山於浯溪之間。不徒言哉。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

晉張茂先謂陸機曰：君家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又見褚生。（賓褚陶也．）故知吳門之德不孤。川瀆之珍不匱矣。予以朱、齊已降。朱、張、顧、陸時有奇藻者歟。陸郎中暢。蚤擢才名。是穀不改於鄉音。自賀秘書知章、賈相耽、顧著作況、識調秦人。至於陸君者也。賈舉之年。和韋公對雪落句云：天人寧底巧。剪水作飛花。又山齋翫月詩曰：野性平生惟好月。新晴半夜覩嬋娟。起來自擘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又經崔諫議玄亮林亭曰：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在越每經遊蘭亭。高步禹跡石帆之絕境。如不繫之舟焉。初爲西江王大夫仲舒從事。終日長吟。不親公牘。府公微言。拂衣而去。辭曰：不可偶爲大夫參佐而妨志業也。王固留不已。請舉自代。然後登舟。曰：滂予姪得耳。渠曾數辟不就。暢召必來。（陸滂．員外暢之姪也．）暢乃採藥西山。飲泉瀦水。（瀦水在豫章之南地．今新吳．昔許眞君銘曰．瀦有蛟曰就．天地作災．可以伏蛟．又謂眞君淬劍之水．凡鑄劍者．多於此水試焉．）

也。朝客聞之。以爲仕隱也。美譽益彰。及登閣省。遇雲陽公主下降劉都尉。百僚舉爲儐相。詩題之者頃刻而成。其詩亦麗。詠簾詩曰：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踟躕。詠行障詩曰：碧玉爲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馨。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詔作催妝五言詩一首。得花字。雲陽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看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以陸君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咍。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之物。別賜宮錦五十段。曰伽瓶及唾盂各一枚。以賞詞翰之端也。內人詩曰：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衞。莫使吳歈入漢宮。此篇或謂內學士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蓋宋考功之孫也。陸君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

致仕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唐。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此花栽。始植於庭。欄圍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僧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種之也。會稽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閑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妒。羞殺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蘗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鬭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爲先。祜其次耳。張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題金山寺詩曰：（寺在大江中．）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二句未爲佳也。祜又有觀獵四韻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較王右丞。予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戍。還歸細柳營。迴看落雁處。千里暮雲平。張祜詩曰：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中皆偶對。何足爲奇。不如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凝曰：譙周寡褻。定遊夏於丘虔。馬守帷中。分易禮於盧鄭。如我明公。薦拔豈獨偏乎。張祜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荊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鑒。且鴻鍾韻擊。瓦缶雷鳴。榮辱紛紛。復何定分。祜遂行歌而返。凝亦鼓檝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白爲河南尹。李爲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皆謂樂天爲嗚嗚翁。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猶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酒之交。酷吟祜宮詞。亦知錢唐之歲。白有是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爲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曰：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君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歌宮娥念思鄉而起長門之思也。祜復遊甘露寺。覩盧肇先覩題處曰：不謂三吳有此詩人也。祜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勢盡來。盧曰：地從京口斷。山到海門迴。因

而仰伏。題交於此士夫。

雲溪友議卷第五

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每題一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貧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絃。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詩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子躡屐而行。於道傍再拜戰惕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贈一絕句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為倡樂。無不畏其嘲謔。祜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顯暢此時之意也。贈端端詩曰。覓得黃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朵能行白牡丹。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曉風。又悼妓詩曰。赤板橋西小竹籬。槿花還似去年時。淡黃衫子渾無色。腸斷丁香畫雀兒。崔生之妻雍氏者。乃揚州總效之女也。儀質閑雅。夫婦甚睦。雍族以崔郎甚有才名。資贈每厚。崔生常於飲食之際。略無愧敬之顏。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而不徙容。勃然仗劍。呼女而出。謂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惟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適公。不可別醮。便令出家。立令涯妻削髮為尼。女若不從。吾

當佩劍。涯方悲泣悔過。雍亦不慕分訴。親戚撫慟。別易會難。涯不得已。裁詩留贈。至今江淮雜愁。莫不吟諷是詩而惜別也。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嫦娥一入雲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李相公林甫。當開元之際。與巷伯交通。權等人主。天下之擅名。須出其門。如不稱意者。必遭貶逐之禍。雖楊國忠之盛。未得侔焉。其姬愛之衆。皆不勝珠翠。常賜宮娥二人。一者潛回私筆。經旬方還。相公亦不知其榮。駁謂之右座相公。軒蓋諸侯。見者如履冰谷。舉子尉遲匡。幽并慷慨之士也。以頻年不第。投書於右座。皆擊刺之說。匡有事行邊閫之作云。明月飛出海。黃河流上天。又觀內人樓上踏歌曰。芙蓉初出水。桃花穠無賽。又塞上曲云。夜夜月為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相公覽此句曰。得非才子乎。若使匡伏恨御寃。不假胸鋒之力。則從四夷八蠻。分為左衽矣。豈為進人乎。豈為實相乎。及得相見。右座曰。有一落顥士。既叨科第。輕肆擊酒。不遵名教。皆忤吏部王尚書丘。然以文觀藝道。堪為數手。君子不遺其實。幾至腰揍子之詩篇。奉末方於顥士。且吾之名。復異子王公。（尚書王丘）重欲相于三思可矣。匡知右座見惡。乃佈而趨出。栖遲無依。退歸林墅。罷窗吠之高歌。效約戒之獨樂。登山臨水。旁灼灼之香焉。且李君之輔翊。如賢審能太平之基。因而覆餗也。昔童華登用。進二八於明君。姬旦為相。述四人於少主。故行流竄之刑。成吐握之美。乃帝子之股□□□□軌度也。若李丞相恣行殘賊。不慕姚姬。卒罹其殃。乃其宜矣。

徐侍郎。（安貞）久居中書省。常參李右丞相。恐其罪累。乃逃隱衡山嶽寺。為東林掃藏行者。詐暗啞不言者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擢其殿已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劍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試之。及試。乃題數行。諸僧皆悅服。因遣畫書之。時李北海邕遊嶽寓寺。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而言曰。朝列於公已息。徐矣。遂解其布褐。飾以簪僧嘗杖擊者。潛匿無迹。徐邕曰。吾恐逢非罪。遂跡深山。凡庸僧輩。安能識我也。汝無疑焉。江夏公因戲之云。徐侍郎曾吟峴山思駐馬。儀水情遇舟。又甚雨夜猶儀。春風軌正齋。徐曰。喑啞之詩。亦默而味之。因同載北歸。止潭州。廉使水亭相迓。徐侍郎指李北海呼曰。行者瀟湘逢故人。得隨歸客。至乎汀州之娛。若幽谷之覩太陽者矣。不然委頓巖谷。卒於寺隸也。

雲溪子素聞三鄉之咏。慨然未明其所自也。洎得吳郡陸君。（貞洞）慨紀其年代。而不知其人。奚用序乎。然雜書有無名氏樂府。集無名詩。今檢陸君之詩序。亦云姓字隱而不書。夫序者。述作之本意也。繹其囊序是詩。賡和者多。不能編錄。略舉十餘篇以次之。無名序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二三。紉蘭佩蕙。每貪幽閑之境。翫花於松月之亭。覺晝綿宵。往往忘倦。洎乎初笄。至於五換星霜矣。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也。門絕囂塵。花水叢翠。東西隣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最。伺其閑寂。因遊覽焉。亦不寧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巳矣。遂然無依。帝里芳春。吊影東邁。涉澠水。歷澗川。背終南。陟恭華。經號路。抵陝郊。揖褒斜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燕笑之地。網繹之所。衒寃茹歎。畢曰銷魂。雖殘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滿其惟

抱絕。筆慟哭而去。以翰墨非婦人女子之事。名字是故隱而不書。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又賦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為雨為雲過此山。和詩十一首。進士陸（貞洞）詩曰。惆悵殘花怨暮春。孤鸞舞鏡倍傷神。清詞好箇干人事。疑是文姬第二身。王祝詩曰。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即迷。劉谷詩曰。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花笑景遲遲。苧羅山下無窮意。併在三鄉惜別時。王維詩曰。浣沙遊女出關東。舊跡新詞一夢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回首向春風。李昌鄴詩曰。紅粉蕭娘手自題。分明幽怨發雲閨。不應更學文君去。泣向殘花歸剡溪。王頎詩曰。無姓無名越水濱。芳詞空怨路傍人。莫教才子偏惆悵。宋玉東家是舊鄰。李縞詩曰。會稽王謝兩風流。王子沉淪謝女愁。歸思若隨文字在。路傍空為感千秋。張綺詩曰。洛川依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斷。此生遺恨寄三鄉。高衢詩曰。南北千山與萬山。軒車誰不思鄉關。獨留芳翰悲前迹。陌上恐傷桃李顏。韋冰詩曰。來時歡笑去時哀。家國迢迢向越臺。待寫百年幽思盡。故宮流水莫相催。賈馳詩曰。（序云。復覩三鄉留題為牆）。壁古字未滅。聲長響未絕。蕙質本如雲。松心應耐雪。耿耿離幽谷。悠悠望甌越。杞婦哭夫時。城崩無此說。

太僕韋卿覲。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韋門曰。某善禱祝星神。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韋不知其詐偽。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而至。請韋自書官階一道。虔啓於醮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覲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公合族拜曰。乞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財物。悉與之。時湖上崔大夫琪充京尹。有府囚叛獄。謂巫者是非一。羅里得詰其衣裝忽異。巫者窘。乃云。韋太僕令我祭天。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皇帝召覲至殿前。獲明冤狀。復召宰臣諭曰。韋覲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為求官。遂招誣謗。毋令酷吏。加之罪傷。其師誣誑。便付京兆處死。韋則量事受貶。門下議貶潘州司馬。雲溪子曰。昔晉獻因驪姬之譖。申生不終孝道。漢武信江充之佞。太子以至捐軀。事莫異於常時。仁必傷於舊史。我宣宗文武光孝皇帝。親綜萬機。恩覃九族。可以襲軒比德。舜禹同規。測韋氏之深冤。獲全家之盛族。雖之嶺隅。亦其幸也。察院李公明詩曰。北馬飛不到。南人誰去遊。天涯浮瘴水。嶺外向潘州。草木春秋暮。猱猿日夜愁。定知遷客淚。應只對君流。

雲溪友議卷第六

昔許負謂薄姬必貴。何顒謂曹瞞必傑。是挾天子而號令諸侯。其言所驗。編於簡牘。夫藝術於時者。不可不申揚識。浙東李尚書（褒）。聞婺女二人有異術。曰婁千寶呂元芳。發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家。從事問曰。府主入座。更作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尚書。但前浙東觀察使。恐無別拜。千寶所述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公。公曰。僕他日何如。二人曰。稽山蔌翠。湖柳垂陰。尚書畫鷁千艘。正堪遊覽。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於郡守。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察判官（任穀）。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支使許事。雖骨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匡）。雖即狀貌光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楊李三人。祿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無以辯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尚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時羅郎中（紹權）赴任明州。賈（弘餘）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二使君如何。千寶曰。賈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君比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賈少卿罷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羅郎中遁於海島。故以學道為名。知其不還也。李尚書歸義興。未幾薨變。是無他拜也。盧（緘）判官校理。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為少年也。任穀判官。幾為補闕。休官歸圃。是不至朱紫也。

壽八十六號

崔芻言郎中，止於吳興郡。李正辭郎中，止於九江郡。二侯皆自南宮，止於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尙許。三十年來，兩爲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峯，靑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藩垣，潤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裴、呂二生所說焉。又杜勝給事在杭州日，問裴千寶曰：勝爲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蹇卦，有聲而無形也。（同爲卜得震卦，如聞雷不見其形，凡事皆不成遂也。）當此之時，或陰人之所譖，若領大鎮，必遘悒成疾，可以祈禳之。後杜公爲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搆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疏，而丞旨以蔣伸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失其大望。乃嘆曰：金華黃山人之言果驗矣。欲令召千寶、元芳，又曰：裴、呂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尙書尋亦薨于鄆州，籍難備少，皆昔歲閒居東越，視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雲溪子自童騃之年知之，方敢備錄。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積屍滿中原，士族隨車駕，伶官張野狐觱篥，雷海靑琵琶，李龜年唱歌，公孫大娘舞劍，初上自擊羯鼓，而不好彈琴，言其不俊也。又寧王吹簫，薛王彈琵琶，皆至精妙，共爲樂焉。惟李龜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詩贈之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値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又曰：淸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右丞所製，至今梨園唱焉。歌闋，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甦，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苕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卽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有何憂乎。後李校書男（群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湘中，乘舟題二妃廟二首，詩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黃陵廟前沙草春，黃陵兒女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躊躇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君乃悉其所陳，俄而影滅，遂掣其神塑而去，重沙湖嶺，至於潯陽。潯陽太守段成式郎中，素與李爲詩酒之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群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井，段爲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

眞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錢唐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慕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也，因書絕句，以貽後之來者，覩其題處，經遊之者稍息筆矣。詩曰：虎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

東川處士柳全節，習百家之言，衣華陽鶴氅，或呼爲柳尊師，又曰柳百經。有子棠，應進士舉，才思優贍，見者奇之。龐嚴舍人睹將諸歌姬，方戲於階，問將頭何人也，曰：柳秀才也。遂令姬者飾粧，召柳秀才對觀之。龐公曰：恐牆上遙見不得分明，故請細觀矚。棠深恥之，不辭而去。時裴諫議（休）因封事出濮州，卽棠得知也。聞棠來且書及習講，則齎杉木簡而已。裴公扣其故，對曰：名場孤寒，龐擲光景，欲求斟酌之益。以成子道焉。有宴召溫諳、胡據、柳棠三舉士，裴公於棠名下注曰：此柳秀才已於鹽鐵承事，不用屈私。令棠見之，蓋情其舉子也。柳棠之欲能舉者，爲龐門有失，乃棄藍袍而歸舊服，非時請見司諫，謂曰：子方年少，篇翰如流，不可輕垂晃坂，憫謝深林，況今急士之秋，必能首送，兼與薦書。開成二年上第，後歸東川，懸句但居狎斜舊遊之處，不謁府主楊尙書。（汝士）楊公謂諸賓曰：每見報前柳棠秀才，多於妓家飲酒，或三更至暮，覺來相訪，社日必相召焉。及召棠至，已在醉鄉矣，斟三器酒，內一巨魚杯，棠不卽飲。楊公乃謂曰：文章碾道，能吞鳳杯，酒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張社會，遂須遣逐。老尙書棠答曰：未向燕裘逢厚禮，幸因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恨，鯤化成鵬也不難。初棠與溫岐爭先，棠所頡頏。及第後，戲與詩曰：桃花浪裏成龍去，竹葉山頭退鷁飛。棠、岐爲友甚善焉。柳每於東川席上，狂縱日甚，千忤楊公。訪曰：冀曹名位未相侔，風月何曾阻獻酬。前誤不須輕後悔，靖安今日在衢州。靖安李宗閔尙書與楊公中外昆弟，況有朋陵之分。東川益怒，爲書讓其座主高鍇侍郎曰：柳棠者，兇悖鬬毀，識者恐之。殺過仲容，才非夫子，且膺門之貴，豈宜有此生乎？小宗伯曰：棠盜司文柄，以副懸旌，夙夜兢惶，恐遺紕謬。是以搜求俊彥，冀補聰明，不敢蔽才，興棠及第。東川又書曰：昔周公撻伯禽，以誡成王也。昌邑殺王式，（式，昌邑之師也。）而怨霍光乎？豈不由師傅之情，爾興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後文學焉。吾師垂訓，千古不易。前書云：不敢蔽才，何必一柳棠矣。著以籍瘢取之，寧失於何植、王儉也。高公又復書曰：唐堯之聖也，不致丹朱之賢；宣尼之明也，不免仲由之害。如其可化，安有豐典伊祁九子，盡可等於賢唐門人三千，悉能繼於顏閔者？棠者自乘瑕玷，難以磨滅，其所忤觸尊威，亦予謬舉之過也。棠聞二君交讓，不任憂惕，又不敢遠申卑謝，遂之劍州王使君，使君者，善龔松竹狗兔，以十五侯而四郡守，棠至，聯夕而飲，王君辭曰：棠以賣朽，恐乖去就，小男丞趨文場，不知許容侍座否？老夫暫歸憩，歇焉。王氏之子泊醉，輕易之甚，棠呵之曰：公柳舉人，與棠分有前後，賣師之子，安得無禮於先輩乎？王氏乃自去其道服，空幘黃葛巾，謂棠曰：我大似賣尊尊師，幸不嗔酗耳。棠轉益怒，叱咤而散。柳生雖登科第，始參越嶲事而天喪，且渤海高公三牓一百二十人，多平人得路者，柳棠者，誠累恩門舉主，善乎裴公曰：人不易知也。

雲溪友議卷第七

宣宗十二年。前進士陳玩等五人。應博學宏詞選。所司考定名第。及詩賦論進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潘等對。上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中書對曰。賦忌偏枯叢雜。論則褒貶是非。詩則緣題落韻。只如白雲起封中詩云封中白雲起是也。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有常例也。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二不字。詩曰。善撫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上覽錢公此年宏詞詩。曰。其一種重用文字。他詩似不及錢起。起則今協律之子也。合於匏革宮商。卽夔鄭衞文奏。惟謝脁云。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此若比鼓瑟一篇。摛藻妍華。無以加。其前進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更明年考校。起詩便付史遷。

故荊州杜司空悰。自忠武軍節度使出澧陽。宏詞李宣古者。（李生會昌三年。王起侍郎下上第。）數陪遊讌。每戲謔於其座。或以鉛粉傅其面。或以輕綃爲其衣。侮慢旣深。杜公不能容忍。使臥宣古於泥中。欲辱之檟楚也。長林公主聞之。不待穿屨。奔出而救之。曰。尚書不念諸子學文。擬陪李秀才硯席。豈在飲筵而辱人細過。待士如此。異時那得平陽之譽乎。遂遣人扶起李秀才於東院。以香水沐浴。更以新衣。卻赴中座。公主傳言。京兆公請爲詩。冀彌縫也。李生得韻書之。不勞思忖也。詩曰。（得高字。）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

觱篥響清銀子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顏如玉。解飲蕭郎眼似刀。爭奈夜深拋耍令。舞來挼去使人勞。杜公賞詩。貺物十箱。希無愧於一醉也。後二子裔休。孺休。皆以進士登科。人謂之曰。非其母賢。不成其子。時澧州宴席酒糾崔雲娘者。形貌瘦瘠。而戲調罰於衆賓。兼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也。李生乃當筵一詠。遂至鉗口。又杜牧侍郎罷宣城幕。經陝圻。有錄事肥而且巨。而敏其言詞。牧爲詩以挫焉。復州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一詩。至今歡狎之所。辭吟之篇。無不低顏變色也。李宣古贈崔雲娘子詩云。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怕肩侵鬢。惟愁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杜紫薇牧贈肥錄事詩曰。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軍報岳神。陸巖夢贈胡子女詩曰。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蹙額更頹顏。眼睛深卻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繞梁間。孟陽死後欺千載。猶有佳人覓往還。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於縣曹。知己歎其運蹇也。薛平僕射出鎭浙西。投謁。主禮稍薄。曾留詩以諷之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豎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媿三縑恤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回首望勾吳。薛聞之。曾將出境。遣吏追還。厥留數日。又獻紫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尋空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子細看。河東公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厚送賸賂。餞行。曾後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在成都。賓綃則李珪郎中。郭圓員外。陳會端公、袁不約侍郎、采擇書記、薛重評事。皆遠從公。可謂蓮幕之盛矣。曾每與諸公評論。則言笑滿日。侍於相公。則輕佻無所畏怵。遂獻雪山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潔白之狀。叠嶂攢峯。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公罕作文章。譏其庠序也。相公讀賦。命推出曾。曾不躡句。又獻鰟鰤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鵶鳶所獲。奈鯆鰂之何。相公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伯彥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采。投贄者無出於曾。曾有過忤。不至深罪。乃知相公之用心也。又作遮閑賦以刺中朝。此關倚太華。厭黃河。雖來往攸同。而賦有異也。乃與賈島齊譏。爲時所忽。至於潦倒。誠可惜哉。後溫庭筠爲賦。亦譏刺少類於平賈。而譏方城尉。乃詩曰。侯印不能封李廣。別人丘壠似天山。晁子紀唐夫有詩送之。時溫庭筠作尉。紀唐夫得名。蓋因文而致也。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且飲綠醽銷積恨。莫言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襄陽牛相公。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及至昇超。諸公悉不如也。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未期至矣。然物謝霽礪。終爲快快。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隴西鎭漢南。枉道駐旌旄。信宿酒醋。直筆以詩論之。劉公承詩意。方悟往年改牛公文卷。因誡子弟。或元、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況漢上尚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

是以魏武誡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事焉。汝曹脩進守中爲上也。席上贈汝州劉中丞。襄州節度使牛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望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鬪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奉和牛尙書蒞汝州刺史劉禹錫詩曰。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淸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盡前驩也。中山公謂諸賓友曰。予昔與丞相。(德輿)廣詞同舍郎。莫之會也。(陝州歷舊)(時人知。)與韓退之愈。優劣人物。兩潤袁給事。(高洲)與李。(夷簡)程突梯而悔李兵部。(紳)與柳子厚宗元評脩國史而薄侍郞。(袁)與呂光化論制誥而鄙席舍人。夔予二十八年在外。五爲刺史。而不復親臺省。以此辨知淸途隔絕。其自取乎。或有淡薄相待。樾翰弄函者。每吟張博士(籍)詩云。新酒欲開期好客。朝衣暫脫見閑身。對花木則吟王右丞詩云。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則幽居之趣少安耳。予友稀舊人。苦爲異代。今日爲文。都不憍意。洛中白二十二。(居易)苦好予秋木詠曰。東屯滄海闊。南瀼洞庭寬。又石頭城下作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予自知不及蘇州韋十九郎中。(應物)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皆過洞庭。雖爲一篇靜思杜員外(甫)落句云。年去年來洞庭上。白蘋愁殺白頭人。鄙夫之言。有愧於杜公也。楊巨卿校書過華山詩曰。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此句實爲佳對。又爲甫博士。(湜)鶴處雞羣賦云。若李君之在胡。但見異類。如屈原之相楚。惟我獨醒。然二君於街。俱爲朝野之絕倫。予亦昔時直氣。難以爲制。因作一口號。贈歌人米嘉榮曰。唱得梁州意外聲。舊人惟有米嘉榮。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夫人遊尊貴之門。常須愼酒。昔赴吳臺。揚州大司馬杜公鴻漸爲余開宴。沉醉歸驛亭。稍醒。見二女子在傍。非我有也。乃曰。郞中席上與司空詩。特令二樂妓侍寢耳。醉中之作。都不記憶。明日脩狀啓陳謝。杜公亦優容之。何施面目也。予以郞署州牧。輕忤三司。豈不過哉。詩曰。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尋常事。斷盡蘇州刺史腸。中山劉公(後以太子校書書。今呼爲郞州牧也。)曰。頃在夔州。少逢賓客。縱有停舟相訪。不可久留。乃獨吟曰。巴人淚逐猿聲落。蜀客舟從鳥道來。忽得京洛故人書題。對之零涕。又曰。浮生誰至百年。倏爾衰暮。宮貴窮愁。實其當分。胡爲嗟怨哉。

雲溪友議卷第八

石雄僕射。初與康佻同爲徐州帥王侍郞(智興)首校。王公忌二人驍勇。奏守本官。雄則許州司馬。尋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約者。以石使君許下之日。曾負弘約資貨。累自窘索。後詣石州。求其本物。旣入石州境。心復遲疑。恐石君怒。遇里有神祠。祈享皆謂甚靈。弘約乃號啓於神。神祝父子俱稱神下。索紙筆命弘約書之。約不識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當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爲河陽鳳翔節度。復有一官失望。所以事須闕密。不令異耳聞之。弘約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見甚歡。尋潞州劉從諫背叛朝廷。議欲討伐。李贊皇時爲上宰。乃用雄爲將。雄奮武奪得天井關。後與劉振文破黑山諸蕃部落。走南單于。迎公主歸國。皆雄之膺效也。然是鷹犬之功。非良幸不能驅馳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僕射詣中書論官。曰。雄立天井關及黑山之功。以兩地之勢。更希一鎭養老。相府曰。僕射潞州之功。國家已酬河陽節度使西塞之績。又拜鳳翔。在兩鎭之重。豈不爲酬賞也。石乃復爲左右統軍。不愜其望。悉如巫者之言。李太尉相公。洎謫潮州。有客感石僕射神祠之驗。明其廢喪有數。稍抑其嗟嘆。再貶朱崖。作詩曰。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重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又登崖州城樓吟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先是韋相公執誼得罪。謫殁於此。今朱崖

有韋公山。柳宗元員外與韋丞相有髫年之好。三致書與廣州趙尙書宗儒。欲表雪韋公之罪。始詔跡非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贊皇感其遠謫不還。爲文以祭曰。維大中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醴之奠。祭于故相國韋公僕射之靈。嗚呼。皇道咸寧。藉乎賢相。德邁臯陶。功宣呂尙。文宇世推。智謀神貺。一遭讒嫉。遠投荒癘。地雖厚兮不察。天其高兮不諒。野掇澗蘋。思遙秬鬯。信成禍深。業崇身喪。某亦竄跡南陬。從公舊丘。永泯軒裳之願。長爲猿鶴之愁。嗟吁絕域。寤寐西周。倘知公者。憫公非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弔。願與神遊。嗚呼。云云。或問贊皇之秉鈞衡也。毀譽無如之何。削禍亂之階。闢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學而不倦。勳業素高。瑕疵不顧。是以結怨俟門。取尤羣彥。（沈詢王起侍郎。自長慶三年知舉。後廿一載復爲僕射。武宗朝獨主綱。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遠人得路。皆相慶賀。）後之文場困辱者。若周人之思鄭焉。皆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

南中丞。（卓）吳楚遊學十餘年。衣布縷。乘牝衛。薄遊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命召。則云。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竇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牧。到郡乃曰。古人一飯之恩必報。睚眦之怨必酬。吾雖位微。幸當斯日也。遂戮仇吏而報飯嫗焉。轉黔南經略使。大更風俗。凡是谿塢。呼吸文字。皆同秦漢之音。甚有聲譽。先是柳子厚在柳州。呂衡州溫嘲誚之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閒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撰毀史三十卷。與馬史殊貫。班書小異。三國二晉以下之文。多被攻難。每於朝野推論。莫能屈也。吳武陵郎中。劉軻侍御。俱服其才識焉。初爲拾遺。與崔詹事（郾）因諫諍出宰。崔爲支江令。南爲松滋令。二諫垣矯翼翩翩。無所羈束。雙名並席。二邑綏然。公府常爲高榻相待。南公贈副戎等詩曰。翱翔曾在玉京天。墮落江南路幾千。從事不須輕縣宰。滿身猶帶御爐烟。

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之有五利。而日無千金之費。上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惟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妻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上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曰。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上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文宗武宗之世。舉子亦有斯詠。果毅者佳焉。斛律斯者。長安遐將也。其詩曰。塞外衝沙損眼明。歸來養病臥秦城。上高樓閣看星坐。着白衣裳把劍行。常說老身思鬭將。最憐無事劄潘胥。翠娥紅臉和回鶻。惆悵中原不用兵。蘇郁曰。關月夜懸青塚鏡。塞雲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和戎策。生得胡雛虜更多。

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言本名嶽。因晝寢。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頭上

戴山。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宋言也。時京兆尹張大夫（毅夫）以馮參軍解送舉人有私。奏譴澧州司戶。再試。退解頭宋言爲第六十五人。知聞來唁。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參差。李播舍人放榜。以言爲第四人及第。言感恩最深。實爲望外也。乃服馮涯知人。尊亦獲雪。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于州牧。而遺以五布三帛。吳嫌輕鮮。以書讓之。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李微誚焉。贊皇母氏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趙郡果爲宰輔。覺釋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潛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吳武陵及第也。其榜尙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武陵至是粗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則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卻矣。相府不能因私詘士。唯唯而從。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榜末。是日既集省門試。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挂榜也。觀者訝焉。

樂坤員外。舊名沖。出入文場多蹇。元和十二年。忿起歸耕之思。乃辭知己東邁。夜禱華嶽廟。虔心啓祝。願知升黜之分。止此一宵。如可求名者。則重適關城。如不可。則無由再窺仙掌矣。中夜忽夢一青綬人檢簿書報云。來年有樂坤及第名已到。冥簿不見樂沖也。沖遂改名坤。果如其說。春闈後。經岳祈謝。又祝官職於主簿。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于郢州。神其靈哉。

潞州沈尙書（絢）宣宗九載主春闈。將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見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似無一家之謗。汝勿此事。家門之盛也。於諸葉中擬放誰耶。（吳興沈氏相見。同籍不問房。）絢曰。莫先沈先也。太夫人曰。沈先早有聲價。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與之。吾以沈儋孤單。鮮有知者。汝其不愍。孰能見哀。絢不敢違慈母之命。遂放儋第焉。先後果升上第。擢奏芸閣。從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儋亦感激焉。

雲溪友議卷第九

左傳稱筮短龜長。知凶識吉。易經周、魯、二變。亦備在典彝。後之學者。魏應而遇之。李相公。而以舊名躔。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而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終當改矣。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桀名。後當重士。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陳。他年必爲深賞矣。淮南從事。力薦畢丞相諴。後又舉趙渭南嘏。李公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自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嘆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信矣。李公既爲丞郎。永典魏相公書爲給事。因省會謂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厠諸公之列耶。合座皆驚此說。欲其遜容。李公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得以舊事相讓耶。李乃務乘獨坐之權。三褰肅畏。而壓相府。至今少褰官之直拜也。後三五年間。魏公亦自同州入相。實繼文貞之諫。宣皇之代。而致清平。及李相公有九江之除。繼有臨川之出。跋涉江湖。喟然嘆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定也。

列子終于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性落魄。家貧。少爲洗鏡鉸釘之業。倏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于列禦寇之祠壠。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

書。置之於心腑。及覺而吟詠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猥瑣之業。真得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茶酒而來。則欣然接奉。其文略記數篇。資其異論耳。喜圃田郭少府見訪一首。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曰。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吟江陽小兒垂釣曰。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不應人。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儀質甚秀。內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常以望水眺雲。不遵驅策。每遭鞭捶。終所見違。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竊觀之。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愚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寒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儂月。京兆金曜司鏡。書過此事於王祝、李溪二郎、并進士韓銖、鄭嵩等也。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鷄西界館。逢諸旅遊之人。天下寄爲君子之道也。有書板爲記云。予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惜也。乃於暗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强而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眄睞叩頭。久而復語。惟以殘骸相托。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余遂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岐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歿世委空籠。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廖君自西蜀回。取東川路。還至靈合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飫。聞熊鹿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如此。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至。相別悲泣。又贈鞍馬一駄。其價值數千百兩。驛將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綰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始知亡者姓字。復睹平生之弔。所贈之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辭曰。僕爲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敢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終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受其物。驛將竟不擎還。執扶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其文武宰僚。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乃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顯職。克勤名館。與廖君同遠焉。

李博士涉。諫議渤海之兄。嘗適九江看牧弟。臨扶凡有囊裝。悉分匡廬隱士。（何蒙山人等也。）惟書籍薪米存焉。至皖之西。忽逢大風。飄其征帆。數十人皆持兵仗。而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中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剽他金帛。聞其詩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貴也。李乃贈一絶。何豪首饒賂且厚。李亦不敢卻。復覩斯人。神情俱異。而氣亦舊焉。因與定淮揚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李君及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稱宋態也。宋態者。故吳興劉員外愛姬也。（劉全白也。）劉李有昔年之分。因

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惟有如今宋玉知．又曰．衡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姮娥二十年．李君嘆曰．不見蒙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孝．喜恨無言於舊知也．（李博士奇義此多亞不言詞翰．）後番禺舉子李鶯征．客游於閩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求宿．田舍指韋氏之莊．居韋氏乃杖屨迎賓．年已八十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幸獲祇奉．與李生談論．或文或史．淹留累夕．鶯征辭論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輕薄兒．白馬黃金羈．以鶯征年少而華輕肥故也．李生還令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醜．叟喟然歎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至客改令不離舊意．曰．白髮有前後．青山無古今．叟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夫耶．叟復還令曰．此翁白頭真可憐．憶昔紅顏美少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第．及李涉絕句．主人似稍稱其善矣．鶯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冷冷仙語人聽盡．卻向五雲翻翅飛．叟乃吟二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李生重詠贈叢客詩．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肯．遊浪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柬此詩．因而斂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共主營寨中心藏焉．遁隱羅浮山．經於一紀．李既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悔今昔．因乃潸然．或持觴而辭．反袂而歌云．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雲溪子以劉向所謂傳聞不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也．乾符己丑歲．客于雷川．值李生細述其事．鶯征於韋叟之居．親覩李博士乎翰．冀予道於文林．且思明感知從善．豈謝古人乎．

安人元相國應制科之選．歷天祿畿尉．則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於懷抱也．及爲監察．求使劍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及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臨途訣別．不敢挈行．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蛾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偸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元公既在中書．論與裴晉公度子弟譔及簫藏．出同州．（留云．裴度有立蔡之功．元稹有隳晉之過也．）乃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詠雖不及濤．而華容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採春曰．新妝巧樣畫雙蛾．慢裹恆州透額羅．正面偸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羅嗊之曲也．（金陵有羅嗊樓．乃陳後主所建．）採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五六七言．皆可和者．其詞曰．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閑向江頭採白蘋．常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昨夜黑風寒．牽船浦裏安．潮來打纜斷．搖櫓始知難．採春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

漣洏．且以藁砧尚在．不可奪焉．元公求在浙江七年．因醉題東武亭（此亭宋武帝所造．壯麗天下罕比焉．）詩曰．役役人間事．紛紛碎簿書．功夫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疏．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乃戀誰耶．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袁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偶．初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韓侍郎作墓誌銘．）謝家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百萬．爲君營奠復營齋．又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武昌是節．李相牛相及元相也．）是時中門外搆緹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聞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袁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異．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卻是家．袁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是親．黃鶯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袁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余故編錄之．與好事者共焉．

雲溪友議卷第十

裴郎中．（諴）晉國公次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與舉子溫岐爲友．好作歌曲．迄今飲席多是其詞焉．裴君既入臺．而爲三院所謔．曰．能爲淫豔之歌．有異清潔之士也．裴君南歌子詞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蠟燭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鉤．二人又爲新添聲楊柳枝詞．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也．詞云．思量大是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琵琶槽那畔．美人長抱在胸前．又獨房蓮子沒人看．偸折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借問．但道偸蓮是下官．溫岐詞曰．一尺深紅蒙麴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又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胡州崔郎中（芻言）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德華周氏者．乃劉採春女也．雖羅嗊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之詞．採春難及．崔副車寵愛之異．將至京洛．後豪門女弟子從其學者衆矣．溫裴所稱歌曲．請德華一陳音韻．以爲浮豔之美．德華終不取焉．二君皆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詠也．滕邁郎中一首．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吹．賀知章祕監一首．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縧．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是剪刀．楊巨源員外一首．江邊楊柳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尚書一首．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

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至今朝。韓琮舍人二首：枝鬬芳腰葉鬬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雲溪子曰：漢著有踏歌行，詎爲桑間濮上之音也。皆以雪月松竹雜詠。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覩其妙。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又云：陶令門前罥接䍦，亞夫營裏拂朱旗。並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傍亭子詩曰：南陌遊人回首去，東林道者杖藜歸。不言亭字，亦稱奇矣。

王建校書爲渭南尉，作宮詞。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南，合成二首。時隨長孫翺、朱慶餘，各有一篇，皆爲當矣。長孫翺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君詞曰：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對泣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元公秀明經，制策入仕。（秀字紫芝，爲魯山令，政清有名，自稱爲時文，號曰元魯山也。）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科，用爲男子榮進，其若茲矣。乃出自河南之咏也。渭陽先與內官王樞密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後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多遭黨錮之罪，而起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元公雖承聖旨，令隱其文，朝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何其愼靜乎。二君相將遐遁，因爲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鎭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教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近日舉場爲詩，清切而鄙元和風格，用高住式，蓋由工用之不同耳。章正字孝標，對月落句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有類乎秦亥云：一輪蛾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章君品題之中，頗得聲稱也。元和十三年下第，時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君爲燕歸詩，留獻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乃候秋期，必當引薦。庾果重乘禮闈，孝溫來年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遐相礪礪也。其詩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孝標及第，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尋爲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落句云：紅花真笑白頭人，改爲還似白頭人。言我將老成名，似花芳豔，詎能久乎。及還鄉而逝。前輩有章八元，後有章孝標，皆桐廬人，名雖遠而位俱不達。後五十年來，有閩川歐陽澥者，四明詹之孫也。（賈陵、陳羽、李觀、李絳、韓愈、王涯、劉遵古、崔羣、馮宿、李博等，與四明同年，其名流於海嶽。）澥娶婚經句而辭赴舉，抗節不還。詰云：黃菊離家十四年。又云：離家已是夢松年。又云：落日望鄉處，何人知客情。自憐十八年之帝鄉，未遇知己也。亦爲燕詩以獻主司鄭曇侍郎，其詞雖爲朝貴稱羨，尚未第焉。其詩曰：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迴。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爲誰來。

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頗衰悴，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溝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去接流人。顧況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遣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詩

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搴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獲其退宮人，覩紅葉而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紇子何審衆，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鎭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燒煉之者。夫人欲點化金銀，非援救於貧乏，必期多畜田疇，廣置僕妾，此謂貪婪，世名道術。且玄妙之門，處無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況不得乎。悉焚參同美金款眞至書也。皇甫大夫（或曰，王相公也。）在夏口之日，勤求藝術。時有一道士，策杖謁顏，直入戟門。門人以廉使奉道，不敢制止。安定公遽起而迎接。道士則傲然不窺，向竹而吟曰：積塵爲泰山，掬水成東海。富貴有時乘，希夷無日改。絳節出嶒嶝，霓裳發光彩。古者有七賢，六個今何在。蓋自謂我是一賢也。訪其姓名，答曰：黃山隱也。府公未明眞僞，請止於宮觀，闢在碑亭，得觀雲水。亞相曰：斯人若是至道，名利俱捐。試令幹事軍將持書送絹百匹，發一百千文，至其寓。山隱啓緘欣然，立修回報。遂乃脫其道服，飾以青巾，引見謝陳，禮度甚恭，異初來傲睨之態矣。皇甫公判書之末，乃至齎刑曰：道士黃山隱，輕人復重財。泰山將比餅，東海只容盃。綠綬藏雲帔，烏巾換鹿胎。黃泉六個鬼，今夜待君來。雲溪子曰：王子年之著書也，不脫後秦之難。東方朔之知揚也，恐罹西漢之咎。是松喬獨樂，鬼父不居，若山隱者，援爲妖惑，欺蔑公侯，罪無于吉，致孫策戮之之秧，來非許邁，起制帳舟中之願，足見凡愚。黃山隱自貽之禍，安定公明察之斷，合其宜乎。錄書此以警後人。

雲溪友議卷第十一

郢州有老僧。日食二鷹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饌之際。有貧士求飡。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駭。亦吐其飯。其鳩二脚亦生。僧後不食此味。覩驗衆皆敬異。號曰南陽鷹鳩和尚。

興元縣西墅有蘭若。上座僧常飲酒食肉。羣輩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餅。招羣徒衆入屍陀林。以餅裹腐屍肉而食。數噗不已。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也。此事柳僕射（仲郢）在興元日親驗之也。

寶誌大師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鱠。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帝曰。朕不味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誌公乃吐出小魚。鱗尾皆具。帝深異之。如今秣陵有鱠殘魚是也。且遶人崇佛奉僧。近亦衆矣。若留守王僕射逢。裴相公（休）。鳳翔白中令（敏中）。夏侯相（孜）。崔僕射（安潛）。皆嚴飾道場。躬自焚香執鑪。老而不倦。然諸貴達皆乃惡其過犯。必不容貸焉。李常侍（續）分陝之日。開登城樓。遙見二僧抱帙從寺門而出。有二鬼異狀。隨僧後諦聽。行過百步。忽見一女子自東而來。二僧極目而送。鬼乃俱怒。拋沙石作旋風。左右或有見者。召僧至。問其所以。具云出寺門共論經義。尋有他言。不敢隱諱伏藏。公曰。鬼神重齋戒。善惡必知。二僧旣還。益加惕勵。岳牧李員外（肇）。羣玉校書者。卽岳牧從孫也。昔來覲謁。曾預宴席。李公曰。吾欲

士也。識古知今。視汝儕流。只如粟粒。羣玉兢惶。雖不脫於價辱。其高聲如此。有天下名稱。羣玉後過岳陽。題詩曰。昔年曾接李膺歡。遠泛仙舟醉碧瀾。詩句亂題青草壁。酒腸狂飲洞庭寬。浮生聚散雲相似。往事微茫夢一般。今日片帆城下過。春風回首淚闌干。岳陽於奉釋之心。日無惓色。嘗撰逍遙寺碑文。甚得大理。若僧有故投網羅者。並不恕焉。斷僧結黨屠牛捕魚事由云。迷西天之禁戒。犯中國之條章。不思流水之心。輒舉庖丁之刃。旣集徒侶。須務極刑。各決三十。用示伽藍。襄州李八座翺斷僧相打云。夫說法則不曾敷座而坐。相打則偏袒右肩。領來向佛前而作偈言。各著小杖十五。以勵三千大千。又斷僧通狀云。七歲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稱貧道。有錢放債。量決十下。牒出東界。婺州陸郎中（長源）判僧常滿智眞等。同於倡家飲酒。烹宰雞鵝等事云。且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淨名。入諸淫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乃集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又斷金華觀道士盛若虛云。本是機畫牧竪。偶然戴幘依師。不遵玄牝之門。莫鑒丹田之義。早聞僧犯。苟乃包容。作孽既多。爲弊斯久。常住錢穀。惟貯私家。三盞香燈。不脩數夕。至於婢僕。遍結親情。良賤不分。兒女滿室。行齊犬馬。義悖淸廉。恣伊非類之徒。負我無爲之教。貸其死狀。付任生全。量決二十。便勒出院。別召精潔主守。務在焚脩。浙西韓相公（滉）斷法師雲晏等五人聚集賭錢。因有喧爭云。正法何曾執具。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旣能賭博。通宵必醉樽罍。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常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臺。

雲溪子昔遊西霞峯。厥氣方壯。嘗遇玄朗上人者。乃南泉禪宗普願大師之嗣孫也。南泉之德業。諸佛之支體。維三經云。卽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道。非道非心。離佛離道。卽是一眞。大師句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其心有善惡。智有利鈍。心智兩非。名爲究竟。南泉旣逝。崔行儉員外爲之銘曰。百骸俱散。一物常靈。釋徒俱服其精妙也。朗公或遇高才上智者。則論六度迷津。三明啓道。此滅彼往。無榮絕辱也。或有愚士昧學之流。欲其開悟。則吟以王梵志詩。梵志者。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爲名。其言雖鄙。其理歸眞。所謂歸眞悟道。狥俗乖眞也。其詩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卻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換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飢。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軀。苦痛教他死。將來作己須。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粗行出家兒。心中未平實。貧齋行則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煮餻。愛若波羅蜜。飽食不知慚。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不願大大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所願只如此。眞成上上人。又曰。良田收百頃。兄弟猶工商。卻是成憂惱。珠玉滿堂堂。何所用。妻兒日夜忙。行坐鬧人死。不解暫思量。貧兒二畝地。乾枯十樹桑。桑下種粟麥。四時供父娘。圖謀未入手。祇是願饑荒。結得百家怨。此身終受殃。又曰。本是尿屎袋。強將脂粉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最是冤家。又曰。生時不共作榮華。死後隨車強

叫喚。狩頭送到墓門回。分了錢財各自散。又曰。兼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惟欺瞞。口中佯念佛。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羶肉。勸君莫殺命。背面被生嗔。喚他他喚汝。輪迴作主人。又曰。黑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眞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裹大樹。小皮裹小木。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得分田宅。無人橫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雖孤獨。未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不聞。不哭我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又曰。世間何物貴。無價是詩書。了了說仁義。愚夫都不知。深房禁婢妾。鑄客誇妻兒。青石甃行路。未知身死時。

方彫雲爲白太傅所知。後遊滑州。累爲閽人艱阻。爲詩以讀盧尚書。弘宣 范陽公怒閽者而禮方生焉。詩曰。荷衣拭淚幾回穿。欲謁朱門抵上天。不是尚書輕下客。山家無物與三權。

夔州游使君，缺 遊客看花而不飲。至今荊夔花下斟茶者。吟此戲焉。盧子發詩曰。白帝城頭二月時。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無眞計。客子由來是相師。

詠螃蟹呈浙西從事皮日休曰。未遊滄海蚤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雨。海龍王處也橫行。

又題金錢花曰。陰陽爲炭地爲爐。鑄得金錢不用模。謾向人間逞顏色。不知還解濟貧無。

鄭愚醉題廣州使院以譏前政云。數年百姓受饑荒。太守貪殘似虎狼。今日海隅魚米賤。大須慚愧石榴黃。

擬權龍褒體贈鄠縣李令。及寄朝右。李乃因休官。詩曰。鄠縣李是官。橫琴膝上弄。不聞有政聲。但見手指動。

李日新題仙娥驛詩曰。商山食店大悠悠。陳䭔饊古𩝐頭。更有臺中牛肉炙。尚盤數臠紫光毬。

賀祕監、顧著作。吳越人也。朝英慕其機捷。競嘲之。乃鑄南金復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賀知章曰。鈒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吳兒。顧況和曰。鈒鏤銀盤盛炒蛾。鏡湖蓴菜亂如麻。滿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

張祜客於丹徒。有朱遷者。輕佻侮慢祜之篇詠。後遷與祜參。欲其潤飾之。祜乃戲館二十字。欣而不悟。詩曰。昔人有玉盌。擊之千里鳴。今日覩斯文。盌有當時聲。

雲溪友議卷第十二

溫州顏郎中題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張祜觀其騎盤馬上。以詩戲之曰。忽面射鵰出軍城。人著戎衣馬布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頭行。祜爲多瓜堰官。慨其牛戶無禮。責欲鞭笞。但無不取給於其中也。然無名秀士居多。職事皆佳於祜。錢唐酒徒朱冲和。小舟盤逸。祜令胥曰。張祜前稱進士。不亦難乎。冲和乃自啓名而贈詩嘲之。祜平生傲誕。至於公侯。未如斯之挫也。其詩曰。白在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多瓜堰下逢張祜。牛屎堆邊說我能。

章滕冀戲題盱眙邵明府壁詩曰。豈肯閑尋竹徑行。卻嫌絲竹好蛙聲。自從煮鶴燒琴後。背卻青山臥月明。

樂營子女席上戲賓客量情三太。乃書榜子示諸妓云。嶺南掌書記張保徹。綠羅裙上標三棒。紅粉腮邊淚兩行。叉手向前咨大使。這回不敢惱兒郎。時諸張書記文彩縱橫。比之何遜。人才瓌偉。有似玄宗。及罷府北歸。留詩戲諸同院。聞者莫不大咍。詩曰。憶昔前年富貴時。如今頭顏尚依稀。布袍被後思宮內。錦袴穿時憶御衣。鵝子背攢高力士。嫦娥翻畫太眞妃。如今憔悴離南海。恰似當時幸蜀歸。

莆田縣有染家巨富。因醉賤兄至高標十木。既賤鄉親。爲會有柳逢秀才。旅遊擬席。主人不樂。柳生怒而題壁。染人逢與束帛。贖其詩。詩曰。紫綠終朝染。因何不識非。莆田竹木貴。背負十柴歸。

浙東孟簡尚書。六衙按覆囚徒。其間一人。自曰魯人孔顥。獻詩啓云。偶尋長街柳陰吟詠。忽被都虞候拘縶數日。責以罪名。敢露血誠。伏請申雪。孟公立以賓客待之。批其狀曰。辥陟不知典教。豈辨賢良。驅遣健徒。憑陵國士。殊無畏憚。頗恣威權。翻成刺許之資。何異吠堯之犬。然以久施公效。尚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孔生詩曰。有箇將軍不得名。惟教健卒喝書生。尚書近日清如鏡。天子官街不許行。

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韋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長年精求釋道。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若有飲宴。方一召來。柳際花間。任其娛樂。譙中舉子張魯封。爲詩謔其賓佐。兼寄大梁李尚書詩曰。杜叟學仙輕蕙質。韋公事佛畏靑娥。樂營卻是閑人管。兩地風情日漸多。

戲酬張十五秀才見寄池亳二州之事。宣武軍掌書記李晝曰。秋浦亞卿顏叔子。譙中都護老桑門。如今柳巷通車馬。惟恐他時立棘垣。

題大梁臨汴驛。進士姚（嵒）近日侯門不重才。莫將文藝擬爲媒。相逢若要知膠漆。不是紅妝即撤灰。

麻衣黎瓘者。南海狂士也。遊於漳州。頻於席上喧酗。鄉飲之日。諸賓悉赴。客司獨不召瓘。瓘作翻韻詩贈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馳騎迎之。其詩曰。惜向溪邊折柳楊。因循行客到州漳。無端忤觸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

元丞相（載）妻王氏。字韞秀。（王縉相公之女。維右丞之姪。）初王相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王氏諷夫曰。何不增學。妾有奩幌資妝。盡爲紙墨之費。王氏父母。或未之知。親屬以載夫婿皆乞兒厭薄之甚。元乃游秦。爲詩別妻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請偕行。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攜手入西秦。元秀才到京。屢陳時務。深得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諸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笑辭明鏡婦。恥見蘇秦富貴時。元公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游貴族。客候其門。而或閽阻。王氏復爲一篇以諷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闌重換舞衣裳。孫弘開館招佳客。知道榮華不久長。元公見詩。於是稍減威望。太原內外親族。悉來謁賀。韞秀置於閑院。忽因晴霽日景。以靑紫絲四十條。每條長三十丈。皆施羅綺錦繡之飾。每條縧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亘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閑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及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粗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而辭。韞秀每分衣服器飾於他人。惟不及太原之骨肉。且曰。兒非不禮於姑姊。其奈當時見辱何。洎元公貪恡爲心。竟招罪戾。臺閣彈奏。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槩。因高丞相已謝。上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曰。上宥連罪。或云。京兆笞而斃矣。

朱慶餘校書。既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遍索慶餘新製篇什數通。吟改後。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於懷袖而推贊之。淸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朱君尙爲謙退。作閨意一篇以獻張公。公明其進退。亦和焉。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張籍郎

中酬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朱公才學。因張公一詩。名流於海內矣。

劇談錄

康駢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劇談錄二卷唐康駢撰王定保摭言作唐軿盖傳寫之譌唐書藝文志作康軿以其字駕言證之二字義皆相合未詳孰是諸書引之皆作駢疑亦唐志誤也駢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是書成於乾寕二年皆記天寶以來瑣事亦間以議論附之凡四十條今以太平廣記勘之一一相合非當時全部收入即後人從廣記鈔合也此本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字盖猶影鈔宋本如潘將軍一條註中疑爲潘鵲硨字今本劍俠傳從廣記剽掇此條譌爲滿鵲碑遂不可解知此本爲善矣其中載元微之年老擢第執贄謁李賀一條古夫于亭雜錄辨之曰案元擢第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根如此其論最當然稗官所述半出傳聞眞僞互陳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爲據亦未可全以爲誣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不以是廢此一家也

劇談錄目錄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王鍇活崔相公歌妓

御史灘

渾令公李西平爇朱泚雲梯

潘將軍失珠

李鄴侯救竇庭芝

續坤獻馬

龍待詔相笏

孟才人善歌

袁相雪攝金縣令

郭鄩見窮鬼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狄惟謙請雨

王侍中題詩

道流相夏侯譙公

華山龍移湫

田膨郎偷玉枕

洛中大水

李朱崖知白令公

卷下

劉相國宅

李相國宅

慈恩寺牡丹

管萬敵遇壯士

張季宏逢惡新婦

玉蕊院真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樞食井魚

洛中豪士

鳳翔府舉兵討賊

老君廟畫

白傳乘舟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韋顗梟鳴

命相日雨雹

李生見神物遺酒

說方士

廣謫仙怨詞

含元殿

曲江

真身

元相國謁李賀

劇談錄目錄終

劇談錄卷上

宋 池州 康駢 述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宣宗皇帝聽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懷及席訪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仍與學士候對便以爲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時庶安否廉察郡守孰人求瘼之

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遍求竊規朝廷皆未視其忠赤相國降堦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幾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旣而復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案置於御牀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兩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相國跪於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抃舞而稱曰先臣又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奧況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朕者卿材器今日覩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

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威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蓋是注意益深居旋除述爲宰相自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郊壇迴渭南尉趙嘏上詩云鶚在卿雲冰在壺代天材業奉訏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非夜星辰迴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議曰凡懷才抱器有時而通非得有客雖遇不顯向使明主有任賢之意近臣無專對之能徒彰妄進之譏方將退懲之說殊恩厚澤豈及於身是以君子勵志飭躬以俟遇之運良有旨哉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弇得神仙保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言之不窮年壽云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先是令狐相公論以杜下深圖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話與處士劉平執友修道平天寶中居於齊晉間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覩物不假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鎗執蓋以

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輦下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謂祿山魍魎皆棄鎗投蓋狼狽而行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知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鳳翔少尹王鮪伊國公之叔也年十四五與兒童戲於東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汲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牖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耶願以舉策通來凡有吉凶先兆盼竊必來潛報如此數年鮪與崔物通微崔相國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醮酒酣稍歡云有小妓善歌得於親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國俄而自歸內見理粧稍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相國怪而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後衫袍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遽報中惡救之不及矣相國悲惋不已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由幹事者徑詣東市肉

行以善價取之將牛頭而至鮪令扶策歌者置於淨室榻前以土盆盛酒橫板用安牛頭設席焚香繫封其戶且戒曰專伺之嚬鼓一動與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旣去久而無聲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悉乾牛目怒出於外數日之後方述前事云其夕治粧旣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有室宇華麗其間列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女妓中歡笑方洽忽聞人大叫聲震庭廡坐中皆失色相顧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入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者引於堦前背負而出踰數十步忽覺臥於室內遍後相國詢其由鮪終不言盡其事

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相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牛邑者與同僚列筵于亭上觀之因召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鸂鶒立前後居人以此爲則相國

潛揣縣僚無出於己因舉杯祝曰既能有靈何惜一雙
鸂鶒宴未終俄有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渾令公李西平獲朱泚雲梯

朱泚之亂德宗皇帝車駕出幸奉天是時沿邊藩鎮皆
已舉兵尼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
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
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既
盛雲梯又壯若縱之誠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鋭兵
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于時東藴若後約戰酣
而燎風勢不便火不能舉二公酹酒抗詞拜空而祝天
道助順至聖感神泚賊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敢以狂孽
來犯乘輿今擁衆稱君將逼城壘瑊等誓輸忠節志殄
妖氛若社稷再興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爇逆黨氷銷
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而進火
烈飆駭煙埃漲天梯燼卒奔賊遂退衂德宗皇帝御樓
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克復京國二公勲績爲首寵錫
茅土銘鏤鐘鼎匡扶社稷終始一致其後李司徒有子
四人皆分部節制忠烈榮耀于今藹然

李司徒嘗於左廣効職久未遷昇聞桑道茂善相
人賫絹壹匹凌晨而往時道茂傾信者甚衆造謁
多不見之聞李公在門親自迎接施設肴醴情意
甚專既而問之謂曰他日建立勲庸貴盛無比或
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託李公莫測其由但懇唯
而已請迴所賜絹換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請於襟
上書名云他日見此相憶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賊
庭既剋復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決
道茂將就刑請致分雪之詞遂以汗衫爲請李公
奏以赤罪遂令原之

潘將軍失珠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時人呼爲潘鶻硉也）本居襄漢
間嘗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
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賓不同至於妻孥已
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
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
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
之於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

失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
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
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問諸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
之盜也其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
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
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値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
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
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異時
因以他事熟之遂爲舅甥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
煙爨不動者往往經旬累日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巢
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輩未有此物密以一
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
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
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
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
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
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酬獎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
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

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
門始開塔戶猶鏁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
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欻
然攜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徑詣
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
室矣

馮鍼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
右引超具述前事訪潘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李鄴侯救竇庭芝

寶應年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胡盧
生每言吉凶無不必中如此者往來甚頻長幼莫不傾
盡一旦凌晨入門顏甚嗟惋庭芝問之良久乃言君家
大禍將成舉族恐無遺類即未在旦夕所期亦甚不遠
既而舉家涕泣請問求生之路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
不可相救然黃中君造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
具述形貌服飾仍約浹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晝從洎
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有內艱居于河
清縣因省親親及策蹇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

所乘驢忽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
値庭芝車馬羅列將出忽見鄴侯皆驚眙而退俄有人
出來云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廐請客入
座員外喜願修謁如此者數四鄴侯不獲已就其廳事
庭芝既出降堦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
稚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賻送殊厚但云貴達之辰
願以一家爲託鄴侯居于河清信宿旁午於道及朱泚
構逆庭芝方廉察陝服車駕出幸奉天遂陷於賊庭及
鑾輿返正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迴至行在便

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聖意不解云鄭以爲寧王懿親（乎庭芝姊爲寧王妃）以此論之猶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上聞由是特原其罪鄭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陜州問之竇奏其事德宗曰鄭言黃中君蓋指於朕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或云李相先代塋墳在淸谷前濁谷後恐以此言之）

續坤獸馬

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坤宮爲都水使者）頗得秦和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

（古者善醫道多矣述其前事不遇覩徵者有心解分劑未聞乎評診脉候見於蓍龜之能也）適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疹衆醫無不療之不瘳昇疾請坤投藥數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邊馬一疋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銜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粟託人以賤價貨之求鬻者幾試遂復如初累月不售儕伍間有王生貿易於中貫之門頗甚貧窶忽詣坤云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以備行李亦知驅騁非敎但欲致於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之畜付焉亦不約酬馬之價王生經旬不至謂其脫略亡逸一日復來且輸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裝蹋僕馬至於奴婢妻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生貨馬金帛纔資幾三四百萬坤甚驚訝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以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但驚訝劣之材何以至此乃云初致馬於青社監軍畢足如有羈絆及將遣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焉對詢左右云數日前魏博會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正同聖人常乘打毬驍異未有其偶將到日方遣調習步驟禁轡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王

生因大窮其價遂以四十萬酬之是以物之逢時亦有其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莘野築傅巖未遇良途奚異於此

張存詔相笏（王重師于驄馬附）

開成中有能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無不候揣指趣足期於貴達時承樂齋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也至宋補闕笏復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閒佇立閣議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遽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醜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爲河淸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淸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自咸通乾符已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論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宥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如何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王密親復作鹽鐵使爾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觀于侍郞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眞爲貴者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揖如百斛巨器所貯尙空其半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敢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宏達矣其後浹旬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涕零

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臣以小棺殯于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議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櫬以殉遂窆于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祜有詩云偶因淸唱詠詞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却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袁相雪換金縣令

李汧公鎭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注漢書武帝詔云往者東狩見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趾褭蹏之狀以叶瑞應其後民間效之）里民送於縣署洎牒將至府庭宰邑者喜於獲寶欲以自爲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土塊矣甕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爲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鞫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爲衆所擠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詬辱滋甚遂以爲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汧公覽之愈怒

俄而因有筵席停盃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嘆或云效齊人之攫或云有揚震之辭談笑移時以爲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判官親戚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洴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瓮間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旣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笸中舁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洴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皆爲宰相

愚嘗聞金寶藏於土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坊有麟迹見於與慶觀殿宇悉皆頹毀咸通中畢相國再令營造基址間得巨甕皆貯白金理材者與工匠三十三人盡懼爲官所取乃輦木梯蓋之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包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鋌所說與此

正同

郭鄩見窮鬼

通事舍人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委困方甚膠擾閒常有二物狀如猿猱云以青衣碧衣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鄩俱往所造之間如擬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餧親友見之俱爲耋隳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淨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旣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與鄩復同云彼之聚斂豈啓何以通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邑子其餘永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鄩旣與盥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踰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騖好奇問之未甚爲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左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罰屋之資幾侔猗頓然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婢

僕鬟槳其罰端麗者至多外之妝服冶容造次莫遇其意一旦與賓朋縱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詞列者命酒開筵爲歡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尋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悋繇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裴晉公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旣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旣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蓋慮動傷一境未聞歸心效順乃孚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誠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

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爲淮西節度使與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六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狄惟謙請雨

會昌中北都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恪有蒲密之政撫綏勤卹不畏强禦屬州境亢陽涉歷春夏數百里水泉農畝無不耗斁枯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略無所應之兆時有郭天師者本幷土女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之道有監軍使將至京師因緣中貴出入宮掖其後軍牒告歸遂以天師爲號旣而亢旱滋甚闔境莫知所爲僉言曰若得天師一到晉祠則災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主帥難之惟謙曰災厲流行甿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唯而許之惟謙乃具車輿列幡蓋迎於私室躬爲控馬旣至祠所盛設供帳豐潔飲饌自旦及昏磬折於堦

庭之下如此者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符于上界請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懇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士庶奔走雲集三夕于茲曾不降雨又曰此土災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爲爾再上天請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於己奉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無雲霆郭乃懷索馬入州宅惟謙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此來更乞至心祈禱於是勃然而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惟謙謝曰非敢更煩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於是惟謙宿誡左右曰我爲

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明晨別有指揮汝等叱須相象是非好惡縣令當之及曉伺門未開郭已嚴飾歸騎常供設肴醴一無所施坐於皐堂大怒呵責惟謙曰左道女巫妖戲日久當須斃在茲日焉敢言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二十投於漳水祠後有山高萬丈遠令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獨匆立於其上於是合縣駭愕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觀者如堵是時炎旱累月爍石流金驕空萬里略無纖翳祠上忽有片雲如車蓋俄頃漸高先殺惟謙立所四郊雲物隨之而合雷

震數聲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於是士庶數千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杖殺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誠有感深加嘆異與監軍發表上聞俄有詔書褒獎賜錢五十萬能賜章服爲縣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聲

勑書云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厲將痛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暴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翦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天心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

王侍中題詩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雖才稱落有命世間生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容賦詩頃之達於王公乃召護軍俱至從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却取筆硯復以綵牋數十幅散於座衆賓相顧遲疑將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覩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

公之前從事禮爲掛王公曰前某以翰略發迹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遂乃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平生弓劍自相隨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嘆無已咸云忠烈詞彩雖曹景宗賀若弼無以加也曹景宗於御筵前賦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帝覽之稱賞無已又隋將賀若弼贈源雄詩云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莫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時文人張祜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覩茲盛事豈得無言祜即席爲詩以獻云古來英傑勳褒區武德文經未有餘王氏杜天勳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王公覽之笑曰襃飾之詞可謂無所愛惜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豈易得天下人問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尚駐數月贈行以絹千匹其後移鎮蒲津于宴示伎向慕武則遠多士翕然歸向風烈遺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爲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寮皆至有道士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

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建茅土惟在保守勳庸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特烏公器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覩却不在此時夏侯相國爲館驛巡官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與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直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

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殷清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邁若以紋冕累身至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嚣俗相逐學道即三十年內白日昇天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訪尋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之而已將去復來稱其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去云藥數粒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審自啓之書窮之辰當復相憶其後謝公顯赫令名再居鼎鉉

張累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兼察數州書紀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書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言道流之事話於親友追想其風莫能及矣

華山龍移湫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巘高險無貯水之所此夕迴從數丈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疏鑿京洛行旅無不枉道而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逮於累月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木葉有草木飄泛其上或見片葉纖莖必有飛鳥銜而去之祈禱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祝投之歘然而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話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忽有風雨暝晦車馬幾爲暴水所漂邇後人愈敬之莫有敢犯者

田膨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盜者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王敬宏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宏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

年不知趫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宏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茲令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鄽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祕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覩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軍一欵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因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宏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

寺僧云其日將夕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洪江海鼓怒之聞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登高望之謂城中悉為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曀忽開有行者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闕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為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遺落騎從纔過煙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漲將與穀洛先漲魏王與月陂二堤俱壞乃明闕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書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國器之許於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貲用不充無以祗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為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沈涉旬霖霪賀拔惎員外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氣吻就門告別閽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適對之賀拔惎遂駐車留書備

述羈遊之意白公覽書歎曰丈夫處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僥倖取容未足為發身之道豈家苦矣傲止邀當路豪貴罄時登第貧交今日閑闢不接輒便無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候者命賀拔惎迴車遂以杯盤同費餞而所約朝賢聯騎而至閽者具陳賀拔惎從容無不嘆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為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觀其龍鍾委困不忍弃之留飲數杯遂闕祗接既負吹噓之際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賞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寄達所以激勸澆薄不旬月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未逾三載使秉鈞衡其後五鎮藩維再居廊廟蹈義懷仁而終始一致迹芳傳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土蕃尤甚恣其倔強宣宗欲致討伐遂於延英殿先問宰臣公首奏與師請為統帥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將大戎列陣平川以生騎數千伏藏山谷既而得於諜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首帥衣緋茸裘繫寶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纔先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面者數四頓召漢軍鬭將

白公誡兵士無得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請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踣於鞍上以手扶挾如奪馬而還師旅無不賈勇既大戰沙漠虜陣尤解土崩乘勝追奔幾及邏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三州千人先是河湟郡界內在列奴自此悉為內地宣皇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於克復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

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還閑河水九盤收
數曲隴山千里鎖諸關西還北塞今無事為報東南夷
與蠻馬相楨詩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款皇風
指揮猃武皆神算開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
七關雖戍已弢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
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萬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
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偏腥膻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
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相
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方洽凱歌右地名王

爭解辮遐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
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劇談錄卷上終

劇談錄卷下

劉相國宅

通義坊劉相國宅本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舊第
進賢起自戎旅而倜儻瑰瑋累居藩翰富於財寶雅豪
俊奉身雅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常話在名場日失意邊
遊進賢接納甚至其後京華相遇時亦造其門屬牡丹
盛開因以賞花為名及期而往醼事備陳飲饌宴席之
間已非尋常眾杯數巡復引眾賓歸內室宇華麗楹柱
皆設錦繡列筵甚廣器用悉是黃金堦前有花數叢覆

以錦帳妓妾俱服紈綺執絲簧善歌舞者至多容之左
右皆有女僕雙鬟者二人所須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
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綺肴窮極水陸至於僕乘供給靡
不豐盈自午迄於明晨不睹杯盤狼籍朝士云邇後歷
觀豪貴之屬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後進賢徙居長興其
宅亡為他人所有咸通中劉相國罷北京亞尹復為翰
林學士數歲後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稅焉及出鎮荊
南朝野無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少及長聞之俱為沸泣
其後興化蕭相登庸舉為自代表云正人吞聲而抿臆
百姓掩淚於道途是時昇道鄭相國在內庭夜草麻制
具述其事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
人知是時都下傳寫為之紙貴持權者覩其詞大怒鄭
公自翰林承旨左遷梧州相國自端揆竄於日南論者
四年方獲情雪以祕書監召還未久復持鈞軸或將用
第為獻竟無所受復於此宅寓居庭宇不加修飾清風
儉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義之感物也大哉劉公知帝道欽明欲
賢人盡舉四海之內翕然嚮風雖謫居累年再昇

鼎飪姦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之域不能陷其
身振譽一時流芳千載豈不偉歟其有自官貿功
貨賄怙寵專權身存名滅者一何謬哉

李相國宅

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為玉
椀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怪石古松儼若圖
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
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常因暇日休澣邀
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景赫曦咸有鬱蒸之病軒
蓋候門已及亭午搢紳名士交易不暇將期憩息於清
涼之所既而延於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
畫但有炎爍之慮及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
飈爽氣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
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盆
貯水漬白龍皮置於座末（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得之於漁扈其僧以為鱗介之屬貯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相國好奇因以金帛贈之而獻又獲金帶犀麈聲皆希代之寶及南遷悉為惡溪沉溺使崑崙沒水求之在鱷魚穴不能取）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
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

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
之形有巨魚脅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六
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
風韻高致雅好山水相國居廊廟日以白衣擢升諫署
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
徵黃昂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又新昌孔街牛相國宅即元宗朝將作監康䛒舊第桑
道茂謂之金杯俱用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為上至于佛宇道觀遊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中朝士數人尋芳遍詣僧室聯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於是從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有所覩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願足矣僧但云昔於他處一逢盖非輦轂所見及且求之不已僧方露

言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舊幕幕下啓關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頗甚華潔軒廡欄檻皆是柏材有殷紅牡丹一窠婆娑幾及千朵初旭輝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燿心目朝士驚賞留戀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已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閑步將出門令小僕寄安茶笈裹以黄帕於曲江岸藉草而坐忽有弟子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俛首無言唯自吁嘆坐中但相盼而笑既而却歸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舁而去取花者[redacted]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為酬贈

管萬敵遇壯士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輈衆所推伏一日與儕輩會于東市酒肆忽有麻衣張蓋者直入

其塵引轍而飲傍若無人萬敵振腕瞋目略無所懼同席恃勇之輩共為推挽竟不微動而觀者漸衆乃言曰某與管供奉較力以定強弱先請供奉拳某三拳後乙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樓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已欲令殞于手下盡力拳之如扣木石觀者咸見樓柱與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徵動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於是奮臂兩起拳大如斗高及丈餘屹屹而下前後有力之輩方甚恐懼知非常人衆捧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萬敵寢瘵月餘力遂衰減

張季宏逢惡新婦

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宏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宏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幕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媪謂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宏問之媪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宏曰向來見媪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媪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宏笑曰其他則

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為主人除之母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鬬當為酬贈頃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覩日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門有盤石季宏坐其上置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卽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宏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姻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村只如某年日月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宏

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宏汗落神駭但言道理不錯鬬罷假寐伺晨而發及迴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玉蘂院真人降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

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為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蘂院真人降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心禱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蘂與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覩蕣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蘂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云嬴女偷乘鳳去時洞中潛歎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選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千於

路以施爲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既微漸不能普合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牒詠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弼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方行小惠昔子產以乘車濟人於溱洧君子謂不知爲政不如以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執政者覽書慚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於難

崔道樞食井魚

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乾符二年春下第歸寧淡上所居因井渫得鯉魚一頭長可五尺鱗鬣金色目光射人所覩異於常魚令僕投于江水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廨宇頗甚嚴肅既入門見廳事有女人戴金翠冠著紫繡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金櫛如宮內之飾有一人吏從執簿領而出及軒陛間付雙鬟青衣著於繡衣案上更引韋生東廡曹署理詰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龍也若潛伏

於江海湫湄雖人所食即無從而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中非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噉之俱難獲免然君且却還試與崔處爲佛道功德庶幾稍減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具以所說話於眷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纔經及旬餘韋生果殁韋乃道樞姑之子也數日後寄夢於母云以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尙冀得寬刑俾表兄之過亦成矣今久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期皆然而寤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

是韋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書文字立道樞於屏側疾趨而入見繡衣據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一其後有判詞云崔道樞所害雨龍事關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壽亦減一半時道樞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怳惚悲涕莫知所爲時節在冬季其母方爲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之妻孥咸在京師紫微備述其事舊傳夔州及牛渚磯皆是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所也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詘爲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來往李因以其宴爲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餱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爲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爲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俯不下筯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餐茶食蘗李莫究其由以失飪爲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屈諸聞可爲盡歡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餐啗僧撫掌大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産

剽掠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負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俛首慙靦無復詞對

古人云膏粱之性難正其此之謂乎是以聖人量腹而食賢者戒於奢逸宋武帝幸武帳堂將往勸諸子弟勿食至會所賜餠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飢色帝謂曰爾曹少長驕貴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等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前聖用心同旨哉

鳳翔府舉兵討賊

巢寇攻陷宮闕近京藩鎮悉無兵備初王仙芝敗衂黃巢引餘黨南走交廣制置以高駢令公統制諸道兵師於江淮剋擇要路議者以爲高令公奔世名將可以坐制兇渠及賊收衆衆北來擇舟遂過淮甸於天長縣廣布營寨騎打高令公既不出軍但閉關自保而上戰將閉此巢兵驍長驅逐諸推北路齊相公領青州都將義軍衆赤不取進卷所遠征或於中路遲留濮州既無捍禦賊衆實復失機謀盡遂九衢乃未知覺豈不異哉時李相鎮備律鄭相鎮岐下既聞車駕播遷俱有勤王之念鄭相國率賓僚將校巡城壘犒撫池隍悉皆毀塞計其修築之功萬旅月餘未竟而賊

鋒方盛立虞奔軼明晨復召從事大將坐於內廳詢以謀計咸以巨盜方熾未可枝梧衆議且欲從權俟兵集乃圖收復相國曰諸君勸某臣賊乎於是欷然而仆在右扶之不及爲地甃所傷面首皆破泊日午達于明旦口噤尙未能語是時關輔征鎮咸已歸欵唯鳳翔信耗不通賊議興師致討有奔來者具述其事於是監軍與僚佐代爲表章使兩騎馳至京國賊徒覽之大喜道王懷順將百餘人厚齎繒綵金玉以申慰勞之意既而開筵以待懷順宴席施設俾於擊日列坐行觴將陳飲饌

衆工饗合管絃文武軍吏及聲妓一時慟哭監軍從事雪涕止之良久方定懷順與來者皆駭愕相顧就食乃問其由時吏部孫侍郎亦在幕中對曰相國自鎮此方恩及萬物聽政之暇時命音樂與將吏交歡遠及風疹所侵今辰不赴茲會衆聞絲竹聲不覺悲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悽傷相國聞之曰我知億兆人民之心未厭唐德賊勢雖甚竊據宮闕滅亡當在旦夕於是密飛羽檄告於隣道會兵旬朔間邠涇洋隴及沿邊藩鎮俱以銳師來集既而神策守鎮軍士聞風亦至麾下一旦

賊中遺千餘人大索糧粮于時烽候已嚴偵邏旅密雲旗霜刃森羅於百里之內賊入界大驚俱就擒戮有後殷者奔以狀告兇黨無不奪魄陷京黔庶亦思奮勇初有走還京中者云鳳翔鄭相公已叛黃王兵士甚衆巢聞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半天下所至無不敢勉直至閣令公猶不敢出軍敵我鄭相國擬作何計唯趙張王備閣之已爲奔軼之備也俄而猶聞晉絳并汾澤潞及河北三鎮並舉雄師翕然響附相國仗節訓兵援旗誓衆擁鋒督戰累剉兇渠首運奇謀終摧巨孽其後請朝廟獨復釆化權匡國濟時終始一致文經武緯何謝古人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相國有焉

老君廟畫

東都北邙山有元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元畫五聖眞容及老子廟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杜工部遊詩云配極元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敬愛寺後

有雜尾病龍莫知畫者誰氏繪事奇巧皆入神之迹犀雜在東廊觀音院天王部從中衮神人持野狐一隻遠而觀之勢若飛動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朝玉眞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拱枓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爲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並圖之於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注之疊石像蓬萊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陽退宮嬪御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每清風朗月即闚山池之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詩云夕照紗窗起暗塵青松遶殿不知春君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書爲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爲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遊倚欄眺翫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桐甑而炊卯角僕烹魚煮茗泝流

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歎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傅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醫奉御頗好眞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誤於巖嶂之間不覺蹊行數日所齎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迤邐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遺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于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餼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煙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穭豆之狀俾於藥室取鐺拾薪汲泉而煑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

大日可以食矣渴即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飢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係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紛華兼養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因述慮失道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繼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聲殺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盧僕射航昧元默思覩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問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旬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韋顓梟鳴

大中年韋顓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後名殷稍之輟居所外舍館

之放牓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顏略無登第之色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頗夜分歸于所止擁爐而坐愁嘆無已俄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于庾廝以橫竹掛席蔽之是際忽有鳴梟集於竹上顧卿觀驚駭杖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大憂亦無所畏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牓到顧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鵩至梟鳴不祥之兆近覩數事亦不然乎

昔鄱艾梟鳴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於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為不吉者

命相日雨雹 崔沆 豆盧瑑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王鐸令公為南面都統崔相國豆盧相國同日策拜宣麻之際殿庭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雹大如雞卵五月月二十三日識者以為鈞軸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于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見神物遺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尚寓居圃田別墅素性剛決不以鬼神為意每見人銜杯醉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疾方臥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隋伍開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甚劣服飾或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堦而上左右要從悉無所覩謂尚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醑之間必為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聚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過飲兩壺俱盡淋第衾裯皆是餘瀝將出謂尚曰何似當時惜酒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酲寢寐儼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為鄭州刺史卻召李生而說之

說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趙歸真探賾元機善制鉛汞氣貌清爽見者無不竦敬詣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為鸞驂鶴馭可指期而降常云飛鍊中須得生銀諸使於累平採取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銜石礦非烹冶乃無從而得歸真齊熊數朝為御書遣於巖穴間俄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寶蓋因有道而出況明主以修真為念是何感應不臻尊

師無復憂明旦當從所請啓龍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聲如雷山礦谿開數丈銀液盆然而湧出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鍊至多外人罕知其術復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於役使鬼神會昌初召至京闕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崇儼善於符籙嘗取鄱浮山柑子以資御果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豈便劣於崇儼元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元妙若涉越山海恐誑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一日而至上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夕當致十顆元長奉詔而出及旦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於御榻俄有中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皆如此類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蘂穠艷月餘方謝及武皇厭代歸真與瓊俱竄遂嶺表唯元長遯去莫知所在吳天觀周尊師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以童幼閒便居洞庭山諸父隱堯深得真道有張儒華者義濞豪士躭味元默一日廢棄財貨訪道於江湖之間至吳門知隱堯出世修鍊徑往洞庭詣之囊裝中所貯金帛僅竭以

資香火隱堯知其志俾於岸頂坐守藥爐其或風雨晦冥往往有神物來萃殊形詭狀深可駭人儒華端潔自安竟不微動如此者涉於周歲隱堯謂之曰爐中鍊藥乃七返靈砂也雖非九轉金丹餌之可延魂返魄髮令子弟數輩守之靡不畏怯而能汝相從未久遂能苦節如是及鼎開藥成凝成十粒但令齎之以囊盛未傳吞餌之法儒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覲省隱堯別謂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茲復為世網所縈有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囂塵為戀付汝之藥每九可益算十二有疾終者審其未至朽敗雖涉旬能使再活然事關陰騭非行道有心之徒不可輕授凡欲此藥救人當焚香啓告吾為助爾儒華歸甚為鄉里所敬父母遘疾而歿服之皆愈居數歲復詣洞庭繫舟於金陵江岸有賈孫士則者乘巨艘十餘隻亦於浦間同泊有子一人方及壯歲無疾而殞於中夜父母感以哀毫哭泣不食崇朝儒華憫之因以靈砂往救其初服之時未驗再服一粒蹶然而蘇云所至之處城府甚嚴方為吏從拘錄俄有二黃衣人手執丹書文字洞庭周尊師令喚廳事閣有紫衣者援案而坐於是簪笏而興謂左右曰仙師來召壽可復留乃令放還謂曰汝因此壽命增延當可力行善道士則所將財物分其半以答儒華儒華取錢五十萬散施貧乏至洞庭與隱堯俱隱

廣謫仙怨詞 台州刺史 竇宏餘撰

元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沒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謂力士曰吾倉皇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

翺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之言不到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中書令張九齡每因奏對未嘗不諫諍祿山上怒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殺祿山於是不敢諫矣）因上馬遂索長笛吹於曲曲成潸然流涕佇立久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顧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後索長笛吹出對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

切諸曲莫比大歷中江南人盛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聞長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是才麗與本事意興不同余既備知聊因暇日輒撰其詞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迴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猶在彎環驕以爲竇史君序謫仙怨云劉隨州之詞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使蓋明皇發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竇之所製殊不述焉斯因更廣其詞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詞云晴山礙目橫天綠壓君王馬前鑾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爲嬋娟

含元殿

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爲基址形勢釦砌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棲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酋長仰觀玉座若在霄漢識者以爲自姬漢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亂逮乾符中近百年無事君臣和叶四表靖謐文物之盛龍卑姬漢藩方職貢府無虛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飭廉讓以遊時譽貪祿者守其官耕賈者專其業八紘四海遂同文軌承平既久稍務奢逸貴族豪家輕視祿稽征鎮牧守或非其才黔黎興杼軸之嗟郡邑有萑蒲之盜然主上勞謙增委無虧聖政亦使寇犯神州鑾輅播越況秦漢之代魏晉之時主荒臣殘豈不顛覆今則覩淳輝之列啓中興之期億兆人心復新於唐德矣禮樂刑政得無誠哉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隑洲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

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幬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節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則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攜觴亹亹不絕

昇平裴相國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領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際裴公與名士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軒昂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宜州廣德縣令連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宮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秉鈞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真身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迎真身至于輦下（真身相傳云是釋迦文佛中指節骨長一寸人分瑩滑如玉以小金棺盛之舊於鳳翔建塔又釋氏說云如來於雙林滅度時於金棺銀槨積旃檀香焚之諸天以八金罌分取舍利唯留四牙餘悉燒滅未詳此骨從何而有）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於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餞盈道路衢謂之無礙檀施（京城坊曲皆有迎真身社居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成之後迄于咸通計其資積無限於是廣爲費用時物之價高茶米載以大車往往至於百兩他物豐盈悉皆稱是）至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錦綵結爲龍鳳象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真身以寶輦昇之居于內殿數月候屬懿皇厭代密使送於鳳翔先是真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甎壘浮圖供養妖妄之輩互陳感應或云夜中震動或云其上放光以求化資財因此獲利者甚衆及宮車宴駕怙然乃定諸坊浮圖一時毀坼（有好事者竊詢放光之由云以大雲母片竄置而望之靡不信耳）咸通乾符中興善寺復有阿闍黎以教法傳授都下翕然

宗之所居院金碧華煥器用俱是寶玉詣人云焚香結李每告西方及邊化謚爲普照大師信者咸爲出錦劉郡尉崔給事篤張常侍同與中貴爲弟子出城之日皆縞素後隨勸朝士持齋受其法者不復思理時務

駢嘗諭名僧倜宋文帝時有求那跋摩居金陵祇洹言文帝謂之曰弟子常願持齋不殺迫於以身徇物不獲從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化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閨門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克己苦躬行善持戒將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則人神以和刑清不夭其命役簡不勞其力舞鍾律定時令鎮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知百姓之飢斯所以就於無飢知百姓之寒斯所以就於無寒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則衆矣安在於闕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宏濟也文帝撫机嗟嘆稱善良久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攣章句如公者眞所謂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搢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籍甚時元相國稹年老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憤而退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禰諱進不合應進士舉亦以輕薄時輩所排遂成轗軻文公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章句有聞亹亹不絕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貝庥來鵠賈隨以文章著美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鈐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喩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流傳張維皋甫川郭鄩劉廷暉以古風擅價皆苦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劇談錄卷下終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劇談錄二卷

唐康駢撰王定保摭言作唐軿蓋傳寫之誤唐書藝文志作康軿以其字駕言推之二字義皆相合未詳孰是諸書引之皆作駢疑亦唐志誤也駢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

嘉錫案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九田頵傳云頵善禮士若楊夔康駢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唐詩紀事卷六十八略同惟多一杜荀鶴耳宋史藝文志集部內有康軿九華雜編十五卷其名亦作軿然則提要以不誤爲誤耳

凡四十條以太平廣記勘之一一相合非當時全部收入即後人從廣記鈔合也此本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字蓋猶影鈔宋本

案繆荃孫藕香零拾叢書有是書跋曰毛氏津逮本首缺自序上卷二十條下卷二十二條與提要所云四十條不合爰取談本廣記對校只採二十條並非全部收入廣記二百九十四元稹一條廣記四百裴度一條今書所無李道殷一條李德裕一條均在今書所引之外字句譌錯不如廣記遠甚顧臣所見既係影鈔其爲鈔本流傳更無可疑不必以爲鈔出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劇談錄二卷

其中載元稹之年老擢第執贄謁李賀一條古夫于亭雜錄辨之曰案元稹舉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豈有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根如此其論最當然稗官所述半出寄聞眞僞互陳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爲據亦未可全以爲誣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不以是廢此一家也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壬集下五五云此錄雖多涉神怪瑣事然如紀鄭畋之忠義及含元殿曲江諸條猶有裨於史事

幽閑鼓吹

張固撰

幽閑鼓吹

清河張固撰

宣宗囑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駙馬鄭尚書之弟顗嘗危疾上使訊之使迴上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場上大怒且歎曰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爲親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輦至則立於階下不視久之主大懼涕泣辭謝上責曰豈有小郎病乃親看他處乎立遣歸宅畢宣宗之世婦禮以修飾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尚書澳遽入上曰要與卿欵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勑使如何韋公即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首曰摠未摠未依前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出韋公既不爲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即恐有大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即一片矣公慚汗而退噫大君之問社稷之禍對敭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有何所畫言之公嘗蓄論儲宮之意至是乃頓首以諫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閑人公不敢盡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局碁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曰遠郡無非時重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

白尚書應擧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爲之延譽聲名大振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此題速改之爲渥洼馬賦曰校些子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尹曰喬彝崢嶸甚宜以解副薦之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之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耶寧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擧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眞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賓客劉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旦夕有騰趠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乃去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

處置公大怒擯出之不旬日貶官帝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餘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

朱崖李相在維揚封川李相在湖州拜賓客分司朱崖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朱崖入相過洛封川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解紛復書曰怨即不怨見即無端初朱崖封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在位朱崖爲兵部尚書自得歧路必當大拜封川多方阻之未効朱崖知而憂之邠公杜相即封川黨時爲京兆尹一日謁封川封川深念杜公進曰何戚戚也封川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治慊恨曰何官曰御史大夫封川曰此即得邠公再三與約乃馳詣安邑門門人報杜尹來朱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遽告封川封川與虔州議之竟爲所隳終致後禍

朱崖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爲樞近而朱崖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中堂飲更無餘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林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起後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即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直奈何相拒一時却與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繩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

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元相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相國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周正郎乃簪笏見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redacted]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相國嘉之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矣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爲見知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患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安祿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錫賚絕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悉如其畫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銜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爭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後公與議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閒寂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閑躁悶頗謂兒姪曰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掩也遂復起

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一大獄頗有冤濫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

元相載在中書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怏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視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疋

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

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道調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遺者立命小將齎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啓封揖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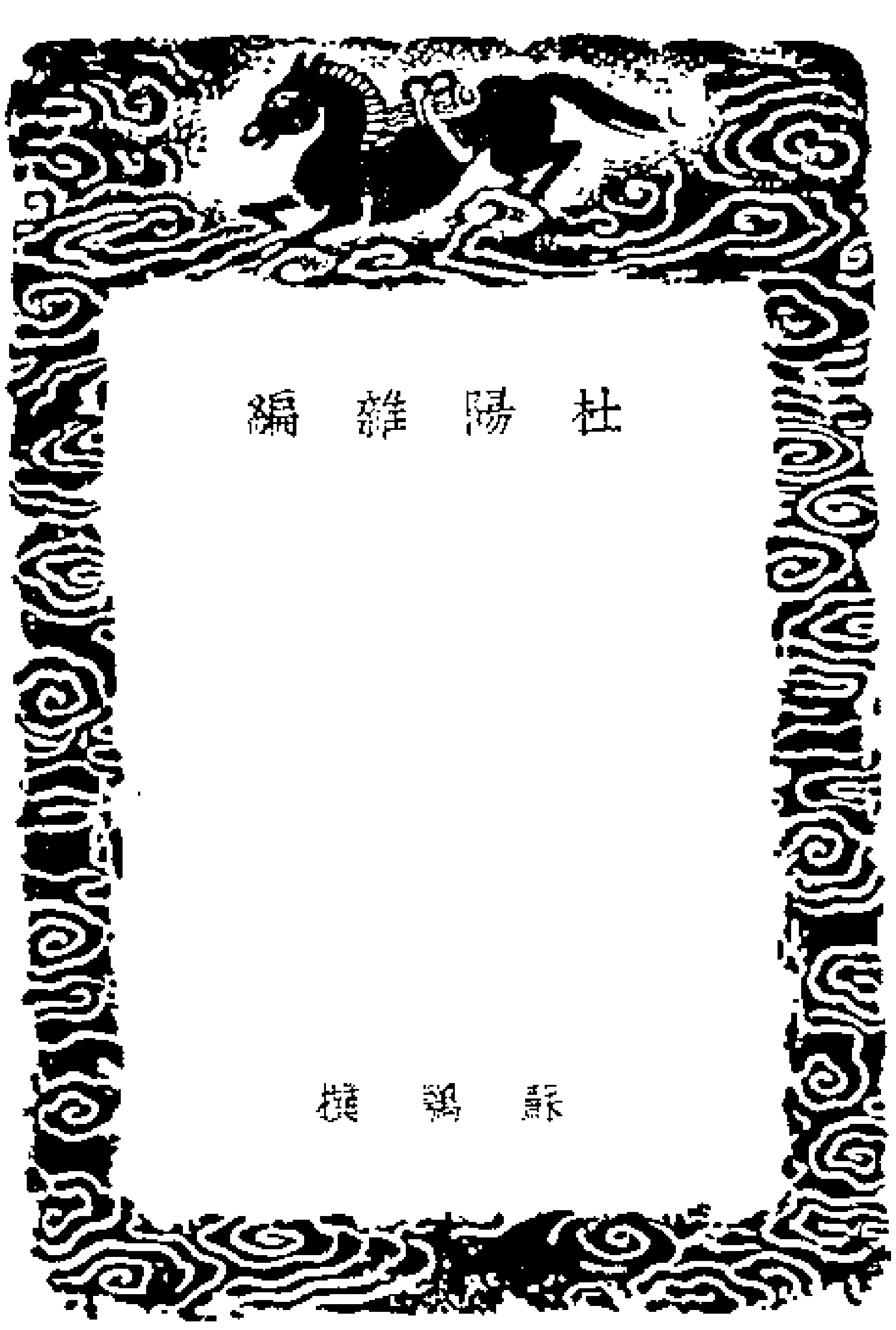
是書爲有唐張固撰共二十五篇固在懿僖間採摭宣宗遺事頗當精覈誠可以補史氏之闕余嘗閱唐詩鼓吹讀姚文公序文謂宋高宗退居德壽宮嘗纂唐宋遺事爲幽閑鼓吹愚謂姚公不知固有是書而謂纂於高宗耶抑高宗之所纂别有其書耶亦不可得而深考也余家藏有固宋本將刻而傳焉姑識以俟知者嘉靖壬午春三月吳郡大石山人顧元慶

幽閑鼓吹 終

陽山顧氏十友齋宋本重刻

幽閑鼓吹一卷

唐張固撰固始末未詳是書末有明顧元慶跋稱共二十五篇與晁公武讀書志所言合今檢此本乃二十六篇蓋誤斷元載及其子一條爲二耳元慶又稱固在懿僖間採摭宣宗遺事則殊不然書中元和會昌間事不一而足非僅記宣宗事也又稱姚文公唐詩鼓吹序謂宋高宗退居德壽宮嘗纂唐宋遺事爲幽閑鼓吹其言不知何據元慶亦以爲疑今考唐書藝文志小說家有張固幽閑鼓吹一卷則出自唐人更無疑義縱高宗别有幽閑鼓吹亦書名偶同不得以此本當之矣固所記雖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非造作虛辭無裨考證者比唐人小說之中猶差爲切實可據焉



四庫全書提要

杜陽雜編三卷。唐蘇鶚撰。鶚有演義。已著錄。此編所記。上起代宗廣德元年。下盡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皆以三字爲標目。其中述奇技寶物。類涉不經。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遺。郭子橫之洞冥。雖必舉所聞之人以實之。殆亦俗語之爲丹青也。所稱某物爲某年某國所貢者。如日林、大林、文單、吳明、拘弭、大軫、南昌、渤東、條支、鬼谷、河陵、兜離。唐書外國傳皆無此名。諸帝本紀亦無其事。即如夫餘國久併於渤海大氏。而云武宗會昌元年。夫餘來貢。罽賓地接蔥嶺。漢書唐書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舛迕之顯然者矣。然鋪陳縟豔。詞賦恆所取材。固小說家之以文采勝者。讀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飾。至今沿用。殆以是與。其曰杜陽雜編者。晁公武讀書志謂鶚居武功之杜陽。蓋因地以名其書云。

杜陽雜編卷上

唐 蘇鶚撰 昭文張海鵬訂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過滻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厥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峩峩。胡呼胡呼可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胡虜破滅之兆也。黃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數。峩峩者。高盛之□。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闕。圖功臣於凌煙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抑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虛衰耄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爲九花虬。亦有師子驄。皆其類。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命速鞭。悠閒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爲超光超影之匹也。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有八駿。號超光超影。逐日而行者。自是益加鍾愛。既

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鑒物。節文端妍。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傷缺。上嘆為異物。遂命聯蟬繡為囊。碧玉蠶絲為穗。碧玉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為鞘。表裏通瑩。如貫瑟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為琴瑟弦。則鬼神悲愁忭舞。為弩弦。則箭出一千步。為弓弦。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之於內府。至朱泚犯闕。其鞭不知所在。故水部賈嵩員外所傳也。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為兒時。常為元宗器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即開元初罽賓國所貢。罽賓國在西海。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出仙人玉女元鶴絳節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泫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于臥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鑒人五藏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於某藏某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菉豆。其色殷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為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稱之可重一斤。上啗一丸。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龍角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于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為二龍。騰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為幡蓋流蘇。菴羅薝蔔等樹。構百寶為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于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衆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聲而退。傳之於僧徒。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

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話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鏁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囅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烈彌月猶在。蓋舂之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碎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為白蝶。竟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覩。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盛暑束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為常春本。縱烈火焚之。終不燋黑焉。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事。火林有不焚之木。殆非此類者耶。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眥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綠焉。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敍立於殿廡。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驥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緋便賜紫。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謝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尊遷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快焉。

上纂業之始。多以庶務託於鈞衡。而元載專政。益墮國典。若非鬼金寶。趨趄左道。則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袞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少於分別。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沓伯。由是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而愚者賢。時崔祐甫素公直。與衆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為鼠輩養資。豈裨皇化耶。由是益為持權者所忌。至建中初。祐甫執政。人心方有所歸。元載末年造蕓輝堂於私第。蕓輝。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蕓輝焉。而更構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為押。又絡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即鮫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蕓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既甚。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即祕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為柄。刻紅玉為環

釴。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爲聲，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嘗輒斷。燒燕肉燻之，則焞焞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載自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僊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句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成帝，虛築避風臺。（王子年拾遺記，趙飛燕體輕，恐暴風，帝爲築臺焉。）公南亦作長歌褒美，其略曰：雪面蟾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搆賄賂，號爲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頷之。天下齎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爲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爲俚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傳於進士賈逵。）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敭，如稍稱旨，無不即擢眉登聽。朝退輒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獎用，少所稱職，故卿大夫已下，謂上聖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賢進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協上旨。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爲之所，無令爲兇逆也。上倉皇之際，不暇聽從。（重云，朱泚嘗領涇原，頗得將士心，今罷兵權，居常怏怏，不如詔之以從駕，不然，即斬之以絕後患。）及聞段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路矣。盧杞、朕擢自郡守，坐於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獨悞我也。（盧杞常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將欲幸奉天，自勝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耶。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狻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匣則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柰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兇奴逆恣，欲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爲寶，豈以劍匣爲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即天寶末賈循之猶子也。）上因延於臥內，以探籌略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曰：日即朕也。此來事莫非前定，遂拜爲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後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泚僞號漢。）田父曰：天不長兇，地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逢涇州偽節度使田希鑒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爲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穽，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爲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爲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讖以堅泚意，及爲偽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令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遞語偽黃門侍郎蔣鍊曰：若度其才，即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忝官職。喬琳雖受偽官，而性好諧戲，因語僚曰：源公真所謂火迫酇侯耳。

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即位，多放弃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嘴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于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爲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于庭廡，而俊鷹大鶻不敢近。一日爲巨鵰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歎欷，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爲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闈，朱來鳥之兆明矣。又大歷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爲萬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木也，丑，牛也；是歲改貞元元年，丙，火，寅，虎也，是泚敗平故也。）

上切於時政，而頗術注于台袞之臣。每命相，密召學士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注，即顧謂左右曰：朕處卿等極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爲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既用崔祐甫爲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剖奏，無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當。及楊公南、盧杞執政，報恩復讎，紊亂綱紀，朝野爲之戢手。公南既殺劉晏，士庶莫不冤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死崖州，時人謂劉相公冤報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楊炎殺晏，二年十月乙未，貶楊炎爲崖州司戶，下詔賜死。實錄云，七月庚午，晏已受誅，使迴，云至乙丑，下詔殺之。）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郡國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遍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受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受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於荊山之南，而受不辱其受獻，不傷放弃，故賞其知去就焉。

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迴，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備其色

黑爛有類琥珀於暗中揮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旨稱歎遂置之于明珠匣其匣盡飾以明珠者也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相馬經云耳中有毛長一尺者日行千里）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水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廄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滿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落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書舍人韓翃詩也）

八年吳明國（洞冥記有吳明之國）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挹婁沃沮皆出漢東夷傳）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僊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為少百疾不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三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誤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痾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杜陽雜編卷中

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雞卵其上鱗皺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于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寶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毒龍畏五色絲）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體略無霑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為黑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賚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終不消嚼之即與中國者無異變晝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中其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為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晝為異今皇帝以向暗為非可謂明德也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如線細長也）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後漢盧景祚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為帝師因號為帝師也）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僊蓋以絲一縷分為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

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徹其蓋惟有藕履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為世人傳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黜惡俗泰刑清而天下風化矣或延英入閤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為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搥髓強娛耳目焉其儉德愛人皆此類也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帥及對於殿上曰淮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元老以攘狂寇冀憤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唯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款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死效命位下沾濡若不勝語上亦為之動容

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云於海上泊洲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燃火遂乘月閑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關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著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見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當旋去為吾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函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持之還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蹤蹟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京師即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僊人乎及覽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爾因命緘以紫泥玉鎖致于帳內其上往往見五色光可長數尺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上因歎曰鳳芝龍木寧非此驗乎

上好神僊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宮禁以鍊石為名時有處士伊祁元解縝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纔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若與人款曲語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茭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茭席色紫而類茭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烏弋山離國見西域傳）上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元解魯朴未嘗閑人臣禮上因問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老何也元解曰臣家于海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為上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茙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為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

而一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鉤連盤屈。可蔭一畝。其花鮮潔。狀類芍藥。而蕊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內。不啻千莖。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旣成人莫得見。元解請上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二。(亡其國名。)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元解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上驚而問曰。何謂龍玉虎玉耶。元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爲龍所寶。若投之水。必虹蜺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崑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卽紫光迸逸。而百獸懾服。上異其言。遂令試之。各如其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獵者獲。上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內府。元解將還東海。亟請於上。上未之許。過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元解觀之。指蓬萊曰。若非上僊。無由得及此境。元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卽踴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思歎恨。僅成羸疹。因號其山爲藏眞島。每詰日。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奏云。元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經合邱禺蓬之山。(合邱禺蓬山。見山海經。)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眞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眞人衣服簪帔。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覩物。神錦衾。冰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彩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於其間。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月。卽跳入荷中。以成其蠒。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繃薦。曷能爲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則舒。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卽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乃嘆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則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上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田元佐、李元戢爲碧麥。大於中華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久則可以御風。紫米有類苣蕂。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縝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上因中元日薦于元元皇帝。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得於大淸宮道士朱環中。)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卽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于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妝奩中。其後開寶廚。覩金錢玉屑之內。有蠕蠕將化爲蝶者。宮中方覺焉。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鸞鶴鵶鵲之狀。飲啄動靜。與眞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

上覩而悅之。志和更彫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卽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宮門。悉轉施于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敬宗皇帝寶歷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國有酒山、紫海。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鼈砂石草木。無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及盛夏。上置於殿內。貯水令滿。遺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爲嬉戲。終不竭焉。浮光裘卽海水染其色也。以五彩蹙成龍鳳。各一千三百。絡以九色眞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爲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爲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忽値暴雨。而浮光裘略無沾濕。上方嘆爲異物也。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爲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寶歷二年。淛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二曰輕鳳。脩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所食多荔枝榧實金屑龍腦之類。衣軿羅之衣。戴輕金之冠。表異國所貢也。軿羅衣無縫而成。其紋。巧織人未之識焉。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爲鸞鶴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豔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中。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床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彩小幟。床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爲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卽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文宗皇帝尙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諤諤焉。於是上每視朝後。卽閱群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扼腕歎欷。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斂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而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廷。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已下。侍茶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

以輿席爲賊栿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傳於永寧賈嵩員外。）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之。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爲樂。往往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含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歎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即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律得爲宮人。俄遂進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言其犀槌。即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鏤檀香也。而文彩若鏤成之狀。芬馥著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固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淒然。上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阿翹爲弟子焉。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而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著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頷下有篆字。上驟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麼、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玫瑰環繫於玉匙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以識惟喝結也。）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擘之不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傳之涇州從事陳訥。）

王涯初爲大官。名德聞望。頗爲朝廷欽仰。末年恃寵固位。爲士大夫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屢見。知氣者以不吉語告之。而涯廣自引論。曾無休退之意。及伏誅。時人謂王公禍至不省惡矣。

鄭注奸險左道。熒惑人主。爲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有草如茵。生於紫金帶上。注既心有所圖。乃喜謂芝瑞。識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也。今生於金。是反常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注又嘗畜藥籠。藥化爲青蠅。尚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耽以餗宗黨。復喜其文才宏麗。由是延納之。忽一日。賓客大會。有善相者在賓座中。及餗退。而相者謂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當執政之時。朝廷微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耽頷之。以至動容。及大和初。餗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耳。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僦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雁序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歎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爲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舒守謙。即元輿之族也。聰敏慧悟。宮有春秋。元輿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輿舍。未嘗一日間

意于車服飲饌。元輿謂之猶子。爲取明經第。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晉命之。無何末年。以非過怒守謙。至于朔旦伏謁。頓不相見。由是日加譴責。亦爲童僕指白眼。守謙既不自安。遂僻響于門下。辭往江南。元輿亦不見問。翌日辦裝出長安。咨嗟分悟恨自失。郎駐馬迴望。泣涕漣洏。始踐明聽。忽聞元輿之禍。釋然驚喜。（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不問親疎。並從誅戮。）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有定分焉。

杜陽雜編卷下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夫餘國、漢東夷傳見。）貢火玉三斗。及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松風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飆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秋風颼颼。即令撤去。上好神仙術。遂起望仙臺以崇朝禮。復修降真臺。舂百寶屑以塗其地。瑤楹、金拱、銀檻、玉砌。晶熒炫燿。看之不定。內設玳瑁帳、火齊牀。焚龍火香。薦無憂酒。此皆他國所獻也。（其亡國名。）上每齋戒沐浴。召道士趙歸眞已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皆如紅玉。又渤海貢馬腦櫃、紫瓷盆。馬腦櫃方三尺。深色如茜。所製工巧無比。用貯神仙之書。置之帳側。紫瓷盆量容半斛。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餘。舉之則若鴻毛。上嘉其光潔。遂處於仙臺祕府。以和藥餌。後王才人擲玉環。誤缺其半菽。上猶歎息久之。（傳於潁州刺史楊坦。）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爲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于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滄浪洲。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

棋。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語中華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醑。洲中有久視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闊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今刑部盧河員外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魚。皆四足。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影煥爍。與眞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又有強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縋之。終不能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還于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皆疎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銜珠。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本出滄浪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年間。遍遊無定。人莫知之。推趙歸眞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眞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于上。上令謁者齎手詔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怖。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者。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宣宗皇帝英明儉德。器識高遠。比在藩邸。常爲諸王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南面而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慮左右有以此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背曰。此眞我家他日英主。豈曰心疾乎。即賜上御馬金帶。仍令選良家子以納上宅。及即位。時人比漢文帝。衣澣濯之衣。饌不兼味。先是、宮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龍腦鬱金藉其地。自上垂拱。並不許焉。凡與朝士從容。未嘗一日不論儒學。而頗注意於貢士。常於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或大臣出鎭。即賦詩賜之。凡欲對公卿百寮。必先嚴整容止。更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庶政。則終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爇。倡優妓樂。或彌日嬉戲。上未嘗等閑破顏。縱賜與亦甚寡薄。一日、後宮有疾。召醫人侍湯藥。洎平愈。上袖出金數兩遺之。醫者將謝。遽止之曰。勿使內官知。晉出於外。更使諫官上疏也。其儉靜率多此類。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云鍊水香麻以爲之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紋彩尤異。皆入水不濡濕。云有龍油魚油故也。優者亦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傳於樂部。後漢東夷傳云。海中有女王國。窺井即有孕。又魏朝公子傳云。女國有六。

大中初。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爲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眞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棋子。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棋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鎭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

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尙有顧師言三十三鎭神頭圖。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衞護。或安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飮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飮。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糵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群。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屆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廷。遇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協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之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貴人皆不喩其言。于時上召令速至。而集纔及玉堦。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綠髮絳唇。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鬢皤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而容質却復如故。上因語京師無荳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潔。如纔折下。又嘗賜甘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於此者。上曰。朕無復得之。集遂取上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撤盤。即甘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上食之。嘆其甘美無匹。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集初辭上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所出。既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

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鸂鶒鷹鵲。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觜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時人書圖鬻於市肆焉。

懿宗皇帝器度沉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於臥內。上疾稍間。妃異之。具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見忘。又嘗大雪盈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醮水。向日張之。謂之捩暈。及上自鄆王即位。捩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詞曰。海岳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號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鄭太后厭代。而蔬素悲咽。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以至酸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于房櫳戶牖。無不以珍異飾之。又以金銀爲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釜鐺、盆甕之屬。仍鏤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搘以金龜銀螯。又琢五色玉器爲什合。百寶爲圓案。又賜金麥、銀米、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簟、牙席、龍罽、鳳褥。連珠帳續眞珠爲之也。却寒簾類玳瑁。

斑有紫色。云却塞之鳥骨所爲也。未知出自何國。又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爲鷓鴣之狀。翡翠匣。積毛羽飾之。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綴以靈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又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又有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疏朗之紋。如碧絲之貫眞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溺。云以鮫人瑞香膏傅之故也。紋布巾。卽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不生垢膩。二物稱得之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炎洲。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近也。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得之金陵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授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有云。玉兒卽潘妃小字也。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兩漢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香囊。囊中貯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香異國所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刻鏤水精、馬腦、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仍絡以眞珠玳瑁。又金絲爲流蘇。彫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馥滿路。晶熒照灼。觀者眩惑其目。是時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問當壚者。遂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也。中貴人共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物。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靈消炙、紅虬脯。其酒有凝露漿、桂花醑。其茶則綠華、紫英之號。靈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見敗。紅虬脯。非虬也。但佇於盤中。則健如虬。紅絲高一尺。以筯抑之無數。分撤則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于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韋氏諸家。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爲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蠟中有蜃脂故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其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也。白猿脂數甕。本南海所獻也。（山海經曰。方有山。中多白猿。）雖日加餌。一無其驗。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之庭。家人爭取其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威儀。其衣服玩具。悉與生人無異。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爲樓閣、宮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多繡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亦各千隊。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兵士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焚升霄降靈之香。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煥。殆二十餘里。上賜酒一百斛。餅餤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市奔看。汗流相屬。惟恐居後。及靈車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泣。

同日葬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詞理悲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晨夕惴心挂想。李可及進歎百年曲。聲詞怨感。聽之莫不淚下。又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彫成首飾。畫八百疋官絁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元。素鯁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滅族無日矣。可及恃寵。亦無改作。可及善精喉舌。對至尊弄媚眼作頭腦。連聲作詞。唱新聲曲。須臾卽百數方休。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可及至舍。見一中使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宜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封啓。皆實中也。上賜可及金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車載歸私第。西門季元曰。今日受賜。更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坐流嶺南。其籍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西門有先見之明。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曰講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斫沉檀爲骨。以漆塗之。鏤金銀爲龍鳳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盆。四隅立金頻伽。高三丈。磴道欄檻。無不悉具。前綉錦襜褥。精巧奇絕。冠于一時。卽設萬人齋。敕大德僧撤言爲講論。上親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麗。就中三間。華飾祕邃。天下稱之爲最。工人以夜繼日而成之。上親幸賞勞。觀者如堵。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爲寺。賜升朝官已下錦袍。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

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十輩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見。歿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爲寶刹。以珠玉爲寶帳香舁。仍用孔雀氄毛飾其寶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爲飛簾花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徧以金銀覆之。舁一刹則用夫數百。其寶帳香舁。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珊瑚、馬腦、眞珠、瑟瑟綴爲幡幢。計用珍寶。不啻百斛。其剪綵爲幡爲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士女瞻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霑臆。卽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而京師耆老元和迎眞體者。悉賜銀椀錦綵。長安豪家。競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臂於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灑地。至於肘行膝步。齧指截髮。不可算數。又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鍊頂。火發痛作。卽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哭臥於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大哂焉。上迎佛骨入內道場。卽設金花帳、溫凊牀、龍鱗之席、鳳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初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壘土爲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約及萬數。是妖言香刹搖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迭相爲異。又坊市豪家。相爲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綵爲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爲池。金玉以爲樹。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螺擊鈸。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腳呵唱於其間。恣爲嬉戲。又結錦繡爲小車輿以載歌舞。如是充于輦轂之下。而延壽里推爲繁華之最。是歲秋七月。天子晏駕。（識者以爲物極爲妖。）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號明矣。

僖宗皇帝即位．詔歸佛骨于法門．其道從威儀．十無其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耆耋士女．爭為送別．執手相謂曰．六十年一度迎眞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即伏首於前．嗚咽流涕．所在香刹．詔悉鏟除．近甸百無一二焉．

桂苑叢談

馮翊 著

桂苑叢談

唐　子休馮翊著

張綽有道術

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嗜酒耽碁，又以爐火藥術爲事。一旦靚天大醉，命筆題云：爭奈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異之。不甚裝飾，多歷旗亭，而好酒杯也。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爲阻。常遊鹽城，多爲酒困，非類輩欲乘酒試之，相競較力，留繫是邑中，醒乃遜課，得陳情二首，以上狄令，乃立釋之。詩所紀惟一篇，云：門風常有蕭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實會橋下水，一條從此鎮長清。自後狄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勤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玄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擣網剪紙鶴二隻，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即後來。時狄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題云：張綽張綽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卻騰騰處世間，心即逍遙出天外，至今

江淮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

太尉朱崖辯獄

太尉朱崖出鎮浙右，有甘露知主事者，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文字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用之，但初上之時交領既分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昭昭，然未窮破用之所由，或以僧人不拘細行而廢之，以是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見人乃具寔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寔無金，郡衆以某孤立，不雜輩流，欲乘此擠排之，因流涕不勝其冤。公乃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從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坐兜子，畢，令門不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鞫前輩，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崔張自稱俠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因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張眞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張二子一櫹兒，一桂子，有詩曰：櫹兒緣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爲狗爲雞，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彰露，且非己爲，客既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矣。因方悟之，而嘆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者，是可不戒歟。豪俠之氣自此而衰矣。

班支使解大明寺語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雙勾兩日全。諸賓至而覩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點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也，添却雙勾兩日全比字也。以此觀之，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乎。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降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賞心亭

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績日聞.未期周乘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洽羣情.自彭門亂常之後.諸鎮瘡痍未平.公按轡躬已而治之.補綴頹毀.整葺壞綱.功無虛日.以其郡無勝遊之地.且風亭月榭.既已荒涼.花圃釣臺.未愜深旨.一朝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鉤斜道.開闢池沼.構葺亭臺.揮斤既畢.來其所芳春九旬.都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同曩日朱崖左右者.遂令詢之.果是其人矣.公愈喜.似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押.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陶同遊.問及往日蘆管之事.陶因獻朱崖陸暢元白所撰歌一曲.公亦寄之.即於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觱篥管中常容三管也.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閑.公大佳賞之.亦贈其詩.不記終篇.其發端云.虛心纖質雁銜餘.鳳吹龍吟定不如.於是賜賚甚豐.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職.初公構池亭畢.未有名.因名賞心.諸從事以公近諱.蓋賞字有尚也.公曰.宣父言徵不言在.言在不稱徵.且非內官宮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陷逆.乃爲芻蕘之地.嘆乎公孫弘之東閤.劉屈氂後爲馬廐.亦何異哉.

方竹柱杖

太尉朱崖公兩出鎮于浙右.前任罷日遊甘露寺.因訪別于老僧院.公曰.弟子奉詔西行.祇別和尚.老僧者熟于祇接.至於談話多空教所長.不甚對以他事.由是公憐而敬之.煮茗既終.將欲辭去.公曰.昔有客遺筇杖竹一條.聊與師爲別.亟令取之.須臾而至.其杖雖竹而方.所持向上.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天生可愛.且朱崖所寶之物.即可知也.別後不數歲再領朱方.居三日復因到院.問前時柱杖何在.曰至今寶之.公請出觀之.則老僧規圓而漆之矣.公嗟嘆再彌日.自此不復目其僧矣.太尉多蓄古遠之物.云是大宛國人所遺竹.唯此一莖而方者也.昔者友人嘗語愚云.往歲江行風阻.未得前去.沿岸野步.望出嶺而去.忽見闌若甚多.僧院觀客來嘗扃門不內.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僧蹺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殊不介意.友人竊自思書空有換鵝之能.蹺足類坦床之事.此必奇僧也.直入造之.僧雖強起.全不樂客.不得已而問曰.先達有詩云.書空蹺足睡.路險側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何許事.適者晝扃房門拔匙排客不辭而出.嗚呼.彌天四海之談.澄汰簸揚之對.故附於此.

杜可均卻鼠

肅宗末.廣陵有酤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人見其好飲絕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蓋自量其得所.人有憐之者.命與之飲.三兩杯便止.有姓樂者列酒旗于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諸旗亭不及.即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無所獲.必乃過之.樂亦無阻.一旦遇大雪.詣樂而求飲.覩主事者白云.既已屬損.即須擇物賠來.樂不喜其說.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物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杜曰.此閭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卻鼠.即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術或有驗.則盡此室永無鼠矣.就牆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蹤遂絕.不知何故.杜屬府城傾陷之後.秦畢重圍之際.容貌不改.皆爲絕粒耳.

李將軍爲左道所悞

護軍李將軍全皋罷淮海日.寓于開元寺.以朝廷艱梗.未議西歸.一旦有一小校紹介一道人.云能爐火之事.護軍乃延而客之.自此常與之善.一日話及黃白事.道人曰.唯某頗能得之.可求一鼎容五六万已來者.得金二十餘兩.爲每日給水銀藥物.火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喜其說.顧猶有命帶可及其數.以付道人.諸藥既備.用火之後.日日親自看驗.居數日覺有微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數日既滿.齊沐而後開.金色粲然.的不虛矣.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內添換.有一日道人不來.藥爐一切如舊.疑悞之.候經再宿.初且訝其不至.不得已啓爐而視之.不見其金矣.事及導引小校代填其金.道人杳無蹤跡.

沙彌辯詩意

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友會語.愚云.頃年在京權寄青龍寺.日見有客嘗訪寺僧.居賓署屬主者忽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別時又來.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筆題門而去.詞曰.龍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能詳.獨有沙彌能解之.衆問其由.則曰.龍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也.有寺字.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訪人杳無蹤由.客云沙彌乃懿皇朝文皓供奉.

客飲甘露亭

有甘露寺僧話愚云.吳王收復浙右之歲.明年夏中夜.月瑩無雲.望江澄澈如畫.諸徒侶悉已禪寂.覺無人蹤.禽犬皆息矣.獨某默默持課.時亦惜其皎月.沉房廊臨江恰幽靜.俄有數人自西軒而來.領僕隸齎挈酒壺.直抵望江亭而止.皆話今宵明月.江水清澄.得與諸人邂逅相遇.且不辜茲景矣.僧窺之而思曰.中夜禁行.客自何來.必是幽靈異人乎.乃於窗際俯伏而伺之.既至.坐定命酒.羅列果食器皿.隨時所有.東向一人南朝之衣.青陽甚美.西坐一人北虜之服.魁梧豐壯.北行一人逢掖之衣.指東向者設禮而坐.南行一人朱衣霜簡.清瘦多髯.飛杯之頃.東向者語西坐曰.項羽重瞳.猶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果致如是乎.虜服乃笑而言曰.往者寶金晃不愛羅綺.見未萌吾子豈有向來之患乎.由是二客各低頭不樂.南向朱衣曰.時世命也.知復何爲.且某又忽致此.二三君子以爲何如.東向者曰.朝代雖殊.古今一致.偉公縱無構宮多少承恩者.似有容華妾也.亦恐不脫此難.北向逢掖衣曰.此猶可也.大忌者滿身珠翠將何用.唯與豪家拂象牀.大患此也.朱衣歛歛低頭而已.東向曰.今日得恣縱江南之遊.皆之風流矣.僕記云.邑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可謂越古越今矣.酒至西行虜服曰.各徵囊日臨危一言以代絲竹.自吟自送可乎.衆曰可.虜服乃執杯而吟曰.趙壹能爲賊.鄴陽解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次至逢掖.畢杯而歌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壘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巡至東向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茲路信難陟.以至朱衣乃朗吟曰.提囊龍蛇紙上驚.逡巡千幅不將難.顧盼已往羅隱甍.更有何人還筆追.吟罷.東樓晨鐘遠鳴.僧戶軋然而啓.欻爾而散.竟無蹤矣.僧之聰慧不群.多有遺之者.愚故得而錄其略焉.

史遺

崔英年九歲。在秦王府學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徑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為之起。更問有何義。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章。上奏下。下敬上。堅曰。卿好待。十七必用卿為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洪恩。上或可用四用。何在後期。堅曰。須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

高澈為浙牧。善捕賊。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韋道逢曰。高澈捉賊無不獲矣。得此可為神澈。乃詐為州縣市牛皮。不限多少。倍酬其直。使主認之。因獲是賊。

高延宗。北齊文帝之弟。縱恣過度。為齊牧。乃於樓上溺而使人向上張口承之。又以猪肉和糞以飼左右。

崔弘度、隋文時為太僕卿。嘗戒左右曰。無得誑我。後因食鱉。問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焉。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蓋同時唐吏也。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意旨。蓋菩薩示化也。

釋法慶。煬帝時在長安先天寺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亡。時寶昌寺僧大智、亦卒。三日而還。良久云。見宮殿若王者。見法慶在一像前語曰。法慶造像未畢。何乃令我死。檢簿者曰。命祿俱盡。像曰。須成我矣。可給荷葉以終其事。言訖、大智再生。衆異之。往問法慶。亦話說其驗迹。竟不能食。每旦食荷葉一枚。竇時三枚。如此五年。功就而卒。

鄒鳳熾、高宗時人。眉高背曲。住長安懷德坊。富於財。市南山木。每樹估一疋。自云山木可盡。我絹有餘。乃鄒駱駝也。

王積薪隨明皇西幸。有司奔從。翰林奕棊者獨王在焉。蜀道隘狹。每止息。道路店舍多為尊官所占。王悽悽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薪水。才瞑、婦姑皆闔戶而休。王宿于簷下。夜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棊一局。王異之。堂內無燭。又婦姑各在東西室。王即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曰。西九南十四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及四更。王一一密記。其下子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遲明。王具禮請問于老姥。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王則出局盡平生之妙而布子。未及數十。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王即更求其說。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王謝而別。行不數十步。回顧皆失向之室廬矣。自是王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勢。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有焉。

鄭代肅宗時為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貞其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丐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

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娠、母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為。將復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曰。某之若終當為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悔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 有動所匿之物。兒即啼哭。張氏哭女。孩兒即啼。哭罷即歇。及能言。常戲弄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及位至柱史。

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及冠、有文章。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得煎茶之法。著于世。

吳郡顧況。貞元中進士及第。詞清妙絕。為韓晉公浙西觀察判官。公嘗有乳母與外相通。卜射求事。公持法欲殺。闔宅莫敢言。密令人言於況、令救之。況乃詣公所問何故。公曰。天下皆知某守法。豈伊乳母先犯也。況對曰。三尺兒亦知公法令禁。何宅內人而違犯。然公幼年時。讀書早起夜臥。看侍節要乳母。今年長為公相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悲悟。遂捨之。況後在朝為小著。譜謔輕薄。傲毀朝士。貶信州司馬。

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出衆子。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張建封書院。憐其才引為上客。善為賛。時因酒與偶書得一疋馬。為諸小兒竊去。一旦將行。督大叫稱膺失馬。張公令捕之。廝將問毛色。膺云。膺馬昨夜猶在彭下。監軍怒。請殺之。建封與監軍先有約。彼此不相違。建封曰。卻乞取崔膺。軍中遂捨之。

淮南節度杜祐先婚梁氏女。梁卒。寵嬖姬李氏為正嫡。有勅封邑為國夫人。膺密勸請讓追封亡妻梁氏。祐請膺為表略云。以妾為妻。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睦之時。妻同勤苦。宦達之後。妾享榮封云云。梁氏遂得追封。李亦受其命。時議美焉。其後終為李氏所怒。社日公命食彘肉。因為李氏劊彘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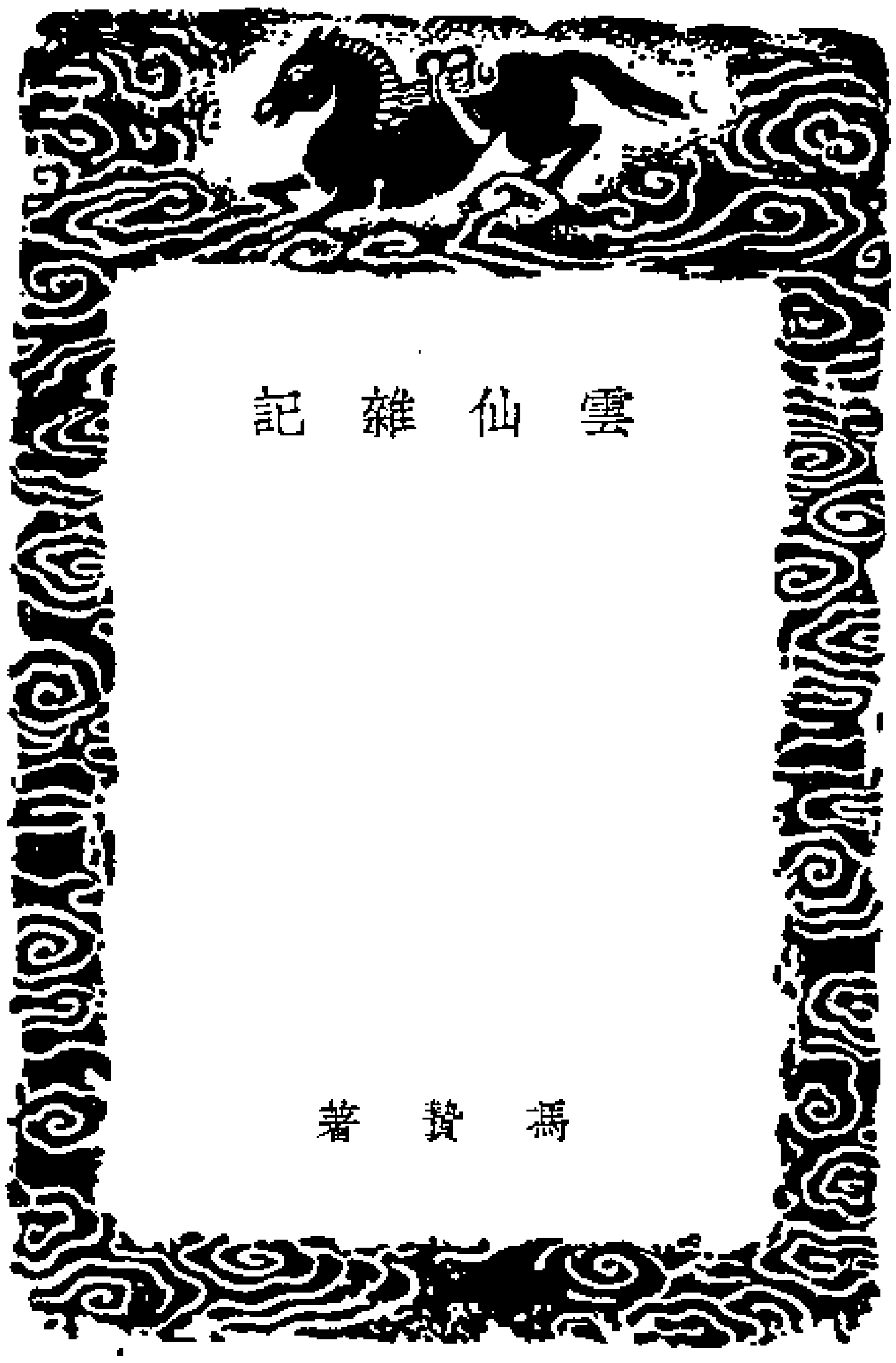
李銛、銛從父弟也。為宋州刺史。聞銛於浙西反。慟哭。悉驅妻子奴婢老幼置項為枷。自拘於廉使。朝廷聞而薄貶。

馬司徒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以為未嘗見、頗怪暢。令中使就封其樹。蓋惜宅廢為奉城園也。

任迪簡為天德軍判官。飲酒。吏悞以醋供。迪簡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人聞皆泣感。後景略卒。軍請為主。自衙佐拜中憲。為軍使。後鎮亦東。

周鄭客。唐衙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一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主人為之罷宴矣。

越僧靈徹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廉使丹以惠遠山中不知刻漏。乃得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之節。雖冬夏雲陰月黑無所差矣。



刻雲仙雜記序

梁任彥升家有書三萬卷．捃拾遐怪之事爲二卷．曰述異記．唐末時．馮贄所纂雲仙雜記十卷．贄自序云．家藏九世之書二十餘萬卷．已數倍彥升之書．雖古藏書之家．當無以過之．今觀其所纂．多所未見．贄又云．若見於常常之書．此必略之．信矣．其事類皆幽閒燕飾．述異之外．足以資博聞而欣然愜賞者、此書也．葉伯寅既已校刻齋中．復屬余序．遂爲序云．

隆慶辛未夏六月．俞允文撰．

雲仙雜記序

唐 金城 馮 贄編

纂類之書多矣．其間所成．世人用于文字者．亦不下數十輩．則今未免爲陳言也．予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効．天祐元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典籍經史子集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口其許牍．別爲一書．其門目未暇派別也．成于四年之秋．由急於應文房之用．乃不能詳．又數歲．復得終編者四部英華、筆頭飛、文境戈戟、應焬錄．皆傳記集異之說．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殘燼之後．成者不至束手．豈小補歟．同志者幸爲珍祕之．天復元年十二月序．

雲仙雜記目錄

卷之一

幽人簟　飛雲履
孫登琴　棋聲與律呂相應
紅白二墨　龍耳李
瑠黄碗　夢裁錦
無塵子　惜春御史
黑松使者　柳神九烈君
六鼻鏡生雲烟　文皇典吏
玄山印記　水玉數珠
鶯梨花洗粧　龍桶衫柿油巾
石斧銘　棠木印
鳳窠羣女　地仙圖
涼物　梅粧閣

洛陽歲節　旃檀寺春秋二會
搔首問靑天　淸高門戶
午橋莊　養硯墨筆紙
迷香洞　袖裏春
金鳳凰　三賢松
芋魁遭遇　山神以豐年相報
綰龍髻　輿輿米
沸露明軒　香雲夢澤
卷之二
田水聲過吾師　龍鬚友
隱士衫　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半月履　菱角巾
大經五色　烟姿玉骨
日精　火筋如兩儀
羔羊揮淚　屋龍更衣
掌有臥蛇文　栗木爲闌
九華半臂　濕官面長額有光氣
壺中景　辨琴秦楚聲
臨光宴　水松牌
泛春渠　百花獅子
桃花紙　酒器九品
暖香滿宅如春　嘶猿生蕨
賣春錢　苦吟
蜈龍牙　碎金面蒸盤
琴價與武庫爭先　圍棋奪造化
墨紋如履皮　換茶醒酒
腸胃文章映日　天峰煤與綾文刺執勝
粥飼鳩　花鬱壓損帽簷
翡翠指環　赤將軍
地脂　胡麻吠犬

得意田
卷之三
過門儀　虞永興書
一醉六日　起宅刷以醇醲
題梁字　郇公廚
膊上以朮湯盥手　書北山移文
爭春館　薛家士風
食蒲桃　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
檜生藥圃　過臘羊
軟漆繩桑枝爲籬障　嚼雞舌香
能詩　雌雄樹
歲數天星知蒸勢　朱書禹字渡江河
作詩如繡花　化玉膏
貯蘭蕙　百齒梳
科斗筋魚尾匙　睡地成文
菖蒲當拜此君　界尺筆槽
犀如意　萱艸浣衣
虎毛紅管筆　一詩輒洗其筆
句中喜得魚竹　洪兒紙
東條羊　惠一絲兩絲
蕨成金釵　鷄鴨卵殼
八梭綾　染花奩
文享媚香無忝　少延淸歡
筆文章貿　降龍道者
何徵君隱輿鄙　西昌逸士
享鹿肉　獵蠅記室
種蔬助鼎俎　諭鴨
卷之四
石髓銜賦題　自負書劍
松精成使者　龍窟石

召客念無魚
胡松節支琴
墨染紙不昏
袖餅斑中
鵝蒸
一里更二馬
贈相得以鵃
夜飛蟬
竹枝曲
小兒司命
葬得石牌
以海鮫皮爲鼓
軟棗饉
酒窟

金雞抱卵時
鷓嚥菜子
茶爐縛奴投火
石蓮匣
粉指印靑編
旋風筆
物價至微
羲之鬼
卻老先生
靑翅拜賀
貧而罔婚
上元影燈
藕花
詩成裁蠻紙

白羊粧點芳草
自爲小君栽尊
弄葫蘆成詩
接花浸酒
簇酒
瑕脟脊
凌虛宴
蟣肝龍首

卷之五

筆插窗竹影
印宮人臂
水晶環渡舟
棠棣之好
鴨卵成花
宴客典斛
聚香團

浮萍爲鴨作茵褥
貴家棊子
好讀離騷
挑野蔬
祭詩以酒脯
斂衣
桃花醋
糖蜜莫逆交
念金輪呪
鳴牙餅
金蘭簿
燭闌
金牌盈塵
待闕鴛鴦社

笑春紅
三鹿郡公
坐間牡丹花
過河神
贈詩賸爛黃魚
防風粥
羣公對雪
三年不見羊角
作剪刀
磚石
除夜歎老
三辰酒
皂蓋與日爭功
握麥芒刀字

二花
崑崙玉盞
杜鵑喚歸
口吻生花
折筋不休
食蝤蛑
屋瓦皆鏤
採星盆
左撚巾拭面
漬紙
印普賢像
桑木根可作沉香想
雷門四老石
麒麟草

魚藻淍
數米而食
飼牛以天麻飯
食牛肺犯天樞使
鴨肝豬肚
庭椅不染風
斗麵爲糊供緘封

卷之六

讀書數眞珠爲記
蜀中厚朴
百年歌
白眼蜂
嗜鴨膽
斂妓釵鈿以記奩
沙上玩味成詩
綠牝鞍

鼻出黃膠
塵臺日影爲之不移
高麗絲結
菖蒲成獅子鸞鳳狀
香花臥酒
壓竅如七星
麪如棗核而中空
竹粉湯
碑錦坊
夢倩龍吐蕖經
安石榴
壬癸席
沈祕鼻符
吟詩落齒
鳳眼窗

巨栗殼爲盃　眉分九聚
洞天缾　賜成象殿茶果
夏雪價等金璧　蛙臺
秦宮求道　攜琴就松風澗響
出遊攜園蔬短具　墨雖減者萬金不換
牧茶三等　笏囊笏架
徐峰菁蒸　蟒碧侯
錢龍宴　王武子好馬
驚手校尉　剪刀麪月兒繭
玄祿　大雅之文
二儀餅　槐膠彈子
酒神　九芒珠
石綠鏡臺　自課庵
淵明拜火　筆封九錫
墨封九錫　紙封九錫
硯封九錫　爲花樹洗瘡止痛

卷之七

元白兩不相下　仙人柏葉書
家庖百品　硯中出白影珠
陳善待客　桂人好食蝦蟇
霜露能染紅紫　蒲桃鬚
方囊飛金錢　千眼仙人赴東林寺
洛如花　虱念阿房宮賦
甲乙膏　魚脊出金釵
團沙捏成睡嵇康　樂音泉
石斧欲斫斷詩手　清水郎君
徐鳳儀杖　劍生神芝天下宴清
聚芳圖百花帶　李花如飛仙
起藁齒上　蜜浸烏梅解宿酲
榕粉　灰山

嗜蛤蜊　諱衣
三樣錢買二色酒　大筍中有眼睛
雨點螺麝紙　沈休文多病
冒郭璞　淨眼僧
竹節中神水　釀換骨膠
長壽藥　分香蓮
雪竹椽頭　過恭仙
焚杜詩飲以膏蜜　蠟盤筵於水底
七井生涼

卷之八

八角玉升　失去周宇知唐必興
曲江春遊　毛詩卷染油代燭
眉睫間常化佛　好李花致富
一物知人眼睛　遺笙
齋敷嗜魚　浮陽筍
爪甲間皆出雲烟　石魚
王母惜李過麵桃　重黎邀酌水
詩元亨煉眞　孫逢年好酒老不衰
王維居不容塵　磁石盆眼
魚喜鹿胎香　降魔寺僧以名召魚
并代人喜嗜麵　鶴識字
洗心糖　桃花絲
祕密泉　怯夜婚
魚鰲隨世安危　書册以竹漆爲糊
眞脫絲布　酒中沐浴毛髮識味
龍口渠　口中現五色牙齒
李有九纓　斗盆燒乳頭香
鼠精李　豬肝中有鐵齒
酒魔　糠市
品物互徵古事

卷之九
一盃羹三萬錢　鎌鋸南山樹
心織筆耕　燕奴
三斗爛腸　金菜玉蔬
無腸公子　駭鷄犀
天戕　虎狼稱呼
鵲巢獺穴　靈通鬚
沒了期　拔釘錢
斧中龍　黃紙寫勅
食玉炊桂　鷸蚌
蠶婦　螳螂搏輪
銅鶴縛　鵲尾杓
麒麟楦　喙長三尺手重五斤

鶴鳴鶴樹　鳩集鳳池
金剛舞夜叉歌　金爬玉階
傳座　寶苗
築藤三尺　飄綽入水
龍巢錢　見李思戒
一步一計　通神錢
九花虯　上清珠
副急淚　五花館
烏龍　鬚髯如戟
田舍翁十斛麥　赤鳳凰
卷之十
鞋寶鐵　截鐙留鞭
蜂蝶慕香　自煖盃
遊仙枕　辟寒犀
喚鐵　冰山
花裀　風流藪澤
筆頭生花　百寶欄

吸花露　含玉嚥津
夜明枕　粲花
二鶴擲卵　山鷄自愛
天心月脇　著戳
金鹿銀蟾　溫柔鄉
六甲行廚　老子候徐甲
龍牀　九色鳳鶵
懷夢艸　青鷄
寶井　瓊廚金穴
流香渠　青倉
如願　金齏玉膾
閃電窗

雲仙雜記卷一

唐 金城 馮 贄著

幽人筆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汗漫錄）

飛雲履

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樂天督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逸人直錄）

孫登琴

孫登琴、遇雨必有聲、如刃物擊、竟因陰雨破作數截、有黑蛟踊去。（金徵化錄）

棋聲與律呂相應

元頤本棋枰聲、與律呂相應、蓋用響玉爲盤、非有異術也。（棋天瀾寶）

紅白二墨

楚王靈夔使人造紅白二墨爲戲、及書寫衣服、黑衣用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家。（大唐龍髓記）

龍耳李

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耳血墮地。故生此李。出宇花錄。

瑪黃碗

元載飲食。冷物用硬黃碗。熱物用泛水甆器。器有三千事。出極要錄。

夢裁錦

蘭頴士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出文華樸腋。

無塵子

方洛隱天門山。以棕櫚葉掃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出高士春秋。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出玉璽集。

黑松使者

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卽呼萬歲。曰。臣卽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出陶家瓶餘事。

柳神九烈君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餻祠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出三峯集。

六鼻鏡生雲烟

黃巢陷京城。南唐王氏有鏡六鼻。常生雲烟。照之。則左右前三方事皆見。王氏向京城照之。巢寇兵甲。如在目前。上平都邑。以映日紗囊。取入禁中。出叢典記。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於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熱。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出文覽。

玄山印記

陳茂爲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曰玄山典記。又曰玄山印。搗朱礬。澆麝酒。閉則匣以鎭犀。養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十里。香不斷。印、刻胭脂木爲之。出玄山記。

水玉數珠

房次律弟子金圖。十二歲時。次律徵問葛洪仙錄中事。以水玉數珠手節之。凡兩遍。近二百事。琅琅誦之不止。次律賞以轉枝梨。出童子通神集。

爲梨花洗粧

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或至買樹。出唐餘錄。

籠桶衫柿油巾

杜甫在蜀。日以七金買黃兒米半籃。細子魚一串。籠桶衫。柿油巾。皆蜀人奉養之粗者。出浣花旅地志。

石斧銘

玄針子得石斧。銘曰。天君斧。速文步。敲石柱。子如其言。詩如蒸雲。千步千首。出清異志。

棠木印

張寶。凡衣服綵帛。皆以所任官印之。白黃物以墨。紅黑物以粉。常曰。此印買於掌庫奴違矣。文字亦然。人收寶文以有棠木印者爲眞。出張寶藏印錄。

風窠珍女

姑臧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壺中錦仙裳。密粉淡粧。使侍閤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姬。掌詩稾者。號雙淸子。諸倡曰鳳窠群女。又曰團雲隊。曳鼈仙。出姑臧前仙後記。

地仙園

虢州別駕竇泥。以當歸爲地仙園。曰。使血海增光。以棗木爲杵。曰。號金剛骨。出三堂往事。

涼物

房諒六月召客。坐椰竹簟。凭狐文几。編香藤爲俎。刳椰子爲杯。搗蓮花。製碧芳酒。調羊酪。造含風鮓。皆涼物也。壽勸吳田以轆轤汲田櫂其深。曰。但見龍門溪水灌麴蘗腸耳。出叩頭錄。

梅粧閣

郭元振、落梅粧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擷裙衫。一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明其聲也。宴罷、散九和握香。出叙聞錄。

洛陽歲節

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兒。食玉梁糕。寒食、裝萬花輿。煮楊花粥。端午、术羹艾酒。以花絲樓閣插鬢。贈遺辟瘟扇。乞巧、使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九、迎涼脯。羊肝餅。佩瘦木符。冬至、煎餳綵珠。戴一陽巾。除夜、剪刀刻門。埋小兒硯。點水盆燈。臘日、造脂花餤。出金門歲節。

旃檀寺春秋二會

旃檀寺悟本詩。春秋二會。飲牛乳爲龍華飯供獻。結綵錢爲幡蓋。設客以吳興樹圖糟。授戒者施以般若錢。求男者解密珠璫。出修園遊錄。

搔首問靑天

李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靑天耳。出搔首集。

淸高門戶

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淸高門戶，但遲鼎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成。白氏傳

午橋莊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爾。出晉公遺語

茯硯墨紙

茯淮以貓黃酒研其墨，茯紙以芙蓉粉借其色，茯硯以文綾蓋，貴乎隔塵，茯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逢溪子遊之。文房寶飾

迷香洞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馮垂客于鳳，罄囊有銅錢三十萬，盡納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照春屏而歸。常新錄

袖裏春

元宗爲太子時，愛妾號鸞兒，多從中貴董逍遙微行，以輕羅造梨花散蕊，裛以月麟香，號袖裏春，所至暗遺之。史諱錄

金鳳凰

周光祿諸妓，掠鬢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沉香水，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傳芳略記

三賢松

朝眞觀九星院，有三賢松三株，如古君子，梁間老妓英奴，以麗水囊貯香避之，不數日，松皆半枯。事始

芋魁遭遇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爐曰，芋魁遭遇矣。三賢典語

山神以豐年相報

饗叟耕鳳嶺之田，以虎紋巾裹犁推之，曰，勞吾躬耕，山神必以豐年相報。已而果然。鳳翔退耕傳

錯龍臺

李神遇以楓溪鐵造錯龍臺，爲宴燈花燈八層，間以三棱錦標，點紫菱油，燃鳳纑。[illegible]

吳興米

吳興米炊之甑香，白馬豆食之齒醉。虢國夫人廚吏鄧連，以此米擣爲透花餻，以豆洗皮作靈沙臛，以供翠鸞堂。品物類聚記

擣露明軒

王施避巢寇入天台山，主人賀瑾、給以牛粥練帑，施謝曰，公乃命司，延我光景，當爲擣露明軒，永爲下吏。賀貲傳

香雲夢澤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幷包，文亦浩瀚。叢文玉井

雲仙雜記卷二

田水聲過吾師丈人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淵明別傳

龍鬚友

鄒說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後有貴人遺金龜幷拔麗石研，咸與弟子曰，可市筆三百管，退而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後，猶當令子孫以名香禮之。龍鬚志

隱士衫

成芳隱麥林山，剝苧織布，爲短襕寬袖之衣，着以酤酒，自稱隱士衫。續通隱記

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戴顒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高隱外書

半月履

趙廷芝、安成人，作半月履，裁千紋布爲之，托以精銀，縝以絳蠟，唐輔明過之，奪取以貯酒，已乃自飲。廷芝問之，答曰，公粹皿太微，此履有滄海之積耳。妙寶居士安成記

菱角巾

王鄴隱西山。頂菱角巾。又嘗執人買菱。脫頂巾貯之。嘗未遇面歎曰。此巾名實相副矣。（盧懷價謫事記）

大鯉五色

孫顯夜行橫塘。見池中大魚、映月吸木。移時不去。池外數步。有一小坎。正涵北斗。有蝦蟇數十。共來飲啜。顯異之。明日汰池中。惟有一大鯉。身已五色。復來坎所。訪求蝦蟇。得三足者數十。（馮玉書金溪記）

烟姿玉骨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為鄰屋烟氣所爍。屋乃貧人所寄。豐即圍泥塞竈。張幕蔽風。久之拆去其屋。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笑耳。即使妓秋蟾、出比之。乃云、可與比驕爭先。然脂粉之徒。正當在後。（張渭林佳林志）

日精

陸展郎中見楊梅、歎曰。此果恐是日精。然若無蜂兒採香。誰勝雜和之味。即以竹絲籃貯千枚。并茶花蜜。送衡山道士。（崇孝眞禪記）

火筯如兩儀

朱符謂火筯如兩儀。成變化。不可缺一。本明火師在坐曰。當以玉為之。貴能不熱。（李明之衡山記）

羔羊揮淚

程皓以鐵床炙肉。肥膏見火。則油焰淋漓。皓戲曰。羔羊揮淚矣。又云。我以三十萬錢。惟鐵匠而得此事。養世不太過。（方得道金陵記）

屋龍更衣

饒子卿隱廬山康王谷。無友屋。伐以茅茨。每年一易茅。謂之茅龍更衣。或時雨濕致漏。則以油幄承梁。坐於其下。初不愁歎。（十三夏共注廬山記）

掌有臥蛇文

傅咸、掌有臥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逍遙公南裏記）

栗木為關

凡門以栗木為關者。夜可以遠盜。（從審錄）

九華半臂

闞文衎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葛遠青陽記）

遷官面長額有光氣

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事已乃復。（輞上書）

壺中泉

石崇、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耕桑偶記）

拂翠奏楚聲

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聲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也。後彈者。揚州薛滿。二妓大服。乃贈之破紅綃蟾酥麨。龜年自負。強取妍秦聲琵琶。捍撥而去。（辨音集）

臨光宴

正月十五夜。元宗於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木。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月分光曲。又撒閩江錦荔支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帔。綠暈衫。（影燈記）

水松牌

李白遊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吳膠粉。捧乞新詩。白為題訖。僧獻玄沙鉢。綠英梅。檀香筆格。蘭縑袴。紫瓊霜。（海墨微言）

泛春渠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醉仙圖記）

百花獅子

曲江貴家遊賞。則剪百花。裝成獅子。相送遺。獅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蘇牽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與醉人看。（曲江春宴錄）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窗。用桃花紙。塗以冰油。取其明甚。（鳳池編）

酒器九品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瓠子卮。幔捲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為限。舞仙盞有關捩。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毬子落盞外。（逢原記）

暖香滿室如春

寶雲溪有僧舍。盛冬若客至。則燃薪火。暖香一炷。滿室如春。人歸更取餘燼。（雲林異景志）

嘯猿生蕨

猿嘯之地。蕨乃多有。每一聲。遂生萬莖。（蔣幽記）

買春錢

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買春錢。（承平舊纂）

苦吟

孟浩然眉毫（一作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詩源指訣）

蜆龍牙

取蜆龍牙一枚。手握之。臨局自然機變橫出。（手參籌訣）

碎金面棊盤

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潙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棊盤。尚書尋有悟解。（曾相宗學錄）

琴價與武庫爭先

嵇康抱琴訪山濤。濤醉。欲剖琴。曰。吾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尚書令河輪璵玉裁為徽。貨所衣玉羅中單買絹絲為絃。論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剖之。吾從死矣。（金値幽化異。）

圍棋奪造化

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謔之。向人曰。吾自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蒲天溷買。）

墨紋如履皮

墨紋如履皮。謂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成老相學經。）

換茶醒酒

樂天方入關。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齏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豐區志。）

腸胃文章映日

元稹為翰林承旨。朝退行鐘廊。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常朝錄。）

天峰煤與綾文刺孰勝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為名利奴。願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大唐龍髓記。）

粥飼鳩

蘭先生坐琴莊。食蘭香粥。有鳩至堦上。先生以匙擲飼之。漸進至肩。遂盡此粥。後日。鳩以千百至。先生飼之。（好求為事。）

花飾壓損帽簷

梁緒。梨花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至頭不能舉。（祥宴志。）

翡翠指環

何充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嘆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急以蜻蜓帽贖之。（先懂記。）

赤將軍

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背曰。過吾北林兒遠矣。此駿馬也。（馬辭記。）

地脂

高展為并門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以問必神冀。問承天道士。答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發甗。已無所覩。（方錄編年。）

胡麻喫犬

以胡麻麩喫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兔。又可得三十歲。（好事集。）

得意田

雲陽段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乘無用金。（傳平錄。）

雲仙雜記卷三

過門錢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於門。邀留賓客。不進者。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鶴嘴缾二十。（放懷集。）

虞永興書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碧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一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淺深。（字錦。）

一醉六日

張騎一醉六日。嚙柱幾半。（醉鄉。）

起宅刷以醇酒

蓮花巷王珊起宅。畢。其門刷以醇酒。更散香末。蓋禮神之至。（宣武盛事。）

題梁字

范凍題廳事梁。每字以木花遣承之。歲旦一開。次日復上之。（河中記。）

郇公廚

韋陟廚中。飲食之香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廚。（長安後記。）

廁上以虎湯盥手

陳宛、崔其居止。廁上以虎湯盥手。槐板覆藏糞穴。爲都城第一。（洛陽要記。）

書北山移文

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豐譜傳。）

爭春館

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畷。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令一倡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夜闌。人或云、花有歎聲。（揚州事述。）

薛家士風

成都薛氏家士風甚美。廚司以半瓠爲杓子。孫就食。蝦蟆肉餅一取之。飯再取之。（蜀譜錄。）

食蒲桃

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涎。當以太原尹相授。（河東備錄。）

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筍。但恨時不同耳。然牡丹醋醲。楊梅枇杷。幸爲執友。（金城記。）

僮生藥圃

幽翔思先葬後有五樹。檜忽生藥圃。歎摘服之。往往瘥疾有驗。（幽冥記。）

過廳羊

熊翻每會客至酒半。階前旋殺羊。令衆客自割。隨所好者。綵綿繫之。記號畢。烝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時盛行。號過廳羊。（青州雜記。）

軟漆欄桑枝爲籬障

杜勝宅以軟漆欄桑枝爲籬障。雨一過。黑光照四面。時通甫愛之。欲以銅官解取。不應。（鄴都名錄。）

嚼雞舌香

飲酒者嚼雞舌香則量廣。浸半天回則不醉。（酒中玄。）

能詩

能詩之士。雨泡滅則得意。香烟斷而成吟。（白氏金鎖。）

渡江河

朱書禹字渡江河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禹功記。）

盡數天星酒知棋勢

人能盡數天星。則徧知棋勢。（止戈編。）

雌雄樹

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納。宮中呼爲雌雄樹。（金鑾密記。）

作詩如倚花

作詩如纖花女。令體絡枝葉而已。無過不及。乃善。（靈溪句眼。）

化玉膏

衛玠盥面。用化玉膏及芹泥。故色愈明潤。終不枯槁。（金谿錄。）

貯蘭蕙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汗漫錄。）

百齒梳

孫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齒梳。用之養生要法也。（攝人直說。）

科斗筋魚尾匙

向範待客。有漆花盤。科斗筋。魚尾匙。（臨淄錄。）

唾地成文

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文三篇。（文華[illegible]喉。）

菖蒲當拜此君

王徽之以菖蒲映竹曰。菖蒲止以九節爲貴。而此君面目聳然。正當再拜此君。而此君亦安得不受之耶。（高士春秋。）

界尺筆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字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玉壺錄。）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夫。（拼欽事。）

萱草浣衣

鄭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諷云。郎君應士太多。令人手皮俱脫。（三峯集。）

虎毛紅筦筆

有觀馬生甚貧。遇人與虎毛紅筦筆一枚。曰。所須但呵筆。即得之。然夫妻之外。令一人知。則殆矣。時方盛行凝烟帳。風篁扇。皆呵而得之。一日晚。思兔頭羹。連呵遂得數盤。夫妻不能盡。以與鄰家。自是筆雖存。呵之無應。（眞異記。）

一時輒洗其筆

白傳每一詩。輒洗其筆。（文覽。）

句中喜得魚竹

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網師得魚。尤甚喜躍。友人問之。答云。吾適得句。中有魚竹二物。不知竹有幾節。魚有幾鱗。疑致疎謬。今見二物。乃釋然矣。（玄山記）

洪兒紙

姜澄十歲時。父苦無紙。澄乃燒糠協竹爲之。以供父。澄小字洪兒。鄉人號洪兒紙。（童子通神錄）

束修羊

倪老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窗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唐餘錄）

惠一絲兩絲

杜甫寓蜀。每蠶熟。卽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浣花旅地志）

嚴成金釵

王稹逢賣嚴姥。黃衣破結有鐵色。憫之。乃以千錢買嚴姥。謝而去。及歸。柔于烏頭飯。盡成金釵。蓋姥非常人也。（積異志）

雞鴨卵殼

張寶嘗使子弟巡市。乞雞鴨卵殼。雞卵以煮藥。鴨卵以金絲縷海棠花。名鮫胎盞。醉後貯酒時多用之。（載印錄）

八棱綾

鄴中老母村人。織綾必三交五結。號八棱綾。匹直米陸筐。（摭拾鄴事）

染花奩

郭代公愛姬薛氏。貯食物以散風奩。收粧具以染花奩。（品物類聚記）

文享媚香無忝

張說攜麗正文章謁友生。時正行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說。說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文玉井）

少延清歎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舂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歎數日。（淵明別傳）

筆文章貨

羅隱喜筆工甚風。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以一物助子取高價。卽贈鴈頭牋百幅。士夫聞之。傾金同價。成以綵羅大組換之。（龍鑑志）

降龍道者

戴顒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顒陳三拜。獻護經麓。貯銅磬。（芳賢傳）

何微君隱吳郡

何微君隱吳郡。多遊臨華寺。九金堂飲鹿塘靈寶院。涵星澗。（高隱外書）

西昌逸士

郎詠隱西昌。採樵爲業。或擔至都中。人買之。則曰。我西昌逸士。酒中人也。今獻公所闕。公當惠我所好。（豐隆記）

享鹿肉

黃昇日享鹿肉三斤。自晨煮至日影下門西。則喜曰。火候足矣。如是四十年。（安成記）

獵蠅記室

虛記室多作脯腊。夏則委人於十步內扇上塗餳以捕蠅。脯以青紗障隔塵土。時人呼爲獵蠅記室。（金城記）

穢蔬助鼎俎

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茁此徒。助予鼎俎。家復何患。（臻章記）

齋鴨

富揚庭常畜鴨萬隻。每飼以米五石。遺毛覆渚。（桂林記）

雲仙雜記卷四

石龜銜賦題

高郢夜課于豐亭。忽見一龜在案上。視之石也。郢異其事。取千題。散置楮中。禱祝。令石龜銜之。以卜來事。既而石龜舉頭。乃是沙洲獨鳥賦。題出果然。其年首選。（洲潭記）

自負書劍

庾倚隱衡山。往來自負書劍。削竹爲拂。裹以烏毹。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衡山記）

松精戍使者

茅山有野人見一使者。異服牽一白羊。野人問居何地。曰。偃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沒。松形果如偃蓋。意使者乃松樹精。羊乃茯苓耳。（金陵記）

龍窠石

中山僧表堅面多瘢痕。偶溪中得石如雞子。夜覺凉冷。信手磨面。瘢痕盡滅。後讀博異志曰。龍窠石。磨瘡擬大效。（遛山記）

召客念無魚

蘇瓌郎中召客無魚。念曲江多有而禁釣。乃令掌吏用油幕斂數頭。適濟其事。（承平舊纂）

金雞抱卵時

封少卿問禪於龍華厚禪師。曰。金雞抱卵時如何。少卿歸而默坐三年。不能領解。至于發狂而死。(禪學錄)

胡松節支猝

白傅用胡松節支猝。(金鑾密記)

竊棊子

李約直與人碁而敗。乃竊數子嚥之。尋聞。乃鼓局大怒。(漢天錄)

墨染紙不響

墨染紙三年。字不響暗者爲上。(成老相墨經)

茶爐縛奴投火

陸鴻漸採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燋爍。鴻漸怒。以鐵繩縛奴。投火中。(蠻甌志)

袖餅班中

于琮班中有時袖餅而食。誡以遺同列。(常新記)

石蓮匣

許芝有妙墨八廚。巢賊亂。瘞于善和里第。事平取之。墨已不見。惟石蓮匣存。(大唐龍髓記)

鶴蒸

蘭先生上臨亭望九里山。七日不能下。但食鶴蒸二十段。(琴莊美事)

粉指印靑編

徐州張尚書妓女多涉獵。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痕並印于靑編。(玫櫻記)

一里更二馬

校書郎李嶠蓄馬甚多。出遊則一里更二馬。借借供應。可遠十家。(馬蹄記)

旋風筆

魏博田承嗣翁治文案如流水。吏人私相贈曰。世罕有此旋風筆。(方鎮編年)

贈相得以鳩

毛傅好食鳩。人與己相得者。必以鳩贈之。一見李翺。贈十二籃。(好事集)

物價至微

開成中物價至微。村落買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一首與之。(豐年錄)

夜飛蟬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放懷集)

義之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義之鬼。(字錄)

竹枝曲

張旭醉後唱竹枝曲。反復必至九回乃止。(醉錄)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河東記)

小兒司命

郭汾陽語子弟曰。西陽庶寶方小兒之司命。不可不讀。(從容錄)

靑蠅拜賀

術士相牛僧孺。若靑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靑蠅作八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良久乃去。(靑瑣記)

葬得石牌

烏重胤葬先世。掘得石牌。有云。牛領岡前。紅霞隴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亞。重胤依而用之。(上黨記)

貧而鬪婚

白厚貧而鬪婚。娶劉純材女。厚送烏瑢十事。鈌紙爲書。純材大笑。答以象田珠十升。紫駒千餘頭。及使家僮撒燭花徧路。厚閉門大慚。賓客走去。(耕桑偶記)

以海駁皮爲鼓

凡鼓以海駁(獸名是鯨魚)皮爲之。泥以象骨。則雄而清。用雜皮則濁而易散云。(羽書集)

上元影燈

洛陽人家上元以影燈多者爲上。其相勝之辭曰。千影萬影。又各家造芋郎君。食之宜男女。仍云。送雞肉酒。用六木餅。貯之於親知門前。留地而去。(影燈記)

軟棗餻

宜慈寺每來化人。先留食軟棗餻。柳尙書來。方食餻。袖碗欲出。尙書急解速帶緋袍鰈子魚袋施之。(海墨微言)

竊花

霍定與友生遊曲江。以千金募人竊貴侯亭榭中蘭花插帽。兼自持往綺羅叢中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又各以錐刺窺孔。中者罰巨觥。不中者得美醞。(曲江春宴錄)

酒窟

蘇晉作曲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甎鋪一甌酒。計甎約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詩仙圖記)

詩成裁寫紙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寫裁故紙連綴用之。九章字惠文。(過庭記)

白羊妝點芳草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宰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也。（洛陽記）

浮萍爲鴨作茵褥

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載數車浮萍入池。使爲鴨作裀褥。（雲林異景志）

自爲小君裁剪

李紳爲相時。俗尙輕綃染鱗碧。爲婦人衣。紳自爲小君裁剪。（鳳池編）

貴家楪子

閤臣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爲楪子。（叢譚）

弄葫蘆成詩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詠。則注水於葫。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詩譚摭拾）

好讀離騷

韓芸士好讀離騷。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寢。（姑臧記）

挼花浸酒

楊恂遇花時。就花下取蘂。粘綴于婦人衣上。微用蜜蠟。兼挼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三堂往事）

挑野蔬

郭元中家貧無食。春月攜兒挑野蔬。一日有餘。三日不出。（叩頭錄）

簇酒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叡開錄）

祭詩以酒脯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金門歲節）

暇磨齋

都下寺院。每歲用除暇磨。是日作暇磨齋。（僧園逸記）

斂衣

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渾首集）

凌虛宴

齊文宣帝凌虛宴。取香蕈以供品味。廣唐則出於石首銅宜等處。銅釘菌分絲南。（自廣傳）

桃花醋

唐世風俗。貴重葫蘆醬。桃花醋。照水油。（晉公遺語）

蛾肝龍首

毛重教授於潯江。春日主人宴之。賦散語曰。蛾肝之奉何堪。龍首之攀可望。主人曰。吾勸以陸源鯖。賞以柳綿肝。（文房寶飾）

雲仙雜記卷五

筆描畫竹影

宗測樂閑靜。好松竹。嘗見日籂竹影上牕。以筆備描之。（叢新錄）

糖蜜莫逆交

陳昉得蜀糖。輒以蜜澆之。曰。與蜜本莫逆交。（傳芳略記）

風月常新印宮人臂

明皇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于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史諱錄）

念金輪呪

敵兩耳鐺。服桂心丸。念金輪呪。則所思之人。不以存沒。是夜必夢見之。（事略）

水晶環渡舟

蕭瑩嘗登陸渾沙洲。忽水漲不得下。急呼村童。折塵尾水晶環與之。渡舟而過。（三賢典語）

鳴牙餅

許康年謁劉遜。贈遜鳴牙餅千枚。曰。雖微物也。助廚中兩日之費。（遐譚傳）

棠棣之好

李初直遇與人相知，則曰，棠棣之好，何以過此，眞㝠倍常。（敘聞錄）

金蘭簿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于編簡，焚香告祖考，號爲金蘭簿。（宣武盛事）

鴨卵成花

向聲能於鐺中以手撥鴨卵成花。（河中記）

燭圍

韋涉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爲燭圍。（長安後記）

宴客典謁

陳無咎宴客，一客用一婢典謁，必十二謁而後使滿，以盡虔敬之道。（洛都夢記）

金牌發座

河閒王夜飲，妓女謳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終，金牌飣座。（豐政傳）

聚香團

揚州太守仲端，畏妻不敢延客，謝延皓謁之，坐久甚饑，端入內，袖聚香團啗之。（揚州事迹）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妝樓記）

笑春紅

閬中參軍黃涉婢曰笑春紅，死，涉念之，淚酒屢灑，至皆損壞。（蜀普錄）

二花

阮文姬插鬢用杏花，陶溥公呼曰二花。（河東備錄）

三鹿郡公

袁利見爲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蓋譏其太麤疎也。（幽燕記）

崑崙玉盞

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譚，不覺墜地。（青州雜記）

坐間牡丹花

宋晏語常帶華藻，李儒安曰，時方三月，坐間生無數牡丹花矣。（鄴都名錄）

杜鵑喚歸

石誼未娶，聞杜鵑喚歸，歎曰，此物催人使歸，使我何所歸耶。（金臺錄）

遇河神

顧希微開成二年，遇河神屈莫多，曰，更二千年，大江所在堤岸，當崩沙九里。（萬功記）

口吻生花

張祜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白氏金鎖）

贈詩勝爛黃魚

皇甫湜謁韓愈，愈贈以詩，湜退有言，恐愈不當量酒，愈曰，豈不勝以爛黃魚待汝耶。（續經知事）

折筋不休

山濤酒後喃喃，折筋不休。（酒中玄）

防風粥

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剔取防風，得五合餘，食之口香七日。（金鑾密記）

食蝤蛑

鹿宜孫食蝤蛑，炙於壽陽甕中，頓進數器。（止戈集）

韋公對雪

韋公對雪，侑隣之曰，麪摧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瑤環，坐間服其韻精。（姑臧記）

屋瓦皆鏤

余宗伯屋瓦皆鏤毀穴千百，雨則散如貫珠，用陳留瓦，則堅而易鏤。（三雲任事）

三年不見羊角

皮蕃去北而復來鄱陽，食竹笋，曰，三年不見羊角哀矣。（叩瞶錄）

採星盆

楊昌齋採星盆，夏月漬果則倍冷。（敘聞錄）

作剪刀

姑園鐵作剪刀，以苜蓿根粉養之，裁衣則盡成墨界，不用人手而自行。（擬手集）

左撚巾拭面

陽蕃用左撚巾拭面，倍有光彩。（自慶傳）

碑石

李輔國葬父碑石，用豆屑一千斛磨瑩，如紫玉，碑字四面鐫葵花三百朶。（晉公遺語）

漬紙

以竹稍甘露和天南星漬紙一宿，裁之，刀去如飛。（文房寶飾）

除夜歎老

麥度除夜歎老，迨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也。（金門歲節）

印普賢象

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象，施于四衆，每歲五馱無餘。（僧園逸錄）

三辰酒

玄宗當夢清虛、砌以銀甎、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等。（史諱錄）

桑木根可作沉香想

裴休得桑木根曰、若作沉香想之、更無異相、雖對沉水香、反作桑根想、終不聞香氣、諸相從心起。（常新錄）

阜蓋能與日輪爭功

韓愈刺潮州、暑中出張阜蓋、歸而喜曰、此物能與日輪爭功、豈細事耶。（廬芳暇記）

甘門四老石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甘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事略）

提麥芒刁字

牛僧孺進士時、常提麥芒刁字、有繆誤、隨手删劃點定。（三賢典略）

麒麟草

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鳳池遺耕雜）

魚藻洞

魚朝恩有洞、四壁夾安瑠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蝦、號魚藻洞。（記南廳）

鼻出黃膠

賀知章忽鼻出黃膠數盆、醫者謂飲酒之過。（傳容錄）

數米而食

沈休文滅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筯。（晉陽記）

盧景日影爲之不移

鄒貞盧景墳土未乾、日影爲之不移。（城上記）

飼牛以天麻飯

甯齊閒遇春耕、則飼牛以天麻飯、仍用錦纏繫于角上。（耕象傳記）

高麗絲結

張均妓多麗、彈琵琶曲頂上有高麗絲結、趙詩爭奪、致傷二指。（詩音集）

元夜食牛肺犯天樞使

梁鄴上元後、忽髮變如血、卜曰、元夜食牛肺、犯天樞巡使夜行、禱謝可免。（影燈記）

菖蒲成獅子鸞鳳狀

僧普寂大好菖蒲、房中以菖蒲種成獅子、鸞鳳、仙人之狀。（湘潭書）

鴨肝猪肚

王猪飲酒、非鴨肝猪肚、筯輒不舉。（醉仙圖記）

吞花臥酒

虞松方春以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時。（曲江春宴錄）

庭椿不染風

盧攜夢人贈句曰、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初不解其言、後數年、攜拜相、庭下古椿一株、雖狂風驟雨、不漂不搖。（盂泄編）

屋竅如七星

鄭廣文屋宇破漏、自下望之、竅如七星。（蓬源記）

日用斗麪爲糊以供緘封

順宗時、劉禹錫干預大權、門吏椿書尺日數千、禹錫一一報謝、綠珠盆中日用麪一斗爲糊、以供緘封。（武宣玉事）

麪如棗核而中空

揚鋌游王鉷家、食一物、如棗核而中空、其實麪也、鋌詢其法、鉷笑而不言。（河中記）

雲仙雜記卷六

讀書數眞珠以記

于授幼時、家以綠眞珠縢爲簾押、授讀書、數眞珠以記日、輒一遍。（長安後記）

竹粉湯

夏侯鉉謁盧懷慎、坐終日、得竹粉湯一甌。（洛都宴記）

蜀中厚朴

蜀中厚朴、若酒後柔之、紫色薄散、用輒無力。（蜀鎭記）

碎錦坊

晉公午橋莊有文杏百株、其處立碎錦坊。（曹林異景）

百年歌

李觀作百年歌、王湜請其法、觀向湜彈指曰、遺子瓜甲清塵、庶幾文思有加。（詩源指訣）

夢青龍吐蒸經

王績薪夢青龍吐蒸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出蒸訣）

白眼蜂

韓退之後，多爲乾脂貨之。開元中，犀木州市多白股蜂如山，市人以此卜絲帛之豐歉。（豐年事傳）

安石榴

李漢碎胡瑪瑙盤盛送王嵩，曰安石榴。嵩見之不疑，既食乃覺。（揚州事迹）

嗜鴨腊

彭几嗜鴨腊，未曝前三日，置鎮石之下，時所共服。（蜀音錄）

壬癸席

中王謂豬既供饌，不宜處於穢處，乃以氈蘊粟粥待之，取其毛刷淨，令巧工織壬癸席，滑而且涼。（河東備錄）

斂諸妓鈿以記意

金城多美妓，賀闌劍曰：吾既臨人，私情難展，遇宴飲則斂奪諸妓釵鈿，退以記意。（金城記）

沈秘景符

禹導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千之水患，後人賴焉。（禹功記）

沙上玩味成詩

柳宗元吟春水如藍詩，久之不成，乃取九脚床於池邊沙上玩味，終日僅能成篇。（白氏金鍼）

吟詩落齒

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續讀諧句賦）

綠牝鞍

處士富鱗翁從縣令芮通源遊蘭居寺，通源給以綠牝鞍。（曲齋記異）

鳳眼窗

龍道千卜室于積玉坊，編藤作鳳眼窗，支床用薜荔千年根，炊飯酒沈水香，浸酒取山凤髓。（青州雜記）

巨栗殼爲盃

鄭中遷巨栗，脫其殼可以爲盃。（鄭都名錄）

眉分九聚

朱泚眉分九聚，相者告以大貴，泚信之。（金臺錄）

洞天缾

虢國夫人就屋梁上懸鹿腸於半空，筵宴則使人從屋上注酒於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開注于盃中，號洞天聖酒將軍，又曰洞天缾。（酒中玄）

賜成象殿茶果

金鑾故例，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困，則日賜成象殿茶果。（金鑾密記）

冰害至夏價等金璧

長安冰雪至夏月則價等金璧，白少傅詩名動於閭閻，每需冰雪，論筐取之，不復償價，日日如是。（止戈集）

蛙臺

桂林風俗日日食蛙，有來中朝爲御史者，朝士戲之曰：汝之居，非烏臺，乃蛙臺也。御史答曰：此非蛙，名圭虫而已。然較圭虫之奉養，豈不勝於黑面郎哉。黑面郎，謂豬也。朝士大報而退。（承平舊纂）

棄官求道

丁繁自尚書郎參靈度禪師，棄官修道，日食脫粟二升，諸僧鉢水一盂，夏月夜禪，雖飛蚊唼食，終不搖動，坐夏既滿，面爲破爛。（蒼惜禪學錄）

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

段由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羊囊節以金縷羊裹之曲，終不去。（金徽變化錄）

出遊必攜圍棊短具

王積薪每出遊，必攜圍棊短具，畫紙爲局，與棊子并盛竹筒中，繫于車轅馬鬣間，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手，勝則徵餅餌牛酒，取飽而去。（棊天潤覽）

墨難減者萬金不換

凡墨日用之一歲，磨減半寸者，萬金不換，然至難得。（成都墨經）

收茶三等

覺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蠻甌志）

笏囊笏架

會昌以來，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遂門傳送至殿前，朝罷則置於架上，百寮則各有笏囊，親吏持之。（劉濤錄）

徐蜂善棊

徐蜂善棊，段成式欲盡窮其術，蜂曰：子若以墨猴猊與我，當使子過我十倍。（大唐龍髓記）

睥碧侯

琴莊有溶溶軒，軒前皆池地也，度池得回縈磴，上自在蜂，蘭先生日往蜂上採蕨，蕨生九股，以釀醋異常。守臣取進之，封蜂曰睥碧侯。（出零陵輿事）

鏤龍宴

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鏤爲龍爲鳳，作鏤龍宴，四圍則撒真珠，厚盈數寸，以斑螺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數得雙者爲吉，妓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又各令作圍綬帶，以一丸然舒之，可長三尺者賞金菱角，不能者罰酒。（壺樓記）

王武子好馬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月鞭，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龍蟠鞍，八月中秋則

玉樓捻絡頭、重陽則蟬兒瓔、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斷風瓔、除日則樂王鞍、每節日則鑷馬以明紗豆、蒿蘎草。（馬蹄記）

鸞手校尉

鍾鏐鎮吳越、尊賢渴上、使名畫工二三十人在浙江、號鸞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俊而厚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奏、鏐見之、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時召見。（方鎮編年）

剪刀麪月兒羹

柳公權以隔風紗作逍城記、及入朝、名品號錦樣書以進、上方御剪刀麪、月兒羹、即命分賜。（出字錦）

玄祿

老子始生、其母名之曰玄祿。（集異記）

大雅之文

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好事集）

二儀餅

開元中長安物價大減、兩市貨二儀餅、一錢數對、胡桃炙、十金一柈。（豐年錄）

槐膠彈子

李少微子女頗多、每朝退、於亭榭散槐膠彈子數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為戲笑、終日不倦、戲已、復收于篋。（放懷集）

酒神

酒席之士、九吐而不減其量者、為酒神。（醉鄉錄）

九芒珠

王武子以九芒珠穿為級索、編華架用之、每月洗以鯉魚涎。（摭拾書）

石綠鏡臺

張燕公有石綠鏡臺、得自明川道士。玄宗聞其有異、取以精蜈十車燒之、不變乃已。（纂異記）

自課庵

全子栖每為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及十年之後、悟其淺近、必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金玉文并）

淵明拜火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淵明別傳）

筆封九錫

薛稷為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龍鬚志）

墨封九錫

稷又為墨封九錫、拜松燕督護、玄香太守、兼亳州諸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鄉里來觀、食久乃滅。（墨具記）

紙封九錫

稷又為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界道中郎將。（事略）

硯封九錫

稷又為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即墨軍事、長史、兼鐵面尚書。（鳳翔退耕傳）

為花樹洗瘡止痛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為樵牧所傷殆甚、買薔薇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為二子洗瘡止痛。（芳賢傳）

雲仙雜記卷七

元白兩不相下

元微之、白樂天兩不相下。一日同詠李花、微之先成、曰、葦綃開萬朵。樂天乃服、綃、陳也、葦白而綃輕。（高隱外書）

仙人栢葉書

郭天民巧思橫生、能摺書箭、反覆如栢葉狀、鄉人謂之仙人栢葉書。（安成記）

家庖百品

張元厚家庖百品、日日不變、有蔡機缸二千、盛貯皆滿。（瑯嬛記）

硯中出白影珠

侯道昌因雨置龜頭硯於簷下、承溜以滌之、俄而滌破硯、硯中出白影珠十顆、有患目者、煮珠水洗之、皆愈。（馮正雲會錄記）

陳蕃待客

陳蕃待客、升飯以鹿脯、芼羹以牛脯、未嘗別為異饌。（權博雜記）

桂人好食蝦蟆

桂人好食蝦蟆、仍重乾菌為糝、赴食者至以餘俎包歸遺兒女、雖污衫不恥。（張淵林桂林志）

霜蘚能染紅紫

瀟湘山霜可染紫白蓝潭蘚能染紅。為天下冠。但人無知者。（出李貫湘潭記。）

蒲桃髻

小兒髮初生。為小髻十數。其父母為兒女相勝之辭曰。蒲桃髻、十穗勝五穗。（李明之齋山詩。）

方盞盛金鍠

富人買三折。夜以方盞盛金鍠於腰間。微行市中。買酒、呼秦聲女置宴。（方緯道金陵記。）

千眼仙人赴東林寺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峰洞寺落。皆見千眼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十三賢共注廬山記。）

洛如花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之。以問陸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張寶就印集。）

諷念阿房宮賦

揚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緊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清異志。）

甲乙齋

蜀人二月。好以豉雜黃牛肉。為甲乙膏。非尊親厚知。不得而預。其家小兒。三年一享。（荒沙旅地志。）

魚脊出金釵

寶曆中。酉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肖黃文。愛而買歸。食至脊上。出金釵一雙。長六寸。（唐餘錄。）

圓沙揑成睡稚康

房琯少時。曾至洲渚上。圓沙揑成睡稚康。甚有標態。見者多愛之。（董子通神錄。）

薬音泉

強村有水方寸許。人欲取之。唱浪淘沙一曲。即得一盃。味大甘冷。村人因名曰薬音泉。（玄山記。）

石斧欲斫斷詩手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出文寶。）

清水郎君

司馬伯殊。買得鴨卵一枚。非常珍重。夜猶未食。夢曰。此卵乃徐龍幼子、清水郎君也。不殺將富。殊乃放之。（三峯集。）

徐鳳儀杖

徐鳳儀有一杖。直如筆管。其後每年生一節。二十年、每年縮一節。三月。則杖之四面。青赤白黑。各開一花。

不知何木也。（閑家錄事。）

劍生神芝則天下晏清

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則天下晏清。如安史黃巢之亂。劍皆吐黑烟屬天。不差毫厘。（玉壘集。）

聚芳圖百花帶

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高士傳。）

李花如飛仙

伍貫卿居沅陵。仙家有李花一株。月夜、奴婢遙見花作數團。如飛仙狀。上天去。花上露水。倏然作雨數千點。花亡矣。（摭遺錄。）

起藁寘上

江總為文。次至吟詠得意。則起藁於寘上。不堪示。則投寘溷中。久而文遂工矣。（文學叢談。）

蜜浸烏梅解宿酲

陳永陽王。宿酲未解。則食蜜浸烏梅。每啖不下二十枚。清醒乃已。（槐人直說。）

榕粉

小兒瘡痂。以榕粉日傳之。則易瘥而無瘢。（出開談錄。）

灰山

無棣、有灰山。山南有石竅。其中二麥無數。取之不極。（三峽吟。）

嗜蛤蜊

吐突承璀、嗜蛤蜊。炙以鐵絲床。數澆鹿角漿。然後食。（傳芳略記。）

譚衣

穆宗以玄綃白書、素紗墨書、為衣服。賜承幸宮人。皆淫鄙之詞。時號譚衣。至廣明中。猶有存者。（史譚錄。）

三樣錢買二色酒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懸花。斟於器中。花亦不散。其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旅、以金銀銅錢來酤曰。以我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常新錄。）

大筍中有眼睛

晉公於藍田得一大筍。破之、有三四眼睛。而香美過甚。乃興爭（真竹堂本爭作書。）序分食之。（晉公遺語。）

雨點螺磨紙

治紙之香而不染墨者。用雨點螺磨紙左右三千下。其病去矣。（文房寶飾。）

沈休文多病

沈休文多病。六月猶綿帽溫爐。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白虞集。）

盲郭璞

路巖幼病，有人稱善齊蟣之術，巖用之不效，歎曰，此盲郭璞也。（盧言雜說）

淨眼僧

傳法寺淨眼僧，能用藥夾爲頭，施人治百疾，皆驗，又以鐵跡呪治痔，破鐵城偈除鬼祟，發無不捷。（僧圓逸錄）

竹節中神水

重午日午時有雨，則急斫一竿竹，竹節中必有神水，瀝取和獺肝爲圓，治心腹塊聚等病。（出金門歲節）

釀換骨醪

憲宗采鳳李花，釀換骨醪，晉國公平淮西回，黃帕金鉼，恩賜二斗。（紀聞錄）

提婆藥

李輔國大畏婆藥，或人因以示之，必謂中火，出毛髮皆溼血，因致大病。（耳目錄）

分香蓮

三堂使宅有鉤仙池一種蓮子，一歲再結實，子十斛，其花時，香兼桃梅黃菊，郡人傳、分香蓮，不論錢。（三堂往事）

笄竹搔頭

趙鍮妻死，遺雪竹搔頭於堵下，不數日，化爲楊梅，花朵如撒，時人異之。（姑臧前集記）

遇棋仙

卞子京遇棋仙，東帶拜金鑾紫堂，仙仍坐於席上，勝克之利，萬不失一。（手受棋訣）

焚杜甫詩飲以膏蜜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詩源指訣）

藏盤筵於水底

白氏履道里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賓客、繞紅以百十油瓮，懸酒炙、沉水中，隨船而行，一物盡，則左右又進之，藏盤筵於水底也。（幽記）

七井生涼

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雕鏤木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雲林異景志）

雲仙雜記卷八

八角玉升

宣帝時，西域恒應國貢八角玉升，夏以水澆之，則無暑，冬以火迫之，無寒，異事甚衆。（遷夏記）

失去周字知唐必興

則天、初稱周，方具告天册文，有吏人見大周字上，有兩仙童，長二三寸，執刀剗削，斯須視之，失去周字，人知唐必復興。（鳳函編）

曲江春遊

曲江春遊之家，以脂粉作紅餤，竿上成雙挑掛，夾雜畫帶，前引車馬。（曲江春遊錄）

毛詩卷染油代燭

倪芳飲後，必有狂惟，恬然不恥，或以毛詩卷染油代燭，醉遊徹曉。（醉仙圖記）

眉睫間常化佛

清涼僧海豐苦行二十餘年，人見其眉睫間，常化佛千百，大如黍米，往來遊行，已不覺也。（清涼僧海）

好李花致富

終南及盧岳出好李花，兩市貴侯富民，以千金買種，終盧有致富者。（耕桑偶記）

一物如人眼睛

蕭詠、上元夜．於宣陽里酒壚下．得一物、如人眼睛，其體類美石．光彩射人．餘夜遊市肆．閉置掌中．每行黑闇衙巷．隨身光明三尺．宮末可窮．後因而飛出．（影燈記）

造笙

初造笙．每管中入狹根細沙一豆許．遇吹時．飛砂於中激揚．聲愈清徹．近世樂工．未有知者．惜夫．（齊音集）

喬敘嗜魚

喬敘嗜魚而貧．日向漁人貸食．漁人送魚一斤．則以白堊標門記之．後日償價．年律一總．白堊盈門．（上黨書）

浮陽筍

九華小民．浚池得物．狀類竹根．旁有一銘曰．浮陽筍．太古孕．舉投蓄缶．三年不盡．民不識字．使人讀之．試以豆一斗．造蓄．投物其中．果三年不減．（時議道士青陽記）

爪甲間皆出雲煙

魏郡、開成中大旱．禱山嶽．或言西沈陸先生．道行精明．請之必驗．太守以下．乃攜杏酒青羊．以備牲醪．告于山中．先生受禮訖．對太守呼吸數過．五指連拂之．爪甲間、皆出雲煙之氣．惟中指氣象甚盛．先生曰．郡中雨得足．諸縣皆獲八分．亦可小稔．已而其說不誣．（從容錄）

石魚

南康有狂人周可大．見魚必僅數十頭．食餘棄于几上．人謂隨卽臭腐．可大以手摩之．皆為石魚．後年餘．友人訪之．見其紙裹石魚．燒以啖客．所香不異常魚．（逍遙公南齋記）

王母惜黃中李過蟠桃

西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於蟠桃．與聚陽眞官博戲．則以一二百枚遞分勝負．（窮眞記）

重黎盞酌水

宣武判官洪子昇．延潞山鍊師在宅．値大雨．堦庭彌滿．欲上堂戶．子昇有憂色．鍊師取懷中重黎盞．酌水不滿盃．而庭砌隨已乾矣．（宣武盛事）

時元亨鍊眞

方山道人時元亨．鍊眞厭世三十餘年．精唾涕淚俱惜之．七十髮不白．走如奔馬．宋先生曰．吾以小術．命此子三日卽死．乃於酒中以羊豕腦一拌啖之．元亨不覺也．飲罷．便苦頭痛．下痢．明日．便出如剝淨雞頭肉者二三升許．又明日．元亨果卒．（河中記）

孫逢年好酒色老不衰

長安孫逢年．日一醉、無虛席．妓妾曳綺羅者．二百餘人．晚年衰憊．齒皆蚛齲．空處如樓闕．而奮好不衰．（長安後記）

王維居輞川地不容塵

王維居輞川．宅宇旣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汾撮要記）

磁石盎眼

盎眼者．無如磁石．以為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多用之．（豐寧傳）

魚喜鹿胎香

揚州太守閭丘惠．會僚友于轉沙亭．集境內漁戶．令曰．所得魚多者．有金帛之賞．有一漁人．以肉物作塊．散懸於網上．取魚倍衆．力凡十網．得魚三千六百．無甚小者．衆慚而退．太守詢之．曰．魚喜鹿胎之香．適散懸者．乃此物也．下網召之．萬魚畢聚矣．（揚州事迹）

降魔寺僧以名召魚

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曲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旁出水面．便去卽沒．（蜀僧錄）

幷代人喜嗜麪

幷代人喜嗜麪．切以吳刀．淘以洛酒．涤斗貯之．擊鼓集老幼．自以多寡取之．至飽．（河東備錄）

鶴識字

衞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金城記）

洗心糖

茅地經冬、燒去枝梗．至春．取土中餘根、白如玉者．擣汁煎之、至甘．可為洗心糖．（雨燕異記）

桃花絲

青齊間．有一種桃李．盛開時．垂絲至二三尺．採之練以松脂．遞相經結．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何物．（青州雜記）

祕密泉

甘塘社有一水．方丈至深．春夏不竭．旱則禱之．應時雨下．然牛馬豬羊．飲之肥澤．雞鴨鵝雁．飲之必死．鄉民緣可救旱．號祕密泉．（鄴郡名錄）

怯夜幡

胡陽白壇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金臺記）

魚鱉隨世安危

大禹治水功成．令江淮河海神曰．魚鱉衰盛．隨世安危．自此之後．年必小減．使其價遞增．以食晚末之民．應天意也．（禹南記）

書册以竹漆為糊

凡存書以竹漆爲飾。送裝微搦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宮中法也。白氏金鏁。

脫絲布

人之爲文。語意疎漫者。爲脫絲布。文士之病。莫大於此。鍾嶸句眼。

入酒中沐浴使毛髮識味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酒中玄。

龍門渠

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必飄諸花蘂。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金鑾密記。

口中現五色牙齒

孔戣好術藝。延接方士。多所傳授。能口中現五色牙齒。彩色光絢。一瞬即改。止戈集。

李有九標

蕭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吳竹堂本此處闕六字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白酒。吳竹堂本此處闕五字 承平舊纂

斗盆燒乳頭香

曹務光見趙州。以斗盆燒乳頭香十斤。曰。財易得。佛難求。曹相國學錄。

鼠精李

王侍中家堂前有鼠。從地出。其穴即生李樹。花實俱好。此鼠精李也。好事集。

豬肝中有讖書

白浦民割豬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蕃蕃明年無種。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纂異記。

酒魔

常元載不飲。羣僚百種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已醉。其中一人謂可用術治之。即取針挑元載鼻尖。出一青蟲如小蛇。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之。去此何患。元載是日已飲一斗。五日倍是。玄山記。

餹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曰。爲餹市。從書錄。

品物互徵古事

房璘至人家。凡閱四筵。摘其品物。互徵古事。一一切當。河中記。

雲仙雜記卷九

一杯羹三萬錢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朱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傳異志。

縷繫南山樹

明皇問富人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傳異志。

心織筆耕

翰林盛事云。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筆耕。北里志。

燕奴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變化。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即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爲丸。入腕中。洞微志。

三斗爛腸

殷洪遠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爛腸。金樓子。

金棗玉蔬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棗玉蔬。并一寸棋。

無腸公子
蟹曰無腸公子．亦曰先知君．

駭雞犀
通天犀中有白紋如綫者．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驚走．名駭雞犀．刻爲魚形．持入水．水輒開．（出抱朴子）

天鼓
雷曰天鼓．雷神曰雷公．（抱朴子）

虎狼稱呼五君
山中寅日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東王父者、麋也．西王母者、鹿也．成陽公者、狐也．社君者、鼠也．（抱朴子）

鵲巢獺穴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日知晏．陰諧知雨．（暉日、鴆鳥也．陰諧、雌也．出淮南子）

謝靈運鬚
謝靈運美鬚．臨刑．施南海祇洹寺．爲維摩詰鬚．寺中寶惜．中宗時．安樂公主五日鬭百草．遣人取之．仍剪棄其餘．（國史異纂）

沒了期
錢鏐封吳越王．工役大興．士卒嗟怨．或夜書府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鏐出見之．命吏書曰．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了又冬衣．嗟怨頓息．（五代史補）

拔釘錢
趙在禮在宋州．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日制下．移鎮永興．百姓相賀曰．眼中拔却釘矣．可不快哉．在禮聞之．上表乞遲鎮．朝廷許之．在禮每日率錢一千．號拔釘錢．遂獲百萬．（同上）

釜中龍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來貨．或得之．將綠爲衣．忽釜中霧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黃紙寫勅
正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寫勅詔．高宗以白紙多蟲蛀．尙書省頒下州縣．並用黃紙．

食玉炊桂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辭行．王曰．曾不少留．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聞命矣．（戰國策）

鷸蚌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不相舍．漁者得而幷之．（同上）

釐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夜暴風雨．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曰．男女不六十、不閑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婦曰．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魯人曰．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下惠之可．（釐婦、寡婦也．孔子家語）

螳螂拒輪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御曰．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而避之．而勇士歸之．（同上）

銅鶴樽
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傾側．（朝野僉載）

鵲尾杓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欲勸飲者．呼之．則尾指其人．（同上）

麒麟楦
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同上）

喙長三尺手重五斤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緩於決判．時嘲之曰．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同上）

鶴鳴雞樹
鳳閣侍郎杜景儉．文章知識．並高遠．時號鶴鳴雞樹．（朝野僉載、）

鳩集鳳池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號鳩集鳳池．（出朝野僉載）

金剛舞夜叉歌
隋諸葛昂、高瓚爭爲豪侈．昂屈瓚．串長八尺．餅闊丈餘．餤麤如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瓚復屈昂．以車行酒．馬行肉．碓斬鱠．磑蒜虀．自唱夜叉歌以送之．（朝野僉載）

金戺玉階
明光殿．金玉珠璣爲簾箔．金戺玉階．晝夜光明．在桂宮中．（三輔黃圖）

傳座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南部新書）

寶苗
山中有蔥．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

築糠三尺

新羅人泛海漂墮鬼國.鬼執之曰.汝能與我築城三尺乎.汝欲鼻長一丈乎.其人請築.久不成.乃爲鬼拔其鼻如象.酉陽雜俎.

醱綽入水

玄宗嘗令左右提醱綽入池水中.復出.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亦至此.同上

龍巢瓢

夷陵江.或浮大木.蔽塞水面.土人謂之龍巢瓢.北夢瑣言.

見李思戒

明宗不像.馮道入閣.因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北夢瑣言.

一步一計

李克用入魏博.覘之.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鄩軍遁已二日矣.同上

通神錢

張延賞判度支.有獄頗冤濫.公召吏嚴戒.旬日須了.明日案上有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怒.更促之.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所親問之.公曰.錢至十萬.通神矣.無不可爲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也.幽閑鼓吹.

九花虬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寸.眞虬龍也.身被五花紋.號九花虬.後以賜郭子儀.杜陽雜編.

上清珠

開元初.罽賓國王貢上清珠.光照一室.有仙人、玉女、雲鶴、搖動其中.有水旱兵革之災.虔祝無不應驗.同上

副急淚

宋世祖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故用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鳴咽極悲.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通鑑

五花館

荊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睦上成納詩曰.不是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南部新書.

烏龍

會稽人張然.滯役經年不歸.婦與奴私通.然養一狗.名曰烏龍.後然歸.奴懼事覺.欲謀殺然.狗注睛視奴.奴方興手.烏龍遏奴.奴失刀仗.然取刀殺奴.續搜神記.

鬚髯如戟

山陰公主淫恣.悅褚彥回.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

至曉.略不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通鑑

田舍翁十斛麥

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況天子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議乎.同上

赤鳳凰

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朝.吹塤擊鼓.連臂踏歌赤鳳凰來.曲后曰.赤鳳凰爲誰來.昭儀曰.赤鳳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擲昭儀裙曰.鼠子能嚙人乎.昭儀曰.穿其裙.見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帝微聞其事.以問昭儀.昭儀曰.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鳳.帝信之.大悅.趙后外傳.

雲仙雜記卷十

蕤賓鐵

樂工廉郊師於曹綱.綱曰.教授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有知者.識是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琵琶錄.

截鐙留鞭

姚崇牧荊州.受代日.闔境民泣撫馬首.截鐙留鞭.以表睠戀.開元天寶遺事.

蜂蝶慕香

都下名妓楚蓮香者.國香無及.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同上

自暖盃

內庫有靑酒盃.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以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名自暖盃.同上

遊仙枕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入夢中.帝名遊仙枕.同上

辟寒犀

交趾國進犀一株.以金盤置於殿中.暖風襲人.使者曰.此辟塞犀也.同上

喚蹴

太白山居士郭休。有運氣絕粒之術。以繩繫一戲片子。鳥獸聞之。即集庭下。名曰喚蹴。（開元天寶遺事）

冰山

進士張彖。力學有大名。楊國忠用事。爭詣門。彖獨不往。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太山耶。以吾所見。乃冰山也。皎日一照。則當僨人。後登第。爲華陰尉。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長往。（同上）

花裀

學士許愼。與親友宴花圃中。聚花鋪座曰。吾自有花裀。何消坐具。（同上）

風流藪澤

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其中。時謂此坊爲風流藪澤。（同上）

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百寶欄

上賜國忠木芍藥。國忠以百寶爲欄。（開元遺事）

吸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凌晨傍花枝。口吸花露潤肺。（同上）

含玉嚥津

貴妃素有肉體。苦熱。肺渴。每日含一玉魚。藉其涼津沃肺。（同上）

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光照一室。不假燈燭。（同上）

粲花

李白與人譚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號李白粲花之論。（同上）

二鵠擲卵

嘉陵江上見二鵠擲卵。相上下以接之。蓋習其飛也。其胎教之意乎。又翅羽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墮壓而死。其天性俊勇。是亦躍進之類。

山雞自愛

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天心月脇

皇甫湜稱愈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茗戰

建人謂鬬茶爲茗戰。

金鹿銀麕

天子北征。曹奴之人。觴天子于洋水之上。賜金鹿銀麕。今有地上得銀純金狗之類。皆古賂夷狄奇貨。（穆天子傳）

溫柔鄉

成帝謂合德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樊嫕賀曰。陛下眞得仙者。合德號爲婕妤。（趙后外傳）

六甲行廚

左慈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廚。（葛洪傳）

老子僕徐甲

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老子大驚。舌聃然。故號老聃。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其僕徐甲。約日直百錢。自隨二百年。計欠七百二十萬錢。甲詣關令索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淸生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張口向地。符出、丹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異。叩頭請命。復以符投骨上。甲乃復生。

龍牀

韓志和有道術。憲宗時。獻一龍牀。坐則鱗鬣爪角皆動。又於御前。以蠅虎子數十。令分隊舞梁州曲。皆中音節。（沈汾傳）

九色鳳鶵

東方朔游房林之野。獲九色鳳鶵。（洞冥記）

懷夢草

鍾火山有香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帝懷之。即夢見。名懷夢草。（洞冥記）

青鸐

羽山之北。有鳥曰青鸐。聲如鍾磬。世語曰。青鸐鳴。時太平。（拾遺記）

寶井

范蠡收四方難得之貨。藏之井。塹謂之寶井。麗色溢於閨房。謂之游宮。（拾遺記）

瓊廚金穴

光武皇后弟郭況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東京謂況家爲瓊廚金穴。

流香渠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其葉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粧。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煑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許官

尋許揚石爲官。以宴享。名曰許官。

如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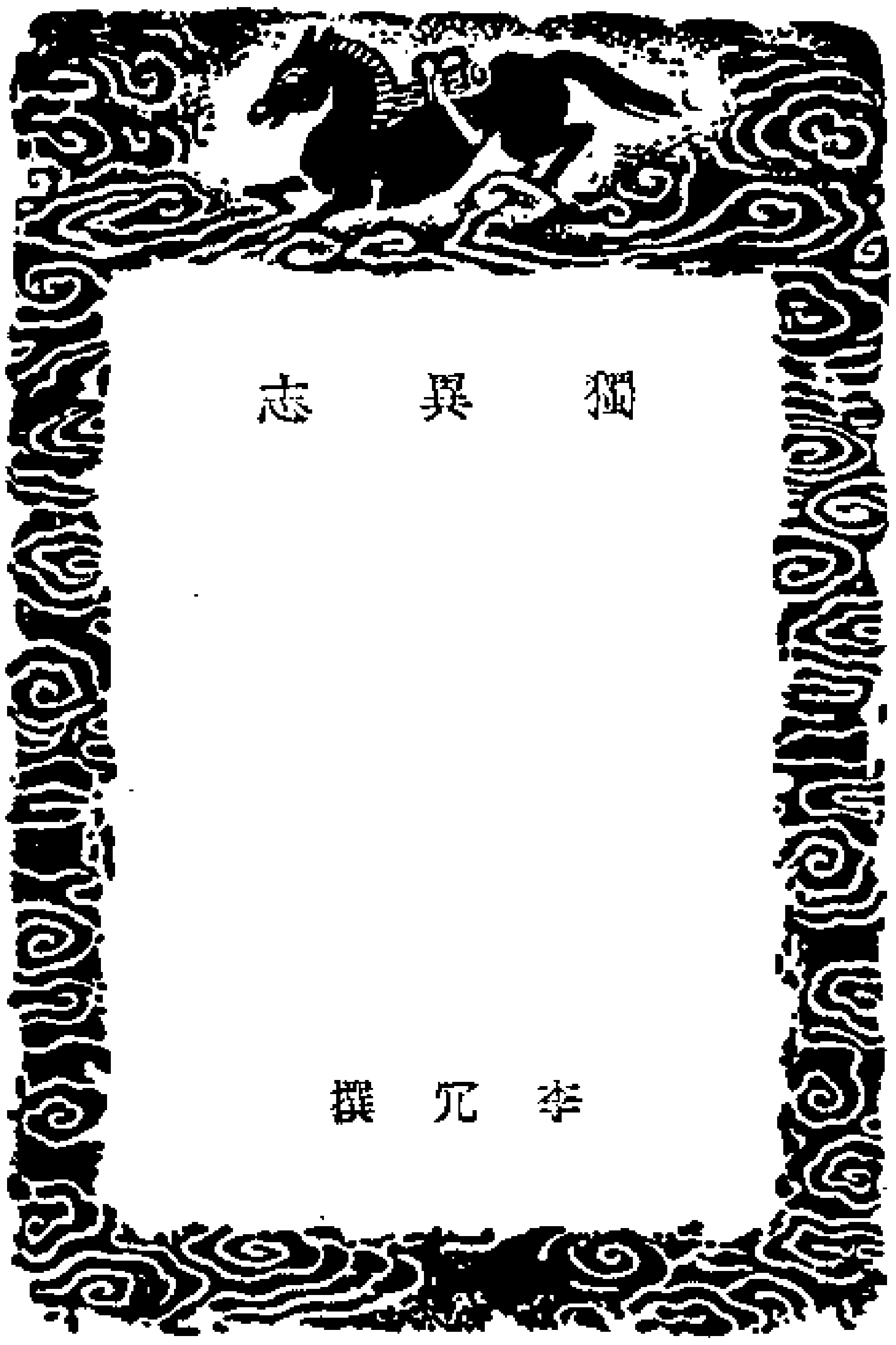
有商人過清湖。見清湖君。君問所須。商曰。但乞如願。君許之。果得一婢。如願、即其名也。商有所求。悉能致之。後因正旦、如願晚起。商人撻之。走入糞壤中不見。今人正旦、以細繩繫綿人。投糞掃中。云乞如願。

金虀玉膾

吳郡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佳味也。（南部煙花記）

閃電窗

帝觀寢處。窗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爲閃電窗。（南部煙花記）



獨異志卷上

唐 李冗撰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為石，後剖腹而生啓。老君耳長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生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四乳。皋陶鳥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三漏。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己腹，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為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凡遊行一億一萬里。

海若居海島，每至八月，即有流槎過，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賫糧乘槎而往。及至一處，見有人飲牛於又見織女。問其處，飲牛之父曰：可歸問蜀郡嚴君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斗牛，計時即汝也。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

娥皇女英從舜巡狩，行及湘川，聞舜崩於蒼梧，泣下，淚灑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公孫呂面長三尺，闊三寸，為衛國賢臣。

漢趙伯翁肥晝寢，群孫戲其腹上，內七李於臍中。李至爛，汁出。其家謂其將死。後李核出而無患。

劉曜字永明，鬚百莖，皆長五尺。

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衍。於今聞之，皆劉裔。

後周獨孤信三女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漢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條，為霍光所廢。

項羽每叱咤，萬人手足皆廢。

晉宣王司馬懿自顧見背。

隋有麥鐵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發洛陽，往宋州為盜，及明却返，宋人因見其所盜之物者，執麥告之，為吏所劫，乃承愆。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為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迭八年，孿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梁武帝貴為天子，三捨身為同泰寺奴。

唐郭子儀授中書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錢二萬貫，官供二千人，熟食馬料五百石。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李廣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湧。

東漢孟業身重千觔，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縣梯開。業啓曰：陛下秤上秤臣，請秤之雖肉重千觔，而智無一兩。

干寶母嫉，當葬父時，潛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亡，與父合葬開墓，婢伏於棺上，久而乃生，問之，如平昔之時，指使無異。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經，入維摩詰方丈室，及歸，將書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壁。

唐柳子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升年近七十，再娶於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前涼張軌時，為抱罕令嚴根妾產，同夕產一女一龍一鵝。

賈弼之夜夢一人，面貌極醜，謂弼之曰：思以易之可乎。夢中微有所諾，及覺臨鏡，大驚，一如夢中見者。左右家人見之，皆奔走。其所異者，兩手各執一筆，書之於紙，俱有理例，徐說之親戚，然後乃信。

魏建陵雲闕，既成，匠人誤釘其額。文帝乃令車縋引上，韋誕題三字而下，頃刻之間，頭鬚皓白。

晉趙末年八歲，一夕暴長，身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唐崔卿荊州庭中有橘樹，其末有一實甚大，獨異之，由是會賓客，擷而將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於其中矣。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韶陽有一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即袒其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家恨殺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

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姮娥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俗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雙目。旦食。婦以食羹納犬糞授姑。姑食之。俄有異氣。其子出遠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開腹明之。五藏墜地。后遣醫工復內入腹。以桑皮細針縫合。經夕復生。玄宗卽位。追封代國公。

有娥簡狄氏。吞鳥卵而生后稷。

東漢陸績。歲饑。太守施粥者食。旣畢。問之。凡賜六百人。言其姓名。無一參差。

吳王闔閭死。埋劍客三千以爲殉葬。

漢武鉤弋夫人姓趙氏。手本拳。帝納後。以手伸之。遂展。

王獻之常爲寫祭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王戎眎日。晴不眩。

樓顏食。盡米一斗。肉一觔。

陶侃有相者。視其手策文上。指謂曰。策文到指上爲三公。貴不可說。侃以針刺之。逾指。因血出。灑牆爲公字。

唐大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神異經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所吞。居鵠腹中。三年不死。

殷紂爲糟丘酒池。廣可以汎舟。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

蜀先主劉備自見其耳。

鄒衍吹律。能變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後棄市。

牛哀病三月。化而爲虎。遂食其虎。復化爲人。當其爲虎時。不知其爲人。及其爲人。又不知其爲虎。

申包胥哭於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乃假兵救之。

後周有一人姓陳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齊年。至四十。兒女又各生孫。孫復生子。子復生孫。相承百年內。其子孫盈數百人。老少悉爲煬帝征遼所殺。

東漢靈帝時。有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靈帝時。洛陽女子生時。兩頭四臂。

魏文帝嘗著典論云。天下無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國進此二物。文帝遂毀典論。

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三年。同穴之卒。不知其是女兒。

蜀人楊行廉精巧。嘗刻木爲僧。於益州市引手乞錢。錢滿五十於手。則自傾寫下瓶口。

漢有黃安。不知何許人。常坐一龜。長日光。龜每二千年一出頭。安坐來。見龜五出頭矣。

苻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闕。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忽有一黃兒緋帕幞首。走於市曰。官家有赦。堅復驗詰。言赦前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爲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浙江。風濤甚。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左右恐懼。惟禹安然無畏。

王濬伐吳。於蜀江造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腕而墮。足自膝而脫。善擊毬樗蒱戲。又善劍舞。數丹丸。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冢。見王樊與人樗蒲。以酒賜盜。盜惶怖飲之。見有人乘銅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門。自言是王樊使。令有人發冢。以酒墨其脣。但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旣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言。

唐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公破吳元濟。入其城。溵水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妊五月矣。爲亂卒所劫。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婦一夕復蘇。傅以神藥而平。滿十月而產一男。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韓晉公滉鎭浙西。威令大行。時秦少游爲淮南節度。理民有冤不得伸者。往詣晉公。必據而平之。浙右遭覆船渡江。爲風濤所溺。舊工募人漉出不得。衆以錢塡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指其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洞所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玄宗打羯鼓。天寶初春景甚照。而芳物未拆。乃命鼓座於殿階擊之。滿樹花發。帝謂左右曰。一曲未終而花爛然。得不以我爲聖耶。

劉伶好酒。常袒露不挂絲。人見而責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袴。君等無事。何得入我褌袴中。其人笑而退。

唐開元五年春。司天奏云。玄象有謫見。其災甚重。玄宗大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今新進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內一人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集。蒙聞之。乃踰垣走赴。羣衆愜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風忽起。擊舸平沈。聲伎恃篙檝。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葫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葫蘆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其後脫褐從韋令公於西川。官至御史大夫。爲行軍司馬。旣二十年。韋病薨。使闢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葫蘆生筮之。揲蓍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嘗與一人

曾卜得無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盜昔賢乎。闞卽依阿唯諾。荀盧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闞不甚信。乃歸蜀。果叛。湛宗皇帝擒之。戮於藁街。

唐賀知章。會稽永興人。進士擢第。太常少卿。秘書監。爲太子諸王侍讀。性落托放縱。逸思過人。年八十餘。因醉賦詩。問左右曰。紙多少。對曰。有十幅。乃書告老乞歸鄉里。皇帝及皇太子諸王皆賦送行詩。賜越中剡田以給之。

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一院。旣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旣成而白日冲天。

晉尙書令卞壼。死蘇峻之難。葬在上元縣。後盜發其墓。見壼鬢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

魏處要注云。漢武帝時。有彭檻爲侍中。帝問髭頭義。檻答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披髭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衞左右。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曾鎭荆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李氏女。乃三十年。餘章從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髹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綬自荆州移鎭太原。曇照隨之。章因曇照敍舊。照默噓久之。謂之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白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劃腹於浴斛。五臟墮地。遂死。

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太宗苦病痢疾。衆醫不效。卽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困此疾。卽具疏。以乳煎蓽茇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作。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蓽茇有效。復令進之。一啜又平復。上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邪。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陶弘景隱居茅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決。時人謂隱居爲山中宰相。

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對曰。異日賴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衆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晉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年八十而終焉。

唐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殯。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旣入。哀慟、尤甚。俄頃亡者遂起。與之相搏。家人子弟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挺移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並臥一牀。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定識。遂同棺葬之。

漢武陳皇后。本其姑。公主嫖女也。色衰棄後宮。乃以黃金五百觔贈司馬相如。令作賦。賦成。帝見之。再得寵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龜。每戰勝。龜則起。及其敗死之日。瘤入一寸。

東漢耿秉、鎭撫西邊。單于匈奴多懷其恩。聞秉卒。有剺面流血哀痛者。舉國發喪。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畤。過中部縣。縣寮有讌。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願縱之。雲醉。因勸加於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旣而問之曰。君省相識否。雲曰。未嘗。此行皆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遺罹横罪。與君素無讎隙。爲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復雪小恥。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餘。中唯貯酒糟數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飢食其糟。渴飲其汁。且夕昏昏。幾一月。乃傳出之。使人鑿額按頰。股體手指肩脾。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以爲賤隸。弟爲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鄘。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姦人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

鄭覃歷官三十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唐蕭瑀嘗因內讌。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尙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唐貞觀初。丹陽令王璵。三年調集選歸。璵甚憤惋。乃齋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靜中求章奏。以問吉凶。靜中年九十。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去。縹眇不見。食頃後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杖殺二人。死後應斷。一歲璵無疾暴卒。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經。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於齊州靈巖寺院。有松一本立於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卽此枝東向。使吾門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

東向指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歸。得佛經六百部。至今衆謂之摩頂松。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見。璞令三十人悉持長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擊。俄頃擒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今以獼猴畜馬廄。此其義也。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既。天大雨。

漢霍光立宣帝。帝謁太廟。爲初獻。帝行而光在後。帝恐懼。如負芒棘。

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塞幃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振悚耳目。

吳隱之爲廣州。舊有貪泉。人飲之則貪黷。隱之酌而飲之。致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又居母喪過禮。家貧無以候。宵分常有雙鶴至。夜半驚唳。隱之起哭。不失其時。

伍員吹簫。行乞食於市。

庖丁善解牛。投刃皆虛。丁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刃無肯綮。若初發硎。游刃必有餘地也。

郢人以堊漫其鼻。薄如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去其堊而不傷鼻。

唐高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瘥幸也。遂針之。血出旋隔衣。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綵帛。以賜醫工。

阮籍放曠。有兵家女。極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遂往哭之。盡哀而返。

唐太宗皇帝虬鬚。可以挂弓。

唐韓幹善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効。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謝靈運臨刑。剪其鬚施廣州佛寺。鬚長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文王夢一人哭於當道。問其故。乃曰。吾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吾行必以暴風雨。灌壇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也。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過境。

晉桓豁鎮荊州。有一參軍五月五日採鴝鵒。剪其舌。令學人語。經年遂能言。後因大會。將出之。令遍學座客語。有一人患齆鼻。鴝乃遽飛入甕中。語與患者無異。舉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令號哭。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語曰。公清儉而廉潔。遜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公同時爲相。張納貨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鼓鑄。爲說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匹哉。言訖復絕。

唐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暮春之月。忽遇遊南園。令家僕僮昇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悵然而返。明早報牡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薨。

晉孟嘉少知名。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甚遠。亮問江州刺史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認之。俄然指曰。彼君少異於衆。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王敦爲駙馬。如廁。左右侍者甚衆。敦乃脫衣裸體而登廁。無羞愧色。有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賊。其後果爲亂也。

宋武帝未殺殷仲文之時。仲文每照鏡。常不見其首。後數月。果爲武帝所殺。

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蓋下得二人。俱被桎梏。將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集羣臣問之。無一知者。劉向對曰。此是黃帝時窫窳國負貳之臣。犯罪大逆。黃帝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得出外。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救其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帝使女子乳。於是復爲人。便能言語應對。如劉向之言。帝大悅。拜向大中大夫。歆爲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經。

漢東方朔。歲星精也。自入仕漢武帝。天上歲星不見。至其死後。星乃出。

東漢王霸。善撫士卒。每有人死者。脫衣殮之。

劉琨、字越石。嘗爲胡騎所圍。救兵不至。城中窘迫無計。琨乃登樓清嘯。賊聞之淒然。中夜又奏胡笳。賊皆流涕懷土。至曉復吹之。賊捨圍而去。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弼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理國家。不可也。可移於百姓。公曰。百姓、國之本。不可也。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本。不可也。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於是熒惑退三舍。

唐貞元中。李師古假日常讌其從事。適有日者預坐。師古遣遍視幕客。皇甫弼、賈直言、之徒凡十輩。答曰。十日之內。俱有重禍。又指一從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馬厄。時有從事姓魏者。師古之妻黨。移宴鹽池館土其傍。上構高亭。極爲壯敞。既成。即邀入命樂之。飲酣。亭忽摧塌。以其下土弱。不勝其任。坐客皆折手足。不至於死。王生因爲角馬木長釘。橫貫其腰。立死。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與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於是國無相棄者。

隋楊素家。富侈之極。家僮數千人。後庭曳羅綺之女亦數千。都會之處。邸店碾磑。不知紀極。性貪婪利。心無厭足。時議鄙之。

李善本李元家蒼頭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疫。子孫盡死。唯一子綃生數旬。羣奴欲殺之。分其財。善竊之。將入瑕丘山中。至七歲。出理於官。鍾離意爲令。殺羣奴。表善之忠孝。善後拜郡守。

魏太祖軍中糧乏。令主倉吏用小斗。後軍衆有言。太祖歸罪主吏。謂曰。借汝死。令厭衆。謗詞遂息焉。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於後曰。此天牛。能糞金以遺王。王以爲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

漢于公門壞。大治之。教曰。稍高其門。可容車馬。我治獄多陰德。後世必昌。子定國。果爲丞相。

殷仲堪節儉。爲荊州刺史。每食。飯落席。自拾食之。

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若撻之於市。

禹傷其父功不成。乃南逃衡山。斬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神人。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書者齋焉。禹遂齋三日。乃降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孫堅、字文臺。戰而馬墮。軍吏失之。所愛駿馬入營。蹄地悲鳴。人異之。遂馬往。得堅、於草中。

王粲嘗謁蔡邕。倒屣迎之。滿座皆驚。曰。王孫久有異才。吾家書籍。悉以贈之。

越王勾踐爲吳所敗於會稽。將以勉勵於衆。嘗施一器。懸膽於門。出入嘗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隋賀若弼父敦。臨死之日。令弼吐其舌。以錐刺之。流血及地。戒曰。吾以舌敗。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戲傷煬帝。爲煬帝所殺。

宋劉裕貧賤時。嘗盡布被。用牛尾作蠅拂子。及登極。亦不棄之。勅其女彭城公主。謹收藏以遺子孫。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剪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引海水。利魚鹽。邑人歌之。時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鐺脚刺史。

楚王鑄作三劍。晉鄭求之不得。兵圍楚三年不解。楚王登城。引太阿麾之。晉軍血流。鄭卒奔走。

晉謝玄、字幼度。有才業。甚爲從父安所重。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

漢武帝自回中都。縱一山曲。見一物盤地。狀若牛。推之不去。擊之不散。問左右。無能知者。東方朔進曰。請以酒一斛澆之。帝命酒澆之。立散。復問朔曰。此必秦之故獄。積其怨氣所致。酒能消愁耳。帝撫朔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宋明帝惜張衛逸三百年。勅云。期報便申。

漢光武愛惜士卒。每欲發一兵。頭鬚爲白。

東方朔伏日。對武帝拔劍割肉。帝令自責。曰。拔劍割肉。一何勇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一何仁也。帝曰。令卿自責。反自譽也。賞賜酒一斛。肉一百觔。令遺細君。

秦穆公亡善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酒沃之。後與晉戰。而三百人爭死以報恩。

衛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無怨怒。

漢陰丈人抱甕入井。負水灌園。有人教其爲桔槔。用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寧自倦敗。不可以機爲用。有傷真性。

秦始皇欲觀日。乃造石橋海岸。驅使鬼運。始皇曰。欲見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謂始皇左右曰。我形甚醜。勿畫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脚畫地圖之。神怒。海岸遂崩。始皇脫走。僅免死。左右皆陷沒焉。

歷陽縣有一媼。常爲善。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待之甚恭。臨去謂媼曰。時往縣。見門閫有血。即可登山避難。自是媼日往之。門吏問其狀。媼答以少年所教。吏即戲以雞血塗門閫。明日媼見有血。乃攜雞籠走山上。其夕縣陷爲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

傅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即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晉孝武欲爲晉陵公主求壻。問王珣曰。得及劉眞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及劉眞長。不減王子敬。帝然之。未幾帝崩。後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謝琨。珣曰。卿勿近禁臠。元帝初渡江。國內常乏。朝士每烹豬。以項肉一觔尤脆美。進充御食。時人以此爲禁臠。

唐大曆中。萬年尉侯彝者。好俠尚義。常匿國賊。御史推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在。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堦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即以鏊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火燔㶿。左右皆不忍視。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對。何爲隱賊。自貽其苦若是。彝答曰。賊實臣藏之。已然諾其人。終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爲瑞州高安尉。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鶴。君子爲鶴。小人爲猿。

陳勝以丹帛書陳勝王字。置魚腹中。令賣。有市得者。烹食之。見而怪之。遂立勝爲王。

劉備嘗乘愛馬號的盧。居樊城。劉表欲因會殺之。備走陷檀溪。乃語的盧曰。今日之危。得不努力乎。馬一躍三丈。遂脫難。

任公子爲釣。用十五犗餌於會稽。期年無所得。一旦獲大魚。自荊江東。皆厭腥臊。

獨異志卷中

吳公子光殺王僚。令專諸侍。置劍於蒸魚腹中。因進魚抽劍。刺殺王僚。

晉羊祜。字叔子。爲荊州守。有恩及閭里。及死。閭境並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諱之。襄陽百姓於峴山立墮淚碑。

王允欲殺蔡邕。馬日磾曰。邕逸才多藝。詳漢傳事。何可害之。允曰。漢武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今豈可使佞臣執筆。我輩等蒙其訕議耶。遂殺之。

魏陳壽撰三國志。丁廙俱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與我千斛米。當爲尊公立佳傳。其子不與之。遂不作傳。

晉王濛、劉惔、並爲中書侍郎。及宋輔政。俱加侍中。時人故號爲入室之資也。

漢趙堯爲周昌侍御史。人謂之曰。趙堯、乃奇士也。必代君爲大夫。昌曰。堯、刀筆吏。何至此也。後昌爲趙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視堯曰。無以易堯。乃授堯。

晉帝問王夷甫曰。壽陽以東常澇。壽陽以西常旱。何也。夷甫曰。壽陽以東。吳人亡國哀音。鼎足强邪。一朝失職。嘆惜爲陰。陰積成水。故常澇。壽陽以西。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盈入。志盈心滿。常歡娛。故旱。

周暢爲河南尹。時久旱。燔祠無應。乃收葬傍城客死骸骨百餘具。遂降大雨。年穀豐稔。

後魏曹彭。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彭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彭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崔豹古今注。齊王后忿死。屍化爲蟬。遂登庭樹嘒唳而鳴。後王悔恨。聞蟬即悲嘆。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百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百。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不知其由。泰歸。問焉。乃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法嚴寺。

晉王導子悅。年二十有名。爲中書郎。導嘗夢人以百萬買悅。於夢中領之。導寤不樂。亟爲祈禱。未幾修營。掘得錢百萬。導意惡之。一皆不用。及悅病。導復夢一被甲持刀。自稱蔣山侯索食。食畢。作色謂導曰。公兒已賣與他。言訖。翌日悅卒。

漢景帝好遊獵。有獵人見虎。無便得之。乃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悉化爲虎而去。

後漢馬略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稍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帝曰。我賢人也。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路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避路。

呂氏春秋曰。齊有二烈士。別於路。相與沽酒共飲。其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無須往市。因以刀各割身肉。遞相食噉。須臾酒與肉皆盡而俱死。

梁武帝大清三年。侯景反。圍臺城。遠近不通。簡文與太子大器爲計。縛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謂景曰。此必厭勝術。不然即事達人。令左右射之。及墮。皆化爲禽鳥飛去。不知所在。

京房別傳曰。房臨刑之時。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入天井。舉朝皆哀之。

王充論衡云。漢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桐木刻爲囚象。鑿地爲坎。致木人拷訊之。若正罪。則木人不動。如寃枉。則木人搖其頭。情感立政。勵神如此。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波弋國人貢茶蕪之香。若焚著衣。而彌月不絕。過地則土石皆香。經朽木與腐草。則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

後漢明帝楊后。花面美色。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唯內傅孟召爲文。后每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

玉箱記曰。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間。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齊王奐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辨年。又以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梁武太清元年。岳陽郡民王保幸。稻田六頃。悉生嘉禾。

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兩主星復見。

搜神記。吳時葛祚為衡陽太守。先有大查當江。損行舟。若禱祭者。查浮可見。不祭者輒沈。時復行舟。兼齎大斧數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浪振駭。查浮遂移去。不為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頌祚之德也。

于寶搜神記曰。零陵太守史滿有女。悅書吏。乃密使侍婢取吏盥餘殘水飲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歲。太守使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懷。吏推之仆地。化為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懿見自稱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墓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世墓中絕。元帝渡江。都建鄴。

三峽錄云。宋順帝昇明二年。峽人微生亮。於溪中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之。見一美女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稱高唐之女。偶化魚遊。為君所得。亮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其後三年為亮妻。女曰。數以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即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

成應元事統云。車胤好學。常聚螢光讀書。時值風雨。胤嘆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窗。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即去。如風雨即至。

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甑獵猩猩以獻。霸問是何物。人未及應。籠中語曰。斗酒幷僕耳。霸以其物有靈。撤籠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梁徐勉為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歸其家。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既為吳辱。常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助平吳。

搜神記曰。馮稜妻死。稜哭之慟。乃嘆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復蘇。後孕十月。產訖而死。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路傍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為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禮。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崩於沙丘。

漢高祖每戰。親當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或言滅七十二黑子。

柳積、字德封。勤苦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聞窗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為書糧。勿廢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七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東宮舍人。

後漢劉聚公、初得蹇絰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纏綫聚公。明日為劉從子將謝厭殺之。亦竊星之象。

曹操無道。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數十員。天下人冢墓。無問新舊。發掘時骸骨橫暴草野。人皆悲傷。其兇酷殘忍如此。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野中。喜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毀園。

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行其居。為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概俛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銅頭鐵額。食沙喫石。終卒為黃帝所滅也。

搜神記曰。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使朋築青陵臺。然後殺之。其妻請臨喪。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臺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樹。及大。樹枝條相交。有二鳥哀鳴其上。因號之曰相思樹。

黃帝斬蚩尤。冢在高平壽張縣。高七丈。時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如疋絳。時人謂之蚩尤旗。

西京雜記。弘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受一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為天下通儒。又五鹿充宗受學成子。成子一日病。乃吐此石。充宗受而吞之。又為名儒。

晉陶侃微時。丁父艱。將葬。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有一牛眠汙中。其處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改葬地。

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及還洛。歎曰。吾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猾不能誅。知帑藏空虛而不能塞。因飲鴆而卒。門人冤之。天子嘉之。改葬日。有大鳥翼一丈三尺。集於柩前。低頭垂淚。葬畢。乃飛去。時人以為忠貞所感。

會稽記。上虞陶寞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凡化為鹿。鹿鳴即縣令有罪。

司馬鄒、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銜擷日遊目前。有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山果熟。果大大鳥啄。果小小鳥啄。但送鄒齋中。不知紀極。嘆曰。銜鳥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異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鄒卒。百禽聚於庭。悲鳴累日而去。

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叶。文帝即位。嘗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愛。不敢肆心。因召植遊華林園。飲酒。醋醉之。密遣左右縊殺。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而弦皆頓絕。植即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害植。

華陽國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濱。忽見三節大竹筒至女前。開竹中見啼。剖而取之。得一男。收養。及長。甚有武才。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樵薪之外。復汲山泉。以供姑飲。一旦[illegible]之下。忽湧一泉。清冷可愛。時人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漢楊僕為樓船將軍。自以功高。恥為關外人。請以家財移關於新安。有詔從之。

列子曰。韓娥過齊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復作長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抃舞不止。乃厚賂遣之。

項籍開始皇冢。採取珠寶。其餘不盡取者。有金鴈飛出墓外。為羅者所獲。

漢武帝元封中。浮忻國貢蘭金之泥。其金生於湯泉。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飛鳥不敢過。居人不敢渡。國人於水邊見有此泥。取為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潰者如泥。貢於漢。帝取之。常封函匣。以辟邪魅。衛青、張容、

皆蒙此泥封殯殮。帝既崩、紫泥遂絕。

石虎於太武殿前造樓。高四十丈。以珠爲簾。五色玉爲珮。每風至卽驚觸。似音樂在空。過者皆仰視愛之。又屑諸異香如粉撒樓上。風吹四散。謂之芳塵。

呂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母兄弟妻子道路皆惡之。此人無所容足。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不能抛捨。

晉文公時。有蛇當道而橫。文公以爲不祥。反政修德。令吏守蛇。守吏夜夢有人殺蛇。曰。何以當聖人道。覺而見蛇已壞矣。

莊子云。齊桓公出游於澤。澤畔見一物。其大如轂。其長如猿。紫衣而朱冠。見人則捧其首。公謂管仲曰。此其恠乎。仲曰。此委蛇也。見者必覇。公後果覇其國。爲五覇之首。

魏公子無忌晾事。忽有一鶻逐鳩。鳩入公子案下。鶻遂去。令捕鶻。取數百列於庭下。問之。逐鳩者當伏翅。有鶻伏罪於地。乃殺之。而放其羣鶻。

後漢虞翻初生。項有一叢白毛。數之得四十九莖。後四十九年卒。

後漢裴安祖常息大樹下。有鷙鳥逐一雉。雉急投安祖。忽觸樹而死。安祖哀之。置於蔭地。俄頃復生。乃飛去。因疑見一人衣冠甚偉。拜謝安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伸謝。安祖年八十而卒。

後漢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太尉。

宋長沙王道憐、字義璧。在廣陵臥病。食粥之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璧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聲。響墟庭戶。良久不見。

列女傳。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禍將至矣。期年而答子見誅。

僞蜀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蛇。長丈餘。遂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後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姬三人。未幾勢爲桓溫所殺。

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粧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俄頃之際。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是。

晉王愷有牛。號八百里。常瑩其蹏角。王武子戲與射賭。以金敵之。偶中的。謂左右曰。可生探其心。作炙至。食一臠而止。

蜀將姜維既死。剖其腹。視其膽如斗大。

左思構三都賦。門庭墻溷。皆置紙筆。十年乃就。

漢張倉年老而無齒。飲人乳。過百餘歲終。常感王陵毋。卒後寵陵妻。朝夕侍諾。如事其毋。

唐德宗朝。有陽城者。華陰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臥相隨。皆不娶妻。朝廷以諫議大夫徵起。性嗜酒。常枕以江石。每用貸於酒家。有得三斛者。料錢入室。卽復償之。

唐文宗朝。宰相路隨志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或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身不背西坐。其寢西首。皆相玄貧。碓金玉不離其手。

吳隱之兄悔之葬母。設祭。每祭慟絕。至第七祭嘔血而死。

要離瘦極。每出遇順風卽行。逆風卽倒。

漢成帝趙飛燕身輕。能爲掌上舞。

唐高開道箭在脇中。使醫鑿骨取出鏃。與客飲酒。談笑如常。

唐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愼。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臨行戒曰。吾甚憂汝。愼勿與人相競。弟答曰。人唾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可。凡唾汝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其於保身遠害。皆如此類也。

苻梏王醋綵好殺。皆自持刀槊。行見人卽擊刺死之。若一日不殺人。卽慘而不樂。

何晏常服婦人之衣。

晉陸雲字士龍。家在吳。久不得家信。有犬黃耳。雲撫其背。謂曰。與吾送一書至家得否。其犬卽搖尾。因以竹筒盛書。置之犬項。旬日達家。得報而還。

陳正爲太官。造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炭焰不能焦髮。臣罪一也。佩出佩刀。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乃罪黃門而釋正。

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者。乳長七尺。上恠問之。答曰。後第七車當知我。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使問之。寬曰。祭天星齋不嚴。卽此女見。

梁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時人謂錢爲王者。以有元寶字也。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上。問左右。曰不見。急召元寶。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狀。左右貴人啓曰。何臣等不見。元寶獨見之也。帝曰。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見

玄宗幸蜀之時。至東泰山。內臣高力士攏馬請下。東北陳四拜。奏曰。陛下出幸忽遽。不得親辭九廟。此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慟極。左右不勝哀咽。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槖中裝萬金。歸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賈攜侍兒竟樂遊於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極其滋味承奉。其實劍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訓導。亦爲達見。

魏越子都暮行於野。見一書生卒然心痛。下馬為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觀其囊中。有素書一帙。金十餅。乃賣二餅葬書生。其餘枕之項下。置素書腹上而退。其後數十年。子都行。有一驄馬逐之。既而有認馬者。謂子都為盜。因問兒所在。子都具言。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其兒歸葬。金八餅在項下。素書在腹上。舉家皆宣稱子都之德。由是子都聲名大振。

魏毛玠、字孝先。為尚書。人無敢以好衣食見者。武帝嘆曰。吾不及毛尚書能移風俗。

晉嬰征七國時。得賜千金。置之廡下。任人所取。不入私室。

宋昭王出亡。謂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麗者也。發言舉事。左右皆曰。君聖者也。吾內外不見其過。安得不亡乎。於是改行易操。後三年。美行於宋。宋人迎之復位。諡曰昭。

晉王戎、字濬仲。性鄙吝。家有緑李子。熟時惡人。必鑽破其核。恐他種植之。

王登出為荊州刺史。從者盈路。見路傍樹有一鵲巢。乃自解衣上樹。探弄鵲雛。傍若無人。

王右軍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鬚筆、蠶繭紙。為蘭亭記敘。平生之札。最為得意。其後雖書數百本。無一得及者。太宗令御史蕭翼密購得之。貲置之外。則費億萬。太宗臨崩。謂高宗曰。以蘭亭殉吾孝也。遂隨梓宮入陵。

漢張騫使大月氏。往返一億三萬里。得蒲萄林安石榴。植之於中國。

漢和憙為繼令。常有一虎害人。憙令設檻。得二虎。憙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憙殺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獸皆出境。吏人以為神君。

後漢鄭玄居山東。有疑莫知所問。遂往入關。詣馬融。三年不得見。一日融大會。遂見之。登樓問其疑。數十段皆決。語畢遂歸。融謂門人曰。玄既歸。吾道東矣。

宋索綝報兄之讐。手殺四十人。

魯公儀休為相。歸見其妻織。乃焚機而出。謂其妻曰。吾為相食祿。令偷奪百姓之利。使民安歸哉。

韓康伯隱藥肆。賣價無二。有二女子買藥。不識康伯。乃酬酢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無二價也。康伯乃逃去。不知所在。

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一旦有氣自天而下。大如雞子。入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為國害。欲殺之。東明走。彎弓射水。魚鱉浮出而為梁。以渡東明。

魏武帝嘗居銅雀臺。及終。令妓樂登臺。望西陵而歌舞。

鄭子華之弟子臧。好聚鷸毛為冠。鄭伯聞而惡甚。使盜誘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以其非法服也。

晉大醫司馬程據上武帝雉頭裘。詔曰。此裘非常服。損裝功用。遂命火於殿前焚之。

陶潛在家。每酒熟。即以頭上葛巾漉酒。畢復裝之。

晉羊琇、字稚舒。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便可熟。

漢文帝儉約。常集諫書囊而為帳。所幸姬慎夫人。衣不曳地。

晉庾袞、字叔褒。父在常戒袞以酒。及父歿。日飲不止。因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擿挺於墓前。自杖三十。

晉明帝十餘歲。未為太子。元帝坐之膝上。問曰。日與長安孰近。答曰。日近。復問之何言日近。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異之。明日對群臣復問之。答曰。日遠長安近。元帝甚驚。問曰。何以與昨日之對有異。復答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愈奇之。立為太子。

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為日月星辰之狀。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雞野鵠。尚知天時。況人乎哉。

舜父瞽瞍納後妻譖言。嘗害舜。舜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放能保身於孝道。

黃霸為穎川太守。召吏方食於野。卒鳥攫食。霸見吏曰。汝為鳥攫食耶。吏驚以為霸盡知其行止。後不敢為非。

秦敗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氏子獨為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是金玉寶貨。盡歸任氏。

何邵、字敬祖。日供口食計二萬錢。而兼四方珍味。雖三日帝廚之膳。不及之也。

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笑其用重求所輕也。

唐初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東封。過其家。問之何以致然。公藝執筆。唯書百餘忍字。餘無他言。遂旌表其門。

漢高祖既入關。諸將爭取珠玉寶貨。唯蕭何獨收秦格式律令。卒為漢名相。功居第一。

阮衎、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喜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隋劉君良累代義居。兄弟四人同氣。大業末天下饑饉。其妻欲物分居。乃竊取庭樹中鳥雛。置諸窠中。令群鳥鬭競。舉家怪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亂。戰爭之秋。禽鳥尚不相容。況人乎。君良知其計。中夜遂撻妻。大呼曰。此乃破家賊。召諸兄弟。哭以告之。而棄其妻。居雖三院而共一廚。

唐中宗為天后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因擲一石於空中。心祝之曰。我為帝。即此石不落。遂為樹枝閣之。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鏡。進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語曰。即作天子。即作天子。未浹旬。踐居帝位。

荀奉倩與妻情厚。冬月婦病熱。奉倩出露坐。候體冷。卻入熨之。甚為世所譏。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柏渡。有一白魚來御舟而過。

河間王孝恭。才智識略。時冠於衆。初受詔征蕭公祏。上有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畏。左右不測。孝恭自省無負神祇。此變應是公祏。時人服其先見。

太公封於齊。於道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

13A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言。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左右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謂三色。曰。歡欣樂悅鐘鼓之色。愁悴哀憂衰絰之色。猛厲忠實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莒也。曰。君東面南面指之。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孝友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者六所。古今無之。

公儀休相魯。國入園見妻蒔葵。因拔去。謂妻曰。身爲國相。與民爭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晉文公出伐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桑婦而悅。與之言。然顧睨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竊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還。未到。有伐其北鄙者。

昔有人海上。日與鷗鳥狎。引數百相從。其父曰。吾聞鷗爲從汝遊。可與俱來。吾玩之。明日其人往。鷗翔而不下。蓋以機萌於心而物懼也。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裕斬之於建康市。凡百里之內。草皆焦而死。

符堅委政於王猛。小大無疑。猛卒。其子皮謀反。堅讓曰。丞相臨終。以十具中爲由。不聞與子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驗也。赦而不誅。

唐甘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着靴到直省所。即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絰號慟無時。國朝軼情。惟通得禮。

漢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晉顏含有孝行。兄畿服藥過劣。死於家。含遂開棺復生。母妻家人盡勤倦。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什無勞怠。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召門尉陳饒等二十三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難用。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即有不平之心。是先諸己而責諸人。其云何。饒曰。三斗之粟。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食。園果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擿擲。而士不得一嘗。綾紈綺縠。靡麗於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爲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捐其所輕。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鉛刀畜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慚而避席曰。燕過矣。

獨異志卷下

趙簡子死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舉兵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命退。軍吏諫曰。君誅有罪。而城自壞者。天助也。曷爲退。襄子曰。吾聞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之危。不扼人之險。使其理城後攻之。中牟聞之。請降。

太康敗於洛之表。十旬不返。其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終失國。

漢王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問計於張良。曰。南山有四皓。隱而不仕於秦。太子卑辭延之。若四老人到。挾太子一助也。於是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皆隨太子入謁。高帝曰。吾得天下　不到。今從吾兒遊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恥來。今太子賢明。臣故佐之。於是太子乃定。高祖謂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李嘉祐爲相州刺史。至郡詢故事。皆云前後太守多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則貶。嘉祐按其圖籍。自北周尉遲迥死王事始也。乃爲迥立廟。四時享之。後三年。入拜大金吾。到吳。旋加以寵服。而其後皆榮遷去。

漢耿壽昌。常常平倉。歲時糴粟。貴時減價賣恤民。以成爲國之體也。

唐崔羣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莊田。以爲子孫之計。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

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裴慚而退。累日不食。

唐魏元忠神氣剛直。初爲洛陽令。有罪繫於都市。已坐訖。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業之功。特赦免之。承制者走而傳呼釋元忠。傳呼先至。執捉者。扶令起。元忠曰。敕未至。豈可求生。有頃方至。觀者咸服其安閑神異也。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攜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漢惠帝時。叔孫通諷上曰。古者春有獻。今櫻桃熟。願陛下取之。獻果皆自此始。

北齊高洋兇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遂殺支解之。抱其股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唐滄景節度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拔短褐。坐於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恥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萬金。乃與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叫。城上飛動。

漢臧宮威名聞於匈奴。匈奴欲識。使人求見宮。宮啓帝曰。域外重人。形狀魁梧。臣貌醜陋。不如選瓌偉者示之。帝以大鴻臚卿魏應代之。

東漢宦者張讓趙忠持國權。引用居諸人登清貴。靈帝語左右曰。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故卒以滅漢者。趙張是也。

張安世每舉進賢達。不令其知。或有詣門謝者。安世亦不見。終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謝恩私門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樗博於上。博者勝。撫口而笑。適有三客過樓下。飛鳶啣腐鼠墮客。客舉面。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諺曰。鳶啣之災。禍非一致。

漢邴原曼容養志樂。外權勢。仕至六百石。即免歸。畏權而禍至也。

張衡死。蔡邕生。時人以邕爲張衡後身。

唐初有闞稜者。善用長刀。刀長丈餘。每下刀斃數人。莫有儔者。

薄昭。漢文帝舅。以其殺漢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臣衣喪服哭之。昭遂自盡。或云。昭侍飲。酌酒不滿。一郎斜之。昭既醉。使人持刀殺斜者。帝聞之怒。故有此。

北方有餉奴。形質皆人。而足如馬蹄。謂之馬蹄突厥。

竇滔久戍。其妻蘇氏能詞。織錦爲迴文詩。敘離間阻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縱橫皆盲義。

賈逵年五歲。姊抱聽隣家讀書。及長。俱能通經籍。姊問曰。吾未嘗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聽讀書。皆省之。及成人。更博學。天下聞名。載粟而受業。而家大富。時人以爲賈逵舌耕。

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參乘。騎馬曹書卒。勅令擇國中貴居第一者尙之。諸故貴主問之曰。是嘗爲我參乘。如之何。使者答曰。當世無如將軍者。遂尙平陽公主。

漢武帝乳母特恩。家人縱橫。帝怒乳母。流於邊。入辭帝。郭舍人謂曰。母今出時。但屢顧。我當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顧舍人。舍人罵曰。嫗回顧何爲。帝壯矣。豈假汝乳耶。帝於是悅。遂不流乳母。

秦優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動。時天雨甚。武士被盾立於廷。優旃欲救之。戲曰。被盾郎。汝雖長。立雨中。我雖短。立殿上。始皇聞之。乃命徙立廡下。

漢高祖微時。常與客過其丘嫂食。客至。嫂厭叔。佯爲羹盡。戛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戛羹侯。或問帝。帝曰。其母不長者。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有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曰。罪在寡人。

梁元帝眇一目。納徐妃。妃性妬。後怨帝。每召至。即妝半面見之。意者以帝一目。非爲全面也。帝視殺之。

尸鄉有祝雞翁。善養雞。雞皆有名。呼之。販賣雞卵。獲錢萬。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銛。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盍不自裁。於是執劍俱斬弟首。堆積壘之。立劍於中。以心淬劍。乃洞於胸。聞者傷之。

鄴之管城。有居人鄭慶章者。嗜魂盃酒間。年五十餘無間焉。日醉歸。疑寶器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爲鬼拽臂入坑。遂巡至斛。其人荒叫。親戚舉燭俱至。相與索爭而不能制。漸入至胸臆。頭遂入地。儼然全身陷沒。若墮水者。乃合衆村鍬鑊掘之。深丈餘。得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葬之。

王鍔爲辛京杲下偏裨。杲時帥長沙。甚易之。一旦鍔毬。馳逐既酣。鍔仰天叫氣。高數丈若白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之。鍔終爲將相。

西極有獻紺絲腰者。帝不信。即斷而接之。使人挽拽。及他處。斷而接者如故。

魏國有女子極美麗。踰時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瘡。膿水不絕。遇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犬走三十里。歸而截犬右足拄之。俄頃一赤蛇從瘡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

玄宗朝有張果老先生者。不知歲數。出於邢州。帝迎於內。禮敬甚。問無不知者。一旦有道士葉靜能。亦多知解。玄宗問果老何人。靜能答曰。臣即知之。然臣言訖即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能活。帝許之。靜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血流。僵仆於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兒多口過。不謫之。敗天地間事耳。帝哀懇久之。果老以水噀其面復生。其後果老辭歸邢州所隱之處。俄然不知所往。

後漢劉焉字君郎。靈帝時爲太常。見王室多故。意求之交阯。欲避難。侍中董扶謂焉曰。常見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蜀。思扶之言。咸造乘輿韈蓐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旦天火下燒。所造作物蕩盡焉。疽背而死。

始皇時長安縣忽有大水。漲而欲沒縣。主簿全幹入白明府。謂幹曰。今日卿何作魚面。幹曰。明府亦作魚頭。言訖。遂陷爲湖。

唐宰相王涯奢豪貴極。庭穿大井。合木爲櫃。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珍珠瓊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飲。未幾犯法。爲天兵梟戮而赤族。其肉色並如金。

神異記注曰。西南大荒中有獸。形如兔。人面而能言。心常欺人。言東卽西。言南卽北。其名曰詭。

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曰。可懸其尾於我處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焉。

三十國春秋。僞前梁張重華在梁州。欲誅西河張祚。祚廐馬數十匹。同時皆無尾。未幾祚遇禍。

唐賈直言。德宗朝父瑰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自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旣持杯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閧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於南海。遇恩赦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生死莫期。不復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紮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唔曰。非君不解。與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

太宗朝罷朝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怒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禕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益重魏徵。

曹操密誥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挾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執汝。汝勿言。吾有重報於汝。其人不悟。遂被戮至於死。操用此以懾衆。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

唐張文成七登科選。員半千云。張子之文。如靑錢萬揀萬中。時人以文成爲靑錢學士。

唐狄仁傑爲大理寺丞。朞中上考。考功駁下。問有何勞績。寺復執申曰。歲凡斷獄一萬二千。考功特昇上下考。

齊高洋殘酷。其弟南陽王綽獄計。令取蠍蛹置斛中。倮斷一人爲蠍所螫。哀號宛轉。不勝其苦。洋笑。飛書謂其弟曰。有此樂事。何不早言之。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閣。肅宗諫曰。歷古今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上曰。渠有異相。故厭之。又嘗與之夜讌。祿山醉化爲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帝曰。渠龍首猪身。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

河上公嘗居河上。不知姓字。無營欲。不履城郭。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見之。自云窮老子一經。謂傳授於世。與帝語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豈無敬君之禮乎。公遂躍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頓悟。於我何加。帝謝之。乃下。其論老子經之義。帝不能屈。

陸雲有笑癖。嘗詣司空張華。華多鬚。以絲纏之。雲見華。不及拜而笑倒。又嘗自服縗絰上船。見水中影。笑而墮水。幾至於死。

太宗以魏徵爲人鏡。謂左右曰。以古爲鏡見成敗。以銅爲鏡知美醜。以人爲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鏡。

李衡江陵種橘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爲汝業。當終身衣食也。

祭彤爲遼東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賜錢百萬。

周亞夫平七國歸。不得任用。怏怏不樂。帝懲之。因讌與肉。大胾不設筯。亞夫有怒色。帝付廷尉。餓食齧席。九十日至餓死。先時人相其有縱理入口。當餓死。果然。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貧賤誰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成大名。

隋文帝在位時已無道。天下船長三丈。謂其旣大。必能藏匿奸黨。並令沒入官。

昔有人出行。逢一兔走。頭觸樹而死。其人得之。後日日忘家失業。專坐此樹下守兔。有過者見之。問汝何守株也如是。

後漢竇武生時。其母并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有大蛇至母棺櫬側。蜿蜒磕頭。血流而去。

郅都爲濟南太守。誅豪族三百餘家。不顧妻子。

後漢韋逞母宋氏。博究經典。設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紗窗授業。

荀崧有女名灌。崧爲襄陽太守。爲杜曾所圍。崧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年十三。率勇士千餘人。踰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救。覽假兵救崧。賊遂走散。

契苾何力。西番酋種。太宗授右驍衛將軍。早立功勳。太宗征遼。至白崖城。爲賊所圍。腰中賊矟。瘡極重。帝因傳令。及拔賊城。得行矟者高突勃。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殺。曰。犬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用命。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讎。遂捨之。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英秀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爲其作誄者四千餘人。

魯肅以義氣周急爲意。周瑜爲巢長。居母喪。過肅求糧。時肅有米兩囷。各三千斛。指一囷與瑜。瑜奇之。遂定交。卒霸吳。

晉王渾妻鍾氏。名琰。有藻鑒。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之子甚俊。欲妻之。令與群吏處。琰自帷中竊視之。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遂止。其人數月卒。

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鼎亦如是。遂以爲相。果成王道。

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上以商較當時卿相。士淹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宋璟如何。上曰。賢而泥者也。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未問李林甫如何。上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陛下知之。何委用如此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

晉杜預拜荊州。賀客皆集。辛琇與裴楷後至。客坐迹牀。琇怒曰。杜預以連榻待客。拂衣而出。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每食一杯羹，費錢約三萬，雜寶貝珠玉雄黃朱砂煎汁爲之，至三煎，卽棄其滓於溝中。

漢昭帝納上官桀孫女，其父名安，桀立爲后，方年六歲。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歲，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無不該博，然性褊躁，忿戾無比。常使一傭僕曰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痍，養平復爲其指使如故。人有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適誓主而自苦若是。答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慕其博奧，以此戀戀不能，而卒至於死也。

吳諸葛恪妻晨起對粧臺，一婢侍後，忽躍身觸棟，張目大呼曰，室家被害，有頃家人歸曰，恪爲孫峻所殺。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一女子，四歲不能走，又不忍棄之，乃懸籠於古塚中，意謂他日得骸骨，及三年歸，引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則飢，見其旁有物引頸呼吸，則效之，故能活。廣定入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當不妄。

玄宗偶與寧王博，召太眞妃立觀，俄而風冒妃帔覆，樂人賀懷智巾幘，香氣馥郁不滅，後幸蜀歸，懷智以其巾進於上，上執之，潸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時，西國有獻香三丸，賜太眞，謂之瑞龍腦。

晉荀爽女適陰瑜，周歲瑜卒，爽以女才高氣逸，慮其少寡，欲奪志再嫁，郭奕道所親人問之，女私挾刀至，爽奪之，其後廣集親族，設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見之，女令四角備燭，與奕相見，奕但危坐，卽令備諮，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剌臂血書扇曰，以屍還陰氏，自縊而死。

昔者趙公居山之陰，而出入有阻，乃禱鬭子孫移之，山神見曰，山極崇高，汝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復有孫，子子孫孫，營而移之，何爲不可。於是神命夸娥氏爲之移之。

秦於驪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詩書，皆用李斯之計，欲愚黔首焉。

赫連勃勃本號屈子，自改其姓云赫連，勃勃，言輝赫與天連，殺人積其頭爲京觀，謂之髑髏臺，蒸土築城，錐剌入，卽杖築者死，剌之不入，卽殺錐者死，其造器，射入甲者殺鎧匠，不入者殺弓匠，莫知所措。

梁周興嗣爲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令興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掬塊泥。

劉幽求自朝邑尉爲中書舍人，三日內拜相。

太宗謂虞世南一人有五絕，一曰博聞，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圖形凌煙，壽年八十一終。

公孫瓚既殺劉虞，則見有勝己者皆殺之，男子年七歲者不許入城，傳送皆用婦人，令語音雄者宣揚其命。

袁紹逼急，乃先縊其妻兒姊妹，然後自赴火而死。

魏武殘人性命，重伎藝，有一歌兒性甚慧，而聲響入雲，操愛其藝，未忍殺，乃於羣妾中求得二人，聲如歌者，密令教授，數月乃成，聽之，立殺其前者。

晉范粲、字明友，時齊王芳被廢，明友哭甚慟，因不仕，景王輔政，召之不赴，稱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不聞言，家有婚姻，諮訪之，合意者卽色不變，否者卽臥寢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於所寢之車。

唐狄仁傑爲安撫使，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

張巡守睢陽，非急心孤，每戰，嚼一齒，卽腦數行飛迸，阮籍居母喪，有弔客至，籍哭卽嘔血，伏雞沿燒。

時苗爲壽安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制。

季孫相魯，家無衣帛之妾，櫪無食粟之馬。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

唐高祖起義并州，第三女柴紹妻，聚兵鄠杜間，以應高祖，高祖登位後，封平陽公主，號娘子軍，克著勳績，殯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鹵簿自此始。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旦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乎。

常樅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能無教諸弟子乎，樅乃大其口示老子曰，吾存乎，曰，存，豈非柔耶，齒亡乎，曰，亡，豈非剛耶，樅曰，天下事盡矣。

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奸也。

隋朝徐德言妻陳氏，叔寶妹，因惟亂不能相保，德言乃破一鏡分之，以爲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鏡，於市內貨之，以伺相合，至期適市，果有一破鏡，德言乃題其背曰，鏡與人俱至，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七月輝。時陳氏爲楊素所愛，見之，乃命德言對飲，三人環坐，令陳氏賦詩一章，卽還之，陳氏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素感之，乃還德言。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恥，兄卽與其妹上崑崙山，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煙卽合，其妹卽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羊角哀左伯陶二人爲友，而往俱詣道途，其遇風雨，糧盡計不俱存，角哀乃併糧與伯陶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

灌畦暇語

撰人不詳

灌畦暇語序

灌畦暇語者何老圃腐頹之云也嘗憶早年血氣未定鋪方紙運寸管自許不落人後亟起以干一旦之名良甚苦辛力盡志殫僅能如願終以柘腸不貯機穽不能隨世低昂中年以來漸識悔吝顧胸中有所謂刓磨者蟠不得吐則更自懲艾伏不敢發乃知昔者所為辛苦以求者大可怪笑非但無益抑為有妨嗚呼大丈夫亦安往而失其貧賤

者哉於是決意勇退脫謝紛弁故邱之旁有地彌畝蛇行趨隰土氣沃衍甘井在前不病於汲除治以時蔬成曰宜哉夫藉喧於春暘射利者不爭貪潤於泉脈乾沒者不忌而又繼日以從事其為力可以不匱卒歲而計入其為收亦足糊口每風日好時挈壞悅暢負杖曳屣暫出郊壟比鄰之人偶相與立曹相與談忽覺肳頹咄咤故態橫發或童顛之叟或粗有知識之少年時時相顧捧腹一笑

意雖不倫兼亦可惜因取而疏之以其耡隙日乃有得也故以暇語題辭

灌畦暇語

唐 撰人闕

平湖陸烜子章訂

堯不有其耳目者也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明寄其聽於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故舜養大功二十堯無得而名

老圃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無已則有如秦之二世矣乎二世唯不能視也而寄其目於

高庭下步不容陛高指鹿以為馬二世附不能聽也而寄其耳於高盜滿山東民胥為佚而贖不得聞身死望夷之下秦祀忽諸雖蒞醢高庸何能及故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

彭寵以漁陽叛光武為之旰食會其奴斬寵首以自歸帝喜封奴為不義侯

老圃曰天下之惡均也惟害人之叛己也是以有討奈何奴利其主而以侯不可以訓矣有天下者有大物也不可以私意持也高帝微時數窘於丁公賴而語之曰天下未定兩賢豈相尼哉丁公以是免及帝即位執而僇原闕

灌畦暇語

子齊初應舉時行其文卷有所謂中謨者大爲昌

黎韓公愈所賞以詩贈之云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凰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祥風窅窕相飄揚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姬旦死千載閟其光吾君亦勤理遲子一來翔其見獎重如此公復爲延譽於主司以是子齊之聲響於廷右矣會爲主司所擯公論大屈公咨嗟久之又爲之賦駑驥之章其詞曰駑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力小若易制價微不難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

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饑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爲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陬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輈因論天外事忱悅令人愁駑駘與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回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哂子獨與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商聲謳

老圃曰釜量之於多寡非所受則不能容丈尺之於長短非所準則不能度故無仲尼則微生可以言直矣申棖可以言剛矣柳下季不得以爲介矣孤竹君之二子不得以言廉矣是以士誠自脩也而時或莫之知則有涅泥而不聞白黑混淆孰猶而孰薰卒然而得名世之士加至誠由直道以少振其撓頹不怏歟予嘗諷韓之

二詩三復熟讀而不能去手與悠所至則往往爲之隕睫吁後來豈復有如斯人耶

甯戚欲干齊桓公厭賸無後飯牛車下逢桓公夕出戚乃扣牛角而疾歌商聲之詩詩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不掩骭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載之歸與語大悅擢爲上客而預聞國事其後楊惲以列卿被放因與孫會宗書其中有秦聲之詩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畝落而爲萁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長時有與惲不相能者謄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怒下之吏當以九臣怨誹罪及三族

老圃曰嘗南山一也其託以諷亦一也放其備詞甯語尤爲深切然一則以封一則以族豈所遇者不同歟抑楊涉於有情而甯特遊於疎遠者歟夫人主內貯私意則聰明不開聰明不開

則橫生忌諱橫生忌諱則直言不聞而廷有非辜矣讒慝之黨又乘之以危中國士嚐曾謂孝宣帝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後漢繁欽傷世道剝喪賢愚隱情上之人用察不至而小人得志君子伏匿於是賦生茨之詩其詞曰有茨生蘭圃布葉翳芙蕖寄根膏壤隈春澤以養軀太陽曝真色翔風發其敷甘液潤其中華實與氣俱族類日夜滋被我中堂隅

老圃曰欽之托興也甚可畏也甚可畏也夫茨之生於蘭畹也始並驅以處而已矣未有害也浸不知禁則枝葉蔓衍而能翳芳草矣又不知禁則將疑於似是而世之訛先必柴於其所矣膏壤也春澤也太陽也翔風也甘液也寵先不一之譬也始萌其根株又發其顏色始嫵其軀幹又流其氣脉其眷眷至於如此則茨之積也安得而不厚茨之積也厚則族大類滋繁滿於

中堂之間向所謂猗蘭芙蕖皆無地以托業矣吁可不甚畏者耶吁可不甚恨者耶

仙人海春居觸髏山善嘯術太山道士鍾約往來敬其藝願學焉而無從一日春變其形爲石約不之知乃坐旁石上仰面嘯而春所化石應之亦發聲傾山動澗雲霧爲之下墮約知是春驚起再拜以祈請焉春哀其誠因教以三術□不飲不食乃得嘯而風生於虎也

老圃曰夫氣出於虛則凝而不散留於實則鬱兮而不達聲出於虛則圓而不息留於實則澌盡而不發盧之於術則大矣豈惟嘯旨則然右之善事其心者萬形錯陳日接於化而不怛風生於虎其細矣夫

沈約以佐命勳位冠梁朝晚年諸進用事者忌其固位取約所爲鹿葱詩乘間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

詩曰野馬不可騎兎絲詎宜織爾非芊與蒿豈供麕鹿食

老圃曰君子之於言不可以無擇也身處嫌疑之地而口陳形迹之語加有媒孽之人爲構於旁况之不免也固宜故曰禍藏於眇微微物不可以不戒

周禮金石有一定之聲故諸音皆受鑰磬之均至於饗燕堂上不懸金石則以笛有一定之調故諸絃歌皆從爲正也晉世列和善爲笛荀勖常欲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應一律和曰太樂東廂長笛尾長四尺三寸今若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分有餘和昔日依之不可吹也勖又問和曰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曰每合樂時隨歌者清濁聲假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太調

漢魏以來相傳施用不能改也

老圃曰古人遺樂其不可從矣乎昔以絃歌受笛之均今以歌聲定笛之調律與笛孔不能相當此正東西之相反也漢書言雅樂者有制氏但習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傳至列春蓋以成譜相授爾然則後之作樂者將孰考正也文王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言有義爲可論有理爲可樂也吁道之不明也道之不傳也盈於

耳目之接者舉是也而何有於笛哉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若有不可諱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將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命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寡人敢不敬從管仲攝衣冠而起對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公惟愛味而易牙善調以鬻餌事公公曰我唯嬰兒之未嘗易牙退蒸其首

子老而進之夫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公惟喜宮而好妒豎刁自刑自理公之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于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公惟有疾而迎機堂巫氏乘公之意而敢爲誕言夫言心聲也於心之敢欺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公惟愛整而樂人之飭衛公子開方事公十有五年不歸覘其親於親之敢忘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以手加額曰臣之願畢矣今臣之屬氣奄氣將盡願君不忘臣之言臣目則能瞑矣管仲死既葬桓公盡逐四人者居數日味不慊於口而反易牙宮中之辨不理而反豎刁苛疾

閒作而反堂巫朝行亂倫而反開方桓公嗟聖人
固有悖矣乎其往期年四人者果作難圍公宮而
不得出入有婦人從竇以見公公曰吾饑欲食而
外不饋吾渴欲飲而漿不至吾不知作難者誰也
婦人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
十日不通矣公曰嗟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
見仲父於地下

老圃曰蔽惑之於心術也顧不惟哉始桓公取
夷吾於仇讐而屬以國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宜君同心共體之不如也晚節末路而共賴錯
如是夫仲父以爲狗矣而公曾不能少悟不能
以頭而去也嗚呼撫四封之境位於人上而乃
與辜崔崔者朝夕以從事其於危邦殺身也宜
立而須之爾蔽惑之於心術也顧不怪哉

戴逵作閒遊贊既曰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
深則蕭瑟之音鬯其可以藻玄瑩□□其皓然者

矣又曰凡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遊者
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又曰奇趣雖均玄契罕
遇終古孤棲於一邑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
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中林
緊感於遐心

老圃曰異哉安道未始知遊者也夫宇宙上下
今古來往總總衆念管乎是矣又奚爲桐盧而
畏獨又奚爲矜羨而勝合古之至遊者不出於
戶牖之間而高覽於八經之外內視反聽於几
寢之上而莫有不同之態度皆無以逃其察和
光混融大同而爲一孰特而比承孰取而藻瑩
未忘之情付以理遣而無對之感寄諸忘言者
矣其哉安遠未始知遊者也

元道經云萬性之中至遠者人與天地同生於虛
無之始因元氣而結以成形天地能安靜和柔不
移於本常守虛無湛然不勞得自然之道元氣不

散故能久長人緣生想移於本性目妄視耳妄聽
鼻妄香臭口妄言味身妄作役意妄思慮長以六
賊交擾元氣消散而壽命不永

老圃曰其然豈其然乎夫人之與天地俱空中
之一物耳一晝一夜圓周之度其間不容息然
閉天地奚爲而安靜塋盈消滅震曜動薄其爲
力亦可以言勁矣於則天地奚爲而和柔彼日
月雷風水火山澤之森乎兩間也與人之所謂
耳目口鼻身意則一而已矣天地失其行元氣
有伏有逆則爲燥濕繆盭之變人失其準元氣
有壯有衰則爲偏倶痿聾之疾眞與妄對勝與
負反天地果無以異於吾人也大丈失志氣挺
特固當立遠大之見窺造物者之所以物物而
不當物於物以横生欣恥也夫蛩蛩之謀止於
善草周周之計利在啣翼穴深尋爲則胥不能
探矣吾憫人之短於是說也聊復援筆庶幾解

頤

虞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簫韶九成鳳凰
來儀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百獸非
一類之種也鳳凰不時有之物也編作於列比竹
奏於庭飛走上下如應契券彼苗民之頑也攻之
以兵而不讓矣秉朱執翳近在階廡之下而江湖
數乎里之外報以七旬之速是亦有說矣乎

老圃曰然則所謂心術之化也夫心術之化不
待使令號召也而其答如響書曰失被四表又
曰格于上下夫堯舜氏所乘者神光也神之所
攝光之所燭雖四裔上下無不和來然則非
一類之百獸不時有之鳳鳥與夫頑不即服之
有苗動蕩鼓舞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故曰
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客有吹籥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王不喜或奏
墅音焉王大說

老圃曰人之所以相動者心精也心精之所接
雖物而受其所不接雖精勿留嘵嘵天下未始
有眞好惡者也則夫持矣絕伎以幸人之必察
難矣夫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悅之從受其術而
以釣聞於楚國近吳道立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
其書以爲卓絕

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

同者迹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以善走絕其學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步哉顧所以滅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鈞臨書而善畫特轉移之頃爾古之善學者蓋又有為方而不以矩為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於此則任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岐詰曲不可以為方卒其所以師焉丙丙如丹夫是之謂善學通如吮毫而勸筆書之畫者蹲礎以辨竿

線之浮沉詹吳且不為而況不為詹吳者乎故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

青丘生喜馳騖其意焦焉惟恐其不及也中年而感內熱之病消中煩燥百方以營之而不能已往見北宮蒙而告𢘓焉北宮子曰子知夫重之與輕乎如手揣權衡而璽印塗也誠能以其所重而加其所輕子之疾雖不善猶可為也青丘生歸而自失悉捐其故所有者而潛思於北宮子之言疾則少閒

老圃曰有是哉夫捐隨侯之珠以邀千仞之爵人莫不怪且笑焉為其所用者重所求者輕也然則生之於己也又豈直一隨侯之重者耶青丘生亦弗思之甚者

舊說盤古氏之死也頭為五嶽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又云頭為東嶽腹為中嶽左臂為南嶽右臂為北嶽足為西嶽又云泣為江河氣

為風聲為雷目瞳為電又云喜則為晴怒則為陰

老圃曰信斯言也則是盤古氏未死以前未有海嶽江河草木於下也未有日月風雲雷電於上也未有晦明陰晴於中也然則盤古氏何所運其想而生何所彼其足而立何所注其耳目而為視聽何所取其甲子而為春秋為說如此是謂大有逕庭而不近事之情無已則假為之詞猶之可也其意若曰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始也覆燾祐祖廣大雖不可以為量要其大形實無以異於一人之身嶽海之邈絕旁尻背之間耳故曰無已則假為之辭猶之可也

文人不原事情多承用寓言以為實如曰堯之時十日並出石爛山焦堯不堪其毒使羿彀弓矢而射之落其九而所存者一今之日是也

老圃曰是何言之悖也如是夫水火之精上見於天日月是也其分為晝夜其象為坎離其義

為陰陽堯日有十月當有幾就今十日並出羿安得射而落之是何言之可哂也如是我聞堯有十瑞曰解化為禾也曰神羊觸佞也曰屈軼指邪也曰景星見於天也曰醴液發於地也曰甘露零於野也曰鳳皇止於庭也曰神龍遊於沼也曰萐莆生於廚也曰歷草立於階也太古鴻荒未有名數三墳河圖之書以草木換易記其時及黃帝氏迎日推策大撓作為甲子於是始有紀年之次自甲至癸為日之數十蓂莢之未生也十日之義俱晦而藏既有蓂莢則有晦朔有晦朔則十日之義俱出而顯為其有晦也而不亂故也十日並出其義如此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其妻聞之中夕倚戶而悲牧子愴然而歎乃援琴而為別鶴之操其詞曰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寢兮日忘餐

老圃曰古者娶而無子大義當出雖然人之所以為人者由其情隱於中故也夫五年之聚匪朕是同一旦而以為胡越寧不慨然潘安仁初喪其偶作為哀永逝之詞而賦悼亡之歌夏侯湛見而歎曰是文生於情歟將情生於文歟覽之喟然令人增伉儷之重由是以攷商陵牧子之操其亦可以厚人倫者矣

大禹時天雨稻故古詩云安得天而稻飼我夫下民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貧民家則有富室則不及

走圃曰天理冥漠常恐不與人相讐答壽跖而天顏知命者不敢怨夫雨穀非天之常也撰有餘補不足凡皆若金陵之事則物無失職矣孔子有言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訓天之明故也後之宰世之匠庸詎而忽諸

凡珠能所吐者名龍珠蛇所吐者名蛇珠越人謗

云千畝木奴不如龍珠蛇珠千枚不及玫瑰

老圃曰夫物皆有本性由其所出不同故貴賤懸別乃若蛇之所吐其精熒熒必有遺骨者矣名之曰木奴其賤如隸雖數緉千多亦奚益越俗誠陋固知其不敢以望龍珠也嗚乎周人以鼠璞為珍宋人謂燕石為寶曾謂周宋而越人之不如

風俗相傳臘日磔雞立春日磔狗大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陽故以戌日臘戌者土氣也用其日殺雞以謝德雄着門雌着戶以和陰陽調寒暑節風雨也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十二門東方三門生氣所出入不欲以死物厭之故獨磔於九門犬者金畜禳者抑金也抑金使不害春之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犬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

老圃曰異哉吾嘗學洪範五行之說夫萬物之

變也緣於氣其化也因於形生而復死死而復生謂之變自幼而壯壯而老謂之化木陽之生也其色青其聲也角角之為言動也火陽之成也其色赤其聲也徵徵之為言止也金陰之收也其色白其聲也商商之為言疆也水陰之藏也其色黑其聲也羽羽之為言舒也土王四季其色黃其聲也宮宮之為言容也明夫千在上賢宰相理物使羣有司百執事之人分職而效命庶績無不得其宜則五物以時敘寒暑不忒怨伏不作萬物各由其道陰陽各得其理性命極其高大顧不此之求而磔禳以弭變揮人之所當事者而移責於雞犬彼物之微且賤者死何有於揮吾獨以為不前於洪範之所以言為之太息

貞觀三年王珪為侍中文皇帝以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聲樂不稱旨切責之珪與溫彥博進曰

孝孫雅士陛下忽以教太樂責之臣恐天下怪愕上怒曰卿等皆我腹心奈何附下罔上反為孝孫游談也彥博皇恐頓首謝珪獨不拜徐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臣為不肖而置之樞近責臣以忠直今所言實無私意陛下忽疑臣是陛下負臣臣決不負陛下上默然而越翌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周武聖人倘不用夷齊之諫宣王賢主杜伯乃以無罪死朕每夙夜以古為鑒昨責珪等今猶慚懊公可為敕勿以此事遂不進直言

老圃曰臣觀文皇帝天姿聰明從諫如流直千載而一遇希闊不可逢值之真主也其言反覆懲艾直使人踧下而不知禁大丈夫逢人主如此爾不能明目張膽出胸中勁正之氣以報萬一真無足觀者彥博碌碌如轅軛底穿與犢爾一被頓抑則貼安從服之不暇當衛之時微王

侍中挺挺不少屈上意未必魁也如孝孫者身為雅士而甘心以藝授宮禁雖殺之何足道第諍臣角折而言沮定不使人喪氣吁君臣相遇以脩大功堂堂不拔之基流美於無窮厥有由哉詩不云乎念茲皇祖臣覩今日之勢固宜以皇祖為戒也

元魏宗室子直封莫定公腹悆為國中尉每勅子直必厲以忠孝之節嘗謂子直賦詩二章其一云嶧山萬丈樹雕鐫作琴瑟由此材高遠緜響諧中葉其一云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由是感悟卒為賢公子

老圃曰腹子之詩文義博約真風人之作也豈惟千直後之好脩之士取而玩諸必有以動盪其善心者矣嘗怪麟趾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夫修足以滅性靡足以毀則凡為公子者黃有為今一為善言所誘掖乃能改飾以自整

飭由是以考麟趾之公子亦必有所自者矣吁鹿子可作吾願納交於其門

周官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及九州之域各有分星凡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謙吉之祇敍記十煇之妖祥占夢掌六夢之吉凶吉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令始難毆疫

老圃曰天地之與人也皆空中有形氣之物耳故其精氣上下流通揖授莫不圓融而為一矣

不出入於五物之間有揮散而見於形象者凡耳目之所接夢覺之所見如環□□如旦晝之次昧者曾不之知也聖人者智足以探幾物之先而逆知其所以然然且爲合萌贈夢之法始難毆疫之官妖祥變動恩而不敢懈也吉凶與民同患於是乎在

坡泉黄仲秉問事心養生之術於老圃

老圃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夫因塵而運想想

成則以虛而爲實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僭於虛矣昨之所謂實若一聚之烟也從無而有形形立則以無而爲有有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僭於無矣昨之所謂有者一窖之塵也散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且烟之起止塵之翼寂風定氣除了積何在子試官視所謂灰矣乎五木之火皆託傳於木焱焰既合五者如一火木之極然後積而成灰木轉而火火轉而灰灰之所藏者深矣生之謂性性之動者之謂情性本定也而不必其有定者爲是水中之波也情之有所轉也而不必其有轉者焉是沙中之金也沙中之金由粗以聚聚則極而爲沉其沉也重水中之波由湛而揚揚則極而爲浮其浮也輕積輕者所以幻虛也積重者所以幻有也嗚乎吾所聞於我師者止是矣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子亦嘗擇焉於吾言者矣

太古之時精祲未分善惡之類力敵則戰吞噬搏格無有已時上帝悪怒賁生聖人以爲君長復爲之正陰陽之氣以分别處之使無相奪倫然後稍奠厥居然尚有五方毒龍貙貐蟲蛇之倫吮牙伏爪雜處於罔罅之間上帝有命凡生物袍理之不直者廼得日取以供血食日月既久貪饕無制憑其凶威淫及善類二帝三王之世聖人有憂焉始立官師設厲禁止的礪鐵戈矛刀鋸罔格羅落無所不用以與之從事會上帝亦自惡其虐害勦厥族孕惟貘豸一種不侵暴而易制畜又其天性雅嫉邪佞一接其目則必噬之以角糜潰腎腸盡食之然後快故堯獨育其種使司邦直及舜以在位舉十六相去四凶咸大功二十於是正人志得隱慝自消朝廷中外清明如洗貘豸不得其所以食其象類咸以餓死自此觸邪之獸絕迹矣

老圃曰二漢以來不常治也不常清明也當其

否閉之世羣小人曹立朋居巧辨善佞外如草柔戚施不足畏忌而中實惜毒過於鏌鋣一話一言之不酬往往殺人而傾邦意者觸邪絕迹彼略無所禁則求其不肆不可得也嗚呼曾謂堯舜氏仁民而愛其澤僅及當年而顧起來患後害廼如是之酷曾謂上帝尊嚴高目而下耳獨邑邑憫憐於鴻荒之初而顧末代紛糾則瞑昧眇邈如不聽聞豈其世數下遷民德澆僞業果所招遂不可□□者耶不然則回視五方毒龍貙貐蟲蛇之倫吾以其爲猶甘棠而況於貘豸之種耶

周官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

老圃曰嗚呼聖人之於民也甚愛惜之而誰去其害如是之詳也於是耳目之接氛垢囂囂其爲害也薄矣夫鼃黽鳴蟲自以其氣作之爾蓋無意於亂人之聽也然且斬艾之屏凡之曰必

其絕類乃止嗚呼聖人之於民也甚愛惜之而誰去其害如是之詳也

世有常言曰一作一止知人表裏故諸葛孔明入五原軍既退司馬宣王按行其營壘處歎曰眞天下奇才也

老圃曰操作舉動出於心術而指揮顧盼之間乃與事接人果不難於識知也世之昧者元黄到眼而不能王其色輕重在手而不能分其權卒焉而使過天下之奇才烏能察其彷彿也是以唯司馬仲達乃能與孔明竝而爲堅敵其有以夫

齊景公病水十數日矣夜夢與二日鬬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如是其死矣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公之門以事迎占人占人至晏子告以故使對公曰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瘳居三日公病大愈召占人而將賜之占

人曰非臣之功也晏子實教臣公將賜晏子晏子曰使占人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臣身言之則不信矣

老圃曰夫言有道得其道則聽者信疑者決失其道則聽者悖疑者惑晏子可謂知言之所從矣世之占人倘其書以徵災祥智之劣於晏子者豈可以爲數量

宋向戌欲爲弭兵之盟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廢之不亦誣乎

韓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老圃曰然子罕之言不爲無理也兵者聖人之所不廢也有天下聚人羣如之何而廢兵自隋失其德眞人受命東略西撫以至大同者兵之功也愚嘗略計大功之後戶口耗半生理天閼墟落莽莽欲無人聲以是而觀合左師韓宣子仁人也哉九原可作吾寧與歸

田狩之事創格豈畢之具機繳弓矢之器鷹狗搏噬之用所以命獲者也望其中有委佗而不能動者所建之旃也旃無預與獲事而凡所以命獲者皆取進止焉獎禽而獻功率效之於其中

老圃曰旃之所以爲旃以無爲而集事其有以似夫吾君子也羣工百有司口效能吾君子或不能爲也而能爲之主然則上之於下其分勢後也久矣故吾君子之所以柄以討者不可以不察此也

宋景公使弓工作弓九年而成復於公曰臣之精力竭矣公登箕山而射失踰西霜之山集於鼓城之東餘力逸遝飲羽於石梁

老圃曰弓工以死成其藝景公用不能遺其所長是以其傳於世者爲足道也嗚呼士有脩理亂之方出入於皇王之際心殫志竭以死守其術故不遇如景公者背捐晷刻之暇力試嘗於鈞強注矢之閒則將弓與人皆湮沒而無聞飲羽石梁何從而發其勁也悲夫

右灌畦暇語非完書也余頃僦居京城之西一日有賣雜物者過門見其篋有故書數種大抵首尾不全灌畦暇語一編尤爲斷爛余以數十錢購得之愛其出言皆有發意可爲破顏因料理其可讀者才得三十許條餘不可刪取者尚三分之一甚可惜也他日好事君子如有善本幸爲我足之天順八年十月

茶陵李東陽識

唐人喜拈弄小說率以奇艷藻麗爲勝獨此灌畦暇語一書殊樸樸朗朗如峯巒間都有異趣雖說多近乎子書柳子厚作國語識哉證是書而成未可知也此爲李西涯先生手抄本余復校正

譌字二三以付剞劂老圃姓氏不傳而傳矣乾隆丁亥七月望日平湖陸烜識

灌畦暇語終

灌畦暇語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皆自稱曰老圃唐太宗一條稱臣稱皇祖知爲唐人稱且子一條稱近吳道元亦師張顛筆法又引韓愈詩二章云後來豈復有如斯人則中唐以後人也前有自序稱早年血氣未定鋪方紙運寸管亟起以干一旦之名力盡志竭僅能如願又稱急意勇退脫謝纓弁則亦嘗登第從仕矣其書凡三十二條觀其答黃仲承一條宗旨蓋出於黃老而大抵持論篤實亦不悖於聖賢所載挑繁欽生茨詩一篇爲馮氏詩紀未載蓋未見其書唐志宋志皆不著錄惟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著其名然朱子作韓文考異於岐山下一首註云世有灌畦暇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爲作丹穴五色羽云云則其傳已久矣此本爲陸氏奇晉齋所刊末有李東陽跋云余頃僦京城之西有賣雜物者過門見其攜有故書數種大抵首尾不全灌畦暇語一編先爲斷爛余以數十錢購得之因料理其可讀者才得三十餘條云云則此書乃東陽所理之殘本今彭寵奴一條佚其後半韓愈詩一條佚其前半凡闕二十八行有奇又非東陽所理之舊矣然核其詞旨確爲唐人著述雖殘闕終可貴也

欽定四庫全書

玉泉子

撰人不詳

唐 闕名

裴晉公度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於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見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即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也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牓先呈宰相會昌 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牓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牓元者 長孫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 稜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藉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之聲乎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權要束手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其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元和初黜八司馬韋執誼崖州韓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曄饒州凌準連州程异郴州及咸通中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沆循州李瀆繡州蕭遘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顏潘州李貺勤州杜裔休端州鄭彥特義州李藻費州內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廻而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溫璋希旨別製新枷數十待之暗以人情附己不甚緘密其計泄焉故君巖之後湜既知舉而間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嘗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即託湜以五人湜

審其數寬形於顏色不累日十人勅下湜宋之知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之湜竟依其數放焉湘到任憤湜不佑已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

路巖出鎮坤維也關遠中衛恣爲尨石所擊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尚書郎權京兆府事李蟥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送巖有慚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傀賴附麗之徒鈞射時態志在諂媚周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在淮南與崔鉉作度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得老去皆如所言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宰科一第乎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迹敞顧己寒賤必不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紿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馳其輜橐直入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幌雜物列於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何爲奴曰夫人將到令自除之李氏曰吾即妻也

又何夫人爲郎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責已也詣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乎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後啟以秘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橋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從事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群盜所得

杜邠公悰爲小兒時嘗至昭應縣與群兒戲於野忽有一道士獨愛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悰即詣之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巋然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觀其像頗類向者所見之道士乃半面爲漏雨所淋故也

夏侯相孜與王生同在場屋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俟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德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筆札累十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謁孜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仰召諸從事以話其事

崔殷夢瑤宗人瑤門生也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同年首冠於褒褒白瑤曰夫一名男子傍身世以爲榮也不可以等埒也近歲關試內多以假爲名求遽他處甚無謂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稍嶶瑤大以爲然一日裴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既坐瑤笑謂裴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先輩一到駿馬犢僕往復當不至稽滯率諸先輩留意焉以坐主之命無如之何

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鎮之子因夜觀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囫圇且欲戲之日休卓犖傲睨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家習皆皮時人傳之以爲口實

日休嘗遊江湖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諸日休薦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薦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即黃祖沉禰衡之所也舉席爲之懼日休兩涕而已

裴勛質貌么麼而性尤率易嘗與父坦會飲坦令飛盞每屬其人輒目諸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鷰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又慈恩寺連接曲江京輦勝景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勛嘗與親屬遊見其父及第牓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其輕薄如此

盧隱李峭皆滑帥王鐸之門生前後黜辱者數矣隱峭物議以爲祉盧不修隱以從兄攜爲相特除右司員郎右丞崔沆不點隱上省仍即見攜於私第攜木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員外前日入省時識本息今復除科司員外省中固不敢辭他曹惟相公命攜大怒馳入曰舍弟極屈即當上陳既上沆乃求假攜即時替沆官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勅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爲右丞韋景溫擯焉追右司之命景溫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時諫官亦有陳疏者攜曰諫官似狗一個吠輒一時有聲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求爲我壻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爲壻必爲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爲之止焉

李相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即指所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嘱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者福即僞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白以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福既紿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當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之

楊希古靖恭諸楊也朋黨連結悉相期以死權勢熾灼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面叔季過之希古

皆行誕僻初應進士舉投丞郎以所業丞郎延奘之希古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嶠爲希古所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之於先進靡不私自衒鬻以爲眞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頹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事雜以幡蓋是謂道場者每㷗晨輒入其内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内逼如廁必撤衣無所有然後高屨以往

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舍屋脊内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盖一枝稍短爾

苗紱以進士及第因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謂將來通塞可以卜之即命見姪洒掃廳事設几焚香東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紱復祝其至而諦聽之其家童連呼之且率魚以入其實元無一錢良久

方出貨者遲其出因怒之矣又見或微剝其魚皆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終餓死爾何滯我之如是耶紱暫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見春榻而過者以其價賤即僦之寢息其中既至崇賢門閽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紱恐其訝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貧病不能致他輿奈何怪也閽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櫬後紱亦終江州刺史

杜悰妻劉氏魯爲詩奈悰累舉不中第乃歸荊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迴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悆見詩即府而去竟登第而返

趙悰妻父爲鍾陵大將悰以久隨計不第窮悴愈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絶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悰得非君之壻乎曰然乃告之適

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牓也將遽以牓奔歸呼曰趙郎已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幛相與同席竟以簪服而慶遺焉

李訥除淛東路出淮楚時盧罕方爲郡守訥既至適値元日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訥初見欣然迨覽狀乃將名與訥父諱同訥建子也稚性褊急大怒翌日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聞之急命駕而往舟已行矣罕知其故遜謝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謹罪之訥去意益堅罕度不可留怒曰大約下人多名大約下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

温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楊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顓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温氏偶問誰氏左右以勗對之温氏遽出廳事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迨今遂無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笑文之方得解脫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爲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因言於兄弟床前果失一隻履且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

杜宣猷大夫自閩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送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閹已下桑梓多係閩焉時以爲中官藪澤宣猷既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於諸閹塚墓所謂洒掃者也故時號爲勑使看墓

故相晉國公王鐸爲丞郎李蠙時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腳錢斛計七百京國米價斛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斛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賈相耽在滑臺於城北命築八角井以鎭黃河於是潛俟人於鑿所偵之果有一老父來觀閒曰誰鑿此井曰賈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耽聞之曰吾井太大惜哉

翁彥樞蘇州人也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年老優恤之雖中門内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日議若於私室僧多處其門二子不之虞也擬議名氏迨與奪遲路

僧悉熟之歸寺而彦樞詣焉僧問彦樞將來得失之耗彦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彦樞謂僧戲已荅曰第八人足矣郎復往裴氏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刬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悉由郎君侍郎寧偶人耶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郎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讐曲折必中二子

所諱勛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道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彦樞者陡翼及第耳勛等即列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勛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道一文書來彦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一無差忒

韋保衡嘗訪同人家方坐有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旣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成事甚自得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保衡尚主爲相李蠙鎮岐下鉅新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焉又保衡初旣登第獨孤雲除西川辟在幕中樂籍間有佐酒者副使李甲屬意時久以逼於他適私期迴將納焉保衡旣至不知所之訴於獨孤且將解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輒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迴無何堂牒追保衡赴闕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

崔鉉元畧之子京兆參軍盧甚之死鉉之致也時議寃之鉉子沆乾符中亦爲丞相責巢亦其族物議以爲盧甚之報焉初崔鉉雖諫官婚姻假迴私事也甚雖府職乃公事也相與爭驛廳甚旣下欲與宰相書刑以巳比孟軻而方瑄錢鳳旣朋富宋大其不爲之盡力甚出於卑微加以鉉亦瑄之門生方爲宰相過而誣罔瑄曰左補闕出爲翟陽宰甚行及長樂坡賜自盡中使適廻道瑄囊出其喉曰此盧甚結喉也瑄甚不慴京城不守崔氏諸子並血其族嗚呼謂天蓋高何其明哉

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群盜奄至即以所有金幣羅列岸上而任盜賊自適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來足矣其女有姿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荅女欣然請行其賊即取小舟載之而去女謂賊曰君雖爲偷得無所居與親屬乎然甚家衣冠族也旣爲汝妻豈以無禮見道若達汝所止一會親族以託好逑見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二婢曰公旣以偷爲名此婢不當

爲公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詞且順獨巳無不可者即自鼓棹載二婢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至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而荅曰嗣復昔與劉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杜悰字中立少年時賭於財產宅無所求其所與遊者徒利於酒肉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逆旅客有善相者歷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其日當爲將矣一座大笑中立後尚真源公主竟爲滄州節度使初李琢之出鎮旗竿道折乃鑵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無恙而中立卒焉豈煞之可以應其禍哉

李蠙與王鐸進士同年後居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巳後之路巖出鎮益大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爲蠙陰知之挈一壺酒請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相攀也願先是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飲鐸妻

氏疑其堇焉使女奴傳言於鐸曰一身可矣須爲妻兒謀蠙驚曰以吾酒爲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

牛庶錫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者君明年狀頭及第庶錫但望偶中一第殊不信也時巳八月未命主司偶經少保蕭昕宅前値昕策杖獨遊南園庶錫遽遇之遽投刺并贄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客甚喜延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外議以何人當知舉庶錫對曰尚書至公爲心必更屈領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即狀頭也庶錫起拜謝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尚書知舉昕遽起庶錫復再拜曰尚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巳定矣明年果狀頭及第

故相盧携爲監察御史中丞歸仁紹上事日傳語携曰昔自浙東推事囘糊袋中伺得有綾三千匹請出臺後自郎官除洛陽縣令攺鄭州刺史以諫議入至京除兵部侍郎携自洛陽至相臺百數日曰問何不見歸侍郎或對之云自相公大拜請假覲

即除仁紹兵部尚書入情大洽

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屬託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送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啣其軸復送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

晉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王晉公鐸充弘文舘學士判舘事上後巡廳謝晉公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公杜邠公悰充弘文舘學士判事暮春留看牡丹於新廳內杜曰此廳比令無逸（無逸邠國之元子時州刺史）修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殊不知非久須爲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公將來亦據此坐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継其事矣以吾觀之則邠公之言其大槩驗矣時路巖暴弄孔緯入相朝廷事體掃地無餘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

馬勉爲天平軍節度使暇日方修遠書時衙人程居在旁勉隱几怒者假寐而神色慘感不類於常將

不敢驚乃徐起請其左相元封語之俄而召元封昇入謂曰異事異事某適所詣處遠崇宏王者之居不若也爲人導前見故杜十太司徒笑而下階迎曰久延望某其相見因留連且佑之此官亦人世中貴令耳六合之內靡不歸闕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況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勉固辭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勉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薨豈馬公誤聽抑姑增年以悅其意耶

李克勤爲大理卿昭宗在華州時鄭縣令崔鑾有民告舉放絁絹債刺史韓建令計以爲贓奏下三司定罪御史臺刑部奏罪當死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尚書崔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勤曰裨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贓奈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放絹數萬矣韓曰我華州節度使華州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備則鄭縣民乃崔令之民也建服其論乃捨崔令罪止責授

潁陽縣尉

舉人李文彬受知於舍人紇干洎有同時令京兆府司録賀蘭洎卒彬因謁紫微問今日有何新事對曰適過府聞紇干洎卒洎曰莫錯否彬曰不錯洎曰君又似其鬼語也拂衣而入彬乃悟蓋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

省郎張廷之有疾過詣趙鄂胗脈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盃仍謁梁新說與鄂皆同適此即李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爲時相邀飲堅虛百盃訴之不及其夕卒時論誚之二妙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棊之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棊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棊侶不悟翌日呂請棊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棊者亦不會仍以東帛贐之如是十年許呂疾亟命兒姪列前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棊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當日一棊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慮其憂畏終不言又恐汝輩藏累於知

聞言畢悵然長逝

夏侯孜爲左拾遺常着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麁澁具以桂管產此布厚可以禦寒他日上問宰相參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亦効着桂管布滿朝皆倣之此布爲之驟貴也

李德裕退朝多與親表裴璟破體笑語詢以新事李問更有何說裴云別無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官出牧湖州飲餞鄭亭人客甚衆有倉部白員外未至崔駙郎中作録事下籌白自以卑秩入衆凌競更固辭上次酌四大器白適飲三器訖飲一器持之而請第四器名崔郎中云非別無事但何必要到處出頭惱白踉蹌仆於下座竟不飲而去坐中有笑者有縮頭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未李大怒曰何由可奈弟斯言果有之乎曰固然又問弟知白員外所止否璟曰知其某坊其曲李曰爲某傳語曰員外請至宅白捧命又憂恐比至李曰久欲從容中外事屛然旬朔不要出入事

既而白授翰林學士崔貶汾州刺史璟貶洺州刺史流落外不復更遊郎署終鴻臚卿

李德裕在中書嘗飲惠山泉自毘陵至京置遞鋪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有遊其門者雖布素皆接引僧曰德裕曰相公在中書昆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一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惑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德裕頷之曰大凡爲人未有無嗜者至於燒汞亦是所短况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無乃虐乎爲

上人停之卽三惑馳騁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所謂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與惠山泉脉相通德裕大笑曰眞荒唐也曰相公但取此泉脉德裕曰井在何坊曲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因以惠山一甖昊天一甖雜以八甖一類十甖暗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啜嘗取惠山昊天餘八瓶同味德裕大加奇嘆當時停水遞人不告勞浮議乃弭

崔蠡知制誥丁太夫人憂居東都里第時尚苦儉嗇

四方寄遺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親眉至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服無輕細崔公卜兆有期一日宗門士人請謁於蠡閽吏拒之告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兆之日願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縉紳間清且儉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某已忝孫姪之行又且資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納其意終却不受此人謁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幾服闋拜尚書左丞知舉禮部此人就試蠡第之爲狀元衆頗驚異謂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可矣首冠未可以是人有詰於蠡者答曰崔其固是及第人但狀頭是其私恩所致耳以前事告之於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崔珙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荆爲庶子分務謁珙珙不爲見荆乃求與珙素善者使候間之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復詰之居守益忿曰吾不與此人相面且人爲文詞言語豈可以珙兄弟

作假對耶荆終不論親族成憂慄不安甥姪中有頴悟者探取荆文集詐之乃掌制日貶崔珙爲撫州邱丞云貧祿厚序鼓扇澆風荆因爾感疾

劉瞻之先寒士也十歲許在鄭絪左右主筆硯至十八九絪爲御史西巡荆部商山歇馬亭俯瞻山水時雨新霽巖巒奇秀泉石甚佳絪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勝槩不能吟味必晩何妨卽停於亭欲題詩顧見一絶染翰尚濕絪大訝其佳絶時南北無行人顧左右但向來劉景在後三二里公戲之曰莫是爾否景拜曰實見侍御吟賞起予輒有寓題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迴京闕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劉景他日有奇才文學必超異自此可令與汝共處於學寢饌一切無異爾輩吾亦不復指使至三數年所成文章皆詞理優壯凡再舉成名公召辟法寺學省清級及生瞻及第

杜黃裳知貢舉聞尹樞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樞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卽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其他相煩指列樞聳然謝曰

旣辱下問敢有所隱卽言子弟崔元略孤寒有材藻令狐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成或假寐夢人告曰何不序珠來去之意旣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黃裳謂之曰序珠來去之意如有神助

李回之爲御史中丞也時會昌中王師討昭義久未成功賊之遊兵往往攻出下剽掠荆洛懷孟又發輕卒數千僞爲辟臣散漫山谷以蹈官軍官軍自遠見之乃分頭掩捕因不成列且無備焉於是短兵援闘蹂踐相乘凡十數里王師大敗是月東都懇疏王宰石雄皆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相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賊頻遣中使促之尚闕逗撓依違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耶卿今日與朕晩歸別與制置軍前事宜奏來時宰相陳夷行鄭肅拱默聽命德裕至中書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成師旅見成功愼無遽也回刻時受命於是具名以聞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催軍使不能盡知敢以爲

請帝曰可卽日李回自右銀臺戒路有邸吏五十導從至千河中援轡以進侯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召行二帥至翼城東道左執兵如外府列校迎候儀回立馬受起居寒溫之禮二帥復前進數步磬折致詞回擊鞭亦不甚顧之禮成二帥旁行俛首俟命回於馬上厲聲曰今日當直令史安在郡吏躍馬聽命回曰責破賊限狀來二帥鞠躬流汗而退請以六十日破賊過約請行軍中令於是二帥大懼親率軍鼓之士卒齊進凡五十八日拔潞城梟劉稹首以獻功成回復命後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蔡之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蔡牽驢庇於簷下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鎭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郎欲歸不喜見客可去矣蔡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晩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旣驗懇留欲備饌蔡已謝娩

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㸔又礙夜前去不得甚愛恠乃不意過禮過旋何以當此公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祗奉耶叅□三人之中一人行官稱言之過矣老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領節鉞勉自愛也叅既數年不第從戎幕失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使崇吕討党項功除鎮武汾涇凡五鎮麾鉞一如老翁之言

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泊荆楚聞嘗半酣靸履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枕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文昌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臯爲城都館驛巡官怒失意臯遂之使作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限去靈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絶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就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韋臯奏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郎與日者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簾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轄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爾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吏部郎中

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嘗呼爲張底後曾量數事意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張底後乃我輩一人此終是坐處湜死後十餘年河東竟爲中書令

李抱眞之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所敬服抱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眞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申言抱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執鑪對衆說法抱眞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於其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眞密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以貯焉

長興于相悰興舉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鏡所常寶者琮布素時曾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其鏡旋亦墜矣

宣平盧大傅應舉時寄居鄭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見里人負薪者時碧蓮花一朶已傷器刃矣言陂中得之盧公後從浙西回使准復詰於相國李德裕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久遍尋於江渚間亦終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朶蓋神異耳

集賢韓泉名文之子雖教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爲校理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悮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有諫院不受

年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果龍也强駈之必慮爲災難制固命之乘有大雨漢水泛溢漂溺萬戶處士避罪亦潛去十年有人於他處見猶在

杜紫微頃於宰執處求一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會昌末平武宗忽改御名炎火下大及宣宗以光王龍飛於古文光字實從火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又宣宗在藩邸嘗從駕迴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迸謦吏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虞至此方困且渴若爲我求水警者卽於傍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良久起舉甌將飲顧視甌中水盡爲芳醪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甌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卽帝位

裴均僕射之鎮襄州也鄭滑館驛巡官裴弘泰光聘至驛値彼大宴客司漏名及設定令人召屈遂奔至均大不悅因責之曰君何後來大涉不敬時酒巳數巡弘泰曰都不見客司報宴非敢怠慢厭叔父檢罪請盡飲在坐器物仍欲乞飲盡賜弘泰上件器物可否合坐皆壯之均亦許弘泰弘泰遂次第揭銀器飲之飲訖卽寘懷中須臾盈懷盤中餘一銀醖受一斗已上其酒亦滿弘泰捧之而飲均亦令人吏去醖覆中飲訖踏其醖抱之而出請壯索馬歸驛均以弘泰飲酒必過量所傷憂之使吏問飲後所宜使者方見弘泰戴紗帽於廳上秤器物正重二百餘兩均不覺大笑遛車贈賞甚厚

太保令狐相綯出鎮淮海日友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覩前壁所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氷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邉三梁四柱烈火而然除却雙勾兩日諸寮佐幕覩駐足久之莫能辨解獨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氷傍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邉下字也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也兩日除雙勾比字也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請絹之竒智亦何異哉歎羨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京寄青龍寺日有客嘗訪知寺僧屬其怱遽不暇留連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後至復來復阻他日頗有怒色題其門而去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詳有沙彌頗解衆問其由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焉時日隱石寺字存焉敬文不在有苟字存焉碎石入沙有卒字存焉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訪杳無蹤矣客云合寺苟卒沙彌乃懿皇朝雲晧供奉是也

昔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到後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閱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内以銀合閉之詰旦因視其肉已化爲水衆服其廣識

京輦自黄巢退後修葺殘毁之處時定州有兒俗號王酒胡居於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昭宗尺詔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一撞捨錢一萬貫命大臣諸各取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侯於西寺連錢十萬貫入寺

韋保衡欲除裴修爲省郎時李章爲左丞韋先遣盧望來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問某盧以時相事權誠爲所沮則傷盛重因勸韋勿除郎中

南卓與李修古親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嘗輕之李俄受許州從事奏官敕下時許帥方大讌怱遽到閣角有卓與李書遂執書喜曰某與南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輕今日某忝爲尚書賓幕又奏署敕下遽與某書大奇及啓封云即日卓死老不死生見李修古上除自帥請書令坐大笑修古大慙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作容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下餞於北郊自以衰乎因以畋託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神策軍中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於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黄巢之入長安思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能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牧所畋葬近西門墳陌皆造二龍焉吊者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崔鄲爲京兆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爲戸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歷給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衆要下籌且要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飲之良久方起决引馬將軍至甕崔出爲賔客分司

鄭餘慶清儉有實德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衆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飢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勿拗折項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逡巡舁檯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强進而罷

文宗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内官等不許著紗縠綾羅布其後駙馬韋處仁冠布夾羅巾以進上曰本慕卿門戸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卿不須爲也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求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楊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後之有過其途實繁自宰相翰林學士三司使皆有定價因此致位者不少近又縣令錄事參軍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爲宰相者然所至多爲四方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來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焉豈時之重利耶抑謀者任非其人耶未嘗以一字整頓頹綱深所未諭

裴冕代杜鴻漸秉政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財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車服

名馬彼百金者常十匹每宴客滋味品極豐客
有脉於名者
崔安潛東洛掌選人有不能顯其姓名稱顧雲啟事
投獻者崔公不之知大賞嘆召之與語便注一起
資縣令後有人白之崔公方悔
馮兗給事親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養鵝鴨及雜
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崔省
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使宅先是何
人曰馮三上不之會宣宗使奏曰是馮袞臣曾充
使至彼知之上曰便與馮三爲副使及罷河中節
又詔對曰卿在河中斷大事時如何光對曰臣須
開始得又更對他事曰不得臣須裂始得上笑後
朝臣每遇延英入閤使對多以開裂爲號時裴詡
諫郎中爲節判項客於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
官爵爲尚書削盡所謂不以本官呼之也
光在河中日遇國忌行香便與判官及屈客寺中宴
飲擲令時薛起居保遜爲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
令身上取一果子名臉臍他人皆盡思不得至薛
乃還令曰臍香滿坐皆大笑
李據宰相緯之姪生長綺紈曾宰字於澠池皆以門
廕也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綠獺
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
踈而不漏後又祗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
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祗承人並不敢去又判決祗
承人云如此痴頑豈合喫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
喫杖不合喫杖亂李曰公何不會豈是助語共
鼠何别哉

玉泉子 終

玉泉子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唐代雜事亦多採他小說爲之如開卷裴度一條全同因話錄韓昶金根車事先載尚書故實不盡其所自作也案宋藝文志載玉泉子見聞眞錄五卷與此本卷數不符似別一書書錄解題作玉泉筆端三卷稱前有中和三年序末有跋稱出於淮海相公之孫扶風李昭德家此本皆無之然中和乃僖宗年號而書中有昭宗之文時代不符則亦決非此本書錄解題又云別一本號玉泉子比此本少數條而多五十二條無序跋錄其所多者爲一卷此本共八十二條或即陳振孫所錄之一卷而書錄解題譌八字爲五字耶三者之中此猶約略近之矣

玉泉子校記

第一頁十八行第十字空別本作「二」
第二頁四行第九第十字空別本作「俯仰」
又五行第十第十一字空別本作「稜口」
又十六行第十字空應作「韻」
第十頁十二行末字模糊應作「豪」
第廿一頁一行第十三字模糊應作「韻」第十六字模糊應作「妙」
又十二行第十三第十四字模糊別本作「具言」
第卅五頁七行第十第十一字模糊應作「藹然」
又八行第十一字模糊別本作「諸」
第卅七頁十七行末字空別本作「之」
又十八行第一第二字空別本作「平者」

唐闕史序

唐 參寥子述

皇朝濟濟多士，聲名文物之盛，兩漢纔足以扶輪捧轂而已，區區晉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貞觀而後，吮筆爲小說小錄稗史野史雜錄雜紀者多矣。貞元大歷已前，捃拾無遺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尚者、資談笑者、垂訓誡者，惜乎不書於方册。輒從而記之，其雅登於太史氏者，不復載錄。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於小宗伯，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于搗網，歲月滋久，所錄甚繁。辱親朋所知，謂近強記。中和歲齊偃攜逆，翠華幸蜀，搏虎未期，鳴鑾在遠，旅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涉疑誕者，又删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約以年代爲次。討尋經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次。

唐闕史卷上

丁約劍解
滎陽公清儉
鄴尚書鼠妖
裴晉公大度（皇甫郎中褊直附）
吐突承璀地毛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滄州釣飛詔
周丞相對敵
李文公夜醮
路舍人友盧給事
李丞相特達
楊江西及第
崔相國請立太子
裴丞相古器
杜紫微牧湖州
許道敏同年
韋御史鑑怪
鄭相國題馬嵬詩
秦中子得先人書
齊將軍義犬
眞陵開山
鄭侍郎判司勳牘
趙江陰政事
韋進士辨字
李僕射方正

丁約劍解

大曆初。韋行式爲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常耽翫道書。慕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嘗少惰。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悽。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轅門。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倘榮俗闕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食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襪衣帶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請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闇室。終當棄俗。尙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刧。道謂之塵。善堅此亦復還壽。後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挽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師。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譁。詢其由。曰。劉悟執逆帥李師道下。將至闕下。步出觀之。則兵仗叢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韉臂。長驅而西。齒髮強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號認之際。丁約則已見矣。微笑遙謂子威曰。尙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載矣。幸且相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則散繫於郵舍。壁間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覘之。俄見脫置桎梏。擬之以席。蹤自竇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嘆子威之衰耄。子威請曰。仙兄既有相見之期。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獨以睽離。豈不云近京相遇。愼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劍解。火解。水解。惟劍解實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黃巾并也。某感恩遇。自此而逃。孰能追耶。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以進。亦愧領之。子威又曰。某得親朋否。倪令若襪。以爲明晨棐街寓目。豈蛻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未克行刑。一再雷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卻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歘起。夜中雨果大澍。逕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再宿方霽。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戮廝巡驛。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飫僕餉馬。詰旦往赧場候焉。停午聞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而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已睇焉遙目子威。笑頷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及之次。丁因躍出而南。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言嘗之蜀。脫衣換觴。與子威對飲。云某自此還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嘗奉候於崑崙石室。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參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將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則無聞焉。蓋羽化尸解。脫屣生死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懸常思之。得非名與利醬桎縛其身乎。富與貴能膠黏其心乎。嗟內膠黏而外桎縛。是以仙靈之風。清虛之氣。無從而入也。

滎陽公清儉

滎陽公尙書鄭澣。以清規素履。嗣續門風。尹正圻甸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冠帶亦古。鄭公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公心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待久矣。思得承之一尉。乃錦遊故鄉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譽重德。爲時所歸。或致書於郡守。猶將

之使指也。將蒞轄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而爲餅者。鄭孫率去其皮。然後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耶。僕嘗病澆瀉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返樸。敦厚風俗。是獨憐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艱難於稼穡。奈何囂浮有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所弃餅表。鄭孫錯愕失據。器而承之。公則盡食所弃。遂揖歸賓館。贈以束帛。斥歸鄉里。

參寥子曰。傳不云乎。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公所執如此。宜乎子孫昌衍。光輔累朝矣。

鄭尙書鼠妖

許下鄭尙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使。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在冊書。一日夙興。將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韡。未及陷足。忽有巨鼠過庭。北向拱立而舞。入座大怒。猶叱之。略無惲意。因擲靴以擊。鼠則奔逸。有聲隱然於韡中。殊目錦身。長箕細鬣。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必致膚指潰足之患矣。

參寥子曰。鳥鳴鼠舞。不常爲災。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晉公大度（皇甫郎中褊直附）

皇甫郎中湜。氣貌剛質。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而直。爲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溫洛。時相允之。値伊瀍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烟。晉公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爲留守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乘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誅。其無玉石俱焚者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祕監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公與樂天俱爲年傳法堂師弟子）値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于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座客旁觀。皆不股慄。公婉詞敬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望也。正郎怒稍解。則請斗醞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酣數刻。呼唉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畢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其碑在寺西北）（碑玉石韓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在）因以寶車名馬繒彩器玩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怒。擲書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巳上實笑正耶耶故不文）小校旣恐且怒。蹶馬而歸。公門下之僚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臠其肉。公聞之笑曰。眞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劫暴年曾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有二後逢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愚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正郎領受之無愧色。涓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戚僕及里中小兒輩。箕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爛於砧机。杵臼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呼杖不及。則齧嚙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訐之性。率此類也。

參寥子曰。禰衡恃才傲黃祖而死。正郎以直氣詆晉公而生。蓋賢容衆之風。山高木深之致。較之古

今。謂雞鳳矣。至於皇甫正郎擘指而深衆巢。信乎拔劍逐蠅之說。

吐突承璀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逢掖恥呼本字。南省官局則曰版圖小補。春闈秋曹。北省官位則曰紫微貂蟬。側坡夕拜。未皆正名其名。豈宜文之本意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方承恩顧。及將敗之歲。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管華一室。紅梁粉壁。為護貂斂巖機務之所。一日晨啓其戶。則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璀大惡之。且恐事泄。乃躬執箕箒芟除以瘞。雖防口甚固。而瘞塑有知者。承璀尤不欲達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姑為我微行省闥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甥奉教斂躬而往。至省寺郎詞詰。守衛輒不許進。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迴。笑相謂曰。東廣坤毳。可以為娛矣。甥馳告曰。諸大知之久矣。（中官綱南班無蛩暖）（當呼時大）且易其名呼矣。謂左軍為東廣。地毛為坤毳矣。承璀笑曰。其可那何。或令專局北司。則飛龍莊宅。內園弓箭。皆得以文呼也。其明年。承璀以托附澧王。潛圖不軌。籍沒其家。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丞相河南公。嘗皆國夫人京兆。（原缺二字。據本及金本俱旁注謨相二字。疑不可解。據叢書點字與亦無藏字。）才辨強明。賢質瓌秀。嘗登樓軸簾。俯瞰阡陌。軒車發紱。經過樓下。俯蓋擁馬。若不自安。而晉國治態自持。無蓋避色。一日命婦朝覲皇太后。伏歲纔下。晉國出宅。將升步輦。執燭者變前步引。晉國怒不乘馬。傍有中書緋衣吏二人。方請事於丞相門。晉國謂曰。第持炬前導緋衣吏。辭以前無規。晉國曰。且使有之。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則以自我而始。吏遂巡不得免。乃捧火登騎。自是宰相妻出。得以中書朱紱吏為騎導。

滄州釣飛詔

太和末。司空隴西公之鎮橫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詔北渡。于時寒氣方降。河冰始合。以詔北渡。公急鑿冰。令截舟中流。水勝舟覆。舟人盡溺。詔書隨沒。守者以狀聞。水工大恐。失聲捽地。走東西岸。乃迎使飛令。鞭策相沓。以必復為命。守吏持衆鑿冰抉詔。搜索六日竟不得。瀰河奔湍。崩騰東走。度其從去不啻千萬里也。水工又謂津吏曰。王命莫大。爾吏不敬。俾有所溺。且不得詔。亡匪大小一死之。吏豈得令大恐。於是相與言曰。吾帥信于用刑。今不得詔。吾盲族之血。當膏于河畔枯草矣。然河神陰騭。遐敢沒天子之書。而忍嫁禍於吾儕哉。請帥歸祭。冀憑於靈。而有以復也。水工乃命其屬潔版詞而祝之。詞卒酒瀝。劃然有聲。若飛霆橫斿。地動水響。倏而視之。則河冰中斷二十餘丈。圍闊三四步。沈絲一釣。隨鉤而出。緘印微隆。封角不敗。

識者曰。昔河流激。大冰既合。而俯封一尺。輕止半升。長水之下。六日之久。復與一縷相遇。斯蓋水神河伯以芝泥緘收。蛟魚猜推。鱗翼總而歸之。時有從事掾宋蔣為記甚備。然多歸美於水工。識者以此薄之。

周丞相對敕

文宗皇帝自改元開成後。嘗悒鬱不樂。獨幸雨軍毬獵。宴會十減六七。雖錫之命。左解於右。蓋上意有所

嫌忌而不能去也。四年冬杪。風痺稍間。延英初對宰臣。時以樂餌初平。台座累奏事後。諸司及待制官並不召對。蓋慮宸居之疲倦也。及仗下後。又坐思政殿。拱默良久。左右侍衛者屏息不敢進。上徐謂曰。今日直翰林者為誰。學士院使奏曰。中書舍人周墀。上曰。試命召來。汝南公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賜酒三器。問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階再拜而稱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堯之聖。虞舜之明。殷湯之仁。夏禹之儉。上曰。卿愛君之志。不得不然。然朕不敢追蹤堯舜禹湯之明。所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汝南公震悸惶駭。又再拜而言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誕敷文教。銷偃武功。樹貂懷柔。車書順軌。臣竊謂羲昊軒頊。幾可抗衡。至于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曾不足比數。豈可以赧獻亡國之君而上攀睿德哉。伏願陛下無執撝謙之小節。以為社稷之大幸也。則天下幸甚。生靈受福。非獨臣之願也上又曰。朕自以為不及也。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臣。因以為不及也。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隕越於前。不復進諫。因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爾不復視朝。以至厭代。

李文公夜醮

李文公翱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頗中。一郡肅敬。如事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聲謂曰。仲尼大聖也。尚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父耶。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致鬼神見乎。凡公骨肉間。朝夕當有遘病沈困者。宴安鴆毒則已。或五常粗備。譴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將痛鞭其背。（夫人背疽明日內潰）果嬲食昏眩。百刻不瘳。獨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數人。既笄未嫁。環牀嘔嘔而泣。且歸罪於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伉儷義重。息亂情牽。不得已解縲紲而祈叩之。則曰。第手翰一狀。俟夜之某時。潔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誠曰。慎勿篆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敬受教。即自草詞祝。潔手書之。性褊。札寫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燭炧更深。疲於筆研。克意一幅。譜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遍時刻。遂併符以焚。聞呻吟頓減。閩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可免。猶嫌遲遲。誠公無得漏略。何為復注一字。公曰。無之。向寫數本。悉以塗改。不忍自欺。就焚之書頗為精謹。老夫未嘗忘也。生曰。諱何容易。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日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從。病亦漸間。

路舍人友盧給事

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宏正。性相異。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課高臥。有制詔則就宅草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雖秦吳所尚。而壎箎其友。一日紫薇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將欲入。先及路門。紫微寓於南垣茅亭。肆目山峰。鹿冠鶴氅。手卷膝琴。篝火於爐。酌杯於机。忽聞盧至。曰。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華煥。意氣軒昂。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拜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台庭。以圖外任。紫微貌慘曰。綴肩綦門。所不忍視。且有夙分。徒勞汝形。臟營一壺。能同傾席天地否。夕拜曰。詣省之計決矣。紫微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

鶉際.宜潔匀越中二飲器.以與給事公儼食.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旦犯冷.且欲還征.巳市血食之加蒜者濱矣.時人聞之.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逸.各盡其性.

李丞相特達

丞相隴西公之秉鈞衡也.以特達自負.魚服民間.時嘗旅遊覃懷.寓王氏別墅.(忘其名) 王氏先世薄宦.子孫以力穡自贍.殺雞炊黍.以備日餉.洎相德之.及佐佑大化.王氏子贊逾服官來謁.墅嘯村傑.不得與鳴珂武衛者較進.則隱於執金擒抉舍伺板輿出.拜於道左.洎相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矜偏之.逾旬.以前衛除大理寺評事.且蒞吉鉚軸于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獄寺有新除官者.必寺寮蒞委.微此則在朝五品以上清資官爲讖.蓋國家愼刑讞也.王氏子罷耕客長安寺.官既不友其僚.朝客又皆昧其面.往不克涖.復謁相門.機務方繁.積於外.無胥爲道其姓氏者.既不果謁.候抉舍如前.步輦始過.則兔趨以進.其道前事.相君閱.曰.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亦曰.無.襟袖何貯.則遽探軸以進.丞相昇中書.召筆硯.遂援百騎批綾紙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語廷評曰.寄謝棘寺諸曹長.此亦五品以上清資朝官也.時議許以特達稱.

楊江西及第

祭酒楊尙書敬之任江西觀察使.祓江西應科時.成均長年.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鍾陵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辨.旣寤大喜.訪於闕塲.則云有濮陽願者.爲文甚高.且有聲發.時搜訪草澤.方急色目.猶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誡其子令聽之.侯其到京.與之往來.以符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於逆旅舍.有秣馬伺僕如自遠來者.試命訊之.乃貢士.假所自.曰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啓也.安有旣夢於彼.復遇于此哉.亟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闞其人.眉宇清秀.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曰.不然.亟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賓夕與之同處.楊公朝廷佐德.爲文有凌轢韓柳意.尤自得者華山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illegible]) (實太常杜司封所試畫[illegible])是後大稱濮陽藝學于公卿間.人情翕然.謂升第必矣.試期有日.因食麵之夾者.一夕殞斃而卒.楊公惋痛嗟駭.搜甚貧.鄉路且遠.力爲營辦.歸骨閩中.仍謂江西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則江西中選.而同年無氏濮陽者.固不可諭之夏.當將躡迹于天官氏.時相有言.前躡重族望.輕官職.今則不然.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榜.因以望題.題畢.楊公閒步塔下仰視之.則曰宏農楊戩.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

崔相國請立太子

丞相太保崔公.莊嚴宏厚.清雅公忠.善誘後來.有佐時許國之志.時以藝學進者.一登講席.如登龍門.初詔以褐衣自洛赴觀.訪別承國寺僧神照.照亦近歲名僧.無出其右者.謂曰.弟子忝官西上.師有何言贈別.曾若曰.大哉臨別之問.公避席以請.則曰.惡事不爲.賢人也.善事不爲.聖人也.崇高之名.博施之利.天

下公器也.與衆共之.無或獨搜.無或多取.獨善多取.禍生其中矣.孔孟其猶病諸.言旣而別.崔公不諭.辭鶴威鳳.遊於清雲.爰立作相.時宣宗景化維新.求理方切.將擢相印.洽人望者十稔不易.崔公春秋鼎富.譽望崇高.朝野人情.謂可以繼汾陽王二十四考矣.一日備顧問于便殿.宰臣齊進.上曰.朕以時和歲豐.萬方無事.欲御樓肆赦以答天休.可否.丞相令狐公奏曰.御樓所費至多.宜下須有名目.次則頻行赦宥.實啟倖門.今邊戍衣賜未充.臣不敢草草商議.俟至中書.召有司計度.約具申奏.上不悅曰.遣朕何處求御樓名目.太保奏曰.臣聞太子是天下之本.實繫萬國之心.七鬯是司.國朝盛典.陛下倘行大禮.則豈惟肆赦.兼可郊天.時上方餌金石藥.求長生之術.遂致躁渴不康.內外無人知者.疑忌方切.惡聆斯言.俛首久之.不復顧問.後旬日.能知政事.時同列惡其太勁.有以飛語巧中者.所賴自居台席.人情攸歸.上亦素知其名.不能動搖.不爾則發在叢袠.老僧贈別.于斯驗焉.

裴丞相古器

丞相河東公尙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宰宇於曲阜者.耕人墾田.得古鐵器曰盎.腹容三斗.淺項庳足.規口矩耳.朴厚古醜.蠹蝕於土壤者.旣洗滌之.復磨礱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兗州有書生姓魯.善八體書.子男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於葵邱歲鑄.邑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乃輦致於河東公之門.公以爲麟經時物.得以爲古矣.寶之猶鍾玦郜鼎也.視草之暇.輒引親枝之分深者觀之.以是京輦聲爲至寶.公後以小宗伯掌文學柄.得士之後.生徒有以盎寶爲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生.器出于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賀.獨劉舍人蛻以爲非當時之物.乃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有說乎.紫微曰.某幼專邱明之書.齊侯小白謚曰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邱之會.是第八盟.(實桓公以莊公九年卽位.十六年會於幽.二十七年又會於幽.僖公三年會于陽穀.四年會諸侯甄.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八年會洮.九年會葵邱.十五年會牡邱.)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旣葬然後反虞.旣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謚.則葵邱之會.實在生前.不得以謚稱之.此乃近世矯作也.裴公恍然始悟.立命擊碎.然後舉爵盡歡而罷。

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後.時輩並清.物議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裁之能.聞吳興郡有長眉纖腰有類神仙者.罷宛陵從事.專往觀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継以洪飲.睨觀官妓.曰.善則善矣.未稱所傳也.覽私選.曰.美則美矣.未愜所望也.將離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彩舟.許人縱觀.得以寓目.必無恨焉.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誇尙.得人縱觀.兩岸如堵.紫微則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將散.俄於曲岸見里婦携幼女.年鄰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縱舟.欲與之語.母幼惶懼.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爲質.婦人辭曰.他人無狀.恐爲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所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筆於紙.盟而後別.紫微到京.常意營上.厥後十四載.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卽命搜訪.女適人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

詰之。其夫虛爲所掠。攜子而往。紫微謂曰。且納我賄。何食前言。毋即出匿衛以示之。復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後嫁之。三載有子二人。紫微訪親循札。俛首逾刻曰。其詞也直。因贈詩以導其志。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樹成陰子滿枝。翌日遍聞於好事者。

許道敏同年

貢士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宥事於貢院。謁於相門。丞相大稱其文學精懿。宜在公選。主文加觴拱額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厲以須。屈指試期。大挂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儐贊。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珮高談。極歡而罷。居無何。時和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駭。主文不敢第於甲乙。俯後晦昧坎壈。不復聞達。繼丁家故。垂二十載。至柘國小兵部知舉年。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侍郎讀。一舉成事。年才十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儐導外郎爲橋之夕。牛夫人所出也。差之毫釐。何啻千里。

韋御史鐺怪

故山北從事韋某。殿中嘗話幼年尚在庠序。甫書雲節速。夜自學舍挈書以歸。及堂寢闃其無人。獨狹室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窺之。則鐺長數尺。久而復低。如是者三四。潞豕大恐。奔出於門。方見其家悉於宇下營時奠之具。潞豕神色慘悚。且告之故。卽衆詈之以爲稚子妄語也。俄頃僧人其主庖者衣冠鐺藏事。仍好嬰孩於懷抱間。嬰遊身須食。因悞墜於鐺中。沸油浪湧。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長幼奔救。或沃以水。鎔則益熾。蓋膏水相反也。乃雜鄰里飯菌毯之類。久之方滅。滅後視嬰。已燋爇矣。闔室驚怖。爲之能節廢奠。青衣亦以心悸而終。

鄭相國題馬嵬詩

馬嵬佛寺。楊貴妃縊所。邇後才士文人。經過賦詠以導幽怨者。不可勝紀。莫不以翠翹香鈿。委於塵土。紅淒碧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清。而無逃此意。獨丞相滎陽公畋爲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後人觀者以爲真輔相之句。公之篇什可以糠粃顏謝。笞撻曹劉。爲渭南縣尉日。嘗有題緱山王子晉廟詩。尤爲絕唱。其中警策之句曰。曉花珠弄蓮。春茹玉生苗。楚妓紅綠悲。秦郎自管簫。衣從星渚落。丹就日宮燒。句曲藏金洞。天台嘯石橋。鬚垂騶翅髮。冰凍虎章腰。議者以爲儀遇評於精鑒。當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

秦中子得先人書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蓋先就慎誠信。四方資貨萃之如歸。歲獲美利。藏鏹巨萬。一日逮夜。有投書於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封。則蒲紙加蠟。昧黑斜翰。爲其先考所遺者。且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禍。履校滅趾。故先告耳。然吾已請於陰隲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夕於春明門外逆旅。仍備縑之隨齡者三十有五。疑帕發之。候夜分則往滿水橫梁。步及石岸。見有黃其衣者。乃置於前。禮祝而進。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則挈縑以歸。吾計家事。急爲宜計。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闔室素服而泣。專誌朔旦。則

捨棄他事。彈冠振衣。宵出春門之外。儼若不寐。恭候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橫梁。怯于無覩。至則果覩一物。形質恢怪。蓬頭黃衣。交臂束膝。負柱而坐。俛首以寐。少年載驚載喜。捧縑於前。所祝設拜。無敢却顧。急驅而迴。返顧相躡。以爲幸免。獨有僕之司馭者。疑其不直。佇未逾旬。銅壺始漏。復有鄰會者。履阜立擒之。乃鄰宇隸庠序導青襟者。啓其緘札。蒲蠟昧札如上。詞曰。汝災甚大。嬖之譖扇。禍源未塞。宜更以縑三十五重從河梁。富室少年列狀始末。訴於縣官。詰問伏罪。遂寘枯木。時故桂府李常侍叢製銘萬年。歐牘敗年前尚在。往往爲朝士取去。

參寥子云。巫覡似是。其孰能辨。小則蒲紙。大則桐人。

齊將軍獒犬

禁軍大校。有獒名而齊姓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假御史銜至於劇遠。家畜良犬四。皆啖過廣中。輒飼以粱肉。其一獨壞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聲則復至。齊頗異之。一日勅僕伺其所往。則把垣枯竇。有姥存焉。老瘠病。饑吐哺以飼。齊亦義者。奇歎久之。乃命饋牝而歸。以敗茵席溫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感激。嚮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齊將屬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彌加勤。又吏律瑣。齊亦殞落。大暐吠終夕。嘔嘔不食。踰月將襄事於邱隴。則嚙四獒以裸奸盜。及懸窆之夕。斯犬獨舉足踣土。成坳俛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

參寥子曰。嗟。彼犬於跡走。而能兩有忠孝。嗟夫。

鄖陵開山

丞相夏侯公爲官宗山陵使。有司妙選陵寢。雖山形外正而廣石中頑。丞和銜命。以豐價募丁匠開鑿。梟掌彌月不就。京府兩邑隸納鍛具。聯車以載。積迹相望。至則鏟鎚以沃之。且顧丸鑿。役百萬丁力。孜孜乾乾。竟日所攻。不及函丈。浮有工告畢百步爽然。於柏寢之上得折鍬半股。其長如掌。銜於頑石間。匠者抉取以獻。夏侯公公以園陵甫及。聖情哀慕。寢而不奏。上古已前。葬無妝殮。桑海陵谷。其可謂諫。

鄭侍郎判司勳牘

吏部鄭侍郎薰。介潔方廉。以端勁自許。朝右提憚。咸通初有德音云。官階至朝散大夫者。許追榮先世及妻。以邑封至正議大夫者。用勳蔭子。至光祿大夫者。得衰能廟祭。敍樂戟。一日內侍省牒言。弓箭庫使正議大夫內謁者監梁乙請少恩例。用階蔭子。吏部牒司勳刺檢云。大曆中魚朝恩曾有是事。鄭公怒。吏判其後云。正議大夫誠宜蔭子。內謁者監不合有男。有司具以此牒。自是無敢復請者。後以聚食百日。因於朝倖。自執政以外任爲請。時宰以公清望耆德。咸假端揆出刺華州。擬狀留中不出。論者或以爲旨失律於宛陵。上意遲於再委分閫。而僕射李公亦嘗不利於鏡水。何三擁朱輪於遠華峯下哉。蓋以三峯且無戎機。不併滯府。止類閑輔丞郎耳。今者恩命不行。實以剛簡爲倖臣所忌。

趙江陰政事

咸通初。有天水趙宏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僞之

事。悉能以情僞辯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莊頃以豐歲而貸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齎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齎餘鏹至。遂爲西鄰不認矣。且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辨。東鄰不勝其憤。遠詣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踰境。何計奉雪。東隣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吾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焉敢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賓法。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壖曰。有聚黨而寇江者。按驗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姓形狀。俱以西鄰指言。牒械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遣。然西鄰自恃無跡。未甚加懼。至則旅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因則號呼與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檝。趙又曰。辨證甚明。且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因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産以辨之。因遂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趨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券某甲算納到者。紬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爲諱東鄰所贖八百緡。遂引訴鄰。令其偶値。於是慚懼灰色。祈死廳前。趙令桎梏往本土檢付契書。然後眞之於法。

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異之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採此以廣聖朝循吏傳。

韋進士辨字

進士韋長鳴者。隨計求試於春官。日徹狀訴吏云。某姓韋。丹音爲筆引榜者易爲單。善音韋誠姓氏之僻。而援空吏得以侮易之。實始宗先之羞也。主司初不諭。久之方云。方口尖口。亦何異耶。長鳴厲聲曰。不然。梯航所通。聲化所暨。文學之柄。屬在明公。明公倘以尖方口得以互書。則台州吳兒乃呂州矣兒也。主文者不能對。詞場目爲擬妖。

李僕射方正

三峯端揆李公。有居第在長安修行里。有密鄰即故日南陽相也。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下。相君選妓數輩。以奉府不可外館。棟宇無便事者。獨宵開東鄰。乃李公究舍也。意欲吞之。垂涎久矣。且遲遲於發言。忽一日讌致一函。以爲必遂。及覩覆札。大失所望。又踰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願以厚價購之。成曰。水竹別墅交質。李公復不許。又踰月。乃授公之子弟官。冀其稍勸。初意竟無迴命。有王處士者。知書善棋。加之敏辯。李公宵夕與之同處。丞相密召以誠告之。託其諷諭。王生抃擲其旨。勇於展効。然以李公狷直。伺良便者良久之間。公遘疾。生獨侍前。公謂曰。筋衰骨弱。風氣因得乘間而入。所謂空穴來風。枳枸來巢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梟集樹杪。某心憂之。巢致微恙。空院之來妖禽。猶枳枸來巢矣。且知斯器換緒。未如鬻之以歸騰槊。李公卞急。揣知其意。怒髮上植。厲聲曰。男子寒死餓死。膍[illegible]死。爾其死命也。先人

之敝廬。不忍爲權貴僦笑之地。揮手而別。自是王生及門。不復許接矣。

唐闕史卷下

鄭少尹及第
崔起居題上馬圖
李可及戲三教
渤海僧通鳥獸言
王居士神丹
賤買古書畫
盧尚書莊[illegible]雷公
迎佛骨事
壽安山土棺
太清宮玉石像
楊尚書補吏
軍中生儀
藍田貢沐
盧員外題詩龍寺
崔尚書雪冤獄
夢神醫病者
御樓前一日雨
辛尚書神力
韋進士見亡妓
泗州風狂尼
丞相蘭陵公晚遇
盧相國指揮鎮州事
盧左丞赴陝郊詩
薛氏子爲左道所悞
虎食伊璠
東都焚寺

鄭少尹及第

世傳前定錄所載事頗實繁其間亦有鄭委曲以成其驗者今復有前定卓異之說且非誕妄故附於此

長安鼎甲之族有滎陽鄭氏嘗爲愚言其先祖故河中少尹諱復禮應進士舉十不中所司還困厄且甚千福寺有僧宏道者人言晝則平居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蒲亞不勝其蹇困憤惋則擇日薰沐候焉頗容接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凡今知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之不能隱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名也蒲亞拜請其期宏道曰唯君無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勝三勝之前猶梯天之難三勝之後則反掌之易也蒲亞愕眙不諭復再拜請語四事之目宏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爲異矣其一須是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缺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勝舉須依此蒲亞雖大疑其言然鬱鬱不樂以爲無復望也唯敬謝而退至長慶二年人有導其姓名於主文者蒲亞以其非知貢舉直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之二年新昌楊相國再司文柄蒲亞私詰其事未敢洩言來春遂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蒲亞奇歎且久因記於小書之杪私自謂曰宏道言三勝舉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於再乎其可至於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太和二年頗有籍籍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恭閔之恤闋後應太和九年九舉年年敗于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之二年懋江夏伯祖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

上第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又附書於小書之杪三勝雖欠其一兩勝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時僧宏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駙馬都尉諱顥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柳侍郎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三勝皆改元第二年主文再知舉第二人姓張同年有郭八郎陰騭顯徵須及於斯非兔楮可以盡述者爾後滎陽之弟姪就試如破竹之勢迎刃自解矣以其前定稍異故書

盧員外題僧龍寺

盧騏員外才俊之士忽一日妄抵僧龍精舍休於僧院氣淒慘如蓄甚疑者吁嗟往復于軒檻間僧問不對速夜將歸騎徘徊四顧促命筆硯題於牖曰誇天雖云命桑梏亦太偏不知苗氏劍何處更衛天題畢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詩至今在院僧逢人輒話其異

崔起居題上馬圖

崔雍起居譽望清舉尤嗜古書圖畫故鍾王韓展之跡萃於其家嘗寶太真上馬圖一軸以爲逸品之上咸通戊子歲授麾二千石於和州值龐勛搆逆豐沛間賊鋒四掠歷陽壓鄰古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將齎羽檄牛酒犒賊師且以全雉堞活黎庶爲請由是境亡剽掠之患雖紛紛款論而謗衷自陳時宰有不協者因寘之以法士君子和弔後有得崔君所寶畫者軸杪題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徒聞天命如何李陸異蹤不書時日識者云關命之後無暇及此其前知耶復偶然耶

崔尚書雪冤獄

尚書博陵公碣任河南尹摘奸覆隱爲天下吏師先是有結客王可久者貨販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貨賄適楚始返棹於彭門值龐勛搆逆阻於寇城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也亂之間妻嘗遣僕某人訪於賊境之內四路覓無得其影迹者或曰已殺于巨盜而帑其財賄矣洛城有楊乾夫者以善卜稱妻齎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生素熟於事且利其色思以計中之乃爲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則曰所疑豈非伉儷耶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劫殺與身并矣妻號咷將去即又勉之曰陽爲已晚幸擇良辰請趙更乘訪問當爲再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振策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縗服髽髮棺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媿巨細事一以託之楊生主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煢獨而積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夜則飛礫以懼之晝則聲寇以餌之妻多揚之議遂許嫁焉楊生既遂志乃悉籍所有雄據優產又逾月皆貨舊業挈妻卜居洛渠北其明年徐州平天子下洗兵詔大憝就擒外脅從其間者有而不問給篆爲信縱歸田里可久兇鰥返洛於擾攘饑匃食於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由訊妻室不知所從悽愴徘徊循路號叫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爲相認則訶詈詬辱僅以身免妻愕眙以愧復制於楊可久不勝其冤訴於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皆厚賂以行取證於妻遂誣其妄時尉尹正任厚不能辯奸於是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肩枝強可久冤楚相繁殆將溘盡命懸未絕洛尹更任則銜血訴冤訴於新政新政亦不能辯其所鞫吏得以肆蠆毒於獄言且曰以具獄訟當政者有漢律在則又列爲配邑之罪者隸執重役可久雙眥灑血而目枯焉時博陵公伊大燕居備聆始卒天啓良便再領三川獄吏屏息獲盜舉矣攬轡擬風化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仍敕吏掩乾夫一家并素鞫吏同桎其頸且命可久暗籍其家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鞫吏賄賂醜迹昭焉既擒其奔復血其背然後撥疑折足同乘一坎收錄家產手授可久時離畢作沴疑雲複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逵相慶有至出涕者沈冤積憤大亨暢於是日古之循吏孰能擬諸

李可及戲三教

俳孟師肯見於史傳是知俳倫優笑其來尚矣其開元中黃幡綽元宗如一日不見則龍顏爲之不舒而幡綽往往能以倡戲匡諫者漆城蕩蕩寇不能上信斯人之流也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險巾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參寥子曰。開成初。文宗皇帝耽翫經典。好古博雅。嘗欲黜鄭衛之樂。復正始之音。有太常寺樂官尉遲璋者。善習古樂。爲法曲簫磬琴瑟。戛擊鏗拊。咸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中書門下及諸司三品以上。具常朝服班坐以聽。旬合奏相顧曰。不知天上也。瀛洲也。因以曲名宣賜貫院。充試進士賦題。又命授尉遲璋官。丞相滎陽鄭公覃擬王府率。時有左拾遺竇洵直上疏。以爲樂官受賞。不如多予之金。無令洗汚清秩。滎陽公曰。王府率是六品雜官。君謂之清秩。使授洵直可否。時上方銳意納諫。亦優容之。今可及以不稱之詞。非聖人之論。狐鍋於上。遽授崇秩。雖員外褒衛而名品稍過。時非無諫官。竟不能證引近例。抗疏論列者。吁。

夢神醫病者

許州龍興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毗沙門天王者。不詳誰氏筆跡。而精妙如動。祈請輻輳。傳有神異。有民居新鄭里者。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其室甚富有。妻且少。觀之蔑如也。母氏號泣。徧訪醫巫。竟無能原其病狀。一日自言欲從釋氏。且不能跛倚。其可凭首而緇髡乎。母徇其欲。肩致繪壁之下。厚施主僧。眠食於寺廡。逾旬尋寐。夢有人魁形鎧服。髹加於肩。弓梏其臂。持筋頳鎖。以食病者。復若嚴惶促迫呵嚼咽。甦覺不堪其凝。所食豕丈。遑然而覺。綿骨木強矣。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張矢之六石者于門。且示曰。能引其半者。耕糧以賜之。滿者倍斯。民應募。彈引而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

渤海僧通鳥獸言

公治長通鳥語。介葛盧辨牛鳴。著在格言。固非妄矣。咸通初。有渤海僧薩多羅者。寓於西明精舍。云能通鳥獸之言。往往聞鳥鵲燕雀噪噪。則說休咎及閭巷間事。如目擬者。佛圖澄之聽鈴語。不是過也。一日秋暑方炎。與小朝客數人聯騎。將納涼于城西別墅。路過牝豕引諸豚而行。喀喀有聲。一朝士戲曰。此豬有語否。對曰。有之。人自不能諭也。又問曰。所語何。對曰。巨彘呼諸雛云。行行行。前樹陰下喫妳。料其不遠當過官槐而止。且飼群子矣。諸朝士頗奇之。因緩轡以偵。果逾溝不沒。過闉不奔。直抵木陰。踞乳諸子爾。後貴臣宅互迎問之。無少差忒。後中官主蕃旅者。將籍名於軍寺。蕃僧不樂。杖錫出京。不知所往。

參寥子曰。夷夏之言不通。人獸之音固異。揣而跨之可也。殺而食之可也。非禮非義。勿欺於前。

御樓前一日雨

咸通丙戌歲。上以年和時豐。思誠舊免罪。乃下詔以其冬御丹鳳樓。申當兇肆赦之命。有司擇用十月十日。近歲以知星食祿者。止能膠柱選日。不剋風雨之候。前一日百司咸事向畢。已時風雨纂作。上仁惻及物。不罪日官。乃手香以祝。及未而霽。人心甚悅。詔有司令市良土。以爽樓前坳涼之所。時丞相李公爲尹正神州。於是嚴令兩邑召壯士者以第事。先是有以斐輪載土而竊者。每乘不逾三十錢。至是幸時之急遂高其價。逾倍方止。兩邑官吏有司捕盜者專其事。盧慣不廉。懼未敢發。李公以羲取向晚。閱輩不集。坐退朝別館。（朝都觀事於其中市遲院尹退）具桎梏鞭樸于前。撥毫以伺。督責驕步。旁午於道。二縣僚不得已。蹙面龍曰。富豪士者每輪十數及三。令則幸其急。驟加十至七。頤立斃其首以驟其價。李公謂曰。事非舒緩。安以償爲。遂令每乘加錢至百。二宮吏奉命大喜。斐輪雲集。至暮。爽坳燥濕供畢。役夫樂其善價。繼來不已。金吾司候有伏背而回者。詰且上御樓宣赦。百官畢集。樂懸具舉。兵仗羅列。雖雞免因樓觀之下。纖埃不生。望顏甚悅。後一日。罷士者詣府請直。則復給五十錢。

參寥子曰。丞相得權變之道。前時立斃之。則車不集矣。今日厚償之。則俾門啓矣。始加至百以餌其來。終簡之半以懲其盜。攘縱其術。於是乎在。此亦當事之瑣者。嗟乎。國家分列卿寺。其位亞諸侯。一級而絜壺氏之司。紆朱拖紫。斂板從事者。不下五六百員。皆月盜厚祿。曾昧仰瞻之妙。不知天文之書。皆市中卜祝小兒。居羲和梓慎之職。其有幹局可稱者。歲讀一軸歷書而已。嗚呼。由是權柄所起。斐學所指。星緯陵犯之度。日月薄蝕之由。君臣無得而察。後之執政者。不得不以此爲深鑑。

王居士神丹

有從樂王居士者。耄年鶴髮。精彩不衰。嘗持珠誦佛。施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其中。一日遊於終南山之靈應臺。登有觀音殿基。詢其僧。則曰。梁棟欞櫳。悉已具矣。屬山路險峻。登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期旬日齎鏹而至。至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歲終南山佛屋足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餘。遘病甚危。衆醫聚藥。手不能措。願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千爐。期于必效。且曰。滯工役已久矣。今留神丹不足多。儻某先持此鏹付所主僧。冀獲騰濟。鬻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留丹於小盎中。齋繡而往。涉旬無耗。詰女則物化。其家始發喪。具居士依簽而過。乃詣縣囚拘。將送於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僵絕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潤者。誘煙于其間。人不可邇。中平一榻。舁屍其上。視藥數粒。雖置予頂鼻中。又以銅器中貯溫水置于心上。則護戶與衆伺之。及晚煙燼。薰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頃命取乳。碎丹數粒。諭于脣吻。俄頃流入口中。喜曰。無憂矣。則以纖纊窒其鼻。溫水置于心。及夕。執燭以俟。銅壺下漏數刻。鼻纊微動。又數刻。心水微溫。則以前藥復滴於鼻。須臾忽蘇。黎明則怡息絹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生乃更留藥而去。或許再來。竟不復至。後彩家他適。不知所依從。女適人。育數子而卒。

參寥子曰。奇絕之藝。和扁之術。何代無之。有賫藝而無諂行者。公卿之門不內。貿生所以偭哭于時事。愚知道心。

辛尚書神力

邕府辛讜尚書。傳有神力。嘗與故滑臺杜僕射爲泗上郡職。時屬豐沛兵起。浮磬雖堞。圍于賊鋒。其不抵於僉兒之手者數板而已。杜公將有包胥乞師之請。于鄰封以闕壘方嚴。寡轅門勇士無敢應者。獨讜請行。岸列霜鋒。河浮戰艦。裸身胄履。騰舟而濟。獲告鄰部。果解重圍。賊鋒遂殲。朝廷錄功。累授刺史于曹州闕。絓於泗州。節度於邕州。嘗言微時力田自粒。三伏甚暑。與鄰莊老農納涼于山之陰。山上有巨牛怒鬭者。哮吼爭力。犖遠數里。鄰人擁其奔北。退走則有蹂踐衝觸之患。相謀備鉤索爲制拒之計。辛曰。衆力非及。某能當之。俄頃有牛果北而下。獅蹄踣土。兕角以奔。辛則正立中逵。俟其欲至。兩執其角。牛不能前。旁

觀移時。如不實力。牛怒滋甚。退身數尺。猛力而衝。如是三四。劃然有聲。流血滂沱。角折牛仆。其主乃屠肉粜食。以酬壯觀。則命持斲斧斷角。堅不可刈。李復拉之。應手而碎。時蘊侏儒辨碎。如不勝衣。至官崇憚斯。力亦隨減。

賤買古畫馬

滎陽外郎貲萃萬年日。有荷校者。以賊呼之。言嘗給婦人廉市馬畫。外郎奇之。命取以視。則古絲烟晦。幅聯三四。斷圖裁標。斑駁軸之。曰。是畫也。太尉李公所寶。隨有贄皇闕書篆焉。人有以七萬購獻。年盆者得署。潤渠橫梁。梗船碎職。因出鼓於閣。又落民間。言是寇俾其不鑒。于是卑價市之。為鼓主自他方歸所訴。請以所虧價當罪。外郎不能決。時延壽里有水墨李處士。以精別畫品遊公卿門。召至辨之。睨日三歎云。韓展之上品也。黃沙之情已具。丹筆之斷尚疑。會有齎籍自禁軍來認者。外郎以其異好。益非願。苟留因并出梓送。後永亡其耗。

參寥子曰。時也玉璽風清。廚多淡蔬。長安馬肆。以馴良駿逸稱者。蹄不止三萬。而數幅絹素。反邀豐直。且復罪人於死。此誠好古博雅君子之所尚。然饒浮之風。亦取笑於驊騮逃栗陸之代。

韋進士見亡妓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于鄰。顏色明秀。尤善音律。慧心巧思。眾謀其倫。韋曾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缺。妓隨鋒鈔正。文理曉然。以是韋顧惑之。十六歸京兆。二十一而彫落。韋悲咽瘡悼。不能儻情。茹蔬甚羸。棄事而寐。遂其夢覩。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覡妓妖蠱。時則睿於相念。促命見之。乃妙選良辰。齋除堂室。舒韓于壁。穗香于鑪。仍須一經身之衣以導其魂。韋自喜自歎。搜衣篋。得換幅於梵王家矣。唯餘一裙之會縷者。任曰。事濟矣。是日宜絕人屏事。且以暱近悲慕為誡。設燈炬於香前曰。觀後燼寸。即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稟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清露始垂。任忽長嘯。香裙在手。而韓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嗟之聲。俄頃映韓。微出蒨服少還。斜睇而立。幽芳綵綻。若不自勝。韋悲起拜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條迴。生忍淚揖坐。無異平生。或與之言。可否以首。鼎居逾刻。燭燼及期。欻欲逼之。紛然而滅。生乃捧韓長慟。既絕而蘇。勞攜衣香。泛於坐側。任生曰。某非鬻食者。哀君情切。因來奉救。福珠楮貲。不必多懷。韋欲酬之。不顧而別。韋嘗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納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復備錄。韋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沒。

參寥子曰。大凡人之情。鮮不惑者。淫聲豔色。惑人之深者也。是以夏姬滅陳。西施破吳。洪武文成之溺。明皇馬嵬之惑。大亦喪國。小能亡軀。由是老子目盲耳聾之誡。宜銘于座右。

盧尚書莊壁害公

洛城建春門外。有信安盧尚書莊。竹樹亭臺。芰荷洲島。實為勝境。乾符乙未歲。有鄉薦之士。相與避暑。坦率于西亭。釣徽弈棋之際。陰雲驟興。雷霆擊空。食頃大雨。未可卒歸。驅筇隔軒。觀霖霪之勢。忽有一物墮于簷下。狙猝其狀。而崇角脊足。隨階偃于弈楊之前。如傷困者。眾咸驚異。相與環觀。危軒臨池。少頃則酒

轉於水中矣。乘毛雨積日于磨砌。稍久不滅。相與逼視。餘腥薄人。命僕搜池。竟不復得。

泗州風狂尼

丞相隴西公蒞建大旆于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有泗州狀言。女僧二人至普光王寺。將祈禮者。雖吁顧視。女病風狂。云後二年。國有吏變。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循廊叫呼。聚人甚多。不跡其來。釋徒大恐。正欲拘縻之際。則齊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墮傷。狂病昏迷。詰問不獲。丞相立命火焚其狀。仍牒州杖殺之。至十四年。果懿皇宴駕。今上即位。是為普王。

迎佛骨事

咸通癸巳歲。有詔迎佛骨於岐下。先是元和末。憲宗命取到京。時韓吏部上疏極諫。以為遠近與商。棄業奔走。如不及。至有火其頂者。刃其臂者。當時佛骨之盛已如此。至是又加甚。不啻百千倍焉。有付自京一步一禮。至鳳翔法門寺。及到京。闔城迎請。幡幢珂傘。香車寶馬。闐咽衢路。天子御安福樓。降萬乘之尊。親為設禮。兆眾諠誠。咸動左右。竭家產。斷肌骨。以表誠志者。不可勝紀。皆言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尚此敬信。吾輩何所惜哉。此乃上之風行。下則草偃。固其宜也。然有鶻盤其上。牟曉于下。又何怙哉。明年懿宗升遐。今上即位。詔歸本寺。屑昇陌上。粗備香花。去歲徒眾萬無一來。循路見者。頂別而已。人情寒暑。既已半落。井頂登蹤。亦不復至。所異者從林之歎。南田之窩。豈能時其盛衰。故柯易棄。浮沈于世態耶。

丞相閬陵公晚遇

丞相閬陵崔公。清儉樸德。時所推服。皆就我於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以是夷佑惱鞍。至於長安。寶貨樂肆。咸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今上誕聖於壬午。龍飛於癸巳。皇帝十有二歲。爰思命者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歸迎公為上相。公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設引賢哲。再鶚盈廷。儉德既彰。淳風少革。及篤於位。上累貝不愁悉之歎。而屢當朝者三日。册贈之禮。有加美焉。或者曰。高位厚祿。苟有其分。陰靈必助其壽考。不然者。安有過懸車之歲。而命相之主始生。世傳太公晚達。七十而遇文王。今又逾鈞渭之年一紀。乃知榮瘁之分。豈偶然哉。

參寥子曰。道則由己。命則在天。君子行由己之道。委在天之命。達則爲穆卨。爲皋夔。窮則為孔孟。為魚為鳥。為游泳。何往而不適哉。夫豺總者雖不窮死。戲竿杪者或多墮傷。危嶠必猛顛。逼朵亦感辱。士有尤人而躁進者。非君子也。

壽安山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符中因雨而圯。半壁銜土棺。棺下有木横夾之。未見腐朽而成塵土。形闢闊。邑令滌之泥。泪於水。砂膩而蠟黃。剖其棺。依稀蔵骨。因徵近代無以土為周身之器者。蒿記云。夏后氏用塹周。殷人以棺。周人以槨。鄭元註曰。塹周以土為之也。豈堯先屯之世塋耶。莫究其年代是非矣。

盧相國指揮鎮州事

丞相范陽公攜。清眥律身。剸斷疑滯。代天理物。必先鞠衣毀食。退陋遠寄。以是四方之學。翕然歸之。乾符

丁酉歲。因與同列廷諍機務。詞氣相高。朝廷兩解之。俾授賓翼儲闈。分秩洛汭。河朔三鎮。旣貢表詞。且以桑瑕擢用爲請。先是常山帥王景崇者。年十有八。襲繼父位。朝廷常姑息之。時每律諸三周。則各降品秩。仍與幽魏並親。幽魏繼有更變。景崇時獨得軍情。以是僭位相懸。鎮至顯品。景崇時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常山郡王。食邑五千戶。實食封三百戶。爵極勳賞。無以加焉。而幽魏官秩尚卑。以鎮州故未行册命。當山據朝廷方用恩澤。懷撫方伯。背徐之野。尚聚萑蒲。飾耗方繁。兵力且困。乃上表。其略曰。臣當道與盧龍魏博往列。三載考績。歲蒙寵榮。今者以臣之位稍崇。而兩鎮久稽成命。臣弟冀州刺史檢校工部尚書景儲。自委郡符。頗聞美政。祇斯內舉。匪委外藩。請迴臣官。榮授景儲一鎮。庶圖易定。時內臣秉權者固欲與之。一日樞密使出至中書。累宜與宰臣商量鎮州事。乃曰。相公爲國擇帥。皆難其人。今或能教戰撫民。贊守政化。卽良將也。何必拒常山之請耶。況某知景儲恪居官次。若別選用。未必及之。適奉聖旨。使委中山。以收後效。諸相無言。獨崔公沆曰。開府圖睞遠大之計矣。國朝自剽劫作亂。于今三道。止類閫資。嘗貽宗社之羞。未雪神人之憤。今者徇其苟得。又授景儲。一失其機。噬臍無及。始則入充貢賦。終俾漸[illegible]蠶疆界。撥遮旣以與之。復欲取之。未知其可也。若儲旣卒。必以軍意請立子孫。儻未議加兵。卽立須降節。然後魏博豈無骨肉。必俯徼洛城。盧龍坐邀湯社。開府此際。何術枝梧。二內臣咕顧。結舌者久之。且曰。適奉聖旨。遣與相公商量。所仗者廟謨。非敢參以末議。崔公遂草詔意進曰。卿世濟忠貞。材兼文武。旣端事君之節。必先體國之誠。卿弟冀州刺史景儲。英衛齊勳。葉贊議政。至于擢用。自是宸心。但以恩在不均。理須經久。易定旣爲恩賞。幽魏何以酬勞。輟食再思。難允誠請。臨軒注想。宜悉朕懷。望付翰林如此賜詔。詔書再往。勤請愈堅。表云。願得手足之榮。共竭股肱之效。聖上爲之旰食。乃詔范陽公以兵部尚書入覲。到京旬日。拜特進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三鎮有表賀宰輔得其人。時公以步塞未任衙謝。上因命中書官就宅問計。對曰。臣待罪台司。五環星歲。前後三鎮。以甘言侵臣。美幣餌臣。臣皆拒而不納。或所論奏不這程式者。翌日允之。仍召奉使小將顯皇恩。且誡曰。事出此口。言歸彼耳。可否而定。不自外來。無爲隨妄于其間也。前日驛書巳告爾帥矣。宜以覆族爲虞。以是知臣一心事主。必合信臣。臣請與帥。諭以是非禍福之源。君臣父子之道。立進奏草。盧公才辨詞藻。尤工於指論事理。上覽訖色動。命中使送春服象笏者聯往。及回。表云。冀州刺史景儲。自聆擢用。黎庶偃蹙。令望加官。勸留當道。且冒臣濫分茅土。曾乏內勞。位冠三台。官崇一品。方思讓爵。不敢貪榮。幽魏加官。請循往例。上大悅。

太淸宮玉石像

明皇朝。崇尚元元聖主之教。故以道舉入仕者。歲歲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爲三元醮之會。長安正建太淸宮。琢玉石爲元元皇帝眞像。雕鐫之麗。不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天子袞冕。次又以玉石雕成元宗肅宗二聖眞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於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爲言者曰。陳李二相。陰狡險詐。嘗欲動搖東宮。將有不利於先帝者數四。賴元宗英明。社稷乘福。不爾則宗廟有綴旒之危。奈何以玉琢二臣。列于淸敬之地。比扁舟五湖之人。鑄金肖形之像也。尋詔除去。瘞於

殿陰。爾後人無知者。至廣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爲太淸宮使。因命葺修頹廢之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滌去泥垢。則雕飾端簡。如龍之像。工人不知其所自。以狀白公。公命研究之。則林甫官銜銘于其背。丞相公忠輔近者大以爲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險巧邪佞。不宜獲保首領。請擧送京兆府擊碎之。議者以爲李林甫陳希烈輔佐明皇。驕奢貪狠。而又益恃寵怨。播動儲君。信是一亂臣賊子也。然禮經云。刑不上大夫。而況琢石之像。且異戮屍之責。況朝服簪裾而碎于府門。君子謂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傳丞相奏章云。臣聞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烏雀也。右相李林甫等。商異之命。冠于人臣。梟獍之心。勃於君上。像巳雕琢。京兆府集衆擊碎訖。其徒伴陳希烈。見搜擒次。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掩笑。蓋碎林甫搜尋希烈之事則實有之。至于徒伴擒獲之語。斯又妄也。

盧左丞赴陝郊詩

盧左丞湜。冠冕之盛。近代無出其右者。伯仲四人。咸居淸顯。乾符初。服闋起于洛下。先移制。還自前中書舍人拜陝郊觀察使。又旬日。其弟紹自前長安縣令除給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賢校理授左拾遺。又旬日。弟渻自前殿中監察御史鴻珂珮玉。紆朱拖紫。雖衢巷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保釐尹正巳下。走設祖筵。以鮮華相尚。分秩故相。及朝容踞日。諸邑縣官。卑秩麻衣。傾都出郭。洛城爲之一空。貧罍酒具。羅列道路。盛於淸明。番澀松檟之日。嘯咽臨郭。前後十五里。車馬不絕。左轄始捨僧居首筵。則爲川尹遼去。乃大合樂於舊相之座。而諸朝容巳攜酒饌出城者。散于田野。遵勝聚飲。歌樂四起。飄飄然若登州上巳會稽禊事也。無貴無賤。及暮醉歸。有白髯皤叟。舉指曰。某自擁篲淸鄭。五十載未嘗覩祖送之盛有如此者。左轄有詩題在嘉祥驛云。交親榮餞洛城空。秉鉞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𠻘谷聲偏響。旆映崤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此詩爲牌子。後爲易定帥王處存碎之。

楊尚書補吏

青州楊尚書損。觀風陝郊日。政令頗肅。郡人或校缺。必採于輿論而升陟之。纔及細胥賤卒。率用斯道。以是淮政累收。無積薪歎燥論托之源。一日使院有專兵籍者闕。局司頗亦選擇惟難。有吏兩人。衆推合授。較其歲月職次功績違犯無少差異者。從事援不能決。請裁於長長或臆斷。誰曰無私。楊公俛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謂曰。爲吏之最。孰先于書算耶。姑聽吾言。有夕道於叢林間者。聆群盜評竊贓之數。且曰。人六匹則長仗五匹。人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復幾匹。亟主覘小吏著於紙。令俯階靜之。且曰。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良闕。儕類則貽伏而退。以其類亥二首六身之說故書。

薛氏子爲左道所誤

有河東薛氏子二。野居伊闕。茂林修竹。而水背山。力田藏書。皆務修進。先世頗典大郡。蒲留伏臘婚嫁之資。一日木陰初成。淸和戒候。偶有擊扉者。皆而覘之。則星冠霞帔之士也。草屨紺紿。氣貌淸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盃漿。二子則延入賓位。雅談奧論。深昧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芢佳。因願少駐。

二子則留連之。坐久復曰。捨此東南百步而近。有五松虬偃在疆內者。曰。某之良田也。左道愈喜。因屏人言。此下有黃金百斤。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豐獄即其地。三品可以分贍親爲之甚困者。唯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劾斬魔之術。二辭大喜。左道曰。家貧性役客。辭悉命具春餚之類。俟擇日發土。須臾可以目驗矣。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不復能追。令俟良宵。別方爲壇。法步水噀之。不能逃也。且誡僮僕無得泄者。又問結壇所須。則曰。須黴纏三百尺。（赤黑宋也）隨方各綵纖素甚夥。盟机案爐香薦擲之具。且曰。某非利財矣。假以爲法。不毫觸耳。所費者祭饌十座。酹茗隨之。器以中金者爲首。二子則竭產以經營。其所缺者。貸於親友。又言。某善點化術。以是蓄覬金玉。常以濟人危急爲務。今有囊裝寘太微宮。欲以奉寄。二子許諾。乃召人負荷而至。囊笈四所。重不可勝。緘鐍甚嚴。析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施法具于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咸令返歸封門而俟。且誡無得窺隙。某當效披髮銜劍之術。脫或爲人窺。則福移禍至。俟行法畢。當舉燎以呼炬與。可與僮役偕來矣。俟扶桑未燭。聚力以發。冀得靜觀至寶也。二子敬依此教。嚴戢輿皁。無得妄行。自夜分危坐。候舉燭光。杳不見舉。伺久則雞號樹杪矣。二子慮太陽東上。覽于行人。不得已闢戶還偵之。默無影響。步於松下。則櫛盂設器。似數窠縱食于其間者。爐香机案。傾側左右。緒綵器皿。悉已攜去。輪跡印跡。錯於短牆。疑用黴纏縈固以逝。因發四篋。瓦礫實中。自是家產甚困。失信於人。慚悸憂慚。默不敢訴。而駭駭非論。夕徧京洛。

參寥子曰。非望之福。焉可苟得。左道之事。其足信乎。

軍中生儀

寇陷鍾陵華道歲。詔令諸侯之師討之。未格苗間。統兵者帶鶉於賊壘。王人督軍。日月而至。食糈漸匱。旬日無盈時。先是自九江至於潯陽源。寶視肥豣及大軍加境。暢飲囓盡。不常厥味。貓脾鼠肝。亦登于俎。是以二物也。猶做價于鶴市。逾月復罄。一日上命內臣之貴顯者。撫撫于柳營。有軍帥置生儀於[illegible]華。發函伸幅。以肉脚冠其首。皇華喜爲珍賜。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嬰之字也。則命啓器。乃刑朋一[illegible]雄狗麻臊。亦不削去。皇華大嘰。終日不食。

參寥子曰。鉤爪鋸牙。食人之肉者。豺狼也。以豺狼戮爲犧。孰能分善惡於毫盤之間哉。

虎食伊璠

巢傸汚踐宮闕。與安朱之亂不侔。其間尤異者。各爲好事傳記。冠裳農賈。挈妻孥潛跡而出者。不可勝記。至有積月陷寇。終日逃避。竟不覩賊鋒者。獨前涇陽令伊璠。爲戎所得。服脫命於刃下。其後血屬相失。村服晦行。及藍關。爲猛獸搏而食之。禍患之來。其可苟免。

藍田貢冰

藍田縣歲貢冰。常在冬杪。有臘候尚熱。藍水不冰。則主吏宜命以祭。一夕而成冰。形似今承柱之礎。方尺數之。厚三寸數之。十及觭額。求中矩者亦艱。雖以具矣。至於清瑩明潔。如椎驪頷而剖蚌腹也。或有粟砂線葉黏于其中。則命鑿取。以鹽湯補之。湯澄藍水沸於中金器。赫天不凝。以俟其用。或沃以冷則凍斂不

固。尋復脫去。用火泉塡之。乃水紋緣紋。変涯如織。磨鶴以平。他邑亦貢。其數甚寡。且非上品。不及藍冰也。中和辛丑。翠華在蜀。優詔以雲棧嚴險。龍貢洞庭丹實。是年木奴之屬。既醜且瘠。有雞林僧亦言。本國瀕海島上。其水多鹵。或有如[illegible]投其中者。唯推波截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酲。彼國或一歲息於朝貢。則淮水爲之不至。且多疵疫。水旱作厲。與冰橘之說符。

東都焚寺

東都聖善寺稱擅甲於天下。昭皆君修寺記云。殿基掘地及泉。以麗灰和香土錯實之。所以備傾墊也。乾符初。嘗有估客遜願滌除殿屋之裘。工徒集金三十萬。以挺堆疊脊峻十有三尺。每瓦邸鐵貫之。具率以木者。神功異績。不可殫記。咸此類也。巢賊陷洛之前年。寺僧見東鴟吻上有背碧縷烟。徑衝天漢。如筒如幢。其闊合抱。是日秋霽。大無纖雲。斯氣也。自卯至酉而後銷散。烟中隱隱如有物。上下觀者如堵。竟不能論。粵二年。燼滅於賊燧。

參寥子者。高彥休。乾符中人也。衆傳之本出余。余得之丈人太僕李公。公得之海虞錢允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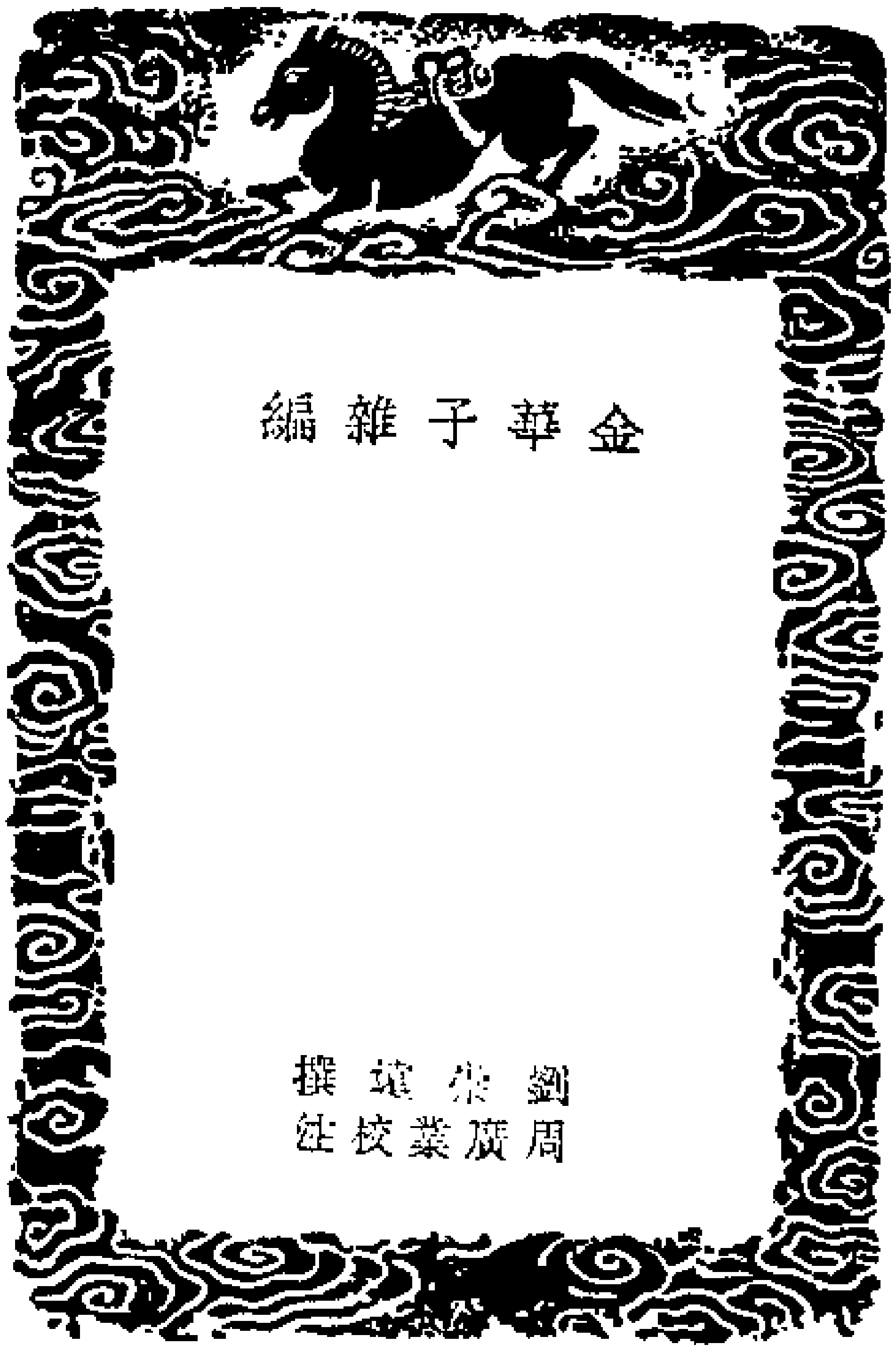
祝允明記

唐闕史上下卷。得西亭汪氏鈔本。匆遽錄就。復得秀野草堂刊本校勘。訂正闕字數百。然細閱刊本。尙多舛錯。亦未稱爲完善也。

雍正丙午除夕前一日。谷林趙昱識于小山堂。

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仲春。從汪氏振綺堂假趙谷林先生手校本勘定。並錄其題語于右。得閒居士鮑廷博識。

三月十七日再假桐鄉金氏桐華館鈔本。校于知不足齋。



自序

金華子者。河南劉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釋羈鞅於放牧間。讀其書。想其人。恍若遊於金華之域。因自號焉。生自童齔。便解愛人博學。將乎鬢髮焦禿。而無所成名。凡爲文章。略知宗旨。最嗜吟咏。而所得亦不出流輩。年逾壯室。方從官於畿甸。紆宰二邑。其後二十餘寒暑。唯知趨赴畏慎。不能藉落經濟。儻秩歸京。得留綴班。家貧宦在關三四年。甚窘困。稍暇猶綴吟不倦。縱情任興。一聯一句。亦時有合於詩奇。顧於食玉燃桂。不無撓懷。縱綴紆斯須。則嘯傲自若。或過盛友良會。聞人語話。及興亡理亂。猶耳聽意悅。未嘗不周旋觀察。冀或洩會警戒。庶幾助於理道者。必慷慨反覆。至於遍尋不息。時皇上凝勤大寶。宵衣旰食。致治之切。無愧前代。命有司張皇公道。掄擇材傑。科第取士。鬱然反古。時有以務闕策問舉子對議見示者。覩強國富民之論。古今得失之理。則愧惕者久。往往汗流。何者。以生遇明盛時。而抱名稱不聞於世。何羨復甚於斯矣。因念爲童時。侍立長者左右。或於冬宵漏永。秋階月瑩。惟年者睡。率皆話舊時經由。多至深夜不寐。始則承平事實。爰及亂離。於故基跡。或歎或泣。悽咽傒徯。自念若齔之後。甚能記聽。今雖稚齒變老。老忘失憶。十可一二。猶存乎心耳。併成人遊宦之後。其間耳目諳詳。公私變易。知聞傳載。可繫鉛槧者。漸恐年代浸遠。知者已疏。更積新沉故。遺絕堪惜。宜編序者。即隨而釋之云爾。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劉崇遠撰。

金華子雜編卷上

南唐劉崇遠撰　海寧周廣業校注

我唐烈祖高皇帝。睿哲神明。順天履運。相繼禍沴。有仍之孽始除。哀莽壽夭。銅馬之尊是顯。堯儲復正。文廟重新。澀洄海之斷綸。卻成萬目。撥伏灰之餘燼。在序九流。宗周而一仁風。依漢而雜霸道。譏漓頓革。習尚無虛。遂使武必韜鈐。不空弓馬。文先政理。乃播風騷。由是勳伐子孫。知弓裘之可重。閭閻童稚。識詩書之有望。不有所廢。其何以興。是知楊氏傷弊於前。乃自弊也。烈祖聿興於後。固天興乎。始天祐間。江表多故。洎及喪帖。人尚苟安。稽古之談。幾乎絕侶。橫經之席。蔑爾無聞。及高皇初收金陵。首興遺教。懸金爲購墳典。職吏而寫史籍。聞有藏書者。雖寒賤必優辭以假之。或有贄獻者。雖淺近必豐厚以答之。時有以學王右軍書一軸來獻。因償十餘萬。繒帛副焉。由是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輻湊絳帷。俊傑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戶到。咸慕從書。經籍道開。文武並駕。烈祖昇元受命。王業赫然。稱明文武。莫我敢及。豈不以經營之大。基有素乎。

王師範鎮青州。以其祖父版籍舊地。凡本縣令新到。必備儀注。躬往校謝。縣令畏懼出迎。不許之。師範令二三客將。挾縣令坐於廳上。命執事通曰。百姓節度使王某參拜於庭中而出。縣令惶惑。步隨至府謝罪。加遜而遣之。從事多諫其非。宜請不行。師範曰。以某之見則不然。將所以荷國恩而敬念先世。示子孫不

忘於本故將。師範器宇英偉。知於寬恕。殺戮過差。人知其必敗。或曰。能用禮以正身。使大順而舉事。反結仇讎。禍不旋踵。其故何哉。金華子曰。昔劉越石。非不欲立殊勳於世。而十萬之衆。曾不假息。醜統之非才。然亦時運不可干也。時梁氏方熾。謂九鼎在己之掌握。天王窮迫。痛深輔誅。戮於道路。師範適當依附于勤王。誠宜鼓扇忠信。完結民力。寬而有衆。才可令順。而專任威刑。輕視民命。以一州之地。敵千鼎（案十鼎子萬之衆疑）之衆。縱殺戮之心。救崩潰之勢。抱薪撲燎。其可得乎。（案師範青州人。父敬武。平盧節度使。敬武卒。師範殺棣州刺史張蟾。據其城。後降朱全忠。全忠殺之。）

陸鄴字楚臣。進士擢第。詩不甚高。而才調宛麗。有子弟之標格。未成名時。甚貧素。其閒居即事云。衰柳散閑苑。白門嗟寂寥。茅廚煙不動。書牖日空斜。老憶東山石。貧看南阮家。沈憂損神慮。賞草自開花。宴趙氏北樓云。殷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爲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品物類。亦綺美。鸚鵡、早鶯、柳絮、燕子。當時甚播於人口。及第累年。無聞入召。一遊東諸侯。獲錢僅百萬而已。竟無所成。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藝。勤於讀書。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諸侯子弟好讀史者。無及希聲。昭宗朝登庸。辭疾不就。出遊江外。獲全危難。

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著書甚衆。酉陽雜俎最傳於世。牧廬陵日。常遊山寺。讀一碑文。不識其間兩字。謂賓客曰。此碑無用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案杜牧少陵與此過字有異。正閏斯之誤。）更何用乎。客有以此兩字遍諮字學之衆。實無有識者。方驗郎中之奧古絕倫。遷牧江南九江。名山匡廬。稽雲斕柯。廬陵麻姑。皆有吟咏。前進士許棠寄詩云。（案棠事詳後。）十三年領郡。郡郡管仙山。爲廬陵顧氏妾訴。遂年方明其淸白。乃退隱於峴山。時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爲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學相遇。常送墨一綖與飛卿。（案飛卿。庭筠字。）往復致謝。逃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爲其子安節娶飛卿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樂府行於世。（今名樂府雜錄。）

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習競渡於錢塘湖。（案即西湖也。）每先數日。即於湖沜排列舟舸。結絡綵艦。東西延袤。皆高數丈。爲湖亭之軒飾。忽於其夕。北風暴作。綵船蕩漾。勢莫可制。既明。皆逐風飄泊湖之南岸。執事者。相顧莫之爲計。須臾涓與官吏到湖亭。見其陳設。皆遙指於層波之外。大將愧懼。以綵艦歸從。非人力堪制。無計取回。涓微笑曰。競渡船共有多少。令每一綵舫繫以三五隻船。齊力一時鼓棹。倏忽而至。殊不爲難。觀者歎駭。服其權智。涓之機捷。率多如此。

崔涓大夫嶼之子。小宗伯濟之兄。涓性俊邁。健於記識。初典杭州。上事數日。喚都押衙謂曰。午到郡中。未能憶諸走吏姓名。卒要呼喚。皆滯人頤指。居常當直將卒。都有幾人。對曰。在衙當直。都有三百人。乃各令以紙一幅。大書姓名。貼在胸襟前。逐人點過。自此一閱。逮及三老。未嘗誤喚一人者。（案新書作以紙署姓名標襟上。過則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柳氏舊聞。（今存名次柳氏舊聞。）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之子。）德裕以上元中。史官柳芳得罪。竄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以質疑者。默識之。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德裕自序云。大和八年。問高力士。柳氏舊聞云。柳芳以史官。竄黔中。高力士亦徙巫州。…益柳氏舊名也。上元…肅宗…）

時。（續成吳兢所次國史。百三十卷。其識本末。時與史官已遂官。不可追改。上元中。乃倣編年法。爲唐曆四十篇。及禁中事。從力士質開元天寶。亦貶巫州。因）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今按其書已失不獲。（案德裕自序云。觀德宗時。召芳孫璟詢事。璟對某顧前從力士問。錄未竟。取其類相近者傳之。今按此書求其事。亡失不獲。）德裕之父與芳子吏部郎中冕。（案柳宗元先友記。柳登、柳冕。自其父芳。與憲宗時吏部郎中。並居集賢書府。以學敍叙。）良元初。俱爲尚書郎。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乃編此爲次柳氏舊聞。（案德裕自序云。凡一十七事。）以備史官之說也。（案新書藝文志。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一卷。更撰明皇雜錄。爲時盛傳。）後鄭處誨字廷美。以

宣宗以後。近代宰相。堂判俊贍。無及路公巖者。（巖字魯瞻。咸通時入相。懿宗）杜荀慆。邠公之弟。（慆咸通中爲泗州刺史。事詳新唐書。）牧泗州。爲龐勛所圍。以孤城保全於巨賊之中。高錫望牧滁州。嬰城固守而死。巖判崔雍狀。（詳後）引二子以證其事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慆孤城獲全。詩加殊獎。

杜邠公悰。暮年耽於燕會。（案悰字永裕。太保佑之孫。懿宗朝太傅。封邠國公。而荒酒宴。遂不能用事。罷爲太子太傅。）其獄市之舉。聞於上聽。（案新書杜悰傳作。再鎮淮南也。獄因繫千百人。）宜因除崔魏公鉉替悰。上賦長韻詩送鉉。其落句云。今遣股肱親養治。一方獄市獲來蘇。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案新書此下有無才學三字。）閑御製。因習來蘇隊舞以迎候。邠公悅之。（案新書邠公傳作。悰以逆迎崔公。公頓衙之。則邠公不悅也。案傳作鉉。疑作崔。）公自廣陵致仕東洛。揚州軍將因入奏。經洛中。以故吏參謁。公問曰。來蘇健否。軍將不敢對。公曰。傅希才也。對曰。健。（案新書作來蘇健否。亦無希才字。則此二才字皆衍文。）

故事。南曹郎既聞除日。如偶然忽變。改授他人。縱未領命。亦不復還省矣。南海端揆爲主客員外時。（詳劉注。）有除翰林學士之命。既還省。吏忽報除目下。員外徐彥若除翰林學士。端揆以己未承旨。乃毅而將復拾故廳。詣省門。子前日員外已受報出省。不可更入南曹。例舉不敢避。遂退。彥若公相之子。能馳聲清顯。中尉楊復恭善之。故能驟致中授耳。（新書。彥若爲太子太保商之子。僖宗時御史大夫。官至太保。封齊國公。）

令狐公綯。文公之子也。（文公名楚。綯自翰林承旨。累官檢校司徒平章事。封彭陽男。宣宗朝封涼國公。）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親攬庶政之後。所詔諸郡刺史。秩滿不得赴別郡。須歸闕朝對後。方許之任。綯以隨、房、鄰州。許其便即之任。上覽謝表。因問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緣地近授守。庶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二千石。多因循官業。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親問所施設。擢道陟劣。國家將在明行升黜。以蘇我赤子耳。德音即行。豈又踰越。宰相可謂有權。綯皆以過承恩顧。故擢移授。及聞上言。時方嚴凝。而流汗浹洽。重裘皆透。

令狐補闕滈。與中書舍人澄。（案新唐書。綯三子。滈、渙、渢。滈爲中書舍人。渙字子文。一卷。）皆有才藻。令狐之文彩。世有稱焉。自楚及滈。三代皆擢美於紫微。

崔涓弟濟。容止淸秀。擢登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爲從事。淸規明白。猶若鑒鏡。古之所謂玉而冠者。不妄也。（宣和書譜。涓。濟之兄。濟。崔嶼之子。）先是中朝流品。相繼爲刪中以名德高重之最者。爲其首。咸通之際。推李公都爲大龍甲頭。（新唐書云。）涉法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濟、親昆仲也。（新書。濟少子。則涓之子。涓濟兄弟也。）濟即預於品目。以涓之俊逸。自爲龍甲。不許齒胥。多方做接。冀時暱附。而甲中之士。甚默莫肯應對。避之如螢蠹焉。

崔起居雍。中丞戎之子。（案雍字順之。）少高令聞。舉進士。擢第之後。藹然清名喧於時。與鄭顥同爲流品所

重。顯太傅鄭之子，宣宗時尚萬壽公主。恩寵無比。經禮部尚書、河南尹。舉子公車得遊歷其門館者，則登第必然矣。時人相語，爲崔、鄭世界。雖古之龍門莫之加也。

故池州李常侍寬，桂林大父，即常侍之兄，同營別墅於金陵，甲第之盛，冠於邑下，人皆號爲士體李家宅。

宣宗皆親試神童李穀於便殿，穀年數歲，聰詳敏對，問機悟，上甚悅之，因賜解褐官紬二匹，香一合子，以彰異渥。上之儉德，皆此類也。

宣宗臨御邇於一紀，而憂勤之道，始終一致。但天下雖寧，水旱間有，大中之間，延、洪、潭、青、廣等道數梗，以上之恭儉明德，始無異心，方隅諸將，雖失統馭，而恩詔慰撫，不日安輯。輿論謂上爲小太宗。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起字舉之。式其次子。朝廷儒宗，最見重於武宗。嘗自擧於上曰：讀書則五行俱下，爲文則七步成章，而式頗有武幹，善用兵略。總戎平裘甫新書作仇甫等。溫璋失利於徐州，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焉。駐軍攤外，優游緩進。徐州將士王智興嬌嬌難制，其銀刀教都子父軍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衙，皆露刃立於兩廊夾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之間，一夫號呼，衆卒率和。節使多儒柔儒怯，聞亂則後門逃遁，而獲免焉。如是殆有年矣。暨聞式到近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敎衣坐胡牀，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案新書，事在咸通三年。

崔魏公鎮淮海九載，法令一設，無復更改。出入嚴肅，未嘗輕易。儀注常刻，引馬軍將少亦不下二百騎，民康物阜，軍府晏然。天祐末，故老猶存，話論其餘愛，或戲之爲九年老。

崔雍爲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悖亂，賊兵攻和，雍棄城奔浙右，爲路巖所搆，竟坐此見害。新書：勛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勞以牛酒。帝責其狀，且不知，遂譴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傅其罪，賜死宣州。雍與兄朗、序、颺、昆仲八人，皆升籍進士，列甲乙科，皆號爲點頭崔家。始雍之擢第也，其伯父昆仲率賀，會飲中堂，既醉而凝，忽步遊廳於公署間，有綠衣者命坐於廳事中。設酒饌甚備，既而醉飽，不敢承命，其人堅請不已，雍乃請曰：願以此肉召從人皆之。綠衣曰：不可，須先碧自嚥。既寤甚惡之。及和州失律，投於迪師，裴公璩奏之，鎖廢於思過院，雍變志且悶，乃召獄直軍將詰其事，不日勅至，果如夢焉。

初，周侍中寶之在軍，困於芻粟之備。有僕忘其姓名，恆力負至，不令有乏，如是綿歷星紀，未嘗辭倦。及其遂也，舉之隸諸衙，使主廄庫，以謹厚尤見委任。既卒數年矣，或一夕夢來報馬料盡，公甲午生，甚惡之，遂病痁而薨。

李景讓景讓字後己。尚書少孤貧，夫人某氏，性嚴重明斷。案唐紀：母鄭氏，早寡，諸子皆自教之。近代貴族母氏之賢，無及之也。嬬居東洛，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牆夜坍，頹僕將築次，忽見一糟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上。太夫人聞之，誡童僕曰：切未得輒取，候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酹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猶爲身災。士君子所慎者，非義之得也。吾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貲吾門，此未敢覩。乃令亟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字□己。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塔街樓子，皆撤之。說郛作皆封識之。懼其糾劾也。以上見說郛。案說郛段，長其乳硯也。案稗珠集，作宅有街，其塔目亦曰北樓。然終

以強毅爲時所忌，猶終除亞相者百日內。若別有人登庸稗珠集作大拜。，謂之辱臺。新書作：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而景讓未十旬，將公仲入相，景讓除西川節度，赴任不踰年，乃請老歸於洛下，終身不復再起。太夫人嬬居之歲，才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言勸以禮。雖及宦達之後，稍怠於辭旨，則櫝楚無捨。先是景讓除浙西節度使新書作觀察使。，已而忽問曰：取何日進發？偶然忘思慮，便云擬取某日。太夫人曰：若此日吾或有事去未得，如何？景讓惶懼，方悟失對。太夫人曰：官職貴達，不用老母得也。命蒼頭僕折去巾鞶，撻於堂下。景讓時已斑白，而高堂嚴肅，常若履冰，縉紳之流，健羨莫及。其後在浙西日，左都押衙因應對乖禮，怒撻而斃之。既而三軍洶洶，將致翻城。太夫人乃候其受衙之際，出坐廳中，叱景讓立於階下曰：天子以方岳命汝鎮撫，安得輕弄刑政，苟致一方非寧新書作一夫不寧。，不唯上負聖君，而令垂暮老母銜羞而死，且使老婦何面目見汝先大夫於地下？言切語正，左右感咽，乃命坐於庭中，將撻其背，賓僚將校畢至，拜泣乞之，移時不許，大將以下嗚咽感謝之，於是軍伍帖然，無復異議矣。景讓累舉不捷，太夫人抑其點額，即笞其兄。中表皆勸，如是累歲，連受庭責，終不薦託，親知切請之，則曰：朝廷知是李景讓弟，非是冒取一名者，自合放及第耳。既而宰相果謂春官：今年李景莊須放及第，可憫那老兒，一年遭一頓杖。是歲景莊登第矣。案唐語林：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李趙公紳再鎮廣陵，紳字公垂。武宗朝相。封趙國公。其再節度淮南，在武宗四年。常俢稗珠集作循。猶慕江淮，俢永貞二年，相公權德輿門生，泊武宗朝，踰四十載，趙國雖事威嚴，而亦以俢舊老敬之，俢到遲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既而出家樂備之。伶人趙萬金前獻口號以譏之曰：稗珠集作譏者。年老伶人孫子多。獻口號曰。元作叉，令從稗珠集。昔日曾聞阿舞婆，稗珠集作作人阿武婆。如今親見阿婆舞。趙公赧然久之。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經武，元作經文。

杜審權以廟堂出鎮浙西，審權字殷衡，懿宗朝以門下侍郎，出爲鎮海軍節度。請重恭寬，雖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苑最久，常侍從親密，性習慎厚故也。在任三載，自上任坐於東廳，泊於能去，未嘗他處。雖重臣經歷，亦不踰中門。雍容之度，升肯莫及。時邠公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公，審權人謂之小杜相公也。新書作小杜公。

王尚書式初爲京兆少尹，案新書但言出爲江陵少尹。以殿中侍御史。不言京兆。好縱情酣飲，京師號爲王鄭子，性復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巷中有欄街鋪，設中夜樂神，遲明未已。式因過之，駐馬寓目，舞者喜賀主人，持杯跪於馬前曰：主人多福，感得遂官來顧，味稍美，敢拜壽觴。式笑取而飲，娩領而去。行百餘步，乃回轡復謂之曰：向者酒甚不惡，可更一杯。復據鞍引滿巨鍾而去。其放率多如此。

高燕公駢，案駢字千里。嶺南之功，聞於四海，晚節妖亂，嗤笑婢子之口。嗚呼，怨隣不義，幸災不仁，亡不旋踵，己則甚之，雖自取也，然若有天道，豈不足以垂戒乎。

周侍中寶與高中令駢，起家神策打毬軍將，新書寶字上珪。會昌時。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以善擊毬。俱備軍將。而擊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國公領鹽鐵在江南，駐泊潤州萬花樓觀春，時酒樂方作，乃使人傳語曰：在京國久聞相公盛名，如何得一見。寶乃輒整樂命，馬不換公服，馳驟於毬場中，都激城樓下瞰，見其懷挾星彈，揮擊應手，稱歎者久之，曰：若今日之所覩，即從來之聞猶未盡此之妙也。

周侍中寶。初在軍中。性強毅。閹官之門。莫肯折節。逮將中年。猶處下位。或自憤悱。獨以領毬子供奉者。前後凡三十六度。遂挂聖意。遷金吾第二番將軍。尋遷對御使第一籌。喪其一目。（新書。武宗時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授涇原節度。移鎮浙東。與燕公對境。高駢在軍中時。以兄呼寶。及擬元戎。意遂輕少。兼以對境徵殺。惜愛日疏。浙積為仇讎矣。

韓藩端公。大中二年。封僕射敖門生也。與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問宛陵。請藩為副使。時幕府諸從事。率多後進子弟。以藩年齒高碁。凡遊從觀會。莫肯從狎。藩不平之。一日。諸郎府移廚不北。而藩為之幕長。方從班廳中。侯其來報。移時莫之召。藩乃入謁瑄。見藩至。甚訝其不赴會。藩便言不知。瑄乃與藩攜手往焉。既至彼。瑄則讓其失禮於首廳賓從。初端揖疎聽。俄而判官孔振裘。挺袂厲聲曰。韓三十五老大諫。向同年覓得一副使。而更學鬭府合舌。瑄撫髯而起。觀席遂散。

李瞻、王祝。繼牧常州。皆以名重朝廷。於本郡道不修。志郡禮。初李給事多不順從廉使。猶剛正於可否。其王給事則強愎為己任。周侍中寶皆隱忍之。瞻能秩退隱茅山。則免黃巢之難。祝剛訐北土。遂罹王拱之害。（新書王拱[illegible]。祝[illegible]。李瞻[illegible]。遇亂江湖。[illegible]。祝不為屈。乃遣吏就道殺之。）以金華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誠不謬乎。

生附子之毒能殺人。人固知之矣。而醫工或勸人服者。惟生與豆和合。可以紓患。句曲茅山出烏頭。道流水煮為丸。餉遺知聞。恐猶見服者踰月而後毒作。則狹吐昏迷。亟療方止。嶽外表老丈中。與韓端公是舅甥者云。目見藩自宣州能職。退居於鍾山愛敬寺。忽有道流勸服補益藥。以生附子數兩。以硫黃為丸。藩服之數月。乃方似覺有力。常日數服。忽一日鼻出鮮血。頃之。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齊流血。莫可制之。藩身親讓僚。既疲委頓。僅席流液。須臾侍疾骨肉。繾綣皆如綵染。自辰及巳午。唯皮骨存焉。洗澤莫及。但減血肉。舉骨就木而已。金華子曰。吁。不知附子之毒。遽若此之甚也。豈韓公運數會於此也。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斯而言。可以則君子進藥之謹也。夫肉翳發身之怪物也。冷暖尚差。猶能災人。而況金石燥烈乎。適粹精之神明。倘非九轉之製。孰可輕脫犯馭乎。處天地間。飛動微物。猶能顧惜身命。況於達明之士也。何乃苟利縱欲。劫掠為功。由彼兵火。自貽不戢之禍。冀無自焚也。不亦遠乎。

王昭輔嘗話。故鍾陵平江西時。見一王處士善筮。自云授易於至人。織巨如見。鍾陵幕中有楊推官。嘗因休暇。會同志小飲。時賓客未齊閒。且於小廳奕棋。握槊以佇俱至。俄而主人忽俯面瞑目。神色沮喪。遽歸堂前。使人傳語賓客。託以不安。且能此會。於是賓客皆散。昭輔方舉進士。亦在坐中。使人獨命入。謂曰。即秀才與王處士有宗盟分。今欲奉浼持一金往請卜一卦可乎。王遂齎金往過之。既布卦曰。卦甚異。可速報之。冤家頭來。業七日當至。宜決行計。問宜禱禳乎。曰。至冤得請於天。詎可改乎。昭輔復命。時楊方危坐以俟其返。既聞所筮。乃曰。斯人信名卜矣。問昭輔曰。向來覺辭色改常否。曰。衆皆覩之。楊乃自述十五年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揚宰。有弟收拾一風聲婦人為歌姬。在舍。（[illegible]。一日以與他人。[illegible]入宮。上問[illegible]。）（[illegible]。生曰。劉郡舊貴人。自注云。俗呼如此。然則風聲婦人。亦舊貴人之類也。）一旦方治晨妝。為諸女姊騈族來惱。其嫂甚怒。逼逐之出於中門。其且某入府。遇放衙歸早。忽見不衣裙獨在中門外。疑忌其素非廉人。時弟又不在。大怒之。責其點污家風。遂索杖背笞之二十。家人爭以藥物塌擦之。沈悶不甦。經中夕而死。爾後絕無彰聲。適來忽見躡履自南

躡履步而前。刻期曰。我上訴於天。已得伸雪。七日內當來取爾命矣。此固無可柰何。然驗王生之卜。於前事不謬。果七日而卒。

杜紫薇牧。位終中書舍人。（牧字牧之。為湖州刺史。入為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以）自作墓誌云。生平好讀書。為人亦不出人。嘗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可為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矣。與吳與日。夢人告之曰。爾位當至郎中。復問其次。曰禮部。再問。曰中書舍人。終於典郡耳。又夜寐不寐。有人即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過隙也。（新書。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案樊川文集見[illegible]）逾月而卒。（[illegible]）臨終留詩。誨其二子曹師、（原注晦辭）祀祀、（原注德祥）等云。萬物有好醜。各以姿狀論。唯人則不爾。不學與學論。學非探其花。要自抉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妄禱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朝為禮部侍郎。知貢舉。甚有聲望。

杜晦辭。牧之子。自南曹郎為趙公隱從事。於朱方。（元作西方。從趙鄂校。）今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辟為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命。退隱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為節度判官。方始應召。狂於美色。有父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為郡守。晦辭於飲席。忽顧營妓朱娘。言別。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婦人耳。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元作）隨而遣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衣。便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內子性仁和。即之無難色。遂雇（輦元作）而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是。

金華子雜編卷下

瑯邪王氏。與太原同出於周。瑯邪之族。世皆有雖顯之名。今太原王氏子弟多非爭。炫稱是己族。其實非也。太原貴盛之中。自有鈒鏤之號。（案李肇國史補。[illegible]。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而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大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即皆拜三房子弟為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嫁多達官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據大房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專清美之稱。（[illegible]）崔程即清河小房。（[illegible]）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家。寶應本安宜縣。崔氏世取八寶以獻。勅改名焉。程之姊。北門李相國蔚（字茂休）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為揚州院官。舉吳蟊擲巧於圖利一時之便。蔚以為得人。竟亂從推之數程累收數郡。皆無政聲。小杜相公聞程諸女有德。致書為其子讓能取焉。初辭之。私謂人曰。崔氏之門。著一杜郎。其何堪矣。而相國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於寶應諸院閒。取一弟姪以應命。而適之。其後讓能顯達。封國夫人。而程之女。竟無聞焉。（[illegible]）（[illegible]）

蔡州伯父院諸兄皆少孤。（[illegible]）（[illegible]）

洎南海子長揖第之日。伯母安定胡氏。已年尊矣。詰早候

侯捷至。穆氏長阿姨入賀北堂。伯母方起未離寢榻。問安之後。盧遊妓悄。不敢遽聞。但竊笑於前。久之忽問曰。小娘今日何喜色之甚耶。對曰。亦只緣有事甚喜。伯母怡然久之曰。我知也。是郎將及第耶。言訖淚目泫然。左右因之不覺皆流涕。吁、長仁之念周。而永慕之情至。誠非淳艶也。不能感物。

李郢詩調美麗。亦有子弟標格。鄭尚書顥門生也。居於杭州。疎於馳競。終於員外郎。初將赴舉。聞隣氏女有容德。求娶之。遇同人爭娶之。女家無以爲辭。乃曰。備一千緡。先到即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往。復曰。請各賦一篇。以定勝負。負者乃甘退。女竟適郢。初及第回江南。經蘇州。遇親知方作牧。邀同赴茶山。郢辭以決意春歸。爲妻作生日。親知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代歸意。郢爲寄內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香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鴛鴦交頸期千歲。琴瑟和諧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兄子咸通初來牧餘杭。郢時入謁猶子。留宿盧白堂。云。淵月斜明盧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曙不得睡。（不得睡一作不成寐）二十五聲秋點長。

張祜詩名聞於海外。居潤州之丹楊。嘗作俠客傳。蓋祜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敍也。崇遠猶憶往歲赴門牆承之丹陽。因得追尋往跡。而祜之故居。堍垣廢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嘗訊於閭里。則亂前故老猶存。頗能記憶舊事。說祜之行止。亦不異從前所聞。問其隱俠。則云不似他說。唯邑人往售物於府城。每抵晚歸時。猶見祜巾褐杖屨。相從酒市。已則勁步出郭。夜適縣下。及過祜門。則又先歸矣。如此恒常不以爲怪。從縣至府七十里。其迢遞而躡履迷人莫測焉。

章楚老少有詩名。相國李公宗閔（字損之）之門生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寄居金陵。常跨驢策杖。經闤中過。布袍貌古。羣稚隨而笑之。即以杖指諸孺曰。上不屬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畏章楚老。引羣兒令笑。因吟咏而去。

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橫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於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以上元缺。今從說郛補。）徐太尉彥若之赴東南。將渡小海。（新書。乾寧初進位太保。乃以平章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元隨軍將息。忽於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口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紺珠作夜半）忽覺船一舷壓重。及曉視之（紺珠作起而視之）。即有衆龜層疊乘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蹈不測。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於海中。衆龜遂散。（紺珠集棄其瓶子。作父龜附舷。懼而棄之。）既而話於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得。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寶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人嘆惋不已。

淮南巨鎮之最。人物富庶。凡所製作。率精巧。樂部俳優。尤有機捷者。雖魏公德重搢紳。觀其諧謔。亦頗爲之開頤。嘗行讌之暇。與國夫人盧氏偶坐於堂。公忽微笑不已。夫人訝而訊之曰。此中有樂人孫子多出言吐氣。甚令人笑。夫人承命。[illegible]召之。孫子既至。撫掌大笑而言曰。大人兩個。更不著別人。風貌閑雅。舉止可笑。叁拜引辭。獻辭敏悟。夫人稱善。因厚賜之。

王師範性甚孝友。而執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毆殺美人張氏。爲其父詣州訴冤。師範以舅氏之故。不以

部民目之。呼之爲父。冀其可厚賂和解。勉諭重疊。其父確然曰。骨肉至冤。唯在相公裁斷爾。曰。若必如是。即國法予安敢亂之。柴竟伏法。其母恚之。然亦不敢少責。（新書云。師範立堂下。日三問省。不得見者三年。拜省戶外。不敢少懈。）至今沂州猶印賈王公判事。

中朝盛時。名宦之寶。指顧即能登人羽翼。朱慶餘之赴舉也。張水部一爲其發卷於司文。遂登第也。光德相國崇望舉進士。因謁雒起居鄭太師從讜（字正求。新書僖宗朝以太傅。以太子太保還第。）閽者已呈刺。適遇裴侍郎後至。先入。從容。公乃命瓜劉秀才以入。相國以主司在前。不敢昇進。坐跼拜於副階之上。鄭公乃降而揖焉。再乃趨出。鄭公佇立於階所目之。俟其掩映門屏。方回步言曰。大好及第舉人。裴公亦贊歎。明年列於門生矣。

李節得道之士。通三禮學甚精。少工歐陽率更書。自稱東山道士。杖策徧遊。居止無定。每歷諸子之家。才止纔事少時遂去。兒妻泣留。蔑之顧也。率多遊於市井之間。縱飲酒肆。稍稍於肋腋後取碎黃白物償換酒價。資錢時竭。即不知所在。人皆竊伺蹤跡。莫之得也。或浹旬又見歸里中。少年之徒多從而學書。必揮毫者。方許之教。嘗於衢路間。忽見士人。節謂之曰。逐將二千錢來。二十日內。教你歐書取成。人欲從之。果無礙矣。得錢隨手與人。又弄射法。兗州節度使王庶人聞之（王庶人即師範也）。邀而就試焉。節曰。當於隙所置一物。但路旁節可中也。王公乃以常所使小僕。於毬場內以箸籠貯之。謂節曰。西望射之可中矣。節曰。不識此奴可射乎。王公笑而許之。未深信。既一發。當使往視之。奴已貫心而斃矣。王公大悔恨無及。欲從之學。節曰不可。公今日得。明日即反矣。王內惡之。而不敢言。既而命同出獵。節遂亡歸山東。忽一旦遍詣知聞告別。累日而卒。葬於城南平地。壘石爲墳。累年有獵者逐麋鹿走入於墓穴中。獵者窺之。見其衣冠儼然而

凝。即戲之曰。三禮健否。以草杖撥之。乃空衣焉。方驗其尸解矣。

朱沖和五經及第。恃其強敏。好干忤人。所在伺察瑕隙。生情爭訟。自江南採巨木。送於台省。卒不能運。繫繫既久。則又卤莽舍之。如此數四。人號爲官途惡少。

黃巢本王仙芝（濮州）賊中判官。仙芝既死。賊衆戴之爲首。遂日盛。橫行中原。陷京洛。數年方滅。金華子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於君也。善則歸服。惡則離貳。始盜賊聚於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刻剝於賦斂。水旱不恤其病餒。父母妻子。求養無計。初則竊奪穀粟以救死命。黨與既成。則連衡同惡。跨山壓海。東逾梁、宋。南窮高、廣。列獄無城壁之阻。重關無百二之固。蜂喙噓天。翠華狼狽而西幸。豺牙爍日。齊民肝腦以塗地。鄭、鎬淩夷。往而不返矣。世之清平也。搢紳之士。率多矜恃儒雅。高心批藏。恥念文武之本。羣尚輕薄之風。濁官行法。何暇及治。由是大綱不維。小漏忘補。失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運既遭。翾飛之變是作。爲家自京、洛淪陷。遂河、海播遷。此流寓江南之所自也。

劉鄩本事販鬻。王氏既承昭宗密詔。會諸道將伐朱氏。（舊史。劉鄩密州安邱人。王氏謂師範。朱氏謂全忠。）乃遣鄩偷取兗州。鄩乃詐爲回鶻軍將。於兗州置邸院。日傭使夫數百。詣青州潛遣健卒。僞白衣。遂隸成役。夜即留寓於密室。如是數月間。得敢死之士千餘人。又於大竹內藏兵仗。入監門。皆不留意。既而迎曉突入州。據其甲仗庫。時兗州節度使姓張（[illegible]）。統師伐河北。（舊史作葛從周。）鄩既入據子城。甲兵精銳。城內人皆束手。莫敢旅拒。（舊史。鄩遣細人[illegible]）

（渚有。規覘城內虛實，及出入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引衆而入，遂議之。告師徒，請步兵五百，皆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與此異，亦見冊府元龜。）鄴加以州將素無恩信於衆。鄴諭以將爲順舉，戢御嚴明，雖犬無擾，軍庶悅伏。宿州益師又至，兼招誘武勇，不日衆逾數萬。張氏家族在州，供備逾於其舊。張帥有母，鄴躬候問，備展晉之敬，加以容止重厚，見者提而敬之。俄而張帥聞變，回師圍城。張母登陴，呼其子而語之曰：我今雖在城內，與汝隔絕，而劉司空晨夕端笏問我起居，其餘燕雀莫敢諠雜。汝切不可無禮於他。由是張頓兵緩攻。宿州聽命於梁。圍解，鄴乃歸降梁。梁太祖得鄴大喜，累用征伐，皆獲殊勳。至魏府後，遂爲梁氏元帥，威名顯於北朝矣。

咸通中，有司天曆生姓吳，在監三十年，請老還江南。後敍優勞，授官江南郡之掾曹，辭不赴任，歸隱建鄴舊里。有富居處積寶者，亦名士也，嘗問之曰：近年以來，相坐多不滿四人，非三台星有災乎？曰：非三台也，紫微星受災乎。曰：此十餘年內，數或可備，苟或有之，即其家不免大禍。後路公巖、于公琮、王公鐸、韋公保衡、楊公收、劉公鄴、盧公攜相次登於台座，其後皆不免，惟于公琮賴長公主保護，獲全於道中耳。

盧公攜入相三日，（攜字子升，乾符五年入相。）堂判福建觀察使播等九人。上官之時，衆詞疑惑。王回、崔程、鄭幼復等三人到任之後，政事乖張，非勸停見任。天下爲之囂然。黃巢勞盛，遣使乞鄆州節度使，（新唐書表作天平節度使。）勅下許之。攜謂妖亂之徒，若許則僥倖得志。及潼關不守，鑾駕將西幸，爲小黃門數十人詣宅捕門詬責之，遂貽羞而斃。（新書作仰藥死。）黃巢既入京，斲其棺焉。

鄭傪爲江淮留後，金帛山壘，而性鄙嗇，每朝炊報熟，即納於庫，逐時並給，緘鑰嚴密。忽一日早辰，其妻少弟來妝閣問其姊起居。姊方治妝未畢，家人備夫人晨饌於側。姊顧謂其弟曰：我未及餐，爾可且點心。止於水飯數匙。復備夫人點心。傪詬曰：適已給了，何得又請？告以某舅飡卻。傪不得已，付之曰：怎麼人家夫人娘子，喫得如許多飯食。

朱沖和嘗遊杭州，臨安監吏有姓朱者，兄呼沖和，頗邀迎止宿，情甚厚。沖和深感之。來監中訪同姓，因出入鄰司稍熟，亦不防備。一日鄰房吏偶以私匙一道，啓在案間，沖和竊之。皆盜分官錢約數千百萬，候其他適，遂取之懷而去。吏人既失此匙，知爲沖和所制，一監之人無不罹重辟矣。衆情危懼，共請主人，願以白金十笏賂之。沖和既聞，念苟不許之，則朱人亦當不免，乃曰：若他人故難，以久受弟之殊分，則無不可也。衆人嘗言其稟性剛執，倘一問不允，則無復搖動。初令往探，若卜大敵，及聞其許成，咸私制賀五百兩銀，不時齎足。沖和既見，乃取銀並匙，同封而還之，並絕句：三千里內布干戈，累得鯨鯢入網羅。今日寶刀無殺氣，只緣君處受恩多。然終以惡名爲人所擯，竟不免焉。

以恩地爲恩府，始於唐馬戴。戴大中初爲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

許棠（新書作許棠。晚年登第。）嘗言於人曰：往者年漸衰暮，行倦遠宦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一第以來，筋骨輕健，蹬梯升降，猶愈於少年時。則知一名能療身心之疾，眞人世孤進之還丹也。（案王定保唐摭言，許棠宣州涇縣人。早脩舉業，應二十餘舉，始及第。又云：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啓緘，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計敏夫唐詩紀事：棠字文化，宣州涇縣人，咸通十二年進士。有編

號詩爲工，時譽許洞庭。）

苗紳貶南中，崔相國彥昭，其故人也，見而憫焉。呼紳至第而慰勉曰：苗十大是屈人。再三言之。紳欸久淹屈，既聞時宰之撫諭，莫勝其喜。及還家，其子迎於門，紳笑語其子曰：今日見崔相國，憫我如此。遂坐於廳，高誦其言曰：苗十大是屈人。異笑一聲而卒，悲失。

顧況著作集中云：曰中樵人時見長松之上懸掛巨鐘，再尋其鐘，杳無蹤徑。其所在即貴溪、弋陽、封鄰之間。愚宰上饒日，有玉山縣民秀頻來說：本邑懷玉山內，樵蘇人往往見之。長松森羅，泉石幽麗，四望若有宮苑林樹，掩映松門之上，有巨藤橫亘，掛大鐘，可長丈餘，去地又若十丈。有採樵人矚目望於上下，徘徊竟日，將去，即密記道路遠近，明日與親識同往，則莫記所在。時樵採則忽遇之，又非向時所在。鐘與松門則無異狀云。旬月前，鄰舍之人東之不誣也。由是知顧公之記不謬哉。

常有新安人，說本邑深山中有一水，居人食此水者，舉皆長壽，僅有二百歲者，鄉人謂仙源。疑或有花木靈草常墮水中，使之然也。亦不知是仙人浸灌芝朮，泉流迤邐不遠乎，餘功及物，猶能鎮駐也。是知名山巨嶽，無不間有靈異之境。信州靈山雖不齒於嶽鎮盛名中，而古仙勝跡亦甚可數，其狀秀拔，諸峯峭列。亦有水源，居人多長壽，縣之人吏時有父母過百歲，鬢髮不衰者。

沂、密間有一僧，常行非廢悶，舉止無定，如狂如風，即店之家或有愛惜寶貨，若來就覓，即與之，雖是貴物，亦不敢拒，且若舍之，其必獲十倍之利，由是人多愛敬，無不迎之。往往直入人家云：貧道愛喫脂葱雜麵餖飥，速即煮來。人家見之，莫不延接。及方就食將半，忽捨起四顧，忽見糞土或乾蠱蟲，即手捧投於椀內，自摑其口言曰：更敢貪嗜美食。否則食盡而去。然所歷之處，必尋有異事。其後河水暴溢，州城沈者數版，州人恐懼，皆登陴危坐，立於城上，水益暴，頃刻去女牆頭數寸，城人號哭，數十萬衆命在須臾。此僧忽大呼而來曰：可惜了一城人命，須與救取。於是自城上投身洪波中，驅頁以沈，巨浪隨陷五尺，及日晚城壁皆露，明旦大水盡涸。州人感僧之力，共追痛，相率出城，沿流泝而尋其尸，忽於城西河水中小洲之上，見其端然而坐，方袍儼然。大衆催呼云：和尚在。就間則已溺死矣。乃以舁舉昇起，赴近岸數百之衆，莫可舉動。又其洲上淤泥不可起，塔廟相顧，計議未決，經宿，其淤泥湧高數尺，地變黃土，堅若山阜，就建巨塔，至今在焉。

曹柏休莫詳其州里，有妻孥居福舟中，往來宣、池、金陵，每於山中兩錢買柴，赴江下一錢價賣與人，自云喫利不盡。善符鄉野牛疫，即以片紙書云：曹柏休，棟殘牛與牛主。令歸貼於牛舉之大者角上，無不立愈。性嗜鱠，持網者攜鱠以候，既見即問其來意，漁人曰：業網於幽山，每歲夏先得鯆一頭，獻於府主，例獲一千文，今覓罕獲，故來相投。受而許之，乃以符一道付之。適去未久，復有一人亦攜鱠來，告如前，沈吟久之，復授一符令去。既而先得符者，果得鯆魚，遂奔赴府主，至廳門忽遇賓客，遲回未將上次，其後得符亦府一頭來到，乃同將上，皆獲一緡焉。此人靈異甚多，已見於沈汾侍御所著續仙傳，遺落數件，故復敍之也。

咸通中。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業以淘河者。偶獲一古鏡。可徑七八寸。方拂拭。則清明瑩澈。皎潔鑒人心腑。洞然見者大駭悸。遂棹舟出江口。以鏡投於大江中。既投而後悔之。方訴于人。聞者皆知是軒轅所鑄之一矣。吾聞希世神物。咸寶藏於天府。川瀆之監。密司其職。歸藏氏所傳。固應祗之多謎。何乃復墮於泥滓間。而又不得令識者一觀。豈上古之至寶。時亦示顯晦于人哉。而罕見有數。俾時出愚者之手。必其無能滯留於凡目耶。

楊琢常說。在淄青日。見一百姓家燕巢。累年深接。從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梁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廚人備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攫。莫可驅趕。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願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白鳳雛。長數尺。自巢而墮。未及于地。即欻然出戶。望西南沖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　予往歲宰于晉陵。琢時為縣丞。云皆目之所覩。（欻然下。元有飛去二字。無出戶至此一段。今從郭補。）又有人家燕巢生一赤鳳子。騰躍飛去。（紺珠。巢。又一燕巢中有赤光。毀之。赤鳳子長尺許。鱗甲皆具。少頃騰而飛去。案此蓋即下赤龍子節文。而誤以龍為鳳也。故郭無之。）

志怪錄曰。凡竊諸寶。亡不知處者。以銅盤盛井華水。赴所失處。擲地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楊琢云。北海縣中門前。有一處地形微高。若小堆阜隱起。（洪邁夷堅志引作隱起若小堆阜。）如是積有歲華。人莫敢鑿墾。有一縣宰。乃特令平之。既去數尺土。即得小錢散貫其下。（紺珠作得五銖錢。取不盡。）如是漸廣。衆力運取。僅深尺餘。（夷堅志作深丈餘。）東西袤延。西面際乃得一記云。（紺珠作一石記云。）此是海眼。故鑄錢以鎮壓之。其數不可勝計。又不明錢時代。其錢大小如五銖。閤縣懼悚。慮致災變。乃備祭醊。卻以所取錢。皆填築如故。其後亦無他祥。

楊琢云。有一人家燕巢中。忽然赤焰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歇。夜後。廟巡呵喝於外。皆其不識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云脫竇其以下十字。從說郛補。）望之。則又光焰亘天。居旬月間。（元譌人。）漸聲傳。日或聚衆其家。老父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元脫赤子字。）墜下。鱗甲炳煥。老父號懼。遽以禍福禱之。焚香辭謝未畢。既而見一火龍。長丈餘。自窗牖而入。光如列炬。（元脫光列字。）爍人瞻視。一家駭愕。俱伏稽顙。徐攜其子。入自窗室。穴其尾騰天（說郛作騰空。）而去。亦不損物。（元脫何。）然其家不數年墮敗焉。（此段。說郛據前白鳳節下。）

楊琢云。膠東郡有隱士。莫詳其姓氏鄉里。布袍單衣。行乞於酒市。日希一大醉而已。既酣。即以手提衫袖。舞擗而行曰。吉留喦。吉留喦。（紺珠作常舞於市。有歌曰。吉留喦。）市中群兒。隨輒噪擁。咸謂之吉留喦秀才。城西有古傳舍。郡非衙要使命稀到。常寄宿於驛廊土塌之上。藉箔一重。每醉而歸。先以冷水灌洗。令溼透。然後就枕寢。若有變故固無改也。雖風霜如割。單衾之衣服。覆身人往候之。則氣偽蒸於人。驛之門者皆識其非常人。每酤酒數升。置於牀前。及常為水沃漿以候其人。見酒即飲。醉而後寐。如是經歷累年。忽一旦往道齋大會中。白日上昇矣。（紺珠作後於市中。白日乘雲而去。）

僧守亮。受業上元古瓦官寺。學行無所聞。而好言周易中象象。贊皇李公之鎮浙右。以南朝衆寺。方袍且多。其中必有妙通易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一人。送至府中。瓦官綱首見亮。因戲謂之曰。大夫取一解易

僧。吾師常時愛說易。可能去否。亮聞之。遂諾行。既至。贊皇初見。儀容村野。未之加敬。及與論易道。亮乃分條析理。出沒幽賾。凡欲質疑。亮乃敷衍出人意表。

長安閭里中小兒。常以纖草刺地穴間。其蟲勝負。戲以手撼地曰。顛當出來。既見草動。則鉤出赤色小蟲子。形如蜘蛛。北人見之。甚常固不介意。南人偶見。因而異之者。蓋江南小兒。亦謂之釣駱駝。其蟲子之背有若駱峯然也。縉紳會同時。有以此質疑。衆默然。客有前明經劉蕣辭曰。此爾雅所謂王蛈蜴。於純之註可校焉。證之於書。皆信。衆皆歎服。

補

高宗太祖之興也。承隋之失。乃定民之賦租。務從優減。稅納遞數。皆係枉法。兵興之後。因亂政經。天下盜擾。盜賊蔣起。六合殷繁。世無完城。非以失民心之所致哉。乾符中。所在州皆平寧。故老童孺。多未識兵器。州郡閒。或忽有遺火。沿燒不數舍。而士庶驚怪。奔迫狂駭。逾時不息。惋歎之音。聞徧於穰乘也。不數年後。大寇滔天。九有無復息肩。遭賊反覆。偷安兵革。則向來之荼苦。猶甘薺焉。

案說郛所載六條。皆小有異同。而此其首條也。本書無之。今補錄於此。

李寬為常侍。有門下者。姓盧。嘗相或問李公如何。曰據其面部所無者。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皆還鄉居。死於池州。乘舟歸。舟破沈其骨。

案紺珠集載金華子十三條。亦小有異同。而是條則本書所闕。紺珠每條各有標目。是條在二十五擧秋點長後。孤進逕丹前。目曰面部三無。今補。

馬戴大中初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龍陽尉。行道興詠以自傷。其方城懷古云。中肯任向秦庭哭。斯將終貽楚國羞。斯彝聞散云。道在猜讒息。仁深疾苦除。堯聰能下濟。九衢林馬鞅。千門謫車轄。秦毒破心膽。惊陳毛髮。子固屈一鳴。余固宜三刖。又曰。丹散東飛來。喃喃造君札。呼兒旋（說郛去。）供衫走馬。空踏纖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帶雪。孤梅寶無言。笑餘翻不悅。又送迎（說郛作送迎。）詩云。手撚金僕姑。腰懸玉轆轤。爬頭峯北正好去。緊取可汗鉤作奴。六宮雖念相如賦。其那防邊重武夫。（說郛作案。聽據下句道在上。應脫一句。必有脫字。）

孟遲。（遲字遜之。會昌五年進士。）陳商門生。為浙西掌書記。以讒能至淮南。崔相公奏掌書記。後以詩寄浙右幕中曰。由來惡舌驅難追。自古無媒謗所歸。勾踐豈能容范蠡。李斯何暇救韓非。巨源豈為雞排斥。強努那因鼠發機。慚愧故人同鮑叔。此心江柳尚依依。

案計敏夫唐詩紀事。載金華子二條。貶龍陽尉。已見前恩府條。餘並本書所闕。

附

徐鉉稽神錄拾遺云。金鄉徐明府。有道術。河南劉崇遠。崇龜從弟也。有妹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姊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著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匹。吾為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

徐封絹而至曰。若絹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其絹。乃詣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案是條疑館臣從金華子摘錄者。姑附於末。

右金華子雜編二卷。甲辰冬。從繙寫　四庫全書得其本。乃館臣就永樂大典錄出者。傳鈔不無譌漏。其敘事簡明。措詞雅飭。寫其副。加校注補綴焉。案崇遠仕南唐。爲大理司直。馬陸二書。俱無傳。據稽神錄。知爲廣南節度崇龜從弟也。自序少慕赤松子。兄弟。因以金華自號。赤松子即丹谿皇初平。入婺州金華山得道。叱石成羊者也。其兄初起。後改名赤魯班。事見眞誥。及神仙傳。觀劉生所慕。其人志趣。概可想見矣。是編載鄭樵通志。藝文略雜史類。作三卷。注云。記大中咸通後事。今止二卷。而第一條詳序列祖之興昇元之盛。自序且上疑勒大寶云云。正謂李氏。疑所逸一卷。南唐事爲多。然紺珠集、唐詩紀事所引、而今無文者。仍皆東京舊聞。簡冊斷殘。無可證明矣。然實足以補唐史之闕遺。以視鄭文寶江表志、龍袞江南野史。正未易以軒輊言也。丙午夏日。海寧周廣業識於北平聽雨樓之北書塾。

中朝故事

尉遲偓撰

中朝故事

尉遲偓撰

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閒。跨驢重戴。縱目四顧。往往及暮方歸大內。近臣多諫陛下不合頻出。上曰。吾要採訪民間風俗事。只如明皇帝未平內難已前。在潞邸閒出遊城南韋杜之曲。閒行村落之舍。遇士琚閑話。果贊成大事。吾是以要訪人物焉。一日到天街中。道旁見一人。狀若軍將。坐槐樹下石上。見上來遽起。鞠躬而立。上詰之。云姓趙。淮南人也。問之。云聞杜琮相公出鎮淮南。欲往謁耳。上曰。舊識耶。對云。非舊識。始往投誠。上曰。公聞杜公何如人也。對曰。杜是累朝元老。聖上英明。復委用之。非偶然也。上悅之。詰曰。懷中何有。乃一牘述行止也。上留之。戒曰。但留邸中伺候。杜公必來奉召。翌日上以狀授琮公。乃批云。授淮南別敕押衙。終身獲厚祿焉。其人感遇。人皆稱之。

宣宗即憲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後。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宗召上遙視瞬目於中官仇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爲僧。遊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左軍護軍田令孜輔翊于朝。僖宗呼爲阿父。朝綱由己。人無敢言。每入對啟。皆自備兩牙盤果食。便對御前從容。良久而退。以爲常式。數年後扈從幸蜀。將恣毗睢。殺害孔多。及翠華還京。不敢侍從。時令孜見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乃求爲監軍而徂。

昭宗皇帝即僖皇弟也。咸通八年丁亥歲降生。文德元年三月即位。春秋二十二。儀貌端明。人望偉如也。雖遭鑾輿艱險。智量過人。每與侍臣言論。商較時政。曾無厭倦。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與朝臣有隙。將欲搆難。鑾駕于神京。上乃順動。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眺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二首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遠烟籠碧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是英雄。迎孥歸故宮。又一曰。飄颻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烟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常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上戊午年還京。庚申歲以中官多兇惡。欲去其用事者。十一月五日。爲左軍軍容劉季述、左軍王仲仙、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擁禁兵。驗諸道進奏官僞上表。請上頤養遜位。扶上出東內。册德皇監國。上明年正月一日反正。誅四悲。改天復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領兵入河中。四月冬節。上又爲鳳翔兵士擁幸岐城。朱全忠將兵迎鑾闕道。首涉三載。癸亥歲正月二十二日。鑾出朱全忠寨中。乃遷鑾殿。甲子歲全忠迎上幸洛。四月改天祐元年。八月十一日乃行篡逆。寰海莫不冤痛也。

京兆尹有生殺之柄。然而淸要之官多輕薄之。自爲所由之司。京國士子進士成名後。使列淸途。屈指以期大用。故非若登廊廟須甘揚歷於字人。遂假途於長安萬年之邑。或烈在東洛。亦爲河南洛陽之宰。數月之後。必遷居閣下。京尹不可倖也。兩縣令初欲蒞事。須謁謝京尹。皆異常待之。庭前鋪氈褥。府史行一人投刺於尹前。去某邑令某姓名謝兩拜而已。大尹降西廊迎之。從容便就飯。會府中。遂爲體例。

咸通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劉瞻。以淸儉自守。忠正佐時。懿皇以同昌公主薨。謝怒其侍官韓宗紹等。子孫并親屬二三百人。散繫大理。內外疑懼。瞻上疏切諫。時路岩韋保衡特寵忌之。出瞻爲荊南節度使。中外咸不平之。翰林承旨鄭畋爲制詞。略曰。早以文學。擧中殊科。風稜甚高。操履無玷。而又僻於塵俗。不尙浮華。安數畝之居。乃非己有。却四方之賂。唯畏人知。云云。韋路大怒。貶畋爲梧州刺史。取十道圖檢見驩州去京萬里。乃謫瞻爲驩州司戶參軍。舍人李庾行誥詞。敍責深甚。將欲加害。時遇懿皇厭代。僖皇初立。用元臣蕭倣佐佑大政。倣擧瞻自代。又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理之。韋路意乃止焉。俄而路巖出爲益帥。保衡又離相位。召瞻爲康州刺史。再授虢州。瞻旋至湘江。韋保衡南竄。相遇於江中。瞻家人齊登舟外詬罵之。保衡約束家人。無辭以對。至賀州驛內伏法。乃是數年前殺楊收閣子中榻上也。瞻至湖南。李庾方典是郡。出迎于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詞送李庾。蹈艇過滯竹枝。恨深女兒。庾懾怒。乃上酒於瞻。瞻命庾酬唱。庾云。不曉詞聞音律。瞻投杯曰。君應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庾飲酖而卒。瞻至京。俄入中書。時宰相劉鄴先與韋路相熟。深有憂色。方料盤盛。乃於院中設會。召瞻飲。中寘毒而薨。鄴尋授淮南節度使。僖皇於麟德殿設宴。伶人有詞曰。劉公出典揚州。庶事必應大治。民瘼康泰矣。諸伶人皆倡和曰。此眞恐藥王菩薩也。人皆哂之。路巖即貶儋州百姓。至江陵。籍沒家產。不知紀極。有蚊幮一領。輕密如碧烟。人疑其鮫綃也。及新州伏法。

咸通中。輔相崔彥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進士及第。來年彥昭猶下第。因訪凝。凝衩衣見之。崔甚恚。凝又戲之曰。君却好應明經舉也。彥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白夏官侍郎判鹽鐵。即秉鈞軸。一日凝拜是官。決意入相。彥昭陷之。後數月之間。鹽鐵中有隳壞凝朝職。朝廷以彥昭爲之。半歲而入相。彥昭母乃命多製鞋履。謂侍婢曰。王氏妹必與王侍郎同竄逐。吾要作小妹同行也。彥昭聞之。泣拜其母。謝曰。必無此事。王凝竟免其責也。

古者五行官守。皆不失其職。聲色香味俱能別之。贊皇公李德裕博達之士也。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及。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有親知授舒州牧。李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贊皇閱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同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伏其廣識也。

舊說。海中有派水貫於新羅國邑。淸而甘。或彼國忘於進奉中華。則彼水濁而無味。又嶺南荔枝。明皇幸蜀後。江南之人使翠及此果下。彼中不稔。乾符中。僖皇在蜀。洞庭柑橘。東都嘉慶李。睦仁柚。亦味酢而澀。

北省官往日遺補。每上疏諫諍。多謝罪立詩詞。右補闕與左拾遺結狀。故中朝士人宜右補闕左拾遺也。

前朝宰相翠有不左降者。唯徐商特致公直數十年不曾有累。其子齊國公彥若。亦以忠於上和於衆。竟無貶謫之禍。

盧耽自進士登科後。出將入相。四十九年不曾稱前衙。皆從此任受於彼。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擎餺飥。乃數口。碗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

太常卿初上寺內。以雅樂令作而呈之。少卿初上。以半呈之。

搢紳子弟。皆怯於尚公主。蓋以帝戚強盛。公主自從幕僚。以至莊宅庫樂。盡多主吏。宅中各有院落。聚會不同。公主多親戚聚宴。或出盤遊。馳馬不得預之。相見即賓公簡婢僕。不敢顧盼。公主即恣行所爲。往往數朝不一相見。唯于琮相國所尚廣德公主。即賢和不同。乃懿皇親妹。于琮遭南路所逐。同到韶州。于公累起。彼中宮賜藥酒。公主詬罵。奪而擲之。常侍于公。手執公腰帶而坐。凡所經歷州郡。官吏不敢參迎。道途屏杲門相對而行。果尋被詔却還登啟。授太子少傅。次除右僕射。所謂公主之力也。

宮苑之間。八節遊從。固多名目。每歲櫻桃熟時。兩軍各擇日排宴。祗候行幸。謂之行從。盛陳歡樂。以止盡日。倡優百戲水陸。無不具陳。在處堆積櫻桃。以充看饌也。

同州有長春宮。其間園林繁茂。花木無所不有。芳菲長如三春節矣。中書政事堂後有五房。堂後官共十五人。每歲都醵酤錢十五萬貫。秋間於坊曲稅四區大宅。鱗次相列。取便修裝。徧栽花藥。至牡丹開日。請四相到其中。并家人親戚。日迎達官。至暮娛樂。教坊聲妓。無不來者。恩賜酒食。亦無虛日。中官驅高車大馬而至。以取金帛優賞。花落而罷。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有一兒。俗之王酒胡。居于上都。巨有錢物。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上又詔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二撞新鐘。捨錢一萬貫。令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捨錢一千貫文者。却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韓建爽母。篤訪松楸之地。有術士云。只有一穴。可置大段錢物。亦乃不久而散。若華州境內。即莫加於此也。建乃於茲葬母。明年大駕來幸三峯。四海之人。罔不臻湊。建乃廣收商稅。二載之後。有見錢九百萬貫。後三年。盡爲朱全忠所有。兩軍所置街巡。一止軍中兇暴。若乃百姓爲鬬。即屬京兆府并兩縣捕賊司。軍人百姓不相參雜。天下亦如此。

天街兩畔槐樹。俗號爲槐衙。曲池江畔多柳。亦號爲柳衙。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

每歲上巳日。許宮女於興慶宮內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入。成歲如此。

華淸宮湯泉內。天寶中刻石爲鳧及芙蓉。聞說到今猶在。屋木亦有全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焉。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詞人張祜詩曰。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

古有豢龍氏。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龍戶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廣東尋訪數十日。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爲華州刺史。訥父名建。杓直與白居易相識。訥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鰍魚也。訥怒曰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於中子鑿一穴。圓一尺已來。注水其間。收鰍入水內。魚到水中。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闊。遂巡穴已闊數尺。其人諮訥云。恐穴更廣。即難制也。遂掬入瓶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遣歸輦下。

徐彥若弟彥樞。大中末。遇京國中元夜。觀燈于坊曲間。夜深有一人前揖徐公。因同行。謂徐公曰。君貴人也。他年賢兄必爲輔弼之官。若近十年。即須請退。去京五千里外。方免禍也。不爾。當有禍患。行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內居。別日請相訪。遂分路而去。經旬日。彥樞行及其巷。乃訪之。並無人居。行十步餘。有一小神祠。外階已頹矣。於是謁其神。見土偶宛是夜中所覩者。含笑相視。彥樞記之。光化末。彥樞官至左諫議大夫。兄方居宰輔。遂話於兄。時四方皆爲豪傑所據。唯有廣南是嗣薛王知柔爲節度使。彥若遂請出廣州。昭皇授以節鉞而去。果免患難。宣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來。人言能役使鬼神。上聞之。召見。狀貌甚異。帝謂左右曰。斯人不可測也。留於翰林中宿。泊夜召與語曰。聞公頗有神術。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置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請安一合於御榻前。數刻間有微風入寨。元素乃啓其合。柑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縣柑子也。遠處取恐遲。上嘗之甚驚嘆。寵之曰。卿要物應不難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陰譴。明日上命一內家小兒以銀笛吹之。夜上高樹。賓元素從容聞其聲。上曰。近

有此怪。卿爲朕逐之可否。元素笑曰。此小兒耳。乃書一符飛之。頃刻乃不聞其聲。明日喚小兒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於口中撥去。爲中無計求也。上又以十餘片令懷上樹。雖前吹之。宣元素聽。元素吐氣少許。其聲遂絶。上再三怪之。明日喚問。乃是被風吹落宮牆外。無由到樹上。又令人於後苑作一地穴如屋。點燭於其間。入數人鳴鼓。白元素曰。又有此妖。卿可逐之。復飛符。良久。乃不聞其聲。翌日。上責穴中人。曰。方鳴鼓次。忽中使宣旨。不用鳴也。其夕又穴鳴之。戒曰。任聞宣傳。不可止也。復不聞聲。上明日問其由。奏曰。昨夜陛下親到穴止約。臣遂不敢違命。上曰。今夕更爲。縱是我來。亦不可止也。復不聞聲。翊日奏曰。有一赤龍入穴。人皆驚走。所以然也。宣皇駭之異常。勤重前後異術不可盡記。賜費孔多。半年後。堅辭歸江南。乃放去。不知其終。

李思齊者。常着綠。戴席帽於京輦。狀貌若三十許人。每悶市場。登酒肆。逢人即與相善。令狐楚聞之。召止宅。語言非常人。楚子綯侍立。觀之亦覺其異。云在吴天觀安下。明日楚令人覓之。無蹤。咸通中。綯爲淮南節度使。已逾三十年矣。門吏於市肆見思齊。貌若當時。驚而白綯。綯亦驚。使邀之。拜爲丈人。謂綯曰。何衰老如是。綯復再拜。留宿府中。不住。云在紫極宮安下。去而不復來。有人復一見在酒樓上。綯又令訪之。竟不來。莫知所去。

段文昌。貞元中在西川爲南康王韋皋賓從。皋薨後。遭劉闢。遂爲外邑佐官。高崇文收復劍南。仍居舊職。文昌再三謝之。崇文曰。君非久在卑位也。指己座下椅子謂之曰。此椅子將不足與君坐。遂請歸闕。行至興元一山寺中。有老僧指庭前梅樹曰。君去日既逢梅臉綻。來時應見杏花開。及抵京華。屢遷榮秩。數年後。拜益州節度使。經興元。至往日僧院。覩庭中杏花方盛。訪其僧。已卒。文昌追思之。感愴。爲之設齋而去。

文昌孫安節。爲人厚直。言未嘗虛發。每云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老婦人。無一半頭。坐床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爲賊所傷。自鼻一半已上。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時不死。兩日亦如往者。後微動手足。常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已二十餘年矣。人間有此異事。安節又云。長安多凶宅。無人敢居。街東有宅。堂中有一背面如綻色。雙目若火。其面滿五間堂。居中。人呼爲大背面。街西有宅。編頭廳中亦有背面。可以一間屋中。人呼爲小背面。安節少年因冷節與儕類數人蹵氣毬。落于此宅中。爾的不遠。於壁隙見在細草內。安節與衆穿壁入。去取毬。數步間。試窺廳中。巢見其面滿屋下。眨眼覷。諸人乃一時奔出。莫敢取其毬也。

咸通中。有幻術者。不知其姓名。於坊曲爲戲。挈一小兒。年十歲已來。有刀截下頭。臥於地上。以頭安之。遂乞錢。云活此兒子。衆競與之。乃叱一聲。其兒便走起。明日又如此。聚人千萬。錢多後叱兒不起。其人乃謝諸人。若云。某乍到京國。未獲參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術不行。且望縱之。某當拜爲師父。言訖。叱其小兒。不起。俄有巡吏執之。言汝殺人。須赴公府。其人曰。千萬人中。某一難逃竄。然某更有異術。請且觀之。就法亦不晚。乃於一函內取一瓜子。以刀劃開臂上。陷瓜子於其中。又一法起其兒子。無效。斯須。踏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殺人。願高手放斯小兒起。實爲幸矣。復叱之。不興。其人嗟嘆曰。不

免殺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聲。小兒乃起如故。衆中有一僧。頭岌然墮地。乃收拾戲具并小兒入布囊中。結于背上。一面吐氣一道如疋練。上衝空中。忽引手攀緣而上。丈餘而沒。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異處焉。

西明寺中有僧名鑒真。過海欲往新羅。舟至海中山島畔避風。與同舟一道流行其島嶼間。見泉水一泓。中有赤鯉一頭。道士取之不得。乃念咒禹步獲之。僧云。海中異物不可拘也。道士曰。海神吾無懼。僧苦求免之。投于波內。乃往海東。明年僧還京。復抅西明寺。乃能卜射。言事無不中者。由是謁請。如是一二年間。獲緡不知其數。一旦有客詣之。見小栢木神堂內幡花填其中。客以手捫其中。得一小兒。長數寸。朱衣朱冠。眉目如畫。狀似欲語。忽脫手飛去空中而不見。其僧歎悅久之。乃祈禱。逐其客。客懼。走避之。經月。聞其僧言其事皆無驗也。

王鮪者。疑之兄也。多異術。有相知多智爲使往宣州推事。謂鮪曰。有何緩行相附。鮪出一小囊。其間如彈丸。不知何物也。謂之曰。可長結在身邊。無忘也。既到宣州。推事月餘日。晝寢於驛廳內。睡中轉身。爲彈子所隱。脅下痛極。因蹴下牀。就外觀之。屋梁忽折。落于榻上。枕席有聲。驚駭歸內。使人免茲難也。康耕著劇觀錄。亦載鮪有異術。中書令韋昭度。方乘機衡。中外趨附者千萬。忽作老僧來謁。昭度方在道院獨坐。覩其僧頗異之。僧曰。令公禍將及矣。能隨貧道去否。特來相迎耳。昭度忧然失色。亦甚懼焉。白僧曰。某當權已久。深慮禍生。甚欲逍行。然略須辭別家眷。其僧不許。昭度須請入馬。及至堂中。長幼哀哭。云無信妄說。拽其衣裾。移時。昭度脫身趨道院。已失其僧矣。詢諸閽吏。無有見者。兩月間。遂遇難。與兄弟宗族同破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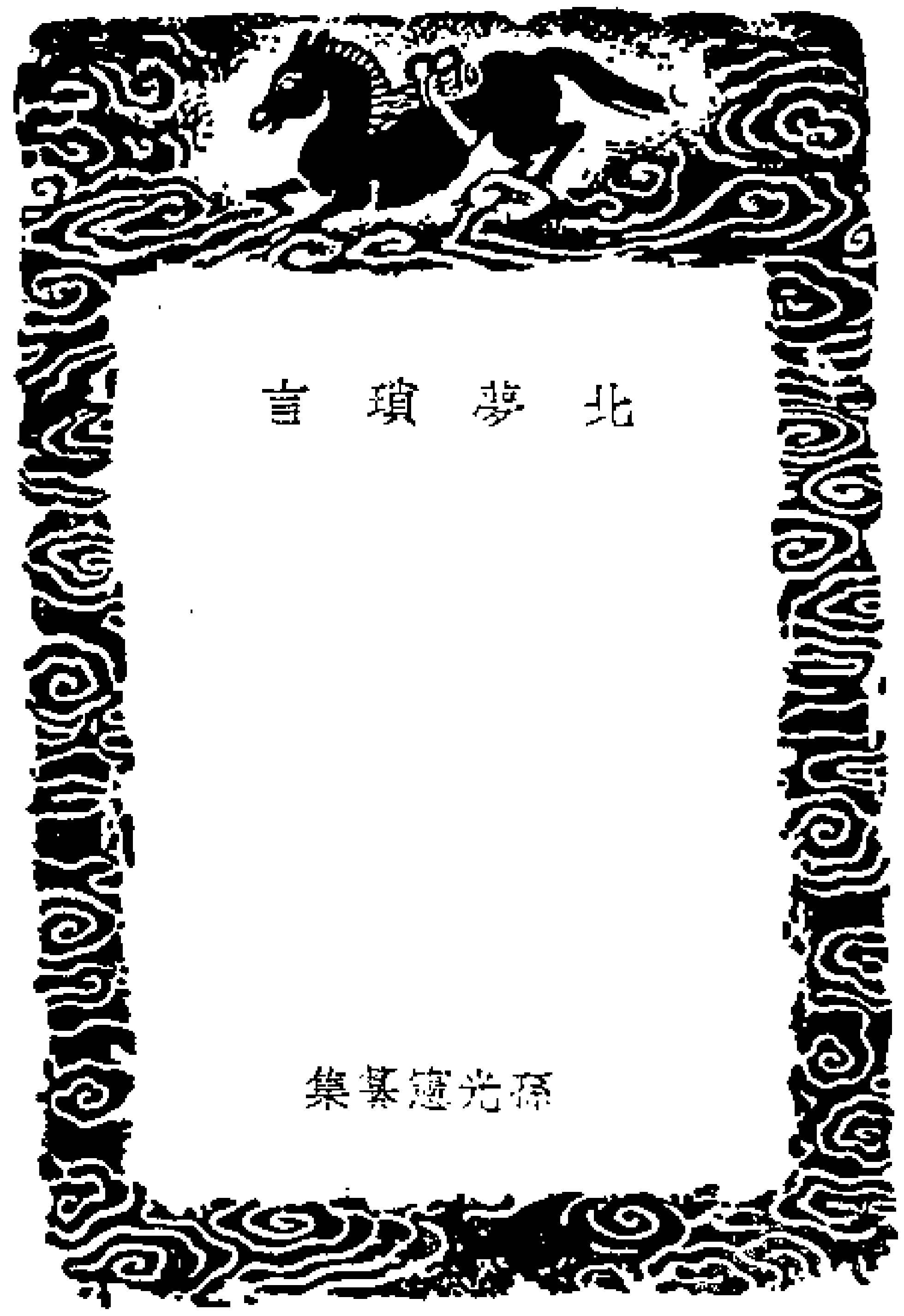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旅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舍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臥之夕。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汙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所歸。願聖者憫念。及五更分娩。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爲殯於觀外野田中矣。亞以餐酒往酹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爲觸汙道院。爲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里。有一僧院。其間祇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絕。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尋其院。果見彼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肯顧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間事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柱杖驅擊。亞甘其辱。連日不去。夕亦不輟。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明。但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外戶人語。即引妻來。言本身已爛壞。此即魂也。善相保守。囑之而去。其事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三二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嗚咽而別。俄不知所之。

咸通初。有布衣。飄忘記其名。到京輦。云。黔巫間來。王公之第。以竽挺炭三十斤。自出小鋸并小刀斧。剪截其炭。鑿成二樓。數刻乃成。散藥末於上。下用火燒之。藥引火勢。斯須即通徹二樓。光明赫然。望其窗牢留戶。彫欞刻角。并闌檻。罔不周備。又有飛橋連接二樓。有人物男女。若來往其上。移時後。炭漸飛揚成灰。方

無所覩。謎蟲開之。召入宮禁。久而不知所之。

李琮為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一頭。長數尺。琮命家人烹之。魚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鞫吏案衡山縣近文書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攜印來。及到。閱之果然新鑄也。琮屏人詰之。宰邑者伏罪。首曰。舊印為縣人竊去。某與主吏並憂刑獄。所以潛命工匠為之。今則唯俟死命也。琮憫之。為赦其罪。碎新印。令齎舊印歸縣。罕有知之者。

邠公杜琮。人臣福壽。少有其倫。日常五餐以為常。或一日之費皆至萬錢。夜間亦是一食。暮年有醫工語曰。相公不宜夜食。恐臟腑擁滯以致疾。琮笑曰。吾六十餘年如此矣。有何患哉。京西有客見人牧羊偏滿山壠。不知幾千萬口。客詰之。自何而來。答曰。來自鄜夏。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遂無所覩。乃知神鑑所授也。



北夢瑣言序

陵州孫氏光憲。當有唐之季。避地荆南。爲高從誨從事。作瑣言二十卷。取左傳田於江南之夢。荆江故在其北。乃以北夢名篇。其書皆唐氏賢哲言行。暨五代十國之事。蓋光憲嘗從楊元登玭遊。元登多聞。因貲取其說而爲之。唐自廣明以後。文獻莫徵。五代之際。記載多闕。得此書猶可考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等奉勅撰廣記五百卷。采瑣言光多。前明商氏刻稗海。亦有是書。殊失本眞。玆得林屋葉石君萬收藏本。石君又得之吳方山岫。於是孫氏之書。犂然完具。余恐其日久散佚。特爲刊布。用廣舊聞。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又嘗著續通歷十卷。平生詩文名鞏湖編玩。皆不傳。爲可惜也。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北夢瑣言序

唐自廣明亂離。秘籍亡散。武宗已後。寂寞無聞。朝野遺芳。莫得傳播。僕生自岷峨。官於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玭少尹。多話秦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渚宮見元澄中允。款狎笑語。多符其說。元公謂舊族一二子弟曰。諸賢生在長安。聞事不迨富春。此則存好問之所宏益也。厥後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勸戒。三紀收拾筐篋。爰因公退。成取編述。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二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乂。傳有畋於江南之夢。鄙從事於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卽可知也。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後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菅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誚焉。

北夢瑣言目錄

卷第一

宣宗稱進士
鄭光免稅
鄭氏女廬墓
駮杜預
牛僧孺奇士
劉三復記三生事
魏文貞公笏
李太尉英俊
再興釋教
日本國王子棊
李太尉抑白少傅
令狐滈預拔文解
禿角犀

卷第二

皮日休獻書
駱山人告王庭湊
高駢開海路（王審知[illegible]海附）
文宗重王起
宰相怙權（溫庭筠附）
授任致寇
放孤寒三人及第（科松[illegible]花事附）

卷第三

盧發爲進士狀元
段相踏金蓮（夏侯相附）
杜邠公不恤親戚
王文公叉手睡（[illegible]附）
李氏瑞槐（趙令公[illegible]附）
王中令鐸拒黃巢
李勳尚書發憤（[illegible]附）
韋宙相足穀翁
吳行魯溫溲器（[illegible]附）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不肖子三變
陳會螳蜋賦
趙大夫號無字碑（[illegible]附）
戲改舉識相名
李問言相國爲柳表所誤
李光顏太師選佳壻
河中錢劉相瞻
高太尉決禮佛僧
路侍中巾裹
鄭愚尚書錦半臂
李會尚書竹籠（[illegible]子附）
崔侍中省刑獄
杜審權相斥馮涓
薛保遜輕薄
劉儼射荔枝圖

卷第四

趙令公紅拂子
孫偓相通簡
孫揆尚書緒解（劉知俊附）
諸重德好尚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哭麻劉舍人事
陸扆相六月及第（盧光啓附）
破天荒解
張濬相破賊
西嶽呻鷺張篋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溫李齊名
崔禹昌不識牛
薛氏子具軍儀
柳玭大夫賞卑譬
崔允相賤文
畢舅知分（[illegible]會附）
妖人爲稱陳帝師
蔡京尚書使顧氏昆弟
吳融侍郎文筆
成令公爲蛇纏身
薛澄州弄笏（[illegible]附）
柳婢識蓋巨源
祖系圖進士牓
崔氏女失身爲周寶妻（宋山尼盧氏女附）
張禕戲杜荀鶴

卷第五

令狐公密狀（[illegible]附）
李遠觀曹唐

中書蕃人事
徐相譏成中令
韋尚書澄虛相
薛逢貧于勛
陳陶辭書
楊翔山水
淮浙解紛詔
吳融天幸
沈將人物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薛少師拒中外事
楊晟義毋（安師建附）
成令公和州載
韋太尉伐西川
韋魯封不幸
瞿氏再行（壽豐俞書附）
閉門避嫌（王先生附）
高太尉機詐
張道古題墓
殺巢居子
羅袞不就西川辟（李匯綱籽黃附）
高測啓事（韓昭附）
符載侯翮歸隱（趙蕤附）
卷第六

吳湘事（劉濩宏附）
裴相生於閩國事（雙峯禪師文知海道士附）
韋氏女配劉謙事
田布尚書傳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同昌公主事
侯昌業表
李常侍遘道術
陸相公勸酒事（朱遵士酒廷甫巢子劉虛白附）
袁鄭立裴王事
田軍容檄韋太尉
朱李驟進
李鄴玉輕薄事（華沆事璩附）
以歌詞自娛（馮相事去書相和凝附）
劉蛻奏令狐相
陸龜蒙追贈（薛許州附）
顏蕘譔墓銘
李磎行狀（鄭棨補附）
白太傅墓誌（盧鄭二相附）
內官改創職事（實給事附）
羅隱升降（方干附）
李琪書樹葉
杜荀鶴入翰林（平曾買島滯附）
樂工關小紅（石泳附）
孫內子（肅惟香附）
卷第七
孟浩然趨避以詩失意
鄭棨相詩（李穩附）
來鵬詐（沈光懼敬之附）
李學士賦讖（劉昌美勾偉附）
盧許三過
李涗行文卷（皮日休莊布附）

鄭準集軍書
鄭準譏陳詠
王超旋太（石軟若汴存附）
李商隱草進劍表（蜀庾傳昌顧盧附）
高崇文相國詠雪
洞庭湖詩（李洞包賀盧延讓顧況附）
高駢以詩策名（胡曾羅隱附）
韋杜氣槩（李頻附）
梁震撫祿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曹相夢剃度
元稹感
劉道濟幽窟夢
卷第八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孫僕射酹酒（趙迪附）
三朝士以名取戲
張仁龜陰責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侯泳忤豆盧相
盧沆遇宣宗私行（賈島附）
顧非熊再生
張曙起小悼
張裼尚書無忌諱
荊十三娘義俠事
李當尚書亡女魂
卷第九

孟宏微譏宴
楊收相報楊元价
劉山甫題天王
韋宰相功德驗（陳象附）
刺血寫經僧
成令公擲杯珓事
白蓮女惑蘇昌遠
柳鵬舉誇五絃妓
雲芳子魂與李茵
揭蠱巢
高燕公神筆
魚元機（陳月英附）
李氏女
馮藻慕名
李浩尚書改切韻
穆李非命
王給事剛鯁
裴楊操尚
出腹不生養盧侍郎
張輿師決門僧
卷第十
狄右丞鄙蕃紫僧（僧雲附）
張翱輕傲（李塁白蘀貽祿附）
劉李恩錫
李鵬遇桑道茂
孔侍郎借衲衣
前賢戲調
京兆府烏挽鈴
天帝召蒜客

新進登第
療疑病
非意致禍
崔樞食龍子
薛準陰誅
崔瓘食子肉（李偲蘇稲附）
王迪車輒事
杜孺休種青蓮花
嚴軍容猫犬怪
竇家酒炙地
李昌符詠婢僕
鍾大夫知命丹效

卷第十一

張直方變褻休
薛侍郎紙裹鷂子
進士關所由倒罰崔狀元
程賀爲崔亞持服
高太尉駢請留僧宰相事
夏侯相以術而殂
張金吾威勢取術
蔡畋盧誕（河法成附）
申屠別駕術禍
宗小子樂妖
李璧尚書戲律僧
崔元亮降靈鶴（趙寓倫鶴藏僧附）
關三郎入關
希嘉求進
垂血淚
心疾不妨文章（李氏子附）

卷第十二

盧澹神俊
楊收不學仙
張氏子戰鬪魚
柳大夫不受潤筆（李集鵠附）
楊寘疑相術（尹露附）
楊鑣偶大姑神（史光澤附）
柳氏子幞頭腳（許奉儒李思蓋附）
鐵補闕貞諡
張林多戲
沈尚書非命（劉遠財附）
王潛司徒燒紙錢（彝威儀附）
崔從事爲廟神賜藥（李氏土地神附）
張璟爲靈廟草表
遼水神正直
頽杜氏山岡事（韓于仲遇虞氏鹽氏附）
鼠猴智

卷第十三

草賊號令公
王重榮逐兩帥
鄭文公報恩
韓儲啓書（李廣貞附）
孟方立陳桑梓禮（顯亂附）
雷龍救王鎔
李全忠蘆生三節
張建章泛海遇仙

卷第十四

李茂貞令尹殺宰相
三鎮擁兵殺二相
雷將成敗
外藩從事於東（一本作）省上事
韓建始終
孔緯惜鹽鐵印
神告羅宏信（子紹威附）
燕王劉仁恭異夢

卷第十五

披褐至殿門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韓建賀李巨川
天子賜勳臣詩
朱令公爲昭宗擢馬
昭宗遇弑
請殺德王
謀害衣冠
誣何太后
爲堂叔母侍疾
秦宗權詐不反
李康寶擲鉢從事

卷第十六

以酒致禍
蜀使洪飲
朱瑾殺兄
馬景設詐
朱延壽妻王烈女
木星入斗
水中異文
薛貽矩諱諱
春辭
梁祖脫難
梁祖夢丁會
殿棟折墜
梁祖國號強事
仇殷召禍

卷第十七

梁祖爲儲保
梁祖張夫人
朱邪先代
親王拜藩侯
李存吉溺黃河
周式抗梁祖
宦官陰謀
晉王上源驛遇難
劉鄩忠于舊主
改昭宗諡號
晉世子入覲賜鸂鶒酒器
鄆王倫江東詩
魏博衙軍
縛雛戴旗

卷第十八

楊千郎
娠子能語
邦宗不伐
明宗獨見

莊宗誅弟過害　劉皇后笞父
明宗誅諸兒　韓伊二妃（夏夫人附）
無官飄動　明宗命相
明宗奢相　明宗惡貪吏
誅不孝　安重誨枉殺任圜
卷第十九
玉界尺　周元豹
老婆貪　解元龜進詩
擊碎舍利　崔協對數
降龍大師　魚目爲舍利
姚洪忠烈（夏魯奇附）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戲蕭希甫　明宗獎偶道
明宗戒秦王　旋請所累
明宗不樂進馬（孫康劇附）　康澄章疏
明宗觀孟鵠　戳丁延徽
卷第二十
見馮撫牌　受賂曲法
因事納諫　秦王輕佻
沈徽曲江吟（温劉附）　黃誌毆父
王氏子知前生　舒溥三斥三遇
于何博士（高閑附）　袁巽匿鈍（周仁矩附）
中令忍欲（王彥章附）　何見鬼
孫卵齋　偶見鬼
休公眞率

北夢瑣言卷第一

五代　富春孫光憲纂集

宣宗稱進士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相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鬭雞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敕賜雲陽鄠縣南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

其賦，須等每於匡救，必盡公忠，覩誠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蓀光子同寮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爲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胄尙爾，庶寮胡爲。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爲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鄭氏女廬墓

唐太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元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元慶休親，截髮往慶州北懷安鎭，收亡父遺骸，到兗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墓內築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烈而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棊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棊，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棊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涼，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十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此夷人也，猶不可輕，況中國之士乎，蓀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棊，其力粗贍，安輒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一作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謂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棊，何不獻效，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十鋌獲免，良可笑也。

毀杜預

大中時，工部尙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

未周，琬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睹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爲證，正與陳工部義同，蓀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咸（一作或）訝之，獨邵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爲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坌，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一作內）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爲時所排，此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爲卿相，知人皆惜之，蓀光子曰，李衞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鄂州兩鎭，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諡，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諡曰簡，白居易曰文，蓀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掎抑，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衞公掩賢妬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

令狐滈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述滈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尙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在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蓀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閹官，殊不似德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掎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巖廊，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殆難比焉。

劉三復記三生事

唐太和中，李德裕鎭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一作毛）人賚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爲，謂曰，子可爲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撰）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

堪醻報。請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角犀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敕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悰曰。公以碩大敦龐之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文多不錄。時人號爲禿角犀。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己。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謩右補闕。委舍人善爲之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存。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第二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蹴及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未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其子爲錢尙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 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以其子滈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

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皆以執己之短。取誚於人。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舉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庶事是柴荊。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綯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宏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竊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野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尙存焉。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爲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爲部將張文禮滅之。

授任致寇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撫獠。廉珠池。尙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太嚴。軍城逃出而屬南蠻。六七年間。勞於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荆徐間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謂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儒者鬭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瘡。分爲猛士祿。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爲萬騎風。住爲一川肉。時有殘卒回。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流。悠悠潁川綠。吟此詩。有以見（一作知）失於授任。爲國家生事。大更之苦。斯其類乎。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葆光子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爲舟檝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號此地爲天威徑。實神功也。

放孤寒三人及第 非科事松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一作寒）者。公乘億。賦詩三百（一作二百）首。人多書於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詩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

發詩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一作田）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旋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裴光予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內一句云．科松爲蔭花．因譏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牡丹宴．欄中有兩松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蔭花．此侯席上．於愚有得色．默不敢答．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敭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顧重之．曾爲詩．寫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爲僕妾所有．遂年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爲短也．裴光予曰．士人之家．唯恥（一作）貨殖．至於荷畚執耒．灌園鬻蔬．未有祿代耕．豈空器而爲養．安可忘甘苦．不道晨昏．今之世祿鮮薄．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其狗彘．少儉（一作）歉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儻戀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第三

盧肇爲進士狀元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牓．先呈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牓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於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爲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改畢諴相名

唐相畢諴．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希爲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謔其鹺賈之子．請改爲諴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集也．

段相踏金蓮（附夏侯）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飡．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荊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爲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夏侯孜相國未偶．伶傳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遺云．王鐸相公未遇．寓揚州佛寺時．及荊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爲柳表所誤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一作性）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磬折．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廝．因不能爲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憨謝曰．某官緒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采．雖然．已藏之于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鞅西之遠遇也．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杜邠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爲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殕．人有從劍門拾得裹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未嘗見笑．時號秃角犀．）

李光顏太師選佳壻

李太師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穹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佳壻．因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常．冀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一作君）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王侍中書與太師宅重疊綢咸常留之．）

王文公叉手睡（附司空圖）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飥飥麵．不過十八片．嘗典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爲司徒空．瑯琊知有此說．因召一牓人讌．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籍振．尋後爲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攜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爲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錢劉相瞻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滎陽奇之．勉以進

將。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饋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齋。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山（一作人）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閹腐。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客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卽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人王杜陽緱氏之一上）

李氏瑞槐（趙令公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鎭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瑩家。庭有檞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鄉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一作也）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向者槐檞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瑞四事得於李鉞仁大夫天水事得於長陽宰康褚蓋祥瑞也）

高太尉決殺佛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鎭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士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爲寨。陵榮州將果叶渤海之言。（得於資中處士王逕）

王中令鐸拒黃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鎭渚宮爲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鎭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污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勳不成。蓋雖非命。時議曰。黃巢過江。高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有詩。其要云。勳（一作功）業已聞來闕下。儀形猶未還軍前。亦志在其中也。（[illegible]）

路侍中巾裹

唐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鎭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腳。以異於衆也。閭巷有袨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豬豚之肆。見僧家者謂屠者（一作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宮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鎭渚宮。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今播於倡樓也。

李勳尚書發憤（文德附）

辟能尚書、鎭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爲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子弟。亦負文藻。潛竊進修。因舍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某今自見其人。貌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鄆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閑居。恐妨令子修進。爾後果策名第。歷歷清顯。出爲鄆州節度也。（八座事得王[illegible]）元及第。乃才畢也。

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數歷清顯。聲稱煒（一作暐）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鎭荊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眞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授使（一作）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滎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蓋杜征南蛇吐之類。

韋宙相足穀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尙有七千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李當尚書竹籠子（崔珏附）二

唐李當尚書鎭南梁日。境內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簸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一作寃）。旃。遂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也。崔珏侍御家寄荊州。二子兇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荊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吳行魯溫溲器（[illegible]附）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愼。每夜溫溲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爲洗足。中尉以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斷之役。乃脫履呈之。中尉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爲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三鎭節旄。除西川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譏之也。厲圖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魯欲延辟之。圖南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爲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爲行魯殺之。

崔侍中省刑獄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溫顏惻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麵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眞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宅使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逵預政，以玷盛德，惜哉。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不審是隱者爲復是漁師莫曉其端倪也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以名教之家，中一作重於享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教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遺乃父之緒言，棄先王之舊制，以時論之，敬能使廢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說，將未喻也。

杜審權相斥高湘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學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遂囑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滎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緘，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霸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獨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有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荊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輕薄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爲浮薄。相國夏侯孜公一作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自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略同。因季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閾。薛監知而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公一作出鎮，魏相謩登庸，方有徵拜，而殂於郡。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俊交親於滿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詰之，曰輒俑，皆云江淮諸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民，爲此輩笞撻。又覩優云：緋胡折挐，摧一作挐搏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盧虔讌罷遷州，以其爲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郵亭，迴望而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illegible]

陳會螗蜋賦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掃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修進，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糇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螗蜋賦大行。太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爲白中令子婿，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劉僕射荔枝圖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荬一作饆饠。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書吏曰：僕射晨餐何物。吏曰：潑生吃了也。朝士聞而哂之。又鎮番禺，效吳隱之爲人，京國親知貴乏者，頗俟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趙大夫號無字碑附張策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賓，有王濛劉眞長之風也。標質堂堂，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己也。世亦以此少之。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濟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爲天水拒棄，竟爲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第四

趙令公紅拂子

唐襄州趙凝令公，世勳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後垂鏡，以整冠櫛，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允，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懼，但有聲聲，豈可笞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隨寮傴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弃與，路由夏口，杜洪令公郊迎，以主廳延之，遜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

薛氏子具軍儀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惜。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麤官乞與眞抛却，賴有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爲麤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櫜鞬，參諸幕客。幕客怪歎，八座曰：俾渠消災。時人以爲輕薄，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也。

孫偓相通簡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語於親友曰：凡人許己，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淸，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斷

15A　第八十六冊

僕衆紛紜毆曳.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撓矣.其性度皆此類也.相國曾乘輅至蜀.詣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樓之約.爾後雖登台輔.竟出官於南嶽.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效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遷、擺殺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柳玭大夫賞牟鄘

唐柳大夫玭.在諫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謁參.具櫜鞬.元戎顧相彥朗堅卻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鄘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飾甚勤.甥姪從行.以爲牟子卷軸.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多故.士豪偃起.斯乃押衙之子.獨能好尚.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孫揆尚書鋸解（劉知俊附）

唐末.朝廷圖太原不克.以宰相張濬爲都統.華帥韓建爲副使.澤潞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逗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爲繡州牧.孫尚書爲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以狗豬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楚.而鋸齒不行.八座乃謂曰.死狗豬.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鋸.方行未絕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驍暴之聲.天下咸聞焉.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受戮日.章皇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咾而笑之.比孫帥.何勇怯之不侔也.（孫揆尚書少年不羈.溺溪眞蕭然而已.十五歲適縣一舉.非唯時俊.乃烈士也.）

崔[illegible]相腋文

唐崔相國愼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姙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疏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旣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允也.崔事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諸鎭稱好尚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見未聞言、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餱頭.以爲珍美.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餱頭也.杜豳公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郎安潛.好看鬭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不亦遠乎.

裴勛知分（會蜀附）

唐吳相誠.家本寒微.其渭陽爲太湖縣伍伯.（雖伍伯職行秋者.伯卽今號.）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鍼宰此邑.參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此猥籍.洎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

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良一作）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爲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子一作）家供待而博（得一作）一虛名長馬乎.雖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舍縣役.亦黠勇之次也.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唐楊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宏農甚思一見.而潁川飄使他適.嘲謂道士曰.此度更來.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方遂披揖.宏農曰.嚮風久矣.幸獲祗奉.敢以將來祿算爲請.勿逆遺.次潁川呼人爲卿.乃謂州牧曰.卿三爲刺史.了更無言.州牧不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爲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喻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邦.三爲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爲憑話之.

妖人僞稱陳帝師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崔公移鎭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勖、羅元杲、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旆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彌勒會北中金剛禪也.）竊此聲勢.乃僞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間.而眞陳僕射亦迤邐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潁川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帝師（僕射一作）由閹官之力.無涓塵之效.遂處方鎭.始爲妖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哭竄劉舍人事

唐李相磎.高才奧學.冠絕羣彥.爲朋黨所排.洎登嚴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裁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酖.乃作鸚鵡杯賦.醜詞訐切.人謂寒心.朝士有識者.聞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不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爲然.

蔡京尚書拔顧氏昆弟

唐蔡京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喻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黃寇犯闕.顧彥朗領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爲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顧相薨.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陸扆相六月及第（盧光啓附）

唐陸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于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爾後在翰林.

暑月苦於蒸溽。同列譏之曰、今日好造天勝。以其進取非時也。然相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乃三人也。盧相光啓、先人伏刑。爾後弟兄修飾赴舉。因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取多途。初舉子一卷。即進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歷臺省。受知于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楷法於范陽公爾。其族弟汝弼。嘗為張相濬（一作浚）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也。俊邁、亦有族昆之風。

吳融侍郎文筆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著功。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為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即云海內文章止魯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時不免識者所譏。

破天荒解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為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關圖、常脩。乃荊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關即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為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一作拔）卒為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一作拔）卒為者也。席人大噱。關圖妻。即常脩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成令公為蛇繞身

唐荊州成令公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為節度使張瓌謀害之。遂率本部、奔於秭歸。一夜為巨蛇繞身。幾至于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遂巡蛇亦亡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士卒。沿流而鎮渚宮。尋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令初姓郭。後歸本姓）有孔目官賀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為腹心。凡有闕政。賴其規貸。自智隱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騁辯陵人。又多矜伐。為識者所鄙。婦翁竺知章。乃餅匠也。言多不遜。又元子微過。皆手刃之。竟無系嗣。樓船之役。慎慢結舌。終致鄂渚之敗。惜哉。

張濬相破賊

唐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回顧、乃是此道士（一作人）。相國曰。某一布衣耳。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士勉其入蜀。適遇相國聖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薛澄州弄笏（早遲附九）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爾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　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皋。巾裹步履。有似裴條郎中。大貂遙見。促召衫帶。逼視方知其非。因笞之。

西嶽神讖張策

唐張策、早為僧、敗道歸俗。後為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修業。觀側有庄。其弟篯、亦輕易道教。因脫褻服、掛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為我掌之。須臾、精神恍忽。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狀。歸至別業而卒。斯人也。必薦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殛。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真君石函事同。（開石函書冥官所　事書具見宣室志）李莪仁郎中目睹。為愚話之。

柳婢譏蓋巨源

唐柳僕射仲郢（一作賢）。鎮郪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成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一作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儈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召婢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與還女儈家。翌日而甦。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清族之家。率由禮門。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為婢僕所譏。宜矣哉。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唐柳玭大夫之任瀘州。泝舟經馬驟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棹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隸屬邑。怪而辭之。師儒曰。巴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忝微戎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膳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悉為和之。睹其清儉。不覺嗟歎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為斯人而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真也。

祖系圖進士榜

禪門有祖系圖。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進士有登科記。懷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誤後人。良可悵也。唐進士宇文翃。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亘有氣燄。能為人致登第。翃嫁（一作婢）女與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遂。相國韋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焚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僕光子嘗試一僧、偶諳

謬妄。一旦擺徒說法。自言出世。安知他日不預祖系乎。是則宇文翃登科、後人何以知之。悲夫、

温李齊名

温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温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温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豳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隄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豳公聞之。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徽云。温舅曾於江淮爲親表檟楚。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場。多借舉人。爲其假手。（一作多與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崔氏女失身爲周寶妻（末山尼附）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爲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貂素以豪俠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陳不得已而容之。（此事鳳翔楊少尹戊之書悖。近代江南羅令內子。乃盧氏眞外之女也。亂離失身。弟兄有在者。行者聘之。乃曰。小子何不自殺。而爲非丈夫也。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嶽魏夫人壇。聖僧謂之。乃自頗作此。乃怨遊而羅宦所爲也已。）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鄭隱峯。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堂。欲行強暴。尼懼死失志。隱峯取去禪服。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勍、驕橫。犢人之胸。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沈於蟇頤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提攜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隕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以一段隄難。而況冶容誨淫者哉。孫棨舍人。著北里志。敍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攜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游。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崔禹昌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甕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耕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卽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

張曙戲杜荀鶴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發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存沒。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爲未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咍。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擬觀賦。其警句云。虛雙成靑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瑤田。又有鄴郊賦。敍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廿陵之比。區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第五

令狐公密狀（木圍頭附）

唐太和中。閹官恣橫。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卽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慮其冤。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爲宦者所見。於是南北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以（一作）玉石俱焚也已。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一作國）頭。自是四方效之。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所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也。

李遠譏曹唐

唐進士曹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渾詩遠賦。不如□做。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

中書蕃人事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粉署。省中譏之爲四君子也。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諴、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巖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爲蕃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景讓尚書西川覽報狀而歎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

疾雖鎮,有詩曰,成都十萬戶,勉若一遺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即世日,天水歎曰,本以畢白侍之,何乖於所望,歎其不大拜也。

徐相譏成中令

唐乾寧中,荊南成令公汭,曾爲僧,盜據渚宮,尋即眞命。末年驕辨,每事標特。初以澧朗舊在巡屬,爲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爲處置,由是銜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令雖加豐延,而常怏怏,假佗更席而坐,詭辯鋒起。相國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東海文雅高談,聽之凜烈。成令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國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令曾爲僧也。終席慚恥之。

韋尚書鑒盧相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彗,〔彗平〕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爲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奬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薛逢賞王助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進觀碑,詞藻典麗。於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遇,因以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刊建,薛使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巋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後以聲[illegible],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陳陶癖書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冰狠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梟家結網疎。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興東流任斑髮,向隅終守鐵梭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或云,癖書是羅隱從事陳岳所著,今兩存之。〕

陽朔山水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宏農楊蘧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瑯琊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瑯琊曰,某未曾打人,脣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李俄而還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淮浙解紛詔

唐僖宗皇帝蒙塵于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翮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蕭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意旨,李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萃之外,乃奇

辯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其略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緋,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李太尉破昭義,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衒美也。

吳融天幸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恥之。吳侍郎、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縶,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羅罝,須臾、紫綬者殊不相顧,促還前去,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薦人物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遊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爲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筍班。〔沈詢,字仁偉,官至丞郎,人物酷似先輩,所謂世濟其美。又外郎班者雖不雜,亦號玉筍班也。〕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遊。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于方之門,皆申〔一作由〕中外之敬。洎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爲宰相開筵,學士洎張起居同預焉。張公恥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主即席,坐定、中尉白諸相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虛玷辱,何憚改更,今日猥地謝酒,即又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爲[illegible]薄之。樂公果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及老莊、洎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可之。

薛少師拒中外事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爲四鎮官告使,與門客將劉翰先來頻會,恐中外。孤卿佯言不會,謂謁者曰,某無德,安敢輒受令公拜。竟不爲屈。洎受禪之後,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爲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醫人楊僕,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末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訝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聞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韋公說、仕梁爲中書舍人,陛辭於殿墀,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河北關西,悉爲勍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藉兩浙牽掎之,其次又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則希其豐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亦自尊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巖廊之拜也。

楊晟義母〔安師建附〕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也。後爲網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羣。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悅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旣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謂。宏毘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繁之所。兵力未完。遂爲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而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歎嗟〔一作賞〕而行戮。爲設祭而葬之。

成令公和州載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荆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主、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事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壯。卽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幕寮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爲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卽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汭之名。和州之兆、又豈定也。

韋太尉伐西川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時爲草賊。剽掠諸縣。乃擁守下兵。投掌武。署爲衙內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川邛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韋公甚謹。掌武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陣。應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都頭有唐奧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縑。俾充肉價。他皆做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一旦門外諠譁。以軍糧闕乏。兵士擒臾掌武親吏駱別駕〔忘名〕者。臠而噉之。由是惴恐其禍。遂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章魯封不幸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頻舉不第。辭采甚著。錢尙父土豪倔起。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罹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作縣令。卽可知也。以章魯封爲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笞。差羅隱宰錢塘。皆畏死稟命也。章羅以之爲恥。錢公用之爲榮。〔榮一作〕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魯封後典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爲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卒。

裴氏再行〔歸登尙書附〕

唐裴司徒璩、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闈障。皆新其製。閉屋緘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卽於朝士家借

之。在番禺時。鍾愛一女。選滎陽鄭進士以壻之。才過禮期。遽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專報物故。五教念女及壻。不勝悲痛。而鄭偶笑之。蓋夫婦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因〔一作日〕別適人。亂倫再醮。自河東始也。元禎〔禎一作〕少監、蘇涯中丞、賜紫楊玭少尹、與五教親吏別駕說皆同。　歸登尙書每浴。皆屛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窺者。見一巨黿吹水也。性甚鄙嗇。嘗爛一羊胛。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閉門避蠻〔王先主附〕

西川自唐劉闢搆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回顧。都走如堵牆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　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高太尉機詐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軍移鎭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疊一符、於郵亭滅之。以壯軍聲。蠻聞脅懲交趾之敗。望驛〔一作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纔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春歸將施。亭障有警。乃命門僧景山。〔此僧多學武事[illegible]〕奉使入南詔。宣言駢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憚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張道古題墓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蒲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羣。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掾。闕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懼爲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頗思徵召。爲幕寮排擯。卒不齒錄。覺羅非命也。嘗自筮、遇困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言幕寮掩其才學。不爲延譽。又非遠〔一作〕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

敘巢居子〔深於象數著書纂易圖數卷行於世〕

唐貞元中。秭歸人覃正夫。頃棲廬嶽。帥符載、徵召爲文。竟沮沒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辭韻挺特。風調凜然。眞得武都之刀尺也。號巢居子。有二十卷。愚因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一作〕搜訪之。書未達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爇而煨燼之。嗟乎。鄙於覃生、異時也。苟得繕寫流布。振彼聲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羅袞不就西川辟〔李頻黃匪舒附〕

唐羅員外袞。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尙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

契闊兵難，備歷飢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學士、吳侍郎、渙書記一員，欲以桂陽廬鞠，外郎謂知己曰，晉綏爲遁衞，服弊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歸，爲齊國東家丘也。（一作乎。）覺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揚子雲二息亡，遺體非於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遠哉。近代李頻、黃匪躬，皆敵妻人。頻即遺其精骸，別婚士族，黃即三十年不返鄉里，十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高測啓事（附韋昭）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歷數，琴碁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啓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杯，燕公曰，萬卷書、不易徵詰，（一作不易徵召）百杯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偽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秘校，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也。　韓昭仕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碁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時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

符載侯翮歸隱（附趙崇）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愼會之望，韋南康鎭蜀，辟爲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韋公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詞，于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繞（一作遶）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劉闢時爲金吾倉曹參軍，依棲韋公，特與譔眞讚，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蕭蕭出水，秋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覿，醴闕之中，洎京兆擬故，彭城知留務，起雄據之意，符爲其所縻，凡有代奏，愈更悖顚，劉闢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牋奏稾草一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卽前之眞讚，可謂有先鑒也，居潯陽二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奏請爲副倅，授奉禮郎，不赴，命小僮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羔鴈盈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聲名藉甚，于時守道循常者，號曰兒人，（嘗覽符公全集，其文簡事情傑，入其黨奧者，唯忠平丁單正大子宋，讀鄭有詞學，其文尤汎，非符之流，滿眞卒於彭山宰，墓銘卽宋文也。）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壺，以拔萃出身，爲郴州從事，値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内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族朝士潛推服之，僖宗歸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臥龍館，王蜀先主圖霸，屈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候（一作俟）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羈寓成都，爲侯公修牋，甚德之，其辭（一作辟）書，卽馮涓極筆也，侯有謝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修牋表，坐了檄書，（其先人蜀之小將也）趙崇者，梓州鹽亭縣人也，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第六

吳湘事（附劉漢宏）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衞公相善，爲朋黨者切齒，鎭淮海日，吳湘爲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財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嘁、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冤，衞公以此出官朱厓，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誤我也，馬植曾爲衞公所忌，出爲外任，吳湘之事，爲於憲臺，扶風時爲中憲，得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顏辞歸澧陽，嫠獨而終，舊說浙東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宏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得也已。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雙峯禪師文如海進士附）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發願，世世爲國王，宏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國姓字，聞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勅旨不允也。　雙峯禪師，聚徒千人，說元之盛，無能及也，一旦惑於民女，而敗道焉，是知淫爲大罰，信矣，相國李公蔚，始與師善，爲致一宰而已。　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旨趣共卑也，惜哉。

韋氏女配劉謙事

丞相韋公宙出鎭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隱爲廣帥.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龔.在位僅二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田布尙書傳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鎭淮揚也.盧丞相耽、罷浙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退維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二客私款.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尙書偕至、泊逆旅某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曰.揃驗與他巫異.請改命於都候之解署.公乃趣召巫者至.至乃與神遇.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相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異哉.某之爲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於家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鐬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贓罪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曰.鐬贓罪.自有[illegible].然是宏正之孫.田布之子.宏正首以河朔請[illegible](一作)朝覲.率吏員.布亦繼(一作然)父之款.布會征淮口.繼以忠孝.伏劍而死.今若行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宏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見焉.公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神憮然曰.某常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恥而償之.乃指償緡.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代付之.自言事不驗.神乃辭去.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死且如是.而況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豈(一作寧)其未得聞於斯論耶(一作也).而崔相國出入將相.殆三十年也.宜哉.

李太尉請脩狄梁公廟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騾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脩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鎭.智計已閑於早成矣.愚嘗覽太尉三朝獻替錄.眞可謂英才.竟罹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懷危慄.後郭美人誕育一女.未覩月.卒.適値懿皇傷憂之際.皇女忽言得活.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公主.降韋保衡.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效而殞.醫官韓宗昭、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諫.懿皇不聽.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即邊地之道人.上悅之.冦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乃嗟之.(同昌公主書事見蘇鶚杜陽雜編.)

侯昌業表

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置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爲庸僧僞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

李常侍遇道術

隴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一作澹).光化中、與諸朝士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郡寺.以散鬱陶.寺僧有爽公者.因與小貂相識.每晨他出.或赴齋請.苟小貂在寺.即不扃鐍其房.請其宴息.久而彌篤.乃曰.李常侍在寺.爭忍閑扉乎.或一日、從容謂小貂曰.世有黃白之術.信乎.好之乎.貂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輒好.僧曰.貧道之每拂曙出寺.爲脩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豈敢秘惜.小貂辭遜再三.覓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峯朝相四入崔相恩知.毋遇二公載誕之辰.乃廢銀蕭孟子.此外猶家屢空.終不自奉.亦不傳於子孫.遂平宰李璀.乃嫡孫也.嘗爲愚話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脩道而希得仙術.苟得之.必致禍矣.唯名行誠潔者.往往得之.即李貂之類也.

陸相公勸酒事(朱進士酒狂東皐子劉盧白附)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脩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 朱秀才遜事府人虞餘、韋進士.有錦貴紀朔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韋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罷.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東皐子王勣.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卻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爲孔門之徒.得無違告誡乎.

裴鄭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昌圖等同事之.洎破僞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其兵衛四圍、矛槊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之壻數切也.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久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田軍容檄韋太尉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譏此也.

朱李騄遭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而爲己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

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姝其分裂巡屬。乃陰遣一作致書南詔。於是蠻軍爲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又云西任華勁箭時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敭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曰俳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一作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時人曰。拔士爲相。自古有也。君子此一作不恥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況唐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辯給。欲整其亂。秖自取辱焉。滑稽未申而教樂儺吹篳篥。甚爲識者所責也。

李蘩玉輕薄事沈

唐李蘩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擧。親友強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爲其延譽。因進詩。授宏文館校書。終於荊襄間。然多狎酒徒。疑其爲張祜之流。李少逢善夷、謫官澧陽。備知其行止。因爲紀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率之士。疑爲同人所謗。或曰。曾爲荊之幕下。假書溯謁澧吏。艾使君。李謂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州將以一作其輕脫。所濟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韋沆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沒於世。隴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孫也。常宰襄州鄉樂縣。京兆僑于是邑。常來干擾。李亦祗奉不厭。一旦謂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饑寒。宰人聞之、大怒曰。人喚郎爲長官、郎得喚我作長官夫人。郎不可。沆西問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以歌詞自娛蜀相韋莊晉相和凝附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棊。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俞允。蜀相韋莊。應擧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又云風日唯消一局棋兩存之

劉蛻奏令狐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悅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護事之。緊微託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爲一經業擧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貶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汚。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

陸龜蒙追贈許州附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

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博、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五卷。丞相李公蔚、虞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傳。貽史。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爲詩。皮客死浙中。方千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爲方千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千之作也。方詩任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

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顏給事墓銘

顏給事蕘謫官。沒於湖外。嘗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誌詞云。寓子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爲詩論之交。一紀無除、龜蒙卒。爲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扆二君於蕘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利即解攜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何如哉。

李磎行狀梁補闕附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磎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譏妬忌。罹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爲一作上下三篇。義說一篇。皆窮之說。焚於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轢荀孟。糠粃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學喧喧者。宜其濫吹也。

白太傅墓誌盧鄭二相附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挽元相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鄭文公畋、與盧相攜、親表也。閥閱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詆訴。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闒茸。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內官改創職事嚴給事附

古者閽官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簡編。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薦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爲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爲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其掬笏寵導。自宏農改作也。嚴遵美、內褐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吏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曾爲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一作行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曰。不敢。進而大賠。

嚴公物故，蜀朝册贈命給事中，詳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羅顥升降 附方干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綯。雖鹺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剌。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丰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為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令狐召學士詞於梁貫先望盛於梁公處聞之）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為貴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腳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　詩人方千，亦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李琪書樹葉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宏農楊玢藏跡於荊楚間。楊郎源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後宜都之子柜，羈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杜荀鶴入翰林 附平曾賈島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夗逝，免貽伊恥也。制貶平曾、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采用，皆此類也。

樂工關小紅 附石潨

唐昭宗播遷，百官蕩析，名娼妓兒，皆為強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陽下采桑乎？關伶俛而奏之。及出，又為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死。復有琵琶石潨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為相國令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渙、瀛迪水旁作名也。亂後入蜀，不隸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潨以胡琴擅場。在坐非別音者，喧譁語笑，殊不傾聽。潨乃撲檣而詬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苦哉。于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顛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賤伶云乎哉。

孫內子 附蕭惟香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為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為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詩贈人白蠟燭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作自古清香一勝銀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露濕叢蘭月滿庭。又代謝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寄愁

人，澄澈甘香氣味真。好是綠窗明月夜，一盃搖蕩滿懷春。又台州盤嶼村，有一婦人蕭惟香，有才思，未嫁，於所居牕下，與進士王元宴相對，因奔瑯琊。復淫冶不禁，王舍於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託身無所，自經而死。店有數百首詩，所謂才思非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北夢瑣言卷第七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元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元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略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或云孟郊王維於翰林，今兩存之）

鄭綮相詩 附李嶷

唐相國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常典廬州，吳王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答責之。然其儒儒清慎，宏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一作恩）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既無施展，事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捍禦之術。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相國乃題詩於中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蜫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嘍囉。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才智，亦不能康濟。嘗有玉石俱焚之慮也。時亦然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餅粘柱礎，宿火焰爐灰。

童子病歸去，鹿廬塞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盧掩其美，仲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邁。

來鵬詩（沈光、楊敬之附）

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綠荷風翦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識者以爲不祥，是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義郎。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章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爲閩從事。宏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室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紜，強秦去矣。蜂巢聯聯，構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其十（千一作）載，故更興（興一作）懷，悲愁辛苦，循其上矣。（楊氏華陰之旅，冠蓋甚遠。此乃譏託於華山而言世事。）

李學士賦讖（劉昌美、勾偉附）

唐乾寧中，劉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俚俗云：灧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候水平濟（一作）去焉。有朝官李蕘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鶻利涉。隴西忽遽（者一作），爲人所（之一作）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橈，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破其船而倒，李（卒一作）一家溺死焉。（一云行船共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奶媼一人，隔夜爲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監軍戶陳小奴，掉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穿白缺衫，皁義襴青袴，執鐵蒺藜，問李公之行邁，自云迎候。其奶媼蘇後，亦說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廳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聞云：此行無奶媼名，遂送出水濱。于時具以其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爲水府，春秋祭之。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賦，至是讖焉。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爲之，亦號陰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劉昌美兩典夔州，雲安縣僧元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舍己俸三百千，以修觀音堂（此像盡有矣），乃剩三十千入己。一旦物故，經七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補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見劉行軍（即昌美也），旣云：何乃使用功德錢？以舊曾相識，放歸，須還此錢。元悟乃戒門人，鬻衣鉢而償之，尋復卒也。西川孔目官勾偉，於其儕最號廉直。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冥官謂曰：我即勾孔目也。家在成都西市，曾負人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爲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償主姓名言之，果爲酬償。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一作）店門開。租庸張濬（相一作）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句，爲

王先主建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一作）之乎。復（一作）入翰林，閑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盧以不稱職，數日而罷也。

李澣行文卷（皮日休附）

唐晉相李澣，磎相之子也。文學淵奧，通出輩流。于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答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卽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覬望非顯，竇後磎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司空鵬撰行狀，澣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撰磎相麻，因而貶黜。澣以大彭（一作彭）先世，因贓仰藥，撰鸜鵒杯賦。李澣酬詞云：玉犬吠天關，彩童翼仙吏。一封紅篆書，爲奏塵寰事。八極轟柱傾，四溟龍鬣沸。長庚冷有芒，文曲淡無氣。烏輪不再中，黃沙瘞羣鬼。請帝命眞宰，臨雲啓金匱。方與淸華宮，重正紫極位。贖古雨靈恩，安得借（情一作）沾施。生人血欲盡，欃槍無飽意。甚有文藻焉。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靸鞋賦，遞相謗誚。皮生後爲湖南軍倅，亦甚偃蹇。自號閒氣布衣，莊布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鄭準集軍書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令詞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郝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賀中虛言其庶賤也。鄰道之敬，其若是乎。屬舉日，時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

鄭準譏陳詠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靑神人，有詩名，善奕碁。昭宗播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拓審者，屬和韋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識其比淋器當壇也，謗稱獨歸使涓時，以涓多諧戲故也。或云馮之拓審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穎川嘗以詩道自負，謁荊南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穎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祈爲假手。穎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語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爲卷首？穎川曰：曾爲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

王超薦奏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溺涓節制，判掌其奏牘，歲久轉廳，以掌記辟韋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慮直致，易爲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超以一本奮族，思偶風驟，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薦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爲冀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若者，體效其筆，爲劉知俊判

宜酬軒降蜀。不能譏退遜寶主事露鋒穎。竟同誅之。閱其械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背荊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殺之。親吏柳脩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即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吏矣。（一作也）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閱於盧卿宏也。

李商隱草進劍表（蜀庾傳昌附）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公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急。有寶劍。嘗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劍。武庫神兵。先皇特所（一作）賜。既不合將歸於（一作）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似疎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覩之。慚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閱其草角觝牒詞。動乃數幅。識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鈔本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問於古人也十四字）黃巢竊據。星辰偏位。顧雲博士爲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奇險之句。漸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國子司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公允啓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縣縣可紀。北末敘述。殊非簡略。所以儒生中通變者鮮矣。（義曾公錄絲進先帝所賜玉帶表又令狐公事蹟未知孰是否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劍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

高崇文相國詠雪

唐高相國崇文。本薊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言多呼人爲醇兒（兒鄙是效字）。此日遂上謁賓客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個醇兒射鵰落。白毛空裏落紛紛。其詩著題。皆謂北齊敖曹之比也。太尉駢。即其曾孫也。鎮蜀日。以蠻擾侵蜀。乃築羅城。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

洞庭湖詩（李洞包賀盧延讓顧況附）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爲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己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己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己公堅請口誦。押衙揚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進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頂戴。嘗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僻于賈。復有包賀者。多爲鑿鄙之句。至於苦竹筍抽青橛子。石榴樹挂小瓶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船爲水靸鞋。又云。棹搖船掠鬢。風動竹搥胸。好事托以成之。亦空穴來風之義也。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磠砂發。非干礮石傷。牒多身上職。盎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世傳逸詩云。憩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落便

宜詩。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曰。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況。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廚烹淡菜。春杼織穠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喻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斯爲戒也。

高蟾以詩策名（胡曾羅隱附）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許州謂人曰。倘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風（一作）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曰。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嘗覽李賀歌詩篇。慕其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輩。或於奇章公集中（奇章集牛僧孺撰事中）見杜于微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合符。不相遠也。

韋杜氣槩（附牛嶠）

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時韋相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語於韋公曰。我道印將金鏁鏁。簾用玉鉤鉤。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或有述李頻詩於餟尙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尙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梁震無祿

唐荊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杜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一日、薛尹遜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縶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卻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至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棲。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耶。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廣南僕劉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

曹相夢剃度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召之。具以所見語（一作話）之。此人曰。前賀侍郎。且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也。

元德殿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王瑯琊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一作致）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

海內靈怪具見。山甫乃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閒談十二卷，愚曾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劉道濟幽牕夢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一牕側柏葵花，宛是夢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蓋女子及笄，不有所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婦家，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于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第八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敘平生所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爾。譏狀，吉甫相典忠州，泝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醉酒 附裴逌

唐孫偓宗僕射，即偓相大王父也。宅中會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汚，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與主人咸訝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於堵上酹酒，草草傾瀉也。自此每酹酒，側身而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有裴逌者，偓相之堂弟，無文學，於荊南投筆事趙司徒，爲廣總小將，對客側身一酹，趙公未喻朝賢間風規，極怪之，笞七下，何不幸也。

三朝士以名取戲

唐張禓尚書，朝望既高，號爲流品，與韋相保衡有分。韋言於同列，以其名禓，禓、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之禓，禓即小兒褓衣，乃細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幾、韋相流貶，竟不大拜。韋嘗問立名之由，禓以少孤，爲無與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仍多辯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爲名。洎無以

酬之。然洎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好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齊丘用礪、希駿人過，亦無取焉。其復名須依義訓，階單名易諱者善矣。禓公生五子，貽憲、文蔚、知名，文蔚後登庸也。

張仁龜陰責

唐張禓尚書典晉州，外好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蘇氏，號虞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國，禓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慮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仁龜、有文，性好學，脩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侯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處士憤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柱史爲楊鉅侍郎愛壻也。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唐相國裴公坦，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鄠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啓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謝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自非篤於文學，省顧貧賤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斁也。

侯泳忤豆盧相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學業，亦士流也，而闒於恭愼。豆盧瑑罷相，守僕射，乘閒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於僧宇獨坐，皤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羅揖，傲岸據榻，謂叟曰，大參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錄乎，亦曰非也。洺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曰，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疑是丞郎，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豆盧公也。歸去後、自咎悚惕，貢一長牋台過，頗先曾有卷及門，撥路遮入，泳乃自陳乖疎，公亦遜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勸十盃，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忝許，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慚灼，無以自容。先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蹙顰而飲，此日每飲一杯，迴首擲席絲咀之，幾不濟，所謂雅責也。

盧沆遇宣宗私行 附賈島

唐陝州廉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嘗於灞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見，沆乃自稱進士盧沆，帝請詩卷袖之，乘驢而去。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臣問沆、與主上有何階緣，沆乃具陳因由，時亦不許，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過黃寇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初、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恥之，拔爲主文，竟不果也。　賈島遇宣宗微行，問秀才名，對曰賈島，帝曰，久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平曾相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貴人也。

願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顧況、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遊。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憫之。遂商量、卻令生於況家。三歲、能言其間陳父苦吟、卻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撰言云。人傳況父子皆有所遇。不知所道。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張曙起小悼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紗。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禕朝退。憑几無聊。忽睹此詞。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遺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顏相似。絕之可耳。曙曰。小男小叔。相追相還。謔戲酒不免也。

張楊尚書無忌諱

唐張楊尚書、侍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勞瞻見其亡妻。謂曰。去得也。遂攜妻入京。是登朝籍。不爽陰告也。東都柏坡有莊。而多高大般字。中庭有土堆若冢人。言其下時有與。歸本主歸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價買之。遂令疑掘。其下乃蓼義耳。以之和泥塗一院。墻壁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疑畏神怪。則有物憑焉。必為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其可數乎。

荊十三娘義俠事

進士趙中行。家於溫州。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荊十三娘。為亡夫設大祥齋。因慕（一作日暮）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耗荊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朗第（一作郎弟）三十九、愛一妓。為其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荊娘。荊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為郎報讎。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依之。至期。荊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李當尚書亡女魂

唐李當尚書鎮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顧七子。狎於傳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誕。械之、於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縲譯舊敗。韓司申而瘞之。游後宛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問。一旦愛女暴亡。其內子追悼成疾。無以救療。幕客有白八座曰。陳處士真還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召。陳生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堂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簾下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惻隱失聲而哭。亡魂倏而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制。八座由是益敬之。

北夢瑣言卷第九

孟宏微躁妄

唐孟宏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猾。悖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為南海從事。因墻頹。中郎（一作郎中）夾入墻界五六尺（一作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墻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是。不遭擯棄。幸矣。

楊收相報楊元价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鄭尚書。八座驚駭。以宏衆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滎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爾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滎陽曰。若此。則因得遂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滎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滎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讐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腳、必死也。俄而（一抄本有一中字）楊中尉暴染腳疾而殂。蜀毛文錫司徒、先輩前潮（一作湖）收鑑範。曾趨事鄭尚書。

熟詳其事．恐於毛氏子聞之．

劉山甫題天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船於靑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庭權、諸郎君詠之．乃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夜夢爲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池．(一作地)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斗起．倒檣絕纜．沉溺在卽．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山甫自序．

韋宰相功德驗 附陳微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亡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剌之．誓不受其執錄．(一作擊)或一日、行於村路蓊薈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剌血寫經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剌血寫經．聚衆教化．寺所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剌血必非善事．貝多葉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喩繩文．賜錢一千．送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

成令公擲杯珓事

荊州成令公汭．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已決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艤舟而謁之．炷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杯珓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啓．中路而退．將何面目回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怠．一言而止．則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白蓮女惑蘇昌遠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絕麗．閱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榮殊異．俯而翫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菡萏之能哉．聞於劉山甫．

柳鵬舉誘五絃妓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

而奔．藏於舟中．爲廟吏所擒．其女僕自縊而死．或一日、卻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詰其來．女僕具道其情．因以魂偶．(一作耦、)經時而去．見劉山甫閑談中．

雲芳子魂事李茵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卽此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無可(一作奈)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途．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鄒靈集

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在文人陸評事院往來．爲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瘠．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

高燕公神筆

淮海小將姚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爲鬼物所祟．常呼韓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令外見姑頭．自云天朝神．朱以異事．不敢隱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書名．俾朱歸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云別而去．聞於劉山甫．

魚元機 附徐月英

唐女道魚元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女道士．有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 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忽照鴛鴦相背飛．(一本又有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戲也．唐末有北里誌．其間卽孫尙書儲數賢平康狎遊之事．或云．孫棨舍人所撰．

李氏女

唐廣明中．黃巢犯闕．大駕幸蜀．衣冠蕩析．寇盜縱橫．有西班李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無所依托．適値鳳翔奏將軍董司馬者．乃嗤其門閥．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蜀．尋訪親眷．知在行朝．始謂董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至於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爲偕老．請自此辭．董生驚愕．遂下其山矣．識者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見劉山甫閑談．

馮藻慕名

唐馮藻、常侍涓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貂文采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誚曰．先輩某

曾入靖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職.滿曰.譬如一生無成.更好五舉.亦無成.遂三十舉.方就仕.歷官卿監峽牧.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輕祿仕之如是也.

李涪尚書改切韻

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不（一作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爲周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啓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韻.上聲（一有其字）.全刊吳音.當方進而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于今無人敢以聲韻措懷也.然曾見韻銓.鄙駁切韻.改正吳音.亦甚覈當.不知八座於此.又何規製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爲舉場頭角.人皆體效.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啓事.隨啓詣公相門.號爲門狀.門啓.雖繫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祗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穆李非命

唐監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暢.播於時流.黃巢後.扶侍聖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於陝州公館.翌日.請謁郡牧張存.即王拱下部將也.謂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今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報答也.典客詣館.話於穆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怒.且曰.此官得自何人.具以典謁爲對.乃榜謁者.穆生驚怪.失意歸館.尋遣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喻.方抱憂惶.俄亦遇害.將以滅口.于時李公過聖善所憩之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冤.夢航謂骨肉間曰.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即死.果爲拱所誅.葆光子嘗讀李肇國史補曰.李公沂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酬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殺之.李公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爲虛誕.今張存翻害穆李.即史補之說.信非虛誕也.怪哉.

王給事剛鯁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孫.嫌人柔弱.懦（一作）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寇前.皆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回.歸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拱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拱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備列珍翫.麾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拱立.乃斂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叨忝旄鉞.今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即榮幸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拱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假而罷宴.處分兩轄.速請王給事離館.潛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其貲三四百籠.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舍而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暴.亦未喻天意也.葆光子曰.期有立事.時有用舍.以柔濟剛.不爽權變.當衰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卻其賂.即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裴楊操尚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爲宰相.奉愛奢侈.楊相女適裴坦長子.妝奩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內乃臥魚犀.遂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舉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

出腹不生養盧侍郎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筆從陝號觀察使盧渥知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慚色.崔崇大夫戲之曰.閤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一本無養字）

張興師決門僧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爲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逵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譎.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國處分七笞之.其僧解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安見其顏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怪.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慚謝.以兒子狂騃.幸師慈悲.回至堂前.喚興師、怒責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遣笞.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此卷第十九條載陝號觀察使盧渥.與八卷陝州廉使盧沆事同.疑沆渥自是一人.孫氏偶不照而重出耳.

北夢瑣言卷第十

狄右丞鄙薄紫僧（附僧鸞）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疎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舍之.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爲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衒文章.供奉賜紫.柳玭大夫甚愛其才.租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將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爲李巍江西判官.後爲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張翱輕傲（李堅白附）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慎行威斷.進士張翱.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秦.怒而捽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翱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翱云.只此兩句.合喫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金穰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 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號嘻呱.以軍功致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甚有文章.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爲堅白.對曰.莫要改爲士元.亮君雄是權耶.又有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

櫻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襆頭袴。將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爲何作散子府腳。他皆類此。傳生與涓朝賦然談笑俳雅凡還識刺皆經源之徒以曲縉紳中咸思之近聞官至令佐而卒斬亦李矣

劉李愚甥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娶李氏。生一子、卽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儒。一作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卽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芋一作不可無後。常加楚罷。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李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爲越王劉氏所縻。爲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慜遊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卽白衣叟。其髣髴乎。

李鵬遇桑道茂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氏。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郎諱福。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滂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慚謝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貴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爲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遂登溷軒。斯乃大優稅刀綾空屋也。優忽至。丞郎慚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前賢戲謔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讚眞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幕下從事。遂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相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覆斗上安鍮佛一驅。洸戲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贊。爲去僧院地遠爾。洸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洸俯仰朗稱曰。鍮鑞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爲有十升功德。念摩訶波若波羅密。又趙璘員外爲妻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酒。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作醜子。因此一定。趙公大咍。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牓厚。溢號溫鍾馗。一作鬃不稱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腳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攝袖而出。又孔昭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

有諳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浣溪紗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頗仆。字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元之又元。斯皆清賢雅戲。以之羣居。又何傷也。

京兆府鷂挽鈴

唐溫璋爲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鷂一隻。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冤也。命吏隨鷂所在捕之。其鷂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尙憩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冤。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天帝召碁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碁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碁請饒一路。滑生碁思甚遲。沈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碁客。天帝命我取公著碁。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爲地下脩文郎。又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眞誥、又非北方元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碁之命。乃酆宮帝君乎。與眞誥髣髴。故便槩而言之。

新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脈、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鉉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工一作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倂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尙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牓姓名。云攻醫術士。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齎消梨。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療疑病

元頏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奶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奶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

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一作午)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吸膾太多，非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一作鱠)之會，乃權詐也。請退謀餐。他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杜彥林為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腳不出，為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于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為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縮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而選。奇要坐下坦(一作且)穩，免勞控制，唯駑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驅，亂氣狡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警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騍，甚便乘跨。是知蹀躞者誇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此(一作比)君子之難逢，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

崔櫓食龍子

唐崔櫓為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櫓本好鮮食，遣是廚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為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櫓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準陰誅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造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閣皁觀，遇脩黃籙齋道士，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紙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酬，又離繼母出他州，雖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命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即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死倉卒，可用

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李偘蘇循附)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為勛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北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為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傳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勛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飲(一作飯)。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偘，隨軍至荊州，令偘草表，述其所懷。偘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為。尋於江津害之。唐末蘇循尚書諂(一作佞)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門，謁晉王，時張承業

方以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勅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偘為人，覘蘇循識遠矣。

王迪車輾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臥，為車轍輾靴鼻纔寸，而不傷腳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春同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常以蓮子浸於瓮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子為種，即為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京之通士田匡南，親看此花，為愚話之，愚見今人(一作令)以雞糞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言，蓋僭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嵋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荊州之獻王未甍前數年，滿港城隍悉開白蓮花，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猫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閹官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一作烏)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一作州)。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劍南，依王先主，優待甚異，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元為季孟也。于時誅宦

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宦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未得見，即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公家，罕有名第，環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爭遽。某有故，欲往江淮，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閹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渟汙，乃以廉值市之，俾婢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個餅，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倣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為酒炙地。亦能為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回、竇雍，無文藝而取名，蓋飲啗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竇，御史臺記說裴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為也。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

興春花。個個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鬖鬖。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爲妳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摑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於一作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衎。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食。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葆光子時爲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告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呑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卻呑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成都覺性院有合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張直方謦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勳臣也。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款待異禮。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許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譽。非是倨傲。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妨及。即更奉虔。裴益悚惕。

薛侍郎紙裹鴿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遠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園。園一作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卻回。遂趲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攝服詞辯。方始改觀。自是賓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鴿。薛公祇對。皆言鸞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鴿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僕曰。令公所賜。眞一作直須愛惜。果一作可以紙裹。安鞍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進士園所由倒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爲狀元。有進士園所由。勤靜舉罰。一日。所由疎失。狀元笞之。逡巡所由謝伏狀一作于階前。

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驅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爲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必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爲崔公縗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若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尙書作鎭。爲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鎭成都。蠻曾擣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其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泰之術。甚有所益。出鎭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挈。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嫗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滋潤。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勳臣。爲幕下從事。時人號爲夏侯騎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亦曾與籍相識。籍子壻羅嶠。與僕相知。亦多習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威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點制不墜。衆皆歎羨。以謂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公大笑曰。己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逢一道士。蘊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嘗藥即多獻。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承。唯成丹也。非己能也。

蔡畋鑪藥成例術法

唐高駢鎭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黃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爲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爲元戎管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爲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設祠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祕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治容而接之。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盡授其法。并成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

聞得（一作）此術，以致發狂，大害於人。詩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乘蠱遭屠更變伶傳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韜光者，與何生切鄰，盡得其事，為余話之。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傳至術，為呂用之譖毀，一旦作寇，燕公命吏齎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將赴獄，維申生告獄吏，求見督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遂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戎劉公巨容，可乎。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達，點甄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欣許，乃處以別獄而匿之。俟其在蜀，降天使至峴山，即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衒於中使，中使潛聞於田中尉，洎劉司空朝覲行在，與申生偕往，藏匿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點汞藥在身，荊南節判司空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汞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王建時，有一士書林布彩，常在街衢，仍陸逆旅，遂使驗試，欲求其術，一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蓋不能任持所致也。

宗小子藥妖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遊，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遊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畏潁川知之，遂旅遊資中郡，銷聲斂跡，惟恐人知，寓應真觀，修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潁川遣人吏就所在害之，所修藥道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璧尚書戮律僧

唐李璧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僧、師（一作）忘其名，臨壇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師仰，檀施雲集，由是執掌嗜慾之心熾焉。一旦發蹤前後女童僧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梯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亂，遂娶反初，以青為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怪而笑之，儻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乖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眾參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益耳，亦不以為恥，嗚呼，如來制戒，為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為聚淫遊藪，信乎道不虛行也。一本作律乎律乎道不虛行。

崔元亮降雲鶴 續高仙梁應瑞附

唐崔元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屨以朝太上，焚脩精至，不舍晝夜，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為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異，仙鶴州民咸覩。亳典眉州時，僧齋亦降仙鶴，太白為贊。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執（一作）事軍校及茶酒廝役，祇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昭然壽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衢，陰墮而腳在鐙內，因拖曳而死也。又王蜀時，玉局觀道士趙穩仙，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青城山新齋，入壇行法事，其廝僕臥而驚覺，問師何在，人問之，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曳二道士於壇前，僕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穩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又有何景沖，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析齋，度江船覆溺死，斯蓋罔道不恭，為天罰也。成中令鎮荊南，請道士梁威儀行

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荊湘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不以為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關三郎入關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懼，罹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宏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般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妖之說，正謂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閭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即撲人驚魘，須臾而止。

希慕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睞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葆光子曰，士無奉腴，寒素雖璞蘊奇行，與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昭播，是則希顏慕閔，馳騖利名者，不能見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為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為意，黃寇犯闕，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雙血被面，其從母為尼，親見其禍，泣首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 李禹子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丞郎，其元昆崇彝，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為後，崇彝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擺閉于外，旋取燼之，宛為掌誥之美，覺廢子時，鄘夫蜀鄉，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擬管牋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隲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為我父，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為靈臺，既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盧藩神俊

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貺，其家卑力不充，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邀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宦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向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

楊收不學仙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直，爲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卽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㬅（古鼎反）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鏻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脩竹楊家，與靖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脩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罹南荒而殂。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女孫壻，嘗語之。

張氏子戮壁魚

唐張裼尚書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翦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後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爲惡乎。卽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 附李德陽

唐柳大夫玭，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嘗授瀘州牧，禮參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欲潤染以光刊刻，亞台曰，惡劄固無所憚，若以潤筆先見（一作賜），卽不敢聞命。相國歛之，書訖、竟不干瀆也。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說法，檀施雲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碑，廬嶽道士李德陽善隸書，下猛之徒，請書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得以施展，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書，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楊寅疑相術 附李靄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善袁許之術，於京城西幾，逢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顏，垂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時（一作晴）有賚遺之，意其必致非常，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李生爲士民挾持，入京升含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爲一升殿乎。莫可知之，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之鑒也。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靄，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遊於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觀，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靄獨罹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靄相善，不信靄之造妖，良由羅幹國姓，爲羣兇所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爲綠林之嚆矢也。先是李靄有書，召玉局觀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崔無斁，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宏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去卽乖耳，楊生不果去，而李靄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楊鐐憫大姑神 附子光澤

唐楊鐐、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豔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鐐預於此行，鐐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回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貌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采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宏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輙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宏農憂惧，遂然諾之，懇希（一作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鐐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將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

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柳氏子幞頭腳（許承傑李嚴崇龜附）

侯曾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玭出官瀘州郡，泊牽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幕中，有昆弟（或云名璵，或云名玭。）之子省之，亞台回面，且云不識。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其喻骨皆良久，老僕付之，得非郎君幞頭腳乎，因宜見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比郎君垂下翅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即亞台疎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亞台先問讀書否，脩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脩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實，鑑貴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否。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勳臣也，其子承傑，即故黔使君膺實之子，隨母嫁許，然其矯貴僭越，少有倫比。作郡頭，軍耕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即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暖座，垂魚紛錯，每脩書題，印章微有浸漬，即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以爲話端，皆推茂刺顧曾爲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閤下何太隳誇。顧乃分疏，因指同席數人爲證，顧無以對。逡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爲衆所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也。刺茂州，入蕃落，爲蕃酋害之。　西川衙前軍將李思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纖麗。蜀先主左右譏而怪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爲我光揚軍府，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作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朵帽子，前如鷹觜，後露腦枕，怪而截其觜也。又登樓見行人戴蠻鬃席帽，云破耳（誤）頭焵額，是何好事。然自務儉素，愛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璨，俾薄且閑，（一作困。）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幾縣，非有仙骨，何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黃寇之後，所失已多，唯襪頭袴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盛云：木國裹頭，於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師古。又嫌以銀裝甕器，托裹椀樸，徒費功夫。又曰：措大第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遺醜可知。自非鐵石爲心，未有不貽他說，戒之愼之。因述柳氏幞頭，引起數事，豈資談笑，亦足小懲也。

鐵補闕貞諒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閭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薪蒨不給，未嘗隕穫。於時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宏農韜藏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甚訝，以爲聞聽不至，闕申情禮，兼以入翰苑，乘鈞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過飾，何當獎遇，今事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擾攞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十緡，辦裝所剩，（一作得。）卻納朝廷，號爲鐵補闕。未久，除道州牧，卻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賚，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棲南嶽，與元泰布衲道禪師同居，革籍源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楊公，既殁，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璩爲懇話之。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采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爲飯甕子熱發。崔訝飯甕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葆光子曰：東方朔以詼諧自容，袁君卿以唇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爲此輩觀笑也。

沈尚書非命（劉遂封附）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爲驚湍激船，撥梁板漂遞，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慚恨，伺隙剸刃於詢，果罹兇手，殺歸秦以充祭，亦無及也。　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姪其牽攝官陳之婦，陳爲同列所戲，恥而發怒，伺便，以羨（一作冷。）槊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今禁羨（一作冷。）槊，意懲彭城之遭罹也。姪爲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爲奴爲取鑒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華戚閻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爇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荊南，有染戶許琛，一旦（一作日。）暴卒，翌日卻活，乃具勝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階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廣坊許琛，不干汝事，卻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或）不至，仰爲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慚訝，而廣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此事與楊收相於嚴愬尚書處借錢事同。　又南嶽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脩者，曾曰：冥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喻。夜夢異人曰：紙錢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崔從事爲廟神賜藥（李氏土地神附）

閬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唯外郎於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店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遇水，岸（一作頭。）並不衝圮李宅，異事也。

張璟爲靈廟草奏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犬嘷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爲廟神所責，生以素業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一作巫。）立仁者，雖合族誅，廟神爲其分理，（一作疏。）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劉山甫與廖隱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也。

逢水神正直

唐黃寇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爲悲悼，卽可知也。行卽浴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怪而詰之，女曰，我爲瀘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遣行笞責，衆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夕且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苞，致於箱篋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達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斬杜氏山岡事（鮮于仲通唐峯嚴氏附）

古有宅墓之說，世人多尙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銜之。洎公官達後，因事斬斷杜陵山脈，由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勅斬斷之，裔孫有鮮于嶽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爲奇事，此侯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于普州安嶽縣令，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蛇也。　唐峯，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峯因負販，與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公相，峯謂曰，此卽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也（一作耶），子孫合爲賊盜，皆不令終，峯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峯亦典郡，其二道姪官（一作弟），皆至節將，三人典郡，果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卽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鼠狼智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郾北（一作陂）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坋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坋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尙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草賊號令公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殺劫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也如此，彥禎子尋爲亂軍所殺，得非瑯琊公訴于上帝乎。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僞，提重榮黨附者多，因請爲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斂，衆口紛然，儻忽變生，何以過也，遂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潏，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榮迎之，潏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竇鏊，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鎭，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潏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信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屛衛佩劍，歷階而上，謂潏曰，爲惡者非我而誰，召潏之僕，速控馬及階，

諸依李都前例，遞去之，薦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實棐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爲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諾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隕涕，咸伏其義也。

韓簡聽書（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歷歷堪聽，茂貞逐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於道門，故名書，卒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之輩，沮其舉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羅虬附）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於本軍爲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黃巢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爲前鋒，時潯爲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于關，後廣爲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爲帥，因有首邱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里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遷、嗣爲潞帥，降太原，僕光子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罷舉、依於宦官，與台州、晝錦也，常以展墓勉謁邑宰，橫身傲然，宰曰，某雖塵吏，不違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嘗見雕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雷霆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推其弟匡儔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南欲赴闕，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因請稅駕於常山府郭，以中離變，會匡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闕回，與匡威相遇，同登寺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託親於王鎔，旣造之邏，以兵伎同詣理所，乃入自子城東門，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於闕垣中有一人躍，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鬭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疎瘦，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霆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飛，拔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訪之，則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數，信然，鎔自脫此難，更在位三十餘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獲免。

李全忠蘆生三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爲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爲異，以告別駕張建章，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爲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爲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爲三軍所逐，弟匡儔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衣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號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馬都（下闕，一作郁）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都（一作郁）曰，弱冠後兩周星，微形於色，後匡威推父爲侯，首召焉（一作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都但懼額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鬧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僕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帥，強婬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妻還，出步號，爲其夫殺之，匡威養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旣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將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刼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婬穢之事，諱醜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仙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爲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齎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忽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僕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忘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蒙遺鮫綃，自斯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其書體璽外，唯有二物，其一卽建章所進鮫綃，籤而貯之，軸之如帛（一作書），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迴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李茂貞脅尹殺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甸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衆。一旦雖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陵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孱孱守恬而坐。因除宰臣徐彥若鎮鳳翔。以茂貞爲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臨皋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周潼以徇。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舉錯之事。謬及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內。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仕梁至宰相。鳳歷年、洛都有變。爲亂軍所害。時皆歎惜之。

三鎮擁兵殺二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

硬麻下、爲劉崇龜所哭。陛下不合道衆用之。及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冤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懲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遜讓。今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爲行瑜所憾。遘禍此害。後追贈太師。李磎、字景望。拜相宣出。爲劉崇龜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訐崇龜之惡。時伺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磎。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鋌入闕奏事。與昭緯關通。因託鋌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磎亦遇害。其子沈、有高才。同日羅害。磎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鋌。亦冤報之一事也。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韋皋、是也。然而時有夷險。不可一概而論。王鐸初鎮荊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滑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汙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賨［一作曾］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後罷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鄭文公畋。首倡中興。傳檄討賊。殺戮黃寇。鎮靜關輔。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璆。湖南崔瑾。福建韋岫。鄜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薛能。河中李都、竇涵。鳳翔徐彥若。猥懦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濬大言。自方管葛。以無謀之韓建。倖用劉之孫。拔出征大鹵。自貽敗亡。爾後朱朴躐爲大言。驟居相位。亦嘗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將狼。投卵擊石。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有謂葆光子曰。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爲戲者久矣。廊廟之上。恥

言韜略。以櫜鞬爲兇物。以鈐匱爲兒言。就有如盧潘薛能者。目爲麤才。一旦宇內塵驚。閫左騷起。遽以褒衣博帶。令押燕頷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則韋昭度之伐王建、濬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從事於東［一本作］省上事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五代史作臣］常應舉不第。爲李都河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昭義遊太原。辟爲從事。習吉好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皆習吉所爲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復其戎職。莊宗卽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遙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韓建始終

韓建兩隨李茂貞。迫脅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幸鄜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勤王錄。而殺害鄰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敘論勤王錄數條。且曰。韓建不過時可也。而云隱防道路。拱衛乘輿。欲蓋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詔書徵赴行在、妄也。又曾撫斜率諸侯、遂保大定功［一作公］之志也。以爲唐運陵替。皆有［一作由］歷數。自黃巢既殲。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稅舍茂貞。而有韓建。所謂一莽雖死。十莽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爲朱溫宰相。蜀先主聞之笑曰。

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溫作相宜也。葆光子曰。華州韓建。荊渚成汭。勤王奉國。誠有可嘉。于時號爲北韓南郭。（郭即成汭冒姓也。）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奉霸主。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至。葵邱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鄰。共張聲勢。而乃助桀作孽。養匹成蛇。舍我藩鄰。陳誠僞室。華陰失守。既無力以枝梧。郢渚喪師。乃無名而陷沒。非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漢南諸侯。結淮甸雄猛。汴人爲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卽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中匹字未詳。）

孔緯惜鹽鐵印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數鎭。兵力強盛。表請鹽鐵印。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請其下邸吏曰。朱公若收鹽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爲張濬所誤。貶之。它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翔天子西門。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卽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賓臣。殊未達時事。緯曰。陛下以臣爲賢。是謗臣也。臣若賢。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宏信（子紹威附）

中和中。魏博帥羅宏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須翁。巫有宋遷（一作千）者。忽詣宏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宏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宏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宏信爲帥。宏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宏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舁內藏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絃共甲襻。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爲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腳指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爲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鎭滑臺。羅氏失去其國矣。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強。孩視鄰道。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闚袁曹之霸。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鵂鶹數頭。飛下幄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爲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單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羅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披揭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舊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允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爲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縣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爲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結。崔允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戎。崔允比之。先是茂貞入闕。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慚惕俛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優。轡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遙見、訴之曰。此優窮也。胡爲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爲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齊。茂貞大笑而厚賜赦之也。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懷挾帝。以令諸侯之意。懼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傳（一作傳）城州（一作川）軍乃攻興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並爲蜀有。方變謀卻助鳳翔。於時命掌書記韋莊。奉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帥軍罷。

韓建責李巨川

李巨川、有乘遐歷舉不第,先以仕僞一作襄王,與唐彥謙俱貶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韓行者引出華州,復恭爲韓建拴辱,楊屬爲奴,以短褐蒙之,驢於枯木,守亮檻送至京,斬於獨柳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卽南山一丈黑,本姓曹,黃巢時,多救護遮引朝士令趨行在,人有逃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爲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於華,用張濬計,先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朱公謂曰,車駕西幸,皆公所敎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皆巨川爲之,因斬之,識者謂韓建無行,求解怒於朱公,遂爲所賣,時人冤之,巨川有子愼儀,仕後唐,爲翰林學士,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攜印而降,叶濬之謀,後仕至梁相,朱公旣得韓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昌,田一作梁鳳歷初,亦遇害也。

天子賜勳臣詩

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求其義焉。

朱令公爲昭宗攏馬

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軍戰于虢縣西槐林驛,大敗岐軍,橫屍不絕,腥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誨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養子繼筠首以送,於是車駕還宮,朱令俛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千步,帝爲之勸容,至京師,以宰相崔允判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一十八,又鳳翔僞前宰相盧光啓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旣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無能與爾等爲主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泫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玉盞,以賜全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其足,全忠懼,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遇弑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如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詐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帝顧仆入內,軍士逼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廚,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爲亂兵所害,內人李漸榮、裴正一等弑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屬勳軍情,詭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卽位,爲子友珪所弑,竟如其言。

請殺德王

輝王嗣位,社稷實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密爲全忠所害,德王、帝之兄,曾册皇太子,劉季述等廢昭宗,册爲皇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眉目疏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允密啓云,太子曾竊

實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日,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玄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頻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無能盡殺之。

謀害衣冠

輝王卽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達官,尙在班列,將謀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己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玄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搢紳等,俄而廷範頗軋,玄暉與柳璨,及弟瑀、瑊、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黃河,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憎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宜投於黃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尒朱榮河陰之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毒而崩,唐祚自此滅矣。

謀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蔣玄暉爲樞密使,伺帝動靜,積慶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宮人阿秋、面召玄暉屬戒,所乞它日傳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傳禪,召玄暉到汴州,責以太遲,玄暉以傳禪先須封國,授九錫之命,然後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玄暉歸奔洛陽,與宰相商量,爲趙殷衡譖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殺太后及宮人,而誅蔣玄暉,時人冤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爲宣徽使,出爲許昌、滄州兩鎭,時人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懼之。

爲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脩撰崔涤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兼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闕就榮膳,不遑晨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遐名者,亦智也。

秦宗權詐不反

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爲反逆,兵力強銳,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兼節度之,宗權爲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囚縛,朱令忠具表,檻送至京,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卽檻中擧首曰,宗權非反也,大尹哀之,觀者因以爲笑。

李摩雲擲鉢從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卽僧號,便以爲名,兼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柵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牧,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至梁下缺。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以酒致禍

梁祖圖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酣酒、有飲徒何嚴爛者。與之偕、甚昵。每事慢褻。從晦致命于郡。彥溫大張樂邀不至。乃與嚴爛食于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逮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斬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嚴爛裂其肢體。斬于壽春市。葆光子曰。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據東川。將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託以寒熱。召之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說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跣足端笏門迎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

蜀使洪飲

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衙潘㞦持聘。㞦飲酒一石不亂。每舉觴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㞦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㞦並飲之。㞦意溫克。梁祖賴其歸館。多應傾瀉困臥。俾人偵之。㞦著笴鞲冠子。秤所得酒器。撤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以劍閣道路。頊極言危峻。梁祖曰。寶主人可以過得。頊對曰。若不上聞。恐悞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

者也。

朱瑾殺兄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候胡規。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既而啟延壽門。陳牌印于簷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遣勇士孫少迪等仗劍以取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銳卒董懷進。勾曳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曳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譟。擲瓊首於埤也。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玭為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竟棄城投揚州。

馬景設詐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尚堅。旦思班退。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歲幣已弊。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為告事者。有騎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總騎軍且因（一作至）將大出兵。邀其時給廄騶。雜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逸。叩岐關。以軍悉東道為告。且言列寨留卒尚萬。俟夕將遁。宜速掩之。當落我機內矣。夫是往也。決無生理。願錄其妻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匿如無人。不十里。果風騎卻走。岐入納之。不失厥料。岐軍啟兩扉悉眾來。我師宿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焉。李茂貞喪膽。昭宗降詔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景妻孥。倍加優卹。且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以死命行詐。非徇身也。人之難事。唯景有之。

朱延壽妻王烈女

宣州田頵、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請杜荀鶴持箋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赴。俱為淮軍所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授兵器。遽闔州中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阜帑。發百燎廬舍州廨焚之。急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唯木當應為福耳。咸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歷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為裴字為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木中異文

梁開平中。滁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為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

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爲應之。中間石氏自幷門受國。稱晉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聞焉。

薛貽矩推讖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翦滅閹官。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眞讚。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薦唐帝命禪于梁。仕至宰相。

眷將寨

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毀河下寨連絡。號八山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旣饑乏。野無所掠。唯捕人爲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搗。或磑磨。咸用充飢。大軍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爲雷電大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脫難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衞南。時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鳥鳥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前軍朱友裕爲朱瑄掩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過朱瑄軍來迎。（一作逆）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倉（一作怱）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焉。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厚爲殿騎。授戈力戰。僅得生還。發十四五箭。乃知衞南之鳥先見之驗也。

梁祖夢丁會

丁會爲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祇候。吾將乘馬欲出。閽人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果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殿棟折墜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於御榻之上。初聞土落於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遂慢然下牀。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召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覺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閤門內云。裏面莫有人否。所以怱忙奔起。得非宮殿神乎。他日、又遊於大內西九曲池。泛鷁舟於池上。忽閒傾側。上墮於池中。宮嬪幷內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癰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弒逆之禍。舟傾棟折。非佳事也。

梁祖圍蓨強事

梁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鎭。不順其命。一旦躁撓。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蓨強縣。半浹旬、方拔其壘。是邑也。池湟堅牢。人心獷悍。晝夜攻擊。以至疲竭。旣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彝收於部伍間。乃謂周彝曰。請一劍。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然袖茶擣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擠。幾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蓨強城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欲窺弄梁軍招討使楊師厚。斯人

不能辨。誤中周彝。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仇殷召課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關逆耳。祕而不說。往往罰俸。蓋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昭義失守。符道昭就擒。柏（一作百。下同）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爲太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懷子孫之憂。唯柏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梁祖爲傭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偸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尙依劉家。溫旣辭去。不知存亡。及溫領鎭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皇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溫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溫貴。封晉國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爲矢石所中而卒。溫致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卽有。諸無取也。溫垂涕謝罪。卽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鎭。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爲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荅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恆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朱邪先代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爲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陁磧。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戶。後克用祖朱邪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歸朝。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都督。後還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卽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寵勛功。賜國姓。幷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與汝同鄉里。勑令編籍鄭王房。始爲雲州大同軍節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爲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黃巢功。爲太原節度使。子存勗。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太祖在姙十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鴈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日紅虹（一作）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至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嘗於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門塑像。請與僕交鬪。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內。時如火聚。如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寵勛。軍陣出沒如神。號爲飛虎子。眇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不可盡述。（或云騎邪。非沙也。）

親王拜蕃侯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君。誅戮宰輔。焚燒宮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沙城。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嘉獎倚賴。命延王丕、丹王允、齎詔賜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辯慧。在晉陽。留宴累月。每獻酬樂作。必爲晉王起舞。後爲韓建所殺。

李習吉溺黃河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冰上搆浮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蹶墜河。習吉抱冰。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械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爲掌記。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得翼也。其見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亂軍。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爲行人。卽出見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幷汾。違盟爽信。弊賦已及於此。期于無舍。式曰。明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脩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鎔卽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軍。仍令其子入質于汴。因而解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宦官陰謀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允。嫉忌尤甚。上勑允、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啓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允謀漸泄。中官以貨賂甘言。請藩臣以爲城社。祇崔允眥裂。時因伏臘講聚。則和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人寇同華。知崔允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幸鳳翔。他日。崔允與梁祖叶謀。以誅閹官。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崔允。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卽允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允所爲。謂賓友曰。助賊爲虐者。其崔允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上源驛遇難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卽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劉鄩忠于舊主

王師範之鎮靑州。以部將劉鄩。竊據兗州。先是汴將葛從周。鎮於是邦。因出征。劉鄩將圖兗也。詐爲茶商。苞苴鎧甲。大起店肆。剖戶木藏兵。伏而入。竊發之日。得其徒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以禮待其妻子。子弟臧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周攻其城。梯轒雲台。鄩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諭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在城下歔欷。卽時退舍。及靑州兵敗。師範納款梁祖。遣使諭鄩。鄩曰。臣知王公斾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其勢窮。悔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俟王公之命。俛首非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非次。官至方鎮。爲梁之名將。

駁昭宗諡號

昭宗先諡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爲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禮部

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才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尋幸邪國之災。其父循。希旨附會。無恥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陰賊。滋不悅。時爲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污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人士。目蘇楷爲衣冠土梟。

晉世子入覲賜鸂鶒酒器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鸂鶒酒巵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采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鄴王倣江東詩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偸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衙軍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制己。密聞梁祖。表裏應接。算殺之。楊師厚後入魏。城。揖出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鎭。分其土宇。創立相貝爲節鎭。滅其力用。三軍作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暮乇𥁕衣綬𥁕略無猜閒。衆心大服。他日賽魏博兵力稱健。覺平河南也。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後。又迫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初。起行在。于時又殺三千家。乃世襲兇惡也。

縛鞭竄旗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覘探。果縛芻爲人。插縛一作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果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楊千郎

莊宗異母弟存乂。卽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旣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閹人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婚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挈提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鐍。貨要閒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於其家。至是與存乂同罹其禍。

娠子能語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媼慢不得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嫗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產。雄武謙和。臨財尤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召於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

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明宗獨見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為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請改國號。明宗詢藩邸近侍曰，何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為唐雪冤讐，為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為唐室雪冤，身羈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身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莊宗諸弟遇害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間，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為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衆譟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彥超不能禁，時存霸已翦髮，衣僧衣，謁彥超、願為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併命於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答父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為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即昔日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為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偽及此，乃於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為業也，后方晝眠，及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為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册劉氏為皇后，識者以后出於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裨販，所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為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己，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為俳優，名曰李天下，雜於塗粉優雜之間，時為諸優朴扶摑搭，竟為閹婦恩倖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為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為尼，沿路復通皇弟存渥，同寶而寢，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

明宗誅諸兇

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監務辛廷蔚、李繼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為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為意，剝削為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為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束手歸朝。溫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責其罪，

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采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尉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蓄為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兇、帝在藩邸時，惡其為人，故廢罷之。莊宗皇帝為唐雪恥，號為中興，而溫韜毀發諸帝陵，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

韓伊二妃 夏夫人附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為淑妃，伊氏為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馮道，齎册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寵，後嫁契丹突欲，名李贊華，所謂東丹王，即阿保機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兇，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為尼也。

無官酬勳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賨，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實誼所以長歎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朝，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薦相豆盧革、韋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長意崔協，而任圜力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為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舍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審相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都，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詐宣朕令旨，不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物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間後，稍難安處，且望嚴戒，遂止。

明宗惡貪吏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為內鄉縣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勅，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面戒汝州刺史萇簡，為其貪暴。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由是皆就戮。

誅不孝

緱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為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勅賜死。

安重誨枉殺任圜

任閬昆弟五人。曰閬、閬、閬、閩、閩。雍穆有裕。風采俱異。閬美姿容。有口辨。負謀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初入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憂國如家。切於功名。而安重誨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遂。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外寃痛。洎秦中。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歙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周元豹

周元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祕。還鄉歸俗。盧程爲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元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儕零落。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猶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元豹指明宗於末坐曰。骨法非常。此爲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檟楚。元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相。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曰。周元豹昔曾言朕事。諸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於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終。（又聞曹與蜀高祖同說符命嶷主。至於雲龍時相。亦言無不符驗。果異乎哉。）

老益貪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聾瞽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甘旨醫藥。咸不供侍。貽孫責其子曰。生有明君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爲老朽。豈放爾邪。爲縉紳之笑端。

解元龜進詩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言自西來。對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州川（一作）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爲身名甚切。堪笑也。時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擊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程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漬皴裂。趙鳳言於執政曰。曾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已施數千。聞毀碎。方遂擯棄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崔協對歐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知酒。過節患生。協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降龍大師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爲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一月。白能於一飛役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爲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爲聞。懼而潛去。至寺慚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謬也。

魚目爲舍利

澤州僧洪密詐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云山中要千數番氎氈。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姚洪忠烈（夏魯奇附）

閬州守將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叛。頻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孤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奴才、即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然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於時夏魯奇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爲忠烈也。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爲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

隴瀞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皐甫校書。莊宗卽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急。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死。又以毀譽宰臣。貶授嵐州司馬。

明宗獎馮道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采。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尙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爲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覽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詼諧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册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册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册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誚。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明宗不樂進馬 張虔釗附

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鎭。所在掊斂。非時進馬。上問其爲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爲事。雖强勉受之。聖旨不懌。張虔釗多貪。鎭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奬。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釗好興禪設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恐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產業。黷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垂置僦居。卽得舍利。清河慙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勅旨褒奬之。議者曰。雖孫伏伽岑文本章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矣。

明宗譏孟鵠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鎭。樞密使范延光奏對。上曰。鵠曾幹事人。以此至方鎭。爭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徑柔旨。故以此諷之也。

譏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贓。合處極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竟處死。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見馬撫髀

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者馬將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國力虛耗爲言。上亦然之。

受賂曲法

鎭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卽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卽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憫事發。令內地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震怒。下鎭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惟從

故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王貞[illegible]故也。

因事納諫

馮道對太子食，有邪蒿。師傅以其名邪，令去之。況人事乎。上退、問羣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不急之務，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進宮掖之勢，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因宰臣奏對，延光等深言邪蒿，春冰虎尾之戒，欲警悟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勸思調衛，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

秦王輕佻

秦王重榮之爲元帥，輕佻淺躁，狎近浮薄，列坐將帥，而與判官論詩，未躋大位，而許人禍福，由是中外忌憚。竟及誅敗，上聞重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絕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晏駕。自云，我今日自作劉窟頭也。

沈徽曲江吟 附溫顗

吳興沈徽，乃溫庭筠諸甥也。嘗言其舅善鼓琴吹笛，亦云有絃卽彈，有孔卽吹，不獨柯亭爨桐也。制曲江吟十調，善雜畫，每理髮則思來，輒罷櫛而綴文也。　有溫顗者，乃飛卿之孫，憲之子，仕蜀、官至常侍，無他能，唯以隱僻繪事爲克紹也。中間出官，旋游臨邛，欲以此獻於州牧，爲詩者拒之，然溫氏之先貌詩號鍾馗，顗之子郢，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嘉穢而流之。

婁誌認父

婁誌、許昌人，自小亂離，失其父母。爾後仕蜀，至武信軍節度使，先是廐中圉人婁春者，事之多年，頻搖擺樸。一旦告老于國夫人，請免馬廐之役，而丐食於道路。夫人憫之，詰其鄉貫姻親，兼云有一子，隨軍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記驗，一一述之，果誌之父也。洎父子相認，悲號殞絕，誌乃授父杖，俾笞其背以慎昔日所誤之事。舉國嗟歎之。此事川蜀皆知。

王氏子知前生

唐四方館王帶尚書，自西京亂離，挈家入蜀，泝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歲，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內，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校其所夭之年，與王氏之子所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錄，數任卽王郢。近聞兒於稚齡往往說前生事，如平生，又書我爲陰官云云郎記前生不誣也。

舒溥三斥三遇

舒溥者，萬州人，粗解書記，事前恩州刺史李希元，往廣州謁嗣薛王，歸裝甚豐。于時蜀兵部毛文晏侍郎，宣徽宋光葆開府，前陵州王洪使君，皆未宦達，舒子竊貲而奉之。爾後三人繼登顯秩，而恃此階緣，多行無禮於恩牧，因笞而遣之。始依陵州王洪，奏授井研令，尋爲王公所斥。次依宋開府，亦以不恭見棄。轉爲

於嘉牧顧珣，珣承奉貴近，誤奏爲團練判官，賜緋，轉員外郎，未久失意，復疎之，俾其入貢，仍假一洩，希除畿邑。實要斥遠之，鄰吏知意，表竟不行。淹留經年，乃詣堂陳狀，只望本分入貢之恩澤以歸廷。其北面因依，莫測本末，優與擬議，轉檢校工部郎中，所謂三斥三遇也。愚嘗覽吳武陵爲李吉甫相所誤，致及第，因類而附之。

于何博士 附[illegible]

于何博士、相國駙馬悰之子，仕蜀至五轉，無他才俊，止以貴公子享俸祿而已。恥其宮卑，詣執政陳啓，自述門閥，其末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韋郎相也。今日通班，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馮郎少卿也。執政憫而進之。　有高飄者，自云太尉諸孫，羈旅三川，而多忤物，每歎歎求官不遂，徧告人曰，何不還我維城來。蓋以掌武所樂，蜀人安之，其疎闊皆如此也。

韋巽庭鈍 附周仁矩

韋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庭儒蒙鈍，率由婢媼，仕蜀。先主以其事舊，優容之，以至卿監，或爲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狗。巽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又能酬酢也。　周仁矩者，卽崗相庠之子，爲駙馬都尉，有才藻，而席劣國亡後，與貧丐者爲伍，俾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酒坊之間，人有哀者，日獲三二百錢，與其徒飲噉而已。成都人皆嗟歎之。

中令忍欲 附[illegible]

唐鳳翔李曮令公，收蜀，充饋運使，於蜀城東門外下營，魏王與郭侍中入居蜀宮，玉帛子女，他人無復見矣。中令寂寞無以遣，適潁川陳昭符仕蜀，眾剖竹符，早在岐山，微有階緣，而得候謁，因求一美人以獻之。有蔡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寵愛也，曾賜與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名忠其賜名承弃。王胡乃岐王賜姓，遷彥字，卒後，蔡氏寡而無子，其容態明悟，國人具聞，陳致媒氏，誘之而獻，抱衾之夕，中令於窗隙中窺之，歎其妍妙，乃詰所來，左右方以王胡爲對，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其向來，吾之子姪矣，此事不可。遂令約遣。時有知者，皆賞中令少年而忍欲復禮，誠貴達人難事，潁川每爲愚話之。　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衛使，後主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養男，本姓王，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婚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爲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卽其事也。

何見鬼

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之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娉，少環釧釵篦之屬，爾能致之乎，卽所苦立愈矣。白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存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遣爲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窗，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僧齋懺，其疾遂痊，竟受其環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

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預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逾分。識者知後主之政。悉此類也。

孫卯齋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人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偽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將赴洛都。咸問其將來昇沈。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皆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後主罹偽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愚同席備見說。故記之。

馮見鬼

遂寧有馮見鬼。名。忘其似有所睹。知人吉凶。穎川陳絢。爲武信軍留後。而劉令公知俊交替。撫其舊事。發有奏論。馮生謂穎川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所引。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官人林泳者。本閬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妖。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衆謂之曰。閣下爲官。多不克終。蓋曾殺一女人爲祟。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於是慚懼。言誠於馮生。許爲解其冤也。他皆類此。

休公真率

沙門貫休。鍾離人也。風騷之外。精於筆劄。舉止真率。誠高人也。然不曉時事。往往詆訐朝賢。他亦不知己之是耶非耶。荊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須登壇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銜之。乃遞於黔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以詩見意也。渤涓大夫有大名於人間。淪落於蜀。自比杜工部。意謂他人無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謁韋書記莊而長樂公後至。遂與相見。欣然撫掌曰。我與你阿叔有分。長樂怒而拂袖。他日謂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師似我禮拜也。自是頻役刺字。終爲閽者所拒。休公謂韋公曰。我得得爲渠入蜀。何意見怪。亦以此譏之。道門杜先生國濟寺律僧。嘗許具蔬餔。未得間。姜侍中宅有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謂律僧曰。乃蒿餅子何在。其他皆此類。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嘗跨馬。時人甚重之。異乎廣宣栖白之流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富春孫光憲纂集。唐末、後梁、後唐、石晉時事。此書乃武林忻悅學家藏陝刊舊本。今歸成齋庵夏隱君。中間刊誤舛訛。如日曰、纂篡、獻獻、難難、闕闕、禍福等字。可以意改。餘不敢強。以俟別本訂之。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庚寅輟卷。葬亭在家道人孫道明。識于泗北村居映雪齋。時年六十又八也。迎日梅雨時雨。西南二鄉。皆成巨浸。豐年未卜。今日喜晴。聊書記耳。

丙辰五月。侍疾於家。因假琴川書屋所藏吳方山抄本校過。吳本元缺第二十卷。此本不知從何得也。二十六日小暑節。蕘石君識。

鑒誡錄

何光遠撰

四庫全書提要

鑒誡錄十卷

蜀何光遠撰。光遠、字輝夫。東海人。孟昶廣政初。官普州軍事判官。其書多記唐及五代間事。而蜀事爲多。皆近俳諧之言。各以三字標題。凡六十六則。趙希弁讀書後志以爲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似未睹其書。因其名而臆說也。舊本前有劉曦度序。亦見希弁志。宋史藝文志遂以劉曦度鑒誡錄三卷。何光遠鑒誡錄三卷。分爲二書。益舛誤矣。書中間有夾註。如判木夾一條云。此答木夾書元是胡曾與路巖相公鎮蜀日修之。非爲高駢相公也。何光遠誤述。危亂點一條云。據禪月詩集中此詩自哭涪州張侍郎。非張拾遺。何光遠錯舉證也。四公會一條云。此篇元在本事詩中敍說甚詳。何光遠重取論說。又加改易。非也。皆駁正光遠之說。不知出自何人。此本析爲十卷。有朱彝尊跋。稱從項元汴家宋本影寫。則猶宋人所分也。今觀所記。如徐后事一條所載王承旨詩。後山詩話以爲花蕊夫人作。蜀門諷一條所載向瓚嘲蔣鍊師詩。南唐近事以爲廬山道士。其語大同小異。猶可曰傳聞異詞。第冤歸一條。全剿襲殷芸小說東方朔辨怪哉蟲事。（案小說已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已爲附會。鬼傳書一條。不知水經注有梁孝直事。更屬粗疎。至逸士諫一條。稱昭宗何后荒於從禽。考新唐書后妃列傳。昭宗奔播岐、梁間。后侍膳無須臾去。舊唐書亦云后於蒐鹿游狩之中。侍侍膳御。不離左右。安得有畋遊之事。且昭宗寄命強藩。不能自保。又安能縱后畋遊。遠至六十里外。殊爲荒誕。澆鐵汁一條。稱秦宗權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亂。是爲盜賊藉口。尤不可以訓。抑以其爲五代舊書。所載軼事遺文。往往可資採綴。故仍錄之小說家焉。

目錄

第一卷

瑞應讖　誅利口　知機對

九轉驗　金統事　走車僞

第二卷

御賜名　逸士諫　判木夾

鬼傳書　航釋道　澆鐵汁

前定錄

第三卷

語忠誡　餌長虹　落韻賤

蜀上聲　妖惑衆

第四卷

蜀門諷　斥亂常　許塞靈

輕薄鑑　危亂點　得失地

第五卷
徐后事　帝贈別　容易格
高術士　翫月吟　因詩辱
武金山
第六卷
戲判作　盧獻歸　鬼坐衙
怪鳥應　旌論衡　神口開
布變朝
第七卷
做十在　亡國音　霅廢主
陪臣諫　四公會　贊福詩
釣巨鼈
第八卷
衣錦歸　非告勅　改橋名
作者同　買件旨　匪名儒
錢塘秀　走山魈
第九卷
夢太白　削古風　分命錄
卓絶篇　改名進　鑑冤辱
第十卷
歸生刺　高僧諭　魚議肉
求冥婚　見世報　攻雜詠
蜀才婦

鑒誡錄　目錄

鑒誡錄卷第一

五代　何光遠撰

瑞應讖

孟蜀高祖。頃者未臨西川。守北京。鄉人競以擊佛之門。妙絕之戲。（按學海本戲作稱。）呼頭入爲孟入。或云。此毽子從太原將來。又有工人孟德。預起宮闈。上淩霄漢。雖般輸之妙。無以加焉。雖德與得之字體不同。音亦爲祥矣。又王蜀後主元舅徐太師延瓊。於錦水廳墅樓西創置大第。狀若宮室。橫亘數坊。是時內外皇親宣下悉令數宅。後主亦親幸宴樂移時。忽於徐公堂中命筆大書孟字。徐雖不測其義。尋以御札謝恩。至咸康。後主降唐。孟祖自北京除蜀。莊宗登大軍之後。制禦事多。立宣鑄印離京。奔騎赴鎮。既而旌幢屆蜀。以統軍聖興（按學海本作興聖）太子未歸。旋令將校改換宮闈。孟祖乃權於徐公之第安下。覩紅綃所寵姓字。詰問前蜀臣寮。對曰。此王後主御札。高祖歎曰。疎狂天子。亦預知與吾交代乎。是知必有先應者也。

誅利口

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彬持禮入洛。屬太尉遠爲之副焉。莊宗[illegible]術威命以通好。嚴本辨士也。既而屆蜀。亦稱臣焉。然於朝對之間。舉措輕易。及置一旁記。[illegible]亡。詞旨鏗鏘。辭駁聞聽。蜀之文武卿。咸伏其雄。洎歸中朝。上策取蜀。及平蜀之後。莊宗命孟[illegible]殿又於明宗

天成得位之初。復來陳謹。孟謹加之禮分。賜從容。乃言曰。吾聞利口之覆邦家。辨言之亂刑政。故少正卯言僞而辯。孔子誅之。子今巧言知實。弗矜顧行。有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只知初與王斬折衛督。及其降也。復又誅之。遂使天道惡盈。二謹俱滅。其罪一也。其次平蜀之際。先入禁闈。取內庫之珠金。選宮庭之嬪妖。其罪二也。頃者詐稱三川減釋兩稅。及其得地。倍更加徵。其罪三也。而又誑惑朝廷。妄陳利害。說三川之形勢。擬二鎮之節旄。（按學海本作[illegible]）扼我咽喉。窺覦我土宇。其罪四也。今又來爲監護。坐握兵機。戰我藩維。承吾爵位。人神共怒。天意爭容。前之再來。機亦露矣。其罪五也。言訖。遂令武士把下階。實嚴亦蒼黃失其節操。乃叩頭曰。嚴之五罪。一死宜然。願乞殘骸。爲洛中之鬼。高祖不赦。命劍斬之。是時天下咸聞。皆稱妙算。其李嚴於王蜀所置務記曰。臣嚴等言。伏自朱溫肆逆。運遷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迫歸於東洛。誅殘南北。焚毀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傷僭盜纂。（按學海本作竊）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迥發。心鼎獨然。偶濟淇而誓師。鯨鯢棄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廣入困於生靈。乃選挑其死士。才過汶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時號王鐵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梁末主名）劍猶未匣。槍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巖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勢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國貫表。兩浙稱臣。淮南陳附押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使息干戈。未順梟兕。方謀除蕩。豈謂蜀國皇帝柔遂情遷。居安慮危。審帝祚於中興。奉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庭通成於蜀皇。國禮遠酬於厚禮。臣等叨承元造。謹拳皇華。載馳得聞於彤庭。戰汗實深於踞地。臣等無任感恩荷聖踊躍屏營之至。

知機對

長興初。孟蜀高祖與東川董太尉璋。初爲隣壤之知。後結通親之國。兵車不開。玉帛交馳。縱有是非。未至深信。因請節度副使趙僕射季良持禮至彼。探其機宜。董與趙有寄託之知。敍親權之舊。及節副詐陳衷素。董公盡傾血誠。既而西歸。備得其事。高祖問曰。公度董公作略。畢竟知何。節副對曰。董公爲人。材國之雄。狗鼠之行。卒（按學海本作卒。下同）徵暴斂。好殺惡生。其志譎強。不量人事。用兵好勝。不體天時。于闐材狠。常有野心。狗鼠亦無定度。卒徵暴斂。事急則逃。好殺惡生。物極則返。故曰。強良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此之是也。而且朝令夕改。坐審立噴。兵有鬭心。將無戰意。方今以小謀大。弊民惠姦。有庭四海之心。終作兩川之患。而又言中取事。辭下失機。料其訓練兵師。完葺鎮戍。招我將健。挫我使臣。必行雷電之機。不顧山河之險。高祖聞所敷陳。深納其言。至長興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果與狂孛。直犯漢川。是時高祖親統全師。合戰於踦橫之野。董璋大敗。我將軍趙廷隱擒其將元璝（按學海本作瓚。下同）董光演等八十餘員。奪甲馬五百餘匹。斬首一萬。獲其九城（梓、綿、龍、劍、普、果、閬、遂、渠是也）梓帥與其子光嗣。拊將而哭。（按學海本作拍膺而哭）欲堅故壘。賊將王暉獻於（按學海本作其）首級。遂定方隅。明宗遣供奉官李僕射馳騎入川。賜高祖詔曰。朕知卿近與逆賊董璋小簡（按學海本作閒）交兵。已勅軍前伴其犄角。高祖復請記室李昊修其（按學海本作具）章奏。備陳本末。事聞上聽。宜示百僚中外咸知。莫不驚駭其奏狀。曰。伏以故東川節度使董璋。與臣爲鄰。從初不睦。常厚禮於表疏。每深罪於朝廷。

欲竊兵權。來并土宇。及乖聖聽。不惑物論難從。臣合此時唐激驍雄。□□（按學海本作除二字）袞充將恩。陛下聖華外。狀黃屋未安。豈亦何傷。剋之不武。□□（按學海本作於是二字）盎勞青野。因該疑停。雖隱忍以累年。且參商而終日。其後故□□舞（按學海本作毫不自悔）（按學海本作其）恃承君寵。恣弄國權。竊劍外之有萌。示寰中之無畏。□□□（按學海本作附而爲三字）料衆君之意。必摧（按學海本作推）亡以固存。其如佞臣之言。恐怒甲而□□□（按學海本作還乙由三字）。是與董璋愛以暫合。和而不同。雖玉帛交馳。豈心貌之相類。誠知禍蓄。且務包容。儻敢飛颺。必當歸殄。其董璋至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興兵甲。五月一日。驟入漢州。（按學海本作川）臣其日先差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兼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總領三萬人騎。發交新都。臣自統領衙內親軍二萬人騎。繼之俱列營於彌牟鎮北。（按學海本下作此句認）至三日詰旦。精其大陣。侯勳元兒其董璋至午時。敢領群徒。來當鋒銳。臣則親驅戈甲。趙廷隱手旗鼓。一擊而魚（按學海本作蜂）潰鳥離。四合而豕分蛇斷。斬首一萬餘級。執俘八千餘人。生擒賊中都指揮使元瓚。衙內副都指揮使董光演。及已下指揮使都頭八十餘員。奪下甲馬五百餘匹。收獲衣甲器械十萬餘事。其餘逆黨之徒。尋令搜捉併盡。其董璋只與親男衙內都指揮使董光嗣并從騎二人。躍馬而奔。棄甲而遁。擁隻輪而掩泣。覩亂轍以咸（按學海本作感）。哀烏江之死所不遙。赤壁之漸顏更厚。臣幸以疾雷之勢。破其急電之機。臣便統領大軍。躡背追蹤。其董璋至四日巳時。走入東川。至午時。有前陵州刺史王暉。知窘巢之已傾。驗城池之不守。梟斬董璋父子首級。相次迎獻軍門。旋進師徒。收下城壘。平定一方之衆。止於四日之間。莫不遐伏（按學海本作遁）。皇威戡除隣患。臣方以自違君命。未遂臣誠。捷音雖審其風馳。奏疏未遑其羽插。豈謂皇帝陛下才聆動靜。遽軫憂勞。遙降使臣。特頒明詔。論董璋之姦邪。勉微臣以削平。仍勅軍前。俾施犄角。並得暗合參（按學海本作方）略。頭應神機。更無脣齒之虞。永荷股肱之寄。所以梟子勾龍。遂獻賀捷詩曰。脣齒論交歲月長。豈期率意忽顛狂。元戎統領三軍戰。巨孽奔衝一陣亡。莫訝滄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前後。堪向青編萬古揚。

九轉驗（會昌末）

武宗皇帝酷求長生之道。訪九轉之丹。茅山道士杜元陽製藥既成。白日輕舉。弟子馬全真得殘藥。詣京表進上。因餌之。痼疾生瘡。鬢髮俱脫。十日而崩。此唐實錄隱而不書。又梁朝方山道人。自號鹿九經。身長七尺。不知年幾百歲。每於石室修氣。經年絕食。太祖往往遣使賜乳頭香及茶藥而已。忽一日詔入內殿。求延生之術。鹿奏曰。夫神仙之法。亦因積學而成。先須息萬慮於人間。棲一身於岩穴。與天地合德。與鳥獸同羣。斷其喜怒。退哀去其滋味淫慾。然後存神養氣。辟穀休糧。欲究還丹。審窮爻象。故曰內真外應。其丹自來。而又功滿三千。方得羽化。今陛下身居九宥。心役萬機。肆毒三軍。誅殘百姓。怨滿天下。恩唯（按學海本作此）一家。豈同軒后清靜自化。鼎湖上昇者哉。太祖怒曰。知卿是鹿。助本身。朕欲問卿行止。何得妄指難易。非斥朕乎。鹿度太祖言深。慮遭其誅。責復奏曰。臣有庭丹。可延九五之數。儻放臣棲隱。即敢進之。上復笑曰。朕不希白日上昇。只希更得三五十年在位。是朕願也。鹿乃於肘後解一青瓢子。取金丹二粒進曰。望陛下清齋守真百日。方可餌之。不然者灰（按學海本作反）惡耳。上既深信。鹿得歸山。後帝久患石淋。忽宣至藥灶

食。屑髮立。壁頭背生瘡。及至彌留。爲穎王所弑。乃知九轉非濟一君。其次諸侯遇之死者無數。非丹有損。而人不真。（按學海本作丹非有損而人不知。）或曰。武宗因折（按學海本作拆）寺。患癩而崩。實爲虛說也。

金統事

僖宗乾符中。靖陵雨血三日。丹鳳樓前。亦蟻黃蟻聚鬭七日。掃盡復生。己亥歲。天瀉血流。大地俱赤。是夜。長虹貫斗星奔西南。明年黃寇犯闕、翠華奔幸之兆也。辛丑年。黃巢在京。尙讓爲相。改乾符之號爲金統元年。見在百司。並令仍舊。忽一日。有人潛書七言四韻帖在都堂南門。譏諷頗深。僞相大怒。應堂門子及省院官並令刖眼倒懸。以令三省。又奏請宣下諸軍火（按學海本作大）隊內。收得文官會吟詩者。宜令誅戮屏除。如只是識字者。宜令將內役使。是時京城內外。殺戮三千餘人。百司驚惶。皆悉逃竄。其七言四韻詩曰。自從大駕去奔西。貴落深坑賤出泥。邑號盡封元諒母。郡君變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脣卻喫虀。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舊與天齊。

走車駕

昭宗之代。岐王茂貞、（本姓宋。昭宗賜姓。號曰西府太子。）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等。始爲亂階。焚爇宮闕。動搖四海。斬刈百官。是時爲幸三峯。拋離九廟。諸侯悉罷職貢。各養強兵。天復初。車駕走幸石門。絕糧數日。左街沙門懷寶進蒸麪燒餅。奉宣賜紫。宮人楊舞頭（失其名。）進裹淚手帕子。奉宣加楚國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蕎麥。人收食之。悉遭疫癘。是歲。雷劈千馬。頻擾宮城。拔出街西古槐。揭下殿東鴟吻。故昭宗御製詩曰。祇解劈牛兼劈樹。不能誅惡復誅兇。三年。梁太祖將迎大駕之前。岐山二菩薩身中自然有箭。老[illegible][illegible]土人移步。神馬夜嘶。後昭宗有困守岐陽、迫遷東洛之兆也。初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謫居於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八丈。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書看。

鑒誡錄卷第二

御賜名

朱太祖統四鎮。呼中令曰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遂勅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按學海本作甚）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旣行。追之弗及。後果有大梁皇帝之號。是時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逸士諫

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唐眞）。羽檄交馳。欲迎車駕。何皇后人（東川）。恃其深寵。不顧阽危。酷好畋遊。放弄於兩舍之外。（爲三十里一舍。）踐踏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上。因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敍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驃騎（存）賜之酒食。審彼賢愚。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詩。又說褒姒惑君之事。何皇后感失恩旨。潛令秦王誅之。其事未行。預已奔去。後梁太祖舉四鎮之衆。迫脅岐城。大駕無依。遂遷東洛。議者以君王失政。妃后禽荒。逸士上書。採而不用。時將盡矣。天使其然。同谷子詠五子之歌詩曰。邦惟固本自安寧。臨下常須馭朽驚。何事十旬遊不返。禍胎從此構殷兵。又白酒色聲禽號四荒。那堪峻宇又彫牆。靜思今古爲君者。未或因茲不滅亡。又曰。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時事。首爲盤遊亂紀

稱。又曰。明明我祖。萬邦君。典則貽將示子孫。惆悵太虛荒墜後。覆宗絕祀滅其門。又曰。仇讎萬姓遂無依。顏厚何曾解忸怩。五子旣歌邦已失。一場前事悔難追。

悔木夾

西山八國。自古已來。爲中國西南之患也。自蜀武侯擒縱之後。方通誠款。唐鮮于仲通將領博海等軍六萬衆。歿於鬼主（按學海本作王。）之謀。遂至姚蠻生心。數侵黎巂。蓋由非才也。近又李福尙書鎭西川。牛叢爲貳車。日南蠻直犯梓潼。役匈匠二十萬。燒塢欲塞劍門。蜀有五丈天王者。寶歷中所置也。是時見大僧形於錦城之隅。誘八百萬之衆。悉皆奔竄。後高相公駢。統臨益部。兼號征南。蠻陬聞名。預自屏跡矣。然時飛一木夾。其中惟誇兵革犀象。欲借綿錦之江。飮馬濯足而已。高相公於是經營版築。置防城勇士八千。命胡記室曾以檄破之。仍斫迴木夾。□（按學海本有故字。）胡曾破之數聯。天下稱爲奇絕。其辭云。欲慕平交。妄希抗禮。何異持衡稱地。擧尺量天。又答云。越巂新州。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內。非居禹跡之中。雖日邊將邀勳。妄圖呑併。得之如手加騈拇。失之若頷去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蹴。何足喩哉。是以南蠻議曰。成都近有良將。未可圖焉。於是烽燧無虞。誠款繼至。高公稍恃功業。以致驕矜。凡叛規模。有劉焉、李特之志。朝廷議奏。遂除江陵。從自江陵遷於淮海。首冠諸侯。有唐已來。可謂英雄者矣。判木夾云。辭天出塞陣雲空。霧卷旌開萬里通。親受虎符安宇宙。誓將龍劍定英雄。螳螂敢冒高懸日。秋葉爭禁大段風。爲報南蠻須屏跡。不同蜀將武侯公。破木夾云。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辭藻煥然。粧飾過多。欣慰何極。實以乍回邊鎭。才到藩維。且按此朝之舊儀。未委彼國之新制。不知抛拓。唯認直哮。向呼南詔之佳名。豈見大朝之美號。要從微耗。且是所宜。伏承驃信王化風行。君儀雲被。彫題屈膝。鴃舌折腰。卉服來蹉。毳裘入貢。蓋以深明豹略。精究龍韜。波伏西天。草偃南土者。然侵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爲我皇帝有所負於彼邦。邊臣有所負於彼國。處彼直我曲。獲罪於天。是陳木夾申懷。用貯榮報。及披迴示。已見事根。止於四繫使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終此深讎。呑噬我朗寧。乾（按學海本作虔。）劉我交趾。取我越巂。犯我益州。若報東門。何乃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谷趍之東海。天地尙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裔。莫不輻湊。亦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有德。雖云有德。亦須相時。苟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之聖。蹤堯舜。顏子之賢。過虵龍。（按學海本無二字。）六合茫茫。無立錐之地者。蓋無其時也。適使仲尼生於秦末。乘胡亥之亂。用顏回、閔損爲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鼎沸。可期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頭。（按學海本作諸侯。）韓、彭不過十（按學海本作一。）將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欲使門人爲臣。以爲欺天乎。及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止於負手曳杖。逍遙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識天時。苻堅不知歷數。妄恃強富。爭帝乾坤。莽以百萬銳師。來與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於昆陽。苻以六十萬精兵。扣（按學海本作寇。）於東晉。謝元（按學海本作安。）以八千之卒。敗於壽春。豈不爲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強。何足恃也。周主杖鉞於岐山。漢祖脫褐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州。盍明公只知

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參焉。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刳剔孕婦。塗炭生靈。剖賢人之心。斬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侯而朝之。至於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尙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脩德。觀乎聖人去就。豈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弃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擧而滅紂者。蓋天奪殷而與周也。我皇方宵衣旰食。肩堯踵舜。父事三老。兄友百僚。推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上。諸侯合德。百姓歡心。唯（按學海本作雖。）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旦。戶生呂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王無道。併呑六國。恃宇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於紫塞。造阿房於皇州。鬼母哭蛇。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弃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響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帝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室。鄙黔黎。野無歌鳳之人。朝有聞牛之傑。（按學海本傑下有非字。）天下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戶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玄元之德。遇隋煬荒淫。徭役不常。徵斂無度。竭生民之財產。爲巡幸之資糧。虎噬羣賢。擄掠庶母。浮沈遼海。疏鑿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弃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者。蓋（按學海本無蓋字。）天奪隋而與唐也。我皇帝方澹薄聲色。杜絕巡遊。夢卜宰輔。倚注藩屛。恩成垂拱。器習干戈。皇天方贊。國人方歡。縱（按學海本作雖。）天下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戶生元齡者乎。而況越巂新州。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內。非居禹跡之中。雖日邊將邀勳。妄圖呑併。得之如手加騈拇。失之若頷去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蹴。何足喩哉。僕雖自絳紗素就黃石。旣探師律。固識兵機。奉詔壓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恥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永念姬周之讓路。旣不獲已。卽須訓戎。且蜀、地闊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昧見幾而作。但守升平之元（按學海本無元字。）規。雖分常（按學海本作帝。）憂。不儆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以三令。敎之以八陣。鼓鼙而進。鉦動而退。甘與之共苦。興之均義。等塤篪。情猶瓜葛。閑（按學海本作閱。）禮樂而敎詩書。務耕桑而聚穀帛。使家藏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旣識三略。便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劈開太華。況彼國自長慶以來。攙搶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母。掠人之妻。燔人之室。焚人之廬舍。使人暴怒。動人之衆庶。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況抱雛搏狸。不由人敎。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旣仗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銳。若乘流縱棹。下坂推車。豈勞力哉。僕官是宰衡。位當侯伯。被堅執銳。雖則未曾濟河焚舟。平生所貯。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詢訪。（按學海本作訪。）且六合之外。舟車不及。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鄕。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於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未聞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薄貨。魯國厚貨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擧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離庭戶。始識安

危。久習韜鈐。方明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姻示荒唐。一何乖戾。因念孔、顏之知命。（按學海本作禮）翻效莽、堅之覆車。交趾喪亡。可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趍東海。衆星不拱北辰。則不（按學海本無不字）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在虜。無虧中國之儀。平有前規。附難更易。況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我謙。何患神怒。見（按學海本作覩）已訓齊士卒。調集糗糧。或玉露垂槐。金風動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滿弔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秦、趙之澠池。便是行人。豈道佳（按學海本作往）策。皇帝覽旨。以具（按學海本作其）前緘奏聞。不復多談。恐乖忠告。謹牒。（此本未完）
（者元是胡曾爲路岩相公鎮蜀日餘之非爲高駢相公也何光遠誤過）

鬼傳書

西川高相公（駢）。版築羅城日。遣諸指揮分擘地界。開掘古塚。取塼甃城。獨滄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卓旗占得西南背波塊。（苦由反。前人呼爲老塊。）其塊即趙春相公墳也。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腳損缺。宵字存焉。姜君號令將健。俟曉開之。是夜二更以來。忽聞墓上清嘯數聲。良久。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姜君驚曰。既是聖者送書。容某穿靴祗候。鬼使曰。冥司小鬼。何敢當之。姜君呼其僕使鋪排淨席。焚香於庭。俯伏拜迎。虔心祝曰。某負何罪。聖者降臨。鬼使出曰。雖顯晦有殊。奉命差遣。欲陳之懇。願面咨祈。乃持出一緘。展開數幅。並無文字。鬼使曰。但挑燈半滅。燈影看之。即可見也。既而細視之。果見文翰流美。微古述今。詞旨感傷。書盡。復有一篇。比諷悽惻。因召鬼使就席。談吐分明。自云姓何名滅沒。黃衣束帶。骨瘦喙長。與姜君對飲數巡。對食數味。乃贈錢十千。退讓再三。曰。人間重錢。陰府何用。希阜錢一帖。即敢捧當。姜君遣僕市買阜錢。仍修姻狀。鬼使倏然不見。酒食並已存焉。姜君至曉。持神鬼使所送到書并詩面聞元戎。遽絕諸軍開斸古塚。仍差大將往彼祭焉。其詩與墓容垂所吟事皆相似。王蜀韋文靖莊嘗與著作房鷁悲歎此詩。歷觀史書。末之聞也。其書曰。冥司趙春。謹以幽昧致書於守禦指揮靖（按學海本作獨）公閣下。切以趙氏之魂。搏膺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是以有怨必讎。無道則見。此則流於往史。載自前文。如春者。一介遊魂。九泉囹象。德不勝享。福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埋沈於泉壤。自蒙天寵。便掌冥司。雖叨正直之官。未遂聰明之理。未嘗以威伏衆。唯知以禮依人。頃在本朝。叨爲上相。不無溫德。敢有害殺。今者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奪墳塋。況春諸居皆寄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謀。遐邇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憤志。託孤染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燮。特於萬雉。免此一坏。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謹吟絕句。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白。其詩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躭釋道

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往往挂衲。所生兒女。多名師女僧兒。潛令嬖妾承事禪師。留其聖種。嘗時士族無不惡之。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門。往往冠褐。將彭祖房中之術。求茅君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升術士。但無所就。身死朱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鉉。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翻成點污空門。妖姪玄教。自莊、老之後。彭、黃已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矣。蓋心之難制。氣亦難防者也。至若心中造業。

身外求真。梁武帝爲寺家奴。竟餓囚死。長孫后號觀香婢。（唐長孫皇后小字。）雖慚產亡。所謂弄不可不修。財不可不捨。感之與黨者非也。近以二公之行。識者笑焉。所以時人譏晉公曰。趙氏女習尼氏女。師翁兒即晉公兒。卻教術士難推算。胎月分張與阿誰。

灌鐵汁

唐末。徐州廉使時太師（溥）。忽於公暇設寢。夢到太山府君殿前。見領出一人。云是許州押衙秦宗權。府君曰。君爲賊否。宗權對曰。職小力微。盡逐天道。府君怒曰。運數使爾。夫何違耶。遂令壯士拉之。宗權亦云不得。遂呼一鬼將曰。取鐵汁來。俄頃之間。鐵汁即至。有鬼數輩。頓（按學海本作擁）宗權坐。分其髮。以鐵汁自頂門灌。其聲爆烈。煙燄勃然。灌訖。又問之。宗權大叫反字者三。府君遂捨之。令時公相見。府君謂溥曰。異日宗權作亂。卿可防之。時與秦一齊拜謝。次飄然寤焉。溥於是以其夢有異。書於密室楹上。後數年。許州差秦宗權持禮而至。溥因視所申入境狀中姓名。與往年夢中冥契。因厚迎待之。從容之間。屏去左右問之。各符所夢。遂引宗權密室。楹上觀所記之事。因歃血爲盟。後值上蔡爲叛。（蔡是許支郡。）許帥委都押衙劉火頭（失其名）差大將一人往彼安慰。火頭遂差宗權充使。元戎以爲不可。火頭堅有保持。宗權既蒙差行。遂遂其志。矯其軍制。遂滅蔡人。卻起狂謀。自據城壘。時太師發兵三萬勁（按學海本作助）入蔡州。衆助幾儲。以副其夢。旌旗一舉。剋復許田。其後宗權兵勢轉強。與梁太祖日有相持。數年之間。方遂擒得。太祖遣通引官寇彥卿諭之。宗權對曰。英雄不兩立。彼勝則我敗。故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公何喜耶。太祖甚嘉其言。因檻送上都。溥致頗厚。時太師既而失利。卻歸徐州。然常有好道之心。接士路無厭倦。忽一日。有一道士姓郭名端。直詣公衙。自云玄（按學海本作云自玄）州而至。溥延迎數日。問有何求。端曰。知君道情。故來相謁。溥曰。本非好道。別有患誠。蓋緣所據藩方。封圻不遠。養兵數萬。闕少贍軍。欲求利術一門。以裨祭藏。端曰。道在其中矣。遂索一鐵杵。杵至。可重三十餘斤。端於衣帶間取藥一粟（按學海本作粒）許。碾碎。以酒調之。塗於兩頭。以大（按學海本作火）百斤已來煅之。自午至申。水沃。取出其杵。一頭則赤（按學海本作黃）色。然麗水一頭雪爾樂（按學海本作藥）。平中心五寸以來。宛然是鐵。溥甚折謝。敬爲上仙。端遂請朱砂一斤。泥爐於大廳（按學海本作火中）。養藥。令太師自看火候。約一月而成。端則請命一賓相伴。出市飲酒。溥乃差藥院官元邵南齋其（按學海本作具）酒價。朝夕隨之。端飲百杯。邵南只禁十盞。至夜酩酊。所在宿焉。端謂邵南曰。吾與爾開其酒戶。匪唯飲酒。兼益壽齡。邵南因餌其丹。逐日陪奉。飲至五十餘盞。所患疝氣亦痊。端至一月歸衙。開爐取藥。結成一塊。香氣襲人。透掌光明。如紅玉之狀。謂溥曰。此藥所須在意。號曰太乙丹砂。知太師不往人間。遂來救護。溥但悲感而已。卻未知救護因由。忽見一猧兒。遂竊藥少許。檻（按學海本作擔）餅與食。其犬須臾之間。化爲烈燄。一團騰空而去。是歲。梁太祖舉四鎮之衆。攻伐其城。堅守數旬。闕乏糧料。端與時公一宅骨肉二百餘口。俱上燕子樓。元邵南亦欲隨之。端不令上樓。謂邵南曰。子未合登此。須臾。樓中發火。紅燄亘天。色若虹蜺。段段飛去。及至火滅。灰燼亦無。衆民異之。謂之火（按學海本有宅字）解也。燕子樓至今存焉。元邵南雖不得上樓。顏色轉少。行如（按學海本作飛）焉。終日醺酣。至梁邵於帝（按學海本作梁末帝）之時。猶在翰林院祗應。其時年九十。後亦不知存亡。成德之祚（按學海本作所）

祚長宮傭知其事。（祚作二字有誤）

前定錄

梁太祖纂位之初。宰臣薛貽矩自御史大夫首日拜相。性懷忠正。臨位端明。公事之間。每加寬惻。太祖忽因入閣。怪之曰。卿爲天子郎官。何得不親政事。薛奏曰。臣少年之時。曾任封丘主簿。在官之日。嘗與僧語因相知。每日公暇之時。便到其院。此僧預知臣至。先在院門等臣。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滿。替人將至。或一日。其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云。今日實不知簿公訪及。有闕迎門。臣因問每日又何知之。僧曰。每日徹僧齋後略睡。便有神人報云。薛相公來。徹僧覆（按學海本作寤）忙驚起。披掛出院迎待。果是簿公臨門。今日神人不來相報。有誤迎接。非是世情。臣遂請僧結壇持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見神人相報云。薛主簿爲曲斷公事一件。取錢五緡。卻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還其錢。卽可牽復。不然者。無計矣。僧因報臣警戒。遂省其非。尋便還錢。改正公事。其神人果又報僧曰。薛公名字在宰相夾中。臣自後不敢欺公。每事審細。大凡公事。豈宜造次而行。太祖容知通明。（按學海本作太祖睿之知通州）悅其所奏。賜金百兩。尋加吏部尚書。後扈從太祖變輿自洛還汴。發惡三犯上相。得疾而薨。是知悟因名亦前定矣。

鑒誡錄卷第三

語忌誡

劉仁遇嘗與梁太祖棊戲。一日或遇（按學海本作過）頑盃（按學海本作盤）仁遇行伍出身。語多方（按學海本作劣）拙。謂太祖曰。得則洪澤。太祖應之曰。縱得未可。時太祖方據四鎮。仁遇復在偏裨。雖是親家。（復王太母）太祖覺爲記忌。後太祖一居海而仁遇久在西班。累乞一游。終不俞允。旣而年邁。寢疾在牀。新婦屢有奏聞。太祖猶徵語忌。至於悲泣哀告。方除兗州。未及赴官。疾亟而卒。是知凡事爲誡。寧不書紳而記之乎。

餌長虹

孟蜀侯侍中。（去聲）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爲軍外子弟。年方十三歲。困寐於屋簷下。是月炎蒸。天將大雨。有長虹自河飲水。（黃河也）俄貫於童兒之口。惟其母見。不敢驚之。欲窺其變異。侯母可謂賢也。良久。虹自天沒於童兒之口。不復出矣。母俟其睡覺。問其子曰。夢中有所覩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其言。知子必貴。後數月。有一行脚蜀僧詣門求齋。侯母竭力供養。僧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九九後福合得兒子氣力。侯母呼其子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兒。龍也。卽非眞龍。乃蛟螭之類也。但離鄉別井。直近江海。客官方有顯榮。又曰。此子尊爵當食血肉。爲生靈之患。倘敬信三寶。卽得令終。言訖而去。侯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魏王（繼岌）收蜀。及平蜀之後。不隨太子而還。無何。與陝府節度

庇康延孝率河中同華等軍爲叛。堅守廣漢城。是時。孟高祖悉發守禦指揮使韓德遇、本州部指揮使李仁罕等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闕前。侯亦面縛麾下。高祖赦罪。令主領親軍。軍令威嚴。頗有聲譽。及高祖南面自居。州刺史節制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果至官崇。（按學海本作崇官）酷信三寶。過於禪院開壇設經。然於理務之間。孳孳之甚。廣興第宅。竟獲善終。是知蜀僧所言。其不謬矣。

落詔貶

戶部李侍郎（知貞）者。本梁朝諸直之士也。均王（名友貞）在東宮時。李以筆硯佐之。及均王卽位。不得居密司焉。李常深恨之。及見帝黜剝賢良。見用奸詐。每侯間方欲折檻諫之。或一日。李在（按學海本作侍）帝祭。帝問李曰。卿知天子見誰補服。李奏曰。人臣所補。帝曰。朕地據三川。位尊力（按學海本作九）有。若非天意所補。人臣又何補焉。李曰。太祖出身行伍。歷職卑微。萬戰千征。九生十死。方得節居四鎮。位處一人。陛下生在深宮。長居富貴。披承餘蔭。嗣守萬方。豈知王業艱難。人臣共致。固須理不忘亂。居安思危。臨泉履冰。實弱省過。況與門強鄰蜀國繁華。太原有殺兄之讎。秦庭懷負國之怨。得失頃刻。豈是天補者哉。若是天補爲君。只合自天降下。喫天人之食。受天人之衣。方今血使三軍。膳食萬姓。自尋天補。豈不非耶。陛下如此發言。爲覆餗之端耳。上曰。慈老漢不足與語耳。李卽日有鄭州之拜。再宿貶汝州副使。至汝州。置一臥車子。常於車子中安酒一瓢。琴一張。書數策。遣小僮十餘輩。載而入謁。長街朗詠。觀者笑焉。李恨朝廷久無牽復之命。裁落韻詩以譏之。後入蜀。遇孟高祖之知。及開霸初。拜戶部侍郎而卒。落韻詩曰。路傍傷羸牛。羸牛身已老。兩眼不能開。四蹄行欲倒。牛曾少壯時。歲歲耕田早。耕却春秋田。駕車長安道。今日傾頭穿。無人飼水草。喘也不能喘。問也沒人問。又曰。炎蒸不可度。執（按學海本作熱）爾生涼風。在物誠非器。於人還有功。般勤九夏內。寂寞三秋中。想君應有語。弃我如秋扇。

蜀上醫

昔秦醫在晉。知膏肓之病難醫。楚疾於申。辨血氣之容是詐。其次劉根召鬼。不爲無神。文摯封人。頭彰有術。虞少卿爲蜀之上醫也。長興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卿而（按學海本作以）往。虞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徵差者。何也。虞卿對曰。君之疾。非唯渴疾。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卿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況聞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末腹惑心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爲離宮。腎爲水臟。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君子莫不誡之。君今日有萬慮。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瘵。其由此乎。虞卿之在東蜀也。如處賊國。節食假寐。董公疾既平復。於是厚禮歸之。乃知蜀之上醫。有知稽古者也。

妖惑衆

明宗朝。有術士楊遷（按學海本作遷下同）郎者。善使鬼神。觸物變化。是時見者稱爲奇人。及就誅焉。一無靈異。王蜀

有楊遷郎叔揚勸者。自號隱射。能於空中請〔按學海本作施〕。自然還丹。其丹立降。又能召九天玄女、后土夫人、吉入羅帷。經宿而去。及折其一足。西市斬之。藥亦無徵。術亦無驗。屍骸甚穢。觀者笑焉。彭州僧號曰蓓頭。長髭垂髮。以功德幢〔按學海本作燈〕像。納爲三衣。狀若佯狂。妖言惑衆。蜀之彎俗。莫不皈依。明德中。故田特進〔令孜〕典九隴日。辟賈侍御〔瑀〕倅職彭門。乃權郡事。賈本齊社人也。爲理公清。僻惜倭媚。郡縣僚屬。視若冰霜。是時。蓓頭不敢入境。後郡人思其蹤禮。詣賈判狀請歸。賈亦多才。判其狀曰。出家長頭。未除煩惱。爲衣掛像。豈敢慈尊。向羅室以邪淫。發妖言而惑衆。妄裁歷數。上侮朝廷。議遞災殃。下迷聾俗。況今有漏。未證無生。將修功德以爲名。積聚私財而作買。但以正人惜事。君子含宏。未幾剪除。致茲猖熾。所嗟鄙俚。競信妖稱。列狀詣衙。欲希迎請。須行嚴令。以絕風情。付司散帖所由。如入界。把捉申送。候到決脊奏聞。蓓頭知之。便越隣境而去矣。

鑒誡錄卷第四

蜀門諷

蔣貽恭。本江淮人。無媚世之諂。有詠人之才。全蜀士流。莫不畏憚。初見則言詞清楚。不稱是非。後來則唇吻強直。便分醜美。干忤時相。數遭流遣〔按學海本作竄流〕。亦一慷慨之士也。自孟祖霸蜀。搜訪遺材。蔣亦過時。數蒙見用。故言〔按學海本有之字〕無罪。聞者自防。錄之數篇。用知鼎味。詠蠶詩曰。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繰絲恨長。著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繡鴛鴦。又詠金剛。揚眉斗目惡精神。捏合將來恰似真。剛被時流借拳〔按學海本作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詠偃背子曰。出得門來背拄天。同行難可與差肩。若教倚向閑窗下。恰似箜篌不著弦。又詠安仁宰搗蒜。安仁縣令好誅求。百姓脂膏滿面流。半破磁缸成醋酒。死牛腸肚作餛頭。長生癡取滄三頓。鄉老盤庚犯五顛。半醉半醒齊出縣。共傷塗炭不勝愁。又五門街望有題曰。我皇開國十餘年。一猕超昇炙手歘。閒向五門樓下望。衙官騎馬使衙官。又謝郎中惠茶曰。三斤綠茗賜貽恭。一種頒沾非不同。想料肺懷無咎處。披毛戴角謝郎中。詠蝦蟇曰。坐臥兼行總一般。向人努眼〔按學海本作力〕太無端。欲知自己形骸小。試就溪歸照影看。又貽恭住名山日。陳情上府主高太保〔知柔〕。詩曰。名山主簿實堪愁。雖咬他家大骨頭。米納功〔按學海本作江〕南錢納府。祗看江面水東流。又蜀有鄭秀才〔從雲〕。詠人祀聖君詩曰。禍福從來豈自主〔按學海本作由〕。俗情淫祀也堪愁。拜時何用頻偸眼。未必泥人解點頭。又行軍司馬向僕射〔壇〕。詠乘煙觀將

鍬師。蔣甚偉。非〔按學海本作婦〕人之狀。怪得蹻跚不上昇。白鬚鬅鬆鬃崩。龍壓鳳背猪嬪軟。須問嬤姑借大鵬。又令狐祕書〔曾〕。既唯善札。兼有卒〔按學海本作辭〕才。小小篇章。亦多譏調。因明庭節散後。贈左右南街命服俳玄詩曰。却換僧門與道門。元年今日紫衣新。可憐州縣祁評事。盡向荷衣老却身。又詠有年官健曰。六十休論少壯時。尉遲功業擬奚爲。高聲念佛尊衙者。盡是拘〔按學海本作拘〕俘老健兒。

斥亂常

賓貢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煙月之士。與李生常爲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

許墓靈

左傳。神降于莘〔似有接神人〕。惠王問諸內史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神明降之。監其德也。國之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得神以興。亦又以亡。王蜀太祖與晉太師〔暉〕其爲惡〔按學海本作契〕友。悉生許下。長而貧乏姓名無聞。潛攻許昌縣民家。事發。太祖與晉俱遁武陽〔名類〕古墓中。是時。潁川設無遮齋會。至夜。有數人呼墓曰。潁川大會。得無同行。俄聞墓中應之曰。蜀王在此。不得相隨。太祖與晉只聞其聲。不見有人。則莫知蜀王誰是。晉謂太祖曰。八哥識遠謀大。小子所不能及。太祖忻然稱讓。但懷內喜。良久。須會鬼廻謂墓鬼曰。知此有客。今將飯三分來。內二分獻王。一分獻公。墓中寂寞。似有人承接。飯二分各在太祖及晉前。羅馨香不殊。而太祖前品味頗異。謂太祖曰。只此是御飯矣。二人潛笑。既脫斯難。因隨黃巢各爲將領而已矣。太祖自利閬舉兵收蜀。勳業既大。遂封蜀王。晉亦終于太師。是知武陽墓鬼通靈。先知公王者也。

輕薄鑑

前蜀偶大夫〔涓〕。恃其學富。所爲輕薄。然於清苦直諫。比諷箴規。章奏悉於〔按學海本作合〕教化。所著文章。迴超群品。諸儒稱之爲大手筆矣。王〔按學海本有蜀字〕太祖問繫楡之戲。糊自謂人。大夫對曰。巨八所罰。上爲大笑。又與相座王司空〔鍇〕等小酌。巡故字令。錯舉一字三呼。兩物相似。錯令曰。樂樂樂。冷淘似餺飥。涓曰。已已已。驢糞似馬屎。合座大哈。涓獨不笑。但仰視長嘯而已。凡所舉措譏誚。多如此焉。太祖爲蜀王時。方構大業。莫不賦輿〔按學海本作役〕增益。轉運煩苛。百姓困窮。無敢言者。因太祖生辰。大夫獨獻一詩。先紀王功。後陳生聚〔按學海本生聚作來因〕。太祖曰。如卿忠讜。寡人王業何憂。遂賜黃金十斤。以旌禮〔按學海本有理字〕諫。於是徭役稍減矣。議者以君臣道合。黎庶泰來。苟非明王。何以采納。生日詩略云。百姓富。軍食足。百姓足。軍民歡。爭那生靈飢且寒。吾王有術應不難。但令一斗徵一斗。自然百姓富於官。大夫又著擬龍文、大蟲牓、險竿歌。無非諷爲世所稱。文字繁云不復盡錄。險竿詞云。山險難摧車。水險怕覆舟。奈何平地不肯立。巡上百尺高竿頭。我不知爾是人耶猿耶復猱耶。教我見爾爲爾長嗟吁。我聞孝子不許國。我聞忠臣不愛家。爾即輕命重黃金。忠孝全斷徒爾誇。常將險藝悅君目。終日貪心媚君祿。百尺高竿百度巡。一足參差一家哭。險竿兒。聽我語。更有險竿險於汝。解從上處失君恩。落向天涯海邊去。險竿兒。爾須知。險處欲往宜爾思。上得欲下

下不得，我謂此輩嶮於嶮竿兒。

危亂點

昭宗之代，張拾遺（古道），因貢五危二亂表，敍興廢之事，遂黜于蜀。時王太祖辟爲安撫判官。張所爲古僻，不徇時情，逐（按學海本作遂）在蒲江（縣名）賣卜選日。及太祖登極，每思其賢，遣使詔之，屢徵不起，復上章疏，詞旨是非，帝遂誅之，瘞于五葉之地。鄭雲叟在華山聞之，吟詩哭曰：曾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後馳名徧大唐。誰是亂來脩史者，說君須到繫頭忙。又西岳僧貫休哭之曰：清河逝水太忩忩，東觀無人失至公。天上君恩三載隔，鏡中鸞影一時空。（要亦草卒。）塵生苦霧蒼茫外，門掩諸孤寂寞中。惆悵斯人又如此，一聲羌笛滿江風。（按禪月詩集中，此詩自哭興州張侍郎，非張拾遺，何光遠錯舉也。）

得夫地

王蜀普慈公主出降秦州節度使李令中（繼崇），即秦王（茂貞）之猶子也。初，王太祖欲興師取天水（按學海本作下），而計未成，因問大夫馮涓，涓對曰：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弊蒸畜，損弓甲，擾（按學海本作擾）桑農，動（按學海本作奪）德義，興詐僞，故損國害人，莫先於用兵也。方今梁王朱全忠霸盛，強據兩京，料其先取河東，河東，梁之敵國也，勢不兩立，儻一虎（按學海本作虎）爲雄，率天下之衆，一舉西來，縱萬亮重生，五丁復出，無以泥封大散，石鎖劍門。今秦庭實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窺見庭館焉。莫若與秦王和親，稍稍以麻布茗草給之，不傷於大義，濟之以小利，蜀但訓兵秣馬，固敵料強，足可以保天祿於三川，固子孫於萬葉（按學海本作世）。潛令公主探其機密，彼宜宗侯便攻之，一舉而獲可（按學海本作可獲）也。帝曰：甚善。是時秦王遣使求親，遂以普慈公主而許之。於是成其姻好（按學海本有於字），公主（按學海本有之字）出降也，小（按學海本作內）宮一幣之資，以爲妝奩服翫之飾（按學海本作設），而導從華麗，已逾千里。秦王以隴右之地，貧瘠不產絲麻，諸西向稱臣，希六萬衆春冬之賜，太祖又用馮涓之計，許之茶布，許自備人力而迎。秦王大喜，率強丁及驢馬，悉遣入蜀般取。其來也，載青鹽紫草，蜀得其厚利焉。其去也，載白布黃茶，秦得寵貨矣。每來駐泊，周歲而還。開道崎嶇，江溪艱滑，人畜疲乏，路臥道塗。是時秦卒太半不還，遂止西來之役。李駙馬（繼崇）久鎮天水，與季父秦王常持兩端，普慈公主密使閹人宋內侍（光嗣）賫書封事，而達太子（按學海本作太祖），備述駙馬常驕矜，每多沈湎，或淫誅嬖妾，或醉害賢良，兵力方微，民心思亂，願歸侍省，免死危邦。事達宸聽，六宮慟哭，太祖遂詐以后薨，遣使智迎公主。公主既至，不復歸秦。蜀遣大將軍許太師（存）將兵五萬，與秦人戰於金沙（地名），秦人大敗。於是獲其城邑，遂迎駙馬及降無敵王劉知俊、并戰將郭守璘、郭守存、李彥德、爾瑊、孫離、陳彥詞、毛昌業、邵雲等五人（按學海本作十人），十餘員大踏（按學海本作踏）馬，三千餘匹，兵士九千，戶六萬，悉歸於蜀。至同光三年，秦賓後唐，蜀遂亡國（蜀咸康元年，即同光三年），是無（按學海本作主臣）屏矣，乃知馮君之口，信不虛開矣。

鑒誡錄卷第五

徐后事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按學海本無大字），一君一子（一君、靈公，一子、徵舒也），而亡一國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此春秋爲深誡矣。前蜀徐公耕二女，美而奇豔，初太祖搜求國色，亦不知徐公有女焉。徐寫其女真以惑太祖，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妃，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蒙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教令，淫戮重臣，嗔者姊妹以巡遊聖境爲名，恣風月煙花之性，犢轅耕於綠野，擁金翠於青山，倍役生靈，頗銜（按學海本作損）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悉有篇章，刊于玉石。自秦漢以來，妃后省巡，未有富貴如茲之盛者也。順聖皇太后題青城丈人觀云：早興元妃慕至玄，同躋靈岳訪真仙。當時信有壺中境，此日親來洞裏天。儀仗影交寥廓外，金絲聲揭翠微巔。唯慚未致華胥理，徒祝昇平卜萬年。翊聖皇太妃繼曰：獲陪鸞駕苦殊常，同陟仙程豈厭長。不羨乘鸞入煙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云：聖舜帝歸梧野，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境（按學海本作徑）路，似陟九疑山。日照堆嵐迥，雲橫積翠間。期修封禪禮，方俟再躋攀。翊聖繼曰：共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按學海本作闈）。笙簧（按學海本作黃）噎寶殿，綵仗耀金徽。清淚沾羅袂，紅霞拂繡衣。九疑山水遠，無路繼湘妃。順聖又題玄都觀云：千尋綠嶂夾流溪（按學海本夾流溪作溪流峽），登眺因知衆岳低。瀑布迸舂

青石碎，輪囷橫翦翠峯齊，步黏苔蘚龍橋滑，日閃煙嵐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和，登尋丹壑到玄都，接日紅霞照座隅，即向周迴岩上看，似開宮進殿圖無，順聖又題金華宮云，再到金華頂，玄都訪道迴，雲披分景象，煞斂煙樓臺，雨濺前山淨，風吹去路開，翠屏夾流水，何必羨蓬萊，翊聖繼曰，蒼煙紅霧擁人衣，宿露沾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蝶（按學海本作蝶），體嬌頻採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攜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順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水遊丹景，因與眞妃眺上方，晴日曉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丁當，松梢月轉棲禽影，柏徑風牽麝食香，虔揲六銖冥禱祝，唯期祚歷保遐昌，翊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輅駐遙空，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盡排青嶂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專王業，積善（按學海本作累）終期四海同，順聖又題彭州陽平化云，尋眞遊勝境，巡禮到陽平，水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嚴孫氏號，碑暗祖師名，夜醮古壇月，松風森磬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屆陽平，直似驂鸞至上淸，風起半崖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晚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長恐前身居此境，玉皇教向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云，虔禱遊靈境，元妃夙志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遙空，泉漱雲根月，鐘敲檜杪風，印金標聖跡，飛石顯神功，滿望天涯極，平臨日腳窮，猿來齊室上，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修假化，社稷保延洪，翊聖繼曰，聖燈千萬炬，旋向半空生，細雨灑不暗，好風吹更明，聲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如有情，順聖又題天廻驛云，周遊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所恨煙光看未足，却驅（按學海本作馳）金翠入龜城，翊聖繼曰，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猶自在靑城，比來出看江山境，盡被江山看出行，議者以翰墨文章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謝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團扇之詞，亦彰婬思，今徐氏逞乎妖志，飾自倖臣，假以風騷，庇其遊佚，取女史一時之美，爲遊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之師，過蜀國有荒婬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遊，君臣凌替之所致也，於是亡一君（後主名衍），破一國，殺九子（彭王宗鼎、雅王宗輅、褒王宗紀、興王宗澤、榮王宗戩、忠王宗賢、武王宗鐸、後主所生二子，長曰承□，次曰承祀），誅十臣（齊王宗弼、宋光嗣、王宗渥、王宗勳、歐陽晃、景潤澄、李周輅、王承休、韓昭、顧武），殄滅萬家，流移（按學海本作離）百辟，其次六宮嬪御，挫紅綠於征途，十宅公王，碎金珠於逆旅，子靈之室，何以比方，故與聖太子隨軍王承旨（失名），有詠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又蜀僧遠公，有傷廢國詩曰，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姦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謾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帝蹕別

王太祖自利閬起兵，以至益州爲帝，唐太師（道襲）閬苑人也，美眉目，足機智，自童年親事太祖，及太祖得蜀，遂主樞衙，勳業既高，恩寵頗厚，是時太祖與秦庭李大王（茂貞）方結姻好，遂因小問交兵，遂選腹心以安梁漢，府公於是出鎮焉，帝御大安樓親送，及見唐公將別，帝頗動容，侍從宮娥，無不彈淚，太祖御製賜別以賜唐公，議者以魚水之歡，無出於此，詩曰，丱歲便將爲肘股，二紀何曾離一日，更深猶伺立案前，敷奏柔和不傷物，今朝榮貴慰我心，雙旌引向重城出（按學海本作雙旌引出四重城），褒斜舊地委勳賢（按學海本作臣），從此生靈永泰

息（按學海本作恩），

容易格

王蜀盧侍郎（延讓）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言語，時輩稱之爲高格，至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著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此容易之甚矣，然於數篇見境尤妙，有松門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階前，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衣汗稍停牀上扇，茶香時撥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窗半覺眠，又苦吟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又贈僧云，浮世浮華一段空，偶拋煩惱到蓮宮，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野色吟餘生竹外，山陰坐久入池中，禰師莫問求名苦，滋味過於食蓼蟲，盧曾獻太祖卷中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後太祖冬夜與潘樞密（峭）在內殿平章邊事，旋令宮人於火爐中煨栗子，俄有數栗爆出，燒損繡褥子，時太祖多疑，常於爐中燒金鼎子，命徐妃二姊妹親侍茶湯而已，是夜宮猫相戲，誤觸鼎翻，太祖良久曰，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憶得盧延讓卷有此一聯，乃知先兆，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拜工部），識者以傳說夢岩，自應武丁之夢，太公釣渭，俄遇周文之知，君子窮通，實由命分，如盧所吟容易之句，發境於一人之前，可謂道合矣，

高尚士

王蜀廣德杜先生（光庭），學海千潯，詞林萬葉，凡所著述，與樂天齊肩，僖宗朝，與華山鄭徵君（雲叟）同應百篇，兩戰不勝，遂各挂羽服，鄭則後唐三詔不起，杜則王蜀九命不從，可謂高尚隱逸之士也，鄭徵君爲詩，皆祛淫靡（按學海本作皆遣淫靡），迴絕囂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閑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兩（按學海本作數）鄉稅，又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又七言傷時，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題霍山秦尊師，老鶴玄猿伴採芝，有時長歎獨移時，翠娥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榮貴人，又思山詠，因賣丹砂下白雲，鹿裘惟惹九衢塵，不如將耳入山去，萬是千非愁殺人，又景福中作，閑見戈鋋而四溟，恨無奇策救生靈，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又招友人遊春，難把長繩繫日烏，芳時偸取醉功夫，任堆金璧摩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又山居云，閑見有人尋，移庵更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林，醉勸頭陀酒，閑教孺子吟，身同雲外鶴，斷得世塵侵，又詩，冥心棲太室，散髮浸流泉，採栢時逃僻，看雲忽見仙，夏狂衝雨戲，春醉截（按學海本作帶）花眠，絕頂登雲望，東都一點煙，又詩，不求朝野知，臥看歲華移，採藥歸侵夜，聽松飯過時，荷竿尋水釣，背局上岩棋，祭廟人來說，中原正亂離，杜先生爲詩，悉去浮游，迴爲標準，寓分理本，實契眞筌，如山居百韻云，丹竈河車休矻矻，蚌胎龜息且綿綿，馭景必能趨日域，騎箕終擬躡星躔，又返朴還淳，皆至理，遺形忘性，盡眞詮，玄妙之門（按學海本作言），實爲奇句，又吟一言至十五言紀道德懷古今兩篇，不唯體彼風雅，抑且言徵典謨，名公之中，可謂大製者也，紀道德云，道，德，消，虛，玄，默，生帝先，爲聖則，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至德本無爲，人中多自惑，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黑，百姓

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鑄於乾坤品物。但光例乎東西南北。三辰高拱兮任以自然。五帝垂衣兮修之不忒。以心體之者爲四海之主。以身率之者爲萬夫之特。有皓齒青蛾者爲伐命之斧。穠奇謀廣智者爲盜國之賊。曾未若軒后順風兮淸靜自化。曾未若皋陶邁種兮溫恭允塞。故可以越圓淸方濁兮不始不終。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國。豈不聞乎天地於道德也无以淸寧。豈不聞乎道德於天地也有踰緇恩。語不云乎。仲尼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垂萬古歷百王不敢離之於頃刻。懷古今云。古今感卑傷心。旅得喪。數浮沈。風驅塵。暑川注光陰。始衒朱顏麗。俄悲白髮侵。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貴以難尋。兮父興悵於落照。田文起怨於鳴琴。雁足淒涼兮傳恨緒。鳳臺寂寞兮有遺音。朔漠幽囚兮天長地久。瀟湘隔別兮水闊煙深。誰能絕勝稽賢湌芝餌朮。誰能含光遁世鍊石燒金。君不見屈大夫紉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鵩而愁吟。君不見四皓避秦峩峩商嶺。君不見二疏辭漢飄飄歸林。胡爲乎冒進貪名踐危途與傾轍。胡爲乎護權恃寵葺華飾與彫牆。吾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無爲師範。吾所以思去奢滅慾保道德爲規矱。不能勞神傚蘇子張生兮干時而縱辯。不能勞神傚楊朱墨翟兮揮涕以沾襟。

禪月吟

唐有十僧詩。選在諸集中。唯禪月大師（休貫）所吟千首。吳融侍郎序之。號曰西岳集。多爲古體。竊覽物情。識者稱白樂天爲大教化主。禪月次焉。上人天復中晉（按學海本作自）楚遊蜀。有上王蜀太祖陳情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太祖曰。寡人高築金臺。以師名士。廣修寶刹。用接高僧。千山萬水之言。何以當此。於是恩錫甚厚。上人遂居蜀焉。如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又曰。自拳五色毬。迸入他人宅。却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又曰。面白如削玉。猖狂曲江曲。馬上黃金鞍。適來新賭得。又詠古劍盆池。秋水蓮花三四枝。我來慨慨步遲遲。不挾浮雲斬邪佞。直成龍去擬笑爲。又贈別離。別如旨酒。古今飲皆醉。我恐長江水。盡是兒女淚。伊余非此輩。送人空把臂。他日再相逢。淸風動天地。又富貴曲。有金章族。驕奢相續。瓊廚玉堂。彫牆繡轂。美人如白牡丹花。半日只舞得一曲。樂不樂。足不足。爭教他愛山青水綠。又曰。赭林錦野。春態相壓。誰家少年。馬蹄蹋蹋。鬬雞走狗夜不歸。一擲賭却如花妾。唯云不顛不狂。其名不彰。悲夫。初上人詩名未振。時南楚才人競以詩送軒轅先生歸羅浮山。計百餘首矣。後上人因吟一章。羣公於是息筆。玉房花洞接三淸。曾指羅浮是去程。龍馬便攜竹杖。山童常使伏苓精。曾教莊子拋卑吏。却喚軒皇作老兄。再見先生又何日。只應頻夢紫金城。

因詩辱

前蜀許太尉（寂宗）鎭事江日。劉員外（諱隱）爲節度掌書記。許公發跡軍戎。所爲吾我。（按學海本無吾我二字。）不思爲（按學海本作合）理。但務誅求。劉數諫。許不存賓客之禮。劉將吏叱責之。劉求退職。許又不從。劉遂詠白鷺山譏頂堆刺之。許聞而憤怒。忽一日。於江干飲讌。仰視白鷺。斜睨譏頭曰。剛有破（按學海本作忽）猜大欲於此死。遂令壯士拽劉離席。因擲於沙石上。烈日曝之。護軍賓幕將校懇救。悉遭凌罵。顧謂左右曰。候吾飲散。投入水中。劉厲聲曰。昔鸚鵡洲致溺禰處士。今鷺頂堆欲害劉隱辭。某雖不及禰衡。足下爭同黃祖。豈有不存夫子。塗炭賢

良。但得留名。死亦宜矣。元戎聞之。怒意漸解。及同僚再諫。良久捨之。來日。軍府彌縫。請許召劉慚謝。劉虛遺辭手。託疾而歸。議者以劉不擇主而事。因多言而失。強捋虎鬚。幾不脫虎口耳。詠白鹽山詩曰。占斷瞿唐一峽。熗危峯迥出衆峯前。都緣頑硬撐浮世。著莫崢嶸衒半天。有樹只知栖鳥雀。無雲不易駐神仙。假饒峽屼高千丈。爭及平平數畝田。詠灩澦堆云。灩澦崔嵬百萬秋。年年出沒幾時休。未容寸土生纖草。能向當江礙巨舟。無事使騰千尺浪。與人長作一堆愁。都緣不似磻溪石。難使漁翁下釣鉤。

武金山

王蜀飛棹張侍中武。其先諱雍。本合州武金壩渡子。武即雍之第三子也。身長七尺。顏狀紫黑。往來豪俠。無不畏之。忽一日。有一楚僧泝流遊蜀。至渡頭。出舟四顧。謂同舟秀才曰。此商姓山宅之地。產東南貴人之所。武方弱冠。獨專通明。聆其所云。詐睚而聽其言。秀才曰。穴在南山之腹。僧曰。若點此穴。子孫當爲富民。何以發只爲商家。金櫃之上。其穴在北山懷抱之內。此則累出貴子。擁兵遙萬。受祿八旬。奈何東有汪池。生女則當爲倡。西山低絕。生男則一世便貧。秀才曰。如此。則未爲佳耳。言訖。乘舟而去。武素本家貧。父亡。何在淺土。欲將父骨遷葬是山。其□（按學海本作奈）。乃武金壩富長之地。既無山價。遂與兄弟偷葬於北山之中。□（按學海本作是）夜陰晦所加。咫尺不辨。靈櫬至所葬之地。自然數丈光明。□□（按學海本作連接）。似有百千神兵同其安厝。及其事畢。寂爾空山。武但深瘗□□（按學海本亦缺）。不敢置其墳塚。本無標記。人莫能知。武以智略超人。爲蜀□□（按學海本亦缺）。因利潛効職。却歸渝南。（渝州地名）值王太祖收蜀之初。武以□□□（按學海本亦缺）。人應援。及太祖得蜀。累遷渝牧。及節制夔州三峽之中。□□□（按學海本亦缺）。名。武每因統帥下峽。經過故林。未嘗不屏去旌旗。獨□□□（按學海本作[illegible]所拜四字）冀。武後壽逾八十。位極三公而卒。其男則果漸貧乏。□□□□（按學海本作其女則果四字）皆倡婬。至今渝合之間。傳爲異事。

鑑誡錄卷第六

戲判作

王蜀宋開府。（光嗣）傲忝樞衡。紊亂時政。所爲妖媚。下筆縱橫。凡斷國章。多爲戲判。用三軍爲兒戲。將萬機爲跪隨。歡笑四方。結怨上下。以至一身受戮。後主遭誅。良由君子退身。閹人執政者也。判行營將士申請裹糧云。糗請冬賜。又給行裝。漢州咫尺。要甚裝糧。綿州物賤。直到昌昌。又判內庭求事人云。覓事攝巖峒。（按學海本作攝領峒）勾當須教了。儒者有幽遐。禁君直到老。又判導江縣申狀。封皮上著狀上門府衙。敕加開府。不是門府。典押鏤眇。令佐罩替。當事書罰。勝打十五。令佐疑戾。典押歲取。事了速歸。用倚辭字。又判小閣官郭延鈞進識字女子云。進來便是宮人。狀內猶言女子。應見容止可觀。遂令始制文字。更遣阿母教招。很不太眞相似。且圖親近官家。直向內廷求事。又判神奇軍背軍官健李紹妻阿鄧乞判改嫁。淡紅衫子赤輝。不抹燕脂不畫眉。夫壻背軍緣甚事。女人別嫁欲何爲。孤兒攜去君爭忍。抵子歸來我不知。若有支持且須守。口中爭著兩張匙。又判簡州刺史安太尉申院狀（按學海本無狀字。）希酒場云。係州收搉。（按學海本作牧權。）安胡安胡。空有髭鬚。所見不遠。智解全愚。酒場是太后教令。問你還有耳孔也無。又判內門捉得御厨雜使衙官偷肉云。斤斤肉是官家物。飽祭喉嚨（按學海本作飽祭腦頭）更將出。不能爲食斬君頭。傾送右巡枷見骨。

產麒麟

王蜀田尚父（宗汎）第三子太尉（承[illegible]）生自雅安。（雅州之名）小字獼猴兒。其母崔氏。初夢一人戴冠霞袖。自稱周公山神。牽一五色獸逼其裙。既驚且寤。因而有孕焉。後有加持崔和尚者。忽自雅安來於成都。打病瘋疫者特差。觀覽者立行。指人氣運。往往有據。田是時童騃。宦者抱著於留榭。和尚覩之。欣然撫其背曰。怪來近日貴道所居之山氣色稍散。其山之神孕靈於此。此子麒麟之精也。必爲王者之瑞焉。宦者以告其母。母曰。往年夢中之獸。今獲解之。遂施和尚珠金以酬異說。田後累遷郡守。節制洋州。蜀將之中。頗閑兵法。乃知異夢信而有驗者焉。

鬼坐衙

前蜀軍使文大劍。（案[illegible]）下峽行殭至瀘州。經方山寨。以兵士卒養還樓。夜宿茲廟。了其心竊焉。事饌者檢慎（按學海本作醴）不謹。未經獻熟。有廟家狗潛於砧上盜物食焉。文方暫假息於廊廡間。候其事辨。俄聞廟堂內震一聲。又有電數條繞纏廟中。似尋怪物。文與三十餘人潛匿蹤跡。忽見一人戴白冠。衣白裳。昇堂而坐。鬼有趨走增下者。役有排立者。莫知其數。頃刻。有鬼十數等皆披虎皮。執（按學海本作拘）一著赤黃衫人至中庭。鬼主責之曰。豈有人開設食。吾未受饗而竊之乎。遂令杖之十五。曳出廟門。良久。鬼物聲影俱沈。寂然如故。文遂令點檢祭饌。果少豬腸。來早於廟籬外見一赤黃狗。臥在草內。舐其瘡痕。自後祭人轉加嚴敬。又崔諫議璽頃在瀘州。瞻無不應。今於錦城之北。奏置行廟。時人號曰崔氏家神。靈驗頗多。不復盡錄。

怪鳥應

王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羣臣議曰。聖上本命是兔。鷹兔至甚相刑。貢二禽。非以爲瑞。退鷹留兔。帝疾必瘳。敕命不從。是歲晏焉。又通正年有大禿鶖鳥鬭於摩訶池上。顧太尉（夐）時爲小臣。直於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詠之。近臣與顧有隙者上聞。詔顧責之。將行點辱。顧亦善對。上遂捨之。至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鶖之徵也。詩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異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子細看來是那胡。又有楊祕書（義方）者。執性強良。所爲狂簡。亦西南少俊之士也。曾以筆硯見用於宋樞密。（光嗣）因題九頭鳥。宋疑楊見詠。遂奏竄沈黎。至咸康元年。後主失位。宋亦遭誅。乃九頭鳥之應也。詩曰。三百禽中爾最靈。就中惡爾九頭名。數年飛外藏兒影。此夜天邊發差聲。好惜羽毛還鬼窟。莫留災害與蒼生。况當社稷延洪日。不合鳴時莫亂鳴。

旌論衡

釋道二門。各宗教本。雖分內外。盡曉玄歸。前蜀佑聖國師。（光業）有過人之辯。爲僧門一瑞也。威儀楊德輝。有出人之才。爲道門之一俊也。至于問答論難。無不鍵美。武成中。東川昌明縣玄士李懷杲。（按學海本作[illegible]果。下同。）聚眾構逆。尋亦受誅。昔通山青州長老錄二尼道姑道媼。親事巾瓶。時左街使鄭王（宗[illegible]）奏聞收勘。決遐遐方。僧道俱有乖張。嘲論各興譏謗。非獨取笑。理在其中。光業徵李懷杲嘲道門云。雲鎖浩江水似天。又聞懷杲已升仙。強思齊見應攜膀。張茂卿開必聳肩。（強與張二玄士）三尺霜刀（按學海本作錄）充緯節。兩條朱棒替香爐。報伊廣德先生道。社稷威靈不偶然。山上擒來鎮裏收。天然相樣已成囚。妄占氣色爲徵兆。更引文章說御樓。

長勝數張騷市內短刀一段送汀頭。旋驅旋斬教隨水。只此名爲正道流。楊德輝微昔州長老嘲僧門曰。堪笑昔州舉坐禪。不供父母不耕田。口中雖道無諸相。心裏元來有外緣。行者趁教門裏臥。尼師留在閤頭眠。高堵不使遊香穴。徒覓三千與大千。出家比要離生緣。爭是爭名更在先。說法謾稱師子吼。魅人多使野狐涎。按學海本作饞涎。行婆倘送新羞子。居士抄條施利錢。羅食萬民何所用。傳教海內有荒田。又太祖降誕日。僧門祝辟支佛牙。道門進武成混元圖。光業詔圖以嘲之。德輝詔佛牙以答之。議者以光業先興北節按學海本作節之師。德輝報處東門之役。光業嘲進圖云。夜深燈火滿境鋪。拔劍揮空亂叫呼。黑擻半筐兵甲豆。朱書一道厭人符。重臣餒飼剛教活。聖主慈悲未忍誅。佛說鬼虛三界了。按學海本三界了作乃三界。如何更有混元圖。德輝嘲佛牙云。比來降誕爲官家。堪笑羣胡讚佛牙。手軟阿師持磬鈸。面甜童子執幡花。縱饒黎庶無知識。不可公王盡信邪。捧擁一團枯骨立。如何延得壽無涯。後舉子劉隱辭詠之曰。爲僧爲道兩悠悠。若箇能分聖主憂。各鬭輪蹄朝紫殿。競稱卿監滿皇州。相嘲相詠何時了。爭利爭名早晚休。閑想邊庭荷戈將。功成猶自不封侯。所以牛秘監嶠許之。詩曰。玄門淸淨等空門。虔奉天尊與世尊。金口說經十二部。玉皇一按學海本空一格無皇字留教五千言。鰲頭宮殿波濤闊。鷲嶺香花夢想存。莫向人間爭勝負。須知三教本同源。

神口開

韋相公昭度出鎮西川。陳太師敬瑄與監護田軍容令孜堅守城垣。不伏除替。韋於城南荷聖寺置行府。制守三年而歸。時王太祖建爲行軍司馬。忽夢一青衣神人大張其口。又問小將山章。章對曰。青衣。乃蜀之地名也。亦有青衣之神。其祠在乎按學海本作平皇內。今城中百姓則易子而食。三軍則守陣而哭。可謂窮危之甚。祠廟因乏蒸嘗。今青衣之神口開。是士地於公求饗。亦是啓其脣齒、露彼腹心之兆也。其城夢後十日而降。果如所說。又雅州有周公山。城之隅有周公廟。廟有土偶康押衙。卽神之領袖也。郡人祈禱。無不遂心。唐大中初。有任士元與宇文錯爭田。俱無公執。雖經檢勘。難定是非。士元無計端按學海本作申明。不甘理屈。遂詣靈廟。昇請康押衙親至田所。祝曰。若是宇文錯之地。請神點頭。如是士元之地。請神開口。冥心啓祝。神口遂開。宇文錯知非。遂還其地。士元因請鼓樂迎歸脩祠。至今郡人無不敬事。儼有祭奠。似帶酒容。乃知神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

布燮朝

南蠻所都之地。號曰長和國。呼宰相爲布燮。王蜀後主乾德中。南蠻遣布燮段義宗、判官贊衛姚岑等爲使入蜀。義宗不欲朝拜。遂禿削爲僧。號曰大長和國左街崇聖寺賜紫沙門銀鉢。旣而屆蜀。羣臣議奏僧有胡法。宜令禮拜。義宗於是失節焉。至于談論敷奏道理。一歌一詠。捷應如流。有題大慈寺芍藥云。浮花不與衆花同。爲感高僧護法功。繁影夜鋪方丈月。異香朝散講筵風。詩眞自得心源靜。觀色非貪眼界空。好是芳馨堪供養。天教生在釋門中。又題三學院經樓云。鷲嶺鷄按學海本作雞園不可傳。叨陪龍象喜登遊。玉排複道珊瑚殿。金錯危欄翡翠樓。倘欲歸心求四諦。敢辭旋繞滿三周。羲和鞭撻金烏疾。俗網無由肯駐留。又題曰。當今積善競修崇。七寶莊嚴作梵宮。佛日明時齊舜日。皇風淸處接慈風。一乘妙理應難測。萬

劫良緣豈易窮。共恨塵勞非法侶。掉頭歸去夕陽中。又題判官贊衛有聽歌妓洞雲詩略云。嵇叔夜。嵇叔夜。鼓琴飮酒無閑暇。若使當時聞此歌。拋擲廣陵都不藉。按學海本作謝。劉伯倫。劉伯倫。虛生浪死過青春。一飮一碩獨自醉。無人爲爾下梁塵。又思鄉云。瞬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庭前花不掃。門外柳誰攀。坐久消銀燭。愁多減玉顏。懸心秋夜月。萬里照關山。似此製作。實爲高手。義宗生居蠻貊。位有漢朝。前蜀號大漢國。韋表□□。按學海本缺三字以下三字闕。朗生悟易。因師當瑩、辯廣、光業等酬酢偈句。皆失機宜。□□□還。遇鴻而卒。識者以南康王韋皋於沈黎大興變序。□□□□遂至夷亂華風。文流異域。自有唐蠻子朝覲。罕有□□□□□俗之別。無不絲寫詞曲詩行者也。

鑒誡錄卷第七

徵十在

有唐十在。著自晞編。爲古今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貞外郎。亦著前蜀十在。行自閭閻。明其禍亂之胎。示以君臣之鑑。雖爲謗訕。深鑑是非。庶墜斯文。輒編於此。其文曰。咸康元年。蜀主臨軒。龍顏不悅。羣臣失色。罔知所安。時有侍進檢校太傅顯在按學海本無在字下同珣越班奏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聖慮擾變。臣等請罪。帝曰。北有後唐霸盛。南有蠻蠻強良。朕雖旰食宵衣。納隍軫慮。此不能興師弔伐。彼不能臣子來王。恐社稷不安。爲子孫之患。是以憂爾。在珣奏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遍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按學海本作乘鑾輿而遠幸。爲愛之兆。爲禍之元。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倭媚。金飾斯酌。謀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笑之間。讎仇雖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弃。非賄賂而不行。有少按學海本作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旣不輸忠。又不能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子之驕矜。徒爲璧籍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遍徵煙霄。殊非孿謗。與亂本還章。呈按學海本作程之妙。恣姦謀事。頰舌之能。直致傾亡。尙居左右。有韓昭在。常加慘毒。每恣貪殘。焚燕軍營。要寬私第。不道按學海本作顧。暄騰於衆口。非違按學海本作惟恩。信任於恐惔。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加刑按學海本作稱。聚貨。叨爲郡守。費負天恩。瘡痍已徧於湯安。寃痛由按學海本作猶還於內密。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向於上苑。珠

珍來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謇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援求女色，悅暢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唯詩，於辯博佐時不會（按學海本作曾），於經綸素非忠實，實爲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銜樞時之使（按學海本作使），每爲巫覡，以瓶聖明（按學海本作聰），致君爲桀紂之年（按學海本作行）昧（按學海本作賞），主乏唐虞之化，有臣（按學海本有朝字）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大悅，龍顏於是賜顧，在珦絹（按學海本作緍）五百匹，進加右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仍令所司，應入史記。

亡國音

王後主咸康年，嘗作鬼神，夜爲猥虎，潛入諸宮內，驚動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或狂遊玉壘，嘗王一於倡樓，或醉幸青城，溺內家於灌口，數塗脂粉，頻作戎裝，又內臣嚴凝月等競唱後庭花、思越人，及搜求名公麗絕句，隱（按學海本無隱字）（按學海本麗字）爲柳枝詞，君臣同座，悉去朝衣，以晝連宵，絃管喉舌相應，酒酣則嬪御執卮，后妃填（按學海本作攝）辭，合（按學海本作令）手相招，醉眼相盼，以至履舄交錯，猥籍杯盤，是時淫風大行，遂亡其國。後庭花者，亡陳之曲，故杜牧舍人宿秦淮，有詩曰：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傍（按學海本作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胡曾詠史詩曰：隣國機權未可涯，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聰歌玉樹花。思越人者，亡吳之曲，故胡曾詠史詩曰：吳王恃霸弃雄才，貪向姑蘇醉淥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柳枝者，亡隋之曲，煬帝將幸江都，開汴河，種柳，至今號曰隋堤，有是曲也。胡曾詠史詩曰：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迴。又韓舍人詠柳詩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又賀祕監知章、羅給事隱，詠柳，都巧風騷，無以加焉。賀君詩曰：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又詩曰：裊裊和煙映玉樓，半垂橋上半垂流，今年條見枝條密，惱亂春風卒未休。又李博士，有題錦浦垂柳曰：錦池江口柳垂橋，風引蟬聲送寂寥，不必如絲千萬樹，只禁離恨兩三條。

雪廢主

天成初，明宗臨朝，宣亡蜀舊宰臣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御史中丞牛希濟等，各賜一韻，試蜀主降臣唐詩，限五十六字成。王鍇等皆諷蜀主僭號荒婬失國，獨牛希濟得川字，所賦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覽詩曰：如牛希濟才思敏捷，不傷兩顧，遇存忠孝者，罕矣。當日有雍州巫事之拜，至今京洛無不稱之。詩曰：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隣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卻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按學海本作嘗人）歎笑陵潛然。

陪臣諫（諫僞之臣曰陪臣）

王蜀咸康年，後主將幸天水，羣臣列疏懇諫，上盡不從。前秦州節度掌書記蒲禹卿獨上一表，云秦皇之鑾駕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至今傳爲忠臣。及後主降唐，至雍州受死（亡蜀宰臣王鍇等乞後主骸骨歸葬郫山，其表云：生爲萬乘之君，死在西夫之乎），蒲君隨例赴洛，亦在長安，痛後主遭誅，朝廷失信，於驛門大慟，仍書五十六字而歸，雍守捕之，蒲已遁蜀矣。詩曰：我王銜璧遠稱臣，何事全家併殺身，漢捨子嬰名尚在，魏封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國渾無識，

都是中原未有人，獨向長安盡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直諫後主幸秦州表云：臣某言，頓首死罪，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戒慎之銘，蓋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罪，要納忠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乘籙，正位當天，愛聞悅耳之忠言，每許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振跡，關苑興師，歷艱辛於草昧之時，受危險於虎爭之際，胼胝戈甲，寢寐風霜，申武力而助中原，立（按學海本作佐）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日鴻基霸盛，大業推崇，地及雍、岐，界連荊、楚，信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多，關河甚廣，人物秀麗，士庶繁華，當四海橫裂（按學海本作□）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當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修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模，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宿於諸處林亭，多歷覽於前王書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無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閑遊。臣竊聞陛下欲出都城，看於邊壘，且天雄地遠，路惡難行，險棧欲雲，危峯插漢，稍雨則吹摧閣道，微泥則阻滑山程，豈可鳴鑾，唯堪叱馭，又復秦州敵境，咫尺，寒色荒涼，人雜番戎，地多疫癘，別無風華異境，不可選勝尋幽，隴水凝清，胡笳韻咽，營中只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烽火於孤峯，朝朝疑慮，覘望（按學海本作堠）旗於絕嶺，日日隄防，是多山足雲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境，麥積崖無可瞻戀，米谷峽何足聞知，縱遶嶓山，須通嶓水，秦穆圉馬之地，隴蜀僭位之邦。其次一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群霧擁，萬乘星馳，當路州縣凋殘，所在館驛隘小，止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極難，縱若宮中指揮，自破內省錢物，未免因依搜踐，觸處凌持，以此細論，不合輕動。其類甚龍出海，雲行雨施，豈合浪靜風恬，必見傷苗損物，所以鑾輿須止，天步難移，況頃（按學海本作頻）年大飢，只到山南，猶不下闕，進發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制從如何。當初打破梁原城池，虜掠義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倍多，匪唯生彼人心，而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大駕重來，彼則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況鳳州久爲讎敵，必貯姦謀，切慮妄指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國方申歡好，僭幣交馳，但慮鬧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須似秦趙爭強，彼此難屈，若不去則便同啓衛不睦，戰伐茲（按學海本作滋）興，酌彼未萌，料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聞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陛下累曾遊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踰涉山川，驅馳人馬，闖苑則舟船幾溺，青城則嬪婇將沈，自取驚憂，爲何切事。及還京鑾，並不說於軍民，迫鬱衆情，莫彰帝德，慎昔先皇帝在日，未省（按學海本有）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來，樂意頻離宮闕，此時依前整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王之鑾駕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勝隋皇，且無北築之虞，焉有東遊之弊，陛下寬仁大度，廣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識古今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懽慢，豈忍致（按學海本作罔）卻宗祧，云（按學海本作惡）盲道斷（按學海本作衢），使蒸民以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亡，實恐乖於仁孝。況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瑤池瓊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儀神仙於紫禁，擬珠翠於皇宮，如論萬乘之居，便是三清之境，人間勝致，天下所無，時或追遊，足觀奇趣，何必傾於遠塞，看彼荒

山，不惜聖朔，有何神往。方今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但當國生靈受弊，盜賊橫行，縱邊庭無烽火之虞，而內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曆運，一國昇平，文德武功，經天緯地，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全，萬機不撓。聰明博達，識度疑通，深負規模，獨懷英（按學海本作殿）畧，方居大寶，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兆，復抱山河之險，何不違聽（按學海本有異字）箴，居安慮（按學海本作思）危，闢四門以求賢，總萬機而行事，咸修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必當，平分雨露（按學海本作霈），偏療瘡痍，庶表裒寬耆（按學海本作大），保子孫昌盛，布臨人之惠化，蠶（按學海本作生）救物之玄功，選揀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鴟張之勢，壯茲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則直下平吞，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仁，衆志成城，天下治理。今荊蜀部強盛，諸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於正觀，萬乘明於太宗，採藥石之言，聽芻蕘之說，愛惜社稷，齊療軍民，同武王諤諤而昌，鄙紂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事，有面折廷諍之人，固我春（按學海本作皇）朝，保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京邑繁華，蓋是外郡凌殘，住止不得，所以競來輦轂，貴且偷安。今諸州虛理，既（按學海本作殿）多，百姓失業，欲兼荒田不少，盜賊成羣，伏乞陛下稍布腹心，卽當閑見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按學海本作得）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于桓溫，皆謂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民，以至國亡，人心何保，山河之險（按學海本作險）不足可憑。陛下至聖至明，如堯似舜，豈後主而相匹，豈子仁而比倫。有寬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謀之策，不信諂媚，不就荒婬，出入而所在防微，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爲四海之君。願陛下且駐鑾輿，莫離京國，候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澤流此衞，衆蟻慕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非唯要吞天水，直可便坐長安，是微臣之至懇。聚國之深願（按學海本作念）也。臣聞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輒傾丹懇，仰諫聖明，不耕官桑，不謀名祿，情非（按學海本作疑）諂上，理切愛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輒扣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螻蟻。陛下或全無忖度，須向邊陲，遣聖母以憂心，令庶寮以懷慮，全迷得失，自取疲勞，儻有不虞，悔將何益。臣願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允國人之望，俯存大計，莫去邊陲，干犯冕旒，無任憂傷，冒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直諫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四公會

長慶中，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同會白樂天之居，論南朝興廢之事。樂天曰：古者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今羣公畢集，不可徒然，請各賦金陵懷古一篇，韻則任意擇用。時夢得方在郎署，元公已在翰林，劉騁其俊才，略無遜讓，滿斟一巨杯，請爲首唱，飲訖，不勞思忖，一筆而成。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吾子先獲其珠，所餘鱗甲何用。三公於是罷唱，但取劉詩吟味竟日，沈醉而散。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荒苑至今生茂草，古城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歸皇化，兩岸蕭蕭蘆荻秋。（此詩元在本事中，載其詩，今何光遠重取論之，更加改易，非也。）長安慈恩寺浮圖，起開元至大和之歲，舉子前名（按學海本作來）登遊題紀者衆矣。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唱和千（按學海本作近）百首，傳於京師，誦者稱美，凡所至寺觀，臺閣林亭，或歌或詠之處，向來名公詩板，潛自撤之，蓋有愧於數公之詠也。會元、白因傳香

於慈恩寺塔下，忽覩章先輩（八元）所留之句，命僧拂去埃塵，二公移時吟味（按學海本作詠），盡日不厭，悉令除去諸家之詩，唯留章公一首而已。樂天曰：不謂嚴維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爲之詩，流自（按學海本有此字）慈恩息筆矣。章公詩曰：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濛濛。

贄府詩（此詩一篇非李吉甫先德之言，何光遠錄之）

李相公（吉甫）其先（失其諱），初修進之日，獻卷于維揚護軍朱甄大夫，甄寡於博識，不良王孫，連上數啓，都不動念。李於館舍棲旅之甚，去住無依，遂吟一絕句贄之，朱以微茫禮遣（按學海本有之字）而已。李後上第，先吉甫，吉甫戰勝蕭省，自信州刺史節制青州，待士稍薄。舉子吳武陵謁府投獻相國，似無見重之意，吳不存忌諱，遂書相國先君贄謁朱大夫陳情一章，密獻相國，相國大慚，追悔，俟冥召吳，執手惆悵，厚賂於吳，請爲懸默。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

釣巨鼇

會昌四年，李相公（紳）節鎮淮南日，所爲尊貴，薄於布衣，若非皇族卿相囑致，無有面者。張祜與崔涯同寄府下，前後歷問，擬祜詩名（按學海本作前後擬使聞張祜詩名），悉崇禮重，獨李到鎮，不得見焉。祜遂修刺謁之，詩題衛釣鼇客，將俟便呈之。相國遂令延入，怒其狂誕，欲於言下挫之。及見祜，不俟（按學海本作俟）從容，及問（按學海本作及問），曰：秀才既解釣鼇，以何物爲竿？祜對曰：用長虹爲竿。又問曰：以何物爲鉤？曰：以初月爲鉤。又問曰：以何物爲餌？曰：用唐朝李相公爲餌。相公良久思之，曰：用予爲餌，釣亦不難致。遂命酒對斟，言笑竟日，憐祜觸物韻對，遂爲詩酒之知。識者以祜矯諭異端，相國悅其取媚，故史不稱之，惡其僞也。

鑒誠錄卷第八

衣錦歸

段相國（文昌）本廣都縣人，父以油作爲業。（云云，因官而沒）生而有致（按學海本作智），長亦多才，物業蕩空，文章迥振。泊（按學海本作自）跨衢行卷（按學海本作吟），鄉里笑之。歷三十年間，衣錦還蜀。蜀人有詩贈曰：昔日騎驢學忍飢，今朝忽著錦衣歸。等閑畫虎驅紅旆，可畏登龍入紫微。富貴不由翁祖（按學海本作譽祖）解，文章生得羽毛飛。廣都再去應惆悵，猶有江邊舊釣磯。又羅使君（向）本廬州人，不事巨（按學海本作田）產，而慕大名，以至困窮，竟無退倦，常投福泉寺僧房寄足，每旦隨僧一食，事業而已。歷二十年間，持節歸郡。泊入境，專遊福泉寺，駐旌戟信宿，書其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行時賓從過前事，到處杉松長舊圍。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避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唯有泉聲惱素機。

非告勸

陳太師（敬瑄）任西川日，有愛姬徐氏，甚有美色，即徐令長女也。（失名）其父自郫城宰欲求彭牧，以紅綃數寸書二十八字，遣其妻私示其女，議者以徐習（按學海本作智）遣而乖父子之道。其詩曰：深宮富貴事風流，莫忘生身老骨頭。因共太師歡笑處，爲吾方便覓彭州。又合州石鏡宰馬彥珪者，本遂州長江縣富庶之子也。晚覩文筆，未諳風騷，謬學滑稽，語多譏誚，因媍（按學海本作婦）女自爲內相醉酬新郎催妝之詩，詩意風騷之甚，親族

聞者莫不笑之。其詩曰：莫飛蘇翰苦相煎，歎歎容人帖翠鈿。不是劉來桃洗曉，却憂玉滴未辭憐。唐末盧拾遺（屆）與鄭中舍（休）作贊三年不歸，陝下其兄（屆）以詩譏之，詩意甚爭昆仲之禮。廬屬且其太山中合幷女違之，詰寄弟詩曰：三年作贊在京城，著簡耕衫倚勢行。夜夜貪憐紅粉女，朝朝渾忘白頭兄。親情別後飢寒死，傷使歸來氣宇生。世上可能容此事，算來天道不分明。

改橫名

雍使君（陶）典陽安日（簡州地名），發客至橫，離情未已，揖盤既久，欲更前軍。客將曰：此處呼爲情盡橫，向來發迎至此離亭。陶下爲命筆，題其橫，改爲折柳。自茲送別處吟是詩，簡郡風情不革矣。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爲情盡橫。自此改名爲折柳，從他離恨一條條。

作者罔

劉（禹錫）尚書有望洞庭之句，雍使君（陶）有詠君山之詩，其如作者之才，往往暗合。劉望洞庭詩曰：湖光秋月兩相和，雍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翠水，白銀盤裏一青螺。雍詠君山詩曰：煙波不動影沈沈，碧色全無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處，一螺青黛鏡中心。李山甫有詠貧女，天下稱奇，秦侍郎（韜玉）繼之，意轉殊絕。李君詩曰：平生不識繡衣裳，閑把荊釵亦自傷。鏡裏只應（按學海本作有）諳素貌，人間多是信紅妝。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滴蠶筐。秦侍郎繼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鬬畫長。最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李君又有石頭故事，韋莊有詠南國英雄，較量其才，意同□（按學海本作別二字）。李君詩曰：南朝天子愛

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有，雨苔煙草石城秋。韋莊詩曰：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按學海本作千古）興亡盡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爲龍爲虎亦成空。殘花舊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弔謝公。止竟霸圖何物在，石麟埋沒臥秋風。王右丞（維）有題雲母障子，胡令能有題繡障子，雖異代殊名，而才調相繼。右丞詩曰：君家雲母障，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關彩畫來。胡生詩曰：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按向春園裏，引得黃鸝下柳條。又許渾有過台州李郎中舊居，盧延讓有哭李郢端公終越州從事，至今吟者無不愴然。許君詩曰：政成身沒共興衰，鄉路兵戈旅櫬遲。城上暮雲凝鼓角，海邊春草閉池臺。經年未葬家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南北相逢皆掩泣，白蘋洲畔一花開。盧公詩曰：軍門半掩槐花宅，每過猶聞哭臨聲。北固暴亡兼在路，東京權葬未歸塋。漸窮老僕慵看馬，著慘佳人暗理箏。詩侶酒徒銷散盡，一場春夢越州城。又李相公（紳）有憫農之什，鄭徵君（雲叟）繼之之名，公不敢優劣。李公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鄭君詩曰：一粒紅稻飯，幾滴牛頷血。珊瑚樹下人，銜杯吐不歇。

賈忤旨

漢賈誼昔任長沙，爲鵩鳥賦，史書稱之爲屈矣。賈島仙（李洞）忤旨，授長江主簿，卑則至卑，名流海內矣。島初赴名場日，常輕於先輩，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己。自是往往獨語，傍若無人，或鬧市高吟，或長衢嘯傲。

忽一日於驢上吟得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著推字，或欲著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按以上三十字學海本缺]作推字手勢，又作敲字手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島似不見。時韓吏部愈權京尹，意氣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對呵唱，島但手勢未已。俄爲官[按學海本作官]者推下驢，擁至尹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對：偶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遊詩府，[按學海本作句]致衝大官，非敢取尤，希垂至鑒。韓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島並轡語笑，同入府署，共論詩道，數日不厭，因與島爲布衣之交。故愈有贈二十八字，島因此名出寰海。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向人間。賈又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惡之，與禮閣議之，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是時逐出關外，號爲十惡。議者以浪仙自認病蟬，是無搏風之分。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鳶鳥，俱懷害爾情。島後爲僧，改名無本。入京，投蜀僧悟達國師[知玄]院中。或去洗乾寺返初了，潛於鐘樓安下。日與師覺禪師、可上人、姚殿中合、袁私省和唱相所聞。導侯宣宗微行，欲見帝。帝特恩非時及第。及宣宗微行，值玄不在。上聆鐘樓上有秀才吟咏之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吟次詩欲看。島不識帝，攘臂睨帝，遂於帝手奪之曰：郎君何會耶？帝慚赧下樓。玄公尋亦歸院，島撫膺追悔，欲投鐘樓。帝惜其才，急詔釋罪，謂島曰：方知卿薄命矣。遂御札墨制，除島爲遂州長江主簿，帝意令島繼長沙故事。勅曰：比者詞部奏卿風狂，遂且令關外將息。今既却攜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阻卿高咏。觀其至業，可謂屈人。是用顯我特恩，賜爾恩制，宜從短簿，別俟殊科，可守劍南道遂州長江縣主簿，仍便齋勅乘驛赴官，所管當候放上聞奏。大中八年九月七日制下。島因授此官，永離貢籍。初之任，屆東川，府主馮八座三十里出倚儀[按學海本作倚伏二字]以迎之。既至館舍，見待甚厚，大具肴饌宴設。故島獻感恩詩曰：鮑革奏絲非獨樂，軍城未曉啓重門。何時却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舞開收雨點，貔貅閑外卷雲根。逐遷屬吏隨參列，榜棹扁舟不忘恩。後有一少年除長江簿，猶豫不赴。張蠙先輩爲詩刺之曰：少年爲理但公清，鴻漸行中是去程。莫恨長江爲短簿，可能勝得賈先生。島自長江遷普州司倉。方干自鏡湖寄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閑曾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島至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于傳舍。後崔鈺評事倅岳陽，日爲詩悼之。岳陽，普州地名，今因創墓在岳陽山上。山下有岳陽池。詩曰：倚恃才難繼[按學海本作得]，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先輩，居官下我儂。司倉旋舊署，一見一心忪。又舉子李尤振有詩曰：一一玄微縹緲成，盡吟方更爽神清。宣宗謫去爲閑事，韓愈知來已振名。海底也應搜得靜[按學海本作淨]，月輪常被看教傾。如何未隔四十載，不遇論量向此生。

屈名儒

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等，奏前有名儒屈者十有五人，請賜孤魂及第。方干秀才是其數矣。每見人設三拜而已，謂禮數有三，識者呼爲方三拜，亦曰方十四郎。干爲人脣缺，連應十餘舉，有司議干才則才矣，不可與缺脣人科名，四夷所聞，爲中原鮮士矣。干潛知所論，遂歸鏡湖。後十數年，遇醫補得，年已老矣，遂舉[按學海本舉下有足字]不出鏡湖。時人號曰補脣先生。弟子李頻等皆中殊科，干可謂屈人矣。故有鏡

湖西島[按學海本作嶋]閑居詩曰：寒山壓鏡心，此處是家林。梁燕欺春醉，岩猿學夜吟。雲連平地起，月向白波沈。猶自聞鐘角，棲身可在深。又詩：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粳[按學海本作秔]任水舂。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頭宜白此峯。又感懷云：至[按學海本作志]業不得力，至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使[按學海本作用]破一生心。世路屈聲滿，雪溪冤氣深。前賢多晚達，莫怕鬢霜侵。李頻上第後，干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臥雲。此恨之深矣。干爲詩鍊句，字字無失，如寄友人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齊梁已來，未有此句。詠瓷甌則儘絕物理，詩人罷唱。詩曰：白瓷甌來曲調成，腕頭勻細自輕清。隨風搖曳有餘韻，側[按學海本作測]水沒深多汎[按學海本作淺]聲。春滿丁當相次發，寒蟬計會一時鳴。從今已得佳聲出，衆樂無由更得名。干與杭州于郎中爲硯席之知，因求舉糧[按學海本無糧字]遠遊郡所[按學海本所作郡]。杭牧[按學海本無杭字牧下有姚合二字]疑干爲詐無卒才，因夜讌與飛字韻，請賦一章，干半酣書成，合筵驚駭。干贈二百千，充潤五十六字。干[按學海本作亦]可謂逸士矣。詩曰：間世星郎夜讌時，丁丁寒漏滴聲微。琵琶弦促千般調，鸚鵡杯深四散飛。獨請玉容歌白雪，高燒紅蠟照朱衣。人間有此榮華事，爭遣漁翁戀釣磯。又李先輩宜古於澧[按學海本作澧]陽陪杜悰司空宅宴，席上賦得桃字。詩曰：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鸚鵡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顏如玉，解飲蕭[按學海本作仙]郎眼似刀。[按學海本作爭]爭禁夜深拋耍令，舞來按[按學海本作接]去使人勞。又杜公鎮荊渚日，夜宴出歌姬送酒。李羣玉授盃於燭下，飛筆獻杜詩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巫山一朵[按學海本作段]雲。態貌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爭教容易見文君。又盧延讓冬夜宴柳駙馬宅，得更字。詩曰：蘭堂夜宴在秦城，座上荷衣倍覺榮。金鼎烹炮過百味，銅壺刻漏轉三更。紅妝伎出催添燭，白雪歌遲待煖笙。猶自何郎歎不足，桂華未謝玉峯傾。昔韋先輩[按學海本作李]於李使君筵贈歌人劉小小，得娘字。當時名公無不賞俊。詩曰：諸侯帳下慣新妝，皆怯劉家薄媚娘。寶髻巧梳金翡翠，羅裙宜著繡鴛鴦。輕輕舞汗初沾袖，細細歌聲欲繞梁。何事不歸巫峽去，故來人世斷人腸。已上五公之詩，雖綺膩香豔，而含蓄情思，皆不及施肩吾夜宴曲云：蘭釭如晝曉不眠，玉爐夜起沈香煙。青娥一行十二仙，欲笑不笑桃花然。碧窗弄嬌梳洗懶[按學海本作晚]，戶外不知銀漢轉。被郎嗔罰琉[按學海本作瑠]璃盞，酒入四肢紅玉軟。

錢塘秀

羅秀才隱，傲睨於人，體物諷刺。初赴舉之日，於鍾陵筵上與娼妓雲英同席。一紀後下第，又經鍾陵，復與雲英相見。雲英撫掌曰：羅秀才猶未脫白矣。[按學海本作耶]隱雖內恥，尋亦嘲之：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隱嘗獻卷於鄭相公[畋]，鄭女妙於篇什，每讀隱詩，至張華謾出如丹語，不及劉侯一紙書，未嘗不於父前三復，似慕其才。相國或一日因隱到宅，遂留從容，命女下簾窺之。女見隱爲人迂差[按學海本作醜陋二字]，永不復吟隱詩矣。隱又與顧雲先輩謁淮南高相公[駢]，顧爲人風雅，時渤海公辟留。隱遂辭歸錢塘。高與賓幕小酌，餞隱於海風亭。是時盛暑，有青蠅入座，渤海公命扇驅之，顧謔隱曰：青蠅被扇扇[平]離座。隱立酬之曰：白澤遭釘釘[去]在門。議者以才調相譏，兩俱全美。隱度高公欲

繼淮王求仙所為妖亂。潛題后土廟刺之。迺夕挂帆而遁。巫者告公。公既悔且怒。急棹追之。已出境矣。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又於汾水建儀形。九天玄女猶無聖。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野雲偎鬢綠。兩條宮柳入眉青。韋郎年少知何事。坐嗑看太白經。高後失政。因呂用之等幻惑。為畢師鐸所害。隱自錢塘著妖亂誌以非之。故有題延和閣云。延和高閣妙凌雲。經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香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昔僖宗在蜀日。隱吟詩數首以刺諸侯。及鑾輅還京。為朝貴所嫉。竟不成名。後錢尚父辟。為詩酒之侶。繼過中原喪亂。無復所闕。駕在蜀詩曰。白丁攘犯長安。翠輦蒼惶（按學海本作倉皇）路屈盤。丹鳳有情塵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闌干。又寄詠邊天祿云。南去休誇蜀道難。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不會蒼蒼意。爭得禁他兩度還。怨還京詩曰。馬嵬楊柳尚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說楊妃。隱以諷刺頗深。連年不第。舉子劉贊贈之詩曰。人皆言子屈。我獨謂君非。明主既難謁。青山何不歸。年虛侵雪鬢。塵枉汚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隱視之。因起式微之思。遂有歸五湖詩曰。江東日暖花又（按學海本作正）開。江東行客思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按學海本作在）五湖歸去來。

走山魈

施肩吾先教為詩奇麗。冠於當時。著百韻山居。才情富贍。如荷翻紫蓋搖波面。蒲瑩青刀插水湄。又煙黏薜荔龍鬚軟。雨壓芭蕉鳳翅垂。又贈邊將詩曰。輕生奉國不為難。戰苦身多舊箭瘢。玉匣鎖龍鱗甲冷。金鈴褁鶻羽毛寒。皁貂擁出花當背。白馬騎來月在鞍。猶恐犬戎臨虜塞。柳營時把陣圖看。又上禮部侍郎陳情云。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蹇驢行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反。貧女如花鏡不知。却向從來受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又贈友人下第閑居云。花眼綻紅斟酒看。藥心抽綠帶煙鋤。如是之類。皆輕巧之極。及第後。遊南楚。楚多山魈。為患。俗號聖者。是時亦來館穀。攪擾施君。施君當風一詠。於是屏跡。詩曰。山魈本是伍家奴。何事今為聖者呼。小鬼不須乘去就。國家才子號肩吾。

鑒誡錄卷第九

夢太白

懿宗之代。有處士張玫。本京兆人。躭酒如狂。好詩成癖。然於吟諷。終昧風騷。爾來二十餘年。不成卷軸。玫與李山甫友善。常為山甫鄙之。張乃圖寫李白眞儀。日夕虔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風曳長裾。是夕星月晃然。當庭而坐。與玫對酌。論及歌詩。玫問姓名。自云李白。玫因備得其要。白亦（按學海本作已而）超然上昇。玫後所吐詩章。悉干教化。當時詩者稍稍善之。有過雪云。長安大雪天。鳥雀難相覓。其中豪貴家。搗椒泥四壁。到處生紅爐。周迴下羅羃。暖手調金絲。蘸甲斟瓊液。醉唱玉塵飛。困融香汗滴。豈知飢寒人。腳手生皴劈。又庚子年遇赦云。時清無大赦。何以安天下。直到赤眉來。始尋黃紙寫。草草鑄賦輿（按學海本作稅）。忙忙點兵馬。天子自崇遐。何曾濟孤寡。又駕在蜀日。玫著雜言數篇。傷時頗切。其一首兩聯云。只愛輕與肥。不覺貧與賤。著牙賀朱紫。斷餞賒翠還。返（按學海本作及）駕還京之後。相府遣人捕之。玫乃易姓（按學海本有名字）。越淮而去。故李山甫昔（按學海本作嘗）代玫歌（按學海本歌下無字）。其幻（按學海本無幻字）夢曰。天使翰林生我前。相去殘（按學海本作後）。來二百年。英神傑（按學海本作絕）氣歸玄天。日月星辰空感然。我識翰林文。不識翰林面。上天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間夢中見。瑞光閃爍天關（按學海本作門）開。五雲著地長裾來。華山秀作英雄骨。黃河瀉作縱橫才。巍巍宛似神仙客。一段風雷扶氣魄。低頭顧了却擡頭。指點胸前稱李白。夢中一面何殷勤。高吟大語喧齊雲。白言天府偶閒暇。

興我擬手綸高文。一綸耳目淹。再論心骨驚。馀如混沌初鑿破。天地海岳何分明。豺若劍戟豎。然如虬龍爭。神機譽法說略盡。造化與我有精靈。不同塵俗人。不語塵埃事。尊前洞半(按學海本作中)明。空詩雲機無起。自言天上作先生。辭向人間爲弟子。夢破青霄(按學海本作青霄)春。繞壇無去顧。若論郭璞五色筆。江淹卻是尋常人。

削古風

梁朝杜舍人(荀鶴)。爲詩愁苦。悉干教化。每於吟誠。得其至理。如贈僧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頭火自涼。又利門名將何遍。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南宗贈之。傳爲心印。杜在僞朝。獻朱太祖時世行十首。欲令太祖省徭役。薄賦斂。是時方事征伐。不洽上意。遂不見遇。旅寄寺中。敬翔公薦謂杜曰。希先輩削古風。即可進身。不然者。虛老矣。杜遂譔(按學海本作辭)頌德詩三十章以悅太祖。隨者以杜雖有玉堂之拜。頓移教化之詞。壯志消名。(按學海本作銷)中道而廢。時世行聊紀兩首。頌德詩不錄焉之。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燋。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前山哭倚門。

分命錄

咸通中。王建侍御吟詩寒碎。竟不顯榮。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處愁。不登名第。是知詩者關人情性。定乎窮通。故韋莊補闕有長安感懷云。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此則苞括生成。果(按學海本作未)爲台輔。

長興末。何僕射瓚有霸城書事云。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臥龍。詩後十旬。得疾而卒。今錄四公全什。用明將來。王建侍郎寄賈島詩曰。盡日吟詩坐忍飢。萬人中覓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猶臥。驢放秋田夜不歸。傍暖旋收紅落葉。覺寒重著舊生衣。曲江池畔時時到。爲愛鸕鷀兩翅垂。李洞秀才上崔賈曾郎中云。陋坊宅枕穿宮水。聽水分眠盡僻僧。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刑曹樹蔭千年井(按學海本作[illegible])。華嶽樓開萬仞冰。詩句變風官漸緊(按學海本作[illegible]二字)。夜濤春盡海邊藤。韋補闕感懷曰。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鸝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何僕射書事云。眾決生涯向洛中。西投知己異恩容。翠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峯。闊步文翁坊裏月。閑尋杜甫宅前松。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臥龍。

卓絕篇

陳羽秀才題破(按學海本作題破字)吳王夫差廟。汪遵先輩詠絕(按學海本作絕字)萬里長城。程賀員外因詠君山得名。時人呼爲程君山。劉象郎中因詠仙掌得名。時人呼爲劉仙掌。已上(按學海本有詩字)名公。稱爲卓絕。千百篇中。無以加此。陳秀才題夫差廟云。姑蘇臺上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裏神。冠蓋寂寥塵滿土。不知簫鼓樂何人。汪先輩詠史詩曰。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不及堯階三尺高。程員外詠君山曰。曾遊方外見麻姑。說到君山此本無。云是崑崙山頂石。海風吹落洞庭湖。劉郎中詠仙掌曰。萬古亭亭

倚碧霄。不成擎取不成招。何如掬取蓮池水。灑向人間救旱苗。

改名篇

梁震先輩蜀川人也。比(按學海本作初)名靄。僖宗在蜀日。方修舉業。時劉象先輩隨駕在蜀。震以所業贄于劉。劉覽吟味疑詩曰。據郎君少年才思清秀。儀體鄉賦。成器非遙。若不改名。無因塵選。何以(按學海本有故字)。靄字雨下從謁。雨下謁人。因甚得見。此後請改爲震。震字雨下從辰。辰者龍也。龍過水雨(按學海本作而)變化。燒尾之事。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第。名聞諸侯。高令公季昌召赴荊南。以筆硯兩番見託。終身不就賓席。處因玷汚前名。至今有楚之閑。獨步而已。

鑒冤辱

梁朝彭城王劉中令(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壘。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諸將問之。或曰地癥。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劉參謀(失名)曰。此冤辱也。古者囹圄之地。即有此焉。昔王充據守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某遠祖記之。乃是冤枉因人死魄入地。聚爲此物。凝結不消。縱焚鑠不燃。浸沃不溼。刃之不入。蝶之轉堅。經千百年間而不腐爛。但於清夜致之酒食。許以申冤。當有黑氣衝天。不異豐城之劍氣也。此非吉瑞之兆。實爲寇逐之徵。公一一試之。皆如其說。遂復深瘞。尋易營壘。後有拔城背主奔秦之兆。亦由見怪之驗也。

鑒誡錄卷第十

歸生剌

歸處訥者。歸侍郎融之曾孫也。多遊秦隴。言足是非。在事者無不以金帛酒食彌縫之。畏其詠也。或見人衣鮮華。創念詩曰。昂盧騎馬出朱門。服色鮮華不可論。盡是殺人方始得。一絲絲上有冤魂。黃巢犯京後。守亮、守信等。悉爲楊軍容([illegible])養兒。勢等諸侯。亦一時之威也。歸有不平之色。詠愍讚以刺之曰。草頭灰面惡形儀。盡是軍容養裏兒。昔日水牛擘角上。而今細馬劈腰騎。錢多內藏猶嫌少。位等三公尚厭卑。更有一般堪笑處。鐵金牙齒咬銀匙。又詠奸漢云。輕唇利舌傍侯門。送諂承顏日日新。愛興大官添弟子。能將小樂獻夫人。釘頭不放分毫過。對面常如刲骨貧。更有一般奸太賊。聚錢唯趁買金銀。又代村婦詠邊將曰。紫袍金帶不須誇。勸便經年鎮海涯。爭似我家田舍壻。朝驅牛去暮還家。又有石校書(若欽)。水東川人。文章四六。與王超齊名。天復初應舉。值大駕東遷。蜀路不通。干戈繼起。遂客寄天水。荏苒一紀有餘。後知父亡。方乃舉慟。廣於寺院追齋讚罪而已。歸與石遽因小隙。恭韡詠之。石氏聲名因茲減價。詩曰。十二年來匿父喪。三年之罪遣誰當。如今追薦應無益。已被牛頭煮幾場。

高僧諭

伏牛上人。一鉢和尚。皆悟道之士也。一居岩岫。永離囂塵。著述三偈。指諭一鉢。廣開法席。(按學海本作廟)大扇迷

徒。（按學海本作縛。）學習聞之。往往解悟。王蜀乾德初。有小軍使陳（名失）。妻高氏。即高駢相公諸院之孫。先於法門寺受持不殺戒。二十餘年後屬蜀國興男發婦。親族揣合屠宰。高亦從之。旬日之中得疾顛異。不錄（按學海本作祿）人事。口但說言。俄而三宿返魂。備述幽適（按學海本作冥）之事。初遇黑衣使者。追入岐府城隍廟。神裳冠大袖。與一金甲武士對坐。使者、爾高見神。武士言語紛紜。訴高破戒。仍扼腕罵高曰。吾護戒丸將也。為汝二十餘年從不受美。（按學海本美字下無此作者無。）疑不追安。（按學海本無安字。）豈期一起殺心。頓隳戒行。命雖未盡。罪亦頗深。須送冥司。懲其愆（按學海本作闕）犯。城隍神踟躕問高曰。汝更有何善。贖此過尤。高平生常念上生經。至此瓊然遺忘。只記得三傷頌、一鉢譚。合掌向神厲聲而念。神與武士聳聽立聽。顏色漸怡。讀至了終。悉皆涕淚。謂高曰。且歸人世。宜復善心。高氏拜辭未終。（按學海本自悉皆涕淚至此二十一字。）颯然起坐。乃知大善知識所（按學海本作非取二字本無所字）著句義。與佛齊功。今並錄其全篇。仍亦審其靈驗。採之冥藏。非取伽（按學海本作迦）陀。伏牛上人三傷頌。其一曰。傷嗟疊巢燕。雖巧無深見。修營一箇窠。往復幾千轉。雙飛碧水頭。對語虹梁畔。身緣覓食疲。口為銜泥爛。顆駝九夏初。方產巢中卵。停騰怕飢渴。撫養知寒煖。憐惜過於人。銜蟲饌皆偏。父為理毛衣。母來將食餵。（按學海本作時。）一旦翅翼成。分飛不相管。世有少智人。悉力營家舍。男女未成長。顏色已（按學海本作亦）衰變。燕子燕子聽吾語。隨時且過休辛苦。縱使窠中千箇兒。秋風稍動終須去。世人世人不要貪。此言是藥思量取。饒你平生男女多。誰能伴爾歸泉路。其二曰。傷嗟雞刀鳥。夜夜啼天曉。堅翼攀枝。垂頭血沾草。身隨露葉低。影逐風枝裊。一種情相生。爾獨何枯槁。驅驅飲啄稀。役役飛騰少。不是官所差。都緣業所造。亦似世間人。貪生不覺老。喫著能幾多。強自發煩惱。嗟哉無眼人。纏絡何時了。只為一六迷。遂成十二到。雞刀雞刀林裏叫。山僧山僧床上笑。有人會意解推尋。不假三祇便成道。其三曰。傷嗟蜜蜂忙忙採花蕊。接翼入芳叢。分頭傍煙水。抱蕊喫香滋。尋花戀春餌。驅馳如有幾。旋若遭魅。蹭蹬遇絲羅。飄零傷螻蟻。才能翅翼成。方始窠巢備。惡人把火燒。哀鳴樹中死。蜜是他人將。美是他人美。虛忙百草頭。於身有何利。世有少智人。與此恰相似。只緣貪愛牽。幾度成沈墜。百歲處浮生。十年作童稚。一半悲與愁。一半病與悴。除折算將來。能得幾多子。更將有漏身。自謂無生理。永不見如來。都緣開眼睡。蜜蜂蜜蜂休役役。苦哉總是他人喫。世人世人不要貪。留與他人有何益。一鉢和尚歌曰。阿刺刺。鬧聒聒。總是悠悠造未達。如飢喫鹽加得渴。枉却一生頭兀兀。究竟不能知本末。（按學海本作來。）拋却死屍何處脫。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頭撥。莫待臨時叫菩薩。大丈夫兒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擺撥。也饕餮。也擺撥。也學柔和也麁糲。亦解剃頭亦披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言何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多中少。少中多。莫笑野人一鉢歌。緣持此鉢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境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莫謾將心學水泡。百毛流火無事交。不如靜坐真如地。頭上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按學海本作者。）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生死。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無見無聞無不聞。從來一鉢無言說。今日千言強為分。強為分。須諦聽。人人總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礦中。鍊去金砂金體淨。真是妄。妄是真。為求真妄更無人。將心不用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惡也著。一切不貪

無念著。亦無惡。亦無好。一除坦然平等道。饒亦濁。細亦濁。莫學凡夫相比求。亦無強。亦無弱。上方香世無根蒂。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總如此。離即著。著即離。幻相門中無實義。不可離。不可著。何處更求治病藥。語時默。默時語。語默縱橫無定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瞋時喜。喜時瞋。我自降伏法輪。亦無喜。亦無瞋。本不離彼波是水。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與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箇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性無纏縛。垢即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同一真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拴却。（按學海本作卻。）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魔是佛。佛是魔。如影隨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界比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清水裏鹹。亦無凡。亦無聖。萬行攜除無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惡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呼時誰應者。本無姓。本無名。只麼騰騰信腳行。有時市鄽（按學海本作井）屠肆。一葉蓮花火上生。也曾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無住著。究竟從來是寄居。他方處處無纏縛。若覓戒。三毒瘡病何時瘥。若覓禪。我自縱橫大可憐。不是狂。不是顛。在世間中出世間。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與北邊。若覓法。雞足山頭問迦葉。見說傳衣在彼中。無心不用求某甲。若覓僧。人為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上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篩羅漸入篩中細。只這篩中細也無。即是圓明真實諦。亦無真。但有名間即是塵。（按學海本自只這篩中細至此二十四字。）若向塵中解真實。便是當來出世人。無造作。獨行獨坐空寂寂。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直須省真體。將身入空井。無去來也無。（按學海本無來字。乙轉作無去也無來。）二明鏡挂高堂。但家見解只如此。不用將心算劫灰。

魚還肉

天復初。任可芝任戎州刺史日。有魚人趙阿奴。善釣大魚。嘗於馬湖江垂巨索大鉤。號曰蠻鼓。中鉤者嘗百斤不啻。嘗謂人曰。願釣千斤之魚。豁男子平生之志。即改業矣。人或語曰。此非江左。焉有此魚。對曰。非吾所欲。負命者上釣。（按學海本作鉤。）其年秋。忽獲一鯆子魚。果重千斤。背上自然有字。其文金色。觀者咸傷。趙阿奴因此從罪。遂改釣業。其大魚背上字云。三會到楊府。五轉歸馬湖。身上千斤肉。今還趙阿奴。

求冥婚

傳言鬼神所憑。有時而信。故黃能入夢。不為無神。豕人立啼。顯彰有鬼。蜀有曹孝廉。（按學海本作標。）第十九。名（按學海本作如。）儼。因遊彭州導江縣灌口。謁李冰相公廟。觀土塑三女。儼然而豔。遂指第三者祝曰。願與小娘子為冥婚。某終身不婚凡庶矣。遂呵卦子擲之。相交而立。良久。巫者度語曰。相公請曹郎留著體衣一事。以為信定。曹遂解汗衫留于女座。巫者復取女紅披衫與之曰。望曹郎保惜此衣。後二紀當就婚。好曹亦深信覺不婚姻。縱遇國色。視之如糞土也。果自天祐甲子。終于癸未二十年。（按學海本二十年有閏字。）曹稍覺氣微。又疑與神盟約數。乃自沐浴。儼然衣冠。俟神之迎也。是日至暝。車馬甚盛。駢塞曹門。同街居人競來觀瞻。至二更。隣人見曹升車而去。莫知其由。及曉觀之。曹已奄然矣。議者以華岳靈姻。咸疑謬說。李羅所遇。亦恐妖稱。今曹公冥婚。目驗其異。於戲。自役鬼趣。不亦卑乎。

見世報

天祐（按學海本作祐）中，秦州劉自然主押衙軍案，因連帥李中令（缺二字）點鄉丁兩酉押蜀都。有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詣劉求免，自然許之。自然之妻謂其夫曰：黃知感之妻美髮，儻得爲妾之髢，即與免之。知感得劉指蹤（按學海本作縱，下句作強），與妻平（按學海本作子）議。黃妻可謂賢也，語其夫曰：妻今幸以弱質，得附於君，髮有再生，人死永（按學海本作絕）矣。君若南征不返，妾有美髮何爲。言訖，攬髮剪之。知感亦懷痛切，既迫於差點，遂獻于劉。劉亦貪殘猶爲不足，春獲其免，秋復差行。軍須急難，莫敢申訴。於是沒於金沙之陣。劉亦是歲云亡。黃妻但有（按學海本作日）於靈祠陳狀呪詛。後貴家牝衛忽生一駒，及堪乘騎，方覺左靈下有劉自然之字，多般辨驗，字甚分明。邑人傳之，遂達廉閫（時平章之後王太尉宗儔制置）。元戎乃召其妻子識認，劉之長子曰：某父平生唯好酒肉，但能飲酒食肉，是某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觔，仍以頭揩泥其子，淚下如繩。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竟爲不可，出入騎打，以報夫讎。劉子恥於姻親，鬱咽而卒。後累經喪亂，無復聞焉。故王梵志詩曰：欺誑得錢君莫羨，究竟還是輸他便。不信但看槽上驢，只是改頭不識面。又寶雞縣市令樊旭初啖犬肉，癢老尾生，每因校料之時，取笑縣曹。入夜，其妻偶因夫醉，以刀斷之，忽作狗號數聲，奄然而卒。又金州督軍將全放匪能精毒胎，最好食之。其妻忽產大蛇九顆一尾，又有室女忽生一子，身有蛇鱗，因此鄉親悉捨鱗忌。

攻雜詠

陳裕秀才下第，遊蜀，嘗棄舉業，唯事滑稽，覩物便嘲。其中數篇，亦堪採擇，雖無教化於當代，誠可取笑於一時。詠渾家樂云：晨起梳頭午不休，一窠精魅鬪啾啾。阿家解舞清平樂，新婦能拋白木毬。著綠桃綽吹觱篥，賜緋盟器和梁州。天晴任你渾家樂，雨下還須滿舍愁。又北鄙南州處處過，平生家計一驢馱。囊中鬆物衣裝少，袋裏燕脂胡粉多。滿子面甜糖脆餅，蕭娘身瘦鬼常娥。怪來喚作渾家樂，骨子貓兒盡唱歌。過舊居云：昔日顏回宅，今爲裴飯家。不聞吟秀句，只見鋪油麻（按學海本作鋪字，書所無，疑有訛）。上苑（按學海本作苑），朝朝唯早起，擔從白排衙。有一秀才忽隨酒家青衣爲婚（按學海本作活），裕嘲之曰：秀才何事太忽忽，琴瑟無媒便自通。新婦旋裙穠雕體，外姑托布尚當胸。釆園鮑鮑皆鉗項，糶米頭顆盡戴鬃。一自土和逃走後，至今失却親家翁。又詠大慈寺齋頭鮮于闍梨云：酒肉終朝沒闕時，高堂大舍養肥屍。行婆滿院多爲婦，童子成行半是兒。面折摋齋扇措大，笑迎裝粉阿尼師。一朝若也無常至，劍樹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東北有池，號曰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裕因謁主池僧不遇，當門書一絕句。自此放生稍息矣。鵝鴨同羣世所知，蜀人競殺放生池。比來養狗圖雞在，不那闍梨是野狸。裕後詠深沙一絕，因暴疾而終，亦由神折天年，抑又神其靈也。詩曰：試眉努目強乾嗔，便作閻浮有力神。禍福豈由泥擔漢（按學海本乙作漢擔），燒香供養弄蛇人。

蜀才婦

吳越饒營妓，燕趙多美姝。宋產歌姬，蜀出才婦。薛濤者，容□□□（按學海本作色豔麗三字）。才藝尤佳，言謔之間，立有酬對。大凡營妓比無校書之稱，韋公（按學海本韋公二字作自韋）南康鎮成都日，欲奏之而罷，至今呼之，故之（按自欲奏至此十

字（按學海本作令入縣九字）。進士胡曾有贈濤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按學海本作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濤每承連帥寵念，或相唱和，出入車輿（按學海本作轎），詩達四方□□□□□□（按學海本缺六字）。應銜命使車每屆蜀，求見濤者甚衆。而濤性亦狂逸，不□□□□□□（按學海本缺六字），不還金帛，往往上納。韋公既知且怒，於是不許從官。濤乃呈十離詩（按學海本有以獻二字），情意感人，遂復寵召，當時見重如此。犬離主（按學海本有曰字），出入朱門四五年，爲知人性足人憐（按學海本此句作毛香足淨主人憐）。近緣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魚離池（按學海本有曰字），戲躍池中四五秋，常搖朱尾弄銀鉤。近緣戲驗紅蓮折，不得隨波自在遊（按學海本作更一遊）。鸚鵡離籠曰：慣向侯門養此身，飛來飛去羽毛新。近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又竹離叢曰：蓊鬱栽成四五行，常持堅節覆秋霜。近緣春筍鑽墻破，不得垂枝對畫堂。又珠離掌曰：一顆明珠內外通，分明皎潔水精宮。近緣一點瑕相累，不得終朝（按學海本作宵）在掌中。又女郎謁寄寵，少年居蜀下筆成章，當時詩人雅相推重。有上成都在（按學海本作省）事詩曰：昨日賣衣裳，今朝圖衣裳。衣裳渾賣盡，羞見嫁時箱。有黃愁仍續，無時心轉傷。放圍胡屬隔，何戲事置桑□□（按學海本作又蠶二字）。兜（按學海本作光）寺近有尼海印，才思清峻，不讓名流。有舟夜一章頗佳。詩曰：水（按學海本作對）色連天色，風絲（按學海本作聲）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舉棹螢先到，移舟月逐行。旋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

明萬曆元年秋七月既望，重裝于天籟堂。

歐陽公五代史，較溫公通鑑反略。表兄竹垞先生盡搜十國通書，仿裴氏注三國志，鑒誡錄其取裁之一也。天籟閣圖書近時散軼殆盡。茲覩此本古色蒼然，於揚州書局采入全唐時數十篇，因書於後查慎行識。

康熙己巳春日，華隱徐嘉炎從竹垞十兄借觀。（時因輯全唐詩，采取實多。）

汪士鋐阮亭甫假觀手抄一通，因較正訛謬數十字。

鉉在維揚書局，適吾師竹垞先生亦來客於此，因得借觀，遂抄一通。其紙版傷損處，皆手自補綴歸之。時康熙乙酉十月朔，汪士鋐記。

鑑誡錄十卷，後蜀何光遠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前有劉曦度序。今觀其書多載可笑詩文，直小說家爾。每題三字標目，與蘇鶚杜陽雜編略同。是冊猶宋槧，卷首舊彫足本，惟劉序失之。吾鄉曝書林項氏藏書也。濟南王先生貽上見而愛之，曾手錄一部。康熙丁亥八月既望，竹垞老人識，時年七十有九。

己丑夏五，竹垞先生來眞州，持以見賜，愧不能藏，復影錄一本。李遇曾寅。

右宋槧鑑誡錄十卷，今歸長州程君叔平。頃從叔平借觀，重校一過，凡兩日而竟，復得譌謬七十餘處。餘從闕疑者尚多也。乾隆乙巳九月十日，鐙下三鼓，試方于魯石鎭錠子書，時寓桐鄉金氏之素行堂。懷玉識。

第八十六冊

十三日。鮑君以文復攜一本來。互相參校。又得譌處三十餘條。其從全唐詩采入者。間有異同。仍闕而不補。以存其舊。甚矣。讎勘之難。如掃落葉也。鮑君行將刊入叢書。以供天下。即以此為底本。叔平其珍之。懶玉僧孫甫。

宋刻聯珠十卷。明萬曆初藏於項氏天籟閣。國朝歸秀水朱氏。本出麻沙。坊賈重雕。謬誤特甚。因後有康熙間諸名宿題識。又經漁洋山人手校。遂為此書增重。乾隆乙巳。吳郡程君叔平厚價收之。攜示金君鄂巖德輿。適予與方君蘭如薰、趙君味辛懷玉同集於桐華館。得寓目焉。并以家藏抄本互相讐比。正譌補闕。十得八九。較漁洋所改。不啻過之。叔平屬予刊入叢書。以廣其傳。忽忽十有九年。始踐宿諾。而蘭如鄂巖已相繼下世。味辛又遠宦山左。俱不及預棗梨之役。回視桐華館。遂如黃公酒壚。邈然有河山之感矣。刊成。寄示叔平。相與致慨。然叔平公世之心。緊切盼是書之成久矣。感念之餘。又當欣然開卷也。嘉慶癸亥十月二十四日。通介老人鮑廷博識。

玉溪編事

撰人不詳

玉溪編事

蜀 撰人闕

仲庭預

舊蜀嘉王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厄饑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筯。遂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曰。見為製衣。庭預白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採方術。恐其別有所長。勉強而見。庭預遂出金火筯。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覽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

劉檀

王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審義。忽夢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樹而謂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內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敕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于郡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與杜充奏擬無別。是時劉方閑居力困。杜因遺劉新緋公服一領。果徵夢焉。

震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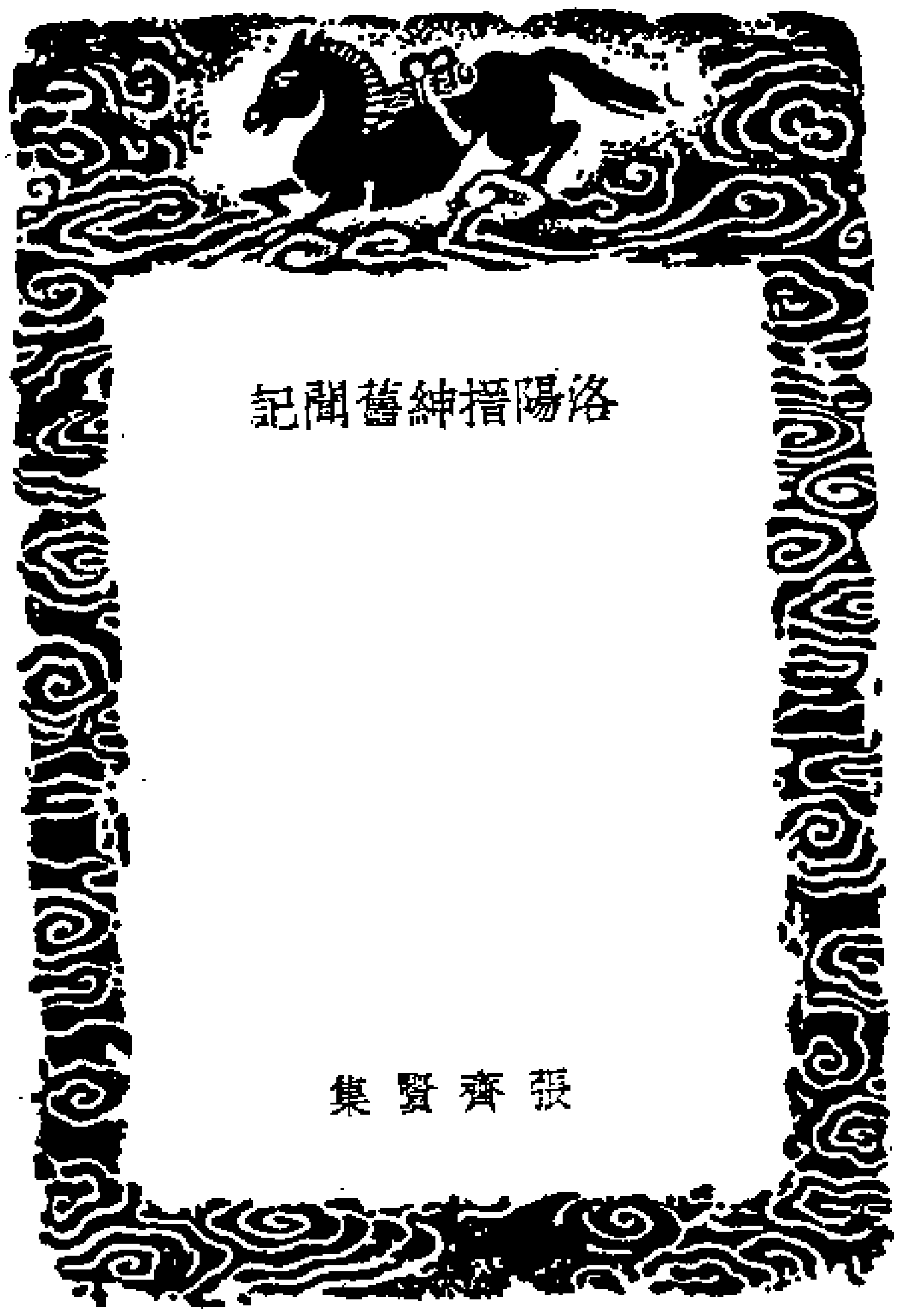
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遊于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驃信詩曰。自我居震旦。翊衞類夔契。元昶同一心。子孫堪貽厥。清平官趙叔達曰。下令俚柔洽。獻賝弄棟來。其國謂天下為震旦。詞臣為清平官。謂朕曰元。卿曰昶。百姓俚柔也。

參軍

王蜀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辭幽隱棲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詩。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諸子姪相伴。善棊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嬭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歎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亡焉。

祈泉

西蜀將王暉。任集州刺史。城中無水泉。值岐兵攻城。且絕其水路。城內焦渴。王公乃中夜祈請神靈。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靈泉出。王驚寤。遲明。亟命操鍤于所止之處掘之。乃有泉湧。居人蒙活甚衆。岐兵以城中無水。將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于城上。揚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



洛陽搢紳舊聞記 并序

余未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搢紳舊老善。爲余說及唐梁已還五代間事。往往褒貶陳迹。理甚明白。使人終日聽之忘倦。退而記之。旋失其本。數十年來。無暇著述。今眼昏足重。率多忘失。逦來營邱。事有條貫。足病累月。終朝宴坐。無所用心。追思曩昔搢紳所說。及余親所見聞。得二十餘事。因編次之。分爲五卷。摭舊老之所說。必稽事實。約前史之類例。動求勸誡。鄉曲小辨。略而不書。與正史差異者。並存而錄之。則別傳外傳比也。斯皆搢紳所談。因命之曰洛陽搢紳舊聞記。庶可傳信。覽之無惑焉。宋朝乙巳歲夏六月。營邱自序。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一

宋　兵部尚書知青州　張齊賢編

梁太祖優待文士
少師佯狂
襄陽事
陶副車求薦見忌
太和縣從父鬼靈

梁太祖優待文士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很。視之者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廳。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間。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遂起歸宅。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飢甚。欲告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秀才已歸館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

與出。復坐於便殿。令取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慴。請負而見。若有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去聲曰。杜荀鶴。擲之。六骰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狼狽。恐懼流汗。再拜敘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階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陛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無雲雨詩。杜不敢辭。即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杜既歸。驚懾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憂□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敘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侍。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寅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徐賦略曰。客有失意還鄉。經於大梁。過郊坰之耆老。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昔。昔時之事跡雖見。今日之功名目覩。辭多不載。遂留于賓館。厚禮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人謂曰。任是秦皇漢武。蓋詰徐賦有直論簫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不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句爾。梁祖既有移龜鼎之志。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可庇五六十人。遊客亦與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徧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梁祖顧敬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勃然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車頭須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樹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須臾。健兒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面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羣盜。安忍雄猜。甚於古昔。至於剛猛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少師佯狂 楊公凝式

楊少師凝式。正史有傳。博聞經籍。能文工書。其筆力健。自成一家體。襟量恢廓。居常自負。既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穢。時班行目之爲楊風子。在洛多遊僧寺道觀。遇水石松竹清涼幽勝之地。必逍遙暢適。吟詠忘歸。故寺觀牆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等護而寶之。院僧有少師未留題詠之處。必先粉飾其壁。潔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見其壁上光潔可愛。即箕踞顧視。似若發狂。引筆揮灑。且吟且書。筆與神會。書其壁盡方罷。略無倦怠之色。遊客覩之。無不歎賞。故馮瀛王次子少嘗於寺壁留題曰。少師真跡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爲

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進士安鴻漸題云。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煙紫兔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石晉時。張相從恩自南院宣徽使官才檢校司徒權西京留守。到洛城後。未久。少師自東京得假往洛陽。夜宿中牟縣。時申末聞飛蝗蔽日。自東京而至。又明日至鄭州。是晚。飛蝗小至。次日滎陽。飛蝗亦至滎陽。適有乘傳往洛中者。少師附書并一絕。先次附洛陽居守張公。略曰。押領蝗蟲向洛京。合消居守遠相迎。云云。及到洛數日。少師寄詩上張相云。南院司徒鎮洛京。未經三月政聲成。四方草后皆如此。編坐席夫見太平。張公知其貧。贈遺甚厚。自石晉時至此八行別本所無楊之居。在府衙西門。咫尺尋常入府。鑒與在前牽馬。在後少師策杖冠褐。數十步後。徐行隨之。見者笑而不測之。此佯狂之一也。常近冬居家未挾纊。少師安然不之問。一旦。故舊自西回。行李甚偉。楊以書飾貧。故舊淩晨來候之。仍於通利店內先寄物中留紬五十匹。絹百匹。書送於楊。請貨易以路備冬服。少師得紬與絹。紬盡送僧行尼寺造幡施觀寺僧尼。絹盡送南禪大字兩院。請飯僧。宅中骨肉已有寒色。老女使開施僧。嗟訝有泣者。少師笑而不言。數月。居守知之。召女工數人。依楊宅之家口數大小。悉造綿衣。無闕者。造成。送之。少師見送衣至。笑謂宅中曰。我故知留守公送衣來爾。此亦不測其心。佯狂之二也。尋常每出上馬。至大門外。前導者請所詣。楊與一老僕語曰。今日好向東遊廣愛寺。老僕曰。不如向西遊石壁寺。少師舉鞭曰。且遊廣愛寺。僕攬馬欲東。老僕曰。且向西遊石壁寺。少師徐曰。且遊石壁寺。聞者竊笑之。此皆佯狂之事也。有謎歌婦人楊苧羅。善合生雜嘲辨。警有才思。當時罕與比者。少師以侄女呼之。每令謳唱。言詞捷給。聲韻清楚。真秦青韓娥之儔也。少師以侄女呼之。蓋念其聰俊也。時僧雲辨能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若祀祝之辭。雲其名位高下。對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搆。少師尤重之。雲辨於長壽寺五月講。少師詣講院與雲辨對坐。歌者在側。忽有大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於僧前。此句有脫字雲辨笑謂歌者曰。試嘲此蜘蛛。如嘲得著。奉絹兩匹。歌者更不待思慮。應聲嘲之。意全不離蜘蛛。而嘲戲之辭。正諷雲辨。少師聞之絕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絹五匹來。雲辨且笑。遂以絹五匹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喫得肚鑍撑。尋絲繞寺行。空中設羅網。祇待殺眾生。蓋譏雲辨肥而肚大故也雲辨師名圓鑒。後爲左街司錄。久之遷化。少師於西京寺觀壁上書札甚多。人間所收真跡絕少。其寺觀所書壁。僧道相承保護之。至興國九年。大水湮沒。墻壁摧壞。十無一存。可爲惜之。可爲惜之。

襄陽事

張從恩報公。晉祖時爲宣徽南院使。時鎮州安重榮叛。晉祖將征之。行有日矣。張相中夜思之。若鑾駕北征。安王從進在襄陽。已有跋扈之狀。恐朝廷無備。來日朝退求見。遂以襄州爲請。且曰。安從進若乘虛來襲京師。即陛下何以爲備。晉祖曰。卿未知爾。今已命高行周爲招討。用卿爲都監。仍命高勳、焦繼勳等數人備指使。張將晉祖言已有備。正與己意合。且上命已違其師。嚴不敢辭讓。因陳請數事。皆允之。先發騎軍金海都領三千餘騎。往唐州駐泊。焦繼勳等數人亦同是行。晉祖繼發京師。襄陽安從進遂叛。朝廷無備。欲乘虛掩襲。遂選精騎南下。焦繼勳等知從進已叛。即飛表聞于行在。張相渤海公亦繼發從進與

郭相遇於花山。金海善將。善用槍。時罕與敵。挙勇過人。喜戰鬬。欲立奇功。兩陣相去數里。從進素管騎兵。金海久在麾下。安亦待之素厚。從進乃躍馬引數百騎。乘崙去晉陣百步。厲聲叫郭金海。金海獨鞭馬出于陣數十步。免冑側身。高聲自稱曰。金海。從進又前行數十步。勞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你厚。略不知恩。今日敢來待共我相殺。金海應聲答曰。官家好看大王。負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舊事大王。乞與大王一箭地。大王迴去。若不去。喫取金海搶。言訖。援槍擭馬疾趨其陣。繼勳亦繼進。從進懼。躍馬而退。師遂相接。大爲金海所破。焦繼勳押陣。奏到晉祖。大喜。賞賜有差。從進自此喪氣。嬰城自固。王師爲連城重塹以守之。月餘。王師攻城。城上矢下如雨。王師被傷者衆。是日。金海爲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汚金海。欲使朝廷疑之。以金餅貯酒。金合盛藥。以索懸之城上。呼郭金海。金海知之。力疾扶創而往。城上勞金海曰。大王知你中箭。創甚。賜你金餅。金合酒與風藥。金海善人。目不知書。惟利是貪。取餅與合歸營。且不開于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馳驛奏晉祖。念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併其兵於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樂。至於捐館。惜哉。焦繼勳。我太祖幸洛之歲。降麻授相州節鉞而終。高勳陷北虜。用爲幽州節度使。母在京洛陽福善里。太祖常厚賜慰安之。高後欲歸。不知其終。

陶副車求虞見忘

陶最。饒州人。少讀書業文。尤長於詩。五十餘。恥無成。遂求隸號之右職。相次爲步使。號陝之屬郡。使府藉其才幹。召置陝城。久之。會行衣戎傳犯中夏。侯章、趙暉、俱爲國指揮使在陝。王晏爲都頭。戎將令至陝。雜侯京等隨府帥就歸侯之。虜命蕃將鎮陝。一旦有蕃使見侯章衣新褐毛衫。繫金度銅束帶。虜人使（一作使人）再三視侯。與虜胡語。往來甚久。蕃帥據上馬。命驛語者謂章曰。天使要相揮身上毛衫與束帶。逼之甚急。侯不獲已。與之。假他人衣與帶而歸。三人同行。章在澗南。遂召王晏與趙暉來澗南營內。取酒同飲。既而侯章曰。安有身爲指揮使。著一領毛衫。繫一條銅束帶。作主不得。就身上奪却。憤惋久之。趙暉亦怒。獨王晏無言。將散。晏謂侯章趙暉曰。今世亂。我輩衣與束帶閒事。將來未知死所。侯與趙曰。如何。王晏曰。對愬田地藉甚。今夜領二三十人入驛。斫取蕃使頭。因便入衙殺了蕃王所差使長。得則固守。不得。則將家屬掠金帛入河東。投奔劉大王。劉大王即漢高祖也。侯初怯不應。趙暉然之。晏熟視侯章。久之而去。是夜獨王晏、趙暉率死士數十人入驛。斬戎使。盡取財物以歸。乃踰垣入衙殺蕃酋。遂據其城。王晏領甲騎數百人。詣澗南。欲殺侯章。章惶懼拜於馬前。釋之。令上馬。推趙暉爲首。侯章王晏爲都監巡檢。差陶公與趙暉之子延進。同齎表奏漢祖。勸進焉。漢祖大喜。因次第酬之。後漢祖知晏功。三人皆節使。備在正史。陶公遂委質事漢祖。及王師南舉。命爲開道使。高祖即天位。陶使人來求趙暉侯章等薦擧。朝廷不得已。遂授公號州刺史。然執政者由是側目矣。龍郡歲之環衛。後出爲蕃方副車軍司馬。焉終於荆州副使知州事。公能詩。與宮師王相溥善。常有詩往來。關和翰林承旨陶公穀。叔事之。自前延安軍司馬授華州行軍。陶翰林爲序。親書以送之。送從叔赴華下序略曰。聖上即位之三年。命前延安軍司馬參戎闔於華下。綏舊俗也。践華寧秦之壤。違桑獻者五十有九年矣。（自昭宗東遷歲在甲子。至聖朝壬戌。蓋五十有九年矣。頃子山詩云。桑乾二歲。聞梟獻遠南夏。比已亡失。故可）

赤璞。訝風而可仰。玉蟾耀彩以知孝。濟編高作。別俟知音。攀珥樹而笑天風。鼎遷周澗。挖文鰌而飛赤水。猶製斡詩。辭多不收。公晚年知進士。張翼能詩。作門下。厚待之。嘗曰。七言詩。我不如翼。五言詩。翼不如我。陶公詩有河經嵩嶽。濁山到漢家青。又在環衛時詩。擬抛丹禁去。試著白衣看。有贈陶翰長爲之序。張以詩投謁。兩軸於宮師王相溥。王相以時謝云。清河詩客本賢良。惠我新吟六十章。格調宛同雅給事。功夫深似賈司倉。登山始覺天高廣。到海方知浪渺茫。好去蟾宮是歸路。明年應折桂枝香。陶以副車別駕撒從蕃閫者久之。所至稱治。不苛不撓。律身省事而已。在政無赫赫之稱。罷任日。民皆攀轅遮留。泣涕塞路。前驅難進之。然後進。既遭逢漢祖。始用爲開道使。以其讀書多學。有木秀之忌。一求薦於三帥。過亦輕矣。授一刺史。二年而罷。竟以散秩坎軻終身。亦命夫。時俗謂之求關節。屢捷遷以致身者。得爲深誠乎。仲尼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聖人之旨明。富不可妄求。況貴位乎。子元鼎有文章。擢進士第。爲乎。今不幸而殂矣。

泰和蘇揆父鬼靈

蘇揆。濮州人也。業進士。太宗皇帝御試第二等及第。由廷尉平知吉州泰和縣。揆父歿十數年矣。有吉州衙將押綱上京。迴行次黃梅縣。宿於逆旅中。昏晚後。忽有一老人。皁衣褰短脚幞頭。策一驢。引一僕。可十六七。來逆旅中。逡巡於房中出揖吉州衙將。與之坐。因語及泰和看親識。吉州將詢之曰。某吉州人。繫職州衙。自京迴。今往本州。與老父作伴同去可乎。且言泰和之親識何人也。老父曰。某姓蘇。有男名揆。明悉登第。在泰和知縣。曹去相看伊彼。更無別親識。州將曰。泰和知縣。今本州通判同年也。（通判即向相識中同年）某幸得伏事。某因使願送老父至泰和。望知縣處略言某姓字。老人許諾。是夕。州將命酒同飲。十數盃。老人甚喜。明日同行。沿路州將買食同飡。老人亦不辭讓。同過渡至江州。老人沽酒請州將同飲。始款狎無間然矣。至洪州同宿。明日將行。老父謂州將曰。某比約與公同往泰和。夜來思之。男已乖京寮知縣。某行李如是。託你先到泰和。報兒子。製新衣。借僕馬來。沿路相接。吉之州將。然其所託。曰。即告辭先行。至家未敢詣州公參。先往泰和報知縣。轉榜子參蘇揆。出州將拜起頗恭。且曰。自黃梅與員外尊長同來。比約同至縣。及宿洪州之明日。員外尊父忽令某先來報員外。請製新衣。借僕馬來。沿路迎接。揆聞未之信。且曰。先父歿十餘歲。莫愰否。州將曰。自黃梅同途來同飲食。備說員外任泰和。特來相看。不虛。蘇問其年顏身形無二矣。又問繫裹衫衣無二矣。揆降階望鄉大哭者久之。徐謂州將曰。揆父歿時。年顏繫裹衣衫無小異。言訖又慟哭。遂製新衣。從僕馬焚之。後數年。揆亦理殂。即老父所乘驢與僕何物也。與之語言人也。飲食人也。物假爲之耶。鬼耶神耶。時向相任吉州通判。余爲轉運使。備詳其事而書之。豈語怪之嫌乎。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二

齊王張令公外傳
李少師賢妻
虔州記異
衡陽周令妻報應

齊王張令公外傳

齊王，諱全義，五代史有傳，今之所書，蓋史傳之外見聞遺事爾。王，濮州人，嘗在巢軍中，知其必敗，遂竊身歸國。唐授王澤州刺史，初隸三城節度使諸葛爽，爽有人倫之鑒，觀王之狀貌，待之殊厚，贈且多。臨辭謂王曰：他時名位在某之上，勉之。爽既歿，王漸貴，追思疇昔見知之恩，未嘗報，乃圖其形像於其私第，日焚香供養之，每晨朝於影前拈香訖，方出視事，未嘗少怠，至於終身，其感恩不背本也如是。在澤未久，移授洛州刺史。時洛城兵亂之餘，縣邑荒廢，悉爲榛莽，白骨蔽野，外絕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毀。初巢蔡繼亂，乃築三小州城，保聚居民，以防寇盜。及罕之等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初至洛，率麾下百餘人，與州中一作中州所存者僅百戶，共保中州一城。洛陽至今尚存南州、中州之號。王招懷完葺，五七年間，漸復都城之壯觀，正居守之位焉。王本傳云：洛城之中，戶不滿百。又唐鴻撰王行狀云：於瓦礫邱墟之內，化出都城是也。

今正史云：京城內有南州、北州，蓋光啓中張全義築壘，明宗天成中詔許人請財塡築，言光啓中築，乃王再葺而已，非始築也。其城壕今尚遺跡。尋余少時親聞耆老所說，云巢寇亂離之後，洛陽苑積中松柏茂多，至衆，王條縣都城及塞外墳多聚側近御苑殿宮之松柏用之，留朝雜洛陽大水，諸城門悉壞，余毀見鄴故長夏等門樓栽材木藏之多，柏木及洛中街毀行修寺木棺以土實之積飢故南州西壕上之樁也。得其木，皆柏木，即耆老之言可驗矣。王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王於百人中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衆。王又麾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中每屯戶至數千。王命農隙每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起坐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三二千，共得丁夫閑弓矢槍劍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卽時擒捕之。關市人賦，殆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所謂亂後易治乎？王之得簡易之道乎！戶既多，丁亦衆，餘時則教習之。時李罕之在河陽，罕之姦賊也，嘗侵北山之摩雲寨，當時號爲李摩雲，亦嘗屯寨於洛城中，至今民呼其寨爲李摩雲寨，寨之西號寨西市。是時罕之鎭三城，知王專以教民耕織爲務，常宣言於衆曰：田舍翁何足憚。王聞之，蔑如也。每飛尺書於王，求軍食及縑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賓席咸以爲不可與，王曰：第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之曉。罕之謂王畏己，不設備。因罕之聚兵收懷澤，王乃密召屯兵，濟師夜發，遲明入三城，罕之顚無歸路，遂逃投河東。朝廷卽授王兼鎭三城，時以正西京留守之任。每喜民力耕織者，某家今年蠶麥善，去都城一舍之內，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丈夫遺之布袴，婦人裙衫。時民間上衣靑，婦人皆靑絹爲之。取其新麥新繭，觀之，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言者曰：大王好聲妓，等閒不笑，惟見好蠶麥卽笑爾。其眞朴皆此類。每觀秋稼，見好田，田中無草者，必於田邊下馬，命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荒地生，詰之，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鋤，則田邊下馬，立召其鄰伴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伴皆伏罪，卽赦之。自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婦相勸以力耕桑爲務，是以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飢民。王在洛四十餘年，累官至守太尉、中書令，封魏王，徙封齊王。昭宗遷洛，郊廟行事，差官攝太尉，時朝中有識者揚言曰：太尉重官，歷朝多闕，所以差攝，今齊王官守太尉，何差攝之有？王誠信，每水旱祈祭，必具湯沐，素食別寢，精潔至誠，祭所儼然，若對至尊，容如不足。時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卽無畏師塔也，塔在龍門廣化寺。王卽依言而開塔，拜祝曰：今少雨，恐傷苗稼，和尙慈悲，告佛降雨。如是，未嘗不澍雨。故當時俚諺云：王禱雨，買雨具。無畏之神耶，齊王之潔誠耶。齊王在巢軍，先歸唐，授澤州刺史。梁祖後歸唐，授同州刺史，自後與梁祖互爲中書令、尙書令，及梁祖衆四鎭也，齊王累表讓兵鎭，蓋潛識梁祖姦雄，避其權位，欲圖自全之計爾。梁祖經營霸業，外則干戈屢動，內則帑庾多虛，齊王悉心盡力，傾竭財貨助之。及北夷師，梁祖猜忌王，慮爲後患，前後欲殺之者數四，雖夫人儲氏面訴梁祖，獲免，亦由齊王忠直無貳，有勳名於天下，不能傾動之故也。梁祖遂以子福王納齊王之女爲親，以故雖盡力於梁祖，而武皇莊宗常切齒於齊王矣。及莊宗滅梁，齊王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召見大喜，開懷慰納，若見平

生故人。養魚水之情焉。與論當世之務。皆出莊宗功臣章表。恨得齊王之晚。其識略歸望勤人主也如此。因再上表。敍述曆爲朱梁窺圖。偶脫虎口。逼爲親且。非素志。乞雪表數句云。伏念臣曾棲惡木。曾飲盜泉。實有瑕疵。未蒙昭雪鴻辭也。復下詔雪之。令劉皇后入齊王居第省之。劉后堅求拜齊王與夫人儲氏。齊王避不敢見。劉后歸內奏之。且言少失父母。願拜齊王并儲氏爲養父母。莊宗許之。齊王累表辭讓。不得已而受之。莊宗令翰林學士禮院草定皇后與齊王儲氏爲養父母相見及往來牋書儀注焉。此乃從古所無之事也。

桑中令維翰。父拱。爲河南府客將。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王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事。將卷軸來。可教秀才來。桑相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子侵早投書啓獻文字數軸。王令請桑秀才。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歸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之。王一見甚奇之。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於當時儒臣。且推薦之。由是擢上第。至晉高祖有天下。桑魏公在位。奏曰。洛陽齊王生祠未有額。乞賜號忠肅。可之。廟敕已下。會朝廷有故。遂寢罷之。上御曆。知齊王於唐末有大功。洛民受賜者四十年。比夫甘棠墮淚。宜昭祀典。詔有司復以忠肅額之焉。其德政碑樓。俾再完葺。是知大勳盛德。必有昭感。何沒於唐而顯於宋。使今明天子復新其祠廟。則王之功。雖千載之後。其不朽矣。

李少師賢妻

太子少師李公諱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留守。齊王貴盛。鎮河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即賢懿夫人所生。王之適也。數歲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技藝。齊王與賢懿憐惜之。過於其姊。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美容止。迫神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惰容。夫貴。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衆。與夫別院。李公院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齊令同夫院中。知姬妾稍違夫指縱。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畜女童曉音律者。盛飾珠翠綺繡。因捧觴祝壽。并雕玩物同獻之。成辭以婢妾衆多。即復擇其常[illegible]者歸己院。皆執事稍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於中堂之偶。令小青頭探之。既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勸樂迎引歸夫人院。備果餌時新物。踏及前代舉夫愛而擇之。未嘗敢失色於前。李公嘗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既至。値戍卒竊發爲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餘萬貫。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數其同惡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一雙桃爾不得。一作輿 因而有隙。常欲中傷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與盜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鞫之。獄甚急。垂餌虎口爾。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候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傍。須臾叩馬。辭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雖婦禍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懷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悔甚。即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爲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即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主聞之驚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即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降下東丹。非命而死。北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柩。送歸北虜。既

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於外廳。獨坐久之。夫人訝夫如是。命侍人請之。既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得已遣使乎。夫默然泣下曰。甚已老。男女小。又潸泣哽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告汝兒女猶啼泣也。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喪。東丹。朝廷密害之。北虜已知之矣。某不惟遠役。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爲君計者。戎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王左右。及獻焉虜主。萬全必歸。非惟迷歸。竟恐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爲私覿。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還。賜名馬百餘匹。別賜廐百餘匹。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還宦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走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爲環衞將。衆雍耀三白渠使、雍壖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謹身脫之。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與免其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今夫人問。須言之。此思綰者。雖賤類。審覷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說邪云 但位下）。未有朕跡。不能除去之故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委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二字一作郡衙入）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公名。與之歸闕。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性。附與妒忌。悉常態也。以不妒忌疏財者。智辨事。況非治世。叩馬面數權貴。推陳古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應之驗。雖大丈夫負膽氣輕生者。亦愊爲之。況婦人女子者歟。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案如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不其賢乎。與夫飾粉黛。畫眉首。蠱惑其金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可爲女訓母儀者甚多。余眼昏足頑。心力減耗。聊舉其殊尤者紀之於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磨耳。余客於李公門下且久。故聞其事甚詳。

虔州記異

余在江南掌轄輸之明年。虔州有賊。劉法定、房睿兄弟八人。皆有身手。善弓弩。法定爲盜魁。其徒且百數。州郡患之。以聞太宗皇帝。命兩路都巡檢使併力除之。其徒因散去。時翟美東路巡檢。石義西路巡檢。宜軍爲法定黨傷殺者亦衆。余求得法定鄉人徐滿者。少與之狎。徐滿壯健多力。日行數百里。嘗爲散從官。以過歸鄉役。余遣滿招之。赦其罪。許酬以廂鎮之務。不踰月。滿至。法定兄弟八人投牒。束身歸命。以求自雪。再遣滿齎委曲安慰之。期以旬日。先令詣虔州出頭。如約而至。時同巡檢殿直康懷琪少年果敢。恥久不能擒法定昆季之一人。輒遂以片幅招之。悉來首罪。與知州尹玘、通判李宿、謀盡殺之。獨遣戎韓宗祐。（後凡兩見俱作宗祐。據別本前後俱作宗祐。未知孰是）不之許。懷琪密與尹玘飛章以聞。且言此賊兄弟。膽勇過人。復黨散滿山谷。忽有水旱之災。嘯聚凶黨。必爲州郡患。乞酷法殺之。朝廷可其奏。法定兄弟八人活釘於市。數日。懷琪過之。法定等俱厲聲大罵曰。官中招出我。何遽使許我以不死。康懷琪與知州密計中我。使我兄弟同遭非命。地府下必訴爾。終不捨爾罪。懷琪怒。命左右以鐵鎚碎其手足。由是八人頃刻而死。棄尸野外。余未半歲。自京奏公事迴。泝流至虔州。懷琪乘舟三十許里相接。覩揖之際。連拜數十。但云某罪過。余自誓難洪

州來上京，却歸江南，任復僞四五箇月，因未知法定之死，聞懷琪辨罪懇切，甚訝之，徐謂曰，且就坐，適再三稱罪過者何，懷琪又起面若死灰，且戰且懼，惟言某罪過，覩之愈篤疑，未測何故也，遂答以他事，無何，郡長與州從事皆至，促船夫疾牽至州郭，到驛諸官悉散去，余未及解帶，懷琪獨候謁，未及與接談，又再三言某罪過，似有所依憑，及去，召驛吏及州之走使詰之，皆曰，巡檢尋常不如此，得非爲劉法定兄弟冤魂所使爾，不然，何恐懼稱罪之若是，因問法定等今何在，遂以懷琪所謀事對，余亦偶然嗟歎者久之，余在虔州數日，欲往大庾縣數處勾當，當申酉間，郡長與康俱在坐，余告以起發之由，且請諸公不得出門，俟晚上馬，尹公等送至城門，獨懷琪先辭而退，余門外候關鎖訖，上馬南去，行三十許里，聞奔馬者相逼，命左右偵之，則曰，康巡檢逡巡懷琪至，因詰之，適先已辭退，今遠來何也，曰，欲相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明日至大庾縣驛，至廳東西各有一房，余居於左，康處於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數百步，辭氣如平常時，亦無他言，逼暮，聲喏而退，余亦困倦，遂解衣而就枕，恍惚若夢中有故人物故已十餘年矣，再三告辭，涕淚戀戀然，倏忽而遂不之見，覺而異之，忽聞人呼余左右者，其聲頗急，余驚起問之，即懷琪之廳候爾，曰，巡檢暴得疾，苦辭欲去，余急趨至康所，即抱膝呻吟云，腰痛欲裂，已令具小舟，須順流歸虔州求醫，須臾，數人扶挈詣船，余策杖隨之，康回顧悽咽而別，與余夢中告辭者相類，又數日，余乘舟離大庾，及到虔州，疾問巡檢安否，即曰，殂再宿矣，未久，韓供奉景祐至，具言懷琪未死間，頭髮如壯夫向後搯之狀，頭領上指而髮在項上，喘息甚麤，須得三兩人用力從後推其首，才能舉之，口中唯云，罪過，罪過，渴飲至口，如有人揮擊之狀，悉覆于地，雖甚飢渴，但虛器而退，除稱罪之外，至死無他言，不踰年，尹玘亦殂，通判李宿本不同其謀，但隨而署字，後亦以患心疾，不得親民掌關市賦于外，迨不爲完人矣，異夫，法定等本以殺人攻剽爲事，殺人且衆，爲罪亦已深矣，一爲首罪而出，復還非理而死，尙有靈若是，而況殺不辜者乎，異而書之，垂誡於世，韓景祐知書有識，今累度國家委任，備書此事以示之，

衡陽縣令周妻報應

衡陽周令失其名，蜀川人，喪妻，三數歲，再娶妻，亦蜀川人，後妻攜二女，俱長矣，來周令家，周撫之如己女，後妻因妒，周有畜婢數人，內二人妊娠，俟後妻加以他事鞭撻之，無虛日，二婢各爲懷妊，常以背或以脊服受其梃，周令妻多方用杖觸其腹，欲其不全，二婢竟以鞭撻墮胎而死，是時余任衡州通倅，聞官不平之，及余罷歸，周氏之家，久無所聞，有士人與周令有舊，話及之，且曰，周之後妻，既殺二婢，其後三女，相次適人，因權寄寓衡陽，不四五年，三女俱因產而死，每一女死，其妻必飯僧懺悔，爲先鞭撻墮胎死者二婢看經，自禮梁武懺，三女俱以產死，未死間，必旬日號呼痛楚，宛轉而後終，周令妻泣涕誦佛經，自對佛稱罪，焚香發願，因而得疾，女亡後，歲餘亦死，烏乎，書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佛經報應，何昭昭若是乎，書之，俾妒悍不令之婦聞之增懼，亦勸誡之道，有益於世教云，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三

向中令徒義
張相夫人始否終泰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白萬州遇劍客

向中令徒義

向中令，諱拱，國史有傳，今記者，備其遺闕焉，中令倜儻多權謀，勇果剛斷，眞英雄士也，少善射，十中其八九焉，生於汾州，從父徙居於潞，年二十許，膽氣不羣，重然諾，輕財尙義，好任俠，借交亡命，睚所不爲，嘗與潞民之妻有私，後半歲，向謂所私之婦曰，多日來不見爾夫何也，婦笑曰，以我與爾私，常磨匕首欲殺我，懼爾未得其便，會爾久不及我家，與鄰人之子謀，許錢數十千，召人殺之，鄰家之子曰，諾，我殺之，汝肯嫁我乎，念夫常欲殺己，恨無逃避之路，遂許之，會夫醉臥城外，鄰家子潛殺而埋之，懼爲人覺，且潛逝矣，向曰，鄰家子今安在，婦人曰，在某所，向密尋而殺之，週責所私婦人曰，爾與人私而害其夫，不義也，爾夫死蓋因我，我不可忍，遂殺其婦人，梟首級於街市，且自言曰，向某殺此婦人，徐徐掉臂而去，警巡者義之，且憚其勇力，不敢追捕，因亡命，會赦方歸，父憂之形於顏色，父長者，有節行，與故中執憲滕公善，滕時尙布

衣。因請計於滕曰。用何術。免此子破吾家。滕曰。敢撩虎鬚以速禍。向父曰。某之子雖如是。觀其性亦易悅爾。四年前。有一儒生。五十餘。魁岸落魄。箕踞坐於某之門側。吾之子自外而歸。熟視儒生。生弗之顧。吾之子。辭卻出詬責儒生。生但坐而不動。徐而言曰。爾何等類。敢慢罵若是。然幸吾被儒服。履儒行。若二十年前。未識吾時。爾齏粉矣。因起攝衣示吾子。健手曰。見此乎。觀其筋力粗壯。狼虎人也。又曰。放汝。放汝。吾子聞之。欣然曰。眞大丈夫也。我本謂庸儒。敢箕踞傲睨若是。遂容易辱罵。欲拳毆之。及聞儒者言。見儒者志。因謝曰。某之過矣。某之過矣。遂延入。命酒飲。儒生漸見某之子器局辭色。實當時俠少也。尤稱接某之子。某之子亦折節設拜而去。由是觀之。乃易曉爾。父歸。謂中令曰。滕秀才。實名士。閭郡重之。我見汝爲作。恐陷羅網。何不往候之。中令夜乘月叩滕扉。延入。中令曰。昨父教某令候謁秀才。滕與語。應答皆有理。落落一奇士爾。何受汚於兇暴之黨歟。滕因謂中令曰。未識吾子。器之中外。一辭以盜賊待之。今觀君才貌。豈人爾。幸自愛。無與非類同遊處。徵引古人之未遇爲賊爲盜。一旦折節。垂千古名者。周處、戴。中令聞之。不覺前席。語竟。中令曰。自此願叔事秀才。從前所爲。悉改矣。既歸。拜其父曰。某雖父母生我。今聞滕秀才教我。是滕秀才活我命矣。具以叔事滕公之語告其父。父聞之。大喜。自是舊日豪俠徒侶。甘言謝絕之。多遣請於滕。不數年。滕之趨者。皆曰。此向家千里駒爾。出入衣冠類儒者。容止閑雅。不接非類。聞有德行道藝者。多親訪之。無何父歿。服除。辭滕之親戚。有四方之志焉。累謁侯伯。皆曰。尋常人。輒去之。事侯益。未半歲又辭去。聞漢祖開霸府。欲往依之。會歲饑。途多盜賊。由石會關欲入河東。時有常侍中右職郭勳爲石會關鎮遏使。兼主關市。郭知書有識鑒。向謁之。留之月餘。且曰。今盜賊滿路。公引一小僮策兩驢。觀君鮮衣美儀貌。不類貧約者。此去畏塗。非利往矣。兼近聞有一火賊。去鎮五七里。時嘗習弓弩。過客無全者。更俟旬浹。聞有伴侶三二十人。某亦爲鎮丁壯。送君出關路。向志不可留。且曰。不勞人送。鎮將郭勳覩其不可留。曰。善自爲謀。向遂行。不三十餘里。遇羣盜數十人。於路側射弓。向直詣賊所。偶揖之。因自陳姓名。某從職軍將。失主無託。今往河東。欲投事。一僮兩驢。隨身衣裝。一兩貫盤纏外。更無財物。近知前程去者。皆遭劫剝。幸諸君周旋。勞三五人。送過前程。內一人長髯大面。壯捷魁偉。笑顧同輩曰。觀此人。敢要我等送。何也。中有一人曰。彼有弓箭。試請伊射弓如何。長髯者謂中令曰。兄弟方賭射。取弓箭射一兩頭。向謙讓久之。羣盜堅請之。向若不得已。取弓箭射兩頭。凡箭皆出栝可半寸許。羣盜驚歎。留坐與語。且曰。僕射於此。且住三兩日否。容弟兄攏管領。向許之。卻迴至關。郭勳訝之。謂是不敢前進。向告之故。明日迄暮。盜魁果令人來請向。向隨之。離鎮可六七里。於叢林之側設席。具饌器物皆白金。方燃薪熾炭。封牛烹煮之。既坐。以酒勸向。向曰。素不飲酒。盜魁亦然之。食訖。命取送路來。須臾一盜齎銀一鋌。牽一馬至。素鞍勒全。盜魁曰。僕射無馬。聊代步爾。銀到河東。充茶湯之費。向皆納之。得結盟而退。盜魁指揮小儉十人送至前程。謂向曰。此皆驅使者。有不如意。即痛撻之。向明日遂行。既至晉陽。漢祖位望隆重。姓名無由通達。時周祖尚爲隨使孔目官。漢祖託之心腹。門戶已炎炎矣。伺周祖晚歸。於路隅趨出。手執狀。自稱姓名。遂拜周祖。周祖留視久之。及歸。召而問之。具以所求之意對。且曰。某四海無徒。願在左右。周祖曰。某見在大王門下。豈敢奉

留。向發言慷慨。誠至堅確。周祖憫之。每日候周祖歸。趨拜如前。一日。周祖召之入宅。徐曰。嫌勞日日路左相拜。恐大王探知。將謂某招人。彼此不穩便。既僕射在客。不如來某下處。且相伴。向再三致謝。自此移在周祖宅內。周祖歸。與同食。向對之。禮甚恭。周祖大器重之。劉高祖舉兵南向。詔制授周祖樞密副使。向於周祖。始盡服事之禮焉。漢祖有天下。周祖爲樞密使。周祖補中令爲內典客。周祖之入關平三叛。擁或也中令皆從行。奇計密謀。大有裨益師旅。周祖留守鄴都。帶樞密使。步騎且衆。戎政鞅掌。百倍常時。多與中令參決焉。高祖事無大小。盡以付之。及漢少主密計欲圖周祖。周祖既覺。三軍推戴。擁兵向闕。至於受禪。中令之力爲多。當世宗時。下秦鳳。戰高平。毀馬步都校何進、樊愛能。已降數百人。皆中令之功也。由是世宗兵威大振。南北席地。所向無前矣。盡淮南、朔南、霸上之境。皆爲內地。歷南院宣徽使。仗節鉞於方面。西京留守。官至中書令。歸全手足於京師第。令名終始。勳業顯赫。近朝侯王。一人而已。在洛陽委政事於賓席。種竹藝樹。縱妓樂。悉遊適以自晦。不積財帛。去世未十稔。子弟有凍餒者。好賢重士。待人豁然。無疑忌心。不枉刑。不擾民。有大功於世。終身未嘗自伐。皆古之侯王所難之事。諫議大夫滕公諱中正。上黨人。博通經史。謹厚寡言。五常百行。無所虧缺。長於時務。清儉率下。風規肅然。有古人風。不苟進取。守命俟時而已。會向中令遇周祖。既而思曩昔之事。曰。若非滕公。吾爲伏莽叢所汚死矣。今日立身榮貴。忝終始者。滕公之力也。使人延請。襃於周祖。由是向中令屢立方面大勳。滕公爲賓佐。悉從行。向中令以功名終始。滕公之助也。向居守洛陽。爲府判官。向令移鎮安陸。滕公授倉部員外郎。後遷大諫議。執憲綱。久之。壽終於洛陽私第。余在洛。布衣時。滕公爲府判官。已受滕公知。爲江南轉運使。崇滕公舉自觀中令之美。耳聞滕公之說。甚詳。故書俟他日取中令傳校之。傳之詳者去之。傳之略者存之。冀有補於太史氏而已。

張相夫人始否終泰

張相。諱從恩。國號（說郛無國號二字）訪其姓氏未獲。何東人。有容色。慧黠多伎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爲側室。洎軍校替歸洛下。與之偕（一作俱）來。至上黨。得病。因舁之而進。至北小紀（地名）。厥病且甚。湯飲不能下。自辰至酉。痾百餘度。形骸骨立。臭穢狼藉。不可嚮邇。軍校厭之。遂棄之道周而去。不食者數日。行路爲之傷嗟。道旁有一土龕。可容數人。蓋樵童牧豎避風雨之處所也。過客憫之。衆爲舁至於土龕中。又數日。病瘳（一作）漸愈。衣服悉爲驟客所掠。但以敗葉（一作叢）亂草蔽形而已。漸行至店。（說郛云。漸起行至店中。）日求丐餘（一作乞）食。夜即宿於逆旅簷下。一日（一作旦）。有老媼謂曰。觀爾非求乞者也。我住處非遠。可三百許步。即攜之而往。媼爲洗沐。衣以故弊衣。日進粥飲蔬飯而已。不數月。平復如故。顏狀豔麗。殆神仙中人也。里民有子未結婚者。爭欲娶之。張氏拒之。忽有士子過小紀。知之。堅求見之。既見。謂媼曰。可能媒某。當贈媼綵絹五十匹。媼許之。易以鮮衣首飾等。以車載之而去。士人遂偕往襄陽。僦宅居之。會襄帥安大王從進叛。左右利其財。殺其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爲亂兵所得。人有知其殊色。遂送至都監張相寨內。張相即從恩也。張相共寵婦女十餘人。獨寵待士子之妻深厚。數歲。張之正室亡。遂以士子之妻爲繼室。後封郡夫人。及爲中饋也。善治家。尤盛勤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於洛陽第中。呼婦人女子何先困而後遇險

阻艱辛備嘗之矣。前有失身求匄之厄。終享富貴大國之封。則古之賢人君子。當未遇也。則困風塵。蒙集色（案蒙集色三字未詳）有呼天求死而不能。一旦建功業。會雲龍。爵位通顯。恩寵稠疊。功業書之史策。令名播之不朽者。何可勝數哉。因書之者。有以知婦人微賤者。豈可輕易之乎。況有文武才幹困布衣及下位者歟。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田太尉重進。始起於戎行。常爲太祖皇帝前隊。積勞至侍衞馬步軍都虞候。太宗朝。移鎮永興軍。重進晚年好道。餚信黃白可成。有棣停軍人張花項。衣道士服。俗以其項多雕篆。故目之爲花項。晚出家爲道士。（今時有人見向在關右）自言有術。黃白金可成。重進甚信重之。花項又引一道士爲同志。重進與之同飲食。前後所要鍛帑。悉資之。無少逆者。久之無成。遂紿重進云。涇州本城有一人。卽某二人之師。太尉暫能召至。至則其藥立就。重進發牒詣涇州。令督發遣至永興軍。涇州以不奉宣命。不敢發。重進使人教之爲有疾不可隨者。本州上言。重進爲經營之。得出軍籍。涇之軍旣至。重進喜甚。花項曰。得此人至。同去採所少藥。今年八月。必得就。時已六月矣。前後費用重進貲物。且擺八月無成。必當及禍。遂密同設計。潛謀逃去。花項素不飲酒。（僞不飲酒）一日昏黑方來歸衙。田訝之。旣至。則已醉矣。明日怒歸遲。而詰之曰。尊師從來對重進言不解喫酒。昨晚大醉。辭色俱厲。花項微笑。徐答曰。某從來實不飲酒。昨日街市偶見仙人。言訖。向西望空頂禮。重進曰。仙人是誰。卽今何在。花項肅容低聲而言曰。卽呂洞賓。時人皆知呂洞賓爲神仙。故花項言見之。（一作及）之旣見呂洞賓。須相召於街市飲酒。甚言不喫。曰。但飲。必不大醉。某禮拜謝訖。凡二十餘盞。仍問某何處下。某答云。在太尉處。呂曰。某聞之久矣。太尉武人。好事如此。此人有壽。今已有微疾矣。（時田微染風病）某當暫去與少藥療之。田聞言大喜曰。重進粗人。何消神仙下降。且曰。何時至。花項曰。此月十五日夜三更必至。呂言不欲多見人。望太尉於東位射弓處排當幄設。用新好細席於靜室。燃香燭。須鮮果好酒。太尉自齋沐。換新衣。具靴笏。深夜候之。必來降矣。重進曰。非常時。（疑有脫誤）至期。命陳設東位。帷幄裀褥一一新潔。太尉焚香燃燭。齋潔。披衆瞻望星斗。拜告以俟其至。須臾報三更矣。不至。又取香爇之。望空再拜。時重進足重。兼染風恙。甚艱折腰。是夕數拜訖。大喘流汗。衣皆霑溼。略無倦意。須臾又報四更。重進雖燃香未輟。意疑訝。引頸瞻望。略無兆朕。報四更五點。重進疑怪殊甚。問花項等三人。欲責其虛誕。祗候人來白尊師門大開。中並無人。向來蹤跡遁已盡。蓋花項等詐令開東邊便門。揭簾俱潛遁矣。重進慚恨嗟歎。但嗚指顧左右曰。無良漢。無良漢。自是無復求道術矣。時永興有匿名人。進詩二首嘲之。詩於衙事前。田命賓僚讀之。愈慚。乃散差人追捕。皆不獲。詩本失其一首。永興士人多能誦之。余授右僕射判永興軍。備知其事。錄之以戒貪失云。匿名詩曰。鉛作黃金汞作銀。燕梁姦倖轉災新。一朝誑惑田重進。半夜擎迎呂洞賓。歘漢出門時引頸。點兒得路已潛身。惟稱三箇無良漢。笑殺長安萬萬人。

白萬州遇劍客

萬州白太保。名廷誨。卽故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司兼水北巡檢。（五司者。莊宅、皇城、內園、洛苑、宮苑也。）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受代歸。寓於荊南。白性好奇。重道士之術。從兄廷讓爲親事都將。不履行檢。

遊行於鄽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廷讓曰。聞。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見在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卽劍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詣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黑色。黃鬚。廷讓至。黃鬚獨不起。客曰。可拜。廷讓拜。黃鬚據受。徐曰。雖氏子至。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尋起居處士。黃鬚笑曰。爾同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水盆至。取酒散瓶。滿其盆。各賞一甆碗在面前。舁一案。膾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臠。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肉器。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攢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抵輩。廷讓與同來客獨住。款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牀上取一短劍。引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劍。鏗然有聲。廷讓視之。意謂劍客。復起再三拜之曰。幸睹處士。他日終願乞爲弟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七十人。皆慳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如豬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語於弟。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向。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致於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俱來。白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供設拜。黃鬚悉據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鐵爾。再取一云。此可。乃命工磨之。黃鬚命取火筯至。引劍斷之。刃無復缺。黃鬚曰。果稍堪爾。以手擲若劍舞狀。久之。告去。廷誨奇而留之。命止於齋。便待之甚厚。黃鬚大來少語。但飲啗而已。忽一日借一駿騾暫出。數日徒步而來。曰。馬驚逸。不知所之。旬日。有人送馬至。又月餘。黃鬚謂廷讓曰。於爾弟處借銀十鋌。度篋一。好馬一匹。僕二人。暫至華陰。過日。銀與馬卻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慳財者。欲與。慮其不返。猶豫未決。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遜謝之曰。十鋌銀一馬暫借。小事爾。卻是選人力。恐不稱處士指𢌿。悉依借與之。黃鬚不辭。上馬而去。白之昆仲亦不之測。數日。一僕至。曰。到陝州。處士怒。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白之昆仲謂劍客不敢窺識。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賈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之左右皆識之。聞於白。詰之曰。於華州八十千買之。契券分明。實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三數年後。有人陝州見之。蓋素書鍛者也。大凡人平當寡貌深寬。未易輕信。黃鬚假劍術以惑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者。亦鑄鼎備物之象。使人入山林逢之不敢犯。思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誌之。抑鑄鼎之類也。識之識之。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四

安中令大度
宋太師彥逢奉佛
水中照見王者服冕
洛陽染工見冤鬼

安中令大度

安中令、諱審琦。山後人。五代史有傳。元隨都押衙劉。失其名。之見切讀數經書。略通大義。涉獵史傳。俊辯有識。端謹。事中令歲久。自中令貴。常左右之。中令所至有威惠。刑殺之際。未嘗私。必委之佐寮詳之。然後行。中令寬宏大度。不妄喜怒。事無大小。既與賓寮商議。至夜。必召劉某審之。故中令歷大藩。位望隆重。無苛擾之稱者。蓋劉某常內助之爾。中令歷永興軍節度使西京留守。以壽終。亦近世五福之全者。中令河東時。嘗前後奏請十數事。內有再奏請者。皆寢而不報。一日賓客盛會。有語及之者。中令意有不平。似微嫌當時執權者。因言所奏事皆可行者。況某爲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豈有前後奏章皆不下。必有所擁閼爾。賓席逡巡未對。開劉某於中令後。陽耳偶語。劉某謂賓客曰。令公腹微痛。且起。賓客謂之誠然。俱退。中令既入宅。劉某隨之。中令入中門。漸至堂前中廳。劉某亦隨之。中令怪而顧之。劉某曰。某有所白。不欲外人

聞。至堂前中庭。中令坐。劉某曰。某伏事歲久。受恩亦多。忽見近日作爲。某憂懼及禍。不忍遐辭。訣某今日乞令公與罪名殺之。以答從來受恩。言訖。兩手捧巾擲之於地。怒目却立。氣咽久之。遂踣然而倒。中令自扶抱之。令女使數人扶翼坐。久之能言。但曰。某死罪。中令不之測。滿宅驚懼。中令却其婢妾。帶低顏安慰。自問其故。劉某曰。中令既貴如是。富如是。朝廷用如是。此外更欲何求。且令公勳名位望。倘爲非不知前後所奏。皆不欲行。却是好事。中令曰。凡奏事前後十餘度。皆不行。何謂之好事。劉某曰。若令公情性兇險。此地表裏山河。朝廷務姑息。卽事無大小。悉行之。不爾卽禍旋及之。今天子明聖。輔弼得人。察令公忠赤。所奏事皆纖細不行者。不疑令公爾。朝廷既不疑令公。令公又何自疑。且來對諸賓。某恐令公因此及他日更失言。若執政知之。豈不疑令公乎。某家祇數口。令公百餘口。幸令公愼於言。倨對訖。取土實其口中。令公自奪其土。劉某曰。古人對君不顧而唾。尙求必死之地。以謝罪。況某至愚無禮之極。乞一罪名斬之。以謝無禮於上。中令遽曰。爾愛主人如此。却出德言轉教我。不安大都是這老漢死日到。罪過煩亂得你如此。干你甚事。我知罪過。今後不敢。你便休。你便休。喚小大取鏁鑼將鏡照來。中令自就地取幞頭。用公服袖揩拭。令女使與裹之。劉某搖首不之受。中令遂自將幞頭與裹。令女使扶掖之。中令再三安慰遜謝。劉某涕泣謝罪。數日不食。幾至殂殞。安每日使子弟候問。待之如骨肉焉。大凡常人之性。得一酒一食。卽甘言美語以說之。若食人之食。鮮能知幸感激思報。必諂辭飾說以奉之矣。觀劉某始卽執韝紲之下吏也。感主公之知。受主公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於地。抗直使氣。吐辭析理。昭昭然使主公覺

悟。引以正道。欲置主公於無過之地。且主公以一言之失。尙欲以死諍之。況其大者乎。度其志操。雖臨以白刃。脅之湯火。亦不能變易矣。磊磊落落。眞大丈夫。亦心事上者也。向使食朝廷之祿。遇眞主之知。朝有遺闕。君有小失。則正色直諫。大則犯顏觸鱗。方諸古之引裾斷鞅者。我無愧矣。或中令之遇戀戀然不忍去。老死於門下。惜（別本作異）哉。人之賢不肖。不繫亮下。劉某職雖卑。所爲所履甚高。中令退召子弟誡之曰。汝等勿謂此人作沒意智漢。是切言敘我。前後似此者多矣。使我百口保富貴。朝廷待我厚。皆此人之力也。他日我死。汝等看此人如我。今日不得令有少乏。中令既殁。諸子弟如其教。衣食財物無虛日。至於終身。賢乎哉。中令所宜保富貴。歷仕累朝。以令名終始。觀其一言之失。納劉某之諫。傲岸無禮。擲巾於地。任直使氣。反和顏怡聲以美言慰悅之。取巾揮拂。親爲裹幘。謝過數四。有以見大度從諫。不遠而復者歟。觀夫片言之失。納諫自悔。已若不足。信可以無大過矣。五代以還。侯王之賢者也。中令長子守忠。溫和多禮。善接下。孝友出於天性。撫其弟妹。慈愛弟守亮。好學守忠。廣延儒士。厚以衣食奉之。由是賓客華院中。常有數十人食客。春冬散衣。無不及者。由是賓客常滿其門。日厭酒肉。守忠在洛下。畜馬數十匹。有時欲出。左右以後槽無馬對。守忠驚問之。對曰。早來被一隊措大亂騎去也。蓋食客不量去就。各乘之衙出矣。守忠斂容曰。不得無禮。稱他諸秀才爲一隊措大。後度如此。卽喫杖。待秀才過來。有馬到卽報。其寬厚也如此。廣聚書籍。有西齋之數。爲故守亮篤學。善書札。敏辭賦。開封府首薦。一擧狀元及第。釋褐爲司寇參軍。次任鳳翔府節度推官。時余已大著作直史館。余擧之。授太常丞。後終於尙書外郎直史館。內明外晦。孝友

歎惜。惜哉。太宗皇帝漸知其才器。未大用而殂。亦命矣夫。守忠。太祖朝自環衛隨駕親征河東。總徒築隄擁汾水勢淹沒於逆城之下。余布衣時。守亮待余厚。知其門多賓客。恥與之混。然未嘗足及其第。守亮登庸之初。余以詩寄賀。記其略曰。數曾馬上揖容輝。欲款仙蹤與願違。味此。即知余不及其門矣。余數年前過其門。已為他人所有。感今懷昔。悵然者久之。庶史氏之闕。寄之以示來者。

宋太師彥筠奉佛

宋彥筠。正史有傳。起于行伍。善用槍。初隸滑州。莊宗有天下。選禁軍指揮使。從康延孝為伐蜀先鋒。以戰功授瀛州刺史。彥筠多力勇健。走及奔馬。為小校時。欲立奇功。每見陣敵。于兜牟上閎為雙髻。故軍中目之為宋忙兒。後雖貴為節將。遠近皆謂之宋忙兒。周初。李諫議知損有時名。當時號曰李羅隱。彥筠嘗問李曰。諫議姓李。因何人皆言李羅隱。李性峻多急。好戲。應聲答曰。如太師姓宋。滿朝皆喚作宋忙兒。又何異乎。宋聞之。喜甚。與之笑而退。初破西蜀。彥筠占一蜀將之宅。主已亡。妻見存。姬妾且衆。財貨數萬計。宋知宅中窖藏之物甚多。主妻祕之。使婢妾驚勿泄言。乃紿主妻云。某無正室。今納夫人為之。日與同飲食。以齊體之禮待之。及朝廷就除瀛牧。與之偕行。私藏之物。皆為彥筠所有。然侍妾已衆。中心厭薄主妻。將自瀛歸闕。乃醉而殺之。埋于瀛之衙後。自峽乘舟下水。昏晚。聞見一小舟中有數婦人。漸及彥筠船邊。而識之。瀛州所殺蜀中主妻也。濃妝鮮衣。執手慢罵曰。爾虜我全家。奪我金帛。既納我為妻。發掘我家窖中所有。一毫不遺。我與爾無負。何竟而殺我。我已上訴於天。今來追爾命。言甚厲。船上人俱聞。久而失之。彥筠懼。

懼。許齋僧造功德。自是每晚見之如初。泊及荊渚之夕。不之見。宋登陸。首詣僧寺。施財為設齋造功德。為狀首罪。許歲歲營造功德。詞甚懇切。對佛懺悔。僧為齋念焚之。邇後或一月半歲見之。宋必頂禮首罪。到闕除汝州防禦使。于州之西建寺一所。今額號等慈。此則專為主妻所造也。彥筠歷鄆晉陝河中等州節使。上將軍。以太子太師致仕。然性安忍。所幸婢妾有小過。鞭撻備至。多斃而者。尚存焉。宅中多諷經禮念。專心奉佛。蓋自覩所殺主妻自此。知因果報應之驗。其人歷藩鎮。既富且壽。啓手足于正寢。豈不以收心改過之效歟。向非早悟冤鬼常懷憂畏。不爾。即所莅之地。得無酷刑專殺之枉乎。主妻見形。足為商鑒。或謂之佞佛。非宋之齋志也。史傳略之。故備書其事焉。

水中照見王者服冕

洛陽甘露院主事僧。年六十餘。長大豐肥。甚有衣糧。開寶中。有布衣鶴氅。古貌奇異。策筇杖。引一僕。龐眉皓白。擔布囊。囊之命老僕叩院門。僧啓扉納之。既陞堂。院主相揖共語。且久。布衣命老僕取伏苓湯來。老僕解諸開布囊。取湯末。并金盂兩隻。小金湯瓶一隻。從行者索火燒瓶。僧院家托子點湯。僕溫而進之。老僕禮甚恭謹。僧將僕食。布衣曰。某與此僕不食。旬日矣。不須食。遂邀遍遊齋院。瞻睹功德。見佛毫相稍小。曰。某有好者。可奉施換之。命老僕開布囊。中取綿複解開。內各用綿囊大小珠數千枚。雜以琥珀馬瑙大貝珠可升許。僧甚訝之。衆僧皆行悉來窺視。內選一珠。大如佛額毫相。與院主僧。僧感謝。數四。老僕收囊中物。更無他語。策杖揖僧而去。苦留之不可。院主與衆僧相顧歎訝。頂禮。咸謂異人神仙耳。院主遣行者

隨而伺之。至遲利稱人中失之。歸白院主。衆咸嘆之。旬日復來。闔院僧迎接恭謹。過于初百倍。布衣命去侍者。謂院主曰。某前者觀院主神形骨法。若不出家為佛弟子。即為一小國王。院主唯唯。謙遜久之。布衣笑曰。院主欲見大師形相否。僧曰。願見之。命取一大盆。置諸中庭日內。滿盆添水。坐久。布衣引院主僧先焚香。向空作禮訖。再三瞻視。不得使人知。恐洩天機。須臾。使僧引頸照水中。影不復有僧儀相。見頂平天冠。垂旒衮王者服。乘圭僧驚喜。向空作禮。布衣又命僧焚香視水中。有白煙自水中出。起高丈餘。漸成五色。過而視之。水色赤而金。頃時方散。僧延問布衣。默然退歸坐堂。院主曰。恨為僧。不敢禮拜。院主僧果謂之神仙。實又請院主曰。今已出家。不可返衣初服也。尤須精進。然合大有錢帛分可至三五萬。貫僧愈謙懼曰。何由至如是。錢帛。布衣笑曰。可買市中有藥。殺藥但依數自買取來。當為院主修合三五百丸。藥每丸可點百兩銅作為黃金。僧聞之。起立合掌久之。又出下階向空禮拜。退坐問曰。藥如何知買處。曰。但去南量定後將來。某自辨之。僧曰。此長者買之如何。布衣怒曰。我豈是與和尚買藥者乎。僧起謝慚懼。遜謝之。遂每日于街市尋訪布衣。已出約旬日復來。忽有一作老人于市內問院主曰。每日見來藥肆中買甚藥物。僧云買某色藥。老人曰。試往水北小清化內路某人鋪子內問之。合有此藥。院主急去訪之。歸。主爾出一兩日。當遇院主。僧且憂旬日之期漸過。忘寢與食。目不交睫兩日。急詣小清化。婦已開矣。僧甚喜。遂問有某色某色藥否。鋪主徐往架上閱之。答曰。皆有。取藥示僧。僧素不識此。歷試問都要若干。其價如何。鋪主曰。若全要此藥。非四百千不可。僧聞瞿然驚駭。婦主袖手瞑目。默而不應。僧不之測。遂起行數步。

再三念之。索錢雖多。若藥成。則三數萬兩黃金立就。即此藥之所須。非多也。再詣前鋪。僧曰。近下多少來錢可買。鋪主曰。在京除道政坊張家。亦有此藥。張須五百千方賣。某之藥四百千以下。少一錢亦不賣。僧遂詣道政坊張家訪之。果有此藥。詢其價。曰。非五百千不可。于是返詣小清化鋪。依價買之。已定。僧曰。請鋪主自將藥與某同到竟院。暫且相識。即便交錢可乎。鋪主曰。至日可。院主自來同將藥去。即可。僧許之。至期。與鋪主將藥歸院。齋午開布衣至。出藥示之。布衣曰。皆是本色真藥。稍灰。然市上如有可換之。鋪主曰。除道政坊張家有。迷此一色。價錢八十千。依數命僧往買之。餘藥悉留清化鋪主。錢三百二十千。歸僧用八十千。詣張鋪買藥。張須得一百千方可。僧依價市之而歸。遂設壇起爐。泥爐齋戒擇日合藥。點化藥。布衣齋午與老僕至。申末歸。院主使當行潛隨之。或出城門。或遊市肆。或遊龍門。行步輕健。言行就見布衣邀船便退恐疑覺之。爐威下火。云三百六十日當成。教以漸減火候。教之潔淨。焚香。雞犬悉不許見。爐囊之。微陰有兩雨。一本作雨。衆僧亮歷念佛。行者盡夜不息。布衣曰。比候藥成。某暫至王屋天壇。候某迴。限滿期年。布衣不至。院僧焚香啓藥爐視之。鼎器如故。藥皆成煨燼矣。但嗚指歎嗟而已。僧甚神仙相誑。勿洩。後院僧中有辯詰則院者。與洛下余之僕知熟。夜靜話及之。何妖誕設怪取利之如是哉。亦僧貪財之甚者也。僧俗知是事者。足為深誡。足為深誡。

洛陽染工見冤鬼

顯實初。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號打裝花裥。衆謂之李裝花。頗有家活。性剛戾。不信佛。若有僧持盂至

門者。覩僧知木偶人。雖植足遲久之。裝花竟不答一言。與之同類者。謂之曰。既不報施。何不答一言令去。李公曰。若爲一言。恐後更復來。聞者大笑之。忽一旦假借繡畫佛數幡。及經數帙。供養飯僧數十人。鄰伴怪之。有富人樊澄譆之。李以實對。且曰。某于晉末饑荒之歲。家貧。祇有一兩貫錢。本于鄉村雜販。有一人姓孫。亦有錢三兩貫。與之同于鄉村雜販。早出晚歸。皆與同行。每至郊野無人之處。姓孫人屢覷顧。或前或後。若欲行窺伺之狀。某覺之。一旦遇陰晦。咫尺不相辨。某以團石從後擊之。正中其腦。再以石于頭面擊之。遂死。棄屍道周。盡得孫之物貨而歸。終無人知者。近因夜市。自去買熟食。忽見姓孫人亦在買物。某懼其告官。欲潛遁。則姓孫人步步相隨。無由逃免。某遂拜告之。自言令某家徵有錢物。乞不告官。要少錢物。依數相奉。請是當時暫死而復活矣。孫亦無一言。某遂召入酒店內。同坐喫酒。數巡。孫徐言曰。當時何故打殺我。多少年歲尋覓你不得。某遂言。實死罪。當時覺你待暗算我。遂先下手搠。某遂拜告之。孫曰。我辛苦尋覓不得見。卻並不齊事。我非人。即鬼也。你打殺我後。被村人棄我屍半里許枯井中。今來還寃。獄有井形狀。爾骸骨尚存。受生無所。你爲我取出葬之。易新衣。無恨矣。裝花許諾。尋失之所以。齋僧造小功德。爲此寃鬼。樊澄素奉佛。知因果。謂李曰。何不速于初打殺他處。尋覓枯井取屍。與造新衣服。爲轉經齋僧。擇地遷葬之。不爾。終當及禍。李聞之懼。如言尋之。數日。果見有枯井蹤跡。掘之。得所棄屍。造新衣。于山下買地葬之。數年後。李與親家姓傳人相爭。互相擒拽至南州廟。廟有古獄。獄無門。李自投身獄中。會主廟吏遶其姓。偶適他所。李即于獄中穀樹上。以衣帶自縊而死。廟吏由是獲罪。吁。李孫俱微人也。晉末殺之。至我朝開寶初尚見之。既改葬。終于自縊。豈非鬼神報應之驗昭昭乎。余在洛中目覩之。故書以示勸誡云。別本止此無以下二十字。時相州節使焦繼勳。知當府事。牒大諫中正任通理。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五

白中令知人
張大監正直
焦生見亡妻
石中獲小龜

白中令知人

白中令、諱文珂。河東遼州人。由軍職積勞至藩方馬步都校。遙郡。後爲遼州刺史。代州刺史。在代州日。值漢祖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屬郡也。中令長子曰廷誨。時爲衙內指揮使。每日以事干郡政。漢祖聞之。怒其失教。遂奏之罷郡。白以屬郡路由幷州。遂詣府參謁。漢祖見之。覩其儀貌敦厚。舉止閑雅。訪以時事。對答有條貫一二中。漢祖由是大喜。屢開筵宴。命賓客盡歡而罷。時漢祖已奏。乞除一人北京副留守。未報。漢祖因奏公乞就除副留守。朝廷可之。除書既下。中令日接漢祖從容。會晉末。胡寇猾夏。漢祖有撫除天下之志。奇謀密畫。中令之力俱多。遂成攀鱗之遇焉。中令。漢祖建義。授河中府節使。漢祖即大位。改授天平軍。未久。移授陝府。屬蒲岐雍三州連叛。授河中府招討之命。兼知府行事。周太祖時爲樞密使。會總戎律。督三路攻取之執。一作勢之似誤。中令在北京日。素與周祖款洽。周太祖屢召中令諮詢戎事。三叛平。閒

祖德之師旋與同來。時西京留守王相。守恩。爲左右所惑。大納賄賂。衆口諠譁。周祖卽日移牒中令。權守宮掄。令王相歸第。密奏之。漢少主遂下制。除西京留守大尹兼中書令。周祖卽大位之數年。公求入覲。懇乞致政。周祖敦喩頗切。中令辭以年老。堅請不已。遂許之。授太子太師致仕。許歸洛下頤養。賜以肩輿鳩杖。命宰臣備祖筵于板橋餞之。遺榮之說句似有誤。上繼二疏之跡。千載之下。一人而已。公仗鉞之後。宜差智相居潤充都押衙。與公之肘腋。牛從福爲校練使。常預心腹之寄。屢以智相有識略。密言于周祖。後漸用之。驟至顯位。使相書判開封府焉。駙王爵。沈中令。諱倫。常客于白中令門下。智相既通白中令使人密以沈相名姓薦之。智相遂稱薦于太祖皇帝。時太祖潛龍握天下兵柄。留沈相門下。遂成魚水雲龍之契焉。太祖常告時宰。懇爲沈中令乞一出身。時宰以無例拒之。太祖登極。召見沈相。未除官。先賜緋袍牙笏數日。稱賜緋人。時宰相執。尙欲取旨除散官。何見之晚耶。及中書取進止。上曰。合與何官。中書見上顏色遽曰。欲除京官。上不答。中書再欲除昇朝官。上曰。除何官。中書相顧未奏。上曰。且與除郞中。遂除戶部郞中。時宰尙欲置之散地。差監鬬市于維揚。相次拜給事中。有事西蜀。差充轉運使。餉饋飛輓無闕。以清白律身。蜀平。師旋。無財色所惑者。中令與曹濟陽二人而已。太祖識中令遠略深識。寡言沈靜。遂大用焉。二公之貴達。亦由中令之知人乎。中令旣歿。余熟其門。余布衣。受中令見知。詳其事。遂記之。

張大監正直

贈大監張公諱爍本農家。年三十餘。未知書。忽有同里衆人相過。卽公之姻表。因問曰。某可舉乎。舉人曰。豈有年長立矣。尙未識一字。安可更從學乎。張公不悅。憤志欲尋師從學。張公所居直南一二里臨官路。有店數十戶。一日有儒士過之。憩于店中。張公前揖拜之。儒士起答拜。坐與語。張公頗恭恪。問儒士曰。某年長。以恨未嘗知書。志欲從師受業。可乎。儒士曰。觀子志性。苟能勤苦讀書十年。必有成。張公曰。晝夜不息。五年可乎。儒士驚喜曰。若如此有志。何憂不成。再三勸勉之。公拜謝之。乞爲弟子。延請歸莊。具饌食。留之數宿。泣告其父母。乞五年假。願隨此儒士出入讀書。父雖田家。素長者。聞子言切。遂許之。與儒士偕往。五年不知信耗。父母憂之。一旦歸。已儒服矣。蓋晝夜勤苦。能通大小經。皆稱聖人閫奧。尤善書札。有禮法。又數年。善詞賦詩篇。鄉薦推伏。四遠稱之。遂成通儒焉。晚居絳臺。同人日造其門。聲價稍甚。會絳州牧長紀綱中多私受富人賂遺。撓其獄市者。郡人苦之。郡主亦知之。未能去。適有郡長故人銜命過其郡者。客亦聞之。郡長與過客密謀之。且懼朝廷知之。過客曰。莫如請一正直人居賓席。卽郡事必治。公之左右亦悛改矣。郡長歷訪之。未得其人。或有言大監之名者。郡主曰。聞之久矣。卽以簡牒衣物鞍馬請之。大監但以書啓致謝。託以感書因患肺疾。懼不任事爲辭。郡主訝之曰。張秀才貧乏如是。某已簡牒服玩鞍馬請之。禮亦厚矣。忽辭見拒託疾。必有所謂。命親識私詰之。大監曰。郡主眞良牧。但左右非才玷汚之。解某若受其請。欲求盡去左右之不良者。慮不能行。且發反爲此輩所毀。則某之道不行必矣。郡主聞之。愈更嗟賞。使謂之曰。秀才但受禮命。某皆可行之。尋奏署絳州防禦推官。朝廷可其奏。向來所爲別本作爲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行之期年。翕然稱治。明宗知之。就轉防禦判官。吉瀛王馮令公諳其操履

禦。至漢祖既卽位之初。爲上黨戎判。漢祖在北京時。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貨易。別本作不得私買 及民間盜用之。如有牛死。卽時官納其皮。其有犯者甚衆。及卽大位。三司舉行。請禁天下牛皮。其立法與河東時同。天下苦之。會上黨民犯牛皮者二十餘人。獄成。罪俱當死。大監時爲判官。獨執曰。主上欽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請。二十來人死。尙聞。況天下犯者。皆銜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東。大聚甲兵。須藉牛皮。嚴禁之可也。今爲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時三司使方用事執政之地。除馮瀛王外。皆惡之曰。豈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詔敕。力言于漢祖。漢祖亦怒曰。詔敕一判官是何人。爲作敢如是。其犯牛皮者。依敕俱死。大監以其非毀詔敕亦死。敕未下。獨瀛王非時請見。漢祖出瀛王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殺之。亦足爲陛下惜。詔敕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祿。居藩下官。不惜軀命。敢執而奏之。可賞不可殺。臣當輔弼之任。使此敕枉害天下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之。臣罪當誅。稽首再拜。又曰。張爍不合加罪。望寬赦之。漢祖久之曰。已行之矣。馮瀛王曰。敕未下。漢祖遽曰。與赦之。瀛曰。欲勒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敕。記其略曰。三司邦計。嚴法攸依。張爍識事未明。執理乖當。宜停見職。犯皮者貸命放之。大監聽命。今元本作聽敕疑誤別本作聽命 拜訖聞敕云。執理乖當。因曰。中書自不能執。若一一數外道判官執。則焉用彼相乎。未久。朝廷知之。且愛其直敢言事。欲用之爲諫官。無何。授監察轉史。初授監察命詞云。前件官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棒敕牒官告遍謁時宰。請之呈官告。馮瀛王于官告上改一字云。澄之必清。用堂印印之。衆驚屈見之。瀛曰。此官已有清白。豈合言澄之不清乎。由是淸白之名。逼于朝野。後轉殿中侍御史。持留臺于西京。時中執憲劉公。溫叟。劉不爲之屈。大監至西京。知朝中丞母在外。不迎侍。遂彈奏之。時宰范魯公。諱質。素重劉。召至中書。以彈奏示之。劉掩面慚容曰。若朝廷行之。某誠名教之罪人。爾爲之奈何。復泣而告曰。某之慈母。其母實 性愛寬靜。居第且不便此中水土。堅意自便。前拜告。皆弗聽。非不迎侍也。張公所彈。是某之罪。范曰。有人與素相厚者。請早爲書以告之。若奏章再來。則無及矣。劉懼恐。親爲書以謝。且告之命所素親厚者馳往。由是所彈事中輟焉。大監曰。安有教化之地。泄人彈辭。使來相告。然吾老矣。遂有山林長往之心焉。病久之。奏乞長假。衆亦憚其直。不敢起用。歲餘。終于玉泉之別墅。既歿。無財可營葬事。其正直清苦也如是。次子素。少俊秀。勤敏善詞賦。年十四五。有成人器。太祖皇帝親征淮甸。禦方年二十餘。隨行在。進有征無戰頌。召詞臣對御讀之。曰。若舉人中不易得。太祖皇帝曰。逆黨下兵。屢爲王師所破。豈可言有征無戰乎。戎事方繁。遂賜束帛而退。由是聲價飛走于遠邇矣。家貧累舉屢歸。李相中令。諱防。掌文柄。擢之上第。太宗朝任使且久。今上方知其有才力。欲擢用之。忽搆疾于路。時自荊湖運糧旋也。上賜錢二百千給其家。賜一子出身優禮也。大監執奏牛皮。天下之民受其賜者多。其子孫必有榮顯者。今數口甚貧。余周知其事跡。遂紀之。

焦生見亡妻

焦生。不知何許人。客于洛陽久之。生通時易何論。嘗以講說爲事于洛城西宮南里。有同人莊居。積困貧且多。村民之衆者也。有同里民姓劉。家亦豊貲。姓劉者忽暴亡。有二女一男。長者才十餘歲。劉之妻以租

醜且重全無所依夫既葬村人不知禮教欲納一人爲夫俚語謂之接脚村之豪儒以焦生塊然命媒氏于劉之妻言之劉妻知焦生于州縣熟許之未半歲納之爲夫焦久貧悴一旦得劉之活業幾爲富家翁自以爲平生之大遇也凡十餘年家道益盛牛羊之蹄角倍多入城市昏晚醉歸妻率兒女迓于莊門及令丁壯一二里候之未嘗反目一旦焦之妻亦暴亡焦生痛悼追念不已妻既葬晝夜號呼涕泣無暫輟爲之飯僧看經造功德備至豪儒暨洛中之友人以理勸喻稍止後數月焦生復早詣城市昏晚方歸半醉策驢去其居十許里大慟而歸家人扶接而入凡數度村民亦不之訝一日自城中醉歸行及柿園店（柿園即天后時御苑中柿園若多種梨者目之爲梨園數十年前尚有存者）以鞭亂毆其家客家客怒先馳歸焦生獨乘驢不由故道東南望荒地而去也見者不之測焦之居在西南家人不知村民爲其昏晚恐爲猥蟲所傷五七人共持白挺後隨之漸近生即回以言告相隨之者次南（別本無二字疑誤）某與數人爲約慎勿相逐衆遂迴焦生乘驢直詣洛河崖岸最深險處急鞭驢使前驢見岸深不之進焦生下以手用力推之驢雙脚踢焦生焦生倒死卧在地驢亦歸時已十月（別本作十一月）崖下水深處河道彎曲有筏數十隻上有人宿止筏上人見乘驢欲投崖綃是風狂焦生起筏上人進聲大叫云莫向前向前岸下是潭水淹殺你焦生聞之自棄沿身衣服于地望西北下急走潛伏不見筏人上岸視其衣服曰果是風狂人幾合淹殺若向前有疎失況遺衣服在地來日人尋蹤至此帶累人咫尺村中人有耆長遂夜深叩門告之村耆曰適昏晚見焦生去必狂醉乃夜告焦生家告之來早尋之不見于百餘步外草中有微血蹤蓋跣足爲棘刺所傷故也焦之家搜筏主數人害之送官鞫之無狀又數日人有于三山後澗側草中見一人坐被髮無衣裳覩之焦生也與語不答雙目閃閃微有光見者懼馳詣焦莊告之家人依其言往果尚在澗側叢草中見家人至欲奔走丁壯者追及執縛而歸滿身及手足多棘刺血污猥藉不飲食不知親疎但云放我去歸本家遂召善符禁者時有道士丁自然能使湯火符禁祛捉鬼魅精怪多驗依法設壇敕水訖熾火沸湯書符禁之遂釋縛呼焦生及死妻姓氏厲聲持劍呵詰之曰爾爲鬼焦乃生人人鬼異路爾鬼物敢輒于人又責焦曰彼鬼爾何輒隨之久之焦生流汗戰慄伏地若知過之狀然終無言語于是與拔棘刺且湯沐衣之新衣扶之令卧睡數日亦不食不飢始微能言語呻吟覺肌骨間疼痛道士去又數旬日問其故焦曰某到柿園店見亡妻先行某不知其鬼也中心喜妻以手指相隨者莊客似欲令去不覺用鞭朴擊之莊客去妻行漸急恐失之遂鞭驢而往東南見道路寬闊妻先行某乘驢逐之妻回顧曰爾向後覷引他許多人來我怕我怕可速教他還某遂却回逆其相逐者紿之云我與數人在前路相約相逐者信俱回妻喜笑前行數里妻指前面一所莊云此家也將及數百步有二紅衣女子一大一小迎笑曰耶來耶來有大門不同向者所居妻先入女子亦先入某驢不肯前行鞭之不動某怒自下以手推之驢雙脚起踢某倒遂昏然不知覺久之妻與紅衣小女子前引某上山入澗尤覺身健日隨之及鍊師至妻與女子號泣辭去遂不復見家人始驚相謂曰二女子皆劉先亡之女也皆妻之出妻之強魂若是乎傳曰人生始化曰魄精之強者曰魂則家立而嗁伯有至謀社結草皆是鬼爾余以爲人未生也無形既生曰有既死復歸于無故謂死曰歸

蓋却歸無㡳焦生本庸人無正直氣久爲覊遊客一旦據劉之物業擅劉之財穀惑于死妻昚昚然不忍剷其情悍暈號泣已魂魄散矣妖之來乘其氣餒（別本作黃）以取之或爲邪物拔瀝之爾焦生數年而卒家人共觀焦妻所指之莊焦生推驢之所前則斷岸下臨不測之潭四顧闃寂皆荒蕪不可耕墾之地且人乎昔之情如是豈可爲鬼之後與平昔之情倒殊乎返爲惑其夫俾投于深險之岸溺于不測之潭乎妻之鬼耶物之依憑耶白太傅歌所謂生亦惑死亦惑者也焦生雖常人死妻雖常事書之者欲使世之君子無惑溺其情于婦人女子況生死異之大者其可重惑者歟則道士符何其神驗乎

石中獲小龜（開漕得鯉魚掘地得蛟卵皆附）

洛河出美石其中時有滑淨光瑩類玉者人多取白石舂末用法合鍊爲藥玉即皆洛河之所出也建隆初暮春月五六人乘閒于洛濱選揀白石爲玩物中有儒家子李元者得一石長四寸餘闊厚稱之重于常石光潔渦潤衆謂之玉李將歸置于佛前經歲李素與玉工人姓崔者熟謂工曰某得一白石與玉也可解治之乎崔因往視之沈吟久之曰謂之爲石即重而且潤謂之爲玉又外狀不類可試治之遂以解玉砂截五之一焉視之果石之美者也其截處中心空虛有物在其內微動崔與李驚訝之須臾有一物如錢許大徐徐而出即小白龜也六甲皆具體瘦而健驤首引殼尤口而行且石既混成又周無隙罅則是龜也從何而入李取深合貯之日于佛前燃香供養之人知求觀者甚衆李命數人同送于洛濱去水三數步放之龜甲不動食頃引首左顧向水而去及入水不沒履水逆行約數丈漸沒入水遂不復見龍耶龜耶衆不之測太宗朝浙中進一小白龜至以銀合盛之時趙韓王普在中書余初入密地韓王取龜視之中書密院共觀之龜長祇可寸餘潔白亦體瘦頸微長如尋常龜眼目光明不藏六甲不畏人余聞靈龜千歲巢于蓮葉之上蓋壽多愈小入于石者蓋石初結化時在其間石堅而潛其內因玉工而出之蓋所謂神物其龍之化乎開寶初太祖皇帝將西幸于洛命修大內督工役甚急乘開鑿漕河從嘉猷坊東出穿掘民田通于罨入黃河欲大通舟楫之利蓋逐軍食于洛下去洛城二十餘里鑿地深二丈餘旁微有潤溼之中有物跳躍撥刺役夫觀者甚衆其役徒中有惡少者訖引手探而取出乃一頭鯉魚重六七斤穴之下以意度之更數丈方逶泉脈鯉魚在地中不知幾何年尚如是跳躍撥刺耶役夫等烹而食之尤甘美亦無他異晉司空食積草內魚其味異常謂之爲龍當時亦食之竟無他怪此其類乎是年掘地得卵其大如冬瓜狀棄之水衆謂之龍卵漢書射蛟江水中注蛟狀如蜥蜴卵生項下有白癭則所得之卵蛟卵也黃門八作使趙（失其名）惣作徒督功余居洛下皆當時親所聞見之事也故書

丁亥臘月十有七日燈下校後四日立春有詔戊子改元紹定矣

清異錄

陶穀撰

清異錄序

葉伯寅氏有元時孫道明抄寫宋陶穀清異錄四卷凡十五門二百三十事遺缺過半後復得抄本不第卷次凡三十七門六百四十八事比道明本爲備而文獨簡略訛謬亦多然道明本雖遺缺殆爲穀書而簡略者則說郛所載陶宗儀刪定本也今參校勘正十有二三而疑誤難正者並復存之史稱穀爲人儁辯宏博強記嗜學多所總覽乾德初嘗爲南郊禮儀使法物制度皆穀所定一時咸共推美故今此書亦頗該洽誠游覽者之祕苑也昔蔡中郎得王仲任論衡祕之帳中以爲談助王朗得之至許下人稱其才進吾之得穀之書當亦符斯語爾

隆慶壬申春日河間俞允文撰

附

王鳳洲來翰云僕向有清異錄意欲梓行得足下先之是藝苑中髡孟不落莫矣

清異錄總目

天文門十七事
地理門十四事
君道門十二事
官志門十六事
人事門十五事
女行門凡五事
君子門凡十事
私褻門凡四事
釋族門二十一事
仙宗門凡六事
草木門十五事
竹木門十九事
百花門二十六事
百菓門三十八事
蔬菜門二十五事
藥品門二十事
禽名門三十二事
獸名門二十事
百蟲門凡六事
魚門凡三十三事
肢體門凡八事
作用門凡八事
居室門二十四事
衣服門二十五事
裝飾門凡七事
陳設門十四事

器具門五十四事
文用門二十六事
武器門十一事
酒漿門十六事
茗荈門三十五事
饌羞門三十九事
薰燎門二十四事
喪葬門凡九事
鬼門一事
神門二事
妖門一事

清異錄總目 終

陳眉公訂正清異錄卷之一

宋 陶 穀秀實父撰
明 黃承玄與叅
岳元聲石帆 藏

天文

龍潤

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曰尚乘龍潤之祥

跋扈將軍

隋煬帝泛舟忽陰風頗緊歎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

奇水

雨無雲而降非龍而作號爲奇水

天公絮

雲者山川之氣令秦隴村民稱爲天公絮

赤眞人

周季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眞人都來一夜春後大宋受命

吼天氏

呂圜貧秋深大風隣人宋録事富而輕圜後疊小紙擲圜前云呂圜洛師人也身寒而德備一日吼天氏作尊獨示威於國

聖琉璃

王衍伶官家樂侍燕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一段聖琉璃

䵹陽根

偽閩中書吏韋添天宇謎云露頭更一日眞是䵹陽根

碧翁翁

晉出帝不善詩時爲俳諧語詠天詩曰高平土監碧翁翁

地蓋

王彪天賦云溥爲地蓋浩作星衢

潤骨丹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晩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晩雲云作萬變圖先生一笑冬日云金鑼騰空映簷白醉春雪云消除疫癘名潤骨丹清風云醒骨眞人六月恵然

冷飛白

老伶官黃世明常言述事莊宗大雪內宴鏡新磨進詞號冷飛白

天公玉戲

比丘清傳與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重之號天公玉戲

花耩扇

俗以開花風爲花耩扇潤花雨爲花沐浴至花老風雨斷送蓋花刑耳

驚世先生

驚世先生雷之聲也千里鏡電之形也

千里燭

道士王致一曰我平生不曾使一文油錢在家則爲扇子燈出路則爲千里燭意其日月也

迷空步障

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卿有一書曰博

學記偷抄之得三百餘事今抄天部七事迷空
步障霧 威屑霜 教水露 冰子雹 氣母虹 屑金星
秋明大老天河

地理

黃金母
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
謂多稼厚畜由耕耘所致

空青府
契丹東丹王突買巧石數峰目爲空青府

圓光石
趙光逢奴往淮壖偶得一石四邊玲瓏類火光
逢愛之名曰圓光石

隱士泥
秣陵孟娘山土正白色曰白墡上周護始調塗
其四堵因呼隱士泥

寵仙
桑維翰壽辰韋潛德獻太湖石一塊上有鐫字
金飾曰寵仙

琉璃變
劉東叔賦臘月雨云且雨且凍山徑滑是誰作
此琉璃變

四時節
桂林一日之間具四時之氣憑讁者惡之號爲
四時節

節木汴州
廣陵東南一都會凡百頗類京師號節木汴州

地上天宮

輕清秀麗東南爲甲富兼華夷餘杭又爲甲百
事繁庶地上天宮也

青銅海
汴老圃紀生一鉏芘三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
此土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

七絃水
武夷山有石如立壁巔隱一泉分七派山僧顛
堅名爲七絃水

小蓬萊
建命侯苑中鑿地廣一頃池心壘石象三神山
號小蓬萊

麥家地理
臘雪熟[redacted]春雪殺麥田翁以此占豐儉爲麥家
地理

十辛
積麥以十辛艮下子不得過三辛收潑不得過
三辛上場入倉亦用辛日

君道

蕭閒大夫
劉鋹僭立奢麗自恣在宮中自稱蕭閒大夫

候窓監
南漢劉晟嚴側置宮入望明窓以候曉宮人謂
之候窓監

仁爐義鞴道薪德火
周杜良作唐太宗畫像贊云仁爐義鞴道薪德
火

摘瓜手
人君號能[redacted]才者莫如唐太宗然瀛洲十八人
許敬宗乃[redacted]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
容無濫

掃國眞人
隋裴寂待選京都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
土曰掃國眞人又曰王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
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卧及
醒已失老人矣後人紬繹其名掃國者太宗之
剗平僭暴也王環太眞妃子字玄宗以妃而召
亂王環天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
之強終以丹躁滅身兵丹之目其憲宗之謂乎

避賢招難存三奉五皇帝
昭宗丁不可爲之時遭無所立之地人戲上尊
號曰[redacted]云恭帝嘗曰朕東西所至禍難隨之願
避賢者路三謂三主帝后及楊柳昭義五謂全
忠行瑜克用茂貞韓建

彩局兒
開元中後宮繁衆侍御寢者難於取捨爲彩局
兒以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勝一人乃得專
夜宮璫私號骰子爲剉角媒人

大曆元年
王縉紹偆虢梁閬越淫刑不道黃峻曰合非永
隆恐是大曆元年

孟蜀弔伐
孟蜀將危大軍弔伐僞祖遣皇太子玄喆干軍
事王昭遠統兵捍禦玄喆乳臭干昭遠僕廁材
太祖歎曰孟昶都無股肱爪牙其亡不晚矣

紫明供奉

武帝宣內供奉賜生食甘露毬蜜搗山藥油洛既退候夜宮嬪離次上獨映琉璃燈籠觀書久之歸寢殿王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綠羅供奉已去皂羅供奉(宮人侍髻)不來與紫明供奉燈相守熟讀尚書無逸篇數遍朕非不能取熱閙快活正要與弦管樽壘暫時隔破

容易郎君

晉少主志於富貴纔進姓名即問幾錢拜官賜職出於談笑幸臣私號容易郎君

大體双

劉鋹昏縱角出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艷善淫曲盡其妙鋹嬖之賜號媚豬延方士求健陽法久乃得多多益辦好觀人交選惡少年配以雛宮人皆妖俊美健者就後園褫衣使露而偶鋹扶媚豬延行覽玩號曰大體双又擇新採異與媚豬對鳥獸見之熟(亦作合)

官志

風力相國

越公楊素專恣既久包藏可畏四方寒心不敢直指故以風力相國槩之(力一作刀)

潤家錢

南溪地狹力弱事例卑猥州縣時會僚屬不設席而分饋阿堵號潤家錢

分身將

梁將葛從周忠義驍勇每臨陣東西南北忽焉如神晉人稱爲分身將

肉雷

來紹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天稟驚忍以決罰爲樂常宰邰陽生靈困于毒手創造鐵繩千條或有令不承則急縛之仍以其半搥平往往委頓每肆枯木之威則百囚俱斷轟響震動一邑時呼肉雷

百和參軍

袁象先判衢州時幕客謝平子癖於焚香至忘形廢事同僚蘇收戲刺一札伺其亡也而投之云鼎炷郎守馥州百和參軍謝平子

擷金煉玉束雪量珠

王播拜諸道鹽鐵轉運使祕書丞許少連賀啓云云

玉葺金函

僞唐徐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海陵鹽政鹽檢烹煉之亭榜曰金函履聞之潔敞焙舍命曰玉葺

赤心榜

張聿宰華亭治政凜然凡有府使賦外之需直榜邑門民感其誠指爲赤心榜

小宰羊

時戢爲青陽丞潔己勤民肉味不給日市豆腐數箇邑人呼豆腐爲小宰羊

抱冰公事

蒙州立山縣丞晁寬民自中原避兵南來因仕覊朝食料衣服皆市于隣邑一吏專主之既回物多毫末皆寘諸獄當其役者曰又管抱冰公事也

牛皮繝鐵鼓

蘇州錄事參軍薛朋龜廉勤明察胥吏呼爲牛皮繝鐵鼓言難緩也

軟繡天街

本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粲如圖畫京師人歎曰好一條軟繡天街近日士大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

人間第一黃

僞唐賦臣褚仁規竊祿泰州刺史惡政不可纏舉有智民請吻儒爲二詩皆隱語凡寫數千幅詣金陵粘貼事乃上聞詩曰多求長白射者看兼取人間第一黃云云(白黃隱金銀字)

腩掾

何敬洙帥武昌特司倉彭湘傑習知膳味就中腩腊尤妹敬洙授掌公廚郡中號爲腩掾

裹頭冰

宋城王簡祝天兕酺已如冰至百姓呼爲裹頭冰天兕去後和甄來尉頗得天兕餘味加以儒而文民間語曰去了裹頭冰却得一段著腳瘡

名字副車

鄧州別駕令狐上選政食性疏百姓呼名字副

璃

車

人事

閙侯

侯元亮馬氏時湖湘宰退居長沙門常有客宴

會無虛日人目爲閙侯

九龍燭

杜黃裳當憲宗初載深謀密議眷禮敦優生日側外別賜九龍燭十挺

呷大夫

宋述常𢃄修仕僞蜀爲太子左贊善大夫西人皆滑稽聿修同述酒㒸將竭叩門求飲未通大述已見壁耻濡筆書壁曰酒客乾喉去唯存呷大夫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病福屏帷福吴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鞁馬福燕趙衣裳福

蠡窠巷陌

四方指南海爲烟月作坊以言風俗尚淫今京師鬻色戶將及萬計至于男子擧體自貨進退恬然遂成蠡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

手民

木匠總號運金之藝又曰手民手貨

鼎社

廣順三年以柴守禮子榮爲皇子拜守禮太子少保致仕皇子即位是爲世宗守禮居西洛與王溥王彥超韓令坤之父紺友嬉游衣馬衣冠僭逼逾制當時人爲一目具設樂集妓輪環無已謂之鼎社洛下多妙妓守禮曰點十名以片紙書姓字押字大如掌使人持呼之被遣者詣府尹出紙呈示尹從旁僉字妓見紙盡㩦爭剽

買喚千號曰鼎社

到頭菴主徹底門生

魏仁浦長百僚提獎單陽巘至列郎又附他相仁浦不悅一日浮屠仁普來乞山資留飯而隱巘至以束素贈別顧仁普曰到頭菴主徹底門生今昔所難郎而勉之隱巘面不赬人唯唯而退

女及第

齊魯燕趙之種蠶收繭訖主蠶者簪通花銀碗謝祠廟村野指爲女及第

錢井經商

儌屋出錢號曰癡錢故儌賃取直者京師人指爲錢井經商

不動尊

宣武劉錢民也鑄鐵爲業子薄游妓求釵奩劉子辭之姥曰郎君家庫裡許多青銅妓做不動尊可惜爛了風流拋散能使幾何劉子云我爺喚算子作長生鐵況錢乎彼日日燒香禱祝天地三光要錢生兒絹生孫金銀千百億化身豈止不動尊而巳爲人父者聞此可以少戒

甌宰

廣席多賓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甌宰使擧職律衆

金搭膝

濕翰少無賴拳人幾死市魁將送官謝過魁前拜逾數百魁釋之翰每念之以爲恥旣貴造折金薄爲搭膝帶之曰聊酬此膝

鄭世尊

或曰不肖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司馬安仁曰爲鄭世尊而巳又問何謂曰鄭子以李姓故行乞安邑幾爲餓鬼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緣逢於舍衛次第而乞合二義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誰當乎

三債三悅

桑維翰草萊時語友人吾有富貴在造物奉還三債是以知之上債錢貨中債妓女下債書籍旣而鐵硯功成一日酒後謂親密曰吾始望不及此當以數語勸子一杯其人滿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悅而持之一曰錢二曰妓三曰不敢遺天下書公徐云吾衍露太甚自罰一觥

女行

烟脂虎

朱氏女沉慘狡妬嫁爲陸愼言妻愼言宰尉氏政不在巳吏民語曰烟脂虎

冠子蟲

俗駡婦人爲冠子蟲謂性若蠶蛇有傷無補

補闕燈檠

兵時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爲綰匾髻中安燈盌然燈火大壯屛氣定體如枯木土偶人諱目之曰補闕燈檠

黑心符

一妻不能御一家從可知以之御諸侯一國從可知以之相天子天下從可知蓋夫夫婦婦而天下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爲難養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之教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之訓也無攸遂在中饋易之戒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詩之勸也成公猿之妻喪軀而幾亡其宗高祖畏呂氏召亂而幾亡漢文帝牽制於獨孤廢嫡長立致大業之傾高宗溺惑於武媚故失威權啓大周之僭萬乘尚爾況庶人乎又況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狀筐之志欲得福祥免禍害矣閔家以蘆絮示虐許氏以鉄杵表酷其事歷歷可見爲夫者聽少姿人巧言房帷之間夜以繼日繼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如鉗礙口噤不得聲如絡冒頭癡不得動如杻械被身束縛因繫不得自由而至寒熱饑飽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爲不信惟命使爲不義惟命使爲不忠惟命使爲不慈惟命使躬行夷狄犬彘之所不爲惟命呼令殺人則恨頭落之遲呼令自殺則恐刀來之晚極口罵辱爲逆以笑嬉盡力决撻竭逆稱罪過數以犯再拜謝之從以事徒步辨之曰舐吾痔甜而趨曰嘗吾便溺而進上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人方以謂古不聞今不見彼尚且流汗積蹠吐血逾胸悚懼悼惶戰栗振悼惟恐其語之厲而色之莊也其效伊何有家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據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脅庸熙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世雖

晚猶有是非俗雖澆猶分善惡有臣如此君必亂之有朋如此朋必絕之有閭里如此鄰必去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此父母必號泣而撻之有同氣如此兄弟必紛紜而捨之有父如此有祖如此有伯叔如此子孫姪如此必色變心移東西南北而避之婦人遂啓口爲蛇蠆發喉爲雷霆展身爲電轉身爲風誣春爲秋改白爲黑指吳作越號女作男無力齟齬喜不自勝喜在其間愚以度日坐以待盡或十年或六七年或二三年齒髮且衰壽命且盡貨均彼卷而懷之則繼奉合巹之事間而請媒通聘之迹見矣昔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齒鄉已不錄兄弟不親子孫不集人非高於泰山鬼責深於滄海此其虐矣老方悲其暴臭矣死尤辱妻而繼焉有格言也就大言之乃妣桃於菟連盤野鳥就子孫言之乃逆心鎖徹骨錐就朋友親族言之乃一輪車四牆屋甚者至于殺夫首子禍緣刀鋸究者市曹分祀絕而門庭蕪然世人悟爲之悟且畏者曾無也吾年六十目見耳聞不可筭數今訓汝等有妻固所不免當待之如賓客防之如盜賊以德易色修已率下妻既正子孫敢不正乎萬一不幸中道鼓盆巾櫛付之侍婢米鹽畀之諸子且授方略坐享宴安又或無嗣孤單則宜歸老弟姪以心與之孰敢不盡若更重婚續娶定見取身殞家亡時親友不欲言子孫不敢諫無已惑已悞難信難處豈知吾熟詩而顧言之龜鑑在前無復纏縷立石中寢永戒

來裔稍越吾言祖先明神共賜誅殛百世循之真萬金之良藥也　右萊州長史于義方黑心符一卷錄以傳後黑心者繼婦之德名也陶氏子孫其戒之哉

水香勸盞

扈戴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于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然香印掐至某所以爲還家之驗因進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逃遁朋友默曉謔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句一聯勸請酒一盞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禀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通戴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爇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戴連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上馬羣譟曰若夫人棰撻但道被水香勸盞留任

君子

髯佛

滑州賈寧性仁恕賑饑救患者稚愛慕之以寧多髯遂皆以髯佛呼之

老鴉陳

巴陵陳氏累世孝謹鄉里以老鴉陳目之謂烏鴉能反哺也

返生錢

山城儒士林修已深方脈治病不求報謝人致餽再三哀懇則留百餘一時人名爲返生錢

泰火否爐

湘中趙節博贈劉直卿人敬之嘗作爐火詩云近冬附火爲泰火透春擁爐成否爐用否隨時有輕重進身君子合知無

天杭日帽

唐隱君子田游巖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于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日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耶游巖笑而荅曰天杭日帽他復何需

安富大夫

岐下梁璘以市隱爲樂有府從事來見將爲言於岐帥而官之璘怒府從事徐曰先生之量未易量也人之貧者富之人之病者安之人之賤者貴之人視先生賤且病之窮叟耳而皆反其所樂而今而後敢以安富大夫目先生

棣友

范陽竇禹鈞生五子子儀等友愛天至儀曰吾與汝等離兄弟之拘牽真棣友也

百悔經

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旣醒慚悔集書籍凡飲因酒致失貫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于終身

樂天羨七百二十椀

周維簡隱洪州西山嘗云得米三四石樂天羨七百二十椀足了一年之糧

虎創玲瓏石鎮羊

淤士藥爲晉王記室予過其居知非夜命客問食品曰第一虎裝玲瓏石鎮羊予曰好改作飣

字便是一何詩士藻令取夜來食目對面塗注云吾平生以順人情爲佛事獨違學士可乎

私㬅

蟲使

莊宗時伶官朱國賓天姿弄狠衆皆畏恨以其閹人號爲蟲使

腹兵

荆楚賈者與閩商爭宿邸荆賈曰爾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劍戟天生玉網腹内包蟲閩商應之曰汝輩腹兵亦自不淺盎謂荆字從刀也

鑿空太使駕險三郎

桂州衙内都知兵馬使蔣劉善迎合上官剝兵刻民誑妄詐欺運以智數劉序行第三時號鑿空太使駕險三郎

甕精

螺川人何晝薄有文藝而屈意於五侯鯖尤善酒人以甕精誚之

釋族

的乳三神仙

太祖陳橋時太后方飯僧千寺懼不測寺主僧誓以身蔽上受禪賜的乳三神仙

引飯大師

禪家未粥飯先鳴椎維那掌之衆林目淨椎爲引飯大師維那爲樂椎都督

鉢盂精

行脚僧驚舉子驢舉子不忿僧曰麻衣鬼若汝何特會林舉子揚鞭曰鉢盂精且理會取發命

圖

掃地和尚

王建僭位後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論官府人家寺觀遇即汎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建來年於諸處寫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後王衍秦川之禍方悟水行仙即衍字耳

雙撚布

長安素上人四時止雙撚布爲三衣執一鬼脚杖而已

寄生衆

梓潼雙燈寺僧晋一頌曰撞來好箇寄生衆云趺坐而化

寒灰道者

俞郢隱天童山大寒則於厨内取麩火一器亦納直於王者呼寒灰道者全利頭[illegible]僧舉能素苦白秃瘡痂糊頂禪人皆呼爲寒灰道者

泥融覺

比丘無染游廬山春雨路滑忽仆石上出是洞見本原士大夫稱爲泥融覺

砑金虛縷沉水香紐列環

晉天福三年賜僧法城跋遮那^袈裟環也^王言云勑法城卿佛國棟梁僧壇領袖今遣内官賜卿砑金虛縷沉水香紐列環一枚至可領取

無無老

沙門愛英住池陽村示人之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時郡娼滿堂娘多姿而富情真妓女中麟鳳進士張振祖以無念無營有情有色

製一聯云門前草滿無無老床底錢多有有娘

猪羊三昧

寬胸僧行修食必大炙人戲之云修院王猪羊

雞鴨三昧正受

紫織方

獲嘉秃士貫微僧奢如實要子弟旋織小疊勝

羅紫襆服號紫織方

麪忠

蒸雪會　道忠行化餘杭一錢不遺專供靈隱海衆月設一齋延僧廣備蒸作人人喜曰來日赴忠道者蒸雪會中之化人惟曰買麪故稱麪忠

舟航化

玄奘論道釋云道有為宗舟航化佛無為宗虛空化

湯餅藏油盡飽喫佛

無念苦行比丘也食量延數人楚大韶延僧既旅集大韶長子以長紙書湯餅藏油盡飽喫佛榜念坐處念不動聲色如法人食而退

梵嫂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豔娼為妻每醉點胸曰二四阿羅烟粉釋迦又沒頭髮浪子有房室如來快活風流光前絕後忽一少年踵門謁暉願置酒參會梵嫂暉難之凌晨但見院牌用紙漫書曰敕賜雙飛之寺

偎紅倚翠太師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氣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太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又之僧擁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為誰也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僧游佛傘

龍興寺楷超拾檐基文云僧游交舞丁當起於風鈴佛傘高檠覗燼生乎日鑑其造語脫落尋常軌轍而不書誰人製撰

三隻戟

去習者雲行至峨眉山而隱蓄三隻戟常川二補一歲久裂帛交雜望之茸茸焉自呼為獅子戟

五百斤鐵蒸胡

汴州封禪寺有鐵香爐大容三石都人目之曰香井蓮鎖一木櫃覆其頂游者香畢以白水真人投櫃竅寺門收此以為一歲麥木他院釋戲封禪房袍曰黃刹不愁齋粥世尊面前有五百斤鐵蒸胡好一件堅牢常住

肉香爐肉燈臺

齋趙人好以身為供養且謂兩臂為肉燈臺頂心為肉香爐

仙宗

饕餮仙

近世事仙道者不務寡欲多搜黃白術貪婪無厭宜謂之饕餮仙

花餅道人

五朝泉州有貧士行乞得錢盡買花麻餅食之羣小兒呼為花餅道人

長生錄

華陰士人子別莊在老鴉谷因收刈與密友飲夜醉乘月出莊信步似十餘里至一宮殿中皆仙妝婦人玉字寶臺上安玉匣大標金字曰長生籙二人視一金翠雙鬟女發書讀之曰九琳上魔伯校玉書先春法師長發三天花木並增算五千年二人失聲忽然不見身在亂石喬木間耳

太飛丸

吳毅臨邛人以多疾齋禱于青城山紫極院置壇設醮拜儀畢假寐齋廳夢天人稱自前刀館來授一竹簡題曰太飛丸鍊心法用鹽解仙人一物注曰世間白蝙蝠是其製合之節甚詳仍戒以絕嗜慾方可服

氤氳大使

朱起家居陽翟年踰弱冠姿韻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寵寵艷秀明慧起甚留意寵亦繫心緣館院各別棲　礙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詐都輦起送至郊外獨之次逢青巾短袍擔節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因話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五言吾能濟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笑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凡緣契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之略偷期之秘仙凡交會華戎

耗接率由一道焉我即為子囑之臨去篋中取一扇授之曰是坤靈扇子凡訪龍以扇自蔽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絕起如戒往來無阻後十五年罹疫病而殂青巾蓋仙也

發和閣

太上明堂玄宗上經清齋休糧存日月在口中逝咸伯受法於范丘林行挹日月之道內景法哉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蜀天師杜光庭所慶作於和閣奉行如上事

草

香祖

蘭雖吐一花室中亦馥郁襲人彌旬不歇故江南人以蘭為香祖

呂九

宜春太守虞杲郡齋植昌蒲五盤次子夢錫翁自號呂九言願賜保養

瓔珞藤

終南山出瓔珞藤軟碧可愛葉甚小有子纍纍然纏固其上真似瓔珞

科名草

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安几硯間號科名草

蕉迷

南漢貴璫趙純節性惟喜芭蕉凡軒窗館宇咸種之時稱純節為蕉迷

草帝

青城山叟謝調芭蕉歌略云草中一種無倫比頭骨嵩萊望帝尊

扇子仙

南海城中蘇氏園幽勝第一廣主嘗與幸姬李蟾妃微至此憩酌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蘇氏於廣主草宴之所起扇子亭

綠天

懷素居零陵菴東郊治芭蕉亘帶幾數萬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菴曰種紙厥後道州刺史追作綠天銘

馨列侯

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滬溪美土為馨列侯擁培之具

蕭寒郡假節侯

蓋之為物大類此君但霜雪侵陵改素為愧耳故好事君子號蘆為蕭寒郡假節侯

護階君子

常保衡呼麥門冬鹿葱為護階君子金登玉聳為綠莊嚴

一元木公

瓦松穢屋為不材之草有門生離合為四字曰一元木公實不稱名瓦松益白日登天可以下視百草矣

綠衣元寶

苔一名地錢一名綠衣元寶王彥章葺園亭壘壇種花急欲苔蘚少助野意而經年不生顧弟子曰叵耐這綠拗兒

土三材

葛為世用花入藥根充果藏筋備紉織土生而具三材亦草中之白眉

綠參差

芭蕉詩最難作胡部陽嶠一篇云野人無悵幄愛此綠參差云云

木

綠卿

王彪臨池賦云碧氏方澄乇龜魚而蕩漾綠卿高拂宿烟霧以參差

節氏

三堂人家石柱礎有文曰虛中子生成記初云虛中子姓節氏化龍之後也隔十數字云與笙簫令壽長支離叟堅文同志莫逆又其後云生子苗鼾甘銳侯徐皆漫滅不存疑是昔人種竹記穡記疑是松支是栢苗是筍

圓通居士

比丘海光住廬山石虎菴夜夢人長清瘦而斑衣言捨身為菴中供養其僧窗外竹生一笥花紫簿如夢者之衣既成竹六尺餘無節青綠瑩淨江州太守聞之意將奪取竹一夕自倒太守尋罪去光乃用為拄杖目曰直兒光來都下予因見之光云夢者自稱圓通居士予遂小篆此四字于杖之首令黑漆之

丁香竹

荆南判官劉彧棄官游秦隴閩粵篋中收大竹拾餘頹每有客則斫取少許煎飲其辛香如雞

香湯人堅叩其名曰謂之丁香竹非中國所產也

平頭筍

海南島中一類筍極腴厚而甚短島人號平頭筍

天親竹

秦維言雙竹自是一種有成林者因出三桂杖兩岐後問浙人云此是天親竹有時出一番雙筍故例皆分岐亦非年年有之

不平生

崔愿踐跡失志洛南天親觀頗幽雅常陪友生夏月招凉于古槐下戲曰予不登九品此槐不得爲手版想亦助不平也是後朋從呼槐爲不平生

錦心氏繡腹郎

懿宗幹求老槐於城北筆頭谷李殊莊亦不下百年矣樹腰刻小字一曰錦心氏一曰繡腹郎云殊之祖愛甚故刻記之

淺色沉

同光中泰隴野人得栢樹解截爲版成器物置密室中時發芳之烈稍類沉水初得而焚之亦不香益性不宜火此淺色沉耳

木僊

張爲明隱樂山林有古松十餘株謂人曰予人中之仙此木中之僊也

文章樹

張曲江里第之側有古柎嘗因狂風發其一根解爲器具花紋甚奇人又以公之手筆冠世目之曰文章樹

三義亭

同州郃陽縣劉靖家先翁不與若宅旁榆樹生桑西鄰梧桐生穀枝明年墳中白楊生檜並蔚茂相若鄉人號榆爲義樹桐爲小義白楊爲義孫分先後也縣令出官錢爲修三義亭

漏春和尚

新栽柳樹必用泥固濟其木頗類比丘頂相伯玉宅前岸柳初春吐芽伯玉曰且得漏春和尚一一無忘益取杜子美漏泄春光有柳條之句

通天筍

衡州人家竹林中生五筍徹稍無節目觀者神之名通天筍

蚱蜢竹

江湖間有一種野竹其葉糺結如蟲狀山民曰此蚱蜢竹也

韃鞻樹

金鄉路上一老榆往來者就樹下易草履例以其舊懸而去行人指爲韃鞻樹

省便珠

釋知足嘗曰吾身爐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用沉檀箋乳作夢中戲人强之但摘窗前栢子焚爇和口者指爲省便珠

佛影蔬

新羅論迦邏島有筍曰佛影蔬中國雖大無此一種

邊幼節

余稿筍幼傳休奕作墓誌曰邊幼節字脆中晉林琅玕之裔也以湯死建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立石

陳眉公訂正淸異錄卷之一 終

陳眉公訂正清異錄卷之二

宋　陶　穀秀實父撰

明　沈中英偶林　沈元昌湧生　同訂

花

小南強

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及本朝鋹主面縛僞臣到闕見洛陽牡丹大駭歎有縉紳謂曰此名大北勝

睡香

廬山瑞香花始緣一比丘晝寢盤石上夢中聞花香烈酷不可名既覺尋香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謂乃花中祥瑞遂以瑞易睡

獨立仙

孟昶時每臘日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子梁守珍獻忘憂花縷金于花上曰獨立仙

錦洞天

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窻壁柱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

黃玉玦

錢俶以弟信鎮湖州後圃芙蓉枝上穿一黃玉玦枝梢交纏不知從何而穿也信截榦取玦以獻人謂真仙來遊留此以驚世耳

百葉仙人

洛陽大內臨芳殿莊宗所建牡丹千餘本其名

品亦有在人口者具于後

百葉仙人淺紅　月宮花白　小黃嬌深黃

雪夫人白　粉奴香白　蓬萊相公紫花黃緣

卵心黃　御衣紅　紫龍盃

三雲紫　盤紫酥淺紅　天王子

出樣黃　火焰奴正紅　太平樓閣千葉黃

玉鷄苗

東平城南許司馬後圃薔薇花太繁欲分於別地栽插忽花根下掘得一石如鷄狀五色粲然郡人遂呼薔薇爲玉鷄苗

樓羅曆

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鬬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勅還宮鎖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于殿中宦士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曆以驗姓名法制甚嚴時號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

鼎文皴

許智老爲長沙有木芙蓉二株庇可畝餘一日盛開賓客盈溢坐中毛子懷言花不踰萬若過之受罰指所攜妓賈三英胡鋒鼎文皴以酬直智老命僕厠輦採凡一萬三千餘朶子懷醜被納主人覥而黙遁

十二香

吳門于永錫專好梅花吟十二香詩今錄其名意

萬選香拔枝剪折遊棟繁插　水玉香清水玉缸參差如雪

二色香帷幔深置脂粉同妍　自得香簾幕窺蔽獨享馥然

撲凸香巧插鴉鬟妙麗無比　笄香長折渙然計多受賞

富貴香簪組共賞金玉映暉　混沌香夜室映燈暗中拂鼻

盜跖香就樹臨瓶至戚竊取　君子香不假風力芳香遠聞

一寸香醉藏懷袖髻間斷續　使者香專使貢持臨門遠送

紫風流

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后主詔取數十根植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婪尾春

胡嶠詩缾裏數枝婪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後之盃芍藥殿春亦得是名

金剛不壞王

懿宗賞花短歌云長生白久視黃共拜金剛不壞王謂菊花也

雨天三昧

閩昶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覩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宮設三昧燕

花經九品九命

張翊者世本長安因亂南來先主擢置上列時邦西平昌令卒翊好學多思致嘗戲造花經以九品九命升降次第之時服其允當

一品九命

蘭　牡丹　蠟梅　酴醾　紫風流睡香異名

二品八命

瓊花 蕙 巖桂 茉莉
含笑
三品七命
芍藥 蓮 薝蔔 丁香
碧桃 垂絲海棠 千葉
四品六命
菊 杏 辛夷 豆蔻
後庭 忘憂 櫻桃 林禽
梅
五品五命
楊花 月紅 梨花
千葉李 桃花 石榴
六品四命
聚八仙 金沙 寶相
紫薇 淩霄 海棠
七品三命
散水 真珠 粉團 郁李
薔薇 米囊 木瓜 山茶
迎春 玫瑰 金燈 木筆
金鳳 夜合 躑躅 金錢
錦帶 石蟬
八品二命
杜鵑 大清 滴露 刺桐
木蘭 鷄冠 錦被堆
九品一命
芙蓉 牽牛 木槿 葵
胡葵 鼓子 石竹 金蓮

花九錫
暫忘錄載羅虬撰花九錫然亦須蘭蕙梅蓮輩乃可披襟若夫容躑躅望仙山木野草直惟阿耳尚錫之云乎
重頂帷障風 金錯刀剪折 甘泉浸
玉缸貯 雕文臺座安置 畫圖
翻曲 美醑賞 新詩詠
五宜
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龍腦酴醾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薝蔔宜檀韓熙載有五宜說
瀛州玉雨
司空圖菩薩蠻謂梨花爲瀛州玉雨
嚴山圭木
韓恭叟離合巖桂二字爲嚴山圭木
慈恩傳粉綠衣郎
陶子召客於西宅爲酴醾開尊無以侑勸請坐人各撰小名得有思致者七是日十一客費[illegible]生八斗夜三鼓而罷家慈有酴醾酒肉如吾十二人之樂沒世不可得養白蔓君四字天花花聖人慈恩傳粉綠衣郎獨步春沉香密友
百宜枝杖
酴醾木香事事稱宜故貴插枝者云百宜枝杖此洛社故事也
花腊
腊粉流愛重酴醾盛開時置書冊中冬間取以插鬢蓋花腊耳

香瓊綬帶
許能賞酴醾詩云香瓊綬帶雪纓絡
花太醫
蘇直善治花瘠者腴之病者安之時人競稱爲花太醫
擡舉牡丹法
常以九月取角骨研黃礦如麵拌細土挑動花根壅罨入土一寸出土三寸地脉既煖立春漸有花當生如粟粒即掐去惟留中心一蕋氣聚故花肥至開時大如盤面
蘭花第一香
蘭無偶稱爲第一
洛白揚紅汴黃江紫
瑞香有洛白揚紅汴黃江紫花之變極矣
菓
瑞聖奴
天寶年內中柑樹結實帝曰與貴妃賞御呼爲瑞聖奴
餘甘尉
鄴中櫻桃特異後唐莊宗曰昔人以橘爲千頭木奴此不爲餘甘尉乎
梅檀來禽
燕長樂別墅有數種梅檀紫粉分心軟帶之類
冷金丹未熟
來禽百枚用蠟蜜浸十日取出別入蜂蜜五斤細丹[illegible]砂末二兩攪拌封泥一月出之陰乾名冷金丹飯後酒時食一兩枚其功勝九轉丹

省事三

北戎遺賓狀長少味出蕃頗傳於止三孔[illegible]漢語轉譯其名曰省事三

蜜父蝎兄

建業野人種梨者訛其味曰蜜父種枇杷者特其色曰蝎兄

青灰蔗

甘蔗盛於吳中亦有精粗如昆侖蔗夾苗蔗青灰蔗皆可煉糖桄榔蔗乃次品糖坊中人盜取未煎蔗液盈甌啜之功德漿即此物也

金香大丞相

莊宗小酌進新橘命諸侯咏之序朝美詩先成曰金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剝皮去滓子若箇是汝人帝大笑賜所御軟金盃

赤誌翁

予嘗以鴨卵及蓮枝一稔紅餉符昭遠介還送一詩云墨胎初出赤誌翁醜杖旁扶赤誌翁

河東飯

晉王嘗窮追汴師糧運不繼蒸栗以食軍中遂呼栗爲河東飯

雞冠棗

睢陽多善棗雞冠棗宜作脯醍醐棗宜生啖或謂棗是聖花兄

紅雲宴

嶺南荔枝固不逮閩蜀劉鋹每年設紅雲宴正紅荔枝熟時

嶺外多崇岡有發深山邃谷而得之者枚塊連屬有數十斤者味極甘香人多自食未嘗貨於外本名玉枕瓜又號三家諾

土麝香

嘗因會客食瓜言最惡麝香予有延祖曰是大不然吾家以麝香種瓜爲鄉里冠但人不知制伏之術耳求麝二錢許懷去後旬日以藥末攪麝見送每種瓜一窠根下用藥一捻既結破之麝氣撲鼻次年種其子名之曰土麝香然不用藥麝香耳

掌扇岡

櫻桃表盛睢陽地名掌扇岡尤繁妙有一樹收子至三石者

東韋李

東韋李朔方處處有云韋氏中東春之孫種來得名

天公掌

洪州藥稱最大者號天公掌次者號拙背羊

月一盤

蜀孟昶月旦必素飧性喜薯藥左右因呼薯藥爲月一盤

四十團

賈人自嶺外還得一枝龍眼已鹽乾凡四十團共千枚至荊南獻高保勉因作小琅玕檻子立置之名之曰海珠藂

繡水團

龍眼金余但知其名繡水團川彈子而已按本草一號荔枝奴

玉角香

新羅使者每來多鬻松子有數等玉角香重堂棗御家長龍牙子惟玉角香最奇使者亦自珍之

鐵腳梨

木瓜性益下部若腳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崗家號爲鐵腳梨

黃金顆

丘鵬南出甘蔗啖朝友云黃金顆

百二子

河東葡萄有極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師者百二子紫粉頭而已

御蟬香

洛南會昌中瓜圓結五六實長幾尺而極大者類蛾綠其上皺文酷似蟬形圃中人連蔓移土檻貢上命之曰御蟬香挹腰綠

百子甕

果中子繁者惟夏瓜冬瓜石榴故嗜果者目瓜爲百子甕

獨子青

遼東一處有瓜若燒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爲十瓣若瓣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十日糧國人珍之名獨子青

瓜戰

吳越稱霅上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

鼻選
瓜最盛者無踰齊趙車擔列市道路濃香故彼人云未至舌交先以鼻選
闍香玉女
閩士越科臨川人赴調會京師旗亭各舉鄉產閩士曰我土荔子真厭枝天子釘坐真人天下安有並駕者撫人不識荔枝之未腊者故盛王楊梅閩士不忿遂成喧競旁有滑稽子徐爲一一絕云閩香玉女含香雪吳美星郎駕火雲草木無情爭底事青明經對赤將軍
凝脚綃
夷門瓜品中凝脚綃火鶻其色香味可魁本類也
禊寶
崔遠家墅在長安城南就中禊池產巨藕貴重一時相傳爲禊寶又曰玉臂龍
竹青棗
唐末覃方貢國物產不通東漢有商歸自閩越以橄欖獻于蜀君明日分賜大臣禁帥郝惟慶曰此公類收吾鄉竹青棗加之一時久方得嘗味官家何用賜臣所喜者金稜略綽盤耳
九天材料
一時之果品類幾何惟假蜂蔗川糖白鹽藥物煎釀膿粉各隨所宜郭崇韜家最善乎此知味者稱爲九天材料
爽團
馮瀛王爽團法弄色金杏新水浸沒生姜甘草

草丁香蜀椒縮砂白荳蔻鹽花沉檀龍腦皆取末[illegible]麪攪拌日晒乾候水盡味透更以香藥鋪糝其功成矣宿醒未解一枚可以豁然
百益紅
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醫氏目棗爲百益紅梨爲百損黃
賜紫櫻桃
温庭筠曰荊葵是賜紫櫻桃黃葵是鍍金木槿
雲英麨
鄭文寶雲英麨予得食酷嗜之寶贈方藕蓮菱芋雞頭荸薺慈姑百合並擇淨肉爛蒸之風前吹眼少時石臼中搗極細入川糖蜜熟再搗令相得取出作一團停冷性硬淨刀隨意切食糖多爲佳蜜須合宜過則大稀

蔬

昆味
落蘇本名茄子隋煬帝緣飾爲昆侖紫瓜人間但名昆味而已
千金菜
高國使者來漢隋人求得菜種酬之甚厚故因名千金菜今萵苣也
翰林虀
右補闕崔從授余翰林虀法每用時菜五七種擇去老壽者細長破之入湯審硬軟作汁量淺深慎啓閉時檢察待其玉潔而芳香則熟矣若欲食先鍊雍州酥次下乾虀及鹽花冬春用熟筍夏秋用生藕亦刀破令形與虀同既熟攪于

虀中極清美處質在翰林舫爲之
胡麻自然汁
莰虀寸截造汁置潔器中煉胡麻自然汁投之更入白鹽搗荳攪勻潑滾湯餅此乃餘杭壽禪師法非事佛者加煉熟葱韭益佳
百歲羹
俗號虀爲百歲羹言至貧亦可具雖百歲可長享也
广母蔟
湖南馬氏有雞狗坊卒長能種子母蔟
龍鬚菜
甕菜出閩中凡百毒悉能解之引蔓而生土人號龍鬚菜
一束金
杜頎食不可無韭人惡其嗽候其僕市還潛取棄之怒罵曰奴狗奴狗安得去此一束金也
盤盞蔥
盤盞蔥趙魏間有之幾如拄杖麄但盈尺耳
和事草
葱和羹衆味若藥劑必用甘草也所以文言曰和事草
五鼎芝
北方桑上生白耳名桑鵞貴有力者咸嗜之呼五鼎芝
南方韭
南方韭多鬚葉短濶而圓 方一作屬
玉乳蘿蔔

王奭善營度子弟不許仕宦每年止火田玉乳
蘿菊壺城馬面菘可致千緡

蒺藜精

江南吳協劉賓王同省殊不相下時方嚴冽賾
後石芥聚長協曰可謂介然特立賓王曰誠如
公言但恨黃髮之言變成蒺藜精耳協已耳順
問而銜之

驚還丹

孟貫獻詩于世宗遂聯九品有藥性論序曰紅
莧爲跛鼈之還丹

題頭菌

保大中村民於爛木上得菌幾一擔狀如蓮花
葉而色赤黃因呼題頭菌

筍奴菌妾

江右多菘菜粥筍者惡之罵曰心子菜葢筍奴
菌妾也

金毛菜

石髮吳越亦有之然以新羅者爲上彼國呼爲
金毛菜

笑矣乎

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士人戲呼爲
笑矣乎

休休散

湖湘習爲毒藥以中人其法取大蛇斃之厚用
茅草盦罨幾旬則生菌蕈發根自蛇骨出候肥
盛采之令乾搗末摻酒食茶湯中遇者無不赴
泉壤世人號爲休休散

麝香草

吳五代宮中呼麝香草

三無比

鍾謨嗜菠薐菜文其名曰雨花菜又以蔞蒿萊
菔菠薐爲三無比

鍊鶴一羮醉猫三餅

居士李巍求道雪竇山中畦蔬自供有問巍曰
日進何味答曰以鍊鶴一羮(蔓菁爲羮得身形似鶴形也)醉猫
三倂(蒔以時蘿薄荷爲餅)問者語所親者以淸機道者
且暮必以菜解

纏齒羊

表居道不求聞達罵希範間延入府希範病酒
厭膏膩居道曰太王今日使得貧家纏齒羊詢
其故則蔬茹

淨街槌

瓠少味無韻葷素俱不相宜俗呼淨街槌

藥

迎年佩

咸通後士風尚於正旦未明佩紫赤囊中盛人
參木香如豆樣時時傾出嚼吞之至日出乃止
號迎年佩

師子木

潜山產善木以其盤結醜怪有獸之形因號爲
師子朮

三青蔓

按淸冷眞君外訣狗杞爲三青蔓其苗爲換骨
菜

鍊骨湯

潜山老黃冠年一百一歲扈長官好修攝將黃
冠僕竊藥而來乃吳茱萸艾葉川椒杜仲乾木
瓜木鼈肉兎上松花扈信之名曰鍊骨湯此仙
家謂之水炙香

錦郎

檳榔含章甚美絕象曰錦性體堅剛耐於斷削
余治爲書軸因名錦郎

謬剎而已

醫之於人功次天地其間濫謬盜名取貲無功
有害藥乎藥乎謬剎而已

一藥譜

茇務淸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
字詭異余大駭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進士侯
寧極戲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
多艱不傳于世余以禮求假錄一通用娛閑暇

假君子 牽牛　　昌明童子 川烏頭
淡伯 厚朴　　木叔 胡椒
雪眉同氣 白扁豆　　金丸使者 椒
紘毒仙 預知子　　貴老 陳皮
遠秀卿 沉香　　化米先生 神麴
九日三官 吳茱萸　　醱叟 縮砂
三閭小玉 白芷　　中黃節士 麻黃
時美中 蘆薈　　導河掾 木猪苓
嗽神 五味子　　曲方氏 防風
削堅中尉 三稜中一作都　　白天壽 吳朮
洞庭奴隷 枳殼　　黃英石 麝香

綠劍真人 菖蒲　醜去疾 阿魏
禹孫 澤瀉　索番尊師 僊壽膠
風棱御史 使君子　雪如來 白蘞一云白芨
風味團頭 縮砂　郝肺侯 款冬花
骨鯁元君 萆薢　苦督郵 黃芩
調睡參軍 酸棗仁　黑司命 蓯蓉
知微老 白薇　太清尊者 朴硝
既濟公 升麻　冷翠金剛 石南葉
脫桃嬰兒 桃仁　灑翁 訶梨勒
抱靈居士 香附子　隨陽給事中 甘遂
斜枝大夫 草龍膽　野文 白頭翁
建陽八座 蛇床子　玄房仲長統 皂莢
蔡生藥王 覆盆子　仁棗 川楝子
石仲寧 滑石　命門錄事 安息香
隱上座 郁李仁　水狀元 紫蘇
飛風道者 牙硝　帝膏 蘇合香
耳和尚 畢澄茄　金山力士 自然銅
孱男 甘松　水喉尉 薄荷
草東牀 大腹皮　腎曹都尉 葫蘆巴
壽匠 威靈仙　玲瓏霍去病 藿香
千眼油 麩人　延年卷雪 桑白皮
水銀肨 輕粉　黃香影子 梔子
六亭剌 五味子　顯明犯 阿膠
出樣珊瑚 木通　中央粉 蒲黃
疳帝 何首烏　支解香 丁香一作丁皮
洗瘴丹 檳榔　海腊 麒麟竭
水磨橄欖 金鈴子　無名印 地榆

無憂翁 枸杞葉　鬼木串 槐角
黑煞星 夜明砂　續命筒 乾漆
蠻龍舌血 沒藥　羽化魁 五加皮
清涼種 香薷　度厄錢 連翹
湯王 山茱萸　聖龍鬚 瞿麥
胡周木 常山　醒心杖 遠志
玉皇爪 馬兜鈴　倫蜜珊瑚 甘草
德兒 杏仁　混沌螟蛉 寄生
永嘉聖牖 乾薑　紅心石 赤石脂
欒本 五靈脂　靜風尾 荊芥
正坐丹砂 附子　迎陽子 兔絲子
山脣 黃蘗　脾家瑞氣 肉荳蔻
甜面淳于 蜜陀僧　剔骨香 青皮
痰宮霹靂 半夏　玉虛飯 龍腦
鎖眉根 苦參　黑龍衣 鱉甲
小帝青 青鹽　百辣雲 生薑
纏帶米 麥蘗　半夏精 天南星
夜金 雄黃　沙田髓 黃精
無聲虎 大黃　小昌明 草烏頭
草兵 巴豆　巢烟九助 烏梅
百子堂 草果子　皺面還丹 人參
琥珀孫 松脂　賊參 薺苨
不死麵 茯苓　火泉 竹瀝
比日沉香 烏藥　陸續丸 蔓荊子
地白 瓜蔞根　天豆 破故紙
滴膽芝 黃連　新羅白肉 白附子
瘦香嬌 丁黃一作丁香　破關符 [illegible]木

王絲皮 杜仲一作千絲皮　血櫝 牡丹皮
川元蠶 川芎一作川元　九女春 [illegible]
百藥綿 黃耆　英華庫 益智
通天柱杖 牛膝　赤天佩 蒲黃
丹田霖雨 巴戟　百丈鬚 石斛
飛天蓋 旋覆花　安神隊仗 麥門冬
郁芝 天麻　錦繡根 芍藥
草魚目 薏苡仁　茅君寶篋 蒼朮
射陀生 椿　鍊形松子 柏子仁
鷹頭豹子 柴胡　丑寶 牛黃
肚裏屏風 艾　九畹菜 澤蘭
女二天 當歸　天通綠 木香
旱水晶 鵬砂一作硼砂　還元大品 地黃
雨平章 羌活　死水 白殭蠶
一寸樓臺 蜂巢　三尺綠 枸杞
無情手 硇砂　拔萃園 麝香
綠鬚姜 細辛　笑靨金 菊花
走根梅 乾葛　八月珠 茴香
銀條德星 山藥　埋光烏藥 良姜
棋聖 蓽撥　破軍殺 大戟
吉祥杵 桔梗　金母蛇 鬱金
線子檀 茅香　良醫匕首 葶藶
產家大器 秦艽　滴金卵 延胡索
尾丹 芍苓一作盧 白鬼一作兒　宜州樣子 白荳蔻
尾壠班 貝母　孝梗 知母
萬金苣 紫菀　泰尖 蒺藜
西天蔓 前胡　薇臣 卷柏

五福觸（自飲） 保生藥（蒙本）

䥶奴（鈴杳） 赤腦諸（百合）

備身弩（芫花） 玉靈片（石膏）

黃庭泉

長生之藥惟積久灌溉丹田為上儒家以津液為種壽泉祖黃庭也

草師婆

福德縣古祠草荳師婆皆謂艾也

大靈豆

華山陳摶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饑筋骨如故顏色反嬰

肝天

藥有五天決明為肝天紫菀為肺天神麴為脾天遠志為心天蓯蓉為腎天

草聚丹砂

耆老婦人好飲烙以黿片蟣肚名為草聚丹砂凡陰寒覺足疼用之

扁鵲銘

椒又名扁鵲銘蜀產者上葉為木故青皮木火故赤花應土故黃膜垂金故白子符水故黑五行全足草中大丹服餌家重之

卻老霜

卻老霜九鍊松枝為之辟穀長生

日面天腸福衢壽車

大清草木方云服雲母者成日面天腸餌鍾乳者登福衢壽車

草創刀圭

高麗博學記云酥名大刀圭醍醐名小刀圭酪名水刀圭乳腐名草創刀圭

火輪三昧

凡病膏肓之際藥效難比鍼灸之所以用也鍼長於宣壅滯灸長於氣血古人謂之延年火又曰火輪三昧今人有病必灸亦大癖也

火靈庫

呂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黃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絕命

大道丸

食草木方黑豆一升去皮貫衆一兩甘草如之茯苓吳朮縮砂仁減半剉子用水五升同豆熬炭火須文武緊慢得中直至水盡揀去藥取豆搗如泥作雞頭實大有蓋甕缾密封貯黃巢亂江淮人竄入山林多餓死入公山有利帝利種友師製此藥名大道丸嚼一丸則恣食苗葉可為終日飽雖異草殊木素所不識亦無毒甘甜與進飯糧一同獲濟者衆

回頭青

香附子湖湘人謂之回頭青言就地刬去轉首已青用之之法砂盆中熟擦去毛作細末水攪浸澄一日夜去水膏蒸耦提餅微火焙乾復浸如此五七遍入藥宛然有沉水香味單服尤清馠

荄木

郝輪陳別墅畜雞數百外甥丁權伯勸諭輪畜一雞日殺小虫無數況損命莫知紀極豈不寒心輪曰汝要我破除荄本雖親而實疏也

插羽佳人

家少年尚畜鴿號半天嬌人以其蠱惑過於嬌女艷妖呼為插羽佳人

白鷗牒

陳喬張佖之子秋晚並游玄武湖時羣鷗游泛佖子曰一軸內本蒲湘喬子俄顧辛吏云此白色水禽可作牒否僉議云張佖子牛壺鳳毛陳喬男一堆牛屎喬千從是得陳一堆白鷗牒之名

家常膃肭臍

膃肭臍不可常得野雀又食積功同亦峻緊蓋家常膃肭臍也

婆娑兒

郎遊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閉目對曰不注目於婆娑兒即側耳於鼓吹長謂玩鷗而聽蛙也

黑鳳凰

禮部郎康凝畏妻甚有聲妻嘗病求烏鴉為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凝畏懼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同省劉尚賢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為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凰矣

兀地奴

世呼鵞為兀地奴為謂其行步蹣跚耳

減腳鵞

御史符昭遠目鴨頗類乎鵞但足短耳宜謂之

滅脚勢

軒郎

韓中書倬舒雅作鶴賦有曰恠彼軒郎治茲松府

書空匠

書空匠者乾祐中冷金亭宜莿分賦秋鴈族于秘書丞献先就詩曰天掃閑雲秋靜時書空匠者最相宜云云

福德長

韓輅家藏三叉鴈圖有題云伺察非常爲福德長

灌陽公

宣城開元寺殿上有鶴云巢沙門梵報撰灌陽公開府記

尾亭儇

鵲多在殿閣鴟尾及人家屋獸結窠故或有呼尾亭儇者

青喜

李正巳被囚執夢云青雀噪卽報喜也是旦果有星雀鳴啾色皆青蒼至今李族居淄青者呼雀爲青喜

鳳隱

韋嗣立宅後林樾邃窈有黃鶴一雙棲于左側每韋氏有吉慶事則先期盤翔時人議曰人君德感鳳凰呈瑞世未嘗無鳳凰非可出之時而自隱耳今山鵲爲韋氏家候祥報吉否則與鳳鳳隱同焉者也

半瑞

吳興羅捕者得一鸂鶒翠色俊勢可喜山民朱神佐以謂錢俶初卽位此是珍祥獻之必推賞典卽重價償羅者携詣杭將獻焉無故而殞滑稽者多以半瑞之言嘲神佐

肉奇生

章貢小蒙川蘇氏山林多鳩宿客滿坐可悉屬飫一網數十百啁嗟可具故其窠戲之曰此君家肉奇生也

九苞奴

動植廣疏云[illegible]一名九苞奴謂其有文無德真鳳凰之奴隷

啞瑞

于頔蓮天休俱爲鄭州從事頔文辨天休木訥而衣冠甚麗一日有吏人獲綿雉來獻頔笑曰此物毛羽絜錯但鳴不中律呂亦啞瑞而已矣天休覺其譏已徐曰若以舜語求之蟬似可取其如閑禪師座上敲拄杖示衆而望道遠矣頔嘐之因玆日益參商訟于有司至於相罵辱調謂之詩爲者在史牘若發誦之可滑歡竟日目爲鳳凰家

長生網

鶉之爲性聞同類之聲則至熟其性必求鶉之善鳴者誘致則無不獲自號引鶉爲是生網

族味

鶉捕之者多論網而獲故雌雄羣子同被罻阻世人文其名爲族味

碧海舍人

浴宦者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隻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賜北海中曰鷗宇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 碧一作北

人日鳥

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于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鵠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痴伯子

葛從周養一梟鷹甚鷙忽失能飛去從周借青掌事討捕良急從周方食小僕報桐樹上鷹見棲泊望之乃一鴟也怒罵曰不解事奴此痴伯子得萬箇何所用促尋梟沒天所失鷹名也

唾十三

厭勝章言鳥乃天毒所產見聞者必罹殃禍急向鳥連唾十三口然後靜坐存北斗一時許可禳僞漢豪州刺判史龍驤武人極諱巳名又父名禘于名卬亦諱之郡人呼鳥曰唾十三鵲曰不柰何蛩曰秋風部屬私相告云若使君祖諱飯吾輩亦當稱餅家粥耶

網膾場小尉

取魚用鸕鷀快捷爲甚當奎麦塘石阜民莊舍在焉畜鸕鷀于家幾小舟在嶼日遣一丁取魚供家品[illegible]過時見之謂阜民曰小舟卽網膾場鸕鷀乃小[illegible]復可[illegible]用漁郎甲鸕鷀乃小尉[illegible]郎甲[illegible]鷀者名鳥頭網

錦地鷗

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因展蜀葵鷓鴣于書館江南黃是甫見之曰鷓鴣亦數種此錦地鷓也

觀自在

耶律德光入京師春日聞杜鵑聲問李崧此是何物崧曰杜鵑唐杜甫詩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許大世界一箇飛禽任他揀選要生處便生不生處種也無佛經中所謂觀自在也

淵明鬼

大府少卿潘崇有處女名妙玉詠杜鵑云一九茁奴般毛羽淵明鬼

頃刻蟲

後周武帝置官于瀘川釀毒藥爲酒年以供進所用材品不一名野夜一作又酒從者皆取大群險罪而踞策之官長歲須積命金以毒氣熏蒸官被者多死徒卒恐怯媚爲一拂鳥頂刻蟲蝮蛇爲劈歷蜂爲小蛸

九羅閫一作九羅

明崇儼厭勝書鬼車九首妖恠之魁凡所遭觸滅身破家故一名九羅其掌之者曰天血使者然物可以類勝羽毛中凡十種鬼車切畏之宜用烹製召巫爲祭盡禳禬之法焉

相如錦

相如文君用鷫鸘裘貰酒長沙浪士王澄與名倡董和偃客爲麗服塗鷫鸘狀號相如錦久而都下亦效之

獸

白沙龍

馮翊產羊膏嫩第一言飲食者推馮翊白沙龍爲首

珍郎

天后好食冷修羊腸張昌宗冷修羊手札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角僊

華清宮一鹿十年精俊不衰人呼曰角僊

玉署三牲

道家流書言麞鹿麂是玉署三牲神僊所享故奉道者不忌

糟糠氏

僞唐陳喬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風味不淺也

金鞍使者

王祖傾金錢市名馬凡得五匹各有位號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驍國公

靈壽子

武宗爲穎王時邸園蓄禽獸之可人者以備十玩繪十玩圖于今傳播

九皐處士鶴　玄素先生白鷳
長鳴都尉雞　靈壽子龜
惺惺奴猴　守門使犬
長耳公驢　鼠將猫
茸客鹿　辨哥鸚鵡

麝香騟

魏王繼岌奉命伐蜀王衍苑馬數百皆逸足也繼岌俗比選之得二十許匹格價不可言

麝香騟　錦耳驄　駱十二　遊口驄
偏界王　蹈冰騟　長命騮　孫兒騘
龍孫白　入百哥　掠地雲　錦地龍
雪面娘　月影三　玉尾騟　撒沙騮
天花洛　旋風白　窄地嬌　六尺金

嘶蟬奴　後唐瓊花公主自丱角養二猫雌雄各一有雪白者曰御花朶而馬者惟白尾而已公主呼爲麝香騟妲巳

尾君子

郭休隱居太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

黃奴

末陽廖習之家生一黃犬識人喜怒順指習之嘗作歌云吾家黃奴類黃耳

綠耳梯

江南後主同氣宜春王從謙常春日與妃侍游宮中後圃妃侍覩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綠梯獻時從謙王乘駿馬擊毬乃引鞚至花底痛採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菊道人

毫社吉祥僧刹有僧誦華嚴大典忽一紫兎自至馴伏不去隨僧坐起聽經坐禪惟飡菊花飲清泉僧呼菊道人

白雪姑

余在輦轂至大街見揭小榜曰虞大博宅失去
猫兒色白小名白雪姑

鈍公子
天成長興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
私販不敢顯其名冤稱曰格餌一作耳亦猶李甘
家[illegible]號甘子為金輪藏楊虞卿家號魚為水花
羊陸象仙家號象為鈍公子李栖筠家號羊為
獨笋牛石虎時號虎為黃猛朱全忠時號鐘為
大聖銅俱以避諱故也

陳眉公訂正清異錄卷之三
宋　陶　穀秀實父撰
明　沈元嘉褒生
　　沈元熙廣生　同校

蟲
金金折枝蜻蜓
後唐宮人或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
塗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
賣花者取象為之售于游女

花賊
温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徧于知識無
人可屬之自聯其下曰花賊玉腰奴予以謂
道蜜蠭蝶

篆愁君
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
貧家壁試之略不搆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
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蝸牛
也

涉亭部落
浮屠氏彌陀經云極樂世界有白[illegible]孔雀鸚鵡
舍利迦陵頻伽故今人目為西方部落至於呼
蛩為涉亭部落不知何為

青林樂　音樂
唐世京城游手夏月採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
樂婦妾小兒爭買以籠懸窻戶間亦有驗其聲
長短為勝負者謂之仙蟲社

爾雅蟲

小符拆字為賦得父緒餘余過其家正見莊賓
來呈蠒小符曰此蟲雅哉予曰子將拆蠒為二
出雅字以張本若作爾雅蟲無疑也適中其謀
轟笑而已

魚
一命鰻鯬
江南紫微郎熙載酷好鰻鯬庖人私語曰韓[illegible]
書一命二鰻鯬

王字鯉
鯉魚多是龍化額上有真書王字者名王字鯉
此尤通神

裙襴大夫
晉祠小池蓄老鱉大如食盤不知何人題闌柱
曰裙襴大夫烏衣開國何元美後失鱉所在

平福公
唐故宮池中有一大白[illegible]或出曝背人[illegible]其甲
上有刻字微金彩婦如日平福公君宜古老傳
是武宗王美人所養福猶腹也借音而已

水晶人
二三友來訪買得蝦蟹具饌語及唐士人遊風
至長須國娶蝦女事坐客謝秉冲曰蝦女豈不
好白角衫裹箇水晶人滿筵無不大笑

黃大
偽德昌宮使劉承勲嗜蟹但取圓殼而已親友
中有言古重二螯承勲曰十萬白八敵一箇黃
大不得謂蟹有八足故云

夾舌蟲

盧絳從弟純以蟹肉爲一品膏嘗曰四方之味當許含黃伯爲第一後因食二螯筴傷其舌血流滿襟絳自是戲純蟹爲筴舌蟲

軟釘雪龍

京洛白鰖極佳京治四方罕有得法者周朝寺人楊承祿造脫骨獨爲魁冠禁中時亦宜索承祿進之文其名曰軟釘雪龍

水族加恩簿

吳越功德判官毛勝多雅戲以地産魚蝦海物四方所無因造水族加恩簿品敘精奇有錢氏子得之余觀私家一夕全錄

水族浙地之産爲多加恩簿者晉陵毛勝公敵所出也須鱗殼甲種類差殊爇臛登盤皆可於口陳言爛說不足盡其妙故各揚乃德各敘所材然後總材德形容之美假以封之令者葢滄海龍君之命夫龍擅於海君制萬族號令其間寧有不可勝生居水國饜享羣鮮常以天饞居士自名則觀此簿者宜不責而笑也

玉桂仙君　江珧乃江瑤之文名

令咨爾獨步王江姝鼎鼐仙姿瓊瑤紺體天賦巨美時稱絕佳宜川流碧郡爲靈淵國追號玉桂仙君稱海珍元年　流一作深　四　中隱益

章丘大都督　一滄浪頭蕭章擧　三淡然子蟲蠏菓　二白中隱序車螯　四季趙蓋蝦蛄

令章丘大都督忠美侯滄浪頭隱浪色奇入甌稱最杜口中郎將白中隱負乃厚德韜其雄姿殊形中尉無靈甘尹淡然子體雖詭異用宜[illegible]觧玉德公季遐純潔内含爽妙外濟滄浪頭可靈淵國上相無比白中隱可合珍大元帥豐甘上柱國無腕尹淡然子可天味大將軍遠勝王季遐可清緗内相韻美郡王

爽國公　一滄浪乃蝤　二解微中乃蟹　二甲觜用乃蝤蛑　四解微子乃彭越

[illegible]令多黃尉楷行尺一令南龍截然君海天付巨材宜授黃城監遠珍侯復以爾專盤處士甲藏用素稱嚥副衆許解師宜授爽國公圓珍巨美功臣復以爾甘黃州甲杖大使緘宜作解蘊中足材腴妙鳌德充盈宜授曹丘常侍兼美復以爾解微子形質肖[illegible]風味專門咀嚼謾陳當貫下列宜授爾郎黃少相

甘鬆左右丞　乃蛤蘗仲局

令合州刺史仲扃重負雙宅閉藏不發既命之爲合津令陞之爲惑誠君矣粉身功大償之實難宜授紫暉將軍甘鬆左右丞[illegible]試甘圓内史

清腴館學士　文男靈蜆先生

令靈蜆先生外無排膓之皺内無鯁喉之亂宜授紅鹽祭酒清腴館學士

撥蘖錄事　蝎名和父生盧肩

令惟爾清臣術擅引與鱗族之鄉宜授撥蘖錄事守招賢使者

珍曹必用郎中　鮹名明允

令珍曹必用郎中將允鍇材本美妙位無高宜授諸衛効死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

骨鯁卿　鰤名白圭夫子

令惟爾白圭夫子貌則清臞材極美俊宜授骨鯁卿

醉舌公　蚶名甘鼎

令甘鼎究詳爾調鼎之材爀舌潮津宜封醉舌公

[illegible]甲尚書　鱉名甲拆

令甲拆翁挾彈于中巧也[illegible]指于外憒也介自防不問衆智也步武情緩不踰規繩仁也故前以攫甲尚書柴其迹顯其能宜授全九[illegible]相九肋君

與潘大夫　鯊名長尾先生

令長尾先生惟吳越人以調用先生治潘華夏無敵宜授典潘大夫仙衣使者

新美舍人　石首名[illegible]

令元鎭隱匿枕石千孫德甚富焉宜授新美舍人

懷奇令史　石決明朱子房

令和羹長朱子房酒方沉酣臭薰一座挑剔少進神明頓還至於七孔賦形治目爲最宜授懷奇令史

甘盤校尉　烏賊名甘盤

令甘盤校尉吐墨自衛白事有碁宜授噀墨將軍

通幽博士　龜名元介卿

令元介卿術卜灼之効吉凶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幽博士

同體合用功臣　借眼公乃水母

令惟爾借眼公受體不全兩相藉賴宜授同體合用功臣左右衛鰐海將軍

點花使者（李藏珍即真珠　班希卿水也）

令李藏珍照乘走盤厥價不貲班希裁香製器不在金釵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圓輝隱士班希宜授點花使者

梵響參軍（杜蟾日房叔化梵響日屈突通材光　小院廁也珂貝羅紉文）

令房叔化粉廁湯丸衆護丹器屈突通振聲遠聞可知佛樂阮用光運體施功物皆滑瑩羅紉文類平貝孫點綴鞍勒繁然可觀小有文采叔化可豪山太守樂藏監屈突通可曲沃郎梵響參軍孫玉珞金合用光可檢校大輝光宜充掌書記紉文可馬承丞

濟饞都護（田青是螺申衆是蛙江伯夷是蘇鰻屯江小尉是江豬）

令崔鋼田青徵藏淺味無所取材世或烹調以為杯品申衆苓皮瘤疹綾股跳梁江伯夷宋帝酷好鱠則別名屯江小尉漁工得雋亦號甘肥田青宜授且饋郎申衆宜授濟饞都護行水樂令伯夷宜授宋珍都尉南海膚事屯江小尉宜授追風使試湯波太守

銀絲省餐德郎（錦袍氏鱖也李本鯉也鮮于羨鯽也[illegible]縮項仙人鯿也食寵侯[illegible]）

令以爾錦袍氏骨疎肉緊體具文章宜授穉腸御史仙盤游奕使以爾李本三十六鱗大京允尚宜授誇仙君子世美公以爾鮮于羨斫膾清妙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銀絲省餐德郎以爾楚鮮隱釜沉櫓價傾淮何宜授傾淮別駕以爾縮項仙人鬼腹星鱗道亨襄漢宜授槎頭刺史以爾食寵侯友節班[illegible]標致高爽宜授添廚太黠以爾單長福曲直歷常鮮韯具美宜授泥蟠掾以爾管統省象柒伯可備煎和宜授長白侯同盤司箸局平章事以爾備員居士腥龍無狀見取俗人宜授鍊身公子以爾唐少連池塘下格代匱充庖宜授保福軍節度使

春榮小供奉（河豚名黃鶬可）

令黃鶬可爾澤嫩可貴然失於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醉沮隱士爲爾之目特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奉

輔庖生（蟹名新餐氏）

令新餐氏爾燎饑無術清醉有材恭新妖亂踰盤肆餐物以人汗百代寧洗爾之得氏累有由矣宜特補輔庖生

表堅郎

令益頑生平泥沙薄有可采宜授表堅郎

肢體

髭聖

唐文王虬須壯冠人號髭聖

何首烏

吉州賓客吏何一面有黑誌連耳右腮曾號何首烏

玉版刀

小雪午晴闕明寫深爐之會時磨際串牖正乾濕得宜取以脩膳衆賓用小刀削食獨查佑之左右咬嚼捷如虎兒一坐諱云丘主簿口中自有玉版刀也

十樣佛

世有十樣佛皆秃首者也一僧二尼三老翁四小兒五優伶六角觝七泗魚漢八打狐人九秃瘡十酒禿

五百斤肉磨

晉祖時寺官者廖智之體質魁梧食量兜博食物勇捷有若豺虎晉祖嘗云卿腹中不是脾胃乃五百斤肉磨

壽宅

張崇帥廬遇生月設延生大齋僧道獻功德疏祈祝之詞往往上比彭李有草衣吳閩之笑曰分身壽宅會歸變滅輩囊汗穢煩惱所生何足多戀或言于崇崇以壽月免決押領出

黑京

臨沂路村人依大樹賣瓜有行者四五人邂逅一處因互問鄉里或云汴京咸京洛京鄴京惟黥面武士末對坐末儒生厲聲曰君莫非黑京否衆俱不曉天下多口不饒人蕭德無賴藉措大打頭優伶次之

針史

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劄刺相高或鏥輞川圖一本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飲酒蒱博之事所交婦人姓名齒行第坊巷形貌之詳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爲針史

作用

齒牙春色

婁師德位貴而性通豁尤善捧腹大笑人謂師德爲齒牙春色

口歡手怒

和魯公㦗慨厚德每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永符能草聖有省郎聞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口歡笑永符曰予叅事筆墨方揮掃之際亦謂大博手怒耶

無字歌

長沙獄掾任福祖攜謁吏出行有賣藥道人行吟曰無事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葉叅軍子人人與筒拜[redacted]木大作廳上假閑羅福祖審思豈非異人急遣訪求已出城矣

混沌譜

華山陳真人隱於睡馮翊士寇朝一常事真人得睡之睚略後還鄉惟睡而已郡南劉垂範往謁其從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鼾齁之聲雄美可聽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譜記何如垂範以濃墨塗紙滿幅題曰混沌譜云即此是也

小太平

郭尚賢嘗云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大要梳頭洛腳是也尚賢每夜先髮後腳方寢自曰梳頭洛腳長生事臨臥之時小太平

輕薄蓮花

王行簡江西人口吻甚惡當世之事莫不品藻一經題品終身不可逃醜識者增畏號行簡舌頭為輕薄蓮花

守中論

楊玢靖恭諸楊也還政天子歸婁田里自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着守中論

欸盡虛空藏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浮屠者流謂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今世假裝桃杏義修樓閣雖士大夫尚不能免况屠沽乎余不敢誑嘗輒借菩薩名加兩字稱曰欸盡虛空藏

居室

竹節洞

洛下公卿第宅棊布而郭從義為符巧匠蔡奇獻樣起竹節洞通貫明窈人以為神工然從義亦不甚以為佳終往他所

不思議堂

懿代崇佛法寵宰輸制佛骨堂起不思議堂將來迎護工半帝升遐

薝蔔館

杜岐公別墅[redacted]建薝蔔館室形亦大出器用之屬俱象之按本草梔子一名木丹一名越桃然正是西域薝蔔

會龍橋

蜀相許寂相王衍衍終秦川寂至洛以尚書政致其園館引水為溪架巨竹為橋號會龍橋謂竹可以化龍耳

秋聲館

余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步里一村園有碧蘆方數畝中隱小室榜曰秋聲館時甚愛之不知誰家之別墅意主人亦雅士也

覽驤亭

周初樞密王峻會朝臣予亦預吏引坐覽驤亭深不驗其名呼吏問之曰太尉暇日悉閱廄馬於此為娛玩焉

婇宮

婇宮孟蜀高祖晚年作以妻婦七十張闘百紐而闘之用為寢所

合薰閣

長安富室王元寶起高閣以銀鏤三棱屏風代籬落密置香槽自花鏤中出號合薰閣

自在窓

韓熙載家故縱姬侍第側建横窓絡以絲繩為觀覘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為自在窓

棧王家

王顒家壽春出郊隔山陂以木棧通之其門人途目為棧王家

鳳凰京

歷韻難得京字因讀陳張正見闕下行叠宵詩設記之華煒荔枝爛光絢鳳凰京

金迷紙醉

痱醫孟斧昭宗時嘗以方藥入侍唐末竄居蜀中以其熟於宮故治居宅法度奇雅有一小窓室牖煥明器皆金紙光瑩四射金彩奪目所親見之歸語人曰此室暫憩令人金迷紙醉

小魯軒

宜春城中有推阜郡人謂之表臺地屬李致致有文雕擊衆築室於表臺取登東山而小魯之

義榜爲小酋軒

策勲亭

吳門王希默簡淡無他好惟以對鏡爲娛鑿飾眉鬚終日無倦以杜甫爲默業頗有鏡之句作策勲亭

剖金堂

宣城何子華有古橙四株面橙建剖金堂霜降子熟開尊潔饌與衆共之

五窟

善談者莫儒生若也老拙幼學時同舍生劉垂尤右日材曹號虛空錦說他時得志事余嘗記一說曰有錢當作五窟室吳香窟春種梅株秦香窟周懸麝臍越香窟植嚴桂蜀香窟栽椒楚香窟畦蘭四木卓各占一時餘日入廚窟便足了一年先且爲香鬼況於生乎其人仕而貧財不副心而卒

假天

貧者以屋不露明上安油瓦以竊微光又或四隣局塞則半空架版壘垛箱筥分寢兒女故有假天假地之稱

高明世界

陳厚罷司農少卿省女兄于姑蘇適上元夜觀燈車馬喧鬧目牽神醉嘆曰涉冰霜泛煙水乍見此高明世界遂覺神明頓還舊觀

野春亭

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雜植山花五色錯列

長慶赤

穆宗喜筆硯所建殿閣以紙富膠水調粉飾墻名雪花泥又一等鰾清和丹砂末謂之長慶赤

藏用仙人

廣府劉龑僭大號晚年亦事奢靡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故有氣無形上謂左右隋帝論車燒沉水却成麁疎爭似我二十四箇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

蜨菴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蜨菴謝事居其間菴未下手銘已畢工卷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然忙者難爲泛籍供職

醉漚亭

王震爲天福國子博士好覩雨中漚疎稠出沒每雨就四階狹擁處寓目而心醉焉張麟瑞戲之曰公宜以此亭爲醉漚

衣服

珠絡平金朝天幞頭

廣順初簿閱大廟雜物其間有珠絡平金朝天幞頭一事

順褁

鄂王厚曆之叛別制幞頭都如唐巾但更雙脚爲仙藤耳其徒號爲順褁

聖逍遙

同光既即位猶集故態身預俳優尚方進御巾

裹名品曰新令伶人所頂尚有合其遺製者曰聖逍遙安樂巾珠龍便巾清涼寶山交龍太守六合舍人二儀幞頭烏程樣玲瓏高常侍小朝天玄虛令漆相公自在冠鳳三千日華輕利巾九葉雲黑三郎慶雲仙聖天宜卿凡二十品

李家寬

清泰燕服凡兩品幞頭李家寬者漆地加金線稜盤四脚差細

安豐頂

南漢僭創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豐頂爲尚

化巾

桑維翰服蟬翼紗六人帽廣表四方名爲化巾

韓君輕格

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匠帽者謂爲韓君輕格

減樣方平帽

羅隱帽輕巧簡便省朴人竊倣學相傳爲減樣方平帽

千重襪

唐制立冬進千重襪其法用羅帛十餘層錦夾絡之

欽帽

道士所頂者素簪冠或戴星朝上巾曰龍綃帶路馬都市閒曰暑熱何不去欽帽試回視之乃老黃冠卸其上巾矣

龍蓝簪

吳越孫妃嘗以一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箸僧不以為珍偶出示[illegible]上胡人曰此日本國龍蕊簪也增價至萬二千緡易去

柰黃透繡襪子

明宗天資恭儉嘗因苦寒左右進柰黃透繡襪子不肯服索托羅氈襪衣之

遵王履

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倣孔子履製進名魯風鞋宰相諸王倣之而微殺其式別呼為遵王履

腕玉條

武帝綠金丹示華中境躁亂內侍薦福希旨進腕玉條用綿作虛帶以冰條裸腹繫之心腑俱涼移時銷鎔復別更替

佛光袴

潞王從珂出馳獵從者皆輕零衫佛光袴佛光者以雜色橫合為褲

小樣雲

士人暑天不欲露髻則頂矮冠清泰間都下星貨鋪賣一冠子銀為之五朵平雲作三層安置計止是梁朝物匠者遂依倣造小樣求售

十指倉

皆翰事世宗為樞密承旨性貪侈常著錦襪金線絲鞵朝士有托無名子嘲之者詩曰不作錦衣裳裁為十指倉千金包汗腳慚愧絡絲娘

雨儸

張崇帥廣在鎮不法醋於聚斂從者數千人出遇雨雪皆頂遮花帽琥珀衫所費油絹不知紀

極市人稱曰雨仙

小太清

臨川上饒之民以新智創作醒骨紗用純絲蕉骨相兼撚織夏月衣之輕涼適體陳鳳閣喬始以為外衫號太清氅又為四褛肉衫子呼小太清

佛佛嬌

同光年上因暇日晚霽登興平閣見霞彩可人命染院作霞樣紗作千褶裙分賜宮嬪是後民間尚之競為衫裙號拂拂嬌

氅裝

男子出家舉佛始衣襞疊連裙縢謂之氅裝

闍單帶疊垛衫

諺曰闍單帶疊垛衫肥人也覺瘦嚴岩闍單破裂狀疊垛補衲掩之多

鳳尾袍

鳳尾袍者相國柔緋斡時未仕褞衣也謂其襤縷穿結類乎鳳尾

芭蕉袴

余在斡苑以油衣漸故遣吏市新者回云馬行油作鋪目錄入朝避雨衫芭蕉袴一副二貫

團頭債

晉朝賤者承人乏供八寵之職很衆天眷一日大暑方下直還私室裸袒揮拂未須臾中使促召左右急報衆頭市余嘆曰阿僧祇刼中欠此團頭債天使於禁林最緊地還之也

裝飾

脂粉簿

顯德中岐下模客入朝因言其家有舊書名脂粉簿裁古今妝飾殊制

開元御愛眉

五代宮中畫開元御愛眉小山眉五岳眉垂珠眉月稜眉分梢眉涵烟眉國初小山尚行得之宦者竇季明

臙脂暈品

僖昭時都下事娼家競事妝唇婦女以此分妍否其點注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臙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洛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珠龍格雙格一作果 唐媚花奴樣子

淺文殊

范陽鳳池院尼童子年未二十穠豔明俊頗通賓游創作新眉輕纖不類時俗人以其佛弟子謂之淺文殊眉

綠牙五色梳色一作梳下同

洛陽少年崔瑜卿多貲喜遊冶嘗為娼女玉潤子造綠象牙五色梳費錢近二十萬

北苑妝

江南晚季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縷金于面皆以淡妝以此花餅施于額上時號北苑妝

膠煤變相

瑩姐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

是可作百福圖更假以歲年當率同志為修眉史矣有細宅七一作務而不畏笑者謗之為膠煤變相自招辰東不用青黛掃拂皆以善墨火煨染指號薰墨變相

陳設

瑞英簾

人家畜一簾赤紫色人在簾間自外望之纔見身有光云得於天寶之亂蓋宮禁物也後歸于渾咸家有貴臣識之曰此瑞英簾耳

尊重纈帳

顯德中創行尊重纈淡墨體花深黃工部郎陳昌達好緣飾家貧貨琴劍作纈帳一具

六合被

莊宗滅梁平蜀志頗自逸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為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

起紋秋水席

顯德中書堂設起紋秋水席色如渭蜀紫而柔薄類綿疊之可置研匣中吏偶覆水水皆散去不能沾濡不識其何物為之

楊花枕

盛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悉不可用親舊間作楊花枕贈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充以柳絮一年一易

水精金脈屛風

成德節度王鎔求長生不死日延異人方士坐窒宇映水精金脈屛風焚香謂飛昇可致吏民莫不竊笑

圖府大同簟

李文饒家藏會昌所賜大同簟其體白竹也圖磨平密了無罅隙但如一度膩玉耳

左宮枕

左宮枕青玉為之體方平長可裝二人大溫夏涼醉者破酲夢者游僊云是左宮王夫人左宮以授杜光庭光庭進之蜀主與皇明帳為𡉈宮寶

皇明帳

自知詳傳至景但稱皇明帳不知所自色淺紅恐是鮫綃之類於皺紋中有十洲三島象施之大小床皆稱可比為桓耳夜則燦錯如金箔狀景敗失所在

玉羅漢屛

京城北醫者孫氏有木類小石屛石色赤綠上有正白如蒙頭坐僧頗類真京人相沿號玉羅漢屛孫家

逍遙座

胡床施轉關以交足穿便絛以容坐轉縮須臾重不數斤相傳明皇行幸頻多從臣或待詔野頓扈駕登山不能跂立欲息則無以寄身遂創意如此當時稱逍遙座

青紗連二枕

舒雅作青紗連二枕滿貯酴醾木犀瑞香散蕊甚益鼻根尚書郎泰南運見之留詩曰陰香裝艷入青紗還與歌眠好事家夢裏却成三色雨沉山不敢鬭清華

綽楔臺盤

五代五十年間易姓告代如翻鏊上餅絲官爵並棚小人乘君子之器富貴出於非意視國家安危如秦越不相謀故將相大臣得以竊享燕安當時貴勢以筵具更相尚陸珍水異畢集於前至於方丈之案不勝列傍挺二案異之珠花玉果蔬荀餅𨡔糖品香劑參差數百謂之綽楔臺盤御宴官家倒不能辨

節目翁

陸龜蒙諱譴有味居笠澤有一竹䄠床常用假憇時十月天已寒侍童忘施毡褥龜蒙已坐急起呼曰此節目翁須是與些衣服不然他寒我也寒

夏清侯傳

保大霸王同氣曰宜春王從謙材性夙成製撰多不具藁擬下邳侯黃華體作夏清侯傳云侯姓于氏諱秀字㢢之渭川人也曾大父仲森碧虛郎大父挺凌雲處士父太清方隱於幽閒歘以卓立鄉自名承綠綬佩玉玦秦聞之就拜銀綠大夫秀始在胚胞已有祖父相生而操持亟自凛然僉曰鳳雛而文虎鞹而斑斑秀之謂也不日聞于胥登鑿姿態猗猗遠勝其父久之材堅可用時秦王病暑席溫為下常侍不稱旨有言秀甚忠能碎身為王得之必如意王亟召使者驚追鋒車旁午於道既至引對王大悅詔柄臣金開剖渝秀以華故鼎新之義然後剖析其材刮削其麁編度令合又敎其方直縝密於是

風釆德能一變有司奏上殿王宣旨云俱識卿之晚賜姓名爲平堂封夏清侯實食嶰谷三百戶堂以賜姓名改字少亟自此梘殿虛敞王忿遂深堂尊奉起居往往彝疎妃嬪以身薦堂向之端雷汁雨隱不復見如趁熱海釜廣寒宮王病良愈謂左右堂每近吾則四體生風神志增爽雖古清卿清郎何以尚茲寵遇益隆偃曹侍郎羽界支頭使沉水巷足功臣添退皆出其下堂暇日沐浴葛玢水醺酣百穗香碎縠安居詠律兮之詩以自娛感子猷此君之稱爲牧之大夫之誘固所作甲者勞於魏武爲冠者小於漢高白虎殿之虛名黃子寺之冢援未嘗不傷其類而長太息也不懈于位前後五年秋歸田園夏直軒闈功日大無何秦王有寒疾不可以風席溫再幸兼拜羅大尉爲斗圍監蒙厚中爲邊幅將軍同司卧起堂絕不占蹤跡卷而不舒漆倒塵埃中每火雲排空日色如熊則憶昔悲今淚數行下乃上表乞骸骨得請以便就第終王世不用子嗣節襲國有罪除其封人以擬秋吏呼之既不契風雲但以時見於士庶家亦得人之歡心後世尚循堂黍流落遍於四方惟西北地寒故蹤迹不至云

器具

十二時盤

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圍三尺四周有物象元和中偶用之覺逐時物象變更且如辰時花草間皆戲龍轉巳則爲蛇轉午則成馬矣因號十二時盤流傳及朱梁猶在

魚英托隻椰子立壺

劉鋹僞宮中有魚英托鑊椰子立壺四隻各受三斗嶺海人亦以爲罕有魚英蓋魚腦骨熬治之可以成器

仙臺祕府小中日

郭從義嘗洛第發沘得一器受五升餘體如綠玉形正方其中可用杵物四角有胡人坐頂傍有篆文曰仙臺祕府小中日按蘇鶚杜陽雜編仙臺祕府乃武宗修和藥餌之所

神通盞

文宗爲宦竪專橫動卽掣肘頗以酣飮爲娛嬪御之小戶者厭患之爭路內執事則造黃金盞以金蓮荷菱芰爲玦束盤其實中空盞滿則可潛引入盤中人初不知也遂有神通盞了事盤之號

五位餅

五位餅自同光至開運盛行以銀銅爲之高三尺圍入九寸上下直如筒樣安嵌蓋其口有微窪處可以傾酒春日郊行家家用之

銀稜木瓜胡樣桶

段文昌微時貧幾不能自存既貴遂竭財奉身晚年尤甚以木瓜益腳膝銀稜木瓜胡樣桶濯足蓋用木瓜樹解合爲桶也

九曲盃

以螺爲盃亦無甚奇惟藪穴極彎曲則可以藏酒有一螺能貯三盞許者號九曲螺盃

小海甌

耀州陶匠創造一等平底深甌狀簡古號小海甌

抵鵲盃

抵鵲盃房州刺史元自誠物也類䀉而色淺黃夏月用浸桃李雖無堅雪而水與果俱冰齒盛冬貯水則竟不凍

占景盤

郭江州有巧思多創物見遺占景盤銅爲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許底上出細筒殆數十每用時滿添清水擇繁花插筒中可留十餘日不衰

燕羽觴

江南中書廚宰相飮器有燕羽觴似常盃而狹長兩邊作羽形塗以佳漆云者有宰相病目惡五色耗朋凡器用類改令黑

不二山

吳越孫總監承祐富傾覇朝用千金市得石綠一塊天質嵯峨如山命匠治爲博山香爐峰尖上作一暗竅出烟一則聚而且直穗凌空實美觀視親明做之呼不二山

夜溺

溺曰房中貯水見於道書溺器曰夜溺見於唐人文集

琖中游妓

余家有魚英酒琖中皆園林美女象又嘗以沉香水精飯入盌清馨左散騎常侍黃霖曰陶翰林甑裏薰香琖中游妓非好事而何

水晶不落
白樂天送春詩云銀花不落從君勸不落酒器也乃屈卮鑿落之類開運宰相馮家工有滑樣水晶不落一隻

玉太古
李煜僞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illegible]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為之

平一公
傳學記云度量衡有虞所不敢廢舜典同一度量衡孔安國注謂丈尺斛斗斤兩今文其名曰平一公尺度曰大帔斗量曰半昌至又曰吉佃王升曰夕十遂知雞林人亦解離合也

光明夾
出行如居家一物不可闕闕則不便於我畢集為推荷者擇其要故須物物輕便余取小薄鏡拾叠糊紙左右掩為鏡室白牌題曰光明夾後撰述涉器具數十種皆如光明夾

烏勇金奴
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臼子油但呼烏勇燭上張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時馬廐中物一日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掇過我金奴來左右稱謂曰烏勇金奴正好作對

白八丸
和尚市語以念珠為百八丸裴休見人執此則尋丟可捌曰手中把諸佛名號不見有墮三塗者也

八難爐
有貧衆子弟上莊墅監穫稻天寒野迫須附火莊賓引往山坡守禾舍拾杉枝燃之令乃扇竹而成煩比丘圓茨低宿烟不出兩目淚灑如啼勃然走出叫曰人墮淚菴擁八難爐勝如喫十五大棒

還元竹
自紙行于世簡牘之制遂絕予會與所親討嘗取江湖大竹火上出汗候色變白磨瑩破之闊半寸長七寸厚三分兩兩膠固面目拄卜細線為繩三道編聯使卷舒快利每片書字一行密則倍不欲人見者加囊封宜號還元竹終以身未至南但成漫語

方亭侯
明皇問寧王問卿近日棊神威力何如王奏臣恐托陛下聖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將方亭侯來二宮人以玉界局進遂與王對手

方便囊
唐季王侯競作方便囊重錦為之形如今之照袋每出行雜置衣巾篦鑑香藥詞冊頗為簡快

金頭黃鐲小品
針之為物至微者也問諸女流醫工則詳言利病如吾儒之用筆也朱湯匠氏諳熟粗好四方所推金頭黃鐲小品醫工用以砭刺者大三分以製衣小三分以作繡

龍酥方丈小騷山
吳越外戚孫承祐奢侈異常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騷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橋道纖悉備具近者畢工承祐大喜贈蜘蛛龍腦山子一座其小[illegible]山中朝士君子見之云圖方丈許

金剛炭
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楷劣者必退之小熾一爐可以終日

珠龍九五鞍
劉張自結珠龍九五鞍獻闕下頗其勤勞

小摩尼數珠
漢隱帝之祕手中猶持小摩尼數珠凡一百八枚蓋合浦珠也郭允明掠去

玉平脫雙蒲萄鏡
開運既秋龍馮夫人其事極祕會高祖御器用有玉平脫雙蒲萄鏡乃高祖所愛帝初即位累以賜馮人咸訝之未久冊為皇后

傳音燭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傳音燭賜安國寺黛追冥福其狀如高層露臺雜寶為之花鳥皆玲瓏臺上安燭既燃點則玲瓏者皆動丁當清妙燭盡絕響莫測其理

淨君
商山爺中窗頗上有八句詩云淨君掃淨塵涼友招清風炎炎火雲節蕭然一堂中誰知鹿冠叟心地如虛空虛空亦莫問睡起照青銅不知何人作淨君涼友是帝與扇明矣

金泥斥層傘
晉少主北遷至孟津界一古寺遺下所張紫羅傘五層疊垛層仍泥金作盤花但朱柄折耳

薛醜刀
薛醜刀園里人專栽植凡花穿接無不絕常恃厚眷利刃斐洪繁穠人遂名此樣爲薛醜刀

碧金僊
有刀鑷者攜一鏡色碧體瑩背有字曰碧金僊大中元年十二月銅坊長老自九峰造余以缣粒丑石換之置于文瑞堂呼爲銅此君

光音王
光叔之賢曾昌微忌之帝因引照戲令宮嬪離台鏡宇須臾以光音王奏帝曰鏡子封王耶帝不懌而罷距宣宗即位止三四年

驕龍杖
天師杜光庭驕龍杖紅如猩肉重若玉石似非蒸竹所爲相傳是仙人留賜

流星輦
偶行莊於游幸乃造平底大車下設四卧輞每軸安五輪凡二十輞牽以駿馬騎去如飛謂之流星輦

巧先生
石守信掌庫奴肅雲常博奕大北夜開庫私取錢解償但失鑰所在雲不敢明言但云不見又手鐵能有同類戲曰何不問巧先生求之意以鎖口尚斷鑰議云焉

眉匠
箆誠瑣𡶶物也然丈夫整鬚婦人作眉捨此無以代之余名之曰鬚師眉匠

玉風神
余游少室經壇院大暑致齋其徒以扇進題曰經壇院玉毛風神而解事有可愛者

黑金社
廬山白鹿洞游士輻湊每冬寒醵金市烏薪爲禦冬備號黑金社十月旦日命酒爲黿爐會春罷寄窓家張置毯褥以是日始也

星子炭
唐宣宗命方士作丹餌之病中熱不敢衣綿擁爐冬月冷坐殿中宮人以金盆置麸炭火少許進御止煖手而已禁闈因呼麸火爲星子炭

黑太陽
黑太陽法出自韋郇公家用精炭搗治作末研米煮粥搜和得所預辦圓鐵範滿內炭末運鐵面錘實擊五七十下出範陰乾範巨細若盞口厚如兩餅餘盛夾爐中熾十數枚烘燃徹夜晉人獸炭豈此類邪

盧州大中正
焚香頗是匕室既密爐既深非運匕治灰則淺深峻綫將焉托哉匕之爲功審矣命之曰盧州大中正

齊眉大士
合浦有書生張泰世貧苦飄泊是邪詣登有位之門獵取酒肉爲業又能洪飲巨觥未嘗見其飽飫一日與數十友各言其能或私相謂曰張君亦有藝也彼日夕差使齊眉大士功力如神聞者莫不大噱蓋謂連前數速盤無留味也

木齒丹
修養家謂梳爲木齒丹法用奴婢細意者執梳理髮無數日愈多愈神

高密侯
江南周則少賤以造兩繖爲業其後戚連椒閫後主戲問之言臣急於米鹽日造二繖貨之惟霪雨連月則道大亨後主理微溫至于遭遇盛明遂捨舊業後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攜而起家也明年賞封特以爲高密侯實誚之耳

漆方士
王丞相溥還政閒居四方書牘答報皆手筆然不過百字目前事與親黨相酬勸於紙札封疊造赤漆小板書其上僕吏以帊蒙傳去雖一時開可發數十公自爲木戕後復加頻拒安抽面以啓閉字濕則能護之故又有漆方士彩雕閉之名

光濟叟
同光年高麗行人至副使審部少卿上柱國朴嵓叟文雅如中朝賢士既行吏掃除其館舍得餘燭半梃其末紅印篆文曰光濟叟叟蓋以命燭也

鐵了事
杜岐公悰以剔耳匙于爲鐵了事見悰敗業有云悰封邠國公恐非岐字

火寸

夜中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智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旣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

二儀刀

上饒葛溪鐵精而工細余中表以剪刀二柄遺贈皆交股屈環遇物如風經年不營一上有鑿字曰二儀刀

惺惺二十一

博徒隱語以骰子爲惺惺二十一又曰象六謂六隻成副

宋　陶　穀秀實父撰
明　黃承乾藎玉
　　黃承昊履素　同校

文用

月團

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三萬

麒鋒都尉

蜀多文婦亦風土所致元微之素聞薛濤名因奉使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畝以休休微之驚服傳記止載菖蒲花發五雲高之句而遺此故錄之

璧友

余家世寶一硯不知何在形正圓腹作兩池底分三窟口以承之紫潤可愛背陰有字云璧友銘云華先生製天受玉質研磨百爲夫惟歲寒非友而誰似是唐物

定名筆

唐世舉子將入場嗜利者爭賣健毫圓鋒筆其價十倍號定名筆筆工每賣一枝則錄姓名俟其榮捷則詣門求阿堵俗呼謝筆

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

先君蓄白樂天墨跡兩幅背之右角有方長小黃印文曰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臣彥古等上彥古得非守臣之名乎

五劍堂

范杏相質一墨表曰五劍堂造裏曰天關第一煤下有臣字而磨滅其名究其所來實遼東物也

雪方池

和魯公有白方硯通明無纖翳得之于峨嵋比丘公自題硯室曰雪方池

金稜玉海

武昌節度掌書記周彬公余同僚一硯四闊有少金紋如縚製者處士方爲獻詩曰金稜玉海比連城假借文章取盛名

仙翁硯

南昌陳省躬好硯成癖曉得一枚腹有四眼徐鉉名之方相石省躬以近凶不用自號爲仙翁硯蓋取道家四目老翁之說

小金成

小金成命者徐闢之硯體純紫而截腰有綠紋如城之女墻是以得名

四鐶鼓硯

宣城裁衣肆用一石鎮紫而潤予以謂堪爲硯材買之琢爲四鐶鼓硯綴以白玉環方圓逾一尺

發光地菩薩

舒雅才韵不在人下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蟒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于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名青材槌澀逾忘可使道人訓之即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受之

發光地十地之一也出華嚴經

畦宗郎君

歐陽通善書修飾文具其家藏遺物尚多皆就刻名號研室曰紫方館金荿盛研匣曰金小相鎮紙曰套子龜香墨小連城作王璧一千鈞史水盂界尺曰由準氏芒筆曰畦宗郎君夾槽曰半身龍

三灾石

鼎頡士文爽兼人而矜躁爲甚嘗至倉曹學部家見歙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君識此硯乎蓋三灾石也同行不諭而問之曰字扎不奇研一灾文辭不[redacted]研二灾窓几狼藉研三灾同行者歙眉領之

寶幕

僞唐宜春王從謙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時號爲翹軒寶幕士人往往呼爲寶幕

副墨子

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茅堂花榭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麝香月

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延歙匠朱逢於書館傍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又曰玄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匣而寶之熙載死妓妾攜去了無存者

外品

建中元年日本使真人興能來朝善書札有譯者乞得章草兩幅皆文選中詩沙苑楊覆願德中爲翰林編排官言譯者乃遠祖出兩幅示余筆法有晉人標韻紙兩幅一云女兒青微紺一云卵品光白滑如鏡面筆至上多褪非善書者不敢用意惟雞林紙似可比肩

寶相枝

開元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硯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毫龍鱗石紋似之月硯形象之歙産也

字厄

蔡邕非純素不下筆晉家光賦古來太多愧晉人墨跡類是第一等楷先生可謂自重今人不擇紙而書已納敗闕更有用故紙者乎字之大厄也

尺二寃家

少師楊凝式書畫偏步一時求字者紙軸堆疊若垣壁少師見則浩歎曰無奈許多債主真尺二寃家也少時惟閻立本戒子弟勿習丹青年長以來始覺其能爲累

治書奴

裁刀治書參差之不齊者在筆墨硯紙間蓋似奴隸職也却似有大功於書且雖四子精絕標界停直字札楷穩而邊幅無狀不裁而整之夫可也表飾面目者藉爲人助之者四子成之者刀如此品等然後爲正余爲裁刀爭功兒戲之甚都無事日月長故耳

退鋒郎

趙光逢薄游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字云禿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犧後積土如盎徵有苦辭蓋好事者瘞筆所在

化化牋

記未冠時遊龍門山寺欲留詩求紙僧以皺紙進余題大字曰化化牋遂還之僧慚愧躬揖請其故答曰紙之窳惡則供溷材一化也乃取諸圊厠積之家匠買别抄麩麵店肆妝苞果藥遂成此紙二化也故曰化化牋雜用可也截字畫不可也果以與人不可之甚汝禿士不通世故放過三十拄杖亦知感幸否乎今年頗風波豪氣挫滅不能爲是事矣

郴陽白

先君子嘗紙百幅長如一匹絹光緊厚白謂之郴陽白問饒人云本地無此物也

研光小本

姚顗子姪善造五色牋光緊精華研紙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獅鳳蟲魚壽星八仙鍾鼎文幅幅不同文縷奇細號研光小本余嘗詢其訣顗姪云妙處與作墨同用膠有工拙耳

武器

玉柄龍

劉方禮將其父嘗夢朱衣黑幘人曰吾開陽長史天命以玉柄龍授君若遇棗裔翁宜付之後

汾陽王誕日部曲競獻珍異裨將以父所寶玉
柄龍泉之意汾陽即翁也得夢六日買是劍既
藏四年歸汾陽

護聖將軍

貞明末帝夜於寢門擒刺客乃康王友孜所遣
帝自殺之造雲母匣貯所用劍名匣曰護聖將
軍之館

堅利侯

安祿山得飛劉寶劍欲奏上乞封劍為堅利侯
僚屬以[illegible]力止之

風流箭

寶曆中帝造紙箭竹皮弓紙間密貯龍麝末香
每宮嬪羣聚帝躬射之中者濃香觸體了無痛
楚宮中名風流箭爲之語曰風流箭中的人人
願

一丈威

隋煬帝將征遼將軍麥鐵杖見帝隸假暫充扞
敵帝賜御訓鋒[illegible]丈威

托地仙

檜林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林多有之楊師厚時
賜鎗敎節軍皆采于此國典所用多是絕品聖
龍筋餘軍不過四五等托地仙長腰奴范陽嬌
金梢梟兒是也更有風火杖聖蚰蜒煩曲稍軍
中不取

小逡巡

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器械之名以犯者爲不
祥至孟氏時猶有能道其略者劍曰奪命龍刀
曰小逡巡鎗曰肩二斧曰鐵偽糜甲曰子斤使
弓曰滿尚書弩曰百步王箭曰飛郎鼓曰聖牛
兒鑼曰響八旗曰愁眉錦鐵蒺藜曰冷尖

十二機弩

宣武驍子都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
機皆發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晉人極畏此文
士戲呼爲急龍車

火龍標

梁祖自初起每令左右持大赤旗緩急之際用
以揮軍祖[illegible]焉火龍標

玉聆兒腰品

唐劍具稍短常施於脇下者名腰品隴西人韋
景珍有四方志呼盧酣酒衣玉篆袍珮玉聆兒
腰品修飾若神人李太白嘗識之見戲寓詩云
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

金翅將軍

葛從周有水犀鎧甲十年不磨治亦若鏡面遇
戰戰不利甲必前昏事已還復從周常以候剋
卹其驗若神日以香酒奉之設次于中寢曰金
翅將軍之位

酒黨

太平君子

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蒲萄帝曰飲此
頓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天祿大夫

王世充僭號謂羣臣曰朕萬幾繁壅所以輔朕
和氣者唯酒功耳宜封天祿大夫永賴醇德

魚兒酒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　其法用龍腦凝
結刻成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

含春王

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額書云飛空却回顧謝
此含春王於王字末大書酒也字體散逸非世
俗書人謂是呂洞賓題

天公匙

馬懷真蒲中進士也有異術一日召十數客面
前一方青玉上有一小銅盤盤中一異匙而於
是以匙次第置客口中皆覺有酒一杯許入喉
又以盤向人傾之滿口是羊次魚次雞一坐皆
同懷真偶起人覩匙目有文曰天公匙盤底曰
如意盤有戲假之者曰但恐要龍兒不肯奉借

甘露經

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
材料莫不備具

玉浮梁

昔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余得
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
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
此耳

快活湯

當塗一種酒麴皆發散藥見風即消既不久醉
又無腸腹滯之患人號曰快活湯士大夫呼君
子觴

林慮漿

23 A

後唐府高麗遣其廣評侍郎韓申一來申一通書史臨回召對便殿出新貢林慮漿面賜之

觥籌獄

荆南節判單天粹宜城人性耽酒日延親朋強以巨杯多致狼狽然人以其德善亦喜從之時戲語曰單家酒筵乃觥籌獄也

雜瑞穰

酒不可雜飲飲之雖善酒者亦醉甚生取疾之姝官法私方之異飲家之所深忌宛葉書生胡適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羣遺之酒為具席半客恐私相告戒適疑而問之一人曰其懼君家百氏漿次曰所畏者雜瑞穰耳

麵世界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麵世界爛熳枕神仙常謂同志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蟯抑挪借貸賒荷一不卹日必飲飲必醉醉不厭貧不衛俗號甕蠹病偏揭本草細檢素問只無此一種藥

茗荈

十六湯

蘇廙（一作虞二本皆作廙今從之）僊芽傳第九卷載作湯十六法以謂湯者茶之司命若名茶而濫湯則與凡末同調矣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自第一至第三）注以緩急言者凡三品（自第四至第六）以器標者共五品（自第七至第十一）以薪論者共五品（自第十二至第十六）

第一得一湯

火績已儲水性乃盡如斗中米如稱上魚高低適平無過不及為度蓋一而不偏雜者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湯得一可建湯勳

第二嬰湯

薪火方交水釜纔熾急取旋傾若嬰兒之未孩欲責以壯夫之事難矣哉

第三百壽湯（一名白髮湯）

人過百息水踰十沸或以話阻或以事廢始取用之湯已失性矣敢問皤鬢蒼顏之大老還可執弓挾矢以取中乎還可雄登闊步以邁遠乎

第四中湯

亦見夫鼓琴者也聲合中則意妙亦見夫磨墨者也力合中則失濃聲有緩急則琴亡力有緩急則墨喪注湯有緩急則茶敗欲湯之中臂任其責

第五斷脈湯

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顫臂嚲惟恐其深缾觜之端若存若亡湯不順通故茶不勻粹是猶人之百脈氣血斷續欲壽奚苟惡斃宜逃

第六大壯湯

力士之把針耕夫之握管所以不能成功者傷於麤也且一甌之茗多不二錢若盞量合宜下湯不過六分萬一快瀉而深積之茶安在哉

第七富貴湯

以金銀為湯器惟富貴者具焉所以榮功建湯業貧賤者有不能遂也湯器之不可捨金銀猶琴之不可捨桐墨之不可捨膠

第八秀碧湯

石凝結天地秀氣而賦形者也琢以為器秀猶在焉其湯不良未之有也

第九壓一湯

貴欠金銀賤惡銅鐵則甆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豈不為瓶中之壓一乎然勿與誇

珍衒家與公子道

第十纏口湯

猥人俗輩煉水之器豈暇深擇銅鐵鉛錫取熱而已夫是湯也腥苦且澀飲之逾時惡氣纏口而不得去

第十一減價湯

無油之瓦滲水而有土氣雖御胯宸緘且將敗德銷聲諺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腳駿登高好事者幸誌之

第十二法律湯

凡木可以煮湯不獨炭也惟沃茶之湯非炭不可在茶家亦有法律水忌停薪忌熏犯律踰法湯乖則茶殆矣

第十三一面湯

或柴中之麩火或焚餘之虛炭木體雖盡而性且浮性浮則湯有終嫩之嫌炭則不然實湯之友

第十四宵人湯

茶本靈草觸之則敗糞火雖熱惡性未盡作湯泛茶減耗香味

第十五賊湯 一名賤湯

竹篠樹梢風日乾之燃鼎附瓶頗甚快意然體性虛薄無中和之氣為茶之殘賊也

第十六魔湯

調茶在湯之淑慝而湯最惡烟燃柴一枝濃烟蔽室又安有湯耶苟用此湯又安有茶耶所以為大魔

龍陂山子茶

開寶中竇儀以新茶飲予味極美奩面標云龍陂山子茶龍陂是顧渚之別境

聖楊花

吳僧梵川誓願然頂供養雙林傅大士自往蒙頂結菴種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絕佳者聖楊花吉祥蕊共不踰五斤持歸供獻

湯社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湯社

縷金耐重兒

有得建州茶膏取作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獻于閩王曦遇通文之禍為內侍所盜轉遺貴臣

乳妖

吳僧文了善烹茶游荊南高保勉白子季興延置紫雲菴日試其藝保勉父子呼為湯神奏授華定水大師上人目曰乳妖

清人樹

偽閩甘露堂前兩株茶鬱茂婆娑宮人呼為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

玉蟬膏

顯德初大理徐恪見貽卿信鋌子茶茶面印文曰玉蟬膏一種曰清風使恪建人也

森伯

湯悅有森伯頌蓋茶也方飲而森然嚴乎齒牙既久四肢森然二義一名非熟夫湯甌境界誰能目之

水豹囊

豹革為囊風神呼吸之具也煮茶啜之可以滌滯思而起清風每引此義稱茶為水豹囊

不夜侯

胡嶠飛龍澗飲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新奇哉嶠宿學雄材未達為耶律德光所虜北去後間道復歸

雞蘇佛

猶子彝年十二歲予讀胡嶠茶詩愛其新奇因令傚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涼好喚雞蘇佛回味宜稱橄欖僊然彝亦文詞之有基址者也

冷面草

符昭遠不喜茶嘗為御史同列會茶嘆曰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冷面草也飯餘嚼佛眼芎以甘菊湯送之亦可爽神

晚甘侯

孫樵送茶與焦刑部書云晚甘侯十五人遣侍齋閣此徒皆請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月澗雲龕之品慎勿賤用之

生成盞

饌茶而幻出物象于湯面者茶匠通神之藝也沙門福全生于金鄉長于茶海能注湯幻茶成一句詩並點四甌共一絕句泛乎湯表小小物類唾手辦耳檀越日造門求觀湯戲全自咏曰生成盞裏水丹青巧畫工夫學不成却笑當時陸鴻漸煎茶贏得好名聲

茶百戲

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虫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

漏影春

漏影春法用鏤紙貼盞糝茶而去紙僞爲花身別以荔肉爲葉松實鴨脚之類珍物爲蕊沸湯點攪

甘草癖

宣城何子華邀客於剖金堂慶新橙酒半出嘉陽嚴峻畫陸鴻漸像子華因言前世惑駿逸者爲馬癖泥貫索者爲錢癖耽於子息者爲譽兒癖耽於褒貶者爲左傳癖若此叟者溺於茗事將何以名其癖楊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甘無出茶上者宜追目陸氏爲甘草癖坐客曰允矣哉

苦口師

皮光業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筵具殊豐簪紱叢集纔至未顧尊罍而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衆噱曰此師固清高而難以療饑也

饌羞

無心炙

段成式馳獵饑甚叩村家主人老姥出藏囊五味不具成式食之有逾五鼎曰老姥初不加意而殊美如此常令庖人具此品因呼無心炙

蓮花餅餤

郭進家能作蓮花餅餤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蓮花作十五色自云周世宗有故宮婢流落因受顧于家婢言宮中人號蓮花押班

縷子膾

廣陵法曹宋龜造縷子膾其法用鯽魚肉鯉魚子以碧筍或菊苗爲胎骨

自然羹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盌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在鱗上有黑紋如一圓月汁如淡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盌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汁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再見

赤明香

赤明香世傳仇士良家脯名也輕薄甘香殷紅浮脆後世莫及

玲瓏牡丹鮓

吳越有一種玲瓏牡丹鮓以魚葉鬭成牡丹狀既熟出盎中微紅如初開牡丹

五福餅

湯悅逢士人於驛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爐餅各五事細味之餡料互不同以問士人嘆曰此五福餅也

輞川小樣

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鮓臛膾脯醢醬瓜蔬黃赤雜色鬭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則人裝一景合成輞川圖小樣

逍遙炙

睿宗聞金仙玉真公主飲素日令以九龍食輿裝逍遙炙賜之

單籠金乳酥

韋巨源拜尚書令上燒尾食其家故書中尚有食帳今擇奇異者略記

單籠金乳酥 是餅但用獨隔通籠欲氣隔

曼陀樣夾餅 公廳爐　巨勝奴 酥蜜寒具

婆羅門輕高麪 籠蒸　貴妃紅 加味紅酥

七返膏 七卷作四花恐是糕子　金鈴炙 酥攪印脂取真

御黃王母飯 徧縷印脂蓋飯麪裝雜味

通花軟牛腸 胎用羊膏髓　光明蝦炙 生蝦則可用

生進二十四氣餛飩 花形餡料各異凡二十四種

生進鴨花湯餅 廚典入內下湯

同心生結脯 先結後風乾　見風消 油浴餅

金銀夾花平截 剔蟹細碎卷

火焰盞口䭔 上言花下言體　冷蟾兒羹 冷蛤蜊

唐安餤 鬭花　水晶龍鳳糕 棗米蒸破見花乃進

雙拌方破餅 餅料花角　玉露團 雕酥

漢宮棋 錢能印花煑　長生粥 進料

天花饆饠 九練香　賜緋含香粽子 蜜淋

甜雪 蜜爁太例麪　八方寒食餅 用木範

素蒸音聲部 麪蒸象蓬萊仙人凡七十字

白龍臛 治鱖肉　金粟平䭔 魚子

鳳凰胎 雜治魚白　羊皮花絲 長及尺

逡巡醬 魚羊體　乳釀魚 完進

丁子香淋膾 醋別　葱醋雞 入籠

吳興連帶鮓不發缸 西江料蒸[redacted]骨
紅羊枝杖蹄上裁一羊得四事 昇平炙治羊鹿舌拌三百數
八仙盤剔鵝作八副 雪嬰兒治蛙豆英貼
仙人臠乳瀹雞 小天酥鹿雞參拌
分裝蒸臘熊存白 卵羹純兔
青涼臛碎封狸肉夾 筋頭春炙活鶉子
暖寒花釀驢蒸耿爛 水煉犢炙盡火力
五生盤羊豕牛熊鹿并細治 格食羊肉腸[redacted]豆英各別
過門香薄治羣物入沸油烹 纏花雲夢肉卷鎮
紅羅飣膋血 遍地錦裝鱉羊脂鴨卵脂副
蕃體間縷寶相肝盤七升
湯浴繡丸肉糜治隱卵花
謝諷食經中略抄五十三種
北齊武威王生羊膾
細供沒忽羊羹 急成小餤
飛鸞膾 咄嗟膾
剔縷雞 爽酒十樣卷生
龍鬚炙 千金碎香餅子
花折鵝糕 修羊寶卷
交加鴨脂 君子飣
越國公碎金飯 雲頭對爐餅
剪雲析魚羹 虞公斷醒鮓
魚羊仙料 紫龍糕
十二香點臛 春香泛湯
滑餅 象牙鎚
湯裝浮[redacted]麵 金裝韭黃艾炙
白消熊 恬乳花面英

加料鹽花魚屑 專門膾
拖刀羊皮雅膾 折筋羹
香翠鶉羹 朱衣餤
千日醬 露漿山子羊蒸
加乳腐 天孫膾
添酥冷白寒具 金丸玉菜臛鱉
暗裝籠味 高細浮動羊
乾坤夾餅 乾炙滿天星
含漿餅 撮高巧裝壇樣餅
楊花泛湯糝餅 天真羊膾
魚膾永加王特封 烙羊成美公
無憂腊 藏蟹含春侯注二名如上

新治月華飯 連珠起肉

縷金龍鳳蟹

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蟹糖蟹每進御則上旋拭殼面以金縷龍鳳花雲貼其上

消災餅

僖宗幸蜀之食有宮人出方巾所包麵半升許會村人獻酒一提偏用酒溲麵煿餅以進嬪嬙泣奏曰此消災餅乞強進半枚

滹沱飯

光武在滹沱有公孫豆粥之薦至今西北州縣有號粥爲滹沱飯

學士羹

竇儼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療之勸令頻食羊眼儼遂終身食之其家名嬰暈羹世人有呼爲學士羹者

道場羹

江南仰山善作道場羹雜麵蔬笋非一物也

清風飯

寶曆元年內出清風飯制度賜[redacted]令造進法用水晶飯龍睛粉龍腦末牛酪漿調事畢入食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進惟大暑方作

法乳湯

明宗在藩不妄費嘗召幕屬論事各設法乳湯牛盞蓋罷中衆所煎者

同阿餅

天成中帝令作同阿餅法用碎肉與麪搜和如管刀截每隻二寸厚蒸之

轉身米

貴有力者治飯材舂搗簸汰但中心一顆存焉俗謂之轉身米

雙弓米

罷公衆陽翟人恥言食資有所親訪之留食饌慙於正名但云喫少許雙弓

麥穗生

吳門蕭璉仕至太常博士家習庖饌慕虞悰謝諷之爲人作卷子生止用肥羜包卷成雲樣然美觀而已別作散飣麥穗生滋味殊冠

郇平公食憲章

段文昌丞相尤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家有老婢掌修變之法指授女僕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獨九者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章時稱郇平公食憲章

寒消粉

張衡守鎮江一日會客作加酥油光酒及酥夾生副戎許鼎耆梧人不請北饌甚嗜之他時再聚忽問前日盛饌有入口寒而消者尚可得否衡給之曰此名能消金牛國所貢聞用寒消粉煎成寧可復得衆客無不絕倒

回湯武庫

臘日家宴作臘四方用種種輕細不拘名品治之如大豆加以湯液滋味益時人以為節饌遂與老宦兒女輩取飲食中以雜味為之者聞記于冊季冬既大寒可以停食物家家多方鳩集羊豕牛鹿兎鴿魚鵝百珍之衆預期十日而辦造至正旦日方成以品目多者為上用製湯餅盛筵而為之名回湯武庫大槩秦隴盛行

社零星

予偶以裝幹至莊墅適秋社莊丁皆戲社零星以猪羊雞鴨粉麪蔬米為羹

辣驕羊

和魯公常以春社遺節餽用食惟一新樣大方碗羅以剪鏤蠟春羅碗內品物不知其幾種也物十而飯二焉禁庭社日為之名辣驕羊

剝皮丹

唐末天降喪禍兵革彌海內特多饑儉秦宗權彼東蟠於汝城遂為節度使瀟目則株強名曰瀟府植食價踰金璧通衢有飯肆偶開榜諸門曰貨剝皮丹每服只賣三千服以糧言也彼時之民與犬豕何以異

玉尖麪

趙宗儒在翰林時聞中使言今日早饌玉尖麪用消熊棧鹿為內餡上甚嗜之問其形製蓋人間出尖饅頭也又問消之說曰熊之極肥者曰消鹿以倚欄養者曰棧

十遠羹

石耳石髮石線海紫菜鹿角脂菜天竺之蕈沙魚海鰾白石決明蝦魚淡菜自然水合而與三汁相和鹽酎莊嚴多汁為良十品不足聽闕忌入別物恐倫類雜則風韻去矣

小四海

孫承祐在浙右常饌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果菜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

螞槓

富家出遊逞致饌具皆用綵檻盛以紫油童擎從衣兩人舁之且行列之盛有若排衙旁觀號為螞蟥槓

八珍主人

將八珍主人也醋食總管也反是為惡醬為厨司大耗惡醋為小耗

張手美家

闤闠門外通衢有食肆人呼為張手美家水產陸販隨需而供每節則專賣一物徧京輻湊號曰澆店偶記其名播告四方事日脫者

元陽臠 元日　油畫明珠 上元油飯

六一菜 人日　涅槃兜 二月十五

手裹行廚 上巳　冬凌粥 寒食

指天餕餡 四月八　如意圓 重午

綠荷包子 伏日　辣雞臠 二社飯

羅睺羅飯 七夕　玩月羹 中秋

盂蘭餅餤 中元　米錦 重九糕

宜盤 冬至　萱草麪 臘日

法王料斗 臘八

酒骨糟

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賜緋羊其法以紅麴煮肉緊卷石鎮深入酒骨淹透切如紙薄乃進注云酒骨糟也

建康七妙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家事鼎鐺有七妙齏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硯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麪可穿結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糟雲

釋鑒興天台山居頌湯玉入甌糟雲上筋謂湯餅瑩滑糟蕈岐秀焉耳

花餻員外

皇建僧舍旁有餻坊主人由此入貲為員外官蓋顯德中也都人呼花餻員外因取餻目錄簽之

滿天星 金米　糝拌 夾棗豆

金餻糜員外糝 外有花　花截肚 內有花

大小虹橋 晕子　木蜜金毛麪 棗餡子也

玉蕤玄卯未相粥白玄黃

魏王繼岌母爲後以羊兎猪麞而參之時盧澄爲平章事遇朝辭衙堂廚具小饌澄惟進粥其品曰粟粥乳粥豆沙加糖粥三種並供澄各取少許併和而食廚官遂有玉蕤玄卯未相粥白玄黃之語

玉杵羮金綿鮓

吳淑冬日招客詩云曉羮沉玉杵寒鮓疊金綿杵謂小截山藥綿乃黃雀脂膏

于闐法全蒸羊

于闐法全蒸羊廣順中尚食取法爲之西施捧心學者愈醜

薰燎

龍腦著色小兒

以龍腦爲佛像者有矣未見著色者也汴都龍興寺惠乘寶一龍腦小兒雕製巧妙彩繪可人

刀圭第一香

昭宗嘗賜崔胤香一黃綾角約二兩御題曰刀圭第一香酷烈清妙雖焚豆大亦終日旖旎葢成通所製賜同昌公主者

乾餞香

江南山谷間有一種奇木曰麝香樹其老根焚之亦清烈號乾餞香

靈芳國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爲山阜薔薇水蘇合油爲江池苓藿丁香爲林樹薰陸爲城郭黃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方圍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靈芳國或云平蜀得之者

曲水香

用香末布篆文木範中急覆之是爲曲水香

旖旎山

高麗舶主王大世選沉水近千斤疊爲旖旎山象衡岳七十二峰錢俶許黃金五百兩竟不售

鬬香

中宗朝宗紀韋武間爲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鬬香惟韋溫挾椒塗所賜常獲魁

平等香

清泰中荊南有僧貨平等香貧富不二價不見市香和合疑其仙者

鷓鴣沉界尺

沉水帶斑點者名鷓鴣沉華山道士蘇志恬偶獲尺許修爲界尺

香燕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

鷹觜香

番禺牙儈徐審與舶主何吉羅洽密不忍分判臨岐出如鳥觜尖者三枚贈審曰此鷹觜香也價不可言當時疫於中夜焚一顆則舉家無恙後八年番禺大疫審焚香閤門獨免餘者供事之呼爲吉羅香

沉香甑

有賈至林邑舍一翁姥家日食其飯濃香滿室賈亦不貽偶見甑則沉香所刳也

山水香

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爲師月給山水香焚之香用精沉上火半熾則沃以蘇合油

伴月香

徐鉉或遇月夜露坐中庭但爇佳香一炷其所親私別號伴月香

雪香扇

夏祖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用以揮風一夜與花蕊夫人登樓望月悞墮其扇爲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沉香似芬陀利華

顯德末進士賈顒於九仙山遇靖長官行若奔馬知其異拜而求道取篋中所遺沉水香焚之靖曰此香全類斜光下等六天所種芬陀利華汝有道骨而俗緣未盡因授鍊仙丹一粒以柏子爲糧迄今尚健

三勻煎 去聲

長安宋清以鬻藥致富嘗以香劑遺中朝簪紳題識器曰三勻煎焚之富貴清妙其法止龍腦麝末精沉等耳

奔真盤飣

顯德元年周祖創造供薦之物世宗以外姓繼統凡百務從崇厚靈前看果雕香爲之承以黃金起突疊格禁中謂之奔真盤飣

乞兒香

林邑占城闍婆交趾以雜出異香劑和而範之

不〔　〕中〔　〕三句四絕爲乞兒香

旒餅子

長安大興善寺徐理男楚琳平生留神香事莊
旒餅子供佛之品也皓見延賓之用也[illegible]
自來之等也檀那舉之曰琳和尚品字香[illegible]

大尺雪檀

南夷香楂到文登盡以易匹物同光中有舶上
檀香色正白號雪檀長六尺地人買爲僧坊剎
竿

握君

僧繼顒住五臺山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
滿室繼元時在潛邸以金易致每接僧則頂帽
具三衣假北面秉此揮談名爲握君

清門處士

海舶來有一沉香翁剜鏤若鬼工高尺餘舶酋
以上吳越王王目爲清門處士發源於心清聞
妙香也

四奇家具

後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長興四年明宗晏
駕唐避亂莊宗諸兒削髮爲苾芻間道走蜀時
知祥新稱帝爲公主厚待猶子賜予千計物器
用局以沉香降真爲鉢木香爲匙筯鍋之常食
堂展鉢衆僧私相謂曰我輩謂渠頂相衣服均
是金輪王孫但面前四奇家具有無不等耳

喪葬

蒐樓基衣

葬處土封謂之蒐樓凡兩品一如平頂炊餅一

如倒合水桶上作銅錢形亦有更用一重甎甃
者或刻鎮物象名基衣

泉臺上寶冥游亞寶

顯德六年世宗慶陵攢土發引之日百司設祭
於道翰林院祐泉大若盞口余令雕印字文文
之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游亞寶

義疾

他疾雖一臟受病勞瘵則異矣次第傳變五臟
百脉俱傷血絕然後奄喪人死則有蟲出中者
病如前人非死不已一傳十十傳百展轉無窮
故號義疾

永息菴

右補闕正巳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
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
想滅除貪愛耳壽七十八無疾而逝

漆宅

余嘗臨外氏之喪正見漆工髹衆凶器余因言
棺槨甚如法漆工曰七郎中隨身寫貴只贏得
一座漆宅豈可鹵莽

布漆山

天成開運以來俗尚巨棺有停之中寢人立兩
邊不相見者因肆號布漆山

漆宮沙府

蘇司空禹珪薨百官致祭侍御史何登撰版文
曰漆宮永閟沙府告成禮畢余問沙府之說曰
自隧道至壙棺之亢皆鋪沙以防陰雨泥滑名
沙府唐人嘗引用之

大小脫空

長安人物繁習俗侈喪葬陳㮽寓像其表以綾
綃金銀者曰大脫空褚外而設色者曰小脫空
製造列肆茅行俗謂之茅行家事

土筵席

葬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
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不知爭地
者誰耶蕆墓前甃石若瓶衣之面方長高不登
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每祭祀以藉饌俎謂
之土筵席

鬼

會舉人名鬼

釋種令超游南岳將至祝融峰逢赤幘紫衣人
同憩道側超問其所之因密語曰我登人也凡
舉子入試天命俊鬼三番旁護之欲以振發其
聰明其中爲名第及時運未偶者則無所護衛
君以一第爲兒戲那我輩其數也隸迷策下宮
西臺此來南獄關會一人陰德增減耳

神

侯白唾神茶

侯白隋人性輕多戲言嘗唾壁誤中神茶像人
因責之應曰侯白兩脚墮地雙眼覷天太平田
地步履安然此皆特耳安敢望侯白哉

紫相公

進士于則渴外親於汧陽未至十餘里飯于野
店旁有紫荊樹村民祠以爲神呼曰紫相公則
烹茶因以一杯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

冠棠衣人來見自陳余則紫相公主一方茶萊流之儁隷有天平吏掌辣判官王儉然皆嗜茶而未嗣者鮮以是品爲供爺蒙厚飲可謂非常之惠因口占贈詩曰降酒先生風韻高撾銀公子更清豪碎牙粉骨功成後小碾當衢馬脚横峚則是日以小分贈銀匙打茶故目爲攪銀公子則家茶蔬圃中禱之年年獲收

妖

活玉巢

盩厔吏魁召士人訓子舍館于門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復作左腮抵腫遂張口卧意似昏騰忽聞有聲發於齦齶若切切語言人馬喧闐漸次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蚤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玉巢也似訶喝狀頰上蚤蟲然直入口彈指頃齒大痛詰旦具告主人勸呼符祝用符水士人從之痛已腫消竟不知何怪也

陳眉公訂正清異錄卷之四 終

清異錄二卷

宋陶穀撰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唐彥謙之孫避晉諱改陶氏仕晉爲知制誥倉部郎中仕漢爲給事中仕周爲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入宋仍原官加戶部尚書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皆採摭唐及五代新穎之語分三十七門各爲標題而註事實緣起於其下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不類宋初人語胡應麟筆叢嘗辨之今案穀雖入宋實五代舊人當時文格不過如是應麟所云良是惟穀本北人僅一使南唐而花九品九命一條云張翊者世本長安因亂南來先主擢置上列乃似江南人語是則稍不可解耳豈亦雜錄舊文刪除未盡耶所記諸事如出一手大抵即穀所造亦雲仙散錄之流而獨不僞造書名故後人頗引爲詞藻之用樓鑰攻媿集有白醉軒詩據其自序亦引此書則宋代名流即已用爲故實相沿既久遂亦不可廢焉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清異錄二卷 小說家

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不類宋初人語胡應麟筆叢嘗辨之今案穀雖入宋實五代舊人當時文格不過如是應麟所云良是惟穀本北人僅一使南唐而花九品九命一條云張翊者世本長安因亂南來先主擢置上列乃似江南人語是則稍不可解耳豈亦雜錄舊文刪除未盡耶

嘉錫案王國維觀堂外集庚辛之間讀書志云清異錄二卷舊題宋陶穀撰直齋謂此書似雲仙散錄而語不類國初人蓋假託也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三十二謂此書命名造語非穀不能四庫提要亦右其說惟疑其花品九命一條似江南人作今以本書證之陳說良是按宋史陶穀傳穀以開寶三年卒（脫注云學士年譜亦云開寶三年十二月卒）而南唐之亡在開寶八年今此書第一條即云李煜在國時作所南文云云明明作于煜入宋之後去穀之卒已五年餘如書中稱宋太祖之謚違命侯之封及鄭文寶陳喬張佖之子等皆在南唐亡國之後或更遠在太宗時則陳氏假託之說不誤胡辨妄也

四庫總目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清異錄二卷

是書皆採摭唐及五代新穎之語分三十七門各爲標題而注事實緣起於其下

瞿氏目錄有隆慶六年葉氏菉竹堂刊本云前有隆慶壬申河間俞允文序云葉伯寅有元時孫道明鈔寫本六卷凡十五門二百三十事遺缺過半後復得鈔本不第卷次凡三十七門六百四十八事比道明本爲備而文獨簡略爲陶宗儀刪定本今參校勘正十有二三而疑誤難正者並復存之據此則明本非穀之舊也特未知提要所據何本耳

王氏談錄

王洙 撰

寶顏堂訂正王氏談錄

雲間仲醇陳繼儒 訂

檇李 履素黃承昊 曼倩金壽明 校

訓子

公誨諸子曰忠非必殺身自盡其誠也可令人從一官苟能竭力于大小之務不自愧于祿食推而廣之至于大事皆忠也至于以身死事蓋古人不幸而遇之耳閨門之內承順父母顏色爲先吾先公中令奉戚氏太夫人極爲子之道太夫人每有小不如意未嘗與先公一言先公必朝服再拜候其色悅而退先公在金陵餘杭清夜多作詩必召吾起艸或屬數句未成且假寐吾持筆侍側往往至中夜不敢退時吾十五六歲未始知倦今吾愛汝曹不欲以嚴限慈庶事當自勉也

爾雅

公言爾雅文選待文士之秘學也使人知之必訊其所習淺末至規撫裁取不習或門常戲曰韓愈詩多用訓故而反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此人戚迹也

隸書

公素不習隸書初但徵作八分皇祐中受詔書獻穆公主碑李氏求以古隸寫于是始作隸書既出人競愛朱丞相曰近世人家栢楹之刻所未及也君謨亦云君之隸字乃得漢世舊法僕之所作但唐謂一本作体隸耳

筆法

公言用筆須圓勁結體須作力正然後以奇古爲工皇祐中受詔與君謨分寫迩英閣二圖公書無逸篇君謨真字書孝經既成上作飛白二軸荅之後又受詔分寫集禧觀諸殿榜公書奉福虛福殿二榜君謨書神藻殿二榜

爲文

公誨諸子屬文曰爲文以造語爲工當意深而語簡取則于六經莊騷司馬遷楊雄之流皆以此也又論修身行道至于性命之理既而曰此皆第一等語汝輩一詞賦亦未能善固未知也然不當不爲汝輩道

讀書記

公常言府王劭作讀書記凡所說書隨意所取疏之後輯而成篇又唐人有臺閣集纂當世名人詩今此二書人家罕有存者

鷄鳴歌

公言人嘗云汝南出鳴鷄考之舊事漢時于汝南取能鷄鳴歌之人其云鳴鷄蓋謬也

葬

公言昔觀孔子墓視其地之形勢大與今俗深相符今之術冡昔人之所遺耶

子房封留

公言今陳留立祠祀張子房非也所封留沛金彭城有留城是也昔宋武北征過陳留下教修復其失蓋已久矣

爲文

公訓諸子曰壯年爲文當以氣焰爲上悲哀憔悴之詞愼不得法

知字音切

公言學者不可不知音切苟不通終竟爲不識字人

論陰陽拘忌

公言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愷者自祖考及緦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人且識其易而謂禍福未可知歲

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此觀之眞達者也今之人稽留葬禮動且踰紀邀求不信之福于祖先遺骸眞罪人也

筆法

江南李主及二徐傳二王撥鐙筆法中朝士人罕遇路待詔尹希古悉得之吳尤以爲秘所傳二人與范宗傑而已其法五字擫厭抵鈎揭吳又云更有二字曰導送者導鋒迎送之謂耳若作一字必從之中起之吳笑曰然

讀甘露記

公嘗讀甘露記歎曰無妄之禍乃至于此以此視之軒冕非可戀之物吾日有歸意

唐時金帶

公言李汾給事有一金帶唐之制作撻尾刻云龍朔某年紫宸殿宣賜鄭畋其制作與色澤尤奇防卒其子不肖妄以與人臨淄公晏殊留守南郡大會客伎有金帶立其側者公目之覺異于常引視其刻問所從來曰李氏子所假公俛歎久之

京氏律曆

京氏律曆一卷虞翻爲之解其書雖存學者罕究公從秘府傳其書究習遂通屢以占卦甚効

修書進藁

公言修書藁艸隋書尤重謂之初藁與正本並奏

古事不見所出

公言古事有相承傳用而不見出者甚多如顏囘讀書鉄鏑三摧是其一也

秘閣易法

公言秘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爲篇而陸氏太玄篇第亦各異考之足以見古易經之舊次

方藥精通

公言高文莊方藥精通聚奇藥價及巨萬雅尚之一也

繪事後素

公言繪事雕糅工記所謂後素工也

七言詩

公言古七言詩自漢末蓋出于史篇之體

性貴平淡

公言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即所謂宰輔器也蓋宰制方物等之公平甄別不差足任機柄耳昔劉劭論人物亦以平淡爲先也

蘭蕙

公言蘭蕙二艸令人蓋無識者或云藿香爲蕙艸

錄書須黏葉

公言作書冊黏葉爲上雖歲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葉第足可抄錄次敘初得董子繁露數卷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綴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命其家所錄書作黏法

少女風

公言管輅云天欲雨樹上已有少女風今俗多云急風翻葉見白者是

靈符石

公少遊蜀于江瀆得靈符石理堅潤其文尤異

李廷珪墨

公性尤愛墨持玩不厭几案床枕間往往置之常以柔軟物磨拭發其光色至用衣袖舉無所惜慶曆中人有持廷珪墨十丸求售從子參預託公艸文字恐溷其思遽令麾去公後聞之極爲嘆惜後此墨尤難得而屢以萬錢市一丸其品乃有數等其邽字作下邽之邽者爲上作圭絫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庭圭者最下蓋廷珪之本燕人奚初姓後徙江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主寵其能賜之姓也雖名號有高下其間又自有精粗亦將有僞作者人亦多惑公言君辨之當視其背即云歙州李廷珪墨歙旁　之左足與李字之中書可與了字之足貫又與廷字之壁書墨字之右角貫視之上下相通者爲眞公又自能造墨在

濮梁彭門常走人取兗州善煤手自和採妙爲形體蓋光色與廷珪相上下既成分遺好事悉伏其精嘗以廷珪墨遺君謨隴西王之子惟謂公曰聞以墨遺君謨橐中必缺請以一丸補之

小篆奇古

公亦習古文小篆嘗謂古文至少至許慎所不載及不出孔氏書者悉後人所造學之少所根據小篆源流可究便于施用公用筆奇古慶曆中士大夫家墓銘蓋多公筆也今上景祐徽號玉冊宣獻宋公受詔寫宋公不習篆公以代書也又章郇公受詔書相國寶奎殿太宗真宗詩額亦公代之

篆銘嘉量

皇祐中上命少府作嘉量公稽永制度參以周漢既成自篆刻銘奏御藏于內府詔在集中

碑額

裴公所書石隸字則獻穆大長公主碑曹襄悼碑范文正碑晏元獻碑伊先生隔山庵記正字則張少監墓誌濠州四望亭詩莊生臺詩宋宣獻詩書額濠州四望亭南京御史臺讀易堂襄州峴山亭臨芳亭華嚴寺羊太傅廟西京敎忠積慶寺東都李氏間燕堂來鸞堂漣亭稀務亭劉氏叢華堂

古器

景祐中內出古銅鐘鬲尊三器詔公辨其款識公驗其文稱有周立王字法參以篆隸形制不與經典相合非遠古時物疑宇文氏時器具上其事詔藏于龍圖閣語在公集中皇祐中又出玉器二一爲四龍行走上騰之形其端廿餘可置物壹爲梳形旁上連雜纓繰可插羽下有柄彫以蜻蜓蝘蜒絕工巧公以爲皆物柄也梳形者疑古人羽扇之柄其他莫可知

辨藥

公示京師市藥須當精別市中稿本多雜以歲仙靈不可稱辨往往誤售入藥遂不爲効稿本蓋柔細而芳香者是

自治之要

公語諸子曰人之文章美者固譽之不至者未嘗輕視吾心意和平得自治之要險巇貪娟固自不生忿尤僥倖適絕思慮以其染汙吾心非賊天理皆屏之于未萌然事有曲直必當中理令朝廷之士與吾論事有不直謗毀甚多然吾皆不責固無報復蓋吾自信者篤耳此乃汝輩粗識善惡人亦不能欺吾其能以無爲有紿汝輩耶吾既已自力如此更欲汝輩効而爲之不可不勉也

校書

公言校書之例它本有語異而意通者不取可惜蓋不可決謂非昔人之意俱當存之　注爲一云作壹云一字已上謂之一作　公自校杜甫詩有艸閣臨無地之句它本又爲荒無之藉既兩字之它日有人曰爲無字以爲無義公笑曰文選云飛閣下臨于無地豈爲無義乎唐鄭顥自云夢爲詩十許韵有云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意甚惡之後遇宣宗山陵因復成公常笑曰此杜工部橋陵詩也顥以爲貞陵之祥而更復綴緝亦雖鄙之二也

相知之厚

蔡文忠守南都公時爲書院說書且將薦公而謂公曰欲薦而未有人可令艸奏以叙君之美莫相帯頃君自爲之公謝曰某之才不足當公薦今石太祝延年泉所愛重宜置某而薦石蔡公曰固欲薦之亦當自令艸奏公徐曰得之奏達命公艸石奏而石爲公艸奏初罷野城尉里中是時晏丞爲留守方修後圃而使諸曹掾賦馴鶴小池戶曹掾玉初邀同賦既成并上臨淄公公喜遇之甚厚及臨淄公還朝力薦爲應天府學講書語在公家傳中是後蔡文忠繼守留鑰復待以上客蔡公既去而宋公來其所以遇之尤加每公事退開羣閤邀公殆日以爲常相對但持書冊論議而已宋公嗜食乾果羅列左右間或相勸食或以文章示公句意有所欲易及一字不安者必曰□□思之公曰以某

句賜字如何曰更試思之或至再三乃用後宋公還朝公亦入上庠又陪佐史局無一日異于初宋公薨公爲之議謚撰著行狀象篆勸墓銘諸宋以服帶繒錢遺于公甚厚公不發其封悉還之李邯鄲公戲簡公曰可惜筆端徘來盡被車兒推去後老思宋公平昔之知嘗歎曰相知之厚不愧古人今亡矣夫去年公謁告還里中餞于飛侍讀爲留守其妻宋公女也置餞公辭于郡齋歸是往者日與君父論書于此齋日吾家爲肴羞尊酒以待者也因泣下明日餞以其妻語語公公亦爲悽然

古今樂律通譜

公洞曉音律自能辨聲度曲嘗究今樂之與古樂所由變而揔諸器之同歸以籍于譜至如言黃鍾其聲則屬絃之某抑按金石之其聲考竅之某穴皆衙貫爲表而別之至于胡部諸器亦然雖不知者可一視而究號曰古今樂律通譜又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清商遺音其論甚詳

芸

芸香艸也舊說爲不食今入皆不識文丞相自秦亭得其種分遺公歲種之公家庭砌下有艸如苜蓿橋之尤香公曰此乃牛芸爾雅所謂權黃華者校之　烈于芸食與否皆未可試也

李衛公文

公亟稱李衛公之文謂不滅燕許每讀積薪賦曰雖後束之高處必居上而先焚眞文章之精致也

作文立意

班固典引序唐堯君臣之德洪享天下云股肱既周後授漢劉公言古人作文立意高奇如此後學者可不務哉一云文當務立意高奇不踏陳故

爲箴自警

公始爲進士居里中與稽顙顙實充絺交各爲箴以自警

期待之深

公爲舒城尉馬亮鎭廬江始入謁謂公曰君狀貌類宋尚書白材質正與君等他日亦不下此人後入上庠暇日謁邢侍讀昺識公甚喜歎曰君異時之孫溤也孫奭爲元方貴顯

上官忌兀日

公云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畧者嘗記丁顧言少卿云昔遊宦蜀中至官有期駐卅江滸游憩山寺遇老僧問丁公何爲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丁又以告僧曰是所謂兀日不可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去君笑而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事免歸丁深異之于是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屢以詰公臨治頗用之

水漬書冊

公言藏書之家書冊或爲雨濡及途路水濟所漬者皆可大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塡壓平處逮乾色雖微漬而畧無損壞

雌黃墨

公言雌黃爲墨校書甚良飛研極細堅膠揉爲挺無油甕器中磨親以少藤黃尤佳

詩話

公言舊嘗得句云槐杪青蟲縋夕陽因思昔人似未曾道後閱杜少陵詩有云青虫懸就日尤歎其才思無所不周也

北虜風物

公言昔使契丹戎主觴客悉以玉杯其精刻殆未常見也又言虜人饋客以乳粥亦北荒之珍虜中有鐵脚艸採取陰乾投之沸湯中頃之葉舒卷如生

書儀

公言唐裴鄭二家書儀皆云凶書須好紙楷寫言語哀雅之稱似非幸戚之義不若以生紙書之語言亭札質朴爲稱

亢父城

公言既舊有亢父城賦甚陋其土昔嘗經行視其地信然

方言

楊雄方言世所傳云舊本也公患其無次序判別其訓各以類從且云此殆子雲之初意也後人見其有條理便謂昔本則妄耳李邯鄲甚

修書

最公所修之書春秋繁露（舊擾簡脫文差互不可考公按年尋繹文義綴緝始成仍舊爲十七卷）方言（舊無次序公折之以類從）杜甫詩（古六十卷今世傳二十卷止數百篇參合別本以歲時類得篇二十卷）高適詩（舊十三卷今分爲十卷）易緯（館閣舊本以乾鑿度稽覽圖通卦驗分爲二書各自有公據以唐志因也今易緯凡卷仍後篇次合爲一書復其舊次）

詩話

公言近人別傳杜甫詩杜鵑行一篇云誰言癸雞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此正破前篇非甫作也

醫

公言昔東都有一醫者姓劉其術甚異通黃帝八十一難經病証者失其旨乃自爲解獻于闕下仍爲人講說自號曰劉難經其治疾察脉無隱不知所後有二藥奩止藥末数品而已毎視人病旋取諸末合和加減分爲劑料日服不盡其数病未愈他日再至曰此藥服不如数耳所餘當有幾人不能欺後以老終

論逸少書

公言每閱王右軍書覺每帖氣勢各異此所謂義之爲紙不同也

醫茶

公言茶品高而年多者必稍陳遇有茶處春初取新芽輕炙雜而烹之氣味自復在襄陽試作甚佳嘗語君謨亦以爲然

古碑

石舍人楊休典宿州蘄澤岸傍得古碑刻云有周渤海君玄孫伯著之碑問公所謂公者非守文氏乎公曰然

史官

宋丞相庠與翰林祁皆公布衣之舊同年登科皆貴達益篤契好初宣獻公薦公入史局時邯鄲李公淑領撰著李方貴顯與宋公同列而不相下頗有間隙宋既與公舊勸公毋受命公辟以庠宣獻公知不敢避讓宋怒遽折簡謂公曰自古爲史者不免天菑或人禍子何爲當而不避今且賀子而吊子也

藥性

公言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百合病似取其名嘔血用胭脂紅花似取其色淋瀝治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取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唐三宗像

公言舒城縣民李氏者唐宗室之裔有一軸畫上畫玄肅代三帝眞云其先別子所出也其畫亦當時之跡每持以見縣官免科役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云如今池底休鋪錦公言此御文公對李公石云元中舊宮人盡在問之無此事者

楊姓異同

楊修書云修家子云公言子雲自叙爲楊侯之裔自爲楊字恐與華陽之楊異

唐世詩僧

公言唐世詩僧得名者衆然格律一體之于高遠顏延之所謂委巷中歌謠耳雅皎然特優

解經

公言學者解經或有改字就義者非先儒闕疑之旨往往自誤取

起居注

公言穆天子傳左右史之書起居注始于漢世乃有遺法也故今崇文書目以穆傳首記注之列

黃白術

公言先中舍在金陵有一術者自言得黃白術請試之初持二藥罨至云丹砂所化也中令不以爲然既而請持歸明日復至皆先所見物也而其一當中印一指痕乃金瀝也其一如滿盛其瀝而復瀉去者其表則素潔如初遂留二物

而去後不知所適

又

公言初赴舉時接一士人稍親久忽謂公曰君甚無資乎求開通錢千餘當爲君化少物公曰錢固有而難化也絕得開通曰銅精者皆可数日持錢十兩至視之錢固赤與字隱隱尚在謂公曰君并欲其法乎亦無所秘公笑曰聊試鄉法爾吾無所用悉還之後月餘其人卒

丁謂家資

公言丁謂前敗之一夕買竭都市中金餘産籍沒後官斥賣人有買其綵薦一析之得絹凡三百餘端

二蘇艸隸

二蘇皆工艸隸而舜欽先得名人或咨云公二人優劣公曰才翁筆勢勁媚疑生長也

周官

公云學者多云疑周官初以吾者之始作而未用之書也以近事比之唐世制六典者當時百官之目最爲詳悉竟不能遵用

晏相觀書

公言晏丞相自云觀書遇事有可用者必準度所宜使處然後默記如未獲用者心常恨之他日臨文速不廢忘

贈日本僧詩

公言祥符中日本僧寂照來朝後求禮天台山先中令守會稽寂照經由來謁寂照善書迹習二王而不習華言但以筆札通意時長兄爲天台宰中令以書導之兼贈詩云滄波泛瓶錫幾月到天朝鄉信日邊斷歸程海面遲秋泉吟裡落霜葉定中飄爲愛華風住扶桑夢自消既至天台致書來謝累幅勒至其字體妖嫵可愛楊文公在禁中藏之亦嘗序其事

夢

公言始作禮官時夢入禁苑中引一紫衣人至後亭見上免後踰年荊王薨皇帝受服予時引太常卿入苑中其徑路所至皆夢中所見

汗衫

公言皇祐中人有獻唐昭宗御服汗衫一上有朱字手詔與錢鏐求助兵時隔塞不通蓋密信也獻者朱氏子孫欲求官朝廷留而賜帛遣之

曆官

公言近世司天算楚衍爲首既老昏有弟子賈憲朱吉著名憲今爲左班殿直吉隸太史憲運算亦妙有書傳于世而吉駁憲棄去餘分于法未盡

贈狄國賓詩

耀州三寅人狄國賓自云仁傑之後有告身數通及代宗時御史中丞狄歸昌請復御膳表具携以示公仍請詩云每讀梁公傳青編日屢開神交慕英烈目喜見雲來一命須朝謁連章薦楚材凡昇黃綬秩世代乃身媒國賓向以龍圖閣直學士狄棐論得官

詩話

公言杜甫爲詩多用當時事所言王魚蒙葬地者事見韋述兩京記云云有言鐵馬汗常趍者昭陵陵馬助戰是也此類甚多此篇不全

評書

公言好永禪師書嘗得石本千字文手自槻楷眼則玩閱至老不倦嘗云今人筆美未能爲書須結體巧常使左方高氣勢自得遒媚乃爲佳也與蔡君謨在西閣朝夕評書君謨每有祈寫求公指其失後語公曰與原叔論書數年自覺倍精昔時人或與公論禪理公曰仲兄絕因母意毋必毋固毋我蓋不出是也

自强

叔夔云當公才業賢望如此然其心好學善爲文章又樂與人論議經旨及古今典亡治亂雖逐日亦各有工課夜坐一書室中或至二三更方歸寢此蓋往年曾倅鄭州佐王曾相而曾乃如此所爲富公亦常服其勉勵耳此實士君子規矩其身而不敢自懈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之謂也

通經

叔彝常云士有曉熟世務兼能作文字者然後能通經史其常潛心于其間故也然則如今天下學者皆能經術然求所謂通經者其人少矣

修慎

韓諫父聞臺官吳中復等疏陳相執中所為及家私事凡九條諫父乃曰言必書之史傳施後世而不善之名安可掩哉士君子豈得不修慎哉

訪問

倪義父云某每因往街市或坐次逢河東河北陝西客旅等某必問其事意亦要知茶鹽礬之類及雜物有所更改增添條制之事又可以知省中所行事宜經便與不便如何也

識明則經明

周伯堅云某于周易與先生之說有不同之處然則君子所患者識耳識明則經明而周流通變矣

不置侍婢

伯堅又云相愛者與家人言以某年高在遠方勸置一女子侍飲食湯藥圖其安逸某乃云自幼年力耕燈孤貧讀書歷盡艱苦而執志期于粗有所樹立而今幸亦為人所愛見此苟或知此且棄忘其初心也

作文主之以誠

管乞中云凡修學不患作文字不能精在持身立事自期如何耳然則作文字必主之以誠也中庸曰不誠無物誠之說于聖賢道可謂至大矣

政事

蔡監簿至夫在學云叔彝有書與叔父密學言京師弊政十餘條而叔父已先行其七八與叔彝所聞者暗相合叔父甚喜之時君謨行京兆事

思慮

潘十六十九秀才在富相為外甥云舅氏往年與鄆某嘗于左右修學而舅氏每中夜或獨坐一靜書室中至二三更但仰靠倚子不知思慮天下何事也

好學

歐大太祝云大人嘗云太師致仕在家每日須看文又喜學書字并艸書

又

歐大又云大人在家逐日須作文字而子經史間亦各有工課耳

廉慎

焦秀才云胡內翰于湖州時買物却于他郡致仍一一供稅錢也

相人

歐大又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氣之小大也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

作官

又云作官須事事要知只如耕犁之具亦要知制作蓋臨政利民亦有使處　又云作官須且坐而觀之久而後可發　作官不在文章劉參政作官後不在文章亦全在器業也

持身

焦秀才云錢志通于編勑刑統皆一一節目之又云不患作文字不精患不能持身與立事耳又云君子不以己所藏而推所愛

河圖

歐公云河圖之說雖見于書易論語禮記其獨以為不然蓋後之人好怪說耳豈有聖人以己有德而不獲天位非也某以文字正之後世必有信之者一千年後必得一人信之二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又三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矣以三千年而獲三人見信則後數千年間信者必多則其說行矣

作詩

又云凡作詩并選中唐之名士衆則格試每作三五篇雅子其文字亦然

推誠待物 相業附

李兵部云唯人推誠待物不要城府而人自和平也某凡于職司十餘年前後慮猜防人底文字並不發奏及其　某奏此事乃先奏某亦依違　供析亦不欲旁損其人也　又云嘗見龐相勸其如公孫弘令脫粟飯布被伊不聽其言豈有六十五歲更造宅營葺所活幾府其愚可知也已又云凡宰相多以巳之親戚遂隔朝廷仕宦者豈至公之道邪賈相則不然雖唐詢爲事令作臺官亦不言之　又云夫易之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事亦甚大以一人之心感天下使之和平豈非誠哉非以虛受人而人可化哉大抵虛受人則無城府無城府則無疑無疑則誠矣　又云今之居宰相百執之上不慮人之窺伺而不錯作事天下人之聰明豈可掩哉　又云凡在中書者自平生讀書學聖人之道及可用之處反不用之其本爲利祿所汨而聰明有所蔽也　又云今之大臣但家中爲歡樂豈有思天下憂患與國家之安危生平所學當行之事哉

賢者能受毀 大臣欲知典故附

張中行云夫賢者難能受屈辱蓋以其有所容而期于後世也夫毀者人易受而毀者所不能堪然而能堪受人之毀而不動者亦唯賢者能之夫平居無事之時人皆能言可以守道死而不變及有罹患難而當鼎鑊之誅而獨能不易其操者乃爲難耳　又云大臣者欲知國家故事如親相者則可以爲宰相而治天下者也

作文

歐公云某每日雖無別文字可作亦須努討題目作一二篇又[一]曰凡看史書須作方略抄記又曰文字既馳騁欲亦簡重

經史

焦秀才云欲作文字與立身先且須積日以養其源可也長源與知仲書曰知日講史記及孟子甚善甚善蓋經書養人根本史書開人才思此事不可一日廢而須自少年積之宜常用此法也

附編錄觀覽書目

集思慮聞見可記事　寫三朝實錄　尋諸司事例文字　抄記本朝名臣所施爲事節　尋求河北河東陝西東西川廣古今戰鬥行師方略　編錄河北至廣南六處極邊山川地圖　編錄古今凡興利公私事　求錄古今治水方略地圖等蕃訪應譜系文字　編錄三司錢穀文字究問國家每年二歲科數與一年京師官吏三軍諸軍請受并內外諸雜支用多少科有蓄積豐乏之數　訪問兵籍禁軍廂軍年內外實增減數多少萬數　編錄應律令刑統文書　訪問內外養馬數多少并　編錄古今養馬買馬法　編錄水陸舟車轉運方略　編錄兵家文字　編錄應械形制法度　編錄四方今有遺利平民事　編錄歷代帝王所尚有益于國家事　編錄應今朝名臣爲政略事　尋訪樂文字　編錄歷代至唐五代國朝以來貨殖所營爲事　編錄國朝諸將臨敵制置方略事　編錄國朝宰相所施爲事　編錄自來行文書中利害事節　編錄諸官所藏家書目錄　編錄諸在官所爲方略　宰相三司　御史臺　開封府糾察在官刑獄　舉牧司　樞密諫官　大理寺　流內銓　審刑院　安撫　益州北使審官院　緣邊　轉運　提刑　臺閣故事　觀三朝寶錄其三百八十卷內太祖五十卷太宗八十卷眞宗一百五十卷孫奭宋綬陳堯佐等同修撰　觀三朝聖政略卷十四　三朝聖政錄石介　三朝寶錄三十卷王曾　三朝寶錄十卷呂夷簡　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慶曆二年張得象　太宗故事二十卷富弼　觀文鑒古圖慶曆四年　三朝訓鑒圖十卷皇祐李淑　皇祐方域圖五十卷王洙壽錄　兩朝寶訓三十卷林希　熙豐聖訓二十卷林虞　仁宗政要四十卷張忠　邇英延英二閣記注三卷呂朝賈　寶文天人祥異書十卷三十門章得象　聖政記一百五十卷丁謂　政錄節要十卷　二聖範一卷　英祖記略一卷　正統十卷英宗　神武秘略十卷仁宗　太常因革禮三百卷姚闢韓洞歐陽修李柬之　鹵簿

[illegible]圖記（十卷宋綬）祀年通譜（十卷文彥博宋庠高若訥）州縣祭社稷儀（一卷詳行禮官）閤門儀制（六卷梁顥）元豐郊廟奉祀禮文（二十卷）編年通載（十卷張衡）朝制要覽備對（六卷畢仲衍）開寶通禮義（一百卷盧多遜）禮書（一百五十卷陳用之）樂書（陳晉之）大樂圖（一卷宋）諡法（蘇洵）先天記　降聖記　封禪記（五十二卷大中祥符）祀汾陰記（五十三卷）迎奉聖像記　續通典（一百卷宋白）唐會要（一百卷王溥）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冊府元龜（一千卷王欽若）太平廣記（五百卷李昉等）總類（一千卷李昉等）前史精要（丁度）

究觀此篇必嘉祐已前巨公所爲其志亦可知也大抵前輩仕進便作官業自斯遠大非若後世碌碌苟科第以盜榮竊寵者惜哉不及見聖人矣太原王洙敬錄于家塾

寶顏堂訂正王氏談錄（終）

王氏談錄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說郛載之題曰王洙撰書錄解題則以爲翰林學士南京王洙之子錄其父所言今觀此書凡九十九則而稱先公及公者七十餘則則非洙所著明甚蓋編此書者見卷尾有編錄觀覽書目一則末題云王洙敬錄遂以爲全書皆出洙手不知此一則乃嘉祐以前人所爲洙特錄而跋之其子附載書末耳世無自著書而自標敬錄者也其解繪事後素一條朱子集註取之其論校書留兩存解經不可改字就義皆爲有識其稱校書之法二字以上謂之一云一字謂之一作亦深有理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中甲科官終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卒謚曰文子欽臣字仲至賜進士及第官終待制知成德軍據本傳及東都事略洙子惟欽臣一人則此書卽欽臣所錄也

南部新書

錢易撰

四庫全書提要

南部新書十卷。宋錢易撰。舊本卷首題錢後人。蓋以姓譜載錢氏出錢鏗也。易字希白。吳越王倧之子。寫宗朝。官至翰林學士。是書乃其大中祥符間知開封縣時所作。皆記唐時故事。間及五代。多錄軼聞瑣語。而朝章國典因革損益。亦雜載其中。故雖小說家言。而不似他書之侈談迂怪。於考證尚屬有裨。晁公武讀書志作五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標題自甲至癸以十干爲紀。則作十卷爲是。公武所記。殆別一合併之本也。世所行本傳寫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別有一本從曾慥類說中摘錄成帙。半經刪削。闕漏尤甚。此本共八百餘條。首尾完具。以諸本彙校。皆不及其全備。當爲足本矣。

先君尚書在章聖朝。祥符中。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宰開封。民事多閑。留心國史。博聞強記。研深覃精。至于前言往行。孜孜念慮。如不及。得一善事。疏於方冊。曠日持久。乃成編軸。命曰南部新書。凡三萬五千言。事實千。成編五。列卷十。其間所紀。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無纖巨善惡足爲鑒誡者。忠鯁孝義。可以勸臣子。因果報應。可以警愚俗。典章儀式。可以識國體。風諠廉讓。可以勵節槩。機辯敏悟怪奇迴特。亦所以誌難知而廣多聞。爾雅爲六藝鈐鍵。而采諸誌考方語。周詩形四方風雅。比興多蟲魚草木之類。小子不肖。叨繼科目。屢踐世官。假守宮鑰。從溷事休。閱繹家集。因以新書次爲門類。繕寫淨本。致于鄉曲。以圖刊鐫。昔班氏家有賜書。而擅史學。王涯之以左右舊事藏于青箱。卒用名代。敢跂而及。聊緝先志云。于翰林侍讀學士錢明逸序。

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南部新書

甲

宋 錢易 希白撰

自武德至長安四月已前。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筆。每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

尚書省廳。歷者有壁記。入相則以朱點之。元和後惟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時省中謂之朱點廳。

韋夏卿與弟正卿。大曆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歸二難之手。

韓晃大曆中爲制科第三等。勅頭代皇異之。詔下日。坐以采輿翠龍（一作觀）命近臣持采仗襯。厚錫錦帛。以示殊澤。

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爲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錄著。及袞視事。不浹旬果除。

凌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皆北面。閣中有中隔。隔內面北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

證聖元年正月。明堂災。重造天册萬歲殿。二年三月成。號爲通天宮。

項斯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甚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斯明年登上第。

上元中。長安東內始置延英殿。每侍臣賜對。則左右悉去。故直言讜議。盡得上達。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皇在東宮。諷諭獻之。聽以總兵不從。及即位。太原擬帥。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爲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降制。

開元御札云。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爲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頒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中。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

祠部省中謂之冰（去）廳。言其清且冷也。

尚書省東南向陽通衢有小橋。相承曰拗項橋。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

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或夜聞絲竹之音。則省中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頗覺爲繁。楊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匣加鎖以貯之。人以爲便。至今不改。

始撫笏囊。皆插笏于馬上。張曲江清瘦不任。乃設笏囊。

秘書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校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人乃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即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廳被校書侵。

曹確、楊收、徐商、路巖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確確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李林甫嫉中表有誕子者。以書賀之云。知有弄麞之慶。

鄭注鎮鳳翔。皆擇貞正之士以爲幕席。亦欲遏其邪行。及注敗。皆爲監軍所誅。

溫大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高祖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後弟大有又除中書侍郎。（大有一作彥博）

中書省有盤石。初薛道衡爲內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詔。後孫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

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精。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女道士魚元機。住咸宜觀。攻篇什。殺婢綠翹。甚切害。事敗棄市。

崔四八。即慎由之子。小名繆郎。天下呼油爲麻膏。故謂之麻膏相公。

開元中。殿辟以下。輪日載筆于乘輿前。作內起居注。四季朱印聯名牒送史館。至天寶十載季冬。已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雕檀軸。紫鳳綾表。遂別起大閣貯之。逆胡陷西京。先以火千炬焚是閣。移時灰滅。故實錄百不敘及一二。

小許公從工部侍郎除中書舍人。一本作侍郎。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一本無制誥二字。舍人有政事食。自此爲始。

太和中。上自延英退。獨召柳公權對。上不悅曰。今日一場大奇也。嗣復李珏道張鷴是奇才。請與近密官。鄭覃夷行卻云是姦邪。須斥之于嶺外。教我如何卽是。公權奏曰。允執厥中。上曰。如何是允執厥中。又奏嗣復李珏既言是奇才。卽不合斥于嶺外。鄭覃夷行旣云是姦邪。亦不合致于近密。若且與荆襄間一郡守。此近于允執厥中。旬日又召對。上曰。允執厥中。向道也是。張遂爲郡守。

賈曾除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之。書者以中書是曾司名。父之名又同音名別。于禮無嫌。曾乃就職。

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廙、職方郎中李畬俱非善射。箭不及垛。而互書工拙。畬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畬曰。畬去垛三十步。廙箭去畬三十步。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諸生隱徂來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于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白之詞也。尚在焉。

江西私釀酒法尤嚴。王仲舒廉察日。奏罷之。

宰相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爲中書令。始移就中書省。政事印亦改中書門下之印。

開元中。花萼樓大酺。人衆莫遏。遂命嚴安之定場。以笏畫地。無一輩敢犯。

盧攜嘗題司空圖壁云。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嘆屯奇。

龍朔中。楊思元恃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爲選人夏彪訴之。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故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開元皇帝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値暮春。戎服臂鷹于野次。時有豪氏子十餘輩。供帳于昆明。上時突會。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李某。諸輩驚散。上聯舉三船。盡一巨觥而去。

襄王僭僞。朱玫秉政。百揆失序。遂李拯爲內署。拯常吟曰。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拯終爲亂兵所殺。

武德七年。遣刑部尙書沈叔安。攜天尊像賜高麗。仍令道士往彼講道德經。

自先天初至開元十五年。儀同者四人。姚崇、宋璟、王同皎、王毛仲。

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三百戶。長公主五百戶。有至六百戶。唯太平、相王。踰此制。

黃巢入春門。坊市聚觀。尙讓慰曉市人曰。黃王爲生靈。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

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故趙縱之奴。曾干輸縱陰事。張鎰疏而杖殺之。縱、卽郭令之壻。

建中末。姚況有功于國。爲太子中舍人。旱蝗之歲。以俸薄不自給而以餒終。哀哉。

田神功。大曆八年。卒于東師。許百官弔喪。上賜屛風裀褥于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以來。將帥不

兼三事者。哀榮無比。

柳渾舊名載。爲朱泚所逼。及克復。上言曰。頃爲狂賊點穢。臣實恥稱舊名。矧字或帶戎。時當偃武。請改名渾。渾後入相。封宜城公。謂之柳宜城。

韋說著易蘊。甚有奧旨。覬、見素孫。

郭令公終始之道無缺焉。惟以譖怒判官張譚。奏杖殺之。物議爲薄。

張巡每戰大呼。牙齒皆碎。及敗。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不可三四。初守睢陽也。使許遠詣賀蘭進明乞救兵。進明大宴。遠不下喉。自嚙一指爲食。進明終不應。以至于破。

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之少年驍勇者數百人。每出遊獵。持弓矢于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獸文彩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孝和又增之萬騎。皆置使以領之。

彭偃與朱泚下僞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泚敗偃誅。其妖亂也如此。

大和九年冬。甘露事敗。將相棄市。王璠謂王涯曰。當初勸君斬却鄭注。斬之豈有此事也。此雖臨刑之言。然固當矣。

梁祖常言於明皇。超嶽是輕薄團頭。于鄆州廳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此亦挫韓偓也。

王皇后開元中。恩寵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訴之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麵。爲三郎生日爲煎餅。上戚然憫之。而餘恩獲延三載。

武德初。史館尙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移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

公孫羅爲沛王府參軍。撰文選音義十卷。羅、唐初人。

開元中。裴光庭爲侍中。門下過官委主事閻麟之裁定。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物議醜之。

張延賞怙權矜已。嫉柳渾之守正。使人謂之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

王縉在太原。舊將王無縱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

大曆中。隴州貓鼠同乳。率百僚賀。崔祐甫獨奏曰。仁則仁矣。無乃失于性乎。

李邕自滑州上計也。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蓋邕負美名。頻被貶斥。剝落在外也。

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有清德。天寶十三年卒。門人相與諡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駙馬都尉鄭潛曜。睿宗之外孫。尙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卽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至哉孝子也。

殿中監、少監、尙衣、尙舍、尙輦。大朝會。皆分左右。隨繖扇立。入閤亦同之。

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書。漏略也。

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者。納省卷。有纂異一部十卷。牓出曰。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却還。復言因此罷舉。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往通于宮禁。

五月一日御宣政殿。百僚相見之儀。貞元已來常行之。自後多闕。

崆峒山在松州嚴龍州。西北接蕃界。獨破後路不通。即非空桐也。

長安中秋望夜。有人聞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又聞有和者曰。九衢日生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晦冥。皆聞其喧聚之聲。怪哉。

太和中。程修己以畫進見。嘗舉孝廉。故文皇待之彌厚。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猶豫未定。許南陽宣言于朝曰。田舍翁賸穫得十斛麥。尚須換却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上意乃定。呼牝鷄之孽。洎移土德。過始于南陽。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樟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張介然。天寶中爲尉衛卿。因入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鄉里不知。臣河京人也。請例戟于故鄉。上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佇當別賜。本鄉列戟。介然始也。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嘗白事于王縉。縉曰。尹南方尹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

總章中。天子服婆羅門藥。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

貞元中。邕州經略使陳畢。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卒之日。畢得疾。見緩爲祟而卒。

韋氏專制。明皇憂甚。獨密言于王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

開元中。諸王友愛特甚。常謂近侍曰。思作長枕大被。與諸王同臥。

鄱陽人張朝。爲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獲免。

中書省柳樹久枯死。興元二年。車駕還而柳活。明年呂渭以爲禮部賦。上甚惡之。

盧霈昔寓居鄭州。典貼得良田。及爲鄭滑節度。悉召其主還之。時以爲美談。

自貞元來。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謂之宮市。

日本國大臣曰眞人。猶中朝戶部尚書。

郭代公元振。爲西涼州牧。時西蕃會帥烏質勒強盛。元振爲之立語。俄頃雪下盈尺。質勒既老。久立。歸而遂死。人謂謔殺烏質勒。

路隨孝行淳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酷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身不背西坐。其寢以西首。

南部新書

乙

貞元十二年。盧邁爽弟。請出城隨。近年宰相多拘守。而邁有此行。時人美之。

裴延齡撰續裴駰所注史記之闕。自號小裴。

楊氏於靜恭一房猶盛。汝士虞卿、漢公魯士是也。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嚴。嚴生郁。郁生草。草太平興國八年成名。近爲諫議大夫。知廣州卒。堪爲翰林承旨學士。隨僖皇幸蜀。廩在中和院。承休自刑部員外郎使浙右。值多難。水陸相阻。遂不歸。嚴侍行十六矣。我會門武肅辟之幕下。先人承嚴。嚴已爲丞相。及叔父西上。嚴以圖籍入觀。卒于秀州。年八十餘。今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侃。亦嚴之第三子。郾孫也。嚴之子司封員外郎。蜺即嚴第三子郾之子。郾入京爲員外郎分司判西臺卒。侃端拱二年或名。蜺淳化三年登科。修行部四李也。發嚴收嚴履道。即溉冰凝也。新昌即於陵也。後涉入相。即婆行房也。制下之日。母氏垂泣不悅。以收故也。

蕭氏登三事者。多於他族。嘗於瑀。嵩華倪倣寘遘倣次之。

貞元十二年。天子降誕日。詔儒官與緇黃講論。初若矛楯相向。後類江海同歸。三殿談經。自此始也。

韓臯自京尹貶撫州司馬。召左執金吾湊于延英面受京尹。便令視事。時尙未有制。

金鑾殿始立于金鑾坡，至朱梁始改爲金鑾殿焉。

觀元中，篦匠者名鐵頭，能瑩竹如玉，人莫傳其法也。

婦人之貴，無出于苗夫人，晉卿之女，張嘉貞之新婦，延賞之妻，弘靖之母，韋皐外姑。

王徽爲相只一日。中和五年二月，除昭義節制，徽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懇。後蕭遘拜相，度降麻日，薨。陸希聲登庸未上，弃世。今徽之曾孫平叔見任禮博，希聲之子賓于，終于遐省。

凡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選一人明練政事者，專典機密，謂之解事舍人。

開元中，將軍未濟有神劍，後爲瓜州牧李廣琛所得，哥舒翰知而求之，廣琛不與，因贈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酬恩。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羅國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銅鐵，夷俗呼爲駝鳥。

貞觀二十三年，始改治書御史爲御史中丞，其年亦改諸州治中爲司馬，禮部郎爲奉禮郎。

儀鳳二年，長安光宅坊掘得石函，函之內有佛舍利萬餘粒。

貞元十二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之東亭，令施屏風于坐位之後，畫漢魏以下名臣，并列善言美事。

永徽五年，吐蕃獻大拂廬，高五丈，廣二十步。

祖詠試雪霽望終南詩，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納主司，詰之，對曰：意盡。

咸通九年正月，始以李贊皇孫延古起家爲集賢校理。

諸名族爾京官而輕外任，故楊汝士鎮節後詩云：拋却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窣雲開，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如今老大騎官馬，羞向關西道姓楊。

貞元十四年，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過從，張建封奏也。

舊皆傳呼，貞觀十年，馬周奏置街鼓以代傳呼，自此而罷。

永徽五年八月，蔣孝璋除尚藥奉御員外，置同正員，員外官始自此。

貞元後每歲二月八日，總章寺佛牙開，至十五日畢；四月八日，崇聖寺佛牙開，至十五日畢。此牙即那吒太子上宣律師者。

進士春關宴曲江亭，在五六月間，一春宴會，有何士參者都主其事，多有欠其宴罰錢者，須待納足，始肯置宴。蓋未過此宴，不得出京，人戲謂何士參索債宴。士參卒，其子漢儒繼其父業，南院驅使官鄭鎔者，知名天下，後亦官至宣州判司，故宛陵王公凝判鎔充職，得朝散階，如鄭鎔與何士參及堂門官張良佐，皆應三數百年在在于人口。

李林甫開元初爲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是中表之戚，託其子求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

明皇末年在華清宮，值正月望，欲夜遊，陳元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

大曆中，禁屠殺，而郭子儀人殺羊，裴諝尹京具奏之。或言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之諱？笑曰：非諝所解。郭公權太盛，上新即位，必諸黨附者衆，吾今發其細過，以明其不弄兵用安大臣耳。人皆是之。諝五世爲河南尹，坐未嘗當正位。

貞元十二年，始置掖庭局令。

吏部有四場，冬納文書之始，却歸之選門關，四月秋審事畢，反覩之儀門，謂婦入各在令史門前，書之某家百姓，南場判後，狀却黏在判前。

韋皐見辱于張延賞，崔魏受辱于李齊光，皆丈人子壻，後韋爲張所代，崔殺李，殊死。

趙光逢有時稱，謂之玉界尺。

鄭滑盧宏正尚書題柳泉驛云：余自衆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却自度支郎中除鄭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靈靈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縣。今年從楚州刺史除給事中，計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離城郭宿，事歸偶然，亦異徵也。

韓偓，即瞻之子也。兄儀，瞻與李義山同年，集中歷之韓冬郎是也。故題偓云：七歲寬詩走馬成。冬郎，儀小名，偓字致光。

王右丞善琵琶，賈魏公善琴，皆妙絕一時。

李郃除賀州，人言不藏臺閣，故著骰子選格。

貞元二年，以右常侍于頔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少府監李忠誠爲千牛衛上將軍，司農卿姚明敭爲右領軍大將軍，右庶子裴諝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參用文武也。

韓滉浙西執制一方，頗著勳績，晚途政甚苛慘，亦可惜也。

咸通九年，劉允章放榜後，奏新進士春關前擇日謁謝先師，皆服青襟介幘，有洙泗之風焉。

長安四月以後，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公餗之盛，常日不同。

每歲寒食，薦餳粥、雞毬等，又薦雷子車；至清明，尚食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三疋、椀一口。都人並在延興門看人出城灑掃，車馬喧闐。新進士則于月燈閣置打毬之宴，或賜宰臣以下酴醾酒。即重釀酒也。

貞元中，蔡帥陳先奇于李希烈庭中得錢一文，大小如當選之狀，文曰：天下太平。

自唐初來，歷五院惟三人：李商隱、張延賞、溫造。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

貞元十八年五月，以祠部員外郎裴讓檢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安南郭宛本管經略使，殊異也。

顧況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時宰招以好官，況以詩答之云：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瀛洲叫一聲。

貞元初，山人鄭思齊獻威靈仙草，出商州，能愈衆疾，禁中試有效，特令編付史館。

貞元十七年。翰林待詔盧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宋邧爲補闕。與同省侯李虞州而笑語稍聞。浹旬除河清令。

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饌。請題目于知已。朝達。謂之私試。七月後。投獻新課。并于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郭幼明子儀之母弟。無學術武藝。但善飮酒。好會賓客而已。卒亦贈太子太傅。

孔巢父使田悅。謂之曰。不早歸國。爲一好賊。爾悅曰。爲賊旣曰好賊。爲臣當作功臣。

開元天寶間。有內三司。謂于禁中內職有權要者掌之。天下財穀署之簿閱。毫髮無遺。

韋貫之及第年。建議曰。今歲有司放榜。奏關以前。請以新及第爲名。至今不改。

韋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遂成故事。

令狐楚久爲太常博士。有詩云。何日肩三署。終年尾百僚。

梁祖欲以牙將張延範爲太常卿。諸相議之。裴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鎭節鉞之命。何藉樂卿。恐非梁王之旨。乃持之不與。裴終以此受禍。

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并護僮侲子千人。晚入內。至夜于寢殿前進儺。然蠟炬。燎沈檀。熒煌如晝。上與親王妃主已下觀之。其夕賞賜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覓侲子之衣。着而竊看宮中。頃有進士臧耆者。老矣。偶爲人牽率。同入其間。爲樂吏所驅。時有一跌。不敢擡頭視。執犛牛尾拂子。稱躬宛轉。隨隊唱夜好千匝于廣庭之中。及將旦得出。不勝困劣。扶舁而歸。一病六十日。而就試不得。

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常衮塞之。以示尊大。凡有公事商量。卽降宣付閤門。開延英閤門。翻宣申中書。并榜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卽宰臣入榜子。奏請開延英。又一說延英殿卽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晉卿居相。以足疾。上每于此待之。宰相對小延英。自此始也。

李揆乘政。苗侍中薦元載。揆不納。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擧。獐頭鼠目之人。及載入相。除揆秘書監。江淮養疾。凡十餘年。

五方師子。本領出在太常。靖恭崔尙書邠爲樂卿。左軍并教坊曾移牒索此戲。稱云備行從。崔公判回牒不與。閱儺日。如方鎭大享。屈諸司侍郎兩省官同看。崔公時在色養之下。自靖恭坊露冕從板輿。入太常寺棚中。百官皆取路迴避。不敢直衝。時論榮之。

盧杞貌醜而藍色。人皆鬼視之。

陳少遊除桂察。詐中人董秀。歲供五萬米。行販越察。

故事。諸官兼大夫中丞。但升在本官之上。貞元中。元滔爲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便判臺事。

父子知舉三家。高鍇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瑤。惟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吏部故事。放長名榜。舊語曰。長名以前。選人屬侍郎。長名已後。侍郎屬選人。

吏部常式。舉選人案狀。須云中形黃白色少有髭。或武選人案狀。云長形紫黑多有髭。

西蕃諸國通唐使處。置鐵魚雄雌。相各十二隻。皆銘其國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內。雌者付本國。如國使正月來。齎第一魚。餘月同此。閏月卽齎本國而已。校其雄雌合。依常禮待之。差謬卽按。至開元末。鴻臚奏蕃國背叛。鋼魚多散失。始令所司改鑄。

大和中。上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帝曰。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

貞元中。裴腆爲常州刺史。以進奉爲越察。劉贊死于宣州。判官嚴綬領軍。進奉爲刑部員外。天下刺史進奉。自裴腆始。判官進奉。自嚴綬始。

鄭雲逵由朱滔軍逃歸長安。自盧龍掌記。檢校祠部員外郞。除諫議大夫。

徐浩。越州人。嶠之之子。三遷右拾遺。並充麗正殿校理。

絳州碧落觀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元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怪說。但背有碧落二字。故傳爲碧落碑。

白傅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箧。未嘗開。劉三復或請之。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

蕃中飛鳥。使中國之驛騎也。

舊制。起居院在中書省內。

貞元中。太常奏每年小大中祠。共七十七祭。

天寶中。語云。殷顏柳陸李邵趙。以其行義敦交也。（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趙驊。）

天后時。太常丞李嗣眞聞東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忘。

五原有冤獄。顏眞卿爲御史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復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眞卿劾奏之。兄弟皆不齒。天下聳動。

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報。貞元中。盧杞爲相。謂分之。楊炎固以爲不可。

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奏有人于長興坊得玉璽。文曰天子信璽。

裴三藏至西域。入維摩詰方丈。及還。將紀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

元和中。李絳、崔羣同掌密命。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簡中丞。并翌日在翰林。日所學皆相次入相。

太和中。樂工尉遲璋左能囀喉爲新聲。京師屠沽效呼爲拍彈。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孝行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者六所。今古無之。元孫禹錫。咸平二年學究登科。見任虞部員外郞。

貞觀中。紀國僧慧靜撰續英華詩苑。行于代。慧靜常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慧靜俗姓房。有操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南部新書

丙

梁崇義。長安市井人。有力。能卷金舒勾。後自羽林射生累爲襄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終以謀叛伏誅。

道州錄事參軍王沼。與楊炎有微恩。及炎入相。舉沼爲監察御史。始減公議。

舊令一品墳高一丈八尺。惟郭子儀薨。特加十尺。

貞元以來。禁中餅瓶不過高五尺。齊映在江西。因降誕日獻高八尺者。士君子非之。

穆元休。寧之父也。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授偃師丞。

朱泚亂。臣之守節。不爲迫脅。程鎭之、劉迺、蔣沇、趙曄、薛岌。

于邵善知人。樊澤舉制科至京。一見之。謂人曰。將相之材也。後五年而澤建節。崔元翰赴舉。年五十。亦曰不十年當掌誥。會如其言。其知人也如此。

西川浣花任國夫人。節崔寧妻也。廟今存。

王叔文始欲揣木場。斬劉闢。而韋執誼遣之。言欲爲軍求三川也。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

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

李令問。開元中爲殿中監。事儼尤甚。號爲龍驢。皆有之。令問、世稱之孤也。

咸通中。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並列門戟。

天授中。中丞李嗣真等爲十道存撫使。合朝有詩送之。名曰存撫集。凡十卷。

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桃種于苑。幷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長安始識其味也。

有進士邸絳者。嘗爲田季安從事。後與同府侯臧、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爲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之待。至則排入而瘞之。其暴如此。李錡殺崔善貞亦同斯酷。

貞元中。祈雨于興慶宮龍堂。有白鶴鵠見池上。衆鶴鵠羅列前後。如引御舟。翌日降雨。

永泰初。乃詔左僕射裴冕等一十三人同於集賢院待制。特給飧錢。修廨宇。以優其禮。自後遷者非一。

隋制桐木巾子。蓋取便于事。武德初。便用絲麻爲之頭。初上平小。至則天時內宴。賜羣臣高頭巾子。號爲武家樣。後裴冕自創巾子。尤奇妙。長安爲之僕射樣。

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賈耽私忌。絕宰相班。中使出召主書吳用承旨。時趙憬、盧邁請假之故也。

滑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爲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攜行乞于市。

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延英訪以政事。謂之巡對。

開元元年。改讀諸王侍讀爲奉諸王講。李石上請也。

神龍初。洛水漲。宋務先上疏曰。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爲宰相。謂節宣風雨。燮理陰陽。

司馬天師承禎。狀類隱居。

聖善寺報慈閣佛像。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中受八石。

新進士放榜後。翌日排元範門。候過宰相。雖云排建福門。集于西方館。昔有詩云。華陽觀裏鐘聲集。建福門前鼓動期。卽其日也。

採訪使。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宰相張九齡奏置。時以御史中丞盧絢爲之。

大曆十四年七月十日。閑廄奏准舊例。每日于月華門立馬兩疋。仗下後歸廄。

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柴氏。初舉義兵於司竹園。號娘子軍。卽柴紹之妻也。

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謂之榜花。

張高貞、開元中任中書令。著排傳遊藝。武后時居相位。著綠。

僧惠範以罪沒入其錢。得一千三百萬。察元載家破。納鍾胡椒九百石。鄭注誅後。納絹一百萬疋。他物可知矣。

時政記。宰臣所修。起于長壽中宰相姚璹。錄中書門下事。

每歲十一月。天下貢舉人於含元殿前見四方館舍人。當直者宣曰。卿等學富雄詞。遠隨鄉薦。跋涉山川。當甚勞止。有司至公。必無遺逸。仰各取有司處分。再拜舞蹈訖退。

開元式。諸蕃使謁以元會日並聽升殿。自外廊下。
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焦僥人也。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祿。貞觀中。褚河南裝背。
小說中。晉十家。事起者。即太和九年冬甘露事也。凡滅十家。
咸通中。俳優侍恩。咸爲都知。一日樂喧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爲畢至。梨園使
　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後王鐸爲都都統。襲此也。吁哉。
故事。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謂三院御史也。
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謂之文字不便。）即託疾下將息狀來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
　暴疾亦如是。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送。上事者設床。坐而判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南坐四隅。謂之壓角。李珏爲河南尹。
　上之日。命工書示之曰。先拜恩後上事。今禮上之儀。謝恩之後更拜。蓋誤也。
裴度帶相印入蔡。李愬具軍容。度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今具戎服拜相國于堂下。使民吏生畏。度然
　之。自後帶宰相出鎮。凡經州郡。皆具櫜鞬迎于道左。自此始也。
玉眞宮主玉葉冠。時人莫計其價。
崔元翰晚年取應。咸爲首捷。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勅頭。制科三等勅頭。
裴次元制策宏詞同日勅下。並爲勅頭。時人榮之。
李蟾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養白鷺。及授校書郎。東歸。故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
　工書定得鸞。
天寶中。內種甘子。結實凡一百五十顆。
至德三年。始置鹽鐵使。王綺首爲也。
大曆八年。虎入元載私廟。
麟德殿三面。亦謂之三殿。
天寶十載。寫一切道經五本。賜諸觀。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及書。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樣。文德皇后掐一甲跡。
　故錢背上有掐文。
李雍自尚書郎守濮陽。人有獻書者。卒歲訢焉。因著經史目錄。
天寶末。管戶尙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李善于梁宋之郊。開文選學。乃注爲六十卷。
張昌齡與太皇作息兵甲詔。歎曰。禰衡潘岳之儔也。
蕭倣爲廣帥。曾有疾。召醫者視云。藥用烏梅子。欲用公署中者。倣乃召有司以市價計而後取。潔也如此。

光啓元年。饒州王錦進耕牛一千頭。戎器九千三百事。奏云。廉費義士之功。願進助凶之用。
舊制。東川每歲進浸荔枝。以銀餅貯之。蓋以蠟漬其新者。今吳越閩鍾之。鄭荔枝是也。此乃親類聞道者。
　自明之鄞縣來。今應暴卒也。咸通七年。以道路遙遠停進。
軒轅集、羅浮之隱者先生。已數百歲而顏色不老。立于床上而垂髮至地。
天寶四年。撰黃素文于內道場。爲民祈福。其文自飛上天。空中云聖壽延長。
武德故事。御史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云。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尙書李圓通判御史大夫。
　欲向省便。故開北門。
大中十年春。宣皇微行至新豐。掘陌見一布衣抱膝而歎。因同之。布衣曰。我邛人。觀光至此。此甚快樂。有
　巢南之想。又爲囊裝所迫。今崔相公鎮西川。欲預其行。無雙履以遣其事暴者。帝曰。子明旦相伺于此。
　及旦。勅儐由將除劍門。
張仲武會昌來鎮漁陽。有數學後有年八九十人。少歸其面者。脫之牆深下。
王龜、起之子。于永寧坊建幽閒帶林泉之處。構一亭。會文友于其觀。名之曰半隱亭。後太和初。從起于蒲。
　於中條買書堂以居之。號曰郎君谷。
唐制。員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選街之南。故曰南曹。
薛逢命一道士觀。與自爲贊曰。壯哉薛逢。長七尺五寸。故筆終未遇。一旦遇有羽衣詣門。延之與語。
　于東壁見畫其像。乃命筆讚之曰。手把金錐。鑿開混沌。長揖而去。不知所之。（逢一作畫。）
天寶十載。始封四海神爲王。
安祿山肚垂過膝。重三百五十斤。妖胡也。
大曆十三年。改諸觀上都留後爲邸奏。
狄梁公爲兒童時。與諸昆同遊于道。遇善相者鄭博法師。歎曰。此郎位極人臣。蒼生是賴。但恨衰朽之質
　所不見爾。
李六娘者。蒲州人。師事東嶽女道士爲童子。開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夜。寞坐而勝。骨巳在河南府開
　元觀。京兆尹來適之以爲妖。考之顏色不變。具上聞。召入內。度爲道士。
鄭餘慶發像一旦皆歸兩省家廟。至則脫冠蒸變叢而巳。
元和太和以來。左右中尉咸以幞頭紗羅清顏者。則明是必有愛立之獎。
館養者。每候狨。城諸傳。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縑焉。
歲三月望日。宰相過東省者。牡丹兩省官趙宴。亦屬保傳尉掌而巳。
盧懷愼暴卒而蘇。曰。冥司三十爐日夕爲張說鼓鑄。黃財我無一焉。
驛遞率四鎮之行軍司馬也。曾夏夜命往渤海。回及西蕃。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苞麥屑。
　置于水中。經而讀之。不欠一字。

高駢章疏不恭。皆類箋之辭也。駢後謂左右曰。異日朝廷以不臣見罪。此殺身無赤族之患耶。

李德裕三鎮遷改。皆有異人豫爲言之。惟投南荒未嘗先覺。

李元賓昔文貴天成。強不高也。李翱又昔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

李德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書表。謂之曰。立操也。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贊皇以爲當。

王起鴻博文泉。嘗撰字試之。起曰。臣中國書中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三五字而已。

倪曙有賦名。爲太學博士。制詞。蕃雪服勸。屬詞清妙。因廣明庚子。避亂番禺。劉氏僭號。爲翰林學士。

董昌稱僭。殺□官李韜。施從實寶鄴。皆強諫。不聽。韜最諍諍。曾爲兩池鹽鐵。及昌敗。咸有封贈。

南部新書

丁

武德元年。以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尚書。

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岳中天王可尊爲神岳中天皇帝。至神龍元年。復爲王。

孫智諒、開元年中內殿修齋。李昭投龍于吉□王衛山。泊舟江側。見異氣在東川之中。疑有古跡。遂于閣皂山掘得銅鐘一枚。重百餘斤。鐘下得王像三身。因置閣皂觀。

省中諸郎。不自員外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也。

先天中。王主敬爲侍御史。自以才望華妙。當入省臺前行。忽除膳部員外。微有惋悵。吏部郎中張敬忠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腳蹭蹬。卻落省牆東。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

開元十八年。吏部尚書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妻之。一旦隱謁畋。畋命其女隔簾視之。及退。其女終身不讀江東篇什。舉子或以此譏之。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衆皆啓齒。

柳公權有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卻。義是一毛出。即不堪用。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在兩制者。皆爲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最。往往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播九尾。鼻不正而身豈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

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一聞此語。而終身不書。（含光。司馬天師弟子。）

長安太廟。廟即苻堅所造。

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閑簡無事。時諺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又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倒。悶絶良久。云冷熱相激。

有李參軍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爲李相笏。又有諳復本者。無目。凡有弟廳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

馬周之妻。賣餕媼也。即媼引周爲常何之客。

中和初。黃巢將敗。有謠云。黃巢須走泰山東。死在翁家翁。巢死之處。民家果姓翁。

蕭廩新爲京尹。楊復恭假子抵罪。仍厭地界。廩斷曰。新除京尹。敢打所由。將令百司。擁逃一死。由是內外畏廩。

韋夏卿善知人。道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及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久之。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謂執誼曰。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謂渠牟曰。弟當別承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謂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皆如其言。

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回紇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

長安有龍戶。見水色。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鱖魚而已。

柳珪是韋慤門生。慤嘗云。三十人惟柳先輩。便進燈燭下本。

江陵有士子遊于交廣間。而愛姬爲太守所取。納于高麗坡底。及歸。因寄詩曰。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守見詩。遂還廣。

韋澳與蕭鄴。大中中。同爲翰林學士。每寓直。多召對。內使云。但兩侍郎入直。即內中便知宣旨。又澳奉諫士時。日者陳子諒號爲陳特快。云諸事未敢言。惟青州節度使不求自得。果除拜。

柳公綽家廳書萬卷。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尤華麗者鎮庫。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又一本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嘗有廚格部分。不相參錯。

張巡許遠。宋州立血食廟。謂之雙廟。至今歲列常祀。

會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爲老君降誕。假一日。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夏陽山中。相誓不諾娶。啜菽飲水。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同志。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勉子也。與主客員外郎張諗同官。二人每聯床靜言達旦不寐。故約贈韋徵君況時曰。我有中心事。不向韋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鄭畋、□台文。亞之子也。亞任廉時生。畋小字桂兒。

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

鄭儆佐陽城國書經月餘，與論國風，儆不敢往復一辭，因縊于國下。城哭曰：我殺不辜儆，儆借我而死。爲之服緦麻。

裴談過瓌頲，小時公方五歲，乃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堪）。

中書令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學，憎人才華；性好貪濁，憎人受賂。

肅皇嘗舉衣袖示韓擇木曰：朕此衣已三浣矣。

封德彝即楊素之壻。素爲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開元十八年，蕭晉爲吏部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嘗榜選門曰：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不悅，以爲侮己。

景雲以來，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謂之燒尾。開元後亦有不燒尾者，漸而遂止。

長慶初，每大獄有司定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百司呼參酌，猶今私刑，即其地也。

李勉在湘潭，收韋江夏之女于樂籍中，趙驊亦于賊人圖江西韋環之女，或厚給以歸族，或盛粧以事良家，此哀孤之上也。

禮部放榜者，十一月出。黨謂者有狀無解，無狀綱敗，兩書其行止之過。

兩省諫議無事不入，每遇入省，有賜食四孔炙。

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當過不拜，知制誥爲盧尉，又云不由三事直拜中書舍人者，謂之撥制麻頭。

天寶五載，巴東石閣有天尊像及鐵甕。

盧從愿景雲中典選，有清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即行儉，馬即載，李即朝隱。

上元二年夏，於景龍觀設高座講論道釋二教，遣宰臣百僚悉就觀設齋聽論，仍賜題有差。

貞元二年，江淮運米每年二百萬斛，雖有此制，而所運不過四十萬。

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霽日，先以一矢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以下咸歌詠之。

李輔國爲國中監，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無知。

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諸牡丹半月開；太真院牡丹，後諸牡丹半月開。故裴兵部憐白牡丹詩，自題于佛殿東頰唇壁之上。太和中，車駕自夾城出芙蓉園，路幸此寺，見所題詩，吟玩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歸大內，即此詩滿六宮矣。其詩曰：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時任給事。

盧家有子弟，年已暮而猶爲校書郎，晚娶崔氏女。崔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慊色。盧因請詩以述懷爲戲。崔立成詩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開元十九年四月，于京城置禮會院，院屬司農寺，在崇仁坊南街。後元和中，拾遺楊歸厚私以婚禮上書，借禮會院，因此貶官。

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于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但得其摹本耳。

柳子溫家法，常命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子弟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陸龜蒙居震澤之南，巨積莊產，有鬬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有驛使過，挾彈斃其尤者。龜蒙曰：此鴨能人語，待附蘇州上進，使者圖之何也。使人恐，盡與橐中金，以糊其口。龜蒙始焚其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悅，方請其人語之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龜蒙復召之，盡還其金，曰：吾戲之耳。

大中好文，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進士溫岐（即庭筠）對之，岐以玉條脫應之。宣皇賞焉，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遂除方城尉。初綯曾問故事于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云：悔讀南華第二篇。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譏也，遂及禍。

王承業爲太原節度使，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于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衆交兵于光弼，光弼以其無禮，不即交兵，令收繫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即斬宰相。中使懼，遂寢而迴。翌日，斬衆于碑堂之下。

貞元十五年，以諫議田敦爲兵部郎中。上將用敦爲兵部侍郎，疑其年少，故有此拜。

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今海隅無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

每歲正旦，曉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百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甲賦中有火城賦）仍雜以衣纓鳴珂，焜燿衢陌。如逢宰相，即諸司火城悉皆撲滅。或其年無仗，即中書門下率文武百僚詣東上閤門橫行拜表稱賀，內臣宣答。禮部員外郎受諸道賀表，取一通官最高者拆表，展于坐案上跪讀訖，閤門使引表按入內，卻出宣云：所進賀表，如有太后，即宰相率兩班赴西內稱賀。

李泌有謹直之風，而好晚諧神仙鬼道，或云嘗與赤松、王喬、安期、羨門等遊處，坐此爲人所譏。

王起，太和中文皇頗重之，嘗爲詩寫于太子之笏。

高駢在維揚，嘗遣使致書于浙西周寶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今附齏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蓋譏其齏粉矣。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後流落河朔。爲樂彥禎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嘗有詩云。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眞。

張祐字承吉。有三男一女。桂子、椿兒、椅兒。桂子、椿兒皆物故。唯女與椅在。椅兒名虎望。亦有詩。後求濟于嘉興監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望不甘。慶曰。祐子之守冬瓜。所謂過分。

陳夷行鄭覃在相。請經術孤單者進用。李珏與楊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先矛盾。無成政。但寄之頰舌而已。

康子元越人。念易數千遍。行坐不釋卷。開元中。張說薦爲麗正學士。

元行沖在太常。有人于古墓得銅器。似琵琶而身正圓。人無識者。沖曰。此阮咸琵琶也。乃令匠人以木爲之。至今乃有。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大夫李景讓爲西川節度使。時中元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按旣出。孜受麻畢。乃召常直中書舍人獨圖實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館俟命。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大中中爲京兆尹。囚徒逸獄。始命造廨宅。京尹不得離府。後郢敗。韋澳自內署面授京尹。賜度支錢二萬。察合造府宅。

咸通六年。放宮人沈氏養親。沈氏入宮五十八年。有父居澧水。年一百一十。母年九十五。因爲箋寅而居。頒金帛礱礲。勒本縣放科役。終沈氏之世。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卽時河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令狐綯在相。擢裴坦自楚州刺史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以坦非才。拒之不勝。及坦上事。謁謝于休。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至坦主貢。擢休之子宏上第。時人云。欲蓋而彰。此之謂也。

崔愼由鎭西川。有異人張叟者與跡熟。因謂之曰。今四十無子。良可懼也。叟曰。爲公求之。惟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五年矣。君宜遺之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崔如其言。遺以服玩。果受之。僧尋卒。遂生一男。叟復相之曰。貴則過公。恐不得其終。因字曰衲僧。又云緇郎。卽允也。

陽城出道州。太學生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疏不得上。

天祐元年八月。前曲沃令高沃納史箴書籍三百六十卷。授監察賜緋。

張褐尚書牧晉州。外貯營妓。生子曰仁龜。乃與張處士爲假子。居江淮間。後褐死。仁龜方還長安。云江淮郎君。至家皆愕然。嫡夫人收之。齒諸兄之列。仁龜後以進士成名。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

劉圖有一妹。有文學。善書札。廣會昭國俟曰。某家有一進士。所促不懈耳。後適常氏。脩之母也。脩咸通六

年登科。

張說女嫁盧氏。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床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李紳在維揚日。有舉子訴揚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試期。紳判云。昔在風塵。曾遭此輩。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抛付揚子江。其苛急也如此。後因科給。爲屬邑令所抗云。奉命取給。且非其時。歲冬沍寒。滴水成凍。若生于淺水。則猶可涉歷而求。旣處于深潭。非沒身而不致。貴賤則異。性命不殊。紳大慙而止。終以吳湘獄仰藥而死。

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鐵石必去之。

嚴惲、字子重。善爲詩。與杜牧友善。皮陸常愛其篇什。有詩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七上不第。卒於吳中。

于志寧爲僕射。與修史。恨不得學士。李濟爲學士。恨不得修史。

大中中、于琮選尙永福公主。忽中寢。洎善旨。上曰。朕此女子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情性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尋改尙廣德公主。

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鍔犯罪至死。旣就刑。有女請隨父死。云七歲母亡。蒙父私鹽官利衣食之。今父罪彰露。合隨其法。鹽院官崔據義之。遂具以事聞。詔哀之。並減父之死。又泣曰。昔爲父所生。今爲官所賜。誓落髮事佛。以報君王。因于讓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旣而侍父減死罪之刑。疾愈。遂歸浮圖氏。

南部新書

戊

潘炎。建中中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晏女也。有東尹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避世。

張說爲左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書舍人。特注之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勝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參墳典。例絕功常。恭聞前烈。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考上下。

大歷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葦薦。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于上。若無堪。即以薦將屍棄之于野。上聞。賜衣館于客省。每一字論一事。時元載執政也。尤切于龍宮市。

裴延齡嘗放言德宗曰。陛下自有本分錢。未用之不竭。上遽曰。何爲本分錢。延齡曰。準天下貢賦。常分爲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今奉九廟與鴻臚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錢。而陛下御膳之餘。其數極多。皆陛下本分錢也。上曰。此經義人總未曾言。自茲有意相嘉邪矣。

天后朝。道士杜義回心求願爲僧。敕許剃染。配佛授記寺。名元嶷。敕賜三十夏。以其年入法流。須居下位。苟賜虛臘。則頓爲老成也。賜夏臘始于此矣。

太和中。秘書之書總五萬六千六卷。

神堯宴近臣。果有蒲桃。陳叔達捧而不食。帝詔之。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致。帝曰。卿有母遺乎。涕泗闌干。

馬周臨終。索陳事草一篋。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不爲也。

高帝出獵。見大官封羊。謂其無罪就死。以死鹿代之。

沈既濟生傳師。傳師生詢。詢生丹。丹生牢。牢巢寇前爲鐃唐監使。生藻。後移刺鄱陽。巢寇亂。不知其終時。藻與家人不隨之任。藻後仕吳越錢氏。爲永嘉令。藻生承諒。爲定海丞。諒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今爲都官員外郎知處州。

王師魯在孔鄴幕中。嘗曰。半臂亦無文。房太尉家法不着。

張九齡嘗見安祿山。曰。亂天下者此胡也。諫殺之。不聽。

紫石英。廣嘗瀧州山中出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瑩徹。隨其大小。皆五稜兩頭。箭鏃煮水飲之。暖而無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瀧州又出石斛。（一本作解。）莖如金釵股。亦藥中之上品。

蚺蛇膽。潘羅州有養蚺戶。每年五月五日。即擔舁蚺蛇入府。祗應取膽。

雞兒算。國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腳。腳即折半下。見頭除腳。見腳除頭。上是雞。下是兔。

婁虞在越多齋。此外惟嗜兔日再食。

陸贄在忠州。不接人。惟纂集方書行于世。號曰集驗。

黃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芝死。賊衆戴之爲首。遂日盛。

杜邠公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公。杜審權晚。人謂之小杜相公。

劉著精于儒術。常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著曰。若以人望。文中子于六籍。猶奴婢之于郎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博陵崔倕。緦麻親同爨。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倕生六子。一登相輔。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酆。鄆。外部尚書郾。廷尉鄯。金吾。左僕射平章事鄲。邠郾及鄲五知舉。得士百四十八人。）邠昆弟自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皇聞之。歎曰。崔鄲家門孝友。可爲士族之法矣。鄲嘗搆小齋于別寢。御筆題額號曰德星堂。今京兆民因崔氏舊里立德星社。

梁中綠李美小。謂之嘉慶李。此坊名也。

貞元十三年。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日並行橫參。開曜二年。始以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爲平章事。時初命郭侍舉。郭正一。魏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

進士試帖經。自調露二年始也。

寶應二年。以羽林大將軍王仲昇兼大夫。六軍兼憲官。始于此也。

建中元年。沈既濟議改則天紀爲皇后傳。

元和二年。始令僧道隸左右街功德使。其年方于建福門置百官待漏院。舊但于光德車坊而已。

大中十一年賀正。盧鈞以太子太師率百僚。年八十餘矣。聲容明暢。舉朝稱服。明年柳公權以少師率班。
亦八十矣。自樂懸南趨至龍墀。氣力綿惙。誤尊號中一字。罰一季俸。人多恥之。

開元二十五年西幸。駐蹕壽安連昌宮。宮側有精舍。庭內刹柱高五丈。有立于承露盤者。上望見之。初謂
妖盜。親視宮嬪使中官就竿下詰之。人曰。吾欲捨身。本是知湯前官。被知湯中使致貨物。已輸十緡。索
仍不已。每進湯水。輒投土其中。事若闕供。責怒必死。寧死于捨身爾。具以聞。詔高力士召知湯中使賈
絹于竿下謝之。仍命徵尚舍衛尉幕委積于竿下。其人禮十方畢。以身投地。墜于幕外。舉體深紅色。初
尚微動。須臾絕。詔集文武從官于朝堂。杖殺中使。勅府縣厚葬殯者。

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祠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爲吉而覆爲凶。

開元初。鄭瑤慈澗題詩云。岸與恩同廣。波將慈共深。涓涓勞日夜。長似下流心。

開元四年。中丞王怡以亂獲賊。鏤疊石重造永濟橋。以代舟艤。行人頗濟焉。在壽安之西。

開元末。功臣王逸客爲閑廄使。莊在泥溝西岸。數爲劫盜。捕訪不獲。嚴安之爲河南尉。以狀白中丞宋遙。
遙入奏。始擒之。并獲賊腳崔謝、劉在安定公主錦坊。俱就執伏。搜得骸骨兩井。逸客以鐵券免死。流嶺
表。從此洛陽北路清矣。

咸通中。舉子乘馬。惟張喬跨驢。後勅下不許騎馬。故鄭昌圖肥是有嘲詠。

鄭少師薰于里第植小松七本。自號七松處士。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初制節度使天下有八。若諸州在節度內者。皆受節度焉。其福州經略使。登州平海軍使。不在節度之內。

李錡之誅也。二婢配掖庭。曰鄭。曰杜。鄭則幸于元和。生宣皇帝。是爲孝明皇后。杜即杜秋。獻替錄中云杜
仲陽。即杜秋也。漳王養母。

長孫無忌之父晟。于隋有功。魏徵即長賢之子。令狐棻之父曰熙。皆北史有傳。

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貶潮州司馬。當年十月十六日再貶崖州司戶。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
于貶所。年六十四。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攜妓還洛。後卻遣回錢唐。故劉禹錫有詩答曰。其那錢唐蘇小小。憶君淚染石榴裙。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歷五年以後。始有進
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刻石在貢焙。故陸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中紫筍
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
刺史裴充。

鮮于叔明嗜臭蟲。權長孺嗜人爪甲。此亦劉雍嗜痂之類也。

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稱者。皆知政事。以平章事爲名。自郭待舉始也。僕射是正宰相。自房喬始也。

韋承慶出相。除禮部尚書。嗣立入拜鸞臺侍郎平章事。時人語曰。大郎罷相。小郎拜相。

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故謂之念珠曹。

李太尉太和七年自西川迴入相。上謂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對曰。忠良甚喜。其中小人亦有怕者。
再言曰。須怕也。涯時爲鹽鐵使也。

太和中朋黨之首。楊虞卿、張元夫、蕭澣。後楊除常州。張汝州。蕭鄭州。

丞相乘肩輿。元和後也。

裴休。大中中在相。一日賜對。上曰。賜卿無畏。休即論立儲君之意。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閑人。遂不敢言。

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尼講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國。士大夫之家入道盡
在咸宜。

崔造將相退位後。言曰。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近來總四掩也。遂復起。

柳芳與韋述善。俱爲史學。述卒。書未成者。皆續成之。

昇平公主宅即席。李端擅場。送王相之鎮。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

武黃門之死也。裴晉公爲盜所刺。隸人王義扞刃而斃。度自爲文祭之。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二。

李錡之誅也。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內疑其冤。詔許以葬。

都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稅。度支案
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

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以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

張直方者。世爲幽帥。癖于鷹犬。後以昭王府司馬分務洛師。洛陽四旁。當者擾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鳴
而去。

長孫無忌奏別勅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罪。勅長流。此亦爲法自斃。

江融爲左史。後羅織受誅。其屍起而復坐者三。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敗。

魚思咺性巧。造匭函。

朱泚敗走。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于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父曰。天地不長兇惡。
蛇鼠不爲龍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遂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于馬上忽叩頭稱乞命。因之墜
馬。良久卻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寄爲韓旻爲之。

楊收之死也。軍容楊元价有力焉。收有子爲壽牧。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曰。上帝許
我仇楊元价。我射中之必死。俄而价暴卒。

忻州刺史是天荒闕。蓋歷任多死。高皇時。有金吾郎將永此官。果有蛇怪。後亦絕之。饒州□餘干縣令宅
亦如此。

天寶時。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堅卒。

文明已後。天下諸州進雞。牝變爲雄者極多。或半已化半死。乃則天之兆也。

瀟袞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常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

大中初，女蠻國入貢，本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也。

宣皇在藩時，嘗從駕墮馬，雪中寒甚，困且渴，求水于巡警者，曰我光王也，及以水進，舉杯悉變爲芳醪。

明皇爲潞州別駕，有軍人韓凝禮，自謂之五兆，因以食箸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

徽安門，舊洛城北面取西門也，樓上元多雀鴿，後亦絕無，至清泰中，帝上此樓自焚，今俗謂之火燒門。

開元六年，西幸至閿鄉，乘輿每出，所宿侍臣皆從，既而馳逐原野，然從官分散，宰相卿先于前頓朝堂列位，乘輿至，必鞭揖之方入，是日上垂鞭盛氣不顧而入，蘇宋懼，蓋怒河南尹李朝隱橋頓不備也，解之方息。

閿鄉宮在永寧縣西，顯慶三年置。

鵪鶉飛數逐月數，如正月一日飛而止，但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昌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甚懼焉，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拒等皆落，吏部裴諗除祭酒。

天寶八年，館驛使宋渾奏，移稠桑路向晉王斜，王斜者，隋煬帝在藩邸，揚州往來經此路，舊避沙路費馬力也。

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舊傳云，野狐掊而泉涌，店人改爲冷淘，過者行旅止焉，今注餅中有野狐泉者，以葉粉爲之，亦象此也。

路嗣恭在江西，其奏部下縣爲緊望。

天后問張元一曰，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新死，百姓皆懽，三慶也。霸酷吏也，爲侍御史。

崔敬嗣，武后時任房州刺史，孝和安置在彼，官吏多無禮，嗣獨申禮待供給之，及即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名姓，名擬曾御筆超拜，後引與語，曰誤，敬嗣已卒，崔光遠即其孫也。

太和中，上頗好食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旦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即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梵相具足。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者，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書之，安用察其真僞。

令狐綯在相位，大事一取決于子滈，比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又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瀣，譚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

湖州歲貢黃鼈子，連蔕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請爲司馬，戲湖守蘇特曰，使君貴郡有三黃鼈子，五蔕木瓜，特頗銜之。

韓洙與沈詢，尚書中表，詢憐洙，許與成事，如是歷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復累付于詢，詢知舉大中九年

也。自第二人遞改爲第七人，方定，及放榜，與爲羅洙，後詢見韓洙，未嘗不深嗟其命。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牓一作榜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以譏之。

天寶四載，廣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陸死，割其一爪，則得肉一百二十斤。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憲皇在藩日經此廳，廳西壁畫一胡頭，因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卻鼻何畏不聞香。

陳嶠，字景山，閩人也，孑然無依，數舉不遂，蹉跎鬢斂，至于暮年，遽獲一名，還鄉，已耳順矣，鄉里以宦情既薄，身後無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巹之夕，文士競集，悉賦催粧詩，咸有生荑之諷，嶠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座客皆絕倒，嶠頗負詩名，常有閒居詩云，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郎老去何。

南部新書

己

韋丹任洪州，值毛鶴叛，造蒺藜棒一千具，並於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蝟毛，軍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與刀劍不殊。

有洪州江西廉使問馬祖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御史中丞，長慶中，行李導從，不過半坊，後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及李虞仲與溫造相爭，始勅下應合導從官行李傳呼，不得過三百步。

崔羣在翰苑，爲憲皇獎遇最深，有宣云，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方得進來。

武翊皇以三頭冠絕一代，後惑婢薛荔，苦其家婦盧氏，雖李紳以同年爲護，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狀頭宏詞頭，勅頭，是謂三頭。

張不疑登科後，江西李疑東川李回淮南李融交辟，而不疑就淮南之命，到府未幾卒，卒時有怪，在靈怪集。

裴紳始名誕，日者告曰，君名紳即仲矣，果如其言。

蜀中傳張儀築成都城，依龜行路築之，李德裕鎮西川，聞龜殼猶在軍資庫，判官于文遇言比常在庫中。

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爲腰帶胯具。

開元十九年冬。駕東巡至陝。以蹕爲殿。郭門皆爲城門局。薛王車牛夜發。及郭西門不開。掌門者云論悲進內家僕不之信。乃擐鐵徹關而入。比明日有司以聞。上以金吾翼夜不謹。將軍段崇簡授代州督。坊鐵奴杖殺之。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李宗閔也。驛坊、韋澳也。樂和、李景讓也。靖恭修行、二楊也。

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皆放此。

西市胡人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所吐爾。唯胡人辨之。

薛偉化魚。魂遊爾。唯李徵化虎。身爲之。吁可悲也。婦女化蛇。然亦有之。

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袁王傅李玘過汴。因宴。王以旱爲言。李醉曰。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每甕以水浮二蛇醫。覆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甕前設香席。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互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雨。大注數百里。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咸平中。令祕書楊監億任正言知處州。上新雨法。亦此類也。

石甕寺者。在驪山半腹。石甕谷中有泉激而似甕形。因是名谷。以谷名寺。

開元十四年。御史大夫程行諶卒。贈尚書右丞相。時中書令張說新兼右丞相。論者以爲世傳此闕非虛。故有斯贈以當之。

永貞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甕水盡。入井飲之。後子良擒李錡。拜金吾。尋歷方鎮。

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先漲小灘。奇章公爲尉。忽報灘出。邑宰列筵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爾。若是西臺。當有鸂鶒雙立於上。即是西臺。牛公舉杯自祝。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有西臺之拜。

李德裕少時。有人倫鑒者。謂曰。公主忌白馬。凡親戚之間。皆不畜之。至崖州之命。則白敏中在中書。以公譏排之。馬植按淮南獄。

潘孟陽炎之子也。其母劉夫人。晏之女。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視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向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中土人尚札翰。多爲院體者。貞元年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常攻行草。然體近吏。故院中胥吏多所倣傚。其書大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其鄙拙則又甚矣。

李紓侍郎嘗放舉人。令雜吏勒寫紙牓。未及。名首書貢院字。吏得疾驟卒。禮部令吏王晏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値晏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揮染。筆不加墨。造明懸牓。方始覺寤。修改不及。粲然一牓之中。字有兩體。濃澹相間。返致其妍。自後書牓。因模法之。遂爲故事。今因用濃墨澹書。亦奇麗耳。

福昌宮隋置。開元末重修。其中什物畢備。駕幸供頓。以百餘瓮貯水。瓮將起。所宿內人盡傾出水。以空瓮

兩兩相比。數人共推一瓮。初且搖之。然後齊呼扣擊。謂之闘瓮。以爲笑樂。又宮人澱注口。以口印托字。上發後。好事者乃斂唇正口。印而取之。

開元初。鹿苑寺僧法爾者。多青徵旨。往往有效。縣令劉昌源疑客。詣其房。闞曰。長官留下腰帶麻鞋著來幾。劉丁內艱。

太和中。人指楊虞卿宅南亭子爲行中書。蓋朋黨聚議於此爾。

丞郎已上閤頭下至兩省閤下吏。謂之大除改。今南人之語。謂小末之事曰你大除改也。

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三尺餘。

長安市里風俗。每至元日已後。遞餘食相邀。號爲傳坐。

李唐大中七年。崔瑤下進士。與狄慎思皆好爲酷。以灰水飲醋。滌其腸胃。然後圍之以火。翻以酒調五味飲之。末幾與膳夫皆暴卒。慎思亦然。

志閑和尚。館陶人。早參臨濟。晚住灌溪。乾寧二年夏。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後鄧隱峯倒立而化。

波斯舶船多養鴿。鴿飛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劉軻爲僧時。因葬遺骸。乃夢一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食之。軻嚥一而吞二者。後乃精儒學。籍名。任史官時。韓愈欲爲一文贊焉。而會愈貶。文乃不就。

孟宁。長慶三年。王起放及第。至中書。爲時相所遏。其年太和公主和戎。至會昌三年。起至左揆。再知貢。宁以龍鍾就試。而成名。是歲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還京。

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督郵。譚銖爲鹺院官。鍾福爲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境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國初進士。尚質有餘而文不足。至於名以定體。若紀子劫仞支千尋常無求吳楚江湖閭梅之類。頗肖俳優。反謂其姓氏亦黑瞀黑肩之餘。近代則文有餘而質不足矣。

范陽盧氏。自紹元元年癸亥。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登進士者一百十六人。而半皆連於子。然世稱盧家不出座主。唯景陵二年。盧逸以考功員外郎知舉。後莫有之。韋保衡頗訝之。咸通十三年。韋在相。時盧莊爲閣長。決付春闈。莊七月卒。及盧攜在中書。深恥之。廣明元年。乃追陝州盧渥入典貢帖經。後巢賊犯闕。天子幸蜀。昭度於蜀代之矣。

高燕公在秦州岐陽節度使杜邠公悰因於界。邠公牒州云。當州縣名成紀。郡列隴西。是皇家得姓之邦。非鳳翔流囚之所。公移寄謝之。自是燕公聲價始振。

開元中。有師夜光。善視鬼。唯不見張果。薛梓員外頗達禪理。自號木頭和。

崔群是貞元八年陸贄門生。群元和十年典貢。放三十人。而黜陸簡禮。時群夫人李氏謂之曰。君子弟成長。合置莊園乎。對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

矣。羣無以對。

韓滉端公自宣幕退居鍾山。因服附子硫黃過數。九竅百毛穴皆出血。唯存皮骨。小斂莫及。但以血褥舉骨就棺而已。吁可駭也。

僖皇朝。左拾遺孟昭圖在蜀。上疏極諫。爲田令孜之所矯詔。沈蜀江。裴相澈有詩弔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唯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貞元初。度支使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襄陽龐蘊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公頔問疾。炙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

楊盈川顯慶五年待制宏文館。時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舉。始補校書郎。尤最深於宣夜之學。故作老人星賦。尤佳。

會昌葬端陵。裴京自監察攝左拾遺行事。京自云。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有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監事也。況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兩祭使館驛使與六察。已八矣。分務東都臺。又常一二巡囚監決案覆。四海九州之不法事。皆監察。況不宮備。亦有兼領事者。故御史不聞攝他官。攝他官自端睫始也。

崔倫南相國。天寶十五載任中書舍人。時安祿山犯闕。軍亂不顯家財。惟負私廟神主奔道。皆事親之高節也。

天寶末。韋斌謫守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於彼。中夜同宴。屢聞鴉音。韋流涕而歎。泌曰。此鳥之聲。人以爲惡。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鴉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移夕不厭。

聖曆二年。勅二十四司各置印。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勅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州採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郎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宗聞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李適之入仕。不歷丞簿。便爲別駕。不歷兩畿官。便爲京兆尹。不歷御史及丞。便爲大夫。不歷兩省給舍。便爲宰相。不歷刺史。便爲節度使。然不得其死。

天寶七載。以給事楊釗充九成宮使。凡宮使自此始也。五坊使者。鵰鶻鷹鷂狗。謂之五坊使。

大曆十四年六月。勅御史中丞董晉。中書舍人薛播。給事中劉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將軍廳一所。充使院。幷西朝堂。置幕屋。收詞訟。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卽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爲之。以決疑獄。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曰罷。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趁方從加之字。只如此堠。幸直行書止。但合題蕭望墓。何必加之字。

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嘴鳥。每於人衆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爲魏丞鳥。

會昌末。頗好神仙。有道士趙歸眞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敬之如神。與道士劉元靜力排釋氏。武宗既惑其說。終行沙汰之事。及宣宗卽位。流歸眞於南海。元靜戮於市。

白傅大中末。嘗有諫官上疏請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從父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文卽李義山之詞也。

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堂前見一蝦蟆。俯於地高數尺。以巨缶覆之。明日啓之。亡矣。數日後入相也。

般僧辨、周僧達、與牛相公同母異父兄弟也。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謂之望闕亭。太尉每登臨。未嘗不北睨悲咽。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今傳太尉崖州之詩。皆仇家所作。只此一首親作也。昔崖州今瓊州是也。

武德中。天下始作秦王破陣樂曲。以歌舞文皇之功業。貞觀初。文皇重製破陣樂圖。詔魏徵虞世南褚亮詞。因名七德舞。自龍朔已後。詔郊廟享宴必先奏之。

大中四年冬。令狐綯自戶部侍郎加兵部入相。宰執同列。白敏中崔龜從。議以綯新加兵部。至其月十八日尙省上事。故事送上必先集少府監。是日諸相以敏中龜從曾爲太常博士。遂改集賢院。因命柳公權紀之。龜從爲詞。

杜悰目爲禿角犀。悰凡涖藩鎭。不省刑獄。在西川日。以推囚案牘不斷。而將裹漆器歸京。人於斂門拾得。

弄參軍者。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遂令爲此戲。

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

稷山驛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多贈篇什。故李義山館詩云。過客不勞詢甲子。唯書亥字與時人也。

鄭顥嘗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載成長韻。此一聯杜甫集中詩。

羅隱、鄴、虬、共在場屋。謂之三羅。

韓建在華下。成汭在荊門。郭禹皆有理聲。朝廷謂之北韓南郭。

杜邠公飮食洪博。旣飽卽寢。人有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卽慢。

道吾和尙上堂。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矣。

永寧李相蔚在淮海。暇日攜酒樂訪節判韋公昭度。公不在。及奔歸。未中途。已聞相國擧酒縱樂。公曰。是無我也。乃回騎出館。相國命從事連往留截。仍移席於戟門以候。及迴。相國舞楊柳枝引公入。以代負

荆。

大和七年八月。勅每年試帖經官。以魏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別更奏魏。其宏文崇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令式試經舉。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

驪山華清宮毀廢已久。今所存者唯繚垣耳。天寶所植松柏。遍滿巖谷。望之鬱然。屬國經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閣在山嶺之上。基最爲嶄絕。柱礎尙有存者。山腹卽長生殿。殿東西盤石。甃自山趾而上。道則有飲酒亭子。明皇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基猶存。繚垣之內。湯泉凡八九所。有御湯。周迴數丈。悉砌以白石。瑩徹如玉。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于名萬品。不可殫記。四面石座。皆級而上。中有雙白石甕。腹異口。甕中湧出。濆注白蓮之上。御湯西北角。則妃子湯。面稍狹。湯濆紅白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之狀。陷於白石面。餘湯邐迤相屬而下。鑿石作暗渠走水。西北數十步。復立一石表。水自石表涌出。搖注一石盆中。此亦後置也。

魏徵疾亟。文皇夢與徵別。旣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見有塔基。相傳云是育王本塔。雖有災難。多來求救。又洛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古基俗傳爲阿育王舍利塔。卽迦葉廢國所將來者。

永徽之理。有貞觀之遺風。制一戎衣大定樂曲。至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眞善審音律。能知興衰。云近者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興之兆也。後霓裳羽衣之曲。起於開元。盛於天寶之間。此時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至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深異之。明年果有祿山之亂。

益州靈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烏神寧旨王載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鑿堅。叄是一石。尋鑿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傍鑿取一片將去。乃是瑿玉。商於是寶商者云。此瑿玉世中希有。隋初有梵僧御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貞觀年初。地內天鼓動。此塔搖颺。將欲催墜。於時郭下無數人來。並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卒以免壞。

平時開遠門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爲萬里之行。

天寶末。康居國獻胡旋女。蓋左旋右轉之舞也。

雲南有萬人冢者。鮮于仲通李宓等覆軍之地。

長安夏中或天牛蟲出籬壁間。必雨。天牛蟲卽黑甲蟲也。段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開元初。突厥寇邊。時天武軍牙子郝靈荃出使。迴引回紇部落斬突厥默啜首於闕下。自特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受中郎將。靈荃遂慟哭嘔血而死。

釋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號也。卽帝釋二字華梵雙彰。帝是華言。卽王主義。傳乃梵字。此字御云能。今言釋提桓因者。梵呼訛略。具正合云釋迦婆因陀羅。此云能天主。餘如智度論釋。

南部新書

庚

李敬彝宅在洛陽毓材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頭。並不衝圯。

邱爲致事還鄉。特給祿俸之半。旣丁母喪。蘇州疑所給。請於觀察使韓滉。滉以爲授官致仕。本不理務。特令給祿。以恩養老臣。不可在喪爲異。命仍舊給之。唯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雖程式無文。見稱折衷。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常晨出。有怪在焉。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爾好食羊頭。故來求汝。汝輟食則已。若不已。吾將殺汝。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多。自寺門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卽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閽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卽具以夢白於寺僧。共視見神人之跡。遂告京兆。聞肅宗。命中使驗之。如其言。

段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嘗言小時見鄰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蚿。長尺五。

行疾於常蚓。謂惡。遽殺之。其年謂喪母及兄叔。因不可得活。

長安安邑坊元法寺者。本是人張頻宅也。頻嘗供養一僧。僧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閤宅常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寃。因捨宅爲寺。

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形如戴勝。善巧語。養於宮中。斃於巨雕。內人有金花紙上爲寫多心經者。尋泚犯禁闈。亦朱來之兆也。

元和以來。舉人用虛語策子作賦。若使陳詩觀風。乃教人以妄爾。

沃州山禪院。在剡縣南三十里。頗爲勝境。本白道猷居之。太和二年。有頭陀白寂然重修。白居易爲其記。白君自云。白道猷肇開玆山。白寂然嗣興玆山。白樂天垂文玆山。沃州與白氏有緣乎。

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並從煨燼。唯金剛般若經獨存。函及褾軸亦盡。唯經字竟如故。

一房光庭嘗送親故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會鬻蒸餅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無以酬付。鬻者逼之。一房命就我取直。鬻者不從。一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直。時人賞其放逸。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自餘日不見星。明年正月。誅張易之等。

裴洎入相之年。才四十四。鬚髮盡白。

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云。此月中種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寺僧亦嘗拾得。而巖頂崖根後產奇花。氣香而色紫。芳麗可愛。而人無知其名者。招賢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公尤愛賞。因名曰紫陽花。

溫璋爲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三。乃一鵶也。尹曰。是必有探其雛者來訴爾。因命吏隨之。果得探雛者。乃撓之。

天寶末。有密採艷色者。當時號爲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

有人問趙州師年多少。師曰。一串念珠使不盡。終年一百二十歲。

奘法師至中印度那爛陁寺。館於幼日王院覺賢房第四重閣。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吳融。字子華。越州人。弟蛻亦爲拾遺。蛻子程爲吳越丞相。尙武肅女。程子光諫、光遠二人。皆爲元帥府推官。入京。並除著作郎。皆去光字。諫尋卒。遠終於水部郎中。累牧浙郡。

咸通中。令狐綯晝夢李德裕訴云。吾獲罪先朝。過亦非大。已得請於帝矣。子方持衡柄。誠爲吾請。俾窮荒孤骨。得歸葬洛陽。斯無恨矣。他日令狐率同列上奏。懿皇尤納。卒獲歸葬。

孔子廟始貞觀年立之。睿皇書額。洎武后權政。額中加大周二字。至大中四年。馮審爲祭酒。始奏琢去之。

內外官職田。三月三十日水田。四月三十日麥田。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後人。已後上者入前人。

程元振帥兵經路河北。夜襲鄴。俘其男女千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放歸鄴。鄴人爲之設齋。

苗晉卿爲東都留守。有士健屢犯科禁。罪當杖罰。詶之曰。留守覷武人甚易。捨之甚難。捨人之所易。遂捨之。武人自勵。卒成善士。

元殿御龍尾道。自平階至凡詰屈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檻。悉以靑石爲之。至今五柱猶有一存者。興慶宮九龍池。在大同殿古基之南。西對瀛州門。周環數頃。水際深廣。北望之渺然。東西微狹。中有龍潭。泉源不竭。雖歷冬夏。未嘗減耗。池四岸植嘉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寇已來。多被翦伐。

南中紅蕉花。色紅有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爲紅蝠。

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後住晉州霍山。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行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燭登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直終於紅焰中。

滕王蜂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棗花子。

令狐相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惜其力。繇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貞觀六年。王珪任侍中。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爲置廟於永樂坊東北角。

司刑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筆支頤。半日不下。故目之曰高手筆。又號案孔子。言竅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中有光爚爚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有麩金。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懷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舊吳脩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

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魏知古年七十。卒於工部尙書。妻蘇氏不哭。含訖發聲。一慟而絕。同日合喪。

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其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荊棘矣。今爲耕民畜作陂塘。資澆溉之用。每至淸明節。都人士女。猶有泛舟於其間者。九龍池上巳日亦爲士女泛舟嬉遊之所。

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至今猶存。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奠以卮酒。冢前常成泥濘。

裴說應舉。只行五言詩一卷。至來年秋復行舊卷。人有譏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尙未有人見知。何暇別行卷哉。咸謂知言。

宣皇製泰邊陲曲。撰其詞云。海岳晏咸通。此符武皇之號也。

李郃爲賀牧。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尙之。

禱錫宮。明皇二年造。在硤石縣西三里。亦有御湯。

若閨妻在家。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訥覩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恚矣。

懺之始。本自南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懺悔之言。覺後即賓席。梁武王融謝朓沈約共言其事。王因茲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懺悔一篇。後梁武得位。思懺六根罪業。即將懺悔一篇。乃召眞觀法師慧式。遂廣演其文。述引諸經而爲之。故第二卷中發菩提心文云。慈式不惟凡品。輕摽心志。實由渴仰大乘。貪求佛法。依倚諸經。取譬世事。即非是爲郗后所作。今之序文。不知何人所作。與本述不侔。近南人新開印本。去其慈式二字。蓋不知本末也。

白仁哲。龍朔中爲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入海遇風。四望昏黑。仁哲憂懼。即念金剛經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眞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決六十。

三原之南薰店。貞元末有孟媼者。百餘歲而卒。年二十六嫁張詧。詧爲郭汾陽左右。與媼貌相類。詧死。媼爲衣丈夫衣。爲詧弟。事汾陽又凡一十五年。已年七十二矣。累兼大夫。忽思異。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誕二子。曰滔曰渠。滔年五十四。渠年五十二。

逕山張大夫搏。好養貓兒。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拽尾延脰盤蹀。入以緋紗爲幃。聚其內以爲戲。或謂搏是貓精。

昇平裴相昆弟三人。俱盛名。朝中品藻。謂俅不如儔。儔不如休。

貞元十三年二月。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兩館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不可奪。遷本曹郎中。

鄭致雍未第。求婚於白州崔相遠。初許而崔有禍。女則填宮。至開平中。女托疾出本家。致雍復續舊好。親迎之禮。亦無所闕。詩崔氏卒。杖絰朞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場中翹首。一舉狀頭。脫白授校書郎。入翰林。與邱門同敕。不數年卒。

鎮州普化和尙。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人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中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靑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去。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張鎰父齊邱。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方節度使。

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邱因衙退於小廳閒行。忽有兵數十。持刀走入。齊邱左右惟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宅。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小廳前。見十餘人。屹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士長數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惡。齊邱因之斷酒肉。

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兩重壕。時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逗留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入朝奏。擢知翰至。擢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就執於庭。數其罪而殺之。俄奏聞。帝卻賜擢屍。更令翰決一百。

至德初。安史之亂。河東大飢。荒地十五里生豆穀。一夕耕而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圓細。復美。人皆賴焉。

李德裕幼時。嘗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觜如雞。魚身。終莫辨之。

劉晏任史部。與張繼書云。博訪羣材。揖對賓客。無如載叔倫。

吉頊之父哲。爲冀州長史。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崔不許。因有故脅之。花車卒至。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頊後入相。

雷公墓。雷州之西。有雷公廟。彼中百姓。每年配納雷鼓雷車。人有以黃魚彘肉同食者。立遭雷震。人皆敬

而憚之。每大雷後。人多於野中拾得黳石。謂之雷公墨。扣之鎗鎗然。光瑩如漆。又於霹靂處或土木中。收得如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與兒帶。皆辟驚邪。與孕婦人磨服。爲催生藥。皆有應驗。

訶子湯。廣之山村皆有訶梨勒樹。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澀。皆是陸路。廣州每歲進貢。只採茲寺者。西廊僧院內老樹下有古井。樹根蘸水。水味不鹹。院僧至訶子熟時。普煎此湯。以延賓客。用新訶子五顆。甘草一寸。並拍破。即汲樹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綠乳。服之消食疏氣。諸湯難以比也。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壇畔有半生菩提樹。禮祖師啜乳湯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廣州來。能煎此味。士大夫爭投獻之。

天授三年。始置獻衙。

李延壽所撰南北史。因父太師先有纂集未畢。追終先志。凡十六載方畢。合一百八十卷。並表上之。其表云。北史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南史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南北兩朝。合一百八十卷。其表云。鳩集遺逸。以廣異聞。去其冗長。捃其菁華。既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云。未經聞奏。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

元相稹之薨也。卜葬之夕。爲火所焚。以煨燼之餘葬之也。

李德裕自西川入相。視事之日。令御史臺牓興禮門。朝官有事見宰相者。皆須牒臺。其他退朝從龍尾道出。不得橫入興禮門。於是禁省始靜。

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臥。為蛇所吞。因以樵刀畫腹得出。久之方悟。自爾半身皮脫。如白風狀。

上官昭容儀之孫也。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啞啞。如應曰是。

德皇西幸。知星者奏曰。逢林即住。及至奉天。奉天尉賈隱林入謁。遂拜侍御史。

睿皇時。司馬承禎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送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子也。

開元八年。穀水夜半漲。時伐契丹兵營於彼。漂沒二萬人。唯行綱夜樗蒲不睡。接高獲免。

衙中行自臨察有驗。流於潘州。會赦北還。死於潘之館。瘞於白塘中。南人送死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木若小舟以為臼。土人呼為臼塘。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嘗為詩曰。舉意三江竭。興心四海枯。南遊李邕死。北望宋珪殂。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迎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逖逡巡不能對。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五日。謂之伏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直宿者。離家獨宿。人情所違。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伏豹直者。言眾官皆出。此人獨留。如藏伏之豹。伺候待搏。故曰伏豹耳。韓琬則解為爆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封演以為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雪霜霧露。諸禽獸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而言伏豹直者。蓋取不出之義。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獸以牙爪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公門為牙門。字稱訛變。轉為衙。

官衙之名。蓋興近代。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似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卻漂回青州。郵傳一年。節度烏漢貞加待遇。可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及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娛恰一年。薛到

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田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旅櫬遺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為奇事。

沈詢嬖妾有過。私以配內豎歸秦。詢不能禁。既而妾猶侍內。歸秦恥之。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是夕詢嘗宴府中賓友。乃更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及歸而夫婦併命。時咸通四年。

周非熊少時。嘗見磬棲中壞綠裙幅。旋化為蝶。張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亦化為大蝶。

胡淛者。吳少誠之卒也。為辯州刺史。好擊毬。南方馬庳小。不善馳。淛召將吏識物。且患馬之不便馳習。因命夷民十餘輩。肩舁。據鞍揮杖。肩者且繁旋環如風。稍怠。淛即以策叩其背。狂躁亟走。淛用是為笑樂。

三藏。謂大乘中及薛婆多部。諸小乘經量部師。唯立二藏。（此四部各異天宗）一素怛纜藏。此云契經。能契於理及攝生。故佛地論云。能貫攝故名為經。佛初成道。為五俱輪等說四歸十二行法。即三轉法輪經為首。此幻化相而談名幻性說。初成正覺。為諸菩薩稱法界性說華嚴經。譬如日出先照高山。爾時聲聞在會。如此方時即四十二章經為首。（開元錄即大般若經為首）二毗柰耶藏。此云調伏。如期所應為調伏。故攝論云。調和控御身語等業。制伏滅除諸惡行。故律即以四分戒經為上首。即佛成道十二年中說。若約教至此方。即以遺戒經為首。（又律有大乘小乘律今此律藏即以菩薩地持經為首亦名為毗尼亦名菩薩戒本開元次第也）三阿毗達磨藏。達磨此云法。阿毗有四義。此云對法數法伏法通法。對法向無住涅槃。故又有通釋契經義。故此藏亦名鄔波提鑠。古云優波提舍。此云論議。又曰摩呾里迦。古曰摩德里迦。此云本無。自佛在世及滅度後。大小乘各有制造。不可見其先後。若依開元錄。即大智度論為首。龍樹菩薩造。聖賢集傳契經應頌記別諷誦自說緣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亦名為十二部經。謂部類也。以轉法輪三周攝說十二行相。能詮彼教分類。故分十二。又破十二有支入十二處所說法。亦為十二示。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尚書為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為贄。需翰成軸。於小亭凭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數勝自簷飛入。立於案几之上。馴狎良久。伸頸鼓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向人若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之。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帆軒來往。莫不吟諷。以為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差參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後因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

喬林。天寶初自太原赴舉。過大梁。有中屠生善鑒人。謂之曰。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交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咸如其言。復在相位八十七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誅。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無不該通。然性褊躁。忽忿戾。舉世無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使至力殫。亮養瘡平。復為其指使如故。人有勸曰。豈不知。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奧。以此戀

懇不能去卒至於死耳。

南部新書

辛

三餘之士。具寮之下。多避覆。闕除則皆不受。對易於他人。

大曆來。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無錢起郞士元詩祖送者。時論鄙之。

海內溫湯甚衆。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城湯。兗州乾封湯。荊州沙河湯。此等諸湯。皆知名之湯也。並能愈疾。驪山湯甫爾京邑。帝王時所遊幸。元皇於驪山置華淸宮。每年十月。輿駕自京而出。至春乃還。百官羽衞。幷諸方朝集。商賈繁會。里閭闐咽焉。山上起朝元閣。上常登眺。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淸。拔衆賞之。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爲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冤之。喪亂以來。湯所館殿。鞠爲茂草。博物志云。水源有石硫黃。其泉則溫。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潤。蓄而成泉耳。如硫黃煎鑠。久久運當焦竭。湯之處皆不出硫黃。有硫黃之所。不聞有湯。事可明矣。

盧常侍鉟牧廬江日。相座囑一曹生。令署郡職。不免奉之。曹悅營妓名丹霞。盧沮而不許。會餞朝客於短亭。曹獻詩云。拜玉亭閒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絕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演爲長句。和而勗之曰。桑扈交飛百舌忙。祖亭閑樂惜恩鄉。樽前有恨慚卑宦。席上無聊愛艷粧。莫爲狂花迷眼界。

須求眞理定心王。遊蜂採蕊何時已。卻恐多言識短長。令丹霞改令罰曹。霞乃號爲怨胡天。以曹狀貌甚胡。滿座歡笑。盧乃目丹霞爲怨胡天。

有范師姨者。知人休咎。爲顏魯公妻黨。顏嘗問之。官階盡得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郞所望。何其卑也。顏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郞。余之滿望也。范指座上紫絲食單曰。顏郞衫色如是。

吳行魯尙書。彭城人。少年事內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愼。每夜嘗爲溫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嘗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敎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爲常執僕厮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爲汝成之。後爲川帥。

元萬頃爲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曰不知守鴨綠之險。莫之離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守之。萬頃坐是流於嶺南。

駙馬韋保衡之爲相。以厚承恩澤。大張權勢。及敗。長安市兒忽競彩戲。謂之打圍。不旬餘。韋禍及。

呂衡州溫。祖延父渭。俱有盛名。重任。而呂氏家風。先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信詞。做文學之荒墜也。

柳芳上元中爲史臣。得罪竄逐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爲芳言禁中事。芳因論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後著唐歷。此書不復出。

開元皇帝初卽位。曾醉中殺一人。自此覆盃。四十年不嘗酒味。

眞定帥王公。一日攜諸子入趙州院。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問和尙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卻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鄂州已南。三日一市。謂之痎墟。

南中解毒藥。謂之吉財。俗云昔人遇毒。其奴吉財得是藥。與其主服。遂解。因名之。又諺曰。秋收稻。夏收頭。卽婦人歲以鬄髮而貨以爲常也。

長沙岑和尙。因問話踢倒仰山。仰山曰。直下是箇大蟲。自此諸方號岑山爲大蟲。長沙嗣南泉。法名景岑也。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來不祥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也。

呂太一爲戶部員外郞。戶部與吏部鄰司。時吏部移牒。令戶部於牆宇自竪棘。以備銓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請通。何必竪籬種棘。省中賞其淸俊。

開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閭閻相效割股。於今尙之。

開元二十八年。天下無事。海內雄富。行者雖適萬里。不持寸刃。不齎一錢。

開元二年，以江寧縣置金陵郡。

天寶四載，改尚書無頗字為陂。

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紹也，燎炬烈焰，槐樹多死。永隆二年七月也。

上元二年，制敕始用黃紙。

李客師為大將軍，即靖之弟也，好從禽，人號之鳥賊。

貞觀末，吐蕃獻金鵝，可盛酒三斗。

景雲二年，除賀拔延嗣河西節度使，節度使自此始。

楊妃本壽王妃，開元十八年度為道士入內。

婁子羽為下邽令，張曉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累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非不和乎。

元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窮。又元皇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亙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啟曰：何則臣等不見？元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元寶又年老好戲謔，出入市里，為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盛流於時矣。

河滿子者，蜀中樂工將就刑，獻此曲而不免。當時云：聲一去也。又北史隋樂人王令言嘗臥於室內，其子以琵琶於戶外彈作翻調安公子，令言驚起問曰：此曲有來遠近？子曰：頃來有之。令言流涕曰：帝往江東，當不返矣。子問之，答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時有江都之變。

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舊說也。晉天曆甲辰歲，公安縣逾諸民家，犬逐一婦人，登木而觀，為犬噬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則邱首之妖，江南不獨無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濮邛蜀絕無，唯山岸往往而有，里人號為野犬，更有暴屢尾長頸黑，屢閒燃黃，或於村落鳴，則有不祥事。

鶴瘡人血能療，又說三世人則可，唯洛中胡盧生實、

鄭珏第十九應進士，十九年及第，十九人及第，十九年後入相。子遘，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冀王朱友謙鎮河中，常以一鐵毬杖晝夜為從，遇怒者，麾而擊之。有愛姬極專房，因其夫人之誕日，作珠翠衣以獻，夫人拒而不納，謙乃發怒，悉贊之友觀忽毒其臭，詢之得實，至專道命其姬三杯，後食人喘起而毬杖破腦矣。

洛陽鄭生，丞相楊武之後也，家藏書法數十軸，實君常得墻閒，其尤異者，晉衛瓘上晉武帝啟事，就尾有批答處。又有太宗在遼東與宮人手敕，皆軍國事，一取皇太子處置，其翰異草相字，字有不用者，皆變墨塗漫圓如棋子，不可尋認。後有歐陽率更為皇太子起草表本，不言太子諱，稱臣某叩頭頓首，書蓋墻蘿，然多篆改於紙末，別標臣詢皇本四字。

華嶽金天王廟，明皇御製碑，廣明中，其石忽鳴，隱隱然聞數里，浹旬而後定。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為

賊火焚蕩，仍毀其門觀。

鄭絪光中書大中之外孫，萬壽公主之子，自褓至懸車，事十一君，凡七十載，所任無官謗，無私過，三持節使，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巳接納，晚年偏時人咸曰：鄭儀不迕，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及致政歸洛，燕居遘疾，卒年八十，位至戶郎尚書。

江淮間多九郎廟，與茅將軍廟，九郎者，俗云郎苻堅之孽九子，曾有陰兵之威，事甚多說。茅將軍者，廟中多畫猛虎之象，蓋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得痁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巳昏矣，四望無人煙，唯虎豹吼呼，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即強起問之，答：此茅將軍，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則困臥，及覺，巳旦，不見二卒，即起行，意甚輕健，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胡桐淚出樓蘭國，其樹為蟲所蝕，沫下流出者，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以汁金銀，今俗呼為胡桐律，訛也。

無名異，自南海來，或云燒炭竈下炭精，謂百木脂歸下成堅物也。一云巢木膠所成，然其功補損立驗，胡人多將雞鴨打脛折，將此廣摩酒沃之，逡巡能行為稱。形如玉柳石，而黑輕為真，或有攪攪作書之粘鍊者，僞也。驗之真者，取新生鹿子，安此墻一粒於臍中，其鹿立有肉角生，是異也。一云生東海者，樹名多茄，是樹之節膠，採得胡人鍊作煎乾，絹生異，故有多說。

開元中，重沙門一行，幼時，鄰母常濟行貧，常思報之，後王姥男殺人，詣求救，行曰：要金帛可十倍酬，觀法難請，姥戟手罵曰：何用此為？一行心計渾天寺役數百工，命空其室，移一大甕於中，又密選奴二人，持布囊，曰：汝可往某方某角，有廢園，汝潛伺之，自午至昏，當有異物至，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罪汝。至彼酉時，果有群豕至，奴獲七豕，盡負歸，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書梵字數十，其徒罔測。詰旦，中使詔便殿，元皇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何祥也？師攘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此天贊陛下耳。臣所見莫若大赦天下。從之，一行歸，放一豕出，其夕，奏一星見，至七夕皆見矣。

張志安居鄉里稱孝，嗟於里尹，在縣忽稱母疾急，白縣令，令問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適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此說，尋奏高祖，表門閭，尋拜散騎常侍。又裴敬彝父為陳王典所殺，敬彝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夫凡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歸覲，父果巳死。

懿宗賜公主出降，綵三丈，長一百尺，輕亮向空張之，紋如碧絲之貫赤珠，雖暴雨不濡濕，云以鮫人瑞香膏傳之，故爾，云得自鬼國。

猳之狀若狗，蒼赤色者最猛，每作聲氣皆沸，腦中有筋，大如雞子，又筋滿身，猶纖絡之狀，人或有犯盜詳

不育者，但燒此筋，以煙熏之，能使盗者手攣縮，可怪。凡邊疆放火號，常用狼糞燒之以爲煙，煙氣直上，雖烈風吹之不斜，烽火常用此，故爲狼煙也。

龍之性麤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

大中時，女王國貢龍油綾，形特異，與常綾不類，云以龍油浸絲織出，雨不能濡。又寶庫中有澄水帛，亦外國貢，以水蘸則寒氣蕭颯，將月酷熱，則一堂之寒思挾纊，細布明薄可鑒，云上傳龍涎，故消暑毒也。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文記。

李泌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學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耦哉。節度使柳仲郢聞之，謂幕賓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爲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

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囗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

大中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酌一杯，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孝公景讓起飲此爵。蔣曰：此宜然。

劉禹錫言司徒杜公佑視穆贊也，故人子弟，佑見贊爲臺丞，數彈劾，因事戒之曰：僕有一言爲大郎久計，他日少樹敵爲佳。穆深納之，由是少霽其口。

太和中，先祿廚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卻。庖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殞於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良久方定。

杜荀鶴第十五，字彥之，池州人。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即荀鶴生日，故王希羽贈詩云：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紀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後入梁爲主客員外郎翰林學士，懐恩思報，未幾暴卒。

李英公爲宰相時，有鄉人常過宅，爲設食，客裂卻餅緣。英曰：君太少年，此餅犂地兩遍，熟概下種，鋤持收刈，打颺訖，磑羅作麵，然後爲餅，少年裂卻緣，是何道理？此處由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卻你頭。客大慚悚。

李齊物，天寶初爲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囗石中得古鐵犂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故，度曰：此徒出於胥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宏量。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飲，使以杯賜之。

李素替杜兼時，韓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隸來比素。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譽、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屬之。李云：二嚴休不如譽。

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紓、杜元穎同時爲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辛邱杜當入。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專聽。

杜暹常聚書至萬卷，卷後必有題云：清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

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二十歲。宣皇問服何藥而至此，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餘椀，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椀。因賜茶五十斤，令居保壽寺。

開元已後，宦常侍，拜此官者，朝中謂之貂卻也。

杜豳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唐，爲駭浪所驚，左右呼喚不至，渴甚，自潑湯茶喫也。

天寶十三載，始改金風調蘇莫遮爲感皇恩。

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歷，名爲三庫，以防盜濫。戶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安州糟藏越瓜二百挺，瓜豊豉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兼皮蜜浸四斗，甘州冬柰五百顆，房州竹鼷五枚，蘭州鼯鼪（未詳）兒六枚。此每年進獻，余久主判戶部，逐年所上貢此物，或絕，但杭州進糟瓜耳。

姚峴爲于頔陝州掾，不勝其虐，與其弟泛舟於河，遂自投而死。

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上自制曲，名曰讚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孟雲之詩，祖述沈千運。

景雲三年八月十七日，東方有流星出五車，至上台。又歲星犯左執法。時侍中竇懷貞請罷所職，爲安國寺奴，詔聽從之，爲寺奴不許。

章八元嘗於郵亭偶題數言，蓋激楚之詞也。會嚴維至驛，問元曰：汝能從我學詩乎？曰：能。少頃遂發，元巳辭家，維大異之，乃親指喩，數年間元擅名。

巨勝者，元秋之沉婁也；茯苓者，雞晨之伏胎也。

蘇渙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號爲弩跖，賓人患之。比壯年後，自知非，變節從學，鄉賦擢第，累遷至侍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遇害，渙遂踰嶺扇動。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峯，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爲司空之莊耳。

建中年中，大林國貢火精劍。其國有山方數百里，上出神鐵，以其有瘴毒，不可輕採取。若中國之有明君，此鐵自流出，鍊之爲劍，有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迸流。德宗

之將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於殿內。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及乘輿過夜。侍從皆見上仗之有數日光明。

羅浮甘子。其味愈常品。開元中始有僧植於樓寺。其後常貢獻。進元宗幸奉天之時。皆不結實。

婆娑石一名婆薩石。蠻夷記云。質多者味甜無毒性溫。療一切蟲毒及諸丹石毒。隨毒消折。此石出西番山中澗中。有盤形狀礌魂。大小不常。色如瓜皮。青綠黑斑有星者爲上。似嵩山礬石。斑不至煥爛者爲中。色如滑石。微黃輕者爲下。但以人血拭之。羊雞血磨一如乳。似覺擅爲妙。西番以爲防身之寶。辟諸毒也。

封抱一任櫟王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作語嘲之。詩曰。面作天地元。鼻爲鴈門紫。既無左達丞。何勞罔談彼。

崔郢爲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爲戶部使。問曰。伊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任給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席。命酒糺來惡下籌。且喫罰爵。取三大器引滿。引之。良久方起。決引馬將軍至斃。崔出爲賓客分司。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酒酌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相國曰。誠如所言。巳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各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矣。

盧膺尚書任吏部押官。告楷署其名字。體遒麗。時謂之眞書盧家。

袁象先之子鎰。初自大理評事除戶部郎中。未幾遷宣徽使。不周歲。拜宜武軍節度使。

南部新書

壬

李紋者。早年受王涯恩。及爲歙州巡官時。涯敗。因私爲詩以弔之。末句曰。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爲異記。記中有噴玉泉幽魂一篇。卽甘露之四相也。玉川先生盧仝也。仝亦涯客。性僻面黑。常閉於一室中。鑿壁穴以送食。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偶宿涯館。明日左軍屠涯家族。隨而遭戮。

裴說、寬之姪孫。佐西川韋皐幕。善鼓琴。時稱妙絕。靈開山有美桐。取而製以新樣。遂謂之靈開琴。蜀中又有馬給。彈琴有名。尤能大小胡笳。吳人弱子儒。亦於悲風尤妙。

天尊應號者。取靈寶經中三十二天之十方。卽其次序也。

大忌學士進名奉慰。其日尙食供素膳。賜茶十串。

大中年。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圍棋。上敕待詔顧師言敵著。出楸玉局。冷暖棋子。本國有平擇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冬溫夏冷。

御廚進饌。凡器用有少府監進者。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其間置上前。亦謂之看食。見京都人說。兩軍每行從進食及有宴設。多食雞鵝。每隻價直二三千。每有設。據人數。取鵝燖去毛及五臟。擬以肉及

粳米飯。五味調和。先取羊一口。亦燖剝去腸胃。置鵝於其中。縫合炙之。肉熟便堪去卻羊。取鵝渾食之。謂之渾羊沒忽。翰林學士每遇食。賜食有物若畢羅。衫絕大滋味香美。號爲諸王修事。

高劭者。駢之猶子。以門地遷華州刺史。中和後。爲團田公綦蔻摯之後得脫去。投汴梁。祖授爲判官。後留在鎮。使致書四入至三原。行十里遇害。

續佛壽命者。續佛壽命也。四分律中說住持毗尼藏者。即住佛法也。以住持佛法。故乃續佛壽命。結集緣起云。佛臨涅槃。阿難問佛。佛滅度後。以何爲師。佛答阿難。吾滅度後。以波羅提木叉爲師。梵曰波羅提木叉。此云別解脫戒。與毗尼同出而異名。毗尼者。此云調服律藏也。又戒經序云。令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

太和九年。敕江南湖南共以傭資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雁召手力。宰臣李石堅讓。乞只以金吾手力引從之。時初誅李訓後也。至今爲例。

建中三年六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一面。

元和三年。李藩爲給事中。時制敕有不可。遂於黃紙批之。吏曰。宜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裴洎言於上。以謂有宰相器。俄而鄭絪罷免。遂拜。

萬迴。閿鄉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謂愚癡無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問。雖父母亦謂其死矣。日夕悲泣而憂思焉。萬迴顧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萬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屝屨之屬。悉備之。某將往觀之。忽一朝實所備而去。夕返其家。謂父母曰。兄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宏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曰萬迴也。萬迴貌若愚癡。忽有先覺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時。多行遊人間。萬迴每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聖人來。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懾焉。萬迴望見車騎。連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滅矣。上知萬迴非常人。內出二宮人侍奉之。時於集賢院圖形焉。

舊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碑。七品已上碣。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

貞元已來。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號宣徽長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稱旨。輒厚賜之。至元和八年。始分番上下。更無他錫。所借宅亦收之。

胡生者。失其名。以釘鉸爲業。居霅溪而近白蘋洲。去厥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若每茶。必奠酹之。嘗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側。常銜子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言之。當有致矣。既寤。試搆思。果有冥助者。厥後遂工焉。又一說。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迹。而或禁其樵焉。里有胡生。性落魄。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倏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列禦寇之祠壠。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睡覺。而吟咏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

肅皇賜高士元眞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元眞子配爲夫妻。名曰漁僮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志和。字子同。

太和中。鄭注中納山木如市。一根有至萬錢者。鄭覃力奏。勅以禁絕。

開元十三年五月。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曰初學記。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諸王檢事綴文用。

開元中。李紳爲汴州節度使。上言於本州置利潤樓店。從之。與下爭利。非長人者所宜。

大曆八年。吳明國進奉。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君王。遂貢常然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常然有頃自熟。香潔異常。久食之。令人反老爲少。百疾不生。

禮記儒行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注云。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今人使席上珍。皆誤也。皆以爲樽俎之間珍羞耳。潘岳曰。筵下摛藻。席上敷珍。亦誤也。

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士以魚須文竹。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釋文云。用文竹及魚須也。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原闕）之人多呼魚須發。誤也。余凡四爲府監試官。往往有舉子於無字韻內押。

雞樹。郭頒晉魏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樹。二人相爲。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令孫資、中書監劉放。今之人譜德於宰相。多使雞樹。非嘉也。唐賢牋啓。往往有之。誤也。

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尚萬壽公主。詔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一行老病將死。元皇執手問之曰。更有何事相敕。行曰。尚有二事。其一曰。勿遣胡人掌重兵。不獲已用之。勿與內宴。若使見宮貴。必反逆以取。其二曰。禁兵勿付濮官。須令內官監統。及幸蜀。臨渭水。與處息別。歎曰。吾不用一行之言。後方置神策軍。又一說。臨終留一物。令弟子進上。發之。乃蜀當歸。上初不喻。及西幸。方悟微旨。

貞元中。仕進道塞。奏請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省唯一御史。令狐楚爲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儁。抱器之士。往往歸之。用爲謀主。日以恣橫。元和以來。始進用有序。

大足元年。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遲迴至晚。竟不能裁一詞。由是轉左司郎中。

貞元初。中書舍人五員俱缺。在省唯高參一人。未幾亦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皆不許。其月濛以姊喪給假。或草詔。宰相命他官爲之。中書省按牘不行十餘日。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方堀起。如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峰。上嘗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峰肚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之。諫官上言。乃止。

武皇帝夢爲虎所趁。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大中朝屬虎。

開元末。於宏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桒字。識者解之云。桒者四十八字也。所以示聖上御歷數也。及幸蜀之來歲。四十八矣。得之時。天下歌之。遂改年天寶。

開元中。延英李石奏曰。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日。常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皐畫形。百姓至者。先拜之而後謁佛。皆歎有泣者。臣貴異之。訪於故老。皆曰。令公恩深於蜀人。後問曰。奚爲恩深。答曰。百姓稅重。令公輸年全放。自令公後。不復有此惠澤。百姓頻追思懇切。

元和元年十二月。李吉甫等撰元和中國計簿十卷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鎮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五。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鎮、冀范、陽滄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

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殺其母。非教也。遂減死。

紫宸舊例。有接狀中郎。最近御座。開成元年五月己酉。其日直者老以傴。文皇問李石曰。此何人。答曰。郎白先朝。上變色。石奏曰。姓白重名。上先字下朝字。及退。遣閤門使問何時授此官。曰。今年正月。石等謝曰。中郎官國初猶用賢俊。近日只授此輩。因以郎官衆爲之。李寶符杜豢以白皙膺選。

開元令。諸有猛獸之處。聽作檻穽射窩等。得即送官。每一頭賞絹四匹。捕殺豹及狼。每一頭賞絹一疋。若在監牧內獲者。各加一匹。其牧監內獲豹。亦每一頭賞得絹一匹。子各半之。信乎長安上林近南山諸獸備矣。

令云。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一斗。十斗爲斛。諸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諸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冕服制。則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在京諸司及諸州各給秤尺度斗升合等樣。皆以銅爲之。諸度地五尺爲步。三百步爲一里。

韋八元。及第後。居浙西。恃才浮傲。宴遊不恭。韓晉公自席械繫之。來晨將議刑。時楊於陵乃韓之壻。以同年救之。曰爲楊郎屈法。

楊元卿。元和中。自淮西背逆歸順。闔門被屠。其子延宗。曾任磁州刺史。開成中。與河陽軍人謀逐帥以自立。爲其黨所告。寘於極典。勅曰。特寬今日覆族之刑。以答當時毀家之效。艷於枯木。非謂無恩。

王源中。字正蒙。在內署嗜酒。當召對。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不得大用。開成三年十一月。薨於鄆州節度使。又曾賜酒十金瓶。酒飲皆盡。甌亦隨口。

李珏在相國。對明皇謂羣臣。我自即位。不曾枉誅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矣。

開成二年十二月癸卯。詔曰。應萬宮童子等。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令詣吏曹。未仕者即歸禮部。此外更或延引。則爲冗長。迄今更不得薦聞。

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內人爲佛菩薩象。寶裝飾之。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結綵被堅執銳。勝侍於座隅。焚香讚唄。大臣近侍作禮圍繞。設齋奏樂。極歡而罷。各賜帛有差。

柳公綽在山南。有鄰邑啓事者犯諱。糾曹請罰。公曰。此乃官吏去就。非公文科罰。退其糾狀。

韓臯爲京尹。詔以宏辭拔萃所試。就府考覆。時論以外黜爲當。一日下朝。有公主橫過騶道。立馬杖肩輿八夫。背各二十。命捕賊吏引儀夫送公主歸宅。主入訴。遂貶杭刺。

開成中。文皇一日謂執政曰。丁居晦作中丞如何。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爲御史大夫。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鷙鳥與鷹隼事異。上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議詰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肅皇元年。吐蕃遣使入朝請和。勅宰相於中書宴設。將詣光宅寺爲盟。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無向佛寺。明日復於鴻臚寺歃血。

柳公權嘗於佛寺看朱審畫山水。手題壁詩曰。朱審偏能視夕嵐。洞邊深墨寫秋潭。與君一顧西牕畫。從此看山不向南。此句爲衆歌詠。後公權爲李聽夏州掌記。因奏事。穆宗召對曰。我於佛寺見卿筆札。思見卿久矣。宣出充侍書學士。非時宰所樂。遷擬左金吾衛兵曹。充職。御筆改右小諸。中外朝臣皆呼爲國珍。

韓晉公在朝。奉使入蜀。至駱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杪。柯墜於下。響震山谷。有金石之韻。使還。戒縣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幹載以歸。召良工斲之。亦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復金色線交結其間。匠曰。爲胡琴槽。他木不可並。遂爲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樂。遂獻大忽雷。及禁中所有小忽雷在親仁里。

開成三年十月甲午。慶成節。文以西凉伎樂賜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寮。宴於曲江亭子。

蕭瀚初至遂州。造二幡施於寺。設齋畢作樂。忽暴雷霹竿成數十片矣。至來歲當雷日。瀚死。

荀灌者善樂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曰光常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鼻大如掌。言於道者處得。無絕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他人。

大和六年。承優入寺諸司。流外令史掌固禮生。批書醫工。及諸軍使承優官典。總一千九百七十二員。至寶曆再入。減得六百五十七員。

杜仲陽。即杜秋也。始爲李錡侍人。錡敗填宮。亦遣帛書。後爲漳王養母。太和三年。漳王黜。放歸浙西。爾詔令觀察安置。兼加存卹。故杜牧有杜秋詩稱於時。

寶曆二年六月。京兆府奏法曹參軍殷孤翾前件官元推問劫人賊韋仲莒。遂尋蹤跡。得去年十月於宜

平坊北外門殺人并剝人面皮賊熊元果等三人。兩人緣盜馬捉獲。尋准法決殺訖。伏以兇惡不去。登毅難爲。糟清勤勞。不酬官吏。無以激勸。其獨孤損伏請特賜章服。尋依奏。

太和中。水部外郎杜涉。常見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正容一斗。言於九疑山得之。

貞元初。荊南有狂僧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五百。塗中辱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陳五百平生過惡。五百驚懼自悔之不暇。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一作十）萬市一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其善終乎。馮爲賈餗門人。最密。賈爲東戶。又取爲馬郎。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於賈忠。將發之。未能。賈入相。馮一日遇蒼頭於門。召而勵之曰。戶部中謗辭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國。奴拜謝而去。未浹旬。馮晨謁賈。賈未興。時方冬。命火。丙有人曰。官當出。俄有二青衣出曰。相公恐員外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青衣入。馮出。告其僕馭曰。喝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頃而終。賈爲興嘆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獲害。門客於廳廡之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大中四年。駙馬崔紀除大理少卿。在司當職。公式令諸文武官職事五品已上。致仕身在京者。每季令通事舍人一人巡問奏聞。其在外州者。亦令長吏季別巡問。每年附朝集使聞奏。使知安否。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屬僚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之人。每以雙陸無休勞。余以爲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沙門元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一作七）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及佛像等甚多。京師士女迎之。填郛溢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宏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宏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爲翻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元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將名曰薛濤牋。

韋綬自吏侍除宣察。辟鄭處晦爲察判。作謝新火狀云。節及桐華。恩頒銀燭。綬削之曰。此二句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

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即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中使五柳。誤也。白氏六帖。縣令門標五柳。

此亦誤也。

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天策上將軍。太皇在藩時爲之。及升儲。並是省之。諸道行臺。武德九年並省。

貞觀元年。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分將作爲少府監。通將作爲三監。

長安盛要。哀家梨最爲擅珍。諺稱愚者得哀家梨。必蒸喫。今咸陽出水蜜梨。尤佳。鄠杜間亦有之。父老或謂是哀家種。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得罪流南海之南。會恩敘赤尉。引謝之日。授分司御史。累遷中書侍郎。卒時九十九。唯獨一身。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下。婁佑爲諫議。形質短少。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小。何得向上。婁答曰。若怪便與向下著。衆皆大笑。後除舍人。

盧邁有寶瑟。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志之號。

襄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峯大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智永禪師。傳右軍父子筆法。居長安西明寺。從七十至八十十年。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每了人爭取。但是律召調陽。即其真本也。石本是丙降貞觀年中也。俗本稱律呂調陽。誤也。蓋以草聖召字似呂字耳。以閏餘對律召。是其義也。徐散騎最博古。亦誤爲呂字。

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州。時佑母在。杞以憂闕授之。佑不行。換饒州。

大曆十一年。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事也。

武德末。文皇欲平內難。苑池內得白龜。化爲白石。故登極後降制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

邢曹進至德中河朔將也。飛矢中目。而鏃留於骨。三出之不得。後遇神僧以塞食餳擣之。出甚易。月餘愈。

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師子跌心花。時所重也。

高駢既好神仙。性復多誕。每稱與玉皇及羣仙書札來往。時對賓客。或彩牋以爲報答。

周寶在浙西副使。崔綰公之妻族弟兄。隅列於幕中。觀察判官田佩亦其外甥。二人最爲貪暴。其次陸湾已下。皆挾勢而入。及更變之後。甚者亦多不免也。

時人多使沉碑峴首。唐賢往往有之。按晉書、杜預好爲身後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方（一作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沉碑峴首誤也。當爲沉碑方（一作萬）山。

鮑照字明遠。至唐武后諱。誤爲昭。後來皆曰鮑昭。唯李商隱詩云。嫩割周顒韭。肥烹鮑照葵。又元稹詩云。樂章紀鮑照。碑版笑顏竣。今人家有收得隋末唐初文選。並鮑照附。

袁州蔣勳處士作冷淘歌詞甚悉。投郡守溫公受知。

語兒梨。今俗說甚多。皆不近理。按萬歲曆云。貴武六年正月。獲彰綺。是歲由學西鄉有產兒墜地便語。[illegible]風

峯曰。此處疑據太平御覽增四日二字。詒兒鄉。語兒梨者。殆出此鄉也。今由拳屬杭州。黃武吳年號。六月丁未。是魏明年太和元年也。黃武以下諸本錯見下二條。黃琴六日。應併于此無疑。月當作年。年當作脊。

臨安出紙。紙徑短色黃。狀如牙版。字觀可以舌舐之不污。近亦絕有。蓋取多工拙而價卑也。

今信州城西街連岸市。地名君遷。仍多椑木。人皆不辯。余嘗通理是郡。召父老詢之。皆云不知其地名之由。及披文選左太沖吳都賦云。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注曰皆木名。以此辨之。不辯之木乃君遷耳。

張去華、縉之子。顯德年。年十八。著南征賦。於淮南行在獻之。召試除臺簿。未幾因容中議事不得預三院坐。遂乘官歸關田。後狀元及第。建隆二年也。

南部新書

癸

彭蟾。宜春人也。著鳳池本草廟堂丞鏡一百二十卷。廣明亂後遺墜。

高騈在淮南。有贊歌者。末章云。五色真龍上漢時。願把霓旌引煙策。公覽。乃辟爲從事。及公遇害。有識者多嗤其言過也。

貞元末。許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任春官。時稱權許。進士可不。二公未嘗不相聞。

襄沔記云。盧有球水注於沔。此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膝頭如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示人。小兒不知欲弄之。輒便噬人。或有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也。

濮州刺史曹朔。於汴水岸掘得鄭公馬鞭。表進之。不朽。

皮日休。歷太常博士。後從巢寇遇禍。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子文璨。任元帥判官。入京爲太僕少卿卒。子子猷。猷字仲卿。祥符八年御前進士。

滑州有僧景陽碣。在開元寺。其僧不知何許人。刺史令狐公以僧有戒行。以紅米飯魚鱠施之。令僧食其鱠。盡化爲乳頭香。食訖。道人隨之吐於河內。化爲活魚。踴躍跳出。後遷化。大中十二年二月。刺史李濰記。

李稹。咸通中作越察。於甲仗庫側樓。名曰武威。刻石立文曰。序樓文名云。名樓以武威。兼義也。余之望又出武威。

荊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汭詩云。不是上台名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

大中九月十七日。勅徐泗節度使康季榮。奏據滁州刺史劉彥謨狀。定遠縣百姓周裕女小兒。年九歲。今年七月六日。爲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復長一寸四分。收得血字斤。父和藥喫。後二十九日截割斷上已落肉。與父喫。其周裕至閏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訖。其女小兒於墓側不歸。縣司與立草庵一所。伏以寄分廉察。地列山河。獲當盛明。親逢大孝。伏請宣付史館。並賜旌表門閭。審敕周小兒方至髫年。允蘊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時風。宜依所奏。仍委本道量事優卹。

杜悰、鄭顥、于悰。皆是二月一日生。悉尙主。

射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云。但如立屋四面平正。卽得。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蜀吳語作火把。猛雨中不滅。蠟燭過頭把。猛風中不滅。

建中元年。貶御史中丞元全柔。二年。貶中丞楊瑱。皆四月晦日。憲崇擒劉闢、李錡、吳元濟。行刑皆十一月朔日。

秦路作但。貶不附己者十司戶。

崔沆循州　李瀆綉州　蕭遘播州　高湘高州　崔彥融恩州　韋融虔州　張讀勤州　杜裔休端州　鄭彥持義州　李藻費州　唯恩州不迴

韋執誼敗。八司馬。

韋執誼崖州　韓泰虔州　陳諫台州　柳宗元柳州　劉禹錫播州　韓曄饒州　凌準連州　程异郴州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

韋保衡、路巖作相。勢動天地。附其勢者。有牛頭阿旁夜叉捷疾之號。二相敗。以累竄者數十人。

長安大內有口味庫。乾符六年回祿爲災。自後不置也。

唐末。浙西鶴林寺。三檜院。五花亭。勝所也。

太和中。入閣。閣內都官班中有樓眼病窺上者。覺之。班退。謂宰相曰。適省郎班內第幾人。忽擡眼抹睽何也。時裴晉公對曰。省郎麻偏眼微。不合擡眼抹陛下。上曰。如何。晉公曰。卽與打下著。上曰。此小事不用打下。

江西容司韓注。多不禮客者。爲進士五。唐珪謁蘇使君。閽人不通刺。因上詩曰。江西昔日推韓注。袁水今朝數趙祥。縱使文翁能待客。終栽桃李不成行。

裴相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禪律師圭峯密禪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披毳衲。持鉢乞食於妓院。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發願曰。乞世世爲王。來護佛法。後于闐國

王生一子手文間有斐字。聞於中朝。

開元宮掖。競食黃魚。故打河陽作池養之。故謂之黃魚池者。

盧氏說。有官人衣緋。於中書門。祇候見宰相求官。人問前任。答曰。某屬教坊。作西方師子腳來三十年。

貞元十三年。深州妻傅野縣女子姓李氏。號妙法。年六十六。廬墓經三十七年。初李少年遇安祿山逆亂。被虜劫悲鄉。聞父亡。欲奔喪。又以有一子。不忍分離。遂割一乳。留別孩子而奔喪。既而號慟擗踊。遂燒一指以啓告先靈。又以不見靈柩。志欲廬墓。兄弟不許。遂以刀刺心見其志。竟開冢道。見棺櫬塵土。以舌舐之。又以髮拭棺上塵埃。自是廬舍墓側。往往有異鳥翔集。其墳上先無樹木。李氏手自栽植雜樹一千根。並高數尺。初廬墓數年。又遇母疾。漸至危亟。李氏每見母飲。即飲。母食或嘔涎唾。並皆嘗之。無幾亡。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爲記。其至性如此。其年又廬州巢縣百姓張進昭。母先患刺左手疼。經一十三年乃亡。殯後。進昭自截左腕。廬於墓側。

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百戲皆有之。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禁中呼爲樂音郎君。

歸少師崇敬宅子弟極多。大都不喜肥者。或有之。則庭立之。送歸藍田。供辦麻。體減方遣。多時則姊監泣告。俾歸滌澄。

宣皇於內中置杖。內官有過。多杖之。延英宰臣諫之。上曰。此朕家臣。杖之何爽。如卿等奴僕有過。不可不決。

大中酷好科名。帝於內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內官近多知書。自文宣二帝。

李朱崖。武皇朝爲相。勢傾朝野。及得罪。謫斥人爲作詩云。蕭韓深春衛國門。九年于此盜乾坤。兩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肉視具僚忘匕筯。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肯有餘波達鬼村。又一首云。氣勢凌雲威觸天。權傾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故攀。戢閑不開梁竊去。朱門罷掃乳鴉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陽出武關。此溫飛卿詩也。

歸登書經山碑。是崔元翰文。唯稱此龜字。

高祖朝。嚴甘羅武功人。行劫爲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爲作賊。甘羅對曰。饑寒交切。所以爲盜。上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赦之。

鄭仁表。肅之孫子。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僖皇即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劉鄴。乃罷鄴知政事。出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勞諭。鄴自撰十餘句。語曰。靈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爲之惻然。

鄭三復之子。贊皇門人也。

岐王瓏。册讓皇帝。凡壙內置千味食。監護使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瓶盛。安於藏內。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獐鹿肉并諸藥酒三十餘色。儀注禮儀。並無所憑。遂減省之。

張循憲爲侍御史。長安中爲河東採訪使。薦蒲州人張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官秩授之。則天見垂簾與

之語。嘉貞奏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郭太后貴極終八朝。代之外孫。德之外生。順之親婦。憲之皇后。穆之母。敬文武三帝祖母。

建中中。戲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

大歷年中。河南尹相里造。剝洛陽尉苗登。有見長二尺餘。

賈耽爲滑州節度使。酸棗縣有一下俚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目。晨飧。婦以餅裹犬糞授姑。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嚮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震。若有人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孝者。時人謂之犬頭婦。

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家。裴令公破元濟入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倮者。祐婦姜氏懷妊五月。爲亂卒所劫。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歸。一夕復蘇。傅以神藥。滿十月生一男。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字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嘗鎮荊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妻李氏女。及四十餘。章從職太原。棄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牽。李氏自感其薄。常褐衣髽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綬尚書自荊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見照敍舊。久之謂曰。貴達五十年前言郎君必貴。今則皆不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訴於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刃劃腹於洛器中。五臟墮傷風遂死。

王縉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爲識者所嗤。

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落。瓊甚悅憤。乃齎百金。詣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年九十餘。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上天。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章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歲。無疾而卒。

太宗文皇帝虯鬚上可掛一弓。

唐李佐。山東名族。年少時因安史亂。失其父。後擢第有令名。爲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告佐。往迎於殯葬徒中。歸而跪食。如是累月。一旦召佐曰。汝孝行純也。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歸。未與流輩訣絕。汝可具大豬五頭。白醪數斛。蒜虀數甕。薄餅十盤。開設中堂。吾與群黨一醉申訣。無恨矣。佐承教數日乃具。父出召客。俄而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則列堂中。久乃雜謳。及暮皆醉。衆扶佐父登榻。而薤露一聲。凡百皆和。俄相扶亞出。不知所往。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棄家入山。數日而卒。

唐韓幹善畫馬。閑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元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立畫焚之。數日出。有人揖而謝。蒙惠駿足。免爲山川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縑百匹。不知其來。幹取用之。

河間王孝恭。才知識略。特出於衆。初受詔征輔公祏。座上有水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愕。左右不測。孝恭曰。自無負神明。此變慰是公祏受首之兆。座客始安。至淮南。乃梟公祏以獻。時人服其先見。

明皇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閒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奇相。我有以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讌。祿山醉臥。化爲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龍。不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原。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孝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卽以己乳含之。浹旬而有汁。遂長大。德秀官魯山令。有清政。化惠於一邑。國境歌之。

盧垂居鄭之圃田。讀書業成。東遊淮海。求索得千縑。西之長安。聞桑道茂善相術。車馬闐門。罄傾囊奉之。桑生曰。吾嘗以善惡鑿於時。士所裹者涓埃而已。今睨余蓋以多。其旨何哉。垂答曰。少爲業已就。西來求官。以天下之人信先生之口。將求一言得乎。桑生曰。有何不可。乞自三事以下造問公者。唯言近有一處士自東來。十年持世間重柄。貴不可及。卽是願酬一作分。於是桑生昌言於時賢。不旬辰之內。凡京國重位名士。皆造垂門。同力申薦。代宗聞其名。召見。一拜拾遺。累官至鄭滑節度使。

大宗謂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絕。一曰博聞。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辭藻。五曰忠直。圖形淩煙閣。年八十一終。

清泰朝李專美除北院。頻有舟檝之歎。時韓昭裔已登庸。因賜之詩曰。昭裔登庸汝未登。鳳池雞樹冷如冰。如何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飯僧。

長興四年。李遐奏尹拙自著作佐郎除左拾遺直史館。諫官直館。自拙始也。邇後繼亦尉稍不登矣。

王居敏爲秦王六軍判官。素不協意。及從榮擁兵之際。與高輦北譽。指日影曰。明日如今。已誅王爵事矣。

史洪肇嘗與大臣飲於竇貞固之第。以夙憤激蘇逢吉。楊邠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至如毛錐子。安足用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鎗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肇默然而散。自此蘇史有隙。

楊邠起於小吏。及爲相。常言曰。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於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自此後始不在清議。

王師範非名族。世承姑息。及其死也而無辭。頗有長幼之序。三川之士多焉。

漢隱帝賜諸伶錦袍玉帶。史弘肇奪之還官。曰。健兒戍邊。寒暑未有優卹。爾輩不當也。其凶戾也如此。然至理得中。

武皇嘉明宗之功。以其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於帳下。故兩河間目爲李橫衝。

于鄴除工部郎中。時尚書盧文紀諱業。甚不平。陶鑄欲請換曹。其夕鄴雉經。盧尚書貶石州司馬。于盧之器固小也。然過在執政。

趙光逢爲司徒致仕。光裔入相。有日省問其兄。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端靜也如此。

萬從周有殊功。鎭許社。人語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

楊尚書昭儉。退居華下。自題家園以見志。曰。池蓮憔悴無顏色。園竹低垂減翠陰。園竹池蓮莫惆悵。相看恰似主人心。

近有鍾離夸王仁岫。善功算。因集八卦五曹算法云。用十二文牌子布位。先須正坐其身。以坐位便居北方也。每牌子拘一位。每位從一至十起。坎爲初巡。指八方。以方爲首。八卦既畢。卻取其陰。橫九豎十。積爲前位。常以九九正文顛倒呼命。瞻前顧後。逐位取了。須是明其九九正文。進退精熟。方可入於諸法。次第加減一位。因留折倍減。五門不維於五曹。五曹秤尺地倉金。五數悉通於一位。或遇前後隔位。卽以辰次而空之。或遇除減併繁。別以閏牌而貼之。總而存亡除留。自然明其向背。旣轉移而得理。則緣忽而無差。但用諸法徑門。取其簡要。若類鼓珠之法。且凝滯於乘除。此法乃至開方立方求一立一皆可通其體例耳。

法眼姓魯。雪峯姓曾。或問雪峯師何姓也。答曰。魯人不幫嫌。卻問法眼師何姓也。答曰。雪峯繁賸。

盧文進。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入絕塞。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煥然。問蕃人云。所謂宜卻日也。以此爲常。頃之乃明。方午也。又云。嘗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

後唐太祖嘗隨父征龐勛。臨陣出沒如神。號爲火龍子。

王審知起事。其兄潮唱首。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廟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

梁祖初革唐命。讌於內殿。悉會戚屬。又命葉戲。廣王忽不懌。目梁祖曰。朱三。你愛他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穩否。於是擲戲具於堦。抵其鍾而碎之。

劉坦狀元及第。爲維揚李重進書記。好酒。李常令酒庫但書記有客。無多少供之。壽爲掌庫吏頗慢之。須索甚艱。因大書一絕於廳之屏上云。金殿試迴新折桂。將軍留辟向江城。思量一醉猶難得。辜負揚州管記名。未幾有進望日復禍於坦。讀之忽悟曰。小吏慢酒於書記也。立命斬之。坦不懌。凡數月。悔而成疾。

正衙宣樞密使制。自劉翺始。漢隱帝嗣位之初故也。

有米都知者。伶人也。善騷雅。有道之士。故西平王公朴嘗愛其警策云。小廣村店酒。微雨野塘花。梁補闕亦贈其詩云。供奉三朝四十年。聖時流落髮衰殘。貪將樂府歌明代。不把淸吟換好官。近有商謌者。善吹笙。亦籍教坊。爲都知。能別五音。知吉凶。復得實之三昧。山水不下關李。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爲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馮全節爲鄴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襴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遵避之。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恭。勿讓也。州里榮之。

孫光憲從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嘗遺水仙花數本，植之水器中，經年不萎。

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背曰：兒將來國之棟梁，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鸂鶒酒卮、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李亞子。

楊惲內侍，字道濟，傳是末權樞密，出為浙西監軍，朱梁篡後，竄身投武肅，居越中，長八尺，有黃白法，善壬課，事餌至精，四季皆脫斛，手寫九經三史百家，用蒲葡紙，字如蠅頭，年九十餘卒。

四明人胡抱章作擬白氏諷諫五十首，亦行於東南，然其辭甚平。後孟蜀末，楊士達亦撰五十篇，頗諷時事。士達子舉正，端拱二年進士，終職方員外郎。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赦，內外羣臣職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與改里鄉名號。

偽蜀韓昭仕王氏，為禮部尚書，麗文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譏之。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騎獵為業。胡人三十輩於大山中見飛鳥甚衆，譟逐於一谷中，衆胡就之，見一小兒，約纔二歲已來，衆鳥銜果實而飼之。衆胡異之，遂收而衆還養之。成長，求姓，衆云：諸人共育，得大遂，以諸耶為姓，言朱耶者訛也。

天成中，帝謂侍臣曰：自古鐵券，其事如何？趙鳳對曰：此則帝王誓文，賜其子孫長享爵祿。帝曰：先朝所賜惟三人耳，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之危疑，事慮朝夕。嗟歎久之。趙鳳曰：帝王所執，故知不必銘金鏤石。帝曰：敢不深誠。

忠懿王在錢塘，顯德中有民沈超者，負罪逃匿，禁其母，凡百日不出，及追妻鞫之，當日來首。判之曰：毋禁十旬，屢追不到，妻繫半日，不召自來。倚門之義稍輕，結髮之情太重。領於市心，軍令處分。又大貂曹公鎮青海，有盜魁累犯當死，皆會赦，至公在任又犯，有司以赦文舉之，公判曰：三遇赦文，天子之恩合免；頻為民患，將軍之令必行。乃從極典。

陶穀小名鐵牛，李濤常有書與之曰：每至河源，即思令德。唐彥謙之孫也，以石晉諱，改姓焉。

南部新書，宋錢希白撰，子明逸序，事實千列卷十，多唐時五代軼事，世所傳者，多摘錄之本。洪武間有清隱老人跋，謂與蜀本不同，此所有者蜀本不載，彼所載者此又不收，以曾公類說所收事實校之，今本所無二千餘言，事實五十有一，作補遺。又以類說省文所言甚節，以俟諸本訂正，則此書宋槧已絕久，無善本可知矣。是編乃邵君朗仙從吳門士禮居黃氏傳抄者也。黃氏藏書富甲吳郡，邵君博學嗜古，所抄多絕無僅有之書。是編自甲至癸，凡十卷，共八百五十七條，與四庫總目所稱八百餘條適合，間有脫誤處，如半隱亭脫十一字，柳公權筆偈脫一句，靈隱寺桂脫一行，至藻笏末三句誤入下條，裴諝作裴謂，休澣作休翰，石斛作石解之類，俱照黃君蕘六所藏趙清常校本訂正。語兒梨一條，原本兒鄉上屬雲峰謂疑脫因名語三字，黃武以下復本別作一條，黃蕘六謂即語兒梨

錯簡，應并作一條。月當作年，魏明年當作魏明帝，今皆注本條之下，以見校訂之苦心。昔趙清常暨錢館吳鮑菴叢書堂俱未見全帙，今得是本，亦可無遺憾矣。嘉慶甲子冬抄虞山張海鵬識。

碧雲騢

宋　宛陵梅堯臣聖俞撰

碧雲騢者。厩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吁。哉。

呂夷簡引用醫官陳巽雜亂士人始也。

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諫官將言。乃出之。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傚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時謝宗甚爲殿中侍御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滿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聞外有河滿子。宗甚曰、臣知之。上令宗甚自歌於殿上。既而妬之。時有語曰、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趙槙納賄中官羅崇勳。而引爲樞密副使。任布援穆之迹。又因見宰相。曰、布昨知魏府。經南郊賞給。軍人平帖無言。前知府狄榮以南郊賞賜不時。軍人喧噪。榮歸。今爲美職。某不合使軍人平帖。歸守給事中班。人多陋之。遂亦緣此爲樞密副使。

鄭戩結中官黄元吉。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戲曰。天休走郤爺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其不知羞

愧如此。

范仲淹牧羣小鼓扇聲勢。又籠有名者爲羽翼。故盧壽日馳。而至參知政事。上自即位。親羣臣多矣。知仲淹無所有。厭之。而密試以策。觀其所蘊。策進。果無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喻令求出。遂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因不復用。後爲鄧青杭三州。專務燕遊。其政大可笑。自謂已作執政。又知上厭之。不復敢羣小龍名士。故底裏蓋露也。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范姓。遂與仲尹迪名。及爲諫官。攻呂許公而得罪。仲尹亦遭逐。仲尹自中書錄事出令爲供奉。許公怒仲尹。剛探事令仲淹知。故祇與三班借職。自此家破。蓋大有貲蓄。已爲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范仲淹略不撫其家。

賈昌朝娶陳堯咨女。女嘗遂母夫人入宫。遂識朱夫人。昌朝既貴。又因朱夫人而陛賈夫人。夫人聞之。賈婆婆。昌朝在府。政事多內相關節。故主恩甚隆。昌朝與吳育爭事不平而出。因賈婆婆薦厚寵。然遭新相於上前。言賈婆婆。上稍厭之。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爲文彥博父洎門客。貴妃認堯封爲伯父。又欲士大夫爲助。於是誘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又爲秋遲。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妻父有舊。然妻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博。彥博自成都節。不久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鎬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宫中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國家了事者。日日上殿。無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軍至。則鎬已破賊擒矣。據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彥博殿上面條奇錦事數件。嘗於上前策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宫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高若訥毋兄楊若拙官宫中。因之附中官進也。

夏竦雖因中官楊懷敏。然自東宫主深知矣。竦爲與文彥博爲婚姻。遂得棄。後爲悍妻因貪而敗。遂出守本官知鄆州。孫沔緣爲親。又因中官石全彬而進。至樞密副使。沔興妻邊氏俱淫濫。世人言沔已爲穢矣。竦欲興之地。令取南蠻。沔至儂下。稱疾不敢進。後因狄青破賊有功。初沔受秦州。而爲諫官彈其穢跡。竦疾泊舟南京。上奪求徐州。實以觀朝廷意。陰結中官與宦竦相助。於是上遣尚醫視疾。令中使押往。沔厚賂中使及醫官。曰、實病。既聞儂賊擾南方。乃入京去赴秦州。竦上言南方非沔不能成功。乃南征。未行。沔在大佛寺安下。其妻曉夕在竦家。沔曉夕在南省前深家。通陳之妻。陳氏沔之外生。既受沔妻爲韓郎。沔又奏陳子章南行權官。歸又奏爲職官。南方効力有考第者不過得縣令。人甚嗟慎之。

狄青與文彥博同鄉人。青在定州。彥博令門客往遊。青進之薄。客歸。彥博以書賞青。再遺客往謁。青於是厚遺之。明年。青建節知延州。彥博又令客謂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令妻異姓一人。謀以客爲壻。青遂奏客爲試校書郎。會儂蠻賊。驚走歸洞。乃除青爲樞密使。

劉沆亦因張貴妃而進。

26A　第八十六冊

參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觀據案詰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於是京師知其謬。時赴上才五日，朝廷知之，亟罷觀，落知制誥，守杭州。杭州苦其謬政，曰、舍人文字似政事者也。

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迹。時號草頭木脚，隱語其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歷詆朝士。自三司使、揚察而下，皆受其侵罵，而貨賂公行，甚於李林甫。除改輕重欺昧，又過之。殿中侍御史馬遵、吳中復、呂景初極言其過。畢，閤於左右，或居後，揚言御史掇拾宰相，自此誰敢當者。中官傳宣閤門，明日隔御史。遵曰，昨日閤門進名，已許上殿，今日班次至而止之，必有壅蔽聖聽而爲梁適者。請中官奏，臣不敢退。中官曰、只知傳宣，不管附奏。遵等曰、某不退。閤門人已喧，上亦稍知。令宰相召御史，即廬舍問所言何遽。遵曰、御史言宰相過，前時不具陳根柢者，非謂不知始末，蓋言之則宰相不可須臾施面目，況此贓乎。所以未暴露，蓋爲朝廷惜體，不可使四方聞宰相犯贓。今若須陳述根源，乞歸臺作文字，明日上進。於是遵等歸，條具日月姓名及物多少。適守本官知鄭州。左右中官尚復揚言，主上不聽，然猶恐遵等窮極其事。於是亦出御史遵知宣州，景初通判江寧府，吳中復通判虔州。俄而適又營求內降爲觀文學士知秦州。內降既出，丞相未見，而堂吏李曰宣、張永壽竊開其緘，於是泄漏人知。知適之除觀文內降矣。丞相惡之，黜曰宣湖南縣令、永壽判司。御史皆移官，遵京西轉運使，景初知衡州，中復知池州。初三御史之出也，中復裏行不可帶出外，欲令落裏行字。守主客員外郎知制誥蔡襄封回詞頭，以中復等出無名，不可撰詞，乞付他舍人。必料亦襄執正無敢當，遂以熟狀出敕而除之。

賈氏譚錄

張洎撰

原序

庚午歲予銜命宋都舍於懷信驛左補闕賈黃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學善於談論每款接常益所聞公館多暇偶成編綴凡六條（案所記不止六條疑有譌誤）號曰賈氏譚錄貽諸好事者云（案此條說郛所載補入）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賈氏談錄一卷宋張洎撰洎字思黯改字偕仁全椒人初仕南唐為知制誥中書舍人入宋為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官至參知政事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乃洎為李煜使宋時錄所聞於賈黃中者故曰賈氏談錄前有自序題庚午歲為宋太祖開寶三年宋史賈黃中傳載黃中官左補闕在開寶初與此序合蓋其時為洎館伴也文序末稱貽諸好事而晁公武讀書志乃稱南唐張洎奉使來朝錄賈黃中所談歸獻其主殆偶未檢此序歟史稱黃中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亹亹聽者忘倦故此錄所述皆唐代軼聞晁氏稱原書凡三十餘事明陶宗儀說郛所載僅九事宋曾慥類說所載亦僅十七事惟永樂大典所載較曾陶二本為詳今從各韻蒐輯參以說郛類說共得二十六事視洎原目蓋已及十之九矣原敘一篇類說及永樂大典皆佚之惟說郛有其全文今仍錄冠卷首以補其闕是書雖篇帙無多然如牛李之黨其初壁釁於口語為史所未及而周秦行紀一書晁公武亦嘗據此錄以辨韋瓘之誣他如興慶宮華清宮含元殿之制淡墨題榜之始以及院體書百衲琴澄泥研之類皆足以資考核較他小說固猶為切實近正也

宋張洎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興慶宮九龍池在大同殿故基之南西對瀛洲門周環數頃水深廣南北望之渺然東西微狹中有龍潭泉源不竭雖歷冬夏未嘗減耗池四岸環植佳木垂柳先之槐木之榆又次之兵革已來多被百姓所伐今所存者猶有列行焉

驪山華清宮毀廢已久今所存者唯繚垣而已天寶所植松柏遍滿岩谷望之鬱然雖經兵寇而不被所伐朝元閣在北山嶺之上基址最為嶄絕（一字原本脫據上下文補）次南即長生殿故基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所是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徹如玉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千形萬品不可殫記四面石座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蓮泉眼自甕口中湧出噴注白蓮之上御湯西南角即妃子湯湯面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作菡萏於白石之面餘湯逦迤相屬下鑿石作暗竇透水出東南數十步復立石表水自石表出灌注石盆中賈君云此是後人置也

滑臺城北枕河堤里民常有昏墊之患貞元中丞相賈公始鑿八角井於城隅道傍以鎮河水自是郡邑無復漂溺之禍咸通中刺史李模具以事聞奏仍立魏公祠堂于河堤之上命從事黃[illegible]紀事迹於碑石

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至今猶存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巵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案此條說郛所載誤入）

白傅大宗末（案唐語林作大中末此作太宗誤）曾有諫官獻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刑卒不賜謚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其文郎李義山之詞也（案說郛亦載此條與此異云[illegible]此書但云敏中為相始請謚曰[illegible]同存之以備參考）

李鄴侯為相日吳人顧況西遊長安鄴侯一見如故待以殊禮鄴侯卒況作白鳥詩以寄懷曰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鳶奈爾何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戶

牛奇章初與李衛公相善嘗因飲會僧孺戲曰綺紈子何預斯坐衛公銜之後衛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譴逐世傳周秦

行祀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門人韋瓘所撰開成中曾為憲司所覈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也事遂寢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相者謂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耳及登相位雖親族亦未嘗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再入廟堂專持國柄平上黨破回鶻立功殊異策拜太尉封衛國公然性多忌刻當塗之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事中韋宏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事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出德裕為荊南節度使旋謫淮海李紳有吳汝納之獄上命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惡由是坐貶寘南海歿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案此條說郛所載遺脫入）

王鐸既解諸道都統乞歸河北養疾肩輿就路妓女數百人擁從前後觀者駭目道出鎮州主帥迎接甚謹初鐸之入朝也李山甫方為鎮州從事勸主帥劫取之王氏遂亡其族

劉蕡精於儒術讀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或問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人望之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耳後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貢院所司呼延氏自舉場已來世掌其職迄今不絕此亦異事賈君嘗問於舉人榜石語及貢院字用淡墨瑣書何也對曰聞諸祖公說李紓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未及填右語貢院字吏得疾暴卒禮部令史王昶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王昶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染筆不能加墨迨明懸榜方始覺悟則修改無及矣然一榜之內字有二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榜因模法之遂成故事今用殫書益增奇麗耳

中土士人不工札翰多為院體院體者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然體近隸故院中胥徒尤所倣其書大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然其鄙則又甚矣（案此條說郛所載遺脫入）

京兆戶民尚鬬雞走犬之戲習以為業罕有勤稼者蓋禀薄之俗猶存餘態爾

賈君云僖昭之時長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雖存經亂而兵難不及故今衣冠子孫居鄠杜間室廬相比（案此條說郛所載遺脫入）

予問賈君中土人每日火麫而食然不致壅熱之患何也賈君曰夾河風性寒故民多傷風河洛東地鹹水性冷故民雖啗粟食麥而無熱疾又曰渭灞風水性寒冷尤甚士民共啖附子如啗芋栗（案此條說郛所載遺脫入）

華岳金天王廟元宗御製碑廣明中其石忽自鳴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為賊火所焚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峯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其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此山北巖之上有瀑水流注谷中溉良田數頃至今為司空氏之莊宅子孫猶存

李德裕平泉莊怪石名品甚眾各為洛陽城有力者取去禮星石（其石縱廣一丈長丈餘有文理成斗極象）獅子石（石高三四尺孔竅千萬遞相通貫其狀如獅子首尾眼耳皆具）為陶學士徙置梁園別墅

李德裕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具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以絕矣唯雁翅檜（葉婆娑如鴻雁之翅）珠子柏（柏實皆如珠子叢生葉上）蓮房玉蕊等猶有存者怪石為洛陽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二字（案惟石以下十八字原本脫今據說郛類說增入）

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而無花葉相對行路人見者或唱虞美人則兩葉漸搖動如人撫掌之狀應節也或唱他辭即寂然不動也賈君親見之（案此條說郛所載遺脫入）

州縣人善製澄泥硯縫絹囊致汾水中踰年而後取沙泥之細者已實囊矣陶為硯水不涸焉

含元殿前龍尾道詰屈七轉由丹鳳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案下五條宋曾慥類說所載遺補入）

李贊皇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平泉莊創思亭伐叛亭

文中子隋末隱白牛溪北面學者國初多居佐命之列劉禹錫盛稱王通能明王道以大中立言遊其門者皆天下俊傑士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有言及文中子者

李汧公勉百衲琴制度甚古其音清越無比

華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有太陽對照則見之日暮則漸隱不見

賈氏譚錄終

賈氏談錄

昌彼得撰

宋張洎撰洎字思黯改字偕仁全椒人初仕南唐為知制誥中書舍人入宋為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官至參知政事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乃其為李煜使宋時聞於宋典客左補闕賈黃中所述而錄之故曰賈氏談錄郡齋讀書志通考宋志著錄原書明以來不傳四庫據永樂大典所載參以類說說郛輯得廿六事編為一卷提要云序末稱始詣好事而晁公武讀書志乃稱南唐張洎奉使來朝錄賈黃中所談歸獻其主殆偶未檢此序歟晁氏稱原書凡三十餘事明陶宗儀說郛所載僅九事宋曾慥類說亦僅十七事惟永樂大典所載較曾陶二本為詳今從各韻蒐輯參以說郛類說共得二十六事視洎原目蓋已及十之九矣原敘一篇類說及永樂大典皆佚之惟說郛有其全文今仍錄冠卷首以補其闕錢熙祚據文瀾閣本刻入守山閣叢書說郛本摘錄首序及文共九則其序云公餘多暇偶成編綴凡二十六條據此則原書本二十六條四庫輯本已無脫漏蓋館臣惑於晁氏卅餘事之說其所據之說郛乃武林宛委山堂刻重編本序文云凡六條說二十兩字致不知二十六條已為完帙晁氏云三十餘條者三當為二字之譌得此說郛本足證晁志之非及輯本之全事非佚事

醴泉筆錄

江休復著

醴泉筆錄卷上

宋　臨川江休復鄰幾著

御史臺閤門移文用撩頭牒章郇公判審官院張觀為中丞常用此例移審官時章為翰林學士辨之張以故事而止

章仲錄云章伯鎮勘會案歲給禁中椽燭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用糯米八百石眞宗三千石今八萬石

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寨主妻為吳賊所虜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為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俛仰如聽命即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陸參宰邑判訟田狀云汝不聞虞芮之事乎書司不受再執詣縣云不曉會得再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李戡宰邑問民間十否其有疾病否莫有孝悌否之類有一患大風者藥云吾不豫爾

都下弄蝎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剝馬務蝎食馬血尤毒己亥歲中屢有螫死者毒廼斷首猶能螫以噬人

客有投稻雲山寺中宿者僧為具饌羞饈甚美但訝其無裙耳入後屋見黃泥數十團大如缶問行者卽向所食者在其中取龜以黃泥裹之三日龜服氣肥味特異

壬介甫云明州有一講僧夜中為鬼物來請講欣然從命昇行數十里寘在豬圈中比曉方悟為鬼所侮

張根言說楊大年臨卒戒家人曰吾頂赤跌坐汝輩勿哭驚吾旣而果然家人驚視財復竊而寢遂卒釋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沈滯

梅聖俞云叔父為陜西漕知客卒浴殮畢條婢欲竊其衣其屍熱如火驚告家人遂傳于外或云不祥此當有重喪俄而嫡氏卒

持國按樂見絃斷絃續者笙竽之類吹不成聲詰之云自有按樂器國家議黍尺數年乃定造樂器費以萬計乃用樂工私器以享宗廟

又七廟共用羊一五方帝亦然溫成廟用羊豕各二疑郊本用特後去特以一羊豕代之符后以永熙不可盧配遂得升祔明德尙在故也后廟神德賀宋二京尹潘李慈劉李楊李升祔今衞享惠

永叔書法最弱筆濃磨墨以借其力

范希文戍邊行水邊其樂之從者前云此水下好裹而有蟲（音臀如反）謂之蟲乃是魚也答云不妨我亦食此蟲也

原父五十謁法一萬神化無方曰尼書期稱道曰册后晉日出日周潔白不汙曰皓

楠樹直棘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胡瑗字翼之卒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大學生徒百餘人詣美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一日近時無此事

王景芬歲方卻氏壻常州人小兒四五歲甚俊爽病將卒忽言翁婆喚取某某長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駭始改葬其父母卻不疑云

沈文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泊卒後婢子附語亦云生不葬父母嘗得為賁神令謫作賤鬼足脛皆生長毛云云

祖擇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問之答云口無擇言

司馬君實充史討白執政時致起居注皆竝不載元昊叛命北戎請地事欲就樞密府檢尋事跡以備載錄龐泊自手史院商量孫樸兼修國史之任爾豈不可書會裏去相送寢

江南一節使召相者命內子立羣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頭上自有黃氣羣婢皆竊視之然後告云某是杭工火兒雜立使辨何者是杭人云面上有水波文是亦用前術

吳沖卿說其先君為江州瑞昌令一卒力啗巴豆如松子問其由始用飯一盎巴豆兩粒研和食稍加如藥凡盡則加巴豆減飯積以歲月至于純食巴豆此亦習啗葛之類（啗音嚼）

宋老太卿判太僕供給享太牢只供特牛無羊豕公問禮直官如此不知羊豕牛俱為太牢

大學生鄭叔雄用蕭鑒王尙書舉正知雜吳薦為秘書省校書郎起居舍人范師道論列云山林有道之士大臣薦之不報而方投牒例飄行于是汝州

孔旼除直講楊州孫侔除試校書州學教授
大內都知張惟吉請謚禮官以惟吉前持溫成喪不當
居皇儀爭之至明時宰不知典則阿諛順旨惟吉頓
足泣下緣此得謚忠惠
陳執中死禮官以前事不正諫請謚榮靈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
大名府學進士劉建侯盜官書賣之搜索既切遂焚之
又與妻同殺人取其金前殺七人事明白猶且稱冤
府中謂之始皇以其焚書坑儒也
學海類編 六 醴泉筆錄上 五 記述
程琳尚書知府曰殺之其容貌堂堂言詞辨博莊生大
儒之盜也此段有脫誤
蘖方一大兩卽今之一兩隋合三兩爲一兩
宋相公中朝書人郭忠恕司封二徐書佩觿集三卷
楊汝望之當官免私家上歷亦自買紙爲江南轉運使
先移文江寧府要府官月俸米麥何人擔負磨麪會
支脚錢
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園中得一物如蝙蝠巨
如大鵝莫有識者有自山西來者云此鼯鼠也一名
飛生飛而生子每欲飛則緣樹至顚能下不能高也
判尚書禮部則尚書之職判禮部貢院判侍郎之職也
其名表則員外之任也王禹玉帶館職判禮部作三
字猶不解百官謝表御史中丞署狀兩舍人作表是
兼尚書員外之職也
陳執中在樞府建排牆頭夏贊使人上數樞府不得人
于是王覿張觀與執中皆罷
孫沔旨自稱韓持國作維國齊廊大卿呼邵興宗作元
宗

祫享昭穆各有幄次謂之神帳云陳彭年所建
禮牲體貴賤以爲俎實肩臂臑膊骼殺左右前後賓主
有儀今不復用司馬公說曾在幷州見替俗頗存此
禮其最尊者得羊膽骨其次項頰骨又說婦人不服
寬袴與襜製旋裙必前後開勝以便乘驢其風始于
都下妓女兩士大夫家反慕之曾不知恥辱如此又
凉衫以褐紬爲之以代毳袍韓持國云始于內臣班
行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予讀儀禮婦人
衣上之制如明衣謂之景景明也所以禦塵垢而爲
光明也則凉衫亦所以護朝服蓋出近俗不可謂之
無稽
君實又說夾拜今陝府郵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
人四拜男子一拜城外則不然
子容判禮院見君實入音克諧無相奪倫今樂懸但聞
金聲餘樂掩而不聞宜罷連擊次第見其聲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閑惟差遣俄除太
常禮院司遞屢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閑慢差遣耶
子容說周廟制戶在東牖在西當中之分則扆也近代
學海類編 六 醴泉筆錄上 七 記述
宗室南向祏室猶在西壁祫享猶設昭穆位于戶外
南北相對
武功常景主舞說慶善宮有唐碣爲民藏窖蓋民恐勉
人見之理認遠祖土田旁有慈德寺太宗所建會昌
廢寺猶遺毀拆武宗可謂能行令矣至大中復建碑
記尚存
肆赦宣德門登降用樂懸又排仗盡如外朝之儀
大典禮部吉儀五十有五其二十九日癸卯五龍壇予
奉勅于五龍廟謝晴廟廊並頹毀寓宿殿東道士之

室亦無壇也
儀仗內五牛旗刻盡五色木牛豎旗于背載以輿牀四
人舁之按六典衛尉三十二旗十八曰五牛旗皆是
繡繪旗幅若五牛以牛載則其他麟鳳之類亦當如
此矣
祫享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腕助祭諸臣見上
恭虔裹手執笏者惕然皆拉廟主帝用白帊后用青
帊覆行禮則發之方木爲趺荐以重褥置主於其上
麋俗呼野人爲沙魂未詳其義士大夫亦頗道之永叔
學海類編 六 醴泉筆錄上 八 記述
戲長文賢良之遣戲披沙而揀金吳頗惟之還怒于
原父云某沙于心不沙于面君倓沙于面而不沙于
心愈怒焉
又嘗戲馬遵舊日沙而不哨如今哨而不沙
永叔云令狐撰著書數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獻李夷庚
夷庚問何人作序訊知其人使送銀二笏
寵相令制後舍人自署其名永叔云誥身後惟吏部判
官誥院者當押字耳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何相見之闊也答云道此
霖雨令後轉更疏闊也王曰何故答云値這短略蓋
誚其侏儒矣
太祖忌宰相馬不入寺宗王計相乘馬直至佛殿東素
無定制也駕往寺觀燒香中丞不從由入臺翌日幸
慈孝集禧宣召乃赴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
乃知裘凍齒相擊再贈之氈堅不受妻母衣見其女
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
南都下俗語謂之州南聚賭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

乘官舟載私物不得過若干斤重恐罹此罪乞換陸
路差遣
祕書丞沈士龍者嘗建言害民事數十條漕司不行遂
棄官歸關門不放過訴云母老病拘滯于此母必不
全亦關吏之罪也士龍竟坐擅去官守追官勒停舉
主關吏一例見劾
李照譏王樸編鐘不圓後得周編鐘正與樸同議者始
知照之妄
次道見鄭穀夫除省判語詞中開具官某又云云嘗語
詞前具銜云云中當云以爾云云
程侍郎言某爲御史接伴人使中丞張觀云待之以禮
荅之以簡戲佩服其言又說高敏之奉使接虜伴使
走馬墜地前行不顧翌日高馬驟墜地戎使亦不下
馬張唐公將奉使王景彝云某接伴時舊例使副每
日早先立驛廳戎使方出相揖某則不然先請戎使
立階下然後前揖登階唐公云我出疆彼亦如此奈
何遂卻如舊例
王景彝判三班院云某勿記上凡使臣八千五百人差

殿中丞蘇袞作簿簿成只有七千六人其餘授括並
未見
蘇儀甫使虜至虜庭傳宣求紫魚答云雖是某鄉中物
偶不齎來又云某篋中恐有試搜之獲弓奉人納楮
中忘告之也
韓忠憲使虜其介劉太后之姻膚而自專私與虜使云
太后言兩朝歡好傳示子孫韓了不知忽置一筵遣
臣來伴因問太后有此語何故不傳忠憲答云皇太
后每遣使使人簾前受此語戒使人令慎重爾于是

以手頂禮云兩朝生靈之福也
陳相伴虜使問隨行儀鑾司緣何得此名不能對或云
隋大業中鑾集于供帳庫屋遂名此
文思院使不知從何得此名或云量銘待文思索或說
殿名聚工巧于其側因名曰文思院
李昉相致仕後陪位南郊病傷寒李子宗諤內翰爲玉
清昭應宮副使自齋所得疾卒宗諤子昭遘右丞給
事奏告景靈得疾卒三世皆死于祠祭之所
裴如晦云景德澶淵之幸軍費二十餘萬郊費用度時

一郊費六百萬今千餘萬貫矣
宋次道集顏魯公文十五卷詩方十八首多是湖州宴
會聯句書公必在其間又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讒
語醉語又和政公主碑肅宗女代宗母妹潼關失守
駙夫柳潭乘以擠嬌妹首云平陽與娘子之軍于司
竹襄城行匹庶之禮于朱公常糺匡復之師于武后
皆前代所未有也
魯公顏元孫墓誌省試九河銘高松賦考官劉奇批曰
銘賦音律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辭高理贍惜其貼經
通六所以屈從常第葬東京鵠店今作曜字
予奉使迓賀正使于雄州界曰唐中和自作借職劄倖
錢輿弟請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文州羌人麁牛酥絕美又云河朔人食油湯餅以荐酸
漿粟飯
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後戎使林牙者由翰林學
士淵知州王仲平仲平告之不知張耳何代人也大
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峨嵋雪蛆大治內熱

己亥歷冂十一月大盡契丹歷此月小十二月十四日
夜纔昏月蝕戎使言編謂己望時修唐書問劉希叟
云見用崇衍歷差一日宣明歷十一月當小盡
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龍舞悉用凌牀官員亦乘之
李昭遘右丞謂樞密程侍郎近日與蒲家刺權門奉謁
之小火下程答云不惟小火下兼有大敎頭
謝師直說北都李昭亮相爲罷髮三夫人作水陸道場
贏州唐叟張三郎處主位李之祖父在賓位焚香拜
跪不勝其勞
北虜水實羊腸文州羌取蛇貂首繞頭上治上熱
虜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捲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色
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又云駞鹿重三百
斤效其聲致之其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寒之毒如
中湯火者人皮膚成紫皰又云韃靼界上獵圍中獲
一野人被鹿皮走及奔鹿又云女身國卽挹婁之地
高麗新羅今是一國其主王輝用契丹正朔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肅麟州日掠房
綵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

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
胡武平內翰丁母憂前一歲常州宅中海棠花開白花
余妹夫王伯先爲金壇縣令尉胡賓說
己亥秋潁壽民小不穩羣盜刦禾潁上令捕得因追之
綠益織漕司劾令且嚴其禁
橄欖木并花如檸將採其實刻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
落
余奉勅五龍廟謝晴司天監擇日供神位板太僕供羊
司農供豬粟黃白姿僕油肫脂韭菁葱明油大府供

幣帛溼香少府供蠟燭將作供神位水火光祿供禮
料道子鷄頭胡桃乾棗䭔鹽筍俎乾魚玉䱇鹿脯薑
椒橘豉魚兔鹿羊醢餳醋酒柴炭將作所供罍洗水
香併爵

梅二舉俞轉都官員外郎原父戲之詩入有何水部其
後有張水部鄭都官復有梅都官鄭有鷓鴣詩時呼
鄭鷓鴣梅有河豚詩可呼梅河豚耶

張唐公瓌修起居注同知太常禮儀事再疏乞毀溫成
后廟皆不降出

齊廊公開大卿曾為三司檢法時李士衡克使章得象
洎黃宗旦為判官公暇省中棊飲談諧每值雪天畢
命僚屬酒炙相樂李諮為使罷酒設藥梅而已今都
無此例

濰守解賓王恕登州交代胡俛許其代官出于許原許
原令郡北十餘里世稱同州坊亦云許坊今為民田
而無邨矣

洛陽北有山泉即湯所禱桑林之地有廟即太乙之祠
俗號為聖王近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奏請封為持
濄侯失于檢詳地志致此謬

丁晉公謂晉馬為聖人夏英公嘗美李林甫之為相

梁書儒林傳伏曼容聽事施高坐有賓客輒升高坐為
講說今私家無畜此者

李宗諤諫議松相孫其父匿于李助家免難于李愚侯
趙州三房蘇為郎中逢吉相孫其父藏李沆相家免
禍

上城任長安倅眷一樂籍為內所制則自求死家人懼
而從之後為陝漕范雷于家潔白而陋目曰聖獸頭

歷表準作號叫之號

一月三日疏決罪人開封府罪人宿車院中夜車上有
人伏其中執而毆之至死有司以為大辟論上云決
脊杖二十刺配牢城宰相以為大辟當為流耳再奏
上又云決脊杖二十諸公下殿方悟聖斷之精審蓋
此為情可矜則當上請因降為流今經疏決則流下
降為杖矣

祕書監馬懷素編次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沖
等二十六人同于祕閣詳錄四部

卓述勤成國史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

錢君倚云漢書律歷志鈞著一月之象又云輔弼執玉
以翼天子科場舉人以為賦題著疑是者玉疑是之
字監本之悞也

楊收侍制云經筵讀後漢書宦宄亂政事多為前侍讀
削去如何進傳都無詠內官事如孔融傳但記孔老
通家之舊談辭如雲等語樂道兆將舊業刪去之後
采關治道者以備進讀王隨作相病已甚好釋氏時
有獻嘲書云誑謂調元地翻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

甯燮火掩房在杭州常對一聲長老誦己所作偈偕
既聵羅席引首幾入其懷貫無所聞翻嘆賞之以為
知音之妙施正目說此

王孫知越州修城卒暴民丞發墓輒錢公輔作倅視頓
文有永和年號亦有孝子姓名者先葬無主枯骨爭
亦見掘矣

京師神巫張氏燈焰燒指針療諸疾多効于用針書范
景仁說其兄慤被神祟飲水餅食磁椀召巫者視之
既退欲邀厚貨假驀不應命巫之神輒附兄之婢子
云使彼救人苦卻貪財利不來索香火如巫所禁祝
之遂愈婢子亦不自知也

王介甫知鄞縣日率行教書節文訪義夫節婦得三人
其間一人可采姓董為人典主庫謂之判子家中養
疏屬數口奉寡姊承順不違錫不事家業屢負人債
輒為償之而不以告姊方欲奏上而代到不果聞以
詿誤之過為後宰所笞部中有兩道者常善遇之每
有堤塘橋道之役令化鄰閭里修築不勞而成

故事狀元及第到任一年即召試充館職蔡自文忠始

請文字得試

孫奭尚書侍經筵上或左右矚或足敲踏牀則拱立不
講以此奭每讀書則體貌端莊

宋賈二相布衣時同詣宋三命云二公俱當作相更相
陶鑄宋發即不同賈雖差遲向後宋卻相趁爾宋狀
元及第知制誥賈在經筵舍人院試出身宋入參大
政賈試舍人宋命隔幕聞宋諳二相道及前事自後
宋罷為散披自揚徙鄆賈既入參一旦有內降劄子
啓封則宋庠吳育可參知政事賈手寫奏狀且喜前
言之驗賈今為僕射侍中宋吏部尚書樞密使同平
章事韓欽聖好陽陰見二公說

醴泉筆錄卷上終

醴泉筆錄卷下

宋 臨川江休復鄰幾著

聖節道場建起十三日樞府學士以下皆赴十四日中書會獨舍人與大卿監遞上下不過七八人

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

國朝諸祠牲牢之數不等七室共一羊豕后廟溫成亦一羊豕蜡享百神亦然然行事有滑稽者詬其分張之微謂之迎貓也張瓌爲禮官議錢惟演諡文墨錢氏諸子衰絰邀執政訴其事石中立指其幼者以告同列云此一寸金也諸錢數張二親在堂十年入舍之語

介甫云鞴祠忠泉謂馬者必顯之物欽聖云咸感之義自晦而上至心則謂正吉悔亡

射作炮烙之刑陳和叔云韓詩作烙漢書作格

吳沖卿云莊子姑射令人盡讀作懌音義惟有夜射二切

原甫云南陔白華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也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

司馬君實說據禹貢河自大伾大陸又北爲九河則是河循太行北流乃東入海兗州境也今之河朔處勢高地又緊故少水患又漢兗州界在今河陽非禹貢舊境也

王禹玉上言請以正月爲端月正音與上名相近也

馮章靖云昏字本從民避唐文皇諱乃從氏耳孫文公云從高低之低馮證以說文文始悟己說未博

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并請邵不疑同上殿以備顧問無何上問古文如何邵不疑對古文大篆

于六體義訓不通今人之淺學遂于一字之中偏旁上下雜用古文遂致乖亂又問林氏小說所云亦有長義然亦有好怪處上一一問之對云許慎說文歸字從止婦省自聲韋章切林氏云從追于聲爲近此長于許矣許氏哭從吅獄省聲林乃云取犬嗥此怪也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耶

李白詩君不見裴尚書古墳三尺蒿棘居問修唐書李緝叔云催又云冕宋次道云是檢校官與李北海作對者疑疑人也

敬字左絕力反右普木反避廟諱改姓者爲苟且之苟文章之文誤矣今雍相是也

那鄆公周陵詩幾及春蒸鼎祚移王介甫云春蒸鼎祚天成詩語

王左丞濟州詩汶陽歸客司馬君實云其地則唐濟鄆州今易地矣又崇梵僧詩初謂是僧名乃寺名近東阿穀鄉名

司馬君實謂詩奏假無言爲是湯孫奏假爲證予以鬷假無言爲是據傳晏子和與同異引此詩鬷假無言爲證矣

齊桓公以燕公送出境乃割地予燕然專割地之罪重于出境矣欲稱桓公之善反毀之也

張樞言太博云四明海物江瑤柱第一青蝦次之介甫云瑤字當作珧柱即如蛤蜊柱即韓文公所謂馬甲柱也二物無海腥氣鰒魚今之牡蠣是王莽食鰒魚常乾者爾褚彥回傳自淮北海江南無鰒魚有餉

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錢不以頭數之又讀如鮑非亂臭者也

胡公謹云登州成山出鰒魚俗云決明可乾食

司馬君實云論語博我以文博學於文此二文謂六藝之文

棫樸詩云遐不作人毛遂不爲人鄭初作人于義未安左氏樂武子能用善人引此詩杜預云作用也言文王能用善人介于能官人矣

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又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

白馬寺後有李穀蘇禹珪李沆等十塚相基

退傅相公光化軍人少時薄遊武當郡舍主人將殺以祀鬼安臥室中誦六天北帝呪巫者見星宿覆其上怖而卻走退傅孫婿呂誨太傅云

白水縣堯山民掘得誌石是員半千墓云十八代祖凝自梁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

左馮龍興寺殿陌氏所構至和二年重瓦柏椽大徑尺寺僧守元八十三矣云此本樹法官引盜旁人得捕或以湔之于登不得爲旁又條有俠傷旁人語在旁則判審刑錢象先待制云旁求儒雅胡竟坐自盜將勒停貸王落職知建昌軍

吳春卿葬新鄭掘地深二丈五尺中更掘坡子纔足容棺既下棺于坑口上布柏繩以遮之即下土築不用甎甓吳氏葬其先亦如此

錢君倚學士說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爲鄰人所發取其磚以賣者是磚爲累也曰近江南有識之家不用

磚葬唯以石灰和飾土築其堅如石此言甚中理

沈文通學士與高繼方同事賀北虜正旦于幽州亦效中國排仗法服宮駕

史記歷書云秭鴂先滜鹿相云見夏英公文字中用滜作陂澤之澤

余見宋子京說長安有寶貨行挿奇物者畢萃焉唐諸陵經五代發掘皆空太平興國中具衣冠掩塞長老猶見之

蘇倅言縣州二歲斷大辟一人鳳翔半年斷二十餘人

權文公不避諱論子畢諱事

劉師顏覩月占旱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傾瓦不求自下

同州民謂雨沾足為爛雨

蒲城縣胡珦神道碑韓文公撰胡證書在尉廨近置夫子廟訪墳不復矣

趙龍圖師民自耀過同說殺祠城有殺祠廟疑殺祠亦是兵械其豢禱兵之所乎

江州琵琶亭詩板甚多李鄭孫惟晳一篇夏英公詩流

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收淚溼青衫

趙師民罷華原過左馮同登排雲樓指中條山北所謂襄山楊雄賦勿華踏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襄驗介間之云據郊祀志襄字誤矣

薛球比部待闕蒲中出恰律郎蕭悅畫竹兩軸乃樂天作詩者蕭畫頗多此兩畫尤佳也

昭應溫泉鄭文寶詩云只見開元無事久不知貞觀用功深

安道侍郎云趙安玉客長安購唐太宗骨葬昭陵下一豪姓蓄腦骨比求得甚艱

吳宣徽自延州以痼疾求蒲中乞免院職改大資政向書左丞呼大資不呼左丞府僚識體者門狀上添致字

韓稚圭善飲後以疾飲量殊減吳資政云道書云人多用于所長有旨哉

溫仲舒判開封府一進士早出探榜其妻頓有人報其父母船至水門吏慨驗往省之至東門為醉人毆擊

僦驗者又懼證左習滯潛遁去府中以醉人亦有指爪痕俱杖而遣之歸家號泣夫自外歸亦落第而泣兩不相知其由徐知妻被杖詣所司訴冤不聽于州橋夫妻投河溺死天漢橋俗呼為州橋真宗聞之怒知府已下悉罷去吳春卿云小刑責亦不可不慎也

京師西門外立尉專決鬭競事城裏外悉府尹主之每三大節他官皆有休假唯府事愈多節日請明尤甚關親至數百件

長安有寶貨行有購得名玉魚者亦名玉梁似今所佩魚袋有玉者銅者文丞相五千市一瑪瑙者府中莫知何用多云墓中得之薛球比部廣成軍觀太常官醮見禮服劍室貫紹者彩正相似

梅摯陳泊劉湜假少常使虜後俱作省造北使宴閤門從之雖坐朶殿梅等以假官有升無降故事副綴兩制坐殿上遂道不赴閤門副使張得一奏嫌坐位在不赴坐遂貶蘇盧表上前端笏移南山不謹矣

張得一自閤門副求正副使引曹佾李璋列于貂作樞吳鼎為副以曹李中宮外舍之親張未服云公朝豈

私親耶吳云閤副侍中子若孫恩澤差別疏親又差降豈非用親耶小紐又引非親例王云此邊任張左請邊任遂正使名除潞州以潞州非人使路改貝州宣古候代到赴請河又請不候代至貝王貝王則據扶叛張伏法京師

夏守恩太尉作殿帥舊例諸營馬糞錢分納諸帥夏既納一分魚軒要一分時王相德用作都虞候獨不受又常獻上仙內臣請坐甲王獨以謂不當爾興國寺東大櫃貂張耆相宅近須兵防衛不與以此數事擢為樞密副使

呂文靖說作正字日值旬休丁晉公宅會客忽來招邀趣往至則懷中出詞頭麤外草寇萊公雷州制既畢覽之不懌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邪呂遜謝再三乞化筆增損遂注兩聯云常譽覺亂常之日乃先皇違豫之初緣此震驚遂至沈極

曹貂利用將赴漢東入內供奉官楊懷敏盡逐其左右且將上馬坐驛廳無人至使數輩立屏後時引首來窺則揮手令去曹夙懷憂懼覩此疑將就刑楊又徐

進云侍中且宜歡息遂閉堂自經

天聖中後殿中欲放榜王沂公作相端笏立時有論奏近歲陳龐作相案前措笏讀姓名與百執無別

制勝關山林舊饒雪霜今墾闢為稼土氣候與昔不同

夏英公少年作詩語意驚人有野花無主傍行人之句

李程書像在開元寺因雨摧壞吳沖卿云寺僧不好事可惜今云此有榻本可令重畫如此李程在襄李程子廓徒父過三亭渡為小石隱足痛以呼父程云太華峰頭仙人手跡黃河灘裏爭知有隱人腳跟

高敏之以鍾乳飼牛飲其乳後患血痢卒或以爲冷熱
相激所致
川峽呼梢工篙手爲長年三老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
白晝攤錢高浪中得名甚矣
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兩號都下吏人連名府
史婦女表狀皆稱臣妾皆非也
韓文公謚苑說樊南集故事灰釘云楊雄賦殊非南史
徐勉傳爲縶方舉灰釘已具
楊文公內閣侍詔占城進獅子例進詩文公云渡海鯨

波息登山豹霧消爲時激賞司馬法有虞城械於中
國虞謂也司馬法夏執元戈殷執白戚周左杖黃鉞
教坊伶人朝釣客直樂云釣客擊杖鼓百面如一教坊
不如他齊整打一面如打百面可謂婉而紋
漢三輔縣谷今醴泉重泉（秦先）池陽（三元）秦驪邑漢新豐（武后）（慶山天寶改爲昌又昭應今臨潼）新豐（渭南）平陵槐里茂陵（興平）頻陽美
原穀翻（華原同官）蓮勻在下邽東
峽江船須七八人挽水勢行之周湛郎中作夔漕建官不
得差擾飯自沈一舟眾艤怪之
長安王瀆任度支員外郎妻高氏節度使璵第九女前
妻子經不教供養殊闕瀆卒後十餘年經二子皆成
立相繼卒亦喪明始首悔前咎克己反善云皆水邱
婦幷兄弟教經如此早夜策杖不離定省上之不輟
卒後水邱婦病癱其兄弟俱卒水邱遂絕（水邱無逆作屯田員）
外郎人謂神理不可誣矣
解池鹽歲課愈多而不精耆老云每風雨起鹽結須以
杷翻轉令風吹則堅實今任其自熟其畦下者率虛
頓吳左丞春卿云初任臨安日捕到鹽令鋪戶驗之

外界官鹽則刑輕私鹽則刑重患爲鋪戶所欺於庭
下各取數紙裹之外用帖子題記置案上分鋪戶作
兩番去帖隔驗之然后絕欺弊始新其驗法細詰之
乃昔道云煮鹽用蓮子爲候十蓮者官鹽也五蓮以
下鹵水淡爲私鹽也私鹽色紅白燒焰灰染其色以
効官鹽于是嘆以辨之自是不用鋪戶自能辨矣
曹佾太尉長秋母弟張貂書之坦牀始成婚貲裝甚盛
請衣帳者增二十縑三月後盡斂持去訊之云木坊
臥製未辦此皆假借來推延五六年竟不致一物只
大貲與曹宣猷同館件話及此
錢明逸知開封府時都下婦人白角冠闊四尺梳一尺
餘禁官上疏禁之重其罰告者有賞
京師風俗將爲婚姻者先相婦相退者爲女氏所告依
條決此婦人物議云云以爲太甚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
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
詩僧惠崇多剽前製編弟作詩嘲之云河分岡勢司空
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人晉譜非

師兄
陝府昭宗御詩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在河中逍遙
樓與太宗詩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氣象不侔矣
玉重盈陝府搆寺其巧工圖壁悉沈子河今建初院六
祖等人多摸寫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送詩惟陳從易學士云千里
浪裏平安過一尺竿頭穩下來龔公稱重之楊文公
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必徑出他所亦然幾類爰晁故
事文穆去舉朝皆有詩獨文公不作文穆辭日奏眞
廟傳宣令作詩遽延不送
吳春卿云往年學中置一桑螺蛸于筆格上亘棖緣者
無數檢月令視之乃螳螂生月日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詩云蟠桃
三竊成何味上盡鼇頭迹轉孤稱疾不出朝問候者
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八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
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纖也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常怒一朝士再三
語之丁崖州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

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眞宗
欣然嘉納
丁晉公在崖州方弈碁其子哭而入詢之云適聞有中
使渡海將至矣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耳使至
謝恩畢乃傳宣撫問也
開封府尹大廳自周起侍郎奏眞宗云陛下昔居此臣
不敢坐自爾遂空不復居
李 兵部作陝西轉運使嘗至一州郡伶人白語但某叨
居兵部諫忝前行李大怒呂文靖相判許山柳瀨作
漕府妻優人云爾是防城舉人有何文學柳郎泣訴
相坐此必宜眞有怨嫌者故令辱某不得已送獄鞫
問遂至配
章相在翰林日嘗差知權開封府二十七日請假在家
設七齋夜道場懺冤濫也
近歲都下裁翠紗帽直一千至于下俚恥戴京紗帽御
帽例用京紗未嘗改易也
宋子京設許相公序開西湖詩繫開魚鳥忘機地展盡
江湖極目天

長安北禪寺蜀石鄭天休資政題十字春王不擇地路旁花自開刊之

李丕緒少卿說師頑作永興重進奏客時府前有十餘堵大牆廠荒陵軍府蕭條寂無民事因搜訪碑碣凡打三千餘本姜遵知府日內臣曾繼華來造塔遂希明肅旨近城碑碣盡禁充塔基繼華死於塔所人謂之鬼誅也

紫閣山老僧文聰說晏相來遊山獮猴萬數徧滿山谷僧言未嘗如此多也晏詩乃添獮猴之句

鳳翔李茂正幽昭宗於紅泥院制度殊褊小白據使宅令其家供養真衫衣赭袍龍鳳扇民鳳善田令薄出租以佃之稱秦王戶後子孫以券收川有二孫府西士胰各餘頃不十年蕩費盡今丐于市

岐府使齋前有百葉桃穀雨十日後結實大如拳

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優服章布昭宗側梁祖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覩梁祖忽奔走號躑擲其冠衣全忠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無不愧怍

安豐初唐教坊優人事李茂正一日作戲將戲之邊逃

通經年復來茂正云無容身處還卻來邪時茂正燔長安絕遷都之望答云暫來看大王耳歸長安賣炭足過一生豈無容身地耶

儀州唐神策義寧軍置使統之

太和年姚說充使李茂正墨制義州主公寺碑魏晉秦年皆護漢幟太守王寶貴此郎漢幟城矣又有白馬令某碑所在亦名白馬寺按圖經並不載恐後湮滅聊書記之

吳春卿殿試聖有謨訓賦用答揚二字自謂頗工考官

張希顏不曉云只有對揚休命豈有答揚者耶旁一人云答即對也乃及時文耳遂加一抹宋宣獻公綬編排卷子知其誤不敢移易向相延州詩四時常有烟棚合三月猶無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詩三春花發惟楊樹二月鶯啼是老鴉

晏相言作知制誥誤宣入禁中真宗已不豫出一紙文字視之乃除拜數大臣奏臣是外制不敢越職領之須臾召到學士錢惟演晏奏臣恐洩漏乞宿學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見者深駭之不敢言

真宗上仙明肅召兩府諭之一時號泣明肅曰有日哭在且聽處分議舉王文正曾作參政秉筆至淑妃爲王太妃卓筆曰適來不聞此語丁崖州曰遺詔可改耶眾亦不敢言明肅亦知之始惡謂而嘉王之直

宋相與高魏同發天府解日月爲常賦梟字韻之押狀者以落韻先剝放近百人投牒云某不落韻乃取卷視之狀下有可想二字然賦亦紕繆其如落韻剝放舉人不伏高與甲姓名不記 要問或醉或睡伯庠更點檢詩只五韻急呼二人起視之二君歡欣舉子慙作而已

嘉祐二年歐陽永叔主文省試豐年有高廩詩云出大雅舉子諠譁爲御史吳中復所彈各罰金四斤

江鄰幾雜志輯補

韓文公鄭傳碑文自號白雲舞分瓢登白鶴賽賽取使府爲名耳

文相作吏部員外郎四年始遷官首尾五年作本曹

錢書館彭年森謝將有九局鬱瓢之警晚書役用心神大過遂成健忘患

避劇如賽對狀云晨避鬧不借天書

灌滿之幸臨轄要有西蜀之劇王欽若勤金縷之行持疑未決遷防上谷

云眞有熱血相潑爾後漢獨孝以爲孫無愛君之心爾和之後氏安兵

稱天書悅豫斫妄相激以祓下之盟爲恥須綱兵積財以報東門氏而

弗之許訓駁以神道設教積灌我心祥符中所興繕文悉起於此爾聊

云

萊公性自矜恐南人輕巧薦貴當作狀元萊公進曰南方下國不宜冠多

士遂用蔡齊出院謂同列曰又爲中原奪得一狀元時爲樞密使

王大同太尉劇宗知西京年纔耳顧有一邸監常亦年老以吏事被責大

同忘己之年遽云年已老何不休官作務餘悟續洛陽知縣蕭秘丞云

我只要料錢養家

上在東宮苦聰覽用赤小豆爲末傅之立愈

都下鄙俗目軍人爲赤老莫原其義緣尺籍得此名耶狄青自延安入樞

府西府迓者累日不至一路人不知乃狄子也既云未至因慢罵曰迎

一赤老累日不來士人因呼爲赤樞伯庸常戲其遲文云意要解明狄

苟云莫愛西蕃健一行王大歌歌

接頭說分南緣一都下鄙語目軍人爲赤老緣尺籍得名二狄青自

延安入樞府西府迓之累日不至因慢罵曰迎一赤老累日不來士

人因呼爲赤老樞

李後主於清輝殿樓上賽賽水四面學士寸衍起賽臨下未親其大春畫

書留人疑其有規諷訊之云鳳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

面栽紅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

一半時已亂離南興幽矣

大曆十才子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李嘉祐耿湋皆發皇甫

曾吉中孚共十一人盧無吉中孚有夏侯審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爲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樂之皮貴老爲近親賦

見贈鏡之背有仿佛於晉親試官掩卷大噱傳爲口實
韋伯誠既舉士云任京有甫殺日月望月初請斗鏡覺日月長掛終供房
鏡覺日月短
歙州黃山僉侍郎猷嘗與友人韓棄山中一日深入山中見松樹有大
黃實拋石擲落一枚甚堅而香俄落深澗中翌日再尋則失所在或云
抱朴子所謂招賢食之可仙
桑相有春風任花落流水放盃行之句
高崇遊長安詩有人遊曲江少華入未央淵之句
徹歸香器中蘊獸云香事蘊獸好遊不留錘死
長安姚嗣宗詩嗣韓實鏡石騰清西舟華布衣能辭此可惜作蘭臺龍雅
圭安春蘭中爲試爲大理評事
冀輸持立明電爲后令丁晉公撰旨楊大年丁云不愛不需貴大年苦如
此需貴亦不願
占城進獅子楊文公個閣講春進詩賀云渡海鱗波息登山豹霧清當時
歡賞
好事者記一春好天氣不過二十日
尖巽草制云某宮夙負材氣徽令出典藩
某人眷一妓歎深白面納人目曰雪獸頭
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冨彥國女弟臉而短在個中石曼卿目之爲龜墻夫
妻

會會集有人不改鄉音曾聞叩戶者呼宣哥之云口闕 一作 答是狗抓壽進
起云靜門客目朝曇胡巽爲女婚侯胸云婦女婿侯孫
陵景儒郡官舞京師妻族孫氏成姻嫌年高自匿五歲既交歡乃知其妻
長十歲時王業作鮮官景陽方試留散坐妾實民女鯰繼止知景陽匿
年以歎女業因貴孫氏所妻上大笑曰無虧一年
王貽永久冠權府將實少所覺明楊懷敏目河朔入奏睨增事所欲升拋
者數十人尚府眾屬散來白事相府爲具呼爲太傅稱說云云莫敢發
曾魯貽永顧慼云押班如此寂寞個人甚多未曾得便敏縮頸而退時
府相吳左丞爲樞密退而書曰曾畏此老子惡覺大奸畢敢府呼大傅
者有愧色矣

楊大年行實令李耳 一作 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者察且辯云馬援死
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自初至此）李子丞云刎盡于成公綏又云
吊由歡可對專擅社（原闕）
狄青對鳥州鄉關發西邊著落馬用實齊糧
桑相改王錡詩賈勝號裝呈馬過紅塵碧項開磐間爲呆過馬爾問錢爲
其曆不快也
石中立丁度在翰林林丁前行石從後呼之提瓦攔笏云忘却帽子頭了
夫也
張丹鳳圭爲獵戶
王曬相鮮錢實屬模爲可巳領人實祝口口口口之可巳栗相胸襟便

人口口號爲薪宋相弊口一歷行杂見雲其敎使口領積豪云杜與持
制口之方悟
真宗寘近臣蔡中薑及莊子叡命呼秋水至幽室翠鬟綠衣小女童也誦秋
水之聲聞者莫不傾耳
孫子有以豆軸而實胡且者覽之云皆截貢後
林逋僧詐詞作詩嘲逋軸杭入以寫中的寺裏廢書猿老屋林間寶啄
病猢猻虔民健物懶仲類好客臨門懶縮頭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
無喜劇半夜起撞寺鐘城人驚起李主胸問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長安張詩以能猴群之鳴虛之手至雨中座見人雜僧教者甚衆尤好
用韓籍爲中絡云鐵積實雨丹徑乘白虎車
章相性簡靜甚試舉人出入爲天地心試舉子白云先朝曾嗣封府發舉
出此題邦積爲解元事士並不開乎曰不知不知勿遽別出一題教口
衆舉既非口條先杼輪舉人上端屬出樂記此教乃口教也當用樂否
廳日諾又一舉人云上在藩邸不用緩朝舉或非僧紛紜不定爲鮮名
嘲曰武成廟舉活良玉（小字注）夫子門牆弄猿獰（小字注）惟
有太常童得象往來衆舉不曾知
黃涵闊人累舉不第作官歎任年時耳順鐘臨聽舉成嘲云老鼓舞柘枝
則虞呈武藝
都下一小兒才三歲能有論曲接青中書堵市秦者如堵教坊伶人曾稱

其妙在母懷食乳指手指顯節奏宿習也
高瓊作都總管遇敵慼嘗馳出城街大唱諸貴從許州馬步軍指
揮使劇賊青脚狼將從鄭州牛鼻絡筆擒之送貨人
司馬十二說蘊太尉貴寡鏡之大怒諸會節云我兩臂大蟲輪用金泊貼
眼我使不消得一對金眼睛
天台竹瀝水被人斷竹梢屈而取之繫以銀瓶若以他水雜之則應取
蘇口嘗與蔡君謨鬥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蘇茶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
勝
張乖崖知江寧府僧陳牒出公據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寬官衆廳
不曉其故乖崖召僧至訊云作僧幾年對七年復訊之云何故額有繫
頭巾痕僧遂服罪蓋今業縣街在初知昇州斬一賊更冒其度牒所
俯任事吏稱無罪誅封判令至會方衆示之既聞錄辭皆市人日寬敝
得好知府吳李原曾有死罪屬獄此吏敢縱之也
以上爲實蹟本及稗海本所多四十五條
海市蟹 登州海市魚屬百姓澗者不敢近好事者號爲海市蟹
摸燈蟻 荊邸魚軒上元日率僧樂教坊令入戲爲摸燈蟻
畢國侯 吳泰閣爲臨安宰三日屬廟廨後土地稱畢國侯守觀之乃十
餘歲小兒故老云錢尚父不使閹奴但用小兒一擲扇誤觸背一於膝
時以水潑沸湯使無聲惡令誅之揮扇者甘死止沸者稱冤乃赦揮扇
者曰吾揮方欲以水潑沸湯使無聲此豎巳知之矣不可赦後忽見形

於寓舞歡日我殺人無數此小兒乃敢積身封爲畢國侯永爲臨安
土地受彼血食遂不見
劉子歡 劉實王作利濟將代渡凡有行舫所在竹皆役實之時入呼爲
劉子歡
愈流中秀過 錢若水體裁山難博日目如點漆眼白分明當作神仙有
紫閣老僧曰不然他日但能爲着愈流中秀過耳
鍍金夫人 王君貺除冝景封三代魚軒封郡夫人尊慈冝歡愈命不道
時稱鍍金夫人
唐節初用紙 唐節初用紙嘗家稠有用綿者貞元後始用紙
塩角兒令 塩角兒令嘗始教坊家市摸於紙角中得一曲譜顏之遂以

名
宰臣賜坐　唐賜坐宣政殿宰臣立侍紫宸殿奏事畢賜坐
入閣　唐制日御殿喚仗入便殿爲入閣唐末五代出御前殿爲入閣
服中作詩　梅聖俞詩云猶獲慈母喪淚如河水流河水東有竭淚泉常
在諱哀毀作詩早餘聽之以爲義及傅咸贈王何二侍中詩
曆日錢　唐亞卿聊揚州使賜食卓作謎詩四腳指天四腳指地上面光
光滑滑不盡脂脂膩膩又謎曆日錢來三尺長上頭爆是節兩頭寒中
間熱
文章遺語競　凡文章遺語雖淺俗易若爲蒙云播播流水其數啟啟內
外斯斯之類
學士院士　唐文公學士院試不了翌日再赴院補續成
使虜詩　吳長文使虜詩奚車一牛駕朝既兩人騎
撂神貸錢　山陽蔡氏邵其著指指神來貸借著云乞與二百錯便可歸
騎驢金拖紫子不爲蒙子以是耳視之者鮮矣
堯舜是一事　楊大年主文試子上詞堯舜是一事惟復兩事答云如此
疑事不須使悟
試卷號　邵興宗嘗作彌封官試卷皆著以雜物爲號
女子目斷　南京有女子目斷丐於路沈文通觀之目有兩瞳子相並
黑衣道士　烏鯉首有七星夜必向北沈文通外家人嘗夢黑衣道士乞
命明日外舍見烏鯉如夢之數放之復夢來謝
斜排雁翅　予睹衢州新婦鄉俗喜剪畫綵工有邪排雁翅雙立鳳翹綵
之目
謝箸　謝緒譜有當如今日求秘市第一有不因彌成知機之句
是非渡　潘閬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渡之句
白字本草　一醫僧惟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勸子容云黑字是後漢
人益之
亭名　梅摯知滑州列三亭曰倍象曰申取曰倍京象曰申意郊祈之疑
人笑其愚
內法酒　內法酒始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今用其法
省中會飲　省中會飲可貴純云酒淹蚣蝌宋次道云湯煮蚍子沈文通
云精顏白于日精阿醫韓持韓云黃雀
夢爲蠶蛾　歐陽永叔自云嘗夢爲蠶飛在樹上意甚恬快因撿美香
特異
有甚憑據　永叔知舉太學生劉幾試卷穿鑿黜之後幾改名煇再試永
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元甫云永叔有甚憑據
木鶴　黃煇博一經生名大辯口御改名天辯又一生蔡曜御改名聽種
聽紙朴者謂爲木鶴
試知制誥　張師錫試知制誥錫制詞稍譽丞相拜改詔從之
進德冠　太宗初服冀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其法劉幘頭開元中廢
汗衫　朝燕袞冕中有白紗單中有明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接神至漢
劉與項羽交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貴賤通著之
半除　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除即今之長衣也唐宮亦服之隋高祖減
爲半臂內官服者無脊縫至今爲婦服光武入洛諸將服婦人衣諸子
如婦人襪衣繡鷹鸞猶短者也續于口上加繡鷹鸞今之半臂也文選
詩云本牧帔長腰以牧手短其腰即半臂也恐半特唐減之
襖衣　襖衣唐役之服也裹緩縛褲貴賤加褶衣以見武帝尉人之服也
腰帶　腰帶垂自革帶而爲之反插垂頭秦二世始名腰帶唐初詔令向
下垂垂頭名撻尾取下順之義一品至三品金胯四品六品花犀爲胯
七品九品銀胯庶人鐵胯
角襪　自三代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魏文帝乃以綾羅爲
綃爲之
靴履　夏商以車爲屬左氏曰菲履也至周以麻爲之稱之麻履貴賤通
著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著之
鞾靴　趙武靈王服短靴殿故軍以胡靴不許著入殿省隋朝以麻其勒
加鞾氈爲靴靴服殊其初以羊皮爲之謂之跣靴不許庶人服之
魚袋　魚袋古文筭袋魏文帝易以龜袋取其先知歸順之義唐改以魚
袋取其合魚符之義自一品至六品以下皆佩唐初卿大夫歿追取魚
袋永徽中勅生平在官用爲褒飾亡歿追收情所不忍五品以下亡歿
隨身魚袋不追
象笏　裴廣自一品至五品紫綬金帶四品至六品緋綬銀帶並執象牙
笏七品九品綠綬鍮帶執三簡笏笏者忽也以備忽忘
百合草履　大觀中遊五朶草履中間進百合草履
大帽子　大帽子本野老之服後魏乾之唐初以紗縠爲之以隔風塵
席帽　席帽本羌服以羊毛爲之秦漢賤以故席女人亦服之四緣垂網
子飾以珠翠謂之章帽揚帝幸江都御紫帶揮樓市欲見女人姿容爲
合去網子
金銀器皿　夏商始用金銀器皿
角弭　爽牟覆角弭馬上用之步戰則木弭萬軍有八牛弩以射鞭箭矢
及十里
髻名　髻者繼也女子必有繼於人女媧氏以羊毛纏之向後髻之以荊
木竹爲之笄貫髮縣運氏叢梳二十四首取疏通之義堯舜以銅爲笄
笄加女人首飾舜以象牙玳瑁爲之文王髻上加珠翠翹花傳之
鉛粉其高髻名鳳髻又有雲髻加之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始皇宮中梳
望仙髻秦宮有迎春髻漢武時諸仙從王母下降皆梳飛仙髻盤龍髻
貫以鳳首叙孔雀擺頭釵頭鼂帶八字眉漢明帝宮人梳百合分梢髻
同心髻插青金鈿眉魏武宮人梳反綰髻隋煬帝宮人梳芙蓉髻通草
五色花子插黑錦搔一囊盛心細奎日翰娥粧隋文帝宮中梳九真髻
唐武德中梳平番髻長樂髻開化中梳雙鬟望仙髻貞元作偏髻子
膩粉　梁穆公女弄玉善吹簫史降於宮授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敷
之名曰粉今之水銀膩粉也燕脂本紂氏夫人所造以紅花爲之中國
人呼紅藍
水芝　蓮花一名水芝芙蓉蓋也一名芙蕖
燕雀名　燕一名天女一名鷙鳥又曰玄鳥又曰乙皆緣女得燕卵吞之
生商商子姓後以乙爲孔字雀一名家賓言棲入家如賓客
雞五德　雞一名燭夜一名司晨有五德頭有冠象文足有距象武遇敵
則鬬象勇得食相呼象仁鳴不失時象信
鶯十五章　孫殿著鶯旨一篇云鶯有十五章一曰霍轉二曰流轉三曰
翠溪四曰高柳雞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湘鶴八曰古木鶯
九曰龍吟十曰地動十一曰蘇門十二曰劉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韻
十四曰正章十五曰鄰章

以上爲𠮟說共五十二條

孝武六年初作酤

丁正臣青玉陝州館中沈景休云穎州人謂之鳳凰魚呼也

山海經云象蟲在四足　魚秋分後不食

肥壤栽種茶穀　幽地宜種林禽不宜栽桃

文德殿漏刻司天生云冬月故水澀旋汲新水滑夏月相反

錢大舜元爲浙憲登杭州資皮塔素閣床閣於其顛羣僧惡之

眞宗蔡將金自東封回杜鎬好著昭憲太后姪女迎獨服之眞宗見之怒

邊太和宮令出家爲道士是以天下無敢犯禁者

蝟毛順者雄逆者雌郡下遣羞殺用者用之

徐鐵任評事虞州稅務支得一小兒手無皇爆煙之業白滿匿所罰封食之多力

契丹鴨淥水出牛魚鰾製爲魚形贈遺婦人貼面花

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今三萬九千寺僧判祠部云

胡武中在眞州常見火毬子墜地火滅銅原甫云龍火水沃愈熾以人火撲之即滅

以上爲說郛十二條

文潞夜直禁中詩云眷龍挂斗寒雲墮蝎翠浮花慢作春

以上爲侯鯖錄一條

秘書丞宋景編云士大夫著毛衫已爲徐常侍所譏近年內臣或衩行褸

褐袖爲凉衫漸及士大夫僕而南府亦服之今正郎等中免靴著履之尤衆持國擊非之不肯服又云凉衫以褐紬爲之以代毳袍韓持國云始於內臣班行漸及士人今南府亦然獨不肯服儀禮婦人之衣上之服制如明衣服之類景明也所以禦塵垢而爲光明也則凉衫亦所以擬制服遂出近俗不可頻之無稽

韓持國問李端明罵頭何物曰牀座之一原父訪王原叔原叔云此坐榻四世矣

以上爲雲日齋叢鈔二條

太宗自并幸幽乘勝無備契丹主方盛遣酋牙帳郎君蕭燕薊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時爲令利郎君契丹帳中最近無職事呼爲令利郎君謂兵十萬救幽州並西方庸幽城人夾持南姫朝擧南府遂稱勝三萬夜從他道自官軍南帶營而北又先以弱兵五千守幽州賓鳳通去我師遇之不得去遂監守及我師已退或勸遂之裕曰受命救幽薊已得之矣遂不甚爭利

開封府有進士詣貢院䜟榜其妻留舍或報其父母自遠至某所奢妾急微嶰往省路逢醉人欲擊趨詣府訟微嶰者懼罪左右留滯遂去府以醉人亦有指爪痕俱杖而遣之數舍鄰哭其夫尋自外歸鄰嶰亦泣南不相知妻祿告以被杖復詣有司所冤不聽夫妻俱赴水死既而上聞其事大怒由知府已下悉遣罷斥

上在南齋嘗召散樂伶丁香嘗承恩幸趙銅在禁林作宮曲詩王欽若密奏以爲寓諷遂著令戒僻文字

凡內臣出使皆資知委狀敢妄奏他事者當伏軍令祖宗舊制也

欽若說旦乞罷尋宗得家上謂曰宗得大欠卿宜且乃知爲欽若所賣遂邑邑至薨

將作監丞秦齊爲著作郎直集賢院故事第一人及第到任一年即召試齊自兖州發判徙蘇州繳所爲文乃得召試

張知白既卒上議所以代之者宰相王曾薦呂夷簡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太后以士遜位居夷簡上欲用之曾言輔相得才不當問位太后許用夷簡因奏事言士遜事上於壽春府最舊且有純直之稱請先用之太后嘉其能讓

太祖朝扈知押班寶儀之內中衣帶裹頭巾衣褐衫而已宰相呂夷簡不著故事輒升其班衣服者非之

戩方員外郎馮參爲崇文院檢討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賦之頭林下良久束帶執簡而至曰大人傳者呼參參未束帶故不敢應是長暴士良備常爲縣令有剟蠹被韓著急參滿之呼贖曰汝追於飢寒爲是耳非性不善也命釋其縛一夕逃去吏處以白參參補之嘆曰我以仁與善故故乃忍負參如何設氣補得胡順見參

按此條長編並參司馬光紀聞而歐非參擧志原文

丁未出侍御史張丙知蘄州殿中侍御史物演知洛州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爲言官皆著鬭謂言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陳其事於上而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懼悉遂出丙仍詔自今長官有闕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丙滿輔人也

按此條長編並參張氏叢要而成非叢書志原文

守忠延福宮使遼州留後乾元節上壽押正任觀察使閤門不敢難何又云乞綴本品坐宴閤門亦從之自知未允辭而不赴

近臣及館閣省府官韓琦竹於後苑遇而多爲賦頌以獻者審制集牧判官不與時閤門使薛嗣爲羣牧都監殿中丞李復圭爲羣牧判官復圭嘲嗣求與因召之後遂成例

甯范誠延儀王顯用在密府合掌加額云價過一韓者臨何堆木叔問之厲作老衙官及宰相遇碑鬭發矣

以上爲續資治通鑑長編十三條

嘉祐雜志二卷

宋江休復撰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舉進士充集賢校理謫監蔡州稅復官歷刑部郎中修起居注事蹟具宋史文苑傳休復有文集二十卷今佚不傳惟此書存文獻通考及宋史藝文志皆作三卷而稗海唐宋叢書皆不分卷明胡應麟筆叢云江鄰幾雜志宋人極推之今不傳略見說郛然說郛所載止十頁而稗海唐宋叢書與此鈔本皆三倍於說郛應麟殆偶未見也歐陽修作休復墓誌云休復歿於嘉祐五年而是書屢記己亥秋冬之事即休復未歿之前一年年月亦皆相應惟書中記其奉使事宋史本傳與墓誌皆不載又刻本皆題云臨川江休復而史與墓誌皆云陳留人頗爲舛異然諸家引用其說無不稱江鄰幾者而晁公武讀書志亦以爲嘉祐雜志即江鄰幾雜志蓋休復奉使雄州未嘗出境不過館伴之常事故墓誌本傳皆不書而刻本標題又後人所妄加爾其書皆記雜事故宋志列之小說家姚寬西溪叢語稱其象牀隨四時一條誤以酉陽雜俎爲山海經朱翌猗覺寮雜記摘其墨角一條誤以丞相爲直閣以坐於榻爲立於牀是誠偶誤然休復所與交遊皆勝流耳擩目染具有端緒究非委巷俗談可比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嘉祐雜志二卷

文獻通考及宋史藝文志皆作三卷而稗海唐宋叢書皆不分卷又湖本書題云臨川江休復而史與墓誌皆云陳留人頗爲舛異補氏續考云題跋有跋二題其一題稗海本以爲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作三卷此本不分卷不知所據何本會續題跋卷二十二卷擇此書者多有五十一條皆此本所無侯鯖錄引鄰幾雜志長編有十三條雙日書錄鈔有一條皆此本所無其一則輯題書錄本二卷補遺一卷中有採書錄據宋本校輯二十條有出正季借天一閣本校補七條以見所增二十條皆見侯鯖錄不云輯出鄰幾雜志以世所傳題泉譜錄第一不合疑丁氏所云宋本或題泉譜錄之宋本非真鄰幾志宋本但據休復卒於嘉祐五年所補耳世錄未有志書者一條內有樂事大藏閱正云王介甫條稱此老又引山谷茶譜等及蔡襄力士書荼詩臺祝既在真中時蘇過伯時皆與時代不合恐題泉譜錄之名是南宋時人所爲且有所竄入轉不如稗海本未失眞也玉縉案丁氏藏書志有校宋鈔本江鄰幾雜志二卷補一卷當即從此本傳錄丁氏乃據此寫本二卷後一卷云從宋刊本補錄蓮塘山館氏遺書也殊未分卷又嘉平案江休復字鄰幾雍邱人書休復書藏留之雍邱人

廬陵雜說

歐陽修撰

廬陵雜說

宋 歐陽修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於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於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斃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保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怠乎吾於是乎有感

談藪

龐元英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談藪一卷

舊本題龐元英撰元英有文昌雜錄已著錄案元英為宰相籍子乃元豐中人此書乃多述南宋寧理兩朝事相距百載其偽殆不足攻書中凡載雜事二十五條皆他說部所有殆書賈鈔合舊文詭立新目售偽於藏書之家者厲鶚等南宋雜事詩註亦誤採之蓋偶未考然尤侗明史藝文志作於康熙己未業已著錄則其偽作自前明矣

談藪　說郛卷十六　雜記十六

王公袞字吉老宣子尚書之弟先墓在會稽西山為掌墓人奚泗所發公袞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袞憤甚奚泗受杖詣公袞謝罪公袞呼前勞以酒抜劒斬之持其首詣郡宣子時為侍郎奏乞以已官贖罪詔給舍集議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詔赦之猶鐫一秩當時公袞孝名聞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袞性甚和平居常若嬉笑人謂之笑面虎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辨捷為近世之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廢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為罰掌吏衆皆其很率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温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為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為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為友由是不稱旨猶得添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搬禪人多許之

沈詹事特　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為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錢處和參政好餌鼠為侍從居臨安每日食畢輙以大盆貯餘饌三擊盆則群鼠累累然來食訖乃去以為常泊遷政府鼠復至以其相距差近不惟也已而帥越帥閫繼掛冠歸里鼠至如初迨錢亡乃不見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長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爽偶宣子吊焉主人受吊已延客至內齋喚酒小酌甫舉杯群妾坌出素極靚態鮮色粉光不異平日謔浪笑語酒行至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為守時已鰥居暇日宣子造郡齋景盧置欵亦出家姬侑席笑謂

27 A

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謝希孟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爲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美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希孟一日在娼所忽起歸輿遂不告而行娼追送江滸泣涕戀戀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於我心付與旁人呵希孟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寫眞掛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兩句咏其名狀餅擔頭挑取去白衣鋪上喝將來聞者笑倒伯益又嘗寫眞衣阜道服躡僧鞵希孟贊之曰禪鞵俗人頳鬢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時尚武弁不數年以秦會之姻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歟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侍郎尹京會之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取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貧蕩析至不能給朝晡趙德老觀文亦厲氏壻碩人從父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碩人間出訪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蓊茂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美世態番覆不可料如此方詠盛時鄉里奔走承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詠銜怒帥越時德斯爲里正詠風邑官脅治百端冀其祈已竟不屈會之甫殂乃遣介致書于詠啓封乃樹倒胡孫散賦一篇泊新州之行又以十詩贈行其一云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擾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幾時詠得詩憤極然無如之何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攜家游西湖畫船花輿徧覽南北二山之勝末乃賞宴於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士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樓叔韶鏞初入太學與同窓友厚善休日友謂叔韶寂寂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色之玩但不可言君性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息聲則可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舟沿蕭行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款于門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殊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款接都不見過何也揖樓爲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款語十刻許僧忽回顧日影下庭西矣曰日肝二君餒乎便起推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喚侍童進點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徹

谷命推窗平湖當前數十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菱唱隱隱在耳騁望久之僧取麈尾敲闌干數聲俄胼小畫舫傍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皆佼好極行美人更起歌舞僧與友謔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惝恍正容危坐噤不敢出一語伺僧暫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愠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觴十餘巡夜已丈僧復引客至小閣中卧具皆備曰姑憇此遂去壁外即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鼾樓獨彷徨不寐起如厠一童執燭窃詢之此爲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反室展轉通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齁齁而已將曉僧已至客寢問安否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尤邃巧簾幕蔽滿庭下奇花盛開香氣蓊勃小山叢竹位置愜當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憶迨具食則器用張陳一新食品加精獨二姬竟不復出食罷各去僧送之門鄭重而别由他徑絕湖而歸樓悯悯累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但笑不答亦許尋舊遊而樓用他故亟歸鄉其後出處參商訖不克再諧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酧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衰悴不願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旣達聖聽遣出禁內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況所和即前四句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出上有題詩曰與盧渥詩同其四玉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蛾眉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余意前三則本只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御溝流紅葉記最爲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其名爲于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樂府兩用之歸花遊云信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六醜詠落花云飄流處莫趁潮汐恐斷水上有相思字見得脫胎換骨之妙極矣清真名邦彥字美成徽宗時爲待制提舉大晟樂府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帚人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模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咒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筍長數十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或數株竝出人家遭此者皆坼裂傾寫屋宇然柝之爲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爲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鐵爲長梗入山剌地有板處鐵不能入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義夫

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居民就河底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沉香者滄洲云涸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貌其地有朱池朱村居人多朱姓朱謙之詩云貧賤難堪俗眼低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祇爲歸來詫故妻束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方悔太糢糊

漁溪云棻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五峯馬上遥見山中草木蠕蠕動疑爲地震馭者云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雲每群呼跳浪而至扳緣頭目嚙項手足衮成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夜宿民家犬爲虎銜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中皆大林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芘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𧺿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着處必生蟲則徧身瘡爛以至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齧損又可證也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建寧人挾妖術殺人祭鬼常於浙中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母喜誦佛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中鐍其戸而去女自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窻下光燁燁然不勝怖急念揭諦咒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逡巡欲進復却女誦咒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直出射此物物仆牀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俄而警夜卒過焉女大呌殺人卒報所屬率衆破壁取女出視壁下物乃大白蟒死矣捕賴及家人鞫問具伏辠配海外籍其家今爲詹安撫居宅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一脚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爲招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有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脚腐膿敗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挹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均糁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淤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因以利却不受他日主僧具食延之請曰山中蛇虺多被傷者時有之誠願得寄方以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此方求處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觜膽礬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鈐本殿前司健兒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與孫善者薦其能光宗時在東宮亟使人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和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九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過三分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其説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張知閤久病瘧遇熱作時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虚餌之茸附熱愈甚招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剝損氣血安得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

方力減於此故三服乃效今却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軟脚病疼特甚醫以爲脚氣孫聞之曰吾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頓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濕之理特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則爲效易矣其伎大畧如此奇驗

朱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日輒死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本生父母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去雙腎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劾治具得其狀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僞爲求嗣實爲藥資案成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兀术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术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术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术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欲報仇术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卽以嫁之亡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兀术也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墻似可越被酒試踰以入則一大園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望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氈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競舉氈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个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群飲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婦貯以巨篋舁而縋之墻外天將曉懼爲人所見强起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過乃蔡太師花圃也

今軍營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寶初西蕃寇安西奏乞援兵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王護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不空云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也後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被金甲鼓角大鳴蕃寇奔潰斯須城上天王見形謹圖形上進因勅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像佛寺亦別院安置但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

趙德老常戲言明州有三䟦燒底䟦着底䟦喫底䟦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着底是草鞋喫底是鹽又云慈谿縣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會薦客店床上無薦大街上好放薦皆可資笑

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踪迹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胡孫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嚼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嚼可吐色變具伏乃令胡孫由天窻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嚼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霸頭茶坊有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楚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悚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姦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度其廣狹作僞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問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事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以是得之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衙吏也以棘寺推司

得官嘗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爲逗遛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此事得於老吏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强記通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之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兒麻密院劄令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道學不容於時胡閎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談藪　　　　宋龐元英撰

談藪補　　　　說郛卷三十一補

王公宣子在太學時中齋與胥公鼎器同序俱治書相得歡甚暇日偶相書代書之體當使淳純渾厚如誦篇中語而近世文人斲刻雕琢吾鑒它日乘舉興放當力革此弊已而各登第又二十年王公以夾對歸廊省公爲中書舍人即爲詞云十年爲速速有餘耶孜俾叉服唯綦故以爾有獻有爲有守事自中興而無虛實而有餘廉謹輔于上爵海精往哉惟欽其有弗若于汝政弗化汝訓辭以止辭乃辭卽予一人以寧因寓書王公時中之約今幸償之王得書欣然者累日

劉儀鑒人有聲上庠登第後道州教官到任未久哭妻哭子繼喪其父友生爲作青詞云卜商失子方深哭情之悲潘岳悼亡遽起鼓盆之恨膊返二喪于閩里尚沈孤遄于江廬徒無縮遄之由某降不天之罰

宣子自庠移舒揚鍵君錄必爲作策啟云長沙萬人傾囑出聲歎驚多揚州十里捲簾看迎望已久

岳珂肅之侍郎被歲時作布袋和尚頌云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韓玫朱寶莖手卿壽壽知書樹時遷遷可爲守曾會客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錢壩爲見俾客各對皆莫能答獨曰爰有對乃取扇面肅片以進日楓葉絲飛趙大奇之

豐宅之君南宮借欲友小飲娼館一娼奕而體豐悅之欲與狎假娼亦相和答怨背豐起曰君弄豐遂使館君乎豐曰然曰君曾于某年過江州江州司理與君家有舊嘗招君予豐額然曰汝何以知之娼曰且飲酒他日爲君書復就坐歸豐不覆命豐媼爲飲畢與友別復邀其家娼欣納之因卽其故娼惡泣曰某司理女也先人到州不幸病故家貧無以歸葬母氏嘗我于人展轉至此豁卑矣嗟召時從屏間竊窺風采坐客何人者饋何物聰甚不達已而又請笑豐勉之日事已然無可奈何吾當試與汝道地豈日僕綿大尹張定叟具道其事且傾囊中錢得二十萬歸以贖此女張大奇之立喚娼者以俾豐復斥廉娼五百盡貫之豐遂改嫁爲良人妻

王中行字知復劇子前輩遮之子學問文章皆有家法在廣西幕時李公大異爲帥常飄老杜天吳紫鳳之句問坐客曰天吳水神也吳當晉毒見山海經未知復何毒客皆莫對王獨曰按後漢輿服志按叔孫孝使

說郛之注引何承天纂文覆撰字詁餘晉書又不吳不數不吳不媚亦皆無晉李公稱書衆亦服其該洽知復輕財重義喜周人之急挑江時江寧邑自常而北必喚舟以濟邦人訟立禍久不載司馬捐館時種錢百緡知復不乞嘗爲力成補遂爲一邑偉舊

浦城雕花蜜煎爲天下最冬瓜柳穿魚引之長三尺壽架子童笙假山龜鶴壽星仙女皆冬瓜也三台梅者三瓣共蒂四瓣梅亦然雕刻精妙天寶觀所嘗尤佳皆道童爲之

豐之云魏府之鱗呼為子爲肥賣變樂陳氏呼淨斗爲骨鉢

又見道旁民家有侏儒女僅長二尺餘如冬瓜中擀手足坐而緝麻有頃老嫗抱嬰兒來侏儒女捺取披其胸乳之問卽娼之子婦也已而去歸乃長六尺餘甚雄壯

徐漸子舍人好以詩文嘲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茅山菴葉嘲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責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頁舡帥丁且作詩曰茅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者放蝸蜂螃蟹與烏螺知它放幾多有一物是蜂蛋純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它何如何放得它丁見詩大笑而歸

滄州令朱郡廷往桂陽託趙守市沙板未嘗產沙板鄉名沙甫洞羅並洞羅淨江發村靠壼上坑失村取板皆貴民下戶率一二十人請財主出本錢雇人深谷結茅舍宿食每日四散用繼椎掃地探板鋤之探實或數來得或一月或數月在財主剩分耳財主呼爲欑甲頭亦有空費糧食訖無得者木有三等上者價十倍常板次曰秋木次檢木但有驚憂蓄趨瑪瑪斑爲上板出下江道路之費倍于買使大略如此

三衢一子弟淫其里縫工之女爲工所擒不忍殺以廉鉗缺其左耳衆之去輕薄子作賦譏之內一聯云君子將有爲也數蹇之林匠人斷而小之曾損其耳

鄧景冕紀聞云秦愷爲蜀時入蜀者不挈家給潛運雜綫二人秦嚴悅一館中夜心動而起燒室行但云蜀詠小人强詠小人于是稍令自近及將棄出帖子盡親云某家宝女房奩五百千以歸遣之棄去貴有犯也歸清獻劍蜀日有妖皺杏花清廉事之謔譏之曰獨上杏花嬌可幸被廉擊日枝頭梅子壁無猿踏金感感夜路廣宿老兵曰教饒某被所居予曰點之

曰爲我呼來去幾二睹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喚趍出
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憤時展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曾往也
日丞相公猶知之故使爾進元肅公此說未然某向見邦畿正曹叔有姻
張帥鎮時新有愛寵帥守者不許將官家揀龍子十人執院扳紅之役張
始不肯用既而恐不便于後政遂留之執事一年將離悉嫁之財厚子也
捷趙營帥聞其風悅之然已不敢親近置之它所有冀集關呼之一日偶
事其中一人者酒歸留之私舍公先入宅曰候來呼你則入女不勝冀孔
目官以下皆以名謁見求莊覆矣公入久不出戚戚之朋愚行室中連擘
自此其名從某不得無聊繼是一時喚乃呼女吏云遣開女子卻支錢五
百千明日便令嫁人毛嘉夫云清獻殿留此女入而歸足且將復出時天
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水出忽舉盆澆炭上烟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
去余意此皆近世所傳恐不得實垂崖清獻而未免嗣制它人獨奈何哉
朱達之云婢名薩侍藉嗣者常欲命庖者曰家常麟宜畫者曰漸玉瓣鑿
着曰無衡侍更衣者曰抱衾
尤延之顧短小春畠雷閣之外延獨御筵羿鑿有謔對曰彈鍵鑑小斤肩
分明上雞之
洪景盧奉使其父忠宣嘗爲之景盧爲虜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云洪
遇被拘留爲真告彼曾七日忍飢猶不耐堪蘇武爭禁十九秋厥父既
無謀厥子安能解國當萬里歸來誇舌辯村牛好擺頭偷不擺頭蓋洪好
搖頭也
王中書陽人有才而輕薄鄉人潘必學遷生二女作湯餅王必與席至于
三備不招客王賦詩曰數年生女必相邀今度如何不見招但願君家常
弄瓦弄來弄去弄成窯
建寧府有解陽縣太守嘗云真敢作秀才諸生無出其右轉宿拜大將一
軍皆爲之擾百戰百勝也無務已試之功三沐三熾予將有書後之蔚
俗以湯之未發者爲盲湯初發曰蟹眼漸大曰魚眼其未發者無眼所謂
盲也

四庫提要辨證

談藪一卷　　余嘉錫

舊本題宋龐元英撰。元英有文昌雜錄，已著錄。案元英爲丞相籍之子，乃元豐中人，此書乃多紀南宋寧宗時事，相距百餘載，其僞殆不足攻。書中凡載雜事二十五條，皆他說部所有，始書賈鈔合舊文，僞立新目，售僞於藏書之家者。厲鶚等南宋雜事詩注，亦誤採之，蓋偶未考。然元偶明史藝文志作於康熙己未，尊已著錄，則其書作僞自前明矣。

嘉錫案：陸楫古今說海說略部僞淺說海卷三十五，有此書。陸書刻於嘉靖甲辰，兩書則於書目下，皆注元偶作，明史藝文志之龐元英此書之類，明以前人所作書矣。錫書目卷二一陳景雲注云：「說海中所刻說叢皆紀南宋時事，而其末題元英撰四字，元豐初爲南宋，說叢中卻有南宋時事，則其書必有宋以後作者，與此時尚存，則書一百餘條矣。說海中又有文昌雜錄，其下不著撰人名氏，蓋題元英撰四字當繫此下，而傳寫者誤錄於前耳。」提要所考與之暗合，錫謂案因爲僞書，而僞書不實其僞耳。考原本說郛卷三十一有文昌雜錄六卷，陶宗儀七卷，有題宋龐元英撰；一書前後相錄，著者皆鈔著，蓋上文誤屬古今說海，又承其誤，然說郛於文昌雜錄之題元英注云「南安人」，官主客郎中。於談藪之題元英注云「岷陵竹亭」，則又似兩人同姓名者，蓋不能明也。原本說郛錄此書凡四十五條，已非全本，而四庫所收本只二十五條，則更刪節不完矣。考其中所載之事，不盡異聞，撮錄書所有，如調笑小說記紅葉題詩，凡有四條，某書中之天王堂，甚於禳明皇假搗麻餅，於所在州府立天王形象，皆有異考，提起風纖新作者聞見微說，以資談助，雖列說部，而書賈劉所以爲他書，亦豈主論辨其實不免與他書互見，要不失爲掌故小說之流，其書非一概可取，而王撰說部之雜纂，元英撰，蓋是傳鈔之誤，未必便是僞書，較提要所言爲得其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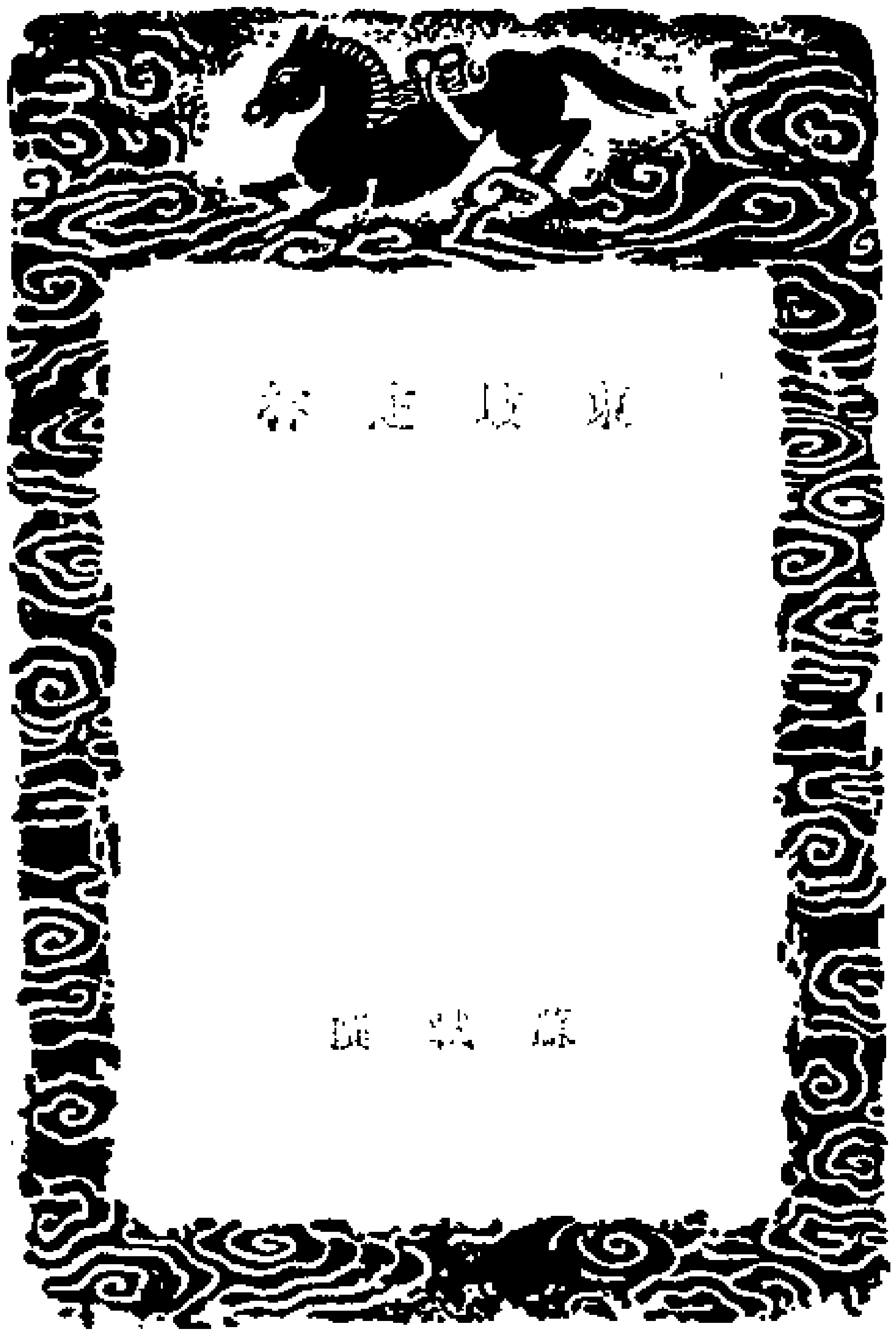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談藪一卷

附其僞作自前明矣

絳雲樓書目陳景雲注云說海中所刻談藪皆紀南宋時事而其末題元
元英撰恐誤云云說海中又有文昌雜錄其下不著撰人名氏蓋題元
英撰四字當繫此下而傳寫者誤錄於前耳



四庫全書提要

東坡志林五卷。宋蘇軾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東坡手澤三卷。註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今觀所載諸條。多自署年月者。又有署讀某書書此者。又有泛稱昨日今日。不知何時者。蓋軾隨手所記。本非著作。亦無書名。其後人裒而錄之。命曰手澤。而刊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中如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穿掌四語。據東坡外紀。乃軾謫儋耳時。醉至姜秀才家。值姜外出。就其母索紙所書。今亦在卷中自爲一條。不復別贅一語。是亦蒐輯未盡之一證矣。此本五卷。較振孫所紀多二卷。蓋其卷帙亦皆後人所分。故多寡各隨其意也。

東坡志林目錄

卷一

記游

記過合浦
逸人游浙東
記承天夜游
游沙湖
記游松江
游白水書付過
記游廬山
記游松風亭
儋耳夜書
黃州僧王子立
黎檬子
記劉原父語

懷古

廣武歎
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

修養

養生說
論雨井水
論修養帖寄子由
道引語

錄趙貧子語 養生難在去慾
陽丹訣 陰丹訣
樂天燒丹 贈張鶚
記三養 謝魯元翰寄煖肚餅
辟穀說 記服絹
記養黃中
疾病
子瞻患赤眼 治眼齒
龐安常耳聵
夢寐
記夢參寥茶詩 記夢賦
記子由夢 記子由夢塔
夢中作祭春牛文 夢中論左傳
夢中作靴銘 記夢
夢南軒 措大喫飯
題李巖老
學問
記六一語
命分
退之平生多得謗譽 馬夢得同歲
人生有定分
送別
別子開 曇秀相別
別王子直 別石塔
別姜君 別文甫子辯
卷二
祭祀
八蜡三代之戲禮 記朝斗
兵略
匈奴全兵 八陣圖

時事
唐村老人言 記告訐事
官職
記講筵 錄同省往來
記盛度誥詞 張平叔制詞
致仕
讀隋碑 買田求歸
賀下不賀上
隱逸
書楊朴事 白雲居士
佛教
讀壇經 改觀音呪
誦經帖 誦金剛經帖
僧伽何國人 袁宏論佛說
道釋
朝祁道士 書李若之事
記蘇佛兒語 記道人戲語
陸道士能詩 朱氏子出家
壽禪師放生 僧正兗州博士
卓契順禪話 僧文葷食名
本秀非浮圖之福 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
異事上
王烈石髓 記道人問真
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山 記羅浮異境
東坡升僊 黃僕射
沖退處士 廬仙帖
記鬼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道士張易簡 辨附語
三老語 桃花悟道
爾朱道士煉朱砂丹

卷三
異事下
朱炎學禪
故南華長老重辨師逸事
冢中兒吸蟾氣
石普見奴爲祟
陳昱被冥吏誤追
記異
猪母佛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
徐則不傳晉王廣道
先夫人不許發藏
太白山舊封公爵
記范蜀公遺事
記張憨子
記女仙
池魚踴起
孫抃見異人
修身歷
技術
醫生
論醫和語
記與歐公語
參寥求醫
王元龍治大風方
延年術
單驤孫兆
僧相歐陽公
記眞君籤
信道智法說
記筮卦
費孝先卦影
記天心正法呪
辨五星聚東井
四民
論貧士
梁賈說
梁工說
女妾
賈氏五不可
賈婆婆薦昌朝
石崇家婢
賊盜
盜不劫幸秀才酒
梁上君子
夷狄
曹瑋語王鬷元昊爲中國患
高麗
高麗公案

卷四
古跡
鐵墓厄臺
黃州隋永安郡
漢講堂
記樊山
赤壁洞穴
玉石
辨眞玉
紅絲石
井河
筒井用水鞴法
汴河斗門
卜居
太行卜居
范蜀公呼我卜鄰
合江樓下戲
名西閣
亭堂
臨皐閒題
名容安亭
陳氏草堂
登春臺　缺
雪堂問潘邠老
人物
堯舜之事
論漢高祖羹頡侯事
武帝踞廁見衛青
元帝詔與論語孝經小異
跋李主詞
眞宗仁宗之信任
孔子誅少正卯
戲書顏回事
辨荀卿言青出於藍
顏蠋巧於安貧
張儀欺楚商於地
趙堯設計代周昌
黃霸以鶡爲神爵
王嘉輕減法律事見梁統傳
李邦直言周瑜
勃遜之
劉聰聞吳中高士二事
郗超出與桓溫密謀書以解父
論桓範陳宮
錄溫嶠問郭文語
劉伯倫
房琯陳濤斜事
讀李鸚鵡賦
王濟王愷
王夷甫
衞瓘欲廢晉惠帝

裴頠對武帝
劉凝之沈士麟
柳宗元敓爲誕妄

卷五

論古

武王非聖人
周東遷失計
秦拙取楚
秦廢封建
論子胥種蠡
論魯三桓
司馬遷二大罪
論范增
游士失職之禍
趙高李斯
攝主
隱公不幸
七德八戒

東坡志林卷一

明 湯雲孫輯

記游

記過合浦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逸人游浙東

到杭州。一遊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峯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

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游沙湖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劇飲而歸。

記游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眞一夢耳。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皋亭夜坐書。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崖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記遊廬山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

歟。退則死法。當甚厭時也不妨爲歟。

儋耳夜書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釣者未必得大魚也。

黃州憶王子立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黎檬子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眞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入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淸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淸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尙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懷古

廣武嘆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聞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化。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得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

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爲武吏。頗知文章。余嘗爲作哀辭。字大年。

修養

養生說

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卽便入室。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犯無恕。又用佛語。及老聃語。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八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以來。諸病自除。諸障漸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論雨井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激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爲坎。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熱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爲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鍊爲丹。此固常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不能爲。況所謂元者乎。

論修養帖寄子由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卽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卽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頹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猫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麤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偶。聾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豬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豬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導引語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眞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喩者。

錄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

可發也哉。予昔與聞其語。故錄之。

養生難在去欲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欲。張云。蘇子卿齧雪啖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為記之。

陽丹訣

冬至後齋居。常吸鼻液。漱鍊令甘。乃嚥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蓋。溺其中。已隨手蓋之。書識其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守之。滿三十日開視。其上當結細砂。如浮蟻狀。或黃或赤。密絹帕濾取。新汲水淨淘澄無度。以鹹氣盡為度。淨瓷瓶合貯之。夏至後取細研。棗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丸數。三五日後服盡。夏至後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後服。此名陽丹陰煉。須清淨絕欲。若不絕慾。其砂不結。

陰丹訣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并養其子。善飲食之。日取其乳一升。少只半升已來亦可。以朱砂銀作鼎與匙。如無朱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不住手攪。如淡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淨所結。又此陽物也。須復經火。經火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也。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也。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蓋道士靈智妙用。沈機捷法。非其人不可輕泄。慎之慎之。

樂天燒丹

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來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

贈張鶚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夫已饑而食。蔬食有過於八珍。而既飽之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自佚。晚食為美。安以當車與肉為哉。車與肉猶存於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記三養

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謝魯元翰寄煖肚餅

公昔遺余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為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為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為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為腹。

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辟穀說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為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記服絹

醫官張君傳服絹方。真神仙上藥也。然絹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草席耳。世言著衣喫飯。今適喫衣著飯耶。

記養黃中

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也。吾當以斯時齋。養黃中之氣。過此又欲以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居海外。安得此慶耶。東坡居士記。

疾病

子瞻患赤眼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為口。彼與子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痔。(瘡一作) 汝視物。吾不禁也。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曰。燕安酖毒。不可懷也。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余以畏威如疾為私記云。

治眼齒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眼惡剔決。齒便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龐安常耳聵

蘄州龐君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此條見前遊沙湖內。重出。)

夢寐

記夢參寥茶詩

昨夜夢參寥師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

歸新矣。果何故新。答曰。俗以淸明淘井。當續成詩。以紀其事。

記夢賦

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淸宮。夢明皇令賦太眞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元豐五年十月七日。

記子由夢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草草爲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飮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喫。明年閏二月六日爲予道之。書以遺過子。

記子由夢塔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靑。與同行。問其向去災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需。要好硃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卵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卵塔自開。其中舍利燦然如花。兄與弟請呑之。僧遂分爲三分。僧先呑。兄弟繼呑之。各一兩細大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卻喫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夢中甚明。故閑報爲笑耳。

夢中作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旣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靑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夢中論左傳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跡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飮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夢中作靴銘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旣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記夢

予嘗夢客有攜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文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其爲夢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太半相識。辯才海月皆在。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及

冠帶。旣覺、亡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宣德郎廣陵郡王宅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喪其母呂夫人。六十四日號踴稍閒。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具言世所傳本多誤。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爲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公欲訪此本而不可得。方苦以爲恨。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於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經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有居道傳乎。曰然。此大非夢也。德公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觀鬻經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德公舟行扶柩歸葬於蜀。余方貶嶺外。遇弔德公楚泗間。乃爲之記。

昨日夢有人告我云。如眞飮佛語。謹妄喫天厨。予甚領其意。或曰。眞即飮佛語。不妄喫天厨。予曰。眞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何但飮而喫之乎。其人甚可予言。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穀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旣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措大喫飯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嗜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

題李巖老

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一本云字下曰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腳棋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記六一語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閒以文字問之。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學問

命分

退之平生多得謗譽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馬夢得同歲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

耕爲首。

人生有定分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送別

別子開

子開將往河北。相度河事。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遂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別之。留飲數盞。頹然徑醉。案上有此佳紙。故爲作草書數紙。遂其北還。則又春矣。當爲我置酒盤山藥桃杏。是時當復從公飲也。

曇秀相別

曇秀來惠州見予。將去。予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它無著處。予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災福。

別王子直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雞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別石塔

石塔別東坡。予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立云。遮著是塼浮圖耶。予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予首肯之。

別姜君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守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別文甫子辯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在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步。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東坡志林卷二

祭祀

八蜡三代之戲禮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貓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首稽首而記其事。

兵略

匈奴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羣臣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傅矢外鄉之策。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

當何如自賊其地，不致死，不得與我行此危事也。

八陣圖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予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時事

唐村老人言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記告訐事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殺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爲畿邑，上殿論奏，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遣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己者告捕，而鯁主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訐者，皆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

官職

記講筵

祕書監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學，爲預經筵，宜尊所聞，以補不逮。堯俞講畢山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善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卻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軾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

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瞻詠。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册，又錄一本上進，庶幾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禁同省往來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記盛度誥詞

盛度、錢氏婿，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建言二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殿中，時軾方論周穜擅議宗廟，蘇子容因道此。

張平叔制詞

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爲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致仕

請廣陵

今年吾當請廣陵，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都，自南都歸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買田求歸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賀下不賀上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飢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隱逸

書楊朴事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語妻曰。獨不能如楊子雲處士妻作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白雲居士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楊項黃賊盜名者也。偶至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悵仰其人。命寺僧刻之石。

佛教

讀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改觀音呪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可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盌本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

誦金剛經帖

將仲甫開之孫坊修。言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飢渴之念。即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飢、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僧伽何國人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余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袁宏論佛說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道釋

贈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昔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幸靈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靈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靈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靈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靈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靈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扶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記蘇佛兒語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記道人戲語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善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陸道士能詩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謁子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朱氏子出家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尹、皆願出家。照僧師守素。乃參寥子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赤壁賦。鏗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聞四方。此參寥子之法孫。東坡之門僧也。

壽禪師放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僧正兼州博士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博士學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番僧嘗中國紫衣師號,种世衡知青澗城,無以使此輩,輒出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貴其事也。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慧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僧文葷食名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竟無所益,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本秀非浮圖之福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士萬人,嘘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冤。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洶洶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

妙總師參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過于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頃有作相,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硯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至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絕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中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

法,詞辯鋒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雅逸可愛,放而不流,其爲人稱其詩。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闍梨,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衣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顧之,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予意,且謂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

異事上

王烈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寧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婞直,又甚於退之也。

記道人問真

道人徐問真,自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鮭魚,以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驗。歐陽文忠公爲青州,問真來從公游,久之,乃求去。聞公致仕,復來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爲之主。公常有足疾,狀少異,醫莫能喻,問真教公汲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有罪,我與公卿游,我不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真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髻中出小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莫知其所終。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膇疾,軾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復有甚異者,不欲盡書,然問真要爲異人也。

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山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答。沖虛觀後有米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記羅浮異境

有宦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東坡升仙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黃僕射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沖退處士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沖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詧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岳寄來書。詧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詧果死。其子禩、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爲得道者。百歲乃死。常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臞仙帖

司馬相如諂事武帝。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所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隱。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殆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廣武帝意耳。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鳥賦。眞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東坡書。

記鬼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說鬼。參寥舉此。聊爲之記。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

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飡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道士張易簡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辨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己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眞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爲鬼也。

三老語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山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桃花悟道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爾朱道士煉朱砂丹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所產丹砂。雖瑣細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煉丹數年。竟於涪州白石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也。

東坡志林卷三

異事下

朱炎學禪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往。（一作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往。（一作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眞廟時人也。

故南華長老重辨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嶺南還，則辨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曰：我師昔在壽塔南岑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爲何物，弃之尸陁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

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冢中兒吸蟾氣

富彥國在靑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冢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冢，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冢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冢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決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石普見奴爲祟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嬉，未嘗知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陳昱被冥吏誤追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黯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其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訴殺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雅更此一報，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記異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少藥鍛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騾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禁止狀，去如飛，少頃卽不見。

猪母佛

眉州靑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靑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髯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聽，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

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疑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箭。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獨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一作翻

徐則不傳晉王廣道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歸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俄而喪至。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為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先夫人不許發藏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為紗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甕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軾愧而止。

太白山舊封公爵

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為守，奏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為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為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記范蜀公遺事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記張憇子

黃州故縣張憇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記女僊

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略曰：朝披夢澤雲。又云：笠釣清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於其室，自言女僊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帚，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群鳥獸者，託於箕帚，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為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池魚踴起

眉州人任遂，為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踴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遂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為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為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孫抃見異人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修身曆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曆，晝日之所為，莫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技術

醫生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為事，殆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論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覆，女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者

曰。沈潛剛克。世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爲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以左氏告此。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爲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茯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穎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參寥求醫

龐安常爲醫。不志于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游。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斿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嘗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若逆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延年術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單驤孫兆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頗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爲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之以鍼術絕妙。

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寄論於目睫也耶。驤安常皆不以賄謝爲急。又頗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爲記之。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著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記真君籤

神妙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妙法象。居士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歸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未遂。敢以籤卜。得吳真君第三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見善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一篇。致自厲之意。不敢廢墜。真聖驗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南遷過虔。與王嵓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使者堂下。觀之妙象。實同此言。

信道智法說

東坡居士謫於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二者不離析。壽命不得延。覽之竦然。若有所得。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軾恭書。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則曰。自誠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由執一也。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延壽乎。

記筮卦

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三爻。初六變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初六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僞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記天心正法呪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苦。吾亦不汝苦。

27R
集八十六冊

辨五星聚東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常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爲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四民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梁賈說

梁民有賈于南者，七年而後返，茹杏實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飲泉之香，食土之潔，冷冷風氣，如在其左右，朔易弦化，磨去風瘤，望之蝤蠐然，蓋項領也，倦游以歸，顧視形影，日有德色，俯仵化都，躊躇顧乎四鄰，意都之人與鄰之人十九莫已若也。入其門，登其堂，視其妻，反驚以走，是何怪耶。妻勞之，則曰何關於汝，饋之漿，則憤不飲，舉案而飼之，則憤不食，與之語，則向牆而欷歔，披巾幭而視之，則唾而不顧，謂其妻曰：若何足以當我，爾去之。妻俛而作，仰而歎曰：聞之，居富貴者不易糟糠，有姬姜者不棄憔悴，子以無瘿歸，我以有瘿逐，嗚呼瘿耶，非妾婦之罪也。妻竟出，於是賈歸家三年，鄉之人憎其行，不與婚，而土地風氣，蒸變其毛脈，啜菽飲水，動搖其肌膚，前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謂是行也，知賈之薄於禮義多矣。居士曰：貧易主，貴易交，不常其所守，茲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學術者，諂而不知恥也。交戰乎利害之場，而相勝於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爲敵國，孝子爲格虜，前後紛紜，何獨梁賈哉。

梁工說

梁工治丹竈有日矣，或有自三峯來，持淮南王書，欲授枕中奇祕，使離生養之法，陰陽九六之數，子女南北之位，或黃或白，生生而不窮，以是強兵，以是緒餘，以博施濟衆，而其始也，密室爲場，空地爲爐，外爐由木之上煮天一，坏父鼎以養以既濟，風火綑縕，而瓦礫化生，方士未卒其說，工悅之，然以爲盡之矣，卒試其術，踰月被竈，而黃金已芽矣，於是謝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非遺利於子，後日不成，不以相仇，則子之惠也。工重謝之曰：若之術殫於是矣，予固知之矣，豈若慈我者哉。遂厭驂駒以道送之，束書在於腰，長揖而去，工日治其訣，更增益劑量，其貪婪無厭，竄東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扃月魄，晝火扃日光，操之彌勤，而其術愈疎，爲之不已，而其費滋甚，牛馬銷於鉛汞，室廬盡於鑪錘，分土田，質妻子，窮條襤褸，而其效不進，至老以死，終不悟。君子曰：術之不慎，學之不至者然也，非師之罪也。居士曰：枵腸背僂，天下之醜工，而莫不有師，問之不下，思之不熟，與無師同，其師之不至，枵腸背僂

之不若也，不至則欺其中，亦以欺其外，欺其中者已窮，欺外者人窮，如梁工蓋自窮，亦安能窮人哉。

女妾

賈氏五不可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竟爲群臣所譽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鱉，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賈婆婆薦昌朝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宗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石崇家婢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不怍，廁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廁中，殆是無所知也。

賊盜

盜不劫幸秀才酒（幸一作辛）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蘄黃間，群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邪。官人識其意，即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梁上君子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夷狄

曹瑋語王鬷元昊爲中國患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鬷爲三司副使，疏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鬷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之爲樞密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鬷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鬷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士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鬷之孫爲子由壻，故知之。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為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為記之。又見蔡東提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北敵有覘者。以為真爾。由此觀之。高麗所得賞賜物。北敵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敵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使牽制北敵。豈不謬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州。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高麗公案

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為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徠之意。樞密使李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極遣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極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東坡志林卷四

古迹

鐵墓厄臺

余舊過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游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嚙其址。見有鐵錮之。又有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故弩臺以控黃山者。此說為近之。

黃州隋永安郡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郡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甚鄙野。而圖經以為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廟。庶幾是乎。

漢講堂

漢時講堂今猶在。豈因儼然。丹青之古。無復前比。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為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為廬洲。孫仲謀泛江。遇大風。柂師請所之。仲謀欲往廬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柂師。使泊樊口。遂自

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釋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赤壁洞穴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

玉石

辨真玉

今世真玉甚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碾而後成者。世以為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死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紅絲石

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或云。惟堪作骰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雪菴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

井河

筒井用水鞴法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淯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歷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圜刃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大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汴河斗門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識者皆以為不可。竟為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能。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溉灌。古有之而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卜居

太行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持太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范蜀公呼我卜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篛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人久放浪，不覺有病，或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人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合江樓下戲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廬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為人眼中沙乎。

名西閣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歲緊出巡來歸，軾方乞歸常州待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發說、鄰名父子也，皆朱開第一流，輒以仰公家，不知可否。

亭堂

臨皋閑題

臨皋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陳氏艸堂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絮，如群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邱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雪堂問潘邠老 名大臨

蘇子得廢園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眞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為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子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摶，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

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怪子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為藩外之遊，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為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為藩也，名譽不足以為藩也，陰陽不足以為藩也，人道不足以為藩也，所以藩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為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為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嗚跼蹙之不已，則藩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為患以有身，身之為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知既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為害，惟目為甚，故聖人不為。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為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為，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覩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為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為靜；以臺觀堂，則堂為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僾，不寒而栗，淒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彼其趦趄利害之途，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為子之所為，而子不能為我之為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繡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為師，子以我為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為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艸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羈。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為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為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群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

人賦。

人物

堯舜之事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論漢高祖羹頡侯事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邱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為羹頡侯。高祖號為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能釋轑釜之怨。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

武帝踞廁見衛青

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為可佳耳。若青人奴。雅宜舐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元帝詔與論語孝經小異

楚孝王囂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東平王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然後富貴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於身。疑為俗儒所增也。

跋李王詞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

真宗仁宗之信任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能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材之主也。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

去位之。使更遲疑兩三月。已為少正卯所圖矣。

戲書顏回事

顏回簞食瓢飲。其為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糧。足為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辨荀卿言青出於藍

荀卿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為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即藍也。冰即水也。釀米為酒。殺羊豕以為膳羞。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為辨。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顏蠋巧於安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艸木也。使艸木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張儀欺楚商於地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特無獲。所喪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趙堯設計代周昌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為趙王貴強相。獨周昌為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為御史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為。特謝病不朝爾。由此觀之。堯特為此計規代昌爾。安能為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為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為高祖謀。其自為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黃霸以鶡為神爵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言。黃霸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潁川鳳皇。蓋可疑也。霸以鶡為神爵。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為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王嘉輕減法律事見梁統傳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能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

戮晁錯。武帝雖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疏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非嘉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疏而不漏，可不懼乎。

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以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勃遜之

勃遜之會議於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得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然。

劉聰與中高士二事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郗超出與桓溫密謀書以解父

郗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以指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矣。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論桓範陳宮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陳宮、呂布既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爲之用，尚何言智。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元祐三年九月十八日書。

錄溫嶠問郭文語

溫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爲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出濟世乎。曰：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鎖山，訪大滌洞天，即郭生之舊隱。洞大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物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書。

劉伯倫

劉伯倫嘗以鍤自隨，曰：死即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房琯陳濤斜事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區區之辨，以待熱洛河隸矣。

張華鷦鷯賦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

王濟王愷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王夷甫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杖劍大罵而死。乃知王夷甫之死，非獨愧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衛瓘欲廢晉惠帝

晉惠帝爲太子，衛瓘欲陳啓廢立之策，而未敢發。會燕陵雲臺，瓘託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之而止者三，因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魄爾。

裴頠對武帝

晉武帝探策，豈亦如籤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頠諂對，士君子恥之，而史以爲美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終，牛繼馬後，豈及亡乎。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柳宗元敢爲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下此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婿者乎。柳宗元與伾、叔文交，蓋亦不差於延齡婿也。恭爲延齡婿，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

文集非叢誌云。

東坡志林卷五

論古

武王非聖人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

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周東遷失計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顯（顯音益。即靈王。）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拙取楚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幷天下。蘇子曰。秦幷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幷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幷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閒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齕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齕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爲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元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廢封建

秦初幷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鎭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幷。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屛。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幷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

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論子胥種蠡

越旣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於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財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淸淨無爲而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旣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於此。吾以是累嘆而深悲焉。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之言。

論魯三桓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

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不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也。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以治世之禮。以正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皇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司馬遷二大罪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所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是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殺其所立。項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游士失職之禍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彼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

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趙高李斯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致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故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攝主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隱公不幸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所行相同，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戮，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俛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

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由也夫。吾讀史得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七德八戒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爲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

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以爲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鄭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鄭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於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志林五卷。皆東坡先生記元豐至元符二十餘年中身經之事。明湯雲孫手錄。刻未竟而卒。趙清常躡成之。分類編輯。與毛氏所刻及百川學海稗海諸本稍異。余以坡公風流文翰。散見於他帙者。如華嚴法界。無量無邊。是編所收止於此。寧憾其隘。然其間經緯陰陽。俯仰今古。旁及山川風物。幽冥夢幻。道果仙緣。或莊或俳。隨手牽綴。具有名理。而其在邦在家之達。出世入世之心。與丈六金身。見者無不合掌讚誦也。亦何憾乎隘哉。爰卽舊本略加校訂。而付諸梓。知芥子中亦納須彌云爾。嘉慶甲子夏仲。若雲張海鵬識。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一

宋 蘇 軾撰

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解吾詩。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爲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讐。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凡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此真書生習氣耶。

韓退之遊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則退之詩乃謂此也。

石介作三豪詩。其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而杜默師雄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一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嗤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瘟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皆有鄙俚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近。而字無法。真奇棲之流。近見曾子固編李太白集後。謂頗獲遺亡。而有贈

懷素草書歌幷笑矣乎數首。皆貫休、齊己詞格。二人皆號有知識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此不足多怪。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玉川子作月蝕詩。以謂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固俚說以寓其意也。然戰國策曰。日月煇煇於外。其賊在於內。則俚說亦尙矣。

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頷下垂胡。側立倒項。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鄭公肉騣馬行云。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騣。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又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張鎬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又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孤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故人黃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畫哉。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子儀奪兵柄入宿衞也。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尙有事在也。

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靑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

猶含食非角，不盡效兒。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中，尤知其非眞也。蓋擬作者疎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簡文答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

元豐七年十二月，游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爲世間一切。此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

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檜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

寇元弼言，去歲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砑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砑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帶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蠧壤，景鍾石鼓益堅，古人之爲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漢武帝巫蠱之事，疾之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巳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韓魏公在中山，狄青爲副總管，陳薦爲幕客，今魏公之子師朴出鎭，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複爲此職，亦異事也。

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也。東坡曰，有猶子乎。曰，有。東坡曰，魯山道州，乃爾比也。輔之一笑曰，粗古多此賢，陶彭澤不歸事忍饑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郭人。

柳公權論研，甚貴靑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研靑州甚易得，凡物耳，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潤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研材乎。研當用石，鏡當用銅，此其材本性也。以瓦爲研，如使鐵爲鏡耳。人之待瓦研鐵鏡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磨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眞材本性者同日而語哉。

張雎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

郗嘉賓既死，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

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余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嘉賓以父之故而不得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畔，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梁肯栄非，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絶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眞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溫之禍，使郗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矣。

子由之達，蓋自幼而然，方先君與吾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眞以爲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意。今日有先見固宜也。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二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也。古之所謂誠，今之所謂眞也。非以若易順、誠易眞也，曰惡亦順也，方虞皆時，未有云順者也。

班固有云，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劫據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東坡先生曰，當是時，寄固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相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朱延慶所生母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彈，乃乞追服，乃知盤匜蠐餘，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與生母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爾遠耶。余謫居於黃，而壽昌爲鄂守，與余往還甚熟，余爲撰梁武懺引者也。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半，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祓胡廣趙戒，猶

糞土之穢也。一經僧度，便爲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土有時而不幸。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爲唐時有自平宮中。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人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爲人所笑也。

子由爲人，心不異口，口不異心，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近日忽作禪語，豈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於老兄而不可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死生可以相待，禍福可以相共，惟此一事，對面相分付不得。珍重珍重。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閤中摸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于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韓退之喜大顚，如喜澄觀文暢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顚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爾，又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又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近似甲乙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眞者少，可嘆亦可愍也。

漢武帝逆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逆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子由作栖賢僧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予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廁鬼之罪。

周禮有金錞，國語有錞于丁寧。齋始興王鑑皆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出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清響如出良久乃已。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彷彿，甚可恨也。

余來黄州，聞光黄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解，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高下往返，如鷄唱爾。與朝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所似，但極鄙野爾。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鷄鳴。又應劭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今余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乎。今士人謂

之山歌云。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三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愼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嘗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先師與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

爲賢論子玉過三百乘，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將以多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可不敗耶。

桓溫之所啟，始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哉。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而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觀昌邑王與張敞語，始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以待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曾未聞人主有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乃知本初、孟德所以興亡者。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唯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儻，然作衛青傳不名，但謂之大將軍，曾竟何等人也。而謂之嬖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甚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其患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唐太宗時，雄雉數飛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余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脫歸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爲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爲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之事，不暇復爲三子性命計矣。太宗不謀於是時借附史以殺兄弟，其意明甚，新舊史皆曲爲太宗諱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謂下流必歸賦。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我

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竊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臧匿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微，世無曉者，吾是以疏之。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雖亦且廢之矣。世祖誠知排遯之水，倘污牛腹，則干戈之衆，豈可溷夷齊之口乎。于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證西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族哉。由此觀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劉禹錫既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與梁冀比，舍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監國王豈可同年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以此知小人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四

先友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子同舉制冊,有名蜀中,世所共知。沆子疑者,其弟也。沆才氣絕人,而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沆,而篤於節義,博習能屬文。其思子臺賦最善,大略言漢武帝恩天倫相去絕遠,至其慈,則漢武與曾閔無異。竟不化,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為治喪,立其同宗子為後,今為農夫,無助於人。沆亦無子,哀哉。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

司馬相如歸蜀,臨邛令王吉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者謝吉,及卓氏為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豈吉亦欲與相如為率發之謀,而相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視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所謂小人也哉。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保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

而舜舉等已死,還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親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苦,上為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為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至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凌公卿,韓持國至諂事之,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為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擬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中塗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上望鄉臺。為轉運判官李察所奏,得罪,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返,西人從城上問官軍,漢人兀攃否。或仰而答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慚為兀攃也。

前日見邸報,范堯仁乞□(缺)殿,不知其何為也。近得其姪伯淳書云,堯仁上殿,為定大樂也。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謝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揚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堯仁觀之,揚雄之言,可謂過矣。

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裴說,蘇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蠢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為蠢哉。

孔道輔為御史中丞,劾馬士元事,蓋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故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遲伸。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從劉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之。時尋官納劉子,納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公不至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兗州。道輔知為士遜所賣,成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因白初不開。正獻擱,遂焚之。由此遂能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李士衡之父一以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之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法。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果先君本詔太常因草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

30A
第八十六冊

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定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家牒為正。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擊所恃以動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議也。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為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亦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深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敵江南西蜀，獨寇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寇公意同爾。公與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敵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路中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略與邳彤皆一代雄傑也。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此言，為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五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而嘆。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豈不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為害之理。元方因言：予方蟲為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錄之。

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繁卿為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為姦，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為首，遂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為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為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歎曰：君謨乃為此耶。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榷饒州陶器，自監榷得提舉死焉。偶讀太平廣記，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為嘉興年補下場糴鹽官，俄以慢廟神以死。以此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便醺人。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是酒名也。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說諭，其首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扣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為提刑，權知桂府爾，猺識誠之，知其為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耳。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荊，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蓋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鄰有喪，舂不相，及樂記云，治亂以相，訊也。亦恐由此得名。吏當細考之。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原父食，輟箸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己也。原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所謂庳者，猶今俗云敢聲也。（[illegible]）兩弦之間，遠則有敢，故曰間遼。徽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弦長而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文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餘謬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

蕭子雲答敕云，臣昔不能賞拔，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乃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法元常。□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又見齊史本傳。今閣下法帖十卷中，乃有衛夫人與一僧書，斑斑取子雲此文，其偽妄可知也。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有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

耶。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今日見提舉陳臨叔云，宿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爲人清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木有之藥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實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余嘗考其理，既沙爛故則不能爲[illegible][illegible]，瓜至甘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沙也。此雖末事，亦理有不可欺者。

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illegible][illegible]鄂州，某以書遺之，乃立賞罰以變此風，而黃之士古耕道，雖樸魯無他長，然頗誠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閒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六

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是眞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硯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沂乃以遺孫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爲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乎。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背墨處微窪，眞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諫處，終當合之。

鵝能警盜，錢塘人喜殺，日居百鵝而鬻之市。余自湖上夜歸，過居者之門，群鵝皆號，聲震衢路，若有知者。余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故不果。然至今往來于心也。鵝不獨能警盜，亦能卻蛇，其糞亦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有此二能而不克免死，且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哉。

吾昔求地蘄水，田在戶谷間，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水，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以爲常，至五年，穀漸少而農事益修，蓋久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自發而爲野蠶旅穀，其理明甚。庚辰正月六日，讀世祖本紀，書其事以爲攝生之方，地不生

草木者，多蓄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水族蝍蛤，太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冤，是乃欺善怕惡，殺之，其不仁甚於殺能償冤者。李公擇嘗謂余雞有無雄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然不數日輒死，此卵可食，非殺之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雞初如塗粉竹葉上，觸然久乃能動者，百千爲輩，無非佛子者，唯武水陸非像有六道外者，以淺惡作人畜銜獸尋形，囫圇然於窣中也，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滋生如竹雞者，尤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漠間，觸而謂水族雖卵可殺乎。但吾起一殺念，則地獄已具，不在其能訴不能訴也。吾久戒殺，到惠州忽破戒，數食蛤蟹，然自今日懺悔，復修前戒。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猶能微動，乃放水盆中，須其死而食，生即放之。歸記其事，以爲一笑。

脈之難，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爾。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閒有謹願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黠戛斯傳云，其人以竹馬行水上，以板藉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內子寒食日前，賈積長老曇顯言，惠州海豐十五指揮使姚欽，守把草民疏。熙寧中，趙德明知州，巡檢中者，與知監命穩有隙，吏士與監卒忿爭，遂告監卒反，德明爲閉衙門，出甲付巡檢，任討之。欽執挺立監門，曰，巡檢以身任監卒不反，乞不發兵，巡檢無以稟爲敵，兵而止。是日微欽，惠州幾殆。欽今年八十餘，以安南軍功，遷維略指揮使，老于黃州，鬚髮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時，患瘡疥，周匝頂踵，或教服黃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黃連去鬚，酒浸一宿，焙乾爲末，蜜圓如梧桐子大，空心日午臨臥，酒吞二十粒。

東坡居士移守文登，五日而去官，眷戀山海之勝，與同僚飲酒日賓樓上，酒酣，作此木石一紙，投筆而歎，自謂此來之絕，河內史全叔取而藏之。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七

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軸求僕字。云有故人孟動者。好君書。囑我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自善用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交甚。殆不可阻。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酒江亭上。醉甚。乃爲此數字。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紙乃絹也。然古者本爲絹紙。近世失之。君乘簡中云孟僚之子。本謂河陽僚也。而僕誤以爲姓鄭也。子瞻雖醉甚。亦是川若蠡嫌。故聰誤絹爲紙。以鄭爲孟。適當子瞻看朱成碧時耳。此公智中落落。決不至如劉伶同坊同舍。見其子猶不悟也。

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頗名登上。見者乃謂予詔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謗。蓋僧者也。吾昔作李太白真贊云。生□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嗔。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愧也。

與交公同臨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交公言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交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詩。囑予書之以謝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記。

唐雷氏琴。自開元至開成間。世有人。然其子孫漸志于利。追世好而失家法。故以最古者爲佳。非貴遠而

賤近也。予家有一琴。其中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村。雷家記八日合。未曉八日合爲何等語也。盧山處士崔成老彈之。以爲絕倫。云。元豐六年十月初四日書。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棋。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伎。然以理度之。知其言足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一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一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援筆立成。詩云。嘴長毛短淺含膘。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猫根來比並。猫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善滑稽。尤善對。或問曰。寧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一篇而已。予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予界石兩。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疋。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侯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寅雖免一時之禍。殊不愛一眼胡奴見此賦也。可笑。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者。皆爲一室。獨蜀人爲同墳而異葬。其間爲通道。高不及肩。廣不能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寢室。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寢神。以守之。而以石瓮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夫之某先夫人之葬也。先君爲壽室。追爲先人墓誌。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壙而異藏。君實誠以爲己之文。不敢與歐陽公同藏也。東漢壽張樊侯。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異藏。光武善之。得以示百官。蓋古亦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處也。

宋書樂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相承給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又春秋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也。予按說文。佾從人。佾聲。佾（許吃切）佾從肉口入聲。其解云。振也。八無緣爲佾之聲。疑古文從人從肉。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向之所聞。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得樂天對酒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盃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有得風疾者。急作祝之。已不能言矣。方死生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矣。予知其不可救。嗟爲嚮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脆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者之所甚好。而死生疾苦。非吾之所怖也。予曰。有行乞於道。假而歎曰。遺我一盂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無一盂之飯。不可以欺於小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爲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其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痴也。如愚而實黠也。悲夫。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八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趁夢。此四者猶有彷彿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

予少不喜殺生。時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中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伐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祝云。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臨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錄之。

予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輒作泣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悽然也。

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吾室

曰。前步而後覺。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荊。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上出去也。

竹史董京。字威輦。作詩答孫子荊。其略曰。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鳥隼遠巢。或以致死。嗟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快。忽焉失水。嗟乎魚鳥。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嘲磋而去。京之意蓋曰。以魚自觀。萬物不悟其非也。我所以知魚鳥之爲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欲惡也。彼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爲。亦如我之觀魚鳥矣。京得道異人也。世俗不曉其語。故粗爲說之。戊寅八月八日。讀隱逸傳。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百有餘歲者。往往皆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彼愚老人。初不知此。特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固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不已。顧視幃帳。間有蛙蟻。帳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此。時戊寅歲也。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願爲目前檢。言願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虱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褌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讐。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耳。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巾之間者也。安得褌中之虱乎。吾故書之。爲將來君子一笑。

近世筆工。不能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相謀。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前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予不久行當致數百枚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潁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亳坡。特宜檜柏。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細紋[illegible]二柏與薦福兩檜尤爲殊絕。孰爲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也歟。

道士某人。面欺主人。勞苦鄰座。顧左元放之席。已自赧顏。頓西王母之盃。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醆。

予作蜜酒。格與真水亂。每米一斗。用蒸餅麵二兩半。餅子一兩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餅麵一兩醞之。三日嘗看。味當極辣且硬。則以一斗米炊飯投之。若甜軟。則每投更入麴與餅各半兩。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釀者斟酌增損也。入水少爲佳。

貴公子雪中飲醉。臨檻向風。曰。爽哉。左右有泣下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日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此獨大王之風。庶人安得而共之。不知者

以爲諂也。知之者以爲風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惜乎宋玉不在傍也。

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麵。作槐芽溫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鬥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快也。（侯鯖錄同）

青天素月。固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知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乎。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申學減卒病死免。穆生遠引于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于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爲士君子終身之戒。

吾嘗疑米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眞僞相半。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與章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帳帷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王長史懷素輩十許帖子。然後知平時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唐末五代。文章衰陋。字畫隨之。而楊公凝式筆蹟雄強。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僕所不曉。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學識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荼蘪花似通草。桃花似臘花。杏花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三月十一日。會王文甫宗衆議許花如此。

呂稱卿言爲芍不及牡丹者。以直耳。芍藥一枝。比牡丹三四花。間猶當有數品。蓋有其地而無其花。譬如荔子之與衆柑也耶。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王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日夜。讀後漢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引罪而謝文季之奏。諸尚書

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強立。不足多貴。而諸何書爲可笑也。云其嗤不細。不知何緣爲嗣。蓋以命不悅後。必不甚近川。爲莫大之嗣也。悲夫。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九

杜輿先以此紙求予書。云大小不得過此。且先於卷首自寫數字。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大字費紙。不能多耳。殷子陵若見。當復有賞榮之語。無以慰其失。言當乾沒此紙耳。

去病爲嫖騎。此正不學古兵法者之過也。學即不是。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即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之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子瞻書。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少疎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爲明之。

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舊處。君謨頗詔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僕寫吳興有游飛英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

貴吾哉。

從孔顏之教。其志固可嘉。究冀北之墟。所趨宜不允。

張鶚民與張昌言圍棋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足。作飯會以飯僕。非鬼神之若不容者。俾堅其師。無苟復鬪。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季孫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京蘇州有言。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予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劉季孫景文之中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沒興底張鎬相公。且爲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也。

與郭生遊於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鬭牛也。牛鬭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鬭。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簡。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是詩者。辭氣殆是李謫仙。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也。

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爲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而子厚尤不足觀。二人當有愧於斯文也耶。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黜。既而復得爲民。借小字單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一隻好夾注椅子。聞者爲之絕倒。

人間無酒仙。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其是。

予奉使閩西，見鄰居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

松脂以眞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漬水一日，沸湯煮，浮水面者，以新竹篾罩撈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製，但削去皮，搗羅細末耳。拌勻，每日早，取三錢匕着口中，用少熟水攪漱，仍以指如常法熟揩齒畢，更啜少熟水嚥之，仍以漱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顏烏髮也。[illegible]

南都王誼伯書江瀆驛壁，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文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杜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侃侃然者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託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爲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猶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數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鄙患，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武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眞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還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今日廟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新書不禁殺狗。問其說，出於禮鄉飲酒烹狗於東方，不禁，然則禮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當禁殺牛乎。孔子曰，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況可殺乎。

予在東坡，嘗親執鎗匕煮魚羹以設客，客未嘗不稱善。意窮約中易爲口腹耳。今出守錢塘，厭水陸之品，今日偶與仲天貺、王元直、秦少章會食，復作此味，客皆云，此羹超然有高韻，非世俗庖人所能彷彿。歲莫寡欲，聚散難常，當時作此以發一笑也。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遊蕩不羈，略法之士器之。然皆才識過人。[illegible]順之將亂，震游成都，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遂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身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睽名哉。雖其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生而不亂也。

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鄴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近誣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獨何人，斯妄知非敝賢者耶。

竹有雌雄，雄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生上至生梢一節發者爲雌，物無逃於陰陽，可不信哉。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也不會。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

端午日未出，於艾中以意求似其人者，輙擷之以灸，殊有効。幼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爲何書也。艾未有眞似人者，於明暗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眞者，復何疑耶。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詩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益，以自贖也。而創爲西南夷逆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適復□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

聖人之所以能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費，三桓不疑其害己也，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爲政於商，既貳於夏矣，以桀之暴戾，納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放太甲而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死之言，乃眞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異詞哉。元祐八年，讀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終篇皆委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二王之罪也。

玉川子作月蝕詩云，歲星坐兩德，官爵奉董秦，忽使黔婁生，覆口無衣巾。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是無功而

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淪賊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污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其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蜀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襆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爲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候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近時世人好蓄茶與墨。閑暇輒出二物校勝負。云茶以白爲尚。墨以黑爲勝。予既不能校。則以茶校墨。以墨較茶。未嘗不勝也。

眞松煤遠煙。自然有龍麝氣。初不假二物也。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少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復飲。則把玩而已。看茶而啜墨。亦事之可笑者也。

元豐七年二月一日。東坡居士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並柯池入乾明寺。觀竹林。謁乳姥任氏墳。遂治茶酣。遂造趙氏園。探梅棠。至尙氏第。觀老枳。假寢如龍蛇形。憩定惠僧舍。飲茶任公亭。師中庵。乃歸。且約後日攜酒尋春於此。

世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墨紙上。竹紙蓋宜墨。若池歙精白玉版。乃眞可試墨。若於此紙黑。無所不黑矣。碌墨硯上研。精白玉版上書。凡墨皆敗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予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搗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爲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己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大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司馬溫公曰。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矣。然亦有同者。公曰。何謂。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晳之不同。其德操蘊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竇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又爲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也。游談之士。假以成聲。今以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讀之。未嘗不廢書太息也。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孝章猶在。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

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訕公者所在成市。曾不數年。忽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在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吝之甚。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二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未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予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靑枝。此至陋語。蓋村學究體也。元祐三年十月十六日付過。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矣。去後重修。使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合浦清樂軒書。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若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材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兒子過。幼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鬭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余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詩云。棗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人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一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問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為詩。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也。予幼時嘗學於道士張簡易觀中。伯祥與簡易往來。嘗見予。嘆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鄭君先輩知其俊敏篤學。向觀所為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日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蒙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饋有香與之。到日使去也。人郎房下。不幸傷悼。

伊尹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即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中雖不然。猶知強之於外。此所以為天性也。

十六及第。當以風味風字大研與之。請文甫收此為讖。十六及第。却當以石蔽天。說在僕作利市。

川紙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及蜀。

試官法酒。京國茶。燒御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也。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東坡居士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日。肩輿十五里。至二十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為稚川丹竈。亥之諸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有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山。坐遺履軒。望麻姑峰。方飲憩。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閣。中夜大風。曉壯甚有聲。啜粥已。還舟。息華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玉。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沖虛道人陳熙。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雨風且暖。東西有五人迹五。是月某日。眉山蘇某與男過來觀。

李衛公言。所儉雖不足惜。觀其容貌。殆非所謂名下無虛士。

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鐘宮。推擊七鐘。其五鐘懸而不擊。謂之啞鐘。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與孝孫等吹調扣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其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之云大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鐘。請悉更製諸鐘磬。帝以為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常律考之。黃鐘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是。唐自肅宗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於亡。以理推之。所謂下者。乃中聲也。悲夫。

此道以老聃佛語兼修之。常自念此身猶如槁木。□堅一作老定不動。若復動搖一毫髮許。即墮大地獄。如孫武令。商君法。有死無犯。鄭大士所得輒與老夫不謀而同。乃知前生俱是一會中人也。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二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納子爲童子。狀貌肥黑矮小。予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偈贊曰。下有茯苓。上生兎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詩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王燾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云。格韻高絕。惟山居逸人乃當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鬲調中。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服煮散耳。與茶了無干涉。薛能詩云。麄官乞與眞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又作鳥觜茶詩云。鹽損添常戒。姜宜煮更誇。乃知唐人之於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況汝實無而虛者耶。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吾者。乃吾之望也。慎言語。節飲食。晏寢早起。務勞其形骸爲善也。臨別以是告汝。四月十五日。

李獻之遺予天台玉版。殆過澄心堂。頃所未見。

月石屏謂之曰微凹。乃僞也。眞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柈滿而不出者。此至難得。可寶。

文甫好典買古書奇物。今即自言已典兩端硯。及陳歸聖龜字。用錢五千。擧歸聖例。每日持一冊紙。只典三百文。文甫言甚幸。用借悟詩在傍知狀。

王十六秀才好畜予書。相從三十年。得兩牛腰。既入太學。重不可致。乃留文甫許分濟。然被鎖牢甚。文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耳。

今日舟中積寒。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佳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者。乃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開看。還能飽人否。若是。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使以贈之。不爾。令雙蓮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可也。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余得之。得之於公之子穀。以求東坡居士華書。居士既爲作此數語。得□□□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能用之者。然丈夫窮達。固自有時耶。

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即快活。今年二麥如雲。此鳥不妄語也。

累成老來雪堂。日日晝寢。有東坡作詖。喧喧不復成寐。吾館於枯株之上。雖打百面腰鼓。一時鮮聒。且喫茶罷。嘗傳此法也。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德。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所殺。程昱、郭嘉之流。固不足數也。孔文擧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疏。每所建。輒中操病。況肯爲用乎。然終亦不免。禰溫罵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獨御卿。即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遯世。龍蟠海表。其視曹操賊子。眞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殺乎。余以謂賢於文若、文擧遠矣。紹聖二年十二月。與客飲。醉甚。歸坐雕堂西閣。而仆案上睡久之。忽驚覺。已三鼓矣。殘燭耿然。偶取一冊書觀之。則幼安傳也。會有所感。不敢書此。眼花手顫。不復成字。

仇池筆記

宋　蘇軾撰

仇池筆記

蘇軾撰

月蝕詩

玉川子月蝕詩。以蝕月者月中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以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舊矣。

平中宮

杜子美詩、自平中宮呂太一。世不能解其意。而妄者以爲唐有平中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云、自平中宮呂太一。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輕改文字。鮮不爲笑。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第四聲者、勸君更盡一杯酒也。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記天心正法呪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

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吸蟾蜍氣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尙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肥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蟇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而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得道矣。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獲古鏡

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爲鏡。清明而光。左龍右龍。輔之兩傍。其字如菽大。篆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禁同省往來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禾。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東坡昇仙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邁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生平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沖退處士

章督、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沖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督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岳寄來書。督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督果死。其子祺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

語默不常。或以爲得道者。百歲乃死。常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戊寅十一月。余于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檳榔錢物。已三易毛。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飡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道士張易簡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益進。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雁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渺渺焉有一陳道人也。

辨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己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旣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旣而不死。其妻忽聞空中有聲。眞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服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爲鬼也。

治眼齒

歲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石普見奴爲祟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旣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陳昱被冥吏誤追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

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烏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簿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蘇襄道古也。問昱何以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從舊曹檢已籍。書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贊更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之。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旣蘇。周果死。

記異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胡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以少藥鍛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鬚髮如雪。騎白騾。此人腰插一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即不見。

豬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謂牝豬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雖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當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解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睡。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猶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箭。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及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記范蜀公遺事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黟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定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記張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故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不可知也。

記仙女

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於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羣鳥獸者。託於箕箒。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為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游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為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延年術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單驤孫兆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為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著齒。今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費孝先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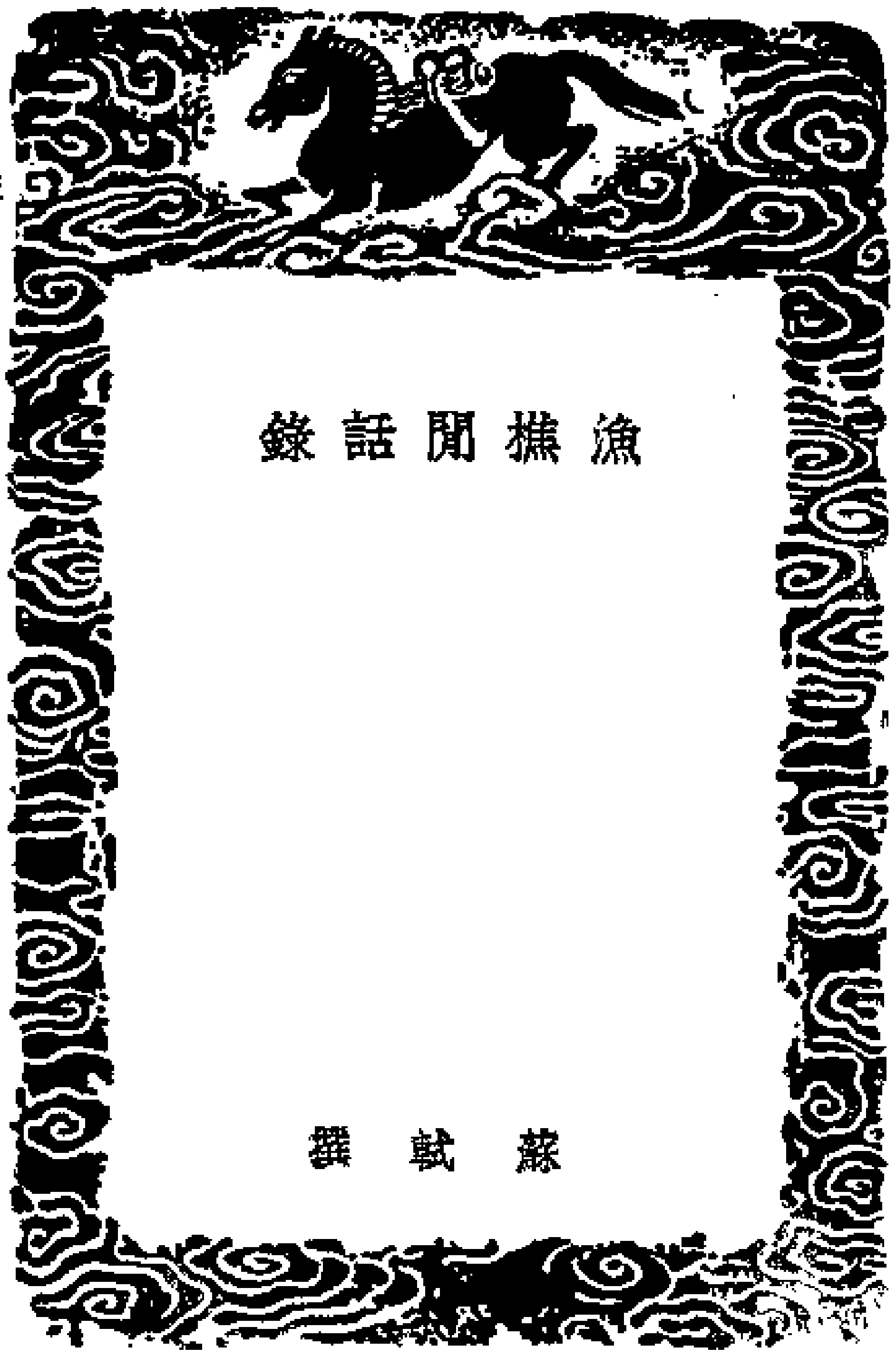
至和二年、成都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偽不可知也。聊復記之。

辨五星聚東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觀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常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為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初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辟穀說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効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為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漁樵閑話錄引

竊夫漁樵問答。字字名理。若彼漁樵閑話。句句名喻。非理則不入。非喻則不啓。吾謂二書為一樵一緯。噫。理者其精粕耶。喻者未嘗非筌蹄也。醉濃飽鮮。是在得其旨而已。是書前卷凡脫數則。俟博雅者積之。刻漁樵閑話錄。時

萬曆壬寅孟秋朔日。海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

漁樵閑話錄

宋　東坡蘇　軾撰

上篇

有客問漁樵曰。二老之哉。於治世之鄙事。民間之俗務可也。不然。則議論几席之間。有清風明月。可以嘯咏。有素琴尊酒。可以娛樂。高談而遺忘懷。陶然以適物外之情可也。奈何其間往往語及朝政故事。非所謂漁樵之閑話者。吾所以不取焉。獨不聞莊叟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之間而代之。所以各存其分也。子得無失其分者乎。二老相視而笑曰。是客也。烏知吾閑話之道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呂望釣於渭水之濱。世俗徒見其迹於耕釣之間。而不知之人也。心存乎先王之道。大率古者有道之士雖不見用於時。而逃處深山窮谷。亦未嘗暫忘聖人之道。今之所議。果有毫銖可補於見聞。亦足以發也。又且何關於野人之論哉。客深然之而退。漁曰。人之有禍福成敗。盛衰得失。窮達榮辱。興亡治亂。莫非命也。知之由命。則事雖毫銖之微。皆素定也。一遇之而理不可以苟免。勢不可以力回。豈非命歟。豈非素定歟。昔唐初有僧萬回者。善言人吉凶禍福。寓跡塵間。而出處言語不循常而特異於人。自恐因此見疑於時。或佯狂以自晦也。然而人見之。冀非挫敗。亦不敢以狂而見忽。是時明皇為臨淄郡王。因卻左右而見之。萬回輒拊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已後不可知之。願自重。言訖佯狂而去。及明皇即位。開元天寶中。可謂太平矣。至祿山之亂。果五十年也。萬回之言。驗如符契。然至於翠華西幸。蒙塵萬里。登樓望遠。納魏充

亂。而困亦甚矣。揮涕馬嵬。驅兩棧道。貽羞宗社。受恥宮闈。辱亦至矣。華清蕭索。南內荒涼。節物可悲。嬪嬙零落。氣亦憊矣。此皆人生至困至苦至危至厄之事也。何爲萬回無一言以及之。抑知之而不言耶。如何。

樵曰。非萬回之不知也。命之所有。分之所定。不可逃也。使當時言之。亦不足爲戒也。雖誠亦不能免也。天命之出。其可易乎。嗚呼。譬天下之機。擁天下之勢。賞罰號令。速於雷霆。一喜則軒冕塞路。一怒則伏尸千里。天下豈有貴勢之可敵哉。不幸一旦時遠事變。艱戚萬端。大都興廢成敗。雖出乎天。係乎命。然亦必先有其兆以成其事也。開元中用姚元崇宋璟。則天下四方熙熙然豐富娛樂。無讓於華胥。天寶末。委國政於李林甫。此其所以召亂也。歸事權於楊國忠。此其所以召禍也。盛衰得失。豈不有由而然也。

漁曰。天寶末。明皇倦於萬機。思欲以天下之務決於大臣。而且將優遊於宮掖之間以自適也。無何得李林甫。一以國政委之。自此姦謀詭論。變結以熾。而忠言讜議。不復進矣。日以放恣行樂爲事。一夕因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進水調歌。其間偶有歌曰。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是時明皇春秋已高。遇事多感。聞此歌悽然出涕。不終曲而起。因問誰人作此歌。對曰李嶠詩。明皇歎曰。李嶠眞才子也。及范陽兵起。鑾輿幸蜀。過劍門關。登白衛嶺。周覽山川之勝。遲久而不懌。乃思水調所歌之詞而再舉之。又歎曰。李嶠眞才子也。感慨不已。扶高力士而下。不勝嗚咽。

樵曰。天下之物。不能感人之心。而人心自感於物也。天下之事。不能移人之情。而人情自移於事也。李嶠之詩。本不爲明皇而作也。亦不知其詩他日可以感人之情如此也。蓋明皇爲情所觸。而自感於詩也。莊叟所謂山林歟。皐壤與使我忻忻然而樂與夫山林之茂皐壤之盛彼自茂盛爾又何嘗自知其茂盛而能使人之樂乎哀人感於情。見其茂盛而樂之也。此謂之無故之樂也。有無故之樂。必有無故之憂。故曰樂未畢也。而哀又繼之。信哉是言也。

漁曰。舊事有傳之於世。而人或喜得之。可以爲談笑之資者。時多尙之。以助燕閑之樂。然而歲月浸遠。語及同異。有若明皇嘗燕諸王於木蘭殿。貴妃醉起舞霓裳羽衣曲。明皇大悅。霓裳羽衣曲說者數端。逸史云。羅公遠引明皇遊月宮。擲一竹枝於空中爲大橋。色如金。行十數里。至一大城闕。羅曰。此乃月宮也。仙女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廣庭中。明皇問此何曲。曰霓裳羽衣曲也。明皇素曉音律。乃密記其聲。及歸。使伶人繼其聲作霓裳羽衣曲。及鄭愚作津陽門詩云。蓬萊池上望秋月。萬里無雲懸清輝。上皇半夜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月中祕樂天半聞。玎璫玉石和塤篪。宸聰聽覽未終曲。卻到人間迷是非。釋云。葉靜能嘗引上入月宮。時秋已深。上苦悽寒。不堪久。回至半天。尙聞天樂。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音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作腔。名霓裳羽衣曲。又劉禹錫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雁辭。曲下當有疑誤

樵曰。不然。非欲天下之人皆惑也。當戰國之時。諸子紛然。各持詭異之說。惑於當世。且欲游聞於諸侯。以張虛名而求其用矣。故誕妄邪怪之說。充塞於道路。天下之人不識其是非可否。於是各安於習尙。以爲耳目之新。既非聖人道德之旨。又非先王仁義之術。宜乎焚之。又恐其徒呼噪不已。以亂天下。於是玩之。

有何不可。

下篇

漁曰。世常傳云。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以謂既爲之也。安得人之不知。夫至隱而密者。莫若中冓之事。昔欲人之知耶。然而不能使人不知。以此知凡事而不循理者。雖毛髮之細不可爲也。明皇寵五王。恨長枕大被。與兄弟同處於其間。無何。妃子竊寧王玉笛吹之。始亦不彰。因張祜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處。閑把寧王玉笛吹。妃因此忤明皇不懌。乃遣中使張韜光送歸楊銛宅。妃子涕泣謂韜光曰。託以下情敷奏。妾罪固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膚生從父母耳。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髮一綹付韜光以獻。自妃之一逐。皇情悽然。至是韜光取髮搭之肩上以奏。明皇見之大驚惋。遽令高力士就召以歸。嗟乎。道路之言。亦何畏也。使張祜不爲此詩。事亦何由彰顯之如此。然張亦何從得此爲之說。以此可驗其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亦名言也。

樵曰。床笫之事。至隱密也。尙且暴揚於外。而況明目張口。公然爲不道之事。宜何如哉。隱叟滑慮。傾人害物。而謂人不知。誠自欺也。人其可欺乎。世有爲是者。不可不戒。

漁曰。明皇以八月誕降。酺會於勤政樓下。命之曰千秋節。大合樂。設連榻。使馬舞於其上。馬皆衣紈綺。被鈴鐸。驤首奮鬣。舉趾翹尾。變態動容。皆中節奏。故養之頗甚優厚。末年。祿山僭叛。優異遂將數匹以歸。而習之。後爲田承嗣所得。而承嗣不知其馬舞也。一日大享士伍作樂。其馬於櫪上輒奮首舉足以舞。圉人惡之。舉彗以擊。其馬尙謂不盡技之妙。愈更周旋宛轉。以赴其節度。廝役以狀告承嗣。承嗣以爲妖而斃之。天下有舞馬由此絕矣。樵曰。禍之與福命也。遇與不遇時也。命之與時。福禍會遇者。幸不幸在其間也。是馬也。當明皇之時。衣紈綺。被鈴鐸。論其身之所享。可不謂之福乎。謂其見貴於時。可不謂之遇乎。不幸一旦失之於廝役之手。而箠楚遽苦其體。可謂不遇也。既而欲求免於箠楚。愈竭其能而反爲不知己者斃之。可謂禍矣。莊叟又嘗稱禍福相倚伏。誠哉是言也。嗚呼。馬之遇時則受其福。及夫不爲人之所知。則身被其禍。士之處世。豈不然哉。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遇與不遇。乃時命也。

漁曰。張君房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因病而化爲虎也。忠既病久。而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朶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走而出。與母弟返閉其室。旋聞哮吼之聲。穴壁而窺之。乃眞虎也。悲哉。忠受氣爲人。儼然化之爲獸。事有所不可審其來也。觀其涎流于舌。欲噬其子。豈人之所爲乎。得非忠也。久畜慘毒狠鷙之心而然耶。內積貪惏吞噬之志而然耶。素有傷生害物之蘊而然耶。居常恃凶悖。恣殘忍。發於所觸而然耶。周旋宛轉。思之不得。

樵曰。有旨哉。釋氏有陰騭報應之說。常戒人動念以招因果。若已向所述之事。遂失人身而托質於虎。是釋氏之論勝矣。子知之乎。昂昂然擅威福。恣暴亂。毒流於人之骨髓。而禍延於人之宗族者。此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傾人於溝壑。以殉己之私意。非虎哉。剝人之膏血。以充無名之淫費。非虎哉。使人父子兄弟夫妻男女不能相保。而骸骨狼藉于郊野。非虎哉。吾故曰。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於戲。以仁恩育物。豈欲爲是哉。然而不能使爲之者自絕於世。又何足怪也。

漁曰。唐末。有宜春人王穀者。以歌詩擅名於時。嘗作玉樹曲略云。碧月夜瓊樓春。連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

人。歌未闋。晉王劍上黏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而已。無陳日月。此詞大播於人口。殺未第時。嘗於市肆中。忽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殺前救之。揚聲曰。吳無禮。識吾否。吾使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而已無諫日月者。無賴輩聞之。斂恥慚謝而退。噫。無賴者乃小人也。能爲此等輩。亦可重也。方其倚力恃勢。勃然以發凶暴之氣。將行毆擊。視其死且無悔矣。及一聞名人。則慚謝之色形於外。斯亦難矣。有改悔之恥。向善之心。安得不謂之君子哉。樵曰。此亦一端也。古今富於詞筆者。不爲不多矣。然或終身憔悴而不遇。士大夫雖聞之亦未嘗出一言以稱之。況有服膺樂善之心哉。以此知其無賴者。迹雖小人。而其心有愈於君子之所存也。又豈知迹雖君子。而其心不有愈於小人之所存哉。漁曰。裴鉶傳奇嘗記一事甚怪者。云有唐魏博大將聶鋒。有女方十歲。名隱娘。忽一日爲乞丐尼竊去。父母不知其所向。但日夜悲泣嘆思而已。後五年。尼輒送隱娘還。告鋒曰。教已成矣。卻領取。尼亦遂亡矣。父母且驚且喜。乃詢其所學之事。隱娘云。攜我至一岩洞中。與我藥一粒。服之。便令持一寶劍。教之以習擊刺之法。一年後。刺猿猱如飛。刺虎豹如無物。三年。漸能飛騰以刺鷹隼。四年。挈我於都市中。每指其人。則必數其過惡曰。爲我取其首來。某隱擊而首已至矣。自此日往都市中刺人之首。置於大囊中而歸。即時以藥消之爲水。後五年。忽曰。大僚某人者。罪已貫盈。欺君罔民。殘賊忠良。爲國之害。故已甚矣。今夜爲我取其首來。隱娘承命而往。伏於大僚居室之梁上。移時方持其首至。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隱娘再拜云。爲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欲下手。尼叱之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隱娘拜謝。尼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家。父母聞其語甚怪。但畏懼而終不敢詰。亦不敢禁其所爲。後至陳許節帥之事。尤更怪異。噫。吾聞劍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質。而能持刃以決凶人之首。非以有神術所資。惡能是哉。樵曰。隱娘之所學。非常人之能教也。學之既精。而又善用其術。世有險詖邪惡者。輒決去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乎。據重位厚祿。造惡不悛以結人怨者。不可不畏隱娘之事也。及尼之戒曰。須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是欲奸凶之人絕嗣於世。尚恐流毒餘及於後。深可懼也。漁曰。長慶中有處士馬拯。與山人馬紹相會于衡山祝融峰之精舍。見一老僧。古貌龐眉。體甚魁梧。舉止言語殊亦朴野。得拯來甚喜。及倩拯之僕持鏹往山下市少鹽酪。殊亦不知老僧之所向。因馬紹繼至。乃云在路逢見一虎食一僕。食訖。即脫斑衣而衣禪衲。熟視乃一老僧也。拯詰其服色。乃知己之僕也。拯大懼。及老僧歸。紹謂拯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拯視僧之口吻。尚有餘血般然。二人相顧而駭懼。乃默爲之計。因紿其僧云。寺井有怪物。可同往觀之。僧方窺井。二人併力推入井中。僧遂乃變虎形也。於是壓之以巨石。而虎斃於井。二人者急趨以圖歸計。值日已薄暮。遇一獵者張機於道旁。而居棚之上。謂二人曰。山下尚遠。羣虎方暴。何不且止於棚上。二人悸慄。相與攀援而上。寄宿于棚。及昏暝忽見數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有歌吟者。有戲舞者。俄至張機所。衆皆大怒曰。早來已殺二賊殺我禪師。今方追捕。次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機而去。二人聞其語。遂詰獵者。彼衆何人也。獵者曰。此倀鬼也。乃昔嘗爲虎食之人。既已鬼矣。遂爲虎之役使。以爲前道。二人遂請獵者再張機。方畢。有一虎哮吼而至。足方觸機。箭發貫心而踣。逡巡。向之諸倀鬼奔走卻回。俯伏虎之前。號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

將軍也。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輩真所謂無知下鬼也。生既爲虎之食。死又爲虎之役。使今幸而虎之斃。又從而哀號之。何其不自致之如此邪。忽有一鬼答之曰。某等性命。既爲虎之所食啗。固嘗辦心剿志以報冤。今又左右前後以助其殘暴。誠可愧恥。而甘受責矣。然終不知所斃禪師將軍者乃虎也。悲哉。人之愚暗。已至於此乎。近死而心不知其非。宜乎沈沒於下鬼也。樵曰。舉世有不爲倀鬼者。幾希矣。苟於廉取以速利祿。吮疽舐痔。無所不爲者。非倀鬼歟。巧詐百媚。甘爲人之鷹犬以備指呼。馳奸走僞。惟恐後於他人。始未得之。俛首卑辭。態有餘於妾婦。及既得之。尚未離於咫尺。張皇斷傲。陰縱鴟盤。遽然起殘人害物之勢。一旦失職。既敗乃事。則愴惶竄逐。不知死所。然終不悟其所使。往往倚悟悲感之意。失內疚之責。嗚呼。哀哉。非倀鬼歟。漁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諷物之精要也。其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尾。而官臣爲佞魅。爲佞魅之狀。領佩丰一作手貫風鬟。其鬟以烏爲鵲。以鼠爲虎。以嵩尤爲誠臣。以共工爲賢王。以夏姬爲廉。以祝鮀爲瘖。讒節義於塞促。贊韶疊於鎮嫥。其一物曰。臣姓猖猾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衝骨。而官臣爲讒籲。讒戰之狀。能使親爲疏。同爲殊。使父讎其子。妻疑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鑱乃刻。又持一物。大如長箒。得人一善。掃掠蓋藏。諂啼僞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狠貪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爲貪厲。貪義之狀。頂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骨纂手。常居于倉。亦居于囊。鈎須骨竅。環聯瑣履。或時敗累。囚于牢狴。拳梏履校。叢棘死灰。倘倖得釋。他日復爲。嗚呼。義山狀物之怪。可謂中時病矣。樵曰。然。夫怪物之爲害。充塞於道路矣。何所遇而非怪也。傳舉援擊。更相出沒。摘擿人之陰私。窺伺人之間隙。勢縱接畫。惟恐刺骨之不深。非怪物之爲害乎。殊不知此亦豕豨之義也。何足以怪而自恃哉。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

李廌撰

師友談記

太華逸民諡超曠文子李　廌方叔撰

元祐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見東坡先生．（禮部尚書蘇公子瞻．先生自號東坡居士．）公曰、近因講筵從容爲上言．人君之學與臣庶異．臣等幼時父兄驅率讀書．初甚苦之．漸知好學．則自知趣向．既久則中心樂之．既有樂好之意．則自進不已．古人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陛下上聖．固與中人不同．然必欲進學．亦須自好樂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學．不在求名與求知．不爲章句科擧計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觀其人文章事實．又萬機之政．非學無所折衷．上甚以爲然．退見宰輔爾其語．且曰、上天性好學．某將自漢至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爲一書．以備進讀．今讀三朝寶訓．林子中所編也．

東坡先生近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物爲一人重輕也．）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爲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幘．未是蘇公．（士大夫近年倣東坡桶高檐短帽．名曰子瞻樣．）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戲者．一優（丁仙現者）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

東坡先生居閶闔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婦歐陽氏（文忠公孫．棐之女．）產後因病爲祟所憑．曰、吾姓王氏．名靜奴．滯魄在此居久矣．公曰、吾非畏鬼人也．且京師善符劍遣厲者甚多．決能逐汝．汝以恐而死．死亦妄爲祟．爲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喩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輙合爪曰、感荷善去也．婦良愈．明日昏時．爲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爲置酒肉香火遣送之．公曰、某平生屢與鬼神辯論矣．

頃迨之幼忽云．有賊貌瘦而黑．衣以靑．公使數人索之．無有也．乳媼俄發狂．詞色俱怒．如卒伍輩唱喏甚大．公往視之．輙厲聲曰．某卽瘦黑而衣靑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媼出爲我作巫．公曰．寧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合爆出．不奈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一盃水可乎．公曰、與之．媼飲畢．仆地而甦．然媼之乳因此遂枯．公曰、頃在鳳翔爲官．來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祟甚狂．自褫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其巾自墜．人皆曰．此岳神之怒故也．公因謁祠．且曰、某昔之去．無所祈．今之回．無所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行一兵狂發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蟣蝨爾．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縱此人有罪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爾．何足責也．當置之度外．竊謂岳鎭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爲奸慝．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願恕之可乎．非某愚直．諒神不聞此言．出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忽作大風．震默天地．沙石驚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卽行．風愈大．惟趂公行李．而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或勸之曰．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卽怒．吾行不止．其如予何．已而風止．竟無別事．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廌自太史先生（以國史修撰知國史院．故曰太史公．）初在講筵．卽游其門．今且八年．自昔嘗謂公詰朝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廌未始得與聞也．邇來從鑾輿

蹕．先生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口．及當講．廌列古義．仍參之時事．旁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宜乎久侍邇英．而爲儒林之冠也．二月朔．太史公當講．前一夕獲聞．按請王制巡狩義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燎秩之說．乃附會爲封禪之事．或以求神仙．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觀．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廌以此言爲守成之龜鑑．

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譏罵．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自丙寅年東坡嘗誨之曰．如予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爾後常以爲戒．自昔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嘗一謁貴人．中間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又其人之賢可親．然廌所守匹夫之志．亦未敢自變也．嘗爲太史公言之．公曰．士人正當爾耳．士未爲臣．進退裕如也．他日予仕於朝．欲如今日．足以自如．未易得之矣．李文正嘗曰．士人會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事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尙何求名．惟在養其高志爾．廌以此言如佩韋弦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爲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友人董耘饋長沙猫笋．廌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輙作詩爲貺．曰、因笋寄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斸石適林空．來涉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猶當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黑穀掛．千畝終當渭水封．爾卷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廌卽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齋泥澤氣凌

矣。謂俎事知肉味實。未詐章縕充箱册。已勝絲發鼓蛟龍。故事沙知萌任逐窮刀實。美幹須煩實爆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謂常華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笋斷鑿空。北客常嫌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淸香不斷鼎烹龍。論黃未愧尊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薦羞養親甘旨少。滿苞時賴故人供。（謝饋遺之意）

廖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賦。習貫已成。誠如所諭。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愧。邢和叔嘗曰、子之文無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廖曰、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陳。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鐘鼎然。其體質規模。質實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無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非過言矣。

二月十日。出陳橋門。稍西十里。白溝上原。謁陽翟縣令孫敏之楕。會斷府承議郎張弼非夜話。張浙人也。傳云、劉簽樞知定州。鎮穆父居樞位。其實則無也。廖謂孫敏之曰、歲前廖到陽翟。競傳蔣穎叔爲熙帥奪待制。以本官謫知舒州。廖曰出京時、上宮謝。見蔣穎叔以待制扈從。不足信矣。鄉人咏之。今日穆父之拜。竊恐如穎叔之傳也。已而果然。乃知虛傳之書。不必遠方。雖國門之外。已不足信矣。敏之曰、今年上元。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相之夫人。得奉觴進於二聖。餘執政命婦。則並立副階上。北嚮厭拜。宴罷辭謝。皆登階臺望拜。奉觴以進。頗戰慄。寶慈曰、夫人與吾年相若。特命二女史扶掖。以示恩意。敏之曰、呂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爲某言禁中禮數甚詳。曰、御宴惟五人。上居中。寶慈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向。太妃暨中宮皆西向。寶慈暨長樂皆白角團冠。前後惟白玉龍簪而已。衣黃背子。衣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鏤金雲月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甚大。衣紅背子。皆用珠爲飾。中宮雖預坐。而嫔禮甚謹。惟內廷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廷。未嘗一視也。上前後供侍。固多女使。皆天下奇色。唯有四人一樣粧梳。衣服之類無少異。俄至上側。未移刻。又忽四人至。凡十有六番。其服飾珠翠之盛。僭天下之所未覩。上天顏穆然。敬事二宮。有不邇聲色之意。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少游言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闕）

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作斷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厭之不覺牽強。如和人詩不似和詩也。

少游云、賦中用事。唯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棄之。不必惑於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輟。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對屬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剪之。

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貴之。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少游言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即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鬬難鬬巧鬬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少游嘗賦家句脉。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首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斷磨。須令協於調格。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少游嘗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彫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少游言賦之說。霸工巧如此。養之是何等文字。廖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屬歌曲爾。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於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飣餖爲偶儷而已。若論爲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爾。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其先君。稱章才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既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尊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訿之間言也。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矣。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疾臥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爲呂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嘉尚。

東坡云、頃試制舉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知制誥既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魏公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乃授直史館。歐陽文忠時爲參政。盧執政官中有不喜魏公者。嘆於東坡。坡曰、公所以於某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歟。

蘇仲豫道。言新宗正丞程遵彥之邪。內行全奸。人所難能。廣詢其如何。曰、遵彥嘗為杭州僉判。以故知其居家之道甚詳。遵彥之母極嚴。罵遵彥之妻不得其志。逐去。遵彥方三十歲。承順母意。不復言娶。與母對床而寢。今二十年矣。因遂絕嗜慾。未嘗一日失其懽心。其母亦撫養遵彥諸子。恩意周至。但諸孫或一言思其出母。則詬怒。遵彥妻亦賢。無毫得罪被逐。於其姑亦無怨言。歲時問安奉禮物不輟。雖異居而婦禮甚脩。至今獨居守節。不可奪。士大夫賢遵彥。憐其母憫其妻。哀其子也。

王仲嶷承事。字豐甫。相國郇公之子也。昔為廣言東坡自蜀應進士舉。到省時。郇公以翰林學士知舉。得其論與策二卷還本。論即刑賞忠厚之至也。凡三次起草。雖藁亦結塗注。其慎如此。論卷竊為道人梁沖所得。今所存惟策藁爾。沖以吐納醫藥為術。東坡貶時識之。今在京師。豐甫欲訴於官取之爾。

豐甫又言其女兄之夫高旦。受知於相國司馬溫公。公已除河北糴便糧草。一日謁溫公。方起立廁畢。忽瞑目。口不能言。遂蹶面仆。溫公遽壓焉。衆公扶救溫公。而旦已不知人。溫公令人力舁以歸。即死。明日。溫公使吏問安否。且曰已改除本路提點刑獄矣。吏以死聞。溫公甚歎之。厚賻其家。後二日。范伯嘉子豐嘗公之仲子也。謁溫公。復使人舁致以歸。子豐亟還許。纔升堂。見蜀公舉入其室。即殂。子豐有才力明敏過人。廣從其游甚久。相知亦深。

太史公講太史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之說。注謂子卯與先代忌辰之類為諱惡。公曰、以臣所見。所謂諱惡者。危亡之言不絕于耳。為人臣必使危亡之言不絕于口。然後君臣相與戒懼。乃保其社稷。若夫

子卯、紂亡日。與先代忌辰。此有司當辟。實不足道也。天子齋戒受諫。注云歲終。臣以謂乃歲首也。皆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天子齋戒受之以敬也。此皆先儒之所不及遺義。

蘇過叔黨。言其堂姊嫁蒲澈。澈、資政傳正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澈之婦閉戶不治一事。惟漬酥為花果等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飣。皆工巧。盡力為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漬酥不輟。叔黨又曰、蒲公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蓋一日兩洗面。兩濯足。間日則浴焉。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惟頬其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惟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八九。日脂、面藥、薰爐、妙香。次第用之。人以為勞。公不憚也。蓋公以文章顯用。為時大臣。志氣磊落。奉養雅潔故也。頃公有書與東坡。自云晚年有所得。東坡答之曰、聞所得甚高。固以為慰。然復有二。倘欲奉勸。一曰儉。二曰慈。此言真蒲公之所當聞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為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說。誠有以破讖緯附會災異之繁。然拱縮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為鑒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

順之。若迹之。則五行相克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五藏相勝。則有受克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為病也。今人見時之氣爽燠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廣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廣之所對。大略與太史公之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使為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尚其虛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其亂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概。昔既不敏。何必道乎。

王豐甫言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觀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說為朋友言之。且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元弼越人。文叢之子。少廣一歲。皆以賢良方正科被召。太史公極愛之。嘗三薦於朝。朝廷以太史公之薦。元弼雖蔭補未登科。亦除陳州州學教授。元弼好謁當塗巨公。嘗自咸平縣凌行七十五里。入都懷刺來謁。中途不遑秣馬也。甚瘦瘁。隆冬短褐。冠敝履穿。併日而食。陳州之行。太史之賜厚矣。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為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異人。嘗知風本。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盡雷雨雪雹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去。占風旗廢矣。

國朝法、綱船不許住滯一時。所過稅場。不得檢稅。兵梢口食。許於所運米中計口分升斗借之。至下卸日。

折算逐人之俸糧除之。蓋以舟不住。則漕運甚速。不檢則許私附商販。雖無明條許人。而有司於此兼容為小人之昭利。有以役之也。借之口糧。雖明許之。然漕運既速。所食幾何。皆立法之深意也。自洛司置舟官。載客貨。沿路稅場。既為所併。而綱兵搭附遂止。迴來導洛司既廢。然所過稅場。有隨船檢稅之滯。小人無所昭利。日食官米甚多。於是盜糶之弊興焉。既食之。又盜之。而轉搬納入者。動經旬月。不為交量。往往鑿竇自沉。以滅其迹。有司治罪。鞭配日衆。大農歲計不充。雖令犯人逐月尅糧填納。豈可敷足。張文定為三司使日。云歲虧六萬斛。今比年不啻五十餘萬斛矣。而其弊乃在於綱兵也。東坡為揚州。嘗陳前弊於朝。請罷沿路隨船檢稅。江淮之弊。往往除焉。然五十萬之闕。未能遽復。數年之後。可見其効。淮南楚揚泗數州。日刑綱吏。不啻百人。能救其弊。此刑自省。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蘇仲豫言頃在先帝朝。葉溫叟嘗提舉陝西保甲。忽有詔曰、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悄如何。悄音鏁。或作悄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悄。奏至。神宗笑之。謂侍臣曰、葉溫叟將謂悄字是精確也。

晁無咎云、著作職今不修日曆甚闕。但改教坊判官致語口號等。及小祠祭校對祝版爾。

晁無咎言頃仁宗嘉祐末。英宗已判宗正。時館中進所校對祝版。凡九帝版皆曰嗣皇帝某。或曰嗣天子臣某。舊例御書名處貼黃云署。仁宗時。苑中親作一亭甚華。仁宗自名之曰迎曙亭。已而寤乃英宗名也。改之曰迎旭亭。仁宗以旭字未安。又改之曰迎照亭。皆默符英皇之名。神宗嫌名。今上御名也。天命符瑞之驗。預有定哉。

李靜卿希聲言。頃侍其祖莪直爲江西監司日。聞徐禧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過洪府日。洪有媼。善以三世相命書言人吉凶。德占俾占之。媼曰。當與兵死。徐氏皆怒之。媼曰、無煩怒也。其書古人所記。其變具存。以其書示之。畫一僵尸。身首異處。血汚狼藉。而烏鳥啄之。徐氏猶欲以妖言將撒有司笞之。媼以衆解得免。後德占敗。永樂城破。府既沒之。踪跡其尸。正得媼說。媼尙在。洪人因訊之。又曰、禧經制西事。日與沈括議入居永樂。括不欲入。禧以不同其計。自以數萬人守焉。禧自守。府大縱兵圍之。四面不見其際。禧節制諸將。不許出戰。城中兵相殘殺。禧命曲珍內平之。守既久。城中無水。兵皆渴。至有殺人而吮其血者。禧命掘井。井數十尺方及泉。既汲。禧命以軍額高下次第飲之。衆兵怨怒。凡汲一器。衆兵皆以衣漬而吮之。衆渴不已。請開城飲於壕。雖死不憾。城開。外兵遂入而屠焉。又言徐禧之喪。黃存直之從妹也。故禧死。存直祭文有文足以經邦武足以定難之語。禧之沒。朝廷厚其贈典。至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尙書。諡忠愍。官其子弟八人。禧止有一人甚幼。曰俯。遂獨受其遺澤。至通直郎。今上即位。覃恩轉奉議郎。今年才十有六歲矣。近娶呂溫卿之女。蓋呂吉甫與禧厚善故也。每讀責呂吉甫誥。至於力引狂生之謀。調至永樂之禍。未嘗不泣涕也。好讀兵書善學。其舅魯直近有詩云。平生功名心。夜隱短檠燈。大賞之也。

東坡言書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曰某者。卓庵道左。飢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庵中晝寢。夢一金色黃龍。來食所蒔萵苣數畦。僧寤。驚曰、是必有異人至此。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地取萵苣食之。僧視其貌。神色凜然。遂攝衣迎之。延於庵中。饋食甚勤。復取數錢贐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幸甚。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尙在。遂命建寺。賜名曰普安。都人至今稱爲道者院。元祐八年。因送范河中。是院閒言之爾。

東坡云、郭子儀鎭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

國朝面賜緋即四襖襴衫實瓶銀帶。例服三日。元祐七年春末。陳祥道學士進禮圖儀注。已除館閣校勘。明年用爲太常博士。乃賜緋。衣四襖袍銀帶往謝。禮部蘇尙書公爲言。頃石參政中立爲館閣時。亦賜緋。仍繫銀帶。石滑稽。服之無怍色。過司天監。馬驚墜地。銀帶傾偃。衆吏曰、何星也。石曰、吾不善推步。但怪土犯實瓶爾。一時士人莫不以爲笑也。祥道聞之亦甚笑。祥道許少張榜登科。禮學通博。一時少及。仕宦二十七年。而官止於宣義郎。蓋初仕時。父歐公人死。而祥道任其葬。久廢中間。爲太學博士。亦坐累。故屯蹇至老。嘗爲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相范公爲進之。乞送祕閣及太常寺。故有是命。沒齒困窮而不遇。貴音也。自賜緋不餘旬而卒。或曰。雖不土犯實瓶。臨行年也。

孫巨源內翰從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譏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取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髯孫。學士巨源爲小髯孫學士。

比年多自七寺卿除侍郎。一日因景靈宮國忌行香。時寺監並會於幕次外。有從者坐地上。各話其所事。光祿宗之從者曰、吾卿嘗作侍郎矣。蓋宰相之子。今一叔爲少傅。一叔爲使相判太原。只言家世。必吾卿也。文太僕及之從者曰、吾卿職是修撰。父是太師。若言家世。豈光祿可及乎。高太府遵惠之從者曰、若言吾卿必爲侍郎矣。趙衞尉令鑠之從者曰、吾卿家世。則太祖皇帝之後。今皇帝之近族也。豈非諸卿之可及矣。衆從者皆服。俄有王司農孝先之從者曰、吾卿曾作大理。領都水。出入重職。多歷年歲。若除侍郎。吾卿必矣。衆從者皆誅之曰、汝雖官高職重。宜力不少。奈何親戚族人見任壯丁者。長乎王之從者不勝其怒。遂毆諸卿之從者。從者復衆毆焉。至有流血者。皆爲邏卒擒捕之。詣尹治焉。

東坡公云、日者王定王寀見訪。寀、韓持國少傅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定寀皆曰。自致政尤好飲。嘗自謂人曰、吾已衰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宜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寀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眞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東坡謂廌與李豸言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頮面盡。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即興。冠帶上馬。率以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愼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覺悟者也。二君試識之。

呂元明希哲侍講。爲廌言頃仁皇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爲人師表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專委掌教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瑗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胡文學行義。一代高之。既專學政。遂推誠教育多士。身率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方是時。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也。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獎之激之。以勵其志。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尙節義者。皆所以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時取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近臣。往往胡之徒也。

太史公言呂元明頃在賜第中。王荊公欲與其子雱並除崇政殿說書。已有成命。會呂正獻公與荊公論新法相失。其事遂格。後二十餘年。今上之即位八年。朝廷以勳臣子有學問。復除前命。蓋知官職命定。使之雖遲遲亦不爲也。王公父子今已物故。而元明竟居講筵。雖以世德多學用。亦有命也。

頃年客有語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曰某氏者。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儇蕩其所齎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救死焉。偶其父至京師。閔而不責。攜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之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然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未竟。惕惕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古聖賢之書。次第而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之三年。登上第而歸。

張文潛曰、先皇尙經術。本欲求賢聖旨趣。而一時師說。競以新奇相高。妄爲臆說。即附意穿鑿。如說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以謂淫泆之會。芍藥善墮胎行血。故爲之贈。然詩言士與女相謔。然則士附女乎。女附士乎。借謂女贈士。安用墮胎行血也。此殆是以芳香爲好之義。何至是陋也。劉貢父嘗曰、附之芍藥。士女不分。若夫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贈士必矣。本草云。椒性溫。明目煖水臟。則女無用也。莫不以爲笑。嗚呼。有是種種陋說。而觸類長之。此爲說經義之禍。其本亦以此。

東坡新遷東閣之第。廌同李端叔秦少游往見之。東坡曰、今日乃先祖太傅之忌。五月十一日。祖父名序。善英偉。才氣過人。雖不讀書。而氣量甚偉。頃年在鄉里郊居。陸田不多。惟種粟。及以稻易粟。大倉儲之。人莫曉其故。儲之累年。凡至三四千石。會眉州大饑。太傅公即出所儲。自族人次外姻次佃戶鄉曲之貧者。次第與之。皆無凶歲之患。或曰、公何必粟也。惟粟性堅能久。故可廣儲以待饑爾。又繞宅皆種芋魁。所收極多。即及時多蓄薪芻。野民乏食時。即用大甑蒸之。羅置門外。恣人取食之。賴以無饑焉。又曰、祖父嗜酒。甘與村父箕踞。高歌大飲。忽伯父封告至。伯父登朝。而外氏程舅亦登朝。外祖甚富。二家連姻。皆以子貴封官。程氏預爲之。謂祖父曰。公何不亦預爲之。太傅曰、兒子書云作官器用亦寄來。一日方大醉中。封告至。并外緞公服笏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太傅時露頂戴一小冠子。如指許大。醉中取告箕踞讀之。畢。并諸物置一布囊中。取告時。有餘牛肉。多亦置一布囊中。令村童荷而歸。跨驢入城。城中人聞受告。或就郊外觀之。遇諸塗。見荷擔二囊。莫不大笑。程老聞之。面請其太簡。惟有識之士奇之。

眉州或有神降。曰茅將軍。巫覡皆狂。禍福紛錯。州皆畏而禱之。共作大廟。像宇皆雄。祈驗如響。太傅忽乘醉呼村僕二十許人入廟。以斧钁碎其像。投溪中。而毀拆其廟屋。竟無所靈。後三年。伯父初登第。太傅甚喜。親至劍門迎之。至七家嶺。忽見一廟甚大。視其榜曰茅將軍。太傅曰、是妖神卻在此爲幻邪。方欲率衆復毀。忽一廟吏前迎拜。曰、君非蘇七君乎。某昨夜夢神泣告曰、明日蘇七君至。吾甚畏之。哀告蘇七君。且爲容恕。幸存此廟。俾竊食此土也。衆人怪之。共勸焉乃捨。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礿禘烝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此祭之事。禘祫給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天子得四表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盛饌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以務之本在於民而已。

又講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曰、夫以身率於上而使之曰教。教之於治。其甚切矣。然古之言治者必以爲先。放勳曰、勞之來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舜舉八元命契。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秦任刑罰。不務德教。故不旋踵而覆。漢承秦弊。初以法治天下。惟賈誼董仲舒嘗言之。文帝聽賈生。故斷獄數百。幾至刑措。武帝不能聽仲舒。故斷獄數萬。幾至敗亡。唐太宗初亦不以教化爲意。惟魏鄭公勸行仁義。四年之間。遂至大治。然則爲治者不可不先以教化爲本也。

又講王制不率教移左鄉右鄉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曰、臣以庠序之學。不過有朴作教刑與撻以記之。雖周禮至詳至悉。亦無流放之刑。此嘗是商之法。湯制官刑。儆于有位。其用法甚嚴。爲太學養士之禮既重。則不率教之罪。責之宜不可輕。夫命三公九卿大夫皆入學。至於王親親學。嘗不變。被以九年之閒而不能自遷於善。是長惡不悛。弗順教令者也。屏之遠方。斯亦不足卹矣。無王爲之三日不舉。豈其憂哉。成湯伊尹、相與維持天下之法。其嚴密如此。若夫周之法。則以寬仁爲主。雖霍叔同管蔡之惡。亦降于庶人者。三年而復其國。非若商政之嚴也。商尙質。周尙文。商周之法。皆欲人之爲善而已。

黃任道見荊公。有樂丞辛酉叨竊仲多之辭。言同竊也。

嘗誠存之書曰。近見少師韓持國云。仁皇一日與宰相議政罷。因賜坐。從容語曰、幸茲太平。君臣亦宜以禮自娛樂。卿等各有聲樂之奉否。各言有無多寡。惟宰相王文正公不邇聲色。素無後房姬媵。上乃曰、朕賜且細人二十。卿等分爲教之。俟藝成。皆遣且家。一時君臣相說如此。

東坡不惟文章可以蓋代。而政事忠亮。風節凜凜。嚴人甚甚。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尙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將至青城。儀衛甚盛。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欞星門外。忽有赭傘覆犢車。并青蓋犢車百許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夫人乃上之乳母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論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輕責重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不敢言。坡曰、某自奏之。即於青城上疏。皇帝曰、臣備員五使。竊見二聖寅畏祇愼。昭事天地。敬奉宗廟。而內中犢車衝突鹵簿。公然亂行。恐累二聖所以明祀之意。謹彈劾以聞。上欣然陽納。舊例明日法駕回。中宮當迎於朱雀門下。是時因疏。明日中宮亦不復出。

東坡爲禮部尙書。宣仁上仙。乃與禮官與太常諸官直宿禁中。關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賜孝。東坡上疏以賜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釀

嘗書所罰。三君飲覺。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慚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嘗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門下先生蘇公子由、嘗論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小人哉樊須也。又曰硜硜然小人哉。所謂小人者。非世俗所謂無禮無義不仁不智之小人也。以其所知所能行。皆小者近者。非大者遠者。禮樂射御書數凡形器度數之內。其粗迹而已。若夫君子聖人。則所知所能行。皆造道德之妙。非形器度數之所能盡。此其所以爲大也。詩有小雅大雅。所言皆聖人妙道德性。所以立道。所以立政。其變雅者。不能而反之者也。此皆所以爲大也。蓋小雅變雅所言。王者政事治天下之法。能與不能而已。舉此求之。則其類自見。今詩之篇有曰大明。又曰小明小宛小旻小弁之類。皆因雅而爲言。皆當時並有小大之名。其不見於經者。或刪定、或已亡之也。又論史記作商紀、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而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作周紀、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觀此一事。書所因之事不同。然崇侯以文王歎無罪殺三公而譖之。逢君之惡也。忌文王修德而不勸紂之改行。長君之惡也。在崇侯皆爲有罪矣。豈太史公欲互見乎。紂喜閎天之獻。釋文王之囚。乃許專征伐。復告之曰。譖之者崇侯虎也。其意蓋欲文王甘心焉。然文王遂伐崇以討其罪。自古人君之惡無烈於紂。然崇侯虎之罪。竟不能逃其刑。小人讒諂。譖賢人君子於盛明之朝。而欲逃責難矣。

四庫全書提要

師友談記一卷。宋李廌撰。廌有德隅齋畫品。已著錄。是書記蘇軾、范祖禹、及黃庭堅、秦觀、晁說之、張耒所談。故曰師友。其人皆元祐勝流。而廌之學問文章亦足與相亞。能解諸人之所談。所載多名言格論。非小說瑣錄之比。其述秦觀論賦之語。反覆數條。曲盡工巧。而終以爲場屋之賦不足重。可謂不阿所好。書中稱哲宗爲今上。蓋作於元祐中。末記蘇軾爲兵部尚書及帥定州事。軾到定州不久卽南遷。則是書之成。又當在元祐諸人盡罹貶斥之後。知其交由神契。非以勢利相染。且以潦倒場屋之人。於新經義盛行之時。曲附其說。卽可以立致科第。而獨載排斥笑謔之語。不肎少避。竊覩其所不爲。亦可謂介然有守矣。寥寥數劄之書。而至今孤行於天地間。豈偶然哉。

青箱雜記

吳處厚撰

青箱雜記卷第一

宋 吳處厚

雷德驤長安人太祖時久居諫諍之任有直名與趙普有隙時普以勳舊作相寵遇方渥驤間請對言普專權容堂吏納賂由是忤旨貶商州司戶歲餘其子有鄰遍登聞鼓訴究鞫得其實堂吏李可度除名餘黨皆杖脊黥配遠州出普知河陽召德驤復舊官擢有鄰守校書郎後普復入相德驤懇乞致仕太宗勉之曰朕終保卿必不爲普所擠有鄰性亦剛褊有父風太宗嘗面諭有鄰朕欲用汝父爲相何如有鄰對曰臣父有才略而無度量非宰相器乃止有鄰弟有終亦有才平蜀寇最有功爲宣徽使堯德驤有終父子二人常並命爲江南兩路轉運使當世榮之王禹偁贈詩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有才同富國君王無事免宵衣屛除奸吏魂應喪養活疲民肉漸肥還有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其二曰當時詞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羅封無事日朝廷猶指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齊心唯祝秉鴻鈞蓋禹偁常出德驤門下而德驤深於易酷嗜吟詠故也

有終有將畧自平蜀後人爲立祠又嘗以私財犒士食不能足貸錢以給比有終將逝三萬緡真宗特出內帑償之故魏野哭有終詩曰聖代賢臣喪何人不慘顏新祠人祭祀舊債帝填還鹵簿塵侵睛銘旌淚灑斑功名誰復繼勳葬向家山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皆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爲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鵷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鄰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漫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真宗祠汾時車駕幸止其廳後人不敢復坐闌以欄楯設御榻焉即今張文孝公宅是也

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亳歲狀元及第致仕樞密副使而其父尚無恙父名居業周易學究性友弟滯選調三十餘年年六十餘始轉京秩以主客員外郎致仕見其子入踐樞府授大府卿壽九十卒卒未逾年張公亦捐館故謚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其父福慶所致

李文正公昉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爲相常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賜坐昉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

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嚴凡子孫在京守官者俸錢皆不得私用與饒陽莊課併輸宅庫月均給之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世所難及也有子宗諤仕至翰林學士篇什筆札兩皆精妙太宗朝嘗以京官帶館職赴內宴閤門拒之宗諤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覲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蓋宗諤嘗舉進士御試下第故詩因及之太宗即特宣召赴坐後遂爲例雖選人帶職亦預內宴自宗諤始也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薦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未伴赤松遊

世傳與宗任旦爲相常倚以決事故歐陽少師撰旦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耆龜公雖荷真宗眷委之重每慎密遠權以自防故君臣之間略無纖隙可窺

公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

肖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愿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縞紵之意也

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爲僧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及將捐館遺命剃髮以僧服歛家人不欲止以緇褐一襲納諸棺而已然公風骨清峭項頸微結喉有僧相人皆謂其寒薄獨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極但祿氣不豐耳故旦雖位極一品而飲啗全少不畜聲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嘗賚齋白金五千兩旦表謝曰已恨多藏況無用處竟不受之其清苦如此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常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咥所畜羊彘殘而去宰卽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蹤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録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録事爲録公覽者無不絕倒齊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曄下及第仕至太常博士卒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恭怕飛蟲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羓之類極爲膾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借莽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

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而爲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旋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饑寒食薄何相悞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檳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其涼石竹生風砌罷扇儘從容半下紗廚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真珠淚爲念婿辛勤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撥朱弦斷擬續斷來弦待這冤家看亞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亞又別有詩百餘首號澄源集有歲旦示知已云收寒歸地底表老向人間又與友人郊遊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歸化宰王秘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僭愛惜苔錢不是慳亦自成一家體格

亞性寬和累典名藩皆有遺愛然頗真率無威儀吏不甚懼行坐常弄骰子不離懷袖尤喜唱清和樂知越州時每擁騎自衙庭出或由鑑湖綏轡而歸必敲鐙代拍潛唱徹三十六遍然後已亦其性也

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瞰楊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

龍圖劉燁亦滑稽辯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滚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滚筠曰僉曰鯀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爲五更三言點跡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下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青箱雜記卷第一終

青箱雜記卷第二

宋　吳處厚

龔頴邵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爲侍御史嘗憤叛臣盧絳殺其叔愼儀又害其家後絳來陛見舞蹈次頴遽前以笏擊而語之太祖驚問其故頴曰臣爲叔父復讐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狠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下令誅絳而赦頴

頴自負文學少許人談論多所折難太宗朝知朗州士罕造其門獨丁謂賫文求見頴倒屣延迓酬對終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韓柳後今得子矣異日丁獻詩於頴頴次韻和酬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秖緣昭代奬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儁况值天階正舞干愼儀亦任江南爲尚書禮部侍郎崇政殿學士嘗奉使嶺表劉王因之踰年不遣愼儀憂悸不知所出乃然頂禱佛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未幾劉王女病譫語曰且急遣龍愼儀歸國不然我即死劉王懼遣之愼儀尋歸以宅爲寺即今邵武玉堂里香嚴寺是也江南平以愼儀爲歙州刺史屬絳領叛兵數千入其城愼儀坐黃堂治事有絳部曲小校熊進直前刃之舉族遇害惟二女弗忍殺攜以自隨比入閩中二女猶記憶鄉里至玉堂省嚴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絳即殺之里老言愼儀爲兒時戲於道傍有胡僧過目之曰此兒骨法亦貴但恨有凶相恐不得令終竟如其言

五代之際天下剖裂太祖啓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越荊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太宗再駕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爲家爲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構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爲君之玉戶金關帝覽之大悅遂擢爲第一人是年李巽亦以六合爲家賦登第賦云闢八荒而爲庭衢弁包有截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閉無關此亦奇矣然不若世則之雄壯巽字仲權邵武人以曆樓上鼓周處斬蛟三賦馳名累舉不第爲鄉人所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時得離身巽亦不較至是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蓋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巽後仕至度支郎中兩浙轉運使卒與王禹偁相友善今小畜集有送李仲權赴官序即巽也

世傳潘閬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進慶及第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

天聖以前烏幘惟用光紗自後始用南紗迨今六十年復稍稍用光紗矣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臥房籠篋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堅其後諫官面論其非曰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執中何足貴仁宗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然則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爲先

執中好閱人而鮮賓王易文知彷爲登州黃縣令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即大用擢爲京官及後作相又薦館職賓王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甚富諸子皆京秩年七十餘卒賓王爲人方順大口敦厖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

馮瀛王道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釁懼無敢奉使者宰相選入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爲賣己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

何人敎得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張文定公齊賢洛陽人少時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吏某甲爲辦棺斂公深德之遂展兄事雖貴不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即具列前事以爲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齊賢爲相

齊賢相太宗眞宗皆以亮直重厚稱及晚娶薛氏婦眞宗不悅一旦元會上壽齊賢已微醺進止失容坐是謫安州其麻曰仍復斟醬杯觴欹傾冠弁蓋爲是也

齊賢常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爲規戒其曰愼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余嘗脩其意就每句一篇命曰八詠警戒詩其一云愼言渾不畏言出患常隨須信機樞發難容駟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業當知口是起羞本　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有何妨勿令心火揚火揚猶可滅心忿固多傷堪嘆波羅蜜可憐歌利王從心更從刃字意好端詳其三云國法須遵守金科盡詔條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豈肯容姦黠何須恃貴驕自然逢吉慶神理亦昭昭其四云人非莫舉揚萬事且包荒殿上便偷掩車中吐不妨在他誠所短於己有何長須是常規檢回頭自忖量其五云無私仍克己克己又無私一事兼脩飭終身在有恩公清多斂怨高亢易招危更切循卑退方應履坦夷其六云直道更和光雙脩譽乃彰直須和輔助和賴直交相恃直終多訐偏和又少剛能和又能直行已自芬芳其七云此箇如端的除非六句脩求爲几杖誡更遺子孫謀本立方生道晨勤乃有秋茲詩雖淺道至理可推求其八云天應降吉祥天理本茫茫舒慘雖無定榮枯却有常盈謙尤効驗福善更昭彰龍裕無踈漏恢恢網四張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

李侍郎仲容濤相之後吉德恬退不與物校時人目爲李佛子享年七十臘月八日無疾而逝觀文丁公度爲撰墓誌叙其爲人曰六籍中士風奔競公在文館淡然自守同列中負人倫之鑒者曰李公他日名位顯年壽高我輩俱不及迄今皆驗

太祖廟諱匡胤語訛道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鑼而已仁宗廟諱貞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亦此類

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出家留住爲駐任又楊行密據江淮至今民間猶謂蜜爲蜂糖條人猶謂荇漢爲荾漢則俗語承諱久未能頓易故也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每赴內宴聞鈞奏回則號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此與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敢舉進士事頗相類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故公帥并州覲事未三日孔目吏請公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贓吏悚而退

公酷嗜吟詠致政後作林下書懷詩曰後政區區到白頭一生寧肯顧恩讎雙鳧乘雁常深媿野馬黃羊亦過憂豈是林泉堪佚老只緣蒲柳不禁秋始終孝會承平日樂聖唯能擊壤謳然余不見野馬黃羊事後讀唐張說傳乃見之則所謂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是也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樞密邵公元翰林賈公黯密直蔡公杭侍郎王公休復爲考官內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使蕭何推足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其追琢細膩又所問春秋策對答詳備及賦押秋荼之密用唐宗赦受賕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秦法繁於秋荼密於凝脂然則君何出余避席欲往自陳遠方寒士一旦程文誤中甄采因對自文選策秀才文有解秋荼之密網唐宗赦受賕事出杜佑通典唐書郎入載公大喜又曰滿場使次骨皆作刺骨對凝脂惟見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這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遜謝是舉登科名在行間授臨汀獄掾公作詩送余曰太學舊諸生南州漢掾卿故鄉千里外丹桂一枝榮莫嘆科名屈難將力命爭他年重射策詞句太縱橫蓋公欲激余應大科故也樞密邵公亦家屢加論薦嘗謂余詩淺切有似白樂天一日聞相國寺書肆得馮瀛王詩一帙而歸以語

之公曰子詩格似白樂天今又愛馮瀛王將來捨取箇谿逢李老（慶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谿逢李老每好吟詩而詞多鄙俚故公以戲之）遂皆大笑然余賦才鄙拙不能強為豪爽今盡已老而詩格定時時遺興實有李老之風足見公之知言也熙寧中余辟定武管勾機宜文字公時牧鄆州附所作詩一大軸并寄余詩曰流年直似隙中駒別後情懷惰似疎天上又須新歲曆床頭未答故人書慇懃魚鴈功曹檄狼藉盃盤上客盧好在仲宣家萬里從軍苦樂定何如未幾公即捐館迄今追念知己每增感愴

青箱雜記卷第三

宋　吳處厚

真宗聽政之暇唯務觀書每觀畢一書即有篇詠使近臣賡和故有御製看尚書詩三章看周禮三章看毛詩三章看禮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復有御製讀史記三章讀前漢書三首讀後漢書三首讀三國志三首讀晉書三首讀宋書二首讀陳書二首讀魏書三首讀北齊書二首讀後周書三首讀隋書三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三首讀五代後唐史三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代漢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二首可謂近代好文之主也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則翰林侍讀與侍　學士自楊徽之邢昺等始也

景德中上欲優寵王欽若乃特置資政殿學士以處之既而有司定議班在翰林學士下尋又置資政殿大學士亦以欽若為之而班在翰林承旨之上則資政殿學士與大學士皆自王欽若始也

後唐明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止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亦不曉文義宰相孔循請置端明殿學士二員班在翰林學士上以馮道趙鳳為之則端明學士自馮道趙鳳始也國初亦嘗置此職而班在翰林學士之下尋改述明道初復改承明殿為端明再置端明殿學士而班在資政殿學士下以宋綬為之則本朝端明殿學士自宋綬始也

本朝太宗御書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並藏於龍圖閣而閣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故景德初杜鎬咸綸為龍圖閣待制不數年鎬遷龍圖閣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中鎬又遷龍圖閣學士而班在樞密直學士上則本朝龍圖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龍圖閣學士皆自杜鎬始也又祥符末年以崇文院檢討馮元為太子中允直龍圖閣則本朝直龍圖閣自馮元始也

本朝真宗御集御書並藏於天章閣天聖末始置待制以范諷為之景祐中又置侍講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為之則本朝天章閣待制天章閣侍講自范諷賈昌朝等始也

梁祖都汴廢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徼道咸出其間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興國中車駕臨幸顧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天下賢俊即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東府地為三館命內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尋下詔賜名崇文院以東廊為昭文館書庫南廊為集賢院書庫西廊以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餘卷斯亦盛矣

昭文館本前世弘文館建隆中以其犯宣祖廟諱改焉至淳化初以呂祐之趙昂安德裕句中正並直昭文館則本朝昭文館自呂祐之等始也

集賢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以李宗諤為集賢校理淳化初以和幪為直集賢院則本朝直集賢校理自和幪李宗諤始也史館有直館有修撰有編修有校勘有檢討太平興國中趙鄰幾呂蒙正皆為

直史館掌修撰而楊文晟爲史館編修是時修撰未列於職至至道中始以李若拙爲史館修撰雍熙中以宋　爲史館校勘淳化中以郭延澤董元亨爲史館檢討則本朝直史館修撰史館編修史館校勘史館檢討自趙隣幾吕蒙正李若拙楊文擧宋　郭延澤董元亨等始也本朝三館之外復有秘閣圖書故秘閣置直閣史置校理咸平中以杜鎬爲秘閣校理後充直秘閣則本朝直秘閣秘閣校理皆自杜鎬始也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韋超男名首郎呼韋超作父首韋遨男名滿郎呼韋遨作父滿韋全女名插娘郎呼韋全作父插韋庚女名睡娘郎呼庚作父睡妻作婚睡

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或以步爲涉誤也蓋嶺南謂水津爲步言步之所及故有罟步即漁者施罟者有船步即人渡船處今亦謂之步故揚州有瓜步洪州有觀步閩中謂水涯爲溪步

嶺南謂村市爲虛柳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虛所賣之又詩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即此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爲虛不亦宜乎

又蜀有痎市而間日一集如痎瘧之一發則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爲市喻

史記稱四夷各異卜漢書稱粵人以雞卜信有之矣元豐中余任大理　嶺南奏案韋庚爲人所殺疑屍在潭中求而弗獲庚妻何以鐺就岸爨煮雞子卜之呪云儂來在箇潭裏來在別處少頃雞子熟剖視得儂章全曰雞卵得儂屍在潭裡果得之然不知所謂得儂者其兆如何也又有鳥卜東女國以十一月爲正至十月令巫者齎酒肴詣山中散糟麥於空大呪呼鳥俄頃有鳥如雉飛入巫者懷中即剖其腹視之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則多異災又或擊一丸或打楊枝或杓聽旁人之語亦可以卜吉凶蓋誠之所感觸物皆通不必專用龜策也

鄉人危序應舉探省牓出門數步即逢泥淖躋蹶未前有老嫗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比者牓最末有名是歲果以第此與撫言所載後來者必衝得事頗相類鄭公戩天聖中舉進士嘗與同輩賭彩選一坐盡負獨戩贏數百緡是歲第一人及第

鄉人上官極累舉不第年及五十方得解赴省試游相國寺買詩一冊紙已熏䵩歸視其表乃五代時門狀一幅曰勅賜進士及第馬極右極伏蒙禮部放牓勅賜及第謹詣李文定公迪衮發解未御試一夕忽夢被人剃刖俱盡迪亦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辦裝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爲解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劉公第十二）只得第二人劉公因詰之曰雖斫却頭留沆在裡蓋南音謂項爲沆留劉同音後果第二人及第

馬尚書亮知江寧府秩滿將代一夕夢舌上生毛有僧解之曰舌上生毛剃不得同書當再任已而果然

劉郎中滋累舉不第年餘四十始欲登科嘗夢有人提印滿籃令已吞之滋有難色其人曰但任意吞看得幾顆滋不得已吞至十四顆其印皆顆顆見於腹中後果歷十四任終

韓魏公應舉時夢打毬一棒盂入時魏公年僅弱冠一上登科則一棒盂入之應也

孫樞密抃舊名貫應舉時嘗夢至官府潭潭深邃寂若無人大廳上有抄錄人名一卷意以爲牓遍覽無名偶覩第二名下有空白處抃欲填之空中人語曰無孫貫有孫抃夢中即填孫抃是歲果第三名因夢得

丁咸亨應舉時夢唱名有龍起駱起二人已過續有一龍（疑悅）騰上又有一駱駝繼之不知其然比唱名有龍起駱起二人在其後

鄉人龔國隆應舉時夢行道上步步俯拾黑豆一掬不知其然是歲鄉薦乃伯父郎中紀恤其乏路費以驛券贈之遂沿路勘請以抵京師步步有黑豆之應也然此微事而國隆已兆於夢則其人賦分可知後國隆竟老場屋不沾一命

鄉人朱熙鄰景祐中舉進士夢過宿鋪椒而弗成是歲止過省不及第晚遇推恩長史出身亦不全之應也

青箱雜記卷第四

宋　吳處厚著

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談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爲上也故心相有三十六相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爲事有剛有柔二也某善近君子三也有羙食常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已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鬬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爲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羙音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饑渴勞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已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折以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人之心相外見於目孟子曰知人者莫良於眸子胷中正則眸子瞭然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然此其大槩也而其間善惡又更多端凡瞀睮上音茂下音喫睸者嫉妬人也肝睚睉丁恭切瞷火彼切者惡性人也矘呼郎切曭他郎切晃者憨呼古切人也貼丁念切瞼讀檢切珉睵昨斤切者淫亂人也睚肝瞲閂皆切爍者邪人也㒸詞俚人言也矘瞻者姦詐人也應徵㹸䁞故乃切者崛強人也夅目肛烏江切瞳者毒害人也睛色雜而光浮淺者心不定無信人也睛色光彩溢出者聰明人也睛色紫黑而光彩端諦者奸隱逍人也睛色黃瞻視端直者慕道術人也睛多光而不溢不散微而瞻視端正者慕逆術人也睛急䀹具夫切者若不嫉妬即虛妄人也

又商臣王敦蜂目王莽露眼赤睛梁冀洞睛瞷眄則惡逆之相亦見於目余昔年嘗任汀州掌獄錄見殺母黃曾其目睛黃小而光跌宛若蜂狀則蜂目之惡逆尤驗也

昔人謂官至三品不讀相書自識貴人以其閱多故也本朝巨公呂文靖夏文莊楊大年馬尚書皆有人倫之鑒故其賞罰未嘗妄謬而任使之際亦多成功李勣曰無福之人不可與共事斯言信矣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頴公爲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嘗有疾以爲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當爲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其所憂龐語之曰已爲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爲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爲是故也又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皇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千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當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爲是也

又樞密孫公固亦小官時嘗謁文莊文莊許他日當踐樞幄今亦驗焉

楊公大年尤精藻鑒在翰林日與章郇公共事嘗言郇公異日必作相已所不及又見著作佐郎張士遜知其有宰器即薦之由此大拜又鄉人吳待問嘗從公學公語其徒曰汝輩勿輕小吳小吳異日須登八座亦有年壽後皆如其言待問即春卿冲卿父也

馬尚書亮知廬州見翰林王公洙爲小官馬公曰子全似宋白異日官至八座由此異待通判疾之後羅織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這回更做宋尚書其後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贈尚書

余嘗謂風鑒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資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觀威儀以省禍福而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然余亦粗知大槩常與范文忠公論之文公曰觀人之論多取豐厚是則屠兒餠飥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國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比頑童窮固則豐盈固賢者相也

大尉程公勘侍郎掌公禹錫俱以庚寅三月十日生程千時掌午時二公同年及第程作樞密副使晚年帥延安建節而掌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逮於程而二公享壽脩短不差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掌以其年三月捐舘

翰林王公洙脩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六年六月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剥庶可以免安侍郎掌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即滯留王雖早歲奇蹇晚即遷擢長短比折禍福適均王公竟不起

梁少卿吉府宋郎中咸俱乙未八月二日生梁申時宋巳時梁二十八巳爲太子中書舍通判饒州而宋猶未第客游鄱陽有日者妙於星術宋往叩之日者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職亦相類壽則過之後皆如其言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軍伍王卒於邊藩盧薨於殿師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得非以少年微賤耶張尚書方平李給事徽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皆致政康強

劉忱過鳴犢鎮見所由張秀問其年甲與忱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劉午時秀巳時後秀陜西効用有功累官至團練使卒卒之年忱任利路運使因出巡乘轎撲落崖亦幾於死

龍圖劉公燁未第前娶趙尚書晁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科晁已倩舘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婦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爲匹意欲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簡點人家女劉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其之對九姨乃宜匹遂娶九姨後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竟不第落泊寒餓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青箱雜記卷第五

宋　吳處厚

小說載盧携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舘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韋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舘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朝廟供應則忌麄野嘲哳至於村歌社舞則又喜焉茲亦與文章相類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余每吟咏富貴不言金玉錦綉而唯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

公風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羶每讀韋應物詩愛之曰全沒些脂膩氣故公於文章尤負賞識集梁文選以後迄于唐別爲集選五卷而詩之選尤精

凡格調猥俗而脂膩者皆不載也公之佳句宋莒公皆題於齋壁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靜尋啄木藏身處閑見遊絲到地時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自對宮花之類皆公常諷此數聯使後之詩人無復措詞也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啓謝將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

胡武平嘗奉勅撰溫成皇后哀冊文受旨以溫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馬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警當熊已厲覽者無不嘆服

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超邁不群時年十二有試公以放宮人賦者公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其畧曰降鳳詔於丹陛出蛾眉於六宮夜雨未回儼髮雲於簾戶秋風漸晚失斂燕於房櫳又曰莫不喜極如夢心搖若驚踟躕而玉趾無力眄睞而橫波漸傾鸞鏡重開已有歸鴻之勢鳳笙將罷皆為別鶴之聲于時銀箭初殘瓊宮乍曉星辟爭別於天仗輦臉競辭於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沉步緩而回廊縹緲嫦娥偷藥幾年而不出蟾宮逐鶴思家一旦而卻歸華表

公舉制科庭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見其年少遽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詠願丐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不識可否公援筆欣然曰殿上

袞衣明日月研中旌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公嘆服數四曰真將相器也

景德中夏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夕宴後庭酒酣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中使曰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進喜遷鶯詞曰霞散綺月沉鉤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新秋瑤堦[illegible]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梁州中使入奏上大悅夏公雖舉進士本無科名以父殁王事授潤州丹陽簿即上書乞應制舉其畧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供傳遽之職立矢石之地忘家殉國失身行陣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縣唯陛下辨而明之若陛下以枕石漱流為達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牓丹桂為才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鮐背為德則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為勇則臣生本綿弱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陳急政對揚紫宸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驅而較其先後矣真廟再三賞激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曰定

西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論三曰先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為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為禹勤事功業孰優論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是歲遂中制科

淮陰侯廟題者甚多惟諫議錢公昆最為絕唱曰築壇拜日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

徐州歌風臺題者甚多惟尚書張公方平最為絕唱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一曲大風辭才如信越猶俎醢安用思他猛士為

臨潼縣華清宮朝元閣題者亦多唯陳文惠公二韻尤為絕唱曰朝元高閣迥秋毫無隱情浮雲忽以蔽不見漁陽城

蘇為酷嗜吟詠知湖州日有詩數十首惟一篇足為絕唱曰野艇閑撐處湘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南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眠衣時携一壺酒戀到晚涼歸在宣城亦有詩十首皆以宣城為目內宣城花一首尤為清麗曰宣城花豐嚥櫻前簇

綺霞君非翠露閒潛柳郎是紅藏小謝家又常知邵武軍亦有小詩十首唯一篇最著曰愛重八九月登高 下樓樹紅雲白處寒瀨泊漁舟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合錄之曰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過遮延客話傴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推擁背借力仗搘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

聲如寒鑄眼脂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韈靴
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
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冷
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撲卓衣頻換扶持
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
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氈琴聽憐三樂
圖張笑七賢看孀經字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
袂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褁帽縱
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弦氣注

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
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晒艾曝簷椽
怒僕空睜眼嗔兒謾握拳心驚孀蹴踘腳軟怕鞦
韆局縮同寒狖摧頹似飽鳶觀瞻多目眩牽動即
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錢已闌捐几杖寧更
佩韋絃賓客身非與去兒孫事已傳餐和屏作伴
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
樂展轉夜無眠呼稚歸床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
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
甘坐末綺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難
皮歷漸消瘦茵食頻填舟倚居郢著常思釣渭川
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從狹容移榻增危索減
塼好生焚鳥網惡殺折漁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
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勝狂顛
師錫年八十餘卒又有喜子及第詩曰御榜今朝至
見名心始安爾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賀客留連
飲家書反覆看世科誰不繼得慰二親難蓋張嘗
有中兆甲者故得有世科之語

李昉呂端同踐文館後各登台輔呂公贈李公詩曰
憶昔僦居明德坊官資俱是校書郎青衫共直昭
文館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國廟謨君已展避賢榮
路我猶妨王思至重何時報老眼相看淚兩行
向敏中寇準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科後向秉
以使相知永興軍同作絕句贈寇寇酬之曰
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君
白首猶持將相權

青箱雜記卷第五終

青箱雜記卷第六

宋　吳處厚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
以啟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
獨有漁翁之嘆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
相一漁翁故也
禹偁詩多記實中的作趙普挽詞云玄象中台折皇
家上相甍大功銘王鉉密事在金縢宋　挽詞曰
先帝亦退日詞臣寫直時柩前言顧命筆下定鴻
基蓋普嘗密贊太宗而宋為內相宿直遇太宗升

遐是夜草遺制立真宗故也云此事混家亦不知
唯以公挽詞為傳信
劉昌言泉州人先仕陳洪進為幕客歸朝願補校官
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為樞密
副使時有言其太驟者太宗不聽言者不已乃謂
昌言閩人語頗獠恐奏對間陛下難會太宗怒曰
我自會得其眷如此然昌言極有才思當下第作
詩落句云唯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入刺桐花後
為商丘　王禹偁贈詩曰年來復　事堪嗟載
筆商丘鬢欲華酒好未陪紅杏宴詩狂多憶刺桐
花蓋為是也刺桐花深紅每一枝數十蓓蕾而葉
頗大類桐故謂之刺桐唯閩中有之
昔王維受孟浩然吟帆風度則繪為圖以既之李洞
慕賈島詩名則鑄為像以師之近世有好事者以
潘閬遨遊浙江詠潮著名則亦以輕綃寫其形容
謂之潘閬詠潮圖閬酷嗜吟自號逍遙子嘗自詠
苦吟詩曰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又貧居詩曰

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貧又峽中聞猿云何須三叫絕已恨一聲多哭高舍人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後何人與撰碑寄張詠云莫嗟黑髮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皆佳句也故宋尚書白贈詩曰宋朝歸聖主渚閣是詩人王禹偁亦贈詩云江城買藥常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其爲明公賞激如此又魏野陝府人亦有詩名冠萊公每加前席野獻萊公生日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以萊公七月十四日生故也又有贈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而其詩傳播漠北故真宗末年嘗有北使詣闕詢於譯者曰那箇是無地起樓臺的宰相時萊公方居散地真宗即召還授以北門管鑰

世傳魏野嘗從萊公游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游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否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又錢塘林逋亦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游天聖中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

親訪其廬見其頹陋即爲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謝王公其畧曰伏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唱和石一片拜世軒榮以庇風日衛茅茨色猿鳥交驚夫何至陋之窮居獲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者清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常顧丘樊之側徵念土木之衰病不過一枉駕一式廬而已未有迂回玉趾歷覽環堵當緵樊之盛集攄風雅之秘思率以賡載始成編軸且復搆他山之堅潤刊群言之鴻麗珠聯綺錯雕縟相照鑿植置立賁于空林信可以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寶氣者矣迨景祐初逋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

王公既雅嗜吟詠有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又野步云桑斧刊春色漁歌唱夕陽皆公應舉時行卷所作也

近世釋子多務吟詠唯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爲佛事故所著駁董仲舒繁露二篇難王

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斥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雜斥諸史五篇折海潮論兼明錄二篇抑春秋無賢臣論一篇極爲王禹偁所激賞故王公與贊寧書曰累日前蒙惠顧謏才辱借通論日殆三復未詳指歸徒觀其滌繁露之瑕劘論衡之玷眼瞭獨斷之瞽鍼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說泯宋穎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孫郃似圖墓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朕則師胡爲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歟

人臣作賦頌贊君德忠愛之至也故前世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之徒莫不如此而本朝亦有焉呂文靖公賈魏公則嘗獻東封頌夏文莊公則嘗獻平邊頌廣文頌朝陵頌廣慶頌周伯星頌大中祥符頌靈寶真文頌龐穎公則嘗獻肇禋慶成頌今元獻晏公宣獻宋公遭遇承平嘉瑞來還所獻賦頌尤爲多焉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

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亟遷于黃鶴樓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遙望樓際若有光景氣象云又公昔歲行圃田道中宿于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奪目使蜀還復城路中有人展謁就視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茲亦異矣後公每設壇醮禮神必朱篆紫微二字陳之醮所又輟俸倚晉公祠於圃田作記以述其貺嚮云

真宗封岱祠汾雖則繼述先志昭荅靈貺中外臣民協謀同欲朕實由文穆之力替焉祠禮畢並登太山頂偕近臣周覽前代碑刻內一碑首云朕欽若昊天真宗顧文穆笑曰元來此事前定只是朕與相文穆不惟被章聖顧遇至於明肅太后亦深眷焉先是知邵武軍吳植餉金於文穆而誤投沂公之第沂公以聞植坐追停文穆以不知寢不問故植之貶詞曰如何匪人瀆我元老此可見矣

世傳文穆遭遇章聖本由一言之寤蓋章聖踐祚之

初天下宿逋數百萬計時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日抗疏請盡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詰之曰此若惠民曷爲先帝不行公對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遺陛下使結天下人心於是上感然頷之未幾命宰府召試考爲德本領授右正言知制誥不數年遂大拜

曹翰嘗平江南有功後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太宗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學詩亦乞應詔太宗笑而許之曰卿武人宜以

刀字爲韻郎援筆立進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蘊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幄前昨夜秋風起羞覩盤花舊戰袍太宗覽之惻然郎自環衛遷數級

柳崇儀開家雄於財好交結樂散施而季父主家多靳不與時趙昌言方在布衣旅游河朔因以謁開開屢請以錢乞趙季父不與開乃夜搆火燒舍季父大駭即出錢三百緡乞趙由此恐其所施不獲吝也

盛文肅公正剛寡絕無它腸而性微狷急褊爲內相孫抃方名議館職以文投之文肅大怒曰投贄盡皆邪道非公朝所尚呵責再三孫惶恐失措而退比試學士院孫夙夕憂其擯落文肅乃題所試卷爲三等上其公正如此

閩人謂子爲囝謂父爲郎罷故顧況有哀囝一篇曰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爲臧爲獲致金滿屋爲髡爲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蓋唐世多取閩童爲閹奴以進之故況陳其苦以諷焉

青箱雜記卷第七

宋 一 厚

謠讖之語在洪範五行謂之詩妖言不從之罰前世多有之而近世亦有焉昔徐溫子知訓在廣陵作紅漆柄骨朵道牙隊百餘人執以前導謂之朱蒜天祐末廣陵人競服短袴謂之不及秋後十三年六月知訓爲朱瑾所殺焉則朱蒜不及秋之應也

李昪先爲徐溫養子冒徐姓名知誥爲昇州刺史童謠曰東海鯉魚飛上天後竟即僞位

李璟時朝中大臣多疏食月爲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其後周師五淮上取濠泗揚楚泰五州而璟又割獻滁和廬舒蘄黃六州果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王衍在蜀好私行恐人識之令民戴大帽又令民戴范腦帽狹小銳首即墜又衍朝永陵自爲尖巾士民皆效之皆服妖也又每宴怡神亭妓妾皆衣道衣蓮花冠酒酣免冠髽髻爲樂因夾臉連額渥以朱粉號曰醉粧此與梁冀孫壽事頗相類後衍又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畫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聞者悽愴又衍造上清宮成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像衍躬自薦享城中士女遊觀鬨咽謂之 唐亮後國亡歸唐至秦川驛遇害

衍在蜀時童謠曰我有一帖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子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而宗弼乃王建養子本姓魏氏此其應也

衍舅徐延瓊造第新成衍幸之見其華麗乃於廳壁大書一孟字蓋蜀人謂孟爲猛以譏之也其後孟知祥入蜀館于其第見之嘆曰此豈我之居乎遂據蜀而王傳位至子昶國除

昶未亡時蜀人質錢取息者每將徙居必牓其門曰召主收贖蓋周世宗累欲收蜀而不果至我太祖乃收之此其應也

廣南劉龑初開國營搆宮室得石讖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兎絲吞骨蓋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龑建漢國歲在丑也兎絲者晟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鋹諱鋹也越人以天水爲趙蓋海指皇朝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又乾和中童謡曰今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以今是未之神是歲辛未二月四日國亡天雨猶天水斥國姓又曰寶未有稻田自海中浮來上魚藻門外民聚觀之布衣林楚材見而歎曰水魚湫湫兮當時好事或有記其語洎王師至潘美爲部署方悟爲潘字

光啓中陳巖爲福建觀察使童謡曰潮水來山巖没潮水去矢口出其後王潮果代巖而審知襲位乃其應也

時又有謡曰騎馬來騎馬去蓋光啓丙午國亡之應也

王審知治城城有錢文惡之命刻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謡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而歸款於金陵既而又叛李璟攻之仁福又求救於錢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也

唐末劉建峯定長沙遣馬殷領兵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龍舉頭猴掉尾羊爲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穴解者以殷乾寧二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猴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爲 江南所俘乃猴離次也

又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壞絕世之

青箱雜記 卷之七 時

岡否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王雄於周廣順辛亥歲遷于江南然其國之變實在庚戌歲故也

劉言世爲馬氏宿將節度朗州號劉皷牙及馬氏將亂民間謠曰馬去也不用鞭皷 過今年其後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於金陵而鎬亦爲王逵所逐言是歲亦爲潘叔嗣所殺皆其應也

廬巨昭會星緯之學唐末爲容州刺史惡劉隱殘虐乃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三羊五馬馬 離群羊子無舍自今以後馬氏當五王楊氏當三王後皆如其言

唐末丹陽民常戲而曰待錢來待錢來及後錢鏐授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處置使潤州刺史遂據有錢塘乃其應也

徐鉉父延休傳物多爲學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馘墓廟碑即許劭記歲久字多磨滅至開元中許氏子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此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解之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畢石畢石畢碑字王田乃

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楊脩辯䪥臼之比也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

江南李觀通經術有文章應大科召試第一嘗作詩曰人言日落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堪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觀此詩意此有重重障礙李君恐時命不偶後竟如其言 陳文惠公未達時嘗作詩曰千里好山雲乍歛一樓明月雨初晴觀此意與李君異矣然則文惠致位宰相壽餘八十不亦宜乎

宋昌公庠知許州開西湖詩曰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識者觀詩意則知公位極一品矣

孟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劒傷又再及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思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大凡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郊器宇不宏偶一下第則其情隕穫如傷刀劒以至下淚既後登科則其中充溢若無所容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速也後郊授溧陽尉竟死焉

青箱雜記 卷之七 六

丞相劉公沆廬陵人少以氣義嘗詠牡丹詩云三月內方有百花中更無迷懷詩云虎生三日便窺牛獵食寧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來伴赤松游奴顔婢舌誠堪恥羊很狼貪自合誅三尺大阿星斗煥何時去取魏齊頭 皇祐初入公出領豫章轉運使潘夙素有詩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即席和呈文不加點詩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焉存石聳千尋勢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鎮風浪裏蟠根平地安然者饒他五嶽尊覽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未幾叅大政遂正昇席

寇萊公少時作詩曰去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至雷州吏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曰十里則南遷之禍前詩已預讖也

乖崖張公詠晚年典淮陽郡遊趙氏西園作詩曰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舘亦詩讖也

蘇緘字宣甫性忠義喜功名皇祐中以秘書丞知英州値儂賊作亂他州皆不能守獨緘捍禦有功恩

青箱雜記 卷之七 七

換閤職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中復官權知越州諸暨縣余與之同僚常贈緘詩曰燕頷將軍欲白頭昔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鐵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後十有八年緘知邕管交趾叛攻城力戰陷歿朝廷憫之贈奉國軍節度使賜謚忠勇則所謂忠勇之謚已先於余詩讖之矣

本朝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踏金鼇背上行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入踏金鼇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於内相豈亦詩之讖耶

王丞相隨刻意於詩以爲詩皆言志不可容易而作嘗有應制科人成鋭集詩三篇國子博士侯君以獻於隨隨覽之乃親筆尺牘荅侯君其略曰隨拜啓伏承賢良成秀才見訪不及裁製三冊文華宏逸學術該贍然贊菊詩云緑檻應無分春風不借恩又野花詩云馨香雖有豔栽植未逢人實皆綺羅之辭未協崇登之兆復問別隨州裴員外嘉句云憑高看漸遠更上最高樓諒惟再舉合踐高

科其好品藻如此銳許州臨潁人後以獻邊事得官竟坐　斥餓死于京師

白居易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者之詞也孟郊賦性褊隘其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隘者之詞也然則天地又何嘗礙郊孟郊自礙耳王文康公賦性質實重厚作詩曰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惟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此亦質實重厚之詞也

檢正官張諤家起亭名允中蓋取易允升義後諤遷太子中允停官或者解曰允中亭者官至中允而後必停也

太子中書舍人陳有方知蘄水縣臨水創亭名必觀蓋取荀況君子必觀於水之義或者解曰必觀亭者必停官也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青箱雜記卷第八

宋　吳處厚

文章純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豔麗亦不害其為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為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豔麗之詞如前世宋璟之比今並錄之乖崖張公詠席

上贈官妓小英歌曰天教摶百花作小英明如花任近桃花坊北面門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稱言不得龍腦薰衣香入骨維陽軟縠如雲英亳郡輕紗似蟬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人間為飲妓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碾成眼似秋波雙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清有時歌罷下香砌幾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心已足我見小英心未足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汝新翻曲韓魏公晚年鎮北州一日病起作點絳脣小詞曰病起厭厭畫堂花謝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遠波空翠司馬溫公亦嘗作阮郎歸小詞曰漁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閑綺窗紗幌映朱顏相逢醉夢間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尋此路難又曾倚古立朝最號剛方寇譚嘗見池上有所似者亦作小詩寓意曰荷葉倚岸芙蓉圓青映微紅佳人南陌上翠蓋立春風王安國作詩多使酒樓嘗語余曰楊文公詩有江南一酒樓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舊酒樓錢昭度詩亦有酒樓長憶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雨千絲予詩有幾酒樓余答曰吾詩有二酒樓安國曰足矣蓋余有題九江琵琶亭小詩云夜泊潯陽宿酒樓琵琶亭畔荻花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白清風江自流又余昔年嘗送客西陵亦作小詩曰若耶溪畔醉秋風獵獵船旗照水紅後夜錢塘酒樓上夢魂應逐浙江東

安國俊邁而貌陋黑肥慶曆中與余同官于洛下嘗謂余曰子可作詩贈我余因援筆戲之曰飛卿昔號溫鍾馗思道通儀還魁肥江淹賽筆五色麗信能文腰十圍只知外貌之粉澤誰料滿腹填珠璣相逢把酒洛陽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國由此不悅

畢文簡公之婿曰皇甫泌少時不羈唯事游蕩時畢公作相累論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女婿皇甫泌適值過庭有急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面奏亦如之若是者二值上內逼遽引

袖起遽語畢曰卿累言婿皇甫泌得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公不敢辯唯而退泌即轉殿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卒

嘉祐中選人鄭可度歷十五考舉主僅滿五人內一人乃州北李少卿昭遘待次二年餘引見前一夕五更昭遘卒其日值起居朝堂中讙言州北李少卿夜來有事銓吏知之即以撼可度願得錢五千寢其事可度不與吏竟白銓主再會問罷引可度遂老死選調

又選人張方　賦性剛介嘗以事忤上官爲所羅織以贓罪廢絶無改轉之望後爲臨潁令府判文公知許州憐其無辜即爲奏雪罷任舉主亦從薦磨勘入甲待次餘二年將引見又丁家艱及服除謝舉主彫喪已盡則闕會問乃並存轉著作佐郎至今無恙此又與鄭可度不侔矣

樞密孫公抃生數日患臍風已不救家人乃盛以盤合將棄諸江道遇老媼曰兒可活即與俱歸以艾炷灸臍下遂活

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柏梁臺災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於屋脊以厭火災即今世之鴟吻是也

春秋左氏傳稱三叛人以土地出求食而已賤而書名蓋甚之則以其無廉恥之至也故今俚家謂之求食蓋本乎此

唐以前館驛並給傳往來開元中務從簡便方給驛券驛之給券自此始也

曲有録要者録霓裳羽衣曲之要拍耶唐書吐蕃傳所謂涼州胡謂録要雜曲而今世語　謂之録要

梁高祖爲宣武節帥及受禪乃升汴州爲開封府其詔曰興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勳有異庶方沾慶澤所宜伽故豐沛著啓祚之資褒鄗有建都之榮用壯鴻基且旌故里則汴州爲開封府自朱梁始也

天清寺繁臺本梁王鼓吹臺梁高祖常閲武於此改爲講武臺其後繁氏居其側里人乃呼爲繁臺則繁臺之名始於此也

左氏傳曰魏大名也故魏府號大名府

考工記㮚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

蘇有姑蘇臺故蘇州謂之蘇臺相有銅雀臺故相州謂之相臺滑有測景臺故滑州謂之滑臺

王禹偁徙蘄州到任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已期身後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徒深宣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府謝上表曰田園僅足二䟽那見其復來羽翼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

景德中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狀元張存任弁錄事業荒疎亦皆被澤時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放旋風砲任弁能燒猛火油存後仕尚書弁亦仕至屯田員外郎知嬰州卒

慶曆丙戌歲春牓省試以民功曰庸爲賦題題面生梗難爲措詞其時路授饒瑄各場屋馳名路則云此賦須本賞饒則云此賦須本農故當時無名子

嘲曰路授則家住關西打賞爲賞饒瑄則生居浙右你儂我儂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太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師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爲故文惠致政以詩寄太傅曰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爲是也

太傅張公光化軍人生百日始能啼繈褓中喪其父母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不強曰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下及第久困選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知鄧武縣選調以文贄楊公大年比三日至門下連值楊公與同輩打揲子門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楊公忽自窓隙見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爲文以爲有宰相器未幾薦爲御史尋充受森王友由此附會遂至台輔然公寬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鄧武姓然一僧相

善及貴猶不忘爲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晚年致政猶時時遺守仙物不絶其書皆親筆書語皆稠疊勤拳其敦篤如此

公性喜山水宰鄧武時多游僧舍至則吟哦忘歸常至西庵寺題詩曰西庵深入西山裏算得當年少客遊寂寂石叢盤小徑涓涓雲竇瀉寒流松皆有節誰青蓋僧盡無心也白頭欲刷粉牌書姓字調卑官冗不堪留又公嘗至寶蓋巖寺亦留題曰身爲冠冕留心是夢是客每到雲泉中便擬忘歸跡況茲寶蓋巖天造清涼宅税車官道邊誰知願言適又公嘗公牒至建昌縣道洛陽村而山路險峭穹絶不可名狀亦題二韻於村寺曰金谷花時醉幾場舊游無日不思量誰知萬水千山裏枉被人言過洛陽仁宗篤師傅恩遇公特厚致政後每大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已八十餘而拜跪尚輕利仁宗悅乃飛白千歲二字賜之公遽進歌以謝優詔答之雖漢顯宗之遇桓榮不是過也

樞相張公昇字杲卿陽翟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齊下

及第仕亦晚達皇祐中自潤州解官時已六十餘語三命僧化成曰運限恰好去未得未幾除侍御史知雜事不十年作樞相退歸陽翟生計不豐短氈輕綠脩然自適乃結庵於嵩陽紫虛谷每旦晨起焚香讀華嚴庵中無長物荻簾紙帳布被革履而已年八十餘自撰滿江紅一首聞者莫不慕其曠達詞曰無利無名無榮無辱無煩無惱夜燈前獨歌獨酌獨吟獨笑况值群山初雪滿又明月交光好便假饒百歲擬如何從他老知富貴誰能保知功業何時了算簞瓢金玉所爭多少一瞬光陰何足道但思行樂常不早待春來携酒殢東風眠芳草

少師趙公槩字叔平天聖初上堯臣下第三人及第爲人寛厚長者留滯內相十餘年晚始大用參貳大政治平中退老睢陽素與歐陽文忠公友善時文忠退居東潁公即自睢陽乘興挐舟訪之文忠喜公之來特爲展宴而潁守翰林呂公亦預會文忠乃自爲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

兩閑人兩閑人謂公與文忠也

青箱雜記卷第九

宋 吳處厚

楊文公談苑稱楚僧惠崇工詩於近代釋子中爲傑出而歐陽公少師歸田錄亦紀其佳句則不甚多余嘗見惠崇自撰句圖凡一百聯皆平生所得於心而可意者今並錄之書楊雲卿別墅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長信詞云陰井生秋早明河轉曙遲送遠上人西遊云地形吞蜀盡江勢抱蠻迴江行晚泊云嶺暮春猿急江寒白鳥稀上谷相公

池上作云歸禽動疏竹落果響寒塘贈陳六府云野人傳相鶴山吏學彈琴夜坐云香殘禾生井宵分月上軒贈凝上人云掩門青檜老出定白髭長送遲客云浪經蛟浦闊山入鬼門寒經綠公舊寺云遺偈傳諸國留真在一峯塞上云河冰堅度馬塞雪密藏鵰喜長公至云又別年顏改相逢夜話長隱者云多年不道姓幾日旋移家宿東林寺云鳥歸杉嶺雪僧定石沉雲上翰林楊學士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柳氏書齋云著書鶯日短彈劍燭春深上王太尉云探騎通蕃界降兵逐漢旗田家秋夕云霜干牛羊静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島嶼迴寄梅蘇州云鎖城山月上吹角海風高宿楊侍郎東亭云慈幌來風遠移牀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遊隱靜寺云空庭鬧鹿飲疏樹見僧行送錢供奉巡警云劍佩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擬鼎臣河亭云騎野行人少長河去鳥平宿擧公山齋云月高山舍迥露落石門深送廬經西歸云宿多參木迥雲盡漢山

孤豪梁夜泊云夜閑湖動檝秋迴月臨城崔仰秋居云葉落風中盡蟲聲月下多贈裴使君云行縣山迎斾論兵雪繞旗早行云繁星不上積殘月馬前低秋夕云聲斷虫聲出螢迴鶴影沉書琉之退學壁云移家臨隱石租地得靈泉秋夕懷長公云秋近草虫亂夜過霜月低觀宴師老云海鷗聽舞樂山鬼醉蕘歌贈素上人云中食下林樑夜禪移塚孤院夏云鳥聲將落舍井氣忽生秋江行早發云殘月楚山曉孤煙江廟春宿翻經館清少卿房云梵容分古像唐語人新經題王大保道院云鶴傳滄海信僧和白雲詩秋夕懷汪白云寒禽栖古柳破月入微雲贈白上人云花漏沉山月雲衣起海風喜陳勛至云樓中天姥月座上杜陵人冬日野望云人歸岡舍迥鳳過渚田遙送人牧荼州云山色臨巴迥江流入漢清春中道中云湘雲隨鴈斷楚路背人遙贈李道士云松風吹髮亂巖溜濺棋寒翹霞寺云境閉僧波水雲盡鶴盤空林逋河亭云古路隨崗起秋帆轉浦斜楊秘監池上云禽寒

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魏野山亭云嵐重琴棊濕風長枕簟寒塞下云雖積鴈銜雪渡河人上冰寄白閣能上人云夜禪通雪寶秋香滿石叢陝西道中云關河雙鬢白風雪一燈青送防秋楊將軍云殺氣生旄劍威風動虎旗瓜州亭子云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峯寶劉舍人云日繞黃道迥春入紫微深除夜云爽煙催臘盡曉角喚春歸幽并道中云鴈行沉古戍鳴影轉寒沙送渻歸天台云景霽雲迴合秋生樹動搖過陣侍舊居云亂水僧頻過荒

林鶴不還宿橫江館云露館濤驚枕空庭月伴琴維那道中云馬渡水河闊鷗盤噴日高國清寺秋居云鶯蟬移古柳鬭雀墮寒庭晝平上人山房云松風傳夕磬谿霧擁春燈觀南郊天仗云霓旌搖曙景鳳吹繞春雲贈義省上人云坐石雲生衲添泉月入瓶昇平詞云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平國清寺云瞑鶴棲金刹秋僧過石橋呂氏西齋云雲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劉參幽居云風翻鳥巢木日高人灌園楊都官池上云竹風驚宿鶴潭月戲

春鶯書牕方屋壁云圭竇先知曉盆池別見天送陳舍人巡撫云月露踈寒柝雲濤閃晝旂宿齋上人禪齋云鶴聲金刹露龍蟄玉瓶泉春日冠宮曹池上云暄風生木末遲景入泉心七夕云河來天上濶雲度月邊輕贈王道士云海人來相鶴山犹下聽琴送孫荆州云畫鷁浮秋浪金鐃響夕雲江城晚望云丹楓映郭迥綠嶼背江深題王大保山亭云危溜含清瑟飛花點玉觴送李秦州云朱旗凌雪卷畫角入雲吹畫上人西齋云孤雲還靜境遠籟發秋空李太傅山莊云圍棊分雪石汲井動金沙宮中詞云井含春氣碧樓轉夕陰清送吳袁州云鳥瞑風沉角天清月上弦壽陵公云斜吹鳴金錫歸雲擁石牀塞上云古戍生煙直平沙落日遲嗣上人云拂石雲離幕背衾月入簷舟行云遠嶼迎檣出寒林帶岸廻送延上人云來時雲擁衲別夜月隨笻馬蹟淮亭云路橫崗燒斷風轉浦帆斜上殿前戴太保云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高謳書樓云留畫逢名筆橫琴憶古賢太一山云雲陰

移漢塞石色入秦天塞上送人云地遙群馬小天濶一鵰平范洛園池云江花凌霰發山溜入池深獵騎云長風躍馬路小雪射鵰天高晏書院云古木風煙盡寒潭星斗深送段工部河北轉運云渡河風動旆巡部雨霑車

神宗朝皇嗣屢闕余嘗詣閤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鬼不爲厲使國統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上覽之矍然即批付中書授臣將作監丞勅河東路訪尋二人遺迹乃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因命絳州立廟歲時致祭余所上書略曰臣嘗讀史記世家考趙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各盡死不顧難以保全趙氏孤兒最爲忠義乃知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蓋下宮之難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已赤族無噍類惟朔妻有遺腹匿於公宮既而免身生男屠岸賈聞知索於宮中甚急於是朔妻置男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乃得脫然

則兒之無聲蓋天有所祚且天方啓趙氏生聖人以革五代之亂拯天下於湯火之中而奄有焉使聖子神孫繼繼承承而不已則兒又安敢有聲蓋有聲則不免不免則趙氏無復今日長然雖天祚亦必賴公孫杵臼謬負他嬰匿於山中卒與俱死以絕其後患又必賴程嬰保持其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即趙武子也於是趙宗復盛傳十世至武靈王而遂以胡服與秦俱霸其後爲秦所併則子孫蕩析散居民間今常山真定中山則古

之趙地也故趙氏世爲保州人而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皆生於河朔以至太祖啓運太宗承祧真宗紹休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陛下纘業獨使趙氏無此二人以力衛襁褓孑然之孫使得以全則承祀無遺者矣又安能昌熾以至於此故臣深以謂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義甚可悼痛雖當時趙武爲嬰服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勿絕然今不知其祠之所在竊慮其祠或廢而弗舉或舉而弗葺而弗封三者皆闕典也左

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自宋有天下甲子百二十二年于茲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廟食弗顯故仁宗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啓先帝以授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魄久無所歸而亦因是爲厲也何哉蓋二人能保趙孤使趙宗復續其德甚厚則趙宗之續國統之繼皆自二人爲之也況二人者忠誠精剛洞貫天地則其魂常遊於大空而自世不滅臣今欲朝廷指揮下河東北晉趙分域之內訪求二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來未立廟貌即速令如法崇建若於甲令永爲典祀如此則忠義有勸亦可見聖朝不負於二人者矣

龍圖燕公肅雅多巧思任梓潼日嘗作蓮花漏獻於闕下後作藩青社出守東潁悉按其法而爲之其制爲四分之壺參差置水器於上刻木爲四方之箭箭四觚面二十五刻刻六十分四面百刻總六千分以效日凡四十八箭一氣一易鑄金蓮承箭銅烏引水下注金蓮浮箭而上有司雖謹視而易之

其行漏之始又依周官水地置臬法考二爻之景得午時四刻一十分午爲正南北景中以起漏焉以梓潼在南其法晝增一刻夜損一刻青社稍北晝增三刻潁處梓青之間晝增二刻夜損亦如之仍作宣秘漏其德天愈密焉茲亦張平子之流也

本朝之制詔待制止繫阜鞓犀帶遷龍圖閣直學士始賜金帶燕公爲待制十年不遷乃作陳情詩上時宰曰鬢邊今日白腰下幾時黃於是時宰憐其老未幾遷直學士燕公登科最晚年四十六始用寇萊公薦轉京官晚登文館列侍從作直學士時已六十餘矣

青箱雜記卷第九終

青箱雜記卷第十

宋　吳處厚

眞宗朝有王捷者汀州長汀人少時薄游江界至星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其要後再遇其人於茅山相携至歷陽指示靈草并傳以合和密訣試皆有驗仍別付靈方環劒緘縢之書戒曰非遇人君愼勿輕述捷後以佯狂抵禁配流嶺南時供奉官閤門祇候謝得權適總廵兵頗聞其異捷後竄歸闕下德權乃館於私第鍊成藥銀上

進眞宗異之命解軍籍使劉承珪詰其事捷以師戒甚嚴終不敢泄唯願見至尊面陳於是承珪乃爲捷改名中正俾詣登聞始得召見即授許州散掾留止京師尋授神武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遷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絶異不類世寶嘗時賜天下天慶觀金寶牌即其金所鑄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費唯周濟貧乏崇奉仙釋今汀州開元寺乃其施財所建也卒贈鎮南軍節度使此近古所未聞也

乖崖張公詠尹益部日値李順兵火之後群政未舉因護一吏詞不伏公曰這莫要劒喫彼云護不得喫劒則得公命斬之以狥軍吏慴貽相顧自是始服公威信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逸者公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毋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因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命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蜀民由此安居

公平順賊之明年復有劉旰相繼叛命公命討平之既而凱旋忽有持首級來者公曰當奔突接戰之際豈暇獲其首此必戰後斫來知復是譴殿直段倫曰如學士之言眞神明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何嘗獲首級公乃先錄中傷之人而以持首級來者次之於是軍伍歡躍又皇祐中儂賊叛命狄靑討之靑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訊馘首告割耳是則有之不聞有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則賜爵一級因爲之首級然開爭啓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令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遂大捷然則靑之智識亦公之智識也

公布衣時素善陳摶嘗因夜話謂摶曰某欲分先生華山一半住得無摶曰餘人則不可先輩則可及旦取別摶以宣毫十枝白雲臺墨一劑蜀牋一角

爲贈公謂摶曰會得先生意取其入閙處去曰珎重摶送公回謂弟子曰斯人無情於物達則爲公卿不達爲王者師公常感之後尹蜀秉傳過華陰寄摶詩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強要淸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劒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

公布衣時常至鄭州宿於逆旅遇一人氣貌甚古與之語曰塵外子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質明爲別語公曰他日相公候於許州後公典益命殤生於首禱于龍興觀夜夢昔年神和子告之曰頭瘍勿疑不是死

病及見語道士文正之嘗收得鄭韶處士贈神和子歌因玄而閱之益異其事公乃建六閣上下十四間號仙游閣歌至今刻石存焉公雖蜀日以一幅書授蜀僧希白其上題須十年後開其後公薨于陳凶訃至蜀果十年啓封乃乖崖翁眞子一幅戴隱士帽簪袍絹帶其傍題云依此様寫於仙游閣兼自撰乖崖贊云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服之無斁至今川民皆依様家家傳寫

李復圭三世皆知滑州天聖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慶曆中其父邯鄲公淑又知及後八年復圭又知前此邯鄲公嘗迎侍康靖題詩於州廨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鑾郡人莫訝留題別孫息期同住此看後復圭刻石記其事一曰仰承詒訓允契冥兆茲亦異也

劉沆與鄉人尹鐈少同場屋劉已登第大拜皇祐中尹以恩牓始登第還鄉劉以詩送之少年相救老相逢鄉舉雖同遇不同我已位廛三事後君方名列五科中榮登莫計名高下宦達須由晉始終若到鄉關人見問爲言歸思滿秋風

仁宗朝內臣孫可久賦性恬澹年踰五十即乞致仕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園城南有別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車載酒優游自適石曼卿常過其居題詩曰南北沽河潤幽深在禁城疊山資遠意議俸買閒名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誰人識高趣朝隱石渠生屯田外郎柳永亦贈詩曰故侯幽隱直城東草樹扶疏一畝宮曾珥貂璫爲近侍卻紆絛褐

作閑翁高吟擁鼻詩懷壯雅論盱衡道氣充厭盡繁華天上樂始將蹤蹟學冥鴻可久好吟詠效白樂天格嘗爲陝西駐泊爲樂天構祠堂於郡城大阜之頂中安繪像仍繪寫平生詞詩警策之句徧於舊壖晩年著歸休集行於世年七十餘卒

內臣裴愈字益之亦好吟詠眞宗朝銜命江南搜訪遺書名畫歸奏稱旨用是累居三館秘閣職任有詩送曾秀才南遊云東吳山色家家月南楚江聲浦浦風閒蟬詩云楊柳影踈秋霽月梧桐葉墜夕陽天皆其佳句有子曰湘字楚老亦有詩名明道中仁宗御便殿試進士房心爲明堂賦和氣致祥詩亦命湘賦之湘蹈舞再拜歘刻而成仁宗咨賞左右中人爲之動色其和氣致祥詩曰君德承天道沖融協大和卿雲呈瑞早膏澤應時多輿集連枝木嘉扶異穎禾五星遠聚井丹鳳更巢阿藪澤無遺士邊防久息戈黔黎逢至化稽首載賡歌他詩亦類此有肯堂集行於世翰林李公淑爲之作序曰予嘗嘉河東父子起銀璫右貂能以屬辭拔

其倫益之三朝侍內老不廢學又課厲二子使皆有立約已愼履如周仁石慶而楚老孳孳書克自淬琢云湘又喜爲小詞嘗在河東路走馬承受有詠并門浪淘沙小詞云鴈塞說并門郡枕西汾山形高下遠相吞古寺樓臺依碧嶂煙景遙分晉廟鏁溪雲蕭鼓仍存牛羊斜日自歸村惟有故城禾黍地前事銷魂復有詠汴州浪淘沙小詞仁宗命錄進亦嘉之其詞曰萬國仰神京禮樂縱橫葱[illegible]氣鏁龍城日御明堂天子聖朝會簪纓九陌六街平萬物充盈青樓絃管酒如澠別有隋堤煙柳暮千古含情

楊文公深達性理精悟禪觀捐館時作偈曰漚生復漚滅二法本來齊要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

丞相王公隨亦悟性理捐館時知河陽作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是夕薨凌晨大雪實正月六日

曹司封修睦深達性理知邵武軍時常以竹篦贈禪僧仁曉因作偈與之曰翠筠織簟寄禪齋半夜秋

從枕底來若也此時人問道涼天捲却暑天開

張尚書方平尤達性理有人問祖師西來意張作偈荅之曰自從無始千千刼萬法本來無一法祖師來意我不知一夜西風掃黃葉

陳文惠公亦悟性理嘗至一古寺作偈曰殿古寒爐空流塵積金碧獨坐偶無人又得眞消息

富文忠公尤達性理熙寧余官洛下公時爲亳守遺余書託爲訪求諸禪師影像余因以偈戲之曰是身如泡幻盡非眞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雖當淸靜觀妙法了無衆公荅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既又以手筆貺余曰承此偈見警矣則善矣理則未然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畫亦得不畫亦得就其中觀像者爲不得不觀像者所得如何禪在甚麽處似不以有無爲礙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

文之神妙莫過於詩賦見人之志非特詩也而賦亦可以見焉唐裴晉公作鑄劍戟爲農器賦云我皇

帝臨位三十載也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於此賦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儻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有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於此賦矣公又爲水車賦其末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意謂水車唯施於旱歲歲不旱則無所施則公之用捨進退亦見於此賦矣蓋公在寶元康定間遇邊鄙震聳則驟加進擢及後晏靜則置而不用斯亦與水車何異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彫匪斵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器度陶鈞運用之意已見於此賦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宰相擢任群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見於此賦矣

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賦莒公多屈於子京及作鷙鳥不雙賦則子京去兄遠甚莒公遂擅場賦曰

天地始肅我則振羽而獨來燕鳥焉知我則凌雲而自致又曰將翱將翔詎比海鷗之翼自南自北若專霜隼之詠則公之特立獨行冠多士登元宰亦見於此賦矣

青箱雜記卷第十終

青箱雜記十卷

宋吳處厚撰處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進士初爲將作丞以王珪薦授館職出知漢陽軍後擢知衛州卒其書皆記當代雜事亦多詩話晁公武讀書志謂所記多失實又譏其記成都置交子務誤以寇瑊爲張詠案處厚以干進不遂挾怨羅織蔡確車蓋亭詩驟得遷擢爲論者所薄故公武惡其人併惡其書今觀所記如以馮道爲大人之類頗乖風教不但記錄之謬然處厚本工吟詠宣和

書譜載其題王正升湧景亭詩一首剡史載其自諸暨抵剡詩二首皆綽有唐人格意故其論詩往往可取亦不必盡以人廢也

青箱雜記校記

卷二

第六頁十一行第八字空別本作「頗」

卷三

第一頁十四行第十三字空別本作「譯」

第四頁三行第五字空別本作「澆」

又六行第三字空別本作「澆」

第五頁八行第八第九字空別本作「丞辭」

卷五

第六頁十二行第四字空別本作「上」

第八頁十四行末二字空別本作「鈎寇」

又十五行末二字空別本作「玉殿」

又十六行末二字空別本作「氣我」

卷六

第一頁八行第十六字空別本作「澆」

又九行第三字模糊應作「升」

第二頁一行第四第五字空別本作「主簿」第十五字空別本作「有」

卷七

第二頁四行第八字空別本作「尋」

第四頁十三行第十三字空別本作「牙」

又十八行第十三字空別本作「自」

第五頁十五行第十七第十八字空別本上字空下字作「又」

第八頁十一行第四字空別本作「擅」

卷八

第四頁一行第六字空別本作「平」

第五頁一行第十五字空別本作「訛」

卷十

第六頁十八行第一第二字模糊別本作「蔥佳」

後山叢談

陳師道著

後山談叢卷一

宋 陳師道履常著

契丹侵澶淵。萊公相眞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內人相泣。明日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文忠公堯叟請幸蜀。眞宗以問公。公曰。此與昨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高烈武王瓊。謂之曰。子爲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之。乃復入。請召問從官。至皆默然。楊公獨與公同。其說數千言。眞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召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汴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爲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爲上駕耶。王乃大呼逍遙子。公掖眞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欽若愧其議。譖於眞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爲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也。

澶淵之役。眞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邨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淸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眞宗既渡河。登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百倍。呼聲動地。兵既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

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既和。從其去。又詔諸將按兵。遣使監楊延朗。時虜使在館。既諭旨。遽曰。請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而虜亦諸使送款。遂以全歸。傳之至今。

澶淵之役。眞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萊公旣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復失而幷記之。使後者有考焉。曰。臣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祁。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將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全照部轄。若虜騎在近。卽近城兌使襲擊。衆令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及召募強壯入虜界。繞蕩鄉邨。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候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三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洺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鎭彰諸軍居衞寨居。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貝。軍卒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貝下寨。遊騎益南。朗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守結陣南來鎭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邢洺。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畫降指揮牽拽。一恐契丹發寨於鎭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邢洺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洩。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幸司。素無奇略。旣承淸問。合罄鄙誠。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尙能虛己以論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雖恃騰驤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威。伏增戰慄。

始講和。虜使韓杞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頭手顫浮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力。契丹之士馬皆盛。然此軍用于阻隘。不能敵南平原馳突。南

軍亦不能支也。慶歷二年。西羌盜邊。戰未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擇焉。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旣見問故。虜主曰。宋塞雁門。廣塘水。繕城隍。籍民兵。非遠約。羣臣願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遺者。寧有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今。夷狄得志於中國。惟晉氏爾。方是時。主弱而愚。國小而貧。政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士

地不守。子女玉帛。歸于臣民。契丹蓋無得也。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耶。今契丹與宋好。歲得金繒數十萬。入于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其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構戰。與國爭利。奈何舍己之利以利人耶。主大悟。點首久之。公復曰。塞雁門以備羌。塘始于何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廢。城隍完故。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遺盧龍。周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按圖而求。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愛爲心。守祖宗之約。不願用兵。願兄弟之義。不欲違背。而爲天保民。爲先保土。不得以與人。請契丹之金帛。歲遺以永脩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欲背約絕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天地臨之。豈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通昏。男女之際。易于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若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昏。欲因以多求。及公固拒。羣議未決。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使歸取誓書。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宰相遽塞以二事。且使自擇。遂以爲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爲獻與納。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非敵國之禮也。且章聖已有歲遺。不爲此名。貨非國之輕重。鄙而失國。古雖小亦不爲也。主曰。古有之。何獨吝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兵而取隋。則或有之。及太宗擒頡利突利。兩可汗。寧復有邪。主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步。公又曰。石晉亦因契丹而得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與契丹。無唐晉之援。而爲敵國。豈有此邪。將退。主曰。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豈非不欲保和耶。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爲此言。恐誤宋大事耳。於是國書而使以誓書來。且求獻納。公上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仁宗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爲使不能久。有言可即道。公恐虜使來使。遂以爲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于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遽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爲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爲國計。六符豈欲閒兩國耶。公曰。君寧出此。願余人爲之耳。如宋不過弱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寇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東都曾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爲樂邪。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邪。王荊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以切）龔於龔（古具切）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摹書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楊內翰會云。莊遵以易傳楊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郯。郯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

凱傳緒。所著索蘊。乃其學也。

張某公以御史爲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官不遷二府。無所希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爲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公代爲使。文公亦爲上言故事執政。惟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又言臺官不爲執政。所可假以遷者惟三司耳。極力攻臣。冀得其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無其人矣。孝肅遂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節公抃自西府遷右省御史。韓縝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對曰。包拯可。仁宗熟視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也。

延帥謂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寄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歲明年六月乃畢。綴不及。方請以歲終爲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納。李易其草報如故與。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爲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遣吏部郎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虜亦不敢復請。

某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又不克。軍罷而請老。猶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舉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乃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條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冗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用之。而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以侯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龍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兵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曰。參政求去也。范公以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爲西帥。每奏即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迨。何也。曰。某別置司。專行鄜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爲然。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逗。韓又罷去。而賈陳相矣。及某薨。范公自爲祭文。歸寘而自訟云。

蘇黃兩公皆善書。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腕頸耳。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爲法。此其異也。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入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濮陽杜毅主王屋簿。親見之云。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知有自智。專謂出於卷册之間。良可悲也。

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曹將軍舞劍。又得其神。造物豈能與人巧。乃自悟之爾。

胡人獵而不漁。熙甯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懸爾。至人入

鳥獸不亂羣。行之著也。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駟門動而得其法。

蜀人王冕。（一本作晃）為舉子詩賦。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捨規矩則無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況其巧乎。

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為輕己。嗟乎。世士可與語邪。

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令民年二十為丁。其下為推。宋次道曰。推者、稚也。避高宗諱。闕而為推。邑縉叔曰。推者、推也。獨髻為推。傳者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為武。温嗜殺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長則合而未冠。今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為室當使戶牖疏達。若四壁隱密。終為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歧。世以為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為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為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為蟠龍。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有張遇麝香墨字。潘墨之龍。略有大都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系二物。世未有也。

語曰。良玉不琢。謂其不借美于外也。

張之後。有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常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進）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疏爾。

南唐於饒置墨務。歙置硯務。蜀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於海。求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遂賜國姓。世為墨官云。唐之問實甫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法。子頗有家法。以遺黃魯直。魯直以為不迨孫氏所有。而予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錠。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製也。

蔡新州確。黃大夫好謙。為陳諸生。聞楊山人之善相人也。過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晉公。然丁還而君死也。黃君一散郡爾。然家口四十。則蔡貶矣。元豐之末。蔡為相。黃由尚書郎出為蔡州。過蔡而別。問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駭曰。楊生之言驗矣。其後有新州之禍。

外大夫潁公。初為黃州參軍。謁夏英公。公喜相人。謂潁公曰。吾使相爾。而君真相也。視其手。曰。雖貴而貧。不如吾也。出其子。突如推阜。曰。此大富之相也。

野處潛之異人也。金鄉李生將赴試。問得失焉。曰兩貫。曰四貫。巡轄馬遞鋪。皆莫測也。李有田子萃過之。及門。息于廳。從壁下有藏二千。以二百為陌。有榜曰巡轄馬遞鋪問之方困者所納賕也。李始悟其言。

而果驗焉。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為倅。王荊公以名士為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為首相。

蜀人句龍爽作名畫記。以范瓊、趙承祐、為神品。孫位為逸品。謂瓊與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位雖工而不中繩墨。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為。二子規模吳生。故長於設色爾。孫位方不用矩。圓不用規。乃吳生之流也。余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不得其本。故用意於末。其巧者乎。

後山談叢卷二

諺曰。卄草生則麥熟。苦草生則背蒿也。又曰。杏熟當年麥。棗熟當年禾。又曰。棗不齊儉。謂棗熟則歲豐也。

諺曰。行得春風有夏雨。蓋春之風數為夏之雨數。小大急緩亦如之。

秘書丞張錫。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著襪袴。紗縠相半。

世傳王祥臥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厚。獨祥臥處。凍而不合。

章學士珉。為布衣。以宰相自許。高蓋大輿。盛服羣從而後出。蜀人謂之三品秀才。

驗鏡視其鼻。鼻滑淨如削者古。今人謂之□有高下。今人鑄鐵鏡。陷銅為而故明。

光祿李卿先築宅于廬。甃皆用瓴。歲夏大雨。闐門及寶。積水數尺。內外一洗而發去之。

唐人謂逸少天資不及工用。故初不勝郗愔。而暮年方妙。余謂不然。衛夫人見逸少學書。拊膺而歎曰。後當勝己。此豈無天資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爾。

犢無膝。兔無脾。豚無筋。

東都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為二耳。

陝之守居多古屋。下柱不過九尺。唐制不為高大。務經久耳。行露亭用斗百餘。數倍常數。而朱貴亭不用

一斗亦一奇也。

魚行踏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茇粟與泥爲土墼。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墼爲糜。毀木爲薪以免。鄰右有富人預爲夾壁。硯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免。

虞部閻見責老爲容守。歸而自如。曰。惟節食爾。每食常欠三四分。初見郡中老者。問而得之。

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若也。

六一爲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脣不貼齒。一生慚謗。言語毀譽。豈亦有命邪。

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冢。其高半之。闊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也。莫曉其理。

寇萊公準少嘗爲澄潭。有方士爲治丹砂。用竹一百二十尺而通其節。以器盛丹。置其上而立之。半埋地中。於時才得六十尺竹。接而用之。始於歲之朔旦。盡歲而止。丹巳融而墮器矣。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迨也。

開封常得劇盜。言富家雖近。貯以櫃篋扃鐍嚴固。貴家客陳衣而架。有帕便可包覆。

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帳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瓦礫醮藥水爲黃金以娛客。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公對問錄。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溉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眞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一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疏乎。

李公麟云。吳道子學於張而過之。蓋張守法度。而吳有英氣也。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畫。工匠手爾。

六一公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不錄。張從申也。兵部秦玠祠部李宗易皆學於西臺。各有師法。公爲亳州。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見之否。曰未也。示之。曰西臺不及也。

余於石舍人揚休家。得蘇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謂明允書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學不迨其子而賞過之。乃東坡少所書也。故常謂書爲難。豈余不知書。遂以爲難也。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爲俗。曰同田爲富。分貝爲貧。大坐爲奎。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毋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顚矣。遂解去。

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懷禪師每住持。必令講師說天台教。使其徒聽焉。學其可廢乎。

唐人根利。一聞千悟。故大梅才得祖一言。入山坐庵。諸老之門既悟。亦曰得坐披衣。向後自看。不復學也。今人根鈍。聞一知一。故雪竇以古人初悟之語。爲學者入道之門。謂之因緣。退而體究。謂之看話。蓋無言下悟細之質矣。復取古法而次第之。以爲悟後析理之門。謂之陶汰。天衣宗之。而圓通非之。正用臨濟教門。蓋用古實今也。而其徒多不見締後悔。亦復故云。

閩越黃撥沙善視蠱。掘地爲圍。即知休咎。故號撥沙。鄰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本大則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在左目。出之而愈。

宿乳醫陳媼。年八十餘。切脈知其生早晚。月則知日。日則知時。宿有兩家就乳。切其左。曰。母遽是當夜生。將就其右。左家疑之。不聽也。曰。是家當午而生。無妨也。過午則來日生矣。復切之。曰。初更兩點。其時也。爲母具食。聽自便。既多爲備。使候時以報。技母就蓐即生。

文正李公既薨。夫人誕日。宋宣獻公時爲從公。與其僚二十餘人。詣第上壽。拜于簾下。宣獻前曰。太夫人不飲。以茶爲壽。探懷出之。注湯以獻。復拜而去。

襄陽承唐亂。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常有四大龜負一小龜而行。或謂乘者爲瑇瑁云。

代北界天池。止荒遠。巡候不至。潘美節度河東。新廟舍。作碑記。歲遣唐倅祀之。率常憚行。後覺能之。契丹始至寘爲記。久之來議界。舉知其然而莫能奪也。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二乘四果。其白如乳。出于淨心。而鼈血碧。蝦蛤無血。其故何也。

御廚不登彘肉。太祖常畜兩彘。謂之神豬。熙甯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既獲。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畜之。蓋彘血解術云。

茶洪之雙井。越之日注。登萊鰒魚。閩越江瑤柱。莫能相先後。而強爲之第者。皆勝心耳。

石決明。登人謂之鰒魚。明人謂之化孔螺。

牡蠣固氣。蚶子益血。蓋蛤屬。惟蚶有血。

熙甯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爲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鄭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

壽之善鄉。而吏乘乳。流潼如乳嬌。

神宗常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塡字。曰宰相項安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吳充也。於是正憲公爲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今朝散郎。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尚書左丞黃履秉知通。獨起迎。語曰。蕭灑蕭灑。遂去。通向前。揖公。語如黃。既

潘莫測也.既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歲建中元年.黃以疾去久矣.往謝執政.范右丞純禮曰.先
公嘗守睦.有蕭灑桐廬郡之詩.桐廬眞蕭灑也.

周約夢登科作尉.就舍於堂隅閒得女子雙履.竈閒得筆墨.後數歲中第.爲延州一尉.旣入廨舍.皆夢所
見.求二物皆得之於其處.

文元賈公居守北都.歐陽永叔使北還.公預戒官妓辨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召而喩之.妓亦唯唯.
公怪嘆.以爲山野.旣燕.妓奉觴歌以爲壽.永叔把盞側聽.每爲引滿.公復怪之.召問所歌.皆其詞也.

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寶.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爾.美玉蓋不琢也.比歲淮揚兩州.化洛石
爲假帶.質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王沂公之先爲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旣飲.先後至失酒.顧草閒有醉蛇.倒而捋之.得酒與血.怒而飮
焉.昏悶倒臥.明日方醒.視背傍積蛭成堆.自是無疾終身.

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厭雨.諺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浙東地高燥.退雨卽乾.故春得雨卽耕.然常患少
耳.

諺云.子過母當暑而涼.水退而魚滑.皆爲大水之候.潁人謂前水爲母.後水爲子.水日至日長.勢不能
大.水定而復來.後水大于前.水爲子勝母.水終魚當大出.河濱之人厭于食鮮.水退而魚不出.爲潛云.

田理有橫有立.閩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稻.爲其不停水也.

許安世家有伯成樽.如今羯鼓鞚也.

眸邑家令周陽家金鍾.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衡量校.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爾.

諺曰.田怕秋旱.人畏老貧.又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歲自處暑至白露不雨.則稻雖秀而不實.吳地下濕.
不積一凶則饑矣.

趙元考云.寒食麵.臘月雪水爲糊.則不蠹.南唐書糊用黃丹.王文獻公家以皁莢末置書葉閒.然不如也.

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顏注.羔菟鼃以供祭也.周官蟈氏.鄭康成注.蟈今御所食蛙也.宋書.張暢
弟收有大腹.醫云.當食蝦蟆而收難之.暢爲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

建業文房.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別室也.趙元考家有建業文房書目.才三千餘卷.有金陵圖書院印焉.

歐陽五代史周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爲堯山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

司馬公休云.溫如晦爲長源令.縣人稱之不容口.問政亦不能道也.

王深父爲衞眞主簿.始至.亳州州守李昭之留不遣.久之求去.李問其故.曰.回爲衞眞主簿.而未嘗至治
所.與吏民相見.以謂不可.故求去耳.李怒曰.爾恃歐陽修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立.豈待歐陽公而立
邪.卒歸衞眞.李怒不解.深父遂免去.

參寥云.王荆公私居.如在朝廷.忽有老卒生火.掃地如法.稱之不容口.或觸燈.卽怒以爲不勝任.逐去之.
士不衣帛.酒肉食肆不近.蓋太祖之軍法也.

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除用選人.以輕其權.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至必爲驗.蜀山有九枝木.
傳以爲異.卒火之.歲餘.御札問焉.其賞至銀千兩.而刺州縣捕武德卒.卽殺之.不以聞.吏貪則降杖.笞
吏民杖之.蜀文官人.皆召至京師.量其材爲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員下.押綱人.安其居.不願來.以疾歸.
後復遣.如是數四.不使家居也.

夏英公旣卒.其家客鄧隆.蜀之講僧.有學解.客嘗問之曰.英公貪而專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爲龍.
爾.未以爲然也.他日坐京師.過夏氏故吏.辟近其生.曰.往夢遇公于途.氣貌枯悴.白衣故履.問其所在.
曰.爲廬山東潭龍.留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過其故人於興國寺.其鄰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已去矣.
客又大驚.往問之.曰.東潭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清徹.有白龍在焉.夏日之
中.水沸而龍死.夜則復生.多結冰于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龍去.草木復生.英
公奉釋.故嘗困厄.復能致僧爲之作福.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后當國九年.不索一物.

成勸太祖誅降王.久則變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

釋從曾人主某寺之某院.陳講聚衆.而靜居不出.嘗壽粉石.而人不可使.好事者爲修候.則量其多少而
報之.呂汲公以御史爲淄倅.遣而請之.不與也.或問之.曰.後其所事.而先其所好.此吾所以不與也.

仁宗在位四十年.邊奏不入御閣.每大事.賜宴一府.令儀以聞.仁宗崩.訃於契丹.所遇聚哭.旣訃其主.號
慟.執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識兵矣.葬而來祭.以黃白羅爲錢.他亦稱是.仁宗崩.天下喪之.如親.余時
爲童.與同僚聚哭.不自知其哀也.仁宗旣疾.京師小兒會闕下.然香以祈福.日數百人.有司不能禁.將
葬.無老幼男女.哭泣過哀.

宣后初臨朝.西戎寇邊.吏曰.聖后相司馬公.必用仁宗故事.自今後.敢以一人一騎入界者族.

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爲便.民戒契丹世世相受.謹守其約.又虜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遣使.以事動
四國.而堅其約.

國初荆湖旣平.溪洞皆納土.請吏.太祖不受.廷議.獨置辰州.歲資四萬緡爾.

元祐執政.建河兩說.文潞公.安樞密.燾主故道.范丞相.王左丞.存主新道.士大夫是故者.見文安.是新者.
見王范.持兩可者.見四公也.

曹武惠王旣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潘公憂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適受降.見其臨渠.猶
顧左右扶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當君臣同盡.必不生降.旣降.亦必不死也.

故事.常赦官典贓入己不赦.熙寧以後始赦吏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
赦之矣.

故事.郊而後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易知素貪鄙.旣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
公請論如律.仁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刑.後將廢禮.仁宗曰.當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

曰見士大夫乎．

後山談叢卷三

仁宗初卽位．燕恭肅王以親尊自居．上時遣使傳詔．王坐不拜．使還以聞．上曰．燕王朕叔父．毋妄言．久而王聞之．稍自屈．奉藩臣禮．

燕恭肅王輕施厚費．不計有無．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宗常詔有司復給．如是數矣．御史沈邈以謂不可．以國之常入而奉無厭之求．願使諭意．上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今惟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不足計也．

子曾子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上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於有爲．吝於改過．上頷之．

明者無所不知．智者有所知．有所不知．衆人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而強其所不知．智者謂其擇而不爲．學而已爲道．雖則不然．學得於外．思出于意．不足以得之．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初．初洞欲於俗思以求至其明．古者謂之蔽蒙之民．雖然．學與思者道之助也．士之爲道．必始於學．（此句疑有脫誤）

道者呂翁．如金陵．過王荆公．而公知之．伏拜．請道．翁曰．子障重．不可．公又勤請．曰．我能去障．則爲子去之矣．竟去．以語廣陵王某．王曰．先生何取焉．曰．吾愛其日爾．王以語余曰．如金陵者．翁之與身也．翁察之久矣．欲度故自往．余語禪者昔仁．仁曰．障必自去．非人能去也．渠如此道而不解乎．

世傳呂先生像．張目脩髯．捉脫如市墨者．乃唐人也．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久而不得．他日．有人過之．自言得呂翁眞本．約工圖其像而後授之．工後以像過之．客舍市邸．方晝掛．叩關不發．問吾像如何．且使張之．曰是也．相語而發稍遠．已而聲絕．發門索之無見也．意客卽呂翁也．乃以所寄像獻之．今有傳焉．深靜秀淸．眞神人也．

皐．說文從辛從自．言皐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皐似皇字．改用罪字．臣鉉等曰．自古者以爲皐字．故從自．罪．捕魚竹网．從网非．余謂使民自辛．欲其不犯．秦從网非．不失有罪也．皐古文也．說文不當以篆寫之．

駕以一馬夾轅．謂之兩服．服供其事也．左右又各駕一馬．謂之兩驂．驂副也．總謂之乘．又云驪騑亦驂也．說文云駟駕三馬．非也．乘車四馬．因以乘爲四名．乘矢乘韋是也．

瓠子在甘澤．黃河故道．今呼爲沙河．沙河西北．其隄猶在．土人謂之瓠岡也．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有至老死不冠者．

杜正獻公．丁文簡公爲河東宣撫．河陽節度判官桂遜．公惠公之子．上書言事．歷詆執政．至公惠．曰．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進奏院報至．正獻戲文簡曰．賢郎亦要字．龍文簡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正獻避嫌不與．文簡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爲民．從坐者數千人．皆名士大夫也．正獻一罷去．一書之譏．貽禍一時．故不可不愼也．

元祐八年九月六日．奉太皇太后遺詔．實以三日晝楊生好書．而患其不能別也．釋從有書名．而從之學．有以書來．必召楊而教之．此其所以爲能．此其所以爲不能也．楊有德焉．而簡楊曰．蠢子所知．才得其半．何則．以子之不能書也．

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己．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汚．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乖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幘．乖崖自陳求補外．眞宗使親褻赴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聞之．使中人往視之．書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賜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外大父莊敏公爲鄜延招討使．元昊效順．公召李誠之問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而後叛．今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辦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也盡矣．故罷兵耳．然公毋以爲功．歸之．崩知州事龍圖閣待制韓公服金帶肩輿而出．以聽遺詔．既成服．又欲改服以治事．寮佐閧之而止．余爲兒時．聞徐父老說莊獻上僊．李文定公爲守．兩吏持箱奉遺誥．公步從以哭．自便坐至門外．嘉祐末．先人爲冀州支使．知州事皇城副使王易經用乾興故事．遺詔既至．王召見先人．便服持遺制哭以示先人．遂都留手．龍圖王學士舜柔．擇日而成服．士大夫家居者．皆會哭於府廷．張文定公方平致仕於家．舉哀於近寺．宦者李堯輔言上散髮解帶緩

而不廢.下髮衫帽勒帛以聽宜制.是日成服.元豐末余客南.疑有脫誤

水浮百物.而不能勝玉.可以試玉也.

祕書監劉几好音.與國工花日新遊.是時監貴幸.其弟衞卿諫.不用.乃戒門下勿通.監約鳴管以自通.卿又使他工横吹於門以誤之.凡數奏而不出.卿又告之.監曰.非也.語次而工至.横管一鳴.監笑曰.此是也.乃走出.

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爲草.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爲正.世豈知其然哉.蓋英才傑氣.不減其師.各自成家.以名于世.使張爲畫.吳既不能起.功與之齊.必出其下.亦曾名之弊也.

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公未以爲然.既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過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公曰.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壽黠虜.與君來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延壽何來.吾爲將而不與知耶.亟書所奏事來.不然.且遣還.兩人大懼.乃以情告.願遣使者.公曰.軍令不可反.君自止之.而書其事來.兩人具以事聞.公自是異李焉.元昊既效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帝爲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既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諭.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開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勝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荆中國多矣.使語塞.公曰.爾主既受封.歲祿多少.此則可議.餘不足論.虜使畏服.

英宗即位.韓忠獻公使諭宗室諸王曰.皇帝已即位.大王宜思保富貴.毋行所悔.諸王皇恐.詣次求見.公謝卻之.某王還次.及陛.足廢不舉.扶而後升.

王荆公爲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麤.麤不及牛.三牛爲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爲麤.三鹿爲犇.苟難于遽改.令各權發遣.於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并譏之.

張忠定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眞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爾.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任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蓋以不學爲戒也.

萊公資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厠間燭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也.

王某公鼐.祕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爲戲罪而戒僧和我.乃大唱曰.妒賢嫉能罪消滅.聞者莫不笑也.

潘美爲幷帥.代之北都山.有天池焉.歲遣通判祭之.其後憚遠而罷.久之契丹遣祭焉.又易其屋記.至熙甯中.始有其地.凡數歲.兩使往來.卒不能辨而與之.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甯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

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元祐初.司馬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罪凡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常數倍.此豈人力所能勝耶.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爲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束薪.民以爲苦.張夏爲轉運使.取石西山以爲岸.募捍江兵以供其役.於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横賦.

范文正公帥鄜延.答元昊書不請.宋元憲請云.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許之.晏元獻.鄭文肅請驗其書.仲淹素直.必不隱.書既上.乃免.

太祖既受位.使告諸道.東諸侯坐使者而問.故宰相其誰乎.樞密使副其誰乎.軍職其誰乎.從官其誰乎.皆不改舊.乃下拜.

眞宗至陳橋.駐驛不前行.遣知院陳堯叟先至澶.問知州何承矩.當住江陵.當住澶淵耶.堯叟夜至城下不得入.既明.承矩遣通判率郡官迎駕.久之.承矩亦出.見堯叟.堯叟傳宣.承矩曰.某守藩將爾.安知可否.此宗工大儒素所留心者.願吏取自書劄子曰.臣帶郡符.率屬吏.躬詣界首.奉迎聖駕.將面天顏.臣不任踊躍歡呼之至.實封以付堯叟.堯叟復問.對如前.堯叟既去.眞宗遣中使問堯叟.承矩云何.道路相躡.既至發封.乃知當去.而堯叟兄弟皆大怒.承矩卒.諸子不敢仕.

承矩於雄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日至其處.吟詩數十首.刻石.人以謂何六愛蓼花.不知經始塘泊也.

自五代來.契丹歲壓境.及中國徵發.即引去.遣問之.曰.校獵爾.以是困中國.

予爲汝陰學官.學者多言萬壽之西.潁水之上.有林號稅之步.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數百歲.榮落不時.每有碑云.粉黛潑容.金頂之樹.余過之.往觀焉.木身纔十數年爾.是時歲暮.群木皆落.從者以爲枯也.木下有刹石.石有篆文.有銘曰.曾公有悟.怖心未已.敬造浮圖.式崇妙理.文詞鬧相.粉黛潑容.金刹一樹.永出樊籠.開元十六年歲在執徐首旬五日建.地故佛氏道場.石乃刹下銘也.粉黛潑容.謂建像也.金刹一樹.謂建刹也.讀者寡陋.傳者喜爲緣飾.苟無此石.亦足惑世也.

蔡州壺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其枝垂入地.有根復出爲木.枝復下垂.如是三四.重圍環列.如子孫然.世傳漢費長房遇仙者處.木即懸壺者.沈邱令張煥閩人.書至蔡.爲余言乃榕木也.嶺外多有之.其四垂旁出.無足怪者.柳子厚柳州詩云.榕葉滿庭鶯亂飛者是也.

余讀魏氏雜編.見眞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哀登極往還書.蓋大臣同憂戚.宜有慶弔.往在南都.奉神宗諱.見蘇尙書作路發運帖.莫知當慰與否也.相與商論.竟復中輟.乃知前輩禮法猶在.而近世士大夫之罕聞也.因錄之.寇侍郎慰書曰.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邦.天下臣子.畢同號慕.昔同華綬.俱受異恩.攀靈馭以無由.望天顏而永訣.方纏悲緒.遽捧台函.摧咽之誠.倍萬常品.賀書曰.伏以聖人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王澤如春.普慶俶臨於九有.凡在照臨之下.畢同歡忭之心.侍郎久滯外藩.已成美政.顧惟佇徵于舊德.寵命始洽于新恩.未果馳誠.先蒙飛翰.感銘忻慰.無以喻名.

夏英公家中風方.父子歷中輒愈.

鱸魚大魚白也。今謂之鯛子。

王學士遵妻某氏。妻常辱之。怨于遵。不受。亦不較也。或問之。曰。彼將去矣。不必校也。已而遵怒逐之。某盤歸其裝。一家皆諫止之。曰。此自彼有。我何與焉。然亦非彼所有也。妾過盜盡亡其資。常辱家人。今夕白露下。使以器取之。又謂遵曰。新婦妾某日當死。以後事累公。皆然。

仁宗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

太祖爲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媼家。媼事之謹。他日訪其家。媼則死矣。得其子以爲御廚使。久之不遷。求去。太祖曰。以而才地。御廚使其可得也。爵祿以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大夫。而爾意猶不滿耶。

太祖閱蜀宮畫圖。問其所用。曰。以奉人主。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衆觀耶。於是以賜東華門外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爲微官。畏其迂情而就法也。

王荊公嫁女蔡氏。慈壽宮賜珠襦。直數十萬。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我無秦璽。不害爲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嘉祐之末。宴二府兩制三館於羣玉殿。御書飛白以得賜之。蔡襄王珪同爲學士。襄有書名。而仁宗使珪題所賜。兩人各自得也。

太宗不豫。呂正惠公宿西省。內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門。以喪訃告。且問所立。於是長子楚王以疾廢。眞宗次爲太子。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語。內侍欲斬耶。豫立太子。正爲此耳。且吾奉手詔。可取視也。王既入。公鎖之而去。眞宗既立。還而出之。

太宗數私謂正惠公曰。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寧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卽位。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爲絹而比者歲百萬疋。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樂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爲縣。民亦貧至今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不特臣羞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葉表爲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司馬溫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四腳加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爲四腳。

其後鄭毅夫讀繢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皁絹裹髮。周武帝裁爲四腳。名以幞頭。馬周請貫髮前腳。蓋布四腳。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腳。如唐制。

英宗崩。宋次道誤爲布幞頭。有司遂用民間布喪之服。以金漆紗幞頭。去其鐵腳。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

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幞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腳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夫古之冠古也。四腳今也。於禮爲簡矣。

蕭買寶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繁。季爲士。逸飲無度。伯薄之。給與有限。仲數私爲償其費。季德之。祖親臨。伯疏卒仲之子。復爲士。游學京師。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數以誣仲。仲實不私也。而無以自明。季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誣。

爾雅。哉始也。注云。尙書四月哉生魄。釋文云。亦作裁。疏云。古文作才。以聲近借爲裁。始之哉也。余按說文。才、草木之初生也。哉言之閒也。當作才。非借也。又按集韻。繒一入色曰纔。借作才。非是。

無爲軍巢縣柘皐鎭永甯院有雀棲於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勝蠹之狀。

阿井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惟二井耳。水也。相傳拜之。比他水重爾。

廣濟軍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既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後山談叢卷四

教坊之樂已不齊。凡樂作不借作。止不借止。以先後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於此得爲政之法焉。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中頭。又有大車。用四人推。載十石。蓋木流牛馬也。

中秋陰暗。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蕎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麥得月而秀。世傳兔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

蜀稻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蒸用大木空中爲甑。盛數石。炒用石板爲釜。凡數十石。

油絹紙、石灰、麥䴬、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廬州有坐化貓。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唐有鸜鵒舍利。

鄆州陽穀。自國初以來。不罹災傷。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土堆也。王師初伐蜀。李昊、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雍則仁恕之後也。

某官社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安陽河是也。大陸、荊州鉅鹿泊也。通此爲九河。父

老言九河者正流分爲支流同爲逆河者爲潮水所逆行十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故曰須後命爾上聞之詔乘馬乃買驢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又徙昉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薦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十日而後行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詩云惟寡婦之笱寡婦乃用笱爾古之漁笱亦有制也

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爲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帝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于知人楊文公以爲然謂王揚休山立宗廟器也

嘉州產紫竹楠榴櫻木等仕于蜀者競採之以爲器人甚苦之吳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

章氏之先起家將爲王氏守北邊號太傅其妻練氏封郡君太傅嘗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陰縱之兩卒奔江南皆爲將閩之亂也李氏使兩卒將而攻之太傅已卒其子守之兩卒使人諭郡君言城且暮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曰爾全吾一家不若完此一城爾將許之諭使降是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後也

世以癩疾身陷爲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又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爲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常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儒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聞者絕倒

魯直爲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條魯直曰榆條準此蓋律語有餘條準此也一坐大閱而文史共深恨之

閩中諸縣多至十萬戶堅忍喜訟號難治邵武其尤者自國初至今有四令張鄧公杜宗會其二人則忘之矣宗會澶人

趙普諫繕都城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誰駐足耶

王師既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擒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太祖批其後曰俗好雀兒腸肚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既對太祖爲內燕惟三將與秦晉兩王侍既入乃福寧殿席地而坐陳歲肉欠熟情意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設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來三將莫測曰近從江南乞此米也

祕閣書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不減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穎蔭曰黃鸝口噤蕎麥斗夏中候黃鸝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下熟角田豆也角者麥之訛也

婺州李翁與鄉人如五臺山衆少皆騎翁老且瞽獨步行既至衆所見端相如常翁與山東老人所見皆閣千疊山東老人詩書齋戒四十年矣

釋氏之頗儒者所謂志也志則欲遠大遠大則成志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近年華山毛女峯有隸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眞一且一九三斗三斤疑爲服茯苓法也令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爲度密和而蒸服而不九道者趙翁云蓋茯苓不蒸煮不能去陰氣也余謂不煮不能去皮梗也

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然也維桑與梓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梓漆以爲棺榛栗以爲贄椅桐以爲器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三稅法皇祐初爲李諮所壞及韓魏公用茶小引盜壞京師市井自三稅法改後日漸蕭條酒肆自包孝肅知府日重定趨壞錢

三司故吏高成端襄城人明習吏事自五代以來三司條貫無不有也嘉祐中嘗言事不用

契丹使至德濟軍會仁宗崩議欲卻之又欲使至國門而去邵安簡欲使奉國書置柩前見天子以安遠人

張貴妃受册詔問册畢受和儀其爲修媛已自尊大邵必以公公事儀比命婦一品上之

張永守蜀仲春官糶米仲春夏糶鹽惠民乾德四年詔諸道受納稅賦不得稱分毫合勺銖絲忽

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復行稽括比咸平六年稅額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九貫石斤道

王旦爲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相

顏常道曰某年河水圍濮州城寶失戒夜發聲如雷須臾巷木沒軒士有獻衣袽之法其要取蘇絮胎縛作向大小不一使善泅卒沒城中捫溺穴用隨水勢畜入孔道卽彌衆工隨與城堞無虞

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傜人舟居謂之蜑人島上謂之黎人

仁宗用兵無敵雖不服而心服使人數世服非無敵而何

仰山元老既北歸皆之山閒有唐祖元之故處深密巖險久無人迹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登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來蟠於室前仰首以嚮既罷伸其下體如拜伏狀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常幸祕書省。召晉軍官使觀書焉。

太祖設竹木務於汳上。市竹木於秦晉。由河入汳。有卒千五百人。出材於汳。納材於場。役畢材場於務之側。有二三千人。凡與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啓聖院乃其材也。今百年矣。梁棋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供雜物。而領以三司。條遺矣。

巖頭、雪峯、欽山同行。至湖外。詣郵舍求水。舍中獨一女子。見山愛之。爲具熱水。而水盞中有同心結。山諭意而藏之。遂稱疾而罷。巖峯既行。復還訪之。則已與女納婚。是夕成禮。乃誘出之。投之棘叢。展轉鉤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吾悟矣。遂攜去。既出世。每升坐。即曰。錦帳香囊。風吹滿路香。大衆還知落處麼。衆莫能對。久之傳至巖頭。巖教之曰。汝往但道傳語十八字。好好事潘郎。僧既對。山曰。此是巖頭道底。僧人無語。余爲代曰。熟處難忘。徐之南唐崇勝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照甯中。修殿。大像腹中得畫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也。而題曰施主王崇璟。豈其前身也耶。

北里張生。家世奉道。自謂當爲左玄真人。遂以爲稱。爲朝元圖。繪其像於位。後夢爲城神所逮。詰而杖之。既覺。臀流血如嘗杖云。

古錢懸而旋。入之四平。扣之玉聲。

錢世號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塼。故久而不壞。司業黃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在重。使草不生。

道者呂翁某。初遇鍾離先生。權授以乾汞爲白金法。翁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當復誤人。謝不受。先生驚歎。謂有受道之質。遂授出世法。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

圓通行腳至浮山遠錄。公深愛之。欲收爲嗣。通遂去。復以偈留之。欲共評量古今公案。通答曰。究竟。

邑子寇定。瘧發於腦。每呼其母。自敍平生不孝與悖。則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召其弟。教以勿效我也。

中州松子雖糙小不可食。然其子可種。惟不可近手。以杖擊其蓬。使子墮地。用深鑵刺地。深五寸許。以帶帶入之。無有不生者。東坡居士種松法。

晁無咎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當盡取。如其橫生遠近。掘地而埋之。切須帶土。雖大木亦可活也。大水仍去其枝。

丁謂當國。寘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既南貶。而文定復相。相傳忠愍爲閻羅王。世謂死活不得。

洞下太陽和尚。久而無嗣。晚得遠公。欲得爲嗣。遠曰。弟子自有師承。恐誤和尚。太陽出涙。遠曰。請受授鞋。他日爲和尚接法嗣。遠既住浮山。愛青老明慧。接以洞教。後住投子。遂嗣太陽云。

刁學士約。喜交結。請謁常至夜半。號刁半夜。杜祁公爲相。蘇學士舜欽。其壻也。歲暮以故事賽用賣故紙錢祠神以會賓客。皆一時知名士也。王宣徽拱辰。丞衡史呂申公之黨也。欲舉其事以動臣相。曰。可一

舉而盡也。有曰刁亦眞召。叛其謀而不以告。詰朝逐客城東。於是蘇坐自盜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獨逸。其後生客皆至從官。而刁獨終於官職。

呂申公曰。惟人生之性。不可不養。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本。寥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寥歎曰。眞溫公之役也。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而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善大書者。有僧請爲方丈字。以沙布地爲國字。張圖於上。東氈爲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仍脫袈裟。投墨瓮中。擲以爲點。遂賜紫衣。

里人某。賊吏也。既死。謂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鼠伸首出于帷。久之而沒。

西都崇德寺僧普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獄果有然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然香祝之曰。地獄若無。烟當上。有則當下。既炷。煙下而地裂受之。端大驚失色而逝。

仁宗每社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邪。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吾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欲也。遂不食。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我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賈毅武人。常謂平生無大過。惟於然河多得官爲恨。蓋過徼例以虛功而受厚賞爾。又謂議者重燕而輕夏。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爲法。夏人不慕中國。習俗自如。不可輕也。又言爲涇原總管。嘗夜雪臨邊。顧有馬跡。使逐得之。乃夏之邏人。嘗四更者。夏人逐更而巡。中國之備不及也。以邏自尋其境。乃舍之。

乖崖爲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邪。笞而遣之。

眉山公卒。太學生侯奔。武學生楊選。素不識公。率衆舉哀。從者二百餘人。欲飯僧于法雲。主者惟白下雞。慧林佛陀禪師聞而招致之。

參寥從兗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爲甚篤。他日爲曾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爲公報之。使知爲善之效。

蘇長公以詩得罪。劉攽貢父以職和罰金。既而坐事貶官湖外。過黃而見蘇。寒溫外。問有新譔否。貢父曰。有二醫父至其子而易業爲儒賈。二父每相見。必以爲患。甲曰。賢郎何爲。曰。檢與一解留。乙復問曰。與舉子唱和詩留。他日乙曰。兒子竟不免解著賊賦。縣已遣矣。甲曰。兒子其何免邪。乙曰。賢郎何謨。曰。若何著賦詩亦不穩變。公應之曰。賢甯得以憂邁。

四庫全書提要

高齋漫錄一卷。宋曾慥撰。慥有類說。自序以為小道可觀。而慥之於貲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其撰述是書。亦即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蹟。以至文評詩話詼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中如給舍之當服赬帶。不歷轉運使之不得為知制誥。皆可補史志所未備。其徵引叢雜。不無瑣屑。要其可取者多。固遠勝於游談無根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世尠流傳。近時曹溶曾採入學海類編。而祇存五頁。蓋自他書抄撮。姑以備數。遺漏宏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捃摭裒輯。視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樂大典失載者。亦為補入。略用時代銓次。合為一卷。雖未必慥之完帙。然大略亦可睹矣。

高齋漫錄

宋曾慥撰

今人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祕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遺杯。乃知唐已有祕色矣。

仁宗時。度支金郎中君卿。年十九時。與其兄君祐郊居。挾策野外。遇田家有醉鬬而傷者。仇人尤而執之。告縣曰。是金秀才呼僕毆之也。縣大夫繫械君卿。欲正其罪。君卿不能力爭。吏具文案上。忽有大風來攝捲文書乘空去。衆訝焉。明日復具上。大風復舉去如前。又明日。復然。大夫驚怪曰。豈非此儒生當貴達乎。解而遣之。後四年。第六人及第。熙寧中。君卿以廣南轉運使致仕。終於其家。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上。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即降處分。宣仁答云。此自有所處。不須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兩匹，小兒各與乳糖獅子兩個。時內外咸歎仰后德為不可及也。

歐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儀諫議。送金酒盤盞十副。注子二把。作潤筆資。歐公辭不受。戲云。正欠捧者耳。仲儀即遣人如京師。用千緡買二侍女并獻。公納器物而卻侍女。答云。前言戲之耳。蓋仲儀初不知辟夫人嚴而不容故也。

文潞公嘗戲云。某平生作官。趙家僕不止。方為從官時。家僕已呼僕射。比為宰相。渠先為司徒矣。近年賤人僕隸。以僕射可從為卑小。則稱保義。又或稱大夫也。

熙寧多行新法。諸路使者。率用一時新進之士。大理寺丞李察。為河北提舉常平。頗事風采。時文潞公守北門。思欲折之。察年少侏儒。公俟其來于廳事。特設高脚椅子。察進謁盤跚。久不能就坐。公顧左右徐曰。抱上寺丞。察慚沮而退。

江鄰幾雜志云。陳公執中當館伴北使。使人問儀鸞司緣何得名。陳無以對。或云。附大業中鸞集於供帳廊屋。遂名云。

熙寧殿試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較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諂也。況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宦。則材智聲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殿試策以別人才。人主燕閒時。於其等輩廣訪備聞。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

鄧潤甫聖求。元豐中為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泰陵嗣位。以甘盤之舊。入翰林為學士。及以事外補。林子中希為中丞。上章彈擊其路曰。先帝西垣之詞客。十載于茲。陛下東宮之舊臣。一人而已。上不聽。後殿年召為兵部尚書。時范純夫祖禹為內相。蔚有時望。與鄧公同知貢舉。引試第二場間。忽有中使宣押學士拜尚書左丞。范公方冠帶迎肅中使曰。宣押鄧學士。非范學士也。鄧戢頃上馬。過稷揖諸公。頗有得色。數日以病卒于位。黃道夫嘗為祭文云。中書三月。功名已遂於推揚。東府數宵。魂魄俄歸於寢寓。道夫自謂精切。戲曰。此文可書之聖求門右。章子厚惇笑曰。聖求生為執政。死乃作桃符矣。當時傳以為笑。

王荊公五經義初成。裕陵嘗問曰。禹貢稱璊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至導河但云積石。不言自何也。荊公無以為對。

王荊公一日見婢持綠扇付外浣涑。公戲作謎云。雖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自分明。

王荊公在鍾山與客對棋。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不敢爭。惟其不敢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客莫曉其意。公曰。此持棋謎也。

王荊公游山題壁云。欲據而食又無木。欲飼吾寶又無木。有木則利用刑人。無木則不可伐而燒。乃安石至此四字。其後林震遊揚州平山堂。題壁曰。兢兢。知其為震來也。同行未高甑書其旁曰。不可。衆莫曉其義。高曰。高來不可。低來不可。客大笑。

王和甫守金陵。荊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店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人事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左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王相珪當國。有故人至政事堂。公問勞甚厚。其人宦遊不遂。有憔悴可憐之色。時用郊恩改章服。公曰。吾

友蓋進歲久。且喜近錫章服。故人笑曰。某舊著綠時。只是淸貧。自著緋後。轉更亦窮。諸公閧堂爲之絕倒。

馮公京為樞密使。嘗薦王鞏可用。王荊公安石曰。鞏止是一小男女。陪陟馮京。故薦之。馮公曰。王鞏與臣陪陟。誠如安石所言。若以為小男女。則鞏戊子生。上變色久之。神宗皇帝戊子生故也。

蔡懋為馮公京之婿。馮薨於位。泰陵車駕臨奠。懋衰絰雜於馮氏子弟間。厲聲呼曰。陛下臣父屈死。上聳傳聞之。乃愍。自是知持正之冤而惜其死。

元祐初。溫公拜相。更易熙豐政事。荊公在鍾山。親舊恐傷其意。不敢告語。有舉子自京師歸。公問有何新事。對曰。近有指揮不得看字說。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是夜聞公繞牀行至達旦。於屏上書司馬光三字凡數百。其胸次不平之氣類可見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為然。案此條據學海類編增入

呂相微仲當國。豐相之為諸書侍郎。凡數月不至相府。公寄聲云。相之久不相過。頗有欲而言者。後字月相之機往見。語不及他。但敘寒暄而已。至欲去上馬。徐云。寡欲可以近道。相之唯唯而去。

范師厚曰。忠宣公元祐初自慶帥被召給事中。遂執政。其弟德孺代守慶。一日德孺有書論邊事。公以書答之云。大略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國較勝負。不惟不可勝。使亦不能勝。雖勝亦非也。弟其思之。

祖宗故事。不歷轉運使不除知制誥。蘇子容頌自脩起居注出為淮南轉運使。未幾召還。遂知制誥。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安道問云。令嗣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漢書。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子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間人尚有看三遍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閱。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東坡聞荊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箇。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為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為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為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案此條自抵仙游潭句以下原本脫去今據學海類編補入

羅林有食不盡物。皆投大釜中煮之。名谷董羹。東坡所用。乃此事也。亦前人所未用。

東坡作溫公制詞云。執德不回。常用社稷為悅。以死勤事。坐致股肱或虧。或問坡曰。溫公豈曹操之徒耶。坡愕然問其所以。答曰。社稷豈所可悅者。坡笑改曰用安社稷為悅。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須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一日穆父折簡召坡食皛飯、及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皛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俱毛也、穆父歎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案此條據學海類編增入）

俗語云、借書與人一癡、借得復還爲一癡、嘗力辨此語、以爲有無相通、義也、貸而必還、禮也、尙何癡、後果見王樂道從錢穆父借書一帖云、出師頌書函中最妙絕、古語云、借書一瓻、還書一瓻、欲兩尊奉獻、以不受例外物、因不敢陳積、後又覽唐韻瓻字下注、乃云古者借書、以是盛酒、果知非癡字也、故予有送還考古圖詩云、歷知插架有萬軸、頗悞送還無一瓻、用此事、洪駒父又云、癡瓻二事兩出、疑癡字剗薄子妄改爾、

劉貢父嘗見一士人口吃、戲作謎云、本是昌徒、又爲非類、雖無雄材、却有艾氣、東坡曰、貢父可謂滑稽之雄也、

傅欽之爲御史中丞、嘗有章論劉仲馮、一日貢父邂逅見之、問曰、小姪何事敢煩臺評、欽之答云、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笑曰、七上八下人才、

南唐有畫黃頭子數十枚集于風枝之上、山谷題云、萬下蹄間、（案蹄間原本作啼間、又義未詳、考黃庭堅集注一作蹄間、蓋取蹄涔之意、與下文字相對、今從之）適燕（案本集適燕作斥鷃）飲啄爭雄罵枝竿網將作遺語寄古然詠黃雀亦可、徐師川亦題云、鸂鶒之名、多不可紀、白頭稱公、黃頭稱子、羣飛且鳴、是將鬪矣、又云、禽之至微、勇而善鬬、竟亦何所爭、人爲之勝負、

彭器資元祐之末爲吏部尙書、章子厚拜相、召至國門、從官並出郊迎、器資爲人剛直不少貶、議者以謂總領從官、出迓宰相、旣非私謁、亦未爲過也、在九江數月、楊樂道待制經過、云某與公嘗非久於人世者、他日當同職事、然某先往、公亦繼來、器資憮然、一日在廳事、忽睹黃衣人若今之健步者、持公牒立庭下、公命左右皂隸承接、皆曰不見、公叱之、乃謬爲承接之狀、鞠躬以進、公披牒卷而懷之、云來日食後便行、卽入內區處家事、作書別親舊、又作頌與宋夫人訣別、次日午後無疾而逝、或曰器資若了達理性、則其去當無影響、又若去登仙、必有道侶來迎、健步持檄、得非去爲神矣乎、

章公惇罷相、後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制詞云、悖悖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大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怪也、

崇寧初、蔡京用事、章公惇謂客曰、蔡元長必行三舍、奈何、客曰、三舍取士、周官賓興之法、相公何爲不取、章曰、正如人家有百金之產、以其半請門客教弟子、非不是美事、但家計當何如、聞者以爲知言、

李元膺早負才名、詩句精巧、蔡太師京深知之、蔡在翰苑、嘗因錫宴西池、失腳落水、幾至沒溺、元膺聞之、笑曰、蔡元長都濕了肚裏文章也、蔡聞之大怒、卒不得召用而卒、士論惜之云、

薛昂言白篤耨初行於都下、每兩值錢二十萬、蔡京一日宴執政、以盒盛二三兩許、令侍婢捧爐巡執政坐、取焚之、至尙書右丞范致虛、取盒盡傾入懷中、婢持空盒還、白京欲勸右丞一杯、京許之、婢取玉斗注

酒飲致虛、致虛辭之、婢以手開衣領、傾納懷中、其香俱敗、

米事中、蔡太師行當十錢、韋縱坐私鑄、文面編管、人多言其枉、政和間、上皇命改右列爲閤門官、或勸從用藥除字、縱曰、面已文矣、終不齒於縉紳、止欲註其下曰、太師錯、或嘲之曰、若注且須問官、慎勿私注也、

蔡京崇寧中、以晁文耀相般出觀音院待罪、客有過之者、京泣曰、京若負國、即教三子都沒前程、好事者戲云、兩行珠淚下、三箇鳳毛災、

崇寧以後、王氏字說盛行、學校經義論策、悉用字說、有胡汝霖者、答用武策、其畧云、止戈爲武、周王伐商、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歸馬放牛、偃武修文、是識武字者也、尊號曰武、不亦宜乎、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旣得天下、而窮兵黷武不已、是不識武字者也、榜出、遂爲第一、雖用字說而有理、

大觀四年之冬、册立鄭貴妃爲皇后、時翰林學士范公致虛當制、明日、宰相何公執中奏陳制書不工、上令何公改爲之、腦詞云、天地尊位、二氣合而萬物生、日月並明、四時敍而百度正、蓋是改易王荊公拜相麻元公綽所作者、范公不能平、上章極論其非、且云、聖朝立后、當用新意、不當蹈襲前人通行舊語、至競至慎、不敢妄措詞、若今來臣僚撰到麻制、以天作之合對王假有家、臣所以不敢蹈襲而語者、以其係立靖和皇后制語也、又若惟久乃濟對非初其艱、臣所以不敢蹈襲而語者、以其係立瑤華孟后制中語也、凡此之類、謂宜避忌、貼黃云、人臣之事君與后、猶人子之事父與母也、專有不便於父母而子不言、是不子也、范公坐是竟得罪外補、而禁中終以後制有靖和與瑤華兩對爲忌諱、仍舊用范所草制詞、

張公天覺、政和初召還、俄拜右相、廣引所知、布列要路、未幾爲讒譖所擠、斥逐殆盡、公尋亦罷相、再貶峽州、中途至於僧寺、有千手眼大悲觀音塑像、公題長韻於壁、其畧曰、靈山會上別世尊、各以願力濟羣生、子勿謂我徒經營、手眼太少難支撐、蓋言立朝寡助故也、

政和間、西夏國書、輒用本朝廟諱、中書舍人瀋兌作詔曰、乃於邊鄙之文、犯我祖宗之諱、張公商英時爲宰相、令兌修改、兌又曰、乃於爲文、犯我國諱、張公乃自爲改云、至於爲文、有失非慎、時皆服其得體、

給舍舊爲一等、並服犀帶排方佩魚、元豐中、有自侍郎爲夕拜者、故仍舊繫金帶、崇寧初、乃援以爲例、自是給事中並金帶矣、又殿中少監故事亦犀帶佩魚者、禁省供奉之職故也、政和以後、從大司樂位殿少之上、乃援例犀帶、已失本意、後見明堂以頒政位太常卿之上、又援司樂例亦犀帶、皆非也、

宣和間七夕、召宰執近臣禁中賜宴、上曰、七夕何故百司無假、宰相王公黼對曰、古今無假、上爲一笑、蓋用柳耆卿七夕詞以對、

崇觀以後、以言爲諱、宣和辛丑策士、偶詢時務、范宗尹肆言時忌、考官不取、以策微進、曰某字號語言涉異、令取聖裁、上嘉其直、令依次第編排、而衆人終不敢置之前列、僅綴甲末而已、

毗陵有成郞中、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牀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案此條據學海類編增入）

宣和間人材雜進學士待制班常有數十人乙巳之春開金明池有旨令從官於淸明日恣意遊賞是夜不扃郭門貴人競攜妓女朱輪寶馬駢闐西城之外諸公仍聚賭博達旦方歸識者以爲上恩優渥如此而身爲從官乃爲賭錢戲何也或答曰非是從官爲賭錢戲乃是賭錢戲爲從官故也

初韓公忠彥曾公布並爲執政蔡公京曾公肇並爲內相一日召蔡詣院草麻拜韓左揆蔡欲刺探上意乃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上曰專任一相繼而宣召內翰草曾公右相麻麻詞破題云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爲也

宗正寺命宗室名以字名相犯故多用僻字更無義理而字多不識每命一名卽從書吏問釋音有錢士始者爲判宗上皇嘗遇亦厚嘗宣論曰卿家私事都無奏請何也士始對曰臣別無干求只乞賜恩爲臣改名上笑而易之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柳公權陰符經敍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夏縣賀良家藏李太白墨迹十八字云乘醉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太白書因朝請名公跋於其後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乘勝欲取幽燕或以師者爲言太祖不能決時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唯得少之中猶難入手又況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卽日班師

黃禹川滔長於四六嘗有云八十日歸去來兮九萬里搏扶搖者又云聲聞于天方類在陰之鶴非搶于地有同決起之鳩又云壽父再命而僂滌獲循牆孟軻千里而來敢云利國有名士作謝及第啓云虎士闢闐傍徨紫禁龍章在御嬰翳清光或曰此乃把兒番人也

徐師川族兄少赴擢揚試圓壇八陛賦援毫終日不能下筆乃大書試卷云圓壇八陛八陛圓壇卽圓壇而八陛又八陛以圓壇八陛圓壇既圓壇而八陛圓壇八陛又八陛以圓壇榜出尙爲失意之狀或謂之曰有司不明固可罪然吾兄所以被黜正由小賦中不見題故也至今人傳以爲笑

李賓王利用鄱陽人躬行君子人也又善相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知慧察其皮毛（案學海類編知豐作安者）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天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其久帥多專誅也

白雲端長老厥初禪理未契因觀弄獅子戲忽翻裂袈裟身跳躍作獅子態叢林號爲端獅子

墨客揮犀

彭乘 撰

墨客揮犀卷之一

宋彭乘

包拯自御史直諫讜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廟常溫顏優納近侍以為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然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張相昇為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因謂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衣朱腰金如陛下乃

孤寒也帝曰何為孤寒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職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為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孫資政沔出帥環慶宿營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曰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某下況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

寇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荊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不根而生滋茂殆一畝邑人神之立廟於側祠宇嚴潔祀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石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某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毋顧家也部將得以活去投江南居　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為主是夜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

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惜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　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未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饔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矣屍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夜卒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之虛實先是城西南備禦素不設備卒乃引三帥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為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哉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絜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但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半為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

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起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其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知也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為黑甜飲酒為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左傳晉使子貢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註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為行裝為行李非也

鄭希仲云凡仕官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眾而為帥二為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隳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謂方為郡久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恩之不聞

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邏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喜出郡迓焉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左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飾勒鞲置廳之左寇既歸船其子極白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極於孫漢榜中第由是成名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

獨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書皆是
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人於榜下擇婿號臠婿其語蓋本諸袁崧尤無義
理其間或有意不願而爲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
者有一新後輩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
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
避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
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
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將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
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墨客揮犀　卷之一　五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
人爲題詩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
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
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議增月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詩答
之曰五貫五百九十俸虛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
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
酒喫肉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
瓮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
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潘閬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狂放
不羈嘗爲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
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閬命捕購甚
急閬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
潘逍遙平生志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
嗔爾口嗷嗷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
山神鎮常在驅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後會放

墨客揮犀　卷之一　六

以助教授之官閬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悛改
復爲掃市舞詞曰出秋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
火暢殺我以此爲士人不齒投棄終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
售此所謂耳鑒又以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
一色不印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
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永
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
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
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
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
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司馬溫公詩話曰魏野詩曰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
窗下有殘燈而俗人見葉爲藥不止不佳亦和下
句無氣味魯直曰老杜詩曰黄獨無苗山雪盛黄
獨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南州多食之而
俗人易曰黄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
黄精也如淵明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

墨客揮犀　卷之一　七

渾成風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
之差遂失古人情狀學者不可不知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圃最盛處仁宗朝韓魏公
以副樞出鎮維揚初夏芍藥盛開忽於叢中得黄
緣稜者四朵土人呼爲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
一二朶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二人者同賞時王
禹玉作監郡王荊公爲幕官陳秀公初授尉衛寺
丞爲過客其後四人者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
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寮皆訝云
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
入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者是
何穆若之容忽覩髮如之狀

墨客揮犀卷之一　終

墨客揮犀　卷之一　八

墨客揮犀卷之二

宋彭乘

倪彥及朝奉嘗為太原府幕官云太原人喜食棗無貴賤老少常置棗於懷袖間等閑探取食之則人之齒皆黃緣食棗故乃驗嵇叔夜齒居晉而黃之說

福州雪峯有應潮泉其廣不過二三尺水纔數寸而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差然四傍皆頑石惟當中有數沙眼每潮上則涓涓而出潮退復竭故老相傳

以為海眼但其處高當山脊不知何以能爾水澤相通也又湯院有泉凡四五泓其一當中獨冷如水餘皆沸引入浴室冷煖正得其中餘瀝導以灌田為利甚博蔣頴叔留題詩所謂及物就為多灌田一萬頃是也

蒲陽壺公山有鱉泉在嶔岩之側一杖大可容臂其源常竭求涓滴不可得州縣遇旱暵即遣吏齋沐置淨器於前以茅接之泉乃徐徐引出滿器而止有一鱉大如錢色紅可愛緣茅入器中戲泳俄頃乃去若遇鱉出雨必霑足此亦應天寺鱣井之類也

王聖美為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傳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何如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與者必致怒爭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人為良子宣喜之既罷與余過相國寺和尚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奈何淵材色窘余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材以手持鬚良久目余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余迫之淵材以手挈帽搴衣走如飛余與奴楊照遍二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顧喘立面無人色曰編虎頭撩虎鬚幾不免虎口哉余又戲曰在兵法何計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之凡得儒生為上祀僧為次餘人為下有儒生行郴連道中日將暮遇耕者問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曰前有猛獸為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民居可以託宿生信之趨而前始入一荒逕詰曲行者甚少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出見客甚喜延入一室供帳赫然肴饌豐美既夕有婦人出問生所闕其色甚妍生戲一言挑之欣然而就生由是留退數日婦人亦比夜而至情意款昵乃私謂生曰是家將謀殺子以祭鬼宜早自為計我亦良家子為其所劫至此所以遣妾侍君者欲以緩君留耳生聞大駭乃夜穴壁與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卒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前所見指途耕者亦其黨也於是一家盡抵極法生用賞得官遂與婦人偕老焉

北人喜鴉聲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鴉聲吉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古所謂乾鵲是也南中多有信鵲者類鵲而小能為百舌聲春時其聲極可愛忽飛鳴而過庭簷間者則其

占為有喜凡野禽或獐狐之類入人家者必有不祥事余累試甚驗不但人家路行遇飛鳥過者切避之若遺糞污人衣者亦不祥又見雀鬬者不得相逐遭官事

鸂鶒能敕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鵁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印蠹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嘗避戊己日故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　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王君貺為三司使乞更河北鹽法條約頗精密仁廟批曰朕不忍河北軍民頓食貴鹽三司即時寢罷

後刻詔於北京望宸閣

錢君倚學士服除知江寧府常州有無賴男子來謁曰我乃先公故侶也先公嘗貸我二十萬幸見還君倚愀然變色起謝之延一饌送保寧館留且將聚質償之常有老先生數人聞之俱至責無賴子曰舍人方起復貧甚柰何以其親爲言欺取無券質之財父老俱白君倚請執送之君倚笑曰豈可彼以吾父有所貸未償爲請公輔爲之子何敢不償哉於是償之遣去無賴至常州人人聚罵遂自縊而死

雀有色純白者有尾白者構巢人家多爲祥瑞余曾見貨藥老人育白雀數枚問何從得之答云雀方出殼未羽時以蜜和飯飼之乃然

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虞者必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類雕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

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文潞公任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和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之山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河中府鸛雀樓五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惟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曰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烟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韓侍中薨差內臣張都知督塋事玄堂甃以石一切用度皆出於官上自撰墓碑題其額曰兩朝顧命

定册元勳之碑明年曾侍中薨上題其墓碑額曰兩朝顧命贊册亞勳之碑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耳毫未至天也剃眉人也君子修人事以應天柰何兒女子以爲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見知於人所謂傷古人之不見嗟吾道之難行也

戴山有老僧云數十年前曾登靈源洞見一禽自海上至身大如牛翼廣二丈餘下村疃間低飛掠食俄攫二大羖羊復望海而去識者云是虎鷹能捉捕虎豹

墨客揮犀卷之二終

墨客揮犀卷之三

宋彭乘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洲西山有虎爲暴十餘年後爲射者所殺兩耳如鋸焉又人言虎怪甚靈不妄食人遭其患者盖命所值或是宿寃也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嘗爲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曰虎暴殺我我母將無所依虎遽棄于地驚竄入山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爲朱虎殘

歐陽文忠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勾

當滁州一鎭時文忠守滁州有先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先生訟於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觧而造致先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奬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喜爲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繞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瀟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鎭北都召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云南郊迎天使東郊詔隱人隱人謂野而野有子名閑亦有淸譽今尚居陝州

處厚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謁

翌日召食時李郎中丁同席范與丁同年進士也因道舊日其修學時最爲貧窶與劉某同在長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鍾弱翁所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令具牌當爲重書之鑱刻工匠十數輩然自書不工人皆苦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閣壯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自徑八寸旁題姓名漫滅弱翁放意稱謗使僧呼梯取之拭拂視之乃魯國顏眞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字書何不刻石即令刻石傳者以爲笑

潼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爲群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肉骨糜碎乃去盖獨象乃衆象中最獷悍者不爲群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擲

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貉行十數步輒睡以物擊竹警之乃起既行復睡性嗜紙狀如兎毛質滑膩可愛予元符中於京師賣藥翁處見之

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投書人獨不肯去須索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也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將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天章閣侍制杜杞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爲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廳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馬有病瘧者取墓土著牀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獨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梁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使以食還王益重之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東之詩近於鄙俚也

蛟之狀如蛇其首如虎長者至數丈多居溪潭石穴下聲如牛鳴岸行或溪谷者時遭其患見人先以腥涎繞之既墜水即於腋下吮其血血盡乃止昔有舟人爲蛟所毒但見於水上嘻笑而入明日尸出兩腋下有穴如杯焉小說言漢武帝曾得蛟作鮓甚美又周處亦曾殺蛟然此物似神通人或見其首尾能殺者亦少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溪蜈蚣亦隨之蛇知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傍而出折蛇

觀之已無腸矣傳言蝍蛆甘帶蛆即蜈蚣之別名

蝸牛不特能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棊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棊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為高樓以臨城上亦為樓以拒使壯士伏槊鬬于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城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者恐講之未熟也

劉真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憚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王雱丞相荆公之次子也取撫州龐氏踰年生一子雱素有心疾至是與其妻不睦丞相念婦之無罪逐離而嫁之是時侯叔獻死而其妻隗氏悍戾不修丞相表其事而斥去時有嘐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東野下第詩曰出門如有碍誰云天地寬晚登第乃作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夫名利之重輕人所不能免東野尤甚

物有異類交者孔雀與蛇交蚯蚓與久斯交南方溪澗中有魚生石上號石班魚作鮓甚美至春含育則有毒不可食云與蜥蜴交也

舊說見龜蛇集者有印綬之喜博物志云龜純雌無雄與蛇交通而生子列子亦謂純雌其名大腰今有遇龜蛇集者皆以爲眞武降必焚香瞻誠懇禱而未嘗獲福蓋蔽於流俗而不究此說也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貯水插柳枝泛蜴蜥使青衣小兒環繞呼曰蜴蜥蜴蜥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開封府准堂劄責坊巷等觀祈雨甚急而不能盡得蜴蜥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無能神變者也小兒更其語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昏怎得甘雨

墨客揮犀卷之三 終

墨客揮犀卷之四

宋彭乘

熙寧中高麗遣使求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內翰抄錄以賜時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晝或宴居默坐研究經旨知常州對客語未嘗有笑容一日大會賓佐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乃共呼優人厚遺之曰汝之藝能使太守開顏其可賞也有一人竊疑公笑不由此因乘間啓公公曰疇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所以世之書題有閤下之稱前輩所稱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呼執事言閤下者少劉子玄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呼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有佐也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斥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侍者士庶盡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閤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閤下可謂上下無別矣世俗執事纔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

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疎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怪夫閣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甚可行耶宗從叔諸姑及姨舅行施之可也

柳如京開知蔡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聞來謁造其書閤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朞願取為繼室錢曰俟白家君敢議姻事柳曰以開之材學不辱子錢氏之門遂强委禽焉不旬日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遂乞上殿面訴柳開刼取臣女仁宗問曰識柳開否不識謂曰眞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得嘉壻矣吾為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陳瑩中為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猳豘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之以至大則殺之必養其稚者前朝不敢易爾

不知果安用神宗沈思久之詔付有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亦及此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來謁因與碁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持碁隱語也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事見太眞外傳曰上皇登沈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豈妃子醉眞海棠睡未足耳作仙童詩曰故將白練作仙衣不許膏污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曰應天下■用白練為衣作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事見鬼谷子曰照夜清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作僧峯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宴東府王公畢集詔跋陀羅至跋陀羅皓然清灑世祖

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拔陀羅趨外陛世祖曰摩訶衍不遠萬里來唯有一死在即應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者只一死耳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替歸題於驛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臨水不廢於謳吟易羽移商聊舒於羈思因成鳳棲梧曲子一闋聊書于壁後之君子覽之者毋以婦人竊弄翰墨為罪詞曰蜀道青天烟靄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嚲烏雲膩細帶雙垂金縷細玉佩玎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粧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大庾嶺上有佛祠嶺外往來題壁者鱗比有婦人題云妾幼年侍父任吳州司寇既代歸父以大庾本曰梅嶺之號今蕩然無一株遂市三十本植于嶺之左右因留詩于寺壁今隨夫任端溪復至此嶺詩已為杇鏝者所覆即命墨于故處詩曰滇江日掌刑廻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栽三十樹清

香留與空中嗣好事者因此丈退植梅多矣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

李翰林作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人皆推為佳句至歐陽文忠公題蘇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二人致詞雖異然皆善談風月者也

張端公伯玉大科成名篇什豪邁尤為清脫過姑熟見李太白十詠嘆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後見一水清澈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題此泉將留以待我也公有詩曰至今千丈松猶伴數岩雪不見纖塵飛寒泉寫明月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碁喫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蔡君謨善別茶後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採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于茶笥中選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輙曰此茶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貼驗之乃服王荆公為小學士時嘗訪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待公冀公稱賞公于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

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
眞率也

有小兒夜戲溪傍見星墜視之得一石圓如鷄卵因携以歸是夕其家大火明日棄于道上爲一工人所得經數夕又火遂還棄溪中夜將半復化爲流星而去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

輕去輙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黄塗之甞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黄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黄葢用之有素矣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甞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之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逕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况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墨客揮犀卷之四 終

墨客揮犀卷之五

宋彭乘

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陶隱居以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爲子也余童稚時屢驗之陶說誠不妄其類有三衔泥營巢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巢者名蠮螉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名既不同其質狀小大亦異蜾蠃蒲盧卽捕桑蠖及小蜘蛛之類蠮螉唯捕蠨蛸與蝶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盡實穴

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飛而諸蟲盡矣

蝗一生九十九子皆聮綴而下入地常深寸許至春暖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能躍十日而能飛喜旱而畏雪雪多則入地愈深不復能出蝗爲人掩捕飛起蔽天或墜陂湖間多化爲魚蝦有漁人於湖側置網蝗墜壓網至没漁輙有喜色明日舉網得蝦數斗

水蛭性難死予同官林㚟奉常言少時曾取大水蛭曝爲乾數月後投水槐中復生又以爲末散水中悉化爲小水蛭有人夜臨溪而掬蛭入其死中數年痩病而死其家將斂蛭自亡者口中擁出至數升而止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葢二物也今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於用木爲矢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

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度以上聞因冡覓宥

唐華清宮今靈泉觀也七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榦扶疎相傳云明皇洎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有十數莢合權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接于他枝則不復合權也

蟲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蚰蜒如壁虱螢火叩頭蟲蠧蛩莢蟲皆能入耳爲害余有外親曾爲蟲入耳自謂必死乃極其家所有悉備耗蕩凡數年家業遂破蟲出疾愈驗之乃叩頭蟲也又余從祖多患腹痛類爲蟲所食或教之以桃葉爲枕一夕蟲自鼻出形如鷹嘴人莫識其名者有人爲蚰蜒入耳遇其極時不覺以頭撞柱云血流不知云痒甚不可忍蚰蜒入耳往往食腦至冬又能滋生凡蟲入耳者惟用生油灌之爲妙

有蟲狀如蟬形小而扁好隱於屋壁及書策中前有兩長足如蟹螯觸後則身行觸前則却行有鄭房秀才因揭策見之不知其有毒也戲以手指再三撥之欲觀其行或爲所螫痛臥數日遇良醫治之得愈醫云此名惡蜘不治殺人

凡夜食必以燭余一夕大醉渴甚取水將飲聞水中有聲急呼燭觀之得一蟲狀如蚯蚓細而長問左右曰水蠱蟲也入腹中食人腸胃

段成式酉陽雜爼記事多詭其間叙草木異物尤多

謬妄寧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沈香花鷄舌葉藿香膠薰陸此甚謬旃檀與沈水兩木無異鷄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今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謬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也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竊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方覺之遂乞致任

蔡子正久在邊任晚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再守平涼作喜遷鶯辭一闋以自廣曰霜天清曉望紫塞古木寒雲衰草溪馬嘶風邊鴻翻月隴上鐵衣寒早欲歌倚曲悲壯盡道君恩須報塞垣樂盡路鞬錦須山西年少談笑刁手靜烽火一把長報平安耗聖主憂邊威懷遐邇驕虜且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須把金尊頻倒此曲成大傳都下

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觜利如錐多夜出半身著地半指空而行或有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為夜虎甚畏避之

蜣蜋夜飛宜避之撞入胸腹或臂股間輒遺子而去人或不悟子漸隱入肉中為患生股臂間者猶可傳脊若入心腹則不可治也

長安道中有行人倦息古松之下回視巨蛛蛇長丈餘死薄荊棘間若傷病者行者怪而諦視之但見腦門上蟲大如栗粒色紅如丹因取置地以足跋之遂延蛇遂能去行者忽覺足間微癢須臾愈劇毒氣徹升於股旬日之間血肉潰爛遂墜股而死細微之物其毒至是人終莫知其名

李溥為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惟建州餅茶而浙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此遂為發運司歲例每發遂使人奏舶艫蔽江自泗州七日至京余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購得其籍言兩浙牋紙三船他物稱是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于室以禳之今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鴟吻狀亦不類魚尾

劉伯材奏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大根惟留四旁鬚根則無不偃蓋

壺山有柘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當陽日嘗見之

菌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菌大如車蓋鄉民異之取以為饌食者輒死凡菌為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食殺人又有菌叢生於朽木或糞壤上其形如瑞芝潔白可愛夜則有光可以鑑物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日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李獻臣好為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召入京所道乃獻臣故吏到鄭廷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遂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悚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乞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餐與未曾餐正欲奉留一食耳

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驛郵置早膳聞如以手答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鵜鳥禁蛇

凌霄花金錢花渠那異花皆有毒不可近眼有人仰視凌霄花露滴眼中後遂失明

楊梅皂角木皆有雌雄雄者不實鑿木餘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實銀杏葉知鴨腳獨實者不實偶生及叢生者乃實

墨客揮犀卷之五

墨客揮犀卷之六

宋彭乘

郭䎿字景初泉州人少有才學而性甚輕脫嘗稱為醉人所誣太守詰其情狀䎿笑曰誘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者乃䎿是也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一首䎿操紙立就其畧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酒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見而大笑乃釋之

或傳得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潘閬四詩人名也或以為王丞相所撰

李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泉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瑋嘗命蜀人費孝先作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下有關馬又畫一鳳立於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泰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瑋止二子侍三子守官于外聞瑋病甚悉來省視至之翊日瑋乃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嶺南僻遠之地有驛名槑嵐往來宿止者多飼馬於堂上驛吏諫諭不聽乃題小詩於壁以譏之曰大馬本非堂上物莫言驛舍幹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不禁驢聲可柰何嘗以之喻俗皆人曾有為驢嘆牡丹賦云展俗鐵之雙蹄驚回蝶夢發如船之兩耳不聽鶯聲驛吏之意出於此

熙寧中鞏大卿申者善事眷權王丞相生日即飯僧具疏籠雀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即於客堂開籠搢笏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曾有秀才因盜絹被執亦以試賦獲免其警對云窺其戶而闃其無人心乎愛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自是頗習不凡為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　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醫僧奉眞親見之　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喫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飢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有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余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須喫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飢亦便齕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為時聞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為之哀傷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有一郎官年六十餘置媵妾數人鬚已斑白令其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恐為羣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頤頷遂空　又進士李居仁與鄭輝為友居仁年踰耳順鬚盡白輝少年輕侮乃呼之為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鬚去之輝一日見居仁陽驚曰數日不見而風彩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伍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異之餽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肉邪為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食蒸豚操筆立成曰觜長毛短淺含臕久住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眞堪玉筯挑若把膻根來比並膻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東坡元祐初見公之重孫訥夜話及此為記之

余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獄有人為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臠炙之類悉復為完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為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為牛羊者復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為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痛浮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事讞其語呪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慶曆中有焉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曰行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尺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纍布道士月夜登樓之際蹶詬曰吾觀爲敗蘞殺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懌又嘗從郭太尉游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咒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又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爲之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郎使余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余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覩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酈生所爲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國爲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爲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欲隱實也余何言禁蛇開井乎聞者絕倒淵材姓彭名乘即乘之叔也

饒陽於諸節中尤重寒食是日不問貧富皆製新衣煥然滿目云一歲終惟此日易衣雖甚弊不復易至來歲是日復圖一新也余素知北人重此節然不聞有易衣之俗自過嶺已南觀此節則若不聞矣故沈佺期謫嶺表日有詩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饒陽新甲子何日是淸明則南北異俗可知矣

嶺南無雪閩中無雪建劍汀邵四州有之故北人嘲云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柳實無花是南人非止不識雪兼亦不識楊花也大元庚寅季冬二十二日余時任長樂雨雪數寸遍山皆白土人莫不相顧驚嘆蒜木嘗見也余是日召友人吳述正同嘗時南軒梅一株盛開述正笑曰如此景致亦恐北人所未識是歲荔枝木皆凍死遍山連野彌望盡成枯木後年春始於舊根株漸抽芽孽又數年始復繁盛譜云荔枝木堅理難老至今有三百歲者生結不息今去君謨歿又五十年矣是三百五十年間不有此寒也

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錢塘日切禁之自是池沼之蛙遂不復生文通去州人食蛙如故而蛙亦盛人因謂天生是物將以養人食也食蛙益甚

陝西鳳州伎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醖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州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問何物荅云漆栗筆蜜

王雱字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麞何者是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揚雄太玄經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鄜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岸有郵置亦曰相思鋪令狐挺題壁以詩曰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應自古征人淚灑向空川作浪波

黃魯直使子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妝露著花魯直罪余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此論當有知之者耳

墨客揮犀卷之六　終

墨客揮犀卷之七

宋彭乘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撤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毀幕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陽文忠有詩云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以爲禮數輕重如此其實自有爲

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著撰多以古事詢之無不知者雖晚學卑品亦應答不勌時人號爲杜萬卷性和易有懿行士君子推之

西洛有五相宅當有五相鄰居詩屏相繼和乃文潞公富相王相二張相也伊洛山水之秀士風之厚自昔卿相間出故諺云吾鄉有宰相坊侍郎里

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爲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簑笠一鉤絲金鱗正在深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夜靜滿目青山載月歸

崔刑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

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婣族聞之無不媿赧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參政趙侍郎宅在東京麗景門內後致政歸睢陽舊第東門之宅更以爲客邸而材植雄壯非他可比時謂之無比店李給事師保釐西京時駝馬市有人新構酒樓李乘馬過其下悅其壯麗忽大言曰有巴時人對曰酒死叔平無比店洛中君錫有巴樓

除拜官職謂除拜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階謂之進以自下而上

亦更易之義

崔堅白侍郎口不談人之過澹於勢利祥符中掌右史者幾十年每立殿墀上常自退匿慮上見之精易象善鼓琴所儆舍有小閣手植竹數竿朝退默坐其上翛然獨酌以自適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壞冢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眞絕寶也公以百金荅之尤爲寶玩乃開醇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爲

吏將誤觸臺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重厚如此

有人說李稟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稟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皁襆子紅囊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稟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挈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李侍郎性清介簡重知杭州惡其俗輕靡不事遊燕一日微雪遽命出郊衆謂當召賓朋爲高會乃獨訪林逋處士清談至暮而歸任中未嘗買物及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而已

丞相龐公初登第爲鄆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常午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恥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嘗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乃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起雖譴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少保歐陽公永叔在政府將求引去先一詩寄潁陰隱士常秩其略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及公致仕還潁有詩贈秩曰潁有東都常處士披簑戴笠伴春鋤既而王丞相介甫秉政遂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而秩遂起先是歐公既致政凡有賓客上謁率以道服華陽巾便坐延見至是秩授官來謝公乃披衣束帶正寢見之明年直拜

侍講判國子監時有無名子改前詩作秩寄歐公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又曰昔日穎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鄂州人多化府畿村落間手持木牌一面正書詩二首云身爲車令心爲軾車動軾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荊與棘又云身爲客令心爲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管定辭君去後至封丘縣富固村曰此一片地可以葬吾身乃坐化鄉人共蓋堂以庇之其髮每月生一二寸則人爲剃之後爲一婦人以手損而剃之即不復生人有疾者往請藥即有藥隨器中服之多愈其眞身儼然面色紅潤必有道者也

退之有詩贈同遊者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曰余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陝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晩偶憶此詩方悞喚起催歸二禽名也若不虛設人故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况其大者乎

蓋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鶂之旨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晩鳴江南謂之春喚

潞州士人李愼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爲之傳說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闋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晚未休玉階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裀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常秩舊好治春秋凡著書講解僅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皆在是矣及詔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苗本錢權行倚閣三年人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秩色頗赧

滑州韋城縣有廟曰龍王廟中有井曰豢龍井其泓澄人莫敢汲汲則井有怪不然水且沸汲者病圖經曰春秋時周侯治滑病目久不愈醫者曰當得龍肝治之乃平後捨此不可治周侯詢左右皆曰

能蟠韋城池中歲旱民禱皆有應屠而取其肝可矣侯下令俾人取之是日驚雷怒風大作龍由南而去衝其城缺補之復壞如故慶曆年有知縣門客馬存秀才因醉入廟乃以礫投井試其靈異俄有金雀自井底飛出至井口化爲烈焰存鬚髮俱爇盡無孑遺臥病歲餘方愈

謝諫議名知人喜引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公性端重奉道及病盥沐衣冠正服怡然坐逝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謫見雲物禎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偽近歲皆怠慢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爲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曆所筭躔度謄奏不曾占候有

司但備員安祿而已熙寧中予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時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云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尋又遷儋耳久之天下傳聞子瞻已仙去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府太守葉公祖洽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遊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墨客揮犀卷之八

宋彭乘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于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階之禮只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舒王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舒王詩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華方其吐花而果具蕖中造語之工至於舒王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舒王曰江水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坡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也本露出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置于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檻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馬碓磑者古篆刻缺辨者幾希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及顯非賓客不重味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與所得俸祿盡置義庄以贍宗屬近愛樂善故雖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

然君謨議茶者莫敢對公發言建茶所以名重天下由公也後公製小團其品尤精於大團一日福唐蔡葉丞祕教召公啜小團坐久復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非獨小團必有大團雜之丞驚呼童曰本碾造二人茶繼有一客至造不及乃以大團兼之丞神服公之明審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各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群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去畧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情狀懵然愚騃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杜德俗呼為杜麻胡送鋪中卒也附郵筒物至重者他卒莫當之德即荷而去曾不倦息一日醉宰一虎臥於鋪前居人大驚德卯枕而寐食久方起解縛縱虎而去試詗之曰復歸舊山不得害人虎瞑目若聽伏者乃去人始以此異之數日後典衣召等輩環坐共飲曰德性根好道宿業所牽未能脫去乃此拘留近因引虎幾泄神妙吾非久去矣汝等善勤王事無生怠忽各宜保育登日德果死德惟一身乃瘞路傍治平年大雨水泛溢橫流德墓壞浮其屍出外為耕夫立其屍於路傍爪髮鬚眉皆不墮叩之逢逢若空革有識者復瘞之亦是異人也

程丞相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按決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寮佐飲酒則笑歌歡譊釋然無間於是人畏其剛果而樂其曠達

桑贊以尨節鎮邢城張文節居幕下例以幕職每月料入十五千以文節家貧食甚眾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即其所用之因聞于桑歸其餘于帑藏桑贊雖武人嘗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節為京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贊死塋洪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每遇寒食節至贊墓拜掃詔可之是歲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日在相府凡桑氏子孫來見者待之有如骨肉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即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遇見山中一老翁伐木

問其所用答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瘥

魏舒嘗詣野店主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者男也女也曰男年七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歲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絛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後果爲三公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沈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筯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羮緒妻到市買菰爲羮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羮汝何心併喫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痢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欲手自數其屍既而曰冷吾刃乃止

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壁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頭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及疾篤謂妻子曰吾尸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餐法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受含言訖齒啟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預以祖敍爲甚謹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常山年九十餘顏如小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淵明歸來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吾是以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歸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

莓苔莫嗔驚著汝舒王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仁廟朝皇族中太尉夫人一日入內再拜告帝曰臣妾有夫不幸爲婢妾所惑常忽視妾於千里夫人亦得罪居於遂華宮太尉嬖倖而不得朝經歲方春暮夫人爲詞曲名曰相思令云柳烟霽色方春花露逼金莖鞦韆院落海棠漸老纔過清明 嫩王臉托香脂臉相傳粉更與誰情秋波綻處相思淚迸天阻深誠

丁晉公爲昭王宮使夏英公時以翰林學士爲判官一日會宴齋宮伶人有雜手伎號藏擫者在焉丁顧夏曰古無詠藏擫詩內翰可作一首英公即席獻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伎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薛尚書歷典大郡其治嚴明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按決事雖寒暑無一日異也其精強如此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眞宗面賜藥酒一餅令空腹

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効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敘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

墨客揮犀卷之九

宋彭乘

晉張華初惠帝時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壞擾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信之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乃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人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公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并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曰精芒眩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張公將受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其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類此

曆龍圖恬靜寡慾天聖中以工部郎中知洪州册南渡徘徊不進或問其故荅曰職由以四月為限忽遽之任得無獲趨利之譏乎踰月乃上當時仕宦者無不媿服

張宗永華州人倜儻不羈善為詩寶元中以職官知建安縣時鄭州陳相尹京兆宗永嘗以事失公意公有別業在鄠杜縣間宗永知公好絕句詩乘閒請之於舍壁大書一韻云喬松翠竹絕纖埃門對南山盡日開應是主人貪報國功成名遂不歸來莊督錄以聞公覽而喜之待之如初宗永嘗有詩云大書文字隄防老剩買峯巒准備閑嘉句甚多往往膾炙人口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勑見之日先設禁圍於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今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宁泰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惟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衆舞為閧閙之衆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唯見三色謂舉人番人駱駝

曹武穆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由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食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者候騎報適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無泄西人聞之以為襲己皆殺之

山民云行於山中行數十里遙有猜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不知道路

楊行密之據揚州民呼蜜為蜂糖夫蜜密一音也呼吸不同字體各異亦由茄子伽子之義某或南方之好避諱者如此

山谷言余頃與范內翰純甫同局純甫多能言事方公初官鳳翔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卒以為常竟莫識其意　常從容問之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邪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孫元規知杭州擿姦發伏號為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然頂求化以新寺宇左右施利山積公出見立馬不行瞰其情久之入呼僧前詰其姦狀僧惶恐頓伏　又一僧醉臥道上為邏者所擒公問其故僧

答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又問復能飲酒否曰公家賜酒安敢不飲遂與酒一壺一引而盡公戒邏者曰速扶師歸院勿使爲羣小侵侮僧明日登鼓登坐謂衆曰吾西域之人也羅跡於此不幸爲此子聽識不可復留矣於是結跏趺坐奄然而逝其分別叔愚皆此類也

石恭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爲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死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趙侍讀師民學問淳德天下所共稱也仁廟時講書後殿說乾卦四德至貞字不以他音代呼直言其字近侍皆掩口公徐曰臨文不諱講罷帝目送之顧左右曰此真古儒也其眷重如此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曾直見其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爲撫州舉人行不就開宴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

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其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於旁聞之匿笑而去

墨客揮犀卷之九　終

墨客揮犀卷之十

宋彭乘

郭進有才畧累有軍功嘗判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府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焉設諸工之席于東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一隅也

孫夢得中丞爲英中復爲御史或曰公平生不識何由知之公曰昨聞中復知犍爲縣多美政及替不載一物其愛民廉潔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知賢則薦何用識面邪

包樞密知府禮上日衆吏前請諱公曰何諱也吏曰公祖先之名屬吏當避之公瞋目曰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贓污者吏懼而引去吁公儒者之通敏者也任府尹十餘年民吏稱爲神明然爲大尹十餘年近世亦稀有

興化隱士陳易字體常熙寧初在太學通經術既而隱居廬山以歸乃築室于興化縣之蔡溪品不下山者三十年惟與沙門有需視善人或就見亦無忤也易襟抱易曠風韻灑然見者無不愛慕忘歸蔡子由正言首以入行薦之易以啟事謝之云心若死灰枉被吹噓之力身如槁木難施雕琢之功又云昔在儒門雖粗修於入行晚歸祖道惟務了於一心心既已忘行復何有其所造如此其後轉

運判官陳達野復以行能尤異薦易於朝易終不起

黃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貧甚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氣所蔽翳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闊

初作東府望氣者言曰異哉乃有天子氣及府成車駕果臨幸時龍圖張秩以詩慶兩府諸公而王丞相和曰曾留主上經過迹更費多人賦詠才

王荊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相有邊功久居樞要仁廟朝有諫官言公宅枕乾剛貌類藝祖公上章請罪云宅枕乾剛乃朝廷所

賜貌類藝祖蓋父母所生仁廟嘉納益厚遇公言者內愧夫言事諫官之職也然貴得其實則不驥苟求其微過以邀名非義也況無過失乎

羅可涉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宏詞學贍麗嘗貢鄉薦見黜於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疎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乃攜壺就之其人慙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閭不能守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

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
識無犯年六十七而卒所爲詩賦多播人口嘗作
百韻雪詩其間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誠佳
句也
杜甫贈高適詩云脱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
張工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説未免捶楚塵埃間
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羌勤
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
有過則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粗有詩名嘗作詠方池詩云東
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
照恰似仙翁一局碁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正所
謂一局黑全輸也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
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陳俗哉山谷作酴醿詩曰露
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
之若將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
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趙叔平罷參政致政居睢陽歐陽永叔罷參政致政
居汝陰叔平一日乘興來訪永叔時呂晦叔以
金華學士知潁州啟宴以召二公於是歐公自爲
優人致語及口號高誼清才搢紳以爲美談口號
曰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
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
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龜坐
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

人不如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顧
治平年江南吉州吉水令忘其名治邑以嚴殺民有
罪大小不赦邑雖治民亦夫和有野客馬道爲啄
木鳥詩云翠翮迎日動紅觜響烟蘿不顧泥丸及
惟貪得食多才離枯朽木又止最高柯吳楚園林
濶老老爭奈何令見其詩爲之少緩民目馬君爲
馬啄木
俗語有之曰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
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
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年當隨計吏馬蹄終日
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虞策侍郎嘗爲江南小郡司戶參軍於傳舍中題詩
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糴黃粮換酒罇但得有錢
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荊公過而見之尤極
稱賞恨薦於朝數年間遂超顯仕
東坡曰羅浮有野人山中隱者或見之相傳葛稚川
之隸也有鄧道士者嘗見其足跡余偶讀韋蘇州
寄全椒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

束荊薪歸來煮白石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
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風度則全椒道士豈亦
鄧君之流乎因以酒問且依蘇州韻作詩寄之曰
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
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飛空本
無跡
楊某尚書以耳聾致政居鄠縣別業同里有高氏者
貲頗厚有二子小字大馬小馬者業明經屢上謁
楊以里閈之故雖膚下常待以溫顏一日里中社

小馬攜酒一榼就楊公曰此社酒善治聾願得侍
盃杓之餘灑楊瞑目良久呼小僕取箋書絕句與
之曰十數年來聾耳聵可將社酒便能醫一心更
願清盲了免見高家小馬兒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
適値鄉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
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
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
從文館士人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

供帳爲游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
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
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
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
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
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游者直以
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寔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廟朝卒至
大用

墨客揮犀十卷

宋彭乘撰。案北宋有兩彭乘，一爲華陽人，眞宗時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宋史有傳。其作此書者，則筠州高安人，史不載其仕履，故始末無可考。見書中稱嘗爲中書檢正，又稱至和中赴任邕州，而不言其爲何官。又自稱嘗至儋耳。其所議論，大抵推重蘇黃，疑亦蜀黨中人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十卷，續十卷，稱不知撰人名氏。今本爲商濬刻入稗海者，卷首直題彭乘姓名，蓋以書中所自稱名爲據而止有十卷，則已佚其續集矣。書中如陳瑩中言後苑牧豭、潘大臨作滿城風雨近重陽詩、彭淵材遊興國寺諸條，惠洪所作冷齋夜話亦載之，皆全同其文，不易一字。惠洪本高安彭氏子，與乘同族同時，不應顯相蹈襲若此。又如魏舒詣野店、張華博物、傅融有三子諸條，皆全錄晉書、北魏書原文，別無考證，亦不相類，疑原本殘闕，後人又有所竄入。然於宋代遺聞軼事以及詩話文評，徵引詳洽，存之亦頗資參考焉。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墨客揮犀十卷

宋彭乘撰。案北宋有兩彭乘，一爲華陽人，眞宗時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宋史有傳。其作此書者，則筠州高安人，史不載其仕履，故始末無可考。書中稱嘗爲中書檢正，又稱至和中赴任邕州，而不言其爲何官。又自稱嘗至儋耳。其所議論，大抵推重蘇黃，疑亦蜀黨中人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十卷，續十卷，稱不知撰人名氏。今本爲商濬刻入稗海者，卷首直題彭乘姓名，蓋以書中所自稱名爲據而止有十卷，則已佚其續集矣。書中如陳瑩中言後苑牧豭、潘大臨作滿城風雨近重陽詩、彭淵材遊興國寺諸條，惠洪所作冷齋夜話亦載之，皆全同其文，不易一字。惠洪本高安彭氏子，與乘同族同時，不應顯相蹈襲若此。疑原本殘闕，後人又有所竄入。然於宋代遺聞軼事以及詩話文評，徵引詳洽，存之亦頗資參考焉。

嘉錫案：此書續集未佚，有傳鈔本。錢曾也是園書目、王聞遠孝慈堂書目、阮元揅經室外集、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竝載續錄，又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丁氏八千卷樓書目均著錄。又天祿琳琅續目卷十六明版子部有說略十二冊，不著編輯姓氏，取宋元人雜說分十集，乙集內有墨客揮犀、續墨客揮犀。張文虎舒藝室雜著甲編卷上復朱逸之大令書云：「承教以續墨客揮犀多掇拾他書，疑非眞本，今檢全文，出夢溪筆談者廿八條，出冷齋夜話者廿條，出遯齋閑覽者十三條，又李王簿條見閒窗括異志，王學士條見東軒筆錄而文小異，唐館廳條已見前編而此復出，謝泌條亦與前編謝濤條略同，來教所舉邢溶墓書方鈔引韓舊一條在今第八卷末，嘗缺此條，亦出筆談，謂爲贋作，誠是，而鄙意猶有疑焉。明商濬稗海所刻墨客揮犀十卷，四庫全書提要疑其原本殘缺，後人又有所竄入。今考之，其出筆談者四十六條，出夜話者十八條，出閑覽者十二條，出因話錄者三條，出晉書者二條，出北魏書者舊闕聞者各一條；其淵材好談兵及彭淵材初見范文正畫像二條，亦與冷齋夜話同。今本夜話及遯齋閑覽俱不全，蓋其所掇拾，有今所未見者。又續編歷天酸井條本筆談文，而前編醴泉條末云此亦與天酸井之類，句意相屬，語氣亦絕類，況存中安知非筆談佚文？然則不特續編非眞本，即前編亦嘗

作也。惠洪系出高安彭氏，夜話及石門文字禪屢及淵材，蓋其同族。淵材名几，僅見談兵條注。宋史劉羲叟傳英因答彭几與往來，蓋即其人。而厲鶚宋詩紀事即以淵材署名，未免失考。彭乘鄉里無徵，惟能改齋漫錄十四云：彭乘撰茅亭客話。魏泰東軒筆錄載一條云：彭乘爲翰林學士，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俟秋涼，即途乘爲批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乘死，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據此，則彭乘之死在王琪前。考宋史琪仕仁宗朝，卒年七十二，琪爲王珪從兄，珪死於哲宗初立之年，年六十七，使琪長一歲而死於珪後，亦當在元祐四年，而彭乘之卒必在四年以前，乃揮犀前編有曾子宣一事，又及東坡在惠州事，皆在紹聖初，乘何從而知之？其爲僞撰無可疑者。是書著錄於書錄解題，蓋當時坊估託名以射利耳。近人王國維觀堂外集庚辛之間讀書記云：「鈔本續墨客揮犀十卷，無著書人姓名，四庫未著錄，提要并疑其已佚。南匯張嘯山文虎舒藝室雜著論此書爲贋作，實由誤信明商濬稗海題宋彭乘撰之誤。案直齋書錄解題墨客揮犀十卷，續十卷，不知姓氏。稗海本始題彭乘撰。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官至翰林學士，宋史及東都事略均有傳。仁宗皇祐元年以疾卒於官。[illegible] 今前後兩編所記事均及哲徽以後，則商氏本題爲乘撰者誤也。趙氏本之誤，由於見前編叔淵材好談兵、彭淵材初見范文正畫像二條，知著書者姓彭，遂以乘當之，不知此書係采輯諸書而成，又不知淵材之姓爲釋惠洪而非乘也。淵材名几，見前編好談兵條注。宋史樂志：徽宗時進士彭几進樂書，與前編所云淵材好談兵、喜大樂合，當即其人。吳曾能改齋漫錄：洪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高安人，因叔彭几在郭天信家作門客，遂識天信，則此條必惠洪所記，而郡齋讀書志謂惠洪系出高安彭氏，故古本冷齋夜話凡遇所記淵材事，其目均作淵材，則均誤也。要之，此書係南宋間人採輯諸書所成，故宋時寫本不題撰人姓名，知非彭乘所撰，則無自疑爲贋作矣。所采諸書，以魏泰東軒筆錄、沈括夢溪筆談、惠洪冷齋夜話、闕正敏遯齋閑覽爲多。張氏謂此書出筆談者二十八條，出夜話者二十條，出閑覽者十四條。今細檢之，出筆談者實四十九條，亦有數條不能得其出處，蓋原書或已佚矣。」提要不知其全書皆出采輯而成，而徒疑其中之數條同於冷齋夜

詩話偶然錯閱未之細檢也張氏能考其出處而遂詆爲僞書亦非惟王
氏爲得之

四庫提要補正

墨客揮犀十卷

胡玉縉撰

宋北宋有兩彭乘一爲華陽人眞宗時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宋史有傳其作此書者則筠州高安人史不載其仕履始末無可考見書中稱曾爲中書檢正又稱至和中赴任邕州而不言其爲何官又自稱嘗至儋耳其所議論大抵推重蘇黃疑亦蜀黨中人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十卷續十卷稱不知撰人名氏今本爲商濬刻入稗海者卷首直題彭乘姓名蓋以書中所自稱名爲儀而止有十卷則已佚其續集矣書中知嶽發中百後苑牧羣摘潘大臨作滿城風雨近重陽詩彭淵材遊興國寺諸條亦惠洪所作冷齋夜話亦載之皆全同其文不易一字惠洪本高安彭氏子與乘同族同時不應剿相蹈襲若此又如劉舒語野店張華博物傳敏有三子諸條皆全錄晉書北魏書原文別無考證亦不相類疑原本殘闕後人又有所竄入然於宋代遺聞軼事以及詩話文評徵引詳洽存之亦頗資參考焉

王紹案讀墨客揮犀十卷阮元揅經室外集著錄叔文虎雜著甲上復朱述之大令書云商濬稗海所刻墨客揮犀提要疑其原本殘闕後人又有竄入今考之其出筆談者四十六條出夜話者十八條出閒覽者十二條出因話錄者三條出譽書者二條出北夢瑣書者皆有閱者各一條其淵材好談兵及彭淵材初見范文正畫像二條亦類冷齋夜話今本夜話及遯齋閒覽俱不全蓋其所掇拾有今所未見者又續編漁天醴井條本筆談文而前編醬泉條末云此亦應天醴井之類句遂相應語氣亦絕類沈存中安知非筆談佚文然則不特續編非眞本即前編亦贋作也惠洪系出高安彭氏夜話及石門文字禪屢及淵材蓋其同族淵材名几僅見談兵條注宋史張商英傳郭天信以方技隸太史商英因客彭几與往來蓋即其人而厲樊榭宋詩紀事即以淵材著名未免失考彭乘皆里無徵惟能改齋漫錄十四云彭乘撰茅亭客話錢參東軒筆錄載一條云彭乘爲翰林學士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俟秋涼即途乘上批答曰當俟秋涼之候曼堆陳之行王琪性滑稽乘死爲挽詞有敏是秋涼句無人繼後風塗謂是耳據此則彭乘之死在王琪前考宋史琪仕仁宗朝卒年七十二琪爲王珪從兄珪死於哲宗初立之年年六十七使琪長一歲而死於珪後亦

當在元祐四年而彭乘之卒必在四年以前乃揮犀前編有曾子宣一事又及東坡在惠州事皆在紹聖初乘何從而知之其爲僞撰無可疑者是書著錄於書錄解題蓋當時坊估託名以射利耳　錢案近人王國維亦主此說惟當氏誤云彭乘會暨無衡而論考哉

仁宗時翰林學士彭乘之卒年此爲宋史有傳之彭乘人混爲一也兩非著此書者矣

墨客揮犀校記

卷一第二頁七行第六至第八字空別本同

卷四第四頁四行第三字缺別本作「紅」

又五行第三字缺別本作「尹」

又第五頁八行末字空別本作「昔」

卷九第四頁十八行第三第四字空別本同

又第五頁四行第七字空別本作「一」

談淵

王陶　撰

談淵　　宋　王陶　譔

天禧中泰州言海州軍士王貴至州自云得于闐國玉印一以獻初太平興國中貴嘗日忽見使者至營召偕行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纔登鞍乃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使貴入其殿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俟年如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志之還復乘馬凌雲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以聞奏太宗釋之至是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須詣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神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至州城登高原問所欲具以實對即命其閉目少選令開目視見山川頗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至一池上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有令瞑目俄頃復至泰州向之道士已失所餘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年永寶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下江南二將皆知名當戰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逮城既破國主李煜白紗衫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附語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其得禮二公先登一舟召煜欲登船前設一獨木板道煜當之國主儒衛甚盛一日不能進乃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節將裝治卻會于此同赴京師來晚如期而赴焉始潘甚惑之謂可放歸脫有不虞遂獸木版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耻死衆方服其識量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賊叛命郇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非之方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曰郇公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衆葭衰朽倚瓊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成和爲當時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鶴露蹄聞者無不大哂

江南徐鉉有學問善談吐古儒之流也李氏未歸順時奉王命至中朝便殿見藝祖升殿端笏緩頰而言曰江南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父之藝祖再令敷奏乃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藝祖應聲答曰既是父子安得兩處吃飯鉉無以對識者無不服藝祖神筭矣

翰林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莊一日若有甘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喜白于鎬鎬味之慘然不懌子姪啟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餳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薨有八袠

太祖一日小宴韻江南國主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聯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可足尚從官無不嘆服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緻小長約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一鄉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即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叱封鑰擲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箆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楊公筆錄

楊彥齡 著

楊公筆錄

宋　朝奉郎　楊彥齡　撰

禮不諱嫌名謂禹與雨邱與區之類案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陳思王詩云修阪造雲日朱苑暉泰之子爲太子詹事唐賈曾忠之子爲中書舍人春秋書仲孫何忌云仲孫忌帥師圍鄆書晉魏曼多云晉魏多侵衞譏二名也二名非禮爲其難諱也

禮二名不偏諱故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顏之推云凡名子當爲孫地此言甚當春秋書衞齊惡又書衞侯惡此君臣同名也穀梁云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此後世不可行者

苟相報償不以正道公羊謂之詐反本有所如而更行公羊謂之鑿行河魚腹疾以其言內潰故公羊以梁亡爲魚爛而亡言雖從中發也晉獻公云寶則吾寶矣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此所謂善謔

謎語自古有之一人四人飛泉仰流鮑昭井謎卒律葛盞石動筒煎餅謎也

張華云人中酒不解以湯自漬則愈近見巡撿從義云有二客鬬飲一客酒量小劣密攜蒲桃置袖中每舉杯輒食兩三顆遂勝能飲者試之頗驗

王瓊妙於化物方冬以藥封桃李數株一夕齒開元宗二月初臨軒取羯鼓打春光好一曲柳杏皆坼王瓊乃武宗時人漢獻帝都許時自植小李色黃大如櫻桃至今謂之御李子

晉字之作源流最古自新室以晉從三日太盛改爲三田宋明帝以騧似禍改爲騙漢以火行忌水改洛字去水而加隹隨以周齊不皇甯處故隨字去辵而作隋此皆率意改易固無義理甚者至武后撰天地日月等字元結謚隋煬爲隨萇出狂妄可勝怪哉

秦爲氏嬴後魏婁提皆谷量牛馬

蛇字本只作它託何切許慎說文云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禿從人上象禾粟之形蒼頡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若此類雖殺有自來說亦異矣

古人制字如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自營爲厶背厶爲公人乚爲亡哭亡爲喪倒亡爲長倒人爲它牛門爲后二后爲門一大爲天一止爲正通天地人爲王王在門爲閏一在木下爲本一在木上爲末日在木上爲杲日在木下爲杳以至重夕爲多重日爲疊三毛爲毳二系爲絲之類其爲意義當體便足學者患不求之耳蓋通六書以論字則其說必通苟欲字字會意亦幾乎鑿矣

乙元鳥也烏轄切其字形舉首下曲與甲乙之乙字不同如孔字乳字當從乙烏之乙乾字亂字尤字當從甲乙之乙

牛睡醒來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陳後主詩

股外謂之髀江南人呼髀爲髈蒲明切吳會間謂人髀近足細處爲骹口交切

爹父也當杜可切今人呼父爲爹皆不用此音語轉也眵覩目蔽垢也俗皆用此語眵克支切覩音兒

世俗謂大豬爲豭音邱加切謂小獸爲猃音大洽切當用此二音

穆天子傳升長松之隥丁鄧切今馬鞍上隥字當如此作鐙乃燈字耳

方言曰冢謂之埌音浪俗謂林野爲浪當用此字塼未燒者謂之墼工狄切田家謂長束稈爲稕之閏切謂小束爲秆工殄切俗謂刈穀麥爲釤釤大鎌也音所鑑切

磟碡輾田石也當音鹿獨

禾莖謂之稈麥謂之稍麻謂之藍豆謂之萁

南方有練布如蕉練蒲練之類其精者號百易練言百匹鹿練易此一疋耳音疏

周禮司服曰素紗鄭元云今世沙穀名起於此書作縿俗作紗

以麥和飯謂之葛饋女嫁三日後餉食謂之餕女

藏果實謂之醂力感切今醂柿是也

物壞生青白衣謂之醭普敗曰䤈之力反食敗曰餕音搜

邱蚓一名寒蟪許偃切蛆竹列切螫虫行毒也江北謂人好事多節目爲隽臭音力結吉屑反俗謂風癡者爲趙趫音烏賄吐猥切江南謂黠而惰爲賨謪內國言謫嫩音乖不躡鐙上馬謂之騙馬匹扇切

口上曰髭頤下曰鬚在頰耳旁曰髯其上連髮曰鬢
詞辭辤三字世皆通用然詞乃文詞之詞辭乃辭訟之
辭辤乃辤讓之辤自不同也
瘧痁痎三字亦通用然寒熱休作謂之瘧多日之瘧謂
之痁二日發謂之痎亦各有證不可交互
古字不盡有多用假借令長之類是也如由字說文無
只有甹字木生條也書曰若顛木之有甹枿後人省
了只作由字遂用以為因由之字劉字說文亦無徐
鍇疑鐂字便是劉字從金從卯刀字屈曲傳寫誤作

田字耳兔字亦無只有絻字芳万切疑此字以兔身
之義通用為解免之免今俗作亡辨切以至娩字柔
字之類說文亦無或見於偏旁學者當知之
草一物而名備者莫如蓮其葉謂之荷其莖謂之茄其
本謂之蔤其實謂之蓮其花未發謂之菡萏已發為
芙蓉
世人用字雖以類舉而少能分別如在木曰果在地曰
蓏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在牆曰牖在屋曰窗在木曰
巢在穴曰窠有足曰蟲無足曰豸有水曰池無水曰
隍有[illegible]曰楮無瓣曰構以至牛羊曰芻犬豕曰豢東
西為陌南北為阡以絮曰襺以縕曰袍實曰觴虛曰
觶牡曰棠牝曰杜之類甚多不可不辨
對字本從口漢文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口
而從士荆公云以對為對有對者不獲自盡矣秦以
辠似皇字改為罪荆公云以辠者不獲自新矣
蒼頡之古文史籀之大篆李斯之小篆程邈之隸書史
黃門之章草劉德升之行書蔡中郎之飛白張伯英
之章草書制不一工拙自殊如胡昭體肥鍾繇體瘦
次仲楷法梁鵠筆勢師宜官方寸千言王右軍方丈
一字僧虔正書第一草書第三子玉章草入神小篆
入妙其自矜則苟非紈素不肯下筆其自適則不擇
紙筆皆能如意其苦思則或臥畫被穿或寢宿碑下
其勤力則或書柿葉數屋或積筆頭十甕其新奇或
因施匠堊或觀舞劍器其遊逸則或俯頭搵水或揮
箒沾泥名跡先後映冠古今然韋仲將因書凌雲而
垂戒王子敬不肯題太極殿而白高王褒恨辛苦筆
硯之役蕭子雲嘆唯以筆蹟得名藝至於工反為人
役則戴安道之破琴閻立本之戒書皆此意
會稽曰鑄山茶品冠江浙山去縣幾百里有上竈下竈
蓋越王鑄劍之地世傳越王鑄劍他處皆不成至此
一日而鑄成故謂之日鑄或云日注非也山有寺其
泉甘美尤宜茶山頂謂之油車嶺茶尤奇所收絕少
其眞者牙長寸餘自有麝氣越人或以沸湯沃麝乘
熱滌瓶焙乾以貯茶牙密封之偽稱日鑄開瓶麝氣
襲人殊混眞人往往不能辨或云日注以日所射注
處云

余家舊傳相笏經其法甚詳大率以笏面分三部如相
人面法世云東方朔撰蓋未可知也宋山陽王休祐
屢以言語忤人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託言他者庾
曰此板雖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
板他日褚於帝前輒稱下官帝甚不悅然則相笏之
法與笏之可占吉凶其來甚久余熙甯閒見川人侯
溥為余相笏甚驗溥應賢良博學人也熙甯初與仲
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烟色青白
如焚香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
之云陰符稱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將有士卒作難
而不成者後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楊蜀中
鄉先生也博學善稱說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
數楊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其言甚簡細詳之
如有理
魏銅雀臺遺址今在相州世傳昔製此臺瓦用澄泥加
胡桃油挺埴之與它瓦絕異琢以為研貯水不竭今
人所得往往皆偽者形製雖佳置水則立盡蹤澀不
可用人謂之筆普度

鑑湖規法天下水利皆不及蓋湖水高民田一丈民田
高海一丈旱則決湖水以溉田澇則開斗門泄水入
海故越人不知有水旱之憂近年於湖中取葑田置
石碑方城步畝許人戶請佃歲納課米今葑草膠結
侵占湖水望之才一帶耳人未有知其弊者
俳優弄參軍段安節云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
孝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白衣夾衫命優伶
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椽唐開元中有李仙
鶴善此戲明年特授韶州同正參軍
傀儡子蓋始於周穆王時工人偃師之作段安節乃云
起於漢高平城被圍陳平秘計
元豐八年秋余為滏陽縣令城外廂中有一死兒在濠
上余親往驗之兩頭四手四足共一腹眉目皆端正
是秋河朔大水縣界漳滏皆決案高陽氏有同產而
為夫婦者帝放之於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之草
覆之七年男女同活同頸二頭四手足是為雙蒙氏
其說雖怪其形狀類也
宿亳人喜為盜常言初三月一中九下為行盜時也易

之爲卦一陽而後二陽而臨三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夫純陽爲乾自微至著莫非陽長之益至一陰爲姤二陰爲遯三陰爲否四陰之盛反爲觀卦過此爲剝爲坤莫非陰長之意獨觀卦爲不類余嘗疑以問王荆公門人云荆公以謂易不可類推不可意求也又徧問諸通經者皆不能答元祐五年因金陵上元余過黄景學士偶言及之黄曰君以觀爲何等卦余曰美善之卦也曰此其所以誤方觀之時四陰並進已甚於否而幾至於剝初六童觀六二窺觀利女貞則雖小兒女子亦能窺伺朝政矣六三在內卦之上處諸侯之位或進或退不能有補於時故聖人於六四近臣之爻戒之以謂當是時復進賢援能使之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以教觀之時耳是以九五之君則觀我生以觀民所以卜安危也若夫上九處無位之地視觀之時如此則雖觀其生亦志未平矣安在其爲美善也黄博學深於易往往能占吉凶其說雖甚異然亦足以破余所疑

草藥中有狠芭者蔓生葉開有子色如黄蒲長五六寸

屈曲盤卷形或如蛇或如犬取以雜荆芥穗爲末茶點服之大治頭風冷痛巡檢張從義云此法經進

世之爲文者常患用字意義重疊故有一箇孤僧獨自行之語然那頌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毛注云先王稱之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得不近是耶

世有藏彊之戲蓋手藏物探而取之也或云漢鉤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因名爲藏彊列子曰以瓦彊者巧以鉤彊者憚以黄金彊者昏江淮之閒謂無賴曰疊尿音屑疑其字見列子

眠娗不開通之貌眠娗上莫典切下徒篇切亦見列子

風上行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飆

朝菌大芝也

莊子六氣說者云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天元地黄爲六用道書所謂春食朝霞者日欲出時黄氣也秋食淪陰者日没已後赤黄氣也冬食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元地黄之氣爲六其說雖有自來然不如支遁所云天地四時之氣

蜀文翁名黨字仲翁見博物志 志中不見

今鄜州出石燭風雨點之不滅欲然先以水浸之則愈明按古延壽縣有火泉經地爲溝其水有肥如煮肉脂援取著器中始黄小停之黑如凝膏然之極明方人謂之石漆

心脾肝肺腎謂之五藏莊子云百骸六藏未知孰謂

濂州梁立則家素貧寒一日於山閒見百餘龜負一死龜來田中周視盤桓久之遂葬其龜葬已復巡繞數四若有占視之狀遂去梁甚怪之因葬其先於死龜所至今累世爲朝士

世所謂獨脚令者惟三光日月星以拘於物數爲最不可酬答者元祐三年夏余待試與國西經藏院夜夢一客舉此爲令若欲相屈余輒應聲答曰四詩風雅頌客遂慚服而去明日見車好德語之車以爲神對車博學善蜀文西洛名士也

干將莫耶夫妻二人皆善作劍故干將陽龜文莫耶陰漫理

禮記不修墓事將濟何晏夏侯元王肅皆云無此事注

記者誤

山海經云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漢武內傳乃云與上元夫人皆美容貌神仙人也

常州武進縣廳壁有舊題二曲未知作者名氏云倦客東歸得自由西風江上泛扁舟夜寒霜月素光流想得故人千里外醉吟應上謝家樓不多天氣近中秋北固江頭浪拍空歸帆一夜趁秋風月明初上荻花叢漸入三吳烟景好此身將過浙江東夢魂先在鑑湖中

沈存中筆談說江南人鄭史爲一書談其閒一說云乾坤大父母也復垢小父母也自乾坤各六變而六十四卦成乃云秦玠嘗遇異人授此數邵雍亦知其大略余近得一圖法甚奇妙卦起乎坤成乎乾初以一陰一陽相比如環之無端然後以次倍之至六爻則陰陽各三十二而六十四卦成其卦之覆變數之序也初爻餘爻耦者陽能資始陰能代終也自非聖哲不能指意如此疑此書與鄭史書同

陳留驛壁有人題感懷詩一篇其一聯云一生吏部殘

零闕盡老江鄉遠小州其甚意可悲此必老選人所作

漢光武每發詔多自作峻詞以慢動羣臣如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鉞一下無處所與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之類人皆畏服故第五倫在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

世謂盜爲綠林客按後漢新市人王匡王鳳等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綠林山在荆州

學者讀史往往不究音義隨字便讀如人姓名有萃何

羅當音莫戶切烏氏嬴氏當音支咸宣咸當音減之類盡表名氏國號如休屠王屠音儲大宛宛音於元反鉤町侯鉤音劬先賢憚憚音纏吹遨累累音力追反閼氏者音焉支谷蠡音鹿離且渠當戶且音子余反銖婁渠堂婁音力于反之類地名如長子讀如長短之長屯留當讀如純敦音屯樂浪浪音狼龜茲讀如邱慈龜氏讀如權精之類未易遽數若隨本字便讀當為疏謬

毗陵薛輝秀才通術數自言有分三祿法世人皆未嘗

見謂如甲祿在寅甲己之年丙在首甲以丙為第二之祿者蓋為甲寅下有兩寅故也丙祿在巳丙辛庚寅依此數卻以寅上遁而至巳其丙祿下有癸巳時即將癸作第三祿分之於子凡是甲人生月日時遇巳遇子者謂之帶祿又須以順為貴先巳後子是也此乃天心奇秘之法貴賤禍福攷之無差余之末學莫知其術如何

字書以廿為二十音入卅為三十先合反卌為四十先入反今京師里巷博徒猶作此聲

漢書言累鉅萬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鉅萬十數謂十萬萬也

漢祖功臣蕭何位第一而戶止八千張良位在第二食乃萬戶蓋量功校德頒爵制祿雖或不同亦必取其平稱而後已耳

世儒稱說其初必先作數千言以發其端往往煩碎不中義理昔桓譚說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則自古所患非特今日故鄙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誠可發笑

卜式為郎中蹻而牧羊上林中蹻即今草鞋也古人謂之不借言人人有之不待假借也

漢書稱張良貌魁梧魁大也梧音悟其可驚誤也江充為人魁岸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鮑宣言朝廷亡著艾魁壘之士魁壘壯兒也魁音口賄反壘音磊

學者於字往往不能分正俗蓋不讀說文之過也如吅作喧瞑作眠佩作珮創作瘡鷄作懸斲作鑿槀作奢婁作簍颿作帆頫作俯雞作鷄龍作鸗尉作熨斂作殿凡作夙惷作恪亦作臉經作値鍼作針之類不可具數學者不可不知霸字本音普伯切月始生霸然也書曰哉生魄俗乃作必駕切以謂霸王字或本子邁切邦或字俗乃作胡國切以為疑或字凡此之類學者亦所未知

戉字王伐切斧也鉞字呼會切車鑾聲也俗乃作鉞字以代戉卻以鉞為斧戉字非也酢字倉故切醻也醋字在各切客酌主人俗乃以酢為醋以醋為酢亦非也虫許偉切蝮也非蟲豸之蟲也草自保切橡實也

非艸木之艸也

穜直容切先種後熟也種之用切世俗乃以種為穜未嘗悟也柴士佳切草木散材而行野以堅以為籬落名曰柴後人語訛轉入去聲即寨字合用柴字凡作寨者非

俗謂淩持人為咼人亦古語也古瓦切剮人肉値其胷前曰嬰人始生曰嬰兒抱之嬰前乳養之也

西北陬謂之屋漏禮每有新死輒取屋之西北陬薪以爨竈煮沐以供喪用時若値雨則漏遂以名之也

城北瑾曰女嬰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成人

鰒魚說文以為海魚也然自北齊顏之推已云即石決明也內旁一年一孔至九而止以今登州所出其味珍絕雖有魚名固非魚類値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已聞但飲酒啗魚耳光武時張步遣使隨伏隆詣闕上書獻鰒魚又臨淄太守賜吳良値魚百枚則兩漢時此物已貴珍矣宋劉邕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時進北為江南無復得鰒魚或有閒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人有餉褚彥回三十枚門生以為貨

之可得十萬錢方是時尤為難得可知余以謂鰒魚之珍尤勝江瑤柱不可乾致故也若沙魚赤鰾之類皆可北面矣

北史王羆者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去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擇選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愕然大慚今之士人率作此態聞此可少戒也

世言黃河水堪釀酒然不得河源水亦不能有異段成式嘗記鷄貢錦有蒼頭善別水嘗乘小舟於黃河中以瓠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如絳以値酒名崑崙絕奇嘗以三十斛上魏莊帝桑欽亦云河東有民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今人未有聞識此水者

役夫舉號呼邪許比相和唱自古如此昔翟前謂梁惠王曰先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其閒桀黠者往往能為鄙語以倡率其眾事云出如古郵或睅其目或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與擇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尉

我心之類是也

漢書稱京索之間本濟水北逕京縣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城故鄭邑也莊公以居弟段號京城太叔其水亂流北逕小索亭又北屈東逕大索城本索氏兄弟所居故有此名

世人以鬭雞爲雄然不如鬭羊之爲偉余嘗見牧羊自鬭者皆怒睨頃刻卻立勇進以額相觸其聲如叩石凡百十鬬不已常疑其骨碎唐張說獻鬭羊表云卻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奮擊疾如奔雲之交觸解如轉石之相叩眞得其狀

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之竣勸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唐郡涉義宣事敗繫獄屢密請竣求相申竣意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多有以故舊自恃者因此以爲戒

人有購得狄梁公家綸誥數通以獻狄青青厚遺以金帛而不受曰青何人敢當此人皆多其有識昔宋何

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客姓閭者昌寓問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之後昌寓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今士人以此取媿者甚多因書此以爲勸

唐敬宗善擊毬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故俗因謂歲暮驅儺爲打夜狐

余自幼病目昏不能遠視徧求名方服食二十餘年略不少愈因得張湛與范寧治目疾六物方遂卻去諸藥不御今亦無恙

余初任懷州司戶過洛辭明道先生舉北齊郎基所云

任官之所雖木枕亦不須作之一語余至今佩服其言

宋袁淑答彭城王義康問年云鄧仲華拜袞之歲又云陸機入洛之年史傳莫可攷知其歲數唯陸羽譬年云二十歲亦不知何從知之

世言胡燕作巢喜長有容一疋絹者令人家富余爲虢倅見州廨有舊燕巢可容一疋絹

余自江甯上元移宰常州武進張康伯見託求烈武帝廟銀香爐銘云字札絕奇及到廟中已無所謂銀香

爐者徧訪碑碣皆非爐銘因追問郡人故老皆云莫知所在後因太守睿移法書周載於宅廚中求得乃爲擣帛砧已中斷矣其字乃乾符六年五月天台散人濮陽黜書筆勢奇勁如盤鉤屈鐵云其爐吳郡陸球書沙門經讓撰

廖子孟大夫知磁州疾病有幼子方五六歲極愛之欲授以致政恩例然於法親授告方得恩澤既奏而病如劇藥飲不下但心口微溫棺斂之具已備矣如此幾十餘日人皆以爲死矣一日致仕告至適會一權州者非人素不喜廖遣一官親往令面付郡官頗爲憂之無以爲計既至牀下白以致仕告至廖輒開目遽自起坐含笑兩手授之受畢復臥遂長往異哉死猶可忍有至此者況其他乎

歙州朱陽山出石硯及月石屏其來甚久案唐李匡義之叔祖元和初爲朱陽宰其諸子因訪尋山水一日於澗側見紫石愛之遂自刻姓氏年月於其上復作爲硯初惜其大不可挈復行百餘步往往有如拳者乃擕歸有一縣胥請斲之形製甚妙胥父兄樹桑旋

人也遂解籍請爐作此硯及諸器用貸之大獲厚利此事見李匡義資暇集然甚膩而不堅可玩而不可使者其石屏自有滿月及松柏形殆非人力可爲亦莫測其理不知何緣感化至此

浙諺云病人畏腹脹雨下長天亮方言以明爲亮謂雨作天色忽明即雨字不止驗之猶信

周驎云秋末晚菘今江西有之謂之杓頭菘其本肥厚葉端卷縮如杓食之無滓爲蔬食之珍

金陵有三大醜石甚古吳仲庶作守日夜夢三巢子求哀求救護且曰若不垂祐明日當爲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覯原其廖已而視詞牒首見兵馬司狀申乞就燒三醜石爲灰供修造之用公遂悟勅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僚廖舍中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竟不能動遂罷

越州法華山天衣寺有梁舉禪師金縷袈裟玻璃鉢晉飛雲大師畫翼眞身宴約禪師紅銀無底澡瓶智者禪師刺血書小字法華經予元豐中作尉山陰屢往觀之時守愛長老住持愛頗能詩有見贈詩其閒一

聯云案上慮無一宿事架頭常有百篇詩

蜀人好文雖市井胥吏輩往往能爲文章熙甯中余隨侍在成都兄畏房生子爲三日會有衙前史戴獻詩其警句云月中又長一枝桂堂上喜生千里駒兄弟異之明日往諸曹房中觀其所居皆無它物唯案上有韻一冊杜詩一集筆硯而已

女郎曹希蘊作詩立來一日遊乾明寺見諸尼作繡工尼乞詩乃應聲爲集句云睡起希花滿繡牀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

李師德朝請作李氏述先記稱其先爲開封中牟縣人常居爲勝鎭在開運末中國失御寇盜蜂起一日傳賊將至其曾祖率里中少年約以金帛賂賊如其不受則相與決戰以死賊至感其言皆曰此義士也乃相戒不敢犯里中賴之獲安元祐丁卯歲尚書郎李常公擇爲之跋尾云中散楊某爲舒日作堂面灊山名三至以其祖父三世治舒舒人相與傳其治然可攷也子徜徉久之復道其祖在國初時爲著作佐郎會出師平江南而江與虔獨未下著作奉詔分兵軍

前與曹翰各取一州翰穴九江城殺人無噍類而虔兵謀叛之著作曰朝廷取金陵不戮一人今欲爾邪彼未知禍福爾單馬入見守者遂出降有兼其功者著作默不復道因通判其州事後十有餘年子官嶺南道虔虔人曰客容貌何其似著作邪來前問爵里遂相與拜慶出涕道平日事方是時楊氏始知其先最有德於虔著作名　官至祠部郎中今其孫及皆年逾七十官並至中散以君子長者稱於時有四子皆好學緼行謹仕官有聞吾意楊氏之門益大未可量也李子朝請以其先護里人事相示仍言今日之所居舊廬也耕而食者先疇也後嘗爲縣中牟以事墳壟予少時從事九江有老人爲指曹翰穴城處言城中今皆四方人九江之人盡於一日耳今曹氏之後寂無聞焉而李氏耕故土楊氏三世治舒各有子孫仕於朝天之報施善人何如邪予元祐末京中傳得此書其所道虔州著作乃曾祖二中散郞世父與先父懼李氏記久而泯絕輒記於此以補史氏之闕略

考功郎中王子韶進神宗挽詞七首當時作者皆伏其丁其篇云寶餌方璣玉金盤忽造冰周人悲地拆杞國恐天崩杳靄陰月鯢膏耿夜燈傷心歌舞妓酒血望西陵脫屣人寰忽上天投淵果熟會挙仙帳宮雲暝龍爲駕綴幄天寒鶴記年萬里出師轉衛霍一朝行事付談遷功名半古昇遐早獨抱遺弓涕泫然

陸佃農師自江甯府丁太夫人憂歸越始學春秋而得其說嘗云古之學者先明詩而書次之書已明而禮樂次之禮樂已明而春秋次之春秋已明而易次之故五變而春秋可舉九變而易可言也吾於易見元聖之道於春秋見素王之道元聖內也素王外也內外進矣而後可以言此又云昔之言奕者曰能勝第二乃見第一此書說也非棊說也夫義在第一而智在二三誠何足與辨鍾山通國之善奕也惜其人與其術不可傳也死矣我雖不能負公之術誠有專心致志惟春秋之爲聽乎吾將與之苦學也

彭汝礪作侍郎年六十再娶朝士宋匪躬之女小器貲三十餘歲及病篤取紙自書頌四句以授宋氏而絕

云百年姻眷五歲夫婦這回這回休打這鼓

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云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此奇語也

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五老峰下白庵之僧舍藏書九千卷人謂其居爲李氏山房

元豐八年高麗國王令弟祐世僧統入朝求法回其國母感恩命上金書法事經三本寄杭州南山惠因院傳教淨法師處上祝聖壽元符元年冬再遣使尹瓘等入貢又捨銀一千三百兩乞於本院特創經殿安置

元祐初張頡仲舉知廣州有大舶船爲風吹泊近岸人有告其有寶犀者其主遂齎至府庭求進云此船有此犀四爲海風吹至是必爲中國所有張令斷之其中透盤龍立鳳上下相承紋理如畫乃遣齎至京進奏院官以法不許聞輒卻之其人不得已擊登聞鼓遂得獻上下命犀工解兩帶出示宰輔前後賓帶皆所不及

楊公筆錄一卷

宋楊延齡撰延齡里居未詳書中自稱元豐中爲山陰尉又曰任嚴州司戶又曰元豐八年秋爲溧陽令又曰爲饒倅又曰自江甯上元移宰常州武進而卷首題曰朝奉郎致仕其始末亦略可見其論易取鄭夬之說蓋其時邵伯溫易學辨惑未出故不知其誤亦頗稱引王安石陸佃之說而所辨字音字義惟引字說一條餘皆引許慎說文亦稱過洛見程子則似非王氏學矣又以四詩風雅頌對三光日月星句桯史以爲蘇軾事而延齡自記乃其待試興國時夢中所得亦可以證小說多附會也

蒙齋筆談

鄭景望撰

蒙齋筆談卷之上

宋　湘山鄭景望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命之官即問卿來得無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帝使誦之曰便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做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

束帛遺還山野和易適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野亦數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適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僊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政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閑能襲其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閑死為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無甚聞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指嵩山為仕途捷徑者異也

[illegible]前侍郎錢塘人慶曆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會簡長岐公十餘年岐公以兄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奪服食得養生之術即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處不果往然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范文正知錢塘亦重其為人會皇祐大饗明堂亟請召岐公為三老以任恭政布及簡為五更不報簡猶後岐公三四年卒幾九十雖無甚顯蹟然能奪其身終始岐

公未嘗輕與人獨重簡為契友亦必有以取之矣士大夫處世何用事業赫赫在人耳目若必求此將有擾擾用意營之者若是安得自適於休靜無事之地或不免累於仕而不能去今家先世與簡有素今日客有自徑山來言菖蒲田問之兒子多不知其詳乃為語之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欄檻窗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見其言冥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趣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尚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幾

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鄭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牓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中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特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為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

文潞公洛陽居第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羨地數畝為園號東田月挾家童數輩肩輿與賓客姻戚共遊無虛時既罷遣聲妓取管籥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詵事人以為適然時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乎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岐公謝政不造宅假官舍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余守宋時嘗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廡屋三間為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即靜坐不聞人聲有䁀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各適其性然亦必自有賦之者如潞公出入將相

窮極奉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岐公則尤人之所難然此但以俗人論爾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岐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若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夢見逸少也

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蓋其所知者各異退之主張吾道千載一人而余為是言固不疑矣然余自不以為疑易不取其原道讀之醇粹而不雜明果而不二世皆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儒者之

說而荀知學孔子者皆能爲是言習之他文不多見而其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略無所襲獨超然知顔子之用心若唐人之爲佛者亦或似然其言矯而中幸中必有乖忤未能如習之坦然至到蓋二人之爲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駁而眞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學而未至故原道之末論正心誠意曰古之爲是者將以有爲今之爲是者外其天下國家而滅其天常蓋以詆佛

老意謂絶仁義棄禮樂皆以其莊語而不窮其旨區區以孟子與荀卿楊雄爲辨則已下矣故曰未至習之學出中庸而不膠其言故論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至於子思推之至於孔子合於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知顔子之不遠復爲三月不違仁卿與雄曾無足議而退之之所未嘗語也故曰不膠其言二人要不可偏廢將以正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之習之惟其所見者明故其文章含處亦追跡退之無甚愧唐人記習之退之姪壻似不肯相下雖退之強毅亦不敢屈以從已弟子之者惟籍湜輩爾近歲無能知習之者惟老蘇嘗及之然止與其文辭子瞻兄弟不復言甚矣學之難也後必有與余同者然後知余之言不謬

凡人之生不過出入二途讀莊周達生一篇使人意蕭然眞若能遺其形者出所以挨物也入所以養已也周設爲單豹張毅二名蓋寓言張毅張而與物敵其走高門縣薄固然單豹也讀當冊朱之丹

豹以其文避患而虎食之亦言有其類之賊於內者禍必不在外也則有心於出入者均不免於有累不若忘其形而養其神忘形則能遺生養神則外物不能干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聲色臭味是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枯槁沉溺之過而反以自瘠者也是以其說不以能棄事爲貴必使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無與役於外而形不勞矣不以能遺生爲難必使知生本無而不足遠則無與累於內而精不虧矣形與精相爲表裏者也形前則精後二者合而與天爲一則區區滯於人者亦何足言哉夫然則不獨害其生而已雖死可也故繼言合則成體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散則成始易所謂游魂爲變者是也生則自散移之於合而成體死則自合移之於散而成始是謂能移此與天爲一而非入也老氏論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曰十有三人多不能曉曲爲異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解以四支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非與老略先後其書人

特謂之解老喻老必不謬吾爲老氏解特取之此章先言出生入死蓋爲不能明乎出入是故由之而生猶之而死其類雖不一而自少而壯自壯至老無非動而之死地者同以是形也受之固已失委之亦非是不求其精而求形未有不爲單豹張毅者也孔子與子貢子夏言詩皆曰起予而謂始可與言詩已矣至於顔子乃曰回非佐我者也於我言無所不說吾然後知顔子之異於諸子也夫道不可言言卽非也言且不可而況有所不達而至於辨乎然此非理之至到而相與造于忘言之域未足以語顔子於孔子既知其高可仰堅可鑽又見其變化而在前後者雖其欲從而不可及亦能名其所謂卓則顔子之於孔子蓋無不得矣特至之有深淺爾此孟子所謂具體而微者夫如是苟不言言之未有不當於心則安用於言乎及進弟子言而能聞者文章而已性與天道雖言之而不得聞則吾何從可以與之言夫閉其所不得聞而開其所能聞則雖言固將有疑而未遽達者矣

而或由固孔子之所喜而樂與之言者也起予與非佐我於是乎辨莊子記孔子見溫伯雪子而不言子路曰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孔子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此意正可與顔子之事相發溫伯雪子亦寓言也溫而曰雪固妙矣彼見之可以不言則吾聞之亦可以皆說然孔子以不容聲而不言顔子以聞其言而猶說茲顔子之異於孔子者也故繼之言步趨言辨之同而奔軼絶塵之異正於交一臂而夫之乃子張子夏則所謂諫我也似子道我也似父者歟

張芸叟侍郎長安人忠厚質直尚氣節而不爲名節朝人物中殆難多數元豐中有事西夏五路並入時廟議經營久既有定策欲一舉遂滅夏五路師鄜延种諤環慶高遵裕涇原劉昌祚其二人河東王中正熙河李憲芸叟爲高遵裕機宜諸軍皆聽遵裕節制師出既無功遵裕坐貶有得芸叟軍中詩上聞者坐謗訕謫監郴州酒余先大父魏公適

為湖南憲傾意待之芸叟意感激自是以兄事大父終始不少異故先君與諸父皆得從其游芸叟好古博學喜為詩然皆有思致緩而不迫非徒為矯亢者初謫時言五路事者其賓客各自為主不同芸叟每折之以故人皆不樂會道中聞蛙聲乃有詩曰一夜蛙聲不暫停近如相和遠如爭信知不為官私事應恨疎螢徹曉明荊公見而笑曰舜民此語不為過崇寧間以黨籍廢居長安關中人無貴賤以為父師余季父官鄜州特往過之始嘗國者欲逐元祐人召其腹心數輩更相排擊略盡已而當國者自衰復為召致者所攻芸叟因言事苟不以理相乘自應爾指其壁後題字曰亦嘗見吾扇詩乎季父趨視之則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挂壁間却被風吹動其詩大抵多類此夜與捩等語不甚悉其為人前輩風流日遠後生不可不少知因為道其本末大父在湖南年纔六十餘求宮祠歸吳下芸叟有送行詩先君皆使余謹藏之後為兵亂亡去偶記其全篇附之還持使

節請祠真便作吳江漸退身憑軾幾州蒙惠愛歸裝一味是清貧相思欲控琴高鯉卜宅須邀李子隣不是薦章論再起朝廷自重老成人吳下有乘魚橋云琴高生登仙處故有控鯉之句云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

世傳歐希範五藏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為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僞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為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為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圊忽仆於圊中家

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略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為誌其墓夫為將不得已而至於殺彼自有罪固不得辭然既已降矣何至殘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也希範起盜賊其殺無辜亦已多矣然終不以相易蓋不可以欺行也兵興以來士好功名如杞所為而有異聞者間有之余未敢以為盡信而希範之傳不可誣也故予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幾十萬所平治不為不多非特不敢為杞之為固自不敢萌於心慕府偏裨數有以奇策相干一切皆謝之今退老一壑庶幾幸無憾不然既有希範之聞亦安得不自疑也

莊子記孔子於藏書往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聃免藏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老聃不許乃繙十二經以說此段人多不能了貴言傳書周嘗論之矣藏書者欲藏其言而廢書也然往周室則孔子之志忘乎世者猶未定也故與子路謀凡論語載孔子與長沮桀溺晨門荷條之徒言皆命子

路未嘗及他人弟子蓋子路勇於有爲欲行其所知故以激之今周亦云達此意矣言聃免藏史歸居者于路以聃亦忘世而忘言者也故曰往因焉欲因聃以定其說也老聃不許聃豈真枯槁無言者哉是故孔子復繙十二經以說學者或以十二經爲春秋是矣莊周嘗兩言春秋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一曰春秋以道名分周於春秋知之亦深矣老聃以爲太謾而問其要則以孔子爲不喻其意欲其出而經世也故孔子復以兼愛無私爲仁義者對聃復以兼愛爲迂無私乃私謂春秋之作欲利天下而愛之使是非賞罰一出於公然不知有爲之之迹則若建鼓而求亡子反所以亂人之性也乃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仁義固存於其間雖爲春秋而無害大旨以聖人之道在有心無心之間蔽於有心者繙十二經固不可蔽於無心者雖藏書亦不可仁義無心於爲則順人之性有心於爲則亂人之性老聃之免而歸居藏書不足以言之故復以輪扁與齊小白之論終此五千言之所以作也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鼈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巳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間乃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復有主是寺者復以木倣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自

不能廢張芸叟謫郴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子貢告漢陰丈人以桔槔忿然作色曰有機械則有機事有機事則有機心子貢懼而驚孔子以爲假修混沌之術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知其外混沌之術云者謂上古之世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俗則混沌之世亦何必然哉惟漢陰不能察此是故一拂其意遂至於忿然作色則是非之辨已役其外而喜怒之情已亂於中矣是以區區以抱甕爲是終身役而不自知其勞也師金嘗語顏子以子曾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漢陰而知此亦何傷於桔槔哉

蒙齋筆談卷之上 終

蒙齋筆談卷之下

宋湘山鄭景望

嚴陽尊者嘗問趙州不將一物來時如何州云放下着曰既不將一物來放下箇什麼州云放不下時却將取去余讀莊子記南榮趎見老子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吾謂此言與趙州正

冥合夫謂不將一物來已將一物來矣南榮趎不知有何事至贏糧七日七夜無乃大氣急生宜老子之厭其人多也莊周寓言無貫然亦奢爲戲矣之人也命之曰南榮趎夫南矣又榮焉走而修者失與之俱而方自楚來其挾何止三人乎老氏所告曼衍不可捕詰然彼所謂忘吾答而夫吾問者疑亦有惝然而得於中者也

莊周言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自得水爲鼃而不一二數之無不皆然此言兼載列子莊周書有闕文人謂之多不能解得水爲鼃上自有繼爲鶉一句其義始可通不若列子之全也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爲百合麥之壞爲蛾則每見之物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有所向若蚯蚓爲百合乃自有知爲無知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意念真精之極因緣而有卽其近者雞之伏卵固自出此今雞伏鴨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鵠者此何道哉麥之爲蛾蓋自蛾種而來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爲蛾也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要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迹而生啓自石出此真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信不及爾

常上人來吾聞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兢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此自根塵中來誰復在根塵外若言根塵中來彼自無有誰爲受者若言在外我既無內云誰爲外常于大笑若能解此則老氏言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第二人生十二時要須常體當此一段事無令冷地有人看見

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前此未嘗知有女色早從劉海蟾道自言得長生之術故末年康強精明後聽不少衰六十後卽兼窮佛理然多從經論諸師以分別名相爲主意將以儒釋道通爲一其自著書

號法藏碎金累數萬言反覆不出此義書成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爲耄志餘書余不及見而道院集亦但申前意而歸娶爾妙湛師嘗爲吾云江民表嘗惜此公不一見正明眼每有遺恨然論其忠實和厚無一點世間情僞處則第一等人也其子孫數世愈盛天固有以報之法藏碎金自記其所得處云耳嘗聞天樂和雅之音有不可勝言者自見其形每每在前既久而加小類數寸不違眉睫之間此恐是海蟾所得佛氏則無是事此諸

人之所疑也乃知脫粘除縛大是難事如此公果有未至則他人可不勉乎

韓魏公不甚信佛理蓋平生所歷眘而信者歐陽永叔勢不得不然每爲人言自少至老終始所踐履惟在一部論語中未嘗須臾敢離文若云公晚鎭北門已六十餘矣王汝爲都轉運使公時多病不甚視政事數語告家居王汝每携文若問候至則直造所內几案間不見他物惟一唾壺與論語爾乃信傳者不謬人果欲修身於論語未論盡得但

能行其數十言隨人品高下大小無有不爲賢人君子者況略見其所不可得聞者乎吾嘗爲論語釋言未嘗沿襲徒爲世俗傳注直欲有不愧所聞者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更須要講解舉足動步無所非當用意常須痛自鞭策爾

正素處士張舉字子厚毗陵人治平初試春官司馬溫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既得官歸即不仕終身元祐初嘗起爲潁州教授力辭不就余家與之有連故余未冠得拜之稍長益相親亦不以不肖視余淸通遠略不爲崖異與前此號隱居睥然自夸於俗者不類士大夫既以相與推高且欽其門隨上下接之無不滿其意賀鑄最有口才好雌黃人物於子厚亦無間言每折節事之常稱曰遁隱先生余嘗叩其棄官之說好笑曰吾豈不欲仕者初但以二親年俱高止吾一子不忍去左右既親沒則吾將老矣欲仕復何爲因循至是爾其言大抵若此家藏書數萬卷善琴棋日惟玩此

三物不甚飲酒余得與周旋涉世以來粗免大過聞於時爲多大觀初子厚已死州里上其行余適在翰林蔡魯公亦素知其爲人遂得賜號官其一子今其子亦死諸孫未有聞者西北士不甚知其人今能言之者絕少魏野以有閑而名益彰惜乎子厚之無閑也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鎭福唐嘗得其手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守其毋服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待養大槩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顒世號顒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亳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顒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鎖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顒即告之曰吾先爲公去一大病矣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乃無太虐戲乎卽不問自是豁然

遂有得顒曰此非我能爲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偈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年於道亦不盡廢死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妙湛師爲余言親得於其師小本小本得其師大本者云爾

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輒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胷中既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者時聞鼠嚙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嘗聞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爲囈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常在潁州時初自翰林免官先君爲倅歸養居後圃三間小室旁無與鄰左右惟一點燈況已如此嘗有詩云城頭曉漏鳴丁丁窗間月落却未明爲傷歸鴈過欲盡汝南荒雞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迨今四十年了無異者余每自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類不過如是但能保此一知爾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河性有味其言也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嵒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不老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二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一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

見厭世要必有此人也

慧遠法師白蓮社在廬山東林會者佛馱耶舍佛陁跋陁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昺遺敬曇詵皆浮屠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銓皆居士合十八人初晉太元中爲佛者道安居太山遠從之學安以爲高弟遣行其教東南至廬山樂之因留不去寺舊不甚廣元豐間老南之徒常總主寺事總人物雄邁爲其徒之傑始作創大與新之雄麗莊嚴遂爲江湖間第一而白蓮社者其遺迹尚在余少屢欲往游訖無因今老矣勢必不能至得李伯時所爲圖而愛之常揭之壁間意或得僧俗間勝士十許輩不如必遠之數追其故事於山間山有二泉東泉爲尤勝循其下流依山傍崖爲澗爲池亦多蓮然三十餘年訖無甚如余意者每徘徊澗壑想見遠時輙慨然如見其人遠社爲浮屠者吾不能知而劉遺民周續之雷次宗皆見宋書隱逸傳風韻清遠方知晉宋間風俗之衰方外超出絕俗之士尚不乏如此豈今而無之乎第余

無以致之爾頃蒙恩賜寺號積善教忠守其丘墓自閩還覲摹作屋八十楹去余居無一里四山環集兩澗遶其旁今漸成其三之一尚意有道生輩肯從之終以成余志也

余少好蓄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塘兵亂盡亡之後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爲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舊銅酒器其首爲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爲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隨往歲行山間使童子操杖以從殆以爲觀爾未必真須此物也邇來足力漸覺微每陟降殆不可無時坐石間兒子甥姪輩環於側輙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即爲引滿常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金吾得無似之耶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余雖

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烏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烏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烏輙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即劉驎之子驥其字也傳記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土石囷其一閉一開今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遇伐薪者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鎮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游三日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數皆可名然不至大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爲裂石澗不滿三四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壇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嘗得入百餘步其言甚夸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竊退之未嘗過江有詩云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

龍左耳來意當有謂不止爲洞言也

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興作事業雖起居語嘿之間亦不能自已王荊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早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之西庵或之定林或中道捨驢偏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嘗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獾入其產室有頃忽生故小字獾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晁以道嘗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唐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爲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因重二卓以上忽失腳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盖出於智者當爾吾素頑

惰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爲藏書之所旦攜數僕夫荷鍤持畚芟夷澗谷搜剔叢薈雖風雨不避旁觀皆以爲甚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於物耶新居將成頗亦有警夫仁智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於獘因榜其廳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智而廳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爲子孫者也

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

非莊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乎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軍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與監軍則遂其戒守其戒則或因之以至於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意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見於詩詠者未必直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試下第歸道靈壁縣世以為出奇石余時病卧舟中行家肅然聞茶肆多

有求售公私未之貴人亦不甚直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illegible]所有僅得七百錢假之同舍而足不得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也自此行塈刳剔巖洞與藏於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頼晚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較嘗戲謂兒輩云此不但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孔子以治詩書禮樂春秋六經而一君無所鈞用老子謂六經先王之陳迹非其所以迹而教之以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雌應於下所風化孔子居三月不出得其為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蓋以類覺之也自以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而老子可以化正今之所謂禪者但言之不同爾世語吾儒之言易則達語佛氏之言禪則眩殆其不自了而惑於名故為佛

氏者亦不以其情告之而待其自悟使人人知孔子之得於老子而老子肯之世豈復更有禪哉吾嘗謂古之至理有不謀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佛氏之言禪是也夫世固有不可言而終不可免於言吾儒不得已則命之曰易以其運轉無窮而不可執也佛氏不得已而命之曰單以其不傳而可以更相與也達其不可執而眩其更相與者禪與易豈二道哉但不知二氏初何以不相為謀而表裏如此惟其道之一爾此殷老子先之以性不可易命不可變者此性命之真不可言傳而語之者也繼之以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者此其為不可執而可以更相與者也孔子許顏淵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而莊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復見老子蓋古之論道者必以三月為節天道一變也言之同有至是哉

蒙齋筆談下卷終

泊宅編

方勺撰

方氏泊宅編序

泊宅翁學博而志剛少時謂功名可力取不肯與世俯仰晚得一官益齟齬不合慨然歎曰大丈夫不爲人則爲己先聖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乃取浮圖老子性命之說參合其要以治心養氣反約而致柔年老而志不衰酒後耳熱抵掌劇談道古今理亂人物成敗使人聽之竦然忘倦時出句律意匠至到扁舟苕霅之上侶嬋娟弄明月興之所至飄然忘歸使翁少而遇合未必如歲晚所得之多也一日過予於桐汭出所著泊宅編示予予曰此翁筆端游戲三昧耳胸中不傳之妙盍爲我道其崖略翁默然無言予因書以序之丹陽洪興祖慶善

泊宅編卷第一

方勺　仁甫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號曰玉巖居士仍爲作真贊居士不娶坡每來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居士後以遺逸得官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篤學勵志不事科舉守臣陳襄鄭溫伯蒲宗孟皆以遺逸薦於朝元祐初被召命以學官初坦求喪親廬其墓日託棲真寺隨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復置庖爨蒼奴饋閉戶儼然讀書倦則默坐而已嘗一夕已滅燭室中忽自明有僧長揖而入與坐談元久之謂坦求曰教授行且仕宦壽不過六十僧去而復闇如初坦求爲太學博士十年無他除改其後以選除潁川吳王宮教授卒年五十七

王昇字君儀居嚴州烏龍山布衣蔬食無書不讀道釋二典亦皆徧閱爲湖婺二州學官罷歸山中杜門二年不赴調一日自以箕子易鑑之始治裝西去時年將六十矣旅京師數月貢物將謀還鄉左丞薛昂以其所撰冕服書獻之稍歷要官君儀之學尤深於禮易久爲明堂司常宣和乙巳以待制領宮祠復居烏龍故廬每正旦筮卦以卜一歲事豫言災祥其驗甚多金人擄臨安諸郡驚擾嚴人皆引避山谷間公獨燕處如平時且將吾令守以示無虞壬子正月微感疾謂貳車黃策曰陸農師待我爲屬官不久當往但太元書未畢且不及見上元甲子太平之會此爲恨爾數日卒年七十九

東坡既就逮下御史獄一日曹太皇詔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驚曰孃孃何自聞之曰吾嘗記　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今日得二文士然吾老矣度不能用將留以遺後人二文士蓋軾轍也　上因是感動有貸軾意

朱行中自右史帶假龍出典數郡年幾踰壯守東陽日嘗作春詞云小雨廉纖風細細萬家楊柳青烟裏戀樹濕花飛不起愁無比和春付與西流水九十光陰能有幾金龜解盡留無計寄語東城沽酒市拚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自以爲得意後歷中書舍人帥番禺得罪安置興國軍以死流落之兆已見於此詞

王欽臣自西京一縣令召入議法與介甫不合令學士院試賦一篇但賜出身卻歸本任以二詩獻公其一云蜀國相如最有詞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賦罷遭無用寂寞文園意可知其二云古木陰森白玉堂老年來此試文章宮聲日永揮毫罷閒拂塵埃看畫牆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璹坐雙檜堂吟曰二疎辭漢去璹應聲曰大老入周來璹字全夫少年登科疎縱不事事晚益流落終於武義縣主簿嘗偶婺州清蓮寺醉中題壁云驚雷殷殷南山曲一夜山前春雨足美人睡起怯輕寒衣褪香綃紅滅玉朝雲靄靄弄晴態野柳狂花無管束東風也自足春情吹皺兩溪烟水綠

元祐中東坡帥杭予自江西來應舉引試有日矣忽同保進士訟予戶貫不明賴公照憐得就試因預薦送遂獲游公門公嘗云王介甫初行新法異論者譊譊不已嘗有詩云山鳥不應知地禁亦逢春暖即啾啾

又更古詩鳥鳴山更幽作一鳥不鳴山更幽

歐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九年東坡大書重刻於滁州改泉洌而酒香作泉香而酒洌水落而石出作水清而石出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題小詩於所寓寺壁。胥魁范生見之爲白令丐寬假令疑胥受賕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某但見其所留詩知他日必顯出其詩令笑釋之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秋風吁嗟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介甫嘗戲作走卒集句云年去年來來去忙倚他門戶傍他牆一封朝奏緣何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先子晚官鄧州一日秋風起忽思吳中山水嘗信筆作長短句黃鶴引遂致仕其敘曰予生浙東世業農總角失所天稍從里閭儒者游年十八鞏以充貢凡七至禮部始得一青衫間關二十年仕不過縣令擢綠南陽教授紹聖改元實六十有五歲矣秋風忽起亟告老于有司適所願也謂同志曰仕無補於上下而退號朝士婿嫁既畢公私無慮將買扁舟放浪江湖中浮家泛宅誓以此生非太平之幸民而何因閱阮田曹所製黃鶴引愛其詞調清高寄爲一闋命稚子歌之以侑尊焉生逢垂拱不識干戈免田隴士林書圖終年庸非大寵才初闌猶老去支離何用浩然歸弄似黃鶴秋風相送塵事塞翁心浮世莊周夢覺舟遙指烟波羣山森動神閒意聳廻首名韁利鞚此情誰共問幾斛淋浪春醲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

徽宗與畫學嘗自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爲題無中程者或密扣中貴答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頻伽鳥也是時殿試策題亦隱其事以採學者如大法斷案一案凡若干刑名但取其合者不問詞理優劣或曰王言而匿其指崇何曰此正古之射策在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自古繼世宰相前漢所稱韋平而已漢哀楊二族最盛亦不過三四人唯李唐一門十相者更多至聞喜裴氏趙郡李氏一家皆十七人秉鈞軸何其盛也本朝父子繼相韓呂之後未聞

自古相國最久者唯石公三十六年一朝宰相最多者唯武后六十八人

韓忠獻公之子粹彥帥定武或勸取幽燕者粹彥折之曰國家奄有四海寧少此一彈之土耶眉庚作傳贊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始之者冠萊公成之者公也

王黼自入仕登庸無他異唯合眼時覺有物隱隱如玉筋頭長不盈寸開眼則無之他人不知也每有慶事則微痒而動諸孫以爲常靖康初金人犯闕黼正憂遑忽痒甚喜不自勝微以手按之其物忽落掌中狀如筋不久及禍

介甫嘗夢寢謂葉濤曰適夢三十年前所喜一婦人作長短句贈之但記其後段隔岸桃花紅未半枝頭已有蜂兒亂惆悵武陵人不管清夢斷亭亭佇立春宵短

姚祐自殿監遷八座不數進見母夫人久病痢諸藥不效憂悶不知所出令李昂筮執革有眞人指靈草之語一日登對上詢其悴具以實奏詔賜一散子數服而愈仍喻只炒椿子熟末之飲下

王直方云王介甫在翰苑見榴花止開一朵有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陳正敏謂此乃唐人詩介甫嘗題扇上非其所作

泊宅編卷第一

泊宅編卷第二

方勺仁聲

子弟甸字仁宅博學好古未仕而卒平生不喜作科舉文既卒於其篋中得二跋尾遺藁今載於此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告巫咸神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駞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唯偏旁數處小異案史記世家楚子連熊爲名者二十二獨無所謂熊相者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作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云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皆臨我者眞謂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熊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又云今又悉興其衆以偪我邊境也是歲秦惠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齊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廟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秦人疾之幸於一勝偏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是歟余昔固嘗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於天下然以鄰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於盟詛之美婚姻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有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纔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

鄓及郗長而史記止言六國敗退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六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實一千四百六年（延博案紹聖原誤紹興一千四百六年元誤一千四百四十九年今訂正之）石經跋尾云右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案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歎惜哉吾友鄭人董甤卿自洛陽

持石經紙本歸蘄然寶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

崇寧五年長星見蔡京斥居浙西時事小變士大夫觀望或於秉筆之際有向背語蔡既再相門人蘇棫者自漳州教授召赴都堂審察獻議乞索天下學官五年所撰策題下三省委官考校以定優劣坐是停替者三十餘人棫爲太學博士遷司業卒

今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仕有不稱職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陽令薛恭本縣孝者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卽奏賞換縣乃對移之所起也

狄武襄公青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位樞府既貴時相或諷其去面文者但笑不荅　仁廟亦宣喻之對曰臣非不能姑欲留以爲天下士卒之勸　上由此益愛之

宗澤婺州農家子登進士科調館陶尉凡獲逃軍卽殺之邑境爲之無盜時呂大資（惠卿）帥大名聞其尉職因召與語仍薦之且誡之曰此雖除盜之一策恨子未閑佛書人命難得安可妄殺況國有常刑乎澤靖康中爲副元帥後尹開封卒

河陽三城其中城以中潬（延肯）爲名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秋水泛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唯中潬屹然如故相傳此潬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楞嚴經云乾爲洲潬濕爲巨海

烏程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予買田村下因閱金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續仙傳云志和越人而唐史以爲婺人予嘗卜築之初間同里之高風遂得友其人於千載因作詩識之王侍郎漢之一見號予泊宅少翁仍爲作眞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唐李一品貲極富嘗爲衢州刺史作懷嵩樓西城上刻文于石以懷嵩洛有白雞黃犬之歎後竟以謫死樓有公畫像頎然七尺眞偉人也但鼻端微曲耳

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以來往望之若紫雲橫亘沙漠上

自登州岸一潮渡海卽至鳥島有五所卽禹貢之羽山西漢梅福自九江尉去隱爲吳門卒今山陰有梅市鄉山曰梅山卽其地也

會稽山爲東南巨鎭周廻六十里北出數壠葬者紛紛得正壠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同一山下瞰鑑湖湖外有山橫抱如几案案外尖峯名梅李尖地里家謂之筆案陸氏葬後六十年生孫佃爲尚書左丞趙氏葬八十年生曾孫抃爲太子太師自是陸公贈太保趙公贈少保

泉州萬安渡水闊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卽海也每風潮交作數日不可渡劉鉄據嶺表留從効等據泉侍此以負固蔡襄守泉州因故基修石橋兩涯依山中託巨石橋岸造屋數百楹爲民居以其僦直入公帑三歲度一僧掌橋事春夏大潮水及欄際往來者不絕如行水上十八年橋乃成卽多取蠣房散置石基益膠固焉元豐初王祖道知州奏立法輒取蠣房者徒二年

右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欲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異衆者鑿之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納靑朮數斤於其中以辟瘟氣

湖州豪右吳伯陽有子偶寓太學方預薦伯陽夢若游帝使者立廳事東階欲延之坐不可問秀才在否對曰不在遂去伯陽送出門見道中旌幢儀物彌望不絕語伯陽曰秀才歸但道天赦曾來俄是舉禮部奏名第一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啗利以命犯法者紛紛或捕得數大奮誣以樞術章楶之子綖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鞫之楶上綖不伏再遣侍御史沈畸旣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聞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鍜鍊綖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旣得罪歸鄉以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爲世之戒矣

詩中用乾坤字最多且工唯杜甫記其十聯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

玉山鄭泰者粗有家貲一夕夢若使者來謁延之坐忽曰從爾貸萬緡泰方自敘力薄其人曰天符已下徑去不顧後數日火邑人見一四目道士郊外舞劎而入凡劎之所指則火隨而起它日驗之所指皆鄭之僦舍其直恰萬緡

一士人泛汴東歸夜泊村步其妻熟寐撼之問何事不答又撼之妻驚起視之舌腫已滿口不能出聲急訪醫得一叟負囊而至用藥糝比曉復舊問之乃蒲黃一味須眞者佳

鄒衡甲於天下父老云其品無慮六七十紹聖初先子爲教官主善堂後所有僅五十種乃前任劉正夫求於諸邑得之間頗恨不盡其佳品而去

泊宅編卷第二

泊宅編卷第三

方勺仁聲

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請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分竝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溫州雙穟南天富北天富場十分著爲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蒸波者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鹻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而已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爖灰故也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爲媺青白爲上色黑卽多鹵或有泥石不定久停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以近海水鹹故爾後來法雖少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且水性以潤下爲鹹其勢不少折則終不可成鹽安邑池鹽以濁河由折故因終南山南風以成若明越溫杭秀泰滄等州爲海水隈奥曲折故可成鹽其數亦不等唯隈奥多處則鹽多故二浙產鹽尤盛他路自溫州界東南止閩廣鹽勝五錢比浙賤數倍蓋以東南最偏海潤下之勢既如此故可以爲鹹不必曲折也

西安州卽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無水源但乾沙爾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顆鹽大者重三四斤其色紅瑩軍行以和食飲

西安有池產顆鹽周廻三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勁兵屯守池中役夫三千餘悉亾命卒也月支鐵錢四百亦

多竊鹽私貿蓋絕塞難得鹽自熙河蘭鄯以西仰給於此初得此池戎人歲入寇其後拓地六十里斥堠尤謹邊患遂絕

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而寶貨法凡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餘銀一流直錢千（朱提縣出銀音殊時）當是時黃金一兩纔六百銀一兩纔二百東坡常怪今之黃金不若昔時之多蓋今糜之者衆故其少而價貴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擡酒之升斗小量穀之升斗大昔人飲酒有數碩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碩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碩而日食五升米乎無是理也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爲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壘山隴爲田層起如階級然每遠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爲之碓不惟碓米亦能播精（播精謂去其糠粃以水運之正如人爲其機巧如此）宋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猶力耕之詩蓋紀實也

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卽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者爾當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爲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卽古所謂白㲲巾李琮詩有腥味魚中墨（烏賊也）衣成木上綿之句

螺填器本出倭國物像百態頗極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

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錫賚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槃固侯

鹽官縣安國寺雙檜唐宣宗時悟空大師手植今三百餘年矣其大者蜿蜒盤礴如龍鳳飛舞之狀小者與常檜不甚異宣和乙巳春朱勔遣使臣李鏞取以供進大者載由海道遇風濤舟檜皆碎小者只自漕路入既獻上錫轉二官知縣鮑慎好賜緋

虔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朝廷爲立賞增俸而邑官常闕不補它官以職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則至界上移文索案牘行遣而已大抵此地唯水最毒當以銅盆貯水須臾銅色微黑或大錫餅挈佳泉以自隨處遠鄉者有詩云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

越州禹廟有元圭隋藏之色黑如黳徑五寸厚寸餘肉好相倍上下有邸州將掌封鑰

贛石數百里之險天下所共聞若雨少溪淺則舟舫皆艤以待有踰數月者虔州水東有顯慶廟甚靈或至誠禱之則一夕長水數尺送舟出石故無雨而漲士人謂之清漲前此士大夫有禱輒應刻石以識於廟庭甚多東坡北歸行次清都觀有自笑勞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之句

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　眞宗皇帝御書故也當時朝廷每有頒降詔札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紳嘗記其事

明州有僧佯狂頗言人災福時號癲僧王君儀年弱冠寓陸農師佃門下力學工文至忘寢食一日癲僧來託宿陸公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曾睡可就歇息明日俯夙興見君儀猶挾策聽下一燈熒然興而言曰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書不偶直至年四十八又夢癲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是時癲僧遷化已久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叵測明年陸公入預大政首薦君儀遂除湖州教授君儀嘗謂予云欲游四明求師遺事爲作傳以報之而未能也

大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時爵使呂吉甫帥杭暇日常入山見師春容道論頗似契合有問呂太尉如何師擺頭曰無力臘月三十日要你有力

圓照禪師宗本常語人曰我不勸爾出家學佛只勸爾惜福修行大通常語人曰我只勸爾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大通乃圓照弟子時稱吳中二本）

婺州有僧嗜猪頭俗號猪頭和尚而莫測其人祥符寺轉輪藏成僧俗設齋以落之一僧丐齋衆見藍縷不爲禮僧拂衣而去或曰此猪頭和尚也使人邀請僧怒指大藏曰我不轉此藏亦不轉衆聞其語異相與追之僧曰要我轉更三十年竟不顧而去三衢衢守饌猪頭召師食守自牖窺之見一鬼食其旁已而師坐亡衢人奉香火良謹有禱輒應一日見夢於人曰吾將還鄉矣蓋自師之出至是恰三十年寂無歲金轉藏者故老憶師言備禮迎其真身歸置藏院郡人輻輳輪不暫停此寺因建長室予因閱師辭世頌知是定光佛也

王溈之爲京西佐漕攝河南府事因丁外艱有羣雀集几筵啄蔬祭食揮去復來彥祖偶撲得一雀自以刀斷其首擲棄中庭徐察之此雀忽身首相就翩然飛去其後彥祖還南徐爲人訟田安置廣德軍未幾妖人張懷素辭連就逮竟謫死南方

范迪簡南劍州人起白屋官至卿監年八十餘諸子自峋以下皆登科顯宦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居地名黯淡灘初欲買宅或云中有怪不可居試使數僕宿其堂廡伺之每夕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間不甚畏人諸僕相與謀以臥具裹之束縛就烹其怪遂絕或云此喪門也

泊宅編卷第三

泊宅編卷第四

方勺　仁聲

樞密蔡公卞帥五羊道無錫望家游惠山是日邑人楊生與數僧閒步殿上聞公來戲言曰蔡侍郎無子吾與之爲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後三歲還朝次無錫仍忽悟前身爲楊生能言其居舍親戚與平時所嗜玩毫釐不差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昇者問其父死之日仍生之時也然三日後復問則懵不能言矣二家至今往來如姻眷後奏補陟將仕郎

前世法書名畫有藏之祕閣者謂之閣本流俗看畫但云閣本則翕然稱善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處士方干配食嚴光謂干爲御史方蒙遠祖下鄜鴻源（御史所居）取畫像本家無以塞命鄉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間有旨下諸郡取前賢畫像睦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元英之像豈不謂之閣本乎

聯句或云起於柏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爲乎中露胡爲乎泥中中露泥中衛之二邑劉向以謂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之所起也

世言行李據左氏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使予案史記皐陶爲大理一本大李又天官書曰熒惑爲李徐廣注云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李法一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名李法北史敘傳李氏先爲堯之理官因爲氏後改曰李則李與理其義自通蓋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首治任鄭當時之言治行理亦治也左傳曰一介行李又曰行理之命

今州縣獄皆立皐陶廟以時祠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

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溢壞居民田廬凡數十里朝廷降鐵符十道以鎮之壬寅歲鹽官縣亦溢縣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嚙去邑聚纔數里邑人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片重百斤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咒貯以殺青木匣遣曹官同道正下縣建道場設醮投之海中（海溢又謂之海嘯吏文只云海毅）

通州治靜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歲官縣蜀山雷山一帶沙漲而靜海並海十里內沙再毀初鹽官自投符後稍稍沙漲前此經制司差武經郎路升等措置水利乃欲築長隄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不可行

番陽吳令昇知靈壁縣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磬成每泝汴進入縣境別有一河號青河取都城稍徑或由此河載磬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

宣和己亥夏吳中雨下如墨色明年乃有青溪之變

狀頭時彥母懷之彌月夢數人舁衣肩輿一金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彥故小名十狗

同年錄見之

從事郎林穀嘗夢黃衣吏持文書列十人姓名在其中謂林曰召公等作酆都使者請書名林視餘人往往皆相識而俱未書名乃語吏俟九人皆簽字然後及我吏曰諾月餘又夢如前而九人者皆已書押林遂書之相次所謂九人者已二三死矣林方治任西游至泗州卒從政郎任楫初聞林說戲曰公果作使者幸一援我林卒未久任殂謝

彭汝礪元祐末自八座出江州與婦翁宋朝散俱之官朝散忽夢上天召作文記還答曰某不能請召尚書為之未幾尚書卒其夫人宋尚少艾臨終於領巾書頌為別云百世因緣六年夫婦從今以去不打這鼓

福州幽巖寺千人麪牀君謨作帥因聖節遣人舁置使廚久之院僧禱護伽藍神春會勤無麪牀何以聚衆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齋神聲諾而不見形問何人神對幽巖每歲恃春會以贍衆願請麪牀以歸公頷之明日公庫中夜失麪牀令問幽巖果已還院莫不異之

朱曉容者嘗為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間後因事返初惟工相貴人初朱臨姚闢久同學校每試姚多在朱上馮京榜中二人俱赴廷對未唱名前數日京師忽傳一小賦乃朱殿試之作也姚謂人曰果爾縱不作魁亦須在甲科自敘不時濫居其先及至魚龍變化之地便將擬絕因過謁術士資之亦訪容師未見殿唱日禁門未開或云曉容在茶肆中姚走見之容方與一白袍偶坐指示姚曰狀元已在此（偶坐者霍當世也）姚力挽就鄰邸燈下視之曰公第幾甲朱第幾甲相次辨色入聽臚傳皆如師言

朱臨年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吳興城西取訓詞中仰而高風之語作仰高亭於城上杜門謝客一日曉容來謁公欣然接之是時二子行中久中秋賦不利皆在侍下公遣使冠帶而出容一見行中驚起賀曰後舉狀元也老僧自此不復更閱人往杭州六和寺求一小室寄跡待科詔下乃西游耳公初未之信後

三年春久中偶至六和容叩伯仲行期久中告之師曰某是日亦當離杭矣是秋二朱至京舍開寶寺容寓智海相次行中預薦明年省闈優等唯殿試病作不能執筆是時王氏之學士人未多得行中獨記其詩義最詳因信筆寫以答所問極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經御覽　神宗愛之行中日與同舍圍棋每拈子欲下必罵曰賊禿蓋恨容許之誤也未唱名前數日有士人通謁行中方棊遽使人卻之須臾謁又至且曰願見朱先輩行中叱其僕曰此必省下欲出關者耳同舍曰事不可知何惜一見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敘溫指行中起附耳而語曰某乃梁御藥門客御藥令奉報足下卷子上已寘在魁等他日幸相記行中唯唯而入再執棊子手顫不能自持同舍覺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行中念容獨往智海容闞其來迎門握手曰非晚唱名何為來見老僧必定得甚消息來行中曰久不相見略來問訊爾師曰胡不實告我遇當世未唱第時氣象亦如此行中因道梁氏之事師喜甚為命酒置款且曰吾奉許固有素只一人未見爾當邀來同飲仍戒曰此人藍縷不可倨見亦不得發問問即彼行矣俄至師引寺廊一丐者入見行中不甚為禮使據上坐相與飲酒斗餘不交一談師徐曰此子當唱第先生能一酌目丐丐者曰爾云何師曰可冠多士否丐者擺頭曰第二人師躡行中足使先起密徵其說但曰偶數多更無他語而散明日飯罷舉行中寺庭閒步出門遙見余行老亦入寺師不覺拊髀驚歎謂行中曰始吾見子以謂天下之美盡此矣不知乃有此人行中曰此常州小余也某

識之師曰子正怕此人昨夕聞偶多之說今又睹此人茲事可知也（須中發解過省皆占二數）及廳臚傳行老果第一行中亦之行中釋褐了往謝師師勞之曰子誠福人今日日辰以法推之魁天下者宜不至待從其後行老止帶貼職領郡而已（行中名服 行老名中）

尚書右丞胡宗愈夫人丁氏司封員外郎宗臣之女自幼穎惠無所不能其善相人蓋出天性在西府時嘗於牕隙適見蔡丞相確謂右丞曰蔡相全似盧多遜或以盧蔡肥瘠色貌不同難之丁氏曰吾嘗一睹盧像與今丞相神彩相似其後蔡果南竄又戶部尚書李常除老龍尹成都道中貽右丞書夫人一見其字書驚曰此人身筆已倒不久數書仍須病咽喉而死李公行次鳳翔中毒而卒

泊宅編卷第四

泊宅編卷第五

方勺 仁聲

蜀人石藏用以醫術游都城其名甚著陳承餘杭人亦以醫顯然石好用煖藥陳好用涼藥古之良醫必量人之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以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證二子乃執偏見於冷煖俗語曰藏用擔頭三斗火陳承篋裏一盤冰

道士王裕福唐人術數頗工常云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甲子備謂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今正行鬼元後十八年復行天元當有太平之應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故也（乙巳年識）

服金石藥者潛假藥力以濟其欲然多諱而不肯言一旦疾作雖欲諱不可得也吳輿吳景淵刑部服硫黃人罕有知者其後二十年長子橐為華亭市易官發背而卒乃知流毒傳氣尚及其子可不戒哉

古之賢人或在醫卜之中今之醫者急於聲利率用詭道以劫流俗殆與穴坯挾刃之徒無異予目擊二事今書之以為世警王居安秀才久苦痔聞蕭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命舟自烏墩走錢塘舍於靜邸中使人迎醫醫絕江至杭既見欣然為治藥餌且云請以五日為期可以除根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以一藥洗之徐用藥線結痔信宿痔脫其大如桃復以藥餌調養數日遂安此工初無難色但放下大腸了方議報謝之物病者知命懸其手盡許行橐所有為酬方肯治療又玉山周僅調官京師舊患膀胱氣外腎偏墜有貨藥人云只立談間可使之正約以萬錢及三縑報之相次入室中施一針所苦果平周

大喜即如數負金帛而去後半月其疾如舊使人訪醫者已不見矣

故老云王捷燒金先用赤蛇不計多少殺埋庭中澆以米泔令生菌因取以合藥後造室築基掘得一蛇頭如人形捷不久而終

和州烏江縣高望鎮升中寺　眞宗登封嘗此駐蹕因賜寺額寺僧有負主僧金久而不償病且革自誓為畜產以報既卒主僧晝寢夢病僧披衣入牀下覺而異之須臾猫生一子稍長極馴擾每客至則欵迎走報見非其人者輒諱匿之人有知者呼其名必前怒噬至主僧呼則昂首號叫若求隱其事者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堨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縣官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胄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訹數日聚惡少千餘焚居民掠金帛子女脅虜良民為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等與賊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歙守天章閣待制曾孝藴以京東賊宋江等出入青齊單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御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郡守棄城走州即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朝廷遣領樞密院事童貫常德軍節度使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

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青河堰
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馘二萬十八
日再火宵舍學宮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
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等出江東入至
宣州涇縣遇戭僞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
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
江東兵合斬獲百七十里生擒方臘及僞將相方肥
等妻邵子亳二太子凡五十二人（亳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梓桐
石穴中殺賊七萬招徠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
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
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
居人呂師囊方岩山賊陳十四公等皆起兵略溫台
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百
餘萬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
六州與五十二縣賊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
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刺史崔
義元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
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讖記誘惑愚民而貧乏游
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
谷幽僻處東南趨睦而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材木
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賊一旦發焚
蕩無一存者羣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
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不逞小民
往往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微貨利渠
魁未授首間所掠婦人自洞中逃出倮而雉經於林
中者由湯嵓椆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
望不知幾人會稽進士沈傑嘗部民兵深入賊境覩

睹其事爲予言賊之始末因稽合衆論撫其實著於
篇

自青溪界至歙州界有鳥道縈紆兩旁峭壁僅通單車
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於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
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會宋江擾
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雺爲解移屯山谷
關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
五斗而病隨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
縣無所不爲其流至今蔬食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
凡魔拜必北嚮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拜足以知
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
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則
務攘敓以挺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
欲痛絕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變者有之
有捨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跡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
死地務絕其本根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
反者有之此風日熾殆未易察治如能上體國禁之
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而入於此道不急不怠銷患
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廬州慎縣黃山連接無爲軍壽州六安界蓋賊巢穴也
山下居民千餘戶而藏賊以活者十七八賊開發官
兵粘蹤逐捕有數年不獲者

泊宅編卷第五

泊宅編卷第六

方勺仁聲

李伯紀初赴舉華下一夕酒渴夢雪下以雙袖承接欲
快啗之細視雪片上各有女眞字殊不曉試罷往二
相祠下求夢夢立殿陛少頃簾中出三紙示之一曰
上舍登第二曰監察御史孫宗鑑三曰宋十相公雖
喜有成名之兆而後二幅語叵測宣和己亥夏京師
水溢朝廷方以有司失隄防劾官吏公時爲右史在
侍下抗疏指明災異而未敢以告忽庭闈驚寤
呼諸子語曰適夢一快行家來報云舍人被大水漂
出修撰已授崇德使此何祥也公因是恐自敘所奏
慕顏閔之喜但趣家人治任待命而已明日謫沙縣
監當踰年得自便而修撰感疾卒韭山服闋爲太
常少卿歲在丙午金人犯闕 淵聖欲親征公建議
力駐乘輿遂預大政初公嘗除祭官乃與宗鑑同制
今上登極進拜上宰以御營使兼軍賞宋十葉後
卽嵐山寺賜額曰崇親報德禪院云

東坡謫黃州元豐五年因誕日置酒赤壁高峰與客飲
有進士李委懷笛以進因獻新曲曰鶴南飛仍求詩
坡醉信筆賦詩有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
疑之句蓋南遷之兆已見於此七年遠謫豈偶然哉

淵聖嘗問蔣山右之名者不以山川今名山可乎山因
乞更名 淵聖許自擇以進於是以何參崇璟等條
上自比蕭曹姚宋最後及周昌 御批周昌強直可
嘉可賜名昌有石刻記之

京師不榷酤官置院造麴增其直出賣凡酒戶定年額
斤數占買雖不榷亦榷也院之非淬穢不堪汲用雖

以造麴特善它井皆不如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匄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覘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烏青墩鎮在湖秀二郡之間有烏將軍廟前一池黿居其中孳息日繁岸穴漸深其大者如甕盎每春夜遺卵岸叢鎮人競取鹽之以為包苴之物靖康初右史周葛亨謫監鎮稅慮其為患效韓退之為文投之徙吳松江中衆漁爭取鬻以充庖數日而盡

許幾信州人自戶部尚書除帥太原既陛辭故人韓昭大卿遺之一馬遂乘以行到府數日因得香未明跨鞍衆軍聲諾馬忽驚逸獨由衙門疾馳衆莫能及遂驟方就鞍入座兩手流血急歸移疾頃之謫安春流落以死公生於甲午而有馬禍亦異矣近時陳與義赴湖州乘馬朝拜輒驚逸退走出門未幾得宮祠以卒陳亦午生

吏部尚書曾楙初取吳氏生子輒不育異人勸勿食子物如雞鴨子鱉子蟹子之類公信之既久不食後取

李氏李氏嘗夢上帝詔與語指殿前蓮花三葉賜之曰與汝三子已而果然

歐陽公知應天府二日謁廟史白有五郎廟甚靈請致禮不然月爲祟公頷之一日食次子輒失之明日夾子在土偶手中遂命撤其廟以習守印封之戒曰予去此則可開然亦無他異

曾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纔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死時宰予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荅曰予親喪以朞爲久況師乎其姊曰只恐聞於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兒在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宰予已先亡矣

宜興邵穎達赴澧州學官過衆驛挈家謁廟因觀廡下畫壁忽指壁謂妻曰我亦有姓名在此所掌功德司妻覘之獨不見明日穎達無疾而卒

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劉經臨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釵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上石則正白昔唐太宗以黃銀帶賜房元齡時杜如晦已死又欲賜之乃曰鬼神畏黃銀易以金帶又隋文帝時并州出黃銀刺史辛公義嘗以獻上前史雖載此二事

宣和七年駕幸龍德宮太宰王黼獻詩有巧將千嶂遮晴日借得三眠作翠帷之句識者曰黼將不復見君矣

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歐公平山堂詞用此一句東坡愛之作水調歌頭乃云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

湖州城南居人姚許元祐初爲軍資庫吏盜官錢儲其家一日錢飛空中散而之他事浸聞府廷追究決配廣西

建炎己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湧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踏竹園也

米黻字元章爲文時出險怪而書特奇逸世以米顛名之仕宦久不偶晚節大臣薦對嘗有詩曰努引上天梯鞘鳴奮地雷識云天尺五親見玉皇來或問其意荅曰初叩軒陛闕門臣僚以努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鉛山朱光將治裝赴調汴都一日出門閒步忽見二介胄諾云府君有牒名君光覺之驚忙而歸二人隨之因懇以母老願自陳覬少寬假二人許之既至家寫狀授之二人收狀并牒忽不見光走龍虎山求道士作醮青詞具道所覩醮罷還家一日卒

政和中忽有旨自王府記室至四京列郡諸曹及特奏名進士流外人應帶參軍者悉去之記室止稱某府某官記室諸曹稱司某曹事特奏名流外人改為助教意以承平之久不當復以軍旅名其官也然自睦寇一作兵革不息古人以偃兵為造兵之本豈無意乎

蔡京當國每緣制作置局辟官不可勝數其別如欲變衣冠之制令稍近古講求累年糜費不貲止易韡爲履而已

術者云久晴欲得雨須遇木克土謂如乙未日之類又云久雨而暮忽雲綻日出但西望黑雲在日上當晴若在日下則未霽驗之信然世有法以每月節朔日辰所遇風雷雨霧月食虹見之類占五穀貴賤中者十七八

劉原父帥長安得漢宣帝時銅甬一上有識云容十斗

重四十斤原父以今權量校之止容三斗重十五斤

泊宅編卷第六

泊宅編卷第七

方勺　仁盤

東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過之有雜詩一篇亦二十六句押六韻

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鵲生三子一爲鶻鴦經曰鵲生三子一爲鶴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鶉楚鳩生鷂南海記曰鱷生子百數爲鱷者纔十二餘或爲黿或爲鼉然則堯之有丹朱瞽叟之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奚足怪哉

國家治贓吏至有決杖者或以爲太峻予曰今人但見唐韓杜諸詩謂判司簿尉不離箠楚獨不知自後漢時郎官猶不免杖責侯汶爲侍御史賦貸民麋不實獻帝令杖之五十唐禮部侍郎令狐峘杵宰相楊炎德宗欲杖而流之然獻帝德宗不足法也至若贓吏貪黷何足恤哉

唐律禁食鯉違者杖六十豈非鯉李同音彼自以爲裔出老君不敢斥言之至號鯉爲赤鯶公不足怪也舊說鯉過禹門則爲龍仙人琴高子英皆乘以飛騰古人亦戒食之非以其能變化故耶

閩人陳舜隣爲信州教授其父混嘗傳法於風僧哥時時語人災祥十得七八一日復遇僧哥於京之城西責饒舌且戒自此勿受教授拜它日當死於水混歸斬其子曰世豈有子不拜父者無何日長至舜鄰率子弟羅拜混急止之已再跪矣是日混一手中風不能舉明年春約客爲泛溪之遊未舉爵混起更衣久

之不至視之已仆於舟尾不復能言輿歸信宿而卒是時玉山鄭同以八行延入郡學亦預此會混未嘗識鄭氏故廬忽謂同曰君宅前水當是數斗錢聲今變爲呵喝聲矣鄭素高貲至是散蕩而長子澤宣和辛丑上舍登第

政和六年江浙大水秋糴貴錢李盈路張大忠知宣城縣出郊驗災偶見岸傍羣烏銜土狀若累冢大忠異之令發視果有殭屍在其下衣帶間有金剛經一卷

王易簡江州人　道君朝起寒族與予嚮遭遇皆致位通顯建炎間還鄉屬李成亂全家被害初王氏奉事九天採訪使者甚謹寇壓境城中士大夫皆遷避王氏亦逃於使者祠下夜夢神告曰依城自住何必外求明日復還舊居城陷遂及禍（使祠在城外二十里）

山間小青蛙一名青鬼飛走竹樹上如履平地與葉色無別每鳴則雨作又一種褐色而深居名旱渴晴則鳴鄉人以此卜之

宣和辛丑罷郡學及貢法並依熙豐故事爲養源爲國子祭酒頗患文敝欲革之而未能務存誠代之白堂具學官異論者衆請從罷黜太宰王黼問異論者誰對曰固非一輩而宋齊愈爲之首黼曰百家諸子自前古不廢忽悟言失遽曰但元祐學術不可不痛懲耳蔡太師關之因對力詆黼崇獎異學將害陛下紹述之政又稱黼引用非人黼曰洪炎京所用黃庭堅甥也因取蔡儋所撰西清詩話奏之上令御史臺彈劾即逐炎而蔡王之黨自此始矣

方言曰齊宋之閒凡物盛多謂之寇注云今江東有小兒其多無數俗謂寇兒陸龜蒙集有禽暴一篇正爲

野兔害稼而作

人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凡物亦然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閒若睡寐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此越人以滅吳之道也

鶉之字有三義鄭曉曰赤鳳曰鶉故南方朱鳥七宿取名焉詩曰匪鶉匪鳶鶉鵰也音剛又曰鶉之奔奔則今之鶉鷂也白虎通曰一穀不升撤鶉鷃

鶻隼皆鷙鳥也而有義焉鶻冬取小禽燠爪掌且則縱之視其所適之方則是日不於其方擊搏杜甫作義鶻行是也隼擊物遇懷胎者釋之化書曰隼憫胎是也可以人而不如乎天地之閒有吐而生子者鸕鶿兔凡三物

予外舅莫強中嘗爲詩頗有思致掌豐城得蜀漕蔡沖允書歲餘始達小詩寄謝云故人音信動經年蜀道閒關不易傳將謂天涯消息斷西風一葉落堦前

王荆公當國欲逐張方平白上曰陛下留張方平於朝是留寒氣於內也留寒氣於內至春必發爲大疾癘恐非藥石所能攻也東坡著樂全先生集序乃以安道比孔文舉諸葛孔明二公議論不侔如此安道元豐閒以宣徽南院使退居睢陽是時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安道獨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昂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書押字而已莘老曰某亦得書尚未敢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二事人罕知故記之

朱肱吳興人進士登科喜論醫尤深於傷寒在南陽時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併進三服至晚乃覺滿又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以視之乃小柴胡散也肱曰古人製㕮咀謂剉如麻豆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所以入經絡攻病取快今乃爲散滯在鬲上所以胃滿而疾自如也因依法旋製自煮以進二服是夕遂安因論經絡之要盛君力贊成書蓋潛心二十年而活人書成 道君朝詣闕投進得醫學博士肱之爲此書固精贍矣嘗過洪州聞名醫宋道方在焉因攜以就見宋留肱款語坐中指駮數十條皆有考據肱惘然自失卽日解舟去由是觀之人之所學固異邪將宋氏之書亦有所未盡邪後之用此書者能審而慎擇之則善矣

朝散郎路時中行天心正法於驅邪尤有功俗呼路眞官嘗治一老狐亦立案具載情款如世之獄吏所爲云狐能變美婦以媚人然必假冢閒多年髑髏以戴於首而拜北斗倡髑髏不落則化爲冠而用事已則埋之欲用則復以爲常蓋不假此則不能變也人死骨朽爲髑髏尚有靈古方治勞疾用天靈蓋既能治疾豈不能爲妖邪世有術者事髑髏能知人已往事

楊蟠宅在錢塘湖上晚罷永嘉郡而歸浩然有挂冠之興每從親賓乘月泛舟使二笛婢倚檣悠然忘返沈注贈一闋有曰竹閒雲深巢虛人閒幾年湖上音塵寂風流今有使君家月明夜夜聞雙笛人咨其清邃

泊宅編卷第七

泊宅編卷第八

方勺 仁聲

祥符中潁州饑當路者奏出省錢十萬緡以紓艱食之民令明年蠶事已繒納縑謂之和買當是時一縑之直不滿千民得本錢經營數月收什一之息至期輸公頗優爲也近時有司往往不復支錢視物力以輸縑物價踊貴一縑非六七千不可官吏督責急於水火民不堪命久矣比年二浙薦旱已軫宸慮至以親詔下求民瘼謂州縣不給和買本錢以致怨咨感天變上之恤隱可謂至矣豈知州縣奉行之不謹邪

唐杜牧欲來吳興尋舊約三上時相書以弟顗病求醫爲辭乞知湖州既至而私願復不諧後世果可欺邪

周離亨嘗言作館職時一同舍得疾徧體疼每作殆不可忍都下醫或云中風或云中濕或云腳氣用藥悉不效疑氣血凝滯所致爲製一散飲之甚驗予未及問所用藥沈思久之因曰據此證非延胡索不可周君大駭曰何以知之予曰以意料之恐當然耳延胡索桂當歸等分依常法治之爲末疾作時溫酒調三四錢隨人酒量頻進之以知爲度蓋延胡索活血化氣第一品也其後趙待制霆道引失節支體拘攣數服而愈

橘皮寬膈降氣消痰逐冷有殊功他藥多貴新唯此種貴陳須洞庭者最佳外舅莫強中知豐城縣得疾凡食已輒胷滿不下百方治之不效偶家人輩合橘紅湯取嘗之似有味因連日飲之一日坐廳事正操筆覺胷中有物墜於腹大驚目瞪汗如雨急扶歸須臾腹疼利下數塊如鐵彈子臭不可聞自此胷次廓然

蓋脾之冷積也抱病半年所服藥何凡幾種不知功乃在一橘皮世人之所忽豈可不察哉其方橘皮去穰取紅一斤甘草鹽各四兩水五椀慢火煮乾焙擣為末點服又古方以橘紅四兩炙甘草一兩為末湯點名曰二賢散以治痰特有驗蓋痰久為害有不可勝言者世醫惟知用半夏南星枳實茯苓之屬何足以語此

四物湯婦人之寶也洛陽李敏求赴官東吳其妻病牙疼每發呻吟宛轉至不能堪忍令婢輩斂股倚置牙間少頃銀色輒變黑毒氣所攻痛楚可知也沿路累易醫殊無效嘉禾僧慧海為製一湯服之半月所苦良已後因食熱麪又作坐間煮湯以進一服而愈其神速若此觀藥之標題初不著名但云涼血活血而已敏求報之重徐以情叩之始知是四物湯蓋血活而涼何由致壅滯以生疾莫強中一侍人久病經阻發熱咳嗽倦怠不食憔悴骨立醫工往往作瘵疾治之其勢甚危慨強中曰婦人以血氣為本血榮自然有生理因謝遣衆工令專服此湯其法㕮咀每慢火煮取清汁帶熱以啜之空腹日三四服未及月經候忽通餘疾如失

一婦人暴渴唯飲五味汁名醫耿隅診其脈曰此血欲凝非疾也已而果孕以古方有血欲凝而渴飲味之證不可不知也又一士人無故舌出血仍有小穴醫者不曉何疾隅曰此名舌衄炒槐花為末摻之而愈

道士王裕曰有忽患腳心如中箭發歇不時此腎之風毒也瀉腎愈又有人因驚而心不藏脾忽仆不知人、面色黃是脾絕不治又有人六脈皆細而拂拂紅色是心絕不治

痔腸風臟毒一體病也極難得藥亦緣所以致疾不同雖良藥若非對病固難一概取效常人酒色飲食不節臟腑下血是謂風毒若釋子輩患此多因飽食久坐體氣不舒而得之乃脾毒也王涣之知舒州下血不止郡人朝議大夫陳宜父令隨四時取其方柏葉如春取東枝之類燒灰調二服而愈予得方後官贛上以治貳車吳令昇亦即效提點司屬官陳逸大夫偶來問疾吳倅告以用陳公之方而獲安陳君蹙頞曰先人也仍須用側柏丸佳道場慧禪師曰若釋子恐難用此不若灼艾最妙乎立量脊骨與臍平處椎上灸七壯或年深更於椎骨兩傍各一寸灸如上數無不除根者又予外兄劉向為嚴椽予過之留飲訝其瘦瘠問之答曰去歲臟毒作凡半月自分必死得一藥服之至今無苦問何藥不肯言再三叩始云只這卓子上有之乃是乾柿燒灰飲下二服本草云日柿治腸澼解熱毒消宿血後有病者宜以求之素問腸澼為痔

提點鑄錢朝奉郎黃沔久病渴極疲悴予每見必勸服八味元初不甚信後累醫不痊謾服數兩遂安或問渴而以八味元治之何也對曰漢武帝渴張仲景為處此方蓋渴多是腎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勢未至於消但進此劑殊佳且藥性溫平無害也

風淫末疾謂四肢凡人中風悉歸手足故也而病勢有輕重故病輕者俗名小中一老醫常論小中不須深治但服溫平湯劑正氣逐濕痺使毒流一邊餘苦不作隨性將養雖未能為全人然尚可苟延歲月若力

攻之縱有平復者往往怙不知戒病一再來則難以支梧矣譬如捕寇拘于一室則不使之逸越自亡他虞或逐之再至則其禍當劇於前矣此語甚有理而予見世之病者大慨皆如是但常人之情以幻質為已有豈有得疾為厭人而不力治者此未易以筆舌喻也

小麥種來自西國寒濕之地中華人食之率致風壅小說載天麥毒乃此也昔達磨遊震旦見食麥者驚曰安得此殺人之物後見萊菔曰賴有此耳蓋萊菔解麪毒也世人食麪已往往繼進麪湯云能解麪毒此大誤東平董汲[illegible]者論戒人煮麪須設二鍋湯煮及半則易鍋煮令過熟乃能去毒則毒在湯明矣

治痢以罌粟古方未聞今人所用雖其法小異而皆有奇功或用數顆慢火炙黃為末飲下或去粟用殼如上法或以殼七五枚甘草一寸半生半炙大椀水煎取半椀溫溫呷蜀人山叟曰用殼并去核鼠查子各數枚焙乾末之飲下尤治噤口痢

凡病唯發背腦疽無補法發背非藥毒卽飲食毒腳氣乃風毒毒在內不可不攻故先當瀉之發背灼艾最要然亦須治之早諺云背無好瘡但生於正中者為真發背峽州侍郎背中生小瘡醫者不悟只以藥調補數日不痊不痒又不滋蔓疑之呼外醫灸二百壯已無及此公平生不服藥一年來唯覺時時手腳心熱疾作既不早治又服補藥何可久也

天禧二年朋封縣膀出有厚復者被黜率衆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焉特號還魂秀才前發解官皆謫外郡監

當明年殿前放王整以下及第是日唯衢一州各有一王言待唱初喚王言賜進士及第乃衢人久之又喚一王言上問其鄉貫乃知前賜第者乃是睦人而衢州者只合得同進士出身及再喚二人審問衢人奏懇念即已謝恩遂只賜睦州者同出身而已明日忽有旨賜睦人王言進士及第自後殿前唱名必傳呼某州某人以防差互

天禧元年四月五日申後京師黑風自北起晦冥市人咫尺不相見久之大雨作天復明父老云往年疾疫起得黑風而民安

天聖中陸軫同判衢州一日早起覺印堂痒以手揣摸司空部上有肉突起如指面許大兩日漸堅實又兩月天庭上亦然又一月天中輔角二部亦然又兩月左右龍角骨起映印堂甚低是月印堂連山根與二龍角相應相次左右眉稜連額角起每以相書考驗此諸部骨起皆主封侯公相之貴然軫止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典郡而已其後孫佃入政府贈公官至司空乃知贈官亦非虛名也

天禧初滑州河決已塞唯龍門未合忽有大風鼓沙起如連岡勢於未合處決定於是人得致力而畢功已

四事出陸軫所記也

泊宅編卷第八

泊宅編卷第九

方勺 仁聲

有脩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卓駕巡師江表過而覩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意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海封疆俱効順狂虜何勞灰滅翠羽南巡扣閽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鋩冷浸秋月

徐積仲車居山陽以疾不仕而士大夫稱其高風猶甚其家節序享祀動遵禮法然唯祀母而不祀父此人所未喻

傳曰地反物為妖以所覩驗之有未然者紹興中迎侍居杭之西湖明年春圃中桃實皆雙又明年先子捐館李友聞來弔因語及之遂領曰某為婺州錄參廨舍瓣桃一株盡雙實亦丁外艱勺近游建康見太府少卿吳德素云先舍人頃寓太學齋後千葉桃忽結子十八枚其中一顆甚大詔下會同舍拈鬮以卜升沈唯徐鐸得其大者是舉本齋預奏名者十八人而鐸遂冠多士

命堂閣軒亭名不可不慎黃裳先知處州作賓館號如歸或曰觀死如歸不祥黃尋卽死於職巢激為瑞安令亦作如歸亭後得罪編管雷州蔡京嘗游吳興慈感院院有新堂未名京為書牓曰超覽有坐客賀曰行即走召而入臣四見矣明年京遂入相若是者其偶然邪亦事有符合邪然語忌不可不避爾

舊傳潁川清溉有神祠之壖梁史武陵王紀伐蜀前此

江水可揭及發舟而水長數尺皆喜曰天贊我也又陳武帝自南康赴江州水暴長三百里贛石皆沒此非清溉乎

後漢郎官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中二十五人令史止二十八人是時郎官不免杖責士人多恥為之至齊明帝時始用贖刑魏晉以下參用高華矣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決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則鎖之韓愈為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輕始不禁其出入自文公始

令史有久任淹練故實尚書郎往往咨所未喻陸慧曉曰吾年六十不復能咨都史為吏部郎也苻堅問尹緯何官對曰吏部令史堅歎曰宰相才也王景略之儔然則蕭曹豈欺我哉

大梁二相祠世傳游真也士有未過上庠乞靈往往見夢雖遠必應越人石公轍妙年鄉舉祗京夢籤中出一紙只麟州二字石後累舉年踰五十不得已就特奏名遂為第一例賜出身是時上駐蹕臨安府也

雜揚僧了因寓長蘆寺暇日與其侶閒步江上見潮泛小蝦登岸有化而為蜻蜓翻然飛去者一蝦再至岸未及化又為潮所蕩及三登忽化蝦蚣入水蠢然心所激有如此者

儀真許叔微累舉不第寄迹浙右村落中合藥施人久之夢人贈四句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堂上呼盧喝六得五叔微張九成牓過省唱名第六以係合推恩入升第五乃在陳祖言之下樓材之上所謂呼盧者

臚傳也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爲逋負所迫欲自縊者惻然濟以所齎贈之而親釋其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饑渴乎曰然指路隔竹崩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爲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爲浮屠住一小院有不逞繫馬於堂上者輒病心疼或教使謝過病良已因丐師言以自警信筆示之曰衆生騎畜生兩箇不相爭坐底只管坐行者只管行闔人敬仰之獨一貴人不信貴人者無孫師曰今日得孫矣然無大小便利詰其故荅曰皆心法所招也果得孫而不育參議何大圭自閩來云與師熟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師觀棊詩曰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或云貴人者余丞相也

前輩敬事契情親而禮極嚴其後禮漸煩情漸薄今則情禮俱衰矣吳德素云蘇丞相父紳與章郇公呂申公同年進士也二公當軸丞相登科稱年家姪詣門謝謁入獨不召見衆賓了入宅換道服坐聽事令將命者引趨庭下贊拜而退亦不延坐但傳語勉之而已然二公力推挽丞相入翰林爲學士登庸之命蓋基於此

哲宗山陵開封府推官白同提點頓地云初開壙得小碑誌乃有唐一婦人舊所藏穴實貞元二年歲庚辰正月十二日葬與　哲宗上仙年月日皆同

宣和中取燕山宰臣稱賀蔡太師京令一館職代作表仍語以燕人悅則取之一句不得不使其人歸搜經

句欲對未得王安中曰何不曰昆夷維其喙矣遂用之

蕭振侍郎永嘉人知湖州日二親皆八十餘極康寧予嘗因語贊歎公曰先祖一百四歲祖母百二歲世未聞也

侍其傳服水銀久之發痒爬搔成赤疹水銀隨指爪出細如粟顆建炎中帥杭已昏不任事既罷疾革未屬纊諸姬皆散不禁可爲世戒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己詩如養成內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己而已又曰崔鶠能詩或問作詩之要荅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

王通隋末隱白牛溪教授學者常數百人唐將相如王魏輩皆其門人也既顯絕口不道其師此何理哉

崇寧初茅山劉混康先生赴闕一夕拜章罷詔問何久荅曰值天門放春榜欲叩其所覩乞書而緘之它日驗其事明年殿唱畢發視止書二草二木乃蔡薿也

韓魏公判大名府被旨修大內於一堂中得壁記乃太宗詩一首意屬燕雲或勸進之不荅後韓絳以獻公閱之歎曰吾非不能但人主未忘開邊之志老臣不當更啟之耳

左朝議大夫白同嘗云佛經凡人三世不妄語者舌長舒之可及肱予平生不妄語雖未及肱比常人已爲長矣

舊說眼疾不可浴浴則病甚至有失明者右承直郎白彥良云未壯之前歲歲患赤眼一道人勸但能斷沐頭則不復病此彥良自此不沐今七十餘更無眼病

思慮住道場山了常往見之一夕夢謁師不見但於禪牀上大書一龍絕地四字明日入山知師已援帖移徑山而不省所夢紹興壬戌始游徑山首見長老覺明云此山本龍所居因一禪師行腳過山下龍化老人與語契合因勸師嘗居演化云此山東天目也吾嘗還西天目但留一穴出入它日勿以僧供爲虐至今寺無寸土而常聚于泉予贈明老詩斷章云三十年前曾見夢茲游端可冠平生蓋謂此也

成都府園西樓有大蟒居人不敢登牽嘗扃鑰成繆臣作帥宴客樓下蟒忽墮溺正中一武臣之膚須臾皮肉潰爛成瘡得妙藥治之方愈繆臣爲遣吏祭之即日毀樓蟒亦不見

泊宅編卷第九

泊宅編卷第十

方勺 仁聲

王球爲龍德宮提舉官眷遇特厚丁未春 淵聖已幸青城 上皇密遣球裒宮中器用得金萬兩鎔爲二百挺藏殿井中發之以石謂球異時國有艱竊白發之 上狩淮南球奏之有旨輸行在方具舟會宮中舊卒有知其端者恐球潛載以遁詣開封府陳告尹欣然召球諭以兵須正急此機不可失球度力不能奪因盡輦致持符歸報 朝廷初不加譴其後范丞相當國疑球與尹乾沒其金下大理鞫治球竟廢死

富韓公曰契丹正強盛奚霫渤海党項高麗女眞新羅黑水達靼回鶻元昊凡十國皆役服之貢奉不絕唯與中原爲敵國兵馬略集便有百萬多作大舟安四輪陸行以載輜重遇塘水黃河則脫輪以度人馬亦欲自滄州東泛海而來爲牽制掎角之勢

神宗興大學初議堂試式時唯經義論策凡三場有司擬進上批季一周之四字遂著之令遵行已久勺元豐六年秋七月入學年尚幼見司業朱行中服奉行新規甚峻生員犯不檢許人告賞錢三百貫同保皆連坐屏斥出學甚者殿舉人皆惕息旣以經術造士恐其忘武備及不知法律因令每旬休齋諭五人過武學習射又許生員附律學生試律義以合格者理爲本學考察又於論場添試律義一道然學者於肄業苟簡至觀者有射天地四方之語若律義或約法至徒八年往往傳以爲笑元祐初皆罷

東坡記管仲之無後與秦羊革堅王鉷楊愼矜王涯皆及禍謂興利之人如此又子由論李沆爲相自言無

善可稱唯力固言利者可以報國厥有旨哉

東坡爲郡尤急於荒政元祐中守杭米斗八十已預行措置常云熙寧八年只緣張沈二守不知此策致二浙災荒疾疫只西路死者五十餘萬人是年本路放秋苗一百三十萬碩酒稅虧六十七萬貫

司馬氏南渡據地理志云九分天下有其二而已李晝亦云五岳神山狄浮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嘗是時雖自洛徙建康而未嘗棄洛則嵩尚爲晉有與衡爲二矣故曰狄浮其三晉能保洛而不能有蜀今能有蜀而不能存洛絕長挈大則今之王宇亦若晉耳

元豐初文武見任官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九員文一萬一百九十三武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六宗室九百四十四內臣五百八十六

元豐初在京吏人自中密下至諸司共二百九十一處共五千一百四十八歲支六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貫碩匹斤兩

熙寧十年夏稅兩浙最多二百七十九萬七百六十七貫碩匹斤兩成都夔州二路各只七萬有零秋稅河北最多七百七十五萬八千一十七貫碩匹斤兩夔州六萬有零

熙寧十年在京商稅諸門鎭四十九萬八千五百十一貫有零左右廂店宅務管賃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閒空地六百五十四段宅子一百六十四所歲收二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一貫六十六文省

諸路酒稅唯兩浙所入最多熙寧末年本路稅收六十萬五千九百八十四貫七百十五文酒收一百六十萬八千八百三十四貫一百九十八文

當年在京歲支宰臣已下百官料錢五十二萬九千九百五十七貫四百二十六文諸路官員料錢二百二十五萬六千八百六十七貫而陝西一路支數最多

熙寧末天下寺觀宮院四萬六百十三所內在京九百十三所僧尼道士女冠二十五萬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內在京一萬三千六百六十四人三年中死亡還俗共二萬三千一百三十九人

南郊賞給景德六百一萬一百貫匹兩碩領條皇祐一千二百萬有零治平一千三十二萬有零熙寧末八百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貫匹斤兩條段

歲賜大遼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疋正旦衣著四千疋銀器二千兩生辰衣著五千疋銀器五千兩

熙寧八至十凡三年天下大辟五千一百八十二人三年內命官過犯自刺配至贖銅二千五百九十二人

元豐中詳定禮文 神宗尤篤於大裘袞冕之制時檢討何洵直欲以黑繒創爲大裘如裘唯領袖用羔帝頗疑其非乃問陸佃佃對曰禮記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大裘襲可知又曰郊之日王被袞象天則大裘襲袞可知大裘襲袞則戴冕藻十二旒可知故曰冕服有六而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也帝稱善遂下詔有司製黑羔以爲裘而被以袞議者又謂純用羔恐裘重難服及裘成輕重纔與袍等帝甚喜唯袞之制未明帝嘗曰北虜曾貢袞冕一襲其繪星辰在背疑有所傳宣和中王黼上疏云袞服由漢至今畫山皆用青有戾於周禮山以章之義畫虎與蜼而不畫虎蜼之彝有戾於書宗彝之義至於畫藻則叢以碎葉亦不知古人觀象與藻稅同意臣謂畫山尚

以赤白故考工記曰繪畫之事赤與白謂之章而下文曰山以章也畫山以赤白之章亦猶畫黼以白與黑畫黻以黑與青也詩曰象服是宜鄭氏云揄翟闕翟之類不獨后夫人之服如此人君之服亦然書亦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然則袞服豈無所取象乎謹按天垂象見吉凶是天言象也易有四象所以示是易言象也袞之制繪日月星辰豈非法天之象歟畫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豈非法易之象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衣以陽而在上取乾之象裳以陰而在下取坤之象而袞服山取艮之象黼取巽之象黻取坎之象宗彝取重震之象觸類而長之無有無所象者亦患不細考之耳

往年車駕巡師建康詔以防秋在近令侍從職事官各條其利害實可施行者聞奏郎官張虞卿所陳最著其略曰臣嘗歷考前世南北戰爭之際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掠騎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為我憂使吾斥堠既明屯戍唯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長江為阻可也雖無長江之阻亦可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元以八千銳卒破之於肥水豈非其效也歟不然如王異以奇兵八百泛舟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江之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人不足與守鮮克有濟矣曹操初得荆州議者謂東南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獨周瑜謂拾鞍馬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卒於羊祜之言則以南人所長唯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乞日成功略如祜策故臣以謂有如瑜者為用則祜之言謂之不然可也無如瑜者為用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為說者謂虜人以馬為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為難虜人便於作筏而江流迅急非筏能濟是不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嘗用大筏也州縣一也有最為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當備禦者苻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河格蘇峻濟橫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尚未論也文多不載

吳伯舉令人知蘇州日謁告歸龍泉遷葬母夫人已營壙矣及啟堂壙見白氣氤氳紫藤繞棺急復掩之術人視壙處知自是吉地因卬以為壙然頗悔之舍人竟卒於姑蘇

虔經臣策元祐中歷察官知雜紹聖初自脩注擢給事中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伏若素蓄者家人蓄愛之名曰渠來常日唯喜睡至或亂嚙簾帷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恩數自爾每有慶事則啗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為常凡數年拜郎前一夕渠來死

李濟翁曰校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嗤笑也後譌為癡字而增至四謂借一癡借之二癡索三癡還四癡皆云前輩又以癡為瓻瓻酒器也蓋云借書以一瓻酒還之

亦以一瓻酒瓻通作鴟吳王取馬革受子胥尸沈之江顏師古曰即今之盛酒鴟夷榼

泊宅編卷第十

隆慶庚午錫山秦汝立忠藏

嘉慶己未五月石門顧脩校刊

泊宅編三卷

臣等謹案泊宅編三卷宋方勺撰勺家本婺州後徙居湖州之西溪湖有張志和泊舟處後人以志和有泛宅浮家之語謂之泊宅村勺寓其間因自號泊宅翁是編蓋即是時所作也宋史藝文志載勺泊宅編十卷此本僅三卷乃商濬載入稗海者明人傳刻古書每多臆為竄亂今無別本可校不知其為原帙否矣所載皆元祐迄政和朝野舊事於王安石張商英輩皆有不滿之詞蓋亦公論至宗澤乃其鄉里而徽宗時功名未盛故勺頗譏其好殺則是非未必盡允又袁文甕牖閒評據欽宗實錄知欽宗即位之日王黼入賀已敕閤門使勿納即貶崇信軍節度使賜死於路而勺乃記其有從幸龍德宮獻詩譏者指以為讖事則記載亦或失實然其閒遺聞軼事摭拾甚多亦考古者所不廢中間有附注如教授誤據建版坤為金一條言不欲顯其姓名而條下注曰姚祐尚書也又秦觀贈妓陶心詞一條條下注曰此乃誤記東坡詞云云皆似非勺之自注然詳其詞氣當亦宋人筆也

泊宅編卷上

方勺 仁槃 著　　會稽商氏稗海本重校雕

東坡既就逮下御史府一日慈聖曹太皇語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驚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謂蘇軾轍也然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人不亦可乎因泣問二人安在上對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軾意

司馬溫公嘗言范景仁之勇決呂獻可之先見吾弗如也或問先見何事公曰頃歲獻可與吾一日並轡入朝問獻可今日所論何事乎云將攻新參新參者王介甫也是時介甫新入政府其所欲變更之事未甚著而獻可排之甚力然其辭不過曰外示朴野中懷險詐學師孔孟術慕管商而已當時雖溫公亦以獻可言之之過也

溫公在翰苑時嘗飯客客去獨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介甫不修飾故目之囚首喪面）洵曰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為其誑惑內翰何為與之游乎洵退於是作辨姦論行於世是時介甫方作館職而明允猶布衣也（明允即老泉也）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留兩月餘號曰玉巖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居士後以經明行修得官太學年七十乞致仕朝廷寵以承議郎直秘閣俾領宮祠以歸予嘗從之最蒙愛照臨別相送舟次至垂涕云居士貧而好收書晚得妾生二子每拊其首曰吾惟有書數千卷遺汝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篤學勵志不事科舉陳襄鄧溫伯蒲宗孟皆以遺逸薦於朝元祐初被召命以學官坦求平生不問卜中年喪親廬其墓日託樓真寺僧造飯一鉢以禦飢不復置庖爨畜奴婢閉門儼然讀書勸則默坐而已嘗一室忽有明有僧長揖而入與坐談元久之謂坦求曰教授行且仕進壽不過六十僧去而復暗如初坦求為太常博士凡十年無他改除其後以久次移潁州吳王教授卒年五十七果符教授之稱

先子既老遁還浙予偶至杭創小圃在清波門外去城十里許稍加葺治迎侍來居二年而先子捐館後因閱遺稟見先子未第時有贈吳興朱臨詩斷章云安得斷茅環堵地漁樵終老繼清風初以謂先子慕朱早退故有是句也後與前輩語方知是圃乃鮑當郎中故居鮑有詩編名曰清風集時號鮑清風而正夫頃亦嘗銜此業先子終老有繼清風之兆已見於布衣時矣

王昇字君儀居烏龍山布衣疏食無書不讀道釋二典亦皆閱過晚為湖婺二州學官能歸山中杜門二十年不赴調一日以鎮子易蘇之妨治裝西去時年將六十矣旅京師數月君儀將謀還鄉左丞薛昂以其所撰晃服書獻之太師蔡京蔡因薦之上遂頴編御筆手詔稍歷要官君儀平生尤深於禮易嘗云數年

承令禮局及明堂司常頗得究其所學云

朱行中自右史帶假龍出典數郡是時年尚少風采才藻皆秀整守東陽日嘗作春詞云小雨纖纖風細細萬家楊柳青煙裏戀樹溼花飛不起愁無比和春付與東流水九十光陰能有幾金龜解盡留無計寄語東城沽酒市拚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予以門下士每或從容公往往乘醉大言你曾見我而今樂事他年淚否蓋公自為得意故誇之也予嘗心惡之而不敢言行中後歷中書舍人帥番禺遂得罪安置興國軍以死流落之兆已見於此詞

王欽臣自西京一縣令召入議法與舒王不合令學士院試賦一篇但賜出身御歸本任獻舒王二首頗為婉雅其一蜀國相如最好詞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賦罷渾無用寂寞文園意可知其二古木陰森白玉堂老年來此試文章宮鶯日永揮毫罷閒拂塵埃看畫牆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璹坐雙檜堂指二檜吟曰二疏辭漢去時以兄弟皆補外喻也璹應聲曰大老入周來對偶既親切又善迎合公大喜

徐璹字全夫疎俊不事事少年登科晚益流落終於武義縣主簿嘗寓婺州清漣寺醉中走筆題詩寺壁曰驚雷殷殷南山北一夜山前春雨足美人睡起怯餘寒衣褪香消紅減玉朝雲靄靄弄晴態野柳狂花無管束東風也自足春情吹破兩溪煙水綠

秦觀字少游嘗眷蔡州一妓陶心者作浣沙溪詞中二句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當戶照綢繆缺月三星蓋心字愛其善狀物故書之（此乃誤記東坡詞耳少游詞云一鉤殘月帶三星也）

元祐中東坡帥杭予自江西來應舉引試有日矣忽同保進士訟予戶貫不明賴公照憐得就試因預薦送遂獲游公門公嘗云王介甫初行新法異論者譊譊不已嘗有詩云山鳥不應知地禁一逢春煖即啾喧古詩有鳥鳴山更幽更作一鳥不鳴山更幽誠有旨哉

先子晚官鄧州一日秋風起思吳中山水嘗信筆作長短句名黃鶴引遂致仕其序曰予生浙東世業農總角失所天稍從里閈儒者遊年十八褎以充貢凡八（一作七）至禮部始得一青衫間關二十年仕不過縣令擢才南陽教授紹聖改元實六十五歲矣秋風忽起亟告老於有司適所願也謂同志曰仕無補於上下而退號朝士婚姻既畢公私無虞將買舟放浪江湖中浮家泛宅誓以此生非太平之幸民而何因閱阮田曹所製黃鶴引愛其詞調清高寄為一闋命稚子歌之以侑樽焉詞曰生遭垂拱不識干戈免田隴士林書圃終年庸非天寵才初闒茸老去支離何日告然歸舞似黃鶴秋風相送塵事塞翁心浮世莊生夢漾舟遙指煙波羣山森動神閑意聳回首利韁名鞚此情誰共問幾許淋浪春甕

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九年東坡大書重刻於滁改泉洌而酒香作泉香而酒洌水落而石出作水清而石出（延博案水落二句據別本增入）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為官逋拘窘計無所出悶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為白縣令鉤覓假令疑胥受賕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但見所留詩他日必貴顯因誦其詩令蹇釋之詩云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西風可憐四海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舒王嘗戲作急足集句云年去年來來去忙傍他門戶傍他牆一封朝奏緣何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啟有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若亡賴安世之猶在其後孔平仲賀蘇子容頌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篋若亡請詢安世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予只一弟匋字仁夫博學好古未壯而卒平生不曾見其所為文既卒於其篋中得跋尾遺藁嗚呼觀其筆力古人豈難到哉今載於此

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駞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處小異案史記世家楚子連熊於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與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為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負為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為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今又悉興其衆以偪我邊境也是歲秦惠王（延博案尚刻誤秦子今訂正）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邯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齊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廟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於一勝偏告神

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於此歟余昔固嘗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於天下然以此鄰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泰盟詛之美姻婚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枎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取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零六年（博案商刻一千四百）秦惠公二十六年（博案商刻誤七作今訂正）周赧王之三年也自（四十年誤今訂正）

石經跋尾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

知漢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碑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案洛陽記日磾等（博案所正云云至此十七字據別本補）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同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歎惜故予嘗謂物之不幸者莫甚於書自隋牛洪已言書有五厄由洪至今其厄又可知夫著之金石宜若可傳於無窮而不幸且如是至於夷狄荒唐亂世之言冥然享天下厚奉歷千有餘歲而未聞遭詆訶之厄彼亦何幸而至此豈天終不佑吾道耶吾友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析然寶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紹聖甲戌秋八月題

天禧二年開府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衆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焉時號還魂秀才前發解官皆謫外郡監當明年殿前放狀元王整以下及第是時衢睦二州各有一王言待唱初與王言賜進士及第乃衢人久之又喚一王言上問其鄉貫方知前賜第者合是睦人而衢州者只合得同進士出身及再喚二人審問衢人奏懇念臣已謝聖恩遂只賜睦州者同出身而已明日忽有旨賜睦州王言進士及第自後殿前唱

名必傳呼某州某人以防差互（出野老記）

符建州有杭州學教授出易題誤寫坤爲釜作金字一學生知其非徉爲未喻懷縹上請教授因立義以酬之生徐曰先生所讀恐是建本據此監本乃是釜字教授大慙鳴鼓自罰三直無名子以十七字詩云教授太昏沈將釜卻爲金齗鄙你說易與龔原字深之縉雲人嘗著易書舒王稱之後學之所宗也然教授者不久遂歷清要官至八座近方殂謝不欲顯其姓名於此（姚祐尚書也）

崇寧五年長星見蔡太師斥居浙西時事小變士大夫觀望或於秉筆之際有向背語蔡既再相門人有張軾（博案別本蘇軾下同）者自濮州（博案別本濟州）教授召赴都堂審察獻議乞察天下學官五年所撰策題下三省考校以定優劣坐是停替者三十餘人軾（棫）爲太學博士遷司業卒

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此職例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曾除授有授此職者遂呼龍圖近歲除直祕閣者尤多兩浙市舶張苑進篤祿香得之時號篤祿學士運判蔣彝應副朱冲葬事得之號仵作學士越州通判魏志崇獲盜黃鳥觜得之號賊學士

今之巧宦有以貨取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今官有不振職者許郡將部使臣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陽令薛恭本係孝廉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宜卽奏賞換縣乃對移之所起也

狄武襄公青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位樞府既貴時相或請去其面文者但笑不荅仁廟亦宣諭之對曰臣非不能然欲留以為天下士卒之勸上由此益愛之

宗澤婺州農家子登進士科任館陶尉凡獲逃軍即殺之邑境為之無盜時呂大資惠卿帥大名聞其舉職因召與語仍薦之且誡云此雖警盜賊之一策恨子未閱佛書人命難得安可輕殺況國有常刑乎澤靖康中為副元帥後尹開封卒

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潬音誕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秋水汎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潬屹然如故相傳此潬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楞嚴經云乾為洲潬溼為巨海

烏程縣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時人不曉泊宅之義予寓居之明年買田適在村下因閱金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汎宅往來苕霅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續仙傳云志和越人而唐史以為婺人予茲卜築之初闢同里之高風遂得友其人於千載因作詩識之王侍郎漢之一見而號予泊宅之少翁仍為作真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太鈞而為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唐李一品貴極當時嘗為滁州刺史作懷嵩樓西城上刻文於石以懷嵩洛有白雞黃犬之歎後竟以譎死樓有公畫像頎然六尺真偉人也但鼻端微曲耳

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以來往望之若紫雲橫亘沙漠上

自登州岸一潮渡海即至島島有五所即禹貢之羽山

西漢梅福自九江尉去隱為吳門卒今山陰有梅市鄉

山曰梅山即其地也

吳伯舉舍人知蘇州日偶告歸能泉遷葬母夫人已營墳矣及啟堂殯見白氣氤氳紫藤纏棺急復掩之術人視殯處知自是吉地因即以為墳然頗悔之舍人竟卒於姑蘇

會稽山為東南巨鎮周迴六十里北出數壠葬者紛紛得正壠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下瞰鑑湖湖外有山橫抱如几案案之外尖峯名梅里尖地理家謂之文筆案陸氏葬後六十年生孫佃為尚書左丞趙氏葬後八十年生曾孫渤案曾字據別本增抃為太子太師陸公贈太保趙公贈少保二壠同一山而有曾孫追貴於九泉盛哉

泊宅編卷上

嘉慶乙未五月二十九日燈下校於知不足齋

泊宅編卷中

方勺仁聲 著

古法鬻井者先將鹽水數十器所鬻之地夜視鹽井有大星異衆星者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納青术數斤於其中以辟瘟氣

海毀朝廷下祭法三牲之外別用頭巾芒屩布褲及推沙板各一百二十九毀止則沙漲其處

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請自錢塘縣楊村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並海而東為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西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溫州雙穗南天富場北天富場十分著為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慈波者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鹻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八九而已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曬灰故也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為嫩青白為上色黑即多鹵或有泥石不宜久停若不快以東離用竹盤盪色尤白以近海水鹹故亦竹後來法雖少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且水性以潤下為職其勢不曲折則終不可成鹽故鹽池以濁河曲折故因終南山南風以成若明越溫杭秀泰滄等州為海水隈奧曲折故可成鹽其數亦不等唯隈奧多處則鹽多故二浙產鹽尤盛他路自溫州界東南止閩廣鹽升五錢比淮浙鹽數倍蓋以東南最逼海潤下之勢既如此故可作而為鹹不必曲折也

泉州東二十里有萬安渡水闊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即海也每風潮交作艫數日不可渡劉鍇據鎮表請從效等據漳泉恃此以負固蔡襄守泉州始造石橋兩岸依山中流巨石內構堂觀梁石條爲橋基八十所闊二丈其長倍之兩頭若丰射勢石縫中可容一二指隨潮水每基相去一丈四尺橋面闊一丈三四尺爲兩欄以護之閩中無石灰燒蠣殼爲灰襄公於橋岸造屋數百楹爲民居以其僦直入公帑三歲度一僧俾掌橋事故用灰常若新無纖毫罅隙春夏大潮水及欄際往來者不絕如行水上十八年橋乃成即多取蠣房散置石基上歲久延蔓相黏基益膠固矣元豐初王祖道知州奏立法輒取蠣房者徒二年

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脛無水源但乾沙磧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顆鹽大者重三四斤其色紅紫軍中以和食飲

西安州有池產顆鹽周回二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勁兵屯守池中役夫三千餘悉亡命卒也日支鐵錢四百每多竊鹽私貿蓋絕塞雖得鹽自熙河蘭鄯以西仰給於此初得此地民人歲入寇今則拓地六十里斥候九譁邊患遂絕

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而寶貨法凡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餘銀一流直錢千（朱提縣出善銀旨殊時）當時黃金一兩才六百銀一兩才二百東坡常怪今之黃金不若昔之多豈今之糜之者衆歟其少而價貴也

班固食貨志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石三十至宣帝時選用良吏民安上歲豐穰穀至石五錢而莽末盜賊起穀價翔貴洛陽以東米石二千大抵漢之糴價至賤則穀石五錢至貴不過米石二千蓋穀石三十乃常價也以古觀今何懸絕如此江湖間米直比二十年前倍貴他物稱是所以致此豈無說必有能言之者矣

漢法官至二千石月得米一百二十斛俸錢萬二千

古之升斗小今之升斗大量酒之升斗小量穀之升斗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石而食五升米乎無是理也

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弋綈集上書囊爲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謂陋矣然賜鄧通以十數鉅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爲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壠爲田層起如階級然每援引谿谷水以灌溉中塗必爲之碓不唯碓米亦能播精（播精謂去其糠粃以水運之正如人爲其機巧如此）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猶力耕之詩蓋紀實也

湖口李正臣所蓄石東坡名以壺中九華者予不及見之但嘗詢正臣所刻碑本雖九峯排列如鷹齒不甚巉峭而石腰有白脈若束以絲帶此石之病不知坡何酷愛之如此欲買之百金豈好事之過乎予恐詞人筆力有餘多借假物象　人思爲後人詭異之觀爾

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案商本作麥今從別本）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茸然土人摘取

中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爾當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故上品海南蠻人織爲巾上作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巾也李琮詩有腥味魚中墨（烏賊魚也）衣裁木上綿之句

螺塡器本出倭國物象百態頗極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

國家百二十餘年奇器異物珍卉怪石法書名畫悉歸於上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賜賚亦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千夫官其家僕四人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磐固侯

鹽官縣安國寺雙檜有唐宣宗時悟空大師手植今三（案商本脫三字據別本增）百餘年矣其大者蜿蜒盤礴如龍鳳飛舞之狀小者與常檜不甚異宣和乙巳春朱勔遣使臣李鑄取以供進大者載由海道遇風溺舟檜皆沒小者只自漕路入既獻上鑄轉二官知縣鮑愼好賜緋

虔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朝廷爲立賞添俸甚優而邑官常缺不補他官以職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則至界上移文索案牘行遣而已予嘗勾常平季點到邑皆留數日亦無他苦大抵此地惟水最毒嘗以銅盆貯水須臾銅色黴黑予每以大錫瓶挈佳泉以自隨捐一夫之力足了數日之食處處瘴鄉有詩云避色如避讎冷煖隨時換少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予謂果能如此何所往而不可豈獨禦瘴癘而已哉

越州禹廟元圭匱藏之色黑如鑿徑五寸案商本訛尺今從別本厚寸餘肉好相倍上下有邸州將掌封鑰云案上下云二語商本有誤今從別本

天禧初滑州河決已塞惟龍門未合忽有大風鬥鼓沙起如連岡勢於未合處淤定於是人得致力而畢工

贛石數百里之險天下所共聞若雨少溪淺則舟舫皆檥以待有留數月者虔州水東有慶顯廟甚靈或至誠禱之則一夕爲漲水數尺送舟出石故無雨而漲士人謂之清漲前此士大夫有禱輒應刻石以識於廟庭者甚多東坡北歸亦然行次清都觀有自笑勞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之句

龍王本廟在樵舍乃洪州南康軍之間規模不甚壯麗而遺構最古士大夫及商旅過者無不殺牲以祭大者羊豕小者雞鶩殆無虛日予見縛致庭下宛轉將就烹直不忍視竊思此廟血食已來其所殺不知紀極如使其神一旦素食亦享肉食亦享但以誠心至皆享之則物所全命亦不知紀極功豈小哉其神豈不又靈哉

越州上虞縣曹孝女墓在江岸上有大木二株一榮一枯榮者枝榦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屍之狀

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監察御史是時察官亦許言事尋擢侍御史不歷殿院至紹聖改元移起居郎明年遂爲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服若素所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自衙每遇慶事則贈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經臣卒前

一夕渠來死

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眞廟御製故也當時朝廷每有頒詔禮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紳嘗記其事

明州有僧狎狂顛言人災福時號癲僧睦州王君儀才弱冠寓陸農師門下力學攻文銳意應舉至忘寢食一日癲僧來託宿陸公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曾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興見君儀猶挾策窗下睥睨而言曰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舉盡不偶直至四十八歲又夢癲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是時癲僧遷化已久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頗惻然歲餘一新陸公入預大政旣對首薦君儀遂除湖州教授君儀嘗謂予云欲游四明求師遺事爲作傳以報之而未能也

婺州有僧嗜豬頭一噉數枚俗號豬頭和尚莫測其人祥符寺轉輪藏成僧俗設齋以落之一僧丐齋衆見其藍縷不加禮拂袖而去或曰此豬頭和尚也使人邀請僧怒指大藏曰我不轉此藏亦不轉衆聞其語異相率共追之僧曰要我轉更三十年竟不顧而去之三衢衢守饌豬頭召師食自窗牖窺之見一鬼從旁食師無預焉守以告之師尋坐亡衢人奉香火具謹有禱輒應一日見夢於人曰吾將還鄉矣蓋自師之出至是恰三十年寂無施金轉藏者故老憶師言相與備禮迎師眞身歸置藏院郡人輻輳日獲數千此寺齋供遂爲長堂予時僑寓親覩盛事因聞師辭世頌知是定光佛也

大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時節度使呂吉甫帥杭州暇日常入山見師舂容道論頗似契合後有問師呂太尉如何師擺頭曰無力臘月三十日要你有力

圓照禪師宗本常語人曰我不勸你出家學佛只勸你惜福修行大通常語人曰我只勸你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大通乃圓照弟子時稱吳中二本

王潙之字彥祖爲西京小漕攝河南府事因丁外艱寘神柩西堂一日有羣雀集几筵啄殘祭食揮去復來彥祖頗不平偶撲得一雀自於門限刀斷其首擲棄中庭徐察之此雀忽身首相就翩然飛去及彥祖還南徐爲人訟田安置廣德軍才得自便復喪妻許未幾妖人張懷素辭連就逮竟謫死於南方雖禍生有胎然忿與忍不可不戒也

范迪簡南劒州人起白屋官至卿監年八十餘諸子自峒峋以下皆登科顯宦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居地名銷淡灘初買宅或云其中有怪不可居試使健僕宿其堂廡伺之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間不甚畏人諸僕遂謀以布被兜之急縛就烹一夕而盡其怪遂絕或云此喪門也

陸軫云東封榜狀元梁固作省判卒附一婢言已授陰山諫議大夫索茶與御封角子押字如生時又云欲取寵婢及一小鬟不久二婢皆卒

陸軫云歷亭縣李押司死後復蘇寄一姓蘇人還魂本家不肯認蘇氏又不肯往遂詣縣訴有司以涉怪抑而不奏世云借屍還魂信有之耶

奉議李時婺州人守官江外得替北歸次金陵忽小龍見於舟中急以銅盤承之整衣冠焚香設拜明日視之小龍已僵死盆中時尋病至眞州卒

樞密蔡公卞只一子名仍今為顯謨閣待制初公出帥五羊道由無錫縣挈家遊惠山時邑人楊生與數僧閑步佛殿聞公來戲謂諸僧曰蔡侍郎無子吾與之為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不久移知會稽遂還朝仍已三歲遂次無錫悟前生之為楊生因召楊生二子曰吵曰昇者問其父死之日乃仍生之時然二日後復問仍以夙昔事輒懵然不能言矣蔡楊至今往來如姻眷楊將仕郎

前世法書名畫有傳之祕閣者謂之閣本流俗看畫但云閣本則翕然稱美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處士方干配嚴光位干為御史方蒙遠祖下鸕鷀源御史所居取畫像本家無以奉命鄉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間有旨下諸郡取前賢所寫眞令所在如法圖進睦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元英之像豈不謂之閣本乎

謂太守為五馬者多疑所出據詩孑孑干旟良馬五之鄭氏云建旟州長之屬殆以是乎

聯句或云起於柏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為乎泥中胡為乎中露蓋泥中中露衛之二邑名劉向以為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

世言行李出左氏杜預注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使子以謂史記皐陶為大理一本作大李又天官書曰熒惑為李徐廣注曰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李法一篇顏師古注曰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政故其書曰李法北史敘傳李氏先為堯之理官因為氏後改曰李則李與理其義自通蓋人將有行必

任郎當時之言治行皆治裝之意然則理亦治也今以行李名裝何為不可

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祴夏儀禮作陔字則陔通於祴且辰窮於亥是戒之時也

李濟翁曰按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嗤笑也後人訛為癡字而增至四癡謂借一癡借之二癡索三癡還四癡皆濟翁云前輩又以癡為瓻瓻酒器也蓋云借書以一瓻酒還之亦以一瓻酒瓻通作鴟夷王取馬革受子胥尸沈之江顏師古曰即今之盛酒鴟夷幐

今州縣獄皆立皐陶廟以時祠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俾祭皐陶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皐陶大理善用刑故後享之今西北屠者皆祭樊噲又可笑也

興化軍子魚惟通應大師廟前者最美世稱通應子魚而東坡乃作通印子魚恐誤

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溢壞居民田廬凡數十里朝廷降鐵符十道以鎮之壬寅歲鹽官縣亦溢縣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囓去邑聚才數里邑人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符重百斤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呪貯以青木匣府遣曾官同都道正管押下縣縣建道場設醮投之海中海溢又謂之海嘯史文只云海毀河決溢水奔岸而入海但潮浸陸地爾通州治靜海縣舊去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鹽官縣蜀山雷山一帶沙漲而靜海並海十里內沙再毀初鹽官自投符後稍稍沙漲前此經制司差一武經郎路升措置水利乃欲築長堤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不可行杭帥翁彥國笑曰

平生且不曾見人修海

番陽吳令昇知鑾僊縣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磬成每斥不進入輸納縣境別有一小河號青河取成都稍徑或由此河載磬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

陸彰云天禧元年四月五日申時京師黑風自北起天地晦暗市人咫尺不相見頃之大雨作天復明父老云往年疾疫起得黑風而人民安

予紹聖間迎侍西湖　居五年春圃桃數千株結實皆雙明年先子捐館今直龍圖閣李友聞時亦居杭鄰之慨然曰某頃時為婺州錄事參軍廨中櫻桃一株盡雙實亦丁外艱

松楸上忽生大青蟲食葉惟留大枝幹近見鎮江一士大夫先冢如此蓋不祥也

成都府園西樓有大蟒居之人不敢登率省扃鎖虞經臣作帥宴客樓下蟒忽遺溺正中一武臣之肩須臾皮肉潰爛成瘡得妙藥治之方愈經臣為文遣吏祭之即日毀樓蟒亦不見

宣和己亥夏吳中雨下如墨色明年乃有青溪之變

舒王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公問來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夢至陰府見待制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為拔某恐相公不信遲疑間待制云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此備受慘毒公悟其事不覺大慟公既薨有武弁死而復甦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繫問何罪曰緣曾議復肉刑致此乃與前校之夢略同今士大夫往往皆知之

崇寧中蔡太師罷歸浙西張康國將有入相之命未鎖

院前一夕夢是時術士謝詮居閩中忽夢至一所門牆甚峻門外呵衛者甚衆詮問此何處傍有人指曰請視牌詮仰首見扁惟二字曰機獄相次門開有執兵持撾者數百人次列門下聲言迎罪人須臾望一物火焰赫然迤邐來近乃一鐵車載火一盆及一人帶鐵枷居火之後詮熟視其人乃康國也是日乃四月某日尋知康國是日薨矣

朝奉郎李遂知興化軍時蔡君謨襄自福帥尋能歸鄉病革以後事屬李守夜夢神人紫綬金章從數百鬼物升廳與守云迓代者守問何神代者復何人神曰予閻羅王蔡襄當代我明日蔡公薨李作挽詞有不向人間為冢宰卻歸地下作閻王之句蓋實錄也

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皁衣肩輿一金紫人徑入房中明日大生九子皆黑晚遂生邦彥故小名十狗同年錄見之移於吏部尚書（東軒筆錄載其父有陰德事甚詳）

從事郎林毅本閩人寄居姑蘇往歲權知錢塘縣值睦寇作棄官逃避得罪投閑宣和六年既敘復將赴調忽夢黃衣吏持文書一卷列十八姓名林在其中謂林曰召公等作酆都使者請書知林視餘八人往往相識而俱未書名乃語俟九人皆簽字然後及我吏曰諾月餘又夢如前而九人皆已書押林遂書之他日以告所親咸竊憂之相次所謂九人者已二三死矣林不以為異方治任西游至泗州卒從政郎任楫初聞林說戲曰公果作使者幸一顧我林卒未久任亦殂謝

彭汝礪番陽人元祐末自八座出知江州與婦翁宋朝散俱之官朝散忽夢上天令作文記遼答曰某不能

請召尚書為之未幾尚書卒其夫人宋尚少艾臨終於其領巾書頌為別云百世因緣六年夫婦從今以去不打這鼓

福州近郊幽巖院資產甚盛有大麪床號千人麪床君謨作帥因聖節宴猶遣人舁置使廚久之院僧禱護伽藍神春會勸無麪床何以聚衆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齋聞聲喏而不見形問何人神對幽巖院每歲倚春會以贍衆願請麪床以歸公頷之明日公廚半夜失麪床公令問幽巖果已還院郡人莫不異之

泊宅編卷中

泊宅編卷下

方勺仁磐 著

朱曉容不詳何許人嘗為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間號容大師後因事返初惟工相貴人他人雖强之使言終非所喜而中者亦寡初朱臨姚闢久同場屋每試榜出姚往往在朱上馮太尉京榜中二人俱赴廷入對未唱名前數日京師忽傳一小賦乃朱君殿試之作也姚謂人曰果爾縱不魁多士亦須在第一甲自歎平時濫居其先及至魚龍變化之地便爾懸絕因循詣術士以二人命率質之亦訪容師未見殿唱日禁門未開曈曨未明或云曉容在茶肆中姚聞之走覓客果與一白袍偶坐姚連揖懇容略屈鄰邸一覰氣色容指偶坐者曰狀元已在此何勞他問（偶坐者馮當世京也）姚力挽之容不得已為就鄰邸燃火下覰之曰姚第幾甲朱第幾甲言訖復還前肆相次辨色入臚傳皆如師言

朱正夫臨年未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吳興城西取訓詞中仰而高風之語作仰高亭於城上常杜門謝客忽一日曉容自京師來謁公欣然接之是時二子行中久中秋賦不利皆在侍下公强使冠帶而出容一見行中驚起賀曰後舉狀元也睥睨久之徑辭去公留之不可問以何適容曰老僧自此不復更閱人便往杭州六和寺求一小室閑坐以待科場開乃西游爾公初未之信後三年春久中游會稽謀赴舉之資泊船絕江抵六和才泊岸見容在寺門遙揖久中歸與之款因叩伯仲行期久中告之師曰某是月亦當離杭矣久中至家道之公笑且怪其任術之

篤如此是秋至京師二朱舍開寶塔寺容寓智海禪剎相次行中預薦明年省闈俊等惟殿試病作不能執筆是時王氏之學士人未多得行中獨記其詩義最詳因信筆寫以答所問極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經御覽神宗宸襲之行中不知也日與同舍蔡沖允昭丁葆光綖圍棊每拈子欲下必罵曰賊禿蓋恨容許之誤也未唱名前數日有士人過謁行中方棊遽使人卻之須臾謁者又至且云曰願見朱先輩行中北其僕曰此必有下第舉人欲丐出關之資吾捐閫中誰能見之然士人立於門不肯去沖允曰事不可知何惜一見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溫揖行中起附耳而語曰某乃梁御藥門客御藥特令奉報足下卷子上已寘在魁等他日幸相記行中唯唯而入再執棊子手輒顫縱寵辱交戰不能自持沖允覺而即之其述士人之言沖允曰曾詢梁氏所居否曰不曾或曰在州西念賃馬偕往欲審其事至梁門日已曛度不能返遂復歸而行中念容獨往智海宿容聞其來迎門握手曰非晚唱名何爲來見老僧必是得甚消息來行中曰久不相見略來問訊爾師曰胡不實告我馮當世未唱名時氣象亦如此行中知不可欺因道梁氏之事師喜甚爲開尊設具且曰吾奉許固有素只有一人未見爾當爲邀來同飲仍戒曰此人藍縷不可倨見亦不得發問問則彼行矣觴至師引寺廊一丐者入見行中不甚爲禮便據上坐相與飲酒斗餘不交一談師徐曰此子當唱名先生能一留目否丐者曰爾云何師曰已定他冠多士丐者擺頭曰第二人師躡行中足使先起密徵其意但曰偶數

名更無他語遂罷去明日飯罷率行中寺庭閑步出門遙見余行老亦入寺師不覺拊髀慨歎謂行中曰始吾見子以爲天下之英盡此矣不知乃有此人行中曰此常州小余也其識之何遽及是師曰子正怕此人昨日間偶多之說又觀此人慈事可知矣蓋行中發解遺肖告占二數及聽臚傳行老果第一行中次之行中解褐了往謝師師妙之曰子誠福人今日日辰以法推之魁天下者官不顯子至侍從其後余止館職知湖州卒行老名中服行中至中書舍人

尚書右丞胡宗愈夫人丁氏司封員外郎宗臣之女自幼穎慧無所不能其善相人蓋出天性在西府時嘗於窗隙窺見蔡丞相確謂右丞曰蔡相全似盧多遜或以盧蔡肥瘠色貌不同詰之丁氏曰吾雖不及見盧但嘗一觀其畫像與今丞相神彩相似爾後蔡果南竄又戶部尚書李常除老龍尹成都途中貽右丞書丁氏一見其字畫驚曰此人身筆已倒不久數盡仍須病咽喉而死李公行次鳳翔中毒而卒如此之類不一初司封有楊妃數美人真挂於堂丁氏年未笄每晨興省問侍親了必戲道諸妃萬福一日潘妃忽著云夫人萬福家人輩大怪之欲毀其真惟其叔寶臣令勿毀此女他日未可量也鄉人多能道其事

陸蟾日記天聖中陸同判衢州一旦早起覺印堂痒以手揣之司空部上有肉突起如指面大兩日漸堅實又兩月天庭上亦然又一月天中輔角二部亦然又兩月左右龍角骨起映得印堂甚低當月印堂連山根起與二龍角相應相次左右肩稜連額角起每以相書考驗此諸部骨起皆主封侯公相之貴然公官

不過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典數郡而已其後孫佃入政府贈公官至司空以此知贈官亦不虛也

金壇郎王裕福唐人術數頗工常云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百甲子備位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今正行鬼元後十八年復行天元當有異人應時而出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故也

蜀人石藏用以醫術游都城其名甚著餘杭人陳承亦以醫顯然石好用煖藥陳好用涼藥古之良醫必量人之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以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證二子乃執偏見一槩於冷煖而皆有稱於一時何也俗語云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篋裏一盤冰

服金石藥唐晉假藥力以濟其欲然多諱而不肯言一旦疾作雖欲諱不可得也吳興吳景淵刑部服硫黃人罕有知者其後二十年子橐爲華亭市易官發背而卒乃知流毒傳氣尚及其子可不戒哉

古之賢人不在朝廷必在醫卜之中今之醫者或急於財利率用詭道以劫流俗殆與穴坏挾刃之徒同予目擊二事今書之以爲世警舅氏王居安秀才久苦痔疾聞蕭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命舟自烏墩走錢塘舍於靜邸中使人迎醫醫絕江一潮至杭既見忻然爲藥劑且云但安心請以五日爲期可以永除根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以藥版之徐用藥線一條結痔信宿痔果脫去其大如桃復用藥餌調養數日遂安此工初無難色但放下大腸了方議報謝之物病者知命懸其手直盡許以囊中所有爲酬方肯治療又一妻兄迪功郎周僅調官京師舊患膀胱氣外腎偏墜有貨藥人自云能治立談間可使之

正約以萬錢及三雞爲報相次入室中施一鍼所苦泉平周大喜卽如數付金帛而去後半月其疾依舊使人訪醫者已不見矣

王捷燒金先用毒蛇不計多少殺埋庭中澆以米泔令生菌因取合藥後造宅築基得一蛇頭如人形捷不久卒

錢適婺州浦江農家子少力學舉省殿榜皆占上等雖歷華要不妨治生浦江宅在深村衆山環繞一水縈帶陰陽家云法當富貴兩得後又侈大其宅買田至數萬畝只有一子名楚老極少俊適所鍾愛作中丞時楚老病且革適是日適欲攻時相與後來者爲地亟趨對不顧病者適上馬時楚老死其後謫辭有呱呱之語蓋譏其忍政和初以八座出帥越因臺章領宮祠遂不復起所至郡廳前一鵶鳴必責守兵掩捕盡其種類乃已常自云好殺乃天性推捕鵶之事可以知其他青溪賊作適徑走越州越守劉韐閉城不納却歸村居爲亂兵所害而焚其宅也

陳彭云天聖中侍中馮拯薨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成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之瘞育於槽中四方皆知之

和州烏江縣高望鎮升中寺眞宗登封曾此駐蹕因賜寺額僧有負主僧金久而不償病且革誓爲畜產以報既卒主僧晝寢夢病僧披衣褰蹝入牀下覺而異之須臾猫生一子稍長極馴擾其重七八斤每客至則歡迎走報見非其人者輒緊隨人有知呼其前名必怒噬至主僧呼則帛首號叫若求懺其事者衆生業報非一此猫特顯者爾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堨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知縣事承議郞陳光不卽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胄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搖數日聚賊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之以故賊得藉虜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單濮閒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備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攻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卽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度使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淮二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淸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截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禀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百七十里（業商本七百里今從別本）生擒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邵（業商刻卬今從別本）子毫二太子凡五十二人（毫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招撫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巖山賊陳十四公等皆起兵略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十五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賊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眞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元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讖記誘惑愚民而貧乏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賊一旦竊發蕩無一存者羣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邀貨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倮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嵒椔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幾人會稽進士沈傑常領鄉民深入賊境親覩其事爲余言賊之始末因稽合衆論撫其實著於篇青溪知縣陳光旣坐不治賊就戮朝廷改睦爲嚴州歙爲徽州

自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藉毒爲辭移屯山谷閒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使

人出米五斗而病隨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爲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輒務攘敓以逞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捨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絕其本源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衆而反則越守劉韐之於仇賊是也仇破剡縣新昌上虞凡三縣此風方熾殆未易察也始知能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而入於此道不急不急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廬州愼縣黃山連接無爲軍壽州六安界盜賊巢穴也山下居民千餘戶而殲賊以活者八百餘家賊閧發官兵追蹤逐捕有數年不獲者

泊宅編卷下

右本刻於商氏稗海不及別本之半而敘事較詳如末卷記青溪方臘事於縣令陳光之玩寇提刑張苑通判葉居中之失撫知州趙霆之棄城皆詳著之而別本諱而不書其他亦多類此者外又別出廿則或此爲初稾而別本特爲芟潤歟抱經學士曾合兩本而一之於同異詳略處時就已意薙栽稍失古書之舊予因并稗海本刊入叢書俟讀者自爲采擇云嘉慶己未六月二十一日石門顧修識於西湖寓樓

四庫提要補辨

翁同文撰

泊宅編三卷

按此書四庫所收乃稗海本僅三卷提要謂宋志所載十卷以爲別本可攷不知是否原袂今傳金華叢書本讀畫齋叢書本皆十卷是否宋時原本固不可知但內容較三卷本溢出甚多惟三卷本所載間亦有出十卷本之外者故金華叢書讀畫齋叢書亦兼收三卷本如不能將十卷本與三卷本合編一書剔去複出之條則應如金華叢書兼收二本也

呂氏雜記

呂希哲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呂氏雜記二卷宋呂希哲撰希哲字原明先世萊州人後家壽州夷簡其祖公著其父也初以父蔭入官公著為相之日不肯求進取公著歿始為兵部員外郎進崇政殿說書紹聖初以祕閣校理出知懷州旋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為光祿少卿力請外補以直祕閣知曹州坐黨籍奪職後復歷知相邢二州罷奉宮祠羈寓淮泗間以卒事跡具宋史本傳希哲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學又從二程子張子及王安石父子遊故其學問亦出入於數家之中醇疵互見朱子語錄稱其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佛與聖人合今觀其書言儒理每混儒墨而一之誠不免如朱子所言又宋史載王安石欲薦希哲為講官希哲辭曰辱與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安石乃止故所記安石父子事亦無讒詆之詞然其記顧臨使北之對則謂為世教者當重儒又謂祖孔宗孟學之正也苟異於此皆學之不正又記司馬光闢佛之語又斥老子剖斗折衡之說而深辨孔子非師老子又極論禮樂之不可廢則其所見特如蘇軾蘇轍之流時時出入二氏固未可盡以異學斥至於直載劉絢太學須以見過尊安石直載呂公述賀府制詩以見過詆王雱則於荊舒父子亦有微詞非竟相黨附者矣其他所記家世舊聞朝廷掌故多可與史傳相參考中如杞柳湍水一條喜怒哀樂一條耕莘釣渭一條今皆誤入程氏遺書中殆以詞旨相近故不及辨別耶是書近代久無傳本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裒合成帙編為二卷云

呂氏雜記卷上　　指海第四集

宋　呂希哲　撰

王聖美嘗言堯舜禹皆聖人也而堯為先覺○此下疑脫伊尹湯皆聖人也而伊尹為先覺二句文武周公皆聖人也而文王為先覺舜禹湯武王周公待堯伊尹文王覺之而後覺者也

學有本末循而下之至於末循而上之至於本灑掃應對進退所以涵養浸潤而至於道也但恐夫晝耳思而得至於無思行而得至於無為此所謂學而知之者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

呂與叔中庸曰義君子中庸此章總論中庸之大體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乎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

中庸鬼神之為德章王聖美言此章說至誠也而胡先生以鬼神說之似見處淺矣呂與叔口義亦言此章論誠之本

論語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賜也聞一以知二知之進也回也聞一以知十知之盡也十成數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易曰天一地二以至天九地十

堯舜性者也至俟命而已矣汝洲云堯舜性與道合者也其於為善則無意於為善也如此然後與道合湯武則初未能盡合道學而知之反而至於此然後為聖人性之比聖人者荀子之說也湍水者楊子之說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意必固我既絕之後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

於我已田明之書曰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名譽不可以已也但不可飾行以取名曲意以避謗與其有負於心而得譽曷若直道受謗而無愧於心也若使人受其謗而已取其譽尤非君子長者之用心也

學道之人當自檢察今日以前所作不善誠心懺悔不可一向歸罪先世

祖孔子而宗孟軻學之正也苟異於此皆學之不正也

先致其所知然後修身爲功也易著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雖然不免爲小人也先修其身然後求致其所知其爲功也難矣有強力而行而所知未至者矣雖然不害爲君子也其所患者誠身有道不明乎善則有流而入於異於端者焉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足也

君子直道而行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也爲學者用力愈久則愈見其深

言學者當習不動初習不動則但遏其心及人之横逆已加之捶楚殺害皆堅忍不動久習自然不動矣既不動則曰我不動也

修身至於樂修之至也則樂生矣和氣蒸蒸[illegible]氣自消煩慮定心乃强爲學者須先得其要閑邪然後能存其誠

或不爲言法言言之長孰不爲行[illegible]行之宗也

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己必欲學而至於聖人橫渠張子厚之學以行而不能使人化之則所行未至也徐仲車之學以誠爲主

張載字子厚修德講道所居而化教學於橫渠人謂之橫渠先生每至京師必從之問學焉其弟張戩天祺亦能自立字亦友之

修己以正人謂之善政修己以教人謂之善教修己以化人謂之善化以身化人者吾見其人矣以心化人者未之見也或問以身化人之人曰橫渠張先生其人也言忠信行篤敬聞其風者從之遊者日遷善而不自知也

胡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之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皇祐末召先生爲國子直講專管理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兼學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及早有世譽者盛之僑顧子敦臨其元長孜輩分治職事又令孫莘老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旨義明白衆方大悅然皆並立不喜者謗議蜂起先生偃然不顧也强力不倦卒有立迄今三十餘年循用其規[illegible]不廢時高弟猶有不悅者方之在湖學亦少屈矣

石徂來在太學時嘗謁姜先生先生時方閉門謝客徂來求從隙間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如對大賓知其不爲無人而懈也遂師事之

福建有陳烈季甫周希孟公闢鄭閎中穆陳襄述古窮經苦節以古人相期故當時有四先生之號章望之表民作四賢傳行於世又其友人劉彝執中方佐胡安定先生興學校於蘇湖之間及其歸也鄉人謂之五先生聞於天下陳鄭劉三君吾皆從之問道蔡季甫公闢未嘗出鄉里故不得而識之吾弱冠之年與紀常在太學時王道粹學士王才叔學士並嚮求謁先生且問其遊子弟之賢者先生答呂晦叔二子皆有父風二公即先生所樂則欲相見先生召吾二人皆同坐於首善堂久之

安定先生之治學校雖規矩備設而不盡用焉而以德教爲主關中（案此下原本闕文）

紀常賦好察邇言屢舜其斯以爲舜不恥下問孔文是以謂之文

歐陽文忠公每爲文既成必屢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爲大文章則書而傅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稿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惟覩其渾然天成[illegible]莫究斧鑿之迹也（旨癸諸子學舍中與劉原父昔一春十數本）

范中發言吟詩有二害招悔吝損心氣

予幼時有教學老人謂予曰借書而與之借人書而歸之二者皆癡也聞之便不喜其語後觀顏氏家訓說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闕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乃知忠孝者如此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語助之字若都無意義然不可相易也則其意義深矣遠矣

汙俗之溺人也甚於淵水以謝安之賢而不能自拔於流俗況不及安者

心術正者雖遇不善之人不善之政不能化之使爲惡也心術不正者雖遇至善不能化之使爲善也是故擇術不可不慎正者吾心也不正者非吾心也習焉而已矣靜而觀之則吾心可見矣

人固有一言而可以觀之者今世俗喜道無好人三字此可以觀其自處矣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者以無他焉觀於己而知之人好言無好人三字甚非也是不知其祖父也是不自知於其身也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盍以己觀之

京師人有以金銀錦綺寶二篋附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諸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公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契券與汝必嘗損問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持以白於官時包孝肅公尹京兆驗究其實隱與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無復良心雖有利耳目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一時之疑

堯舜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次不遇堯舜文王而不盡其材多矣雖有堯舜之政堯舜之教堯舜之化或能變其心易其慮或止能革其面矣聖人在上革道已成乃僅能小人革面而非聖人之罪也所以陷溺其心者其有淺深也

既有斗不可復剖也既有衡不可復折也後世聖人因而爲之法度禁約期於使民不爭而已矣

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伊尹之耕於有莘也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水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喻其賢否也明其在己而已矣及乎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耳

鳴條之事出於伊尹牧野之事出於太公伊尹聖人也太公仁人也書曰伊尹相湯伐桀武王伐殷又曰惟尹暨湯咸有一德湯曰聿求元聖武曰既獲仁人王介甫謂仁人皆指微子

或謂周公之功人臣所不能爲信乎曰聖人之爲人臣盡臣道而已

伯夷叔齊叩馬諫武王伐紂不聽不食周粟此莊周寓言也孔子言餓於首陽之下孟子曰伯夷辟紂其盜跖橫行天下此莊周寓言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耳

六韜兼挑尚數謀利計功戰國陰謀之言非出於太公也

呂吉甫曰德盛不狎侮莊子乃不能克己復禮如顏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程正叔曰莊子若學佛而未至者

王聖美嘗言見介甫說老莊者聖不足以言之

曾子方言列子僞書也何以言之其見於莊子者則甚善其他則不足取是以知之蘇浩然謂劉向不足以知列子楊朱力命二篇最其深者也而謂非一家之言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予以爲不然聖人以其所治身者以治國家天下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皆不然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但剌屢盟爲非苗民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但非其覆詛盟不以詛盟爲非也

周公之卜洛也使曰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周公豈豫恐後王之無德者而欲其易以亡乎以爲知其所以易亡則不敢不修德也

晉文公之伐曹分無入僖負羈之宮則兵之所入者猶一國矣聖王之兵弔民伐罪故無復尊之師無逆欲之師能以衆正心於爲民而已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曰奚爲後我何施而得斯於民也

子犯恃表裏山河不如吳起之言在德也其欲伐秦穆公又不如文公之不背施也謂子玉不可失又不如先軫之言定人之謂禮也然則何以爲霸者之佐也能以民未知信未知義未知禮爲先務謂師直爲壯曲爲老此其所以爲霸者之佐也歟然王者之佐如之何勿雜而已矣

旅泊三界如晉公子重耳在諸國時蜀先主在劉表處時關侯在曹操處時

七教者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賓客有禮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百代所不易者衣服之制宮室之度器皿之量王者因時而損益之故商因於夏禮而有所不從也周因於商禮而有所不從也爲士者當從今王之禮禮之本出於人情聖人因而道之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爲之節文耳

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饑則食孰爲末節孰爲先

程正叔以爲自灑掃應對以至贊天地之化育皆常道也

予進云聖人制祭祀之儀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則人神之際往來有禮制朝廷之儀君南面臣北向則君臣之際往來有禮

用牲於郊牛二天地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止祀社也社不言配則郊之二牛非祭配也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語如晉之參宋之火楚之江漢沮漳也世人以往來宴會諮問爲徒費曰不若不講之愈是未知先王治人之意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樂相交

接之道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與此其所以講信修睦而免於爭奪相殺之患者消禍於未萌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言往來之不可以已也鄉飲酒曰吾於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言賓曾之不可以已也呂氏曰相接以禮讓則不相侵陵言書問之不可以已也此三者所以消禍福於未萌而使民免於爭奪相殺之患也

竿牘請謁君子所賤常人所輕甚者至云可削而去之蓋末之恩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有禮則有交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揚子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夫能交則相敬相敬則無害此謙讓所以興而爭奪相殺之禍不作是以聖人重之或曰今之所謂竿牘請謁者徒以爲文耳而子重之何也答曰聖人之教有由中出者樂是也有自外作者禮是也由中出者其文見於外自外作者其情動乎內始則見其文終則既其實其放小人也始則革面終則與之化矣是教之也雖未能化不猶愈於直情而徑行者歟而子欲投魚於淵置猿於木乎

安定先生嘗曰今人家以鄭衛之樂教處女於禮義無所取鄭衛之音導淫。此下似有脫文

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爲世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如不信王上臺觀之乃取蜂去毒而置之衣領中使伯奇掇之吉甫見之使讓伯奇伯奇投於河矣。此下當有脫文

曾點與人之所與而書傳被以不慈之名蓋出於寓言非無實也

年均擇賢此語失之矣兄弟天倫也先生一日即兄也

族人雖貴不敢以貴加於父兄尊長至於道路則或先或後不同行也惟他人有嫌則迴避者

吾家舊規中表兄弟甥壻皆以長幼敍坐雖妹壻則賓之有年齒爵位之相遠則不盡然

予少時請見父執歐陽公王荊公司馬溫公歐陽公拜則立扶之既再拜但曰拜多其慰撫之如子姪及傳道正獻公語則變容唯唯見荊公溫公皆先答拜俟敍坐世契然後扶之

凡致仕官與人相接許以閑居野服相見可也不爲立法則郡縣官不識去就者責望於人多矣京路致仕官率以野服接人外郡多不敢以不識去就者多也

又近日外郡公人閱新官受命於申狀後粘一小扁封故長五寸闊三四分其中乃古啟也數十年來不復見矣冬至朔望亦然大要前輩作事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

皇祐年前舉人晉謁皆用封狀面[illegible]所謂爵其中細書云鄉貢進士姓某名某謹祗狀詣客次祗候某官伏惟尊慈俯賜鑒念謹啟月日鄉貢進士某姓啟未得解者稱應鄉貢進士熙寧四五年來止用名條又不論曾薦與不曾薦皆單稱進士

凡婦人相見雖賤必答拜既當其主毋拜則其使令人拜勿答焉可也

姨之夫長於己者拜之少者答拜焉可也妻之兄長於己者拜之少者答拜焉可也

毋之姊妹曰從毋妻之姊妹曰姨今人稱呼多混

今人多與妻之兄弟爲舅或是從其子之稱也稱主毋曰小娘子 疑此下有闕文

近世儒者有戒婦人不油髮不塗面者詩曰豈無膏沐自古而然又有戒婦人不穿耳者[illegible]子天子之侍御不翦爪不穿耳則穿耳自古而然但不務於姿耳

主上謁寺觀金佛天尊像前皆拜問之者舊云自仁宗至今四世如此其前不知也

宋明道元年十月改崇政殿曰紫宸殿長春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慶殿曰福寧崇徽殿曰寶慈天和殿曰觀文二年十二月改天安殿曰大慶端明殿曰延和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命內使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移諸司屋宇共一百四十七間

昔日中書爲東府密院爲西府又謂之兩府熙寧中始起東西府爲解舍中書居東位密院居西位

太宗觀飛白書以扮學士之歷事曰玉堂之廳言此乃玉堂學士所居之院也如唐制天子居集賢殿而學士等官居集賢殿後書院此謂之集賢院也今便謂學士所居廳事爲玉堂者誤也

元祐初以蘇子瞻爲直舍人院有司檢舉自官制行舍人院廢今舍人職事乃在中書後省於是改權中書舍人遂爲故事

元豐官制中書取旨門下省封駁尚書省奉行未始相干也元祐初始令凡取旨事三省同上進歸本省各依官制奉行從正獻公之請也

參知政事與副樞雖爲一等然自副樞改參政爲遷轉雖自知院除參政亦爲任用其或別以緣故自參政改副樞者須選官惟慶曆六年吳育自參知政事以本官改樞密副使嘉祐元年給事中參知政事程戡以宰相

文潞公親轉兩官爲戶侍副樞

昭陵中年以後簽書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全得執政官事體熙寧中王介甫欲用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曾孝寬爲副樞裕陵不許堅請之乃以爲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令所司盡用執政事體然猶班在宣徽南院使王君貺拱辰之下時王銜仙花帶不佩魚曾方團帶佩魚舊例簽書只銜仙花帶不佩魚

三司或爲一使或分三使自唐歷五代國初以來沿革不定前賢記之詳矣咸平六年併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以寇萊公準爲使自後不復改凡天下應干財賦事皆主之元豐改官制以財賦歸戶部修造歸工部衙司前歸都官衙官帳目歸比部河渠歸水部役致府庫虛贓敗失壞官物雖歸戶部尚書省之責然工部不以時檢計都官不以時差監役吏人元祐時遂令應干財賦事皆關戶部尚書尚書廳司之侍郎以下不預

國家之制宰相拜罷皆降麻樞密使除拜則降麻罷並降制而已韓魏公自節度使爲三司使降麻時方議大任而未也故以爲特恩孫文懿抃爲御史中丞彈糾其失復爲當世罷樞密使降麻以樞密不復置使亦以爲特恩也又丁晉公能相之時止降制以責之忽從中出直院不及知三事皆循故事

本朝樞密直學士序祿賜視閣學士今與閣直學士同位諸行侍郎樞密直學士呼密學未改前階官至諫議大夫者呼密諫轉給事中即呼密學

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正言只許輔弼上德其政事得失人材可否雖御史臺官得言元祐初方許諫官依臺官言事

本朝置通進銀臺封駁司以侍從官知司者給事中之職也然舊制止出納文書而已嘉祐中何郯聖從以侍制領此職詔令有不便者抑封還之仁宗嘉其盡職肯從之自此始爲故事

英宗自潛邸入承大統患宗室子孫教之無素乃詔近臣應經行修明可以爲人師表者增置講讀大小學教授二十餘員以分教之又詔娶宗室女補官者許應進士舉其文臣子孫並與文資焉

熙寧中內出玉帶垂金魚以貺岐嘉二王神宗又令工琢玉魚袋數年然後成以賜二王

舊制執政見任賜笏頭帶親王使相及武臣任樞府皆止賜荔枝帶俗號球文爲笏頭銜仙花爲荔枝朝省文官亦多從俗焉

舊制自差除待制即賜銀緋熙寧晚年張友正除待詔賜銀緋尋出補外六年還朝一日宴從官班張下者皆金紫上問之有司以答遂賜金紫

舊制自差除知制誥即賜銀緋熙寧中許門下沖元將著綠除知制誥賜銀緋王介甫以手柬問宋次道敏求云知制誥有著綠者否宋答云先公除知制誥賜銀緋蓋言先嚴公綬也許遂賜銀緋元豐末年蔡元長王子發皆自著綠除中書舍人賜銀緋元祐年中劉器之摯綠除右議諫大夫至紹聖中葉濤著綠除中書舍人賜章子厚爲相以從官銀緋爲元祐故事乃賜金紫迄今爲例

呂氏雜記卷上終

呂氏雜記卷下

李文靖公沆爲相時真廟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妃如何文靖對使者引燭焚詔口附奏曰但道沆以爲不可其事遂寢書曰成王畀相其此之謂乎

文靖公尹京時梁丞相適爲掾屬公語諸子梁君異日必爲輔相問何以知之曰府掾皆京官他人方拜於廷下皆有自恥之色獨適容貌自若以此知之凡公所以得士皆以器度觀之而世俗不知者謂得學堂相法蓋家世無傳焉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以爲節度使仍賜爵賞文靖公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詔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外夷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文靖公往嘗遊越州有詩曰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

文靖公三入中書後有詩曰政事堂前花盛開去年春色又重來主人雖在花應笑鬢似秋霜心似灰二篇盛傳於世而傳寫多誤

李宮保初退居服猶未甚曾大書終制以示子孫於無請謚下書二聯曰加之謚號重爲子孫之羞假以美名亦無功德可稱

寇萊公準知開封府張給事似判三司都勾院真宗欲用似爲三司使偏以不能辭曰誰能之曰理財之任要朝未見其人姑取名望可以壓人則寇準可乃以寇爲三司使知開封府張亦卒不拜命

真廟時林逋隱居錢塘累召不至臨死爲詩曰茂陵他

曰求遺稿猶言曾無封禪書先是古人詩云茂陵遺稿惟封禪始信相如死不忠

燕丞相言天聖中許公爲東參官者言交趾以七十艘載兵號朱崖迎丁謂朝廷頗動乃召侍禁楊宏押內臣於彼體訪其實便欲除去之召宏至政事堂左相問宏陛迎丁謂事天使知之否宏對外人亦傳聞不知其實左相云朝廷之意深疑其爲變天使當體朝廷之意無使至於亂也宏悟知所措右相無語將退許公曰分廳後卻請天使略到某本廳宏到許公諭以朝廷遣使去祇爲有人上變故專遣使按驗欲知眞妄天使到彼但按實事馳報朝廷丁公雖得罪然是舊相若無他事故不得輒驚動之宏意方釋然宏既過海了無一事時言者以時相有讐欲希旨傾之耳朝廷亦以宏所按問爲信聶蘇公親得之宏云

宋元憲嘗奏事而靴帶誤墜文書撥落於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臣拾以與之語諸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田宣簡公況爲三司使時人目爲照天臘燭以其明見物情也楊宣懿公察繼其任聲不減田公人目之爲水晶燈籠

慶歷中蔡君謨自福建轉運使召爲諫官時王逵知福作詩送行不記其破題後六句云好將公道口去妖聖君心民困魚思水兵驕隼在林天涯一樽酒不爲別離斟

翰林王狀元源卯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相士妥時危郡官見其有異來人又定日看便廳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亦嘗讀書耶曰亦令就學又問會屬對否曰其師嘗教之但某不知其能否乃指壁間字曰此有一句詩無人對得曰鸚鵡能言爭似鳳蜘蛛雖巧不如蠶舉相大驚異延之家塾自教養之卒成大名

魏公之官浙西也馬少保亮爲兩浙轉運使因公事過公而見文靖馬少保好相人見文靖公大奇之欲妻以女其夫人怒曰公常貴此女奈何欲與黃面措大耶馬少保曰是非而所知卒嫁之是爲秦國夫人及文靖拜參知政事馬夫人得見之後馬少保作八座文靖已拜相矣

呂文靖公少保亮壻也文靖甚貧馬夫人使辦道銀二匆於卧內文靖視之如無物也他日取去亦不問馬公益器重之曰呂郎必作太平宰相後魏見其登庸

魏舒上冠萊公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萊公既南貶所過關津郵舍皆題於窗壁

呂文靖公爲侍讀公主家政族人遊東園正獻爲詩曰桃溪不減昔華葬又經春後冠程公又遊東園爲詩曰今歲春光還婉婉故時賓從亦蕭條

正獻公守潁時趙康靖公概自宋訪歐陽公於潁與公二人會燕於歐陽公第因名其堂曰會老後公守河陽司馬文正公范忠文公自洛來訪因名所館曰禮賢是二會皆有歌詩樂語盛傳於世范淳夫寄詩紀其事曰會老名堂潁上禮賢開館大河濱蘇子瞻和歐陽少師韻一時冠蓋盡嚴終次曰陰助約第二子皆少年之貴舊德年來豈易逢間道堂中延畫史時曹參爲齊相避正寢以延蓋公定應牀下拜梁松萬馬援有疾梁松候之牀下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蠹魚自避開猶餓韓世說郝隆以七月七日曬書科斗書收古鼎鐘科斗詳見石鼓詩注子仁謂歐陽公收古鼎鐘銘刻最多見集古目錄我欲棄官重問道寸莛何以得春容漢東方朔答客難言以莛撞鐘豈能發其音聲韓詩東野不同頭有如寸莛撞巨鐘禮記學記待其從容然後能盡其聲注云從讀若戈舂之舂

嘉祐中正獻公言君子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三介甫之衣冠不整亦一大病

正獻公守潁日嘗騎馬出渡橋將至岸而橋壞略無所傷後數年人稍知之皆云騎馬渡橋也然家僕吏多多不知子進一日侍語及之問信有之否公曰然以語和叔和叔曰橋壞而神色不動未爲難也能不爲人言此其難耳

韓忠獻公治平中請退表曰廊廟之言有媿蒭蕘之語功名之藏難諧治郡之時又表曰方今論道廊廟柔皇夔之舊德宣威藩屏皆方召之保材至於侍從之臣咸富經綸之業歐陽文忠公請退表曰居常碌碌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衆怒

呂文忠公之入相也楊宣懿公爲承旨當草其制曰上以對宗廟之靈下以酬士民之望明年以水災求去歐陽公在翰林爲批答曰朕惟宰輔之司朝廷所繫職或非稱勢固易搖比以連年厭於屢易戒用人之勿遽致厭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屢朕得非常之才豈惟勝不惑於朕心抑亦慰久襲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卿之自待者如何方衆嘉歎遽形退讓豈廊廟之崇貴重者其爲難任富貴之至位高者則愈易危耶朕嘗歷考往昔之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全圖者未必無患忘身而徇國者固多令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昔公與韓公並相位久之又求去歐公復爲批答曰至於一二之臣是爲同德下逮衆人之論曾無間然方將甄敘賢能修明法

度務究本根而吏治不爲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矣乃尋爲近世詔答之絕筆也

神宗初陳暘叔在樞府求郡以便養親正獻公時在翰林作答詔云退食委蛇自足榮於就養暘叔不說蓋疑於鄭說以爲譏也謂惠穆公曰猶自不退食已爾公乃別進擬一詔云雖枋臣光寵之異足以翩翔雖上國甘珍之多尤宜就養蓋補成前詔之義也未及用而暘叔得請外補

范富韓三公自爲侍從時天下皆稱爲公

先公每至歲首令諸子各自言新年所進益

治平中李常公擇數與朋友言呂蔡州未嘗聞其疾聲見其遽色亦未嘗言學者當師慕之其後雖范純父如此先公時知蔡州歐陽公答先公書曰修行能素薄仰慕清德恭寡之勤自謂終身不可跂及雖得託附高名以見後世

滎陽公嘗曰吾嘗夜而計過然自閑居來嘗自省已頗無過事又曰吾讀荀子非相篇然後知有相術也吾讀韓氏謝自然詩然後知有神仙也予生五十有三年嘗欲極富貴之樂窮山水之勝雖是推心力已有所不逮於茲殘年晚日歸排亦不能矣若汲汲爲善則亦未晚要無虛日云耳

惠穆公輔政以薦士爲先務其所薦後多顯于朝廷嘗上薦賢書于英宗曰自領心膂從殫報國之小忠庶致賢能始盡事君之大義

正獻嘗薦士於朝後不如所稱公以爲恨程伯淳曰豈可受人欺不可易吾好賢之心

晏元獻殊喜薦士其得人爲多其亡也范忠文鎮爲挽辭曰平生欲報國所痛是知人

行父兄嘗題壁云但畏賢者之議論不顧小人之是非

范蜀公自爲雅樂參攷聲律與劉几辯論之事亦已勞矣費私財亦數千計晚年然後成然其聲雜鄭不發者乃取石於階磬縣山中爲之計太常有泗濱磬璞山積而人不知也使蜀公平日講之朝廷必不惜也

張安道公昇長憲府甚有直聲嘗對正獻公言中丞亦不難作但衆人以爲不是者與他言耳

熙寧時劉經爲大學頌曰有四大儒越出古今王氏父子呂氏兄弟荊公聞之怒曰我四分中祇得一分

熙寧初吳沖卿問王介甫若見吳江小龍怕耶不怕耶介甫曰亦怕亦不怕若不怕無以與民同患若怕無以退藏於密

王荊公以經義成自吏部尚書平章事遷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元澤亦以預修撰亦自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學士元少保厚之繇時參知政事作賀詩曰詔書初下未央宮上相新兼左相雄一代元勳金石上三經高義日星中陳前輿服加恒傅拜後金珠有賽公東閣故人心倍喜白頭扶病詠孫松然元澤終辭不拜命依前待制判荊公知江寧故也

王韶既取熙河裕陵親解玉帶賜王荊公元厚之作詩賀曰雖入吏得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王荊公在翰林兼修實錄一日以詩賀寶錄院壁云御柳新黃染舊條宮溝薄凍未全消不知人世春多少先看天邊北斗杓不數日遂參知政事既參知政作商鞅詩曰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國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自此遂拜相後罷相作觀文殿知江寧府有詩云投老歸來一幅巾偷私寵祿被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且與龜魚作主人其子元澤侍制和云直須自到池邊放今世仍多鄭校人蓋指呂吉甫也其後荊公再入相吉甫自參知政事以本官知陳州荊公爲相既久時吳正憲沖卿元爲樞密使裕陵每於諸公進呈罷多留吳獨與之語荊公作詩云穰侯老擅關中事常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不久吳遂代荊公作相荊公既罷相猶使相判江寧府復以大觀文領集禧觀使仍居金陵作詩云乞得膠膠擾擾身五湖煙雨替風塵只將鳧雁同爲侶不與龜魚作主人又作詩云偶向松間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義猿鶴從來自不知又作謝公墩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時陳和叔內翰繹知江寧府就使府作會召荊公不喜辭之以詩云只喜在東相邂逅卻嫌招換苦丁寧其後東坡自黃州歸由金陵荊公路見之大喜與之出遊因贈之詩坡依韻和云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至元祐元年春荊公病篤作詩云老年無欣豫況復病在牀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流芳在須臾吾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可望忘數日遂薨

荊公熙寧元豐間既閑居多騎驢遊肆山水間賓朋至者亦給一驢蘇子瞻詩所謂騎驢渺渺入荒陂是也後好乘江州車坐其一箱其相對一箱不可虛乃使賓朋則使村僕坐焉共載而行其真率如此

溫公熙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興路安撫使還京西北路安撫使又辭不受請西京留臺許

之優游多暇訪求河南境內佳山水處凡目之所覩足之所歷窮盡幽勝之處十數年間勑於登覽於是乃與楚正叔通議王安之朝議耆老者六七人相與會於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爲之約果實不過五物殽饍不過五品酒則無算以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眞率會文潞公時以太尉守洛求欲附名於其間温公爲其顧勿納也一日潞公伺其會戒厨中具盛饌直爲往造焉温公笑而延之戲曰俗却此會矣相與歡飲夜分而散亦一時之盛事亦曰不能温公後與人曰吾[illegible]知不合放此老入來

程子孚嘗言釋氏戒妄語司馬君實曰妄語莫大於釋氏神通變化之事在理必無而釋氏昌言之非妄語而何

司馬温公卒門人或欲遵浮屠人謙語程正叔曰此公平生來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歐陽公居潁日與正獻公及劉敞原甫魏廣晉道焦千之伯強王回深甫徐無逸從道七人會於星聚堂分題賦詩得擬木盆其詩曰天地產衆材任材謂之智棟梁與楹杙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圓者中規制嗟爾木之瘦何異肉有贅生成臃腫姿賦象難取類鐫括所不施鉤繩焉爾廢大匠睨而徑惻然乃有意執非造化功而終不朽器刻劃雖其中朱漆爲之外鄭數進酒醴旅肯注視幸因左右容及見爲奇異人之於才性夫豈遠[illegible]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揉勵才無不可用由上所措置飾陋就其長皆得爲良士教一以廢百衆工何由備是唯聖人必能通天下志識者於是知公有輔相之器

初歐陽文忠公薦蘇子瞻試文通舉蘇子由應制科兄弟皆中選時介甫知制誥以子由對策專攻上身及後宮封還詞頭乃諭文通爲之詞曰雖文彩未極[illegible]實應兗朕知可謂愛君矣蓋又與介甫意正相反子由謝啟云古之所謂鄉原者今之所謂中庸行之行古之所謂忠告者今之所謂狂狷不遜之徒又云欲自守以爲是則見非者皆當世之聖人欲自訟以爲非則所守者亦古人之常節

歐陽公在翰林日建言讖緯之書淺俗誣怪悖經妨道凡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去之以無誤後學仁宗命國子學官取諸經及正義所引讖緯之說逐旋寫錄奏上時執政者不甚主張之事竟不行

滕元發知鄆州歐陽公經過自作口號有兩句稱元發文章名一代霍光事業冠三軍時魏公猶在

王樂道陶裕陵之初自御史中丞罷爲樞密直學士知陳州樞密不得志先是樂道嘗爲潁府及東宮官長賤阼之初上章言曾用某人爲某官某人爲某官唯關集賢相裕以自處也至是詩云本自儲王羽翼客今爲天子腹心人又詩云殺吾賢相恨何及負此良朋歎已遲及至陳州謝上表云誠欲尊奬主威收還君柄六鄉絕分實之禍三家無弱齊之強又言方辛若勿之足陵豈思天戒之可畏又云雖是真宗久病丁謂幸權已去復留異時同惡又云黎附若僚稱作訣究之夫遂掄新進皆爲媚寵之人

熙寧七年呂吉甫爲翰林進端午門帖子曰虛心清暑殿設戒一陰生蓋意有所指也

邵堯夫雍居洛下三十年而樂聖人之道孳孳焉造其

隱居堯夫言以未嘗皺眉爲自得

熙寧末王元澤作符制程公辟詩曰潤色聖猷雙孔子裁成天下兩周公

西臺王大成稱左司云堂堂君子貌落落大臣形豐夫與左司書云反本還原已深明於自己入神致用將推濟於明時

劉仲蓮之爲邸也緣修條事以檄召三帥帥不肯來封檄聞上上使中黃門賜手札曰朝廷待遇三帥亞於二府是何小臣輒敢呼召

嘉祐中朝廷患榷貨務支百官請俸月俸不繼命從官二人討度事其二人者以禁中有滯貨久不發乃奏大捐其價以售民數日之間用度以給人皆以爲善獨三司老吏非之衆不論也既而榷貨常日所入甚虧緒適與所得數合蓋商賈所持錢本有常數利其賤者則皆所賣者無錢以售理自然也

治平初某監藥術庫出黃蘗供染紙處其色甚鮮近聞乃以紅花退水染紙甚蠹聚費益速壞矣

王嗣宗眞宗朝守邠州舊有狐王廟相傳能與人爲禍福州人畏事之歲時祭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胡字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其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狐從白光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有復爲立廟者則寂然無聲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入主所禮每帥守至輒面教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甚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眞宗有勅書令种放有章奏即付驛欲使即乘驛放乘驛訴於上前上將於嵩山陽置書院以處之而不加罪嗣宗去郡有人送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

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無爲碑記但刻此詩於石立於墓傍其爲榮也多矣

皇祐中張堯佐爲三司使時堯佐兄女貴妃有寵言事官王舉正包拯唐介等言堯佐妃之族叔以恩澤進陞下富之可也貴之可也然不可任以政事仁宗特爲詔自今后妃之家及尚主者不得與政迄今爲故事貴妃卒贈溫成皇后歐陽公爲學士立春進門帖子其溫成閣詩曰內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何郯上仁宗論張堯佐不可進處二府臣伏見三司使禮部侍郎張堯佐慶歷六年冬從開州來是時猶作南宮散郎自頃至今不五六年間遂歷盡要近通尹京邑及司籍計緣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他過然驟被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非復以才能許之況三司使位望任使爲二府之亞跂步便至今堯佐充三司使已踰年若大變記事衆議謂陛下以酬勞爲名必當進用堯佐在兩府果如衆議命行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爭當是之時陛下欲決用堯佐則黜言者聽用言者即須刻罷堯佐縱之兩途必難並立然用堯佐而黜言者則累德聽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德則損歸聖躬傷恩則怨起近戚欲聖躬無所損外戚無所怨莫如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處之正得宜也前古近戚成敗之間其鑑不遠崇寵過當則不免禍咎抑損得所則必能安全禍咎安全不唯其家賴之抑亦國體而興衰也此皆傳所載不可悉數陛下聰明固宜監觀往事以爲社稷之計前歲陛下備禮冊命貴妃外廷紛紜已有物議然臣當時未嘗論列者蓋以天子列嬪妃之位則有典章若不干預政事豈亦無害今用堯佐至三司使已是預政事況於進處二府則天下之議當以爲如何堯佐進用與否固亦未測陛下之意然而已進用而後言縱能追罷在人臣頗獲直名於陛下已損盛德固莫若先事而言冀陛下審處其事使無過差則君臣上下之道兩得之矣臣以言責在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但事干朝廷大體及大奸大蠹無不論列蒙陛下多賜採納今以親老方將外補唯於堯佐一事心知不可而遂不進一言則是臣負懷情不盡之責於將行不敢默默而復布腹心爲伏望陛下幸採臣章俯從公議不狥一時之愛以全千古之名則雖薦南山之竹不足載德之美盛與夫寵一人而失天下之心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包拯上仁宗論張堯佐除四使不當狀臣伏覩張堯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竊以堯佐素乏材能徒以緣後宮僥倖驟進國家計府須材以辦經畫堯佐猥尸其職中外咸謂非據近者臺諫繼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任使而復加崇寵轉顯於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夫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疏賤庸常之材過授寵渥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堯佐居職物論紛紜固當引分辭避而晏然恃賴曾無一言自陳叨竊居位日覬大用及異恩既出復託以假告未即祗受其意尚若不足繼有邀求不虞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謹保全後宮戚屬不令事勢僭盛以取顛躓伏望陛下遠鑑前古近守太宗皇帝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以一郡以塞中外之議伏以陛下臨馭以來孜孜勤政無有失德今忽行此事有損聖明若濫賞必行則朝綱威柄由此墜紊四方駭任人之失二鄰萌輕國之心臣方叨司憲遂覩除命事干國體不敢緘默望垂聽納速降指揮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罷臣憲司出補遠郡

元符二年八月丙申宣呂惠卿移鎮制翟子厚詞文德押麻詢許蔡二公云夔通三日留身又留三劉子意是薦士否沖元笑云不必是大差除元度云非也是日乃劉后彌月九月丙午召學士蔣之奇入見上指曰座後文字付之奇立賢妃劉氏之奇奏云封建妃嬪諸王皆中書具熟狀付學士院唯拜相則面受詔旨此不知是何文字上云此皇太后所降手詔亦不必進熟狀只依此批旨之奇乃敢封云皇帝所答近臣請建中宮專制竇妃宋明懿淑德冠後宮誕育元良爲宗廟萬世之福今中宮將建非斯人其誰可當所宜備舉典冊以正位號之奇讀訖乃批云九月七日內東門面奉聖旨賢妃劉氏可立爲皇后以今月八日降旨處分元符三年上皇踐阼長樂垂簾有詔命蔣樞密進入所降詔書長樂乃云初並不知驗得乃是內侍劉友端書寫蔡執方相顧詢問章子厚遂云是惇進入先帝云已得兩宮旨令撰大意云非斯人誰可當其不指其大意否下云且不知有此因依之奇云當時只道東朝語故著之麻詞論及簾前太母問惇自認草再三嗟歎云當初將謂劉友端稍親文墨恐友端所撰卻不知是相公做之奇云惇更不成人無可議者惇略無怍色

元符二年九月八日降制冊賢妃劉氏爲后擇二十七

日彼冊正言鄒浩自試院中出乃以二十五日上殿論冊后事不當是日批出鄒浩勒停新州羈管仍令開封府即日押入押出門二十六日習儀殿廬中批付三省以呂嘉問舉官不當削一職展三年磨勘已而御史左府論開封遲留浩不即日出城又於城外蟠留累日下嘉問狀又送御史臺令元差人具析有何人祖送浩者上至面諭輔國云士大夫有易服自別門出往勞送之者而所差人不能盡職往還之人日盛安惇又乞根治遂送御史臺制勘悉得姓名都講王回乃吏部尚書棻祖治所薦與浩最爲密熟首就逮繫至臺中詰之乃能誦浩所上章千餘言安惇等上章以爲回嘗預謀先削籍編置餘出諸者皆衝替有贈遺者皆追官勒停唯舉人罰金蔣之奇呂嘉問葉祖洽嘗通館皆落職小郡朱紱又擬浩弟沼就臺詰之得朱紱傳語謹若朧以金者亦皆追停都水使者曾孝廣又以張商英嘗對已言鄒浩立如此大名節豈肯要人物遂申尚書省陳告崇政殿說書周穜嘗對館閣乃夫若稱浩曰難天若以告蔡京京以上聞穜天若皆貶右丞黃履引劉禹錫唐介等欲從之內地罷政守亳州國子祭酒周常嘗對客稱終是好人貶郴州監酒又朝奉郎監進奏院曾誠素與浩友善誠乃嘉問婿浩本誠所引亦送部與外任差遣已而又遣廣西漕臣鍾正甫就勘商浩於新州除已施行之人外更有餽遺者石未報而哲廟遺制已下矣

元祐垂簾故事中書密院赴內東門以次覆奏元符末上皇踐阼欽聖垂簾詔懷忠獨對陳其誤國本末遂呼尚書省禮房出劄子云內東門覆奏須向奏乃太常所定三省密院得旨依乾興中丁謂欲獨奏事衆以爲不可此乃故事西府云密院獨班於簾前奏未央豈可不商量後便如此定蔡卞云須檢故事要是密院乃以先定三省密院同奏事皇太后以與故事不同令禾房以貼子問三省門下云不知元改因以尚書省但檢坐故事同報中書云請問太常寺遂下太常寺答云蒙門下相公指揮改羅字作同字既呈上云三省亦呈承云樞密院於簾前獨班奏事固自以爲未安然於皇太后禮數有所貶損既不曾與同列商量又不會面奏取旨只暗地諭太常寺改羅奏作同以此不收不理會太母云是襄也不爭卻是他朝廷事體合改正須改正遂依故事改正作以次覆奏卞云竟惇豈但此事不商量於定宗廟社稷大計亦不與衆人商量便啟口衆莫敢異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忽中批太常博士范致虛除右正言是時蔡京猶以宮祠居錢塘舉朝莫知所自蓋范氏兄弟素與左階道錄徐知常相善皆建陽人亦熟中表知常出入溫成張后家上皇踐阼內中張賢妃進御侍王氏首見親幸張妃蓋溫成姪也知常既因緣張門知名禁中又以符水有效於元符殿中黃冠之盛自知常始致虛乃因知常達姓名於元符且道其平日趨向以非相蔡京不足有爲時宮禁官官合爲一辭以引京外廷自宰執而下拒之方衆竊得一致虛遂亟用之以示好惡故有是命致虛既職未久乃乞收用安惇蹇序辰就云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外廷不知紹緒已琛如吳材王能甫皆致虛所引猶欲痛貶致虛上雖黽勉從之出爲鄧州通判尋復以起居舍人召矣

鄧洵武本蔡卞所引元符末卞去位乃附蔡京蹠李國自右史移少常建中靖國六月洵武進一愛莫助之圖謂主上方紹述先志朝中無人助者其圖大抵如史書年表列爲旁通分左右序中立其目自宰執侍從臺諫郎官寺監館閣學校分爲七隔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每隔三數人宰執但溫益一人而已右序自宰執而下舉朝士大夫皆在其間又於左序別立一名用小貼子已揭去其下注云若欲紹述先烈非相斯人不可出付溫益乃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意用京時事自此變矣

龍昌期少時爲僧嘗上宋待台詩曰先朝皆名紙應錢孫卦文侯門千萬切應許若僧敵台待受其材勸之業儒昌期博極羣書而議論怪僻蜀人張公祐之徒知名士皆師事之其徒甚衆文潞公薦於朝得官仁宗詔給筆札令進所撰經義嘉祐著成詣闕上進賜五品服及金帛其書謂詩無比興知聲藝者遂仰也大率如此又以周公爲周之賊於是嘉譔交攻昌期自詣登聞鼓院進納所賜服之（景純家兄時判鼓院今固但言以入言進辭誤也）昌期過洛潞公責其不能爲已辯明潞公曰朝廷方崇尚周孔之教而先生非之故至此耳昌期曰某何嘗非孔子但非周公耳潞公曰亦足矣

正獻守潁時有誠大士在潁西薦福院爲華嚴經頻伽張隱之比部臺內學者與誠遊一日誠爲齋饌召隱之公問之使人語誠欲撥坐誠即加籩豆之實而隱之家亦備蔬俎甚豐公又盛爲具以往入言有此院來未有此盛會也公問佛許十二時中以二時外學誠曰闍黎卜之類懷隱之曰外學者學佛學法耳然則不許其外學時正念而已正念者無念也曹洞所謂正位是也宗師謂佛也齋不得嗚呼今得二時內學可貴矣龐公曰

我貫刹那淨

金州書所言道義往復皆朋所談至理往往箭鋒相拄於鄙中的蓋合於斗道豈唯同道方知抑亦同病相憂故也安般三昧計日見功一切時中凡實於人者必非安樂不以長養人說話要人相伴要人娛樂乃說至話○句似有誤須是自著力受用始得王泉老宿趙州云小便雖小事須見老僧親去古來禪人相見擧著疏著如電光石火便識得破作得主正爲境界現前時要如此枝梧息觀如何更須觀一切法空念念不忘得助成定力又須於行住坐臥時彝念不忘則易熟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禪師云無我者能宴坐學道之人雖知一切法皆空若臨事未能消遣先須諦觀是身無常是身無苦是身無我是身皆空久自休歇皆是漸門修無量心其四曰捨然後實無我人衆生又曰知再請般若甚善君子閑居固當自强不息禮有小心外貌斯須之戒況在困者尤宜加意整嚴非獨禪誦爲然飲食動靜皆應自立章程譬如女工日有丈尺易曰利用恒元咎未失常也報慈云老僧百無所解日日一般牧馬童子乘日之事皆此意也稍或彷徨徙倚指顧則不期於慢而慢自至豈惟旁觀有戲畔之容亦不能使家人忘其貧矣行歌拾穗猶是假修彌尋讀書自有常業更若向上一路則契經有一偈那伽行在定那伽住在定那伽坐在定那伽臥在定

盡大地是個自已山河世界一切物象皆是自已建立猶如晝夜云既知如是則我人衆生壽者種種違順法非法相莫不皆空若向違裏信得及把得住見得徹便可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更有何事求坐禪習定者如牧牛人皆然在厖界便謂牛已

奔逸起來作力牽回累在舊處如此不三兩回已疲勞矣若知只是妄想顛倒夢見牛走忽然驚覺乃知牛本不動常在舊處自然不勞心力通作一片

普安知藏道者指大藏語人曰如來說一大藏經教大意欲人省事向裏來辭雖淺語甚要

大般若涅槃經云凡所引喻不必盡取少分或取多分或復全取如言如來面如滿月是名少分成實論之譬喻不必令盡相似如言乳白但取其色不取其堅軟言面如滿月但取盛滿不取形色

顧子敦奉使北人嘗問學佛否答曰臨未從事於此又言王明叟不喜佛事釋氏學二君皆儒臣也其言如此蓋儒學有所未至耳北人有問子敦南朝爲重佛爲重道子敦答曰重儒爲世教者自當如此

江寧進士王令逢原少不羈好爲狂詭之行或踰驢入山每以蒸餅十數掛驢項上後改節師事王介甫介甫雅重之時將頴叔亦在介甫之門或問二人之行以王令方申公以楊方劉原甫王令既卒有詩云行藏已許終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後爲作傳云王令螟子詩其略曰始知在人不在天譬如蚤蝨生裘衣魚枯生蠹肉腐蠹理有常嗇夫何疑又長篇云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是何來一蝗百子月再孕恐嘶高厚塞九垓死時總二十三早歿而天逢原見器於荊公公以夫人女弟妻之爲嫁其遺腹女於吳師禮後歷右司外郎子說其外孫也

魏野之門人潛關欲往京師其師止之不聽既至而後悔之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病眉無好夢白日有閒愁負宗聞之不悅他日自華山東來倒騎驢以行曰我愛看華山其實不喜入京也故當時有潘閬倒騎驢之說

治平中見程正叔先生言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之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伊川程正叔嘗言史稱有人至西域見嬰兒生木葉上見人則笑摘之則死此妄也理中無此事恐意以爲天地之間苟人心之所能思口之所能言者皆有之

族父仲儀少卿嘗獲一小屏始其中隱出蟄龍之形頭角尾足鱗鬣皆具龍之屈伸變化信可驗也其子希元至今寶之

李覺爾性淳厚嘗因話次稱人忌諱是人勃然變乎色厲然形乎言而李不知是人之慍已也少頃復稱之如是者數四人始諒其無他顏色如故而李卒不悟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異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也遂呵辱之自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

有人請見武平倉卒忘易巾幘遂著帽以進武平言色不動相見如常其人既退始覺

子進居先公之喪在舊第極北小堂中謝絕綜之外卽李氏故宅今衆家居之歌哭罵氣與夫雞狗牛馬之聲宜然雜入於耳子進聽之如谷聽響焉不以入心所以能爾者以我無預於彼之休戚故也若夫室中之聲□亦如是者其得道之人乎侯頭年記

子進在潁熟叔弼借接離弼有詩曰奉借山公舊接離最宜荷杖與荷衣習家池上花初盛醉後多應倒戴歸子進以爲情絕不可繼也遂無和

劉庠彈歐陽修於英宗喪服下著紫絲花襖子曰緇文
麗密附色辭明太於純吉之日已易素服於大喪之
中尤傷禮教

榮陽公爲御史分公擬著緇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
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也

大內都知張留後茂則凡上樽酒太官膳剛茶皆不食
食之矣不終食命撤去或曰子不法王介甫乎介甫之
於飲食精粗交進而無所擇曰安敢學介甫介甫無心
於飲食者也故如是如予者頗食珍則擇不能概食是
於飲食未能無心也將以予之不可學介甫之可 壬申年書

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
膋也先儒不數糝分炮豚炮牂爲二者非也

薛子駿一日稱熟豬肉之美淳夫曰其奈發風何子駿
笑謂予曰淳夫誣告豬肉

士人多就禪刹素食人或相勸以素食恐虛人臟腑有
何道人震者在彼參禪或以此說問何答曰有多少喫
不設蒸餅餺飥豈解虛人臟腑者

鄧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蘆蓆陂土人惡之自易爲好
草陂鄉之人稍稍傳號聞彼方之民僉曰好草陂也

天漢臺橋西舊有鄧相公廟世傳鄧通廟近歲廟官自
榜其前曰此乃漢鄧禹廟非鄧通也

呂氏雜記卷下終

皇清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栞

跋呂侍講歲時雜記

陸游撰

承平無事之日故都節物及中州風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記自喪亂來七
十年遺老凋落無在者然後知此書之不可闕呂公論著實崇寧大觀間
豈前輩達識固已知有後日耶然年運而往士大夫安于江左求新亭對
泣者正未易得撫卷累欷慶元三年二月乙卯笠澤陸某書

呂侍講歲時雜記案語

陳振孫撰

侍講東萊呂希哲原明撰希哲正獻公公著之子呂榮陽公在熙寧時與
子孫歸誦遇節日則休學書雜記風俗之舊然後圍坐飲酒以爲樂久而
成編承平故事猶有考焉周平園序曰本朝承平歲久斯民安生樂業凡
遇節物隨時制宜雖有古有今或雅或鄙所在不同然上而朝廷次而都
邑下逮民庶嬉娛燕衎未嘗虛度則一也侍講呂公當全盛時食相門之
德既自娛適體又身歷外官四方風俗皆得周知追記于册殆無遺者惜
上元一門多至五十餘條百年積累之盛故家文獻之餘茲可推矣慶元
戊午秋公之元孫仙遊邑大夫祖平以示平園老叟周某竊有生晚不及
見之嘆云

畫墁錄

張舜民撰

畫墁錄卷一

宋張舜民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皇八分書爲黃巢所焚摧
剝僅可辨當時日書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徐常
侍謫三山過廟下徘徊旬日察碑之興功不可得
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唯而去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
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飡一日大
年曰爾爲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
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嘗登大伾倉窖仍存各容數十萬遍冒一山之上
李密生據敖倉便謂得計亦井蛙耳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
至既而各竄亦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
業彫刺二人因命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
馮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
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鴈出瓮乃亨顯之時也寒食
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客藏之將以作節馮拔得之
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
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鴈郭祖
秉旄之後雀殺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殺馮秉旄
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
馮鑑某之父朔方節度使衛王劉伯壽少年不羈其
父尹京每旦父趨郡隨馬而出潛佐質伺父先
入其自謀書史從容無闕一旦早至白礬樓下天
未明獨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繼人就坐因相問勞
共茶老人曰少年能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
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
欣然從之既上關無一人老人一舉已斗餘矣熟
視伯壽曰少年人清氣足可以致神僊然肩骨低
一指猶位躋三品至耄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
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
於嵩陽是時年七十又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
予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恭明經奔喘不及伯壽
顧而笑曰二年少乃爾耶俎露臂股示人皆肉皮
裹骨毛長數寸扣之有聲光彩爛然足朱歌歌所
爲大曲將數千言響振山谷累夕對榻竟旦不眠
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國初侯涉本強人也主銓事雷德驤請部求官擬蜜
州司理參軍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獄以筆勾退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傳破布單施虎徑中木
葉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恐欲若齧腐便能固
半身虎怒頓躑不能去就既躑剝腸皆斷虎身與
到納 耳鼻中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頓撲而死
開腹腸亦斷俗云蚊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
蟒與虎鬪而虎敗骨入虎以此而死非力不勝知
有所避也
臨潼縣驛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爲正使一
爲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
田登第嫡父自陳升卿大怒開公決杖元祐中升
卿坐市易錢不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咸朔婦與黃冠通姦卿姬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至英
廟登極赦到宣竟而婦生子鬚鬢藍滿口余未
之信至歧下取案文閱之不謬
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
瀰漫菰蒲魚稻禾取不貲於是以詩落成多人滿
羨西南本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
之民不敢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
光獻法容云
靈州之南二十里棗社以狄梁公爾爲靈州刺史民
立祠植棗取兩東之義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謁爲
早云
本草著糯朱爲稻米累朝釋累數千言無一字言堪
爲酒正如白氏六帖錄會遺大鵬也
北虜待南人禮數皆約毫末工役皆自幽涿遣發之
帳前人以爲勞樂列三百餘人節奏訛舛舞者更
無回旋止於頓挫伸縮手足而以角抵以倒地爲
負兩人相持終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
其乳脫若褫露之則兩手覆面而走深以爲耻也
待客則先湯後茶揖則禮恭今人唱喏乃啅也非
揖也北人得之
永洛之役一日喪馬七千匹城下沙爐中大小團蓋

可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既陷李舜舉以筆摘略數千百字以蠟蠟固之付有司上之實遺奏也神宗得之不勝悲涕累日是時胡人雖入月城而未偏左右以馬御之舜舉以鞭揮擊不肯上馬少頃僵蹶人猶見之李復上馬將出門失聲或云向上中箭在從城內然夜黑沸濤中向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三五頗符合疑亦有之

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過鳳翔自言一任二年裁兩次杖罪元豐中河中人劉勃自南京軍巡官代還自言一任斷絞刑二百六十有奇斬刑六十餘釘剮二十七比一院數也紹聖二年冬予至陝府三年七月裁斷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傷生所未見也子殺父父殺子各一兄弟相殺妻殺夫者數人

士人舉止不可不慎也近見陝西一漕使爲當塗薦終南太平宮道士張景先既前席與之並轎同塗所在官吏迎送漕使自轎中舉手揖景先亦舉手至咸陽爲一監官大訴使人捽攖波及漕使竟無如之何觀者快之景先後主亳州太清宮肅履守亳每走見執弟子禮內寢饋食再拜問遺必百緡宛陵郡官狎飲無所不至范彝叟來客將贊名儀石南一喏而退觀者又快之

王銑爲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安熱修成不知誰家斯居此既而銑尚主不逾年身居之政與劉羨打銀楊景崇擔土事同

黃巢入長安苦王孝之難僖宗再狩近畿之民爭入擭寶貨唯幽民取佛至今雖民家充滿其工緻精采非今人之作也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像崇丈餘精彩照人旁視可畏土人云國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舉每有軍事則守臣致告

唐宮城兩橫街今西京內事也大明宮太極殿與宣政正衙相重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延英後第二橫街才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謂之入門今東京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衙與大慶殿排行殿後即是橫街仗人而無所屬故未即鳴仗皇祐中考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問策貢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閣長安圖指內次第翌日喻執政始判然初以謂入門自是一儀也

仁宗慶曆初改錫慶院爲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唯小三館祕門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數人矣

大禮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賜元符星變自三省樞密院皆乞罷

唐制五品階不着緋三品不着紫今參知政事宰臣皆着緋也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

韓王汝自言爲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聆其語似齊人坐間席撤後酒到輒盡時酒行無算盞空則酒來不食頃略已數盃意似醺酣王汝獨念隣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滿引任醉無害今萬一爲臺司所糾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賢不看殿上主人奈何不喫反不能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爲你一箇

祖宗朝內臣出使不得預職事外事責軍令狀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來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寺僧爲掩覆僧曰屢掩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爲人輕檢嘗掊其頭曰必戴貂蟬今則髑髏亦不復見矣

錢若水暇日在家延一術士戒閽者不得進客既而門外諠爭久之呼問閽者曰有一秀才欲請謁辭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進則刺字書云臨江軍進士王欽若既入無冠頭巾皂衫黃帶雀躍嘶聲而結喉鄙狀可掬錢意甚輕之術士一見不復顧錢側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頃王辭術士不揖錢褰衣從之錢大駭使人呼術者詰之乃曰斯人大富貴入也名位壽考無不極但無嗣當以外姓爲嗣既卒宜廟俾其壻張環主祀

李舜舉在官有言行有常神宗嘗題之一日謂曰爾養取一子服事舜舉敬從之夕又喻旨唯如前近年又喻旨舜舉謝曰臣唯有一子待與陛下監稅

張璞者幽人少從蔡丘之役應募坎穴得官後爲正使帶御器械涇原鈴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

叩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蛻殼如蟬竟
三年亦不葬遂死不旋踵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
抵罪世謂不葬之罪最有徵驗
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楊大年不
作詩於上前眞宗遣近侍諭旨作詩大年竟不作
錢明逸每宿戒必詰其滿有曰是喫酒是筵席筵席
客無數 遞酒一味食也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
數斗甕盞一隻青甆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
談恐多酒氣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開其盲否
往往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擲灑
始可謂之酒徒其視揖讓飲酒如牢獄中
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鼇飲鶴飲
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
囚飲者露頭圍坐鼇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
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一盃復登樹下再飲耳
慈恩與含元殿正相直其來以高宗每天陰則兩手
心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鍼而差遂造
寺建塔欲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層後減為七層所
以盧照隣詩云十層碧蓋搖虛空四十門開面面
風夫高宗知母之誠篤哉而報母之恩何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輔鎮即唐鄭穆公莊也因邑極彫弊不
嚴風雨嘉祐中求唐賢之後有道嚴者中人羅然
相率出城看夜叉既至暇次見之如人形狀正如
圖畫髮朱皮如螺蚌腰著豹皮褌觀者略數千人
常以大樹庇身累日乃不復見又瀧州吳山縣漢
高村關中李氏所居一日大雨有物墮庭中如馬
臺狀乃一皮幞頭也垢膩寸餘蛇蜴出入臭聞十

餘步李氏子欲焚之長老曰不可然雷鳴不去在
屋上丈餘觀者不少衆覩之少間黑雲如墨下庭
中遂失去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
後劉貢父於僧寺閑話子瞻乃造語有一舉子與
同里子弟相得甚懽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
出外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其不幸典著賊贓
暫出回避一日舉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
日為府中追去未幾復出詰其由曰其不幸和著
賊詩子瞻亦不能喜慍
古盟鳳翔府麟遊縣每令長上事必作招搖舞其節
奏與諸處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宮本山縣無妓子
但止以手分書耳
堯之治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歐陽文忠公序唐
曆志以無補於人倫
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席代
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
曰這箇使不得
張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資南京庫務不追也常閉目
使人運籌一算差必能摘之庫物精麗分毫不謬
嘗見呂相簡與一隣縣官託買酒云令為親將至專
致錢一千託沽酒又於後批切不得令廳下人差
來納錢二百煩僱一人擔來
吾家舊畜鏡傳為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
古有銘其略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
則常端聖淑字名少空有亞后之象明皇八月五
日生也始置誕節名千秋 鎮進鏡若紫絲承露

囊此幾是耶
郭詎性善謔攻詞曲以選人入市易務不數年至中
行元祐初藿校市易復以為承議郎覩知每見之
必詰問所因郭詞喫不能答作何傳詠甘草以見
意云大官無悶剛被傍人競來相鬪又難為
敷陳且抵將甘草論朴消大戟并銀粉疏風緊年
草閑相混及至下來轉殺他人爾甘草有一分
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變行之
至今以為常格
狄武襄西河書左也通罪人京寅名赤籍以三班差
使殿侍出為清澗城指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
鄜延科閱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
即至每供事兩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然
又延之於范公遂成名
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則知雄州
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爐貢城北土地堂一旦使
人竊取之遂大喧教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
之因與工起築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層
躬率十縉日修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燕如
指諸掌
熙寧中余知寧州襄樂縣排架閣以周祖廣順中平
兗州慕容彥超露布為祖渾州架閣以建隆四年
求遺書詔為祖
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舉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
盡處為城也
郭祖受命討守眞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
眞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

守真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于婦符氏術者
大咤曰毋后相也守真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
決既嬰城無砲材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
千百皆砲材也守真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既
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后
郭祖宿師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
爲逆者悶守乃失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
若然恐愈固矣第告之曰非守真者餘皆免一日
城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
太祖微時多游關中雖甚窘之未嘗干投人或周之
必擇而後納有佰錢之餘必有與人人頗異之長
武城寺僧嚴者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其骨氣使
工人貌之今置神御遇者朝謁其繪事本褐衫青
巾據地六博後易靴袍矣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慍范質
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
方罷莫不沾醉
自唐末五代每至傳禪部下分擾剽刦莫能禁止謂
之靖市雖至王公不免剽刦太祖陳橋之變卽與
衆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蠶長
之祐良以此乎
太祖北征辟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綏承旨陶穀牽
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
回來難爲揖酌也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
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
太祖朝進講爲難每遇疑義必商加詰難往反久之

爾後累朝但端默諦聽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跳咏
日昃不倦每及祖宗彝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上
加肅敬
神廟博涉多識聞一該十每發疑難迥出衆人意表
故講官每以進講爲難退而相語曰今日又言行
過也黃履　蘇子由以手捫其腹曰予腹毋趨講
未嘗不汗出也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
唐募軍有翹門負　之格取其關持其末五舉爲
合格
太祖射使撥折弓弝絕力斷弦踏翻地面射倒箭垛
王德用射訣鏽前腳坐後腳兩手要停不須高弝裡
絃外靓帖子急換後手託弓稍劉昌作云某把弓
萬事皆忘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驛眞定潭園有兩朝
行宮歲謹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累有旨批
排二年裁畢四庫而已潭園方廣六里有畸亭榭
皆王氏父子所葺宮後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
兕之所也
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製庫銘其
略曰昔在前朝僉犹孔熾嗟于小子其承云云諸
分置作院
河北設五都倉講好高麗良以此也然功未絕而上
賓是天未欲燕薊之民歸中國乎
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狀事之儀至
今樞司以匣藏之也
慶曆康定以前朝士不披毛宗衫公服重戴而已冬

月或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則無問寒暑雖六軍衛
士重戴披衫與士大夫錯雜路衢無別雖曰涼衫
實熱衫也
杜常昭憲太后之族子也神宗聞憲之門有登甲科
者深喜之有旨上殿翌日喻執政曰杜常第四人
及第卻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太祖常謂陶
穀一雙鬼眼
太祖深鑒唐末五代藩鎮跋扈卽位盡收諸鎮之兵
列之畿甸節鎮惟置州事以時更代至今百四十
年四方無吠犬之警可謂不世之功矣或云陳希
夷之策
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
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趙嘏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
賺得英雄盡白頭按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
安得綴行之士又武元衡遇盜之事是時　晉公
同行並轡趨朝史載氊帽雖傷不害以馬逸得脫
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也
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修唯唐
書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奇既進御翌日有旨唐
書不得毀久之論執政　云當時何不令歐陽修
爲之魏公對曰修分作帝紀表志既退語曰爾應
其父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逵者携一子方孩餓凍
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
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
冠未知彭年之爲人獨念祖爲執政而孫已若是
耶既而見劉貢父盡得彭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

乃知天之報也不差後逵困甚與其弟歸蔡彭年
家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王君貺拜三　二十有七歲矣自爾居洛起第至八
十歲位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
舍早世唯有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未完
亟壞宣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定居之紹定
本始姑蘇人富家又無子
范岭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一百二十萬來年
一百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
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爲以抄
請鹽兼爲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爲
重載易之爲抄則數幅紙耳於是禁絕鹽法邊置
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充折斛斗糴客得錢不
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糴不匱抄法通行建至
熙寧邊事稍勤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饑亦用自
爾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於金部歲
出見錢三千萬貫買抄以推見錢不繼抄法股削
冶鹽水涂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
良可歎息
有唐茶品以陽羨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
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
稍爲餅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
爾迨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
士大夫珍尚鑒别亦過古先丁晉公爲福建轉運
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
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
爲小團其品迥加於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觔唯

上大齊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
人析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故歐
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問者輒方刲寸以
供佛供仙家廟已而奉親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
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
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予元
祐中詳定殿試是年秋爲制舉考第官各蒙賜三
餅然親知誅責殆將不勝宣仁一日嘆曰指揮建
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
了生得甚好意智熙寧中蘇子容使虜姚麟爲副
曰盍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儔敢
與虜人未幾有貴公子使虜廣貯團茶自爾虜人
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
一疋此以一羅酬四團少不滿則形言語近有貴
貂　邊以大團爲常供密雲爲好茶
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又
無甚異唯求之歟抑與之歟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橫烹酈生耿弇
破張步殺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死諸葛走
生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說張德輿措裴晉公與皇
祐中言者摘王德用夏人殺楊挺與孫賓斬麗湢
皆同
魏巖唐魏鄭公商孫也嘗拜國子四門助教熙寧末
予過其門見巖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公畫
像乃近年筆多爲俗人書題唐之語牒誥諸無一
存者乃曰爲官員持去盡矣唯有周特登城縣帖
判狀牽數種有兌車牛狀縣判云魏公唐室勳賢

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
特免令之縣令敢爾乎
凡自岷州趨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夫山中入棧路
或百十步復出略崖叅崟不可乘騎必步至臨江
寨得白江至階州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傳所不
可行放之山水秀絕天下無有也臨江之上一處
當大山中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無際出衆山
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有獅子人常見之非西
域雪山是蜀所記無憂城東北望隴山積雪如玉
也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間召草澤始用鍼自腦後
刺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翌日聖體良已自爾
以其穴目爲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即風府
也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
人出道蹯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抳謂之天
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
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
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
符節之制然踏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涇州東長武城在城濼最爲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
親征薛舉嘗駐　門樓十二間御榻在其下或云
柱上有太宗題字倘在也非阻涇水即高墉二城
樓堞堅完
曆日後宮宿相屬相聯水是一甲子以眞廟後年五
十九嫌於數窮遂演之爲一百二十歲然竟以是
年發遐

前漢京師有太廟曰原廟顏師古以原爲重謂京城
巳有廟而又立爲重至引原蘋之原大抵漢陵皆
作原京城在渭泱故謂之原廟
陶隱居不詳北藥時有詆謬多爲唐人所貿人固有
不知無足怪也
新唐書以淺水原懷中冢爲渾瑊平涼會盟所殺戰
士斂死者平涼距淺水原三百里無容以數千人
遷至三百里謬甚矣懷中冢乃太宗征薛舉戰士
也亦有馬處是時天下剏建十剎仁寺宜祿縣乃
其一處　中當戰地也蜀人吳縝有新書糾謬
至十二卷
考工　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爲周公之文然乎亦
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矣
禹貢曰砥柱析城至於王屋峽府三門是也絕河流
若岩墻然鑿爲三門河經其中東洋如小城狀即
析城也禹廟在西渾有寺下望砥柱上百步屹然
中流高數百丈尺銘勒其上但取稍平處或險處
互布昌一峰之間其字方可尺餘魏公撰文正字
薛純稷之子也每欲印搨伺天氣晴明先維丹砥
下下梯而陞上數日不可竟俯視洪流足酸目眩
用是難得眞本元符中大水懷三門一夕寺廟皆
失略無子遺銘亦失數十字
虜歲使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界寄賜大使一千五百
兩副使一千二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虜帳前見
界亦寄賜伞𣏌十枚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鼠也
虜中上供佛畬麋物如猪縭若以一鬻置十觔肉
鼎即時糜爛臣下不敢畜唯以賜南使紹聖物備

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田虜傳大駭巫
求不見乃曰奈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
有一枝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稅唯此採捕十數
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某等皆
被責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宜至
還界無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貴重如此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眞廟延之從容曰卿與
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奏曰臣
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
宮中未幾出知廬州
顏師古註前漢蹤蹤蹄蹄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蹴踏
爲戲樂若於氣毬中用物如何勝踢故人亦有謬
作
唐家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穀洛城歲爲患據天津
浸宮闕犇城郭不已本朝無五年不河決而穀洛
之患殊稀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爲
辭害自祥符至熙寧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
公私蕩沒富公晏夫人尚無恙也倉卒以洛桶濟
之而沉水退死者衆多婦人髻珥皆失多有脫胣
之苦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長夏門不及洛
中故有語云長夏門外有莊福善坡頭有宅平日
但知以其形勢耳至此乃知水識不苟云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闊封府三司印文尤麁
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開印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
至樊杜數十里間泉石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地
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擬歲時遊

賞諸司唯司農寺山池爲最船惟戶部爲最所以
文字鄙邦舟御戶部船也
建中貞元間藩鎭至京師多於旗亭合樂郭汾陽纏
頭綵率千匹教坊梨園小兒所勞各以千計元豐
中劉伯壽謝事後以議衆召至京城已事得請薄
有露賚與唐沈丁竦皆期望日閱於樊樓尼京籍
者率造焉未幾种諤自鄜延陳邊事到闕一日期
集於樊服紫花織成袍今東帶劉沈皆葛巾鶴氅
都人觀者頗塞是日諤揮散亦數千人神宗審令
黃門窺之旣而諤辭上舉貞元故事勉以渾郭功
名
希夷先生陳摶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旣而棄科舉之
武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鍊氣年巳七十
餘華陰葺雲臺㢊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問以
河東征伐摶不答師出果無功居數年見太宗曰
今可以遂克又告以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今之本
鎭所補治道甚多知人貴賤休咎今有人倫風鑑
行於世後人集先生之言以爲書也
熙寧中有一朝士齊人知定平縣韓子華宣撫經由
怕具縣印漫汗因取親之宰公遽前曰此即雖故
非是本縣鑄造子華曰何爲宰因陰指其題刻曰
太平興國二年少府以此知之子華領幕府曰縣
故正無有是也
本朝草聖少得人知名者蘇舜元舜元之書不追舜
欽筆簡而意足其子澥元豐中爲江東提舉上殿
神宗問頗收卿父書否對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
進來澥元退追走親知家得數帖上一閱　內侍

輩取之乃舜元書也上鑒之精妙 如此
河中苑鼎臣潘佐外孫也有才辯高識能道南朝故
事予之尊外祖毋溫楊涉之外孫也予兄初遊學
溫夫人無恙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日視針指毋道
唐室故事歷歷可聽或見予兄服皂衫紗帽謂曰汝
爲舉子安得爲此下人之服當爲白紵襴繫裹織
帶也或命飲宴燕則以琴自隨此汝外祖出入體
也必有倉頭負荷今胡不然脫或侵夜備巡防衛
至所居頗如是乎予兄曰今不鎮了已是幸事
李元則再守長沙籍供備庫副 使也至今湖南兵政
財用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藝
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元則一日出令
曰將來並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以爲擬且未
知粟米稈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褁州有之可搆致
也湘民皆往褁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
自爾嘗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
焉稈草湖北就南湖致粟米馬秣芟也
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
率禁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
於便寢別設留倡徒用小樂號呼達旦或詠東野
三月晦詩云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
又詠中秋詩云莫辭終夕有動是隔年期
趙韓王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荊不設正寢
三間小廳事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
各七位與堂相差每位東西廡鑿二井後園亭榭
制作雄麗見之使人竦然廳事有倚子一隻樣制
古朴保坐分列自韓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

初見柴荊既而覩堂筵以及後圃哂之曰此老子
終是不純堂中猶有雷時酒如膠漆以水參之芳
烈倍常飲之皆醉 初河南府歲課修內木植或不
前俾有司督按乃曰爲趙普修宅買木所分既而
有旨修趙普宅了上供
長安啓夏門裹道東南亭十今楊六郎劉子即是之
所謂符讀書城南處也樊川花 所居焦詠府竹
園皆韓公別業也少東白序都官擇金臺置別業
老杜所詠處也
王世則長沙人冠歲辭親入南嶽讀書其父遺之一
千居數年還家定親既而出二千封識如故明年
狀元及第
西京留臺李建中博雅多藝其子宗魯嘗相人一年
春榜之京師命才婿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
夫荷布囊從驢驢亦就食於逆旅宗魯一見前揖
寒溫延之共索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將還洛也
宗魯不復之京師與之同歸洛中其父詰之曰今
既得貴婿可復回矣此人生不出選調死封眞王
於是婿之乃張安封也實生溫成皇后天聖中登
進士第終亳州軍事推官後封清河郡王
司馬溫公與龐元魯俱爲張存龍圖婿張夫人賢惠
龐穎公帥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
公與劉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
得之凡歲幾朝溫公未嘗盼睞龐劉知之必以主
毋在嫌一日召張夫人賞花溫公不出食已具是
婢靚粧就書院供茶溫公怫然曰這下入今日院
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麼明日穎公幕府白司

馬院丞郝有祖風 謂相如卓民也縣君孫兆曰司
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琴郝會鑿斯趙聞者大笑
柳三變既以調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
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祇如相公
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綵線慵拈伴
伊坐柳遂退
唐芻短厚不屈今外從往見之王欽臣所執是也西京
任諤所守任圜芻也賈種民
所守賈耽芻也以公其短厚故可以擊人今人之芻
雖有段 亦無能爲也
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境矢無虛發嘗遇猿凡七十
餘發皆不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
復獵
神宗自隸明川郡王即位熙寧初陞潁川爲順昌又
知其軍謬遂陞許州爲穎昌府
季布爲河東太守帝曰河東吾股肱郡也即今之河
中府以言察隣王室股肱相須令人守太原謝上
表皆引股肱睹矣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
與舉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楊州凡答親
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
瞻過維楊蘇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息杜遽曰
相公何故濾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
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濾
然
具丘之役凡六十日而城下田京爲河北提刑廨舍
在具州方出城而難作其室就乳一家分散亟民
家遺其乳子而去事定還舊居疑塵滿室地上猶

有彼犛兕有物動覰之乳子在馬目精燗如以口
左右掠乳妝而鞠之今河南李顥妻是也有子登
高科至今無恙
新唐書 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姦臣亦多
矣所載者才九人可盡信乎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渾咸寧洗足咸寧捧玩
久之王曰何也對曰瑊也足亦有之王使跣而覰
之哂曰不迨吾謂渾中壽也
或薦王適於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奈奇俊何客不
喻或哂曰此介甫諧也王適字子高有進仙事六
歷云奇倚俊王家郎也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鈸雜詔敕命其二
奉天詔也一曰令賜卿勅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將
軍裁之一曰令賜卿聿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
立功將士可隨大小書給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馬
希倩奏來朕今與卿訣矣鈸樂鐸無栢金絲尚存
畫像少年袁生也與蒲中 水巽侍立綵抱胡須
人袁曰善射郝將軍渾咸寧少給事汾陽未嘗俾
勞汾陽在軍中咸寧席未下夜中酒溺器必溫汾
陽問之對曰向峽以請寢汾陽念之曰此可教也遂
授以兵法
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
兩爲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大復竇
后指甲痕也進樣時候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
不能法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
復見矣開元之議已見武德年寶
承相領京兆辟張先都官通判一日張議事府中再

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語曰本爲辟賢會賢會道
無物似情濃今日卻來此事公事
陶隱居註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
有宇肉麪也
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兒息二十二人或傳耆開
窗直廄舍先以馬合縱牝隔觀之從而爲之閉不
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
術
仁宗廟有侯傑者踏弩六石拜官世謂侯之六石元
豐國教太保長郝爲陳留琴踏六石者不數也七
石以上方賞精弓平射一石七斗爲應格建中靖
國予爲定州各散保州兵士射三石七斗取舍從
容矣循州如人五七斗者
予嘗行瀧外百家鎮溫湯郎哥舒別業也寺有小碣
石色藍者大中十四年崇信孫渠記者
天祐元年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貞牒天祐十年
河東不稟朱梁正朔所不得行不爲正統朱梁系
唐史氏之識淺矣
元祐末宣仁聖烈太后上賓遼人遣使弔祭虜使回
至滑州死剖其中央以頭內孔中植其足又取業
數百披指遍體以疏別造轂車方能行次年春予
被差報謝入番見其轍路深尺餘此番國貴人禮
也賤者則燔之以歸耶律之親尚矣
李譯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殯所以至府宇
蔽映無下足處府官每卑揖武不相辨揮拂不開
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日方散至今岐人
能言之

丁晉公南遷過潭州雲山海會寺供僧致獼猴無數
滿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詰也
西域之番虜中國以至夏契丹交馳罔不在鄯郭今
青唐是也貨到每十橐駞稅一如是積六十年寶
貨不貲唯真珠翡翠以櫃金玉犀象埋之土中元
豐末年官軍下青唐皆爲兵將所有縣官十不一
二王贍以馬駝真珠每線長六尺象犀囊爲麄重
棄之不取也中金有肯搜檢凡戰兵所挾投之黃
河唯環慶一官靈兩祖 語曰我殺人得之有死
而已吏不敢問王贍在房陵賣金飾佛臂脆金不
精土入不售一日出一手斷之納諸煎器鼓橐久
之既出金在掌而年完如故贍匠大駭而至今呼
贍爲歌利王
彭汝礪饒州人治平狀元熙寧中爲江西運判妻宋
氏適有曾氏子監洪州鹽米倉卒於官其妻養明
宋氏有色彭意欲納之而方服未暇也後十二年
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彭委順不暇或曰宋氏中
閒嘗歸一朝官而彭不知紹聖中彭典九江病將
逝命索筆人以爲必有偈頌乃曰宿世竟家五年
夫婦從今而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長安今府宇即唐尚書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錄廳
前石幢即郎官題名石也張芸長史書序筆畫整楷
如張君作字詭怪顛倒不可名狀至爲楷法整若
軍陣乃爲能事之極無所不可
波唐舍詞曲始爲楚州職官胡知州楷差打蝗蟲唐
方少年負氣不堪其後作蝗蟲三疊且曰不是這
下輩無禮都緣是我自家遣蓬指大怒科其帶禁

軍隨行坐贓三十年至魏公劄子特旨以官
辟充大名府簽判作霜飛葉云願早作歸不計之
語介甫大怒矢言曰誰教你反河大決曹村凡豫
事者皆獲免其惟唐衝替久之王廣淵以勸閣之
素辟渭州簽判作雨中花云有誰念我如今霜鬢
遠赴邊候廣淵聞之亦怒責散者唐齎不自安竟
卒於官先自曲初成識者曰唐不歸矣以其有身
在碧雲西畔情隨隴水東流之語已而果然

元祐末宇文昌齡命稱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爲張
頹齡榎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
甚渥北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
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
從者無供璪怒罵不足果病禁不納湯藥至十許
日一行人病之既而三病三愈竟不復命登對進
前上面晒之退語近臣曰張璪生還柰何諸政堂
諸公大笑昌齡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
步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聨睨阿翁刬
地又却來也

文德殿祖廟儀鸞司於蕭屛上以皮條繫一牌上刻
行室二字余曰天子正衙而謂之行室祉紘大卿
回此有司之失也命作衙在所同行曰本事見他
祉出自法云凡自外詔京者官既降告付閤門劄
萬本官必曰可依條交割本職公事乘遞馬發來
赴闕子在都司以此白宰相凡州縣監司行遣文
字當著依條令劄坐聖旨是 戶 猶曰依條恐
非也宰執唯唯即持指揮去二字不期歲久復着
所謂官抑不如曹刱也

韓魏公慶曆初自副樞出知揚州至使相凡十四年
開 元禮不著凶禮以爲預凶事凡朝廷大故倉卒
裁處絕無所考據柳子言之詳矣居定遺事三十
年國史無一字言之以諱國惡傳燈錄不看二祖
償債宿債此皆切要因緣俗學所諱

熙寧中蕭注上殿神宗曰臣僚中孰貴注曰文彥博
又問其次曰王安石上曰何謂注曰牛形人任重
而道遠上面之既退語近侍曰兼注術

許相文節張公嘉祐中長憲臺言事無所避一日神
宗慰之曰卿孤寒凡言照管公再拜對曰臣非孤
寒陛下乃孤寒上曰何也曰臣家有妻孥外有親
戚友雖惟中宮二人而已豈非孤寒上罷人內光
憲覺上色不怡進早膳躊躇光憲啓問上以公語
遺之光憲揮灑上亦隨睫自爾立賢之意遂決

荆東王文公寢疾真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
如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計聞而醫者語人曰半年
厮紫絣與一服藥且大家厮離

前輩雖介胄士有執一不移之節有裴鎮崇班者晉
公之後監華州赤水鎮酒與少連領漕事巡過溫
其職事命去幞頭既而曰且與幞頭以待再來點
檢裴曰此幞頭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運判既
命去之不敢擅棄須候朝廷指揮自爾露頭治事
凡出入見賓客以至迎送露頭穿執者三年朝廷
亦聞之有旨段少連不合去命官巾幞罰食裴即
日復冠入方之貢禹

畫墁錄 終

畫墁錄一卷

宋張舜民撰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矴
齋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累官龍圖閣待制
知定州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卒事
蹟具宋史本傳舜民所著詩文名畫墁集是書乃
所作雜記亦以畫墁爲名中多載宋時雜事於新
唐書五代史均屢致不滿之詞蓋各有所見不足
爲累其說不妨並存至徐禧於永樂死事朝廷賜
卹之典見於史冊甚詳而舜民乃云徐禧不知所
歸人無道者或曰有人見之夏國疑亦有之是直
以禧爲屈節偷生殊爲誣妄舜民嘗從高遵裕西
征喜談兵事殆因惡禧之失策故醜其詞歟其他
載錄亦頗涉瑣屑以一時典故頗有藉以考見者
姑存以備宋人小說之一種云爾

畫墁錄校記

第三頁八行第三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四頁四行第一字空唐宋叢書本作「居」
第九頁十六行第四字空唐宋叢書本作「人」
第十二頁九行第十一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十五頁十五行第五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又十八行第六字唐宋叢書本作「開」第八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十七頁十五行第十七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十八頁二行第十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又十二行第六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二十頁十五行第二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廿二頁十三行第七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廿三頁十行第四第五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廿七頁九行第十七字空唐宋叢書本作「地」
又十行第十四字空唐宋叢書本不空
第廿九頁十四行第七字唐宋叢書本作「擇」
第三十頁十七行第十一字後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卅一頁一行第四第五字空唐宋叢書本不空
又三行第一字空唐宋叢書本不空
第卅二頁四行第四字空唐宋叢書本不空

又十七行第十一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卅五頁九行第十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卅七頁十六行第十二第十四兩字空唐宋叢書本同
第卅八頁二行第一字「開」字應低一字

侯鯖錄序

漢樓護，字君卿，精辨議論，聽者皆竦，有樓君卿脣舌之號。爲王氏五侯上客，會五侯競致奇膳，護合以爲鯖，世謂之五侯鯖，蓋天下之至味矣。夫聊復翁趙德麟，名令畤，爲前宋宗室，安定郡王，以才美見嘗於（稗海本誤於字）蘇文忠公，嘗取諸儒先佳詩緒論逸事，與夫書傳中及人所嘗誤隱僻奇字，世共聞見而未知出處者，冥蒐遠撥，著之爲書，名曰侯鯖錄，意亦以書之味比鯖也。余宋籍時，每以不獲一經目，迨今深冀恨焉。正德歲乙亥冬，乃以應天之高淳令有政於府，過南都，前叅爲尹趙士亨時以毋（海本無年字）憂家居，酒酣（稗海本中）人取是編出授余，使覩，恍若登李膺之門，而接宋纖之面目也。士亨因告余以且將梓諸木，俾見子世子盍一言以弁厥首。余搖手曰：姑舍是。姑與士亨齊二公之鯖以求其味。夫天下有有味之味，有無味之味。有味之味，能味乎一時，而不能味于時時與天下後世；無味之味，細咀而始知，意嚼而愈美，遠可以調商鼐之鼎，鄰可以樂顏巷之瓢，其天下之至味乎。德麟之鯖，厥味之能然與否，知味者固能辨之。若樓護之所味，則以權貴之味爲味，其味也正于思所謂犬馬畜伋而下陳仲子一等人所不食者，於德麟之所味，其爲人實不肖何如也。士亨愛作而對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請錄爲敍。余听然笑曰：有是哉。遂鹿觚敍識。

侯鯖錄卷第一

宋　聊復翁趙德麟撰

文選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出文選第五卷）

正俗云：或問今以臥氈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爲池氈？答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沖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呼爲被池。此氈亦爲有緣，故得名池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爲異說。當時已少有知者，況比來士大夫耶。獨宋子京博學，嘗用作詩云：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余得一古被，本唐物，四幅紅錦，外緣以青花錦，與此說正合。）

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又見吳淑事類弓賦云：綠沈亦復精堅。注引晉志曰：綠沈，古弓名。又引劉劭趙都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棠谿魚腸，丁令角端。（案今本事類賦注，堂作棠，丁作丁，俟攷。）

李賀詩中用小憐事，北齊馮淑妃名也。

宋子京博學，作詩云：可（稗海本同）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丙者，左太沖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八月（注引文選）

（子孫八字。○又案：三洞本俱作二，惟蕭本作三，與文選注合，今從之。）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魚以丙日出穴。故陳藏器云：嘉魚乳穴中小魚，能久食力強於乳。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魚復何能擇丙日出入耶。鄭替提云：穴口向丙。又引和枝山，山（稗海本中）有丙穴，穴方數丈，有嘉魚，嘗以春末遊諸多入穴，故知丙穴之魚不獨漢有也。老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

廣南呼食爲䬸，魚爲鮓，著爲筯，爲夾，（溫□律賦云……）雞爲雙，爲床，爲枕。（呼爲……）（四客一爲一床……○文……今從……訂正。）

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云：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壽必六十，復亦六年也。（案以上二條俱本北戶錄。）

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而善才不知出處。琵琶錄云：元和中，王芬曹保保有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習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綱同時。其曹綱善爲運撥若風雨，不長於提撚；興奴則長於攏撚，下撥稍軟。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云：撥撥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本作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

桃茢以除不祥。茢，苕也。今人以桃枝灑地辟鬼。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許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鬣字、小束也。音鬣，鬣，細毛也。今髭鬣字。

瀋（昔官切，米汁也。）潘（孚袁切，米汁也。）二字皆汁也，但瀋字不通用耳。

余家有古鏡，背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輔之。不知丹陽何語。問東坡，亦不解。後見神仙藥名隱訣云：銅亦名丹陽。又一銘云：尚方作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遊天下敖四海，壽如金石佳且好。東坡云：清如明，知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潁州鄧氏一鏡銘云：鳳皇雙鏡南金裝，（案各本……今從……）陰陽合爲配，日月常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案各本俱……今從稗海本。）同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西京雜記云：漢有方鏡，廣四尺九寸，高五尺，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歷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照之，知人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者，即殺之。予家有一鏡云：蔡氏作鏡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治六官（案本……）悉皆在，長保二親利孫子，（……）傳之後世樂無極。後又得一面，云（……）二皆大鼻。此一鼻上有八篆文，中有發因二字，可識之，奇古如鐘鼎樣，亦深入字。惟背上者突出。又見一鏡，背花妙麗，又有貞字飛霜四篆字，鏡名或人名耶，不可得而辨。

老蘇作雷太簡墓銘云：嗚呼太簡，不顯厥壽，不有不承。隱居南山，幽積聲施，爲取於人，不獻不求，既嫗不庸。有功不多，我銘孔悲。（案不書此墓志文……）此大語妙，有三代文章骨氣，爲文之法也。（案此凡七十字……）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色，二對，無復加也。又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憔悴卻羞郎。亦的矣。予詩中有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公極稱之，云二物皆不道破，爲妙。

唐梨園弟子，以梨院近於禁苑之梨園也。女妓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銘嶼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爭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虢三夫人也。（案……本俱云三大夫……今從……）

唐太宗貞觀初內宴，長孫無忌造傾盃曲。又樂府雜錄云：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

唐高宗龍朔中，置三國子監。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韋都賓、陳京請，借京城富商錢，大率得八十萬貫。時度支杜佑曰：月費錢一百萬。本朝元豐中，經仲衍緝備對，月支六十二萬餘貫，金帛不在數。自大觀之後，不知月用幾何。

閩州（稗海本中）有三雅池。出潘遺紀聞錄云：昔有人浙此池，得三銅器，狀如盃，（……）上各有二篆字，一云伯雅，二云仲雅，三云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爲三雅池。予嘗覽魏文典論云：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注云……）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爲。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榜，柰爲二，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曰：梁如之何？曰：取其實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味，時謂餘侯朱盧，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案以上二條俱出唐史補。）

唐李肇國史補云：宋清賣藥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賚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故長安有義俠（……），賣藥宋清（……）。此柳子厚所以作清傳云：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唐元微之行李從易宗正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予嘗考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註云：謂諸劉見在者。何多寡之不同如此，豈莽時殘夷之餘，所謂四百人皆賢莽以寵攏偷生嗜利之徒歟。不然，安得生存於斯，至爲莽稱符耶。

文選古樂府名都篇，寒鼈炙熊蹯。又曹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注：謂今之胚寒也。引鹽鐵論云：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又賈嘏云：今之膳肉謂之寒。又廣韻云：煮魚煎食曰胚。（案此字……）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戶千二百二十三萬，（……）後漢千六十，（……）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四十五萬，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三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九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國朝慶曆二百五十六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眞宗八百六十七萬，（案……改正。）仁宗一千九百九萬，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一萬。（出今圖）

長沙道林嶽麓寺，老杜所賦詩者，沈傳師有詩碑見於世，其序云：奉酬庾侍御、姚員外、道林寺題，示姚員

外，詩不復見之。今得唐侍御詩，題云，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詩云，道林嶽麓仲與昆，卓犖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雲二千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帆掀。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本寫著）花終更繁。從容一柄分若有，蕭瑟兩聲吾能甃。遂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像心加尊。（本云與詩傳作遙）俯揖皇英頫泣淚，試與迴賞招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枯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懸千尺旛。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暾。遲回雖得上白舫，羈紲不敢言綠尊。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晚來光彩更騰射，筆鋒正健如可吞。

近時詩僧雜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案參寥集六月作五月，藕花作荷花，載吳曾漫錄先宣和詩論云云，既當作五月也。）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元祐中，館職諸公賦韓幹馬詩，獨張文潛最高妙，云，頭如翔鸞月（本云目）頰光，背如安與鳧臆方。心知不載田舍郎，尚帶開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天閑樹陰（本陰作蔭）春晝長。雙鞬執轡綴在傍，如聆肺道賀鼠張。北風揚塵燕賊狂，廄中萬馬歸范陽，天子乘騾蜀山陰。滿川苜蓿為誰芳。（從本集校七字）

王令逢源，荊公王深父兄弟交遊也，嘗賦韓幹馬詩云，天寶天子盛天廄，吐番入馬上天壽，紫衣駿吏籍坐前，騎入金（都）門不容驟。西極苜蓿為誰（得氣）肥，六閑飛黃臥（嗟）瘦。乾元（作千秋又承明）殿下誰把筆，當年（時）人無出幹右。傳聞三馬同日死，死魄到紙氣方就。誰勸夾口重兩附，眼緣卯尾合雙鞋。天門吏上人親觀，老胡嫌嗟失開口。生搜朔野空毛羣，死斷世工無後手。當時天子惜不傳，遂入御府藏官守。胡塵勃鬱燕薊來，宮闕蕭騷既焚後。誰捧千金出手收，（本云收作牧）足踏萬里避奔走。幾經蹂踐遺邊塵，今日寧無紙上垢。嗟爾病客不識書，但能骨氣世未有。冀（西）北駿足無時無，生不逢幹死空朽。世工無手（無世手能）不肯休，往往氣骨陋如狗。（旁注十二字從本集校）

余往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下云馮延巳三字。詞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巳作也。詞云，銅壺滴漏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云本舞作拜）拜，聖壽南山永同。

東坡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并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云，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途之云，枯瘁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人多疑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匿。

刊誤云，古無文刺，唯書竹簡以代結繩，謂之簡冊也。魏禰衡處士致名於紙，是紙上題名，投刺公侯。自後

相承，刺謁者見通名紙為公狀也。至今士子之家存焉。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瞤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雨則三日而成膏，露則結珠而為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此皆陰陽相盪為祲沴之故也。

李廣與兄弟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溲器謂之虎子，或為虎枕。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本作丁諼）緩者，為臥褥香爐，一名被中爐，本出房風（本傳風作），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為名。今謂之香毬。

余嘗和劉景文詩云，我識之無常緇舌，君能競病且低顏。東坡笑曰，吾嘗贈君勝將軍詩曰，太守無何唯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見吾子此對，覺吾用無何二字體慢矣。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縷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飾變古錄云，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掩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竊古事也。

歐陽文忠公顧（本寫作渤）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束，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歐公閑居汝陰時，一妓甚韻（本云韻作雅）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擷（本傳擷作題）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今案本作色去，從本集改）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本作二，從集改）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東坡復自潁移維揚，作詩寄子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奴，為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為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別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皆（本作渾）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蛾蝶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真情是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薄臙脂。北城月落烏啼後，（本作啼）便是孤舟腸斷時。（案二詩宛丘集不載）

孫賁公素居京師，大病，予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東坡云，聞曾見孫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況澳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曰，那娘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奇之。

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坡公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為程宣徽門客，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妒悍，故云。

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

荊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是使此否。坡笑之。退謂葉致遠曰。學荊公者。豈有此博學哉。

熙寧中。士大夫絕能詩。盧秉(芸窗稗海本秉作東)題汴河驛中云。蒼顏白髮老參軍。剩羅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供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荊公見而愛之。遂薦進用。(此條寫本無)

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遊。因作詞云。十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留名字。記坐中人語。嘗題于壁。後秦少遊薄遊京師。見此詞。遂和之。其中有我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此條寫本無)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此條寫本無)

醉花宜晝。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秋。醉得意宜唱。醉將士宜鳴鼓。醉文人宜謹節令。除章程。醉俊人宜益加旗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戰也。此等語(二字似訛)皇甫松持正所作醉鄉日月記中語。(此條寫本無)

侯鯖錄卷第二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王元之貴(芸窗稗海本貴作寶)。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坡貶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

王欽臣仲至。仁宗時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薦文藝。召試學士院。試罷。詩云。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宮(寫本)簷日永揮毫罷。閑拂塵埃看畫牆。宿華岳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愧地仙教俗客。慇懃留看華山春。又二年經此。再題云。石壇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閑一徑開。可惜梨花飛已盡。前年遊客始重來。

黃魯直讀太眞外傳詩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總傷心。亦妙語也。(寫稗本俱脫扶風喬木云云至末頁以下數段寒日邊聲斷云云攛太眞外傳詩云之下今從寫本訂正)

滕達道長於五言。省試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裝劍佩。猛獸畫旌旗。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爲時膾炙。莒公詩云。

一夜東(春)風拂苑牆。歸來無(何)處剩淒涼。漢皋珮冷臨江渚。(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攝)獺髓。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橋根盡可傷。景文詩云。墜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煙雨忍相望。(芸窗本)欲(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遺(芸窗本作)香。可憐無意傳雙蝶。盡委(付)芳(芸窗本)心與蜜房。(寫本上二字與下六字側注于旁)

潁昌西湖展江亭成。公作詩云。(寫本公作元指)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樹便留煙。使君直欲稱漁叟。願賜閑州不計年。(案石林詩話向夕作向晚第六句云過寒)(新本閑擬)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樓上總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日玉刀封斷恨。見來金斗熨愁眉。黃昏飲散歌闌後。懊惱水邊樓上時。

唐武宗即位。獨奮怒曰。(此條寫本有脫誤，芸窗本朝字下並脫，下文始去字尤誤，今從寫本及稗海本云即位龍)窮吾天下者。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剗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至十五萬。良人枝附爲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頃。奴婢日率以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

民直。歸於有司。寺材(芸窗稗海本作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宇傳舍。後二年。宣宗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率與三(寫本三作二)寺。用齒衰男女爲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倍其數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寫本朝中天下二萬五千寺稗海本述古州郡日錄云出江鄉縣志三萬九)

杜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酥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遂知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

李商隱江之嫣(稗海本寫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祇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漢苑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蒔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于庭。邀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既見款甚。將別。出小碧牋書詩爲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殘宮空對棠梨花。皆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繡簾斜卷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余以永感之人。讀之墮涕。云。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雁自飛。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爲誰歸。

鄭獬(雲齋本獬)詠王子安牘城新亭二詩云。一簪華髮一牀書。盡日新亭適意無。莫道長安天樣遠。長官(諸本誤安)(今從雲本)自不厭江湖。又云。前年謫獵出長楊。乞得新亭作醉鄉。好把青衫送酒爐。從教人識御(雲齋本玉)爐香。

余少從李慣言希古學。自言昔夢中至一宮殿。有儀衛。中數百妓抛毬。人唱一詩。覺而記得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又云。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鬭繡毬。今鑰玉鐐俱寂寞。一天明月照高樓。又云。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按(作腰 作按 俱誤)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抛毬處。不見煙燼滿日香。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嘗養一鸚鵡。甚慧。丞相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扣字本誤)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嘗爲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少游嘗作遊仙詞。(注)東坡稱之云。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露霜散晚零。想見(讖語)玉清異境上。白璧光裏題黃庭。又云。夜深樓上攬書眠。天在闌干四角邊。風亂紫毫髮蓋。獨留鬢(雲齋本作鬢)月照人圓。又云。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子夜閑。(闌)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又云。本是廬(匡)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何時到。(事)請看仙家十賚文。(從閩本注 左字 俱集校)余聞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卜是傳松○陵唱和字疑出皮陸見弘)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著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謫(海本)(注)夜郎。中原不(雲齋本無)復識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志(雲齋本)士悲歌淚兩行。又云。晉公(注)功業

冠吾(本作)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注)

余崇寧中坐章疏。入籍爲元祐黨人。後四年。余復過陳。張文潛、常希古。皆在陳居。相見甚勞之。余答曰。炙(雲齋本 諸本)穀子王叡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到人妙處。詞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文潛云。此眞(海本)先生所謂篤行而剛者也。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忠義人也。紹聖中。入元祐黨籍。爲黨人。竄謫州。赦書中獨元祐人不赦。有宣赦詩云。擊鼓壇衢道。傳聲過水濱。國殿三歲祀。恩洗萬方春。升桂隨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歸人。

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毛(雲齋本作 今從稗海本 稗海本作)衰。兒(今從諸本作見本)童相見不相識。卻問客從何處來。一說云黃拱作。

少游題大年小景四首云。本自江湖客。宦游何(常)苦心。因(書)君小平遠。(還)我舊登臨。又云。公子歌鐘擾。何曾(嘗)識渺茫。唯應斗帳夢。(曾)人(到)水雲鄉。又云。曉(曉)蒲煙籠樹。晴(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又云。鳥外雲峯晚。沙邊(水頭)樹明。想當(初)揮灑就。侍女一時驚。(從諸本注字俱)

徐仲車嘗作愛愛歌云。(案雲齋集愛愛狀序云。子美爲愛愛狀。已失之矣。又其辭淺而序事不得愛愛本心。甚無以示後學。子欽爲子美抉去其文而爲此歌以序。解學者之惑。其承曰)

(注)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何(可)勝道。昨夜閒觀愛愛歌。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本乃是娼家女。金魂玉魄沈塵土。(注)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鬢(注)纔十五。耳聞目(嗅)見是何非。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危兮厲志深。半夜(嗅)前淚如雨。假饒(如)一笑得千金。何(不)如嫁作良人婦。桃李不爲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裡。忽然一日逢張氏。便約終身不相棄。山可移兮海可枯。生噲一兮死無二。有如樽機叢中木。忽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遷喬林兮出幽谷。文君走爲來成都。弄玉吹簫(注)幾曲。不聞屬上琵琶聲。忽作(注)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還滿房。昨夜月明還滿牀。行人一去不復返。不念(是)關山岐路長。前年猶當繡金衣(注)。去(注)今年不覺深臙脂。今年今日萬事已。鮫綃翡翠看(注)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忠(於)所事兮(其)志將何求。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愛。(注)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注)嚶嚶草蟲兮趯趯阜螽。靡不有初兮鮮克有終。鷙飛于飛兮畢之。人閒此恨兮何時休。時(注)深山人跡不到處。病鶯飲巢空枝。(注)

余嘗愛韓致光宮詞云。繡裙斜立正銷魂。宮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著雨。春風應是怨黃昏。

元豐中。裕陵以元夕御樓。宰臣親王觀燈。有御製。令從臣和進。王禹玉爲左相。蔡持正爲右相。蔡密叩王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玉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時爲黃門侍郎。笑之云。此誰不知。十

七日登對。裕陵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盃。(是夕以進紫霞盃)(注)一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貢父作主文。幕次中。與蘭子敦諸竭昔自校書郎出倅泰州作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氣望蓬萊。

魯直父名庶。字亞夫。最能詩。有怪石二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碧莎。鈎麗坐對心語口。會見漢唐池館來。

狄遵度字元規。樞密青學士棐之子。敏慧夙成。當楊文公崑體縱行。乃獨爲古文章。慕杜子美、韓退之之句法。一夕夢子美自誦其逸詩數十章。既覺。猶記其兩句云。夜臥北斗寒挂枕。水落霜拱雁連天。因書其後曰。子美存耶。果亡耶。其肯爲余來曬誦。人未知之者。俾予知耶。觀其詞。蓋非他人所能爲。眞子美無疑矣。遵度因足成其詩。號佳城篇。不幸年二十爲襄城簿而卒。詩云。佳城鬱鬱頹(從諸本 寫本 今)寒烟。孤雛乳兔號荒阡。夜臥北斗寒挂枕。水落霜拱雁連天。浮鴛西去伴落日。行客東歸隨長川。乾坤未死吾猶在。肯與螻蛄論大年。

劉路左車嘗收唐人新編當時人詩册。有老杜數十首。其閒用字。皆與今本不同。有送惠二(雲齋本三)過東溪

詩。集中無有。詩云。惠子白髮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紵米稱臣。

曾阜爲蘄州黃梅令。縣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羣峯間。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牓。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或云王元之少年登樓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東坡先生在儋耳。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靑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嘗手錄其全篇。少游敍云。觀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眞人李白作也。詩云。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靑松靄朝霞。縹緲山下村。旣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念此一脫灑。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靑茫茫。尋流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老。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靑素。靈文爛煌煌。嚥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妝。遺我纍纍珠。靡靡（諸本作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繫作裙間璫。揖子以疾去。談笑聞餘香。

王平甫年十一。過洪州。有滕王閣詩。蓋其少成如此。又再賦一首敍其事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江上人孤一葉舟。悵望滄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十四歲再題一首。其序云。予始年十一。時從親還里中。道出洪州。泊滕王閣下。頫視山

川之勝。而求士大夫所留之詩。凡百餘篇。自唐杜紫微外。類皆世俗氣。不足矜愛。乃作一章。勝之西鄙。後三年。客淮上。思其幼時肆於述作。不自意其非也。輒改作一章。以誌當時之事。其舊者往往傳於江西。今故併存之。詩云。地勢遙連徐孺亭。（芸窗本作亭）南有客兩曾經。旁前燕雀鳴相鬬。潭裏蛟龍困未醒。亂鷁蒼茫侵樹色。驚濤浩蕩失天形。當時好景無同賞。對此悲歌孰爲聽。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兒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洲採白蘋。移舟弄水賞靑春。當時自倚靑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黃子思云。余嘗守官咸陽。縣解之後臨渭河。汀嶼中連歲秋有孤鴈來棲於葭葦中。今歲冬深。不復至矣。或已在矰弋。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爲詩題亭壁云。天寒霜落鴈來棲。歲晚川空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淸風明月我沾衣。

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與魯直、壽朋、（二字據東坡集增入）天啓。會於伯時齋舍。錄鬼仙所作。或夢中所作。嘗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間。皆鮮華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遂失所見。但云芫花半落。松風晚淸。又錄鬼詩云。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檣竿笑殺儂。又云。郎娘送我靑楓根。不記靑楓幾回落。當時刺繡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又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又云。卜得下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云。蒲口

潮來初渉淺。迷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恨空歸去。會待潮平（類本作來今據坡集改）更折看。又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又云。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

烏鰂八足絕短者。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鞭囊。其名烏鰂。噏波噀墨。迷射水慝。以衛害焉。（其海物名）

熙寧中。魯直入宮教余兄弟。伯父五開府酒餘。脫淺色番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云。疊送番羅淺色衣。著來春（諸本作今從坡本）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爲說王孫脫贈時。

魯直評東坡曰。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蔥蔥。散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

侯鯖錄卷第三

張文潛作七夕歌。爲東坡所稱。詞云。人間一葉梧桐飄。蓐收行秋回斗杓。神宮召集役靈鵲。直渡天河橫作橋。河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年勞玉指。織成雲霧紫綃（匹）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自從嫁後（書）廢織紝。綠鬢雲鬟朝暮梳。貪歡不歸天帝怒。謫歸卻踏來時路。但（本集作[illegible]）令一歲一相逢。（凡）七月七夕河邊渡。別多（長）會少（寫本云天長地久）知奈何。卻悔從前（來）恩（歡）愛多。匆匆離恨（本集作[illegible]）說不盡。燭龍已駕隨羲和。河邊靈官曉催（喚催）發。令嚴不管輕離別。空將淚作雨滂沱。淚痕有盡愁無歇。寄（我）言織女君休（莫）歎。天地無窮會相見。猶勝姮娥（本作嫦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本集注[illegible]字從[illegible]）

東坡於閩中驛舍見一詩。錄之。不知誰氏子作。後聞乃姚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斫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

一道人敗道後作詩云。瑤臺一別杳難期。消渴從教醉枕欹。不信丹靑能畫得。五更燈暗月來時。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待制。亦善作小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靑無畫處。畫成應是一生愁。

山谷茶磨銘云。楚甖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祛機。

參寥杭州城外題小溪詩云。城根（本作風[illegible]）野水綠逶迤。鳥鳥輕舟掠岸過。欲採芸蘭無覓處。諸花汀草占春

多。案參寥集云，城根野水綠逶迤，颭颭風蒲獵獵過，日暮蕭蕭盡採，落花汀草占春多。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本作是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坡云：沾泥絮，吾得之，被老衲又占了。

眾塘之下，地名入鮓甕，少游嘗謂未有以對，南遷度鬼門關，乃用為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鮓甕頭船。北人慟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

古人作律詩，有當句對者，兩句更不須對，如陸龜蒙詩云：但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是也。

漢書云：背尊章，嫖以忽。今俗亦呼舅姑為章，自章音轉為嫜也。老杜詩云：堂上拜姑嫜。玉篇云：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杜獨姑嫜，何耶。正俗云：古謂舅為姑嫜。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實派天潢，久安地著，雖為疎屬，實聯宗盟，宜佩赤綬，以光白社，可左屯衛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時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起至，遂有是命。案據加起，本作趙加起。

祖宗時用唐武德故事，宗姓任異姓品上，景德四年罷行。

幾頭酒，山東風俗，新沐訖飲酒，謂之幾頭。顏師古云：字當為禨，音機，禨，謂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靧必進禨作樂，盛氣也。此謂新沐靧體虛，故更進食飲，而又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古之遺法乎。

洋者，山東謂眾多為洋。爾雅：洋、觀、裒、眾、那，多也。今謂海之中心為洋，亦水之眾多處。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沈重。初學記

桃實經多不落者，俗謂之桃奴。橘奴者，謂江陵千樹為木奴。襄陽記：李衡密遣十人，於武陵北戶錄新作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勑其兒曰：汝母惡吾治家，窮困北戶錄同窮如是。吾洲有千頭木奴，不責本云當責汝衣食，歲上絹一本作三匹，亦足用耳。吳末，洲柑成，歲得絹數千匹。據此，非橘明矣。又按諺曰：木奴千，諺本作謂字，今從北戶錄無凶年，蓋言果實可以市易五穀，此即木奴之號，果之都稱者也。出北戶錄

謝承云：後漢李壽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歷它州縣，瞻察牧守長吏治政優劣，上言曰：臣以為政一流，雖非所部，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江淹為宗室建平王讓表稱宗孳。

孳子，力員反。戰國策：孳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相似，唯智者知之。孳子，謂雙生子也。

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謂之煖女。廣韻中正有此說。使饋字，人初生產子，俗言首子，亦使此饋字。音肯。俗謂以竹孤栝，古使箍字。音孤。酒杓也。案集韻：箍，攻乎切，音孤，以篾束物也，無酒杓之義。諸本廣下注音生，又作音主，蓋酒杓上當有脫文，音生音主，未詳孰是，要皆非注隨字也。

昔唐末僧章有觀音禪衲，且南方禪客多搭白，嘗以瓦器盛染色，勸令染之，今天下皆謂黃衲為觀音衲

也。方等者，即周偏義。止觀論云：方等者或言廣平，今謂方也者，法也。如般若有四種方法，即四門入清涼地，故云方也。所契之理，即平等大慧，故云等也。與順方等二者，顯立戒壇也，既不拘禁忌，廣大而平等之，故謂之廣平也。

西王母見穆天子，作歌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穆王曰：余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余嘗對東坡誦之，坡云：決非食肉人語。

世謂鷙禿鳥，非也。唐起居郎蘇樽，殿昭宗陵號，河朔士人自指為衣冠士梟。

陸長源以勳德為宣武軍司馬，韓愈為巡官，本云當作宣。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遼之有。旬日布於長安。

西京雜記云：玉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腊者亦為璞。

刊誤云：禮曰：瓜祭上環。又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此則祭物之意，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敬之，今代崇尚佛氏之眾生，士子儒人宜遵典教，今謂之出生也。

歐陽文忠公嘗以詩薦一士人與王渭州仲儀，仲儀待之甚厚，未幾，贓本云當作行敗，仲儀歸朝見文忠公，論及此士人，文忠公笑曰：時不可信也如此。

東坡再謫惠州日，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為鄰，其妻三十歲誕子，為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一聯云：令閤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稀年。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茶，予題其封云：色瞑宮妹粉，香傳漢殿春，團圓明月魄，卻將月中人。

瓦壠蠣殼渾沌錢，文如建瓴，外眉而內渠，其名瓦壠。注云：眉謂高為眉，渠謂疏為渠。一名魁陸。爾雅：魁陸，注：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嶺表錄異云：瓦殼中有肉紫色，曰天臠炙也。出海物異名。

高力士貴在驩州，詠薺菜詩，為舜直所稱云：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元微之貶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營妓與二倅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字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王介甫少時作石榴花詩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此老風味不薄，豈鐵心木腸者哉。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令嚴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聰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頭所戲搖耳聞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作閨怨，寄陳季常，去此曲奇妙，勿妄與人，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妝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來解幽慍。

低鬟斂眉事飲肇娛和悅。

晁無咎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言者爾。東坡云。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予終身守之。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發墨。不發墨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眞書患不放。草書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以付之大笑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頗不懌。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鼇頭迹轉孤。移疾不出。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滑稽。在坐云。只消一服淸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淸涼繖也。

東坡云。劉十五丈論李十八公擇草書。謂之鸜鵒哥娘。意謂鸜鵒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爲語。十八其後進（一本作後輩字）。以書問僕。近日書如何。便答之。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

東坡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沒興底張鎬相公。且爲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杜甫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迂叟耳。

東坡題魯直草書。謂雅後云。爲眞以眞實心。出遊戲法。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磊落人。揭灑碎書。亦三反也。

東坡書與毛國鎭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靑熒。時於此有少佳趣。無緣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四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西京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回十三里八十步。高三丈五尺。本朝東京宮城。周回五里。舊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卽汴州城。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曰裏城。亦曰闕城。新城乃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別築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新城。元豐中。裕陵命內侍宋用臣重築之。

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肎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羅介甫曰。燒車與船。延之上坐。

元豐末。有以王介甫罷相歸金陵後資用不足。達裕陵睿聽者。上卽遣使以黃金二百兩就賜之。介甫初喜。意召己。旣知賜金。不悅。卽不受。舉送蔣山脩寺。爲朝廷祈福。裕陵聞之不喜。卽有詩云。穰侯老擅關中事。嘗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聞車馬便驚猜。此未能忘情在丘壑者也。

介甫熙寧初首被選擢。得君之專。前古未有。陵殁歸金陵。作日錄七十卷。前朝舊德大臣及當時名士不附己者。詆毀至無一完人者。其間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鎬子後世者。悉己有之。故

建中靖國之初。諫官陳瓘極力論其埒蔡卞之惡曰。安石臨終。戒其家焚之。悔其作也。卞留之。至紹聖間。作尚書右丞。乃編入裕陵國史中。遂行之。瓘所謂薄私史而壓宗廟是也。士大夫忠憤者有詩云。訓釋詩書日月明。紛紛法令下朝廷。不知心本緣何事。苦勸君王用肉刑。又云。每愧先生道絕倫。古來歸美是忠臣。門人李漢眞堪罪。何用垂編示後人。陳瓘進日錄辨奏略云。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於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贊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宣於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遂就裕陵忌日作飯僧疏文。指十事奏之。

嘗讀岑嵩起作吉凶影響錄。載李林甫創一堂。有卻（一本作偃）月之形。名曰月堂。欲破人家族。則入堂精思極慮。悅（一本作懌）而出堂。卽人家被戮矣。後有毛人。鋸牙鉤爪。以手戟林甫而怒逐（一本作喝）之。後有斲棺之禍。惡之者有詩云。却（一本作偃）月堂中喜色新。明朝應有破家人。祿山反噬家還破。須信難欺是鬼神。或有大臣獨任國柄者。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念念害物。處處殺人。非止一月堂而已也。

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厥甲美如瑤玉。肉柱膚寸。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吐納石華。遂之謂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當蝦狀螟蛉而擁櫓。曰蝦公。

水雞。蛙也。水族中厥味可薦者雞。（邦環注爾雅云。一名水雞。）

陵兒梨。果實之珍。因其地名耳。（清漢封禪古爲鄢兒梨。孟康曰。洮兒中地名。）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以瓦壺。其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以酒置。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遊于是邦。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器爲五經焉。

侯鯖錄卷第四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潁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完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坡云：今日爲本殿燒香人多留作。坐客大笑。（讀彤胃九子母丈夫也。○蒙者畢竟把云，達僊父爲舊說有九子，都下九子母。詞作一巾紵樂丈夫於四偈，條以爲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爲九子母夫，東坡賦詩云：九子英君門戶杜蕡戲之也。）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燕後，子華新寵魯生舞罷，爲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懌。久之呼出，持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窗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遶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語渝作懼儀）人歸。上句記姓，下句書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廝賴，故云耳。客皆大笑。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酒○詩話云：上句楊大年令，下句晉宗旦對。）

天聖中，賀五王出閤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晨暉，岳立受日中之字。謚五字，王字也。

東坡云：近在蘇州，有一僧嗜遊好飲，以醉死。將瞑，自作祭文云：唯靈生在閻浮提，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街臥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

魯直嘗言：髯多人疎秀者必貴，密而泛知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本作曹）實道皆無髯。每指髯多者爲中相法。晉卿尚貴主，嘗過衆洛閒，道傍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甚斯人必胡及

觀神像，兩眼外皆是也。晉卿作詩寄貢道云：代梁繼李號良圖，卻惑歌兒便喪軀。試拂塵埃視遺像，元來滿面是髭鬚。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卽令釋出。

圓通禪師秀老，（漁隱叢話作法秀。）本關西人，立身峻潔，如鐵壁，得法於義懷禪師，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撥得髻根牢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漁隱叢話作搽。）紅粉也風流。

文潛夜直館中詩云：蒼龍挂斗寒垂地，翡翠浮花煖作春。（江鄰幾雜詩）

東坡遊廬山湯泉，閱留題百餘篇，愛遵老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坡戲作一絕云：石龍有口卻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案老學庵筆記云：[illegible]傳以爲笑。）

熙寧中，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於壁，自稱回山人。東老送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呂先生也。賦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七年，坡過晉陵，見東老之子，能道其事。時東老已歿三年矣，坡爲和其詩。

唐末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當時語云：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東坡論茶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闇中損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脩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閒者，得茶漱滌，乃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閒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詳述云。大唐新語曰：右補闕毋炅，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則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禍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東坡云：諸葛氏筆，譬如內庫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嘉者，殆難得其髣髴。余續之曰：上閤衙香，儀鸞司傘，京師婦人梳妝與腳，天下所不及。公大笑。

江鄰幾雜誌云：陳執中館伴虜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有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于供帳庭，遂名此。

鄭幾云：劉師顏視月占水旱，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同州民謂沾足爲爛雨。（此條從海虞本補。）

長安北羅寺石筍（案雜錄石筍作廬石），鄭天休賓政題十字云，春到不擇地，石（雜錄作罅）傍花自開。刊之。（江鄰幾雜志）

沈文通云，省副陳洎死後，婢附語云，當爲貴神，坐不葬父母，今爲賤鬼，足頸皆生長毛。（案以上江鄰幾雜志）比來

士大夫多不葬親，致身後子孫不振，遂不克葬，生毛必矣。余錄此事，欲以勸親舊之不葬親者。

內庫酒法，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迄今用其法。

晏公稱國初李度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京師元夕放燈三夜，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夜燈，因錢氏而添之。（江鄰幾雜志云。○案此條[illegible]）

（五年詔許時和歲豐十七十八兩夕。事見太祖實錄、三朝國史、會要。）

陳元發云，一善醫者，唯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黑字者，是後漢人益之。

唐人說，李邕平生撰碑八百首。

藥方中一大兩，即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爲一兩。（江鄰幾雜志）

唐楊巨源詩云，[illegible]（宮本作[illegible]）添柳重，宮漏出花遲。後皆爲詩題。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送之詩，唯陳從易學士云，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公）愛之。（江鄰幾雜志）

事

唐昭宗養一猴，衣以緋優服，常在左右，謂之猴部頭。朱全忠篡後，因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奔走號擲，裂其冠服。全忠叱令殺之。唐之臣得不愧作。

東坡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也。大是妙語。

東坡云，僕爲吳興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

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一宮人引行，見風吹裙帶在勞上，有詩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纚纚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脫絲襪令坡銘之。坡即書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古語云，斛滿人槩之，人滿神槩之。

十月爲良月者，謂盈數也。

昔人有云，古人有道去處去，世上無人行處行。

一大弓長五肘，小弓長四肘。

艾一名冰臺，一名醫草。

退之詩，有百年未滿不免死，且可勤買拋青春。（案青春，酒名。）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酒多以春爲名。

草之始生曰黃，小門曰閨，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有垣曰苑，無垣曰園，帛之總名曰繒，大波爲瀾，小波爲淪。

天弓，即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爲虹，暗者爲蜺。

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中也。

紺者，青而含赤色也。

黃鸝，關中謂之楚雀。

年紀者，紀，記也，記其年之數。

酒所以治病，藥非酒不散。

疇匹，王逸注楚詞云，二人爲匹，四人爲疇。

宗族者，宗，本也，族，世也，謂族類繁衍也。

錯綜，謂錯要其文，綜理其義也。

曾子固曰，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名曰靈芝宮。邀之者欲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鳴鐘。平甫頗自負不凡，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昔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宮，樂天爲詩以誌，與平甫之夢蓋相似，二人皆天才逸發，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蓋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

蒼頡解詁云，種樹曰園，種菜曰圃。

壎者，燒土也，擊也，亦和也，埴，水和土以成器。

宴，宴者，薦進曰，不脫屨而升者曰宴。

三王各有獄之別名，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

王逸注楚詞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臛。

孔安國注尚書云，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細切曰韲，全物曰菹，今中國皆言韲，江南皆言菹。

田疇者，田，種禾稼者也，疇，耕地也。

窻，窗也，今顏云，窗，小室也，說文云，窻，穿也。

脫者，可也，爾也，謂不定之詞，漢晉人多言脫如何，亦或也。

漢書云，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曰薄，虧毀曰蝕。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云，人始生曰嬰兒，胸前曰嬰，抱之嬰前而乳養之，故曰嬰兒。

四衢，四達之謂也，郭璞曰，交道四出也。釋名云，齊晉謂四齒杷爲欋，欋杷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因名焉。

皋盧，茶名也，皮日休云，石盆煎皋盧。

唐茶，東川有神泉昌明，白公詩使綠昌明是也。

東坡云，予去杭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涂、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

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併記之。

東坡與司馬溫公論茶墨，溫公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性同也。譬如賢士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晏元獻公作相日，嘗設客，如歐陽文忠公猶在坐。時西方用兵，歐公有詩云：可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罷相。公曰：唐裴度作相，亦嘗邀文士飲，如退之但作詩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淸時。幾曾如此合鬧。

唐興元有知馬者李幼淸，暇日常取適於馬肆。有致悍馬於肆者，結䋤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夾支其頤，三四輩執撾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淸迫而察之，訊於主者。且曰：馬惡無不具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淸以三萬易之。馬主慚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詰幼淸，幼淸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了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俾雛奴秉轡，槽棧陷敗，糞穢狼藉，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囓蹂奪，蹇跛唐突，志性燥蹇，終不得伸，久無所賴，發而狂躁，則無不爲也。既晡，觀者少閒，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淸自持徐而語之曰：爾才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纏結穢雜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淸自負其知，乃湯沐翦刷，別其槽（寫本皁舊本皂）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乂，嘶如龍，顧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元祐六年，汝陰久雪。一日天未明，東坡來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潁人之饑，欲出百餘千（諸本百千，從津逮本）造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何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召。余笑謝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碩，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稱，酒務有餘柴數十萬稱（句從寫本補），依原價賣之，二事可濟下民。坡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欠賑濟奏。檄上蔡寺，教授陳履常聞之，有詩：掠地衝風敵萬人，蔽天密雪幾微塵。漫山塞壑疑無地，投隙穿帷巧致身。映積讀書今已老，閉門高臥不緣貧。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寶春。坡次韻曰：可憐擾擾雪中人，饑飽終同寓一塵。老檜作花眞強項，凍鳶儲肉巧謀身。忍寒吟詠君堪笑，得暖歡呼我未貧。坐聽屐聲知有路，擁裘來看玉梅春。予次韻曰：坎壈中年坐廢人，老來貂鼎視埃塵。蹴霜帶面催辭國，棄置當前不爲身。發廩已康諸縣命，鋼通一洗幾年貧。歸來又補寬民奏，慚愧莊端爾許春。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眞詩家語耳。遂相召，與二歐飲，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詞云：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案詞苑叢談引此條所載云，東坡旣召還，復除翰林承旨，數月以弟轍嫌請郡，復以知潁州，正月堂前梅花盛開，月色鮮霽云云。）

延安夫人，保塞丞相子容之妹也。有寄季玉妹更漏子詞云：小闌干，深院宇，依舊當時別處。朱戶鎖，玉樓

空，一簾霜日紅。弄珠江，何處是，望斷碧雲無際。凝淚眼，出重城，隔溪羌笛聲。（案此詞舊本所無，據詞苑叢談補錄。）

侯鯖錄卷第五

辨傳奇鶯鶯事

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有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元微之所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其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淸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得（津逮本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旣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自避（津逮本自避作避說）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書，則與季裕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未知女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韋叢墓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書郎，二十四歲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

於微之爲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閒皆隱鶯字。（傳奇言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即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詞。所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又敘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遊春詞云。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微之年二十四也。）其詩中多言雙文。意謂（本云必）二鶯字爲雙文也。併書于後。使覽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豔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有詶詩寄樂天云。山岫當堦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注云。昔予賦詩云。爲見牆頭拂面花。時唯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本傳崔）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傳奇言生所善楊巨源爲賦崔娘詩一絕。亦其人也。）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爲微之無疑。況於如是之衆也。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耶。（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後魏改爲元氏。從錄有姓改從元氏。）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事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閒。絲分縷解。始終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風流餘韻。照暎後世。亦人閒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也。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微之古豔詩春詞云。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唯有牆花滿樹紅。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閑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鶯鶯詩云。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妝。夜合帶烟籠曉月。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嗔不語。等閑教見小兒郎。離思詩云。自愛殘妝曉鏡中。鐶釵謾篸綠絲叢。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山泉散漫遶堦流。萬樹桃花暎小樓。閑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紕縵最宜人。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春曉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娃兒撼（本作猧兒）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古決絕詞云。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百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已（本作亦）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又云。噫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閒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而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它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又云。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沈結。那堪一年事。長遺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鵲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曈曨。華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

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信（傳本作隔。才調集本作隔。）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雜憶云。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牀。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香。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秋千。寒輕夜淺遶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低（本云雕）檐半捲簾。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暎褪紅酥。贈雙文云。豔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暫笑。閑坐更無聊。曉月行堦（本作嫩）。春酥見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步遊春云。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漫流。畫舸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鷺。池光漾霞影。曉日初明煦。未敢上堦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閒。徘徊意猶懼。閑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隔子碧油糊。駞鉤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飢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繡紅裀。施張鈿粧具。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身回夜合偏。態斂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粧蓮委露。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屨。紕軟鈿頭鞋。玲瓏合懽袴。鮮姸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似紅牡丹。雨來春欲暮。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合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云云。（樂天和之夢事）

（游仙詩序云。書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舜斯言三復其言。大謬悔既往而悟將來也云云。正謂此事耳。張惑金明矣。不）

微之年譜

己未代宗大曆十四年。（是歲微之生。）庚申德宗建中元年。辛酉至甲子興元元年。（是歲崔氏生。）乙丑貞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年。（是歲微之明經及第。）甲戌至己卯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咸寧王渾瑊薨于蒲。丁文雅不能御軍。軍作亂。）庚辰十六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二。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傳奇言於今之貞元庚辰十七年矣。）辛巳十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三。謂文戰不利遂止京師。傳奇書生以文調西去。崔氏書所謂春氣多……）（……正春也。次年）壬午十八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等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亦有所娶。按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曰。選壻得稹。始以選授校書郎。……）（夢遊春詞云。二紀初。三星度。所謂自云娶之言同。）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永貞元年。丙戌憲宗元和元年。（是歲微之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一。拜左拾遺。出爲河南尉。）丁亥戊子二年。（是歲拜監察御史。）己丑四年。（是歲妻韋氏年二十七。）庚寅五年。（是歲貶江陵士曹。）辛卯至甲午九年。（是歲從通州。）乙未十年。（是歲召入。爲通州司馬。）丙申至己亥十四年。（是歲徙虢州長史。爲膳部員外郎。）庚子十五年。（是歲穆宗即位。以祠部郎中知制誥。）辛丑穆宗長慶元年。（是歲爲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平章事。）壬寅三年。（是歲出爲同州刺史。）癸卯甲辰四年。（是歲爲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未文宗大和元年。己酉三年。（是歲召爲尚書右丞。旋改鄂岳節度使。）庚戌辛亥五年。（是歲卒于鄂。年五十三。）

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爲美話。至於娼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被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好事君子極飲肆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

紀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於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敍前篇之義。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定格調。後聽蕪詞。

麗質仙娥生月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　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閑不念離人怨。

傳曰。余所善張君。性溫茂。美丰儀。寓於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措。海本闕此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讌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乃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曰。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幾。鄭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省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　黛淺愁紅妝淡佇。怨絕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汙。梅英猶帶春朝露。

張生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翌日。復至。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時。性不苟合。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飯。恐不能踰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懊惱嬌癡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　廢寢忘飡思想遍。賴有青鸞。不必憑魚雁。密寫香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

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云。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驀然來報喜。魚牋微諭相容意。　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至。

張亦微諭其旨。是夕。歲二月旬又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儼

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而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妾。又恐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於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由是絕望矣。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牆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石固。斂袂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

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欻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至。則嬌羞融洽。力不能運支體。曩時之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頃。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　玉困海本闕詞。花柔羞抆淚。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妝留臂。

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又暮。爭奈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抱終無語。

不數月。張生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張雅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雖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臨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今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始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達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張亦遽止之。崔投琴擁面。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灑翰贈言終不許。援琴請盡奴衷素。　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悽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

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多惠。誰復爲容。覩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便於京中就業。於進脩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

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笑語。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寢之間。亦多敍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于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盛意深。愚幼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雲齋傳本有松柏留心句。）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儻若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忱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卻寫花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　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煖人猶遠。

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絇。文竹茶合（海陵本無合字。）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潔。鄙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海陵本氣。）多厲。強飯爲佳。愼言自保。毋以鄙爲深念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綵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　環玉長圓絲萬繫。竹上斕斑。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神千里。

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以外兄見。夫已諾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謝絕之。詞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眼。不爲旁人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　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無計遣。情深何似情俱淺。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言爲當也。何者。夫崔之才華婉美。詞彩豔麗。則於所載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觀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僕嘗採摭其意。撰成鼓子詞十一章。示余友何東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盡者。胡不復爲一章於其後。具道張之與崔既不能以理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於此。則完矣。余應之曰。先生眞爲文者也。言必欲有終始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之詞。止歌其事之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共惜也。又況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豈獨在彼者

耶。于因命此意。復成一曲。綴於傳末云。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侯鯖錄卷第六

今之祕色瓷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海陵本云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祕色。比見陸龜蒙集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遺（雲窗本同仙。）杯。乃知唐時已有祕色。非自錢氏始。

南京人家掘得一石。上有字可考云。豬拾柴。狗燒火。野狐掃地請客坐。不知是何等語也。

宣和五六年間。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至金人犯闕。無貴賤皆逃避。多爲北賊擄去。亦此讖也。

數年前。雍丘桑園人浚井。得石刻銘云。漢代功臣銘。隱在秦城井。得到靖康春。方顯千年景。金人亂天下。諸賊皆來併。井下有甘泉。能療人間病。

五代敬翔當權時。門前一（稗海本風。）子白衫作舞。歌唱曰。執板鼓歌乞個錢。塵中流浪酒中仙。直饒到老常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

唐馬戴詩云。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

春秋緯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諸本誤松。今從丹鉛總錄訂正。）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韓詩外傳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長一匹耳。故人呼馬爲一匹。應劭風俗通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稗海本作尺）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寫本作死）賣馬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芸窗本入賵）乘馬束帛。帛爲匹。與馬相匹耳。

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爲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白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卻回。注。柴桑令。劉遺民是也。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鼇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爲鉤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悚然。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避不及。爲前騶所拘。紳鞫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唐李英公勣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時爲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爲好賊。上陣殺人。二十領天下大將軍。用兵以救人死也。

唐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詞。（稗海本寫本作似誰）左右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絢者掌書記。上欲以翰林官之。論者以不由進士。又無引援。遂止。宣宗。唐之晚世也。猶有舅鄭光辭妾之封。宣宗又從而嘉之。至賞作文者。亦可稱也。

封氏見聞云。古非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珍（封氏見聞作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迹耳。遂相祖習。儲妃之貴。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儉初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內。古無此制。然孝子無以揚先人之德。刻石紀功。亦不必純用古制也。

明皇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齎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詞刻于白山屋壁下。

舊制。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朱。六七品綠。八九品青。

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譖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芸窗本稗海本作坷）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

唐制。男子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稅。三曰調。四曰役。

王彥伯譽名既著。列三四爐。煮藥于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揩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

皆飲而去。效者各負錢而酬。不來者亦不責之。其曾服長者之流歟。（千金有王彥伯方。寫本事見唐國史補）○

唐吳人顧況。一見李鄴侯如舊識。待以異禮。及鄴侯卒。況感其知。作海鷗詠以寄懷云。萬里飛來爲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鳶奈爾何。（稗海本云可奈何）遂爲權貴所疾。貶饒州司戶。

古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不已則不貧。謹身可以避禍。

元載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爲舂（芸窗本稗海本作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亦賜死。杖於萬年院佛堂子中。謂主者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汙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荊州大歷中有偶俗樂者。善偵。見人家鼠穴亦偵。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暨。感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稗海本作狼虎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之。偶遽曰。是必略食便過。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霞寓後入爲羽林將軍。自京附書。以承眷顧。（寫本顧作顧）請自代矣。公曰。春盛有一話。曾有一老嫗。山行遇大蟲。羸（稗海本作羸）然跬（芸窗本稗海本作跬）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即之。乃舉足以示嫗。嫗看之。有芒刺在掌下。因爲拔之。俄頃。奮迅而去。似愧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至於庭。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足虎也。一旦忽擲一死人入。血肉狼籍。被村人呵（稗海本作所）捕。稱爲殺人。嫗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唐韋宙善治生。江陵田產極盛。除廣帥。宣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無所用泉。宣宗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雛方熾。孤城勢蹙。人食竭。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芸窗本云以馬進啖）而意自如。其謝（寫本有執字）金吾將軍表詞。甚忠勇。又（寫本云忠勇之文又字）許遠亦有祭文。爲時所稱。所謂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眞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一張僕射耳。則巡遠之名。焉得以光萬古哉。

士子初登第遷。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爲人。唯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除授。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體氣既合。人（寫本方）爲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入羣。乃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以燒羊爲對。（出封氏見聞）

唐至德二年。勅以僧及道士入錢度有差。

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此儀。（出盧氏雜說）

錢氏時。杭州迎鄉和尙能唱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人問云。明年大家□去。果然錢家（寫本氏）納土還朝之兆。

蘇公東禪院林酒仙詩云。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事見坡所記）

(自作聚文中。)

南宮縣君錢氏詩云。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未是真。倘若有情相眷戀。四時天氣總愁人。

張公庠少能詩。道中一絕云。一年春事已(又寫本)成空。擁鼻微吟半醉中。夾路(宮本作道)桃花新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案漁隱叢話云。寓庵只載此詩後二句。云是李元膺春遊詩也。)

仲殊題李伯時支遁相馬圖云。月窟精神不受羈。白雲野老太支離。當時若也無人識。駿骨靈心各自知。

宗弟鴟梁言。見一驛(壁)上有詩云。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船。(寫本云。夜宿莫行船。)此征途藥石也。余愛之。每示子孫。全詩云。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船。雨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遲遲。

三豪者。陸翽鄴中記云。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獸。北名冰井。

梅聖俞詩。世稱五字之妙。其歌詞語勝理旨。(寫本作語。今從宋本。)大似元微之作。花娘歌曰。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聲名居樂府。荏苒其間十四年。朝爲行雲暮爲雨。格高氣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適從江國來。時因講席相徵語。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愁眉度寒暑。去春送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心已傾。自茲稍稍有期約。五月連航並釣行。曲隄別浦無人處。始笑驚鴦浪得名。爾後頻逢殊繾綣。各恨從來相見晚。月下花前不暫離。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幾回。雞鳴歸去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愛極情專易得猜。前年南國尋芳卉。小悲不勝投袂起。官司乘覺作威稜。督促倉皇去閭里。蕭蕭風雨滿長溪。一舸翩然逐流水。忽逢小史向城東。泣淚寄言心欲死。願郎日日致青雲。妾已甘在泥滓。更悲恩意不得終。世事難忍何若此。郎聞茲語痛莫深。(寫本作惟深。或作深。與本集同。從之。)天地無窮恨無已。我今爲爾偶成章。便欲飆之託雙鯉。又作翡翠詞云。秦女乘鸞遺翠羽。落在人間與風雨。風休不歸誰作主。此郎拾取妝金縷。郎家夫婿愛且憐。繫向樹閒同出處。朝來隣里偶經過。方朔都枚爭欲覩。主人重客苦留連。急走鄰車令去取。酒巡未市掩閒扉。忽已聞歸報鸚鵡。重勻朱粉臨鏡臺。促忽不停催出戶。正抱琵琶繫綠絛。輥作輕雷撾作雨。自解彈成啄木聲。豈唯能寫胡人語。醉眼流波入髮時。秋慢邀郎緊柣柱。身柔柱滑郎力微。欲倩傍人頻顧主。主何磊落風味多。就請上賓無不許。相疎情違誰稱渠。豈擬當胸客當去。

因讀祠月有懷王儔使君詩云。判剝生靈爲事業。巧通豪俊作梯媒。令人歎息。古已如此。

李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民家菜圃中。游人亦多留詩。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墳。或云。太白平生愛謝家青山。葬其處。采石特空墳耳。世傳太白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當時藁殯於此。至范侍郎爲遷窆青山焉。

杜子美墳在耒陽。有碑其上。唐史言。至耒陽。以牛肉白酒。一夕醉飽而卒。然元微之作子美墓誌曰。扁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其子嗣業。始葬偃師首陽山。當以墓誌爲正。蓋子美自言昔當陽杜元凱之後。故世葬偃師首陽山。又子美父閑。嘗爲鞏縣令。故子美爲鞏縣人。偃師首陽山在官路。其下古

塚纍纍。而杜元凱墓猶載圖經可考。其旁元凱子孫附葬者數十。但不知孰爲子美墓耳。

傳逸人名(稍海作名二字)嵩。真廟時人。贈張忠定詩云。忍把浮名負卻閒。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任往還。忠定答云。蕭灑疎嬾(譚遺話傳作對)。門牆。見說新秋餘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魂夢遶寒塘。逸人又題壁云。寒蠶入夜忙催織。戴勝春深苦勸耕。人若無心濟天下。不知蟲鳥有何情。

孫元規最不喜僧。帥浙東。過潤州甘露寺。令僧盡去詩碑。獨留僧文瑩(本寫作瑩)詩云。本爲向空寬病目。卻因多見動閒心。

章惇。元祐初罷前爭事無禮。貶出知汝州。嘗穉父行詞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穉父。責其語太甚。穉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

余嘗爲東坡先生言。平生嘗官有三樂。凶歲檢災。每自請行。放數得實。一樂也。鞫獄爲人得其情。二樂也。公家有粟。可賑飢民。三樂也。居家亦有三樂。閨門上下和平。內外一情。一樂也。室有餘財。可濟貧乏。二樂也。客至即飲。略其豐儉。終日欣然。三樂也。東坡笑以爲然。

眞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言。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而止。

張芸叟作呂子岡挽詩云。大塊分勞逸。唯君獨不均。險夷安若性。金石想爲人。萬卷書奚託。重泉恨莫伸。誰知丞相子。天地一窮民。

余初到長安。有詩云。來往長安未定居。暫將僧舍當菁廬。空中說法還鈴語。枕上朝機聽木魚。因果分明休問佛。行藏自信罷占書。眼前一物真堪愛。(宋本作寶。)百尺長楊水滿渠。

南關驛上碑云。昔列禦寇稱天傾西北。故河東視諸郡最爲高險。太行峙其南。羊腸處其北。北史齊紀。詔問崔㥄何處有羊腸坂。㥄曰。按漢書地里志。上黨壺關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按皇甫士安地里志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

侯鯖錄卷第七

沈存中括，元豐中入翰林爲學士，有開元樂詞四首，裕陵賞愛之。詞云：鸛鵲樓頭日暖，蓬萊殿裏花香，草綠煙迷步(海虞本輦)旄。天高日近龍牀。樓上正臨宮外，人間不見仙家。寒食輕煙薄霧，滿城明月梨花。按舞驪山影裏，回鑾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華滿陌東風。殿後春旗簇仗，樓前御隊穿花。一片紅雲鬧處，外人遙認官家。

欄楯，王逸注云：縱曰欄，橫曰楯，楯間子曰櫺。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言鉤闌是也。(少門三梁第○)

(宋注假奪)

唐杭州缺刺史，欲除李遠爲守，宣宗曰：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如此安能治民。此殺陋之甚也。使才臣治郡，有餘暇，鈴閑奕棋，未害爲政，豈特一詩中言棋，便謂不能治民，有以見宣宗之度未宏遠耳。

比來士大夫借人之書，不錄不讀不還，便爲己有。又欲使(寫本又復斂)人之無本。潁州一士子，九經各有數十(海虞本十數)部，皆有題記，是謂借諸人之書不還者，每炫本多，余不欲言，未嘗不歸戒兒曹也。

陳叔易，崇寧中爲宋(海虞本興宋)齋年薦，得官，入館，尾以道有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新禾滿地秋風起，六六峯前只一家。未久，以道亦爲勢人所引入京，適得書，寄此詩來，予亦戲曰：聞道諸公

費齒牙，實藏賤趁年華。太平起隱無遺策，空盡嵩陽處士家。始者以道、叔易皆居嵩陽，誓不出仕云。

傳載曰：僧淡然者，作詩曰：到處自鑿井，不能飲常流。與孟郊、退之爲洛下之游。退之作嘲淡然軒睡詩是也。

唐劉從諫死，其子稹請襲位，未許，發兵擾河內。朝廷命檢校右僕射王茂元專征，會茂元卒，遣檢校太尉王宰都統驍卒，檢校右僕射石雄爲副，未即進討。武宗切於成功，遣內養崔神召丞相李衛公於便殿曰：此賊使朕時屑陛自，諸將不肯殺賊，卿等可爲作制，取奏來，朕坐此以待。衛公至中書，召御史中丞李回宣上旨，詔公以行。命回爲催陣使，發自右銀臺門，五十四道驛吏，戎車聯引至近驛，觀者傾京師。公至蒲東刀莞館，都統王宰，其副石雄，鞬櫜帕首，俯伏道左拜謁。公撫背受禮，顧左右喚當直令史處分，責破賊限狀來。二將揮汗，通(海虞本限)六十日內請收潞洲城，違限請行軍令。五十八日，潞州送稹首請降。官軍入上黨，拜同中書侍郎平章事。回，即驛坊李相也。

老种太尉師道，預知金人反覆，上進二詩，多爲張六太尉者收藏不達。已備言大金違結情狀，後果叛盟。詩曰：外衆胡兒裏衆臣，勾連數衆趁京城。團閣闕閫孤平寨，不識皇家王氣星。又云：飛蛾視火殘生滅，燕逐巢鷹命不存。從今一掃胡兵盡，萬年不敢正(海虞本上)南行。後金人奔突犯闕，皆如其言。初與折可存(稗海本存下有中字)立殊勳，後欲擊賊，不用其言，氣憤而卒。

崇寧中(稗海本[illegible])特奏名狀元徐遹，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亦十二(海虞本二十)年前進士也。

近歲林棟縣虞候張坦暴酷嗜利，卒(稗海本作猝)死。瘞城外，月餘，夜夜叫呼。村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發開掘視之，身化巨蛇，頭尚人也。取之置粥園中，他日體寒，要厚被，日食肉二斤，酒一斗，復能人言。時召故舊，喻以禍福，以邀酒食，至費竭所蓄家產之後，乃入山，唯幼子及婦常飼之。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太平廣記中載人化爲虎多矣，未見生化爲蛇也。(元化既)

歐陽文忠公晚年最喜陳知默詩，云恨不多記，但記其兩聯，一云：平地風煙橫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一云：雲埋山猿藏秋雨，葉落林梢帶晚風。

傅欽之作中丞，言劉(稗海本作郞)仲馮。一日，貢父造之，曰：小姪何過，致煩臺章。欽之謝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熟視，笑曰：七上八下人才。

張安道少年讀(稗海本及寫本)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者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迹宛然，與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刻板印施。坡作後序，詳言之矣。及坡作杭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之，乃知性慧聡者，必是大修行中來，非一世薰習所致。

先伯父洋州侯，有文學，名于嘉祐治平間，有落花詩云：綠珠樓下堪惆悵，宋玉牆頭又別離。又御溝詩云：一帶橫截紅塵斷，幾曲遙通紫禁深。

長安慈恩寺僧，見數女仙夜吟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忘卻(寫本作蹤跡，海本作)華筵到曉行，煙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僧出揖之，化爲白鶴飛去，明日又題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柄移，有似佳期常不定。

孫莘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興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之孔子家小二(海本寫本無二字)郎，元祐中二人俱爲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讀業，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卽不申理，其破題云，僧推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又云，旣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卽日傳播諸郡。(寫本作衙，器也)

劉原父再娶，歐公(寫本作歐公再娶，海本作歐公好女字)戲作二詩云，仙家千歲亦何長，人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又云，文章落筆有誰先，坐上詩成酒外傳，明日京都應(海本作爭，寫本及紙)貴，謝羅卻扇有新篇。

潁妓曾蘇哥，(海本寫本蘇作，今從寫本)往歲與悅己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至苦，不勝鬱悒，以盛春美景，邀同約者聯騎出城，登高塚相對慟哭，旣而酣飲，諸客聞之，賞其曠絕於流輩，晏元獻聞之，爲戲題絕句云，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青春。

黃魯直戲作貴耳餞自謎云，貴耳對軒軒，爭酬價十千，眈眈兩虎視，不直一文錢。

梅詢侍讀嘗從眞宗東封，因卜命於岳神，夢三牛鬭于庭，有稱相公通謁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旣而得濠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夢謁者，於是委遇至厚，不數年許公大拜，梅嘗發運使，按部至濠上，作詩寄許公云，十五年前忝一麾，公餘嘗得預言詩，玉堦步武爲霖早，雲路風波得志遲，浴鳳池深春蕩漾，觀魚臺古草離離，重來故老休相問，請揭紗籠看舊碑。(許公呂)(諸本俱誤呂申公，攷申公呂公營及呂公子，今改正，海本寫本)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海本寫本作買)聘妾，陳述古作杭守，東坡作倅，述古令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海本作忝)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祜，柱下張蒼，安昌張禹，皆使姓張事。

文思使，(文思使，海本寫本作院)或云，張銘云，時文思索，或說殿名，聚工巧於其側，因名之曰文思使(海本寫本作)院。

東坡先生召試直言極諫科時，答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諸主文皆不知其出處，及入謝日，引過諸兩制幄次，歐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耳，數公大笑。

世以鮑照字明遠，讀李義山詩云，嶺割閩頭韭，肥烹鮑照葵，乃知名照，非昭也。

唐明皇詩，孫逖(海本寫本逖作，今改正)集中，有壽王瑁妃楊氏度爲道士敕，此可見太眞妃眞壽王妃也，李商隱詩云，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海本寫本作)惟壽王，又云，龍墀賜酒敞雲

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當此事也。

唐李義山樊南甲乙四六集序云，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乙，(寫本也，海本作，今從寫本)一。

周禮，閽十人，(海本作十八人)鄭玄曰，閽，其氣藏者，今謂之宦人也，主閽門戶，故閽之。

東坡先生嘗愛梅聖俞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詩云，陸生筆在雲間來，預許搢紳謁帝顏，冠劍有容瓊與契，文章全盛馬遷班，忱忱玉宇龍纏棟，鑄鑄金鋪獸齧環，卻出常朝殿前過，散衣風動白柏攀。

天福中，楊凝式風子筆跡高妙，洛陽寺有題壁，李建中亦有書名，嘗題其傍(寫本作旁)云，杉松倒澗雲霜乾，屋壁蹤橫風雨寒，我亦平生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

濠守侯德裕侍郎，藏東坡一帖云，杭州營籍周韶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鬭，勝之，韶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欄便不同，應笑西園桃與李，強勻顏色待秋風，龍靚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寫本作)濯纓還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王立之云，老杜家(海本寫本作父)諱閑，而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幔，或云，恐傳者誤，又有娑娑霜鬢，賓獻卜夜閑，余以爲皆當以閑爲正，臨文恐不自諱也，迂叟李國老云，余讀新唐書，方知杜甫父名閑，檢杜詩，皋無閑字，唯蜀本舊杜詩二十卷內寒食詩云，鄰家閑不違，後見王琪本作問不違，又云，曾閃朱旗北斗閑，後見趙仁約說，辭向家本作北斗殷，由是言之，甫不用閑字明矣。

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寫本作)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寫本作酣)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爲顚，願質之，坡云，吾從衆，坐客皆笑。

東坡論沈傳師書云，傳師雖學二王筆法，後欲破之自立，乃傷於主者也，近世人多學傳師，又不至，但有小人跳羅蹻閹脚手，令人可惜，世人皆學，何哉。

東坡云，白公晚年詩極高妙，余請其妙處，坡云，如風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時不到也。

東坡云，荊公暮年詩始有合處，五字最勝，二韻小詩次之，七言詩終有晚唐氣味，如平甫，七字復爲佳耳。

晉人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曾問東坡，坡云，古人以將爲初，是初無同，豈復(寫本作後)有異耶，後以此旨說古人用初字，意皆通於此義。

宗鏡中有古德頌同見異頌一首云，於一娼戲淫女身，出家耽欲及餓狗，以前塵無決定相，三者分別各不同。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間，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媼爲春夢婆，坡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情老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唯逢春夢婆，是日老符秀才言換扇事。

東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

處。

晁無咎言：蘇叔原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

荊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

世言虞綽病，夢一白衣婦人唉以甘蔗，爲歌菩薩蠻詞，曰：後相見於固子陂。其詞末句云：層巒疊山擁芭蕉生暮寒。此詞人俱能道之，而楊大年談苑中末句不同，云：獨自凭闌干，衣襟生暮寒。不知孰是。予嘗謂芭蕉生暮寒妙甚，與衣襟大段相遠，大年必不如此道也。

李邦直黃門在政府時，夜夢作春詞云：楊花落，燕子橫穿朱閣。苦恨春醪如水薄，閑愁無處著。綠野帶江山落角，桃葉參差殘萼。歷歷危檣沙外泊，東風晚來惡。案此條似未完。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云。案此條涉不具，說秦少游云云，至方回亦有詞云止，凡四十七字，只當年曾到王陵鋪云云，接於上李邦直詞後，惟寫本另作一行，而下文亦同敘和闕王淨臣符[illegible]史遇劉台爲一以卒於王陵鋪得李邦[illegible]知此曾說亦已久矣，闕後新本復誤邦直錄於其詞後，佳云此賀方回[illegible]。邦爲詞則又刊者之過也。[illegible]趙同時二書互見者甚數[illegible]。[illegible]案此取謂當世於此見其一端云。乾隆乙巳七月十五日知不足齋識。

東坡云：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與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所失履，麟士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契丹天祚文妃喜文墨，嘗作史詩以諷諫云：丞相朝來劍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寇盜誅將及，害盡忠良諫不行。親戚連藩屏翰，私門潛畜爪牙兵。可憐二世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文妃被誅，後其子晉王誦經受誅，母子俱賢也。

東坡守杭州時，有縣官貪而無恥，欲黜之，漫張文政有名疑誤解其事。公厲聲曰：古之學者爲己，其斯人耶。敢問其故。黨政名曰有司，學教名曰儒臣，有司惟欲得之於己，儒官惟欲成就於人。聞者笑倒。案此條惟芸窗稗海本有之

侯鯖錄卷第八

司馬文正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謔語。嘗作詩云：由來獄吏少和氣，皋陶之狀如削瓜。又有長短句云：寶髻鬆鬆梳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煙紫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云當本睡深院月斜人靜。風味極不淺，乃西江月詞也。

今人謂拙直者名方頭。陸魯望作有懷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芋衣。亦有此出處矣。

范堯夫丞相嘗教子弟云：文正公有言，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

南唐給事中喬舜知舉，進士及第者五人，即丘旭、樂史、王則、程湜、陳皋也。皆以舉數升降等甲，無名子以詩爲之榜，須陳橘皮，以年多者居上。

宣城守呂士隆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中得一客娼，名麗華，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復欲杖營妓，妓泣訴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

集韻云：鼉音駝，魚也，皮可冒鼓。今多以鼉鼓使鼉字，非也，此水蟲耳。

馮夷者，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

一云。渡河溺死。

廖所、南方人。有詠梅詩云。只有雪爭白。更無花似香。全似裴說詩格。說棋詩云。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又牡丹詩云。未嘗貧處見。不似土中生。又嘗有詩云。入山不避虎。當路卻防人。格雖不高。真入理之言。

金陵人謂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嗅。用鄉人語也。

江州村民呼父曰大老。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於此可驗。

揚州山光寺一小室中。有題二絕於壁上者。曰。馬蹄輕踐柳花浮。醉入淮南第一州。不是青樓無薄倖。自緣無錦不纏頭。又曰。高臺已傾池已平。隋家宮殿春草生。千年往事何足歎。廣陵非復舊時城。二詩筆法秀勁。不題名氏。荊公後題云。此沈文通詩。

劉原父晚守長安。眷官妓茶嬌。所謂添酥者也。其召還。作詩別之曰。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

韓退之以論佛骨貶潮州。給事中馮宿亦貶歙州刺史。論者謂。前一日馮宿於韓家。蓋宿教令上疏。遂貶焉。嗚呼。如退之者。不免人疑受他人風旨。君子使人必信。難矣。

愁。（音曹）發也。集韻。揚雄有畔牢愁。晉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當用此愁字。卽發也。

宣宗深惡閹宦恣橫。以訪令狐綯。綯密奏牓子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塡。自然無遺類矣。

關東諺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

富鄭公守青。（一本有州字）值歲艱食。從朝廷乞斛斗濟民。作書與執政云。伏念人生好事。難得入手。今方遇

之。幸樂成此志也。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閒。謂嚴刑、征科、責任、驅役、四事也。其深有旨。

東坡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舒王。適陳和叔作守。多同飲會。一日遊蔣山。和叔被召將行。舒王顧江山曰。子瞻可作歌。坡醉中書云。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凌紫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卻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和叔到任數日而去。舒王笑曰。白鷺者得無意乎。

張文潛每見親友書後無月日。便擲於地。更不復觀。

川中一士人作食菜詩十餘韻。其警句云。瘦頻傾綠水。涸急走青蛇。渾家青菜子。一肚曉霜沛。

張文潛戲作雪（[illegible]）絕句云。六出裝來百獸王。日頭出後便郎當。爭眉豎眼人難怕。想你應無熱肺（[illegible]本[illegible]）腸。

韓魏王晚謝事歸相州。有詩云。花散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閑。又云。不羞老圃秋容瘦。且看黃花晚節香。皆熙寧紛更法度。爭之不勝所作也。

東坡在黃岡。與張從惠吉老同一州。吉老妻、予從姑也。過生日。請坡夫婦飲。適有新桃。食之見雙仁。坡戲

作戲語詩云。終須跨箇玉麒麟。方丈蓬萊走一巡。敢獻些兒長壽物。蟠桃核裏有雙仁。（案此則從寫本補）

有士人誤中秋賦。求人作謝啓。或戲與一對云。遂花點燈。偶然而已。草屋上失火。芽著可知。

東坡云。予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而己不知也。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云。廣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在水中。但聞風雷聲。猱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下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閒佩冠劍而出。從以二青衣。予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笑。頃南溟夫人亦造焉。東華真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間。出素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時（[illegible]）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案此則諸本脫簡一行。今從寫本補）十

錢唐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東坡先生適是邦。闕守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復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佳。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大中二年。李衛公謫廣州。歷宣宗、懿宗兩朝。無宗相。至乾符二年。李蔚爲相。俄罷去。歷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龍化、大順、景福、乾寧。悉無宗相。而宗室陵遲尤甚。居官者不過郡縣長。處鄉里者或爲里胥族。（[illegible]）

東觀奏記云。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宣宗問之曰。建去京師遠近。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前後。多造人也。鄉極不惡。卿若潔己奉公。綏輯凋瘵。常若在朕前。或擣法度。使遠人無聊。卽三尺堦前。便是萬里。

賀歐爲禮部侍郎。祁（[illegible]）王贈惠昭太子。輔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爲舉子相率詬辱之。吏遽掩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淺擾矣。

唐白岑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爲淮南小將高適脅取其方。然不甚效。後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於其囊中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岑得異方。祕之求利。無濟人之心。宜爲虎食。王昇之者。必有善報乎。（案事見闕史補[illegible]）

黃魯直云。爛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抹南京麪作槐葉冷淘。糝以襄邑熟猪肉。炊共城香稻。用吳人膾松江之鱸。既飽。以康山谷簾泉烹曾坑鬭品。少焉。臥北窗下。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少快。

甲胄者、廣雅云。兜鍪謂之胄。

商賈、白虎通云。商之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者、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

銘者、刻金石以紀德也。禮曰、銘者、自名也。銘義稱美不稱惡。鄭玄曰、銘者、名也。

山谷云、金華俞淸老、字子忠。三十年前、與予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荊公欲用之。脫披逢著僧伽梨、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也。予命之僧名曰紫琳、字淸老。無妻子累、去作半山道人。似不爲難事。然生盡脫簡、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淸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羣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靑鏡、政爾良獨難。東坡常哦此詩以爲戲。

田承君云、東人王居卿在揚州。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居卿置酒曰、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和靖梅花詩。然而爲詠杏花與桃李、皆可用也。東坡曰、可則可。恐杏花與桃花不敢承當。一坐爲之大笑。

曾誕孝序之子。元符中、上書論元符之政、論編入邪。爲中等。後爲二蔡客、上書詆元祐、美崇寧政事。爲正論上等。後因陛對作聖語、令進擬。又背京從卞、言章及之、遂貶丹陽閒居。嘗送新茶與蔡天啓。天啓於簡後批一詩云、欲言正焙香全少、便道沙溪味卻嘉。半正半邪誰可會、似君書疏正交加。

客有自丹陽來過潁、見東坡先生、說章子厚學書、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從門入者非寶、章七終不高耳。

東坡嘗作韓幹馬詩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靑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閒駑驥謾爭馳。余以爲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爲法也。

蘇二處見東坡先生與其書云、二郎姪、得書知安。并議論可喜。書字亦進。文字亦若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擧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只書字亦然。善思吾言云云。此一帖乃斯文之秘、學者宜深味之。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摶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眞喪盡得浮名。

山谷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有詩十首。一曰、陽城論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眞學士、喚取儋州禿鬢翁。謂東坡也。

韓退之不喜僧、每爲僧作詩、必隨其淺深侮之。如送靈師詩云、圍棋鬭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戰詩誰與敵、浩汗橫戈鋋。飮酒盡百盞、嘲諧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淸且綿。言僧之事、乃云圍棋、飮酒、六博、醉花、唱曲。良爲不雅。可謂出醜矣。又送澄觀詩、乃淸涼國師者。雖不敢如此深詆、亦有向風長嘆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亦欲令其還俗。是終不喜僧也。

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此翁語甚妙絕。只一出字、是後人著意道不到處。

魯直云、東坡居士曲（海本作詞）、本世所見者數百首。或謂於音律小不諧。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縛不住

者。

無咎云、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人以爲子野不及耆卿。蓋耆卿富而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

無咎云、比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也。

黃魯直間爲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也。

晉世家云、叔虞、武王之子、姜太公之外孫。今晉祠是也。

山谷在涪溪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生塵襪、波上盈盈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體素欲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山谷云、東坡墨戲、水活石潤。與予草書三昧、所謂（海本少三昧所謂四字）閉門合轍。（東坡水石○案此條稗海本缺、此據寫本及海本補錄）

桃黃事。東坡云、有螙人山居、夜夢谿邊有一人溺水、棋人援而出之。飯後、縱步至一溪邊、皆夢中見者。獵人縛一鹿來。棋人數千得之、鹿逐棋人。跬步不可離。後於所居林間地上得桃一枚、甚大。樵婦過而食之、棄其核而去。棋人取之、破其核、得雄黃一塊。棋人吞之、自此不復食。東坡名此鹿爲山客。

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國史補作凍）春、劍南之燒香春。老杜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裴硎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唐人多以春名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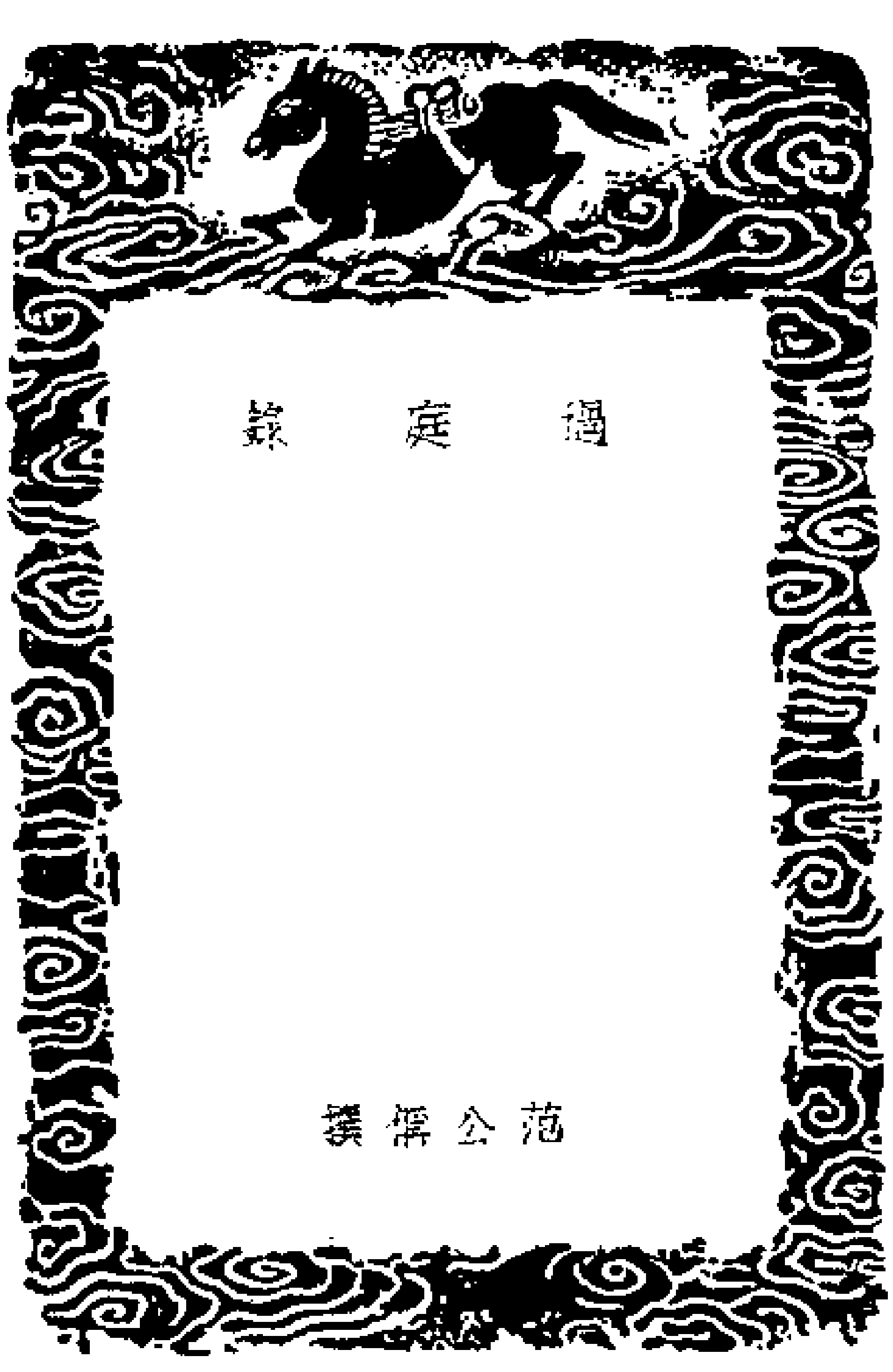
熊執易爲補闕、上疏極諫。竊示僚友歸登。登愕然曰、願列一名。雷霆之怒、足下豈可獨當。（案事見唐史）今之士大夫、有同爲朝廷言事、或不從、卽先發其議以合之者。或變之不及、卽自辨非出己意。傾害同列而幸自脫者。於登良愧矣。

江南道中壁上有人題云、蛇蝎性靈生便毒、蕙蘭根異死猶香。不知何人詩。亦妙語也。（今案此條稗海本缺、從寫本補錄○）（雲窗本云、江南道中壁上有詩云、蛇蝎死後性、僧存隴院茂林詩、世之語、有道之言也）

東坡作詩、妙於使事。如剩欲去爲湯餅客、卻愁錯寫弄麞書。弄麞乃李林甫事、湯餅客出劉禹錫贈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爲坐上賓。擧箸食湯餅、祝辭天麒麟。若以爲明皇王后事、則不見坐食湯餅之意。（案雲窗本止此、無下云云。海本又）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爲傳舍乎。因贈詩云、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蓋用朱桃椎事。高士廉儐禮請見、與之語、不荅、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爲詩、眞切當也。

侯鯖錄。近惟稗海本行於世。譌書脫節。殊不耐觀。予家勢藏有三本。一。芸川書院本。不知刊於何時。脫誤與稗海略同。似卽商本所祖也。一。明天啓間海虞三槐堂坊刻。密行細字。頗具雅致。而譌舛時復不免。一。舊抄本。分上下卷。較諸本爲勝。惟刪削辨傳奇鶯鶯事一卷耳。暇日參合校訂。又時檢他書。證其異同。雖不敢信爲善本。以較商刻。則還延矣。刊以質諸藏書家。

嘉慶癸亥八月上浣三日。古歙鮑廷博識。



過庭錄

宋　高平范公稱撰

七伯祖子夷。忠宣公次子也。為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玉隱觀主。交接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由其門者甚衆。公到。觀中主相待倨。公亦不為禮。主頗不平。謂公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宮觀特寄在禮中耳。邑官儕輩者。某力為多。公欲之乎。公笑而不答。主益憾之。居無何。觀中聖母殿珠璫。主匿之。詐為盜所取。告諸朝。欲以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日捕獲。逃者罷免。行移極峻。公親蹤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治汝矣。各痛笞之。觀主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求告奔問。觀主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國安。公復往。道中益知其實。且以告者。遂徑入觀中。値主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籍。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擒之。觀主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即命扃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徑申朝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譁訴也。主司得之。怒甚。尋奉旨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配沙門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於神宗。范某非常才也。願陛下識之。紹興乙卯。先子守郎。曾狀奏其事。詔贈直秘閣。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且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啓謝寇公云。與韓非同傳。于老子何傷。以叔向為兄。是仲尼太過。

王陶樂道。哲廟居東宮時師傅也。哲廟登極。時王退閑。上力欲召用。陶表謝云。羽翼已成。四皓不聞於再

起。田園粗足。兩疏那見於復來。遂不出。又有謝賜夏藥表云。陛下樂忠良之諫。而臣無入告之嘉猷。陛下錫藥石之良。而臣無盡言之苦口。一時稱之。陶英姿而長身。時謂之設與冀武與文正長子監簿為友婿。范氏處長。後其室死。而監簿亦亡。復續長姨。忠宣因此疎之。

先子於河東一官員家。見東坡親跡春宴致語云。春為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麴櫱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職。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置無此。

理窟嘗與先子論詩曰。古人規矩具在。學之不難。但患不能效之耳。凡人所作。必盜竊一句一字謂之工。而不知在意而不在言也。余嘗作詩云。赤縣東城尉。他年儕業儒。老為知道馬。中有拜恩珠。歲月便餘齒。風埃上短鬢。賴逢同老友。樸鈍不相孤。此乃效老杜城北一詩耳。試思之。

王履道同先子避地嶺外甚熟。因見有顏持約王維畫嘉陵江山蜀。置明皇幸蜀。過嘉陵。愛其江山。命吳道子圖於大同殿壁。王維復畫小簇云。江山已暗大同殿。絃管猶喧凝碧池。別寫嘉陵三百里。右丞心事與誰知。蓋謂此也。

邵伯溫子文。康節先生子也。才而有文。為陝西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與路鈐李君。交往甚熟。李家有數侍婢。每置歌宴。子文必預。後十餘年。子文與李氏邂逅長安。而李君已死。適値其妻生辰。命子姪宴子

文於書舍。遣舊婢出歸酒。酣。子文感愴宿昔。即席作詞。末章云。翩翩繡袖上紅裀。舞姬猶是舊精神。坐中莫怪無歡意。我與將軍是故人。諸子得之。入呈其母。皆感泣不自勝。乃令謂子文曰。宅中得公佳詞。情緒作惡。難復行酒。即容別日款會。子文不終席而退。良久憮然曰。所謂口乃禍門。此事即傳於時。外日子文謁一當位。而不相識。問之。姓氏不記答曰。此乃李家作調笑者。

元祐間。伶人丁線見教坊長。以諧俳稱。宰相新拜。教坊長副庭參。即事打一俳戲之語。賜絹五匹。蓋故事也。元祐年。呂汲公忠宣拜相。日以任重為憂。容色愁慼。未嘗少解。丁生及副丁石。參謝忠宣。丁線見言曰。餓殺樂人也相公。丁石曰。今時和歲豐。朝野歡樂。爾何餓為。線見指忠宣而言曰。是他著這幾個好打開趁。設我輩衣食何患。忠宣亦為一噱。

丁石、舉人也。與劉莘老同里。發貢。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子也。後失途在教坊中。莘老拜相。與丁線見同賀莘老。莘老以故。不欲廷辱之。乃引見於書官中。再三慰勞丁石。丁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昔饑相去如此。本無面見相公。又朝廷故事。不敢廢。誠負慚汗。線見因白啓相公曰。石被相公南巷口頭鄰下。至今趕逐不上。劉為大笑。

洛陽朱敦復。字無悔。并弟希眞。以才豪稱。有學老子者曰劉跛子。頗有異行。時至洛看花。一日告人曰。吾某日當死。至期果然。與之善者。遂葬於故長壽宮南。託無悔銘其墓。著跛子劉姓河東鄉。山老其名野夫字。豐臀大腹。右扶拐。不知年壽。及平生。王侯士庶有敬問。怒罵掣走。或僵死。洛陽十年。為花至。政和辛卯以酒終。南宮道旁冢三尺。無孔鐵鎚今已矣。劉公有一僕曰尚志。隨劉四十年。劉常以畜生呼之。

及劉死。人恐其有所得。士夫親叩之。尙志告曰。何所得。但喫畜生四十年矣。無悔因作一詞曰。尙志服事跂神仙。辛勤了萬千般。一朝身死入黃泉。至誠地哭皇天。旁人苦苦叩玄言。不免得告諸賢。禁法蠲兒不會傳。喫畜生四十年。

許將冲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略稱。時同官曹蒙。衛命察訪。歷視郡縣。威令甚嚴。至大名見冲元。當廳下轎。冲元出見其倨甚。復入。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法司具條白之。不許蹲立。曹甚久。復令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接武迎之。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曹氣懾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去。　冲元察御僚屬甚嚴。一日。賓佐過廳。一都監曳皮鞋而前。許問曰。公何得此鞋。都監以爲美意。云某衙一卒能造。樞密或須之否。許作色曰。某非無此。但不敢對同官着耳。都監惶恐失措。坐間數十客。莫不各視其足。先子自州爲張子文所拉。沿檄至大名。坐中親覩此事。

黃魯直少輕物。與趙挺之同校舉子。所失處一文卷使蜂蛇。挺之欲黜之。諸公盡然。魯直獨相持。挺之誚其言。問曰。公主此文。不識二字出何家。魯直良久曰。出梁武懺。趙以其侮己。大銜之。後挺之作相。魯直責鄂州。召還諸流人。挺之令有司舉魯直作承天寺碑云。方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疑爲謗訕朝廷。善人蓋謂奉佛者。復責宜州。時五侍郎[illegible]自聚所遺。會黃子武昌。志甚不平。且貧甚。侍郎厚贈。令諸子送至漢陽。魯直有謝詩。見豫章集。

溫公曰。某適過范淳父門。邀之同去。徐思之。不敢輕言。被他不是個趕哄底人。忠宣嘆息久之。既歸。謂子孫曰。淳父爲溫公所重如此。

滕子京負大才。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戊辰十月。因觀岳陽樓記。遂言及此耳。

忠宣舊藏一江都王馬。往年自慶赴闕。李伯時自京前路延見。求觀。忠宣云某非吝。但道路難爲檢尋。俟至闕未晚。李日夕懇之甚力。尋出。李見之。稱嘆失措。借歸累日。用意模寫。竟不能下手。復還之。但以粉牌榜其上云。神妙上上品江都王馬。云某君之累日不能下筆。聊留數字以見歸向之意。時米元章作郎。每到相府求觀。不與言。惟遶屋狂叫而已。不盡珍賞之意。然絹地朽爛爲數十片。無能修之者。李因薦一匠者。酬價直四十千。就書室背之。乃以護正淺於卓上。略無邪側。用油紙覆。徹酒本以物研之。者紙上毫髮不失。然後用絹托其背。遂爲完物。崇寧初。歸上方矣。

韓魏公在相。曾爲晝錦堂記于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先子云。前輩爲文不易如此。

高荷子勉、爲陝漕張永錫屬。先子與同僚。嘗遊華州雲臺觀。永錫有詩。用歸字韻。和者盈軸。子勉末作

云。觀洞室老堪皆駐。善夢先生睡不歸。又作詩云。安作非吾事。能官饑爾曾。此心常去住。何日遂孤高。鴈作鳥猴脫。蠅營狗跋勞。不如張仲蔚。門外長蓬蒿。故魯直有三傑同科之句。

宣和間。景靈宮落成。御製有詩。用萊字韻。應制者牽強不叶。獨鄭達甫所作云。殿上神光瞻舜禹。壁間俊氣識伊萊。爲絕冠諸臣矣。

六伯祖子正、丞相長子。有大才博學。嘗作孔林詩云。漢陵玉匣。盡秦山銀海空。千戈百世後。獨究先聖宮。樹有千年色。門無數仞崇。盛德包覆載。遂順因所宗。坐若顏閔後。頗聞鄒魯風。撫膺感遺言。零落涕沾胸。季顏師顏謫齊州。又嘗以詩寄云。歷下故人今何在。晉書又已隔寒喧。多年別後紛紛事。何日歸斬細細論。忽見風帆擁羽翮。空教江淚濺詞源。聖朝寬大超前古。即有恩光照覆盆。其才器可知。年甫三十二而卒。有文集百卷。魯直爲跋。其後兵火集散亡。而魯直集中此跋亦闕。其略云。士之學、期於沒而不朽。君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故壽夭之際。未嘗置言。鳧鶴之短長。故物不能齊也。雖然、有連城之璧。操之甚衆。中道而毀。豈能使人無槩於心哉。范子正、予不及友也。予於親聞其人。又得其言。皆可傳後。問其所遊。則司馬溫公愛之。問其爲吏。則年三十試吏單父。方使者剝磨椎髓。取於民以自爲功。子正以歲饑。獨捨單父民錢十九。雖沒世、可以不朽矣。或謂子正父祖皆名世士。自宜如此。應之曰。文王割烹。武王銑鼎。叔旦舉而用之。（用當作眞）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子正賢於人遠矣。元祐二年三月庚午。豫章黃庭堅書。

嵩山道中。小市曰金店。范弇學究居焉。先子自許省墳河南。往來數見之。貌古性直君子人也。隣有酒肆詩云。喫酒一升、羅麥一斟。隣麵五斤。可飽十口。雖遇歲時。歌樂喧集。鄉人競觀。范公閉戶讀書自若也。又有戒訟詩云。些小言詞莫若休。不須經縣與經州。衙頭府底陪茶酒。贏得猫兒賣了牛。鄉人畏而服之。丁卯仲冬十七日。因是觀造酒舉其事。謹詳記之。

嵩山隱者敏交時。（一作如）閉戶著書。不接世事。忠宣造其居。自名其刺曰採道學古。持所業謁見。嘗有字說。解可字云。方釘丁時。必彖其孔之可否。又解母字云。方爲女時。未有所乳。爲母則兩乳垂矣。

建業進士（失記其名）。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韓公憐之。以百千賜焉。

小宋舊有一帖論詩。云杜子美詩云云。至於實下虛成。亦何可少也。先子未達。後問晁以道云云。昔問於先人。此蓋爲縛雞行之類。如小奴縛雞向市賣云云。是實下也。末云云。雞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虛成也。蓋堯民親聞於小宋焉。丁卯季冬初七日夜。因看杜詩。舉此。謹退而記之。

忠宣在陳。先光祿侍行後圃。忠宣問曰。八郎、爾今幾歲。光祿應曰。某四十六矣。忠宣嘆曰。爾好福人。吾所不若爾。光祿愕然曰。大人身爲宰相。勳業如此。而不若某、何也。忠宣曰。豈謂是哉。吾七歲丁楚國艱。廿六丁文正艱。爾今年四十六歲。而父兄弟無故。未嘗一日離侍側。則吾豈如爾也。

先君初仕平恩主簿。啓行拜辭。右丞平居寡言端坐。如木偶人。終日未嘗移足。至埃塵印跡無倦意。家中

不見喜慍之色。至是聞先子曰。樹行裝幾辦。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擔。右丞曰。樹初仕已如此。若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守時。只有三擔。龍宜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

李毅師贄、文正李夫人姪也。與弟顏俱博學有大才。時號二李。嘗代蜀守謝上表一聯云。捫參歷井。都忘蜀道之難。就日望雲。但覺長安之遠。一時稱賞。由是師贄四六之名甚著。

忠宣卅館許下。假中先光祿率子弟閉戶。未嘗出。予七叔祖年幼。一日先子同至所居宅後門。見賣豆者。買食之。劉晦升顯子民則偶見。歸告晦升。即以柬抵先祖曰。某昨暮聞公家子弟有在門首嬉遊者。丞相壻士未乾。未應爾爾。顯門下生。有所知不敢不告。先祖款謝晦升。諸子皆被責辱。

梁寬、梁子美。曾博學高才。受知五龍學。累從微辟。爲上客。寬號大梁高放人也。後居岳陽。太守楊蒔卿。頗厭猥不好。與寬鄙之。作亭湖上。號風月。託寬爲記。略曰。世不患無風月也。患無風月之佳客。不患無江山也。患無江山之主人。蓋譏之也。

王介甫未達。韓子華、富彥國愛其才。嘗力薦於朝。王秉政。頗失士望。二公悔惡之。張安道歸南京。富公守陳。安道出陳見富公。韓組間談疾介甫不已。安道略不答。富公曰。安道是介甫耶。安道曰。某何嘗謂是。公自不知人。今將何尤。富公默然無語。

崔比部諱公立。韓魏公妻弟也。爲人古直有操行。居許與忠宣鄰。忠宣除文正服。託妻子於崔。干祿上都。崔晨夕顧賜。始終不怠。時七伯祖爲單州推官。人來報疾篤。魏國夫人驚憂。欲往視之。崔公力阻曰。而爲婦人。夫出獨安往。吾受而夫之託。因立杖于門曰。出者吾杖之。魏國不敢復言。忠宣歸而謝焉

魏國之姪。歸比部次子子厚。崔以親契。數往來忠宣家。常具饌待之。食稍不精。崔必直言。略不自外。忠宣每爲杖饕者。家婢聞崔比部來。皆惡之。比部二子。長保孫。爲忠宣婿。

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爲酒官。值韓生辰。獻歌頌壽詞者甚衆。子厚獨以詩贊之云。衣錦榮名雖煊赫。掛冠高節莫因循。韓得之。再三嘆咏曰。非君誰爲我言。於是以太子少師致仕。

謝景武師直。與王存正仲友善。謝仕襄陽。王遠至。夜叩門見之。師直履屣出迎。率子姪行家人禮。慷慨道舊。喜而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劉晴商父。河北人。質直有守。爲耀之倚郭縣令。郡僚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陳亦必善終。或升改而去。反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母疾篤。哀求暫一歸視。姚漫不加卹。使人謂曰。我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舁母往。姚之田畝。買賦未嘗納。商父聞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檢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曰。有禍我當樹。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毀其公引。遲觀訴於守。吏歸以告。劉叱曰。何敢樹爾。乃遣弩者四人。令之曰。知姚將歸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奪舁而來。樹辭能辨此。吾唯樹意。否則當挈而妻子出吾境爾。弩者如其言。舁姚至縣。劉即戒閽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問曰。樹庸醫。賦稅敢不納邪。姚厲聲與劉相抗。後問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視而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度勢弱。即解

容俛首曰。某愚無知。爲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公威嚴若是。乞見恕命。劉於廡下凡罵曰。姚以病告。劉曰。爾郡人。不可歸。家人欲視。令此來。其母八十餘。遂追至視疾。僚屬咸快其事。就告劉曰。此奇事也。然不爲已甚。幸容自新。懇之再三。始從。太守與姚善。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奏守過伏惡。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吾不可以居此。即解印去。先子崇寧初官河北。見之。常衣布袍往來閭里中。浩然自樂。竟不仕。而姚亦悔過自克。終身稱爲長者。

商父質直有守。初仕趙州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鞫劫盜。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數人。以狀冤乞追證。意欲乘時規利。商父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遂限量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案子也。商父命屏鞫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商父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嘗行吏罰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商父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爾乃敢爾。宜屏縮以俟來者。

右丞守永安軍時。修曾后山陵。曾魯公主其事。督促郡縣甚急。右丞恬不惟何。監司數責詰。亦不與辨。但唯說知委而已。畢畢。魯公過洛。問諸郡應辦勤怠。監司共言曰。餘皆集事。獨范永安頑然無奉上意。若在他所。俱劾永安。則朝廷難復舉事矣。某等欲奏劾正。恐遠方觀望。以爲不能容名子。樹魯公大怒曰。何敢爾。鄰里有喪。尚相救之。況君父乎。右丞繼進見魯公。魯公厲聲曰。諸司甚有語。右丞緩步進曰。不知諸司有何語。魯公具以告。右丞因俯首曰。某非至愚病風。豈有臣子坐視君父者。朝廷抑亦取辦而已。然諸司甚不體國。魯公愕然曰。何。右丞曰。山陵所在。財用已費二倍。民力竭矣。永安山陵所在。正實惜一方力。以堅崇奉意。魯公曰。何不早言。右丞曰。嘗興事時。竊恐有假此規避者。故不敢告。今願擇精敏吏考驗之。魯公首肯。即命吏督餐如言。魯公大激切稱獎。徑奏擢爲三司判官。

右丞在政府。宦者閻守忠。恃寵專恣。一日至堂實議。辭意甚傲。諸公拱應而已。右丞作色叱曰。老奴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爲寒心。曰。范公必不久居矣。右丞蓋自如也。未久。虜使至。遲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御諱。落職知許。尋乞宮祠去。

右丞居許。太守韓持國。秋日於郡圃會景亭宴賓發樂。會諸郡公程正叔及右丞。以故不至。持國以詩寄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舊樂。綠樽紅妓對西曛。

宦者李憲。用事神廟。朝議再舉西夏之師。憲有沮撓者。詔天下敢有言班師者族。五侍郎任陝漕。乃通上章。言三十六不可。皆指斥時事。各有徵驗。且曰。臣世受國恩。寧受盡言之誅于今日。不受不言之誅于後世。辭意懇切。恐不免禍。乃自籍家口數。牒永興軍拘管。以俟上命。章上。神宗覽之默然。召宦者李舜聰問曰。范某所陳。徵驗甚的。果有否。李憲假我令天下人。既有何處之。舜聰良久曰。此事雖未嘗有。蓋不盡無。上大悟。詔即日班師。放范某罪。除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

光祿侍居相府。同舅以道往見東坡。且有從官來。東坡揖坐書院中。出見良久。光祿於坡書笈中見一小冊。寫云。武宗元中岳畫壁。有類韓文南海碑。呵呵。光祿與舅再三釋之。不曉。坡歸。疑不已。晁輒發問。具

告曲折。云不知何義。據笑曰。此戲晉耳。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嶽告成。召宗元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畫工居西幕。以榜帳。畫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脚幞頭。執撾者在前。諸人愕然。且相笑之。問曰。比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竟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厮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諸人始大服。南海碑首曰。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亦何意哉。其後遂思施設。極盡奇怪。宗元之畫。是以似之也。

韓子華爲閣長。一時名公如劉原父、王介甫之徒。皆在館職。介甫最爲子華所服。事多折衷於介甫。一日。館中會話。論及劉更生。介甫以當漢衰。王莽擅權。勢不復興。而更生曉曉強聒。近不知時。其中是非者相半。子華獨自外至。聞曰。諸公所議何事。或以更生對。子華問介甫曰。如何。介甫具告。子華曰。不然。更生同姓之臣。安得默默。就雖哉。一坐服子華至論。

忠宣帥慶。爲种詁評訟。責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甕。擁衆維襄。一境忽直壓郡界。僅三十五里。一郡皇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假之兵。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覩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爲誰。胡爲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賊笑曰。爾無輕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唯爾首之得。秦因袒膺謂賊曰。爾能射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闊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即渡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酣不能禦。盡棄走林谷。莫敢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宣率衆郊迎。厚加賞賚。奏功於朝。遷數官。及忠定拜相。頗訪秦欲大用。而秦已死。深痛惜之。

己巳十二月七日夜。家君論人貴賤窮天。命不可逃。亨運未窮。則大患不能相害。忠宣是矣。忠宣自入仕。門下多貧客。至貴盛。從守陳。以己俸作布衾數十幅。待寒士。時人爲之語曰。孟嘗有三千珠履客。范公有三千布被客。識其儉也。忠宣聞之。乃作一幅享用。作銘辨正。於是范蜀公、司馬溫公皆効之。銘見家集。

杜子美詩云。仰蜂粘落蕊。行蟻上枯梨。行字世本皆然。忠宣在永。於蔣氏逢回家。見別本乃作倒蟻。倒之意與行逈異。或以爲忠宣得之於太平廣記中。蓋好奇之論也。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微時嘗夢人告曰。爾生爲兩制。死任秦州。季長異其事。嘗語於親識間。彭拜御史中丞。未幾除知秦州。彭母尚無恙。深疑其行。誠告軍政者曰。定數固不可逃。奈老母在。執政憐其意。且預知其說。乃奏易江寧。季長大喜。奉親之任。至淮。更促裝登舟。一夕感疾而卒。蓋秦淮亭下舟中也。果如其夢。季長居官嘗有詩云。爭利爭名日日新。滿城冠蓋九逵塵。一聲雞唱千門曉。誰是高眠無事人。

季長長子衡明微時。奉母晏夫人。調官宣城簽判。母難於遠涉。明微年未三十。遂承志掛冠歸。爲花植竹。築堂曰壽燕。讌時奉親遊宴。盡其樂。晏夫人八十餘卒。明微亦享上壽。忠宣有時美之。見家集。亦子衎乃祖。永嘉夫人之父。力學應大科。未弱冠過開。忽嘔血而卒。

祖宗時。有陝民值凶荒。母妻之別地受傭。民居家耕種自給。逾月一往省母。外日省母少□其妻出。讓其夫曰。我與爾母在此。乃不爲意。略不相顧乎。民與妻相詬。責不已。民曰。爾拙於爲生。受傭於人。乃復怨我。妻曰。誰不爲傭耶。民兼要譏其母。怒以犁柄擊妻。一中而死。事至有司。當位者皆以故殺十惡論案成。一明法者折之曰。其妻既受人傭。義當斷絕。若以十惡故殺論民。或與其妻姦。將以夫妻論乎。以平人論乎。衆皆曉服。遂定以鬪殺情理輕奏。問折之者被褒賞焉。

潘兌說之侍郎。夙慕程正叔。過洛。就見之。時黨事正起。正叔畏避不出。潘再三致恭。欲見。正叔不得已出。說之展師弟禮。請教。伊川遜不受。潘請之固。正叔問曰。公嘗讀何書。潘曰。嘗看語孟。正叔曰。有得乎。曰。未也。伊川問曰。孜孜爲善者。舜之徒。孜孜爲利者。跖之徒。其義若何。潘以爲易已也。曰。此不難曉。先生曰。雖然。今之所爲善者。乃古之所謂利也。潘下拜。悅服而去。潘至許。見先祖。語其事曰。自聞斯言。悟一生之非矣。

文正祖唐公有詩贈華山陳希夷五侍郎。帥陝。嘗刻石傳世。逸上一聯。會逢毛女話何事。應見巨靈開此山。邊睡過春花滿地。靜林中夜月當關。紛紛詔下忽東去。空使蒲輪倦往還。丁卯十二月五日。因侍夜話。謹錄之。

陽翟燕照鄰仲明。賢士人也。素安命。生計索然。讀書不仕。嘗有詩云。女嫁兒婚十口餘。進時無業退無廬。一窓風雪韓城夜。火冷燈青照蠹書。

陽翟祐鶚德符。以文學稱鄉里。有詩抵先祖云。淚盡空山一病夫。荊榛無路掩樵居。自憐身是皮公美。弱屋湏燈夜著書。後仕鄱陽。有詩云。記得詩狂欲發時。鄱陽湖裏月明知。無人爲覓桓伊笛。自捲秋蘆片葉吹。

韓康公子宗武文叔。賢而有才。康公有愛妾曰焰奴。康公身後。家貲鉅萬。妾盡攜他適。文叔恬然不較。鄉里服焉。

張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妻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甲科。京師權貴競促婚。永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健富無間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意極懇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視永錫頗小。吉氏堅復歸之。三室生四男。皆顯宦有稱。蓋報施之理云。

王樂道二子。寔字仲弓。寧字幼安。卜居許昌。仲弓與光祿行遊。淳厚博學君子也。好客嗜酒。先子叔父常請見之。必委曲留連。飲食教誨而歸。雖鄉里庸夫賤士。莫不謙膝。誠接得其懽心。平居未嘗釋卷。先子一日劇暑中迫昏。會歸。皆已大醉。偶遺衣。後往取之。見仲弓披衣執策。就視之。乃禮記疏也。其精勤如此。鄉人敬其德。幼安晚以上書闕元祐得幸。致身台輔。李彥西城事興。幼安以竹園爲獻。後彥道許幼安郊迎。至府治。謁彥上坐。彥曰。某何人。樞密過禮如此。幼安拱手應曰。某西城竹園戶。爾時曾存之在許謝客。獨以聲妓自奉。仲弓醉曰。若存之之富。舍弟之貴。寔寔不愛。蓋仲弓口喫也。

七伯祖子夷二子。以忠宣身後得官。嫁郭氏司馬氏姊二甥。亦忠宣所蔭也。黨事再興。皆減放大臣所得恩數。郎納二子官。仍奏二甥。子夷云。恐傷老姊之心。

祖妣甲戌冬。殁於鎮國軍。先子避地倉惶中。不復問術者。以意卜葬郡之水南。未幾。有建昌黃生者。過嵩下。愛之。問先子所居。以刺投謁。先子昧其人。託以它出。生力請曰。非有所覬。特欲言少事爾。先子出見。生問曰。水南新墳。知公所葬。術者爲誰也。先子曰。亂離中歸土是急。以意自卜爾。生曰。幾於暗合孫吳。此墳以術徵之。不以久遠論。來春當有天書及公。公赴無疑。先子曰。哀苦偸生。安有是理。笑而謝之。生曰。願公謹記此言。一揖而去。己酉二月。當路有薦先子者。果有御營參謀之除。

种世衡倅鳳翔。以賊編置高州。文正知其才。奏授武職。帥陝。提拔爲多。忠宣爲慶帥。种子諤爲環守。執羌爲盜。羌流南方。羌過慶聲冤。忠宣爲按驗。果非盜。釋之。時介甫當柄。諤乘時訴忠宣。挾詔獄。對獄寧州。事皆無狀。忠宣謫守信陽。家府自洛之恩平簿免歸。終光祿。喪時年三十七。怡然無干祿意。永嘉夫人詢曰。人爲親求官者多矣。爾親老家貧。既有一命。安得置而勿問耶。先子承志調原之曹掾。儆寓長安。於從舉劉鉿客次。見緋衣老出鬬事。後往覩先子曰。公范忠宣後乎。先子愕然不知爲誰。應曰是也。老曰。見公頤頷眉聲。類丞相耳。先子竊問其姓名。老曰。吾乃史師也。舊供事忠宣。拜丈丈於公家。契甚厚。委曲問行藏。先子具以告。相揖而去。先子之任。种忠憲克西夏。帥京原。辟史爲客。一日史從种部圖正己堂習射。种曰。以先祖才業。只終皇城使。某何人。叨冒乃爾。然子孫繼承。至今不敢忘范文正之德。中間以家叔事。頗難見渠子弟。欲訪其後。少報先德。未得其人也。史具言長安邂逅。先子曲折。种卽馳使具書。邀至軍前議事。一見甚喜。張宴酒酣。謂先子曰。先祖荷文正不報之恩。先子曰。蓋未聞也。种曰。公爲范氏子。獨不知此乎。先子曰。先公以公議舉人。非謂私恩。未嘗語家人也。安得知之。种益欽嘆曰。眞有家風也。厚贈先子歸。曰。此有警。當屈賢者席。威平之役。召先子從行。奏功。特改秩。旋□勞遷陞。四十一歲。已爲員外郎。皆种吹噓之力也。戊辰正旦侍坐。同叔兄晚饍。先子言窮達有命。不可妄求。因及此。謹退而記之。

先子從忠憲代州措置水事。調民搬運甚篤。至嶺下。見一卒捨水而坐。种問曰。爾何人。胡爲不行。曰。乃華亭卒爾。病未能去。种命斬之。先子昧意甚驚。問曰。太尉何遽如此。其人莫未應至是否。种曰。過不在斬。乃在問。曰。問而不斬。則人人皆効此卒。安能濟事乎。先子因掬宴。問种所以經綸之道。曰。爾父祖平日所行者是。師之足矣。但臨事使非是。精審決意行之。雖成敗在命。而吾無愧焉耳。

孟長文。河北人。政和間。爲羅之清平宰。正直有守。二子皆力學。舉進士。家居時。權陝漕幕屬與之遊。後以不能俯仰。觸漕使桑景詢。爲所窘撫。孟不堪其辱。欲還正郎。遂解印歸鄉。以詩抵先子一聯云。世事無窮貧不盡。人生有着到思量。復曰。僕之所享過分。二子雖未及祿。亦粗知學。豈能屈身爲兒輩計哉。未久。一子登第。戊辰十一月二十三日。因夜話及此。記之。

先子侍忠宣居永。判官魏中孚。字誠老。清潔自克之士也。同官有興作。製器用。老魏未能無意。每欲爲之。

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費。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且休二字。及解官。檢一任所供且休。具休錢盈千百緡矣。先子曰。士之入出官物。當以此爲法。不惟可以養廉。亦免剝下奉上之悔也。戊辰十二月二十一日。因侍夜話語作器用事及此。謹退而記之。

韓皓見素。持國姪孫也。寬仁有度。政和間。宰唐之桐柏。廣武堤決。勢逼都城。患在朝夕。朝廷檄郡縣收刷稻草爲擁捩計。甚急。時中夏。舊草已盡。新禾未實。上下危懼失措。桐柏西城有朝廷椿草數十萬。李彥主其事。輒動者流。不以蔭論。官吏睥睨。莫敢窺見。素呼耆老而告之曰。今盛夏新舊不相及。雖嚴督若曹。理難得草。而上危下迫。如有設此緩慢。吾曹何以生爲也。西城所椿。雖有大禁。吾願往取應急。得上寬主憂。下紓民病。吾被重責無憾。一境感泣從命。韓徑入西城倉。取納獨先。諸所水患賴平。李彥怒。欲劾寘之。諸司知其心。遷延旬日。至秋。鄉民老弱。皆晝夜刈生禾。補納西城倉。盡爲新草。上責遂緩。見素解官歸許。邑人立亭城北。名曰思韓。歲時相率拜望焉。先子所記韓之善政極多。戊辰十二月三日。

湘潭進士胡叔裕。好問博學。信義人也。舊與先子相識京邑。己酉冬。避地至潭。劫掠之餘。資行裝悉罄。湖亦困居。乃以千錢爲贈。曰。某雖貧。里中有所貸。公今流落途窮。少助行色。先公謝其意而卻之。有詩餞先子云。當年邂逅帝王畿。歲月侵尋若電飛。學士榮除青鎖闥。故人老衣白麻衣。尊前且鬪閑身健。眼底休論往事非。策恐鋒車促嚴召。片帆明發不輕違。先子有答詩。見家集。記。

忠宣守信陽。簽判李樗大夫之室。有才藻。魏國夫人書與往來。有謝魏國詩云。朝來瑞霧遍祥虛。果見麻姑降隨居。陶令蒲籬唯有菊。相如四壁但藏書。蕭條廷館門羅雀。冷落盃盤食欠魚。過後二句。

元祐五年季秋二日。忠宣呂汲公安厚卿秉政。宣仁聖烈皇后寢疾。中外憂懼。三公詣閤門乞入問疾。詔許之。至御榻前。障以黃幔。哲廟黃袍幞頭立榻左。三臣立右。汲公進問曰。太皇太后聖躬萬福。后曰。老婆待死也。累年保佑聖躬。粗究心力。區區之心。只欲不墜先烈。措世平泰。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辭氣憤鬱。呂公未及對。哲廟作色叱曰。大防等出。三公趨退。相顧曰。吾曹不知死所矣。

忠宣尹洛。謝克家叔往自河陽來。至中路曰白司馬坡。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暄墻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因坐負暄。略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無求。必鄰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翁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謝嘆息而去。謝後與先子會宛丘。語及此。曰。忠宣當時信及百姓如此。十月二十五日。夜話言及。謹退而記之。

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先子。問曰。明公頤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即命釋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王子野侍制家，有老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生曰：試觀之，何物可下飯乎。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唯饑可下飯爾。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無名子從學晉直，未幾，文大進。嘗題扇上畫小兒迷藏詩云：誰剪輕紈織巧絲，春深庭院作兒嬉。路郎有意嘲輕脫，只有迷藏不入詩。蓋得延小兒不及迷藏也。

忠宣宰襄邑，有二鳥類鸛，灰羽赤喙，遊翔乘爲異，以術數致得，畜之。愛食虺虺，入口中即爲水。畜之半年，一釋虺虺蝕盡，竟不知其名也。有廣南賈者過見之曰：此擅鷄毒鳥也。後死其一，居無何，忠宣閱廣南異物志曰：擅鷄，鴆鳥之別名。始大驚駭，即命殺而焚瘞之。

溝朴子文，信實君子也，爲江夏縣令。勤省過失，平居未始懈惰，臨民御政，必稽參條理，然後行。設有小愆，則以狀自劾，使吏望闕宣讀，呼名，朴則公裳唯諾于下，示其改也。忠宣薦其才。

忠宣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檢束，穢行甚彰，然不犯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五侍郎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犯固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則未能，俟爾守此未晚。後數年，侍郎果守洛，久患其事。有恭肆婦人，文及甫之舊妾也，與佛牙主通，被盜訟至府，事連佛牙。侍郎忽省前過，知其文氏妾，恐有所請，就庭下直面鞫勘，案成，僧罪應徒，而背有大瘤，吏以聞。侍郎判曰：非瘡非病，特決戒。閑者扃門即行，及市狀至，囑附無及，復回，僧二杖而瘤落，三杖而至斃。一境莫不驚伏。

侍郎尹洛，賈者有銀數十兩，爲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莫伏，二賈者紛辨不已。侍郎得其情，令吏搜檢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即當時抑下，吏莫能曉。公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索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公後令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中者，即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

許昌郭挺元傑，從李方叔學，久蒙訓導。方叔死，挺有挽詩云：顛悴詞林失俊英，已應精爽在蓬瀛。楷模昔日依元禮，貧病他年累長卿。無復波瀾窺大手，空將日月送虛名。當時穎曲爲耕地，祇有風灘晝夜聲。

孔收寧極，有道之士也，視文正爲友婿，與忠宣、持國遊。持國守許，孔居郊，常具車馬邀致郡治之後圃庵，同炙促膝，快論人間事，久而復歸。一夕大雨，孔告還，持國獨寢庵中，有詩寄云：雨滿庵上茅，風亂窗前竹，繁聲互入耳，欲寐不得熟。緬懷田舍翁，石逕滑馬足，遙山暗秋燈，一路何處宿。又有訪友詩云：驅車下橫嶺，西走龍陽道。青烟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知應近生處，民風故醇好。又云：不踏南溪路，于今又幾春。能來共聯轡，還是舊遊人。載酒寧乘興，談經或入神。猷餘不無媿，林壑可遲身。

許昌筆人郭純，隸業甚精，遠人多求之，所入日限五千，數足，不論早暮，閉肆出遊，恣其所之，盡醉始回。雖寒暑不失一日。大雨，先子至西湖，見郭夫婦並酩酊笑歌而來，因謂曰：何不家居飲酌爲安乎。郭笑曰：家中非無酒，但飲之不佳耳。識者或偉之。

許昌進士馬磐子漸，五侍郎少時受教，後光祿大卿行繼處席下，爲范氏三世師。磐死，有二子，貧甚，所居切隣曾存之，屢欲市之，酬重價，二馬焭焭忍窮不欲，曰：先人故廬，兄弟當死此，不願易也。鄉人服之。

許昌洪道爲許學正，鈐束諸生嚴甚，輕薄者皆怨之。嘗他適，書所居壁云：某日某上謁良輸先輩，皆歸不解。徐釋之，蓋逆姓而言，乃短舌者之習言也。

王齊叟彥齡，叡弟也，有絕才，九流無所不能。宣和間，上愛琵琶，博選工妙處樂府，彥齡往視，工者彈撥，因戲問一二，工失措，再拜就學焉。能相楊舞長曲，左右周旋如神，觀者失色。又以蹴踘馳天下名。嘗畫梅影圖，形影毫釐不差，萬荷圖狀極纖細，生意各殊，識者奇寶之。以五行自推，年止三十九，果如其言。臨終有禪頌云：醉魂今夜不須尋，請看武陵溪上月。

王觀、與章子厚友善，俱以疎散稱，時號觀三悖。七各言其窮也。子厚執政，觀蹭蹬不遂，至嘗見子厚，遂至閑中話舊，欲去，子厚令引馬就登，觀上馬對衆顧謂子厚曰：相公莫要忘了觀三。子厚頗有慍色。

李禹卿，文正夫人兄也，爲泗倅，有才略，御下頗峻，官吏怨之。其姪嘗稛載貨物過境上，稅官以狀聞，意欲李放免，持以爲訟（訟一作公）。李即判曰：係禹卿大功親，並無稅物。稅官如得奇貨，將欲訟于上，未及發，李先追稅務官吏致獄，曰：吾五服內所當隱，而監吏而漏重稅，邪各抵罪。時楚有大獄，屢易官讞，翻覆累年不決，上司委李，李至，於鞫案中取事令吏問，白犯者慟哭服辜（辜一作伏）。

光祿舊藏麻師一雪雀圖，奇甚，士夫嘗就看之。光祿居許，李之儀端叔時任許幕屬，以詩借云：圖中塵跡已寞寞，說着麻翁耳便醒。凍雀高低棲舞白，枯槎零亂倚寒青。欲憑妙手聊模寫，暫借遺蹤作典刑。老去未能忘者相，他年要伴草堂靈。

鄧琰德甫，永州人，鄉舉八行。忠宣謫永，館門下，教授諸孫。後過長沙，與故人蔣擢光之遇，蔣有送詩云：高誼耳冷幾經秋，解后長沙得少留。莫畏洞庭風浪險，主翁元是濟川舟。蔣由是詩名播湖湘間。後零陵簿李良輔媚附蔡京，以蔣詩聞於上，蔣被貶竄，守倅舉鄧八行者皆譴黜。李借此進。靖康間，呂元直執政，良輔至堂干祿，呂偶記昔事，云：爾非陷范忠宣者耶。命左右毀其朝服，縉紳莫不快意。

晁詠之道、美叔子也，爲宏詞魁，志大才豪，意欲俯拾青紫。元符間言事坐黨廢，頗鬱鬱不平。爲京兆幕屬，有送高僕恩赴闕詩云：當時鷄犬皆得道，自是劉郎不得仙。家本東都，以禁不可歸，有詩云：自數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後骨肉淪喪，獨至都城外，和陸公遜遊西池詩云：傷心有恨闌存歿，袖手無人問姓名。蓋自傷之至也。

李充子美，洛人，家業貧賤，好學不倦，從程正叔遊。忠宣招館下，隨仕五六年，歸見正叔，正叔曰：子久從范，何所聞見。充曰：范公奧蘊妙用，某固難測，相從累年，但見貴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其賤爾。正叔首肯，回謂門人曰：李生非常才也，二三子速往見之。

先子舊藏唐末造虞有賢書送臥雲道士詩云：臥雲道士來相辭，相辭倏忽何所之。紫閣春深烟霧鎖，東

風花柳折枝枝。〇興成酒熟有時節。寒食恐失松間期。冥鴻一見傷弓翼。高飛展轉心無疑。謫酌數盃酒。狂吟幾首詩。留不住。去不悲。醯鷄蜉蝣安得知。

杜甫解悶詩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人害馬翠眉疎。先子問光祿。言此詩爲荔支作。

張康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洒。水浸碧天何處斷。翠色冷光相射。蓼岸荻花中。隱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門外酒旗低迓。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危欄。紅日無言西下。公晚年解居。有侍妾曰安康。奉公甚謹。未嘗少違意。公嘗召而謂曰。吾死亦當從我耶。妾亦恭應曰唯命是從。公薨。妾相繼果死。人以爲異。

張先子野郎中一叢花詞云。懷高望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魂正引千絲亂。更南陌香絮濛濛。嘶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橈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斜月簾櫳。沈恩細恨。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一時盛傳。歐永叔尤愛之。恨未識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謁永叔。閽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東坡守杭。子野尚在。嘗預宴席。有南鄉子詞。末句云。問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蓋年八十餘矣。

魯直在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於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獲其一言。少助其乏。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做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褻放野。同人竟無所濟。

一相士黃生。見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爲遊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爲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先祖見魯直。因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金。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蓋譏黃術之難信也。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趙概信可、許人也。以才稱鄉里。爲陝曹屬。潦倒選調。先子與之鄉舊。既在太原。趙孫徵相謁。因館於書室。是夕八月十四日夜。先子具酒飲食。宣使張永錫召先子會酌。趙獨處寂寥。就枕即作一闋。達先子云。今夜陰雲初霽。畫簾外月華如水。露濕晴空。風吹高樹。滿院中秋意。皎皎蟾光當此際。怎奈何不成況味。真近簷間。休來窗上。且放離人睡。永叔見之大喜。贈上尊數壺。先子爲求薦章。僅改秩而終。

傳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紙。尚記有一黃鬚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竊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飯罷。灌足於門。見一黃鬚老翁坐於側。且熟視。神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己者。欲避之。頃於身皮囊中。取一人頭切食。甚閑暇。靖異之。乃親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爲王。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中數人奕。翁同竚立。云不見其人矣。頃有一披衣從中出視奕者。蓋太宗也。翁遽曰。即此人當之。汝善佐其事。遂別餞。留連久之。語靖云。此去四十五年。東夷中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即我也。靖既佐唐平亂。貞觀中。東夷果奏有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異哉異哉。

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長安。唯酥梨筝時復在念。其他漫然不復記憶。可謂風流矣。

李師中復之帥桂。能歸。一詞題別云。子規啼破城樓月。畫船曉載笙歌發。兩岸荔支紅。萬家烟雨中。佳人相對泣。淚下羅衣濕。從此信音稀。嶺南無雁飛。荔支烟雨。蓋桂實景也。

曾子開。守亳秩滿。丐祠歸江南。一詞別諸僚舊云。歲晚鳳山陰。看盡楚天冰雪。不待牡丹時候。又使人輕別。如今歸去老江南。扁舟載風月。不似畫梁雙燕。有重來時節。

忠宣守洛。游師雄景叔、忠宣門生也。赴陝漕任。過洛留數日。啓行。忠宣餞于郊。拉程正叔會。而使妓侑酒。蓋忘正叔之來。旋悔之無及。景叔以正叔年德高。讓居上坐。正叔亦不辭。酒數行。景叔啓白忠宣曰。數妓遠出頗勞。某願各酹一盃。遂執爵遍勸諸妓。正叔不樂。忠宣甚惶怖。勸將畢。正叔厲聲曰。景叔、頗公愛陝之百姓亦如此。景叔執爵從容操西音曾曰。獲侍講。只有此一句褻。正叔亦爲一噱。忠宣意遂解。

晁端彥美叔。一日會賈易及東坡。賈時爲諫。蓋嘗劾坡於朝。晁亦忘其事。遂同會。酒酣。坡嘗曰。某昨日渚朝。有一人乘酒臥東衢。略不相避。某頗怒之。因命左右曰。擒而繫之。酒者曰。爾又不是臺諫。只有胡纏亂纏。易應聲曰。誰教爾辨。坡公終席不樂。美叔終身自悔拙於會客。忠宣曰。吾向非景叔之侯。亦嘗抱美叔之恨矣。

石蒼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干祿。留數月無成。石作詩以別歸云。逸上句。臘前二聖擁千官。唯有搖門羈旅客。却隨社燕入長安。韓覽之憫然。遂注一官而去。

滕甫元發。視文正爲皇考舅。自少侍文正側。文正愛其才。待如子。視忠宣爲叔。每恃才好勝。忠宣未嘗與較。皇祐元年。同忠宣貢京師。忠宣囊中物。滕嘗自取之付酒。或濟困乏者。忠宣初不問也。是年忠宣登第。滕失意歸。文正責怒滕。欲夏楚。其無間如此。愛擊角毬。文正每戒之不聽。一日文正尋大郎肄業。乃擊毬于外。文正怒。命取毬。令小吏直面以鐵槌碎之。毬爲鐵所擊。一作起。中小吏之額。小吏護痛間。滕在傍拱手徐言曰。快哉。文正亦優之。至登第仕宦始去。後四十年。忠宣自右相出帥太原。與滕爲代。將行。滕設宴津館。會忠宣及魏國夫人。慷慨道昔日事。痛飲達旦。滕手作數語云。當年風月。共遊王謝之庭。又云。道四十年之舊話。曷盡情懷。其詩云。食鼎早爲渴右相。有文今作魯夫人。蓋魏時封魯國。一時傳其精確。

崔豫忠宣長外孫也。爲長安縣尉。爲人自負。厚於貴物。忠宣守洛。崔以書求教。忠宣答之。其略曰。我平生

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未嘗頃刻離此．又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韓魏公相神宗．一日得旨理汴河役兵事．有問許面對．神宗謂韓曰．前日汴河事如何．韓對曰．汴河之役．措置亦未便．頗有怨咨．更望陛下詳處．神宗作色言曰．為君者亦甚難矣．管又不是．不管又不是．待將若何．魏公退步謝罪曰．臣愚意無他．只欲奏陛下知．責有司為久遠之利耳．韓恐懼遲第．聽命者數日．紹興丙辰．張德遠督兵淮上．先子吞緘幃中．張日與僚屬語次道上之眷錫至再三．先子從容曰．某嘗記韓魏公事神宗．具述上事云．當是時．韓公性命難保．何寵錫之足云．德遠始則傾聽．終變色無語．同僚者以先子為名言．

元符庚辰．蔡京出．韓師瑗當軸．下詔求言．其略曰．言之當者．朕有厚賞．言之不當．朕不加罪．朕言惟信．無慮後悔．於是四海之士．莫不慷慨論蔡京之失．時忠宣在永州．聞之嘆曰．師瑗果能辨此乎．未久．京復相．舉言者竄嶺外．善類於是盡矣．

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帶御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為人樣子．狄詠．狄青子也．

文正嘗指呂許公之失．文正出帥陝．呂欲疎遠之．及韓、夏二公悉改除節鉞．蓋換武則不能在朝廷也．文正知其意．懇上章辭之而不受．

溫公獨樂園林賦詩述美者甚衆．李夷行炳大有見山臺詩云．闕上句．紛紛紅紫簇虛簷．山光不肯饒春色．故向花間出數尖．蓋臺側盡栽花卉也．

隸川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弟忤其意．遂撻之．親鄉中聰者目曰．愷悌君子．自號澗上丈人．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剔鬢頭面．舉止妖嬈．目為澗上丈母．

李清臣邦直．平生罕作詞．唯晚年赴大名．道中作一詞云．去年曾宿黃陵浦．鼓角秋風．海鶴遼東．回首紅塵一夢中．竟死不返．亦為詩讖也．

范蜀公六十三歲致政．歸第後十餘年．上欲起之者再三．蜀公表謝云．六十三而告老．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孰云中禮．朝廷無以強之．竟從其請．

掌禹錫博通子史百家．作證類本草．而訥於為文．時輩頗於此鄙之．嘗作詩曰．風定落花深一寸．日高啼鳥度千聲．又云．喚鶯林外千聲囀．芳草堦前一尺長．歐公謂忽作人言．

忠宣守陳州．黨錮禍起．盡竄善類．忠宣以救蔡新州．為論持正．獨免．時年已七十．親識皆勸止之曰．公年七十．中外亦不復望得幸免．何自苦如是．公笑曰．我受國厚恩．備位宰輔．合灑血攄誠．萬一感回上意．所濟非細．若忤旨貶謫．蓋亦分也．遂自草奏章．命諸子緘封．外人無知者．章上．即為行計．未久謫隨州．分子舍寄食許蘇二郡．骨肉離別．哭聲衆不忍聞．忠宣蓋怡然自若也．繼安置永州．魏國夫人嘗曰．吾非有仇于章相公．何使我至此．忠宣每答之以命．至道中夜失舟．骨肉狼狽野宿．忠宣笑謂魏國曰．此亦章相公耶．

文正長子監簿純祐．幼有智略．與當塗國家子有游．富氏引葬．陳設從葬祭用甚備．觀者如堵．器用蓋竭遺者．監簿在側．取一器擘而示衆曰．此糞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為笑己．監簿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爾先塋耳．富子嘆服．時始十餘歲．

蔡持正少於泗州道中山寺讀書．僧厭其久．書舍有竹．書一絕壁間云．窗前翠竹兩三竿．蕭洒風吹滿院寒．常在眼前君莫厭．化成龍去見應難．已有爭相氣味．蔡作相．其詩尚存．先子經過嘗見之．

蔡叢正淳民倅撫．先子謂之．見一同人役詩．中兩聯云．吾儕志正堅如石．俗眼相看薄似雲．貧病已廿明世老．實恐留與後人分．先子因贊叢禮遇之．

明道雜志

張耒著

張太史明道雜志

宋　宛丘張　耒文潛著

白樂天作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時，問筆工毫用何處兔，答云，皆陳、亳、宿數州客所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蓋兔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出入爲荊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禿，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之，偶不問耳。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謂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圜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爲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今文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采詩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義，蓋無能名，亦蕩蕩也。

采石中元水府祠有韓幹畫馬一軸，是一武臣過祠下舍之，蓋模本也，而人皆以爲眞。余嘗取視之，其典刑乃幹法，落筆洗色，常工所爲耳。祠前人說，頃年張唐公罷太平守，過祠下，見之不能舍，乃令畫工模易取去，以模者納廟中。及行，他舟皆發，獨載畫一舟，引之不動，其勢自沉。張公大恐，還舊本，舟乃安。余紹聖丙子歲罷守宣城，道采石，見此畫，其秋，寓居宛丘，於外氏李家見所畜模本甚多，一馬與中元祠中正同。

乃信其爲模本決也。眞幹畫乃可寶，模本固易得，唐公何用愛之如此。而神亦甚寶之，由此言之，非獨唐公之鑒未精，雖廟神亦誤信也。

余所聞相工之驗者固多，其尤異非常法所到者有三事。其一，歐陽文忠公應舉時，常游京師浴室，店有一僧熟視公，公因問之曰，吾師能相人乎。僧曰，然。足下貴人也，然有二事耳。白於面，當名滿天下；唇不掩齒，一生常遭人謗罵。其後公以文章名世，而屢爲言者中以陰事，然卒踐二府。其二，江鄰幾學士在館閣，有時名，諸公多欲引之，而鄰幾流落不偶，與故相吳正憲相善，時有一僧能相人，且善鑒，游江、吳二家，無幾，江被召修起居注，吳相甚喜，一日謂僧曰，江舍人修注，殊可賀也。僧愀然曰，事未可知。吳詰其故，僧曰，江舍人金形人，於法當貴，而留滯至今，久不解其故，近方能了耳。吳曰，何也。僧曰，非他金，鉛金耳，修注當日在君側，本朝火德，鉛在火側，安能久也。吳亦未以爲信，後百餘日，江得肺疾不起。其三事，蘇舜欽除名居姑蘇，唐詢彥猷守湖州，蘇與唐善，因挈舟自蘇訪之。時湖有報本長老居簡，有異術，善知人。唐因謂居簡使相蘇，簡曰，試使來院中。蘇他日往過簡，簡乃設食具榻，留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簡乃登蘇臥榻，若聽其息者，蘇覺，乃胗其臂若切脈然，良久曰，來得也咼。吳人謂咼如是。更無他語。他日，唐問簡，簡亦以前四言對之，唐亦不曉。蘇將行，又過簡，因問之曰，來得也咼，是何等語耶。簡從容曰，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蘇大不意，因不復言，而舜欽以明年黨恩牽復爲湖州別駕，遂不赴官，無幾何物故。此三事相術之異者。

某初除祕書省正字時，與今劉端明世泰同謝，劉時除左史，余舊見相人術，貴天地相臨。謂眉額之勢相應。余見劉有此相，又精爽明潤，心頗奇之，歸謂同舍晁無咎曰，劉左史不還作兩府，晁不以爲然。劉竟再歲簽書西府。無咎嗟服余言之驗，許將罷成都，入北門，晁二言，沖元非學士可留，非久當執政，不知何以知之。已而許果除右轄。晁二謂余言，君言劉簽書固如神，我相許右丞也不疏。

呂與叔，長安人，話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數子得官，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遂斧爲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觀方爲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余戲秦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而秦不就。

河豚魚水族之奇味也，而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中毒則覺脹，亟取不潔食乃可解，不爾必死。余時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蔞蒿、荻筍、菘菜三物，云最相宜，用菘以滲其膏耳，而未嘗見死者。或云，土人習之，故不傷，是大不然。蘇子瞻是蜀人，守揚州，晁無咎、濟州人，作倅，河豚出時，每日食之，二人了無所覺，但愛其珍美而已。南人言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五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云能毒人，而土人亦不甚以捕也。蘇子瞻在資善堂，與數人談河豚之美，諸人極口譽稱，子瞻但云，據其味眞是消得一死，人服以爲精要。余在眞州會上食假河豚，是用江鮰作之，味極珍。有一官妓謂余曰，河豚肉味頗類鮰而過之，又鮰無腴，腴也。[illegible]尻，河豚腹中白膜也，土人謂之西施乳，珍美之極。晁無咎謂味似鱖鱖而肉差緊，多食不令人逆。此魚出時必成羣，一網取數十。

初出時。雖其鄉亦甚貴。在仲春間。吳人此時會客。無此魚則非盛會。其美尤宜再溫。吳人多晨烹之。候成儀客至。率再溫以進。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大粟。而浸之經宿。大如彈丸也。或云。中其毒者。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皆可解。余見人有說中此毒。急服至寶丹亦解。橄欖最解魚毒。其羹中多用之。而吳人悉不論此。直云用不潔解河豚。是戲語耳。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嘗吳人因食河豚而死。或云。丁自是中風。非因食魚。

韓少師持國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其一句云。多情到了多病。有老婢每聽之。輒云。大官體中每與人別。我天將風雨。輒體中不佳。而貴人多情致病耶。又有一官人談語好文。嘗謁一班行。臨退。揖而前曰。未敢款談。旦夕專候字下。班行作色曰。何如趁取今日晴暖說了。而此官人了不解。

先人嘗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將之官。名公多作詩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工。吳詩云。全吳風景好。之子去絃歌。夜犬驚皆少。秋鱸餉客多。縣樓疑海蜃。衙鼓答江鼉。遙想晨鳬下。長橋正綠波。王詩云。乍破軒綏寵。新辭計省繁。三江吳故國。百里漢郎官。煙水蓴牙紫。霜天橘顆丹。優游民政外。風月卽清歡。

王中父名介。衢州人。以制舉登第。性聰悟絕人。所嘗讀書皆成誦。而任氣多忤物。以故不達。終於館職。知州。其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此格古未有也。平生所嗜唯書。不治他事。其談語多用故事。淺聞者未易曉。知湖州日。判司琢請覆檢官狀云。督郵所由得此狀。還箋督郵無知者。乃復入白之。介曰。督郵卽錄參也。樸儒如此。全不讀書。聞者皆笑。

杜甫之父名閑。而甫詩不諱閑。某在館中時。同舍屢論及此。余謂甫天姿篤於忠孝。於父名非不獲已。宜不忍言。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誤也。寒食詩云。田父邀皆去。鄰家閑不違。仲至家有古寫本杜詩。作問不違。作問實勝閑。又諸將詩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旂北斗閑。寫本作殷。字亦有理。若更雄健。又有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驚鷗下急湍。本作開幔。開幔語更工。因開幔見蝶過也。惟韓幹畫馬贊有御閑敏。寫本無異說。雖容是閑敏而韓卒哭乃諱。則贊容是父在所爲也。

先君嘗從趙周翰授易。與周翰稍密。先君嘗與客語。周翰作詩極有風味。據此風流。是溫飛卿、韓致光之流。而世以積儒處之。非也。嘗作梅詩。有一聯云。霜女逞靈長著素。玉妃餘恨結成酸。又有一詩。以向來爲題。其詩曰。向來精思已陳陳。旅思無端不及春。潘子形容傷白髮。沈郎文字瞻丹脣。此詩奇麗之極。豈野儒所爲乎。

七言五言四言三言。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然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但除四言不全章如此耳。韻雖起沈休文。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但休文四聲。其律度尤精密耳。余嘗讀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者。至來於鋪言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黃九說。雖推詩何以見取於夫子。只是取趁韻耳。謂喩彼日月以下至篇終韻極不倫也。韓吏部此日足可惜詩。自嘗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雖越逸出常制。而讀之

不覺。信奇作也。子瞻說。讀吏部古詩。凡七言者。則覺上六字爲韻設。五言則上四字爲韻設。如古不強起時難。更持一念萬漏之類是也。不若老杜語韻渾然天成。無牽強之迹。則退之於詩。誠未臻其極也。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古今人作七言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人清晨梳白頭。先帝天馬玉花驄之類。而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斤引纆徽。雖欲悔舌不可捫之類是也。退之作詩。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詩律尤精。如愁深苑猿夜。夢知越鷄晨。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之類。當時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筆。從來便忽略小巧。故律詩多不工。如陳商小詩。敘情賦景。直是至到而已。脫詩人常格矣。柳子厚乃兼之者。良由柳少習時文。自遷謫後。始專古學。有當世詩人之習耳。

南唐平。徐鉉入朝。見中朝士大夫寒月衣毛衫。乃嘆曰。自五胡猾夏。乃有此風。鉉邸之不肯服。在邠州中寒疾死。鉉之爲此言。是不甘爲亡國之俘。爲餘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豈不讀毛詩也。豳詩曰。無衣無褐。鄭玄注。褐。毛布也。毛布非今毼子乎。則其來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爲裘。取毛織之爲褐。理何爽乎。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黃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他何。

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最學者大病也。老杜同谷詩有黃精無苗山雪盛。後人所改也。其舊乃黃獨也。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其根唯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耳。飯裘士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鄭玄解經。以緣爲祿。以儀爲莎。亦此類也。

古說黃目。乃尊上畫人目。而禁中有古樽。乃畫龜。或言龜中惟龜目最黃。不然。人目黃乃病也。

杜子美有問人求小猢猻詩曰。聞說夔州路。山猿樹樹懸。猢猻與猿兩物也。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猢猻。亦大腐矣。

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遮莫我考終命耶。有一客詩云。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赧也。

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遍歷侍從。而作詩每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而實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興也蓋取毛、鄭孫詩分六義者。又云。願君不忘鄙言。其雖老悖。然所謂者耆之歲。不妨也。

善之言。某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而求免稅。書扎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乖大人指揮。令往荊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絕倒。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第一。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諢語。而胥吏每一題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葫音鶻。

蘇侍郎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別人類。已足觀政矣。

錢穆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精要而不繁。

俗說宋莒公通小學。好證人誤書。坐此亦招怨。如李承臣三子名皆從羽字。長翥朋。次復圭。次徙鷁也。莒公曰。朋象鳳羽之形。非兩月也。正此類甚多。又有以方回首類之。曰不知回字直屈一筆耳。非兩口也。

漢陽、武昌濱江多魚。土人取江魚皆剖之。不加鹽。暴江岸上。數累千百。雖盛暑為蠅蚋所敗。不餒也。候其乾。乃以物壓作鮓。謂之淡魚。或往江西貨之。一斤近百錢。饒、信間尤重之。若飲食祭享。無淡魚則非盛禮。雖臭腐可惡。而更以為佳。一船淡魚其直數百千。稅額亦極重。黃州稅物每有三淡魚船。則一日課利不登。

貢父劉公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公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也。答者曰。始年七十三矣。劉公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曰。何故也。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潞公聞之甚不懌。宏中、穆字也。

熙寧中。有班中一大校。姓李。忘其名。嘗監牧馬於陳留、雍丘之間。野中有叢祠。俗傳以為周魏王公主墓。李因取紙錢就墓拜焚之。紙錢不化。因忽昏仆地不知人。久之甦。謂其徒曰。周公主召我。又嘖曰。乃爾富貴。因不復語。雖問亦不答。牧事已歸家。即與其妻異寢。後亦疑疾。元豐中。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又云。備馬云當從駕。其父問從何駕也。答曰。皇太后駕也。既被衣冠。良久遂卒。乃慈聖太后崩日也。

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嘗在杭謁珊禪師。珊見之殊傲。俄頃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搥珊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沈存中博學多能。天文曆數。鍾律壬遁。皆極其妙。尤善用算。然甚好奕棋。終不能高。嘗著書論棋法。謂連書萬字五十二而盡棋局之變。而余見世工棋者。豈盡能用算知此數。至有不分菽麥。臨局便用智特妙。而括欲以算學之。可見其透矣。括又自言推數知死時在稱意中。嘗言括死時頗熱鬧。然括之死乃在謫廢中。非稱意也。

王聖美嘗言。經傳中無嬸與妗字。考其說。嬸字乃世母字二合呼也。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眞言中合兩字音一音。）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終卷。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何涉、蜀人。

余游洛陽大字院。見歐公、謝希深、尹師魯、聖俞等遊嵩唱和詩牌。從有一和者。稱鄉貢進士王復。有一聯押權字特妙。早歸秋有信。多雨暑無權。後不甚顯名。洛人云仕亦至典郡正郎。

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

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

王荊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荊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學士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荊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貢父滑稽而解紛多此類。

韋禹錫學士。厚德老儒。而性涉遲滯。嘗言一生讀書。但得佳賦題數箇。每遇差考試。輒用之。用亦幾盡。嘗試監生。試砥柱勒銘賦。此銘今具在。乃唐太宗銘禹功。而韋公誤記爲太宗自銘其功。宋渙中第一。其賦悉無太宗自銘。韓玉汝時爲御史。因章劾之。有無名子作一闋嘲之云。砥柱勒銘賦。本贊禹功勳。試官親處分。贊唐文。秀才冥上子裏。望駕幸并汾。恰似鄭州去。出曹門。冥子裏。俗謂昏也。

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一視地工驗之。而召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於辭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視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或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矣。東北人謂斫伐爲坎。

世傳謝仙火字云。謝仙是雷部中神名。主行火。此乃木栰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火猶甲也。乃謝仙火中木也。今栰商皆刻木記主名。不惟謝仙也。意或偶合道藏所載乎。未知可也。

莊子論萬物出入于機。有程生馬。馬生人。而沈存中筆談乃謂行關中聞人云。此中有程。遂以爲生馬之程。而不知秦謂蟲爲程。蟲即虎也。豈莊子之謂歟。生馬生人之論。古今未見通者。未可遽解也。

王黃州詩云。刺史好詩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黃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切迎斤）不知呼醉吟竟是何名也。黃州廝役多無名。止以第行爲稱。而便稱爲名。余自罷守宣城。至今且二年。所過州府數十。而有佳酒者不過三四處。高郵酒最佳。幾似內法。問之。其匠故內庫匠也。其次陳州瓊液酒。陳輔郡之雄。自宜有佳匠。其次乃黃州酒。可亞瓊液。而差薄。此謫官中一幸也。平生飲徒大抵止能飲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惟劉仲平學士、楊器之朝奉能大盃滿釂。然不過六七升醉矣。晁無咎與余酒量正敵。每相遇兩人對飲輒盡一斗。才微醺耳。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粟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釂三盃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士人有雙嘶者。性滑稽。嘗爲縣令。因入村治事。夏暑憩一僧寺中。方入門。主僧半醉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盃否。嘶怒其容易。叱去。而此僧猶不已。曰。偶有少佳酒。同飲三盃如何。嘶發怒。令拽出去。戒以閽吏。嘶亦就憩。至晚。吏呈案。嘶乃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盃。禮讓往來。請上座。約喫八棒。竟笞遣之。

蘇舜元、字才翁。舜欽字子美。兄弟也。舜欽名藉甚。才翁人少稱之。然才翁書字清勁老健。實過子美。至爲詩有嘉句。子美亦不逮也。才翁有宿僧院詩一聯云。斷香浮缺月。古像守昏燈。可謂嘉絕。

高郵崔伯易龍圖性信鬼神，歷典郡，所至必謁祠廟，其居家亦常祭享，甚專精也。嘗爲余言任兵部員外郎時，一日下直出省，其直舍有火爐，盡去火，以大鐵眾覆之，明早入省去鐵眾，則灰上有一名字，命中不得人省已往之，遂復置爐，乃祝之曰：若果有所告，來日當別有字。來早去眾，視之，有一衣字，崔了不解。其後不數日遷禮部郎中，初視事，吏持一印來曰：此名衣郎印也。蓋禮部掌撰賀慰語表，從後署所撰郎官名，故有此印。伯易以謂神告。

楊大年奉詔修册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眞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而心頗自愧，竊倫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

黃州蓋楚東北之鄙，與蘄、鄂、江、沔、光壽一大藪澤也。其地多陂澤丘阜，而無高山，江流其中，故其民有魚稻之利。而深山淺澗，往往可灌溉，故農惰而罕事，不修其商賈之所聚，而田稍平坦，輒爲叢落，數州皆荒落也，而黃之陋特甚，名爲州而無城郭，西以江爲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間爲藩籬，因堆阜攬草莽而已。城中民居幾十二三，餘皆積水荒田，民耕漁其中。方盛夏時，草蔓蒙密，絡互衢路，其俗褊迫儉陋而樸巧，語音輕清類荊楚，而重濁類江左。雖瀕江，而大風雨大寒暑輒無魚。其蟲多蛇，號白花者治風，本出蘄州甚貴。其出黃州者，雖死而目有光，治疾有驗。士人能捕之，歲貢王府。黃人言此蛇不呆食，蟄草中遇物自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盡如本草所載。余嘗病疥瘡，食盡三蛇而無驗。黃之東三驛地名岐亭，有山名拘羅，出璞蟆，俗傳其大者丈，士人捕得以煙熏乾之，商賈歲販入北方，士人有致富者。

余謫官時，自宛丘赴黃，自陳遂蔡，由蔡道光，乃至。自蔡之新息東門渡淮，後遂入光境，皆大山峻嶺，險處更不通馬，徒步而登。其著者曰雞笑、門限、春風、鮑家，皆嶺名也。自入光境無麵食，市所售餅餌，色如土，沙磚不可咀。入黃境先道麻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稍稍摧敗，不相屬矣。云麻城令有張君者，課民植之，後宰不能繼，故松稍衰。而余在黃時，令呂者以課民種松遷罪矣。黃州牌稅最重，所謂牌者，皆大木版，每四片爲一副，蓋一棺之用也。其販皆自湖、衡、郴、連、辰、邵等州，其山多大木，山中人售版直甚賤，又多以糟帛魚鮓牛肉等相易，而至黃州貨之，獲厚利，故雖重征，商人不憚也。大者爲牌板，所謂牌者，編竹爲之，而周以木浮之，牌而每至江流急處，則先放牌，更自牌緣索牌上攬索而前，則牌行差安而無虞。小者爲梯牌，兩隅搖櫓如舟，凡牌皆中立一柱，置出牌下，所以候水深淺，謂之將軍柱云。湖南遠方，北人守官者化設多乘牌，所至乎官府求怪稅，或買乘客牌，卽爲主之，亦一弊事。

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倡。鄰人有鬬者，排動屋壁，富人子方驚懼疾走出，惶遽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爲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爲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卽知其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紹聖戊寅歲，余在黃州，見上元沽酒人頭已簪麥穗，士人畫常年不爾。

黃州江南流在州西，其上流乃謂之上津，其下水謂之下津，去治無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頗峻峙，士人言此赤壁磯也。按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南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而黃人呼赤壁訛爲赤鼻。

蘇侍郎由黃門謫知汝州，因游天慶觀，見殿上壁畫甚精，問之乃吳道子筆也。而殿稍不完，因施己俸新之。工又於殿脊上火珠中見有書字，蓋記建殿年月，後有書曰：某年月日有姓蘇人重修。校其時，正黃門修時也。然則人之行止，豈偶然哉。

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如大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

楊國寶學士，晏陽人，頗以文行著稱。元祐中任開封府推官，一家大小十餘口死殆盡，國寶最後亦卒。先是國寶有妹嫁依其兄以居，妹有庖婢，一日忽如病心狂，語終日不休，語頗宮怪，或取土爲丘墳狀，守之而哭。人以爲不祥，勸楊逐之，楊不聽。時某與楊同館供職，時楊方與一女，一日謂余曰：余夜夢一蛇首有冠，余棄閉蛇身而冠闕之喪門，大不祥。心知禍之禍未已也，不欲言之，已而果然。

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事，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輒爲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一日弄者曰：雲長古猛將，今斬之，其鬼或能崇，請既斬而祭之。此子聞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費，此子出銀器數十。至日斬罷，大陳飲食如祭者，事無賴聚享之，乃白此子，請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於是共分焉。蒋問此事不信，近見事有類是事，聊記之以發異日之笑。

黃州雨後泥中有蟲如細蚓，長尺餘，土人謂之蠱。害或人踐之，至其所踐處皆坼裂。又有一蟲，亦謂之蠱，頭如劍，身長尺許，稍紫之，卽斷不傷，而北方凡屋角陰處有蟲善躍而長，眉目有斑，竄暗亦有，南人謂之蛩虼，兒疑時所謂伊威。

黃州憑壁間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腹極小，行甚駛，腹無絲，不能爲網。

蘄州一日有赦書至，乃紹聖五年五月朔受傳國寶赦也。郡官未知赦因，請問太守，其守妄人也，曰：此赦以近修大慶殿成耳。乃是赦文中有一句云告成大慶，記唐人有得友人書云：改年多感，卽宣傳云：近改多感元年，正類此事。

王荊公知制誥，因讀張公安道舊制詞，見其作曹佾建節制，其一聯云：世載其德，有狐、趙之傳勳，文定厥祥，實妻任之高姓。大歎伏其精題而語妙，此事某見蔡卞說。

某舅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舉中第，常押兵之蘷州。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從前此驛不宿客，相傳堂中夜有怪物。君武少年氣豪健，不顧，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窗中下，類大飛鳥，左右撲滅君武炬。常所弄鐵撾揮擊，俄中之，遂墮地，乃取盆覆之。至天明發盆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雛鶴，細視之，乃有四目，因斃之。自後驛無怪。

世傳王魏公當國時，玉清宮初成，丁崖相令大具酒食，列篩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詣丁，訴玉清試宴官視不謹，多溶惡不可食。丁至中書言於魏公，公不答。丁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問相公何以不答。公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

前輩談經，重變先儒舊說，雖時有不同，不敢容易，非如近時學者，欲變則變，漸自習慣，不復參考。見蔡侍郎說，李迪與賈邊過省時，同落第，以當仁不讓於師為論題，而賈解師為衆，與傳注異。時李落留，有司奏褒焉，詔落賈而取李，重變舊說也。

近世傳沈存中筆談，所載殊有佳處，然其言語體勢，絕似魏朴、王子韶，蓋括善二人故也。沈存中為客語越州鰻井事，曰：括親見上井時，如常鰻鱺耳，俄頃稍大，已而緣柱而上，大與柱等。客曰：啓內翰，好麄鰻。世謂無理誑人為麄謾，余亦數問人說鰻井，亦信神異。

邵雍，字堯夫，洛陽人也。不應舉，布衣窮居，一時賢者皆與之交游，為人豈弟和易可說，而喜以其學教人。其學得諸易數，謂今五行之外，復有先天五行，其說皆有條理，而雍用之，可以逆知來事，其言屢驗。某在史院時，嘗得其著書，號皇極經世論者數十卷，讀之不甚可曉。其書中所論，有配律曆及平上去入四聲處，莫可致也。又有周易卦圖，未曾見之。或言雍此學無所從授，而心自得也。或言雍父得江鄰幾學士家婢而生雍，婢攜江氏家書數編來邵氏，雍取而讀之，乃得此學，未知信否。

韓魏公帥太原，以多病求鄉郡，遂建相州之節，知相州。到郡，疾亦未安。一夕，有大星殞凝堂之後，家人大駭，以謂不祥。久之，魏公方行而仆於地，家人尤恐之，而久之疾遂平，了無一事。而一日邸報至，王貽永卒。貽永亦建相州節，居殯於相，為貽永也。貽永庸人，方在位時，言官自方撼之不能損，豈知天上有物主之歟。貽永所謂沒興王駙馬者。此事見魏公姪正彥說。

衛朴，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與人語，雖若高闊，而間有深處，頗有道者，莫能測。雖病瞽，而說書遣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忘。每算曆，布算滿按，以手略撫之，人有竊取一算，再撫之即覺。其市物擇其良苦，雖毫釐不可欺。有收其已弃者與之，朴即怒曰：是已嘗弃矣。由是人無能欺，亦莫知何以能若此也。頗言人未來休咎，亦屢中。曾布令海州沭陽，來楚見監司求舉狀不遂，因試問朴以休咎，朴曰：公何發？自此三年當為翰林學士矣。已而信然。朴年七十餘卒，或言朴能養性專氣，仙去不死也。朴嘗令人聽其腦中，有聲常若滴水云。

仁宗時，有大豪焦隱者，嘗詣三司投狀，乞買撲解州鹽池，歲納淨利。時王君貺主計，曰：買撲無不可者，但當先自舉一後界乃可。焦詡屈乃出，嘆曰：措大家也有長處。

張文定以端明殿學士尹成都日，値藥市，其門監李生因市藥遇一老人，相與問訊。老人曰：張公已再鎮蜀矣。文定實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又曰：今有藥二粒，君為我達於公，或公不信，未肯餌，則以一粒烹水銀，候汞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道，聞之甚喜，乃於府第小亭躬取水銀，構火投藥一粒烹之。既烹，有聲如粥沸，有紅光自鼎中起，俄頃光罩一亭，而鼎中聲亦屢變，火滅，視鼎中燦然餅金矣。

公取餘一粒即服之。公壽八十五歲，康寧終身，無疾，坐而逝。殯後柩有大聲，發其尸解矣。不然，神丹在腹，豈與常人同腐也。某見公子恕說：藥金一兩許，公令作四指環，其一公以奉其父，其一與其夫人，其一長子，其一以自服。父、夫人、長子皆前沒，金亦隨葬，獨公者猶在。恕言此時公尚無恙，意今亦葬之矣。某嘗問恕以公居常導養之方，恕亦不盡知其深妙處。恕但言公自中年後，即清居獨居一堂，每旦起即徐步周環約五里所，日以是為常，不見別有施為也。少時服朱砂，又服天門冬，既老亦輟之。公年八十餘時，某猶見之，視其頤頰白膩如少年。然公少年喜飲酒，飲量絕人，晚年病目，亦其毒也。公頗得彭老御內之術，屢以試用，公言唯一次覺精氣上迴至腦耳，他時不覺也。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麄飯　甌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晳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為余言：食取補氣，不饑即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菓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某，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即臟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嶺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此力也。蘇公飲酒而不飲藥，每與客食，未飽已捨匕筯。

世傳唐張又新在李紳席上作詩贈樂妓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此詩固佳，然誤矣，夫求夢須眠，不眠安得有夢。

黃州倉有大蛇，其尾之圍猶如人股，倉連州宅園，蛇時時往來，人或見之。

有奉議郎丁緒者，某同年進士也，嘗言其祖好道，多延方士。常任荊南監兵，有一道人禮之頗厚，丁罷官，道人相送臨行，出一小木偶人如手指大，謂丁曰：或酒盡時，以此投缾中。丁離荊南數程，野次逢故舊，相與飲酒，俄而盡竭，丁試取木偶投缾中，以紙蓋缾口，頃之，聞水入觸缾紙有聲，亟開視之，芳酎溢缾矣。不知後如何。

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王江者，眞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處。王侍讀陶守陳，頗禮之，數問房中之方，江無所答。王問有強兵戰勝之術如何，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其言大抵類此。余外祖李少卿居陳，以年德為一鄉所服，常延禮江，而江竟無所教。李一旦謂江曰：與君相知有年矣，竟鎖智慧不我教乎？江曰：君示鑰匙，余不惺開也。江止無常處，或神祠佛寺，下里貧舍，遇便宿。惟持蓑一束，時時題所止壁作詩句，又有近性宗處。喜與小兒遊戲，或終日。小兒以狗蠅巴豆餡掬與之，江隨便啖食，而了無他。因衝部使者導從，使者怒，執送州杖之，出曰：好打好打。人視其杖處，初無損也。後有客自北門來云：嘗遇夜風雨，寄宿道傍一小舍，舍中惟一老翁，至曉別去，老人曰：到陳州行傳語任江。客到陳城北草市，王江遇之曰：何不道傳語？乃知必任江，王姓非眞也。自爾江稍往來他處，或至京師，今不復見矣。

雞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信。而未必然也。某任河南壽安尉。因驗尸往旁縣。夜宿一村寺中。以明日程尙遠。余謂從者曰。雞鳴時上道。從者曰。今天寒雞慵。俟其鳴向明矣。不若見星而行也。余未之信。明日將旦而行。雞竟未鳴。在黃州時。或夜月出。四鄰雞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

先君舊說。昔隨侍祖父官閩。有一官人家子弟秀穎。美風表。善作詩。詩格似李長吉。有一聯云。細草行蘇路。垂楊廗帽風。然夭卒。又嘗見張去華說一道人能詩。一聯云。寒風枯硯滴。山雨慢琴絃。亦頗幽奇。

元祐中。給事。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託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爲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懼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名。使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荊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察訪。小至於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見項背望於道。荊公嘗言。讀大、小雅。書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爲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干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凡人小小通塞。亦先有符兆。不可誣也。某應舉時。已獲薦。赴南省。欲居省前汴上。散步中初入屋。懸簾幔。忽見余帳後有一黃草新繩子垂下。草甚勁緊。自相糾繞。成一及字。余曰。此乃佳兆。蓋聞人謂登科爲及也。省試。罷歸省。膀將出。復至京師。寓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嗽口水門上。覺水濕處隱然有字。因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在即也。是歲余叨忝。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況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元豐七年正旦元會。駕既坐。輅屋忽崩。玉輅遂碎。守輅士壓死者數人。輿尸而出。明年。永裕晏駕。此近不祥也。

器寬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相。余驗之非一。

某元祐中記一日因朝罷。復追班賀。宣麻乃是楊王改封徐王制。時鄭宏中學士在班中。謂某曰。穆舊爲楊府官僚。將往賀之。但以賀者與王名正同音。故不欲也。意甚不足。某曰。王名顥。不名賀也。鄭曰。字雖不同。音正類耳。蓋閩人顥賀同音耳。此事古人亦時有之。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方橋如此做。是讀做作佐也。

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貲高選人。年各已老。故所臨多貪闒。幾與民爲等列。然多曉田里間事。又既不自奪大。則民間情僞利病。得以上達。故下亦頗安之。稱得人者亦十四五。然當時議者訢笑而病之久矣。自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佐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始得作令。自此舊弊盡革。爲令多新進士。不然則人家子弟。所臨漸漸曉文法。皆潔己求進。吏民畏仰之矣。人皆以爲便。某在洛中時。見一二老成所論異於此。其說以謂舊令雖無皦皦治狀。而與民意親。上下相安。往往蒙利。今令徒文具。可以爲美觀

耳。於民無甚益。往時雖有求於民。而民樂輸。不以爲費。比之事穰穰以急稅賦。擾田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自衆令以來。民不敢仰視令矣。何有哉。此說亦有理。

王文恪以風節文詞著稱。而性好吏事。以察爲明。留守西京日。壽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使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吏九十餘人。皆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莫知所以致罪。久之不得情。乃詰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用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字在印上。必有姦也。於是鞫之。果縣吏盜印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 某平生見人多矣。惟見蘇循州不曾忙。范丞相不曾疑。蘇公遇事雖紛紜至前。而舉止安徐。若素有處置。范公見事便洞達情實。各有部分。未嘗疑惑。此皆過人者。

呂子進說。其父正獻公平生清談無嗜好。學問至老不衰。博習本期典故。而不治其瑣細有司之事。嘗曰。賢者當志其大者。

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耶。節度使本麤官。何用甚爭。時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作來。恐非麤官。上竦然。而堯佐此命竟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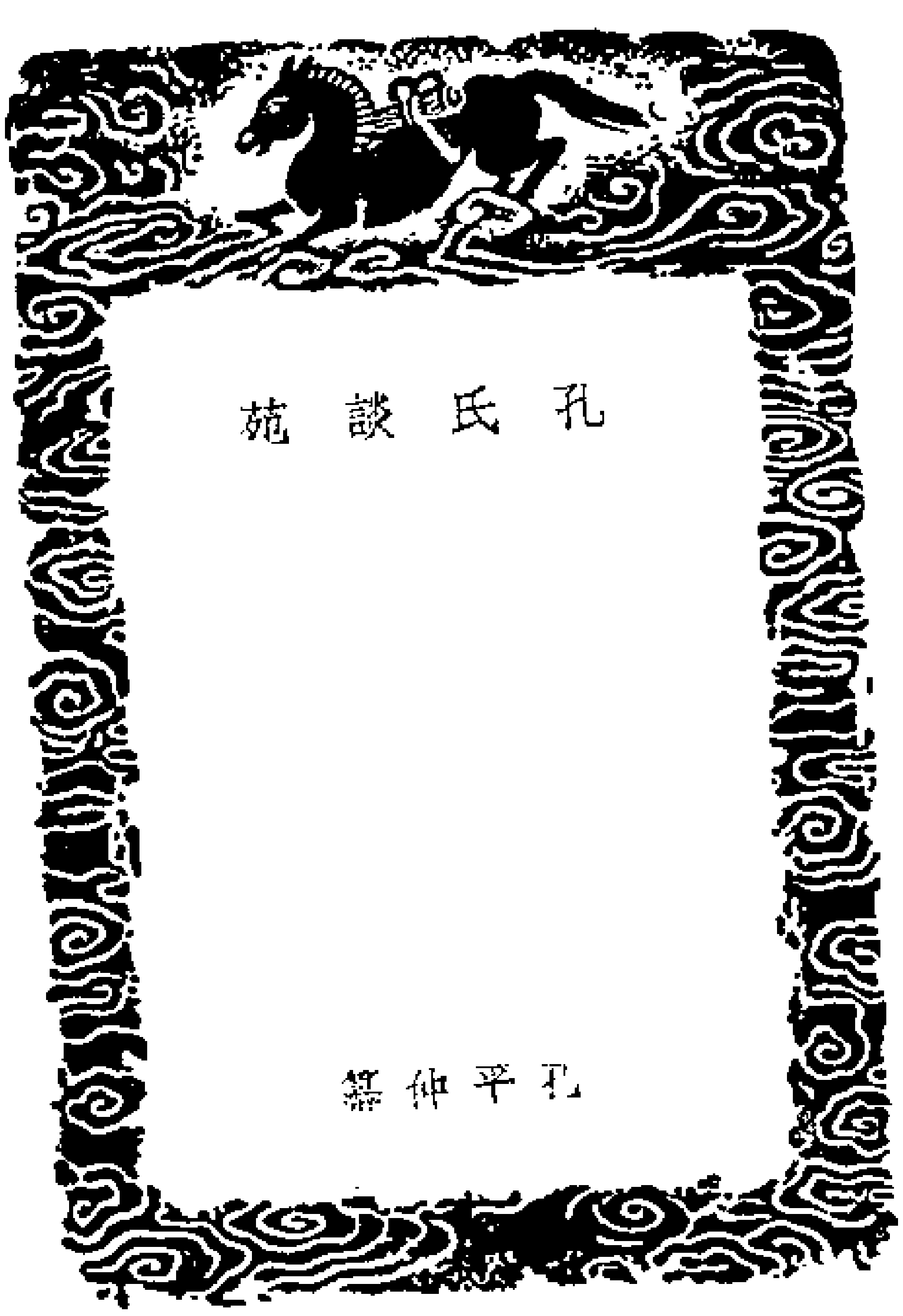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言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劉几。字伯壽。洛陽人。自言唐文靜之後。登進士高科。後換武官。數守邊。號知兵。某尉河南壽安時。遇几時年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無日不飲酒。聽其論事。有過人者。余素聞其善養生。又見其年老不衰。因問諸之。几挈余手曰。我有術欲授子。以是房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婦。何地施此。遂不復授。然見几飲酒。每一飲酒。輒一嗽口。雖醉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餔後食少許物便已。一夕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饑甚。呼人作粥。几亦起曰。幸留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略道宿酒。余起觀之。見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久之乃興。進粥。談笑至旦。略無少苦。几最曉音。數爲余言之。余亦未嘗學鍾律。不能盡記其說。猶記其一說頗有理。几言有士人陳昭素者。頗以知音自許。欲自言朝廷。願定大樂。几問其說。昭素講之已備。几謂之曰。此不足恃也。定樂之要。在心通而耳曉。今樂聲黃鐘之鍾。用銅若干。今具以三若干銅。火齊金汁無少異者。鑄爲三黃鐘。舉而扣之。爲三聲耶。一聲也。昭素曰。金火雖均。聲不能無變。几曰。此須子心與耳知黃鐘而後可。法不足恃也。此語有理。後數年。几過余於陳。几病矣。無幾何而卒。几有子婿陳令者。佳士也。頗知其婦翁之術。曰。暖外腎而已。其法以兩手掬而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几有弟忱所言亦如此。

張太史雜志卷終

右史張公凡三至黃。詩文載諸郡志多矣。及觀明道雜志。其間紀黃事尤詳。因刻板道院。亦以補郡

志之闕。慶元庚申三月既望。郡守東嘉陳升識。



孔氏談苑

孔平仲撰 平仲、字毅父。一作義甫。清江人。宋治平二年進士。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黨籍安置英州。崇寧初。召爲金部郎中。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奉祠以卒。

卷一

呂許公知許州

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析以恩命。呂沉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戀望。是日。張公打屏閤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閤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張公唯祗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

王守忠不赴班

太祖朝。都知押班皆以供奉官爲之。內中祗應裹頭巾衣褐衫而已。仁宗朝。王守忠宣至留後。乞綴本品班赴宴。閤門從之。自知未允。辭而不赴。

曹太皇至慈

禁中近清明時節。神宗侍曹太皇。因語自來卻無人做珠子鞍轡。雖云太華。然亦好也。太皇聞此語。已密令人插様矣。數日。實鐙就珠子鞍轡。忽傳宣索玉鞍轡一副。神宗莫測所欲用。亦莫敢問。依旨進入。太皇令選後苑折條施珠轡焉。其上作小紅羅銷金坐子。劣可容膝甫近上已。以鞍架載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悅。取小烏馬於慶寧殿親試之。偶幸金明池回。逐乘此馬。士論皆謂雖神宗純孝。亦光獻至慈。上下相得以成其美焉。光獻太皇太后疾病稍間。神宗親製一小輦。極爲輕巧。以珠玉黃金飾之。進於太皇。云娘娘試乘此輦往涼殿散心。太皇曰。今日意思無事。天氣亦好。遂載而之涼殿。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輦曰。官家太后親自扶輦。當時在曹家作女時。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見顏色。王正仲進光獻挽詞云。珠韉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畢已空。蓋用此兩事也。

呂申公不悅范希文

呂申公作相。宋鄭公參知政事。呂素不悅范希文。一日。希文答元昊書。錄本奏呈。呂在中書自語曰。豈有邊帥與叛臣通書。又云。奏本如此。又不知眞所與書中何所言也。以此激宋。宋明日上殿。果入劄子論希文交通叛臣。既而中書將上。呂公讀訖。仁宗沉吟久之。徧問大臣。無有對者。仁宗曰。范仲淹莫不至如此。呂公徐應曰。擬答詔不得無罪。然謂之有他心則非也。宋公色沮無辭。明日。宋公出知揚州。又二年。希文作參知政事。宋尚在揚。極懷憂撓。以長書謝過。云爲憸人所使。其後宋公作相。薦范純仁試館職。純仁尚以父前故。辭不願舉。

朝士獻詩

有一朝士因宰相生日獻詩。卒章云。長居廊廟福蒼生。朱號草制云。某官夙負宣材。眞宗令出典藩。

丁崖州亦長者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眞宗欣然嘉納。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大年必徑出。他處亦然。如爰盎、朝錯也。文穆去。朝士皆有詩。獨文公不作。文穆辭日奏。眞廟傳宣令作詩。竟不肯送。

楊大年不願富貴

眞宗將立明肅作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不憂不富貴。大年答云。如此富貴亦不願。王旦相。罕接見賓客。惟大年來則對榻臥談。卒時。屬其家事一付大年。丁晉公來求昏。大年令絕之。

王文正清德

王文正公以清德事眞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陳設鮮華。旦顧視。意色不悅。上已覺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舊陳設易之矣。

蘇軾以吟詩下吏

蘇軾以吟詩有譏訕，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臺差官追取。是時李定爲中書丞，對人太息，以爲人才難得，求一可使逮軾者，少有如意。於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攜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騶馬都尉王詵與子瞻游，厚，密遣人報蘇轍，轍時爲南京幕官，乃亟走价往湖州報軾，而僎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僎至之日，軾在告，祖無頗權州事，僎徑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臺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獰惡，人心洶洶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無頗云：事至於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軾議所以服，自以爲得罪，不可以朝服，無頗云：未知罪名，當以朝服見也。軾亦具靴袍秉笏立庭下，無頗與職官皆小幘列軾後，二卒懷臺牒拄其衣，若匕首然。僎又久之不語，人心益疑懼。軾曰：軾自來激惱朝廷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辭，乞歸與家人訣別。僎始肯言曰：不至如此。無頗乃前曰：太博必有被受文字。僎問誰何，無頗曰：無頗是權州。僎乃以臺牒授之。及開視之，只是尋常追攝行遣耳。僎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即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此事無頗目擊也。

皇甫僎深刻

蘇子瞻隨皇甫僎追攝至太湖蘆香亭下，以柁損修完。是夕，風濤傾洞，月色如晝，子瞻自惟倉卒被拉去，事不可測，必是下吏，所連逮者多，如閉目窣身入水，頃刻間耳。既爲此計，又復思曰：不欲辜負老弟。弟謂子由也。言已有不幸，則子由必不獨生也。由是至京師，下御史獄，李定、舒亶、何正臣雜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憂在必死，常服青金丹，即收其餘，窖之土中，以備一旦當死，則併服以自殺。有一獄卒仁而有禮，事子瞻甚謹，每夕必然湯爲子瞻濯足。子瞻以誠謁之曰：軾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託以二詩爲訣。獄卒曰：學士必不至如此。子瞻曰：使軾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達，則目不瞑矣。獄卒受其詩，藏之枕中。其一詩曰：聖主寬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了先償債，十口無依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其後子瞻謫黃州，獄卒曰：還學士此詩。子由以面伏案，不忍讀也。子瞻好與子由夜話，對榻眠，聽雨聲，故詩載其事。子瞻既出，又戲自和云：却對酒盃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子瞻以詩被劾，既作此詩，私自罵曰：猶不改也。

皇甫僎之追取蘇軾也，乞逐夜所至送所司寄禁，上不許，以爲只是根究吟詩事，不消如此。其始彈劾之峻，追取之暴，人皆爲軾憂之。至是，乃知軾必不死也。其後果然。天子聰明寬厚，待臣下有禮，而小人迎望僎爲深刻，如僎類者，可勝計哉。

崇德長官清否

有人問秀州崇德縣民，長官清否。答曰：漿水色，言不清不濁也。

華亭鶴

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眞鶴也，形體緊小，不食魚蝦，惟食稻粱。人餵以飯則食之。其體大，好食魚蝦豚蛇鼠

者，迺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蝦者不能去耳。

河豚魚

河豚鼓目切齒，其狀可惡，人食之，治不中度，多死。棄其腸與子，飛鳥不食，誤食必死。登州瀕海人取其白肉爲脯，先以海水淨洗，換海水浸之，暴於日中，以重物壓其上，須俟四日，乃去所壓之物，傅之以鹽，再暴乃成。如不及四日，則肉猶活也。太守李大夫嘗以三日去所壓之物，俄頃，肉自盆中躍出，乃知渝之不熟，眞能殺人。

松江鱸魚

松江鱸魚，長橋南所出者四腮，天生膾材也，味美肉緊，切下終日色不變。橋北近崑山大江入海，所出者三腮，味帶鹹，肉稍慢，迥不及松江所出之美。

號石

號石頑紫白相間，以筆描紫上，攢手刮之，紫去白見，隨意所欲，作何物象，至於林水，亦可以藥筆爲之，以手試之，有參差齟齬者，皆僞物也。

枇杷

枇杷須接，乃爲佳果，一接核小如丁香荔枝，再接遂無核也。

鑑鏡相船法

京師有畜鐵鏡者，謂人曰：此奇物也，以照人手，則指端見有白氣，以氣之長短驗人之壽夭。好事者乃以厚價取之。既而詢之博物者，曰：此造作也，蓋磨鏡時只以柱手，無以來手，則照指自見其端有如氣者耳。相船之法，頭高於身者，謂之望路，如是者凶。隻板者凶，雙板者吉，隻板謂五板七板，雙板謂六板八板，以船底板數之也。造屋主人不恤匠者，則匠者以法厭主人，水上銳下壯，乃削大就小，倒植之，如是者凶。兩釜之端合置斗處，以釘釘斗中，如是者凶。以皂角木作門關，如是者凶。

許敏冤魘見

許敏，明州人，張唐卿榜第一甲及第，以大理評事知縣，嘗因用刑蓋殺人，其後冤魘見，但相去尚遠，經二十年，敏以太常博士通判蘇州，其冤漸近，稍至榻，與敏夫婦同寢，其始敏夫婦在外，冤臥於內，既而間隔臥於夫婦之間，知其爲鬼，無如之何也。是時詔索天下御容，令轉運司差官護送入京，敏與太守林大卿不協，干上司求行，自京師歸，至汴上青陽驛，其冤逼之，敏死驛中。

僧居和託生

錢著作生二女，長嫁宋氏，生庠、祁，其季嫁常州薛秀才，生一女爲尼，與僧居和大師私焉，亦生一女，嫁潘秀才。潘有子名與稽，今爲朝奉大夫，與稽之視居和，乃外祖父也。居和乃以牛黃丸療風疾者也，飲酒食肉，不守僧戒，然用心吉良，每鄉里疾疫，以藥歷詣諸家，救其所苦，或以錢賙之。薛尼於宋氏以姊妹親，常在京師，是時庠爲翰林學士，尼還常州，和病革，問尼曰：京師誰爲名族善人者。尼曰：吾所出入多矣，無如

宋內翰家也。和曰。我死則往託生焉。尼謂曰。狂僧。宋家郡君已娠矣。安得託生。和曰。吾必往也。既而和死。人畫一草蟲於其臂。是日。宋家郡君腹痛將免。祁之妻往視產。見一紫衣僧入室。亟走避之。既而聞兒啼。曰。急令僧去。吾將視吾婦人。曰。未嘗有僧也。乃知所生子乃和也。既長。形相酷似和。亦好飲酒食肉。隱然有草蟲在其臂。名均國。爲絳州太守卒。

偸能禁犬

偸能禁犬使不吠。惟牝犬不可禁也。或云。紋如虎斑亦難禁。

鍾乳飼牛

高若訥能醫。以鍾乳飼牛。飲其乳。後患血痢卒。或云。冷熱相薄使然。

地中變怪

韶州岑水場往歲銅發。掘地二十餘丈卽見銅。今銅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變怪至多。有冷煙氣。中人卽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長竹筒端置火先試之。如火焰青。卽是冷煙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數百丈。能燎人。役夫亟以面合地。令火自背而過。乃免。有毒氣至腥惡。人間所無也。忽有異香芬馥。亦人間所無也。地中所出沙土。運置之穴外。爲風所吹。卽火起煜煜。

虱不南行

虱不背南而行。陰類也。其性畏火。置之物上。隨其所向以指南方。俄卽避之。若有知也。櫝竹就西北。其似無不向東南行者。是亦物之性也。

蘆荻

江東蘆賤而荻貴。退灘之地。先一年所生者蘆也。明年而爲荻。

張安道使虜

張安道言。嘗使北虜。方宴。戎主在廷下打毬。安道見其纓紱諸物鮮明有異。知其爲戎主也。不敢顯言。但再三咨其藝之精稱。接伴劉六符意覺。安道知之。色甚怍。云。又與一日做六論不同矣。

契丹魚鰾

契丹鴨淥水牛魚鰾。製爲魚形。婦人以綴面花。

女眞國

匈奴尤畏女眞國。范純禮嘗聞彼使云。女眞國人長馬大。其境土之廣。南北不知幾千里也。徐禧覆於永洛。是時匈奴方苦女眞侵擾。故帖然自守。不敢爲中國患。

收冰法

收冰之法。冬至前所收者。堅而久。冬至後所收者。多不堅也。黃河亦必以冬至前凍合。冬至後雖凍不復合矣。川中乳糖獅子。冬至前造者。色白不壞。冬至後者。易敗多蛀。陽氣入物。其理如此。

雲臺道士

華山下有南嶽行宮。祈禱甚盛。雲臺觀常以道士一人主之。有一道士。以施利市酒肉。畜婦人。巡檢姓馬者知而排之。共分其利。一夕。道士夢爲官司所錄。送五道將軍殿中。并追馬。鞫獄具。各決脊杖七十。既寤。覺脊間微疼。潰而爲瘡。自知不祥。亟往詣馬。馬已在告矣。問其夢中所見。皆同。馬亦疽發於背。二人俱卒。

朱陽梟鵬

虢州朱陽鎮。一夕。梟鵬之聲滿空。其鳴甚悲。遲旦。梟鵬死於野中無數。或斷頭。或折翅。或全無所傷。而血污其嘴。村民載之入市。市人不敢買。蓋此鎮未嘗有此物。怪之也。又一年。王冲叛。朱陽之民殲焉。

象耳有油

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性發。往往奔逸傷人。收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矣。

宣醫喪命勅葬破家

京師語曰。宣醫喪命。勅葬破家。蓋所遣醫官云。某奉勅來。須奏服藥加減次第。往往必令餌其藥。至死而後已。勅葬之家。使副洗手帨巾。每人白羅三疋。他物可知也。元祐中。韓康公病革。宣醫視之。進金液丹。雖暫能飲食。然公老年眞氣衰。不能制客陽。竟以癰背。朝廷遣使問後事。病亂中與諸勅葬。其後子姪辭焉。

王彥祖夢人告試題

王彥祖學士自言。初到南省。試天子全玉賦。夢中有人告之云。天字在上不順。天字在下則順矣。須三次如此。是歲省下。其後過試。乃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及第乃圜丘象天賦。又二十七年。自嶺南知常州。召館職。試明王謹於尊天賦。凡三次題目皆天字在下。彥祖名汾。今爲朝議大夫集賢校理。

軷祭

宗室至一品殯葬。朝廷遣禮官軷祭。舊制遣太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義俱在禮院。因朝會。見一皇親年老行遲。侗私語曰。可軷矣。汝義自後排之曰。次未當公。此吾物也。傳者以爲笑。自元豐官制行。太常博士專領軷祭。所得絹四博士共之。行事十四疋。餘十二疋。有數皇親聯騎而出。呵殿甚盛。一博士戲謂同列曰。此皆軷材也。

生前嫁婦死後休妻

王雱、丞相舒公之子。不慧。有妻未嘗接。其舅姑憐而嫁之。雱自若也。侯叔獻再娶而悍。一旦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夫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時京城有語云。王大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羌人自相君臣

羌人以自許梯相君臣。謂之立文法。以心順爲心白人。以心逆爲心黑人。自稱曰佾。謂僧曰修。最重佛法。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處佛。人好誦經。不甚鬬爭。王子醇之取熙河。殺戮甚衆。其實易與耳。

定僧

有一定僧在山谷中。漢軍執之。此僧曰。吾有銀與汝。勿殺我也。漢軍受其銀。斬其首。白乳涌出。

夏竦西伐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牓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為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佯為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比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諠播遠近矣。竦大慙沮。

竦議五路進討

竦集幕職兵官議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絕吏。所謀秘密。處置軍馬。分擘糧草。皆有文字。已成書。兩人之力不能舉。封鑰於一大櫃中。一夕失之。竦等大駭。陰令訪求甚急。既數日。却在櫃上。竦進兵之計遂格。由此懇乞解罷。得知蔡州。其後韓絳西討。河東起兵八萬人。時太原遣卒三千。皆丁壯強硬。令至軍前交割。曉夕奔走。饑不得食。困不得息。既而班師。不用遣還。形已如鬼。風吹即仆。假使見虜。則不戰成禽矣。元豐四年西伐。西人遠引。清野以老我師。高遵裕領衆深入。不見一人一騎。直抵靈武。靈武城甚堅。若有守者。我師營幕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遵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賊得為計。中夕決河水。至我師潰焉。故責遵裕知坊州詞云。比以兩路銳兵。進攻靈武。而亡士潰卒。職汝寡謀。遵裕再責郢州安置。

夏安期奔喪不哭

夏竦薨。子安期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甌如平時。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訝之。戊戌年。安期死數日。子伯孫猶著衫帽接客。無毀容。愈肥澤焉。

邢昺子干恩澤

邢昺疾亟。車駕幸其第。其子干恩澤。并乞不勑葬。王居白待制病。猶子侍疾。祈遺表奏薦焉。

張詠白超用事

張詠自益州寄書與楊大年。進奏院監官竊計之。云益州近經寇亂。大臣密書相遺。恐異。我發視之。無他語。紙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發奏之。眞宗初亦訝之。以示寇準。準微笑曰。臣知開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畏楚者。以白超目之。每飲席浮大觥。遂以為況。眞宗方悟而笑。

熊伯通有平蠻功

熊伯通有平蠻之功。太常少卿范純禮言。至蜀中。親聞其事。渦井蠻本誘之降。降者百餘人。本授計主簿程之元、兵官王宣令諜之。本留處其變也。橫舟三十里外待之。密約云。若事諧。走馬相報。之元等以疊陀羅花醉降者。稍稍就爾。令走馬報本。本急挐舟順嘉陵江而下。頃刻至衙所。斬斲尙未已也。本就收此功。朝廷賞擢以至兩制。

雄霸用蒲葦為凌牀

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床。官員亦乘之。

香孩兒營

江鄰幾云。藝祖載誕。營中三日香。人莫不驚異。至今洛中人呼應天禪院為香孩兒營。

孔氏談苑

卷二

活堯舜

熙寧中。張唐民登對。其歸美上德之辭云。臣尋常只見紙上堯、舜。今日乃見活堯、舜也。

熙河之師

熙河之師。上意甚欲得木征。以內殿崇班錢五千貫購之。熙寧六年。木征降於常珂諾城。王韶奏以爲令王君萬、韓存寶招呼。李憲奏以爲與燕達納其款。韶、憲爭功。隙由此啓。上嘗對呂惠卿稱憲爲木征之功。蓋憲之面奏。詳於韶之條奏故也。安南之師。上欲遣憲與趙禼往。韶時在樞府。與王安石共爭之。由是罷憲而遣郭逵。上不平二公之爭。使憲經河西。既而逵敗績而憲有功。故上益以憲爲可用焉。高若訥作中丞。與小黃門同監修祭器。遂同書奏狀。議者非之。

宋鄭公爲國惜體

寶元中。夏英公以陳恭公不由情科驟擢大用。心不平之。恭公亦傾英公。英公除樞密。有臺章。恭公啓換爲樞密使。英公知之。意愈快快。是時西北有警。英公能結內官。又得上心。乃撰一策題。如策試制科者。教仁宗以試兩府大臣。欲以窮恭公之不學也。一日。仁宗御資政殿。見兩府。出此題。署云付陳執中等。兩府

路受開濟次已見小黃門殺矮卓子具筆硯奏英公色欲揮翰其餘皆偶然相祖未知所爲。宰相謂公、貳公、參政宋鄭公、文潞公。宋鄭公徐奏曰。陛下所問皆臣等夙夕謀議之事。臣等不職。陛下責之可也。若策試。乃朝廷所以待草茅之臣。臣備位執政。不可下同諸生。乞歸中書。中書、密院各具所見以對。仁宗俛首面赤云。極是極是。既退。非公謂鄭公曰。適來非公之言。幾至狼狽。鄭公曰。某爲國惜體。非爲諸君地也。中書所實皆出鄭公之雅。樞密院之失。是時顯立仇讎矣。人言紛紛。英公不自安。欲晦其跡。又撰一策題。故爲語言參差。或失點。或不對。欲如禁中親制者。教仁宗以策試兩府。兩制。然間有三兩句絕好處。人亦識其爲英公詞也。仁宗寬容。亦隱之。一日。召兩府兩制對於迎陽門外。又出此題付之。然英公之迹終不能揜焉。

孫奭侍讀上益莊

孫奭尚書侍讀仁宗前。上或左右瞻視。或足敲踏床。則拱立不讀。以此奭每讀書。則上體貌益莊。王隨侫佛。在杭州。常對野長老師所作偈。此僧既讀。離席引首幾入其懷。實以不聞也。隨歎賞之。以爲禪機之妙。

仁宗給享悲虔

仁宗給享之際。雪寒特甚。上乘珪露腕。侍祠諸臣褰手執笏。見上悲虔。皆恐傷擅袖。

王安禮以名位自許

神宗以星變祇懼。許人上封事言得失。於是王安禮上書。語頗訐直。上微不悅。以示王珪。珪曰。觀安禮所言。皆是臣等執政後來事。無一字及安石所爲者。其意蓋怨望安石在外耳。欲譏切臣等耳。安禮每對臣言云。似你名位。我亦須做。上笑曰。大用豈不在朕。而安禮狂妄自許如此。後一年。安禮自翰林學士遷尚書右丞。

京城僦稱之緻

修內前沙子木計用方圓三千三百條。再差職方員外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僦稱之弊如此。昭素勾當三司修造案半年。減十五萬。議者云。可罷陝西買木一年。當大節判殺案御廚每日支羊一萬斤。後點檢每日剩支六千斤。先日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十頭。

南郊賞給皇子料錢

江鄰幾云。南郊賞給。舊七百萬。今一千二百萬。宮人傳皇祐中四千貫。今一萬二千貫。合同司歲會支左藏庫錢八九萬貫。近歲至三十五六萬貫。祿令皇太子料錢千貫。無公主料錢例。宋次道云。李長主在宮中請十千。晚年增至七百千。福康出降後月給千貫。

景德佛寺

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今二萬九千寺。陳述古判祠部云。章伯鎮勘會省案歲給椽燭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糯米八百石。真廟三千石。仁宗八萬石。

元旦占候

江南民言正旦晴。萬物皆不成。元豐四年正旦。九江郡天無片雲。風日明快。是年果旱。又曰。芒種雨。百姓

苦。蓋芒種須晴明也。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乘船入市者。雨多也。又於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歲之豐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騎木驢。言踏車取水。亦旱也。四日雨。餘有餘。言大熟也。禪師鑒南嘗言。上元一夕晴。麻小熟。兩夕晴。麻中熟。三夕晴。麻大熟。若陰雨。麻不登。占亦如此云。絕有效驗。京東一講僧云。雲向南。雨覃覃。雲向北。老鸛尋河哭。雲向西。雨沒犂。雲向東。塵埃沒老翁。言雲向南與西行則有雨。向北與東行則無雨云。亦有效驗。大理少卿杜純云。京人言。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言雨後朝晴尚有雨也。須晚晴乃真晴耳。九江人畏下旬雨。云雨不肯止。劉師顏視月占旱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同州人謂雨沾足爲爛雨。

紫姑神

金陵夏氏能致紫姑神。神能屬文。其書甚似唐人。應對機捷。蔣山法泉長老曰。問仙姑求一偈子。神云。禮拜來。不惜口中口爲你說破。泉曰。試說看。神曰。咄。泉曰。也是外學之流。神曰。去。泉曰。公案未了。神曰。將拄杖來。良久書頌曰。鍾山鍾山今古長閑。天邊雲漠漠。澗下水潺潺。或寫此一段語寄示李之儀。曰。寃哉法泉。被三姑摧折之。儀答曰。法泉所謂雪上加霜也。

司馬遷之謨

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又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

廁神

紫姑者。廁神也。金陵有能致其神者。沈遘嘗就問之。即畫粉爲字曰。文通萬福。遘問三姑姓。答云。姓竺。南史竺法明乃吾祖也。亦有詩贈遘。近黃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頗黠捷。每歲率以正月一日來。二月二日去。蘇軾與之甚狎。嘗問軾乞詩。軾曰。軾不善作詩。姑書灰云。猶裏猶裏。軾云。軾非不善。但不欲作爾。姑云。但不要及他新法便得也。

鷲鷙

人畜鷲鷙雛馴熟。至飲秋水則飛去。京師夏間競養鋼觜。至九月多死。鵲生三子。內一子則鷹也。然鵲多生兩子也。

鯇魚

小池中魚至九月十月間。宜取投大水中。不爾。冬間俱凍死。鯇魚惟食草。人刈草以飼之。至八月則不食。至三月復食如初。

駮馬

馬子殺其母則生駮馬。此逆亂之氣所爲也。

雞舌香

雞舌香即丁香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故郎官含雞舌香。取其便於奏對。正是今之丁香。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千金五香連翹湯無雞舌香。卻有丁香。最爲明驗。俗醫取乳香中如柿核無氣味者謂

之難舌香殊無干涉。新補本草重出二物。蓋考之未精也。海東麻子大如蓮實。陝西極邊枸杞大可柱。葉長數寸。人有在韶州見自然銅。正如金粉。價貴於金。邵化及爲高麗國主治藥云。人參極堅。用斧斷之。香馥一殿。今之賣者。治病少效。殆亦藥材非良也。

端月

仁宗朝。王珪上言。請以正月爲端月。爲與上名曾相近也。

永叔夢入廟謁神

歐陽永叔作校勘時。夢入一廟。於庭下謁神。與丁元珍同列。而元珍在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後責夷陵。元珍爲判官。同謁黃牛廟。元珍職官在縣令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宛如昔夢所見焉。

狄靑夢宰相蔡確

陝州有題（下一字犯宗諱）廟。狄靑知州日。夢廟中有牓。題曰宰相蔡確。確是時方爲舉人。靑訪知姓字。召見之。語以所夢。云善自愛。確後果相神宗皇帝。

王汾夢得郡

王汾作館職。件王荊公意。判鼓院凡四年。家貧俸薄。累乞外任。不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欲得郡。須求元公。是時元厚之爲參知政事。汾亟往禱之。厚之云。荊公意思不婉順。未可議也。然荊公屢爭事不合。恐且夕出矣。姑少俟之。未幾荊公果出金陵。吳冲卿當國。汾又禱。卽日得兗州。到官數月。尋繹此夢。所謂元公。乃兗州也。

劉庠夢登第在林希後

林希於章衡牓下及第。在期集處。劉庠相揖云。久欲相見。有少事言之。希問其故。曰。庠嘗夢登第在公後三名。故欲識公也。希自計唱第時。劉庠始在第三甲。以前舉不曾赴殿試。今舉直赴殿試。例降一等。作第四甲頭。又隔數十名。方喚到希。以希嘗爲南廟解元。仁宗令升綴第三甲末。至第五甲喚到李實。實南省解元也。仁宗又令升綴第三甲。既而又令置希之上。明日唱明經第。張亘已於第四甲進士登科。又中明經。是時中兩科者。例升一等。於是升綴第三甲末。自希數至劉庠。正是第三名。凡兩日之間更四人者。方符此一夢焉。

李憲卒理西方之事

元豐間。內臣李憲專領西方之事。葉康直爲轉運使。以糧草不辦。一日有御寶劄子付憲。葉康直處斬訖奏。憲近習也。祕而不宣。自料云。不過中夕。必別有指揮。中夕扣門甚急。果有劄子至。葉康直刺面配永興軍牢城。憲云。亦未也。又持之。明日早劄子至。葉康直枷項送渭州取勘。憲召康直以三劄示之云。須至奉枷矣。遂枷項送渭州取勘。既而康直卒無事。任使如故。今以龍圖閣作帥秦州。

王荊公夢升僕射廳

王荊公初拜僕射。握婿蔡卞手曰。吾止於此乎。昔年作舉人時。夢升一廳事。人指其牓。有僕射廳字。曰。他

時君當爲此官。今夢驗矣。官制行。換爲特進。元祐初。加司空。卞幸其夢之不應也。公讓不拜。半年方報。再讓。又數月方報。比告下。公薨八日矣。竟終於特進。蔡卞爲予言如此。

王曾賦梅花詩

王曾在靑州爲舉人時。或令賦梅花詩。曾詩云。而今未說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識者已許曾必狀元及第。仕宦至宰相。

吳感寄折梅詞

王琪知欽州。吳感作折紅梅小詞寄之。琪以詩答之云。山花冷隔何堪折。一曲紅梅字字香。

王介甫江寧夾口詩

王介甫有江寧夾口詩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淸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人或題之於壁。王介甫學士續題其後云。江南村裏老翁子。不解吟他富貴詩。荊公聞之。但笑而已。

劉攽滑稽

劉攽貢甫性滑稽。喜嘲謔。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攽爲之作眞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鳴。只有艾氣。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古之吃者也。熙寧中爲考官。出臨民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馬默爲臺官。彈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旣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嘉問字望之。

石曼卿滑稽

石中立。字曼卿。初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爲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後試館職。爲直學士。性滑稽。善戲謔。嘗出。馭者失鞍。馬驚。曼卿墜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石學士。若瓦學士。則必破。次遷郎官。有上官郊郎中勸以謹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又改授禮部郎中。時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淸通詳練。故授此職。宜減削詼諧。對曰。某授誥云。特授禮部郎中。餘如故。以此不敢減削。天禧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預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繼除參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農寺水當呼爲農水也。坐者大笑。

王汾嘲劉攽

王汾嘲劉攽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攽應聲云。寒食每尋君。蓋以汾爲墳耳。

顧將軍

元祐二年。辛雍自光祿寺丞移太常博士。顧子敦自給事中除河朔漕。付以治河。京師語曰。治禮已差辛博士。修河仍用顧將軍。子敦好談兵。人謂之顧將軍也。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舉令

蘇子瞻與秦潛同坐、潛字至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答云。子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問其故。曰。若非半夏厚朴。何故謂之賓樹之。

李公擇種竹

李公擇於祕書省種竹。云。使後人見之云。此李文正手植之竹也。蓋自許他日諡文正也。劉貢父適聞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緊箝。又善種竹耶。是時京師有李文政善緊箝。士大夫多用之。

邢訓

邢恕有文學辯論。然多不請而教人。士大夫謂之邢訓。竟坐教。朝士上書。擢中書舍人。出知隨州。後自襄州移傾河陽。彭器資作告詞云。勉蹈所聞。無煩多訓。蓋譏之也。

孫莘老不甚言事

孫莘老爲御史中丞。不甚言事。以疾辭位得宮觀。劉貢父作告詞云。未得聞生之奇論。今乃以疾而固辭。亦譏之也。

趙昶婢善吹

朝士趙昶有兩婢。善吹笛。知蘇州日。以丹砂遺子瞻。子瞻以觱笛報之。并有一曲。其詞甚美。云。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日斜風裊。又云。自桓伊不見。中郎去後。孤負秋多少。斷章云。爲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淸霜曉。昶曰。子瞻罵我矣。昶南雄州人。意謂子瞻以蠻風譏之。

劉子儀意望兩府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兩府。頗不懌。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但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淸涼散。便安矣。蓋謂兩府始得靑涼傘也。張唐公諡馥思公。作文墨公。諸子綫經邀執政訴之。石中立指其幼者云。此東山一寸金也。

王洙侏儒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何相見之闊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疎闊也。王曰。何故。答云。逢這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館中鐵火罣

館中鐵火罣。鄧天休戲王元叔云。此王將軍兜鍪。亦謂其侏儒也。

狄青王伯庸同在樞府

狄靑、王伯庸同在樞密府。王常戲狄之涅文云。愈更鮮明。狄云。莫愛否。奉贈一行。伯庸大慙。

眞皇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卿臨行有人贈詩否。朴對曰。臣妻一首云。更無落魄耽盃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

梁灝八十二作大魁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靑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

書監。

孔氏談苑

卷三

李文靖先機

眞宗朝。李沆、王旦同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因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敷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義。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主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胸中鬱鬱。則捫腹遶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資識也。文靖、沆謚也。

駕頭

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中使出外勾當。皆責知委狀。敢妄奏他事。皆伏軍令。祖宗舊制也。

杜健仔出家

眞宗禁銷金。自東封歸。杜健仔者、昭憲太后之姪女也。迎駕服之。上怒。送太和宮出家。由此人莫敢犯。

埋銘

陸經多與人寫埋銘。頗得濡潤。人有問子履近日所寫幾何。答曰。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行裏。

朱砂膏治白花蛇毒

施、黔州多白花蛇，螫人必死，縣中版籍有逃丁者，非蛇傷則虎殺之也，州運營撥三月草長蛇盛，則當防戍，至九月草衰蛇向蟄，則又防秋矣，居民造毒藥，取蛇倒懸之，以刀刺其鼻下，以器盛其血，第一滴不用，以毒人立死故也，取第二第三四者，每血一滴，以麵和作四丸，中此毒者，先吐血，須臾五臟壅滿潰爛，卒，純之少監云，惟朱砂膏可治此毒，純之以藥救人無數，仍刻其方以示土民。

吳長文使虜

吳長文使虜，虜人打圍無所獲，忽得一鹿，請南使觀之，須臾剝割了，已昏夜矣，散兵煮其骨食之，皆嘔血，吳左丞留腰腎於銀器中，云此最補煖，且欲腐之，翌日銀器內皆黑色，乃毒矢所斃耳，不敢洩，埋之而去，虜中大寒，匕箸必於湯中蘸之，方得入口，不爾與熟肉相沾，不肯脫，石鑑奉使，不曾蘸箸以取榛子，沾唇如烙，皮脫血流，淋漓衣服上。

丁謂病客至加多

丁謂病廢，常令兩女奴扶侍見客於堂中，謂之病以好色，既廢無賴，益求妙年殊皆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及故賓客之至者加多，乃逾於未病時，蓋其來不專為謂也。

宰臣封公

宰臣食邑滿萬，始封國公。

郊祀衣

郊禮，前省內官衣錦，後省衣纈。

後苑鍍金

後苑銀作鍍金，為水銀所薰，頭首俱顫，賣餅家窺爐，目皆早昏，賈谷山采石人，石末傷肺，肺焦多死，鑄錢監卒無白首者，以辛苦故也。

丁謂久居

丁謂以館職病風廢於家，一旦有妄傳謂死者，京師諸公競致奠儀，紙酒塞門，謂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謂久冷之資，由此獲美醞盈室焉。

石學士鹽

石曼卿、王氏壻也，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寬賒，曼卿亦不為人所忌，於是市中公然賣石學士鹽。

停居之人省官踏

真宗上僊，執政因對奏寇準與南行一郡，丁謂至中書云，雷州司戶，王曾參政云，適來不聞有此指揮，丁云，停居主人，宜省官踏，王悚息而已，蓋王是時僦寇宅而居。

晏殊誤宣入禁

晏殊昔作知制誥日，誤宣入禁中，時真宗已不豫，出一紙文書視之，乃除拜數大臣，殊奏云，臣是外制，不敢越職，上頷之，須臾召到學士錢惟演，殊奏臣恐洩漏，乞只宿學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見者，深駭之而不敢言。

王曾之直

真宗上僊，明肅召兩府入諭之，一時號泣，明肅曰，有日哭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曾作參改當乘筆，至云淑妃為皇太妃，曾卓筆云，適來不聞此語，丁崖州曰，遺詔可改耶，衆皆不敢言，明肅亦知之，始惡丁而嘉王之直。

澶淵之幸

澶淵之幸，陳堯叟有西蜀之議，王欽若贊金陵之行，持遲未決，遣訪寇準，準云，惟有熱血相潑爾，浸潤者云，殊無愛君之心，講和之後，兵息民安，天意悅豫，而欽若激以城下之盟，欲報東門之役，既弗之許，則說以神道設教，鎮服戎心，祥符中所講禮文，悉起於此也。

王欽若嚇丁謂

丁謂在崖州，方奕碁，其子哭而入云，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謂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爾，使至，謝恩訖，乃傳宣撫問。

馬糞錢

夏守恩作殿帥，循例諸營馬糞錢分納諸帥，守恩受之，夫人別要一分，王德用作都虞候，獨不受，又章獻上僊，內官請坐甲，王獨以謂不須，興國寺東火，張耆樞相宅近，須兵防衛，王不與，以此數事作樞密副使。

省試題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謂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為其近於親賦云，觀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試官大噱。

開封多有皇親所撲

永叔云，開封多為皇親所擾，送一卒云，為鵓鴿飛而不下。

韓魏公夢驗

韓魏公嘗夢崔侍郎在客位，及覺問客將有何官，客云，崔縣尉在客位，乃崔台符也，台符明法出身，致位通顯，官制行，合作尚書，而只除刑部侍郎，寄祿至光祿大夫，後奪一官，終於正議大夫，正議大夫亦侍郎也。

李後主畫竹側款

魏氏有李後主畫竹題款甚多，其一云，宗孟嘯清臣誠一同觀，又有李書云，元豐辛酉清明後三日，中書昭文位觀，傅正蘧明邦直志道題，三公執政，張誠一武人用事者耳。

程戡接伴

程戡侍郎自言爲御史時，稜作傍人，張覩中丞教之曰，待之以禮，答之以簡。戡佩服其言。或云，不然，傍人見人語簡，便生疑心，極惱人，不若曠然以誠接之。

事不要做到十分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未諭，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若谷教一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韓稚圭教一門生云，穩審著，大事將做小事做，小事將做大事看。胡瑗教人心中稍疑事便不要做。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

福建賊廖恩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攻剽數郡，殺害捕盜官，東南爲之騷然。凡恩所經涉，監司守將，皆坐貶黜，其餘相連得罪者，不可勝計。既乃招降予官，朝廷以其悍勇，頗任使之。一旦恩至三班院，供家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有一班行李師錫亦同供家狀，乃云，前任信州巡檢，爲廖恩事勒停。都下相傳以爲笑焉。

杜祁公奏不放監稅職

杜祁公爲樞密使，內降某人與近上班行，停之數日，同列促之，不聽，中便宜催，公翌日奏，某人是誰奏請，容商量。初不宜諭，再三諭之，方云，是貴妃誕育時產媪之子。又再三諭之，只除三班借職，又求監都商稅院，公奏云，此係三司舉官，一歲四十萬貫稅額，堅持不可，猶得南排岸。

張惟吉請諡

入內都知張惟吉請諡，禮官以吉前持溫成喪不當居皇儀殿，一夕爭之至明，時宰阿諛順指，惟吉頓足泣下，終此得諡忠惠。陳執中以不正諫前事至死，禮官諡曰榮靈。

晏梢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幕客，汎舟湖中，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琪南方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呼曰，晏稍，使柁不正也。

監司預遊宴

范希文知邠州，是時法網闊疏，監司尚預遊宴。張去惑爲提點刑獄，醉中起舞，既而曰，啓諫議，壞了提刑也。

朱寀之言音律

朱寀之自言作滁州推官時，歐永叔爲太守，杜彬作倅，曉音律。永叔自瑯琊山幽谷亭醉歸，妓扶步行，前引以樂，彬自亭下舞一曲，破直到州衙前，凡一里餘。永叔詩云，杜彬琵琶皮作絃。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問皮何以作絃，焯云，永叔詩詞之過也，琵琶誠好，乃國初老翁工造，世間只有四面，今尚收藏在家，但無皮絃事爾。

寀之後驗事

朱寀之云，昔年爲宿州符離令，孫元規以節副安置，每來縣中打毬射弓。後以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起知陳州。元規私語朱云，當時作樞副，以不讀溫成册出於水門外，濮王兖書相別，稱美其節槩，亦有書答之，後來驗書乃英宗詞翰，今日一起，其端自此，人事倚伏，不可知也。

唐子正遇道人

唐子正，桂州人，爲舉人時，入京，道中遇一道人，衣服破敝，人皆疑其盜也，疏之。道人者辭去，留一詩與蔡州門卒，候唐過予之。驗其日，乃辭去之日也，相去已十程矣。詩曰，知汝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僊，又云，直待角龍危燕會，好來黃竹臥林泉。後三十年，子正以太子中舍通判邕州，交阯入城，子正自縊於官舍壁下，乃熙寧九年正月二日也。歲在丙辰，故曰角龍，正月二日危月燕直日，故曰危燕。予兒童時已聞此詩，驗於三十年後，乃知交阯一殺三州，殺人無數，亦非偶然爾。

李儀謫官

賈易以諫官貶知懷州，替鄭佾赴闕，李之儀夢鄭佾依舊知懷州，數對親朋言此夢。既而易以到官上表再貶知廣德軍。佾已知單州，待闕尚遠，自言於朝廷，復以懷州還佾，之儀之夢遂驗。

吳充病瞀

吳充病瞀，仁宗見之捧鼻，既而諭執政曰，充病甚矣。其後執政進擬差除，不敢公去充，但於姓名下小書病字，以是終仁宗世充罕至京師。一旦神宗即位，充歷踐二府，日在上左右，其瞀比舊加大穴，且腥甚，而上不惡焉，則夫命之至也，雖病也有物蓋之矣。

本草白字藥多驗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云，取本草白字藥服之多驗。蘇子容云，黑字是後人益之。

唐帥與河役

宋次道云，唐三百年，惟薛苹爲滑帥，田宏正爲魏帥，興河役，力省工倍他時，未嘗略爲患也。

館中疾王文穆

館中同列疾王文穆，使陳越佯如文穆之屍，石中立作文穆之妻哭其旁，餘人歌虞殯於前後，欽若聞之，密奏，將謫逐之，王文正持其奏不下。

蘇渙押伴

蘇渙郎中押伴夏人云，齎銀五千兩，買樂人幞頭四百枚，齋衣香龍腦朱砂凡數百兩，及買綾爲壁衣。

杜祁公引年

陳執中作相，杜祁公引年，一表便許，止除少師，物論喧然。富彥國在鄭，葉道卿在許，皆不平之。執中守亳，病甚，累表乞致仕，不允，移曹南，臥京第者踰年，又五年方許致仕。是時富公作相，欲矯前事耳。

猴部頭

猶部頭、猶父也。衣以緋優服。常在昭宗側。梁祖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熟視梁祖。忽奔走號啼。毀其衣冠。全忠大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無不愧怍。

陳靖附婢子語

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歷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蔣向。向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眞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以不葬父母。乃被追折。既而泣下。向欲質以一事。乃問以陰中善惡之報。靖言世間所傳皆不謬也。只如張退傅官職壽康。人所仰望。然嘗部送獄。明年三月成矣。不可不戒也。向密記其說。明年車駕游池。宜召張士遜。士遜至。向適於稠人中望見之。以爲士遜精健如此。鬼語妄耳。明日。聞士遜薨矣。

郭逵伐交州

郭逵伐交州。行師無紀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進兵有日矣。乃付諸將文字各一大軸。謂之將軍下令。字畫甚細。節目甚繁。又戒諸將不得漏洩。諸將近燈火竊竊觀之。徐熔嘗見之。云如一郡尚書多。嘗三日夜讀之方竟。則諸將倉猝之際。何暇一一也。內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豬聲。仰諸軍多養豬。如象則以錐刺豬。豬既作聲。象自退走。

余靖不修飾

余靖不修飾。作諫官。乞不修開寶塔。時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永叔夢爲鸜鵒

永叔夢爲鸜鵒。飛在樹上。意甚快悅。聞榆莢香特異。永叔嘗自言。上有一兄。未晬而卒。母哭之慟。夢神人別以一子授之。白毫滿身。母既娠。白毫無數。永叔生。毛漸退落。

呂文靖惡黨盛

宋庠罷參。鄭戩罷樞。葉清臣罷計。吳安道罷尹。蓋呂文靖惡其黨盛也。時數公多以知封庾詞相來往。如青骨不識字。米漸子作版之類。青骨謂蔣堂。時藤鵑知制誥爲識字。待制爲不識字。楊吉作發運。以米漸權要得戶部副使。

李修撰母之始冠

李昭遘修撰自河中移知晉州。云母夫人年八十矣。事姑二十年。唯梳髮髻。姑亡始戴冠。今士大夫家子婦三日已冠而與姑宴飲矣。

渴睡漢及第

呂文穆游一縣。胡旦爲父宰邑。客有綠呂。舉其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明年中甲科。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次榜果中首選。

舉子以巨軸獻胡旦

舉子以巨軸獻胡旦。旦覽之曰。冒哉冒哉。

豈弟君子

王介得知常州。劉貫甫以語謔之。介曰。貫甫非豈弟君子。貫甫曰。雖非豈弟君子。卻是打稱知州。常州風俗毆父。有橋名曰打稱橋。

白黑簡心

白黑簡心。此東漢書語也。或以命謝師直之告詞。譏其好奕也。

蔡立知死憑崔氏女語

蔡立知江州。後娶崔氏。生一女。前妻一子娶袁穀之女。病瘵而死。憑於崔氏之女。凡語言皆怨其後母之薄也。云人死皆有一墓。轉以付人。以與崔氏之女。又以其先亡母勸之。令勿自殘賊親眷。今不與矣。其始已議攢殯。袁氏云。吾無兒女。他日誰葬我者。不如焚我也。比至火作之時。袁氏所憑之女忍痛之聲聞於外焉。

沈文通說報應事

沈文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云。坐不葬父母。當得爲貴神。今爲睦鬼。尾脛皆生長毛。

大理冤枉

福州奏販鹽賊。謀者四五人。隨者四十人。大理斷官趙衎、審刑詳議祝諫盡斷死罪。衎尋卒。臨命自語人冤枉殺人。諫通判揚州。未幾亦卒。

畢從範前燭屢滅

知江州瑞昌縣畢從範爽健無所苦。一夕會客。客前燭皆明。惟從範前燭數易屢滅。是夕得暴病卒。蓋陰氣先有所薄爾。

輪迴再生

知虔州朝議李大夫自云。凡二十五子。今所有一子也。其母以屢失子。於病風作時嚙臂志之。比再生子。齒痕隱然在其臂。乃知輪迴再生之說爲不誣爾。（大夫名良輔。南京人。）

孔氏談苑

卷四

太祖因陶穀而重儒士

太祖建隆六年。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改元乾德。後於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學士陶穀曰。此僞蜀年號也。太祖由是益重儒士。

國家有二錢不著年號

國家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故也。

五鳳齊飛入翰林

太祖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御史有言不先白中書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眞宗取士必視器識

眞宗雖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賜進士及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廷。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欲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

學士入劄子不著姓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呂文穆賢於李衛公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以爲賢於李衛公遠矣。

奏事非表狀謂之榜子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曰錄子。今謂之劄子。

眞宗因夢得蔡齊

眞宗臨軒策士。夜夢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乃蔡齊。上見其姿狀堂堂。曰。得人矣。特詔執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

軍中有范西賊破膽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決事如神。京師諺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帥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雍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點鄉軍。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旨復得爲農。上以四路都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洛陽花酒一時來

陳堯佐、字希元。修眞宗實錄。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咨。皆學進士第一人。兄弟貴盛。當世少比。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狄青爲名將

狄青、字漢臣。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人呼爲狄天使。上觀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狄萬之稱。謂以一足以敵萬也。初青在軍伍間。韓魏公、范文正一見皆稱其有將相之器。果能爲國立功。爲時名將。

王旦致太平

王旦、字子明。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眞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後秉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慶歷聖德詩

石介、字守道。徂徠山人也。文章學術。天下宗師。皆呼爲徂徠先生。著宋頌十篇。猗、那、淸廟。無以加也。慶歷三年。天下所謂賢士大夫。必用於兩府侍從臺諫之官。宋之用人。於茲爲盛。介作慶歷聖德詩。

范文正公復本姓謝啓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後復本姓。謝啓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雎、范蠡嘗改姓故也。僞蜀范禹稱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之精切。

夏文莊公早秋詞

景德中夏文莊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在拱宸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詞。公立進詞。遷鶯曰。霞散綺。月沉鈎。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新秋。瑤堦（英廟諱）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梁州。上大悅。

王文康公重厚

王文康公詩曰。叢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亦重厚者之辭也。

裴晉公賦有平淮西志

詩見人志。賦亦可見焉。裴晉公作鑄劍戟爲農器賦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淸。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於此賦矣。

范文正賦有將相器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材。亦見於此賦矣。公爲水車賦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意爲水車唯施於旱。不旱則無所施。公在寶元、康定間。遂副有事。驟加進擢。晏靜則設而不用。亦與水車何異。

王沂公賦有宰相之意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彫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之意可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擇任羣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可見矣。

寇準如魏鄭公

寇準以員外郎奏事。直言觸犯。太宗怒而起。準遽以手引裾袍。請上復御坐。親決其事乃退。上嘉納之。太宗曰。朕得寇準。如唐太宗得魏鄭公。

大雪賜學士詩

太平興國七年季冬大雪。上賜學士詩曰。輕輕相亞凝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卿時一盞。玉堂閒話道情無。

三河爲帶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錦繡屏風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文譬如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也。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人有辭訟。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又謂之不錯事尙書。

水晶燈籠

劉隨待制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仁宗體備中和之氣

仁宗暑月不揮扇。以拂子毆蚊蠅而已。冬月不御爐。譽者云。體備中和之氣則然。

南朝俏淡

姚鼓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鈎魚放鵝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時先父館伴。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曰。南朝峭淡。惟吾異日先父爲上道此語。上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難於遠到。吾見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問南朝如卿人才有幾。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才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安可數計。察斯人大未可量。

雨中作樂

太祖大宴。雨驟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上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宜勸滿飲。盡歡而罷。

非弔問不得行尺牘

閤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餘。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

淳化草書錢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唯

擁鼻書齋日眠。還有一般勝趣。空齋中猶貯御書錢。

應制上元詩

元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為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封。上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杯。

茶磨銘

山谷作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祛機。

上元五夜燈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是也。

翰林依樣畫葫蘆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上馬杯

真宗次澶淵。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其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為朕守魏。公曰。知將不如福將。王欽若福祿未艾。宜以為守。王公聞命。茫然自失。萊公酌太白飲之。曰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王入魏。戎虜滿野。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退。召為平章事。

生日獻范蠡游五湖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日致仕。

措大眼孔小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也。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白玉欄干賞牡丹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拆。人間方士術何施。

韓愈赴會詩不合鬧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

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鬧。

宰相朝議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進入。止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其制不改。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國初。范質、王溥等自以前朝舊相。居不自安。共奏請中書應務大者。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賜坐啜茶之禮遂廢。固不暇於論道矣。遂為定制。

宰相當用儒者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未甚進用。及南郊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執綏備顧問。占對詳敏。他日上曰。作宰相當用儒者。盧果大用。

叉手揖三公

真宗召种放至闕。布衣長揖。宰執楊大年嘲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秖叉雙手揖三公。上召楊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皁囊十軸。皆乃放所奏也。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億曰。臣當負荊謝之。

楊大年喜朝京闕詩

楊大年年十一。舉神童至闕下。參政李至令賦喜朝京闕詩云。七閩波浪遠。雙闕氣岧嶢。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斷句云。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

西池唱和詩

元祐中。祕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潛和最工。云。翠浪有聲黃繖動。春風無力綵衫垂。秦少游云。簾幙千家錦繡垂。王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

太宗以碁避六宮之惑

太宗善奕碁。諫臣乞竄待詔賈玄於南州者。言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恐纍退萬機。上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

壽王三僕皆將相才器

太宗八子。真宗第三。封壽王。詔一異僧徧相諸公。僧已見七王。惟壽王未起。僧奏曰。徧觀諸邸。皆不及壽王。上曰。卿未見安知之。僧曰。適見三僕立於門。皆將相才器。其僕既爾。主可知矣。三僕乃張相耆、楊相崇勳、郭太尉承祐也。

李仲容釋官家二字

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量無敵。欲敵飲則詔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仲容曰。將濟萬機論。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屢所謂君臣千載遇也。

陳堯咨自號小由基

陳文惠公堯佐與弟堯叟俱位至宰相。弟堯咨尤精弧矢。自號小由基。祥符中守荊南回。其母馮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路當衝要。將迎追無虛日。然弓矢衆無不服。母曰。汝父以忠孝補國家。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役。以杖手之。金魚墜地。

帝王兒不必會文章

太祖問王宮侍講曰。秦王學業何如。曰。近日所作文詞甚好。上曰。帝王家兒不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知古今治亂。他日免爲侮文弄法吏欺罔耳。

孔氏談苑

卷五

閣下足下之稱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元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卽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韓魏公捧天之步

韓魏公知秦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廟於春宮。

翰林學士金帶朱衣

國朝翰林學士佩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府則兩人旁頭帶佩魚。曰重金。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內庭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紗籠中人

李藩未第時。有僧告曰。公是紗籠中人。藩問其故。曰。凡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後果至台輔。

鑄兔膽爲二劍

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腎。方知兵刃爲食。乃鑄腎爲二劍。雄爲干將。雌爲鏌鋣。

釣鼇客

王嚴光有才不遇。自號釣鼇客。巡遊都邑。求麻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下釣時取此等慳漢爲餌。其狂誕類此。張祜謁李紳。亦稱釣鼇客。李怒曰。旣解釣鼇。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曰。以何爲鉤。曰。以月爲鉤。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燒尾宴

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燒去。乃得成人。又說。新羊入羣。諸羊抵觸不相親附。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門。化龍時必須雷電爲燒其尾乃化。

碧巾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巾以辱之。州鄉大以爲恥。竟不捶一人。

麴生

葉法善有道術。居玄眞觀。一日。會數朝士。滿座思酒。忽有一人敲門。稱麴秀才。突入坐。少年秀美。談論不凡。法善潛以小劍擊之。應手墮地。化爲瓶榼。中有美酒。遂共飲之。皆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以春名酒

韓退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簟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

歐公相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著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

池魚遠逝

眉州有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以甎甃四周皆屋。凡三十餘年。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皆躍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傳說不以龜守。則爲蛟龍所取。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困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志。精神不衰。久而自然遠逝。

上元燃燈

上元燃燈。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

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太后。則是唐以前。歲不常設。

制勅用黃紙

唐日歷上元三年三月勑云。制勑施行。既爲永式。皆用白紙。多有蟲食。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司及州下縣。並用黃紙書之。

徐堅初學記

唐徐堅撰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耳。

呂公槐枝之祥

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觀。沿牒入洛。鎖室而去。自春涉冬方回。啓戶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葺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自暖杯

唐內庫有靑酒杯。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氣相次如沸湯。名自暖杯。

游仙枕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明皇因名之爲遊仙枕。

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泥金書帖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至文宗時。遂罷此儀。

半仙之戲

宮中寒食時競立秋千爲樂。明皇呼爲半仙之戲。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時人謂之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及物也。

粲花之論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人號爲粲花之論。

探春之宴

都人士女。正月半後。乘車跨馬郊野中。爲探春之宴。

名覆金甌

明皇命相。先以八分書書姓名。金甌覆之。

管子文

有書生謁李林甫云管子文。後化爲筆。

軟脚局

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三百千。

靈鵲

院中有雙鵲棲於玉堂之後海棠樹。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鵲。故晁翰林詩云。御閣靈鵲心應喜。幷予詩云。靈鵲先依玉樹棲。蓋爲此也。

校理與賞花之宴

賞花釣魚。三館惟直館預坐。校理以下賦詩而退。太宗時。李宗諤爲校理。作詩云。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憀卻出宮門去。還似當年下第歸。上卽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與會也。

傳呼狀元

祥符八年。蔡文忠狀元及第。上覩其秀偉。顧宰相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始於此也。

在胞宰相不可加毒

呂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遜煮藥將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煮再覆。又煮而加火焉。困甚就榻。夢神人被金甲持劍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敢以毒加害。遜懼而寤。以白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花比美女

後當作花詩。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黃魯直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比美丈夫。潤材作海棠詩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兄弟數人同在翰林

元厚之少夢人告曰。須兄弟數人同在翰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夢不然。熙寧中。同時相先後學士者五人。韓持國維、陳和叔繹、鄧文約綰、楊元素繪。幷厚之名絳。名皆從糸。始悟弟兄之說。

名刺門狀

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爲相貴盛。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紙詔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而頒行之。故羅隱曰。瑣門千里。更無人到。絲綸五色。惟有鳳銜。

汗衫所起

古者朝宴袞服中有白紗中單。百官郊享服中有明衣。皆汗透之狀。漢高祖與項羽戰爭之際。汗透中單。改名汗衫。

魚袋所起

三代以韋爲筭袋。盛筭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爲龜袋。唐永徽中。四品官並給隨身魚。天后改魚爲龜。唐

初。卿大夫沒。追取魚袋。永徽中。勅生平在官用為襃飾。沒則收之。情意不忍。五品以上薨。魚更不追取。

腰帶所起

古有革帶。反插垂頭。秦二世始名腰帶。唐高祖詔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

官銜之名

官銜之名。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附。即其義也。

面花所起

婦子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點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執笏

梁職儀。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僕射尚書手版。以紫衣裹之。名曰笏。梁中世以來。惟八座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坐云。便為將來故事。

瓜上金梭

絳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寇準守北門

寇萊公守北門。廚使經由問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答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封置鼓樓

齊李崇為兗州刺史。州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亂擊。諸村始聞者。槌鼓一通。次聞者。復槌以為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禽獲。諸村置鼓樓。自此始也。

宣赦建金雞

宋孝王問司天擠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腐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為有赦。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於閶門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兌。兌為澤。雞者巽之神。巽為號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長竿。使衆人覩之。

步行學士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始歐永叔蔡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學士。

用筆之法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屈折處。亦當中無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散草飛草之法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蔡君謨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白雁為霜信

北方有白雁。似鴈而小。色白。秋深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

稚子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無人見。唐人食筍詩云。稚子脫錦棚。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筍明矣。贊寧雜記曰。竹根有鼠。大如貓。色類竹。名竹豚。一名稚子。

唐末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

賜進士詩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御製詩。遂為故事。仁宗詩尤多。有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何如。

駔儈

今人謂駔儈為牙。本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𠄨。𠄨似牙字。因轉為牙。今人謂万為力。謂千為撇。但數目可按。故能存本字。不然亦若𠄨牙耳。

作詩如雜劇

山谷云。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也。

作詩貴圓熟

謝朓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蓋詩貴圓熟也。然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乾枯。能不失二者之間。則可與古作者並驅矣。

鳩車竹馬之戲

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遊。

壺郎金柝之稱

臺漏官曰壺郎。漏盡謂刁斗曰金柝。今銅點是也。

步里客談

陳長方撰

步里客談提要

步里客談二卷宋陳長方撰長方字齊之侯官人紹興戊午進士官江陰軍學教授初長方父既爲洪州錄事卒於官長方奉母居吳依其外祖太僕寺卿林旦家於步里遂以名書宋史藝文志載陳唯室步里客談一卷唯室即長方之別號胡伯能作長方行狀稱所著有步里談錄二卷亦即此書蓋初名談錄後乃改今名也所記多嘉祐以來名臣言行而於熙寧元豐之間邪正是非尤三致意其論元祐黨人不皆君子足破假借標榜之習其引陳瓘與楊時書議欲裂白麻之非禮亦深明大體所見迥在宋人之上至於評論文章頗多可采如謂陳師道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句與黃庭堅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句皆學杜甫特雜行而陳爲不類又引王剛中語謂文字使人擊節賞歎不如使人肅然起敬又謂文章態度如風雲變色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以譏蘇軾數擬盤谷序之非皆爲有見至謂月自有光非受日之光一條由不知推步之術謂腎無左右一條由不知診候之方置之不論可矣此書宋史作一卷與胡伯能狀不合蓋傳寫之誤今散見永樂大典者裒而集之尚得五十八條謹以類排纂從伯能所記仍釐爲二卷

步里客談卷上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四庫全書原本
宋陳長方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來以口舌勝趙普屢言擇館伴及又請乃中批差三班院名下使臣以往鉉反覆問之其人唯唯言不識字而已鉉無如之何也

富文忠公少日有訴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曰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按此條依說郛本今增入）

范文正帥西方時相恐其成功入政府欲塞其門故擢以邠州觀察使再三以月俸優厚及遣中使宣諭文正力辭以代其謀竟得請以罷未幾坐擅答李元昊書議加極法降知耀州

范忠宣公言江民表作小官時便作取宰相時事舜居歷山及得天下若固有之者養於素也

魏泰託梅聖俞之名作書號碧雲騢以詆當世巨公如范文正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名仲淹意欲結之爲兄弟余於石氏士繇家見之

邵康節先天學自李挺之穆伯長相授墓志中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其實自陳希夷來嘗云天下聰明過人唯程伯淳正叔其次則章惇邢恕可傳此學程先生問幾年可成曰二十年先生曰某兄弟無此等閒工夫章邢問其節語遂來康節視之曰章子厚邪和叔心術不正挾此將何所不爲終不與之故先天之學不傳嘗爲章子厚述一卦說平生不差一字

熙寧戊申邵堯夫聞杜鵑啼不樂或問之曰將有人起東南爲相以文教亂天下此禍非六十年不已未幾王介甫召自江寧介甫所甚明經術法令至建炎戊申方熄

徐巽之云見一老堂吏言司馬文正在朝堂處置常程事宜有尋常處忽發一事便令人心服

外祖林卿云翰林學士趙彥若司馬文正上客也人未嘗見其私謁請問者有事公言之平時隨衆進退而已政和間范文甫建議於處州湖州取周鼎遂持節過來解后劉器之請教劉曰君富文忠外孫程正叔門人使某何所措詞

田腴承伯云作官從人奏辟非但賓主便有君臣之義不宜輕也

初筮仕者求教於劉待制安世曰清明和緩又問何以言緩曰何事不是忙裏錯此言固足教初學然學者知道則緩急先後皆不失節矣

劉道原怒當面折王介甫故子瞻送之詩云孔融不肯讓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此語蓋譏介甫也

呂惠卿附王介甫甚固司馬公言利合必離後果發介甫手簡云無使上知蘇子瞻改鑄顏淵之語曰吾聞觀君子者問彫人不問彫木曰人可彫歟曰呂惠卿彫王安石

邢和叔遇人即訓誨時人目曰邢訓

呂正獻初喜邢恕聞恕到京訪之旅邸中

王伯虎婿之自編修官得帖職章子厚徧問堂中諸人云誰主張呂正獻曰伯虎於例得寶上恩也章遂默然元祐中東坡行呂吉甫責詞敘神考初用而中棄之曰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又曰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視旣而語人云三十年作劊子今日方剮得一箇有肉漢

元祐間顧子敦臨爲少郎封駁任情呂汲公大防謀之於呂正獻正獻曰遷臨耶議進者姦之資歸耶畏懦者將不敢方今治河之議未決宜遣相河因此賞罰皆非由封駁也

陳瑩中答楊中立書云乃欲毀此白麻與擬廷議制白麻王言也不可毀天子之庭非哭所也（按此條原本分爲二條而上段語意當係一節今併）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君儒元康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結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齎下（案此條又見孫羅野老記聞記聞序云先人昔在陳瑩中宅先生講席及見諸前從遊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數與姑獲程氏或原係旁注中語也）

崇寧間立元祐姦黨碑於宣和殿蔡京書立於諸長吏廳事未幾星變一夕大雷雨碎宣和殿碑石遂併諸州者去之人心不以爲然而天應之天人無間如此體究可以知道

宣和殿所立元祐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爲首元祐黨籍固多眞儒賢士然蔡京以勢利傾奪錮之鉤黨者亦多矣未必皆君子也余嘗題其後云籍是名丹籍誰知品目多蚖龍同在

肆玉石共沉河權折人材盡消磨歲月過所階生已甚亂宴
吳蹉跎（記已甚而言公行事也）
游公定夫其子性剛名之以損且曰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先
賢事事可法
孫中丞多內寵夫人以為病縱其尤者犯上孫不能堪去之
用此遂數人俱去孫不之悟
靖康初金為城下之盟而去唐欽叟少宰引唐自明皇而後
屢失而復興者以人主在外可以號召四方力救京師宜舉
景德故事下詔出臨洛京以令天下庶能大振王略不然亦
可還幸秦雍以圖興復翌日何㮚入對引蘇內翰志林以為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其議遂格

步里客談卷下

盡心一篇真法言也此孟子晚年言語比之公孫丑等篇無
復剛烈之氣
伯夷歌云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兮陳古刺今此意
渾蓄此太史公文筆非伯夷意也
韓師德曰史記書韓信之語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
女子所詐兒女子指蕭何呂雉也班固略其語曰悔不用蒯
通之言死於兒女子殊失本旨亦上罪闕入班固刪去亦非
也
司馬遷作武帝紀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
覺悟其事則武帝之愚甚也（案此條載說郛本今附入）

漢武亦善用人末年用金霍及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之徒
處之皆得其地但中年宰相皆不擇人
太史公有俠氣故於趙豫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
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傳記雖補綴事迹
亦未盡善（案此下二條俱據說郛本增入）
西漢末文章與文景武帝時小異然文物之盛也無如武帝
時將氣有盛衰耶抑由人主所好耶
美新不類子雲文字畏死仕莽不敢去後人遂以此汙之君
子惡居下流
范蔚宗黃憲傳最佳憲初無事迹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叔度
形容體段使後人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即漸衍易撥騷蓋
得二人文字照映便發此傑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之不可
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鼂錯劉向諸人文
字作底草爾
五代史於楊凝式不立傳載其歷梁唐晉漢周以疾致仕又
不明其本心凝式諫父涉言大人為唐宰相而以傳國璽與
人則其心可見又不仕五代而託心疾其人賢其節高可知
矣余嘗謂自晦與草木共盡者五代不為無人史不得其白
者固可嘆若凝式本末昭晰史復不書執筆者何其與善之
狹也
陳師錫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詞平平初蘇子瞻以讓曾子固
曰歐陽門生中子固先進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

二公相推未決陳循筆為之
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
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
體云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己云李杜
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黃
魯直作詩法也
阿房宮賦只是篇末說秦及六國處佳若丁頭聚粒等語俳
優不如
余嘗疑三器論非退之文亦又疑下邳侯傳是後人擬作退
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諢語滿場皆
笑此語蓋再出耶毛穎傳贊尤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
哉甚似太史公筆勢徇行狀書迴紇李懷光二事似左氏
文字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嘗其評退之多矣
秦少游云退之元和聖德詩與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余以歲
月考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鄆州谿堂詩則
又如他人所作也
羅池廟碑古本以涉有新船為步有新船春與猿吟兮秋與
鶴飛作秋鶴與飛歐陽永叔以步有新船是而秋鶴與飛為
不然說者以是為歐韓文字之分蓋篤論也余嘗以三言評
子厚文章曰其大體似紀渻子養鬭雞在中朝時方虛驕而
恃氣永州以後猶聽影響柳州以後望之似木雞矣

柳子厚先友記迺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若貞符及雅則以
盤誥詩人之文為祖矣
東坡辨黃樓賦非作於子由此所謂欲蓋而彰之也郤掃編
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為之賦東坡自書
韓退之畫記東坡以為甲乙帳而秦少游乃效之作五百羅
漢記人心之不同如此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
人擊節賞歎不如使人肅然生敬（案此條據說郛本增）
張文潛見富鄭公神道碑至論趙濟處曰公文固奇欲如一
字可否遂改云及英宗神宗之世公老矣功在史官德在生
民北敵西戎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而一趙濟敢搖之一
字固文字關紐也

余頃見嘉祐一詔罷茶鹽法詔之義十過不能去手每嘆息以爲眞王言既而觀歐陽文忠集乃歐筆也歐文溫潤尤宜綸誥之詞其言有私藏盜販貨幣有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穽而陷吾民也

東坡志林云嘗欲倣盤谷序作一文字竟不能成文章態度如風雲變滅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必欲執一時之迹以明定體乃欲繫風捕影也

余嘗問王子世云蘇氏爲縱橫之學如何曰有之時案上有莊子廟記云只此記中謂莊子於孔氏陽擠而陰助之此語亦縱橫家流也

自古稱齊名甚多其實未必然如姚宋則宋之守正非姚比

也韓柳元白四人出處邪正不同人言劉白而劉之詩文亦勝白公至如近代歐梅蘇黃而子瞻文章去黃遠甚黃之詩律蘇亦不逮也

內外二制以潤色王言布告天下爲職一字重輕皆繫國體喜則升之九天怒則擠之九地此爲何理要須發肱之間示有懲戒如駱賓王訴武后讀之但然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處乃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武氏猶知此況天下有識之士乎

江淮春夏之交多雨其俗謂之梅雨也蓋夏至前後各半月或疑西北不然余謂東南澤國春夏天地氣交水氣上騰遂多雨於理有之

或謂月受日之光至望則光滿非也日月內衛陰陽月之望有時而消長陽亦隨之故光有圓缺至望則月之光自滿遂與日望非受日之光

沈存中云世多指脾爲黃庭有名而無形者也沖虛而無方物者也又云腎有左右所以爲坎離坎離交而滋五藏如乾坤之生六子余謂知脾非黃庭而謂坎離爲兩腎何異於紾兄之臂而曰姑徐徐也

承平時茶酒班殿侍幞兩五重顏色裹肚先是京師以竹盛五色線批之爲戲謂之線線又以殿侍所繫裹肚似之故亦謂之變線今不復繫如許裹肚但有義帶數條耳師楊云江之詩母呂氏明有爲之者

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蓮花枝葉相屬團欒在地遇風即轉問之云轉蓬也

步里客談卷下終

步里客談補　據說郛卷九

聖太祖初受禪一日有飛矢集御輦者左右欲搜索不許但駐輦四顧曰射殺我也未到你做聖度如此

四庫提要補正

步里客談二卷　胡玉縉撰

至於評論文章頗多可採如謂陳師道學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句與黃庭堅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句皆學杜甫耕雜行而陳爲不類又引王剛中語謂文字使人聳觀賞歎不如使人黯然起敬又謂文章態度如風雲變滅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以譏蘇軾數擬盤谷序之非皆爲有見

李慈銘桃華聖解盦日記庚集三八云客談論詩文頗有識如云美新不類子雲文字畏死仕莽不敢去後人述以此行之君子惡居下流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己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云羅池廟碑古本以涉有新船爲步有新船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作秋鶴與飛永叔以步有新船是而秋鶴與飛爲不然說者以是爲歐韓文字之分蓋篤論也

雲齋廣錄

李獻民撰

雲齋廣錄八卷後集一卷

宋李獻民撰獻民字彥文延津人是書前有政和辛卯獻民自序所載皆一時艷異雜事文既冗沓語尤猥褻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云十卷分九門今止存六門曰士林清話曰詩話錄曰靈怪曰麗情曰奇異曰神仙共八卷末有後集一卷曰盈盈傳乃作者自述所遇然首稱皇祐中中稱嘉祐五年皆仁宗年號與獻民時代不相及則傳中所謂余者乃別一人而佚其名非獻民自稱也其書大致與劉斧青瑣高議相類然斧書雖俗猶時有勸戒此則純乎誨淫而已以向來藏家著錄今姑存其目焉

雲齋廣錄

宋　李獻民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間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乘白作詩寄語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進士丁渥在太學夢歸家見妻於燈下披髮擁髻為書寄生生曰我已至矣何用書為妻但掩涕而不答又於別幅見詩一首云淚濕香羅帕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鴈寄與薄情看生既覺以語同舍客客曰君思念之極以至於此後旬日得書并詩皆夢中所見無少差失

陳文惠堯佐退居鄭下張退傅知西京以姚黃魏紫及酒惡文惠答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倦開正向西窗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昨夢錄

康與之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昨夢錄一卷

宋康與之撰與之字伯可又字叔聞號退軒滑州人故自署曰箕山此書末有小傳乃稱爲嘉禾人蓋南渡後流寓也建炎初上中興十策爲汪伯彥黃潛善所抑不得用及秦檜當國乃附合求進擢爲臺郎後遂專以歌詞供奉廁身優伶之班大爲士論所不齒所撰頤庵樂府五卷爲談藝者所輕世不甚傳今亦未見其本其僅存者惟是編皆追述北宋軼聞以生於滑臺目覩汴都之盛故以昨夢爲名所記黃河卷埽事竹牛角事老君廟畫壁事亦可資考證其西北邊城貯猛火油事遼史先有是說然疑皆傳聞附會終遼宋之世均未聞用此油火攻致勝且所産之地在高麗東高麗去中國至近亦不聞産此異物也至開封尹李倫被攝事連篇累牘殆如傳奇又唐人小說之末流益無取矣

昨夢錄　說郛十　雜記十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背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輙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志之矣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眞瑠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鱉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羈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眞決之數日後李

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牓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牘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内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遵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巳至申酉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閽者云我勾人至矣以牘付閽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搢笏攀緣以入足趺顚於限下閽

吏導李至第二重閽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挨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緑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恠無公吏輩有聲喏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卽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床榻裀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

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眞決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眞決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卽無眞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巳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兕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兕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入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過有鬻犀帶者無他文但峯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甦爲寺居親舊絶無牢落淒涼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過存問勤屬時時餽殽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

有菴血屬在焉共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卽日命舟以徃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之僧於是辦舟贈緡二百緡使行仕宦既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留其孥於菴中僧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翊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

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即自引決則曰今幸尚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沉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霅川有赴郡自首

者鞫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勑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余聽讀於建昌教官省元劉溥德廣語及余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之言黃河漲溢官爲卷埽其說如何曰予不及見也尚聞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蓋於無事時取長藤爲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於二

千人方能推之於水正決時亦能遏水勢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於深淵耳此甚爲無益焉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幸方推之際怒濤遽至則溺死者甚多大抵止以塞州城之門及鹽官場務之衙宇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漲之形勢以占水之大小遠近往往先事而拒逆來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紋藤爲繩紉結竹篾筏木柵

等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力即寸斷如剪郡縣又科鄉民爲之所費甚廣大抵卷埽及寸金藤白馬一郡每歲不下數萬緡白馬之西即底柱也永常高柱數尺且河怒爲柱所扼力與石鬬晝夜常有聲如雷霆或有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怒於是募工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者了無所益

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夤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地

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嗔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

骨相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繼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而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其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貲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韓過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於人間爲至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

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無溢盡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於奪天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巳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於論隱士之盡也亦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即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巹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為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閑教訓男即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既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壻謁外舅也

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語甚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民居鮮少常欲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

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為黍意極歡至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則皆不願其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即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損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宋康譽之撰（字叔聞號退軒老人箕山人）

昨夢錄 終

松窗百說

李季可撰

松窗百說

東嘉　李季可　撰

鄭昭公

鄭忽不昏于齊曰齊大非吾耦也詩人以有女同車刺之君子以謂善自爲謀而不及其國後魯威取之卒陷彭生之禍莊公獲不能防閑之名汚辱兩世取大國之助乃如此邪昭公方見齊恃大無道受其制則無所不至矣其不昏何有不可哉儁不疑辭霍光之女似之其後失國不能與賢人圖事而已豈謂此哉

耳餘

張耳陳餘之事古今蓋之然曲不在餘而在耳方其被圍於趙子敖在外而不能死乃復責餘及餘以兵印遜而耳不受此有復合之理或說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耳遂見利忘義收印麾軍而去卒南面享國數世此亦徼幸之雄者而餘不保首領哀哉使後世之人處義利之間無所忌憚至君臣父子不相顧者豈非斷以天與時至之心邪耳小人明矣微時稱賢是能謹細行而善爲大盜歟其賓客廝役俊桀亦可恥矣

蕭曹

蕭曹爲沛吏時相得及爭功有隙何且死薦參代己參亦知其心乃趣治裝由此觀之何嘗庸人偶然操智術徼幸以成名者凡人於己有小嫌則愴嫉之未嘗顧世之利害何如也何獨能釋其私而存至公遂相繼淸靜以安天下豈淺丈夫者可跂望哉然嘗怪伊尹呂望方耕莘釣渭雖不遇商周之君亦必見於世二人汨沒於下邑初安有龍驤虎視靑雲之心邪際會高祖而乃奮

則自古英雄固非一軌可議也

李廣

漢文帝歎李廣不逢高祖時萬戶侯不足道及武帝征匈奴廣常在其中而卒不侯以死事固不可知然至今以爲不幸當時亦言其數奇

東方朔

史記載東方朔以所得之賜歲易一婦嘗以酒肉汚壞其衣一日諫武帝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帝曰顧東方朔乃多善言邪蓋謂其平日少正論以今世觀之甚似一黠狂挾姦道人而班固書稱陛戟宣室殿下抑董偃之淫使天下風俗少有所正又帝嘗垂涕不忍昭平君之子乃復上壽陳王道無偏黨之言何其偉也彼一人爾記錄如此之殊所以仲尼謹嚴於春秋迥之望前代人誅鬼責之禍不敢易作也

雋不疑

漢宣帝時有人詣闕自稱衛太子長安聚觀者數萬人百官上下莫敢言其是非京兆尹雋不疑以公羊春秋拒蒯聵事叱吏收縛之帝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

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後勒問果詐伏誅蓋不疑審太子已死知其必僞乃爲說辭以抗衆議耳然知其僞不必引經誠太子則此義豈可據彼衛君之事夫子之所不爲而宣帝安得坐視係縛其祖而嘉之公羊既不足法而史盛稱贊其高識豈不誤後世哉

魏武

魏武嘗飲鴆啖野葛至一尺豈其然哉蓋欲使宣其言於外以陰禦進毒於己者耳惟自知有負於物故也死且千歲後人皆認以爲實其詐誠足以欺人

祖逖劉琨

桓溫自喜似劉越石其崇義可知然琨嘗以彗推美石勒勒以爲非腐儒所知而謝絕之至勒修祖逖先墓而劉嚮求通則逖之與琨相去高下不待見於功名間也溫勒以此亦可卜其優劣焉

識輕重

漢高祖微時貪財好色方其爲亭長所得亦幾何及入秦宮天下財色之都會也而府庫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所謂識輕重宜卒有天下也

言過

聖賢之言過於厚可論也小人之言過於薄不足論也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又曰有殺身以成仁又比干諫而死曰商有三仁焉古之蹈仁而死者多矣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又有天子薦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孟子視三代以前之言也後世不若舜禹而與不至桀紂而亡者可勝數耶又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梁之不仁得天下矣如曰非心服而不可久

剏得國亦由此矣故曰聖賢之言過於厚所以扶教也夫作善宜得福而反及禍謂之不幸作惡宜得禍而反獲福謂之幸幸不幸聖賢不言而言其常者唯義所在耳

豪傑

或問孟子言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太公固豪傑之鉅者猶待文王何謂無文王而可興邪曰且謂孔子豪

傑非歟所謂興於德也當世仰之後世法之特立傑出唯道之在不羣於衆人是也孔子固興矣若所謂興於事業者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然又有以人爲士者此非孟子所謂興也方是時伯夷太公四海視之以出處去就如父母故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雖使無文王不居位可也其德之不興當世之不仰後世之不法沒齒無聞老死於衆庶之間不可也豈與夫碌碌因人成事依日月之末光而後顯遭亂世爲姦雄値龍興爲才士與時明晦高下者可謂豪傑之士哉

不已

伍子胥以忠死遺言挂目於東門而忠不已蘇秦以智死至車裂以求賊而智不已范滂以名死其母謂與李杜齊名無所恨而名不已項羽以雄死顧呂馬童以乞其頭而雄不已四子者如知其可已豈世網所可嬰乎

葵丘

五霸威公爲盛葵丘之會尤顯著而五命之辭略無寅奉天子尊獎王室之意自夷齊扶去其後曹孟德司馬

仲達輩無所忌憚矣威公者介於其間歟宜乎孟子羞稱之

創業守成

唐太宗論創業守成孰難當時羣臣所執各偏或謂創業難或謂守成難獨太宗以爲俱難此有以見羣臣之識慮不逮文皇遠矣

無事

天下莫難得於無事而鮮知無事之可樂莫甚危於立奇功而多幸奇功之可成一身無事雖有藥石無所用之之謂安天下無事雖有聖智無所施之之謂平及乎萬金貢劑之設智名勇功之著其去危亡亦幾何矣故善治身治天下者常消息禍亂於未萌不求赫赫有所建也然如漢文帝之末包垢藏患終釀七國之變則非也若唐太宗之治至羣臣無可諫之事其庶幾乎

圖難

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張子房之所得也司馬子長識之以著於傳序後世欲以強力解紛糾者可不知此所謂終無難者得其理也故子房從容笑談而已如齟齬者

曷足以知之

治亂

君子在上小人在下而爲治反是而爲亂世莫不知而治常少者以責君子之備待小人以恕也責以備則不以爲君子待以恕則不異其小人二者交混而順已者親故天子厭勝而處上而天下見治之稀闊也

兵難

漢高祖困於平城唐太宗屈於安市樂毅不能終燕廉頗短於用楚諸葛孔明亦有街亭違命之責則兵者難聰明智略有所不能盡知也昔師之日士卒坐者淚沾襟偃臥者涕交頤無餘命無餘財背水焚舟陷之死地其爲凶器可知矣故光武閉玉關謝馬武欲三十年不言此深知兵者也迺曰老將不言兵　僧家語佛最爲有理彼趙括臨機房琯之徒猶足以知此其破亡亦不旋踵誠有不得已則若范蠡之審愼馬服君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安邊本不生事者然後可以付斯任

名節

光武爲天子畏愼如白衣時奉法之吏得行其職董令

彊項終不肎謝車駕至上東門屈於關吏自是名節始立矣流至於李范之禍悲夫

漢武

漢武親狎寬珠兒以成其姑之醜而復匈奴嫚呂后之言引齊襄以爲喻豈愧於禮義廉恥間哉特其資雄武好兵而已

唐太宗

漢高祖固英主治天下總正大綱爲嘗不已儒者附合於聖賢唐文皇規規求仁義而吹毛求疵不肎休此誠不可曉觀文皇不得已者亦豈高祖所不爲哉

映山紅

白鶴寺前溪頭立有折映山紅花道者謂人曰山中見此甚佳若置之軒窗几硯間乃不然因言村人喜著深色衣以其山頭林下田塍水際易爲標置且久苦於布素故耳至於輕放淡染約略之色即大不愛於味亦然久厭飯糗茹草則思膏炙飴糖至於八珍則不能易昔未嘗知天下之色味也若夫厭天下之色飫天下之味乃能究天下之色味然目盲口爽亦自此矣

諸葛事

高臥南陽三顧乃出一也居草廬中已定天下三分之策二也娶黃阿承面黑髮黃之醜女三也七擒七縱孟獲四也參佐論事至有十相違覆者五也開國託孤出將入相六也馬謖違節度軍敗自貶三等七也連弩流馬木牛八陣圖之制八也宣王嘗與公書曰黃公衡起坐談足下不容口孫權之盟曰諸葛丞相德威遠著信動陰陽誠感天地敵國之譽九也提寡弱之衆深入屯田成久駐之基百姓安堵十也爲身後營陣以退敵十一也節制之師皆有實宜王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十二也訃問至蜀士大夫爭欲赴哭敵庭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十三也李嚴廖立被罪廢黜聞公之喪歎泣有至殞者十四也道德忠順明敏篤誠足爲百世師羽扇綸巾風流醞藉又見天人之表十五也人有一焉足以垂令名耀後世號爲間出而雍容兼之綽有餘裕是欽之慕之獨高公於古人列其行事之顯著者以爲表則時得退慨一舉仰焉嗚呼盛哉

四象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學者往往不能定蓋元亨利貞也太極爲形之始生兩儀即天地也天尊地卑則乾坤之德可見元亨利貞象在其中矣以用言之德也以體言之象也四象復生八卦而乾坤在其中猶有子而知其父也待四象而成德故亦言生元亨利貞唯乾坤能備至他卦則異矣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長由是而老由是而死在道爲仁義禮智在時爲春夏秋冬在物爲金木水火其數則一二三四散於萬殊未始離此四者合乎全體則元亨利貞足以統而盡之

仙家

世說有誤到仙家者時不頃刻及反鄉閭人已死亡世事改易至於觀棊局未云終斧柯已爛覓路還家海變桑田人間所以貴慕神仙者以其快樂無惱長生久視耳今斯須便過百年朝夕已經千載不知自天地開判以來經得幾局棊凡過幾旦暮大較不至數歲事亦何謂壽考邪俚俗相戲罵云願你活一百二十歲則教一日過了正好相愉可爲大笑

觀魚

諸人臨池觀魚曰以人觀之有以生爲快樂者若魚龍鵰鶚之類有以生爲殃者若蚯蚓蚤生蠢動之屬是也或曰不然各有所得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曰人生五指甚快偶生六指斷之則悲矣然豈如五指之便邪坐皆笑

似是

少正卯學醜而博順非而澤未必直爲惡人孔子不旋踵而誅之由其似是而非足以移奪人意其潛心其害道有不可勝言者故孟子之於楊墨亦屢作色焉若夫善惡如白黑則曰紂之惡不如是之甚復何假用力而盡言

虛船

虛船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一人在其上三呼之不聞則必惡聲隨之不怒以虛而怒以實也莊子欲人之遊世虛己猶虛船此學者以爲至論曰夫三呼不聞彼必甘寢休息不譏不虞而任其船者也今山野之肆意直行觸忌諱而忤於物或責之則曰我本無心是猶甘寢休息而任其船則不得惡聲者鮮矣故學無心者又必知其所以無心則與聖賢同若以爲木石則未知其可也

問死

或問死有知乎有罪福乎無罪福乎聽其所之乎將有所使之乎抑亦不可度乎曰皆有之亦無之

積散

郗愔聚斂千萬積之之爲樂也子超一日散親舊俱盡散之之爲樂也二者皆有自得處然斂時不無傷廉施時豈免泛濫則二者皆有所失欲其無得失則亦無甚可樂澹然處中未嘗斬而藏棄而與了無容心如二子居之其意必古聞者理之得也

死而不亡

處死生之際若高允詞義慷慨王景文終棊斂子徐有功以扇障面獨李氏結髮安綏皆雍容閑暇而不迫切若韓信之自壯嚴顏之有守楊素之自直李靖之義激段秀實之忠烈皆情理分明毅然剛決而無所屈雖至於不幸亦必不冥滅矣所謂死而不亡者也

自負

士之自負殆是不幸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吾執御矣大宰知其聖而多能則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皆爲謙下遜避之辭及匡之暴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吾其爲東周三年有成皆自大之意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時捨我其誰又以承三聖者盡爲不知者言也至鄒陽獄中書甚美而太史公謂之不遜夫陷於囹圄之中則不知又甚矣此救命之言顧何暇於措遜故曰士之自負殆是不幸

形比

酷之客至而奴婢惡之恐主人之視傲也寬慈者來則喜欲其知有此而似之也非臧獲所見淺大抵人情多無定體形之則鮮有不動其心者俗傳云范志着時人推發不如死却見擄柴人心頭較些子每發其蓬蒿人心起於形比閒冰結而火然者往往如是故學道之士欲得處寂寞之地而無所激搏其中也

天道

作善必獲福天下皆善人作惡必得禍天下無惡人禍福相參錯難可稽考然後賢不肖並出而衆寡不同天道恢洪豈淺識之士所可斟甚買賢哉

兵法

唐文皇所言取天下兵法蓋與孫臏勝上中下駟之法同此最古今之所祕也

笑庸

莊周自比鵷鶵而腐鼠梁相貸粟監河侯不得而怒復以喻轍中之鮒陶淵明不肯折腰爲縣飢來扣人門而拙於言原憲辭粟而甘桑樞甕牖古之賢者若此甚多辭其易而爲其難大似不情幾何其不見笑於庸人也

負荷

聖人以降能負荷各有重輕而任人者亦不可不知也責之盡則天下無復全人待以約則隨才各爲用儻過其量不勝其任中人上下必見傾覆終與不肖同科可不知哉

待用

士之修飭儲以待用者文與行而已今孝悌敦朴才略力田之類既不在舉苟自觸之不得所謂行也其可通

微意而示於人者唯文字耳然老生常談天下皆是豈足以動搖當世至於瓌奇俊傑之論又疑其太高士有不由科程雖欲抱關擊柝爲賓而仕亦未易得之及天下多故四顧躊躇而難其人者初不以非常而致之也

孔明

因論諸葛孔明或曰與張子房何如曰子房青雲之士如言欲爲臣盡臣道則孔明也曰子房不盡臣道在甚處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當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曰屬之子矣若以二人論之恐屬之孔明矣曰伊呂何如曰伊呂詩書所載以爲訓也非錯雜行事而言也且又經聖人之手不宜有議曰孔明之過失尙多用兵不能奇何也曰自堯舜皆有謬誤若孔明之失賢聖所有也兵法曰敵則能戰之司馬仲達亦人傑也以七八倍之衆自守而不敢出蜀軍於其智懷間安堵自若而天下之勢已見矣則魏延請兵之奇不可必者不足道也及其卒仲達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彼其心降固可知矣

勢

輕清而必上重濁而必下則天地不踰勢也寒極而反溫熱極而反涼則陰陽不踰勢也方者止而圓者行則形器不踰勢也萬物莫不然百鍊而不損其重從革而不易其性者唯黃金爲然故爲天下貴孟子曰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聖賢於是以之

稱

人莫不有長亦莫不有短截長續短令其相宜斯爲稱也田開之養生亦欲鞭其後故馬童子去害馬以喻治天下老氏云去甚去奢去泰所長聞譽而日增所短固拒而日歉斯爲不稱也王沂公家居飲食或誤供具乃云適欲啖此耳過爲長厚而人不以爲餘事不稱公孫弘布被脫粟汲黯謂之詐斯可知矣今人但能戒其所甚短勉而不已則自然合宜矣

文王

文王迎太公於渭上立爲師帝王之佐也史云退而與文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夫周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紂一旦改悔其惡復爲賢君天下受賜文王之心也而云傾商則幸禍天下以爲己利豈文王太公之謂乎夫既久明遠固莫如書至於書外意則在覽者所自得也

濟世

世之不濟其來久矣堯舜而下數千載其間有三王漢祖總大略革秦苛急民載清靜而已其政治尙多可議者蓋度所可行而行之焉高祖未嘗自強以求其不至也文帝仁而包垢宣帝知民疾苦深究得失斯可稱道光武中興亦復可紀諸葛孔明之於蜀其人也天不假年而大業不展王景略之於秦才智可相亞匹而道德少愧焉然民於是時皆蘇息唐文皇浮然而興以一世爲己任虛己聽納直跂唐虞遂與三代相繼非復區區偏長雜霸之可儗斯所謂大人造也而明皇亦善厥初周世宗之英預謀以易明之曰既濟亨小夫亨至於小則大固可知此所以言蓋濟也雖聖人經綸盡心蓋有不可力致者猶且吉凶與民同患而奉天時況碌碌之士哉又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夫既濟所謂窮者以治極物理如登高不可以有加之窮也天之時聖人之力皆不可必則下民之愁歎屈枉寒飢無憀

何時而可已今夫人聞樂則樂聽哭而悲淡樂而戒禍咸發於目前者泛泛之常情耳至乃居寵縣享富貴日與其徒比睦角逐唯恐其後亦豈能知山野蒿萊稼穡之艱難風霜雨暘冒涉之辛苦窮閻陋巷上漏下溼豈不夜夜不曉與頰頓於錐刀貧苟驅迫不得遂其生役役至死而不能自休者邪使彼親見則不為之動心者亦鮮矣傳曰內聽之謂聰內視之為明凡所謂聰明者見所不見聞所不聞之謂也有能不聽其哭而遙知其可悲者庶幾有以濟斯民

服近

奚名膽遠邇令人企慕者多矣日夕相親奚翅可為稱難者甚少故曰服遠易服近難

退之

白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身不痊世遂以退之戒人服金石言甚勤切而晚年躬蹈其失莫不怪歎之蓋亦默默疑念久無以辨及按退之集長慶三年作太學博士李千墓誌略不及他事唯說受方士柳賁藥服之下血死乃引當時目見親與游者歸登李虛中孟簡之

徒七人俱以服食斃臨終痛楚之狀明年退之卒是豈有咫尺之間而肯身試其禍哉古人已沒遭誣毀以自為黑牖所不至者多矣今偶因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之謬使賢者蒙污故三復歎息而書之

伊川云

或言伊川云未有易時天地之間固自已有易矣斯言最妙曰此亦淺論也猶小兒見器物未知其名與作何用即不為用矣及聞其名知其用則為用矣不但形之者然至於無百工而用亦在不但書之者然至於無聖人而易亦在神而明之在乎其人易固自若也

三寶

老氏言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豈沖虛恬澹而已哉絕聖棄智者亦復有此也

孫武

孫武之兵書不過數千言簡盡淵邃可以為萬世法不復有所加損可謂極其能事矣不圖為兵之至於斯也

蚳鼃

齊王不可以風孟子不肯造朝卒至於去此疑其太易

也其言於祟見王退而已有去志及再不合當接淅而行矣乃復遲留於晝三宿快快然冀望不已彼遣一介之士則固不能留而宣王亦安肯親往邀之哉此所不曉或曰孟子何處是好處曰皆是好處此其疑也

深戒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如此之類皆言庸人之常情以深戒君人者或以為孟子之意則然

柳下惠

或曰柳下惠嘗仕矣而孔子稱在逸民之數何也曰柳下惠雖為魯士師然不得行其道方遭黜之不暇故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賢而不與立也曰孔子可稱逸民乎曰孔子嘗為委吏則見於會計當為乘田見於牛羊茁壯為司寇攝相事見於誅少正卯政化既行而大國知畏亦略行其道矣故不必謂之逸民若柳下惠遺佚阨窮無以自見袒裼裸裎於其側者油油然順受之而不敢正以禮宜乎孔子置之逸民之內而惻悲之也

咎犯

咎犯數諫盡忠其身甚危真耳亦嘗有事不成食肉之言至河上而辭宜矣事君保身之道兩得之而曰要君殊不然也

范雎

秦虎狼之國其君皆雄武而臣亦才健商鞅魏冉白起呂不韋蒙恬李斯之徒既不保令終獨范雎知道能綱成之言卒辭相位而身名獲全雎其賢乎

范蠡馬援

范蠡馬援老不知休蠡雖去位浩然湖海未免千金之役援矍鑠求用卒有壺頭之困嘗云老當益壯豈知天道哉愧蔡澤之言矣

學而

學而時習之所學者道而道不可見散而為事業在學者時時習而行之知其為善有益而非難故悅時者不欲盡拘以漸進之之意而諸家解論語第一句便與人意不合

王沂公

古今之聖賢有見其書而可知者有因人而後知者諸葛孔明道義公忠出將入相開國託孤其治蜀之跡與當時四國之望巍然三代之賢臣不知於伊呂何如也此見其書可知而世之所與乃未盡本朝韓魏公富鄭公功德兼隆超越漢唐之士而受性不同韓公寬大通貫於唐無所取於本朝獨曰吾所師仰者沂公一人而已富公明銳精嚴欽慕沂公至死不衰此因二公而後沂公可知矣及尋公之行事博大崇深莫能窺其涯涘蓋上下與天地同流焉然天下至今公之道德對名不

暴白於諸公上搢紳間少能言之是以謹爲之書

嚴延年

昌邑不君霍光廢之而立宣帝伊尹之任也天下莫不以爲然而嚴延年劾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而朝廷欽憚此與夷齊扣武王馬首諫臣不可伐君之事何以異茲可謂特立傑出之士延年固酷吏然使其居漢魏之末肯與諸人碌碌事曹孟德司馬仲達以苟爵祿哉尙想其風凜然也

朱五經

朱溫既貴迎致其母封晉國太夫人因置酒上壽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也母惻然曰汝能至此固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賢哉斯言昔我太祖皇帝嘗問忠獻趙普曰天下何者最大普曰道理最大上深以爲然所以定天下垂後世者莫不由之而溫以區區詐力徼幸之功欲驕其先君子婦人亦知其可羞也聞其風者寧瓢富有立

有若

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似孔子欲以孔子之道事之此謂其道似也論語檀弓有子之言皆與聖人合故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而諸家解孟子直以謂貌似此雖今世凡下之士亦不至是而謂游夏子張如此之陋

知人

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人固有如此可以知者然以此而不能知者亦甚多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斯爲審矣雖不試以莊子之九證亦可得其大要

方害

方害其人或以惡言詆之則無所損方怒其人或以善言譽之則無所益然而喜罷則詆可中怒息則譽可與天下全德固不可得而見中人上下汩溺於是非口舌之間幸與不幸可勝太息哉

梁秦

梁武帝慈儉不以富有區宇以奉其身雖堯舜不能加也才藝亦復絕人惜乎不知治道而蔽於佛其亡與凶德同原其心所謂苟志於仁無惡者也嘗竊悲之秦始皇強暴毒痛海內以極其欲雖桀紂無以過而威略足以馭羣材定霸業故亦足以興而隨以亡而人心至今不與

三教

或問儒老釋優劣曰孔子大矣明人倫存其妙而兼得之者故俯仰無所愧怍二者廢人倫而事其妙者也移之治世則敗矣中庸曰賢者過之釋老有焉

實德

三國至於江左其君臣以英傑之略或效忠勤各收一時之功致顯榮則具載史冊而實德及斯民者何甚少唯諸葛孔明之於蜀王景略之於秦其詳可見而治道之光無所愧於天地間若曹孟德之徒鞭撻宇內寧有人以取天下列于尊位以垂世其已幸矣

私

人皆有公道通天下日夜相與言者是也亦莫不有私孰敢出以相示而可見怨於人情者不易得矣大哉私之爲害乎所以亂天下而勞古今之治理者也無私聖人也而可想賢者之徒也有而不可恕小人哉

遂忘

儒生之未達也莫不以爲詩書可法象仁義在必行欽古人丁寧垂戒之明悼當世之往往易畔及一旦有位情不分者鮮矣尊官厚祿以醉其心日既遠而遂忘乃曰彼以彼而此以此方其彼又烏知其爲此也嗚呼天下所以每不濟而欲責斯民之從化難矣哉眞儒則不然也

詩眼

凡詩言之有眼者蓋不滯於題詩外有所見大抵謂道也豈特風花雪月區區以自蔽惑而已杜子美云甫也南北人早爲詩酒污則此老豈復爲聲韻華藻所累哉故爲自古詩人之冠

通鑑

魏武取天下於盜賊不取於漢通鑑之誤也譬用國之主幼弱爲強力者侵奪其家老能辨理而盡復之遂治爲己有可乎謂無功則不可也謂非主人之有又大不可也彼是時方挾天子而令諸侯動以朝廷爲辭是立主人之名而復天下也不以漢氏其誰從之酬其功既已極人臣矣方孫權勸操稱尊號乃曰是子欲踞吾爐火上耶固自知之矣

恃衆

壬申歲樂清元日賀令至客次者二十一人爐火盛烈爐木至一邊蓋衆客環視其令止之直舍吏至始撲滅僕常好犯衆然亦方觀其理徐笑謂鄰坐曰一二客在豈至此乎今不救之罪分於衆而難責則皆其之顧況橫身犯衆爲人肩利害事邪諺所謂龍多乃旱是也因言京師役徒舁重物度其人已多不能舉則復減之乃

舉蓋衆則相持寡則盡力也苻堅以衆敗光武以寡勝亦由此李光弼破史思明於河陽郝廷玉請騎五百與之三百論惟正請騎三百與之二百皆欲不滿其意而張其氣勢使不敢怠所以成功孫武曰用衆如用寡韓信曰多多益辨此又其妙

燕雲

燕雲九州衣冠結束至今似唐時餘事不變者亦衆如傳之樗蒲雙六皆是也中國凡幾易矣老氏所惡聖智蓋謂是耳然老氏所謂安其俗樂其業什伯之器不用至老死不相往來者小國寡民而已若地大物庶而益辨者其惟周公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所謂聖智也

因革

可則因否則革權時之宜也秦政雖惡漢有因之者若叔孫通之制禮蕭何之法是也唐政固美而有庚革之者如用十六相去四凶是也凡所以損益皆務致於當道而已後世則不然因之乃不問其非革之則并遺其是前人失之東後必西前者尚白後必黑矯枉過正不得中則一也烏在其能濟乎

識辨

十事可以辨二三者愚人也辨四五者庸人也得六七者可與議者也七八者可以任者也八九者特卓異也十全者上智也然所過亦有難易惑於近似猶庶幾耳至以白為黑以東為西則難與言也

枉尺

陳代以枉尺直尋問孟子孟子言其不可至引王良與嬖奚乘甚辨然孔子欲赴公山佛肸之召至見南子曰否者天厭又曰退而不獨磨而不磷孟子亦以好色好貨務齊王皆小枉也特不敢以此訓人者謂其從權也夫從權者道行乃見而初不免受污故難以語人自古小枉而大直者豈勝計哉

以人望人

求君子而君子不可得遠小人而小人莫能去然則如之何古人有言曰以道望人難以人望人易則二者常可處矣至於治天下未離此道

主盟

世無伯樂天下無良馬世無孔子韓愈不得在弟子之列此賢者騏驥之所不幸也賴韓子之文足以傳世所以至今有韓子不然古今豪俊不見主盟紛紛名滅而逝者何其多也方其隱匿閭閻巖穴歌考槃而永矢當天下多務之秋人主宵旰有才難之歎彼欲獻而無階進此欲求而不可得則其間主斯道者安能不任其責也

漢高祖

漢高祖天資明悟絕人而無學以自發明得三傑陳平陸賈輩左右開導然後克濟大業每諸人獻替雖在倉卒閒莫不與己意相符合至論蕭何功未有能明之者獨高祖以謂在曹參上而無以難伏衆口鄂千秋大言遂取封侯以能明己之心爾凡心知其然而詞不足以自達者不學之過也高祖之謂歟

韓信

南昌亭長食韓信其後婦厭之而不終惠及信貴報漂母之德乃召亭長以百錢辱之此非長者不待鍾離昧之言也君子不竭人之歡蓋有報一飯之恩者苟不能節已又何為此驗曾不如蘇季子之待其從者之恕也

賈詡

魏志稱賈詡天下言智計者歸之詡初為董卓掾後依卓婿牛輔皆非警計及卓就誅天地清明百姓相賀漢室再安矣詡於此時不能轉以為福復說李傕郭汜入長安迄至天下大亂鼎祚遷移實詡之力一言之禍自古未有後雖効能於曹公是亦賊主公而事他人焚其屋而致瓶水之勤何足道哉傳曰智者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若詡者夷三族不足以謝天下後世至其為太尉宜乎見笑於孫權也

李林甫

李林甫狡猾智數足以禦天下亂亦足以成天下禍方安祿山擁精銳數十萬衆據燕薊形勝之地楊國忠挾貴妃諸姨之寵皆足以自逞然逡巡撰憚林甫而莫敢有誰何之心者唯自揣其才能不及故也然至於上下壅蔽陰姦邪謀潛結而不覺禍爭發而身已死幸矣天下之事真不可事以力屈必有以懷服其心然後乃可長久耶

柳宗元

柳宗元作河間傳足以諷一而勸百其言淫巧之甚可怪也豈夫子自道乎黔驢永鼠輕薄子常藉以罵曰技止此爾則其言豈有益哉察其悍傑之資徒不碌碌爾固不衷中和矣嗚呼渾渾灝灝之書陵夷乃至於此耶

論命

士大夫喜論命亦是一蔽或有負其才質而未遇時有資本淺陋而忽致爵位皆非所期故歸之於命殊不知

天下自然之勢有不可必者故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可與智者言或曰不求福欲慎其災是又大不情彼季咸知人禍福死生望之而走不顧鬬災可知矣況術之精者千無一求於千而遇一不亦難哉豈天憫窮鄙而惑以斯邦將解化奔競之徒耶不然何以哉

讖誌

梁武帝時僧寶誌妖異人也造作讖語以惑後人至亂者甚衆若長沙李納以十八子之言尊李泱雖遂反及王僧辯破平所害生靈不可紀不知此老平生化愚頑作福利僅得過否老氏曰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

妄

世既足妄矣死而爲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妄遊妄勞妄喜妄悲見聞臭味有觸卽使而無非妄反求所以受之者則寂然無可得自人而達之可以得道況恍惚幽昧罔罔之中顛倒沈迷豈復覺寤方其妄求而世亦妄與具酒餚列明器繫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其出於誠亦無以復加是以誠塞妄也渴者妄指以梅林而渴乃止是以妄塞誠也妄發於誠誠合於妄則誠也妄也於此可有得至夜半前席所以然之狀未嘗著明也

大江

魏文帝征吳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今未可圖也後又見其波浪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及陳政荒怠隋文帝曰豈可限一衣帶水爲民父母而不拯之乎彼長江自若也所以異者繫乎人而已

服餌

富貴人求服餌導引法以逞嗜欲冀長生而服餌多反誤導引見效遲乃不如羊肉白麪法酒醫謂之自能壯健補益人但恨遭到處踏手破除了則與常人同正如錢多人多使了錢少人少使了縱得橫財也使了到底都則一般此可歎也

染著

凡物之性本體堅淨外物暫著一拂拭便去若性自埴膩一有所染雖遽滌蕩至其解除亦不免與本俱傷人既處世間名利是非聲色之中豈能都相忘唯涅而不緇磨而不磷者以其質之不同耳學而至者有之矣

文欲有補

孔子之文可謂有補矣猶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尚恐其文之無益至他人可知矣然自晉宋以來尤病而詩賦歌詠爲甚僕近代人作臨江太守生日詩末云道路盡歌賢太守祈頌萬人同一口只應憫及黃衣兒亦使銜環效君壽誕守事雖多而此邦以黃雀遺權要殺害之衆所獨也中人以上聞之當少戒焉詩成送所代代云聞守有不嗜鮓者臨去此雀以萬數飛翔送之

史誤

作史之權至重而古今不免多誤寇萊公之父湘登第於晉之開運中爲狀元嘗得其小錄纈紙吏部印宰相桑維翰和凝及竇正固等與本部官書名押同第十二人李若愚在其中若愚三代與五代史較之官秩名諱殊差互小錄無緣傳也傳者史而已蓋遺其是而傳其非也今歲淮西之役方在山陽鼓爲辯跡相近每有軍中曾經戰陣通曉於事來者未嘗不問之所言皆不同以至是非反復十餘說莫之能定後直以己意約而斷之則貽厥將來者果如何所以爲世之士修其在我而不以世之毀譽介懷云寅辛酉歲也

拙速

法曰兵貴拙速未覩巧之久也誠是矣然諸葛孔明與司馬仲達對於渭濱則皆不敢輕動彼正如兩人善弈皆嚴視局勢深自周防莫敢一著求僥幸至其終亦無大勝大敗以其智慮不甚相遠不可以多方誤而欺也則拙速無所用之若較其衆寡客主之形則孔明饒仲達不下六七子

詒患

詒患於人談笑容易間不復以正色念其何以堪之也及己一當之則愁苦歎嗟如不可度少能平得此心多以不恒爲能孟子曰仁者人也以其有己有人之謂今乃有己而無人則不仁之心爲勝言哉

奇厖

天下事有偶成於一時不足爲後世法者不可不知李勣以奇厖福艾用將是也若崔浩之徒纖尪懦弱豈不失之故以貌取人自古所戒

文必删

詩書删定之後始爲圓具今人欲下筆皆可傳世難矣孟子雖以外篇卽其論甚駁韓文杜詩更少删除乃尤奇至況餘士哉劉伶一頌莫測其人而唐末詩家盈車可載者多荒類可厭也

鷙鳥

常見鷙鳥少而凡鳥多以鷙之害物天不使之蕃滋及來山居細觀之又不然鷙所獲一二便可飽終日乃至有暖足而放不擊其方之義而凡鳥欺鵝敗卵逐嘬啄

蓋所殘不可犯而常有飢色則豈復有象其義者

立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立生爾戴天履地而處中處三才垂五臟所以靈於萬類能造神明以其稟受然也分於禽獸亦幾何而世識知是之相遠苟墮縱而不自提挈則豈不幾入於彼其可忽邪人之行必循右斯爻天道之自然智者因有所悟世皆由之而鮮知之者也

所蘊

心之精微唯溫伯雪見而知之齊宣王使人瞯孟子謂何以異於人闕中人爭看曹孟德孟德亦言無四目兩口自其外視之則烏足以知人自其中之所蘊則有同者連席歷年相親而不能吐出一詞者故人之情不相類欲布其妙意而求合亦難乎有濟矣

述著

物寖相著皆可述人非但聲色安佚飲食之間也浮屠氏不三宿桑下纔境熟便生留戀故深以為戒世之人各蔽所愛交互相笑殆未可也亦各慎所愛而已

孔奴

魯褒著錢神論譏也後世遂多以為然鄙者至以兄稱之殊可令人羞若事錢如事兄其於父子兄弟君臣朋友間幾何其不相戕賊矣猶其為用直人役爾不問險艱汚穢清濁是非轉化姦同奮如人意蓋奴僕之超絕者也古人以不言為高太多為臭君子不敢喻而天下日夜羣趨之而不止若復彰以兄名其害將不勝言矣如曰孔奴於理為當雖未遠革貪夫之心庶幾先以正其名

細民

天下之細民豈皆不知道而甘心俛首役役於錙銖之間其驅迫於寒暑飢渴之害蓋有所不暇顧因循有至於惡不可勝言者哀哉縱使質雖蘇而中人以上狃於見聞習氣安得不與之俱化由是累世不能易業者固無可怪常見閭里間有衣食粗給即焚香誦經知有所欽仰每嗟歎其性善所同而搏激偶異爾上之人能富而教之其誰之不良邪處富貴優游乃或不知則重可惜也夫

累詬

人有累詬而不見者初不以為倦而有悔且曰彼未知將何為也天下紛紛者固多矣安知其中果不相契邪及其話言之款接文字之既通邈然而莫我知也則遂與胡越而不辭雖異夫古不可屈致者亦夫子區區歷國見所不見之微意也

知言

不得聖人之意欲求聖人之言不知其可也動容周旋中禮俯仰無所愧怍萬世師尊而莫敢企及如周公孔子亦至矣或以四國流言召公不悅而疑之以公山佛肸之召見南子而疑之自餘賢哲於書傳或一字之牴牾一言之未明便有投杼之興豈可謂篤信好學聞流言而不信其行者論語終之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蓋知言之惑雖百世之下猶相接也不得其意則終日對談而有所未喻

余昔識李君於鄉里知其為博學有識君子也別數年復過之於臨安出所撰松窗百說以見示事多而詞簡議論一出於正如辨文王不稱商政諸葛孔明盡臣道有若似孔子不以貌觸不疑詭辭以抗叛魏武帝宣言以欺人韓退之不服硫黃釋氏妖妄仙家不壽考士自負為不幸皆大有益於風教前輩議論所不及也宋子京作唐史至贊杜牧曰牧論天下兵謂上策莫如先自治賢矣哉牧以一言之當見賢于宋今李君百說皆善又賢于牧一等矣惜乎世未有知之者紹興丁丑五

月十九日東嘉王十朋書

文至於自得而直遂其意之所請非自處甚固者不能始余以職事造王府時見李公談古今論詩文意趣然甚樂直自視古人為無愧也余曰是殆自得而所處甚固者及觀其松窗百說信然公之學不務進取故淡然而自適文不追時好故悠然而自放其辭辯其論詳使其更閱賢智則必度越諸子古人實云余於李公亦云紹興丁丑秒冬拙齋葉謙亨父書

李可論王霸大略諱屬百家至於藝文乃餘事從游二十年未嘗有過失茲予平生所欽服也百說之作易取鵠賦其仁義經綸涵泳之意自當有知者戊寅八日觀

董書

士之處世懷卓絕之才王佐之器不幸無位其英略有所不能施設恥沒世而無所聞故託言以見志李君季可松窗百說是也大略以探摭經傳為文擣正闢邪為意去非釋疑一歸諸理余與李君相處談古今治亂人物賢愚故事優劣迨兵家衆藝莫不纖微至當又仰服其行已無所戾歎息賢之而不愧云戊寅寶塾前五日

環衛宗室居廣書

李季可來見入門下馬標字軒秀意必有所涵蓄者半定出松窗百說退而觀之知其積於中者多矣紹興戊寅重午日穎川曾幾書

龍圖閣待制新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公剳子

剛中比承一再惠顧并垂示盛文既而伏讀不能釋手淵源辨博韻頓古人欽歎欽歎但僕方去國遠適萬里豈能為足下軒輊當收名定價於王公大人之門則可矣區區尚俟面致茲得以略

鄉里士陶冶富鄭公司馬溫公邵康節諸鉅人之餘風大槩已與天下異松窗乃復傑出其說簡而盡曲而通洞見事情有補於世前賢未之及也大任辱在後進喜而欽之特授工以傳且少慰回首嵩洛之意云紹興戊寅下元日尹大任書

右松窗百說一卷南宋紹興閒永嘉李季可撰極為王公梅溪所賞以唐杜牧擬之同時諸賢又各題識其後行都尹大任以其有補世教為之梓行蓋亦一時聞人百家之緒論也然稱之志乘既不列其名訪之藏書家均不著於錄以故楮數十餘番沈薶於叢簡敗篋中積六百餘年之久卒能不絕於世非其卓論宏議自足以不朽夫豈一二佔畢之士所能為之力哉然續其墜緒益衍其傳後之學者固當任其責也顧以傳抄既久譌誤相承風葉滿庭掃除有待此在覽者或能諒之所惜出之稍晚未經　四庫全書採錄俾藏之

天府垂示無窮不無珠遺滄海之慨爾

嘉慶癸亥十一月五日歙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松窗百說存疑

其意必古昔者理之得也二句似有脫誤。十三頁上二行

范志看時人范志未詳。十四頁上四行

到可為稱難者甚少句未明。十九頁上二行

易取鶡賦句未詳疑有脫誤。跋二頁上一行

避暑漫抄

陸游纂

避暑漫抄

宋陸游纂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厥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明皇雜錄）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玉署解頤）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即其傅也。（事居解頤）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儐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衆客大笑。（解頤）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即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即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解頤）

咸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俳優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升座。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曾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獨見錄）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紙布切煑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

如其對。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黛、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膻腥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嶢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中興紀事）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異聞記）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衞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詞語與功

烈、真相似也。(唐史。)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後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讖。豈非讖邪。(大唐遺事。)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命婦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默記。)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虜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廷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興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千五年來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薄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常好。深紅暗蓋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嘈琵琶酒闌泣。無言徵偏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在。中原骨肉又寄藩。黃鵠寄意何儀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眞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右。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清波雜志。)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清異錄。)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逾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鐵圍山叢談。)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爲擲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爲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頷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宁。慨然與大有爲之志。欲關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鐵圍山叢談。)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卽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羣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秘史。)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焉。鴆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遺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叢談。)

林中書彥振、[illegible]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與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毒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叢談。)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即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汞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鐮取馬草。晚歸。鐮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欽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爲腹脹所苦。卽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春渚紀聞。)

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冤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

之父也。無以報德。倘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假有詔賜脯。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戇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紿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異聞錄）

有神降於鄭淳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廣異記）

富彥國在靑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仇池筆記）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劍刃爲刺客。李季以韋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擊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中吳筆記）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靑箱雜記）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晝明而香滃。鈞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鑾沙漠。復値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間。此燭頗愜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閤亦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聞見錄）

家世舊聞

陸游撰

家世舊聞

宋陸游撰

太傅（諱軫字農卿）性質直雖在上前不少改昔爲館職時嘗因奏事極言治亂擧笏指御榻地曰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須好作乃可長保明日仁祖以其語告大臣曰陸軫淳直如此

楚公（諱佃字農師）使虜歸携所得雞至京師先君言猶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腯甚畏日偶爲隙光所射輒死性能糜肉一臠之肉以雞一臠投之旋即糜爛然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楚公使虜館中有小胡執事甚謹亦能華言因食夾子以食不盡者與之拜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餡也又虜人負載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即驅役之耳一日將就馬一擔夫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爲言而遣之

祖母楚國鄭夫人撫視庶子與己子等先君與四十二叔父提擧公（諱宲字元珍）同歲方懷孕時祖母作襁褓二副付侍者曰先產者先用之已而八月祖母生先君九月杜支婆生叔父相距才二十餘日也（先世以來庶母皆稱支婆）

楚公言遼人雖外竊中國禮文然實安於夷狄之俗南使過中京舊例有樂來迎即以束帛與之公以十一月二十日至中京遼人作樂受帛自若也明旦迓使輒止不行曰國忌行香公照案牘則虜忌正二十日也因移文問之虜輒送過移文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何爲不可蓋利束帛故從忌日耳又回途送使聞其主喪而不能作哀也但以墨減幞頭之光行數日既除服則佩服如常矣獨副使忘洗幞頭見者大笑公平生待物以誠雖於夷狄不變也因從容與語使洗之副使亟謝

先君（諱宰字元鈞）言青州王沂公所居坊有牓曰三元文正之坊又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教訓所致然此亦是世間有底事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挐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寓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爲明州象山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叔用冲之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先君言蔡京自少好方士之術其在錢唐嘗道異人以故所至輒延道人輩崇寧初作相即爲徽廟言泰州徐神翁能知未來事元祐中蘇軾知揚州遣人往求字神翁大書曰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神翁雖方外士而能疾元祐人所宜褒顯其可笑如此然上頗喜之群閹又言元符中哲宗嘗遣人密問聖嗣神翁曰吉人君子吉人者上名也於是召至都下上用太宗見陳摶故事御縧褐即便殿以賓禮接之又有劉混康者茅山道士其師祖朱自英以傳籙著名章獻明肅太后臨朝時嘗召至京師從受法籙故混康亦得召混康頗有識善劾鬼神然未嘗行每曰安能敺迦攣鎖作老獄吏邪二人者既至皆物故上疑其變化仙去益求其類初京爲眞定帥道人王老志自言鍾離權弟子嘗許京必貴極人臣至是物色得之京館之後圃引與見上老志敢大言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游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面目眞老志也恩寵尤渥車駕游幸老志輒羽衣導駕言有非常輒能知之未幾老志夜叩京門告以鍾離公怒我語涉欺誕行當墮落公禍亦不終矣明日得座力辭歸河朔而死自是方士自言有異術者相踵而林靈素最後出尤爲魁傑素字靈通變本名靈噩溫州人少嘗事僧爲童子嗜酒不檢僧笞辱之發憤棄去爲道人頗知小術亦時時自寫所爲歌詩遺人然筆札詞句皆鄙惡了無可觀既得幸其徒黠者稍潤色之然靈素本庸夫每升高座說法肆爲市井俚談聞者絕倒或擇日施符水爲人治病車駕間幸其所居設大臨觀則陰募京師無賴數十人曲背爲傴扶杖爲盲噤口爲瘖曳足爲跛既巽水投符則傴者伸背盲者捨杖瘖者大呼跛者疾走或拜或泣各言得疾二十年或三十年一旦都除歡聲動地上爲大悅靈素以爲未足則又猖言神霄事謂天有九霄神霄最尊上爲神霄帝君實玉帝

長子下降世間而其貳曰青華長生二帝君實
治神霄府事每齋醮上必親劄辭表以禱上帝
君或久無靈響亦禱焉好事者或謂青華爲上
長生爲鄆王蓋過矣然宮觀設醮亦或言見上
御道家冠服跨金龍冉冉自空而降呼奉祠官
及道士與語其事秘不可知也惟擲果自空而
墜則往往得之果皆絕大異常靈素又自謂巳
乃神霄計吏褚慧有光曰褚嘉卿位至右極仙
嘉卿今亦生世間是爲王黼黼和御製詩有曰
君王猶記褚嘉卿者是也其它如蔡京則左元
仙伯范致虛則東臺典籍王孝迪則西臺詳閱
眞文史靈素與王革有隙則曰革廢吏也常與
帝君馭馬其他有名者甚衆是時明節劉后方
幸又曰后在神霄爲九華玉眞安妃蔡京曲讌
詩曰保和前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闈曲讌
酒闌傳密詔玉眞軒裡見安妃是也安妃名在
眞誥蓋天之高眞而靈素敢瀆冒如此又嘗密
奏雨靈眞齋將誕蓋明節方就館耳靈素賜號
蘂珠殿侍晨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先生上刻玉
爲降眞召靈之寶自用之而錫靈素塗金印文
曰通眞達靈之印班視執政錫賚至不可計有
弟子姓丁自言謂之四世孫上爲下詔贈爲少
保士大夫無耻者日萃其門所薦進皆即拔擢
又著令道士居僧上而道士入僧寺輒據上席
已而遂冠笄僧尼矣先是宮中數有物怪或見
一老娼黃幘黃衫抱十餘歲兒紅裙玉帶乘輿
鳴蹕而出娼兒皆有悲泣容其將見必先有聲
如雷宮中爲之雷聲上常手札賜靈素略曰元
符三年冬內人自泰陵還摘皂莢一籠入宮門
籠輒自躍皂莢皆跳出是巢物顯行宜善治之

勿爲髡徒所笑靈素竭其術不効旣久上益厭
之逐放靈素歸故郡宣和末病死靈素之遇憾
釋氏也每爲金狄亂華又創圖宮殿爲仙女騎
麟鳳之狀名之曰女眞皆言妖也

螢雪叢說

俞成撰

螢雪自序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爲也。是則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爲焉。以己之無能爲。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此非其所長矣乎。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訓。既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爲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箚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爲。歷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說。實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册也哉。於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所以美其勸勉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叢是說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錄。

螢雪叢說卷之一

宋俞　成撰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爲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愛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而致仕。致爲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有取意也。

穀字說

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當爲告。古毒反。聲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爲穀。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知當爲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思慕。如欲父母復反。

忍字說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於不善也。所謂吉德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於善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恐

爲見穢，則強爲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於不善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顧美人之死，而不爲之飲，此世俗之所謂忍，忍於善而就不善也，非凶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之所謂忍者，殘義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不忍，雖不能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爲人剛戾忍詬，雖能成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俞子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無異議，人問其故，公藝節書忍字以對，亦鑒王導、王敦之得失也。

聲律對偶假借用字

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但聽醉中銅，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蕃錄之興起，始諸姬而卑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興器而已。詩史以皇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先生舉以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詩題用全句對

省題詩，考官以古人詩句命題，尾字屬平，全押在第二韻上，不拆破者，並用全句對全句。嘗省試王度日淸夷詩，許琮以聖圖天廣大爲對，並是老杜全句，最爲難得，曠古以來無此作。又如上庠孫應詩作奏賦入明光，出杜甫壯遊，對韓文公崛崛詩排雲叫閶闔，亦自難得，惜乎非一家詩也。若無渾然天成之句，不免拆破四柱中使，只要穩貼，下得好，不拘倒置先後，更於點化上著工夫，亦自可以冠場。余嘗欲以杜詩扈聖登黃閣（奉贈嚴八閣老），對亨衢照紫泥（奉贈太常卿），以泥融飛燕子對地僻舞鵾雞（並絕句），蓋倣許公詩體也。又欲以獻納紆皇眷（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聯衣冠拜紫宸之句（大雲寺詩），蓋倣前聯對詩格也。當有流水高山之遇。

記史法

歷事幾主，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遷出史記，如張良傳，用赤松子對黃石公），此賈誼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此王盧中先生解書訣也。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蓋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

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祝壽

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耕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詩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有一識者議論猶滿一輪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削云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嘗見樂人聖節致語，關初便使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董仲舒歷萬世以亡弊，固已云好，然而不老二字，乃是語忌，豈若詩人之婉，其辭云，永錫難老，多少委曲和緩。如曰天子萬年，如曰如南山之壽，如曰俾爾壽而臧，皆曲盡祝壽之意也。封人祝堯，能如許乎。

祭文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廟大喜其才敏捷。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歿於保昌，嗣子詔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景盧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者體製大概相類，要之詞意渾含，言語脫俗，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四凶辨

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爲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耶。蓋當舜之時，尾其罪惡如此，而例以兇徒目之，猶獸也，正如今之罵人畜生禽獸。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賦假人名體狀題意

往歲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爲救世砭劑云，唐室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甄者，欲以陶唐、堯舜爲一聯，使於變時雍，猶埏已埴，風動四方，器不苦窳事也。曾與舍弟碩夫窺昆仲儕輩較量，莫不領略此說。

賦書使事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斡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訝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寶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於唐宗。眞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韻學

涵泳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敍傳也。三字皆仄，一字是平，不免以涯字爲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支魚奇反，十三佳宜佳反，九麻牛加反，謹按韻略及廣韻注，皆云水際水畔，紬繹其義，通庸可押。嘗問東萊先生，渠亦經義人也，初未領略，容檢詳如何。後於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傅良，仍以涯字三韻通用扣之。

卽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亦是難事。至如與出早鶯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勝哂哉。

詩賦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蘭舟一鉤輕。胡少汲詩。隋隄煙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蓑煙雨。於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

詩人警句

閬舍華倚道華他秋景一聯曰。池稱影碎龜甲冷。井梧影薄鳳毛寒。又張一之舉黃元夫詩曰。春村風下雞千點。麥隴天垂月一梳。皆警句也。

史臣不載人臣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預修唐史。

功臣特進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而已。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示欲疏也。蓋光武慮諸將功大權重。有以脅勢而成變生肘腋。乃所以遠之故也。

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爲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爲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中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武隅闊。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短。斷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化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斃吾言者。故爲死法。生吾言者。故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鳶飛戾天。須知天上更有天。魚躍于淵。須知淵中更有地。會得這个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嘗作剪刀賦。第五格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貼。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在。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

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

注題目出處

印書箋題。本爲晚學設也。不爲無益。然而所試詩賦題目。或出經史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雖以徧知。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詩試題不具出處。如孤竹管賦。滿場不知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效箋題。果何爲也。矧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謬妄之甚。茲固所當略也。主文已皆缺然。

文字節要

今之節書。甚亡謂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攙入他說。不勝其繁。初不較其簡要緊切爲如何。使人易於檢閱。若用泛泛如此。何似觀正本也。前輩節書。並用首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實。緊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窗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馬溫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

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爲盡。晦庵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爲爲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謁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答之。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一時之談笑。

夢見主盟道學

余文起主泮湖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當使得。何恤乎人言。須臾。聞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雞唱。遙想二公衞道如此之切。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彥沖。次日犒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誤指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眞達者之詞也。

不怪炎涼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汙。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爲該理。如云比鄰三井在山崗。二井冰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

矢魚于棠

辛酉秋。因如鄱陽。閱三十六家春秋解。若注矢魚于棠。雖衆數說不透。皆以矢爲觀。非也。使其以矢爲觀。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若是。蓋有深意存焉。余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鼈而食之是也。推而上之。若皋陶矢厥謨。亦射義也。釋書者類訓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辭。故可以云直。若書之矢謨。春秋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爲之。故可以云射。自皋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觀也。

溺於陰陽

陳季陸嘗挽劉韜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偶張體仁與焉、會宴之次、朱、張忘形、交談風水、曰、如是而爲笏山、如是而爲靴山、稱賞蔡季通無已、季陸遂難云、蔡丈不知是世代攻於陰陽、方始學此、晦翁又從而褒譽之、乃祖乃父明於龍脈、季通尤精、季陸復辨之曰、據某所見、嘗反此說、若儒者世家、故能成效、若日者世家、便不足取信於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其門而出、他人何望焉、周居晦應聲曰、他家也出官、出巡官、陳嘗嘗如燒金鍊銀之術、父可傳之於子、子可傳之於孫、孫何必教外人、古者人皇氏世人有九頭、已無定形、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爲笏山、何者爲靴山、坐客皆笑、晦翁搖指向季陸道、此說不可與蔡丈知、僕親聞是語、故紀之以爲溺於陰陽者之戒、

人之小名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爲名、不以希顏爲名、則以望回爲名、不以次韓爲名、則以齊愈爲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貶損、或曰愚、曰魯、或曰拙、曰賤、皆取謙抑之義也、如司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嘗擇稱呼之美哉、嘗觀進士同年錄、江南人習尙機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見自高之心、江北人大體任眞、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見自貶之意、若夫鴈塔之題、當先正名、垂於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強求、徒然而已、王盧中先生嘗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飫過數巡、忽有親朋訪及、既欲挽之同坐、奈消閑歇罷、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何可歎息怨恨於斯耶、不然、晦翁先生何爲有隨緣安分四字也、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捨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示一絕曰、得買忻忻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著東君也不知、

螢雪叢說卷之二

忠恕違道不遠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學者疑爲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喩、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尙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竊以爲道不可名言、旣麗於忠恕之名、則爲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略同、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詩以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荊棘、其人默悟、

聖人之於天道

陳洪範問艾軒先生林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答云。恰是恁地。未悟閒。復問魏聘君國錄。答云。正如京師人賣脉貼。恰用得著。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學易無大過

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祗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學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邪之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皆一意。

解書

洪內翰景盧主泮三山。以林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槀飫。略之可也。惜乎林書不載此說。予故表而出之。嘗見王虛中談及林少穎、呂伯恭講究書學。皆有所得。各有所見。學者當詳覆其爲訓。若前人解書。言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宥之。刑責及特故者。雖小亦刑之。如此則於辭上脫無字。添雖字矣。是其辭已不明也。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豈可宥乎。若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豈可宥乎。是其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實。拈以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守舍。而竊穴之小竅。以窺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是其理已不安矣。則若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誅。豈聖人之法哉。若曰宥過則無大者。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警畏。非敢懈怠也。若曰刑特故則無小者。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爲苛細也。宥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以見聖人之仁。是說蓋得於伯氏俞君從夢瑾平時有得於書學者如此。

解孟子

陳季陸常推賢挺才好。先生非惟筆力過人。又且講授不雷同。且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爲證。極是明白。若解文王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桀、紂瑤臺瓊室。正是君看牆頭桃樹花。盡是行人眼中血。夫以烏鳥本是可惡之物。而反喜之。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惡之。是何也。蓋由人情所感而然爾。靈臺、瑤臺亦莫不然。

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健。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頭地。

徐積悟作文之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辨滕王閣序落霞之說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爲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却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

評論詞賦破題

嘗見俞澗老叔敍舉似外公暨中大陶天之曆數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而曆數在於舜躬。又見陳季陸先生談及陳元裕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闖筆焉。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踰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一元用師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三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眞所謂作賦手也。嘗聞張從道鳳先生論文。有及向之省試賦題。出天子聽朝於南門之外。滿場皆曰。詣南門而聽焉。惟魁者以詣爲出。便見得在外意也。當時父子同試。尚留院情。及至揭榜。方知父魁子亞。問何不見誨。父曰。不解有兩魁也。東坡謂賦以一字見工拙。卽此可知。

賦以一字見工拙

曩者吳叔經邪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燦。煌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沈。纚纚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純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閧初兩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閩屯田。乃先生撰也。最是答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

假用夏字

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入方賀廈。如客已辭秋。以廈對秋。權借用字也。陳傅良作仲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張永防秋詩云。逆胡方猾夏。中國重防秋。以夏對秋。正借用字也。原其所作。皆有自來。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是也。六吟八韻。能於借對上得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著。作者不可不知。

詩貴熟讀

梁撰叔子解試鵰鶚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破題徑說鵰鶚沖天品。凡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舉離風塵。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詣上上第。幼嘗誦此一篇。已自迅口轉過。初不覺其所以妙處。及至暮年。始悟高騰霄風褚。下睨塞鴻賓。借褚字對賓。無如此之巧。始歎服不能自已。大凡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應須子自知。

廷對二說

嘗見閩中一士人。方領鄉舉。叨冒過省。廷對有褒被教育之說。又見浙中一先生四舉了當。廷對有併在一隅之說。皆不欲言其名也。都是套體說話。怕落第五甲也。欲媒試官。把做大學川中人看。得數較優。果是使得驗其狡猾如此。後進之士。當自奮勵取高第而躐巍科。決在萬人頭上立。不可效此曹爲碌碌對也。千萬勉旃。

祝賀生辰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蓋念劬勞之力。今人誕辰。極意懽娛。祝壽之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又用蓂莢形容其日。固已親切。然而蓂莢一事。據某所見。半好半不好也。若在月半以前一日生。長一葉。乃是增數。誠爲美事。儻好使也。若在月半以後一日。凋零一葉。乃是減數。實爲語忌。烏可使也。用事當嚴所擇。爲文又要脫俗。方是作家。且如八月十六生人。或者爲之歌曰。昨夜萬家齊笑語。祝君千歲共團圓。又如詩僧上秦新垣壽曰。不祝公兮椿與松。椿松老大空無用。不祝公兮鶴與龜。鶴龜汨沒徒泥中。祝公願作天上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鐘。引領衆星朝北闕。秦公大悅。

嚴子陵本姓莊

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若釣臺。若七里灘。亦皆以嚴命名。無非循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本朝宣和間。方臘寇江、浙。改睦州爲嚴州。蓋本於此。至如范曄操東漢之史筆。初不究其姓氏之由。遽曰嚴光而稱之。無乃以田千秋爲車千秋乎。余是以寄意絕句於釣臺之上。有曰。千古英風想子陵。釣臺猶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謬稱。

浙川

丹水出上洛。淄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釃爲二者。灘桂是也。唯浙淄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

用夏變夷

據胡牀。畜番犬。雜拓拔。（拓拔爲胡人姓。呼爲拓拔。）動蠻樂。皆士大夫之所不當爲而爲之。無乃循習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晳拔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以中國禮義爲己任。亦風化之所由借也。殆見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自傳前身

余因以類彰。羊祜自省前身爲李氏之子。邊鎬爲謝靈運後身。韋臯既生一月。有一胡僧造其家曰。兒若有喜色。韋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因以武侯字之。見宣室志及觀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今世所以聰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來面目。皆前世有以貽之。不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有德官員。功成行滿。道洽政治。故有如是滅。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託化。星辰降誕。神道出世爲我等相者。庶見自性如來。豈

他人之所能知哉。

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疑其勢之相遼絕也。據某所見。大有不同。未與人說好事。一切依本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算人物色。教唆人公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爲善即天堂。爲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修外功德內功據

人於利濟通達者力爲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己身之事。修此爲外功德也。修之勿責人報。勿希天祐。人若有知。天若有靈。此理當如何哉。人能淸心釋累。懲忿窒欲。修此爲內功德也。修之勿期道勝。勿希瑞應。經若不誣。教若不虛。此理當如何哉。

善惡有報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此古語也。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此古詩也。或者執其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之說。遂以爲善惡漠然無應。妄啓輕福違禍之心。果能無應也耶。夫善有善報。善人爲善而天或不以善報之。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惡有惡報。惡人爲惡。而天或不以惡報之。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所謂未報者。乃其未熟故耳。逮夫熟時。則其報之也。其效如捷。胡不觀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偸胡牛舌果報

吳少頭在提沙萍鄉作館。親見胡屠常愛小便宜。多見衆人未知之際。擩開牛口。偸割其舌。一日。主家市大牯牛。復又行盜。削一竹劄穿其舌灸其牛。奔逸。亟呼胡屠髮逐。胡恐拋下爲他人所得。急將竹劄咬定。拔出其肉。以酒嚥下。不覺自斷半舌。更不能飯。強以粥飲一月。作牛吼而死。其果報如此。

心目相亂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是心爲眼所亂也。忽因馬首見新月。錯認蛾眉憶故人。是眼爲心所亂也。蓋眼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無適於相亂。而不能不相亂也。

責己說

責己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己。小人也。小人惟知責人。而不知責己。所以多招外謗。蓋皆自恕也。人之子弟。或好賭博聲色。寵養游獵。一切玩弄。皆自有以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爲父兄者。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警懲之。又懲戒之可也。不此之爲。而妄訴他人於官府。冀其悛惡改過。不可也。大凡鄰舍發覺。或有爭競。不問其是非如何。只自護其子也。遂免他議。人有責世情二字。幷蘇秦只是傳稱。秦昔日何疏。今日親之。何於庵右者其不情於我。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勢。此所以疏之者何望焉。秦穆公善悔過。責己不責人。荀子曰。君子責己重以周。此之謂也。

斷飲說

房琯以片言取宰相。楊炎以罪語悟天子。一言之感人也如此。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飮。一日。席上有一同寮。堅以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而問之。陳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有是問。遂終身不飮。何其一言之感人也如此。今人或有所溺。而乃諄諄之誨。縷縷之飭勉之。不從何也。蓋勸其所以欲。而禁其所不欲。豈遽然惟我是聽而忘其所愛。斷然不能投合。不若以節之之說告之。漸令改過可也。大凡諫諍之道。無出於此。

茹蔬說

能爲人之所能爲。而不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庸人也。斷葷戒飮。食菜茹蔬。是人之能爲也。割愛妻子。絶念色欲。是人之不能爲也。喫菜事魔。正坐此患。至於貪財戀色。男女混雜。修二會子。說金剛禪。皆幻術也。若夫大可誅者。不享祀家先。言送諸天堂上也。且人之有身則有父。有父則有祖。四時享獻。示不忘其本也。豈有俗崇而能上天堂也耶。原其趨嚮。非不慕善。要之邪道。謬用其心。所以有禁止之令也。

戒食菰蕈

夏秋月雜菰蕈。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不可喫。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見王狀元論府十孤。

可書

張知甫撰

重刊可書序

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馬氏文獻通考皆無可書之名。四庫所收。從永樂大典錄出。金山錢氏刊入守山閣叢書。此從穴硯齋抄本傳錄。較大典本多六十條。猶是宋時原本。其書不著撰人姓名。惟愛日齋叢鈔引司馬溫公與文潞公論僧懷道流事。稱爲張知甫可書。知爲知甫所作。知甫里貫仕履。皆無可考。以所述大父諱間字昌言。與种世衡有舊。嘗遺汝州田推之。當爲陝、汝間人。以所稱蘇庠養直居句金日。與僕遊推之。南渡後當僑寓句、金。所紀皆政、宣、紹興間遺聞佚事。與傜談市井瑣屑者不同。雖卷首亦缺一葉。視守山刊本已多一倍而羸。校錄付梓。以爲考證宋事之助。守山本侍立修注官一條。爲此本所無。是否在闕葉之中。無從校核。安得再覯完本一證明之。

光緒三年歲在彊圉赤奮若仲冬之月。歸安陸心源撰。

可書

（原缺二十三行每行二十一字）

攝景園於都城之北。以供游觀。

燕瑛能廣漕運。朝裁沉水香數十艦。以遺宦寺。遂尹天府。時人謂之香燕大尹。

王黼爲相。常於凝堂中置一榻。以金玉爲屏。翠綺爲帳。圍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謂之擁帳。

宣和初。宿州靈壁縣進巧石。中有一洞。皆天成。以巨艦漕至京師。費數百萬緡。賜名槃谷侯。置於禁苑。

徽宗幸端門觀燈。御西樓下視蔡魯公幕次。以金橘戲彈。至數百丸。

王初寮自翰林學士承旨遷右丞。值元宵。從宴宣德門。徽宗命以五門端闕爲題。令賦詩。安中即席應制曰。斗城雲繞始青天。汴水浮春泛洛川。繪巘千峯連璧月。珠簾十里晃燈蓮。五門端闕初元夕。萬歷宣和第二年。盛世親逢叨四近。頌觴連日綴羣賢。上嘉之。移宴景龍門。上自調黃芽羹以賜。

內侍黃經臣嘗云。玉几有軟玉牌子。可以隨意曲直。

僧懷深祖學高邃。住智海六年。日有逃志。建炎初。得旨歸山。盡出衣鉢入常住。留偈以行。六年播遷皇家寺。此日君恩得放還。拄杖重挑爲瓶鉢。道回信步入深山。後居湖之思溪入寂。其舍利隔溪可得而致。

僕見一海賈鬻真龍涎香二錢．云三十萬緡可售．時明節皇后閤酬以二十萬緡．不售．遂命開封府驗其真贋．吏問何以爲別．賈曰．浮於水則魚集．熏於衣則不竭．果如所言．

潁昌府陽翟縣有富民孟三郎．元祐間．至洛中．飲水山澗．見一婦人甚麗．孟往追之．卽失所在．因窮極幽遠．得牡丹一品紅瀝金．其葉千疊．遂至洛陽．文潞公愛之．目曰洞仙紅．

劉平叔爲浙西安撫大使．乞與石俾改秩添差鎮江倅．未有成命間．石投曾公袞書題云．南徐貳石俾．公袞戲以北固三曾籽答之．皆諱名對．公袞行第三故也．

宣和天廄中．有一烏騅欄．難於銜勒．徽宗每乘以幸池．賜名龍驤將軍．

童貫以燕山功．遂封同安郡王．有改晉公平淮西詩以譏曰．長樂坡頭十萬戈．碧油幢下一婆婆．今朝始覺爲奴貴．夜聽元戎報五更也．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盥手．呼爲斗水．居常巾帽少有塵．則浣之．復加於頂．客去．必滌其坐榻．

徽宗幸迎祥池．見欄楯間醜石．顧問內侍楊戩曰．何處得之．戩云．價錢三百萬．是戩買來．伶人焦德進曰．猶自戩奚．上大笑．

李鼎爲陽翟令．聰悟明敏．士民稱之．有瞽姥訴婦不孝．議者二三．鼎卽善詞勉之．俾各飲茶而去．婦卽墜之．姥捫於地而婦不顧．遂正其罪．尉司逕一豪子盜鄰田草．其子方十餘歲．所盜草甚賤．鼎鞭而釋之．令童負草以歸．竟莫能舉．遂正捕者罪．

張鼎爲太常博士．用雞肋爲杵肘．時譏曰．雞肘博士．

宣和間．京師建欣樂、和樂、豐樂三酒樓．壯麗之盛．雖從官亦許遊宴．時高麗遣使賀正．賜宴其上．

明達皇后乃紫虛元君．明節皇后乃九華安妃．稱大劉、小劉．

河中府治有古沙鶻．茂甚．府壁因名碧沙天祿．

都司裴中護與吳値爲同年．嘗語家人云．人生當少作老計．生作死計．

王介甫禁偶語．有商姓任名穩．貨金與錦至關．無得入．其吏戒曰．任穩任入．金錦禁急．

陸海天慶觀有一羽客．年七十二．每臨醮宣科．先祝曰．臣今老矣．七十有餘．無齒可叩．以唇代之．

徽宗預賞景龍門．追悼明節．詞曰．無言哽噎．看燈記得年時節．行行指月行行說．願月常圓．休要暫時缺．今年華市燈羅列．好燈爭奈人心別．人前不敢分明說．不忍擡頭．羞見舊時月．暨北狩．人謂末句有讖．

蘇過叔黨．東坡幼子也．文章翰墨．克紹家聲．畫戲尤爲精妙．時號小坡．

京師一富人買得金帶一條．常常繫之．每送迎賓客．輒止中門而返．必曰．腰帶有礙．不敢出門．且告不罪也．

刁景純官於都下．遇節．必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首．撼數聲而留刺以表到．忽有客知其歷．急出視之．僕云．適已脫銜矣．

米元章攻於臨寫．在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章借留數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後數日．客持圖乞還眞本．米訝而問曰．爾何以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

魏泰數舉進士不利．荊公戲云．眼下有臥蠶者貴．如文潞公有之而爲相．公亦有而未遇也．豈非白瞳者乎．

張紘善滑稽．紹興初．爲金壇丞．適當物價踴貴．鵝每隻三千．野兔每隻八百．戲爲詩云．時見空中飛八百．每聞岸上叫三千．

劉平叔在京口．幕客獻趙昌牡丹圖．乃孟蜀宮中物也．平叔怒曰．速持去．我平生不愛牡丹．況是單葉．時人無不爲笑．

平叔提數萬兵．控禦江上．時金人出沒淮甸間．朝廷命移屯維揚．三詔不行．江左豪子．輸金積玉以求入幕．不可勝數．至有一閤而三四攝者．時語曰．北渡將軍少．南來幹辦多．

宣和預賞．每擲金錢於樓上．以爲戲笑．時有獻口號云十不獲者．皆譏諫切直之言．卽捕之而不獲．

王綯建炎初爲御史中丞．時四方多事．而緘默不言．又以老病艱於乘騎．每踏一款段．坐退毛驢狨出入．臺中號退毛中丞．

紹興間．以執政充都督諸軍事．出師江上．幕官呼督辦．

道君遜位東幸．梁師成以扁舟出淮．李邦彥爲相．都人欲擊之．馳入西府．已失一履．時人語曰．太傅扁舟東下．丞相隻履西歸．

王安中從梁子美辟實大名幕中．時有妓籍一小鬟．名冠河朔．子美因令安中作小詞以贈．末句有云．笑裹眼迷靑蕉貼．行時鞋露繡旁相．安中曰．此乃盃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花十八．無異也．時人稱之．

蘇庠隱居後湖．紹興中．累詔不出．僮僕見使者沓至．輒相語曰．官中來勾我秀才．須要正身．

內侍梁師成以文章自任．宣和間．作休休館於私第．日與儒士相從．自號隱相．

司馬温公在政府．每過潞公第．潞公有門僧乞換道流．因緩頰言之．温公愕然曰．吾輩國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風俗所繫．此僧既不能終於釋．豈能終於道．來卽誅之．僧聞而遁．

路時中．字當可．京師也．行正一籙．能致巳焚之詞．役使鬼神．呼吸雨風．駭人耳目．又以炊餅布氣而圓．其紅如丹砂．謂之三光丹．

宣和間．置教樂所、行幸局、採石所、應奉司．皆以執政內侍主之．至靖康初．道君降詔悉罷．

淵聖皇帝幸沙漠．作西江月之曲書賜一衞士．其一曰．歷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無虞．姦臣招致北匈奴．邊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湯失守．萬邦不救鑾輿．我今父子在穹廬．壯士忠臣何處．其二曰．塞雁嗈嗈南去．高飛難寄音書．祇應宗社巳丘墟．願有眞人爲主．嶺外雲藏曉日．眼前路憶平蕪．寒沙風緊淚盈裾．難望燕山歸路．

范致虛帥北京．值靖康之變．飛檄邊帥出關勤王．時謠曰．草靑靑．水淥淥．屈曲蛇兒破敵國．蓋爲范宰也．

致虛遣關欲進師入洛。作詩以示諸帥曰。參旗井鉞出西秦。糾合諸侯付老臣。風引旆旌趨魏闕。雪消宇宙滅妖塵。寒威頓覺胡雛懾。炎正方旋廟略神。已見旄頭墮天外。乞身當喜在今春。

張芸叟居長安白雲寺。作霸王別虞姬、虞姬答霸王二歌。題於僧舍壁間。僕因過錄之。後自關中回。則壁已頹矣。霸王別虞姬曰。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不可聽。拔山力盡將如何。將軍夜起帳前舞。八千兒郎淚如雨。臨行馬上復何言。虞兮虞兮奈何汝。虞姬答。妾向道。妾向道。妾向漢。將軍不要為人患。坑卻降兵二十萬。漢王子孫皆被誅。天地神人共成怨。妾向道。妾向道。將軍莫如獻實能。將軍一心疑范增。當時若信范增計。將軍早已安天下。天下安定在一人。將軍左右多姦臣。受卻漢王金四萬。賣卻君身與妾身。妾向道。妾向道。將軍不肯聽。將軍須把漢王輕。漢王聰明有大度。天下英豪同儁服。將軍惟恃拔山力。卻此悲歌猶不悟。將軍不悟兮無如何。將軍雖悟兮爭奈何。賤妾須臾與君死。將軍努力渡江波。

正獻呂公等哲宗以邇英講論語終帙。賜燕。上手書唐人詩賜輔臣講讀官人一絕。翌日公入謝。因摘取尚書、論語、孝經要語以進曰。此皆明白切於治道。可以備翰墨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呂相進三經要語。皇帝每書以省覽。甚有益學問。與書唐人詩不類也。

公退寓陝洛。僦舍不庇風雨。公默然一室。凝塵滿席。及為三公。居天府。亦然。

公在相位數年。常恐一善不進。有知而未及用。即歉然見於色。神宗嘗曰。呂公著人物權衡也。

僕大父諱問、字昌言。初與种世衡有舊。及歸居。世衡遣以汝州田十頃。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卒。乃吏還其子古。用父命不肯受。凡無屬者三十年。元豐中。鄰人告官。移文二家。皆不承。郡守劉斐因言於朝。賜名种張莊。給田州學以旌高誼。

宣和間。饒州布衣朱夢說上書。極言當時之失。有三太。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宦寺之職太盛。夢說又言當時搢紳之士。競於取媚權豪。易古器。購圖畫。得一真玩。減價求售。爭妍乞憐。服儒者衣冠。為侯門常賓。

宣和間。於皇城之東北。累層甃以為碧鹿之苑。浚汙池以為魚鱉之澤。起樓觀以為禽鳥之籠。而道君朝夕遊幸。謂之艮嶽。又於皇城之北建大第。以居諸王。謂之蕃衍宅。

太史楊欽時見靖康改元。卽密語人曰。後十二箇月康王立。蓋靖字是從十二月立。又有康字也。後如其言。宗澤知其術數之精。薦之於朝。遂在途而卒。

康正臣為司農卿。並炭場見監官擁爐。遂責曰。監臨自盜如何。其監官答曰。此炭乃俸錢所置。卽非盜取。若監炭場官不許生炭。不知監倉官許喫飯否。正臣無以為對。時皆以為名言。

李伯宗為司農卿。居第之側有豐濟、廣盈二倉。每出接則止此二處。取起近也。又詢狀申陳之類。必判司呈。時為之歌曰。大卿做事輕。文字送司呈。每日去巡倉。豐濟與廣盈。後坐此罷

建炎初。京西州縣累經殘破。例以儒士借補官資。分掌職事。時潁昌府陽翟縣一主簿馮譽時。乃一謬儒。不曉仕宦。因有所轄文吏犯罪。送於縣借杖。而偶無大杖。命以小杖決三十四下。云用兩小杖折一大杖、

聞者莫不笑之、

潤之金壇有高氏母。號高婆子。留意禪學久矣。一旦有所得。趨坐而逝。自為之偈曰。其硬似鐵。更無別說。萬劫塵沙。一鎚打徹。

宣和間。有僧妙機住甘露。蔡元度見之。問僧名。答曰。妙機。其妙如何。僧曰。點鐵成金。其機如何。僧曰。百發百中。時以為名言。

王韶退居九江。詣佛印求參。佛印語曰。如太尉自是殺人不斬眼上將軍。立地便成佛大居士。何必參也。

崇寧間。飛蝗為患。時有無名子作賀表揭左掖門云。風雨交攻。人皆相傳為已死。稻粱食盡。臣亦自獻其餘生。後捕之竟不獲。

蘇大雅。子容之孫。娶王巖叟之孫女。夫婦俱有疾惡之德。每琴瑟不調。必曰三投。近則投舅姑。遠則投官。甚則投井中。

紹興初。知台州曾𢕟以戚里而觀。不歷世務。屬邑民戶有投白紙者。戲判云。判本縣詳狀施行。臣僚論列而罷。

章惇方柄任。用都司賈仲民之議。起州橋二樓。又改橋作石岸。以錫鐵灌其縫。宋用臣過之。大笑而去。仲民疑其有所未至。深慮之。遂謁用臣。訪以致笑之端。用臣云。石岸固奇絕。但上闊下狹。若發爾。仲民始悟。懇以更製。用臣曰。請作海馬雲氣。以闌其下。卒如之而成。

紹興間。盜賊充斥。每招至。必以厚爵。又行朝士子多鬻酒醋為生。故諺云。若要官。守定行在賣酒醋。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建炎己酉。潤之金壇有利民之子六歲。忽於臍下生一瘡。數日瘡破。產一男而俱卒。

紹興丙辰夏。大理國遣使楊賢明彥賁。賜色綉禮衣金裝劍。親侍內官副使王興誠。蒲甘國遣使俄托桑摩訶菩進表兩匣。及寄信藤織兩箇。並係大理國王封號金銀書金剛經三卷。金書大威德經三卷。金裝犀皮頭牟一副。犀皮甲一副。細白氈一十六番。金銀裝安邊劍一張。內有小刀一張。素裝劍五張。象牙五株。犀角二株。青白氈一百二十番。麝香二百九十八臍。牛黃七十八毬。象一頭。馬五百疋。及稅安南差武翼郎充特進使范鏶。著作郎充特進副使周公明。送到章表一匣。金厮羅三面。銀厮羅二十面。象牙五十株。犀角五十株。箋香五千斤。

宣和間。陝府有一山客弄猢猻為戲。忽府中數十夜被盜。皆不獲。有一大姓失去金冠。蹤跡盜之所自。乃是猢猻由天窗而下。蓋天窗尚有毛。亟捕山客。訴於官而服。

陳康以翰林學士換授觀察使。玉堂同僚戲遣人相招。請來日訪及看勸設。康復書曰。請初五日到左藏庫前看請料錢。蓋復令以此熱中故也。

胡紡能以符水濟人。宜興有一士人遠宦。忽一日。其妻為祟所憑。家人詢其所以。輒云。某乃官人任內打拷致死。故來求功德追薦。其家遂作書問遠宦之士。報云。不曾有之。胡聞其事。詣其家取書以示祟。祟但

學三聲浙憪而退。

王革自開封府出守大名。一時號爲酷吏。每獲盜賊。不問所犯輕重。必曰灰目拆指。長枷五日。以錐剌目。塡以熱灰。以石鎚指令碎而止。故曰灰目拆指。後盜賊遠趨於河朔。坐章而罷。

耿著在淮東宣撫有滑稽之稱。一日。說有一宅極凶。人不敢居。忽有一同人不以爲然。遂投宿宅中。至夜深。聞呵喝之聲。同人立門首以俟。見有乘馬來者若神之狀。馬首自通名。懇以貧悴其神贈銀一笏。至次夜。又復如是。再獲一笏。後夜。神人欲歸。望見同人又立門首。亟止從者曰。急回。這宅裏凶。又說。黨太尉以守邊有功建節。一日出謁。問左右曰。我節卻如何不見。左右曰。皆在前導。各令從人乘之。黨曰。我死生活受得來。卻交別人把着。都收拾來。待我一擔子擔着。坐客莫不大笑。

宣和末。博州富人治張家田內。忽雨血數頃。其腥氣不可近。後狄人犯博。盡屠市民殺於彼。

襄陽辨士李騎老於學校。而性多狂率。忽一日。上封事極詆時政。而議論失當。朝廷決配嶺表。初擋封事入都。道由襄山。卜於山神曰。某今日獻封事。若便拜相。卽求一吉兆。遂不應。跏蹐久之。又祝曰。若只得內相亦可。又不應。又祝曰。鼎監足矣。又不應。復云。本路監司如何。又不應。跏蹐久之。再卜以鄉郡。又不遂。厲聲曰。必是山神不在家。既被責。以書告親知曰。某以言事。遂竄嶺表。非晚召還復得相見。時人莫不大笑之。

宣和末。都城起建園囿。殆無虛日。土木之工。盛冠古今。如攝芳園、山莊、錦莊、筠莊、蓉岳、輞川、華子岡、鹿寨、鵜鶘、曲江、秋香谷、悅鑾館、菊坡、萬花岡、清風樓等處。不可舉。皆極奢侈。爲一時之壯觀。

崇寧間。京師一老姥留心祖道。所見甚高。嘗爲形神頌云。兩人同坐一人言。共說陰陽天地玄。汝未有時先有我。我今卻謝汝周旋。

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每曰。虜人猖獗。當一掃之。有坐客叩曰。不知用甚箒。推復用椅箒。浚默然。

張紘長於數。頗於日者之事洞曉之。嘗云。術人相見。必互錄州縣等處士人孝子命以相易。庶易爲應驗。曰。叅又看命必先剔誨其不好處。使人聳動。爲之禰卻。復以好語許之。爲之體。

蜀帥沈晦嘗語人曰。自古及今天下秀才。只有三箇。孔大頭一箇。王安石、蘇軾合一箇。和晦乃三箇也。

紹興丁巳。江東太平州有回祿之患。燔燒殆盡。死於火者數千人。越數日。池之銅陵夜聞車馬人足之聲。或嗁或笑。自空而下。盤礴於邑市。人於門隙竊窺之。有問索羹醋者。有相與泣訴回祿之苦者。久之。冉冉自西北而去。張紘爲令。詳觀其事。

紹興戊申夏旱。忽一日。東方有靑赤氣亘天而上。俗謂之海絲。不三日遂雨。時人以此爲雨候。

秘祖爲鎭江府節推。剗薄而不穠。其形似猴鼠。一時號爲乙巳居士。

浙人以白露節前後早晚得雨。見秋成之厚薄。如雨在白露前一日。得稻一分。前十日。得十分。白露後得之。則無及矣。

天實山有三道人採藥。忽得瓊毬。而日已晚。三人者議先取一二千沽酒市脯。待旦而發。遂令一道人往。

二人潛謀俟沽酒歸殺之。庸只作兩分。沽酒者又有心置毒酒食中誅二道人。而獨取之。旣擔酒食示二人次。二人者忽舉斧殺之投之絕澗。二人喜而酌酒以食。遂中毒藥而俱死。此事得之於賤道人。

茅山道者張守通。山東人。每談道以訓其徒。必曰。人須淸齋乃可學道。佛云淨土肚豈可不淨。又佛曰般若波羅蜜。乃勸人諸塵緣皆不可惹。乃得其道。如菠稜蘿蔔之美也。聞者莫不撫掌。亦可憐其用心之誤也。

羽客林靈素以侍晨視待制。乞天下創神霄玉淸萬壽宮。許改寺院爲之。有堵者去其相輪火珠。關之嘲羅霄蓋。

鄆知剛任待制。守軍器監。形貌魁偉。每以橫金衒衆。未嘗衣衫。京師諺曰。不着涼衫好箇金稜快活三查。一時目肥人爲快活三也。

金人自侵中國。惟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作雜戲云。若要勝其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鎗。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鎖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人皆笑之。

寶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鋼一枚坐之。復以大鋼覆。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紹興己未。用王倫之策。與金國通和。還中原故地。朝廷創改二路。一應天府路。以拱、單、徐、宿、亳、興仁、廣濟爲所隸。一河南路。以蔡、汝、鄭、淮寧、潁昌、永安爲所隸。

章夏爲丹陽令。有旅人食於邸舍。誤遺銀而去。邸中惟守舍翁媼。旅人行數步。覺有所遺。復回叩其翁媼。翁媼諱而不言。公令和對以還。竟不從。於是付獄。密遣人費守舍翁衣與其媼云。汝夫已在獄中招認。云其銀在媼處。令我賫衣爲質以取之。媼遂出銀歸於旅人。

傳頃在東師。因幹出南薰門。見一村夫醉墜護龍濠。地分亟拯之。則已斃。其背上有一物。極類荷葉。緊覆之。以劍方可取。有百餘口咂其背肉已盡。竟不識是何物也。

衢州有一村夫。號秉念佛。晝夜持阿彌陀佛。積有年歲。一日臨死。諭其子曰。我死之後。三年方可焚。子如其言。旣火。燼已冷。有一物大如斗。以刀剖開。乃其父坐一蓮花中。卽乘空趨西南而去。聞之於淸涼長老德璘。

紹興戊午季冬十月。日欲暮。天作風雨聲。自西南起。久之如磨響。至一更盡方止。庚申辛酉歲皆然。

道君旣遜位。乘輕輿出東水門。自稅舟得一草龍回腳糧船。與舟人約價登舟。見賣餌餅者。於篋中取金錢十文市一枚以食。少頃。蓋貫、蔡攸者數人單騎俱至。道君曰。卿等何來相逐何耶。攸等奏云。臣等受陛下重恩。死亦不離陛下。道君因上岸側一寺。寺僧披衣以迎。輒居主位。問官員是見任是罷任。道君曰。皆罷任。又問莫別有子弟在城中作官否。道君曰。二十七个兒子。長子乃今上皇帝。僧慚惶之際。道君遂出。則侍衞等已至。遂東下。

陳邁侍制守饒州，嗜賭，其子延年每欲勸之，以父之所好，不忍遽止。忽一日，在任所作書欲勸之，書成不忍發，置之席下而寢，夢三十六人求救甚急，延年叩其所欲，但云只得早發席下之書，則可以再生。延年寤而遣書中具以夢告其父，父得書，聞變人所有之鼈，正合夢數，遂盡投於水戒之。

丹陽妙明眞人吳元淨居常州橫山，命其弟姪善得一大楓木，有三瘿，令取其二。夢老人植杖而來，責讓曰：吾三子，汝遽殺其二，何也？聶惶懼，答以眞人之命。老人曰：若非眞人，吾不赦汝。以杖擊其鼻，曰：可出血一升來。且鼻衄及一升而止。

閩中有一士大夫，得服硫黃法，服三十年，遍身通明，色如硫黃。忽一日因點炬，誤落紙燼在手，不覺火起，偏身燒燃，如枯柴頃刻而盡，雖水救之亦不能止。

陳秀公升之，其所生母初夢大白蛇入臥內，溫柔宛轉，母寤，公乃生。後數日，於公臥席下有白蛇蛻，甚異之。及公疾篤，家人見寢室中有大蛇垂於樑木，既薨，大白蛇在墓側三日而去。以此知異才間出，非仙異之謫，卽山澤之英也。

南恩州州衙設廳有鬼，雖太守亦避之，夜則二丈夫相擊不已，又婦人間出，不可居。忽一日，妙明眞人吳元淨過之，視廳側有三小廟，指令開掘其下，得二丈夫、二婦人、二女子，堅尸如石，二女子一執菊花楪盃，一執白璧，遂令野外焚之，乃絕。

平江陳祖安兄，侍秀州司戶，於其家有一美婦人，素衣而來，久與之處，形神俱瘁。婦人每來，異香滿室。後年餘，其兄卒，其婦人復纒祖安，遇一旦頓悟，乃國中一古髑髏爲妖，遂以鋸斷，血爲之流。

劉豫僭號中原，不喜浮屠法，僧徒莫不皇恐。忽西天三藏來，豫與侍之，僧徒私自喜曰：必能與我輩主張教門。既引見，三藏拜於庭，贊者止曰：僧不拜。三藏答曰：既見眞佛，豈可不拜。豫大喜，賜與甚厚，自後僧見並令拜，僧徒莫不恨之。

耿著與溫濟事韓英公，皆爲橫行。一旦濟赴行在奏事，被賜金之寵，而著嫉之，誣以事譖於公，濟不安，求去。英公甚怒，奏奪其官，置之吉陽。不踰年，英公入秉樞筦，著以事敗，繫棘寺，後亦黥配于貴，其昭報有如此者。

蘇庠養直居句，金日與俟遊，常內子不容爲樂，有小姬亦田舍兒也，俟戲云：既云閫中不容，安得有此。養直曰：初未嘗使令，況手腳如落湯螃蟹，又何足取。此亦見長者之不純，滿座爲之大笑，遂目其小姬爲落湯螃蟹。

楚州寶應縣清湖，乃古清州，陷而爲湖，至今阡陌映水可見。

有朝士居於鄉團，治蔬畦得古鼎，用以煮蔬，而法如生。

住持常州報恩寺僧普堅嘗語余曰：世間萬事前定，非力可致，及其處於窮通，何必休戚。因言無錫大姓戴念二郎，政和間在邑中最爲貲雄，起大第極於侈麗。同村野老夢神告曰：戴念二郎與李謨秀才起宅。野老以夢諭戴，郎紀于壁。後不十年，李謨登科，選爲婿，又十年宅成，而戴氏俱絕，遂歸於謨。

鄭滋尹開封，有治聲。一日謁東坡曰：鄭尹天府，可方古人中誰？東坡云：若京兆趙廣漢。鄭叩如何似之，東坡笑曰：但公不姓趙，卻姓鄭耳。聞爲之絕倒。

孫眞人有阿是穴，言人是處有穴，不必一一如鍼經所說，若體有疼痛瘡腫，當上便灸七壯，病大至七七壯，無不愈者，又如蟲傷、馬汗傷、風撲損，灸之立瘥。

米元章作吏部郎中，徽宗召至便殿，令書屏風四扇，後數日，遣中使押賜銀十八笏。元章對中使言曰：且告奏知，知臣莫若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中使歸奏，上大笑，益十八笏，九百兩也。

仇愈恭，然東平人，紹興間作侍制，奉祠居四明村落間，每入城幹事，衣短布衫，行躡草履，自負一擔竹籮，貯少錢米之類。中道有一老姥開店，嘗憩於彼，而姥異待之，但呼爲仇官人。忽一日，知明州，姥始見，愧笑曰：仇官人遂作知州。偶都保差作大保長，姥投牒訴之，泰然與之敍舊，且言感激之意，贈米三斗、酒二樽而免其役。

陳仲乘云：禽獸中惟馬犯母則生駒瞎眼。

紹興初，張浚以宣撫處置按行川陝，至富平之敗，蜀諺曰：一事無成，二帥枉死，（曲端、趙哲）三軍怨恨，四川空盡，五路輕失，六親招擾，七曾旋舉，八位自除，九重怎知，十鍼不會。

明州一海船附帶到廣州一兵，云在一海船上，自發廣州遇風，飄至一山下，兩人上岸行三四里，見二長人，軀各長三丈餘，兩人前往問路，二長人倚勸相視而笑，久之，遂以手拈兩人在掌中戲玩，兩人皇恐再拜，皆笑語不可曉，一長人以手拾兩人置山穴中，用一大石塞口而去，少頃攜一大甕貯酒來，二長人對酌，兩人於竅中覘之，惟深惶懼，二長人酒盡欲醉，一長人起取塞石，拈一人出兩足，提兩腳劈作兩片，各餌其一，遂醉臥。老兵石穴中伺其睡，奔出，竄伏田野中，得見有海船過，哀鳴求救，船上以小舟濟之，得至明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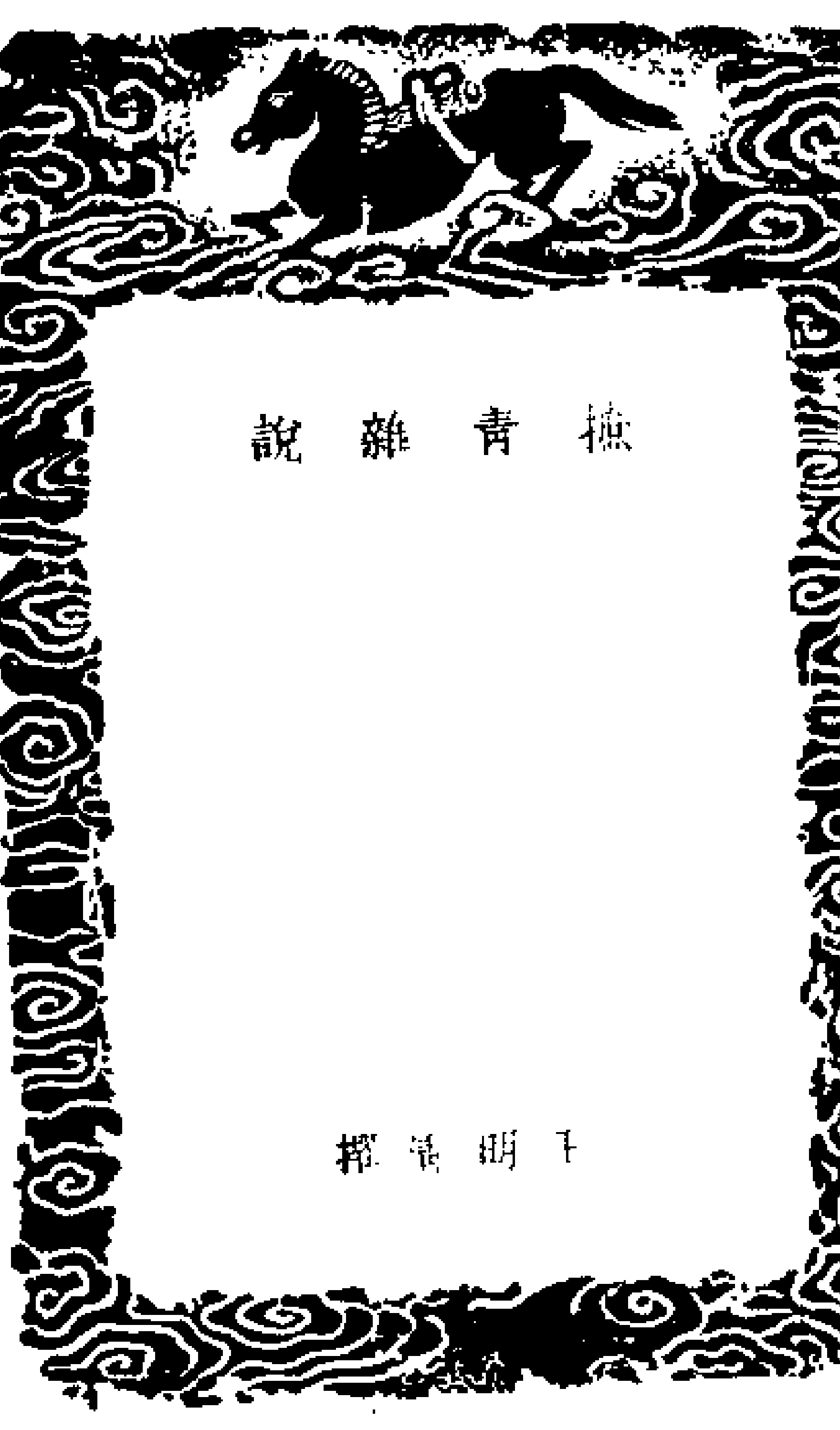
右張氏所述，未詳其名諱，聞字昌言者，乃其祖也。中間多記宣、靖、炎、興間事，其必渡南後人耳。閱目觀，細大俱載，可謂博雅之士也。周公謹傳之上海莊氏，今歸范行可家，予從行可借錄得之。乙巳九月十三日中隱山房識。

附錄

侍立修注官者，自維春伯始。祖宗時以起居舍人寄祿，而更命他官領其事，謂之同修起居注，官制行，復爲郎舍人。淳熙十五年十月，春伯自戶部員外郎除右史，避仲祖諱，乃以爲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史或闕，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據守山閣叢書本補）

提要

張氏可書一卷。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著錄。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册。亦不詳撰人名氏。惟愛日齋叢抄引其中司馬光文彥博論僧换道流一事。稱爲張知甫可書。知甫不知何許人。今考書中所紀有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事。又有見海賈鬻龍涎香于明節皇后閣事。是在宣和之初。嘗官汴京。中間復有紹興丁巳戊午紀年及劉豫僭號中原事。則入南渡後二十餘年矣。蓋其人生於北宋末年。猶及見汴梁全盛之日。故都遺事。目擊頗詳。迨其晚歲追述爲書。不無滄桑今昔之感。故于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往往寓存鑑戒。其餘瑣聞軼事。爲他說家所不載者。亦多有益談資。雖旁涉諸神怪之說。雜廁其間。不免失于冗雜。而按其本旨。實亦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之流。未嘗不可存備考覈也。其書元目已佚。今據永樂大典收各韻內者。採掇裒輯。共得五十條。謹編爲一卷。以存其槩云。（據墨海金壺本補）



摭青雜說

王明清撰

摭青雜說

宋 王明清撰

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以遏其衝其勢漸逼主將每遣小校將數隊四出遊奕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十人至六合縣西望見一隊軍馬自西北來旗幟不類北人又不類官軍兼資踟躕未知所措其人馬行速已出兼資之後號令下寨兼資遂斂所部隱身蘆荻林中須臾有一人傳令曰荻林中有一人否一人應曰彼中乃生人與吾不相關涉兼資聞其有生人不相關涉之言而知其為鬼兵也乃免冑出見守寨門官再拜曰某大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不知神兵自何道來其所征討為何事門者命報中軍須臾中軍傳令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一人廣坐冠服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面貌亦俊爽餘二三人分坐于左右皆金裝甲冑兼資再拜致謝未畢西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汝太尉管取必勝兼資再拜致謝因問曰今日幸遇神將將兵救助敢請廣位神號廣坐者瞪視不語西向者乃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不與凡間通言汝不必問兼資又再拜就西向者問曰大王又何神也答曰某唐張巡也指對坐者曰此唐許遠也因徧指下坐者謂兼資曰此雷萬春也此南霽雲也兼資少亦讀書頗記張巡許遠事因再拜頂禮曰某嘗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之節每斂冠斂容羨其英特豈期今日得瞻拜風采信然史所載其有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曰史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餘人不知果然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兼資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

王殺愛奴以享士不知果然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于吾前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悴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故見雷萬春面上止有一疤因再拜問曰史言將軍面着大箭有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兜鍪人人相傳語言面着六箭不動吾亦嘗之庶揚聲以威之也須臾命酒餚饌亦人間之物惟大神不食久之傳漏者報云天漸曉矣巡謂兼資曰汝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然此去悖逆吾當斬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呼其所部出至張許下寨之所已不復有人矣不半月有逆亮角林之捷未幾其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言兼資後累功至正使見今在京師多與士大夫言之

建炎庚戌歲建州兇賊范汝為飢荒嘯聚至十餘萬是時朝廷以邊境多故未遑致討遂命本路官司姑務招安汝為聽命遂領其徒出屯州城名曰招安但不殺人而已其劫人財物掠人妻女常自若也州縣不能制次年春呂忠翊本關西人得受福州監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為賊徒所劫呂嘗有女十七八歲亦為所掠是時賊徒正盛呂監不敢陳理委之而去汝為有族子范希周本士人三人上舍闈在學校嘗試中上等陷在賊中不能自脫年二十五六歲猶未娶呂監之女為希周得見其為宦家女又顏色清麗性情和柔遂卜日合族告祖備禮册為正室是冬朝廷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曰妾聞貞女不事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則君家之婦也孤城危逼其勢必破則君乃賊之親黨必不能免妾不忍見君之死引刀將自刎希周止之曰我陷在賊雖非本心無以自明死有餘刑汝衣冠宦族兒女擄劫在此為人不幸大將軍士皆是北人汝既是北人或諳言相合宛轉尋着親戚骨肉又是再生也呂氏曰果然妾亦終身不嫁人但恐為軍人將校所擄吾誓不再辱唯一死耳希周曰我萬一漏網得延殘生亦終身不娶

以答汝今日之心先是呂監與韓郡王有舊韓過福州辟呂監為提轄官同到建州十餘日城破希周不知所之呂氏見兵勢正盛度不能免乃就一荒屋中自縊呂監巡視次適見之使人解下乃其女也良久方蘇言其所以父子相見且悲且喜事定呂監隨韓帥歸臨安將令其女改適呂氏不肯父罵曰令汝從人文官未可知武官可必有也縣君不肯做尚戀戀為逆賊之妻不忍拋耶呂氏曰彼名雖曰賊其實君子也彼是讀書人但為宗人所逼不得已而從之他在賊中常與人作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不死兒今且奉道在家作老女奉事二親亦多快活何必嫁焉紹興壬戌歲呂監為封州將領一日有廣州使臣賀承信以公牒到將領司呂監延于廳上既去呂氏為呂監曰適來者何人也呂監曰廣州使臣呂氏曰言語步趨宛類建州范氏子呂監笑曰汝范家子死于亂兵骨已朽矣彼自姓賀自與你范家子並無半毫相惹汝道世間只有一個范家子邪呂氏為父所阻亦不敢復言後半載賀承信又以職事到封州將領司事務繚繞未得了畢時復至呂氏廳事呂監時或延以酒食次熟問其鄉貫出身賀羞愧白呂監曰某建州人實姓范宗人范某為叛逆某陷在于城中既而大軍來討城破舉黃旗招安某遂投降恐以賊人宗族一併誅夷遂姓賀出就招安後撥在岳承宣軍下收楊么時某以南人便水常在前鋒某每戰尤盡力主將知之賊平之後遂特與其解由初任和州指使第一任合就監官當以闕遠遂只要此廣州指使

呂監又問曰。令偶人何姓。初娶再娶乎。賀泣曰。在賊中時。擄得一官員家女爲妻。是冬城破。夫妻各分散逃走。且約苟存性命。彼此勿嫁娶。後來又在信州尋得老母。見今不曾娶。只有母子二人。一斷絕妻而已。語訖。悲泣失聲。呂監感其恩義。亦爲泣下。引入堂中見其女。住數日事畢。結束奩具。令隨希周歸廣州。後一年。呂監解罷。迂道之廣州。待希周任滿。同赴臨安。呂監得淮上州鈐。范得淮上監稅官。廣州有一兵官郝大夫。常與余說其事。

項四郎。泰州鹽商也。常販自荊湖歸。至太平州。中夜月明睡不着。聞有一物觸船。項起視之。有似一人。遂命梢子急救之。乃一了環女子也。十五六歲。問其所事。曰姓徐。本北人。澧州寄居。趁者父自岳倅解官。舉家赴臨安。至此江中。忽逢劫賊。某驚墮水中。附一踏道。漂流至此。父母想皆遭賊手矣。項以其貴人家女。意欲留之爲子婦。遂令獨寢。比歸至家。以其意告厥妻。妻曰。吾等商賈人家。止可娶農賈之家女。彼驕貴家女。豈能攻苦食淡。紉麻緝布。爲村俗人事也。不如貨得百十千。別與兒男娶。由是富家娼家。競來索買。項曰。彼一家人遭難。獨留得餘生。今我既不留爲子婦。寧陪些少結束。嫁一本分人。豈可更教他作娼女婢妾。一生無出頭耶。其妻屢以爲言。至于喧爭。項終不肯。項鄰里有金官人。受得澧州安鄉尉。新喪妻。聞此女善能針線。遂親見項求娶。項執前言不肯。金尉求之不已。女常呼項爲阿爹。因謂項曰。兒受阿爹厚恩。死無以報。阿爹許嫁我以好人。人不知來歷。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亦是一箇周旋底人。又是尉職。或能獲賊。便可報仇。兼差遣在澧州。亦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項曰。汝自意如此。吾豈可固執。但後去或有不是處。不干我事。女曰。此事兒甘心情願也。遂許之。且戒金尉曰。萬一不如意。須嫁一好人。不要教他失所。金尉笑曰。吾與四郎是鄰居。豈不知某無他念耶。金尉問項所索。項曰。吾始者更要陪些奩具嫁人。今與官人。既無結束。豈復需索也。徐氏既歸金尉。金尉見其是女身。又官家兒女。又凡事曉得大體。稱所望。始名爲意奴。又改爲意姐。又以排行呼爲七娘。謂徐氏曰。若得知汝家世。分當册爲正室。縱無分明。亦不別娶也。歲時往來項家如親戚。居一年。相挈安鄉任。初到官。卽遣人問徐倅信息。居人曰。有一徐官人。昨自辰州通判替下。舉家赴行。至今不曾歸。不知得其處。使者告七娘。七娘意其父母必死。但悲哀號哭。不復思念。後一年。尉司獲一大劫盜。因推勘乃問其前後。又曾在甚處劫掠某人財物。內有二人招曰。曾在太平州劫一徐通判船。是財物只有一梢子脚上中鎗。船中皆走。船尾去。方擄得一擔籠出。上岸。忽聞鳴鑼聲。恐是官軍來。遂走散去。並不曾傷人。七娘聞之。稍稍自安。但未有的耗。又一年。金尉權一邑事。有一過往徐將仕。借脚夫。七娘自屏後窺之。甚類其兄。比去。乃與金尉說。金尉乃具晚食召將仕。因問其父歷任。經由。將仕曰。某乃河北人。流寓在此。寄居數年。自辰倅罷。得鄂倅。見今在岳州寄居。金尉又問能辰倅赴臨安日。舟行步行乎。將仕曰。舟行。金尉又問曰。舟行如何。想無風波之恐。將仕曰。不曾有風波之恐。只在太平州遭一大劫賊。財物無甚大失。但一小妹落水死。累日尋屍不得。因淚下。金尉乃引將仕入中堂見七娘。兄妹相持大哭。既而說雙親長幼皆無恙。又復相慰。當日將仕但聞商人收得。轉嫁在金尉。適其辭悉未及契勘。次日問金尉元值幾錢。金當收贖以歸。金尉笑曰。某與令妹有言約矣。況今已有娠。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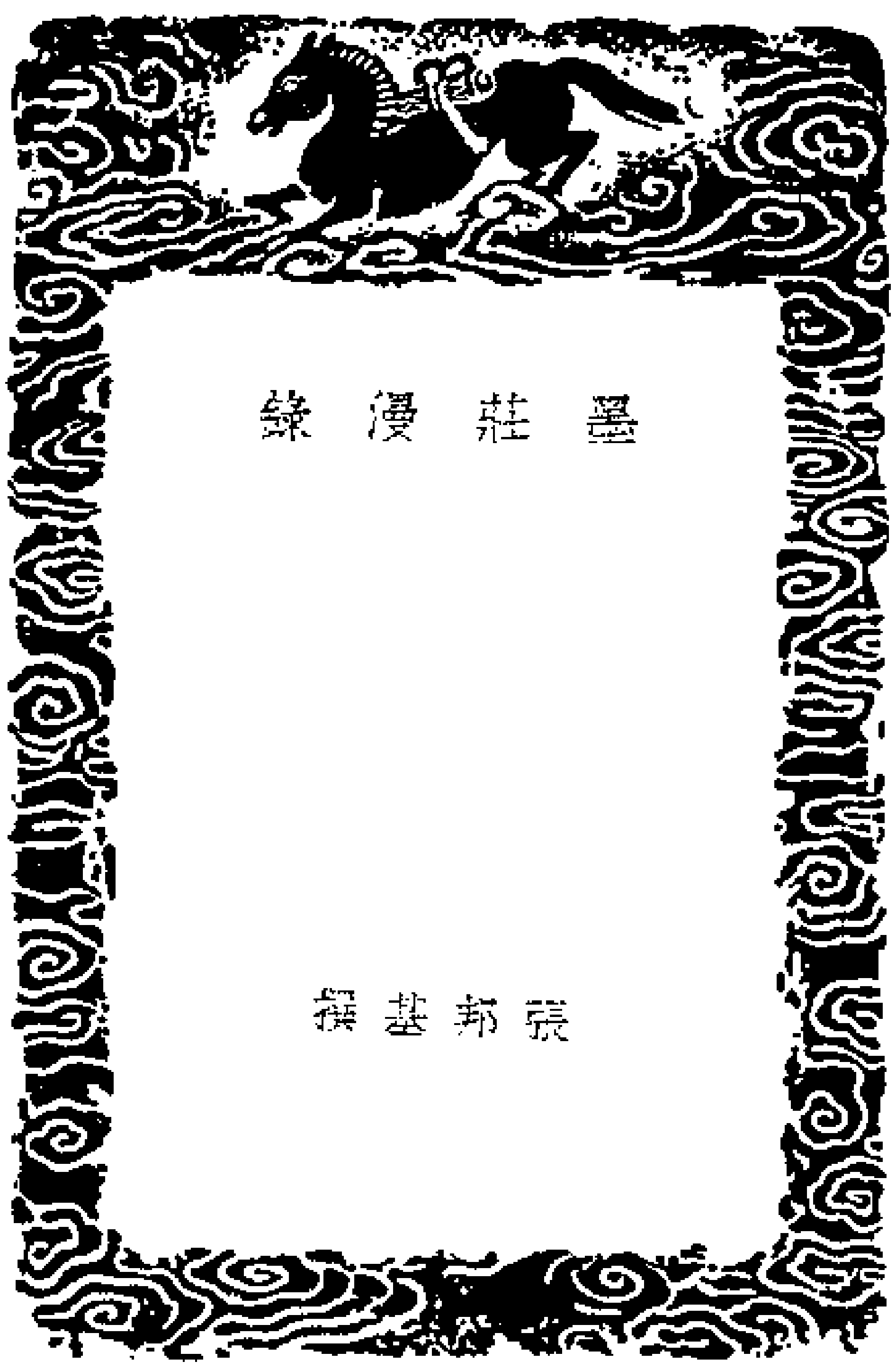
可復令嫁他人。七娘乃與阿兄說及項四郎高義賢者。當初如此如此。將仕泣曰。彼商賈乃高見如此。士大夫色重禮輕。有不如也。父母生汝不免有難。終汝者項君也。于是將仕發書告父母。遂擇日告廟成婚。七娘書項侯爲生祠。終身奉事。

京師樊樓畔。有一小茶肆。甚瀟灑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熙豐間。有一士人。乃邵武李氏。在肆前遇一舊知。相引就茶肆。相敘闊別之懷。先有金數十兩。別爲袋子。繫于肘腋。以防水火盜賊之虞。時春月乍暖。士人因解卸衣服。次落此金于茶桌上。未及收拾。未幾招往樊樓會飲。遂忘還出。既飲極歡。夜將半滅燈火。方始省記。李以茶肆中往來者如織。必不可根究。遂不更去詢問。後數年。李復過此肆。因與同行者曰。某往年在此曾失去一包金子。自謂狼狽凍餒。不能得回家。今與若幸復能至此。主人聞之。進相揖曰。官人說甚麼事。李曰。某三四年前。曾在盛肆喫茶。遺下一包金子。是時以相知拉去。不曾拜稟。主人徐思之曰。官人彼時着毛衫在裏邊坐乎。李曰然。又曰。前坐者着皂皮襖乎。李曰然。主人曰。此物是小人收得。彼時亦隨背後趕來送還。而官人行速。於稠人衆中。不可辨認。遂爲收取。意官人明日必來取。某不曾爲開。覺得其重。想是黃白之物也。官人但說得塊數稱兩同。卽領取去。李曰。果收得。吾當與你中分。主人笑而不答。茶肆上有一小棚樓。主人捧小梯登樓。李隨至樓上。見其中收得人所遺失之物。如傘履衣服器皿之類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僧道婦人。某雜色人則曰某人。但商賈。似官員。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則曰不知其人。就樓角尋得一小袱。封記如故。上標曰。某年月日一官人所遺下。遂相引下樓。集衆再問李塊數稱兩。李計若干塊。若干兩。主人開之。與李所言相符。卽舉以付李。李分一半與之。主人曰。官人想亦讀書。何不知人如此。義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官人將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耳。李既知其不受。但慚怍不言。加禮遜謝。請上樊樓飲酒。亦堅辭不往。時茶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嘆息。謂世所罕見也。識者謂伊尹之一介不取。楊震之畏四知。亦不過是。惜乎名不附于國史。附之亦卓行之流也。今邵武軍光澤縣烏州諸李。衣冠顯盛。乃士人之宗族子孫。高殿院之子元輔。乃李氏之親。嘗與余具言其事。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卽單之姊也。單有子名符郞。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缺。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爲賊所擄。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讀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嫗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絕。每公庭侍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景有着摸處。玉爲人體態容貌消秀。舉措閑雅。不事持口吻以相嘲謔。有良人風度。前後守倅皆從之。單推官度江。累遷至郞官。與邢聲跡不相聞。紹興初。符郞受父蔭爲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司戶年少。司戶知楊玉甚慕之。玉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爲地。畏太守嚴明。有所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席每歲前。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祇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子息齋。司理令楊玉侍湯藥。因得一遇會以遂所欲。司戶褒美楊玉。謂其儀多才藝。因曰。汝又是一箇名公苗裔。但

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蕊愧曰，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媼所生也。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蕊泣曰，妾本姓郝，在京師孝感坊居，身在幼年，許與其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殞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曰，汝身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身姓羅，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何如。因泣下。司戶慰勞之曰，汝即日鮮衣美食，時官皆愛重，而不爲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若得嫁一小民，布裙短衣，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爲春娘也，然有所礙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爲司理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問曰，汝前日言爲小民婦亦嫁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嫁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有孺人，妾自去禀知，一言決矣。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於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難，邢有弟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羅往來，羅時在省爲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羅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賚符并羅書到全州，司戶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次日，自袖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太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其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尉司正鋪排筵宴，司戶曰，此老倘作少年態也，錯然處非一，此亦何足惜也。既而果召楊玉祗候，只通判一人，酒席半，太守謂玉曰，汝今爲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曰，妾一身皆明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爲吾州弟子，今是司戶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踧踖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府判之言，不知其爲非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始召司理司戶四人同坐飲，至天明極歡而罷。旋州朝飛申下文引，告翁媼。媼出其不意，號哭而來，養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別見。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婦相尋得着，亦是好事，我年雖蒙汝恩養，所積金帛亦多，足爲汝養老之計。媼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出。既而太守使州司人從自宅堂接出玉，與司戶同歸衙。司理爲媒，四承務爲主，如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媼愛育，亦有義姊妹情分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少具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戶曰，汝昔事一州之人莫不聞知，又不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治上禮，就會勝寺請翁媼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謂姨，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姨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沉淪糞土之中，無有出期。遂失聲痛哭。春娘亦哭。李英鍼線妙絕，春娘曰，我司戶正少一鍼線人，但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爲我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步，況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姨爲我方便，得脫此一門路，也是一段陰德事。若司戶左右要鍼線人，姨得我爲之，則索相諳委，勝如生分人也。春娘歸以語司戶，司戶不許，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求積，司戶不得已，拚一失色，懇告太守。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鵰耶，敢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戶挈春娘歸，舅姑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又更傍及外人，豈得已而不已耶。司戶惶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命之居。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爲己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

爲幾事，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變罷停奉祠，寓居武陵，邢氏李氏皆在側，每對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有隱諱，人皆義之。



墨莊漫錄卷之一

宋 淮海 張邦基撰

僕以閒見隨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力罷釋耒耕壟上。與老農憩談。非敢示諸好事也。其間是非毀譽。均無膺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淮海張邦基子賢云。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去者二。謂言者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儀云。尚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韜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譽。汝毋以此瀆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前。靚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嫻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既後一七人姓常。爲贊詩云。水清孤絶壁。秋老雁邊一背紅。蓋譏朱勔父子。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贈官謚曰忠宣。考功鄭忠臣議曰。能思揭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祗知扶危而濟傾。寧怡跋前而疐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罪。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敢言之時。在瘴州無所用之地。養形正色。直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逃閃。徇公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趁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途云云。時論皆以爲允當。崇寧初。追奪元謚。并定謚覆官並劉鋼。二年六月。言者再論。忠臣得宮祠。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隆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爵十八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此印決曹氏物也。表弟唐鄭端仲見之。亦以予言爲然。乃賦詩云。關中金印豈秦關。想見風流漢已還。大饗似書熊縣石。蘭亭事數會稽山。空餘此日歸囊橐。會是當年雜珥環。萬戶況將取如斗。此章何足繫腰間。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以書求借觀。氏不與也。(闕前)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挾其私忿。濟以邪說。力引僵浮與其厚善。布列史館。或毀誣先烈。或黜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黃庭堅、張耒、秦觀是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錄。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書。若陸佃是也。皆再請降時舊史已盡改矣。

王鞏定國爲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革。畫一堂廡。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棊局。未幾爲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補外。

東坡在海外。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坡題其扇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或作朱崖)端合破天荒。公弼求足之。坡云。候汝登科。當爲汝足。後入廣。被貢至京師。時坡已薨。乃謁黃門於許下。子由乃爲足之云。生長芸閣已異芳。風流瓊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祖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然未有爲侍從者。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漢亦除。八年。又除子櫟。宗室爲從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從者。紹興三年。始除子晝侍郎。晝子字也。然其他字號未有也。十八年。始除不棄侍郎。不字任禁從。自德夫始。

香泛釣簡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舒亶信道詩也。信道濟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風

勁月。睹中花氣先發梅。又云。宿雨開雲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高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韓駒子蒼詩云。恨隨遼鶴謝漢影。征鴻帶月墮孤音。誠佳句也。但太工矣。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貶。既還。怏怏不平。嘗内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鄜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目煙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詠燭者。

紹興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宦貴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繁雜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迴。

杜子美玄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爲瑤池之金母也。中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類彙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裂。冒其聲清越如竹裂也。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指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竦然曰。嘗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

人曰。西陲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熟了黃粱夢未回。相府衙開延士闊。武夷新築望仙臺。清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韁歸去來。授詠曰。爲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道人。又錯了路逕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炙。詠曰。先生可就此宿。曰。吾歸邸中。只在河邨。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偏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說。具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說曰。恐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惟。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爲然。遂趍姚雄。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具本已爲騎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爲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瓣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渲。乃曰。煩貯火殿鐘。吾欲禮三清而去。既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邦山空闊內。消閑盡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爲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邦山郎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斯人歟。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

宿州靈璧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洒然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酒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云。荊溪居士暑中

觀此。爽然而涼。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

姑蘇士人家有玉蜻蛉一枚。膊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蜻口噴出。亦異物也。

遇之詩。風能折黃甚。蕉亦染梨腮。恐直本亦作風稜露液。又與與元實集詩云。莊漫華墨閒。墨當作黑華梁黑水惟梁州。興元。梁州也。

吳安中少年時爲倪子詩云。行客往來渾望我。我於行客本無心。書爲人書之。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人多不曉。劉貢父詩話云。錦瑟。令狐楚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河處無顏色。不應尚存一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

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内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肅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内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處中除内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廣陵先生逢原嘗爲暑熱思風詩云。力卷雨來無歲旱。盡驅雲去放天高。客有傳示王介甫。嘆曰。有致君澤民之志。惜乎不振也。

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開仰蹲蒼虎顛。下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我曹所及。遂擱筆。

襄陽有一曹掾。不爲郡將所禮。屢窘辱之。一日。掾被召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已覺目光在牛角。未償鞭長及馬腹。郡將雖嘉賞而愈銜之。

蔡元度魯公在位。錫賚無窮。而用度亦廣。京師咸慈寺僧淨興。題三千緡。時有吳鍊師者。丹陽人。辟穀修養。館於西園庵中。後有隙地。吳勸令蒔麥。既穫。頗厭狼籍。公見之。題詩於庵曰。塔緣便舍三千貫。月俸無論一萬緡。却向西園課小麥。老來顛倒見愁人。

胡師文元質侍郎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呼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自稱吳伴姑。吏曰。無有。斯須復夢如初。既覺。復呼吏曰。倅廳庵舍在何所。其戶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駕至彼。率倅同觀。指一隅命鍤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屍。倒植水中。衣履猶未敗。蓋前倅子舍之婢。因撻死。瘞於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衾。厚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爲館客。親見此事。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楊州。多不詳遜在楊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爲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書記室。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遜

卒於廣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揚州也。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云。兎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注臨邛杯。應知早凋落。故逐上春來。余後見別本遜、東海郯人。擢本州秀才。射策爲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爲中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賓曰賢主。擁彗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揚馬。左席暫啓。爭趍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爲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遜實在揚州也。蓋本傳但書南平引爲記室。略去揚州爾。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爲揚州。則遜之所在揚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

潤州蘇氏家。書畫甚多。書之絕異者。有太宗賜易簡御書、宋玉大言賦、幷名臣戒酒批答、鍾繇賀吳滅關羽上文帝表、王右軍答會稽內史王述書、雪晴寄山陰張侯帖、獻之秋風詞、梁蕭子雲節班固讚史、唐褚遂良模本蘭亭、李太白天馬歌、賀知章醉中吟、張長史書逸人壁、顏魯公進文殊碑讚、李陽冰篆新泉銘、永禪師眞草千文、齊已題贈、並皆眞蹟。名畫則顧凱之雪霽圖、望五老峰圖、北齊舞鶴圖、閻立本醉士圖、吳道子六甲神、辟穆戲鶴、陳閎番馬、韓幹御馬、戴嵩牛圖、王維臥披圖、邊鸞雀竹、李將軍險景屏風、李成山水、徐熙草蟲、黃荃墨竹、居寧翎毛、董羽龍水、劉道士鬼神、刁處士竹石、鍾隱乳兎。物之尤異者。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四代相玉印、賛皇父子石研、石兎、竹佛、連理拄杖、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雷公斧、珊瑚筆架、玉連環。皆希世之寶。後皆散逸。或有歸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處。

荊公退居金陵。蔣山學佛者俗姓吳。日供灑掃。山下田家子也。一日風墮挂壁舊烏巾。吳舉之復置於壁。公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幞頭安在。吳曰。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售得錢三百千供父。感相公之賜也。公嘆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元價往贖。且戒苟以轉售。卽不須訪索。果以弊惡猶存。乃贖以歸。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粲然黃金也。蓋禁中所賜者。乃復遺吳。吳後潦倒。竟不能祝髮以竹工居眞州。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窶之甚。亦命也。

呂溫卿爲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殘廖明略事。二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叅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叅寥有隙。言叅寥度牒冒名。蓋叅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編管兗州。未幾溫卿亦爲孫傑鼎臣發其贓濫。繫獄。人以爲當人者。人必反當之。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帚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中表錢緒子全穆父之孫。棠仲之子。三歲喪父。自少刻苦能立。好學有節操。何桌榜登科。卽丁母艱。及寳十餘年未嘗到官。試中學官。除濟南府教授。車駕駐蹕揚州。有薦權國子博士者。始入局叅謁長貳。方若疾作仆地。舁歸一夕而殂。竟無一日之祿。惜哉。命薄如此。可爲奔求躁圖之戒。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俗呼爲澄撮太尉）。一日坐宮門。見釘校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笑曰。非我技也。公乃悞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喚一錮漏（俗呼骨路）者耳。聞者大笑之。

王黼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之儀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嘗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如大石甕。豈非此桃也耶。

墨莊漫錄卷之二

蔡絛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乎。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人方愛愁亡聊。雖清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西川。一飯未嘗忘君。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爲隣。其悶甚矣。故對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爲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斥。經歷崎嶇險阻。必悟此詩之爲工也。

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來。皆俚語也。杜子美詩云。鐵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法此。而謂之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過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時子章館客天長解袞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事云。元符末年。潤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間湧出。耕者見之驚怛。棄犂而走。則斥逐驅之不得走。執耕者及縣。縣吏過之。輒毆。縣吏皆散走。見縣令馬敦古。又毆令。令亦走。俄而仆於庭。俄然一土偶人也。視之則歲所審奉土牛傍所謂勾芒神者。於是共舁出之。未幾復有至者。亦事皆同。日十數至。不能禦。官吏皇恐。令不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矮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問測。乃曰。爾無庸恐。我爲爾盡食芒兒矣。爾恭事我。乃汎灑庭事之東

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宴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億其飲食。脊閣戶自竇中出入。有所須召。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爲直吏門外爲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恠不至。民亦以其無他用止恠。頗安焉。令尤德之。久之。提點刑獄程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爲我傳語提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直吏以告。棠起立曰。某適至此。已晚不敢見也。所贈詩者實未得。吏去復至曰。詩在提刑汗衫上。相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相與遽起。先是。泗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爲人剛方不撓。好面折人。一州號爲木強。自聞見恠。獨心常易之。方棠巡按時。恩如州界。方事迎從至縣。恩以職事從在縣衙。獨據胡牀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隅來階下。兩手扳堵基。首與堵平。徐過恩坐。恩徒手搏得之。號擊不放。觸其體若冰石。有力能反曳人。恩素有力。一手捽其領。攝左手著胡牀。從之卒不放。至所謂恠室者。兩足入戶內。引恩手憂戶頰。久乃放之。一縣大驚。令尤恐。失舉止。往來語曰。都巡檢敗我事矣。棠亦愈皇恐徘徊。夜中不聞有聲。棠乃歸宿於縣驛。明旦。棠盛服至上謁。令灑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待事。謁入不出。日高稍稍摩戶視。聞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爲都巡所慢。禍至若何。恩曰。某以爲除害。已去之矣。何禍爲。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廳隸間得糾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予等護退。自後恠遂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爲天長巡檢。常爲人言此。曰。某是時侍親謂上。目所見也。傳又曰。今天是尉賈埴時亦侍其父在焉。解生聞此事於巡檢後。賈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貴之姓名。不疑尚有缺者。皆幼不記也。異哉。異哉。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莫曉白題之義。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潁陰侯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常疑之。蓋白題其胡下馬拾之。始悟白題乃胡人爲氈笠也。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爲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

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爲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昕。以爲夢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昕。時以四更鼓。亟遣僕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爲厭勝之用。乃倍直牽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食。已。如是者數年。羊乃死。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秪是且攝攝耳。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以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浸減。才百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登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

史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糜攘。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眞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拯又書蓋當之生齒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化。明主知其然也。必溥賦斂。寬力役。救荒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祇二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出。嗚呼。盛德之語哉。

梓州檐八丈潤幅絹獻宮禁。新世機工所不能爲也。

茄根并枝暴乾。燒作灰爲香煤。甚奇。能養火延夕。

予嘗自製鼻觀香。有一種雅麗風度。非閨幃間惱人破禪氣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取榠楂液漬之過一指之。曰泣其液。降眞香半兩。以建茶翻品二錢七作漿。漬一日。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火煨少時。丁香一錢。鮮橘新者。不見火。玄參二錢。鮮去塵埃。宻煉令香。眞茅山黃連香一錢。白檀香三錢。麝半錢。滋律一錢。焰硝一字。俱爲細末。濃煎皂角膠和作餅子。瓷器收之。燒時梅煨火。

題跋最爲難事。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

唐來鵬有觀讌會夫人詩云。回睛綠水波初起。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舉於寶卞楊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酒延卞繪。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擲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盞。可謂善體物者也。然意亦取鵬之詩云。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也。

方亞夫幾仲興化軍人。五至省闈皆不捷。嘗夢廷試而無試卷。甚惡之。晚以八行舉。詔免廷試。賈安宅榜唱名。排入第一甲。以通直郎終。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爲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上。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已而出知無爲軍。復召爲書學博士。使殿賜對。詢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爲榮。十八笏蓋戲之耳。

宣和癸卯。平江朱勔採石太湖黿山。得一石長四丈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并都宅後池光事。蓋上白公檜世傳白樂天手植也。創造二大舟。費八千緡以獻。詩常謂開河渠淺

靈。重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寢餘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時人莫不目擊。余時初至吳中。亦獲一觀。是秋方至京師。鑿於艮嶽。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諺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都尉王詵爲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所謂江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貨與高郵富人茅生。以獻章獻。或云禁中。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部。政績傳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作數弄。殊風流蕭散也。常有馬上吹笛詩云。云云。寄張芸叟。和寄云。越客思歸踏不平。閑持長笛寫秦聲。羨君氣海如斯壯。博我詞鋒孰敢爭。江上梅花開又落。隴頭流水咽還鳴。豈知不寐螺魚眼。獨坐山堂對月明。又手帖云。舜民已三請外。若得西道一局。再記舊德。便冀搢榻。更請洗水晶杯也。水晶杯、明仲珍惜物。非佳客不出。故芸叟戲云。

壽春村農晚耕於野。每見青雀五枚翔集桑上。毛羽紺翠。天明即見。心頗異之。一日。偶拈石擊之。正中其一口隕地。視之乃青銅雀。已折矣。因於其下斸之。不數尺得銅香爐。蓋上一雀四足口而闕其一矣。後爲方會給事家所得。工製簡樸。亦無他異。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騢。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蜜。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即變而稍大。味亦減矣。

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踶。絕銜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焉。嘗言天下(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謝而君實不肯學。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秖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唐鑒潛亭質肅公猶子。余母之舅也。早退隱居襄陽。著春秋政興。以周官定祕否。鄒志完爲序。娶陳氏。獨人。令德純茂。尤工文章。大觀中。先君爲郡學官。代還時以詩送別余母。一云。念別每驚魂。流年多病身。惟我延陵子。情異意更親。分携無淚盡。留遠起愁新。老眼將何覩。音書不厭頻。二云。雲意亂江雲。江梅漸放春。雁歸人去後。愁與歲華新。榮路君方振。園居我豈貧。惟餘愛我念。相憶莫沾巾。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篤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實數十觔。白者止三觔。以瓠壺盛之。香性熏漬。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每兩價値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爲珍異也。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猫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解

蟲毒之藥。前世所紀異物多矣。未聞此種也。

荔枝皮不可燒。其香引鼠蟲。

瑞香花其香清婉。在餘花上。寶株少見大者。襄陽唐袞舅家一株。面闊一丈二三尺。婆娑如蓋。下可坐胡牀。趙娟季西知襄陽欲取之。竟不與也。兵火之後。不復存焉。豈歸閬苑耶。李居仁大夫嘗言舒州山中深岩間。附石生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客。不可移也。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芬芳極短。不如天生者。其香濁劣清烈也。不十年即瘦悴就槁矣。

酈隱子教爲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爲之不難。嘗出其上。子瞻戲曰。君作尹須改姓。酈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禹餘糧石。形似多惟。斜礪百出。或正類蝦蟆。中空藏白粉。去其粉。可貯水作研滴。出鼎州祇陽山者多此類。他亦有之。然不及也。是老祖秀叠穎說。

實得眞歸甫中令嘗焚香。故名縮砂湯曰荀令湯。朱翌審直言切諫。苦口逆耳。故名三稜湯曰朱雲湯。

任夢臣任四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臥病不起。家四壁立。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力拒之云。豈敢以此污先君之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元物若干封於門鎖付之守閽吏。無毫髮所損。二女潔如此。文章議論士夫所不逮也。後數年。清獻皆以子姪娶之。

蘇頌子容爲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爲大遼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爲明日矣。曆家布算。容有遲速。或先或後。故有一日之異。然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爲善。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銍性之僞爲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縞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錄。尤爲怪誕。殊誤後之學者。又有李歜注杜甫詩及注東坡詩事。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駭笑。有識者當自知之。

黃寔師是弟寀方叔。坐上書譏訕事。下御史。時相欲寘極典。中丞盧航彥濟乞降元書看詳。時禁中已焚其書。有旨令寀執奏諫析其書。有云。蔡京姦邪。用之誤國。童貫閹官。祇可灑掃宮廷。不宜預廟謀密算。刪去謗訕之語。遂得寬貸。時相猶怒欲寘決。彥濟復爭之。遂流海島。後數年。定武帥梁子美奏邊事云。某事乞依黃寔知本州日申明。徽宗忽問左右曰。寔有弟。今在何處。近臣奏先因上書得罪流海島。即日內批與量移。後遇赦放還。獲終於家。

張稚圭元老。荊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殘酷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延使平生殊緒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曾特覩公聽耳。公曰。能傳我

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魚軒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殺人害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園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爲樂。嘗得句云。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既而曰。此聯可入籤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術耶。道士駭惶而退。

予友人相訪。指案間荊公日錄曰。僕不喜閱此書。予問其說。客曰。凡稱上曰某事如何。則書予曰不然。凡稱某事。予則曰如何。則書上曰極是。此尤可笑也。

滁州州宅令桃閣下。因斷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開之得亘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爲郡守。瘞此書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梁命。終紫遊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魚貫珠綴。瘞藏於所。知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山谷先生作蘇李畫枯木道士賦云。惧夫子之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娑成陰。與世宴息。而背以矢來無鄉問人。少有能說者。後因觀韓非子有云。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從來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鐵於身只備一處，卽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無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斂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備於匿者，所防姦，則姦絕也。山谷用事深遠。此點化格也。不知者豈知其工云。

王逢原作假山詩云。鯨牙鯤鬣相摩捽。巨靈戲擘天凹突。舊山風老狂雲根。重湖凍脫秋波骨。我來謂怪非得眞。醉揭碧海瞰蛟窟。不然禹鼎魑魅形。神顚鬼脅相撑挨。夏倪均父爲予言此詩奇險。不蹈襲前人。韓退之所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筆力豪放不能爲也。

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近。久處閑散。宣和初。自唐州方城召還。提舉寶籙宮。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適與謙叔釋憾。一日觴於西園。主禮勤遲。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趨朝四日閑。荒園潯酒願交驩。三峰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湍。極目榛蕪惟野蔓。忘憂魚鳥自波瀾。滿船載得圭璋重。更掬珠璣洗眼看。三峰二派。蓋皆園中景。蓋有激而云。時罷政未久。王黼童貫師成輩方盛也。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爲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沉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複湯潰。潰蠟煮也，病香。以指嘗試。能飲甲則已。南海貢胡賈一種香木，如蜜膠，色澤近黃，可減甲。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損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用二錢。合擣如麋。沉水得蜜，蜜得黃而氣香。投初蠶蜜中。煤使相悅。闔以黃堅蜜。隙塗不津地。瘞之一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麝損半。一爐注如芡子。薰衣薰路聞百步中人也。今太官加蜜黃紅爐如麝，外家勢之以爲香。此方魏秦漢輔強記而疏以示洪炎玉父。

意其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得古墓子書雜抄。有此法。改正十餘字。又一貴人家見一編號古桂堂記。數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於此。

予在揚州。一日獨遊石塔寺。訪一高僧。坐小室中。僧於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許炷之。覺香韻不凡。與諸香異。似道家嬰香而清烈過之。僧笑曰。此魏公香也。韓魏公喜焚此香。乃傳其法。用黑角沉半兩。鬱金香一錢。一字麸炒丁香一分、上等蠟茶一分碾細。分作兩處。麝香當門子一字。右先點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清之。次附三物入之。以餘茶和半盞許。令衆香蒸過。入磁器有油者。地窨窨一月。

荊公病革甚。吳夫人令蔡元度禱茅山謁劉混康問狀。劉曰。公之病不可爲已。適見道士數十人往迎公。前二人執旛。旛面有字若金書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外習塵紛。元度自書如此。或者又云荊公臨薨。頗有陰譴怪異之事。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往往寓想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喜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聞易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赧。遽揖之坐。墨者脫屨。賓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屨。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呂公也。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爲貓所斃。雄鳴噪久之。翩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墜地。至晚暮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黃蓋。爲雌所毒也。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而終不悟悲夫。

墨莊漫錄卷之三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篷隨風而去．欲葬魚腹者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磬舂容．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溆．遂維矴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蓊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潤．寂無譁．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懸綿幔．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藥苗．極甘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嘆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僊．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授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

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峰．突兀千霄．峰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若微笑曰．爾乃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然爾旣得至此．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候巳至山下．時夜巳暝．曉見日輪晃耀．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耀．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雲外．造非人力之所爲．但不見有人居之．惟瑞靄葱蘢而巳．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此輩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之外矣．唯呂洞賓一歲兩來．卧聽松風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薓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心養性爲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語言．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盼之久．巳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巳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爲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道常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睦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驎卽死．後十日．州人葉世寧夢乘驎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舍驎而登入．二武士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吾卽歙州某橋南倖紙朱慶也．與子不熟．頗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試令子觀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待陳公文棖堰寨．吏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曰．天符巳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旣昇有牌．牌有三字．世事惟記一定字．右堂無簾．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數十飛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熟視．卽尙書彭公汝礪也．遂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而來．公曰．獸今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誤取去．公曰．杖之百．朱慶者唯而出．一武士領世寧欲去．世寧曰．願一觀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逡巡首肯．一吏持鑰而下．引世寧往．開東室．有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數十．封鑰甚固．旁有金帶十餘條．持鑰者復開一室．架大木於兩楹之間．有官者九人．亦露頂踞其上．見人皆泣下．持鑰者未嘗少佇．世寧請入他室．持鑰者曰．西有貴臣閹人及前唐後唐未具獄．因法嚴．不可輒近．言宋旣．忽有聲如雷震．見巨蛇自屋東垂首而下．火舌電目．口鼻氣出如煙．世寧懼而走．持鑰者曰．東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耶．世寧因問何以至是．曰．吁．吾姓嚴．前唐官者．親見當時中官勢盛．士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竊笑而渺之．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起唏嘆．咨嗟近代亦然．業力所招也．世寧不盡記．大略如此．復往謁彭公．則堂巳虛矣．世寧不敢問．心動求出．持鑰者復曰．吾在此司無過．卽世後凡三領江淮要職．此事了．則吾爲地下主者矣．汝到人間．爲吾誦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能報汝．世寧拜辭．獨與武士出洞．見朱慶騎驎自山頂來．下而揖世寧．攜驎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涉．遂河甚徑．

煩諸廢家人。蘄黃間卜居甚善。鄉中當大亂。慶亦自以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光明經亦望垂賜得免追取之勞。幸矣。世寧曰。仍爲公等設醮及水陸。二人以手加額。世寧曰。此洞何名。靈曰。洞名金源。司名某。凡四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失足墜河而寤。汗浹背。病瘥三日而愈。其後歙人稍稍聞之。

宣和改元。揚州學吏嚴濟晝寢。夢人叩門呼之。濟一手挈帽以趨。見植牌於康莊。濟不暇讀。斯須入一門。兵衞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嚴濟至。濟戰汗伏不能拜。自上擲一巨板。縱橫萬釘。布如棊局。斜倚於階。傳呼令上。一人衮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侍右。濟竊覷之。衮冕者乃前太守劉尚書極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何也。尚書問濟茶鹽法吏張否。對曰。濟學吏耳。茶鹽法所不知。又問學法吏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辟道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濟自閱其姓名。每葉大書一人姓名鄉里。其下有細書。若功與過。中有識者。中一葉乃濟姓名。細書極少。尚書曰。後十旬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濟過而壁。以手排之。壁開。見衆罪人。雜老幼男女。或血汚其衣。帶繫其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畏可憐。紫衣復導濟出。尚書曰。汝當治此獄。俟取某人及淮南鹽香提舉黃敦信。濟遂巡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濟使出。濟過舊路。仰覷其牌。書曰辨正司。既寤。言其事於教官錢紹良仲。時黃侯使一路氣焰赫然。未幾盛怒間暴得疾。一夕而卒。濟後臥病果死。揚人多知之。予數詢鄉人。乃得其詳。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閑。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眞。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卻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遄。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眞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卻重來。此度分攜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吳長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即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過限七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留弄得過裏。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知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劉貢父詩話云。文士用事誤錯。雖爲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詩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酇侯非也。貢父之意。直以少陵誤耳。然後漢高紀云。單父人呂父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云云。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竊貢父偶思之未至耳。

嘉州凌雲寺大像記。韋臯文。張綽書。其碑甚豐。字畫雄偉。頃於潘義榮處見之。

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

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水朱記用代。符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商州州治廳角有一刻成隱角石兔。以碧紗籠護之。吏謂獻紙錢者推精崇人。不敢正視。吏雖輙視者必遭利□□□□□□□□□□□□□□□□□□□積甚憚之云夜即相馳逐於廳中。三事皆聞之耿宗醇彥純云。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崔鶠德符、潁昌陽翟人。元祐中。畢漸榜登科。不汲汲於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掌宮籍於洛。郡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之。容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園。時梅花已殘。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爲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復騎瘦馬。從老兵徑入園中。梅下哦詩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林間。小憩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復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迹。空餘土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己。遂劾奏鶠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爲左正言。未幾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郟城。詩文甚高。

東坡爲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帖子。有云。上林珍木暗池臺。蜀產吳苞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粽裏得楊梅。每疑粽裏楊梅之句。玉臺新詠徐君倩共內人夜坐守歲詩。酒中浮橘子。粽裏覓楊梅。今人未見以楊梅爲粽。徐公乃守歲詩。楊梅夏熟。歲暮安有此果。豈昔人以乾實爲之耶。東坡以角黍爲午日之饌。故借言之耳。

無錫惠山泉水久留不敗。政和甲午歲。趙霆始貢水於上方。月進百樽。先是以十二樽爲水式。泥印置泉亭中。每貢發以之爲則。靖康丙午罷貢。至是開之。水味不變。與他水異也。寺僧法鵬言之。

北京壓沙寺梨謂之御園。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與棗木相近。以鵝梨條接於棠梨木上。候始生枝條。又於棗木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於其中。不一二年即生合。乃斫去棗之上枝。又斷棠梨下幹根腋。即梨條已接於棗本矣。結實所以甘而美者以此。頃又見北人云。以胡桃條接於柳木。易活而速實。

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褒延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詔藏天章閣。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時張聖民守南都。病瘵殊甚。聞有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愼勿輕餌。聖民得之即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臟皆爛而下。竟死云。二事聞之劉延仲。

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衞仲達遂可當行詞。因戲之云。遂可宜刻意爲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

許道寧京兆人。少亦業儒。性頗跌宕不羈。畫山水法李成。獨造其妙。可與營丘抗衡。亦工傳神。每見人寢

附者，必戲寫貌於酒肆，識者皆笑之，爲其人毆擊之，碎衣敗面而竟不悛。後遊太華，見其峰巒崇峻，始有意於山水，清潤高秀，穠纖得法，不愧前人矣。杜祁公帥長安，道寧恃其技犯公，公怒捕之，道寧懼欲竄避，或謂道寧曰：杜公嚴毅，汝乃干犯，汝將何之，雖走夷狄，必獲汝矣。時种師道守環州，道寧乃往投誼。杜公聞之笑曰：道寧眞善自爲謀者。乃貽書种公，俾善遇之。在環歲餘，乃歸環學從祀弟子，乃道寧所作筆也。予舅吳順圖有道寧畫終南積雪圖八幅，眞絕品也，亡於兵火，惜哉。長安凉榭大屛而亦道寧所作，殊奇偉也。

晁無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無咎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已作減字木蘭花長短句云：娉娉嫋嫋，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歎曰：人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爲梅花賦，清豔殆不類其爲人，無已清通，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已過於梅花賦矣。

元祐六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吳倅晁無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爲勝。

玫瑰油出北虜，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爲試香法，用兼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祗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罌，其法秘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憲之使虜，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爲守，祝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虜使，遂得其法，煎成踰近侍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過一合，貴惜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蔡錄天啓久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於尺素作平岡老木，極有清思。因授李伯時，令於餘地加遠水歸鴈，作扁舟以載天啓，及題小詩曰：鴻鴈歸時水拍天，平岡老木尚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江聽雨眠。伯時嫺不能竟，他日王漁之彥舟取去，以示宗子令穰，即取筆點染如詩中意。天啓見之，愛其佳。後天啓汎舟宿橫塘，遇雨，閉篷而臥，夜分不寐，聞歸鴈聲，因復爲詩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勤作畫更題詩。扁舟臥聽橫塘雨，恰過江南歸鴈時。此畫後入貴家，予嘗見之，渺然有江湖之思。

晁無咎作慶州使宅記，黃魯直云：大爲佳作。蘇明允作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魯直讀之云：司馬子長復出也。王逢原作過唐論，介甫云：可方賈誼過秦論，不及而馳騁過之。

裴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韻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周望移軍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方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卷墮水，相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之來襲也，欲亟走屯惠通鎮，爲失印所挽留，吏求之，禱於馬鞍山神曰靜濟侯者，曰：苟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宰亦懼，乃作堰捍水，以踏車涸之，畚插如雲，鑿數尺，始得之，已淪於泥中矣。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秘閣諸公交語，好事者譏目之爲館職裏行。

李廌方叔祭東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兵部郎中莫卞居揚，屬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姓莫人作狀元，卞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卞也。時卞已投老，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儔，後二十四年儔作大魁，卞對賀客首之。

朱勔與父作黃籙醮，詣茅山道士陳亦夷字彥眞拜章，回得報應，但見金甲神人拔劍叱云：朱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爲拜章。彥眞不敢言於勔，私爲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勔敗。

李去偽紹聖初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即入一室，判冥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爲李見鬼。去替密邇，會集同官，出二子拜縣尉陳巖，巖不敢當，乃云：去偽老矣，不及見公之貴，若長子儔，雖自成立，不能遠大，次子儔異日與公有恩契，當令今日先識面耳。衆皆惝測。政和初，巖爲司勳郎官，主銓試，文儔中乙授西京假師縯，又三年爲巖婿，果符恩契之言。巖終徽猷閣待制，儔終朝請大夫，儔登科，未及祿而卒。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蕈一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愈。其二人不啖者，吐至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問諸學士，魚千里多云：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法，池中作九洲，然初無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云：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乃知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來處。

班行李質，人材魁岸磊落，甚偉。徽廟朝欲求一人相稱者爲對，竟無可儷。當時同列目爲蔡斐子。京師俚語謂無對者爲蔡斐。建炎三年，爲權殿帥。

蘇黃門子由謫於許下，王鞏定國作挽詞三首，其一云：憶昔持風憲，防微意獨深。一時經國慮，千載愛君心。坤道存終始，乾綱正古今。當時人物盡，偶儻獨知音。注云：元祐中議册后，宣仁御文德殿發册，公語余密告呂丞相微仲，母后御前殿，茲不可啓。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詔宮中本殿發册，時人無知者。二云：已矣東門路，空悲宋玉情。交親踰四紀，憂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淚橫。蜀山千萬疊，何處是佳城。注云：公前年寄書約予至許田，曰：有南齋、翠竹、瀟軒，可與定國爲十日之飲，此老年未盡之情也。其三云：靜者宜膺壽，胡爲忽夢楹。傷嗟見行路，零典識皇情。徒泣巴山路，終悲蜀道程。弟兄仁遂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子瞻嘗泊巴江夜雨，相約偕還蜀，竟不果歸。今子瞻墓汝，公歸屑王祥有言，歸墓，仁也；留墓，達也。右三詩予在高郵於公之子遜見其遺藁，因錄之，皆當時事，今公之後寂然，家集不復存，惜其亡也，因附於此。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乞兒般漆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唯茲椀，般擎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籍非同調，顏瓢庶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播間乞，終甘澤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爲袍。儻受桑間餉，何堪井上螬。綽然眞自許，噂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

遂子致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墨莊漫錄卷之四

山谷作釣亭詩有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上句蓋用華亭船子和尚詩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下句蓋用文王夢呂望事。然六州王事見毛詩譜。廣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疏云。言南國則一州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成被其德而從之云云。山谷用事深遠。其工如此。可爲法也。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盞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其對甚新也。

陳輔輔之、丹陽人。能詩。荊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似傳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荊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東京城北有祆廟。呼煙切。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

周氏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孫今分爲八家。悉爲祝也。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本朝玉輅乃隋朝所造。唐顯慶中嘗修之。凡三到泰山。故張芸叟郊祀慶成詩云。大裘依古制。玉輅自隋傳。

范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麵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飡餺飥。不知身之在遠也。

孫覿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仲益繼遷言官。自南牀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闢以無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舊職官吏。仲益得檄邊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啓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爲許洛兩黨。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杜甫有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說者但見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意謂黃姑乃牽牛。然不見其所出。不曉黃姑之說。故楊億大年荷花詩云。舒女清泉滿。黃姑別渚通。劉筠子儀七夕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大年和云。天孫已度黃姑渚。阿母還來漢帝家。皆用此事。予後讀緯書。始見引張平子天象賦云。河鼓集軍。以嚮雜嚻。張茂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像。昔傳牽牛織女見此星是也。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又古詩云。東飛

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也。音訛而然。今之學者或謂是列舍牽牛而會織女。故於此析其疑。又張茂先小家賦曰。九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錄注云。河鼓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李淳風云。自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黃姑乃河鼓爲牽牛之別名。昔人云開卷有益。信然。

杜甫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江陵。詩四十韻。其末有云。五雲高太甲、六月撲扶之句。鮑欽正、鄧眷思、范元實、及世行所謂王原叔注者。諸家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讀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隴縣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造指。遵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使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踰可尋。雲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擕鋼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運不足多矣。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幾之凑不足大矣云云。然則五雲太甲之義。蓋爲玄象而言矣。第未見其所出之書。嘗侯博洽君子精問之。惟酉陽雜俎云。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人謂之腹稾。燕公嘗讀夫子學堂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爲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然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況餘人乎。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珠玉。旦起視之。眞諦雪也。見晛乃消釋。因風飄落。齊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蓋歲穰之兆也。曾子固之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一榻氍

誤發。月淡千門霧淞寒。又有霧淞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龍鬆。蓋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曾仲錫詩亦云。斷蓬飛葉落黃沙。祇有千林髤鬆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霧淞音夢。髤鬆皆同音。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宣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謂甖。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嘗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爲廢人。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過棧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視。崖腹有巨木。蔦蘿縈結。蟠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於上。呼之即應。乃以采幗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時出於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嘗惡目疾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陛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滅有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傅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即止。及開。睛以內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爲劉勉中言。

蘇隆和尚作穩護歌。又地里風水家亦有穩護歌。皆以六言爲句而用側韻。黃魯直云。黔南巴僰間賽神者。皆歌穩護。其略云。聽唱商人穩護。四海五湖曾去。因有穩護之名。父老云。蓋木瓠耳。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長竹數尺。刳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逄逄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爲節。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

濟南爲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眞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嘗爲歷下水記。敍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作詩以爆流爲趵突。未知孰是。

發運使淳化四年始建官署。六路轉輸於京師者。至六百二十萬石。通泰楚海四州煮海之鹽。以供六路者。三百二十餘萬石。復運六路之錢以供中都者。常不下五六十萬貫。淳化四年。以內殿崇班楊允恭爲都大管勾江南諸州糶糴般運鹽糧錢帛茶貨。當時殿直蔡崇道、供奉官劉全信、同管勾。五年七月。允恭授西京作坊使。遂次添管職事。乃立制置發運使額。至乾興元年十二月。文武官二員。皇祐元年。施昌言以天章閣待制充使。自後多除兩制□統六路。年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闕。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闕。二十萬石咸平尉氏。五萬石大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二十萬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闕。湖北三十五萬石盡赴闕。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二

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北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讖也。

京師五嶽觀後疑祥池有黃色蓮花甚奇。他處少見本也。

安惇處厚初謫潤州。過儀眞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遮前。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紫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龍麝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臥鴛鴦帳裏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臥鴛鴦之事乎。且謂洞庭君不到。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丐者。與酒一壺。一飲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洞庭之日。被命鐫削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之異。丐者必異人也。詩中假隱神僊祕訣。人不曉耳。

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無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遺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云。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詩贈之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正近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絛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豈鬼物銜冤而訴乎。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孝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爲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卮。功業迴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精鍔。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姓入周彝。時以爲警絕。曾紘伯容爲予言。此詩第一句便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獻裴度丞相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用此事也。

鎮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勝。煙雲顯晦。萃於目前。舊有多景樓。尤爲登覽之最。蓋取李贊皇題臨江亭詩有多景懸窗牖之句。以是命名。樓即臨江故基也。裴煜守潤日有詩云。登臨復憶衛公詩。多景唯於此處宜。海岸千艘浮若芥。邦人萬室佈如棋。江山氣象回環見。宇宙端倪指點知。禪老莫辭勤候迓。使君官滿有歸期。自經兵火。樓今廢。近雖稍復營繕。而樓基半已傾側。殊可惜也。

王荊公退居金陵。結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實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荊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其後公捨宅爲報寧寺。寺今亦廢。未復舊。而墩巋然獨存。

宣和二年。睦寇方臘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奔竄。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挈家於無錫之梁溪。明年。臘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相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而美髯。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鬟。緩節長歌一解顏。滿引銅盃效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於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攜一長笛。手拔書冊。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欄界間行。似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嘗按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爲之歌。美髯者援腰間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夢至一處。牓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草。仰視巍峩。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疏秀。端莊靚麗。冠靑瑤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繡非繡。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梁溪嘗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覷手中紙。化爲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爲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詞章教仙女。爲按歌宮羽。皓月滿窗人何處。聲永斷瑤臺路。子東嘗自爲予言之。

王禹玉爲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蕊珠殿。時賜紫花墩令坐。蹤數刻方罷。明年。英廟上仙。禹玉作挽詞有云。嘗陪蕊珠殿。獨賜紫花墩。蓋謂是也。

金鈒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盃。解笑詩人誇博物。祇知紅果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樂天荔枝詩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紅顆甜酸祇自知。故前詩譏二公也。政和初。閩中貢連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君御製詩云。玉液乍凝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丸。蓋詠物之工矣。時羣臣皆應制焉。

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爲盜竊去。往來夜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視之。竟不見也。僧詰問。具以竊珠爲對。即引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途而去。僧因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藉。鼠巢其中。小鼠數枚。尚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怪也。

王將明後房曰田令人者。顏貌殊倫。眞國色也。靖康改元正月。將明死。田自都攜一婢竄至亳州。居逆旅中。郡知之。爲拘管數月。其家遣人迎歸。蔡元長後房曰武恭人。亦妙麗不凡。元長謫嶺表。武在京師。爲

一使臣姓孫人所畜。乃攜孫竄至南京。亦爲郡所拘。七月。開封差人擒之。送入京師。時予適在二郡。皆見之。

錢塘僧淨碩子照曠。學琴於僧則完全仲。遂造精妙。得古人之意。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之門。嘗得一舊琴。修治之。磨去循漆三數重。隱隱若有字痕。重加磨礲。得古篆霜鏞二字。黃金塡之。字畫勁妙有法。中官陳彥和以七百千得之。別以馬價珠爲徽。白玉爲軫。悛成彈之。聲超厲歷數琴。非雷氏未易擬此也。靖康丁未。辛道宗將趙萬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鎭江府。時彥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攜。又宗室士僂立之。時知南外大宗正。亦在郡。所服犀帶。乃道君解賜淵聖。淵聖解賜士僂者。正透盤龍。亦亡焉。龍屈若飛翔之狀。予嘗見之。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乃於縣序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湧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爲遠景。意趣益新。略不相雜。亦名手也。貴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挂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間。未易得也。思後爲待制。乃重資以收父畫。欲晦其迹也。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靑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眞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工。殊不知此書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慘感增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又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靑蠅。人多指白鳥爲鷺。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註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臥於柏寢。白鳥營營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廚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嘗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知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又詩人以靑蠅刺讒。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泰陵時。蔡元長爲學士。故事供貼子。皇太后皇帝皇后閤各有詞。諸妃閤同用四首而已。時昭懷劉太后充貴妃。元長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三十六宮人第一。玉樓深處夢熊羆。

荊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摟膝據牀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爲誰。僧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即索筆題一詩於扉云。口銜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王洙原叔內翰常云。作書冊。粘葉爲上。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繢。歲久斷絕。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顚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繢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畜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繢也。

陝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鐵石狀。謂之鐵牛。舊有祠字。唐末封號順正廟。大中祥符四年。眞宗祀汾陰。幸其

廟。作鐵牛辞。

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災。秀州華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亞於泗上也。

西京進花。自李迪相國始。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鯽之奠。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菜蓴羹鱸鱠。鱸固秋物。而蓴不可曉也。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滅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書諸座右以警昏憒。

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墨莊漫錄卷之五

元豐五年。狀元黃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甲。有暨陶者。主師誤呼爲暨。(音去) 三呼之無應者。蘇丞相頌時爲吏部侍郎。侍立。上顧頌。頌曰。當呼爲居衣切。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書。頌曰。臣觀三國時吳有暨豔遵督府之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吳人。褒諭再三。大觀三年。狀元賈安宅榜。徽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五甲。有甄徹者。中書侍郎林攄彥振唱名。呼甄爲諸延切。徹自言姓甄。之人切。攄猶強辨之。近侍皆笑。繼而御史有言。攄罷而出。

神廟御馬有曰玉逍遙者。蓋赭白也。嘗幸金明池。歸乘之。

胡世將成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廁。張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晝同音。) 欲尋因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以煩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常爲宣撫使趙九齡求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尚書。(取尚書字同音。) 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爲的對。蓋爲陣臣常爲賊所窘也。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文正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難事。皆預遁知。蓋出神之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因出神爲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公之族子爾彥之云。

邦基外祖父吳蒙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唐州而亡。因家江上。治田於黃玉二陂。遂以多貲聞。倜儻尚義。潛德不耀。荊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荊公更新法。心不喜之。將授之官。力辭不願。自外祖死。伯舅元順閉持門戶。順閎瀟散風度。雅意翰墨。書法書名甚高。烹茶焚香。吟詩彈琴。而隴畝漫不省也。坐是稟日廢弛。歲不暇給。乃委仲舅兌悅閎治其隳敗。悅閎孝友修愿。賙貧樂施。有父風。未幾多稼復如舊時。歲收數萬斛。公心持己。無絲毫之私。輸裁長兄房。以聽出納。悅閎率太夫人盡子道。待兄弟得怡怡之義。四方親舊以貧促者。有恤無厭。臧獲咸無怨言。鄉曲皆得其歡心。宣和辛丑秋得病。至冬不起。視篋中衣無兩襲。未嘗有一物私蓄也。人始服其廉謹。其京師調發科斂。動以萬計。適丁連歲旱歉。悅閎憂家勤瘁。講講感病。其死數日。姪芾夢悅閎云。吾有詩。爾其志之。及覺。憶其二句云。春風陌上一杯酒。回首家園事若何。蓋悅閎雖死。猶不忘家也。悲夫。

僧如璧。乃江西遺士饒節次守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於詩。嘗住數剎。士夫大多與之游。後改字德操。詠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風味亦不淺。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吟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雞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遶竹行。居仁甚稱之。

玉臺新詠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豔詞也。其後少有效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亦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聊復效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憶夢、憶笑、憶眠、憶妝也。其一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窣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其二云。椅上藤花關面平。繡裙斜簇茜羅輕。踏青姊妹頻來喚。鴛履弓弓不憶行。其三云。綠蟻頻催未厭多。帕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涴。別有風流上眼波。其四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晴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其五云。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一作硯)碧窗明。袖紗密掩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其六云。小閤爭籌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欺。嬌羞慣被諸郎戲。袖映春葱出注遲。其七曰。邊注橫波無語處。輕攏小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尖學別離。其八云。從來題目值千金。無事羞多始見心。乍向客前猶掩斂。不知已覺細窩深。其九云。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輕裙玉簟涼。漠漠帳煙籠玉枕。粉肌生汗白蓮香。其十云。宮樣梳兒金縷犀。釵梁水玉刻蛟螭。眉間要點雙心事。不管蕭郎只畫眉。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藏書之富。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至家。及荊南田氏、歷陽沈氏。各有書目。譙郡祁氏多書。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後皆散亡。田沈二家。不肖子蕩鬻之。京都盛時貴人及皆宗室往往聚書。多者至萬卷。兵火之後。焚毀迨盡。間有一二流落人間。亦書史一時之厄也。吳中曾旼彥和、賀鑄方回、二家書。其子獻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自讐校。非如田沈家貪多務得。舛謬訛錯也。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禁御。下至墟墓間珍木。亦遭發掘。山林所餘。惟合抱成圍。或擁腫樗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泊庚戌春。宣撫使周望留姑蘇。諸將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盡。棟梁

之材。析而爲薪。其敢誰何。諸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時之厄耶。

吳中魚市以斗計。（一斗當二觔半。）松陵唱和皮日休釣侶詩云。一斗霜鱗換濁醪。莊云。吳中買魚論斗。酒卽稱觔。其來遠矣。然酒今已用升。至市交及疏反論觔。士風不可革也。

僧謂酒爲般若湯。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會典。乃得其說云。有一客僧。長慶中。居一寺。呼淨人酤酒。寺僧見之。怒其麤暴。奪餅擲柏樹。其餅百碎。其酒凝滯著樹如綠玉。搖之不散。僧曰。某常持般若經。須傾此物一瓶。卽諷詠瀏亮。乃將餅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略無子遺。奄然流嚥。斯須罷甌（音）酣暢矣。酒之魔醉。其起此乎。

樂全先生張安道。薨。東坡時守潁州。於僧寺罷挂。參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緦麻三月。又別爲文往祭其柩。蓋感其知遇也。

王文公安石爲相日。奏事殿中。忽覺偏頭痛不可忍。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令且在中書偃臥。已而小黃門持一小金杯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卽灌右鼻。右卽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卽時痛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不傳人間。此其一也。因幷賜此方。蘇軾自黃州歸。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頭痛卽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使人滴入鼻竅。

舒信道敗荷詩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別聽秋聲入晚風。前聯云。一莖之政觀於酒。一家之政觀於蠶。蓋二物若善。則其他可知矣。

處州縉雲縣爲武尉司。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接。妍麗閒婉。有殊色。其來也。異香芬馥。非世間之香。自稱曰英華。或曰綠華。前後官此者。多爲所惑。建炎中。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同僚皆預其宴集。慧辨可喜。與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媚。不害於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揚州。時車駕駐蹕淮南。英華亦隨而行。至揚州南門。不肯入。謂尉曰。天子之所。門有守衞之神。我不可入。我從此而逝矣。然君之行。若復差往泗上。禍卽至矣。遂慘別而去。尉至御營。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幾而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獨小史得脫而歸。英華已先至邑久矣。其後有蔣輝遠。永嘉人。爲邑簿。英華出如平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歸。輝遠獨在官所。英華時復出現。其來也。香先襲人。輝遠不少動心。一日謂輝遠曰。君索居於此。妾欲侍巾櫛可乎。而君介然不襲盼顧。亦木心石腹之人也。輝遠曰。汝宜亟反。毋相接也。因齋戒具章奏。欲訴于天。是夕復至曰。君毋庸訴我。某無所舍。得一芘身之地。不復出矣。輝遠曰。汝果爾。吾爲汝立祠以祀。如何。華感激而去。自是不復至。輝遠越數日亦忘之。時家有棗絲數束。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窗櫺。連綿不可解。輝遠因悟曰。吾許汝立祠而渝約矣。卽爲汝謀之。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以祠。香火明日。其絲悉已成束。若不經手者。其怪遂絕。予嘗聞斯事。後見處州士人所說悉同。意其爲草木之妖也。

朧寶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卽有一婦人來同寢。朧或聞其語言。數詰問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道修先就枕。朧牽幛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已不若也。朧

亦不懼。道修曰。子見之否。不必怨也。我與爾同往訪之。恍惚與道修同至一處。如王侯第。簾幙華煥。廊廡閒懸琉璃燈。光彩奪目。道修與朧方攜手而行。上堂有一人自屏後來。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道修朧走從之。相挽而去。已而對飲堂上。朧憤之。亟欲走歸。顧門字悉閉鐍。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恍然而寤。蓋夢也。明日道修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耶。自爾無可柰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幷婿至眞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版一釘付朧。戒令伺道修咳聲。卽以釘釘其版。如其言釘之。道修大叫曰。是甚道理。亟求奪之。朧懼爲所得。擲版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卽以手招之。其版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其釘。道修大笑。道士悵然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毗陵。不復爲怪也。一日道修謂朧曰。來日有人攜一女子來求售。可爲我得之。愼勿靳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一老嫗攜一村女來。貌甚可駭。道修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得之。道修自是變惑。此婢甚獻而向之。人不復至矣。蓋是祟依附此婢之體。而道修見之。乃向之人耳。朧竟離歸。道修與此婢生男女數人。亦無他怪。待制之猶子溫儒調甫言。後問之胡氏。信然。

宣和間朱勔應奉。進爲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閤門宣贊舍人。弟勔閤門宣贊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楫華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綿、繹、約、絢、緯、綬並閤門宣贊舍人。緯、紳並閤門祇候。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籍其家。並追奪。悉竄嶺外。

蔡君謨作廣守日。有一書生投詩來謁云。遠入青青疊疊峯。峯前異宰顯書宮。半窩冷落高宗廟。一枕淒凉吉甫風。煙鎖豹眠閒霧露。井凋鳳宿舊梧桐。九龍山下英雄氣。盡屬君家世胄中。君謨異之。尋令人伺其所歸。至一山下忽不見。四顧無人。唯一社屋爾。意其社神也。

王荆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者。帶白羅縈頭子者。因戲爲詩云。香羅如雪纏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常之女也。亦能文。有詩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宮。皆婦人有才思者。可尊也。

邦基從伯淇孫字昱老。時彥榜高科。宰溧陽日。晨有道士來謁。授以藥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付之。戒曰。此去千日當有大厄。宜封識如法。勿令妾婦見之。庶緩急可爲備。後至揚州。遇母舅錢穆父。攜二侍姬來。偶探囊翫而未及取。尋而得疾。取藥無有矣。計其時正三年。竟不起云。

宣和戊戌冬。予道由潁昌之汝墳驛。壁間得廖正一明略手題三詩。其一云。阿憐二十頰有餘。秀眉豐頰冰瓊膚。撫爾欲作商人婦。更枉方尋海畔夫。其二云。阿梅弁歲得同歡。懊惱情深解夢闌。爲語猶清花裏話。柳條剛嫩掌中看。其三云。淮源距襄陽。亭堠逾十舍。徘鞍背縛帷。與雨噓四夜。雙瞳盡傾城。一姝偏擅價。獨怨寡心輕。誤許商人嫁。初不曉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舉是詩。邦人任喩義可云。頃年明略與郡之二營妓往來。情好甚篤。其一小字憐憐。其一名梅。時憐憐將爲大賈所納。明略既去。道過

汝墳作詩。蓋有所感也。憐憐覺隨賈去。方詩海畔夫。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譏之也。

禁中舊有鴨脚子四本。俗謂之銀杏。大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隆。無可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頗畝。可以就賞。而未嘗著花也。裕陵嘗臨觀而興嘆。以爲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十餘。瑩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大清樓賞之。分賜禁從有差。迨次年。則不復花矣。中官帶御器械石璪者。老於禁掖。供奉常爲何正臣去非言之。正臣嘗記是事。且謂凡草木之華實。蓋有常性。人主者爲起一念。乃能感格穹壤。使陰陽造化之功。爲之巧順曲從。以適其一時之所欲。豈爲天子者凡一言動。致穹高之鑒聽。若影響之速耶。由是觀之。爲人上者。使有宋景公之言。時發於誠心。則召應豈俟終日哉。正臣所論如此。邦基嘗以正臣之子遜子楚見其手書。因復記之。

翟三丈公巽少年侍龍圖出守會稽時。嘗賦猩猩毛筆詩。甚奇妙。何去非次韻和之云。貌妍足巧語。貔招麀獻。賦形北人獸。寧脫荊棲居。肉嘗登俎鼎。餉饋傳甘腴。失計墮醉鄉。顚躓無與扶。柔毫傳束縛。航海歸仙翔。落晉逸少池。擣藻知章湖。殺身固有用。賦芋從衆狙。坐令宣城工。無復誇栗鬚。宣城出栗鼠須筆。文房甲四寶。萬兎甕蒙廚。數管友十年。閉門賦三都。之子倡豪邁。嗜學每致勛。未冠游膠庠。巳摧經行儒。蓬山天祿閣。崢嶸凌碧虛。期予早登瀛。□舍校魯魚。公巽之詩。恨未見。有綠毛龜詩。皆少年所作也。

予在四明時。船局日同官司戶王璪粹昭郡檄往昌國縣寶陀山觀音洞禱雨。歸爲予言寶陀山去昌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爲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梁棟間。大如鵯鵊。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磬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考數百面鼓鞞。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禱願有所覩。須臾見欄楯數尺。皆碧玉也。有刻鏤之文。爲□路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紋如珊瑚者亦數尺。去人不遠。極昭然也。久之。於深遠處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壓。而上卽晦矣。白衣瓔珞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現者。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船至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者。僧云。禱於洞者。所覩之相多不同。有見淨瓶者、瓔珞者、善財者、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倔強。至是頗信向云。

唐人詩。行役異鄉。懷歸感嘆。而意相同者。如賈島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竇鞏云。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初顧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柳宗元云。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勞君更問黃池堠。正北三千到錦州。李商隱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時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皆佳作也。

段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受恩澤。居宜興。非有勢力者不能屈致。翟公巽參政居常熟。欲見

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乃日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爲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請。復以五十星爲藥貲。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差。段載其所得而歸。中塗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爲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勅左右牽而鞭之。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歸家未幾而死。

東坡性喜飮。而飮亦不多。在黃州嘗以蜜爲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斤鍊熟。入熟湯相攪。成一斗。入好麵麴二兩。南方白酒餅子米麴一兩半。擣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涼溫下。天冷卽熱下。一二日卽沸。又數日沸定。酒卽清可飮。初全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酎。方沸時。又煉蜜半斤。冷投之。尤妙。予嘗試爲之。味甜如醇醪。善飮之人。恐非其好也。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旣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梅摯公儀龍圖。景祐初。以殿中丞知昭州。昭號二廣煙瘴水土惡弱處。公常爲說其略云。仕亦有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侵牟民利。以黃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適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予讀此方。慨然有感。淹仕者當書於座右。亦可爲訓也。

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而介甫詩則無有也。予謂介甫詩時爲之用。比子瞻差少耳。如醉王賢良松詩云。世傳詩可三松倒。此語難爲常人道。詩倒三松見裴鉶傳奇。春日郊步云。興盡無人楫迎汝。却隨倦鵲歸隣舂。楫迎汝。見古樂府王獻之桃葉歌。金陵西齋詩云。黃奴三倒頻瑤樹。小研紅綾鬬詩句。小研紅綾。見大業拾遺。舒州云。巫覡方說茶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閒。雨工。見洞庭靈姻傳。

徽廟見研石有紋如眉者。謂之眉子石。東坡嘗作眉子石研歌。極有連蜷彎環可愛者。東海宮聲應中有一硯。尉氏孫宗鑑少魏舍人爲作銘。襄城愁京兆嫵。北窗散黛東家翠羽。稜稜筆鋒與此等伍。胡不類子。英氣妙語。又曰。夕鋒旣去。碧落方霽。疎星之微明。橫靑霞之數縷。想像沉寥夷猶悉緒。俾子之文。萬丈軒翥。梁冀妻孫壽封襄城君。作愁眉啼粧。詩云。北窗朝向鏡。錦帳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臙脂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宋玉好色賦。東家之子。眉如翠羽。用斯事也。

杜子美有憶鄭南□玭詩云。鄭南伏毒寺。瀟灑到天心。殊不曉伏毒守之義。守當作寺。按華州圖經有伏毒寺。劉禹錫外集有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予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覲謁。陪登伏毒寺。今世行本

習作守誤也。

墨莊漫錄卷之六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遜米元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雞林紙書，贈張太亨嘉甫，蓋米老得意書也，今附於此。

論書云：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爲溢辭。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眞蹟跋尾，間或爲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旣注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家長處，總而成之。旣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小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之，謂尹知也。老杜作薛稷惠普寺詩云，蔚蔚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而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以是論之，古無眞大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眞趣，不陷醜怪。眞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篆籀匀而勢活也。字之八面，惟尚眞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爲醜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

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當。徐浩大小一倫，是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眞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眞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眞卿每使家僮刻字，不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眞。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眞，無做作凡俗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眞蹟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出歐陽，爲醜怪惡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爲俗書，蓋緣時君所好。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其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爲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遺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眞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當展促也。予嘗書天慶之觀，天之二字皆四筆，慶觀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眞有飛動之勢也。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其雜書十篇云：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用力過，更無氣骨，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眞趣，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司馬係南嶽眞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智永臨集書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眞蹟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收不及也。

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鮮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幕山樓臺榜，乃開蔚宗二十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智永硯心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相鉤連，非復便一筆至到底也。若旋安排，即斷活勢耳。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貼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顏魯公行字可教，眞便入俗品。萬等古人書不如此。舉吾家多小兒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却不曉。蔡元度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眞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眞草須

有憎製。乃佳耳。

師棲書慧普寺。老杜以謂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奈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海嶽以書學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予嘗謂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墨場中當推獨步。平生所書遍於天下。石刻中如青州南陽石橋記、鄧縣京觀記、無爲軍天王記、漣水軍數碑。皆遒追鍾王。事獨今人所難。唐人亦鮮及也。蔡天啓爲公墓誌云。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躓。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觀之。性好潔。置水其旁。數類而不帨。未嘗與人同器。視其眉宇軒然。進趨襌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翻其米元章也。云云此追實錄云。

松陵唱和皮日休新秋即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俸符來每探支。註云。吳都有鶴料案。殊未詳鶴俸之說。曾文彥和、博學之士也。知滁州。有次韻趙仲美表弟西齋自遣詩云。請守妻凉臥郡齋。夫君失意偶同來。海過故國渺何許。城上新樓空幾迴。事換一囊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媒。清吟未免縈機慮。只恐飛鷗便見猜。註云。唐藩府官俸謂之鶴料。今歲較吏所得止此。仲美省試下。故云。彥和用事必有所據。當更考之。又宋宣獻有送黃秘丞倅蘇臺云。鶴料署文移。鶯場收賦筭。此宣獻用皮日休所云吳郡事也。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綿數年。旣死。已就小斂。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不早以陷冰丹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一粒。時息氣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而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宋景文公詩曰。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鮓天。用楊濟五湖賦云。連瓶抑鮓。

蔡丞相確持正。嘗有治命遺訓云。吾沒之後。斂以平日閒居之服。棺但足以周衣衾。作壙不得過楚公。葬時制。棺前設一坐。陳瓦器。以衣衾巾履數事及筆硯置左右。自初斂至於祖載窆葬。悉從簡質。稱吾平生。毋煩公家。毋干恩典。毋受賻遺。毋求人作埋銘神道碑二處。但刻石云。宋清源蔡某墓。而紀葬之歲月於其旁可矣。夫達人君子。安於性命之際而不愛。窮乎死生之變而不惑。超然自得。與道消息。生以形骸爲寓。死奚丘隴之念哉。吾雖鄙薄。亦粗聞大道之方矣。欲效楊王孫與沐德信。則必傷汝曹之意。又干矯俗之稱。故命送終聊爲中制。將使子孫近者視吾藏足以無憾。遠尙及見吾墓道之石。足以伸敬。如是而已。汝曹其遵吾言。慎勿易也。其字畫精勁。高如六朝人書。其言可法也。又有雜書一篇云。楚公時少年讀書於石梯山精舍。布衣蔬食。志趣超然。其仕雖不達。以清名直氣聞士大夫閒。陳恭公拜威敏公皆嗟嘆公所爲。每爲公言潁川陳氏。公慨卿。卿慨長。以德不以位也。在建陽八年。去日不賚一串茶。邑人思公。至今不衰。致仕居貧。以席蔽戶。翻詠猶不倦。其清白淳亮。甘貧樂道。汝曹能使人謂其

楚公之子孫。則善矣。楚公名黃裳。故任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忠懷公之父也。

文潞公爲相日。赴秘書省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蜀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略。公喜甚。卽借以歸。

王師取青唐時。大軍始集城下。寨枯作壕塹。黎士遇一壙。得一琉璃餅。瑩徹如新。餅中有大髑髏。其長盈尺。餅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命復瘞之。斯亦異矣。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贍、張谷名振一時之後。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徒。皆不愧前人。宣政間。如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亦有佳者。唐州桐柏山張浩製作精緻妙法甚奇。別氏吳順、鄧每歲造至百斤。遂壓京都之作矣。前日數工所製好墨者往往韜藏。至今存者尙多。予舊有此癖。收古今數百笏。幾種有之。渡江時爲人疑盜之重。以爲金玉。竊取之。殊可惜也。今尙餘一巨挺。極厚重。印曰河東解子誠。又一圭。印曰韓偉昇。膠力皆不乏精采。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也。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收蓄。唯李格非文叔獨不喜之。嘗著破墨癖說云。客有出墨一函。其製爲璧爲丸爲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詫曰。昔李廷珪爲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爲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黃金。或天子嘉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兩手當心捧硯惟謹。不敢議。□□余惟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辨。余曰。噫。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余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實以盆罌。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說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辨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也。唯是說刷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心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是附。乃使取研屏人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盡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以爲玉。魚目之所以不可以爲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此天下衰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文叔詞翰之好。乃不喜於墨。此不可曉。故并載之。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誤。慧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爲寺奴。宗廟供麪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

揚州呂吉甫觀文宅。乃曾鎭西將軍謝仁祖宅也。在唐爲法雲寺。有雙檜存焉。猶當時物也。劉禹錫有詩云。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煙吐霧鬱參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鴛鴦瓦

上出高枝。長明燈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時。吉甫家居時。檜尙依然。李之儀端叔用夢得詩韻云。故迹悲涼古木奇。相公庭下蘚相萋。霜根半露出林虎。畫影全舒破賊旗。寶界會回鋪地色。邠虛遠映插雲枝。劉郎風韻知難敵。儒帥端能表異時。建炎兵火。樹遂亡矣。予後到鄉里。訪其遺迹。不可得矣。

李端叔云。樂毅論。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濟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覆於下也。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絣綴。檻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也。端叔之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尙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否。或別本也。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爲微之之作。過白樂天之歌。白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爲優也。其詞有云。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眞同憑闌杆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又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又云。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謩擫笛傍宮牆。偸得新翻數般曲。又云。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鬭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云云。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於漁陽。陷東京。則幸連昌時。乃十三載也。巡幸而諸弟諸姨悉屬從。百司供頓亦擾矣。念奴名妓也。帝歲幸華淸。時巡東洛。有司潛遣隨行。以備宣喚。而每爲諸王所邀致。方寒食大禁。而中夜宮中張樂不已。聲聞於外。遣中官傳呼。追覓念奴。特呼然燭於街衢。呼叫於靜夜。皆不可以訓。既終夕喧樂。黎明。六飛又復西去。王者愼動。嘗如是乎。此詩深譏其荒淫無度也。是歲帝年七十一。而太眞年三十六矣。然考之本紀。十三載乃無幸洛之事。豈史逸耶。微之去天寶不遠。必不鑿空而云也。李謩擫笛字。玉篇云。擫。烏協切。指按於笛而云擫。此字之妙也。

世俗以阿阿則則爲歎息之聲。李端叔云。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則立子玉爲之後。子玉直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人有餽嚴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爲歎息聲。常疑其自得於此。

李文叔常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却鉛黛。曳縞紵。施帷幄。裴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萌其一啓齒而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騕褭之馬。方且斂驤逸。得騁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叱。毫舉縷詰。自以爲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爲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爲之趨走。而境內晏然也。韓愈之視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蓽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於齒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敬其主之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文叔又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

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篔簹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荊公多喜爲之。極爲淸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槩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遶陂田竹遶籬。楡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崔鶠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門前已沒鞾。更無人過野人家。離離疎竹時聞雨。淡淡輕煙不隔花。又黃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黦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畫梁西。僧如璧德操倚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髀大如繭。應是山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幙重重更掩門。惡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欺風不肯飛。趙士掞才叔登天淸閣云。夕陽低盡已西紅。百尺樓高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應多在倚欄中。李慰去言春晚云。花瘦煙飛可奈何。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風在。分付輕紅上碧莎。趙鼎之子雍春日云。拂牀欲枕晝初長。好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竹軒公袞江樹軒書事云。臥聽灘聲瀺灂流。冷風淒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桕樹。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鉤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紆仲成還家途中云。疎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顏謀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取次開。閑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銍性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拾黃葉。姓名都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著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

東坡作梅花詞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注云。唐王建有夢看梨花雲詩。予求王建詩。行世甚少。唯印行本一卷。乃無此篇。後得之於晏元獻類要中。後又得建全集七卷。乃得全篇。題云。夢看梨花雲歌。薄薄落落霧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瑤池水光蓬萊雪。靑葉白花相次發。不從地上生枝柯。合在天頭遶宮闕。天風微微吹不破。白艷却愁春涴露。玉房綵女齊看來。錯認仙山鶴飛過。落英散粉飄滿空。梨花顏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亦如從夢中。無人爲我解此夢。梨花一曲心珍重。或誤傳爲王昌齡。非也。

瘞鶴銘。潤州楊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序水退。始可模打。世傳以爲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爲華陽眞逸。乃顧況之道號。或是況所作。然亦未敢以爲然也。予嘗以窮冬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瘞鶴極相類。意其是瓚所

書也。因模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亦以爲然。其題云。冬日與羣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泝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瓚。今此刻亦漸漫滅。尚可讀也。有好事者。當試求之。以驗予言之或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爲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闚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遂收送詔獄自劾。論者譏其詭激。時諺云。生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予觀稗官小說。乃得其說云。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後又讀五國故事云。僞閩王王延羲爲長夜之飲。因醉屢殺大臣。以銀葉作杯。柔弱爲冬瓜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可寘杯。唯盡乃已。蓋取此義也。

韓維持國詩格甚奇。如寄范德孺云。睥睨峯高迴過雁。琵琶聲寂語流鶯。和兄康公能相云。移病早休丞相筆。坐談猶看侍臣冠。和曾存之云。自愧劾陶無好語。敢煩凌杜發新章。皆佳句也。惜世少傳者。

曾誠存之元符間任館職。嘗與同舍諸公飲王詵都尉家。有侍兒雅侍香求詩。求字者以爆濃近侍香爲韻。存之得濃字。賦詩云。俛仰佳人冠墨蹤。和研親炷寶熏濃。詩情過與當千里。妙思凝香欲萬重。山春洩雲傾白酒。越羅濡露浥黃封。從來粉黛宜燈燭。妙手憑誰寫醉容。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聽琵琶詩云。寶檻淩雲結綺高。小蕣爭巧乞分曹。春葱細撚龍香撥。秀頸偏明蠶逆槽。牛既寫形呈短枚。馬深馳酒送蒲萄。淚珠散作人間露。晨鬢更闌濕錦綫。道山學士尚與貴戚駙馬過從宴飲。與太平盛事也。其後禁之。詵元豐中坐與子瞻交結。嘗竄均州矣。後復與諸名士游。蓋風流好事。不忘於情。寧獲譴戾。是可尚也。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官供酒。共賞西京勅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到天涯。

衢州廳事下舊有土勢隆起。篠本叢生。相傳云古冢也。舊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爲吾守墓。以此前後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紹聖元年。齊安孫賁公素爲守。問之。左右以是對。公命毀去之。官吏大恐。閤府叩頭以諫。公曰。藉令土中有賢者。骨當以禮法遷之。乃爲文自祭而除之。斸深丈餘。了無他異。但有二石峰。長五六尺。堅瘦泄漏。又有大木之根。蟠踞其下。羣疑遂定。石上有刻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飄龍山起此石歲得二石。刺史季□題。又刻云。開寶七年。重疊峨嵋山於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刺史愼知禮題。時公素方修州治南韶光園。重建濟冷臺。堂成。乃移二石於堂下。名曰雙石。嗟乎。愼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凡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冢出石。去愼公又一百二十一年。物之顯晦。抑自有數。第不知峨嵋之麼乃冒冢之名自何時也。公素一旦戲笑爲之。遂釋千百年之惑。張芸叟有詩云。芝蘭雖好忌當門。何況庭前惡土墩。春鍤纔與雙劍出。狐狸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冢眞堪笑。一日開軒亦可尊。安得擲從天外去。成都石筍至今存。公素可謂剛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

墨莊漫錄卷之七

西施、美人也。三尺童子皆知其爲越獻於吳以亡吳也。吳越春秋云。越王使相者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而獻於吳。莊子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孟子云。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毛嬙亦美人也。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而深入。鳥見之而高飛。釋音注司馬彪云。毛嬙、古美女。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姬晉獻公嬖之以爲夫人。崔譔本作西施。又愼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按左氏傳。越之滅吳在魯哀公之二十二年。孟子嘗見梁惠王齊宣王。自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至魏惠王之元年。一百四年。至齊宣王之元年。一百三十二年。乃魏惠王之二十九年也。史記莊子傳云。名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則莊子與孟軻一時。愼子名到。與淳于髡騶奭之徒。皆戰國時人。亦莊孟一時也。又史記表。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是歲己酉也。至魏惠王之元年三百七年。若以毛嬙爲越王美姬。又與驪姬非同時。而崔譔以驪姬爲西施。故以爲近。故說者謂莊孟愼子所言西施。皆越之獻吳者。然予讀管子小稱篇有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史記表。齊威公小白之元年。丙、甲也。魯欲與齊公子糾入。後小白。齊距魯生致管仲。是歲至越滅吳。計二百一十三年。而管仲之書已言毛嬙西施。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爲名耶。是有兩西施矣。而毛嬙亦非越王之

美姬明甚。司馬彪之注。乃臆說也。當更質於博洽者。

政和間。朝廷求訪三代鼎彝器。程唐爲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爲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闊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以盤獻之於朝。玉乃留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聖德高明有如此者。不然丘冢之厄。不止此矣。其玉久在秦帑。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郝寬居之嘗見之。爲予言之。然予又見劉袤延仲言比干墓在衛州西山。去城數十里。有漢唐以來碑刻甚多。墓周回數里。生異木。樛結不可入。而居之言墓在關中。未知何也。眞州六合縣界有山四面平直。曰方山。山之左右多古冢墓。予從甥魏惇紹興十二三年間任天長縣尉日。有一監司屬官過邑。館於尉司。出一幞物云。昨過方山得之。出以示惇。皆美玉也。其長三二寸。闊一指許。厚三四分。光潤方正。上有小竅。約百餘枚。不知爲何物也。惇欲乞其一二枚。屬官靳而不與。且云。方山民因耕穿一墓獲此。疑其爲玉策。以予考之。此乃兩漢以前貴近之墓。所謂珠襦玉匣者。古以斂屍。惟王公則有之耳。蓋與比干墓所獲正同爾。

川峽間有一種惡草。羅生於野。雖人家庭砌亦有之。如此間之蒿蓬也。士人呼爲蕺風（潛音）。其枝葉拂人肌肉。即成瘡疱。浸淫潰爛。久不能愈。杜子美除草詩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蓋謂此也。劉袤延仲至蜀嘗見之。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絛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峰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子春（光）歸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延仲爲補之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東坡四時詞云。眞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俗疑玉奴字殊無意味。若以爲潘淑妃小字。則當爲玉兒。亦非故實。劉延仲嘗見東坡手書本。乃作玉如纖手。方知上下之意相貫。愈覺此聯之妙也。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末利花爲衆花之冠。嶺外人或云抹麗。謂能掩衆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人以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爲嘉玩。然性不耐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多死。亦土地之異宜也。顏博文持約謫官嶺表。愛而賦詩云。竹稍脫青錦。榴葉隨黃雲。嶺頭暑正煩。見此尋綠君。欲言嬌不吐。藏意久未分。最憐月初上。濃香夢中聞。蕭然六曲屏。西施帶微醺。叢深珊瑚帳。枝轉翡翠裙。譬如追風騎。一抹萬馬羣。銅瓶汲清泚。聊復爲子勤。願言少須臾。對此髯參軍。觀此詩則花之清淑柔婉風味。不言可知矣。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鐵鑊。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云。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坡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是也。予往來數見之。然未嘗稽考何物。本爲何用也。近復游於寺。因熟觀之。蓋有文可讀

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仏（古佛字）殿前。滿（一作滿）甘泉。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仏。以仏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覩。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泥。淸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在烹鮮。八珍與染。五味生糅。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又缺一字）。檀發道斯諦。國成靜綫。如含碧水。（又缺一字）發經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其後又云。帥吳虎子近禁道眞。監恢於佐冷僧圜丞朱（又缺一字）令宣令鄭休之。義不可曉。疑當時幹造之人耳。又一行云。五十石鑊。然形製不能容今之五十石。蓋古之斗斛小也。始知二鑊乃當時植蓮供養佛之器耳。

李端叔有贈人二小詩。一云。通中玉冷步偏長。花影籠階月浸涼。挽斷羅巾留不住。畢來猶有去時香。一云。情隨柳絮不勝飄。心似楊花暖欲消。擬借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嬈。蓋有所爲也。或云是與當塗楊珠者。博者以勝彩累注數者。至乘敗者。唯有騎峯不累注數。謂之孤注。故端叔戲云。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眞贗。顏籀及字書云。贗。五晏切。注。僞物也。東坡嶺外詩云。獲芻無人採。予歲化虎魄。我豈無長鑱。眞贗苦難識。韓非子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曰。贗也。魯曰。眞也。古乃以鴈爲贗。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眞鴈。人必笑也。

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岐亭。詩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嚙之。猶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以之伯宇嘗記其事。晁無咎又作贊以稱嘆之。政和丁酉。予侍親在眞州時。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謂先君曰。近邑村落富人家齋。見羣犬爭嚙一牛脛骨。甚狂噬相嘁不已。村人持歸寫逐。亦競不去。衆頗異。因斧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供之。此與職氏齒事極相類。佛之慈悲化身。無乎不在。以警於好殺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現希有之異。冏捉者得不少悛乎。

翟三丈公巽。宣和末。蔡絛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宮祠。幾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慍喜。人多稱之。

翟公巽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賜曆日表云。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進築隴兌二州及城栗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工者。

優詞樂語。前輩以爲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語

聖神兵，嘉帝其臣炎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彰殊應。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詩，頌一人之有門。得久視長生之道，締萬歲以成紀，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峨峨兩髻，已封桑城之間，翩翩羣玉。却行祈求之路，放女童詞云，奏闕圖之妄論，已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袖，將偶月以言歸，旋史工麗而切當矣。庭道之撰內制，可謂稱職。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時近俳乃妙。王履道天寧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幷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秋歲，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徘凝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孫近叔詣宣和春宴女童致語云，鶯輯撤耕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往被於高禖，兆則百斯男之慶，皆爲得體。然未若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云，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又春宴致語云，稍寬中昃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麴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霑野人之寸心，則又不可跂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伶人於進趣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石懋敏若外州天寧節錫宴云，飛碧霧之嬝嬝，藹爲和氣，動紅鱗之酒面，起作風波。何安州得之外州上元云，五雲縹緲，出危嶠於雲巘，九陌熒煌，下繁星於陸海。暗塵隨馬，素月流天，如熙熙登春臺，擧欣欣有喜色。孫仲益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眇愁心於碧草。皆爲人所膾炙也。

霍公槩知密州，侯蒙元功自中書侍郎罷政歸鄉。公有啓云，得請眞祠，歸榮故里。雖老成去國之易，而明哲保身之全。多士咨嗟，睹韓侯之出祖，邦人慰喜，詠季子之來歸。又云，乘安車而過諸子，未嘉昔賢，揮賜金以娛故人，用償夙志。公平時四六多鋒牙高古，而此啓特平易，誠大手筆也。侯元功於里第築臺曰高蓋光，旣落成，公就臺張具爲宴，自作致語有云，公槐避寵，衣繡歸家，從方外之赤松，寄高懷於綠野。珍禽綷羽，借雞樹之遺棲，曲沼回塘，分鳳池之餘潤。晉世語云，劉放爲中書監，孫資爲中書令，共値樞要。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放資也。又晉書荀勗守中書監，眈貴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掌機事，失之甚悵。人有賀者，怒曰，奪我鳳凰池，諸賀焉。故公用雞樹鳳池，皆中書事，考之方見其切。

李昭玘成季自京西路提刑移東路。憲司□□在兗，東路憲司在靑州。謝上表有云，去長安之日雖遙，千里之遙，望岱宗之雲，猶均二州之潤。

杜子美佳人詞云，合昏尙知時，鴛鴦不獨宿。本草合歡或曰合昏，陳藏器云，葉至暮卽合，故曰合昏，今夜合花是也。又往在詩云，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畫蟲。文選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閒，微微列錢。注，白閒窗也。又大食刀歌云，得君亂絲與君理。北史，齊文宣帝高洋，神武第二子，神武嘗令諸子各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爲然。

范忠宣公薨，朝廷賜篆碑之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彥猷君益知潁昌，爲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之子正平正思，謂君益曰，荷公之意，但上之所賜刻於螭首，揭於墓隧，假寵於公，若施於康莊，以爲往來之觀，非

朝廷之意也。君益曰，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也。二公曰，先祖先人功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尙，識者所恥，異時不獨吾家爲人嗤誚，公亦事涉於指議，故不得不力請也。時李端叔官於許下，乃見唐公且言曰，頃胡文恭宿知蘇州時，蔣堂希魯將致政歸，文恭昔爲諸生，嘗受學於蔣公，乃卽其里第表之爲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卽撤去，文恭謝之，欲如其請，則營繕已畢，乃咨其嘗獲芝草之瑞，更爲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進，蔣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之言，遂撤去之。范氏二公聞之，乃謝端叔曰，非公之語，莫遂於心也。因復笑曰，凡以伎能物貨自譽圖倍於人，則名曰元本某家，至於假供御供使州土爲名，殆與此一類。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與禹稷同道，當時未聞表其巷何坊也。端叔亦笑之，後復陳此語於君益，君益大笑之。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串，異時頗傳飲，期一醻觴也。玉梳金篦，蓋邦直之侍姬也。人或問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和尙賞梳篦也。又有與魏公書云，舊日梳篦固無恙，亦嘗增添三兩人，更似和尙機頭篦子耶。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輔臣於邇英閣，聽講讀。時曾肇子開、蔡卞子由自左右史並除中書舍人，入侍講筵。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悉和之。邇英延義，皆祖宗所建，講□□講記注官賜坐飲茶，將罷賜湯，仍皆免拜，無復外廷之禮。故子開詩云，二閣從容訪古今，諸儒奏書但傾心，君臣相對疑賓主，誰識昭陵用意深。邇英閣前槐後竹，雙槐極高，而柯葉拂地，狀如龍蛇，或謂之鳳尾槐。子開詩云，鳳尾扶疏槐影寒，龍吟蕭瑟竹聲乾，漢皇恭默尊儒學，不似公孫見不冠。子由詩云，銅瓶灑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乾，回首曈曨朝上日，槐龍對舞覆衣冠。蓋謂此也。

宣和中，予客唐州外氏吳家，時泌陽府光化縣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鼎腹皆雷紋，中有虯形，兩耳爲饕餮，足爲蚩尤，制作甚精，一足微蝕損，尙可立也。表舅唐恕端仲數千得之，以與舅氏順圖，好古博雅，乃以歸之。而強名曰虯鼎，且作歌以記之。予得熟觀焉。予以爲古之鼎彝，皆無蓋，而足皆圓直，無作獸形者。此乃敦耳。端仲以其腹高如鼎，而數乃形屬，故名之爲鼎耳。其饕餮蚩尤，與李伯時古器圖所畫小敦耳，是正同。但小敦耳之兩獸間，口有飾玉處，古之玉敦多如此也，而此器乃無飾玉之狀，狀復無款識耳。又按呂氏春秋云，周鼎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此蓋周器也。古器多爲饕餮蚩尤者，深戒於貪暴也。兩舅皆以予言爲然，乃抵名曰虯敦，極寶惜之。時京西漕時道陳瑚有此器，諷太守王甡來取之，舅氏祕而不出。後欲自攜往京師，幷關中侯金印獻之上方，未幾而假授。外氏避地湘潭，平時玩好書畫寶玉，悉爲賊有，不知此器存亡，何所惜哉。器敦。酒

天下之事，每患於無公論，徇於一己之好惡，則說必偏。雖以曲詞詭語以勝於人，然卒不若公論之使人必信也。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之石，而唐詢彥猷作硯錄，乃以靑州黑山紅絲石爲冠，米芾元章則以

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巖石爲硯。彥猷則謂紅絲石。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文之美者。則有旋折其絲凡十餘重。次第不亂。資質潤美發墨。久爲水所浸漬。卽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議。故列之於首。元章則謂方城巖石。石理白者。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著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巳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矣。二公皆於翰墨留意者。然此說恐未爲公也。予伯父毅老提擧宮祠祿。得紅絲石硯。雖文彩斌如彥猷之說。但石理麤慢。殊不發墨。特堪爲几案之奇玩耳。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下邑也。予往來必過仙公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石爲工。所貨之硯。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鼎斛盂之類。其硯如吳郡嶮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百錢。惟有一種曰太陽坑石。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頂。其石色如端溪。堅重縝密。作硯極到墨。不數磨而已發。硯殊可愛也。蓋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韻甚易。故以適意爲快也。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筆墨劊子。可與端州後歷石相抗焉。得居上巖下巖二石之上也。予在京西時。擇求數年。得一巨璞。琢爲玉斗樣。不知者以爲端溪也。予舅吳兗斯圖爲予銘其背云。琢堅根。陪玄穎。贊斯文。貽久永。無磷緇。堅以璟。之子操同其炳。渡江以來之後亡之矣。二公之論當否。究心於文房者必能訂評之。

黃魯直有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盆攪夜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蔡天啓乞猫於孫元忠。亦有詩云。廚屋空虛鼠亦饑。終宵咬齧近秋帷。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銜蟬與護持。予友李頎德邵以二猫送予。仍以二詩。一云。家口入雪白於霜。更有歛鞍似鬭裝。便請燒湯叉手坐。從他鼠子自跳梁。二云。銜蟬毛色白勝酥。搦絮堆綿亦不如。老病毗邪須減口。從今休嘆食無魚。

墨莊漫錄卷之八

宗室令穰大年善丹青。清麗有奇趣。少年讀書。以唐王維、李思訓、畢宏、韋偃、皆以畫得名。乃刻意學之。下筆便有自得。一時賢士大夫喜與之游。皆求其筆。亦頗厭其誅求。慨然嘆曰。懷素有云。無學書。終爲人所使。欲絕筆不爲。但名已著。終不得已。又著作小草書小字如蠅蚊。筆遒而法具。諦觀之目力茫然。皆合義獻之體。是又所難也。米元章謂大年作畫清麗。雪景類王維。汀渚水鳥有江湖意。予在京師時。嘗偶得大年所作橫卷歸田圖。竹籬茅舍。煙林蔽虧。遙岑遠水。咫尺千里。葭葦鷗鷺。宛若江鄉。蓋大年得意畫也。表舅唐端仲題詩云。聞君新得小山川。畫手來從部邏賢。不學農夫焉用稼。若爲王子豈知田。我眞墟上躬耕客。親見人間小隱天。始識何年。京樣熟。菊籬寧似景龍邊。菊籬景門下景也。後爲吳舅順圖取此軸去。今亡於兵火。又有士雷亦妙繪事。嘗於錢德與次權少卿家見所作寒溪小雪橫卷。羽毛竹木。種種皆奇。可亞大年云。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先生之篆久矣。願見筆法。以爲模式。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卽令洗墨濡毫。其一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麤細間架疏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嘆服。再拜而去。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浴衣井旁。裴之嫡子戲。誤墮井而死。其妻訴於州。必以謂沉香擠之而墮也。州委錄參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州委秀州倅張濟鞫勘。許其獄具。即以才薦。竟論沉香死。故東坡送三掾詩云。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來事。邢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對終不免。可不戒哉。

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脈。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公自銘有云。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時四月二十日也。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其後謫惠州。又徙海外。故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廢而不問。元符庚辰五月。公始被北歸之命。明年夏。方至吳中時。張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齋。寘安盆石。方欲作詩寄公。九月。聞公之薨。乃作哀詞。有云。我守中山乃公舊國。雪浪蕭齋。於焉食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賢閱古。皆經貶逐。玉井芙蓉。一切蕪廢。云云。其詞曰。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却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滿酌山中酒。重添丈八盆。公今不歸北。萬里一招魂。思賢閱古。皆中山後圃堂名也。

鎮江府兵火之餘。有石一株在瓦礫中。勢如掀舞。色紺而澤。奇物也。上有刻字云。有唐上元甲子歲。穎川陳良參叨尹延陵。獲此石。置西齋之前。銘曰。壘壘巍巍。翠苔其多。是冀遲元。非因琢磨。置於庭隅。公退當過。宜乎乃身。居高之阿。後期來者。見茲若何。其後又有今人刻字云。皇宋治平丙午歲仲夏晦日。邑令掌文紀於壞垣得之。立於此。後爲都統王候勝所得。移置於所居圃中。有一士大夫見而愛之。紿曰。此本吾家舊物也。先君平昔寶惜之。不意尚存於茲。願復歸我。王候欲許之。有一將校聞之。謂主帥曰。不可與之。此石上有上元甲子及皇宋治平之號。恐朝廷聞之來取之。當以此意拒之。王候從其說。遂止。今按唐之上元甲子。德宗之興元元年也。距今紹興上元甲子三百六十年矣。堅頑閱世如是之久。信乎金石之壽也。

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殊麗。又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隱之徒。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香奩集有詠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

飲席刻木爲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僛僛然如舞狀。久之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酬之以盃。謂之勸酒胡。程俱致道嘗作詩云。簾額青州掾。風流麴秀才。長頰柏浮手。持贈合歡盃。舞回風衆傳籌向羽儀。深靚傭師氏。端爲破愁來。或有不作傳籌。但倒而指者當飲。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淸芬漚鬱。餘花所不及也。一種色黃深而花大者香尤烈。一種色白淺而花小者香

短。淸曉朔風。香來鼻觀。眞天芬仙蘤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然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故張芸叟詩云。竚馬欲尋無路入。問僧曾折不知名。蓋謂是也。王以寧周士道中聞九里香花詩云。不見江梅三百日。聲斷紫簫愁夢長。何許緑裙紅帔客。御風來獻返魂香。近人採花蘂以薰蒸諸香。殊有典刑。山僧以花半開香正濃時。就枝頭採擷取之。以女貞樹子俗呼冬青者擣裂其汁。微用拌其花。入有釉磁瓶中。以厚紙冪之。至無花時。於密室中取置盤中。其香裛裛中人如秋開時。後入器藏。可留久也。樹之幹大者。可以旋爲盃合茶托種種器用。以淡金漆飾之。殊可佳也。

晁無咎和李秬雙頭牡丹有云。二喬新獲吳宮怯。雙隗初臨晉帳羞。月地故應相伴語。風前各是一般愁。

政和間。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師師、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晁冲之叔用每會飲。多召侑席。其後十許年再來京師。二人尚在。而聲名溢於中國。李生者門第尤峻。叔用追往昔。成二詩以示江子之。其一云。少年使酒來京華。縱步曾游小小家。看舞霓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門侵楊柳垂珠箔。窗對櫻桃捲碧紗。坐客半驚隨逝水。吾人星散落天涯。其二云。春風踏月過章華。青鳥雙邀阿母家。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桃出隔牆花。鬢深釵暖雲侵臉。臂薄衫寒玉照紗。莫作一生惆悵事。鄰州不在海西涯。靖康中。李生與同輩趙元奴及築毬吹笛袁陶武震輩。例籍其家。李生流落來浙中。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

韓退之本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北沿流三十里鼇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爲令折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爲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於壁云。波穿火透木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孫枝。予官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網。必爲之。儻不諧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非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禨祥。爲可惴惴然不敢少解也。豈獨若是乎。近時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士大夫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子之易惑。故牽於閨幃之愛。亦遂狗俗。殊可駭嘆。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福以饕餮於愚昏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於褻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爲一革之。木居士既爲令之所焚矣。彼庸兒者復假託以惑衆。此尤可笑云。

東坡在黃州。而王文甫家東湖。公每乘輿必訪之。一日過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聯於其上云。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

歐陽文忠公本朝第一等人也。其前言往行。見於國史墓碑及文集諸書中詳矣。予復得四事於公之曾孫當世望之云。皆載於瀧岡阡表。瀧岡阡蓋歐陽氏松楸壠名也。今不傳於世。惜其遺墜。因識於此。

一云。公於爲政仁恕。多活人性命。曰。此吾先公之志也。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於死。非已殺人者多活之。其爲河北轉運使。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既開城。況等推究反者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分隸河北諸州。事已完而富相出爲宣撫使。懼其復爲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鎭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屛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爲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許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冤。此二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幾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者。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害於未萌。而反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鎭。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力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有所升黜。譖者獄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軍亦因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

二云。公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史白舊例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爲日且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爲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

三云。范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生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亦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潁州時。呂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

四云。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埽。善避權勢而免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文忠公又有雜書一卷。不載於集中。凡九事。今亦附於此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手學書。樞密院東廳。

一云。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碑入集。海角寺留眞。謂此人作詩不必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必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殺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近時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必有如此句也。學者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爲故事。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餘文字盡然。

二云。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玆所以爲難。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主衒博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敍。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於爲文。殆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耳。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三云。空梁落燕泥。未爲警絕。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讐於泉下。豈荒煬所趣。止於此耶。大風起。雲飛揚。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終非己有。又何必區區於攘竊哉。

四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若以樂處當不足耶。嘗十年不倦。當得名。虛名已得。而眞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五云。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余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十餘年。竟如何哉。

六云。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而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尙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七云。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復。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否。余非知畫者。強爲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自謂好畫者必不能知此也。

八云。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眞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惟石徽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於目昏者爲便。介甫知睡。眞懶者。余知徽直（以老而目昏耳余家）石徽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病手中指拘攣。醫者言惟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謂惟彈琴爲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九云。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

瓮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誠可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之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詩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晏公曰。世傳寇萊公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爲富貴。此特窮相者耳。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句。亦與希深所評者類耳。以二公皆有情味而喜爲篇詠者。其論如此。

右永叔所書九事。頃在京師貴人家見之。書之字畫清勁。多柳誠懸筆法。愛而錄之。然其間稱賜放降來地及春生桂嶺外之句。并論嚴維柳塘春水漫溫筠雞聲茅店月之工。與夫賈島哭僧之類。皆已載於詩話中。及晏元獻評富貴之句。亦見於歸田錄。但其言或不同。故不敢刪削。併錄之云。

何薳子楚作春渚紀聞云。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予考之唐藝文志及本朝崇文總目。皆無之。子楚之言或然也。又云。龍城記乃王銍性之作。樹萱錄。劉燾無言作。予謂性之之僞作龍城記果不誣。而樹萱錄唐藝文志小說類自有此名。豈無言所作也。此書所載諸事近於寓言。而諸篇詩句皆佳絕。蓋唐人之善詩者爲之。如江聲兼小雨。暝色入啼猿。藉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網斷蛛猶織。梁空燕不歸。皆警絕非近人所能也。

墨莊漫錄卷之九

李淳風論辯眞玉云。其色溫潤。如肥物所染。敲之其聲清引。若金磬之餘響。絕而復起。殘聲遠沉。徐徐方盡。此眞玉也。予頃在唐州。見任布參政之孫論字義可收一璧。凝滑如脂。無有蟻缺。惟有兩粟大赤斑。蓋尸沁也。以綿繩挂之。擊之其清越之聲。餘韻悠揚。正如淳風之說。與世所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後聞爲一中都一貴人取去。自是不復再見也。

政和丁酉歲。眞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歸者。往往於刲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爾一村之民不復食牛。

東坡作長短句洞僊歌。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者。公自敍云。予幼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能言孟蜀主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蕊夫人夜起。納涼於摩訶池上。作洞僊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記其首兩句。乃爲足之。近見李公彥季成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記洞僊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錢唐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塡此詞。其說不同。予友陳興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全載孟蜀主一詩。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三更庭院悄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僊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櫽括稍協律以贈之也。予以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敍乃

云是洞僊歌令。蓋公以此敍自晦耳。洞僊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

琴阮。皆樂之雅者也。琴則人多能之。而藝精者亦衆。至阮則人罕有造其妙者。牛都監時。有醴泉觀道士王慶之頗有此樂。同時有安敏修者。以此藝供奉上前。徽廟顧遇。厚於倫輩。二人者其能相抗。予在京師皆嘗聽之。慶之則閑雅多則古曲。優遊不迫。敏修則變移宮徵。抑怨取興。雜以新聲。然皆妙手絕藝也。後慶之不知存亡。敏修破虜北去。未幾竄而南歸。今習阮者。未有能及此二人也。

劉棐仲忱。詩律殊有風致。嘗賦咸陽二絕云。父老壺漿迓義旗。秦亡誰復爲秦悲。不曾被虐曾懷德。十二金人合淚垂。玉殿珠樓二世中。楚人一炬遂煙空。却緣火是秦人火。只與焚書一樣紅。殊類唐人絕詠。他詩亦稱是。

華亭縣有寒穴泉。與無錫惠山泉味相同。並嘗之。不覺有異。邑人知者亦少。王荊公嘗有詩云。神震冽冰霜。高穴雲與平。空山渟千秋。不出嗚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酲。

西京牡丹聞於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爲屏帳。至於梁棟柱栱。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挂。舉目皆花也。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揚日。亦效洛陽。亦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爲。人頗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爲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爲政之惠利於民。率皆類此。民到於今稱之。

穆天子傳。古書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語。如天子之馬走千里。王命富媚休。曾祝沉祭牛。獻玉大宛兒。凡此四皆出此書也。竹皈彥和。博學之士。予先君有此書。彥和借往讎校。乃題其後云。晉中書監令荀公曾知勗所上叙文。穆天子傳六卷。即太康二年汲冢人準盜發魏襄王墓所傳竹書也。按束晳傳。竹策書凡七十五篇。內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然則穆天子傳本五篇。公曾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觀第六卷多記盛姬事。蓋并入雜書中此一篇也。書雖殘缺。不可盡讀。而其所載事物。多故志之所無者。如世民之吟。黃澤之謠。黃竹之詩。其辭皆雅馴可喜。又如虎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博異聞矣。嘗考漢書地理志。京兆有西鄭。河南有新鄭。漢中有南鄭。京兆之鄭。先儒謂之鄭。班固曰。周宣王弟威公邑。應劭亦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威封。初威公爲司徒。王室作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爲鄭威公。無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曰。穆王以下無西鄭之事。瓚說非也。今按此書。自第四卷而下。卷末皆書天子之入於南鄭。蓋瓚所謂穆王之所都者是也。第五卷有祭父自圃鄭來謁。蓋瓚之所謂鄭父之丘者是也。瓚即校書郎中傅瓚。乃公曾輔所部校穆天子傳官屬也。故因取此傳以注漢書。然傳稱南鄭。瓚西鄭。所未詳。其所以異。豈近世傳寫之誤也。漢中之鄭爲南鄭。不應京兆之鄭復稱南鄭。其稱西鄭。乃以圃鄭爲東耳。西鄭穆王出遊。反必入焉。豈非以其所都故耶。設非王都。亦圻內近地也。

邦家在畿地畿內。諸侯當在邦都。其內爲縣。又其內爲都。則西鄭之於鎬京。始可爲公邑而已。亦不足以爲國也。且是時已有關鄭矣。則不必因威公之子從周東遷乃得鄭名。然謂之新鄭。又果何耶。雖然。如環之說。亦豈全非哉。今汲冢中竹書。唯此書及師春行於世。餘如紀年瑣語之類。復已亡逸。

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組紃。謂之忌作。故周美成秋蘂香詞。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寶釵落枕夢春遠。簾影參差滿院。予見張籍吳楚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乃知唐時已有此忌。循習至今也。

李博宣和間仕大府卿。因職事陛對。徽宗問曰。知卿年彌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內丹之術。可具術以進。博曰。陛下盛德廣淵睿智日新。學有緝熙於光明。臣雖不學。敢以誠對。謹稽聖訓。容臣具術以聞。明日乃進曰。臣聞內觀所以存其心也。外觀所以養其氣也。存其心。養其氣。則眞火爐鼎日炎。神水華池日盛矣。長生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而不積。聖人知而行之。大道甚易知。甚易行。以簡。以簡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自此始矣。蓋日月運轉。寒暑往來。天地所以長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眞人所以住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氣、體之充也。形、神之舍也。氣實則成。氣虛則敗。氣住則生。氣耗則滅。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煙蘿子所以煉氣也。然則一言而蓋保煉之妙者。其惟嚥納乎。故曰。一嚥二嚥。雲蒸雨至。三嚥四嚥。內景克實。七嚥九嚥。心火下降。腎水上昇。水火既濟。則內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刪其繁冗。撮其樞要。直書其妙。以著於篇。上篇曰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於五更初陽盛時尤佳。就坐榻上。面東或南。握固盤足。合目直腰而坐。澄心靜慮。內觀五藏。仰面合口。鼻中引出清氣。氣極則生。要而嚥之。每一嚥縮穀道一縮。再引則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開口以吹專出之。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三次。是爲進火一周天。候氣調勻。然後行水。下篇曰。進水候。進火畢。鼻中取鼻涕。口中取液。聚爲一處。多多益辦。候甘而熱。即閉口仰面亞腰。左顧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嚥亦縮穀道一縮。如此一遍。是爲行水一周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行履自如。後敍曰。五行水火爲初。人生水火爲急。此是極易之要法。上奪天地造化。學道修眞之士。初行須覺臍下如火。飲食漸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寇。千二百歲壽比彭老。漸爲眞人矣。徽宗見而嘉納之。梁師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云處讀君明修養有得。亦祗行此法也。

翰苑歲供禁中立春端午貼子。前後多矣。率多擬效舊語。故少新意。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爲妙。王履道皇帝閤云。彤霞蒨霧繞觚稜。樓雪融銀滴半層。別籞擬開延福宴。夾城先試賞龍燈。妃嬪閤云。玉燕翩翩入鬢雲。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宮裏瞻鸞侶。來侍長生大帝君。政和七年所進也。又皇后閤云。蘂笈瑯函受祕文。清虛道合玉晨君。瑤壇夜靜朝眞久。金屋春寒閱籙勤。妃嬪閤云。曈曨曉日上金鋪的

隸存冰汴玉壺。繡戶綠窗塵不到。碧酥點就稱川岡。宣和二年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皆紀當時事也。

徐遹子閩人。博學尚氣。以舉不捷。久困場屋。崇寧二年。爲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聞喜賜宴於瓊林苑。歸騎過平康狹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爲群倡所求。惟遹至所寓。花乃獨存。因戲題一絕云。白馬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後仕至朝官。知廣德軍。謝事而歸。

予四明同僚嚴明致養正。靖康丙午歲。仕廣德軍建平尉。任滿入城批書。館於郡之開化寺。一夕。夢一婦人麗容服來訴曰。妾四明人也。久寓於此。未有所歸。惟君子哀之。爲我謀所舍。意若求葬也。既寤。詢諸寺僧。有云。政和間。池陽人彭汝實爲郡從事。其子婦張氏死。乃殯於城西明教院。其後改院神霄宮。徙其徒入此寺。併移其柩於此。僧雖常有見之者。不以爲怪。嚴頗疑之。未幾。考課事竟。將返馬。時赴郡官會飲歸。夜參半矣。方就枕。復見其人立於帳前。泣訴曰。知君戒行有日。前懇何如。又云。欲鴻奴心誓孀素志。嚴恍惚驚寤。悚悸而起。不能悉記其語。翌日復詢彭氏。則亦託者同也。

熙寧十年。京師春旱。上心焦勞。於後苑瑤津亭建道場祈禱。上精誠甚切。一夕。夢一僧。形容甚異。於空中吐雲霧以興雨。及覺雨遂大注。上大悅。求其像於佛閣中。乃羅漢中第十尊者也。元絳厚之時爲參政。作喜雨詩。王禹玉和其韻云。紫殿宵祈感聖衷。玉毫曾降梵王州。慈深三界雲常聚。法徧諸天雨自流。作霧爲霖孤宿望。神僧吐霧應精求云云。人多稱之。

崔伯易熙寧二年。爲國子監直講。嘗著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五卷。遂萬言。槩以久任爲要。上之召對延和稱旨。自此遂擢用。偏歷清要矣。予嘗求是書於其家。今亦亡矣。惜乎不見於世。以此知古人著述亡逸不傳者多矣。同時又有臨川吳孝宗子經。嘗著三書。一曰法語。二曰先志。三曰巷議。舊嘗傳於其姪道宗夢協。亦亡於兵火。子經。予母之從叔也。今聞其從孫家尚有本。當復傳之。

唐庚子西謫惠州時。自釀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冽者名齊物論。子西詩多新意。不蹈襲前人語。如湖上云。佳月明作晝。好風聖之清。獨遊云。鳥擺春洞敏。鷙窺野燒凝。醉眠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又芙蓉溪歌云。人間八月秋風殿。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南變後詩更筆。七國戰處鄒軻談。人間二月春光好。溪上芙蓉迹如掃。周家盛處伯夷枯。漢室隆時賈生老。小兒造化誰能窮。幾回枯耕遲芳叢。只因人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顏紅。此與殊新奇也。

臣昔與希眞遊衡山朱陵洞天。過古蘭若基。野客留宿庵下。有聞類狗吠。希眞謂此非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綠腹枸杞。生而然似。此其音也。臣憶舊說。黎明拉客欲識其處。未至百步。皆曰彼婆婆出來矣者。是臣與希眞將前。客急止曰。此神物也。側常有蛇虎守護。必待有道之士以歸。若等無得輒近。自是每念之。或入他山中。遇樵蘇又訪問焉。云往往有見。但若在深絕不可到之地。元豐己未三月。陛下親策進士集英殿。三館故事。臣得寓直殿廬。入左銀臺門少四十步許。御溝之上。有若洞天所望。熟視則枸杞也。其本圍尺有咫。左紐而連理。臣顧詢衛士高者。對曰。聞天聖前尤盛。此孼出苗耳。臣益悚然。竊語同舍。或曰。是雖可近而甚祕也。嘗誠仙山神醫臨乎。既而嘆曰。下誠有物耶。孕天地陰陽之至和。隱端

然不可輕至之神。今乃自幸託宮槐贊柳之列。備一時灑掃之觀。是豈浪出而徒然耶。偶臣昧方士採製餌服之節度。未得相與抃舞歡呼。隨萬年之觴。一供吾君。亦臣子心願且想而深可愧恨慨然者。因感而成詩。姑有待焉云云。予因是知一物生得其地。乃爾悠久。彼南嶽之藩。與銀臺之本。雖遠近之有殊。其為深根固蒂。無斲剪之患。則所云云。予方山居小隱。富蒔百本以供攝著。雖未能擬西河女子之謠。亦足豐天隨子之七挾也。

王直方立之。父名棫。家多侍兒。而小鬟素兒尤妍麗。王嘗以蠟梅花遺晁無咎。無咎以詩五絕謝之□云。芳菲意淺姿容淺。憶得素兒如此梅。

李廌方叔。嘗飲襄陽沈氏家。醉中題侍兒小瑩裙帶云。旋剪香羅列地垂。嬌紅嫩綠寫珠璣。花前欲作重頭結。緊定春光不放歸。後小瑩歸郭汲使君家。更名嚳瓊。尚存也。他日訪之。乃襄陽士族家。遂嫁之。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予侍親在郡。時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鵝雛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黃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紫蕊。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縷金黃名之。以蘧篨作棚屋圍幛。複張青帟護之。於門首遣人約止遊人。人輸千錢乃得入觀。十日間。其家數百千。予亦獲見之。郡守聞之。欲剪以進於內府。衆園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為常。他時復來索此品。何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為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

予妹夫王從一太初著東郡語錄。有云。唐人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楓橋夜泊之作也。說者謂美則美矣。但三更非撞鐘時。按南史袁皇后傳。武帝永明中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車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更三籌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由是宮之。夜半之鐘。有自來矣。予以為不然。非用景陽故事也。此蓋吳郡之實耳。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鐘。乃半夜後也。餘寺聞承天鐘罷。乃相繼而鳴。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楓橋去城數里。距諸山皆不遠。書其實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

沈遼睿達以書得名。楷隸皆妙。嘗自湖南從江北歸。舟過富池。值大風。波濤駭怒。舟師失措。幾溺者屢矣。富池有吳將甘寧廟。往來者必祭焉。睿達遙望其祠。以誠禱之。風果小息。乃得維岸。乃述寧仕吳之奇謀忠節。作贊以揚威而答神之休。自作楷法大軸。以留廟中而去。其後乃為過客好事者取之。是以神夢於鄂守使遼之明日。守使人訊其事。果得之。復畀廟令掌之。近聞今亦不存矣。

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迹。嘗登赤壁。而賦所謂棲鶻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悵悵作詩而歸。又何頡斯舉者。猶及識東坡。因次韻獻子蒼云。兒時宗伯寄吳州。諷誦遺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蟹常見水人猶惡。鶻有危巢孰肯留。珍重使君尋往事。西風悵望古城樓。然黃之赤壁。士人云本赤鼻磯也。故東坡長短句。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今岳陽之下。嘉魚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泝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牧有寄岳

州李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則此真敗魏軍之地也。

酴醾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種花大而棘長條而紫心者為酴醾。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為木香。題詠者多。嘗記周無外云。暖風吹麝入鉛華。不肯隨春到謝家。半夜粉寒香泣露。也應和月怨梨花。韓維持國云。平生為愛此香濃。仰面常迎落架風。每恐春歸有遺恨。典刑元在酒杯中。未若張文潛云。紫皇寶帑張珠幰。玉女熏籠覆綉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心。又未若黃魯直云。漢宮嬌額半塗黃。入骨濃薰賈女香。日色漸遲風力細。倚欄偸舞白霓裳。

墨莊漫錄卷之十

崔伯易嘗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今亡此集。近讀曲𣏌集復見之。因載之以廣所聞云。汴人有吳生者。世為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遊寓其家於治所。而獨與兄子齎金繒數百千。南適錢唐。道出晉陵。艤舟於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舷上。頹然殊不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被髮持刃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鳳冠。曳鮫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愕。頃至岸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於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面生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讐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即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神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為姻好。竊知將有所不濟。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於林中不見。將掩關。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誡曰。毋高聲。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傾聳亦不能聞也。生從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儻鬼則必有所畏矣。因出劍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劍鏡耳。精與鬼則畏。夫劍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劍

也。鏡亦陽明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僞變者也。以僞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略。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升僊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嘗與君子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假朱粉於路隅梧桐下揭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總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歔欷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曲楨先生又嘗作傳。記陳明遠再生事云。明遠、陳氏字也。名公關。興化軍人。嘗舉進士。皇祐三年春。過泗州。遊普照王寺。時羣僧會齋於南院。明遠遂浮圖。自西廊趨大殿。兩廡人甚譁。獨老僧緻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其文光彩射百許步。明遠遽往揖之。僧小舉手。就視其書。則金字金剛經。繫以梁朝傳大士之頌者。僧細誦自若。明遠從後聽之。既久。僧回顧笑謂明遠曰。子亦樂此耶。明遠對之稍恭。僧讀竟。遂以經授明遠曰。江南李氏所施。覩子之貌。且當持此。明遠喜。受之歸。明旦取映日。則無復光彩。一讀之。徑藏書篋中。明年。從父官南陵。忽得疾。不可治以死。三日。家人將大斂。覺其體復溫。移刻稍蘇。又食頃乃能言。其族反詰。明遠自言方疾革時。見四卒深目虎喙。持文書。有大印。字莫可辨。共執明遠。桎兩手。驅西北行。其勢甚暴。所經依約皆曠野。塵埃射人。不可輒視。漸逼大河。府署嚴密。門外坐卒數十。悉持挺。內有考掠聲。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大門外。如竢命者。須臾坐卒盡起肅跪。明遠回視。一僧乘軺而行。過門見明遠。植杖而立。意若哀憫。明遠不覺手桎盡解。熟視其狀。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因拜祈之。僧顧卒取文書略視。徐曰。府君知耶。繼欲入門。而聞府中呼應甚遽。有二人服紫服朱趨出迎之。其侍衛之盛。若世之達官。二人禮僧極恭。僧竊語二人。愈喜。旁睨明遠。若夙有罪者。僧呼明遠前。使自懺悔。俄二人詔吏聽遣二人。亦謝僧去。俄有吏馳出呼明遠。則明遠季父鈇。鈇太學進士。有聞。亡已三年矣。既見。訪明遠家事。云。我嘗錄從浦三年。繼二年。爾非佳職也。爾歸持尊勝七俱胝咒。祈以免我。又有故服藏某處。幸焚之遺我。寄聲親戚。如平生。復告明遠。言世之人寃愼勿復復之。勢如索綱焉。若有追百千生不能解者。故吾此局置吏甚多。而簿書叫會。常若不及。神君聖靈。尤深厭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大廡下。見繫囚不啻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辨。羣吏見僧悉拜。有械囚繫以大鐵鏁。左右文書。沒其首。口嘗囁嚅出血。卒守之。若使自識輕重。不嘗又鞭之。其餘楚撻。明遠滿視之。乃其表兄鄭生。生爲閩吏。喜以法自名。死且十年餘。見明遠泣下。頻以手向僧。且曰明遠。僧笑。少以杖指之。鐵械俱墮。然莫敢起。而口囁嚅出血未已也。又見紫衣沙門五六人。前列設饌飲食數十甕。氣色殊惡。僧曰。此皆集世中供養。且重使食耳。僧亦不甚念。復引明遠出。前大河上虹橋蜿蜒。望彼岸城府樓觀。煙霧出其上。明遠請往觀焉。僧不許曰。子過此無復歸矣。頃隨僧趨東南來。并岡人物。差類人世。但天氣乖慘。似欲雨時。而途中所遇。往往皆昔嘗所見。危冠大馬。出處前後。吏卒替更而迭趨。人指以爲名勢挾侈快意不屆之士。皆趦趄狼狽。狀若爲物所迫。甚者咨嗟涕淚。悔快自鄉意

求有以亡陛而不可得。彼及前所過曠野。遇溪水漲甚。思始來時則無有也。明遠疑不能渡。僧乃執杖踏。以末授明遠而導之。始涉亦甚淺。中流明遠失腳將溺。因驚呼而甦。明遠之復生也。桎釋之跡。隱然在臂。家人持粥飲餉之。雖數十年輒掩鼻急遣去。瞬視間。僧已在室中。香氣異常。親族皆戒祈見者必肖觀袈衲杖履而已。僧自此日以先授經義教明遠。對其情品說一切世間所有之法。即心是佛。頃悟塵勞。究竟虛妄。其音靚闓若霜鍾。在庭戶外之人。一歷耳驩然自信。終身不能忘其聲。每謂明遠曰。吾即謂某寺齋。既去。食頃後還。又言某氏齋私飲某僧酒。猶不齋耳。他時爲之。未免有罪。時多疑以僧伽大師者。明遠請焉。僧曰。僧伽吾師也。經一月。明遠軀體復壯。僧告去曰。後十四年。吾待子於祖山。明遠問祖山曰。泗阜。遂去。陳氏後求鈇故衣。果得於其處。緇徒呪而火之。明遠母素好釋氏。亦疏其齋。雖遠數百里必使人驗之。明遠并告以言狀。具言有是厲。飲僧家閣之。終身不飲酒。然明遠猶所識之罪。今反不復能記。豈皆偶薦之於心。不自引悔。而神道已錄以爲非耶。抑他生所爲。不復自省。而幽冥記人功過。誅賞有時。而宴安人之苟爲得以自將。則跬步之間。不可以爲恐懼耶。至和三年八月。明遠歸莆田。以故人訪予。且出所授經。具道其事。欲予記之。予固已怪其人爽辨謙畏。不類向時。其志眞若有所得。然未暇從其請也。今年其兄公輔調官京師。特過予。復以爲言。予與公輔遊十五年矣。今亦稱其弟所爲。如予嘗所在者。則明遠由是而有聞。懺求之祭。勤修之祭。明守其話言。不爲富貴貧賤毀譽之所遷。則其所至也豈易量哉。因起爲筆。直載始末。明遠所述蓋多。其間有與佛經外史若世人已傳之事略相同者。不復更錄。明遠父名鑄。今爲尚書都官郎中。通判廣州。曲輔子記。予觀崔公所記。抑亦異矣。彼鄭生者。以法自名而獲罪若是。吁。可畏哉。三尺者輕重不可踰。而法家流鮮恩寡恕。多論刻。苟容於心。已不逃於陰譴矣。若能平反明慎。天必以善應之。臨政者於議聞詳讞寧可忽諸。

襄陽大隄寺在漢江之東。距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攜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扃殿門七日乃開。至第六日。尼頗疑之。乃闢戶閒其無人。有二白鴿翩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鴿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武生者。倘能模傳其本。大觀初。有染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侮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爲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足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驚悸而墜。損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茲復悔於像法輩者。怒其慢瀆耳。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書自任。性喜揮翰。雖在政府。暇時日書數幅。予嘗見雜書一卷。凡九事。乃抄之。今因載於此。

一云。東漢魏晉皆以八分題宮殿榜。蔡邕作飛白。是八分字耳。是以古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衛恒作散隸。是用飛白紙作隸字也。故又云散隸終飛白。金石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唯小小碑刻之陰。或刻隸字也。許昌羣臣勸進與受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爲隸書。而不知隸書乃今正書耳。世俗亦往往從而謂之隸書。且相尙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爲古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爲何等耶。

嗚呼．目前淺近之事．略涉古者．便自可知．何至昏蒙云惑不可指示之如此耶．頗欲與其論書學之本．與用筆作字之微妙．旨遠而意深者．安可得哉．蓋不翅於鍾鼓樂鶢．周公之服被猿狙也．事之類此者多矣．

二云．昔者六藝之一．古人列之於學．以相傳授．則學者始習之已久．詳知其規矩法度．與所以為書之意矣．精而熟之．不妙且神何待耶．戰國秦漢以來．其學猶未絕也．故學者尚有前世之風烈．至於名家．乃多父子祖孫．豈不由師授傳習之有素乎．崔張鍾杜衞索王庾諸人是也．傳之於孫．眞父子也．逸少子敬．殆將鴈行矣．

三云．吾頃見蘇浩然兄弟．言其曾祖參政所收古書畫．盡付幼子掌之．既薨．諸兄弟以其素所愛不復取．悉以畀之．所與共者十一二而已．其後參政之幼子官洪州．卒于官．因不歸．其子幼弱．已而遂絕．書畫皆散失不復存．今諸房所共有者．是十一二之粗者爾．然足以多甲士族也．使其在者不知其當如何也．須有魏晉名迹矣．惜哉．

四云．宣州筆有名耳．未必佳也．凡筆擇毫淨．捲心圓．便是工夫．鋒之長短尖齊．在臨時耳．處處皆能．要自指教令精意而已．無他奇也．

五云．張侍禁筆甚佳．一管小字筆．寫二十萬字．尚寫得如此．是少比也．盧管使十倍不及．是其手生也．凡習熟之與生疎．豈不相遠哉．學者須先曉規矩法度．然後加以精勤．自入能品．能之至極．心悟妙理．心手相應．出乎規矩法度之外．無所適而非妙者．妙之極也．由妙入神．無復蹤跡．直如造化之生成．神之至也．然先曉規矩法度．加以精勤．乃至於能．能之不已．至於心悟而自得．乃造於妙．由妙之極．遂至於神．要之不可無師授與精勤耳．凡用筆日益習熟．日有所悟．悟之益深．心手日益神妙矣．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應須在意而不得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也．學佛者悟吾此語．可以撒手到家矣．妙哉妙哉．真至理也．

六云．吾每論學書當作意．使前無古人．凌厲鍾王．直出其上．始可．即自立少分．若直爾低頭．就其規矩之內．不免為之奴矣．縱復脫灑至妙．猶當在子孫之列耳．不能鴈行也．況於抗衡乎．此非苟作大言．乃至妙之理也．禪家有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悟此語者．乃能曉吾言矣．夫於師法不傳．字學廢絕數百年之後．欲興起之．以繼古人之迹．非至強神悟．不能至也．

七云．學書須先極以骨力．骨力克盈有淚．乃漸變化收藏．至於潛伏不露．始為精妙．若直爾暴露．便是柳公權之比．張筋努骨．如角觝武夫．不足道也．

八云．揚小漕言其兄官江夏．有道人自稱呂元圭．時時延之學院中．二姪幼小．頗勤待之．或言事．往往有驗．一日忽再三言云．惡人將至矣．須急避之．時衆人亦不甚留之．暫爾徑渡江表．人但訝其所謂惡人者何也．是夜．忽提刑喩君涉至州．州郡都不知之．乃是乘便風．一日行六七程．徑至岸下耳．喩到．則道人訪求呂．不見踪跡．喩乃親自審問．得與一人往還至熟．呼之至．即岑文秀也．詰其所得．云無有．喩作聲色．且將笞之．岑終皆無．喩不傳．遣熟事吏往搜其家．乃於神堂壁中得所與岑長歌一首．是言內事．岑乃云．呂實付此詩．云汝今未曉．異日當為子詳說之．喩乃云．呂即呂先生也．其名元圭．是解拆先生二字耳．亦不知其定如何也．衆乃悟所謂惡人者．指喩耳．是恐其追逼求之也．

九云．吾今日取君謨墨迹觀之．益見其學之精勤．但未得微意爾．亦少骨力．所以格弱而筆嫩也．使其心自得者．何謝唐人．李建中學書宗王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氣特甚．蓋其初出於學張從申而已．君謨少年時乃師周越．中始知其非而變之．所以怯弱．然已不意其能變之至此也．吾若少年時使學書至今．必有所至．所以不學者．常立意若未見鍾王妙蹟．終不妄學．故不學耳．比見之．則已遲晚．故悟學皆遲．今但恐手中少力耳．若手中不乏力．不甚衰疲．更二十年．決至熟妙處．此須常精勤乃可．若不極精勤．亦不能至也．凡學者可以不自勉乎．元祐六年十一月五日．西齋東窗大雞翁書．時小至後一日也．

重和戊戌歲．平江有盤門外大和宮相近耕夫數人穴一塚．初入隧道甚深．其中極寬．如厦屋然．復有數門．扃鐍不可闢．耕者得古器物及鴈足鐙之類．以為銅也．欲貨之．熟視之乃金．因分爭至官．時應安道達原為郡守．盡令追索元物到官．乃遣郡官數人往閉其穴．觀者如堵．其中四壁皆繪畫嬪御之屬．丹青如新．畫手殊奇妙．有一髹色香爐．其中灰炭猶存焉．諸卒爭取破之．塚之頂皆畫天文玄象．此特初入之室．未見棺柩．意其在重室內也．又得數器而出．乃掩之．後考圖經云．吳孫破虜堅之墓也．然考之吳志．堅葬曲阿．未詳此果何人也．

宋次道春明錄退朝錄云．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學涉為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政和丙申歲．先君為真州教官．時朝廷頒雅樂下方州．儀真學中建大樂庫屋．積新瓦於地．一夕霜後皆成花紋．極有奇巧者．折枝桃梨．牡丹海棠．寒蘆水藻．種種可玩．如善畫者所作．詹度安世為太守．諷學中圖繪以瑞為言．欲諛於朝．先君不從．乃已．

俞紫芝秀老．荊公客也．能詩．公極賞之．嘗有詠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個解忘憂．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洲．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去．買斷金釵十二愁．為人所稱賞．

世貴骨觀作美人而頭顱白骨者．饒德操題其上云．白骨纖纖巧畫眉．髑髏楚楚被羅衣．手持紈扇空相對．笑殺傍觀自不知．

元祐以後．宗室以詞章知名者．如士暕、士字、叔盎、令時、叡之．皆有篇什聞於時．然近屬環衞中能翰墨尤多．如嗣濮王仲御．嘗作長短句．皆見十許篇於王之孫□□．皆可傳．作者不能盡載．如上元展舞作瑤臺第一層云．嬝嬝瓊鬟催．人報道嫦娥步月來．鳳燈鸞炬．寒輕簾箔．光泛樓臺．萬里正春未老．更帝鄉日月蓬萊．從仙杖看星河銀界．錦繡天街．歡陪千官萬騎．九霄人在五雲堆．赭袍光裏．星毬宛轉．花影徘徊．未央宮漏永．散異香．龍闕崔嵬．翠輿回．奏仙韶歌吹．寶殿樽罍．每使人歌此曲．則太平熙熙之象．恍然在夢寐間也．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皆有能稱。後爲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於官。道遺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覔拜之。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叔今代滿耶。曰我今爲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夜珣乃省。久而方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悲駭。知緯死矣。珣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基可卽營立祠以祀之。後呼工爲像。一塑遂肖其容狀。州縣以緯別無功績。不敢聞於朝。而鄉人歲時但卽其墓而祭之。

宋宣獻公綬宮梅詩云。閬苑春多非世境。層城花早出宮欄。用梁簡文帝梅花賦曰。層城之宮。靈苑之中。梅花特早。偏能識春之語也。

山谷在荊州時。鄰居一女子閑靜妍美。綽有態度。年方笄也。山谷殊歎惜之。其家蓋閭閻細民也。未幾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貧下。非其偶也。山谷因和荊南太守馬瑊中玉水仙花詩。有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蓋有感而作。後數年此女生二子。其夫鬻於郡人田氏家。憔悴頓挫。無復故態。然猶有餘妍。乃以國香名之。

濟州士人鄒御史字從義。隱居不仕。嘗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種蒔耘穫養生備荒之事。較之齊民要術尤爲詳備。濟守王子韶嘗上其書於朝。今未見傳於世。嘗訪於藏書之家。或有見者。

王禹偁元之久爲從官而未嘗知舉。有詩云。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王岐公珪在翰苑凡十七八年。三爲主文。常在試闈戲書考簾後云。黃州才藻舊詞臣。幾數門生來有人。自笑晚遊金馬客。曾來三鎖貢闈春。

龍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殊有宮禁富貴氣。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工官長沙時。蔣穎叔直講宣州過而見之。歎愛彌日。大書一詩於黃素上云。周昉富貴女。衣飾新舊兼。髻重髮根急。薄粧無意添。琴阮相與娛。聽弦不停手。敷腴竹馬郎。跨馬要折柳。其畫後歸禁中。而詩不見於集也。

汪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卽妙。崇寧三年。霍端友榜瓊林苑宴謝賜冰。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啜醪而吮淸。得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豳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異衞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盤之賚。生死不忘。勵宮井玉壺之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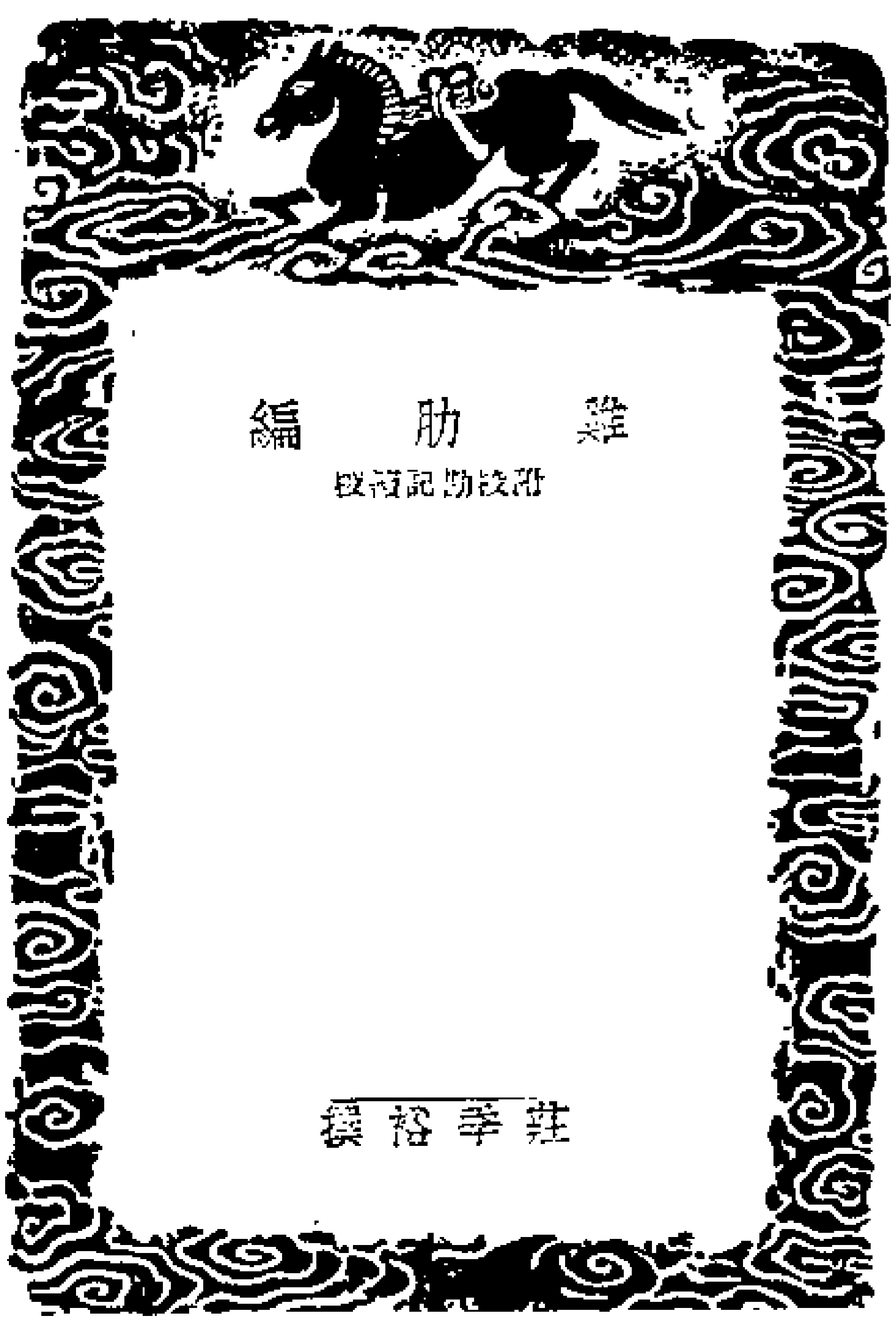
韓子蒼與曾公袞吳思道戲作冷語。子蒼云。石崖蔽天雪塞空。萬仞陰壑號悲風。纖絺不御當玄冬。霜寒墮落冰鑑中。新冰敲餘河伯宮。未若冷語淸心胸。公袞云。萬山雲雪陰羅空。千林霧凇水搖風。凍河徹底逆三冬。嘉平曉獵崤函中。十二律呂相與宮。安得此候疏煩胸。思道云。□□□□□□□□□□□□凜如冬。露下紫微花影中。長哦白雪明光宮。衆泉湧此萬竅胸。此格起於晉人之危語也。

湯泉有處甚多。大熱而氣烈。乃硫黃湯也。唯利州褒禪山相近。地名平痾鎮。湯泉溫溫可探而不作火氣。云是朱砂湯也。人傳昔有兩美人來浴。既去異香郁郁。累日不散。李端叔過浴池上作詩云。華清賜浴

記當年。偶託荒山結勝緣。未必異寶與今昔。曾經天女卸金鈿。

晁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難作墻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而硯北身乃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云長疏硯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文硯北諸生。蓋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予少年在湘陽曾校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語者。無若劉夢得作連州廳壁記云。環峰密林。激淸儲陰。海風毆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爲涼颸。城壓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遜谷。化爲鮮雲前人未道者。不獨此爾。實他劉精淸麗者。不可槩舉。學爲文者不可不盡觀也。



四庫全書雞肋編提要

雞肋編三卷。宋莊季裕撰。季裕名綽。以字行。清源人。其始末未詳。惟呂居仁軒渠錄。記其狀貌清癯。人目爲細腰宮院子。又薛季宣浪語集有季裕筮法新儀序。亦皆不著其生平。據書中年月。始於紹聖。終於紹興。蓋在南北宋之間。又尹孝子一條。自稱嘗攝襄陽尉。又原州棠樹一條。稱作倅臨涇。李傳食糟蟹一條。稱官於順昌。瑞香亭一條。稱官於澧州。其爲何官。則莫可攷矣。此書前有自序。題紹興三年二月五日。而所記有紹興九年事。疑書成之後。又續有所增。世無刊本。陶宗儀說郛僅錄其二十三條。此本較說郛所載。約多五倍。後有至元乙卯仲春月觀陳孝先跋。云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肓法。筮法新儀。行於世。聞其他著述尚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悅生隨抄。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帚之如塵。尚多有疑誤云云。蓋猶季裕之完本也。季裕之父在元佑中與黃庭堅蘇軾米芾諸人遊。季裕猶及識芾及晁補之。故學問頗有淵源。亦多識軼聞舊事。書中如不知龍城錄爲同時王銍所作。反據以駁佘華圖經之類。間失考證。然可取者多。其記遼宋誓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爲主。亦各抒所見。季裕方浮沈郡縣。與當時朝士附合秦檜者固自有殊。統觀其書。可與後來周密齊東野語相埒。非輟耕錄諸書所及也。

雞肋編卷上

宋　莊季裕撰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莫能曉。楊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阿瞞之譎。無見於策。而其空言竟著於後。是豈非雞肋之腊耶。然方其獵虞龐毚茈而餓於驕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爲愈矣。予之此書。殆類於是。故以雞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裕云。

歐陽文忠有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荅云。它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余少時聞人謂吏部乃臨侯。非文公也。翰林詩無三千。亦非太白。後見沈約傳。雖嘗爲吏部郎。及稱謝朓云。二百年來無此詩。謂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餘年。舉其全數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餘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則遠矣。則吏部蓋指韓也。鄭谷有題太白集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語。加於退之。以對翰林三千首耳。詩牟之數。安在如書馬數馬乎。

筋展之謎。載於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士弓長、白水非衣、卯金刀、千里草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任是凶年也得過。又作謎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妝。愛向風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専以文

字爲戲。常爲令云。有商人姓任名黈。販金與錦。至關。關吏告之曰。任黈任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日日昌。堂兄弟目木相。親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今鈐。又云。擲地去土。添水成池。皆無有能酬者。有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裏只在村裏。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曡字下兩點謎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甑字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京師賣生果。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令勃勃然。人方以新而爲好。至食者須野去之。元祐中。有李閎待制字子光。朝中戲以爲謎云。賣者不識。買者識。蓋以識爲拭也。

元豐中。有以當時士人姓名爲對者。如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江南人亦戲云。江高隔江。問巫馬期騎馬無。未有對者。元祐中有石萬石授石州離石縣令。人訝其遠官。云要令後世無對。元豐中又有馬子山騎山子馬之句。偶有姓錢人任衡水知縣。人遂以錢衡水盜水衡錢。其人聞之大怒。欲辨其事。對者謝曰。君雖實無。且欲與山子馬爲偶耳。

大觀中。有曹孝忠本醫工也。得幸於時。遂任子爲文資。擢置館閣。其子因與父相詬。既至館中。氣尚未平。獨坐屛處。時秋陽方熾。爲日所射。久不遷坐。有同僚怪之。問何故負暄。乃大怒云。家私鬪事。關公甚底。問者初尚未悟。久乃知之。莫不傳笑。既而易爲他官。又宗室仲覗知大宗正司。以侍漏院爲大小字。如此者甚衆。其長仲忽以聞。亦罷。此與前世澆手弄麞聚蹙伏獵無以異矣。又有楊適者。任提舉學事官。上殿劄子云。人臣而持圭斧。僭差名器。遂行禁止。刊於稽降敕中。亦可笑者。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濤恣彫瘵。與濟逝爲韵。種萵苣云。傷宿能瀟灑。與耳始同押。後出塞云。恐是霍嫖姚。作平聲。八哀歌押兩船字。秋明府兩濟字。酒字有三音。而瘵但切側界。去病爲嫖姚校尉。服虔注漢書音飄搖。顏師古云。嫖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詩人拘於聲律。取其意而略其義也。如濟濟清濟音雖同而義異。故兩船字或者遂謂不上船爲蜀人以衣襟爲船。余嘗至舟中問士人。則不然。後見范傳正太白新墓志云。玄宗汎白蓮池。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杜之所歌。蓋此事爾。

黃魯直送張謨河東漕使詩云。紫參可撅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時范忠宣帥太原。方論冶多鑄廣。故物賤爲弊。其子子夷亦能詩。嘗云當易無字作雖乃可。又一篇云。虎頭墨妙能頻寄。馬乳蒲萄不待求。譏者又謂維摩畫像一本足矣。何用多爲。蓋貶取他人易於爲工也。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城之策。況餘者乎。

退之昭王廟詩。今集中皆作丘原滿目。余親到宜城祠。見刻爲丘墳。韓公井在焉。今之道稍遠。人無汲者。小城甄氏之居猶相見也。又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云。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唐趙璘因話錄載此詩。以保爲主。下二句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

煙霞。

健兒之語。見於晉史段灼梁史陳伯之傳。至唐尤多。余少時過荆南白碑驛。見唐碑刻唐官銜。有招募健兒使。其碑石瑩白。驛因得名。或云。後製大晟樂。取石爲磬。未知信否。

李杜蘇李之名。尤著於世者。以歷代所稱。兼於文行故也。余嘗以一絕記其間者。大義終全顯漢廷。李固杜喬 名標八俊接英聲。李膺杜密 文章萬古猶光燄。李白杜甫 疑是失私李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師。蘇武李陵 貲歷文章亦學夷。蘇味道李嶠 思若涌泉名海內。蘇頲李乂 從來蘇李擅當時。

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本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楓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錦。人多取爲几案盤器。又雜以他木。陷作禽鳥花草。色像如畫。他處所未見。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製樣須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見士大夫有間用蠟裹咫尺之木。以書傳言。謂之東版。既便報答。又免謬誤。其後專欲無迹者。廢紙而用版。塗爲金漆之類。其製甚衆。如以械繩有盛以盝者。至崇寧時。家有數枚。自非遠書公禮幾無用箋楮。然利害所繫。有濡紙而摹印字畫以爲左驗者。俗之薄惡亦可見矣。

鳳翔府園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平拓槐。蓋爲中尉韓全誨等劫幸李茂貞軍。朱全忠以兵圍城。嘗徘徊其下也。華州子城西北有齊雲樓基。昭宗駐蹕韓建軍。嘗登其上。賦菩薩蠻詞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者。是也。其石陂谷在城西南十餘里。刻十一王處。今有堂作釋氏十王像焉。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是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王。而釋子附會爲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澄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脈。知人吉凶。雖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脈當作僧道。然細審之。卻有名無實。幼時須曾出家。不爾亦見於小字也。問之果爾。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者。余頗訝其別有他術。云法中脈出寸口者。當爲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書。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脈直事。故目下災福。纖悉皆可見。其書序云。本唐隱者黃威潛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術。故以爲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脈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詩云。飯抄雲子白。瓜嚼水晶寒。李義山河陽詩亦云。梓澤東來七十里。長溝複塹埋雲子。世莫識雲子爲何物。白彥惇云。其姑壻高士新爲吉州兵官。任滿還都。暑月見其榻上敷簟。更爲枕抱。視之皆碎石。勻大如烏豆。潔白若玉。云出吉州。士人呼雲子石。而周繇子演云。雲子粒也。見唐小說而不記其書名。義山謂埋於溝塹。則非粒明矣。疑少陵比飯者是此石也。

楊何。字漢臣。莆田人也。登進士第。爲南陽士掾。狂率喜功。劉豫作帥。就辟幕府。金人破鄧。全家皆死於兵。始在鄉校。以薄德取怨於衆。人嘲之曰。牝驢牡馬生騾子。道士師姑養秀才。蓋謂父本黃冠。母嘗爲尼也。

襄陽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經旌表。今門閭猶存。介甫詩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而史不載。余嘗訪襄陽。嘗得尹孝子母墓誌於臥佛僧舍。以爲柱礎。未暇取而罷。然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

食物中有饊子。又名環餅。或曰卽古之寒具也。京師凡賣熟食者。必爲詭異標表語言。然後所售益廣。嘗有貨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歎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耳。紹聖中。昭慈被廢居瑤華宮。而其人每至宮前。必置擔太息大言。遂爲開封府捕而究之。無他猶斷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則個。人莫不笑之。而買者增多。東坡在儋耳。鄰居有老嫗業此。請詩於公甚勤。戲云。纖手搓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摸。人有古帖。假去摹多爲其換易眞本。至於紙素破汙。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而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藉。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

禮文亡闕。無若近時。而婚喪尤爲乖舛。如親王納夫人。亦用拜先靈合髻等俗禮。李廣結髮與凶奴戰。謂始勝冠年少時也。故杜甫新婚別云。結髮爲君婦。而後世初婚嫁者。以男女之髮合梳爲髻。謂之結髮。甚可笑也。其不經不可以概舉。南方之俗。尤異於中原故習。如近日車駕在越。嘗有一執政家娶婦。本吳人也。用其鄉法。以灰和蛤粉。用紅紙作數百包。令婦自登輿。手不輟擲於道中。名曰護姑粉。婦既至門。以酒饌迎祭。使巫祝焚楮錢禳祝。以驅逐女氏家。親婦下輿。使女之親男女抱以登牀。尊章會客。三爵之後。其子出拜。坐人設席子父傍。飲三杯乃行合髻等諸禮。頗多異事。如民家女子不用大蓋。放人縱觀。處子則坐於榻上。再適者坐於榻前。其觀者若稱歎美好。雖男子憐撫之。亦喜之而不以爲非也。喪家率用樂。衢州開化縣爲昭慈太后舉哀亦然。今適鄰郡。人皆以爲當然。不復禁之。如士族力稍厚者。棺率朱漆。又信時日卜葬。嘗遠且惜殯攢之費。多停柩其家。亦不設塗塈。至顛置百物於棺上。如几案焉。過卒哭則不祭。惟旦望節序。薦具酒饌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

河朔山東養蠶之利。踰於稼穡。而村人寒月盜伐桑枝以爲柴薪。爲害甚大。每有敗獲。估贓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楚撻以苦之。則憚於因衆。單州成武令孤愨。兗州人。起於白屋。知民間利病。有獲此偷。卽依法決遣。而據所估贓錢。隨多寡必分十限付於其家。遠都保伍。長於逃逸。係累之急。甚於官司。如限三日卽已拘繫一月矣。又量其情之重輕。每限出頭。加以箠楚。雖欲一日併納贓罰。里正論意亦不聽輸。於是一邑桑柘。春陰蔽野。人大受賜。人有相讐害者。於樹幹中去皮尺許令周匝。謂之繫裹肚。雖大木亦枯死。有一夕傷數百株者。此多大姓侵刻細民。故以此報之也。

蘭蕙葉者如菖蒲而稍長大。經冬不凋。生山間林篁中。花再重皆三瓣。外大內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內重一葉。色白無文。復卷向下。通若飛蟬之狀。以春秋二時開。莖短每枝一花者爲蘭。莖長一枝數花者爲蕙。本草載蘭草、馬蘭、澤蘭、山蘭四種。蘭草葉似澤蘭。尖長有枝。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溼地。澤蘭生下地。雖傍葉似蘭草。亦節。四葉相值。枝節間。馬蘭生澤傍。氣臭。花似菊而微紫。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椏不對生。花心微黃赤。又有木蘭。乃大樹。皆非騷人所歌詠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草。既非生零陵山谷。而莖葉都不與蕙相類。豈二物不入藥用而遺之乎。後至衢州開化縣。山間多春蘭。而釋僧允濟謂蘭根卽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草。本草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隱居謂近道處處有之。又與蘭小異。然藥肆皆收貨爲白薇。未知是否。夷齊采食。豈謂是邪。味雖苦鹹大寒而無毒也。

蕨有青紫二種。生山間。以紫者爲勝。春時嫩芽如小兒拳。人以爲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陰者可煅金石。葉大則與貫衆狗脊相類。取置田中。或燒灰用之。皆能肥田。又有猴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葉瘦硬。人取以覆牆。又雜泥中以砌階甃。經而難壞。蕨根如枸杞。皮下亦有白粉。暴乾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餻。俗名烏糯。亦名蕨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紹興二年。浙東艱食。取蕨根爲糧者幾徧山谷。而本草亦不載也。

世謂西北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於賊風。水雖冷飲無患。東南則反是。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臥則以首外向。牖下籬壁皆不泥隙。四時未嘗有烈風。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則常苦旱暵。如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皆不施於浙江也。

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艱得。故諺云。有山無水。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爲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又井深者不過丈尺。淺者可以手汲。霖雨時平地發之則泉出。然旱不旬日則井已涸矣。皆謂泉乃橫流。故鑿濬不肯深浚。致源不廣也。又諺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此語通二浙皆云。

浙西諺曰。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廝啜。背地廝說。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爲然。九州以揚名地。本其水波輕揚爲目。漢三王策亦有五湖輕心之戒。大抵人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樸魯。荊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肝鬲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惟賢哲爲能耳。

孫眞人千金方有治蝨癥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嚴州城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妝。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蝨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爲不妄也。又在劍川見僧舍。凡故衣皆囊於釜中。雖襌袴亦然。蝨皆浮於水上。此與生食者少間矣。其治蚤則置衣茶藥焙中。火燻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於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

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為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為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為真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為麻。謂其魁為麻黃。或云易魔王之稱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為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數件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為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為戾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逮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為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謂禍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也。

余既書此末一歲。而衢州開化縣余五婆者。為人所告。逃於嚴州遂安縣之白馬洞繆羅家。捕之則阻險為拒。殺害官吏。至遣官軍平蕩。兩州被患。延及平民甚衆。殊可傷憫。

南方多梟。而西北絕少。龍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勞疾。漢重五日以梟羹賜羣臣。可驗其無毒。然醫方不云有治病之功也。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渭州潘原諱賴。云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州。臥於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即位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為恥。然未知以欺為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為伍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諱烏龜頭。云郡城像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鑿其首而破也。灃州多水患。故諱叢山子。眞州多回祿。故諱火柴頭。謂水地褊多荒。人以食盧根為諱。蘇州人諱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諱師姑。呼為女和尚。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為爪。與獠同音也。而秀州又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良家女。多為所染。故爾。衛卒諱乾。醫家諱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謂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為九百。或以乾為九數。又以成呼之。亦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寬以客罵奴為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以畜生為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為傷毀之極。在龍泉。見村有人刻石而名犢名矮之類。可恥陋者。問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天長縣炒米為粉。和以為團。有大數升者。以胭脂染成花草之狀。謂之炒團。而反以炒團為諱。想必有說。特未知耳。

唐方技傳云。長社人張憬藏技與袁天綱埒。狄其相蔣儼等八九事甚異。而劉義節傳云。其子思禮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位至太師。後授箕州刺史。益喜。以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斬於市。然則其術不無中否。但采其中者稱之耳。

世之以五行星曆論命者多矣。今錄貴而凶終者數人。方其盛時。未有能言其未至之災也。以此知陰陽家不足深泥。唯正己守道為可恃耳。張邦昌元豐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時。王黼元豐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卯時。燕瑛熙寧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時。聶山元豐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時。趙野元豐七年甲子正月十九日丑時。朱勔熙寧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時。王寀元豐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時。蔡攸熙寧十年丁巳三月三十日寅時。鄧紹密熙寧六年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戌時。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時如歲者。童貫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時。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席亦用娼妓。閱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更代。不以為恥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共要一妓。始為厚也。凡娼皆用子為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綵毬。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括蔞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其異於南方如此。

唐李道廣字太丘。相武后。元紘字天綱。相玄宗。皆陵之後。韓愈亦顏當之裔也。見宰相世系表。

春秋鄭伯突入于櫟。注云。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陸德明音藋徒歷反。廣韻乃音宅。魏翟璜。漢翟公。皆同音。至方進則又音狄。未知各何所據也。

扁鵲姓。前漢書注顏師古音步典反。千姓編乃音辯。云莊子有扁慶子。陸德明音篇。又符殄切。

長孫順德喪息女。感疾甚。唐太宗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何足卹。太宗見女三十五人。晉陽公主薨年十二。帝閱三旬不常膳。日數十哀。因以癯羸。太子承乾廢。欲立晉王未決。至投牀取佩刀自向。既立晉王。又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為宗社憂。奈何。豈不以兒女牽愛乎。若引佩刀欲堅羣臣之心。謂之權術可也。而日數十哀。當忘無剛氣之語矣。

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今乃信然。玄宗在殿廷玩一嘉樹。姜皎盛贊之。帝遽命徙植其家。二主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義方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嘉樹得無欠價乎。又予之錢。此又是見廉士之心也。

李琮言者謂其猶恭厲務。罷發運使。笑曰。遂與多酒慢公為對矣。蓋諺語之著者。而多酒之言。亦見於北史。

宣和壬寅歲。自京師至關西。槐樹皆無花。老農云。當應來年之旱與二麥不登。已而信然。諺云。槐宜來歲麥。衆熟當年禾。

彭城學中有古碑。夜輒有聲如鑿磬。劉原恭叔。秦州人。行爲徐州教官。云嘗聞之原州與事縣要册湫廟中。崇寧間衆碑津潤如流。獨一碑否。是歲多疫。宣和中復如此。

陝西沿邊地苦寒。種麥周歲始熟。以故黏齒不可食。如熙州斤麪。則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羶臊。惟原州二物皆美。麪以紙囊送四旁爲佳遺。

二浙造酒。皆用石灰。云無之則不清。嘗在平江常熟縣。見官務有燒灰柴。歷漕司破錢收買。每醋一石用石灰九兩。以樸木先燒石灰令赤。并木灰皆冷投醋中。私務用尤多。或用桑柴。云樸木葉類青楊也。李百藥爲杜伏威欲殺。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今南人飲之無恙。豈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

鄜州去京師兩程。當川陝驛路。有紀事詩十餘韻。其切當者。南北更無三座寺。東西只有一條街。四時八節無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延州亦有詩云。沙堆套裏三條路。石灰煙中兩座城。又云。土洞窯頭行十日。山棚上面住三年。謂中倚高山。自過浦中。行土谷中十程。始到也。寧州亦云。雞足斜分三道水。蛇腰慢轉一條街。蓋州依山而立。通衢宛轉而上也。三水會於城下。故驛名三河。謂九陵三橋。馬嶺皆合流於涇。九陵河在東南。出慶州華池縣千户山。川中九堆如陵。故名。三橋河在城西北。自襄樂界來。不知其源。馬嶺河在城西。自鄧州樂蟠縣界天固府下流至縣。水經注云。洛水一名馬嶺川。俗謂寧州有三不可。斬蹴蹋豌豆。言地峻不可住也。河南亦有詩云。邃州渾如枉死市。荀嵐彷彿似陽間。邪州有十。疑按影元抄本空廿二行。每行廿一字。閩本則直接下行對字。校其文義。當依影元抄本空。

抱朔雪下旋融。雨下水貫。出北門游西湖等

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長洲縣彭華鄉高景山北白馬澗張氏舍。時山上設烽火。夕舉以報平安。留月餘。卽過浙東。臨行書一絕於壁間云。昔年隨牒佐邊侯。愁望長安向戍樓。今日衰顏來澤國。又看烽火照長洲。是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歸。白馬澗去城十八里。張氏數宅百餘區。盡被焚毀。獨留余所居。於壁邊題耿先生到此不燒七字。

諺云。麥過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麥多高於人者。既熟。大雨。所損十八。

順昌秭谷道人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人。王恬智叟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王丹元素云。治風先治脾。治痰先治氣。皆衛生之要也。

人家養雞雖百數。獨一擅場者乃鳴。餘莫敢應。故諺謂一雞死後一雞鳴。嘗在虔州贛川見佑聖僧舍養二雄雞。每啼則更互競發。飲啄棲遊。亦不相鬬。古云兩雄不並棲。此豈無所致而然邪。廣南則群雄競鳴。又不可解也。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驗者。有一絕載云。欲識爲人賤。先須看四般。飯遲屙屎疾。睡易寤一作著衣難。蓋無不應者。

寧州要册湫廟殿壁山水。皆范寬所畫。土地堂壁有包氏畫虎。趙評事馬。皆奇筆。廟東興教院人物。亦寬畫。張芸叟謂面目大小。銳失王者之相。蓋人物非所工者。後殿有甘草一枝。長二丈餘。其大如臂。亦異物也。

寧州龍興寺。有開元二十二年所寫華嚴經。記唐忌辰。文德皇后六月二十一日。大聖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初四日。而史有遺其崩日者。

河間老卒云。蠶子最耐寒熱。臘月八日或二十三日。以新水浴過。至三月間。雖熱而桑未可採。則以蘇架裹置深密處則不生。欲令生則出置風日中。每蟻則用生地黃四兩研汁灑桑葉飼之。則取絲多於其他。白樂天地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二者當俱可信也。漢水漁者取蠶腸以作釣絲。云雖挂千斤亦不斷。長只數寸。蓋皆未吐之絲耳。南人養蠶室中以熾火逼之。欲其蚤老而省食。此其絲細弱。不逮於北方也。本草謂蠶婦不可食苦蕒。令蠶爛壞。虔州人言。此菜家家養蠶。不聞有損。方書有治蠶醫藥。亦未嘗聞見被傷者。

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云釋教令置蟲於綠叢荷中。久亦飢死。有人教使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爲青蟲飛去。嘗試之信然。皆背拆而化。

生菜苗鋪薦席下去壁蝨。椒葉能辟蚤。狗舌草花亦然。此草葉如狗舌。夏秋生細花。始白漸黃。無甚香臭。花莖長出葉上。根已枯而葉不枯。俗又名狗蚤花。剉細以乾薑滋味和之。作餛飩餅夾食之。已泄利。葉擣如泥。可煨硫黃。原人炭菜和之云。嘗用之也。

本朝借緋紫服者。皆不佩魚。紹聖中。有引白樂天罷忠州刺史還朝詩云。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緋魚。自是始并魚皆借。然未赴已替在朝者不服。出國門乃衣。而唐牛叢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面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卽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豈唐制赴日許服于朝。罷日則否。與今爲異乎。

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家家閉戶。無所得食。令僕叩門糴米。其家輒叫怒。謂觸其家。親卒不得。賴蕪菁根有大數斤者。煮之甘軟。遂以充腸。寧州臘月八日。人家競作白粥。於上以柿栗之類。染以衆色爲花鳥象。更相送遺。浙人七夕。雖小家亦市鵝鴨食物。聚飲門首。謂之喫巧。不慶冬至。惟重歲節。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發聲。卽市人群兒環呼曰大熟。如是達旦。其送節物。必以大竹兩竿隨之。廣南則呼萬歲。尤可駭者。寧州城倚北山。遇上元節。於南山巔維一繩下達其麓。以瓦缶盛薪火。貫以環索。自上墜下。遙望如大奔星。土人呼爲彗星燈。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城自萬山泛綵舟而下。婦女於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爲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謂之大端午。泛舟競渡。逐村之人各爲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於船首執旗。身挂楮錢。或爭駛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鬬殺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于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自旦至暮。唯雜戲一色。坐於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諢一笑。須筵中閧堂。衆庶皆噱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墊上爲記。至

46A　第八十六冊

晚。較旗多者爲勝。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爲數也。浣花自城去僧寺。名寶其凡十八里。太守乘綵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家。絞絡水閣。飾以錦繡。每綵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觀。賞以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出城。必奔驟於前。夾道作棚。爲五七層。人立其上以觀。但見其首。謂之人頭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藥市。於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步行以閱。又於五門以下設大尊。容數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間有異人奇詭之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實。上下佚樂。不可一一載也。如澧州作五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唯赭傘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檣柁。無一不備。飾以五綵。郡人皆書其姓名年甲及所爲佛事之類。爲狀以載於舟中。浮之江中。謂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許昌以趨宋城。幾千里無復雞犬。井皆積尸。莫可飲。佛寺俱空。塑像盡破胷背以取心腹中物。殯無完柩。大逵已蔽於蓬蒿。菽粟梨棗。亦無人采刈。至咸平僧舍有金剛經一藏。帶帙皆爲人取去。散棄牆壁間。乃太平興國中所賜。字畫紙飾。頗極精好。後見家人輩私攜其三卷以來。常念欲轉以授人。値歐陽延世慶長與二弟自海陵過常熟。相過偶話。秦州近有一士子少年。因遊城隍廟。見塑婦人而關三木。旁有獄吏展案牘者。乃戲解其縲。於牘上書一放字。是夕遂夢至廟中。獄吏詰一婦人對詞未竟。君輒縱去。當復爲我攝之。士子謝不顧行。吏前捉其臂。已覺酸楚。久之又擊其背。痛苦弗堪。乃告之曰。吾能誦金剛經。幸見恕。吏即引之見王。召令升殿誦之。但至第四分曰。不能默誦。但常讀耳。王命吏取經。須刻已至。視之乃其家本也。讀至第六。王乃起立。廷下之人無數。皆合掌默聽。至卷終。王語吏云。可放其去。失因當自求之。吏乃送士子出門。以衣袖拂其背。痛卽頓除。而喜於得脫。忘使治捉臂之處。旣覺。明日命僧諷誦經廟中。以爲陰報。而臂上遂發大疽。破潰月餘方愈。慶長兄弟親所聞見。亦欲持誦此經。恨無善本。遂以與之。信幽冥之中。不可以欺。眞實之語。其利爲博也。

靈棊卦三上二中一下。名曰送貨。亦曰初吉。繇文云。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珍玩。金盌玉杯。晉顏幼明解曰。以陰處中。應乎外陽。有朋遠來。不亦宜乎。南者陽位。故曰南來。寶貨珍玩。貴人之資也。金盌玉杯。良宴之具也。宋何承天亦以爲大吉之卦。楊文公在翰苑卜得之。忽有金帛之賜。吳升任宗正少卿。亦得此卦。遂還給事中。賜對衣金帶鞍馬。而南史載齊江謐。武帝出爲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盌玉杯。及詔賜死。果以金甖盛藥鴆之。然則繇文如卦影之象。雖人各有其應。而吉凶特未定也。豈禍福天之所祕。終不容人推測乎。

寒食火禁。盛於河東。而陝右亦不舉爨者三日。以冬至後一百四日謂之炊熟日。飯麪餅餌之類。皆爲信宿之具。又以麪蒸爲甜團。切破暴乾。尤可以留久。以松枝插棗餻。置門楣。呼爲子推。留之經歲。云可以治口瘡。寒食日上冢。亦不設香火。紙錢挂於塋樹。其去鄉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帛於空中。謂之擘錢。而京師四方因緣拜埽。遂設酒饌。攜家春遊。或寒食日陰雨。及有墳墓異地者。必擇良辰相繼而出。以太原

本寒食一月節。浙西人家就墳多作庵舍。種種備具。至有簫鼓樂器。亦儲以待用者。

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下至計食令史皆服青幘。青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而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歲干色爲頭。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立春日干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至於籠頭韁索。與策人衣服之類。亦皆以歲日爲別。州縣官吏執鞭擊之。以示勸農之意。而庶民遂碎其牛。又不知何理。所在小人莫不爭奪。而何東之人。乃爭土牛之肉宜蠶。兼辟瘟疫。得少許則懸於帳上。調水以飲小兒。故相競有致損傷者。處處皆用平旦。而衢州開化縣須候交氣時刻。有至立春日之夜。而土牛么麽。僅若狗大。其陋尤可笑也。漢志又載季冬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今時無有行者。

漢文帝贊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以成帝營昌陵不成。復歸延陵。制度泰奢。上疏諫曰。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而晉史愍帝建興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勅收其餘以實內府。而史不言何陵之物。遂使後世疑瓦器爲不然。按亦眉任長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宋太祖皇帝即位。自周文武而下。凡掩三十六陵。而漢文亦在其間。皆唐末五代之所發者。蓋摸金之人。但見巍然大冢。安知其中爲無有。自非不封不樹。則未有不發之墓也。世云張耆侍中晏殊丞相墓皆被盜。張以所得甚厚。故不傷其尸。而晏以徒勞。遂破其頭顱而去。此乃儉葬之害。是亦不幸。非常理可論也。今葬者必壓誌文。蓋慮其必發。不然。何用置於壙中乎。

江浙無兔。繫筆多用羊毛。惟明信州爲佳。毛柔和而不聳曲。亦用鹿毛。但脆易禿。湖南二廣又用雞毛。尤爲軟弱。高麗用猩猩毛。反太堅勁也。其用鼠須只一兩莖置筆心中。如狸毛則見於唐史。疑亦太弱。南方春夏梅雨蒸溼。墨皆膠敗。滯筆而無光。徽州世出墨工。多佳墨。云以置灰中。則陰潤不能壞也。

建中靖國初。韓忠彥會布同爲宰相。曾短瘦而韓偉岸。每並立廷下。時謂鷂鶴宰相。滕甫亦魁梧。而滕待之厚。遊戲未嘗不與之俱。人呼爲內翰夾袋子。秦觀之子湛大鼻類胡人。而柔媚舌短。世目之爲嬌波斯。有揚州人黎珣字東美。崇寧中作郎官監司。又有京師開書鋪人陳詢字嘉言。皆以貌像呼爲蝦蟆。而瑱林苑西南一亭。地界近水。俗號蝦蟆亭。天淸寺前多積潦。亦名蝦蟆窩。都中輕薄子戲詠蝦蟆詩曰。佳名標上苑。窩窟近天淸。道士行爲氣。梢公打作更。嘉言呼舍弟。東美是家兄。莫向南方去。將君煑作羹。

初虞世必用方載官片大臘茶與白礬二物。解百毒。以爲奇絕。本草茶茗荈搽皆一種。俱無治毒之功。後見鄒川僧志堅云。向遊閩中。至建州坤口。見士人競採鹽麩木葉。蒸擣置模中。爲大方片。問之云作郊祀官中支賜茶也。更無茶與他木。然後知此茶乃五倍子葉耳。以之治毒。固宜有效。五倍子生鹽麩木葉下。故一名鹽麩桃。衢州開化又名僊人膽。陳藏器云。蜀人謂之酸桶。又名醋桶。吳人呼烏鹽。按玉篇。橋字皮祕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鹽可食。味酸美。本草云出吳蜀山。余疑五倍子乃吳橋子聲誤而然耳。

於發於足脛骨傍。肉冷雖合。色紫而痒者。北人謂之臁瘡。南人呼爲骭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者乃無一二。婦人以下實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婦女亦多苦之。蓋俗喜飲白酒。食魚鱉。嗜鹽味。而鹽則散血走下。魚乃發熱作瘡。酒則行藥有毒。三物氣味皆入於脾腎。而足骭之間二臟皆由之。故瘡之發。必在其所。素問云。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魚而嗜鹹。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鹽發熱則勝血之徵。）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爲癰瘍。（血熱則癰故有此。）又本草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石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氣入於四肢。滯血化爲癰疽。今白酒麴中多用草烏頭之類。皆有大毒。甚於諸石。釋經謂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況又害不在於目前者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

杜子美有贈懷李白及寄姓名於他詩者。凡十有三篇。昔遊詩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又有登兗州城樓詩。蓋務碭相鄰。而太白亦有魯郡堯祠送別長句。雖不著爲誰而作。然二公嘗皆至彼矣。世謂太白惟飯顆山一絕外。無與少陵之詩。史稱蜀道難爲杜而發。二公以文章齊名。相從之款。不應無詩唱贈送。恐或遺落耳。按工部行二。高適嚴武諸公皆呼杜二。今白集中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子詩一篇。余謂題下特脫一美字耳。杜贈白詩云。秋來相顧尙飄蓬。而李有秋波落泗水。飛蓬各自遠云。以此考之。各無疑者。俗子遂謂翰林爭名自絕。因辨是詩以釋爭名之謗。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後言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林中杯。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云。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少陵壯遊詩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李所謂友人者。疑亦杜子美也。

大人。以大對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稱父爲然。若施之於他。則衆駭笑之矣。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其失焉。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注。大人謂賢人君子。論語畏大人。注。大人卽聖人。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注。大人謂國君。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謂輔臣。大人正己而物正。謂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從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注。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如大人弗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義亦類此。唯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崔鈞云。大人少有英稱。晉陳蕃云。大人大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無徵。然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又名其叔。張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蓋謂其母。唐柳宗元謂劉禹錫之母亦曰無辭以白其大人。蘇章傳。蘇純云輔號爲大人。注。大人長老稱。尊事之也。岑彭傳。韓歆南陽大人。注。謂大家豪石。高駢傳。女巫王奉先謂畢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秦彥曰。非高公邪。呼韓邪單于傳。大人相難久之。後漢匈奴大人車利涿。唐蓋蘇文父爲東部大人。則外國亦指尊長爲大人也。梁元帝金樓子云。荆間有人名我。此人向父稱我。向子恆稱名。此其異也。又有名子爲大人者。此人恆呼子爲大人。此尤異也。又且鞮侯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注。丈人。尊老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楊詹事丈人。母獨孤氏爲丈母。故今時惟婿呼婦翁爲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譏笑。至呼父爲爹。謂母爲媽。以兄爲哥。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說而莫知以爲愧。風

俗移人。咻於衆楚。豈特是而已哉。爹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云。始興王人之爹。赦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所呼之音異也。

王逸少好鵝。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而俗子乃呼鵝爲右軍。梅爲曹公。前人已載。尺牘有湯薄右軍一隻。蜜浸曹公兩瓶。以爲笑矣。有張元裕云。鄧雍書有束招渠曰。今日偶有惠左軍者。已令具麪。幸過此同享。初不識左軍爲何物。既食乃鴨也。問其所名之出。在鵞之下。且淮右皆有此語。鄧官至待制。曲荆州詢武儒密之子。俗人以泰山有丈人觀。遂謂妻母爲泰水。正可與左軍爲對也。

北敵焉知輕重。指蹤原是漢公卿。襄陽只有龐居士。受禪碑中無姓名。人云呂本中居仁詩也。而其父好問在圍城中。預請立張邦昌之人。遂爲僞楚門下侍郎。有無名子大書此絕於常山縣驛。云呂本中屬厥頑之作云。

衢州府江山縣。每春時皆霧如霧。士人謂之黃沙落。云有沙墮於田苗果菜之中。皆能傷敗。沾桑葉尤損蠶。中人亦能生疾。是亦嵐瘴之類也。惟雨乃能解之。

明州大梅山長老法英。少有道學。兼通外學。後退居在東都淨因院。嘗有堂僧以十二時歌贊之。旣去。即鄰之於地曰。是何亂道。不謂其僧佇立戶內。皆聞見之。已而僧自他適。久之忽大理寺捕法英者付獄。而京師拘鞫初到。皆未示問目。但責其以何事到官。致有非所治而自狀其過者。英對以不知所犯。於是押足縛之。仰臥牢上。以書卷令讀。盡僧之法名凡數千名。問令供執與相識。閱之累日。乃記贊歌之人。遂以告獄吏。吏詢遊從因由。卽具道素不交關。但嘗一見而有輕笑其文之憾。恐挾此誣詆。其僧乃張懷素之黨。云與英請謀入蜀爲亂。究之旣無實跡。詢其妄引之由。果見薄之憾也。其僧坐死。英得釋放。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信可爲戒。一毀其文。而遂以死讎之。爲報之酷。亦太甚矣。

浙中少皂莢。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葉如槐而細。生角長者不過三數寸。子圓黑肥大。肉亦厚。膏潤於皂莢。故一名肥皂。人皆蒸熟暴乾。乃收。東師取皂莢子仁。煮過。以糖水浸食。謂之水晶皂兒。東驚在越。北人亦取肥珠子爲之。食者多苦腰痛。當是其性寒故也。本草不載。竟不知爲何本。或云。以沐頭則退髮。而南方婦人竟歲才一沐。止用灰汁而已。

天自東而西爲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爲右行。月一月。日一歲。乃周天。行速。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膝右繞。華嚴經淨行品云。右繞於塔。當願衆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也。而今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向以至而北。乃左繞而逆行。李長者於合論中。亦辨此失。但衆習已久。莫能正之耳。

寅午戌月。世人多齋素。謂之三長善月。其事蓋出於佛書。云大海之內。凡有四洲。中國與四夷特南贍部一洲耳。天帝之宮有一鏡。能盡見世間人之所作。隨其善惡而禍福之。輪照四洲。每歲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競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詔天下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而今世仕宦

之人。以此三月爲惡月。不肯交印視事。或謂唐之節度使與刺史。凡有兵者。初至當犒設。而此三月禁屠。故遷避。而他官亦循做爲之也。今又有二瓦之法。凡數家具六位者。以正月九月爲上瓦。五月爲下瓦。瓦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危。忌於臨官。其八卦者。以巽爲上瓦。坤爲下瓦。皆以年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術自何而有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海中。海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蹻。呂元直時爲宰相。嘲同列戲曰。草屨便將爲赤舄。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稭聊以當沙隄。

高衛黎確爲吏部侍郎。孟庾爲戶部侍郎。鬚髮皆白。而趨朝立班。常相隨。時呼爲三淸。孟年未老而早白。給事中洪擬戲之曰。公乃借補老君也。蓋是時文武官多借補者。高大忠在待漏舍。忽語黎孟曰。吾三人趨朝。常獨丞於他官。二公問其故。曰。三老五更。自有故事。尙何疑乎。

趙普以佐命功封韓王。車駕在臨安。趙子晝韓肖胄王衣同爲貳卿。時人目之爲趙韓王。

周曼。衢州開化縣孔家步人。紹興二年。以特奏名補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縣尉。待闕。有人以車輿之往尋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喚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欲送汝縣中喫棒。又嘗夜至邑中雲山寺。以知事不出參。呼而撻之曰。我是國家命官。怎敢憑地無去就。欲作狀解官。尋憎勝之。且令其僕取賂而已。曾乾曜有醜奴兒詞十三首。皆詠外州風物。其一云。驀地廝看時。亦怕那迪功郎兒。氣岸昂昂。因擢縣廳子叫道宣教。請後有無限威儀。先自不相知。取奉著剗地胡揮。甚時得歸京裏去。兩省八座。橫行正任。卻會嫌卑。令勸周所爲。則曾詞摹寫。已大奈富貴矣。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暘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鍼乃澀也。而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堪作雨衣。陝西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鐙。祖珽以蔓菁子薰目。以致失明。今不聞爲患。山東亦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爲鐙。但煙濃汙物。畫像之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色淸而味甘。誤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灰爾。嘗有婦人誤以膏髮。黏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又有旁毘子油。其根卽烏樂。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罕用。烏桕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潁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煉腦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能辨也。

本草麻蕡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勃者。故世人謂塵爲勃土。果木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麪而以乾者傅之。亦曰麪勃。浙人以米粉和糞。乃謂之米糒。音佩。而從力者韵無兩音。大業雜記載尙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凡三十七種。並加米糒。乃知此書如茶飲茗飲桂飲酪飲皆然。未知與今同否也。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絲經於木棦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彫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可就。雖作

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單州成武縣織薄縑。修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霧著。故浣之亦不紕疏。鄜延有一種絹。幅甚狹而光密。蠶出獨早。舊嘗端午充貢。涇州雖小兒皆能撚茸毛爲線。織方勝花。一匹重只十四兩者。宣和間。一匹鐵錢至四百千。又出嵌鍮石鐵石之類。甚工巧。尺一對至五六千。番鐳子每枚兩貫。邠寧州出綵綢。鳳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數十緡。原州善造鐵銜鐙。水繩隱花皮。作鞍之華好者。用七寶鑌剛飾。以馬價珠。多者費直數千緡。西夏興州出良弓。中國賭得云每張數百千。時邊將有以十數獻童貫者。河間善造篦刀子。以水精美玉爲靶。鈒鏤如絲髮。陳起宗爲詹度機宜。能官至有數百副。衢州開化山僻。人稀蠶魯。而製茶甑鐵鎖亦佳。蘇州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細。幾若羅縠。越州尼皆善織。謂之寺綾者。乃北方隔織耳。名著天下。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玄宗初立。姚崇爲宰相。張說以素憾懼。譖諸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開元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宰相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往來何所待時。假令妨農。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後竟能擠耀卿。李林甫居位十九年。卒蕩覆天下。林甫之術。蓋祖於崇也。以唐虞伊周之美。而賊亂之人猶假以爲惡。況資權譎者乎。

潁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菜門。因更修見其鐵鐺鑄字云。風和二年六月造。紀元之名。不見載籍。門西道北有晁錯廟。范忠宣再典許州。有惠政。邦人爲營房祠於廟傍。掘地得古井。不以甓甃。而陶瓦作圈。如蒸炊籠牀之狀。高尺許。皆以子口相承而上。世罕此製。亦莫知何時所爲也。余後官五原。鄜郡如鎭戎懷德邊寨。皆流沙不可鑿井。教以此製。遂獲其利。

陝西地既高寒。又土紋皆豎。官倉積穀。皆不以物藉。雖小麥最爲難久。至二十年無一粒蛀者。民家只就田中作窖。開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量蓄穀多寡。四圍展之。土若金色。更無沙石。以火燒過。絞草絙釘於四壁。盛穀多至數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實其口。上仍種植。禾黍滋茂於舊。唯叩地有聲。雪易消釋。以此可知。夏人犯邊。多爲所發。而官兵至廝寨。亦用是求之也。江浙倉庾去地數尺。以板爲底。稻連稈作把收。雖富家亦日治米爲食。積久者不過兩歲。而轉地卑溼。而梅雨鬱蒸。雖穹梁屋間。猶若露珠點綴也。

杜預好後世名。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余嘗守官襄陽。求峴山之碑。久已無見。而萬山之下。漢水故道。去鄧城數十里。屢已遷徙。石沈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設。亦徒勞耳。今州城在峴萬兩山之間。劉景升墓在城中。蓋非古所治也。峴山在東。上有羊叔子廟。萬山在西。元凱祠在焉。去三顧門四里。山下乃王粲井。石闌有古篆刻。今移在州宅後圃。過山十餘里。卽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樂。相傳躬耕歌梁甫吟於此。萬山又名小峴。或曰西峴。故子美詩云。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孟浩然葬鳳林關外。後人遷其墓碑於谷隱寺中。遂失冢所在。習池在

鳳林寺山。北岸爲淡江所齧甚遡。數十年後當不復見矣。

衡璵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蜷餘及禍。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人以爲滅族之應。冀注敗前。楮中藥化爲蝙蝠數萬飛去。考楮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期年而卒。

筆談。收陝石以蟹辟瘧鬼。余在安定。嘗會客。曹黃中捕食蝦蚼不去殼。齒齦皆傷。遂擲去之。都監楊璋見璉技皆撥去曰。不喜食此髓骨。遊師雄景叔。長安人。范丞相得新沙魚皮。煮熟翦以爲羹。一縷可作一甌。食既。范問游味新羹勝乎常否。答云。將謂是郎餼。已咍了。蓋西人食麪幾不嚼也。南人罕作麪餌。有戲語云。孩兒先自睡不穩。更將捍麪杖柱門。何如買箇胡餅藥殺著。蓋譏不北食也。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徧滿。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於種稻。而佃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於是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其子劭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王愷乃踰於劭。一食萬錢。猶曰無可下箸處。而唯曾著於世者。以李翰蒙求有何曾食萬之語也。

先公元祐中爲尚書郎。時黃魯直在館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筆墨來易米報謝。積久尺牘盈軸。目之爲乞米帖。後領漕淮南。諸公皆南遷。率假舟兵以送其行。故東坡到惠州有書來謝云。蒙假二卒。大濟旅途風水之虞。感藏高誼。無以云喻。方走海上益遠。言之悵焉永慨。余池飭寶之。崇寧初。晁無咎嘗跋其後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莫不按劍而相盼。況嗜好吳越哉。季裕加於人數等矣。又有昭陵於金花盤龍箋上飛白清淨二字。其六點作魚龍鳥獸之象。乃王著所獻三百點中所無者。又十幅紅羅上飛白二十字。本牛行王旦相家物。東坡書白紵詞。與四學士各寫其詩詞。凡二十軸歷之。照耀堂字。爲利壽勢務。於大觀之後。幸能保守。靖康中。潁川遭金國之禍。化爲煙塵。往來於心。迄今不能已已。珠玉可致。而此不可再得。是可恨也。

汝陰潁上縣。與壽春六安爲鄰。夾淮爲二鎮。號東西正陽。其西屬潁。鎮城之中有甎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載其與僧伽俱來。終於正陽云。後若千年。僧伽緣盡。彼當代其揚化。今亦下臨淮流。雖大漲不過塔基之陛。東坡守潁。有文祭之。禱雪即應。一方事之甚嚴。建炎元年。泗州浮門內火發。未及普照寺。而塔中已燄出。一夕皆盡。僧伽真像。僧徒僅能營救。別建殿以庇。方就而北兵已來。又皆燒毀。城中遂成丘墟。或云真像金人負之北去。疑釋子諱爲灰燼也。然劫燒之來。麗於形質。孰不歸空。數緣既盡。雖云堅固。亦自常滅。豈佛陀之讖。其在是乎。

管中窺豹。世人唯知爲王獻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語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豹。

雞肋編卷中

靖康初。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聖。復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時皇弟肅王使敵。爲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之。而議和既定。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太學輕薄子爲之語曰。不取肅王廢舒王。不御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其後金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入寇。薄暑乃歸。遠至湖湘二浙。兵戈擾攘。所在未嘗有樂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隱山間。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爲戲曰。彼則寒來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時趙明誠妻李氏淸照亦作詩以誚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又云。南遊尚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爲口實矣。

唐初。賊朱粲以人爲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覽前史。爲之傷歎。而自靖康丙午歲。金人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爲不羡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腳羊。唐止朱粲一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饑餓疾疫陷墮。其死已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老眼親見此時。嗚呼痛哉。

吳傅子華中奉云。渠倅歙州日。太守李裁者信州人。每夕焚尊勝陀羅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禹州。有一

妓忽持白紙至郡。視其神色。大異平日。詢其所訴。乃云某乃境內之神。每荷公厚賜。欲以少事相報。願使吏以授其言。遂令書之云。某月日郡界當有災。比鄰境為輕。冀無甚懼。欲再詢其名號。則妓已省。不自知其來也。至其日果大風雨。已而震雷大雹。傷害田稼。但循江而過兩岸所及不廣。比郡至殺人畜。田之損者十多八九。又嘗自鎮府將還家。泛舟已到桐廬。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尋李大府船。李驚起視之。乃一老人衣布道袍云。睦州賊發。吾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回也。李欲登岸詢其子細。則已不見。遂遷還會稽。乃方臘已至睦州。同行數十舟往者皆遇害。李後守嚴。盡飾境內神祠。有一廟神像皆毀。惟三爨獨存。而吳不記其名。嚴之城隍神乃敕封王爵。亦世所罕有。吳亦不憶其始因也。則曾勝之利於幽冥。亘不可不信矣。

建炎之後。以國用窘匱。凡故例羣臣錫予。多從廢省。惟從官初除。鞍馬對衣之賜猶存。而省其半。紹興二年。黎確由諫議大夫除吏部侍郎。見其賜目。後用御寶。而云馬半匹。公服半領。金帶半條。汗衫半領。袴一隻。甚可笑也。然皆計直給錢。但當減半計數可矣。時有司之陋。大抵多類此。

兩朝誓書。景德二年二月一日。奉聖旨令上石於天章閣。其詞曰。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仍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報書云。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云。以風土之宜。（其下文同前至）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專具諮述。不宣。謹白。自是兩國百有餘年。堅守盟書。民獲休息。而宣和中與大金結好。亦有不克享國之言。後先渝之。至以失信為責。改立偽楚。四海之人。肝腦塗地。孔子以兵食為可去。可見矣。（昭陵時呂夷簡為相錄西夏本。先方達劉六符來索故地又增幣十萬。富鄭公報使。僅免敗具。不用獻字而已。）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盡。省曹臺閣。皆令老吏記憶舊事。按以為法。謂之省記條。皆臨時徇私自便。而敵騎自浙中渡江北歸。官軍敗於建康江中。督將尚奏功云。其四太子幾乎捉獲。亦為之推賞。時謂以省記條推賞乎。

范覺民為相。事皆委之都司。而郎中王萬萬格刻薄苛細。士夫多被其害。時為之語曰。逢萬多齟齬。遇格必阻隔。後欲行討論法。乃有大姦而濫及衆人。竟送吏部。而范亦緣此被逐。

紹興中。以財用窘匱。武臣以軍功入仕者甚衆。俸給米麥。雖宗室亦減半支給。其後半復中損。至於再三。遂至正任觀察使。纔請兩石六斗。唯統兵官依舊全支。若劉韓二開府。張浚太尉。王瓔承宣等。乃為統兵

官。如殿前馬步三帥。皆不得預。時步軍都指揮使闞稽云。昔為殿前班長行。請米四石八斗。今作步軍太尉。乃反不如。而又不得為統兵官。是尤可笑也。（蓋是時殿前諸軍數百。見殿帥郭仲荀云。之外三十八人。每人皆留。有從者其十五人也。）

開府劉光世。延安人。其先以夏將歸朝。及建炎之後。以功臣檢校太傅西鎮節使開府。部曲皆西人。有闕將王德。勇悍而醜。軍中目為王夜叉。最為有名。時文士濟南王治字夢良。亦木強少和。言必觸忤。作叉兩果。後為大理治獄正。人亦呼之為王夜叉。以比陰獄牛頭夜叉也。

昔契以佐禹有功封於商。而賜姓子氏。周封微子啓於宋。後十一世孔父嘉之孫以王父字為孔氏。其子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奔魯為大夫。因家于魯。其曾孫是為先聖。而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又有孔悝。出於姬姓。皆在子氏之先。非孔子之後也。孔子以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歲十月庚子日生。即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敬王二十一年四月己丑日薨。哀公十六年也。母顏氏之第三女。名徵在。娶宋之幷官氏。大中祥符元年。封父叔梁紇為齊國公。母魯國太夫人。妻鄆國夫人。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夫子褒成宣尼公。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為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贈太師。則天天授元年。封隆道公。明皇開元二十七年。謚文宣王。宋眞宗祥符元年。加號玄聖文宣王。續改至聖。其嗣襲。魏封魯國文信君。秦封魯國文通君。漢高祖封奉嗣君。平帝改褒成侯。後漢明帝改褒亭侯。魏文帝改崇聖侯。晉武帝改奉聖亭侯。宋文帝崇聖侯。後魏文帝崇聖大夫。孝文帝復為侯。北齊文帝改恭聖侯。後周宣帝封鄒國公。隋煬帝紹聖侯。唐太宗褒聖侯。明皇文宣公。宋仁宗改衍聖公。哲宗改奉聖。崇寧三年復封衍聖公。制云。孔子之後自漢元帝封其爵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改為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為允。宜改封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願為衍聖公。廟中有孔子手植檜三株。兩株雙立御贊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一在杏壇東南。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晉永嘉三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年中一枝復生。蓋千五百餘歲矣。廟中後漢碑三。魏碑三。齊碑一。隋碑二。唐碑十四。林中塚碑一。在伯魚墓前。漫滅不可讀。漢碑九。孔氏宅除諸住外。祖廟殿廷廊廡皆三百一十六間。其四十七代孫傳作東家雜記。所載甚詳。此其大略者也。

章誼宜叟侍郎。有田在明州。紹興二年。出租預買絹三匹。三年增九匹。歎其賦重。從兄彥武在傍曰。此作法自斃之過也。初宜叟為大理卿。戶部侍郎柳庭俊乃是妻兄。寓居章舍。一日會飲。酣醉熟寢。遂至暮不醒。柳弟來白明當進對。未有劄子。柳驚起。即問章有何事可論。章戲曰。方今財用窘匱。將天下官戶賦役同於編氓。此急務也。柳大喜為然。明日陛對。具陳此事。遂即施行。士夫之家。既不能躬耕以盡地利。分租已薄。又無商賈他業。而與庶民庸調相等。其受害蓋出於一言之戲。自斃之語。誠有味也。

杜甫有義鶻行。張九齡有鷹圖贊序曰。鳥之鷙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按古人稱鶻

鶉。又爲鳥累百不如一鶚。而鶚今不見於世。豈名之變耶。然鶚又不可居鷹鶚之右也。

杜甫鵰賦云。常九秋之凄清。見一鶚之直上。伊鷙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鵰之大略也。則甫蓋以鵰爲鶚矣。而孟康注漢書云。鶚。大鵰也。顏師古曰。鷹鷂之屬。非鵰也。禮部韻。鶚。鵰屬也。顏師古注漢書云。隼。鷙鳥。即今鶻也。說者以爲鶚。失之矣。鶻字音胡骨反。鶻與鶚別。又貫殖傳。隼亦鷙鳥。即今所呼爲鶻者。

唐明皇注孝經。道德經。金剛經。張曲江有賀狀云。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家。僧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今孝經盛行。道德經亦有石刻。唯金剛經罕見於世也。 張文獻集載賀上仙公主登遐狀云。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之應。爰至啓殯。乃知尸解。又承特案藏濟處齋於滋味。素含眞氣。自不食腥。洎於遷神。更標奇迹。伏望宜付史館。以昭靈異。仍望宣示百官。詔曰。道有默僊。謂之形解。古來既有。今亦將然。蠢幼之年。傷其天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眞。且與方外爲心。不比人間結念。所謂書諸國史。以襃美玄。卿亦史官。任爲凡例。衆請宜示者並依。而新史不載。豈以其妖妄而削之乎。曲江號爲端士。亦復爲此。將非林甫擠迫之故耶。至上僊之語。今雖帝子之貴不敢用矣。

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鉤。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沉知食駛。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唐張曲江集載明皇敕突厥書云。敕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鍾彼國。苾伽可汗傾逝。聞已惻然。自二十年間。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異所生。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爲子。可汗即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疏少許。今修先父之業。復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故其下書皆呼爲兒。而宋朝與契丹。始以年齒約爲兄弟。而彼主享國之永。至哲宗時遂爲大父行。與謂漢爲丈人。虜敕稱可汗呼兒異矣。

唐高宗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他日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欲皆廢之。張九齡不奉詔。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人主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九齡能相。帝召宰相審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德宗欲廢太子。立姪舒王。李泌曰。賴陛下語臣。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獲免。李勣首倡姦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惡。至德宗便謂當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則作俑者可不慎乎。卒之長源能保其家族。而敬業之禍。戮及父祖。剖棺暴尸。忠邪之報。亦可以鑒矣。而蹈覆轍者相接。哀哉。

常袞集有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敕旨賜臣緋衣一副。幷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鑿牽雪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

虹玉楷。祇奉寵榮。頓忘踐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鵜鶘之譏。難酬天造。則知唐世玉帶施於緋衣。而架魚亦懸於玉帶也。

本朝宗室凡爲班環衛官。皆以皇伯叔姪加於銜上。更不書姓。雖祖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則去皇屬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時以爲非。靖康中。乃復舊制。常袞集載李讓除祕書監詞云。昔劉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祕寶。豈可避親。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祿卿同正員嗣澤王讓。幼嗣藩國。夙彰忠孝。蓋唐世非期親不加皇字。雖出閤外任亦不著姓。而以當從載於銜上。似爲得也。然本朝宗子皆復名。而連字宗派服屬。見而知之。又漢唐以來所弗逮者。

柳子厚龍城錄。載賢宜伯愛金華山。即今婺路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以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寶。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晨字仲卿。漢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貶於東陳。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則道士唐玉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嘗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路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眞之徒歟。余嘗觀金華圖經。乃謂劉孝標居此洞以集文選。其謬誤如此。紹興中。歐陽文忠公孫愬守婺。余嘗錄仲卿事與之。使改正舊失。未知曾革其非否。

河州鳳林縣鳳林關。襄陽府襄陽縣鳳林山鳳林關。嚴州遂安縣有鳳林鄉。弘農郡隋改曰鳳林郡。婺州金華縣。梓州射洪縣。皆有金華山。如龍門丙穴之類。亦有數處。

昔四明有異僧。身矮而皤腹。負一布囊。中置百物。於稠人中時傾寫於地曰。看看。人皆目爲布袋和尚。然莫能測。臨終作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百千億。時時識世人。時人總不識。於是隱囊而化。今世遂塑畫其像爲彌勒菩薩以事之。張耒文潛學士人謂其狀貌與僧相肖。陳無己詩。止云張侯便便腹如鼓。至魯直遂云。形模彌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則東坡謂李方叔我相夫子非癯僊。蓋廋語矣。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挂歇息牌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寢故也。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且起與裹頭帶巾。必皆覽鏡。時謂三照相公。

二浙舊少冰雪。紹興壬子。車駕在錢唐。是多大寒屢雪。冰厚數寸。北人遂窖藏之。燒地作蔭。皆如京師之法。臨安府委諸縣皆藏。率請北人教其製度。明年五月天中節日。天適晴暑。供奉行宮。有司大獲犒賞。其後錢唐無冰可收。時韓世忠在鎮江。率以舟載至行在。兼晝夜牽挽疾馳。謂之進冰船。

泉福二州婦人轎子。則用金漆。雇婦人以荷。福州以爲僧擎。至他男子則不肯肩也。廣州波斯婦繞耳皆穿穴。帶環有二十餘枚者。家家以篾爲門。人食檳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盡篾門。又婦女凶悍喜鬭訟。雖遭刑責而不畏恥。寢陋尤甚。豈秀美之氣鍾於綠珠而已邪。

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麞麂。人取其皮以爲衾褥。又彼中造嗞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蓋謂此也。

劉光世爲浙西安撫大使，父延慶本夏人也。參議官范正興除直龍圖閣告詞云：入幕之賓，以折衝尊俎爲任；從軍之樂，以決勝笑談爲功。高適受哥舒之知，石洪膺重祚之辟，蓋翰與烏皆善人，且識其尊俎笑談以爲功任也。又李擬除工部侍郎詞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凡今冬官之屬，以予觀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羨數。考冢宰官府之六屬，各爲六十，而天官則六十四，地官則七十，夏官則六十七，秋官則六十六，蓋斷簡失次而然，非實散亡也。取其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宮，其數乃周。汝尚深加考覈，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則六職者均一，非特可正歷代之違，抑亦見今日辨治之精且詳也。非汝其誰任此。皆洪炎之詞。後洪除在京宮祠，請給人從班著並依舊，而同列趙思誠繳駁，以謂士指爲不諳務中書舍人，其任代言之職，自有國以來，未有如此之謬者。遂罷爲在外宮觀。

自熙寧中分三省職事，故命令所出，必自中書宰相進擬差除及應干取旨施行者，亦由此而始。門下但掌省審封駁，尚書奉行而已。故士夫有求請差遣得判中字者，更無不得之理。然蔡京爲相，欲要時譽，凡有丐乞，皆對其人而書中字，莫不歡欣稱頌，而有異行草之殊。堂吏陰識其旨，得失稽留，不言已喻。至王黼秉政，率作此中字，必須再呈。其不與者，則加一筆而爲申，作僞心勞，遂使真可得者，初亦疑面不喜。又何要譽之有。

凡天下獄案讞，其狀前貼方寸之紙，當筆宰相視之，書字其上，房吏節錄案詞大略，黏所判筆，以尚書省印印之。其案具所得旨付刑部施行，雖繫人命百數，亦以一二字爲決，得上字者則皆貸，下字者並依法。中字則奏請有所輕重，聚則隨左右相所兼省官商議，三聚則會三省同議，不過此數字而已。此豈所以爲化筆歟。

宋煇字元實，奉明坊宣獻公之族子也。貌偉而黑色，無他才能。在揚州，嘗扈高宗登舟渡江，故被記錄。歷登運使，以殿撰知臨安府，士民皆誑惡之，目爲油澆石佛。甚者呼爲烏賊魚，謂其色黑，其政殘，其性惡也。又作賦云：身衣紫袍，則容服之相稱；坐乘烏馬，因人畜以無殊。仍謎以嘲之曰：臨安府城裏，兩個活畜生。一個上面坐，一個下面行。以其常乘烏馬故也。嘗有舟人殺士人一家，乃經府陳狀云：經風濤損失。煇更不會問，便判狀令執照。後事敗於嚴州，尚執此狀以自明，鞫之，前後此舟凡殺二十餘家矣。其在臨安，凡兩經遣火，焚一城幾盡。人謂府中有遺火軍，故致回祿。蓋取其姓名移析爲此語。竟以言者論其謬政而罷。不數月，即除沿海制置使，終以扶持之勞，簡在上心也。言者弗置，命乃不行。

徐稱，豫章南昌人。陳蕃爲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稱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蕃傳云：爲樂安太守。（本名千乘，和帝更名。）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蕃自樂安左轄慈武令，遷尚書，出爲豫章太守，則爲孺子下榻，乃在璆至之後，而不著者，豈周無他事而徐有傳，且又載於世說與滕王閣序，故顯於後世耶。亦猶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本鄒陽之書。元初中，樊準上疏薦龐參，已用之，而人獨稱爲孔融薦禰衡之語。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此劉陶之疏，而世但知爲范蔚宗論也。

京師新門裏向氏南宅，乃丞相舊居，後欽聖憲肅別爲居第，故有南北之號。其南第屢經回祿，獨廳事不

焚。後因甜瓦，於屋楣中得華嚴經一卷，余皆刊淨行品施人，帖於屋柱間。凡數十年，已萬餘本矣。後以遺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張博尚書帖於竹窗上。紹興二年臘月八日，臨安大火，燒數萬家，張氏之居亦盡被焚，獨其竹窗半焚，至所帖經處而止，其上屋一間亦獨存，是皆可異者也。

紹興三年七月，朱勝非以右僕射丁母憂，未卒哭，降起復制詞，吏部侍郎權直學士院陳與義之文也。以茲宅大憂四字命翰林學士綦崇禮帖改爲方服私艱，陳待罪而放。議者謂麻制中有於戲邦勢若此，念積薪之已然，民力幾何，儼奔驅之將敗，歎之論相，何可以不備，卿之圖功，亦在於攸終，同列惡其言，故以宅憂疵之。昔楊文公以真廟御筆改鄰壤一字，即辭職而去，後許□□作哲宗哀冊云：紫蠶輿而增痛，上皇改攀爲撫，痛爲愴，亦以不稱辭位，留之再三，竟改禮部尚書，今使他人竄易，止待罪而已。又言鄭公凡十九章竟不起，末才一劄子，即不許收接文字，皆非故事，蓋時異不得而同也。

曾南豐子固爲越倅，作鑑湖圖序曰：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九千頃而已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堤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徑斗門，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近，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一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宋興，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日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十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谿，自樵風涇至於桐隖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云云。宣和中，王仲嶷爲太守，遂盡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二十五畝以獻於官，則民之盜者不復禁戢。其蔣堂、杜杞、吳奎、范師道、施元長、張伯玉、陳宗言、趙誠，復湖之議，與錢鑄之遺法，後世不復可考矣。

國朝祠令，在京大中小祀，歲中凡五十。立春祀青帝，後亥祭先農，後丑祀風師，皆於東郊。孟春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是日祀感生帝，皆於南郊。享太廟后廟。仲春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廟，上戊釋奠昭烈武成王廟，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祭五龍祠，剛日祭馬祖於西郊，春分朝日於東郊，是日祠東太一宮，開冰祭司寒於冰井。季春吉巳祭先蠶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後申祀雨師雷師於西郊。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享太廟后廟，五年一禘，則停時享。夏至祭皇地祇於北郊，是日祠中太一宮。季夏土王祀黃帝於南郊，祀中霤於太廟之庭。立秋祀白帝於西郊，後辰祀靈星於南郊。孟秋享太廟后廟。仲秋上丁釋奠於至聖文宣王廟，上戊釋奠於昭烈武成王廟，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宮貴神於東郊，剛日祀馬社於西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是日祠太一宮，祀壽星於南郊。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後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北郊。孟冬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享太廟后廟。三年一祫則俟時享。祭司寒於北郊。剛日祭馬步於西郊。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南郊。是日祠中太一宮。季冬戊日蜡百神大明夜明於南郊。臘享太廟后廟。祭太社太稷。藏冰祭司寒於冰井。右並司天監於一季前以擇定日供報太常禮院參詳訖還監。乃牒尚書祠部。具擇日申牒散下。

凡大祠中祠用樂。內中祠風雨雷師五龍堂先蠶。並不用。天地日月九宮。[闕]日遇忌日。不妨作樂。太社太稷以下。則備而不作。天地、宗廟、神州地祇、太社、太稷、五方帝、日月、太一九宮貴神、蜡祭百神、太廟奏告。並為大祠。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先農、風師、雨師、雷師、至聖文宣王、昭烈武成王、五龍堂、先蠶、先代帝王、嶽鎮海瀆。並為中祠。散齋三日。致齋二日。馬祖、先牧、中霤、靈星、壽星、馬社、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司寒、馬步。並為小祠。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曰。予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有焚稿者非歟。曰。非伊尹周公為之。近世取區區小亮者為之耳。以焚其稿為掩君之過。而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稿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己也。豈愛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稿而惡後世庸距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曰。此非聖人所曾言也。今為一有是理。亦謂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

王令逢原上劉莘老書。論詩之弊曰。古之為詩者有道。禮義政治。詩之主也。風雅頌。詩之體也。比賦興。詩之言也。之五與變。詩之時也。鳥獸草木。詩之文也。夫禮義政治之道得。則君臣之道正。家國之道順。天下之為父子夫婦之道定。則風者本是以為風。雅者用是以為雅。頌者取是以為頌。則賦者。賦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興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與變。得失於此者也。鳥獸草木。文此者也。是古之為詩者有主。則賦比興風雅頌以成之。而鳥獸草木以文之而已爾。後之詩者。不思其本。徒取其鳥獸草木之文以紛更之。惡在其不陋也。

曾子固作厄臺記云。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武王有夷齊之譏。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為貴乎。是知合於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逸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歌。美之為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

身歿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逃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遠。因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為厄乎。

李邦直作韓太保墓表云。公諱惟忠。著籍真定。為靈壽人。忠憲公曾祖。今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以忠憲公贈太保。太保之子諱處均。韓國公。韓國公之子諱保樞。魯國公。魯國公之子則忠憲公也。封陳國公。子八人。自太保至丞相才四世。五世而諸孫尤衆。自忠憲公至高祖。四世贈一品。上下衣冠七世。蓋自唐末更五代。天下之民。糜於兵火之毒者二百餘年。至太祖太宗起河北。有天下。芟除禍難。拯撫赤子。而置之太平安樂之地。累聖繼之。以休養生息為事。其羽翼左右。躍馭馳驟者。非一時之豪傑。考諸國史。則累朝將相。頗多河北人。若趙韓王普。實保塞人。曹冀王太尉旦莘人。張尚書詠清豐人。柳公開元城人。李文靖公沆肥鄉人。張文節公知白清平人。宋宣獻公綬平棘人。韓忠獻公琦安陽人。餘有名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數。稽皆原其故矣。夫河北方二千里。太行橫亙中國。號為天下脊。而大河自積石行萬里。砥柱。傍緣太行至大伾。斗折而東。下走大海。長岡巨阜。紆餘盤屈。以相拱揖抱負。小則孕一州。大則連數郡。其氣象如此。而士風渾厚。人性質樸。則慷慨忠義之士。固宜出於其中。雖或有不遇。不及自用其才。亦必淹鬱渟蓄。發益大。澤浸益遠。以施於子孫。亦自然之理也。元豐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鎮定武。乃詣靈壽。既祠謁墓下。因屬濟臣為之表。而得陽翟孫勰叔書於石。不獨著太保公之系。將以徧示天下為人子孫者焉。忠憲公名億。事仁宗為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八子。綜、絳為宰相。維為門下侍郎。四為員外郎。一寺丞。早世。故黃魯直為子華輓詩云。八龍歸月旦。三鳳繼天衢者。蓋實錄也。

蔡京太清樓侍宴記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寵過省愆。復官就第。詔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宴太清樓。召臣執中。臣俁。臣偲。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渭仁。臣居中。臣渭武。臣倧。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人擊鞠。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昔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蘿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殿止三楹。几案臺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純綠。飾緣無文采。東西廡各有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洞曰玉宇。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榜曰玉洞瓊文之殿。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京奏曰。宣和殿閣亭沼。縱橫清虛雅素若此。則言者不根蓋不足卹。日午謁者引執中已下入。女童樂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牀以次立。酒三行。上顧謂群臣曰。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略去苛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間。已而群臣盡醉。京又為皇帝幸鳴鑾堂記曰。宣和元年九月。令芝生道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龍江汎舟由天波谿至鳴鑾堂。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連呼曰。妃答拜。臣欲謝。內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榮遇。鳴鑾固卑陋。且家素寠無具。願留少頃。使得伸悰奉意。上曰。為卿從容。臣退西廡視庖膳。上為

畢吞聲飲。歡笑如家人。六遣使持碼碯大杯賜酒。遂御西閣親手調茶。分賜左右。妃亦酌遣使道由臣堂親臥內。嘆其弊惡。步至芝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當萬死。上曰。既爲姻家。不名臣禮。當敍親。上親以手持橄欖以賜。時屏內御坐有嬪在側。咫尺不敢望。衆謂曰。妃也。妃與顧遜起立。臣附童貫致禮。乃奏乞遣貫爲妃卿。上乃酌酒授貫。妃飲竟。上又酌爲妃酬酒。上謂蕃。妃剖橙榴。折芭蕉。分餘甘遣臣婢竟遺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賜師相。無頃刻廢忘。論師相知無忘。臣懷感歎謝。上又賜酒命貫酌曰。可與貫語。貫爲臣言。君臣相與。古今無若者。臣嗚咽嗟惜。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是也。貫遂以聞。上駭曰。御卿若此。小人猶敢爾。昨日再山對講紵治彥純。己見其離間。故能山尹事。脫豈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故羅織耳。頒衆紙卽屏上草詔釋彥純。出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貫陪遂醉。諸孫掖出。京之敍致親暱如此。不特欲誇耀於世。又將以恐動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爲榮也。而適足以爲國家之辱焉。時以其居傍爲土木。賜紫羅萬匹。使製帶幕而京之獻遺亦數十萬。紹後戶部侍郎王蕃發之。究治皆權貴務鐃也。所謂天波谿者。由景龍門寶籙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絛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年禍水。而小民謠言十不換中。萬乘官家渠底串者是也。

自中原遭亂以來。民人死於兵革水火疾饑墜壓寒暑力役者。蓋已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癘。至有滅門。如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騎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幾百里。多種柑橘桑麻。餬口之物。盡仰商販。紹興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餓死。富家遣人負載。蹈冰可行。遽又泮坼。陷而沒者亦衆。汎舟而往。卒遇巨風激水。舟皆卽冰凍重而覆溺。復不能免。又是歲八月十八日。錢唐觀潮。往者特盛。岸高二丈許。上多積薪。人皆乘薪而立。忽風駕洪濤出岸。激薪尚摧。死者有數百人。衢州開化縣界嚴徽信州之間。萬山所環。路不通驛。部使者率數十年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處。三年春。偶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有白馬洞繆羅老殺保正。怒其乞取。其弟四六者。飄衣緒服傳宣諸勸。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七夕日。興化軍忽大水。城內七尺。遂及泉州界。漂千餘家。前此父老所不記。蓋九州之內。幾無地能保其生者。豈一時之人數當爾邪。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按此閣本此條下廿二字皆闕。今從影元鈔本增入。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逵。時爲指使。皆禮異之。又教狄以左傳。幕府得人。多所薦達。又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壻蘇炎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卽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於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窗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櫺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裸身坐於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諝。以壽終。

中書舍人四員。分掌六房。事無鉅細。皆與宰相通簽。奏狀書銜。亦俱平寫。但押字卽在紙後印寫心中。與他官司異也。

任忠厚。蜀人。有文。馳學上庠。一目眇翳而身甚長。服賜第時綠袍纔不及踝。然喜嘲謔。嘗從一友人。其人悲曰。公狀貌如此。曾自爲其目否。任見其怒。卽曰。吾亦自有詩也。聞之云。有個官人嫌侍己。著領藍袍罩諕彼。而上帶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陳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文歇後語也。

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爲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旣薙度乃成禮。市中亦製僧帽。止一圈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壻始來。喧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爲詩曰。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卽使自營嫁裝。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卽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也。

全州興安縣石灰鋪。有陶商公詩云。馬度嚴關口。生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勢一源出。梅梢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嘗直題其後云。修水黃庭堅竄宜州。少休於此。觀商公五言。歎賞久之。崇寧三年五月癸酉。南風小雨。至紹興中字跡猶存。

黃策在平江府出賣蔡京籍沒財物。得京親書親奉聖語劄子云。元符三年五月十日。召赴內東門小殿。上曰。廢后久處瑤華。皇太后極所矜憐。今欲復其位號。召卿草制。奏曰。臣曾草廢后詔。今又草復后制。臣豈得無罪。上曰。此豈干卿事。蒙皇太后言。昨先帝旣廢后。亦有悔意。曾語與皇太后。今先帝上僊。追前意與復位號。於理無嫌。臣京對曰。古無兩后。今日因皇太后恩憐。理亦無妨。但臣聞有復必有廢。未知聖意如何。存之何害。廢之何辭。上曰。元符皇后。先帝所立。位號已定。豈可更廢之。適足以彰先帝之失。臣京曰。聖意如此。天下幸甚。元符皇后存之何害於朝廷。廢之適足快報怨於先帝之人。存廢於朝廷無利害。恭聞德音。有以見陛下敦兄弟之義。皇太后敦母愛之仁。天下幸甚。按京之心。當時備載一時之語。蓋欲彰大有功於昭懷。謂初未嘗致意於昭慈。聖獻之廢。哲廟嘗有悔意也。紹興初。取京親書。因下詔曰。隆祐皇太后遜避不反。殯葬有期。永懷保祐之功。務極褒崇之典。爰念擬垢於紹聖之末。卽瑤華而退居。復位於建中之初。實欽聖之慈旨。屬姦臣之當制。乃隱沒而不言。莫洗謗傷。久淹歲月。至三年八月。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以隱沒不言之事。天下未知。乞將京所進錄聖語劄子宣付史館。遂從其請焉。

范忠宣公自隨守貶永州安置誥詞。有謗詛先烈之語。公讀之泣下曰。神考於某有保全家族之大恩。恨無以報。何敢更加誣詆。蓋李逢乃公外弟。嘗假貸不滿憾公。後逢與宗室世居狂謀事露繫獄。吏問其發意之端。乃云因於公家見推背圖。故有謀。時王介甫方怒公排議新法。遽請追逮。神考不許曰。此書人皆有之。不足坐也。全族之恩。乃謂此耳。

建炎後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韓遇之送僧澄觀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皆言澄

潛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凡．釋氏營建作大緣事．雖粗行業．然非有才智亦不可也．平江府常熟縣有僧文用．目不識字．而有心術．始欲建寺．即倡云．城西北有山．而東南乃湖水．客勝於主．在術家爲不利．若於湖濱建爲梵宮．起塔其上．則百里之內．四民道釋．當日隆於前矣．乃規沮洳淺水之中．欲置寺基．於是邑人欣然從之．老幼負土．雖閨房婦女．亦以裙裾包裹瓦石填委其上．不旬月遂爲基陸．乃襯爲甎塔．再級則止．又作輪藏．殊極幺麼．他寺每轉三匝．率用錢三百六十．而此一轉．亦可取金才十之一．日運不輟．遂鑄大鐘．用銅三千斤．時慧日東靈二寺．已爲亡人撞無常鐘．若又加一處．不特不多．且有爭奪之嫌．文用乃特爲長生鐘．爲生者誕日而擊．隨所生時而叩．故同日者亦不相礙．捷施不貲．先是酒務有漏瓶棄之．文用乞得數千枚．散於邑中編戶．每淘炊時．丐置一掬其中．旬日一掠．謂之旬頭米．工匠百數．賴此足食．慧日禪寺爲屯兵殘毀．縣宰欲請長老住持．患無以供給．文用首助錢五百千．由此上下樂之．施利日廣．自建炎戊申至紹興癸丑六歲之間．化錢餘十五萬緡．又請朱勔墳寺舊額爲崇教興福院．不數年遂爲大剎矣．其人故未可與澄觀擬．但其所爲．皆用權術．悅人以取．而人不悟也．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侯廟．江水在其下．亦曰通應．地名迎僊．水極深緩．海潮之來．亦至廟所．故其江水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最珍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即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爲佳．雖山谷之博聞．猶以通印叢魚爲披縣黃雀之對也．至云鯊魚背上通三印．則傳者舛謬．正可與一壓爲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爲貴也．

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癸丑七歲之間．在執政者三十有五人．凡易十一相．而呂頤浩朱勝非皆再入．蓋無歲不能易也．時以地遠員多．惟選人得終三考．京朝官以上率二年成資．仰替．從官郎曹率以遷陞．歲餘不遷者已有淹滯之歎．士子戲謂自周歲以至三年．蓋有高下之序也．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韌不可斷．時平江童謠曰．地上白毛生．老小一齊行．臺臣論其事．因下求言之詔．宰相呂頤浩由此以罪罷．按晉志．成帝咸康初．孝武太元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其後征伐徵斂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焉．時軍卒多所掠婦女．人有三四．每隨軍而行．謂之老小．方韓劉自建康鎮江更戍．既而劉移屯池州．韓復分軍江寧．王瓊往湖南．岳飛自江外來行在．即至九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小之行．已數十萬人也．

臨沂縣韓彥文作二府除拜錄．載本朝自建隆庚申至紹興癸丑一百七十四年之間．任二府執政者三百四十餘人．宰相八十人．范宗尹建炎四年拜平章事．年三十二爲最少．畢文簡士安景德元年作相．年八十五爲最老．執政一百三十四人．范宗尹先作相一年．畢文簡與拜相同歲．二人亦皆爲長幼之冠．西樞一百三十四人．章質夫楶崇寧元年年七十六爲同知院事．寇萊公準淳化二年爲副使．年三十一．惟傅堯俞爲中書侍郎．韓縝訓曹輔爲樞密．三人皆不知其甲子也．內除七十七人互見．實二百七十一人．周朝舊相亦在其中．

周邦彥待制嘗爲劉昺之祖作埋銘．以白金數十斤爲潤筆．不受．劉無以報之．因除戶部尚書．薦以自代．

後劉緣坐王寀妖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職．罷知順昌府宮祠．周笑謂人曰．世有門生累舉主者多矣．獨邦彥乃爲舉主所累．亦異事也．

顧臨子敦內翰．姿狀雄偉．少未顯時．人以顧屠嘲之．元祐中．自給事中爲河北都運使．蘇子瞻作詩送之云．我友顧子敦．軀膽兩雄偉．便便十圍腹．不得貯書史．容君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臥江海．了不見慍喜．磨刀向豬羊．釀酒會鄰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敕手．濃墨寫黃紙．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劍履．翻然向河朔．坐念東郡水．河來屹不去．如尊乃勇耳．顧得之不樂．既行．華公祖道郊外．子瞻辭疾不往．和前韻以送．因以解紛焉．君爲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上書苦留君．言拙輒報已．置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攀輿共六尺．食肉飛萬里．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遙知別送處．醉墨爭淋紙．我以病杜門．商顏空握履．後會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蔡叔厚云．進士登第．赴燕瓊林．結婚之家．爲辦支費．謂之繫地錢．至庶姓而攀華胄．則謂之買門錢．今通名爲繫捉錢．凡有官者皆然．不論其非榜下也．

白樂天詩云．歲盞後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餳．又云．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後．（樂天寒食詩云．三杯藍尾酒．）遨頭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遊．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皆用藍字．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姥共食一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尾．於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盞屠蘇酒．自小飲至大．老人最後．所餘爲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餳膠牙．俗亦於歲旦嚼琥珀餳．以驗齒之堅脫．故或用較字．然二者又施之寒食．豈唐世與今異乎．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多不曉玉樓銀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見於道家．謂肩與目也．又有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諺語也．若無杯枕．則後世不知其爲酒與睡矣．

元祐末已有紹述之論．時來之邵爲御史．議事率多首鼠．世目之爲兩來子．紹興中．呂元直爲相．驟引席益爲參政．故席感恩．悉力爲助．已而徐師川在西樞．得君．與呂不協．席乃陰與徐結．於時又號爲二形人．謂陽與呂合而陰與徐交也．呂既出而欲爲刺虎之術．竟不能就．而反被逐．士夫莫不快之．

有人自云能使磁柚相搏．因先斂錢．以二瓢爲試．置之相去一二尺．而跳躍相就．上下宛轉不止．人皆競出錢．欲看石柚相擊．遂有告其造妖術惑衆．收赴獄中．鋼以鐵鎖．灌之豬血．其人訴云．二瓢向在懷中．乃搗磁石錯鐵末．以膠塗瓢中各半邊．鐵爲石氣所吸．遂致如此．其云使石者．特紿衆以率錢耳．破之信然．久乃釋之．

紹興中．在錢唐八座止兩人．洪擬黃叔敖也．每傳呼尚書．則市人相戲．問是何顏色者．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間爲南宮留守．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爲言者所攻而罷．又有典樂徐申知常州．押綱使臣被盜．具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始悟以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史臺．申朝廷．身死即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許先之監左藏庫．方謂衆人．衆有武臣親往撫之

曰。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先支給。許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覆許先支。今尚未得。詐諭曰。公可少侍。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彥作西樞。有副承旨嘗喚狀。而陳牒姓張校尉。名與汪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知爲誰。久不敢出。再三喚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彥。左右笑恐。汪罵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

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恥爲營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費者。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爲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浙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於無氣也。鵬按閩本無此條今依影元鈔本補入

崇寧中方嚴黨禁。凡係籍入子孫。不薦仕宦及身至京畿。時司馬樸文季。溫公之姪孫。外祖乃范忠宣。又娶張芸叟之女。元祐年中受外家恩澤。世謂對佛殺了無罪也。又晁十二之道自爲侯人過階語云。但僕元祐間詩賦登科。靖國中宏詞入等。尚之喚作哥哥。補之呼爲弟弟。甚人上書耶。甚人晁詠之。聞者莫不絕倒。

金人南牧。上皇遜位。乃與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綱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買魚。酬價未諧。估人呼爲保義。上皇顧攸笑曰。這漢毒也。歸猶賦詩。用就船魚美故事。初不以爲戚。

秦魯國大長公主。昭慶之女。下嫁錢景臻太傅。於今上爲曾祖姑。二子忱愐皆爲節度使。靖康中淪爲上將軍。遂無俸給。幼子蕭郡防禦使。至紹興間。新制非經參部人不勘支俸錢。三子遂俱無祿。獨大主所請錢斛。已不能足用。又避地徧走二廣。所至多不給。時年餘七十。上表乞赴行闕不允。再具奏妾雖迫於飢寒。不敢妄有干求。但以年老多病。殘漏之餘。得一望清光。雖死不恨。始聽來朝。上皇故公郡縣主爲帝宗族姬。時以語音爲不祥。至是飢寒之言。果見於文表。是可怪也。

宋景文與兄元憲少時。嘗謁楊大年。坐中賦落花詩。元憲云。金谷路塵埋國豔。武陵谿水泛天香。景文云。將飄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文公以兄爲勝。謂景文小巧。他日富貴亦不迨其兄。且不當更用落字也。

諺有巧息婦做不得沒麵䬪飥。與遠井不救近渴之語。陳無已用以爲詩云。巧手莫爲無麵餅。誰能救渴需遠井。遂不知爲俗語。世謂少陵雖狗亦得將。用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或幾是也。

紹興年間。天下州郡遂成三分。一爲僞齊金人所據。一付張浚承制除拜。朝廷所有唯二浙江湖閩廣而已。員多闕少。如諸州通判倅處。見任與待闕者率常四五人。時洪擬尚書與梁弁爲故人。弁待平江府倅已二年。而擬之子光祖又在弁後。遂爲營求爲樞密院計議官。又當待闕三歲。弁作啓謝洪曰。雖云出谷以遷喬。殆類進寸而退尺。或謂計議之比倅實進非退。不若以遠井近渴爲對也。後臺章論之。遂罷故任而罷光祖。

上皇始愛靈璧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遣取太湖。然湖石粗而太大。後又撅於衢州之常山縣南私村。其

石皆峯巖青潤。可置几案。號爲巧石。乃以大者疊爲山嶽。上設殿亭。所用既廣。取之不絕。舳艫相銜。淵聖即位。罷花石綱。沿流皆委棄道傍。金人圍都城。城中之機石多碎以爲礮。虜既去。晁說之以道舍人東下過符離。有高況者以二石遺之。晁以詩謝曰。泗濱浮石豈不好。悵恨上方承眷時。今日道傍誰著眼。女媧猶得補天兒。鵬按閩本無此下五十七字今依影元鈔本補入

王襄自同知密院落職知亳州。限三日到任。倉皇東下。夜至酇陽鎮。已爲亳境。使人詣鎮官。假一介就州呼迓人。時宣義郎王偉爲監官。初未聞報。且詬行李蕭條。疑以爲僞。叱去不與。王擢於違期。遂以救吳之。時謂郡守畏赦於監鎮。世未嘗有也。或云堂劄誤書赴字爲到。然王乃蔡京所惡。時爲宰相。乃故非誤也。

許昌至京師道中。有濠阜如駱駝之形。故名駱駝堰。皆積沙難行。俗因呼爲駱駝嫣。又有大澤彌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積水。沮洳泥淖。遂易爲塵糟陂。如小姑山彭郎磯之類。爲世俗所亂者。蓋不可勝數也。

蔡襄爲三司使。以嘉祐七年明堂支費數爲準。每遇大禮。依附封樁。仍乞遣朝臣諸路刬發錢帛。至今行之。其支賜度錢九十六萬二千餘貫。銀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絹一百二十萬八百餘匹。綢四十萬一百餘匹。金六千七百七十兩。第二等生衣物計錢四十五萬貫。錦綾羅鹿胎透背等計錢九萬九千八百餘貫。絲三十八萬八千兩。綿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

紹興中。統兵有神武五軍及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帥。都計無二十萬衆。而劉軍不及三之一。月費米三萬石。錢二十八萬貫。比之行在諸軍之費。米減萬餘石。而錢二三萬緡。蓋人雖少而官資率高。且莫能究其實也。時天下州郡。沒於金人。據於僭僞。四川自供給軍。淮南江湖荒殘盜賊。朝廷所仰。惟二浙閩廣江南。才平時五分之一。兵費反踰前日。此民之所以重困。而蹤吏多不請俸或倚閣。人有飢寒之歎也。孔子宅在今仙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即所云魯相圃之東北也。杏壇在魯城內靈光殿。爲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所立。王延壽賦序。因魯僖基兆而營也。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南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今其遺址不復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歎也夫。鵬按此條係遵閩本而影元鈔本與此互異今附錄於左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爇。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爲煨燼。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岐國公王珪在元豐中爲丞相。父準。祖贄。曾祖景圖。皆登進士第。其子仲修。元豐中登第。公有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後姪仲原、子晉、仲孜、子昴、相繼登科。昴又魁天下。本朝六世登第者。與晁文元二家。而晁一世賜出身也。崇寧四年。昴初及第。邠公晁子仲修作詩賀之曰。錫宴便傾光祿酒。賜袍還照上林花。衣冠盛事堪書日。六世詞科只一家。又漢國公準子四房。孫壻九人。余中、馬珫、李格非、閭丘鬫、鄭居中、許光疑、張鼎、高旦、鄧洵仁皆登科。鄧、鄭、許相代爲翰林學士。曾孫壻秦檜、孟忠厚同時拜相開府。亦可謂華宗盛族矣。

東坡石炭詩引云。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按東漢地理志豫章郡建城注云。豫章記曰。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然以爨。則前世已見於東南矣。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今駐蹕吳越。山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徧。芽蘗無復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東坡已呼爲遺寶。况使見於今日乎。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鑿之擾。故不敢言也。（文漢按宋疏有耶國志。無地理志。）

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留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甄徵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宛丘。大觀中登進士第。時林攄爲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甄爲堅音。上皇以爲眞音。攄辨不遜。呼徵問之。則從帝所呼。攄遂以不識字坐黜。後見甄氏舊譜。乃徵之祖屯田外郎履所記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於陳。爲楚惠王所滅。至烈王時。有陳通奔周。王以爲忠。將美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皆通之後。而居中山者於郡爲近。按許愼說文。甄。匋也。從瓦。垔音居延反。與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相協。以爲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孫權卽位。尊堅爲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以匋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轉而音眞。說文。顛闐滇闐以眞爲聲。煙咽以甄爲聲。駰絪以川爲聲。詵侁駪以先爲聲。此皆先眞韻中牙以爲聲也。况與人亦以甄音旃。則與眞愈近矣。其後秦爲世祖苻堅。隋爲高祖楊堅。皆同吳音。暫避其諱。然秦有寰土止一十五年。隋帝天下纔三十七載。避諱不久。尋卽還復。旣殊漢魏爲賀。又異唐丙爲景。字且不易。惡能遠改。故世處眞定者。猶守舊姓。奈何世俗罕識本音。縱不以眞見呼。又乃反爲堅字。虛後從俗。致汨本眞。是用原正厥音。參考世系。敍爲家譜云。余按千姓編通作二音。而張孟押韻眞與甄皆之人切。云舜陶甄河濱。因以爲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訓察與免。而不言陶與氏也。堅自音經天切。與甄之音異矣。嘉祐中王陶作徵之曾祖說馬濟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有爲甄。南北偶訛姓音眞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眞。

紹興元年。車駕在越。月支百吏錢二十六萬九千一百三十貫。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軍兵錢二十五萬八百二十三貫。米四萬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麥四千一百七十六石。穀六百七十一石。草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九束。此其大概。而軍兵去來不常。故不得而定也。

蔣仲本論鑄錢事云。熙寧元豐間。置十九監。歲鑄六百餘萬貫。元祐初權罷十監。至四年又於江池饒三監權住添鑄內藏庫錢三十五萬貫。見今十監。歲鑄二百八十一萬貫。而歲不及額。自開寶以來。鑄宋通咸平太平錢。最爲精好。今宋通錢每重四斤九兩。國朝鑄錢料例。凡四次增減。自咸平五年後來用銅鉛錫五斤八兩。除火耗收淨五斤。景祐三年。依開通錢料例。每料用五斤三兩。收淨四斤十三兩。慶曆四年。

依太平錢料例。又減五兩半。收淨四斤八兩。慶曆七年。以建州錢輕怯麤弱。遂卻依景祐三年料例。至五年。以錫不足。減錫添鉛。嘉祐三年。以有鉛氣方始依舊。嘉祐四年。池州乞減鉛錫各三兩。添銅六兩。治平元年。江東轉運司乞依舊減銅添鉛錫。提點相度。乞且依池州擘畫。省部以議論不一。遂依舊法用五斤八兩。收淨五斤。到今其說以爲錢輕有利。則盜鑄難禁。殊不知盜鑄不繫料例。而開通錢自唐武德至今四百餘年。豈可謂輕怯而易壞乎。緣物料寬賸。適足以資盜竊。今依景祐三年料例。擬十監歲額二百八十一萬貫。合減料八十七萬八千餘斤。可鑄錢一十六萬九千餘貫。

後漢王延壽作王孫賦云。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儲糧食於耳頰。稍委輸於胃脾。同甘苦於人類。好餔糟而啜醨。柳子厚作憎王孫。其名蓋出於此。余謂自王公而次侯。故以王孫寄之耳。

浙東人以畜產相呼。乃笑而受之。若及父祖之名。則爲莫大怨辱。有毆擊因是而致死者。又其語音訛謬。諱避尤可笑。處州遂昌縣有大姓潘二者。人呼爲兩翁。問之則其父名義也。

單州有單父縣。有王莽村。衢州江山縣有祿山院。祿山猶有意義。而王莽則莫稽而推。勝母朝歌。尙所可惡。况於此乎。

西北春時。率多大風而少雨。有亦霏微。故少陵謂潤物細無聲。而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東風吹倒人。韓持國亦有輕雲薄霧散作催花雨之句。至秋則霖霪苦雨。歲以爲常。二浙四時皆無巨風。春多大雷雨。霖霪不已。至夏爲梅雨。相繼爲洗梅。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自此雨不周徧。猶北人呼隔轍也。迨秋稻欲秀熟。田畦須水。乃反亢旱。余自南渡十數年間。未嘗見至秋不祈雨。此南北之異也。

有人自金逃歸云。過燕山道間僧寺。有上皇書絕句云。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爲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天下聞而傷之。使尙在位。豈止祭曲江而已乎。申屠剛謂未至豫言。固當爲慮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者。是矣。杜牧謂後人哀之。可不鑒哉。

冉閔誅諸胡。凡死者二十餘萬。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漢袁紹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本朝王德用言者謂其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乃云本父母所生。朝廷之賜。而高鼻無鬚。豈非遺體天與而然邪。特有幸不幸耳。未可以服禍也。

三代之世。無九年之蓄爲不足。而後世常乏終歲之儲。非特務本力田者少。而食者衆。亦酒醴以糜之耳。蓋健啖者一飯不過於二升。飲酒則有至於無算。前代以水旱貲儲未豐。皆禁酤酒。至於飴糖亦然。今略舉以見。漢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至後元年夏始得酤。凡五年。武帝天漢三年。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罷榷升四錢。後漢和帝永光十六年。兗豫徐冀四州比年多雨。禁酤酒。（不見罷之日）順帝漢安二年。禁酤酒。蜀先主時天旱禁酒。晉孝武太元八年。開酒禁。（不見始禁之年）安帝隆安五年。歲饑禁酒。石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宋元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酒。二十一年正月。復禁酒。以饑也。二十二年八月。開酒禁。有年也。唐高宗咸亨元年。以穀貴禁酒。肅宗至德三載三月辛

卯。以歲饑禁酤酒。俟麥熟依常式。德宗大曆十四年。罷榷酤。建中三年。復榷。宋明帝時。歲旱人飢。顏峻上言。禁餳一月。息米近萬斛。紹興初。穀貴。酒價不足以償米麴之直。余嘗獻議。欲以穀代俸錢而禁酤酒。時以爲訝。

宗室子櫟字夢授。宣和中。以進韓文杜詩二譜。爲本朝除從官之始。然必欲次敍作文歲月先後。頗多穿鑿。又喜吟詩。每對客使其甥諷誦。源源不已。嘗作杜鵑詩。謗於人。謂雖李杜思索所不至。其首句云。杜鵑不是蜀天子。前身定是陶淵明。聞者笑不能忍。至夜棊三百子。曉髮一千梳。髮爲干戈白。心於社稷丹。亦其工者。

臨安府城中有寶積山。車駕駐蹕時。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監察御史魏矼。明橐。周綱。皆居其上。人遂呼爲五臺山。

車駕駐蹕臨安。以府廨爲行宮。紹興四年。大饗明堂。更修射殿以爲饗所。其基即錢氏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即升此殿也。時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千足。總木價六萬五千餘貫。則壯麗可見。言者屢及而不能止。

雞肋編卷下

蜀人司馬先。元祐中爲榮州曹官。自云以溫公之故。每監司到。彼獨後去而不得湯飲。蓋衆客旅進退。必特留問其家世。知非丞相昆弟。則不復延坐。遂趨而出也。

鷙鳥來自海東。唯青鶻最嘉。故號海東青。兗守王仲儀龍圖以五枚贈威敏孫公。皆皁頰鶻。不堪搏擊。公作詩戲之曰。海東霜隼品仍多。萬里秋天數刻過。狡兔積年安茂艸。弋人終日望滄波。青鶻獨擊歸林麓。皁頰擎飛入網羅。爲謝文登賢太守。求方逐惡意如何。後遼國求於女眞。以致大亂。由此鳥也。

紹興四年。溫州瑞安縣井鳴如鐘聲。繼而州中亦然。前史災異所未有。或云去歲閩中如此。遂有大水漂沒之害。或云止如蚯蚓鳴。叩欄即止。非井鳴也。

唐以鄚與鄭豳與幽相類。文移差誤。故鄚去邑。豳爲邠。本朝景祐三年。知祥符縣郭輔之奏。西川維州與京東濰州相去僅六十里。而遞角洊軍。轉遞差誤。乞改州名。上取地圖觀之。以維州以威服西山八國。遂改爲威州焉。

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使。上宰相書云。自河北州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主客之民七千萬五千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共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尹洙敍息戍篇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種落邊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爲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出征。用纔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四帥。（涇原、邠寧、秦鳳、鄜延。）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冗兵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衆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

皇祐中。右司諫錢彥遠乞設勸農司云。唐開元年有戶口八百九十餘萬。定墾田二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國家有戶九百五十餘萬。定墾田一千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一田不下三十餘萬頃。不及開元三分之一。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矣。

宣和中。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是時上皇多微行。而司諫曹輔言之。一日上皇獨召黼。問輔何自而知。對曰。輔南劍人。而余深門客乃輔兄弟。恐深與客言而達於輔也。上皇然之。即下開封府捕深客。鍛身押歸本貫。內外驚駭。莫知其由。而深患失。何敢與客語。又曾只同姓同郡。實非親也。宋幾王獨賜玉帶。余遂求罷。即得請。黼遂攘其位焉。

王琪字君玉。其先本蜀人。從弟珪、瓘、玘、琥。皆以文章名世。世之言衣冠子弟能力學取富貴。不藉父兄資蔭者。唯韓億諸子及王氏而已。時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文學。參軍范宗韓上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瓘玘。器盡璠璵。韓家之綜絳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云。

王琪爲三司判官。景祐中上言乞立義倉曰。謹按隋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建言。諸州共立義倉於當社。唐貞觀初。尚書左丞戴冑請立條制。王公已下墾田畝稅二升。至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共六千三百八十七萬七千六百餘石。臣上此議。今十七年矣。若於夏秋正稅外。每二升別納一升。計一中郡歲可得五千石。豈減天寶之多乎。於是詔天下皆立義倉。惟廣南以納身丁米。故獨不輸。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始於前漢武帝。而文帝已嘗舉賢良文學之士。武帝五十四年中。一舉賢良。一舉茂才。孝元十六年間。一舉賢良。一舉茂才。成帝三十六年間四舉方正直言。後漢光武三十二年兩舉賢良。章帝十三年兩舉直言。和帝十七年。一舉賢良。安帝順帝各十七年。皆兩舉賢良。

杭州遭方臘之亂。譙門州字皆被焚。翁彥國壞佛寺以新之。乃求梁師成書寧海軍大都督府二榜。軍字中心一筆上出。督下從日。時謂督無目。軍出頭。繼有叛卒陳通之變。乃取二牌焚之。

紹興之後。巨盜多命官招安。卒以實贊舍人寵之。時以此官爲恥。然清流者寄祿官下皆有兼字。至賊盜則無。又加遙郡者。多以忠州處之。其徒亦稍有解者。甚非嘯聚欲安反側之意也。

車駕渡江。韓劉諸軍皆征戍在外。獨張俊一軍常從行在。擇卒之少壯長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京師舊日浮浪輩以此爲誇。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於他軍。用爲驗也。然既苦楚。又有費用。人皆怨之。加之營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軍兵。衆卒謠曰。張家寨裏沒來由。使他花腿抬石頭。二聖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紹興四年夏。韓世忠自鎭江來朝。所領兵皆具裝。以銅爲面具。軍中戲曰。韓太尉銅顏。張太尉鐵顏。世謂無廉恥不畏人者爲鐵顏也。

世人名子，多連上下一字，或從偏旁，唯李復圭修撰兄弟三房名子，或曰執柔、黯譽、傳正，人莫曉其意義。乃以仄平仄仄平仄為異也。永嘉林季仲書咸云，渠諸父五人，伯父首得子，即以八元名之。後諸房果得子八人，而房遂絕，人謂數已讖於其始。然族子正構書之子，以五行為名，至第六子名之曰穀，以應六府。晚年又得一子，遂命之為修，亦豈在是也。河陽張望九子，皆連立字，令以立門，僉石心為序，靖生闢閭之女嫁鄭居中，長子修年，而盡鄭諸子因更從年，慕勢而進，亂訓僉石之心，遂從革矣。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祗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為言，已輒鄙陋，而浙人呼為貼身，或曰橫牀，江南又云橫門，尤為可笑。

翟汝文公巽知越州，坐拒旨不散買絹事削官，謝表云：忍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安知晁氏之危。後拜參政，溫人宋之方作啓賀之曰：昔鑄蕃維，已念越人之瘠，今居廊廟，永圖劉氏之安。蓋用其語也。

紹興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未間，太白在日後晝見，臨安之人萬衆仰觀，迫暮光芒數寸，照物有影，明日太史乃奏云：太白自十七日晝見，天文官失於觀瞻，然行未道非過午也，但闕宿三十直而已。時廟有晉逃之罪，而免無赦之誅，人以為恨，然行未道，不為經天，又不知何所據而言也。

建炎之後，除殿前馬步三帥外，諸將兵統於御營使司，後分為神武五軍，劉光世、韓世忠、張浚、王瓊、楊沂中為五帥，劉太傅一軍在池陽，月費錢二十六萬七千六百九十貫三百文，（一十萬四千貫係朝廷應副，餘仰漕司也。）米二萬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糧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萬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賞回易之費不在焉，韓軍不知其實，但朝廷應副錢月二十一萬餘貫，則五軍可略見矣。至紹興中，吳玠一軍在蜀，歲用至四千萬，紹興八年余在鄂州，見岳侯軍月用錢五十六萬緡，米七萬餘石，比劉軍又加倍矣，而馬芻秣不預焉。

前世謂阿堵，猶今諺云兀底，寧馨猶言恁地也，皆不指一物一事之詞，故阿堵有錢目之異，寧馨有美惡之殊，而張謂詩云：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與軟頭無異矣。

世以浙人孱懦，每指錢氏為戲云：俶時有宰相姓沈者，倚為謀臣，號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俶大恐，盡集羣臣問計云：若移兵此來，誰可為禦，三問無敢應者，久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傾耳以為必有奇謀。乃云：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朝廷渡江時，人呼諸將皆以第行加於官，稱劉三、張七、韓五、王三十，皆神武五軍大將，王三十者名瓊，官承宣帶四廂都使，人以太尉呼之，然所至輒負敗，未嘗成功，時謂沈念二相公二百年後，始得王三十太尉，遂為名對也。

從官門狀參云起居，辭云攀違，某官謹狀，無候裁台旨之文，雖見執政亦然，亦無賀狀，雖無條式，相循以為故事，李正民方叔侍郎謂非以為尊大，侍從之臣，於同列難施候旨之書也。

二浙造酒，非用灰則不澄而易敗，故買灰官自破錢，如衢州歲用數千緡，凡僧寺藏灰，民皆斷撲，收買既久，以柴薪再燒，以驗美惡，以鄉地散遠而浮輕者為佳，以其輕滑療之熟也，官得之，尚再以柴煨方可用。書方用冬灰，亦以其日日加火，久乃堪耳，如平江又用櫟木以煅石灰而并用之，又差異於浙東也。

章子厚為相，斷侮朝士，常差一從官使高麗，其人陳情力辭再三，不允，遂往都堂懇之，章云：以公所陳不誠，故未相允，其人云：某之所陳，莫非情實，章笑云：公何不道自揣臣心，誠難過海。

建炎以郎官作張浚隨軍轉運，自請乞超借服色，既得之，遂詩於衆云：方患爾佩未有，而富樞以笏相附。范相亦惠以金魚，趙叔問在坐戲之曰：可以一聯為慶，所謂手持樞府之圭，臂打相公之袋，坐客莫不絕倒。

張子厚知太常禮院，定龍女衣冠，以其封善濟夫人，故依夫人品程，正叔以為不然，曰：龍既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衆，本上天降祐，宗社之靈，朝廷之德，吏士之勞，龍何功之有，又聞龍女有五十三廟，皆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應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為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曰：聞卿呼文士為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以為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為萌兒矣，上為之一笑。後鎮江帥沈晦因致退錫宴，自為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舉棒，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即悟其旨云：給事世忠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競獻，沈不勝杯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斟既不滿，又容其傾瀉，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向道教給事休引惹邊事，蓋指其詞為引惹也。

吉州江水之東有二山，其一皆松杉篠簜，草木經冬不凋，號曰青原，即七祖思可妙應真寂大師道場，今寺名靖居，有顏魯公書碑，又有卓錫泉、跑雷踢天竺四泉，其一不生草木，號曰黃原，正在州東，故古讖云：最好黃原天邪山，此方盜賊起應難。自建炎己酉歲，忽洪水發於兩山，士人謂之山笑，青原壓屋六十餘楹，而山不摧圮，黃原山遂破裂，自是諸縣相繼為賊殘毀，經六年猶未息，丙辰歲，青黃二原又發洪水，衝決尤甚，是冬敵人破永豐吉水傳州城，入太和萬安，至丁巳春始定。

虔州本漢贛縣，屬豫章郡，高祖六年置使灌嬰屯兵以扼尉佗，隋開皇九年，始曰虔州，以虔化水為名，本十二縣，遠者去州七百餘里，本朝淳化中分二縣以置南安軍，州城梁徙於章貢二水間，貢水在東，章水在西，夾城北流一里許，合流為贛江，江中巨石森聳如筍，水湍激歷十八灘，凡三百里始入吉州萬安縣界，為安流，州之四傍皆連山，與廣嶺循梅相接，故其人凶悍喜為盜賊，犯上冒禁，不畏誅殺，建炎初，太后幸六宮避寇至彼，而陳大五長者首為狂悖，自後十餘年，十縣處處盜起，招來捕戮，終莫能禁，余嘗至彼，去州五十里宿於南田，吏卒告以持錢市物不售，問市人何故，則云宣政政和，是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竟不肯用，其無禮不循法度，蓋天性亦山水風氣致然也。（文據按宣政當作宣和。）

紹興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洪州連大雷電雨雪冱寒，雖立春數日，然於候為早，老杜詩誠十月荊南雷怒號，亦以為異，趙正之都運云：渠在蜀中十月聞雷十八，相慶以為豐年之兆，蓋四方遠俗，未可以一理論也。

王摩詰記其所居輞川，有輞水、華子岡、孟城坳、輞口莊、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鹿柴、北垞、欹湖、臨湖亭、欒家瀨、金屑泉、南垞、白石灘、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凡二十一所，與裴迪賦詩以紀諸景。

唐人記云。後表所居爲鹿莊寺。而長安誌乃云淸源寺。未知志何所據。舊史載本宋之問別墅。而新史略之。杜子美詩。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則又非西都藍田之墅也。杜有和裴迪三詩。裴事業未見其他。恐非碌碌俗士耳。

安鼎爲御史。論本朝歲斷大辟人數。天聖中一歲二千三百餘人。當時患其數多。大議改制。元豐歲率二千三百餘人。元祐元年二年四年。各四千餘人。三年三千人已上。按國朝會要。淳化初置詳覆官。專閱天下奏到已斷案牘。熙寧中始罷聞奏之法。止申刑部。元豐中又罷申省。獨委提刑司詳覆。刑部但抽摘審核。元祐初始復刑部詳覆司。然不專任官屬。又有摘取二分之限。乞依祖宗法。專委刑部郎官三兩員通明法律者。不限分數。盡覆天下之案。庶令內外官司知所畏懼。而盡心於刑獄焉。

元祐六年五月。吏部侍郎官。尚書左選一百六十二員。侍郎左選八百餘員。並使一年以上。至二年兩季闕。尚書右選二百八十三員。侍郎左選五百三十七員。並使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闕四選。宗室已未有差遣。共一千四百八十餘員。

黃魯直在衆會作一酒令云。虱去乁爲虱。添几卻是風。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坐客莫能答。他日人以告東坡。坡應聲曰。江去水爲工。添糸卽是紅。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雖創意爲妙。而敏捷過之。蘇公嘗會孫賁公素。孫畏內殊甚。有官妓善商謎。蘇卽云。蒯通勸韓信反。韓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遲追之使言。乃曰此怕負漢也。蘇大喜厚賞之。

朱希亮潁川人。爲鄧州教官。有喬世賢者恃才輕忽。偶與朱相値。遽問之云。君名希亮。謂希何亮。朱報云何世無賢。今未問君名。姓將何出。喬愕然不能答。蓋古惟有橋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蘇及知之。或云匈奴貴姓也。

余家故書有呂縉叔夏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旣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卽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旣歸。盡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尙少。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檐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卽訴於官。鞫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此書呂氏旣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敍其大略而已。

筆談載呂縉叔臨終。身縮才數尺。洛人范季平子婦病瘵累年。寢亦短縮。紹興六年春。卒於臨川。才如六七歲兒。亦可怪也。

江南人謂社日有猪必雨。丙辰作社。繁霜凝瓦。次日果大雨。

洪州之北四十里。地名辟邪。以江邊有此石獸。故以爲名。余過彼得破甓。上有隸書開皇九年四字。竟不知墓爲何人。又洪撫之間。地名淸遠。有淨居院。余又得一甓。四傍皆印開皇十六年字。寺後山上有崇章亭。亭前樟木圍三株。多題詩。云三經霹靂。中有巨蛇也。東坡葬汝州。其墓甓皆印東坡二字。洛人王壽卿所篆。余在襄陽得隸書宋昇明三年韋長史基甎。考之睿之父也。餘六百年矣。堅實可作硯。避地亦棄於陽翟善財寺中。

韓昺知剛。福州長樂人。嘗監建谿茶場。云茶樹高丈餘者極難得。其大樹二月初因雷迸出白芽。肥大長半寸許。採之浸水中。俟及半斤。方剝去外包。取其心如鍼細。僅可蒸研以成一胯。故謂之水芽。然須十胯中入去歲舊水芽兩胯。方能有味。初進止二十胯。謂之貢新。一歲如此者。不過可得一百二十胯而已。其剩下者。雜用於龍團之中。採茶工匠幾千人。日支錢七十足。舊米價賤。水芽一胯猶費五千。如紹興六年一胯十二千足。尙未能造也。歲費常萬緡。官焙有緊慢火候。慢火養數十日。故官茶色多紫。民間無力養火。故茶雖好而色亦靑黑。宣和中。臘月貢。或以小株用硫黃之類發於蔭中。或以茶子浸使生芽。十胯中八分舊者。止微取新香之氣而已。入香龍茶。每斤不過用腦子一錢。而香氣久不歇。以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歷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爲支。卽是得寅。卯在六日爲豐年之兆。李舍人璆西美云。李善三命術。於陰陽書多通。

呂丞相元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遐老。每誦少陵篤老眞無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況。時賦詩者百數。李伯紀職大觀文。官銀靑。帥福唐。亦寄題二篇。其末章云。片帆雲海無多地。歎息何由廁末賓。時謂二公篤老。末賓何言之謙也。

晉史溫嶠傳。司隸命爲都官從事。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敳傳云。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而和嶠傳亦云。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則二嶠傳皆載。未知孰爲是也。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於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駕至。偏詣諸殿燒香。末乃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旣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卽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讖。

建炎三年己酉。金人至浙東破四明。明年遂去。時呂源知吉州。嘗築州城。役夫於城脚發地。得銅鐘一枚。下覆瓷缶。疑其中有金璧之物。競往發之。乃枯骨而已。衆忿其勞力。盡投於江中。視銅鐘之上有刻文云。唐興元初仲春中巳日。吾季子役築於廬陵。殞於西崐之巔。吾時司天文。昭政令晦明。康定之始。未欲營於他山。就瘞於西崐之根。吾卜茲十。後當火德。五九之間。世衰道微。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昌之

日，復工是蟲，吾亦復出是邦。東平蟲工決使吾愛子之咎，得同河伯聽命於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記。按唐興元元年甲子歲，朱泚李懷光僭叛，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歲。二月十二日甲子，李懷光反，中巳蓋十七日己巳也。庚定之始，則六月甲辰泚始伏誅，七月壬午至自興元之時也。迨建炎四年庚戌，三百四十七年矣。如火德浙梁相繼，唐昌東平水府之識，莫不皆符，但五九之數未解，而復出是邦，未知為誰，則逸翁之術，亦可謂精矣。

崇寧中李誡編營造法式云：舊例以圍三徑一、方五斜七為據，疏略頗多。今按九章算經：圓徑七，其圍二十有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稜徑六十，每面二十五，其斜六十有五；六稜徑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圓徑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內取圓徑一，得一；六稜八稜，取圓準此。又載名物之異，曰牆名五（牆、墉、垣、壿、壁）。柱礎名六（礎、櫍、舄、碩、碱、磉，今謂之石碇，音頂）。材名三（章、材、方桁）。栱名六（閞、槉、欂、曲枅、欒、栱）。飛昂名五（櫼、飛昂、英昂、斜角、下昂）。爵頭名四（爵頭、耍頭、胡孫頭、蜉蜒頭）。枓名五（楶、栭、櫨、楷、枓）。平坐名五（閣道、墱道、飛陛、平坐、鼓坐）。梁名三（梁、杗廇、欐）。柱名三（楹、柱）。陽馬名五（觚稜、陽馬、闕角、角梁、梁抹）。侏儒柱名六（棁、侏儒柱、浮柱、棳、上楹、蜀柱）。斜柱名五（斜柱、梧、迕、枝樘、叉手）。棟名九（棟、桴、穩、棼、甍、極、槫、檁、櫋）。搏風名二（榮、搏風）。柎名三（柎、複棟、替木）。椽名四（桷、椽、榱、橑）。檐名十四（宇、檐、樀、楣、屋垂、梠、櫺、聯櫋、橝、房、廡、槾、庌、㽦）。舉折名三（陠、峻、舉折）。烏頭門名三（烏頭大門、表朅、閥閱，今呼為欞星門）。平棊名三（平機、平橑、平棊，俗謂之平起，其以方椽施素版者，謂之平闇）。鬭八藻井名三（藻井、圜泉、方井，今謂之鬭八藻井）。鉤闌名八（欞檻、軒檻、櫳、梐牢、闌楯、柃、階檻、鉤闌）。拒馬叉子名四（梐枑、梐拒、行馬、拒馬叉子）。屏風名四（皇邸、後板、扆、屏風）。露籬名五（樆、柵、椐、藩、落，今謂之露籬）。塗名四（墐、塗、墍、泥）。階名四（階、陛、陔、墒）。瓦名二（瓦、㼽）。甎名四（甓、瓴甋、㼾、甗甎）。又云：史記居千章之萩（注：章，材也）。說文：栔，刻也（注：栔，音至）。按構屋之法，皆以材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

用之。凡屋之高深，名物之長短，曲直舉折之勢，規矩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為制度。材上加栔者謂之足材。其規矩制度皆以章栔為祖。今人以舉止失措者謂之失章失栔，蓋謂此也。宋祁筆錄：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庯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觀者謂之庯峭，蓋庯峻也。今俗謂之舉折。

陶隱居注本艸云：大寒凝海而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羣物。余官原州時，官庫廢錦堂酒取數絕少，醞旨最於一路，而怪其成冰。及見司馬溫公苦寒行云：幷州從來號塉烈，今日乃信非虛名。推言醇醪能獨立，壺腹迸裂無由傾，則塞上之寒，隱居生於東南，蓋未之見耳。

蘇子瞻與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於吳興，時張子野在坐，作定風波詞，以詠六客。李章云：壺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後十五年，蘇公再至吳興，則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張秉道、蘇伯固、曹子方、劉景文為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谿照夜堂，五星一老鬪光芒。十五年前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髮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程俱致道以外氏蔭入官，少有文稱。車駕在錢唐，不試而除正字，其謝表云：以權德輿之器業，李衛公之才猷，宋綬之該通，韓維之方悟，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華。若楊大年之一世英豪，歐陽修之諸儒領袖，安石之經術，蘇軾之文章，故皆不待試言，徑司辭命。如臣何者，濫繼前修。蓋自唐以來才十數人，亦可謂榮矣。然自是率多不試，人反以為濫也。

吳幷正仲家蓄唐以來墨，諸李所製皆有之，云無出廷珪之右者，其堅利可以削木，渴書華嚴經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晏墨，遂至二寸，則膠法可知矣。王彥若墨說云：趙韓王從太祖至洛，行故宮見架間一篋，取視之，皆李氏父之所製墨也。因盡以賜王，後王之子婦產中血運危甚，醫求古墨為藥，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諸子欲各備產乳之用，乃盡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余嘗和吳覲墨詩云：賴召陳玄與錄傳，宵教邊腹擅便便。竟將削木與餘事，卻笑磨人得永年。三友不居毛穎後，五眾仍在楮生前。祇愁公子從醫說，火煅生分不直錢。

吳幷正仲著漫堂集，載唐顧況老失子，作詩云：老人哭愛子，淚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詩別。每誦詩哭之哀甚。未幾，復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聞其父哭幷詩，不勝其哀，懇於冥官，復為況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朱明發晉叔，紹興辛亥十月末在蒼梧失子。其子未病時，書窗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夢於其母，且復為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果復得子，其事頗與非熊類，可謂異矣。晉叔賢厚，是宜有子者。余亦識晉叔，宋城人。丁巳歲為浙西提舉市舶，其宮王氏亦睢陽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孫也。

吉州萬安縣至虔州，陸路二百六十里，由贛水經十八灘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贛石惶恐灘。在縣南五里。東坡貶嶺南，有初入贛詩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錯喜歡鋪，入贛有大小惶恐灘，天設此對也。其北歸云：予發虔州，江水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無一見者。惶恐之南，次名漂城、延津、大蓼、小蓼、武朔、崑崙、梁口、橫石、清洲、銅盤、落濶、太湖、狗腳、小湖、碧磯，天注饑口，凡十八灘。自梁口以後，因虔州界，又有鄧州大小湖、李大王四洲，水漲或落皆可行，惟石沒水不深為可畏也。

蔡確持正，始為京兆府司理參軍，會韓子華建節出鎮，初到設燕，蔡作口號，有儒苑昔推唐吏部，將壇今拜漢將軍之句。公喜薦之，改京秩。元豐中致位宰相。元祐初責知安州，後圃有浮雲樓，樓下臨涢河，嘗賦十詩，有葉底出巢黃口鬧，渡邊逐隊小魚忙之句。又一絕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斯公憶碧灣。時宣仁聖烈皇后聽政，知漢陽軍吳處厚皆注釋以進，坐誹訕貶新州而死。其始終盛衰皆以詩句，亦可異也。然元祐黨人之禍，自此而起，幾與牛李之禍相類。

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如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注為孟軻字也。

蔡忠懷既以詩得罪，遂以言為戒。其往新州，止攜一愛妾，號琵琶姐。又畜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小鐘，鸚鵡聞之，即傳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瘴癘而死，自是不復擊鐘。一日因聖節開啓，遂服冠裳而帶尾誤擊鐘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因賦詩云：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自是鬱鬱成病，以致不起。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臉而鞘不焚舉王冰注素問謂龍火得水而燔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視事是日大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慧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而皆銷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與沈所書蓋相符也

淵聖皇帝以星變黃貼詔云常膳百品十減其七放減宮女凡六千餘人則道君朝蓋以萬計矣見吳幵承旨摛文集

茈胡本艸音柴而劉禹錫集音紫按廣韻茈字有二音茈胡則音柴茈艸茈薑則音紫按少陵詩云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正用柴字則劉集音恐誤也又仙靈脾柳子厚作毘字宜當從柳本艸木部鹽麩子云樹葉如椿子秋熟有穗粒如小豆上有鹽食之酸鹹止渴一名叛奴鹽而五倍子生此木葉下本一物也乃載於艸部按玉篇橘音皮秘平秘二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鹽狀可食味酸美即鹽麩子也本艸云生吳蜀山谷五倍子疑爲吳橘子語訛而然耳又豬苓一名豭豬屎陶隱居云皷云是楓樹苓其皮至黑作塊似豬屎故以名之按通俗文豬屎曰𧱹音零恐當用𧱹字

東坡居士云嶺南地煖百卉造作無時而雄州在大庾嶺下纔踰十里與江南未相遠也而氣候頓異二月半梨花已謝椒葉皆成陰矣如石榴四時開花橘已實仍蘂或發於大本之上卻無枝葉此尤可怪然花發不數日輒謝香氣亦薄蓋其津脈漏泄者多也故退之詩云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艸木多異同多寒不嚴地恒泄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蘂鎭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又其梅發先在西北枝而北枝常晚者緣日行非南至之極則猶在其北故爾

高適謫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爲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杜子美有詩送之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作荊南法曹與張籍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亦有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則唐世掾曹簿尉皆未免於鞭扑而史不載所以責官多使爲之欲重爲困辱也

熙寧初有士子上書迎合時宰遂得堂除縣長公以俚語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奢邪而其後禪林釋子趨利諛佞又有甚焉嫺散楊岐續成一絕云當時選調出常調今日僧家勝俗家

縣日中有載除手足甲又有除手足爪甲之異必自有說而未曾辨之者或曾附肉爲甲則甲何可除也廣南俚俗多撰字畫以𡘙爲穩奀爲矮如此甚衆又呼舅爲官姑爲家竹輿爲逍遙子女婿作駙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駭者

顏延年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云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爲揮斥之字而杜牧之將赴吳興登樂遊原絕句云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後人因此遂專作旌麾以對五馬爲太守故事而牧之貴州即事云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乃在吳興之前時無把字不知謂麾爲何義也

南安軍上猶縣北七十里石門保小塘村出堅石堪作棊磨其佳者號掌中金小溪之東南三十里地名黃子保大塘村其石亦可用蓋其次也其小溪村所出亦有美惡須石出水中色如角者爲上其脉若四

周皆勻如雪片者雖久更潤斷去虔州百餘里價直五千足亦頗艱得世多稱耒陽爲上或謂不若上猶之堅小而快也

韶州有漢隸書周府君功勳記銘曰諱憬字君光下邳人熹平二年爲桂陽守開昌樂瀧爲舟人之利廟食連州而碑在曲江郊外爲風日所剝紹興七年始遷於城中其後刊太和九年云云字作今體按太和之號乃魏明晉廢後魏孝文石勒李勢皆嘗以名年而四非其正朔所及晉太和之歲數未嘗至九疑唐文宗太和重刊之碑也自熹平二年至太和九年已六百六十三歲矣又至紹興丁巳凡九百三十五年若其本刻字畫不能如是之完也（文律按太和年號惟有弁錯傳作魏明帝晉廢帝後趙石勒唐文宗蜀李勢）

劉伯龍欲謀什一而爲鬼揶揄則貧富固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潁昌士人馬督能文有行義受業之徒多中科第獨未嘗得預鄉薦其貧幾無壁立有女年長無資以適人衆爲斂錢以嫁未幾歸寧感寒疾數日而卒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貸以殮既闔棺聞其呼聲云復生釘不可發破木以出視其殮衣皆使脫去遂若平人其家既喜且倦皆酣寢是夕盜者盡偷衣衾之屬莫有覺者至明方申官捕賊則其女復死矣天之窮人其巧如此

天下之事有不學而能者儒家則謂之天性釋氏則以爲宿習其事甚衆唐以文稱如白樂天七月而識之無二字權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韓退之自云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杜子美亦自謂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若李泌之賦方圓動靜劉晏之正朋字豈學之所能至哉以羊祜識環之處推之則宿習爲言信矣

章誼宜叟爲戶部尚書閉門謝客雖交舊亦莫之接有輕薄子一日留刺閽者多與之錢屬其必達章視其銜乃崖州司戶參軍薛柳也遂解門者至臨安府人益以爲笑又有太府寺丞華某上西守呂丞相書於紙尾圖男女之狀又與中丞周子武書於其銜下云男愁兒上周某皆一時異事也

吳幵正仲云渠爲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於後閤京諭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怪之已而報云香滿綵使卷簾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靄若雲霧濛濛滿坐幾不相睹而無煙火之烈既歸衣冠芳馥數日不歇計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宗室熙寧之前不以服屬皆賜名補環衛官嘗有同時賜名爲叔穗叔是叔渾叔齡之謬誕因以致訟後雖不敢然親昆弟有名不避不避者訛不知改後祖免之外皆父祖命名有伯珙者輒爲抱券人誤寫作琪遂仍其謬既而試進士中第自范致虛唱名誤呼就姓後皆令自注姓名音切而求之廣韻玉篇凡字書中皆無玉旁作共字音乃止以居悚切注之衆皆不悟遂形諧敕後世當又增此一字亦可笑也

江州廬山西林乾明寺經藏壁間有庚辰歲僧人王翰詩須菩提像世以王爲與杜子美卜鄰者按文苑傳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蒱酒開元十一年張說輔政召爲秘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十四年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

徙儒州別駕。日與才士眾俠飲樂遊畋。伐鼓歸獄。坐貶道州司馬。卒。則西林所書。蓋自儒州貶營道時過九江也。筆墨簡古。非晝工所能。自開元十六年戊辰。逮紹興九年己未。四百一十二年矣。今獨石刻存焉。

廣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常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於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俟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藝祖皇帝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僊。其夕有雪物之異。自是每歲忌辰。必有雨雪風冽之變。至紹興九年。凡一百六十五年。威靈如在。視唐文皇玉衣之舉。鐵馬之汗。蓋過之遠矣。其神異之事。已載於國史。方晉隱時。自鳳翔道過原州。嘗息棠木之陰。日已轉而蔭不移。至今其木枝條皆有龍角之狀。其所寢之地。艸獨不生。此實錄之所遺者。余作倅臨涇。嘗親至其下。爲築垣以護。

惠州博羅二山。羅山傍海。博山祠並又在海中。形圓而尖。今博山香爐取其狀類也。羅山又名羅浮。云在海中浮而至。山下有延祥寺。舊有柑一株。太平興國中有中人取其實以進。愛其味美。因移植苑中。故世貴之。竟傳羅浮柑。今山中更不復有。而其名不泯。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師。爲太一宮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己下者。意氣頗自得。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間。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覷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呂顧空中有紙鳶。卽使賦之。道士應聲曰。因風相激在雲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爲絲多便高放。也防風緊卻收難。呂知其譏己。有慚色。方瞷他客。已失所在。其風骨如世之畫呂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秋冬之間。湖北牛馬皆疫。牛死者十八九。而鄂州界麋鹿野豬虎狼皆死。至於蛇虺。亦僵於路傍。此傳記所未嘗載者。若以惡戾毒螫之物自斃爲可喜。而牛馬亦被其災。是未可解也。

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姿自有僊風。海僊時遣探芳叢。倒挂綠毛幺鳳。素面常嫌粉汙。洗妝不褪脣紅。高情易逐海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廣南有綠羽丹觜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棲集皆倒懸於枝上。土人呼爲倒挂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洗妝之句。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李文定公族孝博之子健。字全夫。喜食糟蟹。自造一大罏凡數百枚。食之止餘一枚。取出置器中。忽起行。逐之不可及。遂失所在。孫威敏公夫人邊氏寡食鱠。須目見割鮮者食之方美。一日親視庖人將生魚已斷成鱠。忽有歷思。遂就枕。令覆魚於器。俟覺而切。乃夢器中放大光明。有觀音菩薩坐其內。遽起視魚。諸臠皆動。因棄於水中。自是終身蔬食。余在順昌。見同官二人年六十餘。以無子戒不食魚。未幾皆有子。遂刻文以勸人。亦自不食。建炎三年。在平江之常熟。家人謂鮭魚出水卽死。食之非殺。亦斷爲鱠。至暮欲再烹而動。此皆與唐文宗食蛤蜊之事相同。若無善緣。剛強不可化者。亦不復見此事也。

唐李賀父名晉肅。而賀不敢應進士舉。韓愈作諱辯以譏避之爲非。紹興中。范溧知鄂州。以父名崿辭。不聽。而唐馮宿父名子華。及出爲華州刺史。乃以避諱不拜。賈曾景雲二年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言固辭。拜諫議大夫。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此字同而音異。與字異而音同。事蓋相類。又二名偏諱。皆所不當避者。而唐世法乃聽之。與今條令

蓋少異矣。宗室令畤德麟。父名世旻。及除提舉萬壽觀。雖字有古今之殊。比之子華。則若可避。而朝廷亦不許。法謂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者皆合避。而馬騭父名安仁。紹興八年知衡州。以縣有安仁乞避。則遂聽其辭。雖不應令。而推之人情。亦近厚之一端也。

本艸敍白花蛇一名褰鼻蛇。生南地及蜀郡諸山中。九月十日采捕之。圖經云。其文作方勝白花。喜螫人足。黔人被螫者。皆立斷之。其骨剌傷人與生螫無異。今醫家所用。惟取蘄州蘄陽鎭山中者。去鎭五六里有靈峯寺。寺後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極難得。得之者以充貢。洞內外所產。雖枯兩目猶明。至黃梅諸縣雖鄰境。枯則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縣又與黃梅爲鄰。間亦有之。枯則兩目皆不明矣。市者視此爲驗。以輕小者爲佳。四兩者可直十千足。土人冬月尋其蟄處而掘取之。夏月食蓋盆子者。治疾尤有功。采者儲竹筒中作繩綳以縶其首。剖腹乃死。入藥以酒浸炙去首與鱗骨。三兩可得肉一兩州也。

孫眞人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篇云。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爲藥者。良以此也。其虻蟲水蛭之類。市有先死者。則市而用之。只如雞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處。不得已隱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爲大哲。亦所不及也。至後有用雞子者。則云用先破者。有方於婦人。白薇丸方云。三月擇食時。可食牛肝及心。不可故殺。令子短壽。鯉魚湯與治水方皆云勿州生魚。論諸毒螫。則云凡見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惡心向之。亦不得殺。若輒殺者。後必遭螫。治亦難差。小兒狗齧方云。勿令狗主打狗。於毒螫傷人之物。尙不忍生心而加箠。況其他乎。其仁慈可謂至矣。而斬校治婦人姙娠諸方。皆用烏雌之類。割頸取血以煎藥。乃高保衡孫奇林億以崔氏纂要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眞人之用心。又慮後世更疑不用生命以爲虛語。故余於本艸蒙求注中已辨其事。今更載於此。以釋來者之惑云。

廬山記載錦繡谷三四月間。紅紫匝地。如被錦繡。故以爲名。今山間幽房小檻。往往種瑞香。太平觀東林寺爲盛。其花紫而香烈。非羣芳之比。始野生深林艸莽中。山人聞其香尋而得之。栽培數年則大茂。今移賈幾偏天下。蓋出此山云。余嘗在京口僧舍有高五六尺者。云已栽三十年。而澧州使園有瑞香亭。刻石爲記云。其高丈餘。大觀中余官於彼。亭記雖存而花不復見。東都貴人之家有高尺餘者。已爲珍木。植於陰室。旣以佳者。而郛州人家園圃中作畦種之。至連大枝采斫。不甚愛惜。花有子。歲取以種。其初蓋亦得於山中。不獨江南有也。

韓信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剌我。不能死。出袴下。後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徐廣注云。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枝玉篇袴音苦故切。胯股也。音與袴同。跨苦化切。跨越也。又兩股間也。胯兩股間也。音與跨同。胯跨字相類而音韻不同。今學者亦未嘗分別。前讀胯爲庫音。世必笑之。諸書音如此者甚衆。聊擧其一焉。

會稽士人有鑷唐休者。頗有聲於時。趙丞相當國。人薦之者。方議除擢。會有邊報小警。覩湊目中適見其姓名。趙不悅曰。鑷唐遂休乎。因置不用。後趙引折彥質爲樞密。其院中奏牘書名相次。人有肖之者。謂嵒

鼎折爲不祥。乃與讖事相類。古今以讖語而爲禍福者多矣。雖有幸不幸。蓋亦數使之然也。可勝歎哉。

余寓居上饒。數問信州之得名於邦人。莫有知者。後觀圖經。弋陽縣有信義港。以地極肥饒人多信厚而得名。疑州之爲稱。或以是也。而夔州其先亦名信州。子美詩云俱客古信州者。蓋謂夔州。亦未究其得名之故。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圃。搆爲一堂。前後兩廡。頗極爽麗。每延過客遊宴。屢乞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從之遊。亦若平日。懇以堂名。顧視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即寤而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持正坐譏訕貶新州。既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死於彼。蔡之貶人謂劉莘老爲有力。至紹聖初。劉既坐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方暑。尤急於問舍。又欲假堂爲館。士子以二相爲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溼不堪。又以其言爲未信。竟借以居。亦終於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爲靈。何以異哉。

杜少陵新婚別云。雞狗亦得將。世諺云。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之語也。而陳無己詩。亦多用一時俚語。如昔日剜瘡今補肉。百孔千窗空一罅。拆東補西裳作帶。人窮令智短。百巧千窮只短檠。起倒不供聊應俗。經事長一智。稱家豐儉不求餘。辛行好步不兩得。皆全用四字。巧手莫爲無麪餅。巧媳婦做不得無麪餺飥。不應遠水救近渴。誰能留渴須遠井。遠水不救近渴。瓶懸甕間終一碎。瓦罐終須井上破。急行寧小緩。急行趕過慢行遲。早作千年調。一生也作千年調。人作千年調。鬼見拍手笑。拙勤終不補。將勤補拙。斧斫仍手摩。大斧斫了手摩挲。驚雞透籬犬升屋。雞飛狗上屋。割白鷺股何足難。鷺鷥腿上割股。鷹覓仍賭命。而東坡亦有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皆世俗語。如賭命䭾飽猶可解。而黑甜後世不知其爲誰矣。如詩之串夷載路。書云弔由靈。安知非當時之常談也。

西北人生子。其儕輩即科其父首。使作會宴客而後已。謂之掙帽會。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俟畢嫁亦大會親賓。謂之倒箱會。廣南富家生女。即蓄酒藏之田中。至嫁方取飲。名曰女酒。貧家終身布衣。惟娶婦服絹三日。謂爲郎衣。此皆可爲對者。蜀人每食之餘。不問何物。皆投於一器中。過三月方取食。謂之百日臡。極貴重之。非至親至家。不得而享也。江南閩中公私醞釀。皆紅麴酒。至秋盡食紅糟。蔬菜魚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信州冬月。又以紅糟煮鯪鯉肉賣。鯪鯉乃穿山甲也。

富季申樞密院奉祠居婺州。忽夢行道上。遇大水下。有人止岐路云。此入閩中路也。未幾。除守泉南。行至江山道中。時方秋暑。從者疲苶。果憩於大木之下。有過之者曰。此入閩中路也。宛如夢中所見。乃太息曰。雖欲不來。其可得也。

劉岑季高閒居湖州。夢廖用中云。剛與鄭顧道卻是同年。時廖爲中丞。鄭望之侍郎頗富。祠居上饒。後數月。劉得信州。到未久。廖以宮觀罷歸南劍。道由信上。鄭往謁之。初未相識。問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會。方坐。即云鄭顧道在此。某與之卻是同年。與夢中所聞略無少異。則出處升沈動靜語默。悉皆前定也。

靖康之後。時方用兵。急於人才。故士大夫多奪哀起復。自是凡軍假攝。有不待朝命而行者。已而雖非軍旅及耤材幹。多以急裁而起。李將仕東云。在興國軍。有通山縣尉以喪母在告。既而出參。人皆駭愕而不敢問。數日之後。同僚見其巾用稿素。問其所以。云先妣不幸。曰。如此何故參告。云某已於几筵前拈香起復矣。禮義之喪。一至於此。是可歎也。

宣和中。濟南州宅中有鬼。爲美婦人以媚太守。其後林震成材司業出守是州。初到。乃雜於官奴中。黔衣淺色。無妝飾。顏長而美。頗異於衆。林儒者。雖心怪之。未欲詢究。後屢閱公宴。竟不見此人。乃問之隊長。告以服飾狀貌。衆皆云無。林方惑之。次日遂徑入堂室。林遂親愛之。自是與家人離處。無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兒戲於堂上。婦人過而衣裾拂兒。而其人詬之。婦人笑而回。以手摔兒面而枷之。面遂視背。不能回轉。舉家大異。始知妖異。時何執中爲丞相。林乃其壻。奏聞徽宗。至遣法師以符籙驅治。終莫能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幾。林竟卒。

呂洞賓嘗遊宿州天慶觀。道士不納。乃宿於三門下。采柏葉而食。踰月方去。臨行。以石榴皮書於道士門扉上云。手傳丹訣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字皆入木極深。後人有疾病者。刮其字以水服之皆愈。今刮取門木皆穿透矣。又楚州紫極宮門楣壁上。亦有題詩云。宮門一閒人。臨水憑闌立。無人知我來。朱頂鶴聲急。人取字。土亦皆穴也。

建炎初。車駕自維揚渡江。命人分兵過壽春。衆劫太守馬識遠使投拜。馬拒之。率兵城守。卒能保全。及敵退。其嘗欲降者反不自安。乃謀殺太守。以掩前失曰。守若在。我皆終不得全。幕官王大節曰。彼有家屬。如何於是盡殺。推大節權領州事。以太守首先投降。及退兵尚不肯用建炎年號。具奏朝廷。乃擢大節通判播州事。紹興二年。大節與徐兢明叔俱在孟庾幕中。一日大節與徐論禪曰。罪福之事。報應有無。徐云。未了還須償宿債。大節曰。如何可脫。徐曰。法心覺了無一物。趙州和尚道。放得下時都沒事。若放不下。冤債到來何由解免。王而發赤。次日具飯邀徐。密告壽春之事曰。還可脫免否。明叔曰。如趙州言放得下始得。王曰。如何放得下。明叔曰。惟覺能了。翌日徐與同官王昌俱訪大節。忽言病來。又曰。了不得。了不得。亂教我。遂倒仆。二公取艾灸其臍中方三四壯。矍然而起曰。知罪過。知罪過。又曰。且放寬我。語言紛紜。莫能悉記。二公遽出。但聞哀祈之聲。久之竟死。孟與徐皆能道其事。

齊志道在洪州。一日忽病。狀如傷寒發熱。已而手足厥冷。湯劑不能下。昏昏熟睡。但微喘息。迫暮忽大呼索湯餅。家人急奉之。乃以手取麪摶成塊。嚥留之。家人驚異。乃曰。朝議才省來。且慢喫。遂怒目曰。那得朝議來。我是南州高安縣販邵武軍客人。被徐朝議在吉州權縣。將我六个平人。悉做大辟殺了。今來取命。徐朝議已去久矣。家人聽其聲。乃東人語音。狀怒可畏。但涕泣而已。少頃遂仆。徐明叔與齊鄉人。知其不妄。

孫延直傳中云。渠在官時。有尉李脩。以捕盜嘗改承務郎。而盜中一名乃逃軍。李以拒捕殺之。受命之日。家中置酒爲慶。明日五口皆生瘰癧。數月之間。死者四人。惟妻平日不爲夫所禮。乃獨存。李臨終瘡潰透腦。腦髓流出數日方死。又一同官性嚴酷。訊囚多過數。晚年苦兩足浮腫。醫療莫效。久之肉爛指落。浸淫

清至半歷而死．不可不戒也．

陳寺丞賀之．徐州彭城人．慶曆元年．以外舅龐頴公蔭任爲太廟齋郎．後爲雍丘縣主簿．薦改官者凡十七人．廷見．仁宗怪其多．時頴公爲樞密使．仁宗務抑勢家．時不與改．再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既能舉者亦十餘人．乃止以五名應格．比引對．其一舉者不可用．亦不果改京秩．又射冀州支使．至治平二年．方遷大理寺寺丞．世徒知以多而報罷．不知後以少而失．信乎爲有命也．其子師道撫已作先君事狀亦載此．

信州弋陽縣．海棠滿山．村人至幷花伐以爲薪．廣南以棖啖豬．處州龍泉以筍亦然．溫州四時有筍．各是一種．衡州耒陽縣有桃一株．結子而種不甚實．廣州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支一株．嚴州通判廳下有花數種而合爲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宣和間欲移取屢矣．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終無能名者．

偃茅一名婆羅門參．出南雄州大庾嶺上．以路北雲封寺後者爲佳．切以竹刀．洗曝通白．其寺南及他處者．卽心有黑脈．以此爲別．

婺州義烏縣有葉鍊師者．本苦書村田家女．隨嫂浣紗於谿中．見一巨桃流於水上．乃取以遺嫂．時方仲冬．嫂以其非時．又若食餘．因棄不取．女乃啖之．歸遂絕粒．踰年之後．性極通慧．初不識字．便乃能操筆書．有楷法．徽宗聞之．召至都下．引入禁中．賜號鍊師．

孫延壽幣仲云．渠知餘杭縣日．有臨安鐵塔院僧志遜．來爲縣人作水陸齋．時周常仲脩侍郎居烏墩．有二弟元賓元輔在餘杭．遜見元賓曰．侍郎安否．承務可急往見之．昨夜水陸會中．卻見侍郎來赴也．周信之．亟買舟而去．至則仲脩已不幸矣．又嘗謂周邠開祖曰．公何故來看水陸．且宜將息．未幾．周亦卒．遜作水陸齋極嚴潔．多見亡者．道其形貌語言甚異．人歸向之．黃魯直爲之寫粹菴歌．刻石傳於世．

廖剛爲中丞．建議令兩制舉士．拔擢超用．時李光自江西帥作參政．有機宜呂廣問欲加引用．廖與給事中劉一止．中書舍人周葵．遂通薦之．李又求於秦相．欲置之文館．雖已許之．久而未上．乃以呂賀其執政啓以示秦．其中有云．屈己以講和而和未決．傾國以養兵而兵愈驕．丞相固已不樂．至四方爲意．固異於前後碌碌無聞之人．百辟承風．尤在於朝夕赫赫有爲之際．秦意愈怒．訖不與之．至爭辯於上前．李由是罷．廖與周劉亦被逐．及其門人又成一黨．

宗人趙舜輔希元自負詩文．每以東坡爲標準．居處齋室．皆取其言以爲名．嘗種芍藥於亭下．以蘇詩有亭下殿餘春之句．遂榜曰殿春亭．作橫牌書之．同列有惡之者．乃謂其家有亭春殿．由是出爲衢州兵官．時趙令懲表之寓居西安．亦好吟詠．每相譏評．後表之除浙西憲．舜輔疏其短．引嫌乞避．遂移嚴州而憲亦罷焉．

鄭穀季洪．信州貴谿人．登第久不仕．嘗獻書五十篇．言當世之務．號爲芻論．朝廷止除充嚴州教授而已．其論相篇云．臣觀漢有天下三百年．其爲輔相者四十有七人．獨前稱蕭曹．後稱丙魏．唐有天下三百年．其爲輔相者三百六十有九人．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漢唐歷年相若．而命相多寡幾十倍之差．疑漢有

所遺．而後世任相．亦不專於前古也．又災異篇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二．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春秋地震五．西漢載於史者亦五．東漢四十九．唐七十有四．則災異亦浸多於古．余在紹聖間．見東京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佛陀禪師德遜云．少時嘗以平歲秋成粟穗．量其短長．數其粒數．至中年已後．數量較之．漸不及前．至其晚年．豐歲反不逮少時之凶年．信釋氏入末劫之說爲然．則災異之多．疑與遜之言亦相符也．至於人之禍福．亦安得如前人乎．

誕日禁屠宰．始於隋文帝爲先帝先后追福．其後不見於史．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於令．從之．文宗長慶四年十月十日慶成節．詔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爲永例．武宗開成五年．以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爲降聖節．六月十二日皇帝載誕之辰爲慶陽節．懿宗七月四日爲延慶節．昭宗二月二十二日爲嘉會節．哀帝九月三日爲乾和節．餘不盡見．皆三教入殿講論．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然初卽位未便立節名．惟昭哀改元已立．此見於唐舊史．而新史又止載千秋節名．後世遂爲誕禮．天下宴飲．公私勞費．雖禁屠宰．而殺害物命甚多．崇寧中如有獻議．令宴殿止用羊豕．余在靖康間．嘗乞廢罷．獻諛已久．訖莫肯從．

唐劉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憬藏相己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爲箕州刺史．益自喜．以爲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綦連耀謀反被誅．憬藏以善相在方伎傳．然其所載但言所中者耳．如相思禮之謬．蓋不少也．

王介甫作韓魏公輓詩云．木稼嘗云達官怕．山摧今見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冰．極爲中的．人多不見木稼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數日不解．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

窟礧子亦云魁櫑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之．見舊唐書樂志．今字作傀儡子．又笛．漢武帝樂工丘仲所造．云其元出於羌中．篳篥本名悲篥．出於邊地．其聲悲亦然．邊人吹之以驚中國馬云．琵琶四絃．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乃裁箏爲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於事也．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昌宗易之．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爭欲自進．堪充奉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之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穢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王珪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此事世皆知之．李大亮爲劍南道巡省大使．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此亦舊史之文．今若用激濁揚清爲大亮．則人多以爲怪矣．若不記萬卷書．未可

輕譏人文章也。

唐舊史云。永王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瑒又勇而有力。遇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狂悖。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采訪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僚品。束帶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希言在丹陽。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則李太白初從其行。蓋璘未露其迹。不然。豈肯從其爲逆者也。而李希言署名平牒。故欲激之。亦可罪矣。今新書皆略而不載。不特璘之本謀。便爲犯順。至於翰林之貶。猶爲輕典矣。

喬大觀。維揚人。紹興中仕宦於朝。嘗有人戲之曰。公可與鄭元和對。喬云。某豈有遺行若彼邪。曰。非爲此也。特以名同年號。世未見其比耳。又葉三省景參。嚴州人。嘗仕起居舍人。姓名與字。皆有兩呼。亦所鮮有。

古人坐席。故以伸足爲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爲禮。蓋相反矣。蓋在唐朝猶未若此。按舊史敬羽傳。羽爲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爲宗子若水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豐碩。頃間遵即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邪。遵絕倒者數四。則唐尚有坐席之遺風。今僧徒猶爲古耳。

易正義釋朶頤云。朶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朶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兒學行謂之多。莫知其義。以此觀之。乃用手捉。則當爲朶也。

世俗簡牘中多用老草。如云草略之義。余問於博洽者。皆莫能知其所出。後因檢禮部韻略怪字注云。惶怪。心亂也。疑本出此。傳用之訛。故去心耳。

徽宗嘗問近臣。七夕何以無假。時王黼爲相。對云。古今無假。徽宗喜甚。遂語近侍。以黼奏對有格制。蓋柳永七夕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而俗謂事之得體者爲有格致也。

眞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周懷政密請於上。欲傳位皇太子。上許之。皇后令軍校楊崇勳告萊公謀廢上。遂誅懷政。萊公貶海康以死。仁宗即位。賜諡忠愍。命知制誥丁度爲詞曰。夫徇義保躬。賢哲罕兼其致。原心觀行。疑沮得伸其公。惟節惠之舊章。實經世之明勸。不有正議。孰旌遺烈。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寇準。器資莊重。風猷簡貴。盛會先聖。綢繆上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遠余圭璧之日。實乃秉鈞之秋。圖惟協恭。罔有二事。遂盜言之嘽嗒。挾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汙。貝錦難辯。再罹遐謫。遂及云亡。終悲髯露之歸。徒軫幽泉之痛。間雖滌伸澄霽。追賁寵嘉。而諱功易名。尚闕恩禮。沈諒祕書。論於疑諡。逝者莫懲。朕甚閔之。諡法有危身奉上曰忠。佐國遭憂曰愍。合是休典。慰其營魂。宜特賜諡曰忠愍。今公宗縣道州鄧州皆有生祠。鄧州後賜名忠烈廟。道州刊公詩二百四十篇。州宅有樓號寇公。而公安插竹挂紙錢。焚以祭公。今生成林。尤爲異也。

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肓法。筮法新儀。行於世。聞其他有著述尚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悅生隨鈔。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掃之如塵。尚多有疑誤。時至元己卯仲春月。觀陳孝先甫跋。

雞肋編校勘記

雞肋編三卷。先師盧寓齋夫子家藏。係文瀾閣傳鈔本也。其書各家書目絕少著錄。又以素無刊本。桐馬芋羊。沿譌頗多。先師常戚戚焉。珽偏託書賈購求善本。久無應者。去春張仲馨自浙來吳。假得影元鈔本全帙不分卷示余。遂窮半月之功。逐條疏記其異同。脫者補之。譌者正之。猶恐其亂原書面目也。於補正之處。注明閣本作某。影元本作某。又恐混撰人之自注也。於注上標某人按以別之。俾人知閣本元鈔。各有短長。必受何本。可備攷錄之。未幾。先師遽歸道山。無由面與商疑。因倩江茂才文煒。徐徵士立方。覆加校核。擇其善者從之。先師有知。當必含笑於九原也已。咸豐三年八月。仁和胡珽識。

上卷一面七行。謝眺。閣本作謝朓。十一行。筯。元鈔作筋。○履。閣本作屣。

二面二行。有壽元鈔缺行另起。閣本作又壽續上節。六行。生果。閣本作生菜。十二行。賞。閣本作貿。

三面十行。晉云二字。閣本無。○作字。閣本作爲。十一行。又傳。元鈔作叉傳。十四行。相見。元鈔作想見。十五行。以字下。閣本無保字。

四面四行。耙。閣本作杷。七行。處州龍泉縣多佳樹。閣本作處州有佳樹。○楓木。閣本作楓樹。○多取。元鈔作取以。八行。陽和。閣本作陽焉。十行。有闕。閣本作闕有。十二行。事。元鈔作穢。

五面一行。厄窮。閣本作阨窮。○孔子。閣本作夫子。○得榜下。閣本無是字。二行。十械上。閣本無杜字。○董作槿。五行。然細會之。元鈔作然不曰一。八行。惎。閣本作綦。十行。晶。元鈔作精。○河陽。閣本作陽河。○覆。元鈔作復。十四行。前。元鈔作側。○操作燥。當誤。

六面一行。令門。閣本作聆門。二行。毋字下。閣本有之字。八行。模。元鈔作摹。九行。洮去上。閣本無乃字。十行。漢火下。閣本無而字。十一行。役。閣本作没。十三行。鮮友。閣本作解友。十五行。亡。元鈔作云。○異作冀。○罪。閣本作爲。

七面一行。男女。閣本作男婿。二行。故習如返日。元鈔無此句空五格。五行。子父。閣本作子婿。十四行。去皮。閣本作去其皮。

八面四行。常字上元鈔有微字。十一行。泥中上。閣本有於字。

九面四行。又諺。元鈔作諺又。十行。寅入下。閣本有有字。○虎作虛。

一〇面七行。毁。閣本作毀。九行。作。閣本作種。十行。不卑。閣本作不靦。十一行。蠡舞。閣本作又舞。十五行。兩州設忠。閣本作四州設害。

一一面四行。龍淵。閣本作龍泉。五行。無幾。元鈔作亡幾。九行。和尚上。元鈔無女字。十二行。朋友。元鈔作友朋。

一二面二行。非佐命不可。閣本作舊非佐命必不可。四行。未主。元鈔作末主。八行。三月三十日寅時。元鈔此句皆空格。十一行。夕。閣本作夕。十五行。其異於前方如此。按此句與元鈔不同。元鈔云。今使中原婦女盡行於蹂俗。誤當和親之計。蓋未爲屬也。

一三面四行。前漢書注。元鈔作漢高祖傳。按高祖有本紀無傳。六行。水決要投林取佩刀自向既立晉王。閣本無此十四字。九行。嘗。元鈔作常。十二行。睿。閣本作叡。十四行。不登下。閣本有癸字。

一四面二行。疫。元鈔作役。○此。元鈔作是。十二行。州依。閣本作州倚。○而上。閣本作其上。

一五面三行。佚。閩本作鏤。四行。冬字上。閩本有每字○邪杭作攻毒。六行。跡字至大字共廿一字。閩本缺文。七行。寔。閩本作寔。

一六面十一行。而化下。閩本有去字。

一七面一行。借。閩本作借。十行。實字下。閩本無之字。十一行。各履。元鈔作共履。十四行。閩武。閩本作演武○府下。閩本無官字。十五行。揮。閩本作揮。

一八面三行。必奔。閩本作以奔。六行。富實。閩本作富貴。十四行。是夕下。閩本無遂字。

一九面三行。既。閩本作郎。六行。云。元鈔作曰。八行。宛。閩本作鏡。十四行。鉤。閩本作製○擊鉞。閩本作臂鉞。十五行。春。閩本作春。

二〇面一行。遂謀。閩本作遂篤。四行。扁。閩本作扁。五行。閩本無執親二字。七行。演束。閩本作演制。八行。蜂城。閩本作城城。十一行。帛。閩本作帛。

二一面六行。胡人。閩本作番人。八行。曰。閩本作云。十行。奇絕下。閩本有之字。元鈔空一格今刻據下誤。十一行。堅。閩本作監。十三行。酬。閩本作酬村二字。

二二面一行。謂之。閩本作呼篤○呼篤。閩本作謂之。二行。閩本無者字○婦人下無以字○貫作熱。三行。皆由下。元鈔無之字。四行。鰂。閩本作鰒。注。信。閩本作性。五行注。有此二字。元鈔作喜鸞鸞鳳四字。六行。令。閩本作最。十一行。行。元鈔作第。十五行。壯遊。閩本作老遊。

二三面一行。子美上。元鈔無杜字。五行。勸字下。閩本無發字。六行。閩本無行不必果句○義亦然此。閩本作義不必猶。九行。長老。閩本作長者。十一行。外國。元鈔作夷狄。

二四面二行。土。元鈔作云。三行。好。閩本作愛。四行。鳳。元鈔作魚。七行。老獻。元鈔作金鑾○原。元鈔作元。八行。預。元鈔作益○云。閩本作公。十行。賦。閩本作賦○結字上。閩本有若字。十五行。押。元鈔作押。

二五面四行。肥缽。閩本作肥象下同。六行。不知下。閩本有其字○阿木作何物饑○或云下有用字。八行。遁。閩本作道。十一行。也。元鈔作矣。十五行。詔。閩本作治。

二六面五行。誠。元鈔作直。十四行。帕。元鈔作帕。十五行。請。閩本作請。

二七面一行。勸。閩本作觀。二行。蔚。閩本作芝。四行。閩本無及致二字。十二行。知。元鈔作知○路鈸。元鈔作路音○興令。閩本作今日○同否也。元鈔作同也否。十四行。納色下。元鈔無錢字。

二八面二行。棘。元鈔作四。接頭帶作陽。五行。千緡上。閩本無敢字○云。閩本作之。

二九面二行。廟諱上。閩本無於字。三行。莫知下。閩本有爲字。五行。只。閩本作則。七行。以此。閩本作此乃。八行。夏。元鈔作爽○廢。閩本作廢。十行。焉知。閩本作安知。十二行。峨字下。元鈔脫峨字。

三〇面一行。匯林下。閩本無等字○十年下。閩本有之字。二行。敗字上。閩本有未字。三行。拼。閩本作拜○期。元鈔作舞。十行。曰。閩本作云。

三一面三行。金閩。元鈔作金鑾○欸。閩本作得。四行。可恨上。閩本無是字。八行。老吳。元鈔作胡寇。九行。金人。元鈔作胡人。十一行。乃。閩本作在。十二行。商。閩本作賞。十三行。射。閩本作鎮。

中卷三三面一行。初。閩本作市○使獻。元鈔作使盧。二行。擊之。元鈔作擊虜○既字下。元鈔無寇字○不殺。元鈔作不殺。三行。金人。元鈔作胡人○入塞。元鈔作入寇○兵戈擾攘所在未嘗有輸士也。元鈔作古云胡羯寓風馬牛不相及也。七行。金人。元鈔作金狄。八行。人肉下。閩本無之字。十行。名賢。元鈔作名之。

三四面四行。府。元鈔作博。五行。衣布。閩本作布衣。六行。逐遣。閩本作因遣。八行。晉字下。閩本有亦字。九行。而責。元鈔作而讀。十五行。龍婦。元鈔作龍攝。

三五面一行。演漾作滴滴。七行注。老。元鈔作虜○方。閩本作人。十行注。爲之。閩本作謂之。十三行。風隔。元鈔作扭林。

三六面三行。夏將。元鈔作爵鞭。六行。父喜。元鈔作喜父。七行。避。閩本作被○又有元鈔作親有。八行。子姓。閩本作子氏。九行。己丑。元鈔作乙丑是。十四行。崇寧下。元鈔無與字。十五行。謂亨下。元鈔無貫字。

三七面一行。三年。閩本作元年按元鈔不誤。五行。二年。閩本作三年按元鈔不誤。七行。孫字上。閩本有之字。八行。此字下。閩本有發與二字。十一行。道。元鈔作逆。十二行。恨。元鈔作畏。十三行。要字下。元鈔無出字。

三八面八行。令月。閩本作正月。十一行。元鈔無樂字。十二行。甫。閩本作道。十三行。鉤。閩本作鈞。十五行。已。元鈔作以。

三九面一行。寇。閩本作同。三行。被主。元鈔作老胡。十一行。倡。元鈔作唱。

四〇面一行。藍。元鈔作虜。六行。本朝。元鈔作宋朝。十一行。得此。閩本作得碑○謂字上。元鈔無子字○謂字上。閩本無乃字。

四一面七行。覺。元鈔作從。十一行。男子。閩本作男人。十四行。彼中。元鈔作寓人。

四二面二行。番人。元鈔作寓人。五行。取其。元鈔作取此。

四三面五行。無疎下。閩本有者字。六行。常。閩本作嘗○士人作士子。七行。翊。元鈔作鞠。九行。情。元鈔作東。十行。特。閩本作時。十二行。環璽。元鈔作孟玉。十三行。序。元鈔作記。

四四面一行。凡。閣本作凢。二行。一可作三可。三行。中字上。閣本有一字。○疑有。閣本作憔悴。七行。并字。閣本誤作字。不空二格。

四五面三行。入十餘。閣本作八十一。六行。他字上。元鈔無仕字。

四六面十二行。蓆。閣本作席。十四行。然則下。元鈔無有字。

四八面二行。遠。元鈔作律。十三行。號城上。元鈔有而字。十四行。浸。閣本作浸。

五〇面三行。親以。元鈔作親的。十行。爲榮下。閣本無也字。十四行。遭雜以來。元鈔作遭胡虜之禍。十五行。巾非揭至多字止。共廿三字。閣本節去。

五一面一行。湖水下。閣本無澄字。四行。有。元鈔作又。○十早。元鈔作十歲。十一行。心之亂。元鈔作心之亂。

五四面九行。長老。本作長者。

五五面四行。韜。元鈔作韞。九行。緣。元鈔作條。

五六面五行。向字下。閣本有此云一作寄。

五八面五行至八行。閣本節去。十三行。傳將及都城。閣本無此五字。十四行。撰。元鈔作撰。

五九面八行。教。元鈔作留。十行。金人。元鈔作金虜。

六〇面二行。虜既去坐下。閣本節去。

六一面一行。金人。元鈔作胡虜。○幾而作漢甸。三行。孔子宅一條與元鈔互異。今從本書中。

六二面二行。叫字下。閣本有前字。按東漢郡國志無。元鈔不誤。三行。吳越。閣本作吳趙。

六四面四行。以焉。元鈔作以謂。

六五面三行。自金透歸。元鈔作自虜中逃歸。六行。秕凡。元鈔作胡羯。○疾。元鈔作半。九行。衆。閣本作多。

六六面四行。先捷。元鈔作捷先。八行。韃。元鈔作虹。○稿。元鈔作驪。十一行。此殿。元鈔作此虜。

下卷六七面九行。六十。元鈔作六千。按六千愚不可云相去。十一行。七千。閣本作七十。

六八面十五行。孫字上。閣本有昆字。

六九面一行。貞觀。元鈔作正觀。按宋諱避貞。十一行。設。元鈔作從。七十二面三行同。按中登六十面十四行。閣本亦作從。

七二面二行。非。元鈔作匪。九行。子曰。閣本作一日。按元鈔不誤。十行。徽。元鈔作寧。

七三面一行。己酉。閣本作丁酉。按元鈔不誤。三行。敵人。元鈔作虜寇。七行。太后。元鈔作太母。八行。寇。元鈔作胡。十一行。篤早。閣本作蓋早。

七六面四行。樣。閣本作樣。

七七面五行。京都。閣本作京師。十二行。金人。元鈔作胡虜。○退去作遁去。十四行。令字上。元鈔有命字。十五行。韃。元鈔作虜。○敵。元鈔作敗。

七八面十行。燗。元鈔作郴。十三行。世。元鈔作陛。注。鑑。閣本作鑒。十五行。注架擬也。元鈔無此四字。

七九面五行。慘烈。閣本作慘烈。八行。吳分。閣本作莫分。按元鈔不誤。九行。年前。元鈔作年間。十二行。正字。元鈔作三字。

八〇面五行。召。元鈔作霄頭。

八一面十四行。江漢。元鈔作漢江。

八二面一行。寧。元鈔作與。十四行。也故。閣本作故也。

八三面四行。掾曹。元鈔作曹掾。五行。賞。元鈔作貴。

八四面七行。文宗。元鈔作太宗。今訂。

八六面三行。常。元鈔作宜。誤。

八八面十五行。治亦。元鈔作始亦。

九〇面六行。七子下。閣本有者字。

九二面四行。對。元鈔作謂。六行。徑。閣本作竟。十四行。敵。元鈔作虜。

九三面五行。翌日。元鈔作翌旦。十三行。官守二字。元鈔空格。十五行。方死。閣本作乃死。

九四面二行。寺丞二字。元鈔脫。四行。元鈔空格。一寺字。
九五面九行。宗人。元鈔作中人。
九六面五行。爲然。元鈔作爲信。九行。四日二字。元鈔空格。
九七面四行。窺。元鈔作窺。五行。唐。閩本作史。六行。邊池。元鈔作胡中。○赤縣。元鈔作亦云。○邊人。元鈔作胡人。
九八面九行。住。元鈔作任。十二行。窩字。元鈔空格。
九九面十行。游。閩本作萬。十三行。紙誤。元鈔作悋錯。

雞肋編校譌

上卷二面十三行。岡峩。閩本元鈔並作岡巒。
四面四行。五行。歷字誤。二本並作歷。十行。緩字。二本並作緩。十一行。加以誤。二本並作加以。
六面一行。閨字誤。二本並作閨。六行。捷字誤。二本並作捷。十五行。酉字誤。二本並作酉。
七面七行。士旗誤。二本並作士旗。
九面八行。晉字當作斯。
十二面十四行。許家誤。二本並作許嫁。
十三面十一行。又是誤。二本並作又足。十二行。見亦誤。二本並作見於。

十六面七行。蚤字。二本並作早。
十八面五行。買字誤。二本並作置。十一行。含字誤。二本並作會。十五行。不肯誤。二本並作不爲。
十九面一行。常字疑應作當。九行。爽字誤。當作鄉。按二字有別。十三行。松柱誤。二本並作柳枝。
二一面七行。八行。讓字誤。二本並作稱。
二四面四行。過字誤。二本並作過。
二六面六行。寫字誤。二本並作爲。九行。蚤字。二本並作早。十三行。忍字誤。二本並作並。
二七面八行。湖州。二本並作湖州。今訂。十一行。俐字。今據筆畫有誤。
二八面五行。鎮字誤。二本並作鎮。八行。隔字誤。二本並作隔。
二九面一行。孫字同上。八行。戾字誤。二本並作戾。○粹字誤。二本並作粹。
三〇面四行。蝦字誤。二本並作蝦。五行。遊字誤。二本並作游。
三一面五行。孫字同上。六行。絲字誤。二本並作絲。七行。孫字同上。十行。其字誤。二本並作特。

中卷三三面三行。未字誤。二本並作未。
三五面十二行。寫字誤。二本並作寫。十三行。緣字誤。二本並作緣。
三七面七行。作字。二本並作位。九行。粗字。二本並作私。
三八面十一行。玄字下。二本並有元字。
三九面五行。他日誤。二本並作他日。
四一面五行。牌字誤。二本並作牌。八行。多字誤。二本並作冬。
四四面一行。二行。三行。帖字。元鈔作貼。按俗字也。五行。帖字同上。七行。瘫字。今刻筆畫有誤。○瘫字今刻筆畫有誤。

四九面十三行。汎字誤。二本並作汎。

五一面二行。汎字同上。

五六面七行。以解誤。二本並作以白。八行。擧字。今刻筆畫有訛。

五八面十行。之道誤。二本並作以道。

下卷七一面六行。嚴字。今刻筆畫有訛。十五行。掘字。今刻筆畫有訛。

七七面十四行。政字下。令字上。二本並有命字。十五行。茲字。今刻筆畫有訛。

八〇面六行。五乘。疑當作五車。

八七面二行。潘字。二本並作錙。

八八面六行。寺欽誤。二本並作寺徒。

八九面八行。眡字誤。二本並作瀕。

九五面十一行。棧字。二本並作枍。拔俗字。

一〇〇面一行。斵字誤。二本並作斲。

雞肋編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提要一面三行至四行。尹淳子一條。蓋其爲河官。則莫可攷矣。按此段據季裕原書。詳其歷官之蹟。最爲明證。今又攷下卷八十二面沈存中筆談一條。自稱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視事云云。是季裕又嘗官州守。當據以補入。

上卷一面九行。年之。疑當作之年。

三面三行。八仙歌用眠字天字。凡再押。前字。凡三押。不獨兩押船字。昔人謂此詩以一人爲一首。然須顧義害也。見蔡條寬夫詩話。又按此歌分爲八段。合爲一篇。當如古樂府一解二解之類。前人集中未見。杜詩之創例也。六行。舟。疑當作船。十三行。之道二字有誤。

四面三行。使其下有脫文。

五面十行。嫭字誤。原作渾。

六面十行。攫當作擭。

七面四行。之現，當作家親。五行。子父傷子，當作於。

八面三行。有枝當作有皮。趾旁，當作渫旁。○

十六面五行。雖，當作雖。按雖，栗程之木也。十四行。原人二字有脫文。按原下疑當有州字。或云當作五原人。

二一面五行。煠，疑當作煠。

二三面五行。讃，當作爲。九行。云輔，當作三輔。十一行。深，當作深。按范書南匈奴傳，甯利派兵進四字爲名，兵字不宜刪去。

二四面三行。湯，當作烰。四行。曲字誤，原作典。十四行。押，當从尤鈔本作押。見校勘記。按今訓押爲押粘之義。

二五面二行。諸，疑作諾。

二七面二行。今字誤，當作令。勘，當依閣本作觀。見校勘記。○泰，當作尉。五行。洞字誤，原作衕。

二九面八行。祀字誤，原作把。

三〇面四行。石，疑作右。曹字不應加○。十四行。飾，當作飾。十五行。盼，當作鈞○吳，當作鍆。

三一面六行。千，當作千。

中卷三三面十行。鷃，疑作鷃○虎，當作虞。

三四面四行。盤，當作溫。六行。數字誤，原作敷。

三六面九行。井官，畢宋雜記作弁官。按謂云一本作井，按井字是也。

四〇面七行。準，疑作栗。

四四面十行。溪，當作溝。

四七面一行。驊，當作驟。

六一面十二行。祖，當作岐。

下卷七四面十五行。羈字誤，原作羈。

七八面九行。願，當作顧。注。瞻，當作擔。十行注。燈，當作燈。音燈。見西京賦。十二行注。儘，當作區。

七九面二行。規字誤，原作短。

八〇面二行。秩，當作袂。

八五面二行。虎，當作虞。疑作之。○

八九面五行。此字誤，原作比。

九四面三行。時，疑作特。四行。射字有誤，未詳。

校勘記一一三面五行注。此校云一本連作句。連作二字誤倒。

一一四面七行注。原校云一本連作潁州。潁今潁。

附補校

上卷六面十五行。亡字見校勘記。應加○

十一面一行。相人上當有學字。典籍又見下卷九十六面。

二一面十一行。鈇，當从夫作鈇。下文不誤。

二六面六行。博言見說文。禾霊去虎頭，天以爲宗。又音皆發同。十三行。無去誤。當作無法。

二七面十二行。酷字誤，原作酩。

三〇面三行。皆，當依唐書鄭注傳作稍，傳云注敗前盧生所居帶上云云。

中卷三六面八行。子氏，據校勘記當作子姓。十五行。蒂聖侯，侯字當加○見校勘記。

三七面七行。仗，當从校勘記作位。東宋雜記正作位。

四三面十三至十四行。按文選孔融薦禰衡表。李善注引史記。趙諸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又在鄒陽之前。此二句蓋古語也。

四四面七行。㘫字兼畫依校勘改正。又五十六面同。

五七面二行。鵩字誤。原作鵬。

五八面九行。籍入。當作籍人。十一行。上書耶。當作上書邪。

六〇面二行。城中之機石之。當作乏。

六一面四行。自南烈南。當作四。

六二面二行。縣字當如〇。見校勘記。

六三面二行。牙。當作乎。即互字。

六六面一行。顏峻。當作顏竣。八行。莊。見校勘記。應如〇

下卷七四面五行。詳。當作評。

七六面五行。時游。當作時逝。與地為句。

七七面十一行。誤。疑衍誤。

八一面十行。按文選劉孝標辯命論。子輿困臧倉之訴。李善注引傅子。以子輿為孟子之字。傅子晉傅元撰。

八二面一行。校勘記。事元鈔作與。按與字是也。觀下文可知。九行。按長楮梅金語訛而然耳。此一段已見上卷二十一面。可參看。

八五面十一行。按顏呼顯姓。乃林隱四。詳見中卷六十二面。此云孤致盧。未知何據。

九六面十三行。謝劉思禮云云。按此事已見上卷十二面。不應再出。

九九面七行。寢阻未詳。疑當作寢除。

校勘記一〇五面五行注。兩酷字誤。原本並作酤。

一〇六面七行。十八行注。掏字不應有。

一一六面二行注。穎。原作潁。

蓼花洲閒錄

高文虎錄

蓼花洲閒錄

宋　高文虎錄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饋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清波雜志）

江南徐諤得畫牛，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清波雜志）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凡錢穀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戒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讋謝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籍者，駑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曠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南唐近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畜妾媵。齊丘遺己之婢三人與之，

李亦無難色，李事三婢若見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南唐近事）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榮王宮火起。時大風從東北來，五更後火益熾。（予起登樓見之，知是禁中，通夕不寐。）未明，東宮六位一時遊盡，宮人多有走上東華門樓，有出不及者，焚死百餘人。（東宮六位：北行第一□王，第二相王，第三潤陽邠王；西行第一兗王，第二曹王，第三榮王，第四鄆王，遷御廚書還上黨。）二十四日，左掖門東並不開，朝者皆趨右掖門。天明，宰臣等立於內東門廊之下。既而火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又燒朝元殿後閣，西至東上閤門、長春殿西廊，折南北廊以絕火勢。火遂南燒內藏庫、香藥庫，又東回燒左藏庫，直西燒祕閣史館，午時燒乾元門東角樓，西至朝堂，救之而止。未時火出宮城，延燒中書省、門下省、鼓角司、審官院，是夕燒毀屋舍計二千餘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人。火至夜不絕，宰臣、樞密、兩制是夕並宿禁中。是時救左藏庫人尤衆，皆出金帛肩走，莫知其數，積於城壖之上。及燒角樓，風急回東北，又燒之，煙焰燭天，救者不能措手。初燒長春殿南廊，火自屋內西行，忽隔十餘間而發，人皆奔走趨避之。所存惟大內及中書、樞密院以西而已。是時二王無居處，寓于東華樓。至夕，召入禁中，明日出居于上源驛。時焚藏庫中香，聞十餘里，祕閣三館圖籍，一時煨燼俱盡。又大風中有飄書籍至汴水之南者。中夕風定，火亦止。二十五日，詔知諸王與中使閻六處岑守衆，勘遺火之蹤。中人說，二十四日欲明，火勢漸東，衆遂拆御廚北廊，數百人登屋運水。時望見宮人相聚死於煨燼中甚衆，猶有手足能動者。曹王夫人將投火中救之，獲免。宮人入火者不知其數，禁中大樹焚之殆盡，所餘亦焦枯焉。惟相王宮在東南，火自西北起，王四更破東牆，自率宿衛者運府庫等物出之，十得七八矣。五月三日，榮王落遂州節度使，降封端王。（先領梓、遂二州也。）其日勘得掌茶酒宮人韓小姐新與親事官孟貴私通，多竊寶器以遺之，後事泄，毛乳母將決責之，小姐乃謀放火，因而奔出，有琵琶伎人王大妻者知之，受小姐金而不言。二十三日夜半，於佛堂前縣上燎炬爇之，時因風急，火遂大作。（玉壺清話）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旁郡以辦行，將迫歲始離鄉里，權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爲信，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殽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儼傳導自遠而至，雜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遂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將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洋，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同。東廊者下筆思

廟中所書。懵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禍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借筆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illegible]）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縛盧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餅。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古有爲父母刲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以毀體者。安知不然也。（搜神秘覽）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名人王旻因殖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頹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鄰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即活之效歟。（搜神秘覽）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揮麈錄）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一一旋封冊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文無此章。懋慚赧而退。

東坡先生嘗過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婢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蓋爲制公發也。（[illegible]）

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一僧館伴。宴留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與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錯葫蘆。（遯齋閑覽）

雖何自閔刑有之。未嘗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寫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靑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瘖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金玉詩話）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錦爲幔。未成禮而華侈之聲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幔嫁女。介甫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南遊記舊）

紹聖中。瑤華既廢。儀開王景宗乃乞以妾楊氏爲夫人。乞免宣制及不召媒保。中批允之。時許沖元在中書。遂依已得指揮過門下。章子厚大怒。而責沖元云。小白葵丘之盟。諸侯以妾爲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頭可得。此命不可下。翊日極陳擺景宗。仍奪儀同。時論皆以爲得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託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惇何本末相戾也。（南遊記舊）

熙寧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曾氏。名礪。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姻。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邪。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哀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爲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談選）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如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到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石林燕語）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絲於木棦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布緯時。先留其處。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雞肋編）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祐。高才善知人。通兵書。事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婿蔡交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華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即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窗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欞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裸身坐于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諝。以壽終。（雞肋編）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入中國。露居異俗。凡所過悉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後。但有增葺。非卓巢温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

爲娼嫗指其像而訴曰是爾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見聞即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余家故書有呂晉卿夏叔文集載淮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既溺里人大呼救求得其尸已死即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既歸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年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遂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出即訴于官鞫實其罪而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杜陽雜編）

寇萊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韋蘇州之類然富貴時所作詩皆淒楚愁怨嘗爲江南春二絕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竊謂深於詩者盡欲慕唐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不知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晚竄海康至境首雷州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竄已兆於此矣予嘗愛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湘山野錄）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遶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湘山野錄）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湘山野錄）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

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娶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姙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姙過月方積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蟲爲虵字今尊閣所姙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蟲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春渚紀聞）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禍及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illegible]野錄）

荊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三二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濡水中調服之立定眞再生也（晉公談錄）

治走馬疳方用瓦壟子（比蠣子蓋小未經曾淹者）連肉火煆存性置冷地用盞子蓋覆候冷取出碾爲末乾滲患處

瘡瘮黑陷者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寡於火盆內焚之抱孩兒於煙上薰即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走馬疳患處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熱削去再合熱減則已

治破傷風用黃蠟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瘡上灸不痛者灸痛即止痛者灸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爲末麤者熟湯洗細者香油調搽良（已上神效方）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爲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何雌我邪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間。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也。嗚呼。冉伯牛乃爲牛王。國手談錄

遝庭出莊子。庭𢔶定反。言激過也。今人多讀作亭。膠擾出莊子。膠音撓。今多讀作交。囊爾出左傳。囊徂外反。小也。今多讀作攘。綸紼出禮記。紼即紱字。今多讀作孛。險度出漢書。險音遙。今多讀作險。壓床眠娗出列子。眠音眉。床音癡。冒娓佞相欺悅也。眠音顏。娗音腆。言柔膩不決裂也。

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爲本朝火德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宜有大更革。上怒。編管淨州。死後七年。今人人寇。高宗中興。吹劍續錄

陶朱新錄

馬純撰

陶朱新錄

宋馬純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樸樕翁單父人也建炎初避地南渡既而宦遊不偶以非材棄遂僑寄陶朱山下藜羹不糝晏然自得雖不足以語遯世無悶之道其山澤之癯乎因搜今昔見聞裒綴成帙目曰陶朱新錄凡譏訕詐譎悉不錄焉紹興壬戌孟夏序

紹興間臨安府教授許叔微字知可眞州人家世通醫常以藥濟人知可既獲納薦將試之夕夢人遺詩云藥餌陰功陳樓閒處殿上呼盧喝六作五莫曉所謂已而預禮部奏名廷試中第六名上名陳祖言下名樓材俄以支理優長升作第五果符所夢唱名日殿上傳呼謂之臚傳故云呼盧借爲臚

也

呂吉甫知維揚日有呂川者賣詩於市句有可採者常與吉甫賡和有贈吉甫姪注少卿詩注好道術修之士也詩云峨眉月浸千秋雪太華峰插十丈蓮一見昇平玉清客雪蓮聲價頓銷然又有贈致仕郭朝儀詩云漫道任公釣有神六鰲無跡海生塵爭如靜臥南窗下蘭菊任爭秋與春

有人題詩于太行山石壁上或以爲仙云太行千里連芳草獨酌一杯天地小醉臥花間人不知黃鶯啼破春山曉

王將明作館職時夢隨一道人行山間長松夾徑松根有故竈遺址俄至一室塵埃盈尺壁上挂一拄杖僧笠道人拂壁間塵有詩云白髮高僧苦愛山一鉼一鉢老山間只因塞井勤一念從此松根丹竈閒道人曰此汝昔所居也將明意欲留曰未可遂覺次日館中曝書偶取一小說其間記婦人寡井生子事話其夢于衆

靖康間京城破有賈舍人者甚儒雅無金帛子女之奇嘗題一絕于壁云愁見干戈起間關恨無才術濟生靈不如痛飲中山酒直到太平方始醒

內侍童師敏貫之養子也爲太師蔡京府承受每有奏請傳達御前政和六年春師敏從駕過延福宴飲是日不果到府第以狀申白京京以絕句答之云聞說華花爛漫開知君醉賞不能來臨風對閒空惆悵不得相從把一杯後十餘日上召輔臣曲宴焉

蔡京作相大觀間因賀雪賜宴于京第庖者殺鶉子千餘是夕京夢鶉遣以詩曰啄君一粒粟爲君羹內肉所殺知幾多下箸嫌不足不惜充君庖生死如轉轂勸君慎勿食禍福相倚伏京由是不復食

史徽東美大觀間題南京道河亭上云數雨初晴綠漲溝落花流水共浮浮東風莫攪榆錢去爲買殘春更少留

靖康間京畿士人往往南竄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字書清婉留題于壁云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却思當日鶯鶯事獨立東風看落斜

蔡夷字彝安文潛之子也僑遇有家聲一日赴調得蔡州權山市易務方欲出京會宣和間景龍門登火樞盛夏以道自扇員來酒觀遇之遂擊安欲拜而止之曰豈非小字僧哥者乎曰是也乃邀登酒樓飲謝贈以詩曰疊木衣冠明玉雪市樓風月話江湖莫學章兒敗家法入門無不見長稽景安建炎中爲陝府教授

吏部侍郎陳彥修有侍姬曰小娥氣弱多病所服乘鐘乳丹砂雕則多異夢於閫閣遊處動作則是一塵寰也多向骨肉言之嘗者引神霄書云臟虛多夢亦不以爲異宣和間一夕夢少年扶升酒樓飲謝少年執板歌以侑酒覺猶記云人生開口笑難逢富貴榮華總是空惟有隋堤千樹柳滔滔依舊水流東姬後生子名京爲廣南郡倅

張乖崖與傅逸人有舊誘之仕傅曰前已是相許也遂止間

實中張與傅會于樺城終夕談話諸隣病瘧者皆不復發故乖崖公有詩云每憶家園衆名貴共里同劇談竟夜瘧魔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慵隔年音信疎終嫌累高節不得薦相如仍每發家書必先夢故云又于外祖母文氏爲公之女也凡見爲公花押必塵收云能愈瘧疾也

貴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目司馬溫公者因作覓牛文曰華州村民往歲有耕山者日晡穀甚遂枕犁而臥乳虎羼林翳叢薄搖尾張勢作威欲噬而食之牛遽前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抵虎猛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未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奔亂自遂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守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嗚呼觀此可以見矣天下之害甚於猛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術遞於伏機不悟之心深於熟寢奇人主爻或察焉則忠義之恨何所自別哉傳稱妄佯佃而棄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笞古有忠臣獲罪言猶疎夫客有自牛之事親過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覓牛云又自跋云是牛也能捍虎於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於虎行既遠之後其身殺宜哉

賺君稱少年在京悅一小鬟有詩云無情今古垂楊聲客舍

不禁風絮亂他年若解拂人頭只恐青青顏色換又有春色新晴詩雨過園林春半時新晴花卉弄妍姿有情紅蘂凝烟重無力青條帶露垂解后酒杯成獨酌譙陽豈與誰攜看今盡逕同賞仗獨恨青青數柳枝末句多不曉所謂晴君稱七十餘迎駕道旁盡有所覩云

岳州有道人衣冠甚偉市人有指笑者因執入至郡郡守令當直司詢狀道人授筆書曰無事乘閒入洛陽便蒙州主問行藏家居北斗魁星下劍挂南辰月角旁衆異之趣呈守守急召之已失所在

文潞公爲魏之諸豐宇鼓樓新成書一絕于上曰挂向樓頭一任攜攜多攜少僮從他黃紬被裏貪春睡舒出頭來道放

術有不相喜者以詩達府相呂文穆公意其不事事欲中之也文穆見詩曰此人有宰相氣榜客次云候越州諸暨知縣文彥博到即時儀報文公罷官歸銓曾有人告之公不肯往見或者再三勉之而往文穆一見大喜出諸子拜之曰他日皆出陶鑄又出文彝見之曰此子他日與公同秉政後皆然

解州安邑鹽池廣數舍中有大渠作畦種鹽千渠旁畦下結鹽爲底厚數尺每日暮引渠水平渠次日昧爽前即有大風起於池上謂之南風天欲明風止畦水皆成鹽矣去池數步即無風但聞其聲渠水之源曰涌金泉出夏縣界有巫咸河自夏縣西南巫咸山旁谷中來此水能敗池鹽故作堤防之南風蓋無日無也

西洛自天津橋東至下狀橋謂之眾寶灘多美石間得瑪瑙司馬溫公獨樂園在水南其孫楨濬井獲塊玉于其下無瑕極美蓋洛陽水南北池中皆有寶而河灘特爲水蕩滌而見故得名焉

蔡君謨爲諫官府父母留鄉里因通家信云諫官不是穩當的差遣若緘口不言則辜負朝廷顧大人勿憂也筆法勁密在其孫伸字伸道庭名公題跋甚多

王恩太尉自親事官出上皇府爲三衙其夫人爲買妾甚美恩方詣之見恩忡聞雁齊驚指曰此何物也恩徵自失而回謂夫人曰所買何等人必良家子遂訪之妾具言毋縣主也父死貧故見鬻乃呼其母至不肯言其實又論之曰不要資還直願但言之方道其事與妾同恩遂呼諸小吏之未婚者令妾與母自擇配得一少年其家亦仕宦父爲右職即命歸白其父具聘禮恩又以數百千爲資送從具戒其壻使善奉其妻之母壽癥恩本一卒而有士君子之行宜其貴也

西施古名姬多不知所謂蓋越之蕭山諸暨之間有東施西施二村至今猶存蓋西子生於西村者也

王彬煥然爲予言宣和間沿檄至金州石泉縣縣在亂山深處有異人古貌美髯皂袍革帶游城市間暮即歸追之不可及皆莫知其甲子道人云山間如此者有十餘輩其二常出至邑中傳數世見之余但聞樵牧者時相遇耳又商於諸山舊傳多異人蓋其地靈秀而然有一山樵者常聞音樂聲宣和乙巳春夏間其山崩出一洞穴府級而下往往有石削石梅之類初級有石龍首吐雜色乘圓前一石人以神接之皆如生成第三級寬博如十許間屋大其下尚遠人未敢進往也不知何名似在上洛縣中

王釋思和隱于醫宣和間道教興嘗作仿眞青姓姚號丹元子能詩東坡詩集中所謂姚丹元者是也或云數百歲人屢易姓名周流人間予嘗識於山陽然不見其異但云能幻術有林靈素作河南宮教其叔與思和甚密言異處甚多如鍾離呂公皆與往還一日其叔臨啟手足治命其子因思和求荊南日華先生爲薦福思和乃以書令林子躬詣先生既至先生方負暄屋角即拜之不顧而入林子日親其門幾半月忽召入令具香燭齋醮之具命黃冠設科儀如常已事參其父曰吾今得爲華陽散民其子乃辭先生歸抵京謁思和不值其家云適與一道人飲玉樓未歸乃往就見之方欲前致謝思和迎曰且喜賢尊已作華陽散民矣又欲拜之輒止令先拜席面一美髯道人道人曰只今往奉謁飲散林子歸詢其僕未嘗有人投謁也乃就枕小憩偶舉枕見下有字視之云鍾離來始知向髯道人乃鍾離公也思和間與林靈素不合而死或云爲靈素所毒思和亦嘗先謂人曰不可住矣又須且去人有求長生術者即勉人以忠孝云自富得之或以爲神仙人然有妻子與常人無異爲醫官出入權貴之門中間亦嘗編置山陽

河南監酒范伯言於予云其先蜀人同孟昶歸朝過棧閣一女墮閣道下衆謂已死迫行無如之何後二十餘年女之昆弟有宦于蜀者過女墮處聞人云近有女子時出獨行閣道上諸范意其妹也秩滿代還果與相遇云初墮爲所攀藉左右護藉之至地偶得不死食草木根苗渴飲檔水困即兀坐念何由得出積思稍專久之不覺隨念身已登棧道矣自後意有所往身輒飛至兄弟欲與之歸云此間甚樂不願歸也欲强邀之忽望遠峰飛去遂不見

郭行字思誠不知何許人自云舉進士不第遂學道不食唯飲酒先祖□□知郢之項城縣日忽然見訪案脉平生一見如舊乃云與祕丞甫生同隱華山來時先祖官秘丞也後郭死期年有戌兵還自陝右過華陰見郭武附書并詩與先祖云汝上懽然喜再逢爲言相憶白蓮峰死生決定歸眞性處月休教改舊容漫把文章添野錄奈何官爵自天鍾南山記得登臨處開却烟雲千萬重因發其墓唯杜履而已書中云非晚復得相見先祖謂物故傾悲已而壽至八十一康健無病豈仙家所謂非晚且暮之謂也先祖有思郭眞人詩云郭也三峰秀文章似性淳汝陽初識面謂我舊相親趙詩叙游隱於今經幾春有家歸未得西望華山巾又題華山圖云華山南面五千仞瀑布飛來白山頂眞人言我昔曾登爭奈今生都不省華山北面始披圖萬壑千峰一一殊長記眞人言向我曾登山頂看寰區

鳳翔太守邵蒿仲恭信步于仙姑即于眞人也其人甚異一日本司幹官湯東野治檄自京回至鳳翔境上憩於村邸忽見一婦人攜十六七女子行于田野中隱約似于眞人遂令虞候邀之曰未暇往見懇到鳳翔致意龍圖謂邵公也湯至府謁邵道其事邵曰眞人寢於某家今數日未曾因同往視之方酣睡室中凝塵滿席又數日眞人睡起邵詢以野店所見云向有木筏提舉在此知龍圖相待極厚有一女久病令某治之某告以止數年人此將不須醫俟數盡特與將去一住處今周數至往幾前言也又問將往何處不答自此聲益著役召赴闕不肯往宣和間羽化於陝西有大洞眞經傳于世眞人所行術也道藏固有但缺而不全

舉議郎簡封王築末■　弟侍母仁壽郡主靖康丁未秋自汴泛舟至京口艤舟鎮內過辛道宗下軍叛大掠城■出而官補秦河遂不通行老幼七十餘人皆泣盡日艙巍盜大呼于岸以金誘舟人令指骨肉所在才元舉家志誠誦大聖救苦觀世音名號及大悲神咒求哀謂我次日賊登舟囊橐一空又次日賊搜掠婦女時妻女輩皆匿避艦隅舟人有告之者賊刃刺隅中皆不中亦不見有人賊反謂告者以爲誕而去至辰時滿船紅光赫然須臾光中見大聖以眞珠幅冠其頂謂曰我來救汝一家即隱不見又少頃有紅巾之士持■　令一枚來云救制令傳諸無驚恐■子也午間其渠魁姓郭李人同■　至仍揭榜禁

其侵掠追取所失之物得百闕　乃自陳願以其餘犒軍實避禍也二渠既去繼以羊來爲惡又有商勞人來凡月餘脫禍蓋室安全初非親舊不知何以得此威謂大士陰相之云力才元乃鏤板廣其事勸人持誦

處州都監關白直兵士得牛肝一片破之覺有物壓刃下視之舍利滿中一一圓明如小石子亦異矣

內宮人有物故者皆殯奉先寺四時遣中使致祭歲久立冢纍纍相望一日中使在彼方饌祭食監庖小吏假寐堂上彷彿見數尼髡髿相倚出半身於屏間驚覺即無所見乃復寐如初頃之又出且拊掌笑相語曰又睡矣小吏乃大呼也遂之忽失所在但躡架裝斷落一角在地即非夢也靈異之亦不甚畏蓋其處素多怪人以爲常至暮又出一纖手于幕下取所割肉屑而去庖人大驚喧呼久之乃定翌日視幕外有遺肉因跡之入院後一土室而瘞葬人入其巾有一物臥土上人形枯黑如腊邀命舁出乃一婦人喘喘然尚有生意手猶持肉屑徐喻之以粥飲經宿始能語云我院中林家婦夜爲人引至此不知歲月久近每餓即出取食亦不覺身之去來也遂訪之寺前果有民家云失婦已數年不知爲鬼誘去即送回家月餘方死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任學校嘗因祭丁執事宿齋以香燭花果褚纇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酒飼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嗟嘸不已少頃復寐久之不起視之眞死矣乃撤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以於人豈乍覺見此驚散神魂遂不復還軀也耶事有不可知者

伊陽深山中有黑松山平高四十里其上皆大松有二株尤大一號大將軍一號小將軍大者圍約三疋小者圍一疋木客即材于此者皆祭之以綵闘乞造幡挂其上政和間求朝堂柱而邑官以無中程者聞既而有人告發云大松不可出小松可取也乃命告者以官而令佐皆謫已伐之亦不可出告者尋死今猶大將軍尙在而小者委於山間惜哉

崇寧間單州之成武民屠兆豕得物于豕腹破之乃象也

大觀間家府君監杭之商稅院攝職官行縣至昌化聞邑人云頃年山中居民一夕聞虎鬬聲中夜忽大吼數聲遂寂然及曉視之見二虎頭入肩而已是其方鬬則有猛獸適而兩食之後數年果有人見其獸於山中金毛五色如所畫獅子是必食虎者也竟不知其獸之爲何名也

劉豫改奉符縣爲秦安軍近縣數邑神祠悉傳語乘輿得病者祈望救于秦上焚香祈拜起顧之必有乘服者尋愈任豫之公帑時率奉符畯之不謬如是半月餘方止

大觀間有龍起于徐州龍山石橋下天乍澄霽萬目共覩方起時以後足挈一巨石俱升至半空擲玩一食久忽委石徑去邀檢者亦出觀適至庭下會石墜遂震死之

紹興九年四月會稽報恩廣孝寺浮圖災先是有行童爲軍中掠爲兵已而逃歸因留酒掃塔下一日聞其上悄悄之聲登塔視之復聞在上歷數級顧視其下火已起矣計窮乃仰穿至天門登相輪而火漸迫甚急仰見一朱衣人戴冠赤面黃髯立其杪遂哀祈之朱衣人俯曰閉目抱相輪大呼三聲即免如其言聲絕而塔心木折相輪墜擲其人於旁舍屋脊上雖昏然如醉而畧無傷時救火兵民皆聞塔上有呼聲一兵官坐胡牀監護于其下偶起直朔牀兵士適至而值相輪落碎首而死次日相輪猶熱甚不可向近而逃兵抱持之初無所損非物陰相能無傷乎

紹興己酉永嘉火前數日有熊自楠溪至江滸舉人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僚趙元踏曰熊於字爲能火郡中宜慢火趙笑不以爲然果延燒居民舍十七八衢州治存焉

永嘉瑞安縣南有大江潮與錢唐相埒去海門甚近土人云昔年大雨中有二龍一青一白鬬於波中涌浪如山鬬不已兩岸甚水大漲民甚恐忽見一金龍自海門來其大數倍二龍望見皆避金龍至江心亦沒於水雨乃止風浪息民始安

溪州舉子王文昌政和間在鄉里讀書於南禪寺後山有古木甚巨其中嚴隱常有笙簫聲間聞龍腥氣一日雷震樹中有白龍騰出若巨練縈紆宵漢間木尋枯死

甯氏女子十餘歲日戲庭中刹竿下一日忽於土中得新黃銅錢十餘自是日有所得幾月餘凡得錢數鐶人無復獲也

從伯馬伯者任青州益都尉交代乃老舉人也云初在鄉里屢居郊外一夕有盜面中穿窬入乃謂之曰汝自前夜穴壁良苦度汝必不得已也盜以實告曰我非素爲盜我營卒也傳輸軍需不敢歸乃來相擾爾尉曰吾有絹二疋因取贈之啟戶出之盜拜謝去詰旦又詣營爲請于軍校得不治其罪亦不言其爲盜也次舉如友鬼就試獨孫卒又出壁下尉曰何復來耶盜曰某自前年蒙秀才恩惠自誓死生必相報今不幸殁於軍前知秀才欲赴舉故來覓失所在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出果場者然悉不謬果獲鄉薦省亦然迨陛試卒又形見曰內中某不敢入矣秀才勉之已而登第卒又出曰若過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至彼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中尉率衆往捕會馬驚尉與馬吏先至羣盜皆欲殺乃叱令退相反縛舉而部衆方至盜驚曰向見馬後甲士百餘人某故不敢動所以束手也

靖康間都尉錢適孫既娶館舍而火焚其第蔡京賜第在梁門外即闔閭門也南臨汴水北枕通衢連樓千百柱甍冠天下時新沒入官乃借錢氏大長公主居之未幾頗見怪卓椅之屬皆自疊自行一日有梧桉歷階而上周流堂廡數匝紛會於中堂錢氏子弟婢妾環視莫敢近遂呼小吏雖令舉之凡數人方能動其下一婦人髻子紅巾約之膏澤光潤如新沐髹衆大駭異莫測梧桉遂復自合相顧之間已失所在

紹興間察判白彥行新昌山中見一大蟒蜿蜒數寸長丈餘絕道登山而去從者爲之留少頃方敢行

平陽縣廨中多鬼出爲怪鄭樵年宰是邑好飲一日醉歸有一婢掖至中堂坐榻上因舉扇舞婢揚風凡數扇婢忽奪扇于地曰無恁地工夫言訖不見始知鬼也本欲玩人反爲醉令所役而去亦可笑也

僕妻姑之夫鄭參衆又言政和中監中山府甲仗庫目擊一胥吏爲市人執以爲盜不承忿爭至府胥者云去年以醫入山中行十餘里越一嶺嶺下山川奇秀忽一猴挽臂不可却竟與之入道左山溪中無復徑路行二十許里見泉石清麗復有猴子百爲羣跳擲巖谷間至一石室有巨猴臥其中如

人長祭其有疾且異其事乃爲視脈又內自謀曰不過傷果實耳旣示之猴有背似曉人事遂以常所用消化藥餌四五粒氣利者覺之蠲飲以洞水恐猴久必爲患故多與藥因欲殺之也復令一猴送出旣歸不敢再經其地意猴必死恐爲稚狙所讐年餘偶至山中果一猴復來引驢䆿無他意遂與俱行至前石室病猴引其類自山而下見之大喜跳躍于前衆猴爭寀藥所攜悉分與之至罄笈病猴乃以白金數十匣衣兩歡贈之令向猴辱以歸呆菊衣于市遂過市人見執實非盜也願從公草行驗之郎與而許之至猊望山間大呼曰猴我愈僞疾而反禍我庻爾必有靈豈不能雪我耶俄一猴出初不畏人從吏與俱入府中猴喁㫁歷下指畫若辯理者帥大奇之郎以衣銀還竊者猴亦奔而去

政和初郭侍制根爲鄭之守青社其子璞杏宇獻可者居東廳外書院中一日雨過地微濕乳媼忽陷足于地中足出而紺落因僻育取之耗術入地乃探取之至不可及遂白獻可命數卒掘地取之堅難見終不得耗

宣和壬寅癸卯歲每夏洛中飄有物如熊狀又如十五六小兒遂其首往來城市間每夜郎出飛空而毛號曰黑漢往往入人家婦女小兒遇者至有被抓傷致驚癇疾民間傳以爲畏故庭戶多張燈燭及設御挺以却之予外祖毋文潞公女也時居滑河日覩其怪初聞如千萬小鈴聲又如百十小兒呼聲少頃庭下如重物所擲却怪燈皆瞎無光又須臾怪自空下其狀如熊目光射入左右瞻顧復騰而去亦有密捕得者權之如擊棘囊以刀刺之往往反中其家人由是莫敢害河南尹㢠致盧遣使禱于嵩岳乃絶先塋縣有石炭坑相傳有炭精時出驚擾人村野見之形如人長丈餘裸而黑因目曰黑漢洛人疑是此怪故亦謂之黑漢

先祖元豊間仕廣西漕計府經交寇熙寧八年入省地作亂過邕州等諸郡焚遣類凶焰甚熾廣人畏之相去未久又傳交人起兵邕遣人覘之云是交州界峒中檳榔本忽生瘿漸大俄聞其中有啼聲峒丁因剖視之得一兒遂養于家及長乃一美婦人婉若神仙郎獻之峒主交人求之不與於是舉兵伐峒滅之掠其女而去號曰檳榔女

顏公彅存道元祐間作臨江軍新淦令俗喜學騎一日有木丸損且破得一水晶丸于敗中儼然有眞武像及龜蛇隱其內周旋宛轉而像不欹傾窅然常正立于中㞯視取觀之

崇寧間東阿黃照載飲于村落醉歸墜馬臥道次馬䫉持于手忽有盜盡解其衣又欲其馬方醉者取轡馬遽嚙盜嘗不得去達明載醉醒遂復取所失物馬始縱盜噫爲人臣僕而不盡力於君主者曾是馬之不若也

建炎間收陳州賊杜用軍於陳之鄧灣統制官曹實龔宏守統制王淏寨門中夜聞小宣徐擁一美婦出斬之行刑者語二將曰某風斬無辜矣重白嘆息又曰適婦人自云陳之胥吏也早來王統制得之賊中欲與之通不允已刺一刀適又遇之婦人曰統制軍官也隨都統來破賊本爲百姓除害若更淅婦充婢使則可若欲見私所不願也王淏欲强之且曰我當殺汝婦人又曰如此統制亦賊爾一死何懼遂命斬之二將嘆嗟逾夕不能寐噫保其貞潔而不懼死雖古烈女不能過也

諸暨縣孝義鄉有俞判官廟祈求雨晴頗著靈應相傳其初本村落間送什一者無家不如所白來臨死自云本天曹主雨雪判官嘗指其地曰我死當廟食于此旣而六月飛雪厚數寸鄉人乃即其地建祠祀之紹興癸亥暨賜阜邑官迎其神置大雄寺建道場禱之時六月神至寺日殿前當空有片雲生須臾飛雪著瓦行舞斂霑挨之良久乃消寺中皆所及

僧行往往見之少頃即止然竟無雨豈天數有定不可違也

內侍吳曇子宴皆說宣和間夜直禁中與同列博忽一毛手出燈下且持燈而去視之乃巨猴共逐之即委燈失猴所在他日上直復聚博燈下戲相謂曰猴將復來乎少頃果有一物至驚逐之乃巨猴也又失所在

揚州參議廳合其中掌每日暮有碧牡丹出地中視之如水影以足蹙之逢逐然散如金塵而滅前後政往往見之其宇起於兵火後疑地中有埋沒金寶但未有人決意發之爾

舒寶作尉日斬弓手付刼由此知名至順官一日獨對便殿神宗皇帝見初入門時若更有一人影隨之上驚問其所以寶其官弓手之魏特在臣左右上令具狀進呈即印以御寶判送付冥司權放托生命實歸密焚之已而果不復見

徐州有村人獵兎見一狐毛色深紅逐之不可及又山東人捕狐以瓦罐置餌其中狐遶之垂涎因觸網或能人言譬可辨過之乃嗥耳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一黑一如常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悉憫側覩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淯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骨肉皆無方大異之後復置水中至今三魚尚存俗傳漢高皇食鱠庖人治魚及半而楚人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已刳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怪也

河南穎陽縣北十五里曰倚箔山山有洞若三間屋大洞中潭水深不可測人或瀆多致雷雨之變時有筌薦聞于邑中移時乃止蓋龍吟也宣和末予官河南沿檄與縣令陳公游焉或云歐公見神清洞處紫雲傍山若倚箔然故得名而神清之字見于石壁上時有張道人居洞前茅屋中其人淸瘦輕㨗眼頰丹色舉止若兒童大僕未敢者他人居此者率不過月餘必有怪恐怖而去甚者雷雨挐至山下獨張居已三年初無所見又一僧桂山野衫衣藍襪與張同處亦已數月假有行業者張云凡潭水徵動須臾有雲生于水上稍出洞去即山下必雨雨止雲乃覆山有龍復歸數日前僧坐椅誦法華經子衆忽潭水動但以爲雨候俄一白蛇出水中其大如染由僧之前右繞盤于左其高如椅僧張皇恐怖入室閉關潛窺闇僧無如之何乃厲聲曰龍王之出必欲聞經老僧爲龍王誦此一品旣終回顧南畢蛇由舊逕右繞入潭中後僧先去張復年餘亦不知所之張又云嘗遍走此諸山中有洞穴數十皆不知名往往有人骨積于旁一日至洞中行數十步覺地軟捫之乃行大蛇脊上急奔走而出又云亦有好洞穴但深僻不可居路險常人難到蓋張登山由石壁其上如飛故能深歷也倚箔山頂有石盆側傾向日謂之㳫活窠邢和璞昇真處也有鳥道可登游者行此道未至而張由石壁先至也亦疑其必有術但叩之唯言無能而已

政和間相州每夜二鼓後有人呼于街中曰華二郎家宋間之兒剡誰何有韓氏子偶宿旅舍聞其呼頃之聲稍入邸中偏歷諸舍呼過韓子乘酒戲應之其聲尋至枕邊大呼曰華二哥韓以被蒙首不敢動凡半年乃絕竟不知何怪

予家一錢買熟鴨子數枚未食間忽聞其一作啐啐聲驚取附耳聽之如伏卵已成欲出殼者疑其煮未熟恐尚生活既剖之黃白宛然與衆無異噫豈有物使然以警殺生者乎

予親劉十七郎中家一日與客正坐一犬忽入立揖茶甌而出客大驚郎中公不以為異茶啜訖還以盞付之犬既去行數步擲盞於地而斃盡人不怪其性自當其禍也

政和間川人楊傑朝散知齊之長清縣其家鴨卵破之得一物長寸餘如人形作男女相屈一足眉目口鼻足手腰腹悉具被髮垂頸乃臘之既枯而脇骨并莖皆隱起與人無異亦怪矣

寧州高寧縣劉三郎者以商賈為業久之銷折迨盡因夜過一橋聞人呼其姓名曰汝善人也我借汝錢本劉問君何人曰我守此錢久矣未有人可付之又問他日當何奉還曰若遇東來生即還他日於橋下果得錢萬緡自此累經甚富劉素有催生藥每施人一日自文登歸道中有孕婦臨蓐兩日不分娩頗危困與藥服之立產男翌日其人謝劉甚勤且以劉自文登來乃字其子曰東來生劉驚悟曰此者神人所告錢主也即以其錢十萬犒遷之具道其事由是二家置屋居如骨肉焉

宣和甲辰春三月二十一日沿江大風壞官私舟船數千艘先是有江州德化縣進士周持志宿馬當市中夜聞人語甚喧視之鬼神千百執籍紗籠而過中一人云二十一日大風當取若干人以舒邁催綱官賴通管押旁一人止之若曰恐人聞其言也周至日抵湖口縣謁巡檢道所見衆不以為信忽催綱吏入白有舒保義名邁不肯行舟乃召舒詢其所以亦詐其姓名與周所聞合也舒曰夜來夢神人云今日當大風要邁綱官賴通恐果有風濤之虞本住落星寺下乃遷于此因留周與舒飯未畢七筋風大作賴通者方料理檣櫓之屬失足溺死

宣和間舒州司錄李知雄云頃赴調寓居京師一日乘馬過曹門角路遇回風盤旋馬首不散俄昏然如醉時頭上席帽為風飄不知所向既歸覺憒憒不佳乃就枕夢為人召去至一官府有朱紫二人據廳事揖李同坐紫衣者謂李曰且喜同事緋衣者舉二指曰他尚有二十年在久之李辭去紫衣又曰候喫南食著南衣於衙廳下相見既覺異之後偶到曹門外泰山廟見向所失席帽挂于廟中錄事堂椅子上

郭堯咨獻可妻高氏日誦白傘蓋咒郭氏兵火後避地山陽一日獻可謂之曰汝誦此咒何益因戲指所畜貓曰能令此貓托生為人否高氏遂於貓前誦其咒是夜貓果死獻可以為偶然又數日捕得野貓又謂高氏曰能更使此貓為人乎高為誦咒其貓夜亦死

蔡州道士閔肆貨鹽于江州生一女小字招兒二歲不能語因出見寶林寺童行周法昌遽挽其衣大慟父母驚異之其女忽語曰此我前生子周伴僧也我本坊前賣煎魚周嫂年五十六以心痛而死三年不得功德在地獄中經與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天赦蒙放歸夢于其子求功德云誦太上救苦經千遍可免遂於太平觀求得其本誦之數足乃生為狗其子誦不輟至萬遍遂生於此趙旻乃鏤板廣其事以為勸云

旋風中必有鬼神蓋有是理僕頃年作河南司錄因行縣至澠池道中有旋風自西山來卷塵埃上干霄漢僕念俟此風近當下馬避之既而相去百餘步忽轉而之北行一里許又轉由西北絕山而去然所轉語曲皆由遐路冥其中有物

眉山人程之辯朝議字卑父云崇寧間蜀中大水江中流下一褐彩長二三丈為人所得先是有數獵人從禽于峨嵋山行十餘日忘路之遠近轉至一處山川極雄深隔澗有長人踞坐旁一虎馴若貓犬因發弩以藥矢射之乃仆虎乃轉而去獵者欲過澗觀之懼不可近即登大樹伺之須臾其輩五六人或男或女來視中箭者左右瞻視若求其讐既而扶舁以回獵人歸語于人皆莫知之至是始驗其不妄深山窮谷固有異物也

茅山蔣景徹先生云大觀間有湯法師道童年十二三偶戲于高居洞前掬流水見丹一粒若朱櫻自洞中流出因掬水併啗之忽覺丹自腹中飛出自此亦不食父母聞之以為病取歸強以肉食入口即嘔噦乃強食七竅流血香馥猶腥穢氣觸絕仆坐而終湯聞之嘆息曰父母愚甚賊此子也

知江寧縣葉義問字審言前任錢唐知縣日適當兵火擾攘之後有訴百姓十三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獲其賊未至縣治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甚力葉念十二人既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小兒云知縣所欲貸者乃是前日殺兒之人及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引囚令具所殺人老幼形狀獨不見此小兒者葉乃問不承者云殺小兒者是汝何可諱耶因垂涕俛首伏罪案遂成

內侍與子雲言宣政間禁中有木犀一株雕欄漆檻封殖甚謹有中官專領之每有花落輒收取之進呈雖一枝一葉莫有敢攀折者是時如柑橘之類御苑種之皆盛今永嘉平陽亦用為薪物有遇有不遇也

大觀間李成允奉使梓夔路撫諭羣蠻泝峽江而上一日泊舟岸次屬官輩縱步山間忽見桃花甚開十二月也山川秀麗殆非人世比衆方嘆異其處旁一媼謂曰虎且至宜速還俄聞虎嘯乃急登舟已見虎踞于岸舟人不敢解纜斷之而行少頃方疑花發非時媼獨無懼虎色乃悟其非人豈靈仙山鬼之窟宅歟

甲亥先生忘其何許人國初登進士第慶歷間先祖作舉人時其子宰金鄉每詢父所在百計求得之多坐臥于屏風上動作無常竟去不知所之後寓淮陽軍館于富民周氏喜延方外士有來者先生輒稱曰罵之無敢留者先生飲食如常人未嘗出城而人有見于數百里外與之語者時與周氏小兒戲取壁土爇之悉成香或當其飲即以酒和土捏之遂成羣異事甚多一日別之往鄉石曰聞彼有人可教爾少時即回周詢之乃嘆曰我欲去矣求一人授吾道竟未有也然不以授周建炎間先生猶在濮陽

一士人有婢懷孕主母怒強主父棰之墮后致死乃遣僕舁遷于郊外婢忽自外入謂主人曰君以我死不復能來耶遂直造寢室視其幃帳皆已撤去即求取復置如初自此雜羣

婢中無異乎昔主母大怒月餘婁卒婢遂專房又經年主人亦死婢乃不見其弟因話于人鬼忽來見形欲害之其弟哀求乃曰只冥君內弟先穢充肥後但存皮骨

蘇庠字養直詩僧鄭可之兄也山居以詩酒自娛高尚不仕紹興甲子年六七月間一道人投謁稱羅浮山長生道人江訛謝其下有詩一聯云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蘇疑其妄人亦漫出見之云本師黃冠人遣我來尋致丹于先生蘇以其無因苦疑之乃答以與黃素昧平生不敢受丹江曰黃五代時曾知惠州後避亂入羅浮得道今數百歲此丹當還黃冠人至晚告別欲去及五更與嘆借蘇之不遇也越宿蘇頗追悔遣人伺之江眠尚未起遂款攀就竭且叙昨日丹事今願得之江初以其疑不欲留蘇再三遜謝方出丹授之并教服餌法仍戒謹藏恐為鬼神所竊云服此丹當延壽一紀臨行又云若即服不見功不若俟有緩急然後服蘇雖得藥終疑之有詢者但云其事渺茫及歲暮忽苦瘕疾藥皆不能下逐委頓悶絕衆醫束手諸治後事諸子乃議投以道人所留丹入口即甦炙日下黑汁一缶自是遂安方追感黃冠人之事命其子入城訪畫史出意圖其像將奉香火月餘得之與送丹江道人酷相肖無小異

王樂道之子名襄字幼安少年日居穎昌一日初春與數客奕于天慶觀有二道人攜籃坐閣上指幼安相謂曰唯此人差得須臾取一瓜于籃中分食之而坐客皆不平其竊議謂觀主曰適二人何者敢議吾曹觀主指一小房答曰一人寓此月餘彼一人不識也幼安徐曰未必非異人今正月也安得有瓜果乎衆方驚訝因往觀視閣邊猶有棄瓜子在地自此日往伺之竟不復至時幼安以父蔭承務郎果為資政殿學士判西洛也

宣和元年秋畿內大水中外皆具舟檝城中往往訛言水至

宣和末僕在河南司錄時密縣再自鄭州割隸河南府沿檄宿縣境之超化寺寺在山間四面皆水其地坎深一尺即水湧出蓋寺基似浮于上阿育王舍利塔之一也寺僧云比日京城大水其源自此去前數日先聞塔下地中風雷聲雨如灌水即大出橫流滿野滔滔東去直抵京城蓋兵之象也後果有圍城之兆

有士人買妾既而臥病汪彥章以詩戲之其一曰但知瓊樹倚清新不道三彭挾有神處仲未聞開閤事維摩空對散花人封侯燕頷何妨瘦伐性蛾眉卻怕顰從此空花掃除盡定須嚼蠟向橫陳又曰溫柔鄉裏事還新便擬尊前賦洛神定向中年多作惡非于尤物解移人莫愁阿鵲煩君嫁且學西施為我顰爭似僕家無一事從來婚嫁只朱陳

王安中履道任大名監倉日喜營妓路鶯鶯贈詞書泥金領巾上後安中宣和間作燕山宣撫使取途大名路鶯巧迎于道左安中因作玉樓春云飛鴻只解來爭柱終寄青樓書不去手因眷眷有情時眼到花梢無著處泥金小字回文句掌袖紅綃今在否欲寄老節舊時雲看取高唐臺畔路

嘉王楷王黼作狀元始婚薦夕婦家立需催妝詞黼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汙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元祐黨籍凡三著僕家舊有元祐姦黨碑建炎間呂元直作相取去最後者也其間多是元符間臣僚文曰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人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姦黨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王巖叟	梁燾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安燾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節並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并元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孔文仲	孔武仲	吳安持	馬默
錢勰	李之純	鮮于侁	趙彥若	孫覺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陳次升	鄒浩
謝文瓘 節並元	岑象求	周鼎	路昌衡	徐勣
董敦逸	上官均	郭知章	楊康國	葉濤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符並元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吳安詩	張耒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司馬康	宋保國	湯馘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祐並元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商倚
李積中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渭	柴袞	洪羽	李新
趙天佐	衡鈞	袁適	洪芻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石芳
趙令畤	郭執中	金極	高公應	張集
安信之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浩	郁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梁寬

呂彥祖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龔佚　許堯輔　楊朏　梅君俞　胡良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黃才
高遵恪　曹盥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楊愷寶　董祥
倪直孺　梅津　王守　鄧元中　王陽
梁俊民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呂升　張恕　陳并
洪羽　周鍔　蕭刓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適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紃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彭醇
廖正一　李夷行　梁士能（重元存）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郭子旂　任濬　錢盛
趙希德　汪長民　李永　李愚　王庭臣
吉師雄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玨　劉延肇　姚雄　李基（重元）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王紱
閻守勤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重元節）

爲臣不忠二人

王珪（元祐）　章惇（元符）

右今准尚書兵部符備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司長吏廳崇寧四年
二月日

此兩浙常平司所立碑時監司郡守皆東之懼星變

陶朱新錄一卷

宋馬純撰純字子約自號樸樕翁單州武城人紹興中爲江西漕使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居越之陶朱鄉摭拾見聞著是書因名曰陶朱新錄純事蹟不概見惟會稽志載其題能仁寺壁一詩以譏僧宗昂有黃紙除書猶到汝定知清世不遺賢之句爲當時傳誦是書自宋以來史志及各家書目亦皆不著錄然獨醒雜志引其中韓南一條稱爲樸樕翁陶朱集又稱樸樕翁單父人嘗宦

於宣政間蓋即此書知實出宋人非後來依託也所載皆宋時雜事大抵涉於怪異者十之七八亦洪邁夷堅志之流末附元祐黨籍一碑與全書體例頗爲不類考錄中所記馬默思郭真人詩純蓋默之諸孫默在神宗朝以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致仕奉祠後入黨籍南渡以後力反宣和之政以收人心凡黨人子孫皆從優敘故張綱華陽集中有論其除授太濫一疏然士大夫終以爲榮純載是碑蓋以其祖之故亦陸游自稱元祐黨家之意

者往往全部收入蓋小說家之淵海也玉海稱廣記鈔本頒天下後以言者謂非後學所急收版貯之太清樓故北宋人多未之睹鄭樵誠爲博洽而通志校讐略中乃謂太平廣記爲太平御覽中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誤合兩書而一之是樵亦未嘗見矣其書雖多談神怪而採摭繁富名物典故錯出其閒詞章家恆所採用考證家亦多所取資又唐以前書世所不傳者斷簡殘編尙間存其什一尤足貴也此本爲明嘉靖中右都御史談愷

所刊卷首間有闕佚胡應麟二酉綴遺曰談於此書頗肆力校讐第中闕嗤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類闕胡淛等五事婦人類闕李誕等七事諛誦類闕諸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又曰輕薄類劉祥許敬宗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說誤已考補餘目中有名姓者尚多互見諸樓惟出小說中而其書今亡者難悉究矣云云則書在當時已非完帙今亦姑仍舊本錄之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八六
作者＝
页数＝７６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